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7/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三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鄭靜菴先生詩集五卷文集五卷蓉渚別集一卷醒世格言一卷

〔清〕鄭日奎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鄭之梅刻本

.....一

日知堂文集六卷

〔清〕鄭端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七六

世德堂集四卷

〔清〕王鉞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二九二

思誠堂集二卷附錄一卷

〔清〕吳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太平趙熟典刻本

.....四一三

古愚心言八卷(一)

〔清〕彭鵬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愚齋刻本

.....四八三

鄭靜菴先生詩集五卷文集

五卷蓉渚別集一卷醒世

格言一卷

〔清〕鄭日奎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鄭之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靜菴集十

二卷》提要

鄭祠部遺集舊序



昔予偶閱試牘見鄭次公之小品卓然不羣已心切嚮往及丁酉次公與予兄子君進並舉于鄉後次公以詞林遷儀部司權江陵矢心冰栢游歷中外所至有賢聲且篤於友道迴越等倫予益慕其人而未能一觀也居無幾何次公遽爲古人予爲之

舊序

湯

一

愴然戊午秋偶來南浦得遇公子介繁持厥考詩文請余爲序曰先人手澤所存不忍遺也予讀未終篇輒掩卷而三嘆曰嗟乎文者載道之器杜少陵亦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次公者其洵有志於立言乎予觀世之人溺於功利隨俗俯仰當其未遇也專心制莠而不暇爲其他一入

仕途則惟以得失爲心以彌縫爲務求其
殫心稽古與優游風雅之林十不得一焉
今讀次公序傳諸作藻麗繽紛自成一家
言其詩不下千首諸體皆備而中有懇至
之語如長沙之痛哭又如監門之繪圖何
其悲天憫人而不容自己乎今者舉目瘡
痍痛心疾首使次公在位必能借諸君子

舊序

湯

二

竭力典除而登桑梓於衽席奈何年踰四
十遂從朝露不獲展其所長此予讀其遺
書而泫然爲世道悲也雖然次公志在立
言言傳而次公傳矣且次公有子而次公
爲不亡矣予聞介繁年十八時艱難扶視
咸折衷于禮而多金之逋區畫井然遺大
投艱雖老成遜以爲弗及卽今者表章手

澤汲汲皇皇始亦孝思之一端歟夫孝子
之顯親也惟以實學爲務故或出或處皆
可以光照前人之令緒俾被其澤者愛敬
之聞其名者思慕之咸曰此某氏之子也
此之謂敬身夫惟敬身而後可以顯其親
於無斁今介繁出而蒞官矣舉凡先訓皆
所不忍忘其必翼翼兢兢以守身爲繼述

舊序

湯

三

以錫類爲顯揚則次公未竟之微猷從此
竟之若然而次公之所以可傳者豈特詩
與文哉遂書以弁其端康熙歲在戊午年
家眷弟湯來賀題於章門之旅次



鄭祠部遺集舊序

余自己亥通仕籍距今二十餘年屈指同時故人不無升沉聚散之感間有文酒相流連道義相砥礪而才命不偶中道棄捐問其後人或蓬頭練裳無復自存之勢問其著述或子孫不能守與荒煙蔓草同盡者蓋比比然也噫是可慨矣若我靜菴先

傳序一

葉

生與余同讀中秘書相視莫逆爲久要及遷儀曹司關樞歷有能聲典試蜀中歸補原官居無何一病輒不起余親爲經理其喪歲月推移每時念失一良友未嘗不淚淫淫下也今年秋嗣君介繁來京師請見且以先生詩文屬余爲序夫思故友而不得見見其賢子嗣如見故友焉此雖得

其單詞隻句猶將珍之懷袖以髣髴其咳

唾況其遺文具在彬彬郁郁者乎古人不朽之事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先生爲人淡泊寧靜穆然自遠其於忠信孝弟孳孳力行而不倦蓋德有過人者歷任中外所在稱職而勲業未逮論者惜之今所可見者獨言耳卽以言論其文與詩具在包羅含蓄無所不有卽列之作者之林亦復奚讓洵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矣方今

舊序二

葉

聖天子加意人材博收天下文學經濟之士使先生而在內之從容侍從外之馳驅四方其樹立有過尋常薰萬者借其可見者獨有言在也余知先生最深傷其能立德而

不永年能立功而不究其用因推本生平
爲序而歸之介繁且望介繁之能光大其
前業焉後之覽者不徒以先生爲能言之
人則幾矣
方藹拜撰



舊序三

葉

鄭祠部遺集舊序

語云父母有善而子不知是謂不智知而不爲
表彰是謂不仁今介繁先生將先尊靜菴公讀
書中秘時與樞關荆署使試蜀闢及往來道中
所作無論詩文序記編次成集珍襲以藏可謂
善繼善述矣茲復彙其全集梓行於世不旣仁
且智乎夫人不能立於天地間而冉冉流光者
惟是不仁不智耳介繁先生旣仁且智如此則

舊序

盛

一

何事不可爲將見匡王定國胞民與物皆從此
仁智一念幹辦以出是靜菴公未竟之業不且
於介繁先生一身見之乎書曰其父折薪其子
弗克負荷鄭靜菴公其子克負荷矣予不勝是
父是子之羨因爲數語漫識其端非敢云序也
康熙歲次己未暮春崇安八十七叟盧傳爾唱
氏拜題於洪都客舍



鄭祠部遺集舊序

次公鄭先生以康成仁表之才兼供奉工部之遇著為詩章孺子亦知樂人爭誦矣介繁世兄茲以遺篇相示屬不文題其端噫嘻介繁其知我而不知我者耶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今之名公鉅卿文人韻士皆足為先生傳顧欲問之坎坷病客將母作向東之笑或以窮而後工則非窮亦不能窮作詩者之工

舊序

胡

一

而欲以窮而窮先生之詩則先生之詩又不可勝窮也謹從窮愁中浣手誦之或傾河湧泉銳師雄帥或移徽緩調儀鳳翔鸞風流能撮勝會悠然自見南山至其蒿目愴神比類寓物杜陵詩史宣公奏議風人性情之正臣子忠孝之思流連反復涵泳汪洋蓋有編之乎詩書而不愧質之乎鬼神而欲泣者使得天假之年抒其深慮遠蘊黼黻廟堂之上豈僅立言之不朽歟即

令抽簪懸車讀書象山中斟酌千古參伍百家

則汗牛充棟傳於異日者將不止此崑山之玉

滄海之珠矣雖狀先生之詩文其必傳於異日

者已自無疑而有子介繁又能紹述世美凌雲

搏風正未可量其視昔人之門戶琴書不又大

相懸絕耶夫此詩文不足以盡次公之詩文而

次公之詩文可見詩文亦不足以盡次公之人

之心而次公之人之心亦可見固擬諸前者初

舊序

胡

二

盛中晚自成氣格直令後者王李鍾譚竝融吟

域先生其真立言之不朽乎抑因之有感矣曩

者嘗以捫襟承乏時值亂賊鴟張九伐聲討陸

不輟蹄朝買駿而暮收骨水無停舶此鼓柁而

彼揚舲夜旣戴星並披風雨口甫嘔血旋赴馳

驅其濱滿壑者曾不容髮倖戴

皇恩休懸返哺今復以婁人病客留滯此都行見

民安吏服耕鑿依然此皆

聖人如天好生而元老實承宣之乃得優游以樂

德化之成也小人有母八旬雙淚夢隔雲山送窮無策論詩亦何能工從而論之無聊之極思乎且以嘉先生之有子是爲序康熙拾捌年己未歲五月天中前二日荆南年家弟胡在恪題於章江旅次



舊序

胡

三

鄭祠部遺集舊序

鄭子次公管子旗山皆余已亥同年友也一籍貴溪一籍臨川而余先世自南昌北遷禮不忘本以故於二公有鄉誼中秘讀書之暇常同杯酒敘欵曲久之坦率無猜忌其性情同慷慨論古今其識解同居恒不廢詩書興到便成題咏其磊落風雅之致亦復相同辛丑

御試授職一時同學諸公上之列編檢大不失臺

舊序一

曹

垣而鄭子與余同出爲部司其左遷又相同也嗣後分曹異掌形迹稍踈然而朝參燕會日不足而月有餘形雖間而情益密古稱交久而敬鄭子有焉迨余出守新安鄭子假旋江右閩間不通者數載詎知遂作古人乎可慨也夫戊午之夏余奉

命守信州以公事過蕪溪晤介弟于江干又晤佳公子於行館不禁感然悲公子魁岸偉丈夫介

弟恂恂有道氣而又不勝展然喜也詢及遺文
介弟出一編於袖中作而曰兄氏著作甚富稿
多不存小子手錄若干篇幸未燼烽火敢乞一
言弁之篇首則先兄賴以不朽余思鄭子不得
見見其文如見其人其曷敢以不文辭但撫今
追昔前此之旅進旅退歷歷皆同者而今一死
一生邈乎其不同矣然次公之聲音笑貌宛在
目前一舉筆輒動嵇阮云亡之歎久未脫稿數

舊序二

曹

月乃克成序又聞管子亦修文地下弗獲見其
子弟讀其詩與文嗟哉愈增余感矣昔康熙十
九年庚申仲春之吉同學年弟溆陽曹鼎望頓
首拜題



鄭祠部遺集舊序

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輩衰謝而傳平
叔徐巨源諸名士又相繼卽世數十年間文章
之衰甚矣吾意巖穴中必有藏名山而俟之其
人者歟抑吾罕交士大夫國門有人而吾未之
見也夫巖穴士獨行孤立有感情鬱勃不能已
于言而顧沈諸井浮諸江海者其不盡見于世
宜也國門有人則終將見之何以宜見而久不

舊序

魏

一

見意者其有待而流布歟抑亦其子孫之責歟
余庚申卧疾章門鄭子闡慶以名紙款戶禱聞
鄭子好古學而才力能自濟于患難士之有用
者也亟延見于榻前鄭子則手奉其所刻先人
禮部君遺集嗚咽以授禧而屬之序他日讀之
文若詩並雅暢得古人風軌其名于今之世固
宜意所謂國門有人待賢子孫而流布者其在
斯歟最後讀與陳元公論錢虞山明詩選及與

子弟手札而禮部君之學術見矣讀漕運揭而
經濟見矣讀信民謠戰國策雜詩父老款諸作
而禮部君之情性心術見矣即其辭格所工雖
次山石濠吏子美諸別未見其孰軒而孰輕也
嗟乎子美有言使得如結者十數輩落落然參
錯天下為邦伯天下治安可俟今使禮部君內
筦國政或出為方面大吏民生愁苦當未遽至
于是而天不假年中道隕落則豈亦氣運之為

舊序

魏

二

之耶或疑禮部君筮仕翰林遷禮部並非有民
社責而其發諸文章詩歌者鯁鯁然憫時憂民
流連而無已毋寧非出位之言夫君子立言必
取其關於世道民生雖伏處巖穴猶將任天下
之責而況其為士大夫者乎嗚呼世之士大夫
以詩文名天下而憂樂不出戶庭之內語不及
于民生吾未知其性情心術為何如也竊故于
闡慶之請不辭力疾而為之序禮部君名曰奎

字次公廣信貴溪人寧都易堂魏禧撰



鄭祠部遺集舊序

昔人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也者心之
籟也人苦於不靜則其爲詩有拖沓之習
無沉永之思多泛泛之音鮮流連之旨夫
安有役役於蠅聲蟻陣寒冠暑日撫三百
綾文傾倒塵埃中而可與言詩者以故灞
橋風雪獨擅詞坊斗酒黃柑專據騷席而
金門玉堂之間求其內引清思外發逸響

舊序一

何

者代不數人豈境遇之所移亦居心之不
靜而已今讀靜菴詩使人撫卷服膺不覺
鄙吝之都盡也蓋心之靜者一貴賤齊出
處如鏡如烟罕有蠅蟻之過乎其前故發
之爲詩恬靜而爽朗深厚而清微雖歷境
之榮悴懷之愉怫時之舒凜觸物言情不
一其致惟寫之以靜心是誠不必擬其若
何藻魏若何六朝若何三唐也要其發乎

自朕而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直當於漢魏
六朝三唐中高置一席窺其性情將爲大
空雲液流潤金莖而非僅鼓鑄醞釀之工
將爲邢尹二僊服上元寶衣聆聃殊絕而
非復點額捧暉之態以視近代作者如歷
下竟陵諸子曾何足以芥帶耶薌溪之涯
象山巖巖鵝湖接壤山高水清踵生異人
朱陸講席在焉宗風不墜靜菴之詩且傳

舊序二

何

其新矣寧僅以箋許手筆相屬云爾哉
水年家弟何元英題於長安邸舍



鄭祠部遺集舊序

文章不在翰林此自王李諸家解嘲之說
未必即為正論觀於次公先生詩有以知
其然矣夫次公誠登高能賦卿大夫之選
材顧嘗已入讀中秘書高踞館閣之一座
則異時豈無名人魁士自負奇氣而不得
至於是者又豈無得至於是第保其樸固

舊序

黎

一

以終雖幸而重席且復重辱者惟如次公
狀後其人望與其地望相副又不獨副是
名位而已也余讀次公靜菴諸集竊感其
悠揚激壯皆有清越而無西胡然文句之
外尚餘不踈夫何足以盡其涯涘已乃應
曹郎守職事竹頭木屑尤不鄙夷而看花
往來蓬山近遠未或一見之篇章所由殆

與矜夸者迥異於是比年間余再三見次
公次公亦再三有以教余蓋所謂刺譏中
諸侯之疾者不一及之而所謂憂盛危明
軫下人之急者則無不至也千載而下其
尚復有同春陵行者乎夫終有唐一代之
詩人得而稱詩史者惟一杜工部而實不
至史官其於李翰林則特與之齊名耳今

舊序

黎

二

次公踐更無幾何而既兼李杜兩家之官
號亦兼有其長矣自昔序詩者皆言其能
窮人而又或反之曰詩能達人今日之事
是達非窮次公初不經意余何敢為次公
論之母亦曰文章之光芒實有定在世即
無昌黎乃李杜未嘗不可望而見也年家
弟黎元寬拜題



原序

新昌黃國琦石齋撰

詩始於風凡生入歡怨之極致皆一一動於天也古
人十九首開天矣迄五柳先生以清真澹岩躡之平
蕪無際然意思未及或時呈天外孤峯乃齊梁間小
兒雕刻萬景一帷俳優之將失其天矣歷唐開元薄
上鈞鯨客奇放奔逸盡歸自然其以銀漢西傾一夕
而經三萬八千餘里視黃濱東注一日千里才於天
者其於世固邈相絕也鄭子次公少年工詩余鄉才

原序

黃

士也鶴夢軒一集清真奇逸陶李殆其杓乎至每篇
中多設爲問答此又楚人九章之則矣閱竟似月夜
行山陰道上四顧無人又似雪夜卧孤山止有梅花
相傍天真爛熳一意獨行余知次公之未易次公也

原序

崑山徐元文公肅撰

夫履榮席腴則歡愉之情起居哀樸寂則感慨之音
發雖情非一致而工則同傳晰而考之亦各有所倚
譬之鯨鍾洪叩不能爲絲竹之竊歟鳳笙徐引不能
效金石之鏗鏘何則所託者偏也豈若神隨境會興
與神偕或登臨有托寄逸調於雲山或車馬長征寫
新章於都邑班荆投綯則有贈言之篇擁節持符則
有公餘之賦愉不傷佚感不流哀所云官角和鳴匏

原序

崑山

絲迭唱如靜菴之詩者乎夫人靜則契性動則適情
物之動者莫動於風樹靜而風鳴之波靜而風激之
山靜而風籟之雲靜而風驅之人之有情亦猶是也
情感而動動極則成吟哀以寫哀樂斯言樂值緒無
端觸感萬變故詩者動物也十五國之詩命之曰風
厥義可證矣次公之詩獨以靜名其有說乎夫入於
情而不離於性者情之正也托於物而不離於理者
風之正也正則雖情亦性雖動猶靜矣今次公之爲
人也養氣若抱一其容靜以穆束矜如捧盈其神靜

以莊居官而志澹泊其心靜以遠司樞而秉潔素其政靜以簡宜其居之宇以靜而靜之可以蔽其詩也昔者蓬池供奉才擬謫仙繼而畫省廻翔詩稱工部流連於越蘊茂林峻嶺之奇歷覽荆湘展刻羽流徵之調舒卷煙雲吐納璣玉三復而長吟之若披襟而當清風之拂也詩有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言詩之靜也次公有焉

原序

山

二

原序

石城徐 惺逸菴撰

余自已亥秋識鄭子次公於金臺王光劍氣望而知爲異人坐定寒溫茗話之餘詢及近履迺西江理學文憲世家當髫髻時即已肆力經史旁及秦漢晉魏唐宋諸子百家之言淹博貫串畢舉靡遺年未三十成進士視草木天移官卽宿一時功名之士嘖嘖歸稱究在鄭子若固有之夫亦何足爲鄭子多哉余邇來薄宦潦倒每鄭子過從詩文接對之外從不及一

原序

石城

一

世事頃值其便道以病假憇荒署幾數閱月或鵲起晨窓或鐘聲永夜素魄乍轉燭且燼跋屨唔商權時爲僮僕相視竊笑迺余兩人怡然自若也觸目賞心積案盈几而余獨傾誦梅墩一帙爲嘆服不置五言古如移我萬卷書分置室左右繫余子若弟鬼旃無釋手如乃知名山遊事與讀書類細計理愈出一到一廻異七言古如官休無多那得歸猶以經營煩我弟如但恐光華埋未全豈有此材長貧賤五言律如一官竟何補舉族尚多貧如雨曹應各勉祖德况猶

新如方期同賭墅忍聽歌驪如此別會何日他時
 想更新已覺官爲累誰云叔不癡如汝毋慈堪倚我
 途行且休如菽水念雙老宗祧系一枝愛親還自愛
 明發願深思如西江千載水長遠石城流七言律如
 養不逮存真子罪仁猶及沒賴君恩如故友只今存
 幾箇青山依舊遶寒渠如得作太平民已足深山高
 卧亦君恩如自嘆逢人惟我拙方知得友似君難如
 是非詠皆真至一氣殆情深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之間而於宗族天倫之樂獨諄諄三致意焉非輓近
 原序
 石城
 二
 故爲淡漠者比余故與鄭子相期不淺此真足爲鄭
 子多也故於其行也爲漫識數語於簡端鄭子其亦
 心然余言乎哉

鄭靜菴先生詩集卷之一目錄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著

男開慶介繁

編輯

弟日璧次公甫較

姪宜慶沂發

同閱

五言古詩

曾姪係之梅調元惠梓

乙巳歲恭紀德意二十韻

蜀關二首

別離古意

結髮

飲酒二首

詩集

目錄

米信

江陵火

望靈山

東山旅興二首

山中雜詠

讀孫北海先生退谷志十六韻

邯鄲

沙市

武昌

赤壁

新州

雙流鋪阻風

廬山

彭澤

小孤山

阻風磨盤州

遊虎丘山

重遊虎丘山

詩集

目錄

劍池

一線天

東華山

小隱巖

中航渡

葺書屋成示諸弟姪

重遊一線天

固關

介山懷古和王貽上

望嶽

荆南行

五丈原次東坡原韻

神宣驛

朝天驛舟中作

千佛巖

別峩眉山

懷西草堂

郊亭

詩集

目錄

楊伯起墓

題畫

贈王報菴

湖口別三弟幼公

別內

諸子同集柳塘書院

贈黃石公給練

贈徐子孺先生

金大聲方伯錦江舟集

宴西雲將軍署

梁郭兩將軍招飲

晤蔣虎臣先生

盆魚

盆石

牡丹

林麗

菊

蘭

詩集

目錄

四

永安宮

贈張贊山學士

月入五言律

又

讀江擴我令縣草

虎丘暮歸有懷江嗣芳謚祖洽王炳若三子下

第留滯京師

茶井

吳王塚

短簿祠

清遠道士

幽獨君墓

生公講經臺

秦皇試劍石

五賢祠

五人墓

真娘墓

白公隄

題畫與王報菴

詩集

目錄

又四

五面石

詩集二卷目錄

七言古詩

周南卽事

西師告捷喜而有歌

桃源行

山霧

飲酒

春山居士

讀青蓮集

讀少陵集

讀長吉集

徐文長集

寶劍

春日卽事

舟望廬山

送別

爲朱西長題畫

詩集

目錄

五

送楊胤昌南歸

寄懷管旗山年兄

王大愚以五言律見示

贈尤汝厚宏祚

贈袁孟巖儼

贈劉遜公內任

陳頤仙篆書歌

留別方雪岷司李

贈張寧阿明府

贈朱曙清

送劉石潭

戲示陶堯生

以詩止詩與陶堯生

止酒吟

破戒吟

曾青黎爲余談靈巖之勝欲往未果

得請南歸卽席留別

抵家

詩集

目錄

六

徐子孺先生畫幃歌

沂畧較奕歌

舟中卽事二首

江行遇暴風

祭風臺

漢陽渡

邵陽王氏

黃鶴樓

春感

登仲宜樓

龍井

北行感興

過石室詩

夜雨志感

龜山老榧

詩集

目錄

六

詩集三卷目錄

五言絕句

紫微觀

才子

俠客

壯士

佳人

秋風

送客

詩集

目錄

七

雁歸

七言絕句

讀史二首

卽事

九日口號

贈沈國望中翰

戲贈龍山寺漢上人

與陳靖共中翰三首

江行

題畫六首

射兔圖

墨竹

墨蘭

龍山

有抄得黃鶴樓詩一帙見示者因得口號

武昌別方孟甲

美人圖冊子爲翼皇蔡公題

秦始皇本紀三首

詩集

目錄

八

夢歸二首

郭璞讀書處

玉壁城

新津渡別意二首

巴東竹枝歌六首

追別王貽上于江陵

山中雪浪石二首

繡毬花

金盞花

玉簪花

幽人居

嵩山寺

亮上人

黃金臺

詩集四卷目錄

五言律詩

庚子春大閱從觀恭紀

禁中春雨館課

詩集

目錄

九

孝陵二首

幽居

赤驥

看舞劍

山遊

雨泊

落花

寄贈

金陵

六月八日舟次龍真

對菊

送姚冰壺之任南陵二首

送于明府之任仙遊

送別

偶成

贈李念白任晉江

生日口號

寄陳以敬

詩集

目錄

十

送鍾偉欽樵杭關

贈龔扶萬守永昌

贈朱宛君令宣城

偶成

護花

調鶴

登明遠樓

又

使事訖賦別王貽上

又

贈陳子野令林縣

漢中贈李儒珍

贈別楊亂昌

別弟後悵然有作

金陵月記

題蔡郡伯來青亭

寄嵩山次齋禪師

別姪肇敏

別稚子闍慶

別內子

奉酬徐逸菴先生三首

汚癖

黃沙驛

八陣圖

詩集

目錄

七

過天柱山

峽中卽事

聽雨

披風

待月

踏雪

別署

觀瀑

落葉

寒食 西山寺

贈張實山學士二首

詩集五卷目錄

七言律詩

初入翰林讀書

奉使典試蜀中出都作

閨中和同考韻

中秋和韻二首

榜發後示諸生

春山居中吟

鷺湖山

贈劉石芝督學

詩集

目錄

壽張嫺翁

將卜居葛源

飲弋陽鄧衛王宗同徐上俞諸子

遊龜峰次劉楫菴韻二首

山居效白傳體

答友

渡江

送家信從兄出使鳳陽

中秋無月

榮澤

河南道中

署中遣懷

鄭鴻雪學博

春雪次鴻雪韻二首

暫駐魯洲口

贈翟湛持司李饒州

寄別李浪山先生

鶴意

雜興二首

詩集

目錄

題朱建侯槐阜山園

拜謝文節先生墓

弋署中石我亭

邵中留別祝震然江嗣芳諸子

臨安懷古

謁王綏山先生

上王鶴山先生

過揚州

贈宗有六郡丞

贈朱方菴司李

上朱嵩若先生

送廣信協鎮

賀羅年伯暨夫人榮壽

贈郁子升之任永豐

柿菴二首

涿鹿道中

真定道中

芹泉道中

詩集

目錄

十四

自靈石趨趙城

立秋

驪山

咸陽懷古五首

楊妃墓

興元

懷蔣虎臣先生次貽上韻

歸夢

九日金大聲諸君招同王貽上城南小集

登錦宮樓志感

別金大聲曹節民張瀾柱

喜晤王報菴袁孟巖諸故友

雁字六首

桃花

芍藥

海棠

梨花

荼蘼

詩集

目錄

十五

蓮花

石榴花

木芙蓉

桂花

紫薇花

水仙花

梅花

紅梅八首

有引

前題又二首

觀音蓮

楊妃菊

七姊妹花

竹

過南陽弔江省菴先生二首

哭江省菴先生

余司樞荆南時歲在癸卯今茲重過遂已十年

感慨交深爰得一作

詩集

目錄

鄭靜菴先生詩集目錄終

鄭靜菴先生詩集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五言古詩

乙巳歲山左右大饑

上特發帑藏遣官分賑復

詔免本年租稅恭紀

德意二十韻

維皇綏萬邦屢豐荷天眷茲歲胡不年齊晉交苦旱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赤地幾千里草木盡枯槁二麥無粒收極目炊煙斷

逐熟竟何方壺觚咽里閉猶聞人相食不復識親串

恐以饑困淡或召潢池亂常平法久廢荒政無長算

封事夜半聞

天子起坐嘆民饑猶已饑忍視此塗炭詰朝德音下

不藉廷臣贊漢租既全賜周粟復大散仍諭奉行吏

星馳未可慢救災同焚溺恩施且立渙仁共惠風翔

澤並春霖漫立起溝中瘠而置之彼岸無事憐桑林

豈特歌雲漢僉謂聖明世有災不爲患拜手紀鴻猷

千載光簡汗

蜀閨

峨眉秀天半錦江流湯湯山水誕靈異揚馬發其祥
菁華一以洩苑苑開羣芳遙遙二千載光怪鬱相望
吁嗟滄桑收往事已荒唐兵劫流餘氛詩書氣不揚
頗慮大雅凋淫蛙同蝸蟾起衰哉軋茁愧非韓歐陽
錯然衆態陳誰提玉尺量王君具特識洞見垣一方
佐之以羣彥一一衡鑒良同行得寄目水母不敢育
糊眼敢糊心精白謹自將少年困場屋辛苦詎能忘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二

又

聖主儼垂衣求賢勞側席簡在雖無方制科稱克宅
皇皇兩朝盛文教敷絕域倚輿爾巴蜀久矣在埏埴
報國惟文章素業諒已殖薪槁旣在望光華詎可匿
文翁得張叔歐子得蘇軾盡由荒僻起斐亶對名節
時旣值隆平地不殊疇昔鳳麟儀盛世龍蛇產大澤
應運應有人追躡前賢跡願從尺幅內一一歸物色
元凱熙唐祚譽髦盛周室庶幾萬里行敬告臣事畢

別離古意

妾歸君未久君遠遠別離一別經幾年還家杳難期
知君志四方不悔歸來遲奈此空閨中坐看歲月馳
歸君况未久敢言兒女私君卽不負妾妾意能無疑
攬鏡起歎息容光難自持安得色長好待君歸來時

結髮

結髮爲君婦屈指今十秋宿昔動作息小心事余禱
自謂可君意膠漆同綢繆因恃恩愛深爲君計必周
心貌任憔悴不爲容光謀豈知君意移弗復相存收
沉憂煎我腸有淚不敢流君非負心者致此誠有由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妾自不工妍敢以爲君尤成君薄倖名乞君自爲籌

飲酒

鉛刀亦可割何必棠谿銅駑足亦可聘何必大宛驄
物生無妍媸所貴與時逢無妨虎變鼠不羞蛇作龍

又

鳳凰食竹實高岡嘗苦饑雞鶩食稻梁樊籠嘗苦肥
請以彼易此所性不能違將從高岡隱抑向樊籠棲

米信

客從故鄉來倉皇問米信聞說歲有秋頓解旅人慍

却憶十年來豐歉遞相趁常平法未備穀賤農亦困
一斛易百錢流溢不自斲昨歲忽饑貴急難誰復振
荒賦未全蠲催科猶覺峻豪家倉困閉泛戶資儲盡
比屋少炊烟載道多流殍官廩豈不發鼎鬲慮旁涉
稍稍事劫奪有司不能禁矧令畿輔地仰粟江楚郡
冀方亦沃壤水利誰疏濬坐令億萬衆待命唯漕運
東南一告饑西北詎可問長堦昔中天有兆不必應
爲患疾而鉅自古唯饑饉所以水旱災亦爲堯湯病
甘草生楚江黃星沒吳分一方幸成熟率土資流潤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四

詠言聊志喜詎止爲田畯

江陵火

荒城午亦靜忽聞聲噪喧誰家直突發發自城東垣
盲風扇其威勢若燎平原聯延煥四達汲綆不及援
壺飛亂星隕烟騰日爲昏疾如雷電趨洶疑雲海翻
華軒與苦蓋所過一無存市人委百貨號呼競崩奔
薄暮灾始罷餘烈猶如燔燬燬喪家者悲啼慘人魂
我來一省視惻焉心徒捫年來荆南郡災沴難具論
歲歉值軍興蕭然費已煩云胡爾回祿復不相爲恩

豈謂盛世民猶然多死門禦災嗟何術惆悵思劉昆

望靈山

茲山何秀拔百里引瞻視人代幾戰爭山自終古翠
攢峰七十二奇詭不一致雷雨隱其中日月跳相避
深窈望不盡但驚截衆勢應有采芝人高隱雲深處
我欲往從之討此山中趣年年遊屐阻臨風空感喟
東山旅興

旅愁日較長晨夕如今古遲遲明月上光氣森四宇
誰家張夜譙絃管隔烟水安知羈棲客悲歌風雨起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五

其二

空庭坐孤峭晦默思自存世事亦可知所以長閉門
歎息淮陰客未償一飯恩一從漂母去千載饑王孫
山中雜詠

兀兀山中居殊足幽人意晨興無一事坐靜挹遠翠
有客何處來欸扉致問慰一見便坦然笑語罔疑忌
呼僮漉濁酒留君且共醉山蔬味清冽且無膏粱費
時來松間風送響作鼓吹引觴共流連疑在羲皇世
不知城市客有此風景未

讀孫北海先生退谷志得十六韻

韓承澤

山水負奇致鬼神所秘惜惟古素心人冥冥深契識
先生胸眼別勝地不收匿千年蕪未芟一日瓢已宅
寒嵐護幽居空濛翠欲滴泉石各能古竹樹森以鬱
可以坐冥悅霜雪養魂魄亦可聚觴詠風月供麾斤
此中觀天地浩浩何主客先生與俱遠寤言志所適
嗟余亦倦遊披卷如有覩因之思故山故山正森碧
夙結友朋契娛賞匪晨夕微名來毆之草草成棄擲
風塵暗前途出門悔且惕何當翩然歸願言永無斂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六

邯鄲

夜宿叢臺驛曉望邯鄲城高風吹短髮古事生今情
歎息趙平原好士徒以名一笑殺美人意氣爲客傾
云胡三千士所獲止毛生平居不能識猶以自薦行
却秦功雖高良媿倉卒成丈夫遇知己行使一軍驚
安能三年間衆人同將迎便當折長鉞歸向南山耕

沙市

沙市故郢都自昔稱佳麗烟火十萬家鷄犬雜鳴吠
亦有臺與榭星布而棋置車馬道相錯衣冠競新製

歌舞淪閭巷不以晨夕異况控南北衝擅有江海利
佑客千里來道路無留滯雲帆亂青浦紅塵蕩遊騎
財幣流如水所在足更費曾無東餒患安識兵革事
吁嗟此風景父老猶能記云胡一息間寇讎忽昌熾
殺氣暗荆南焚掠無一遺昔號繁華境今作榛莽地
年來安集者百未餘一二嗷嗷中澤鴻生理多顛顛
軍興况未已天災復爲厲生聚與長養實賴司牧計
漢時劉與郭曾此稱良吏芳風如未逸盛事猶可異
作歌志所感想望於焉寄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七

武昌

武昌古都會地勢控吳楚烟火百萬家自昔稱樂土
一自兵興後此地頻用武靡然屢發動共傷征役苦
子遺雖有存俯仰多失所西征初告罷瘡痍急待撫
嗟民之恃吏猶如嬰恃姥繭絲與保障此理宜酌取
無謂民則愚懷德無今古至今江漢間猶能說杜父

赤壁

漢魏事已陳楚江尚如帶扁舟下西陵羣指赤壁在
徘徊詢古跡叫焉發長慨憶昔炎運末天王律已壞

神器淪榛莽羣兒競狡獪魏帝起鄴城氣志籠一代
屈指論英雄一言不相貸惟使君與孤蠶盡失流輩
當其下荆襄目已無吳會舳艫千里接勁弩雜長鎗
橫梁賦詩時傑然露雄傑詎知吳兒能水戰足倚賴
天意未殲劉東風起光怪一炬犀甲焚百萬頓狼狽
遂令紫鬚翁坐有江東大奈何豎儒流論人以成敗
壯士吞吳憾千載幾沉晦我來過壁下把酒臨風灑
猶聞英爽怒江聲日澎湃

蘄州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八

盡日汎舟行所望皆平衍蘄州獨多山心境爲一變
沿流數十里岡巒互回轉參差過目前若連若復斷
脩竹倚層丘寒花媚高岸石林團日色滌意流光綯
茅屋無幾家依崖或臨澗猶聞雞犬聲隱隱出幽磽
樵侶隔烟呼牧子穿林見魚鳥不相驚山水自爛熳
萬壑信可悅一望詎能厭猶令行役客觸目起深眷
况歸故山去烟霞自把翫塵網猶羈人對茲發屢歎
雙流鋪阻風

十月北風多於時絕非偶逆吹駭狂濶長年不敢狂

三日泊橫灘兀與烟汀守朝看鴻雁飛夜聽蛟龍吼
客思慘無聊呼尊且進酒世路饒險阻於今復何咎
但念故園客閒閒在十畝日共白雲遊風波何處有
廬山

廬山擅奇勝昔賢所共稱停轡一以望秀色猶可憑
雲樹冥無際峰勢何稜稜固宜嘉遜士接轡世相仍
懷哉陶靖節節籃輿曾此登高風渺塵俗與山同稜嶒
慧遠屢欲致劉裕空相徵冥冥萬里鴻安知蚩與蠅
白衣不送酒誰從識王弘寄語乘軒客富貴詎足矜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九

彭澤

維舟彭澤下緬然思陶令五柳今何如清風知未竟
想其賦歸來素志云有定豈以一折腰悻然始解印
漢時嚴子陵遭時亦明盛故人自天子終遂狂奴性
桐江與栗里千載聲相應念之動余懷風雨正晦暝
小孤山

何年小孤山突向中流起亭亭百餘仞壁立四無倚
高截天之雲下蟠湖之底石氣森孤寒草樹不敢美
吹鳥紛紛下遊軒少至止惟餘幽磽中一寺縮崖趾

江流自日夜此域無增毀不謂一拳力而欲金焦比
信知天地心狂瀾須一砥山水且復然人境今誰是

阻風磨盤洲

舟行阻風潮客子縈懷抱維纜入平嶼卷幔舒愁眺
大江蒸氣澤迷濛失昏曉遠浦征帆沒近洲村火少
奔濤乘急雨澎湃如山倒豈有蛟螭起颶母共騰蹕
舟子動色戒湍險信所保平生仗忠信夷阻憑天造
但念王程急怒焉心如擣安得假鴻羽奮飛長安道

遊虎丘山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十

吳中饒名勝茲山信負邈突起平疇中規恢恣神巧
信知造物意回幹資幽討杖屐一以過卽景無不好
懷古問陳跡久矣霸圖杳碑老苔篆落劒逝靈光宵
祇餘覺王宅綠崖兢飛遶澗壑冰雪寒石林意態嬌
烟披而日盪正糾或雜縹緲客寄高跡詞流遺清藻
冥搜殊奧異曠覽復浩渺吳城十萬家指顧差可了
近水明千帆遠峰沒獨鳥如對荆關畫恐竭天地寶
快哉旅遊入閒愁藉湔掃

重遊虎丘山

客吳甫十日茲遊亦已再恐漏山川旨敢辭踵趾憊
入門非生客一到得一快松杉已我識巖壑似我待
石氣盪烟影故作奇態訪古摩斷碣探異過險隘
奧如復曠如意中忽意外眺聽仍舊遊夢想疑新屆
豈真竊冥際山靈弄狡獪平生耽奇癖有眼如箕大
篋中名山記已收或旋汰何如此一拳搜討殊所耐
嗚呼龍門逝柳州亦異代奇文志勝蹟有志竊未逮
數行留壁上聊以寫心愛

劒池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十一

何年裂蒼磧剝然開此池湛虛知在否幽壑不可窺
鐵花蝕兩岸怒起闔險巖湍瀨受其束千古無流嘶
老樹莽迴合日月半蔽虧噓壁陰風寒到潭雲影遲
殺氣凜若存夜深泣蛟螭神物豈久伏靈湫恐遽移
好爲山祇屬敬防雷雨時

一線天

登高復臨深所欲盡奇態側身蒼翠中試足魚龍背
兩岸勢欲合萬象全幽昧仰露一線天頓失天宇大
日月無多照歛忽異明悔縱橫羅怪石躑躅有餘礙

淙淙半空溜直下洩潯瀨濕雲凝不流鳥聲雲內外
靜覺雷雨蓄幽疑鬼神會因想開闢初五丁力稍懈
一餅不及補千載詫奇怪坐嘯窮冥中無言但稱快
異境豈恒遇茲遊矢當再

東華山

逶迤出谷口側望東華峰鬼工自何代削此青芙蓉
盤根入大地高標凌蒼穹四山不敢逼孤意兀自雄
隱隱磴可拾遙遙天欲通一寺踞其巔竹樹相蒙茸
烟霞繚繞之益覺勢龍從遐想此中勝真堪息勞踪
天風落鐘聲猶以盪心胸

小隱巖

竟日窮搜討幽意猶未足更過小隱巖隨步恣清曠
兩壁勢相拒一徑往如復石跨澗爲梁僧緣崖作屋
簷飛四時溜窗倚千竿竹山花不辨名谿草隨意綠
風烟接混茫聲光相爲觸主人意殊快張譙巖之曲
高歌飈宿鳥清吹振林木促席盡綢繆開襟謝拘束
安知高峰外夕陽下平陸

中航渡

飽臥雲水趣未覺歸來遲回首山徑黑暮靄何紛霏
嚴城譙鼓動行路人已稀艇子候渡口燈火明江涯
辭輿登畫舫鼓櫂臨清漪灘聲亂人語不知舟暗移
魚龍潛不動水鳥驚忽飛下視碧潭底星河影倒垂
暝色帶遠郭烟樹相迷離涼風颯以至零露霑我衣
夷猶歸路晚此景還堪怡於焉各揮手後會當何期
明朝塵事多念此猶依依

茸書屋成示諸弟姪

在昔無書舍假館鄰家叟久假而不歸念之頗爲忸
昨市溪東宅爲宮僅一畝構造已非今枅榼半卽朽
鼠跡竄庭除蝸涎篆棋枰每當風雨急如傾膠注自
呼工商所茸庀材十未九拮据事傭作促襟輒見肘
草草兩月餘完美亦云苟主人出門笑似此殊不醜
明窓而素壁蕭然靖塵垢雲山當戶前竹石遶屋後
崇飾雖不足幽致亦可取石渠與金谷洵美非吾有
何如此數椽青瑣足自守移我萬卷書分置室左右
牙籤雜縹緗古色照瓊玖千百年上下開卷可參剖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十一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繫余子弟輩勉旃無釋手丈夫志四方詎以安居恒
勤爾晨夕課以埃風雲偶里言聊志勗此意無余負
重遊一線天同楊胤昌陳茂植家秀子兄及弟
康公幼公姪肇敏稚子闍慶

離此已旬餘幽夢猶相繫邀侶踐夙諾詎厭登臨瘁
一逕高復下如升更如墜幸是舊經過稍稍忘憂悵
曲折烟蘿中巾履濕寒翠山花已識面飛鳥無猜忌
日光壁上碎泉響雲外沸猶是昔峻嶒倍覺今斌嬾
乃知名山遊事與讀書類細討理愈出一到一回異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十四

所以宗少文欲作臥遊記歎余十年中風塵自顛顛
長安一木石價等瑯琊貴囊空目不飽祇增雅人恚
碧山不負吾對此殊增愧作歌告同遊徵尚終焉寄

固關

黃塵逐征旆行行固關道一逕蜿以蜒曲與千山抱
躑躅高復下卽景無不好遠岫競奔騰近峰互繚繞
或若虎豹蹲或如蛟螭掉參復浩多端連娟青未了
風烟莽明滅陰霽亂昏曉轉側失前路忽復通幽悄
洞壑鬱哈呀鬼物恢神巧巖樓僧寺深穴處人家小

移步變萬狀延矚收羣眺稍前近關隘益覺姿雄矯
戰格依高雲勢共秋天杳狹難方軌度險可一夫保
美哉山河固信矣諸侯寶何事閱戰爭興亡一草草
徒使旅行人感喟中如擣逝將御天風絕頂立縹緲
一謝拘墟見綏覽窮八表

介山懷古和王貽上

一從驪姬泣晉社幾蒿萊天悔唐叔禍公子從西來
五蛇輔一龍草昧開雲雷何事此一蛇中野獨徘徊
天功不敢貪肯辭焚如灾風吹綿上草義士中腸摧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十五

吁嗟古今事過眼同飛埃寒食一百六千秋爲誰哀
同時孤趙輩於今安在哉

望嶽

全天氣森峭大華踵其異秀削五十仞橫亘西南際
憑河面雷首特此尊位置摩空裂冰雪拔地樹寒翠
岸巖復娟連銳刻出人意無乃鬼工勞我疑鴻濛敝
場來秋雨後石壁流雲氣亭亭青蓮花倍覺增嫵媚
明星淡以高玉女相迢遞羣山赴奔錯各各狀殊類
雷電鬱鬱冥日月互虧蔽箭括止一門登探良不易

憑軒一以眺賞延雙目綴冥念空霞舉撫躬尚塵累
役車未可休遊屐何時遂行攜謝朓詩尋源問白帝
長揖告山靈呵護待回轡

荆南行

大造流沴氣陰陽多愆伏遂令荆南地灾祲遞相蹙
入夏五六月祝融方秉錄騎魃乘之起灾威助其酷
火雲蒸大地川焦山以禿稼穡不可救黃埃紛相觸
徒勞卒牲璧不聞沾霖霖旱虐猶未息水患復見告
初瞻山雲出父老欣相祝胡天怒未已復此布荼毒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七

誰驅青驄行孰把滄江覆靈雨起橫流湏洞失平陸
聲疑撼天門勢欲裂地軸已沉千里沒安復問種桂
悲號徹原野傷哉憐耳目萬家今餘幾元氣何由復
昨復聞軍檄吏呼道相屬西山寇未夷王師將駐
牧糗糧及蒭茭儲戒必以夙官家有嚴程不敢緩鞭
朴急公民之誼殺賊民所欲獨憐筑焚者俯仰力不
足安得監門圖一代百姓哭上邀堯湯惠下沛窮簷
福庶幾災沴餘猶獲遂生有愧余才分薄對此空輦
頗何如翩然去高舉凌鴻鵠局外無端愁庶不勞心

曲

五丈原次東坡先生原韻

我懷漢武侯詎知王爪牙數言定荆益八陣盤龍蛇
漢賊不兩立驅兵出三巴氣吞曹馬輩直欲折筆搃
炎劉數未盡伊呂功何加不謂大星隕成績風飄沙
魏人自中惻蜀婦翻然髻只今五丈原故壘落空霞
山仍瞰渭水路自通褒斜猶聞英爽存悲風激暮笳
神宣驛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七

下馬投古驛候吏具盤餐却喜靈雨後及此見朝曦
濃陰解欲盡涼颺靜無喧羣山取次出溫翠如可捫
茅屋八九家雞犬稍成村古樹蔭道周流泉遶山根
蕭蕭驛亭中略有幽意存輕烟散花竹隱約留雨痕
印事卿取娛把酒勞征魂前行復危阻眷此真難緩
人生既行役夷險安得論

朝天驛舟中作

山行憚危阻乘舟思御風詎意蜀舟制不與南土同
前半稍舒敞縱橫羅橈工向後已偏仄廣不及一弓
應囑了不設蓬壁同遭封眺覽理所絕宛坐穹廬中

不知舟外山窈窕爲誰客
反思在陸好耳目得豪雄
登陸意所憚入舟心彌冲
納納乾坤大吾將誰適從
無怪阮步兵同轅哭途窮

千佛巖

何年驅鬼工絕壁逞姝藝
劇此祇園樹無事土木費
屋不瓦以簷堂不塗以壁
樓閣何玲瓏中正如來位
森森白豪光三十二相備
菩薩諸聖賢分列左右侍
亦或別龕居兀坐發定慧
低眉與努目慈猛各有寄
普門品仁賢華嚴經富貴
一一從石出如見西來意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六

頑礦胎佛性空山走靈氣
午夜龍鬼參冥漠天人術
終古俯滄江劫火不能崇
翳余根器鈍匪石不可礪
停撓此一望怛然中生媿
何由乞慧劍割此塵勞累
三歎放舟行前溪風正厲

別我眉山

西蜀饒名山茲山首稱奇
背岷面錦江橫絕坤之維
萬仞裂冰雪排空拂雲霓
迢迢八十盤紅泉繞丹梯
仰捫井參近俯瞰嵩華低
峰嶂鬱岩巖洞壑仍逶迤
其陰蓄雷雨其陽霽烟霏
晶英蘊靈葩光怪何陸離

羣態窮冥中明滅誰端倪
頗疑大澤枯蛟龍互躩踞
蒼然秀天末鬼物相呵撝
允宜仙與佛滅景成遐栖
我來事行役訪舊偶此窺
光響亂耽聽雲氣沾裳衣
入山甫十里豁然靈胸期
何况陟其巔八表供支願
簡書既苦迫領畧頗多遺
草草去與來山靈應我嗤
自不早投簪幽賞願孰違

懷西草堂

懷西今如何風煙莽蕭滅
居人指相告舊是少陵宅
憶君入蜀時干戈苦奔迫
浣溪席乍煖復作夔門客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七

赤甲鬱岩崑白鹽盪雲蜺
旅憂雖不展勝槩此可適
空懷戀主心莫陳濟時策
稻畦與果園瑣瑣課晨夕
懷古白帝城問奇八陣蹟
篇章渾漫賦奇情何橫溢
湘娥簾外悲山鬼夜中泣
凜凜忠義氣垂天未衰息
壯哉瞿塘峽百川日盪激
典至筆偶援氣欲與之敵
斯人既云逝斯地不殊昔
東屯及北崦寂寥空陳跡
猶餘萬丈芒千載照嵐壁

郊亭一首

閒閒郊外亭閒盡車馬客
相彼風塵間將無嘆勞迫

人心固不同安知非所適倦鳥因風還前山日已夕

楊伯起墓

青松夾古道阡陌直以修蒼莽烟靄中豐碑蟠長虬
關西楊夫子藏骨此林丘大鳥去不還直喪嗟何求
緬惟四知言清風一何邁天地鑒此心子孫載其麻
只今過墟墓宛覺音徽留嗚呼夫子逝世路轉謬悠
煌煌要津門車馬來何稠黃金與白璧白晝公相投
貪不喪人知廉常疑衆咻賢愚本同盡芳穢分千秋
長河日東下浮雲駭四遊斯人久寂寞感歎何時休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九

題畫

羣峰遶一屋參翠如螺鬟中有幽居人逍遙長閉關
落花滿庭際好鳥鳴樹間潺湲澗下水掩映松桂顏
紅塵不收侵白雲相與閒豈許車馬客此中時往還
高風渺難卽我思鹿門山

贈王報菴

郢下多詞人王子邦之傑蓬累三十年獨富名山業
雷電鎖胸次風雲供筆墨頓覺屈宋輩音徽曾未歇
新詩日益富惠我動滿篋縱橫千百言一字不肯劣

乃持丈八矛與我短兵接昆陽虎豹慄長平屋瓦裂
屢鼓氣不衰詎曰三而竭平生勇大敵對此情怱怱怯
退舍爲一避兩賢豈相阨夜靜客思閒窗寒燈影滅
猶覺幽寂中聲光相震燁

湖口別三弟幼公

飛飛江上鴻颯颯江頭樹那堪骨肉親於此悵分袂
爾歸良所欣我去嗟何謂雲鳥足故園風波盈客路
念之心爲摧泣焉淚如雨胸中千萬端惶惑難具舉
因思人世間得失良有數因應貴自然謀力詎所致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二十

去去勿復言徒然亂思慮但囑到家時早寄平安字

別內

三載于役中艱苦同所歷王事雖我遺荷不交徧謫
歡聚苦未多分飛復何急子歸我仍去能不深悲戚
故園有生事歸當勤所職清儉吾家風綿之卽爲德
我聞鹿門山昔有偕隱客擬卽拂衣還與子繼前跡
毋然悵遠別相對淚橫臆

諸子同集柳塘書院

憶昔余山居百城高自衛睥睨當世士頗有元龍氣

一自入城邑欣與多士聚握手露肝膽笑語無猜忌
文壇共操觚墨兵各淬厲差可當一面不爲大帥棄
遂起建旗鼓角逐中原利薶邑百年來勝事屬吾輩
同擬展奇策聯翩風雲際何知得與失理數良難計
閒却湛盧鋒鉛刀先就試苟然爲前驅俯仰增余愧
從此異山處南北各一地出門無至友十步九欲泥
草草七年間塵路自顛顚回首昔時樂徒然勞感喟
此來欣再合故人不我異觴開春光好花柳競明媚
意氣各得揚良晤况非易四座且盡歡一石無辭醉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王

莫待他時別相思字空寄

贈黃石公給諫 韓國琦

南國懷典型神交亦已夙華星麗高天相望值川陸
何意客吳門遠得接芳躅緒言輸情懷風神秀瞻矚
宛今坐蘭蕙皎然映冰玉竟使傾蓋間獲遂執鞭役
信知君子心風義淵以篤西園爽氣多襟帶淨如沐
竹露時滴響花風暗吹馥脫巾疎禮法淪茗滌氛燠
於事無不談於心黯相屬自憐事名場猶未謝羈束
宦情本疎淡世故或牽促流想叢桂遲生歎隙駒遽

奉教不可長何以慰心曲

徐子孺先生以五言古詩十餘首見示詩皆百

韻捧讀之餘得一章奉贈

詩壇至今日壁壘滿天下月露與風雲紛起競聲價
大約工近體格調不遠亞敲推數十字遠欲相凌跨
先生意不屑力齊古人駕樹幟漢魏上偏裨鮑與謝
洛筆動千言才奇法不借勢如奔雷電氣欲凌泰華
誰復擅長城偏師抵其罅縱橫知莫禦豈待一戰霸
魏余空談詩對此神驚詫遙望順昌旗欲避晉文舍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王

英風起倦思豈特口膾炙荒邱暮正寒霜風暗相射

孤燈對殘酒客思無聊藉把君詩數過遂忘旅中夜

金大聲方伯招同王貽上及曹節民張瀾柱兩

金憲錦江舟集

碧桐剪欲盡涼風颭高秋客行猶未已索居嘗百憂
慷慨賢地主風義何綢繆湛彼浣花溪陶然聯方舟
折柬致羣彦解帶臨清流雜坐羽觴飛勸獻不計籌
回首望惠陵霸跡餘荒丘泉渾薛濤井草淩衡公樓
琴臺日已暮美人不可求雄圖與韻事逝矣同浮漚

念此常痛飲歲月况已邁蓬牕微颺動竹葦鳴颺颺
夕靄漾餘清芳華映滄洲喧闐歌吹中倍覺眺聽幽
江山豈嘗對悲歡難豫謀好待明月光以永良夜遊
宴西雲將軍同貽上賦贈

桓桓鄭將軍揚休若山立川蜀廿年間威惠兩萃律
軍同山嶽靜戶已荏苒戢狐兔無潛穴鼠雀有餘粒
勛勛自巍峩風期何樸質廳纔容旋馬門僅可施戟
蕭蕭鈴閣下花木涼泛瑟瑟直以淳古氣一洗豪汰習
側聞蓬婆外番部謀窺隙移收近邊城昨夜羽書急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五

將軍整以暇靜若無事日折衝樽俎上屈人不以力
我來窺幕府頓覺戒心釋高宴復此張秋光滿四席
刁斗聲不譁談笑情愈適菜公自飲博謝傳會折屐
未知古良將智勇孰與匹中樞天下要制勝殊半壁
天子需虎臣宿衛遲君入

梁荆山郭象闌兩將軍招飲同王貽上分韻賦
贈

梁君關西豪郭子汾陽裔地靈既有藉祖風亦不替
起家百戰中雅復愛文藝萬里羈棲客數過得相慰

高宴復此開下榻情愈契城頭笳鼓靜座上笙歌沸
卽事良可娛嘉會况不易西園晚正好竹樹森蒼翠
改席臨前除怡然滌煩慮嘗懼流光迫敢惜淡杯醉
說劔動豪情論古發妙諦旅思澹欲忘陽和霽而至
應知蓮幕外減盡風霜氣

晤蔣虎臣先生於伏虎寺淨室卽事有賦

山遊得峩睂於山意已足所憾介絕域相望阻川陸
車馬幾人過久爲仙隱獨曠哉蔣夫子山水嗜何酷
負疴歷荒遠探勝忘寒燠一杖支兩屐藥裹兼書麓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五四

輕舉而冥搜日與烟嵐觸幽異不敢匿午夜山鬼哭
入山與山忘信知締緣風紛吾鞅掌客風塵走鹿鹿
不謂萬里行此地快瞻矚蕭蕭遠公房爽氣靜如沐
竹露時滴響松風暗吹馥脫巾疎禮法淪茗滌煩滯
神清笑則雅興洽談逾穆況復契澗溪嘉晤僅信宿
流光日以邁幽意豈忘目坐久涼靄生晚鐘殷林谷
相對難遽罷呼童更秉燭

盆魚

瓦盆漾清波春風蕩成綺離離荇藻中文魚足棲止

沉浮惟所適三五自爲侶雖無雲雨姿幸得謝刀几
有地可泳遊尺水亦足矣安知神龍行溟渤嘗萬里

盆石

米顛袖中奇誰置盆盎間高廣不盈尺鬼工所剗刻
嵌空雕玲瓏峰壑勢多端雲氣隱欲起蛇龍岌相纏
莓苔欣有託點染太古斑倘恍几案間千仞爭噴噴
以知天地奇大小無殊觀天台與雁蕩神理同一拳
會心不在遠良感造物恩坐久幽籟生松風謾謾寒
牡丹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山園饒名花牡丹信第一翠幙開雕闌允宜深護惜
於時春載陽羣起呈芳澤柔鬋入夜殷怒苞向曉拆
錦瓣重展暈檀心細飛屑淺紅及深紫鱗鱗如比櫛
響屐步西施華清醉號國臨風香暗滿浥露嬌無力
萬態紛以披工妍各臻極煥若披雲錦天然去雕飾
端合號花王羣衆甘臣妾春色正駘蕩流光懼奔迫
好及午前看放歌浮大白

東坡謂看牡丹宜在午前
過午則花歛

抹麗

嶺嶠有名葩抹麗東南麗因寔予以名厥稱良不媿

炎風煽氛埃小隱失幽趣賴此冰雪姿別具高寒氣
密葉亞柔枝錯落冷光綴不隨衆格繁風韻淡無媚
唯有暗香來沉麝欲引避薰然通鼻觀一洗煩暑慮
頗疑天上種偏此人間寄幽佩倘可充曾不遜蘭蕙
何事離騷篇芳名獨遭棄

菊

秋深氣淒烈荷傾蕉已禿止餘籬下英凌寒生意足
德秉黃中美氣薦蘭麝馥瀟散塵壒外風神秀瞻矚
花史傳隱逸舍此更誰屬傳聞延年術食之壽命續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神仙不可學安用采盈菊秋花耐晚對所取娛雙目
南山遙在望白酒正可漉高詠淵明詩浩然媚幽獨
蘭

倚倚王者香亭亭拔塵壒開不與春期嘗於歲寒會
弱植如不支松竹同其介綠艷發柔叢紅芽綴小隊
心蘇瘴霧餘氣壓雪霜外含貞吐芳澤百草覺自穢
所以瀟湘客願言初爲佩愛君視君謹護持必躬戒
用則臭味同永保幽素在毋然逐世尚回芳變蕭艾

永安宮

桓桓漢昭烈允矣英雄姿大度同高祖知人任不疑
我過永安宮筆古有餘悲故跡雖邈然遺烈猶可追
緬維託孤日一言不及私可輔與可取豁然肝膽披
臣才君所識臣心君所知竭力效忠貞肯以盡瘁辭
生死兩不負千載幾見之阿瞞一世雄死無善言遺
分香與賣履兒女情何礙顧命得典午玉步已暗移
銅臺空塞我漳水自逶迤歌舞幾何日彈指烟塵飛
雄豪同一盡獨爲後人嗤

讀江摘我令點草書其簡端 名既入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

好友有江子出宰經幾年相思不可見政聲空遠傳
械書昨忽至寄余令點篇展讀爲生喜幽芳如可攀
唾空悉味玉落紙疑雲烟吐納風與雅筆墨生餘妍
不謂簿書餘茲理妙能全以此宰民社裁割誰當前
文章飾吏治千古豈易焉信非百里才猶抱墨綬睨
何當攜此卷置上華嶽巔摘取驚人句搔首一問天
虎丘暮歸有懷江嗣芳謹祖洽王炳若三子下
第爾滯京師
落日趣歸帆夜色遽沉黯蒼蒼烟水間唱然念我友

我友江與謀風義古人偶信美東南珍濟時推好手
上書屢報罷摧挫幾已久理數信難齊感喟復何有
昨月書報君遲君三江口擬作名山遊相娛以詩酒
須當貴何時樂事當自取遲君君不至此約無乃負
離居空復情兩九日跳走寂寞山塘下月痕漏高柳
茶井

鏡甃護寒流一泓何澄遠傳是第三泉水記昔所志

鐵名耶就管非香帳幽契盛同閭初破陸羽心欲醉

石乳與雲津天地雷至味颯然滌塵襟半疑松風吹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五

未知中冷泉較此何嗟次何當倚蒼崖結廬對空翠
日日飽煎喫無然煩水通

吳王塚 地記云在劍池州志云在法堂下劉向

字志又云孫權發之其說不一恐未可信相

傳劍池水常潤下見石閣兩重深不可測疑

山有闔廬塚塚今安在哉祇餘木若石蒼翠烟中開

梵宇相周遭竹軒樽俎見紛然來士女賦詩或銜杯

客有弔古者啼噓重徘徊念彼一世雄零落仍山隈

余獨笑爾笑似此那足哀興亡何代無陵寢多蒿萊

幽宮依勝地闔廬信霸才虎去跡尚有宵隨劫俱灰
無謂豪華歌歌舞朝來

短簿祠 短簿即晉司徒王珣也虎丘本其別墅地為寺故山中祀之

我道短簿祠喟然起太息歎君筆如椽乃供幕中畫
喜怨操人意陰謀復誰識嗟乎海西廢安知非君策
晉祚方中微廟堂執努力強私而弱公難免春秋責
一祠空復在頹赫已非昔短簿非美名傳呼不與易

信知衆人口嚴于聖人筆寄語文章士身名謹護惜

清遠道士 山有清遠道士同沈恭于遊虎丘詩致其歷年日殷周迄唐已三千載矣

詩集

卷之一 三言古 三十

然詩却全是唐人風格不類晉魏何汎周秦堂
神仙詩選亦因時代升降和韻魯公愛而刻之
最際且雜作焉蓋公好神仙事嘗作麻姑壇記
備述幻異不以爲誣意蓋故此而蔡經宅亦在
中吳

中

在昔有仙客題詩此巖阿至今仰靈異如聞風鳴珂
自君之仙矣歲月已嗟峨幽窳通嶽瀆往還一剎那
猶然戀此山攜朋寄嘯歌豈應山中景宇內亦不多
神仙盛遊遊于理或非訛昔者蔡經宅麻姑亦相遇

幽獨君墓 唐大曆中虎丘石壁隱起鬼詩二首詞甚悲愴事詳郡乘

山北兩孤塚傳是幽獨君謂君題壁句悲咽像高雲

人生苦形累無形復何云君已歸冥漠千何抱憾殷
莊生齊物論釋氏觀空文死者既有知嗟君胡不聞

生公講經臺

在昔竺道士曾此敞講席妙義契人天解使異類格
千人坐盤陀何遠不如石信知大悟者不在有情識
吁嗟千年來生公難再得無怪頭不點兀然長面壁

秦皇試劍石

祖龍奮長劍六王供一揮劍心猶突兀泛舟入會稽
餘勇貫莫當石上留痕奇何如湛盧鋒切玉如切泥

詩集

卷之一 五言古 三十一

安知赤帝子走馬芒碭谿當道斷白蛇鬼母夜半啼

五賢祠 祠祀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王禹偁諸公皆宦遊吳地者

五賢間世英宦蹟同此炳遺愛此甘棠一祠敞遙嶺

清風與惠政信共溪山永豈獨詩若文詞壇標秀穎
我來過祠下拜手心耿耿三吳近凋敝復以修汰逞

所藉良有司仁義爲綬靖五賢不足六此意誰當領

五人墓 五人皆皆蘇人也天啓中逆璫竊柄矯誣使致論死合○顏佩韋葛澗李太壯張八公丘二堇山下

魏當昔亂政肆毒于清流吳門周吏部尤爲璫所讐

罷歸已有年，綆騎忽來收。嗚呼五人者，閭閻所辛儻。
于名非所嗜，于公非所求。義憤快一擊，不惜以死酬。
遂附大君子，風義激千秋。太息勢利場，有骨誰不柔。
天地剛正氣，乃藉此輩留。濟濟者衣冠，對之卑不羞。
場來詢舊跡，感慨此林丘。松風颯然下，如聞英爽道。
真娘墓

茫茫虎丘道，寂寂真娘墓。啾啾山鳥呼，灼灼野花吐。
豔骨久已銷，芳華不可晤。猶以歌舞名，博取後人句。
吁嗟鬚眉輩，今古恒沙數。身歿名亦盡，誰問北邙路。
詩集

卷之二 五言古 三

何事此一坏，千載共歎慕。欲去重徘徊，匪以好色故。

白公隄 公去蘇州詩有還
卿信有與之句

輕帆漾惠風，前指白公隄。古人雖不見，遺跡堪遊栖。
日長人家靜，烟和芳草萋。平橋紛一女，清流浴鳬鷺。
垂柳千萬樹，綠陰如可攜。對景念古人，風流孰攀躋。
永懷去郡什，不覺羈魂妻。還鄉信有與，明發五湖西。

題喬與王報菴 名文
甫

羣峰遶一屋，疊翠如螺鬟。中有幽居人，逍遙長閉關。
落花滿庭際，好鳥鳴樹間。潺湲澗下水，掩映松桂顏。

車馬渺難卽，白雲相與閒。高風足遺世，我思鹿門山。

五面石

溪南多奇勝，首數五面石。森翠帶郊坰，迥若塵世隔。
於時春載陽，淑氣滿大域。使君乘公暇，邀侶共登涉。
水窮辭蘭橈，岸迴躡蠟屐。初入猶坦夷，稍進漸崿嶭。
未暇左右顧，頗覺心神惕。屢休藉磐石，數轉凌峭壁。
遂登高處雙日得，所極遠山與近山參錯排空出。
或連亦或斷，晴嵐縫其隙。孤城傍水浮，百雉依雲立。
江頭樹若莽，渡口人如織。蒼蒼平楚靜，裊裊墟烟直。
詩集

卷之二 五言古 三

天朗風日麗，浮光亂相射。氣象累萬千，紛如在几席。
下視山鳥翻，俯聽松泉滴。超然恣壯觀，欽哉造物力。
憶昔羊叔子，峴首曾所歷。感慨今古間，深慮名湮沒。
使君此日遊，風流詎讓昔。名與此山俱，豈藉豐碑勒。
千載應有人，臨淚識遺蹟。

鄭靜菴先生詩集卷之二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七言古詩

荆南卽事

川西殘孽遠頗行於錄 王師來朔方荆城之南耳
百里屹然壁壘遙相望連雲大旆覆長戟寶刀鐵鎧
雜雪霜塞馬千草急龍種健兒十萬皆鷹揚桓桓將
軍嚴以靜刁斗無聲雷電張轅門飛鳥不敢度殺氣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與雲相低昂以此摧堅如拉朽風行雷掃孰能當獨
憐荆民苦兵久况復比歲罹凶荒耕者不耕織不織
此役得無生憂惶糗糧芻艾供億急吏卒追呼走且
偃我車我牛亦我任千里不敢遲輪將亦知 廟堂
煩師旅以綏爾民靖爾疆 至尊猶然勤旰食爾儕
小人安敢康但願 王師策全勝兵以神速收機槍
從此寇平師亦罷子孫世世安耕桑嗚呼但得子孫
世世安耕桑目前之苦無嗟傷

西師告捷喜而有歌

當今聖人奏雲門與秋同肅春同溫聲教所訖靡不
服東極析木西崑崙云胡三川有遺孽甘載公然敢
擯逆樹皆依山戰格高黑雲兵氣遙相射頻年攻討
煩官軍連師千里何紛紛歲費帑儲數十萬提書不
得朝夕聞 天子聞之赫然怒 詔下未央馳禁旅
元戎仗鉞出凶門鐵騎橫弓渡漢水荆南殺氣亘橫
霓高空雲鳥不敢飛上兵不爭一戰利分提要害列
長圍固久寇窮內生變妖星墮地光如霰長戈一指
門洞開直取羣奴血洗箭驛騎馳捷曉來過城中頓
覺天氣和父老從茲罷征役坐者起舞行者歌小臣
對此喜無寐聖武神功不可議但念殘黎受創深事
後應煩 聖人慮

桃源行

我讀靖節桃源詩先生寄意人不知黃農虞夏忽焉
沒深君世外無端思武陵猶然是鄉縣爲隱與仙安
足辨無營無累自忘年豈識人間朝市變衣冠廬舍
不殊人別有桃花歲歲春此中不爲外人道肯容俗
客重問津南山不是不幽邃漢家蒲帛猶能至信知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二

浮薄異源流此境一敞還幽蔽我聞心遠地自偏先生自昔有此言世間處處有靈境安用扁舟訪洞門

山霧

山霧曉起輕於烟裊裊一縷隨風旋乍低乍高漸作勢須臾橫絕直障天我疑此日碧翁醉乘間羣陰起相蔽頓使千峰與萬峰掩面蒙頭盡如睡迷濛一氣何似盪空之疑雨還疑雲濃寒重濕吹相逼咫尺東西不可分野老無然髮且悸豈有乾坤久幽閉會看赤日麗中天萬里澄清無寸翳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飲酒

把酒問天天不語跳盞雙丸無乃遽西沒東生晦復明不爲勞人一甕駐蓬萊冰浸海揚塵剎那已是三千春麻姑對此猶太息况乃區區世上人大笑神仙不可學世間那得緱山鶴爭似移封向酒泉醉鄉日月無今昨

春山居士

白雲一塢溪一曲中有幽人數間屋繁喧不到靜氣多年年生事此中足清風滿簾月清床琴書四壁生

古光有時看竹自來去亦或吟詩一兩章往還唯有烟霞侶緇流劍俠黃冠士飲逢知已不計籌話到尋常輒掩耳居然塵界若爲翻到此不覺清心魂便當從君結幽契世間何處桃花源

讀青蓮集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宇無前茅英雄心魄神仙骨冥勃爲淵天爲高與酣染翰姿任逸獨任天機摧格律筆峰縹緲生雲烟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崩騰歷亂龍蛇據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瀏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離雷電避真心獨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千秋詞客孰雁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然如有凌雲思便欲摩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讀少陵集

三百已遠王迹熄詩事大成誰爲集天恐風雅遠中微特生杜陵老布衣真宰含悲洩太古元氣茫茫恣所取盪除塵翳斬荆榛爲經爲騷復爲史河山日月本平平一觸此老奇趣生心計驅使從毫變淋漓墨汁皆崢嶸饑貧百折氣不沮猶託微詞存國是忠愛

居然三百遺豈特宗風紹迺祖古今作者代不同都
來涵孕神明中一語縱橫散屢足得其爪距皆稱雄
嘆我研尋猶未得蟲魚瑣瑣粉空積擬焚灰燼副以
膏頻飲令吾腸胃易

讀長吉詩

客言東海有海市靈奇怪謫不可窮每當春夏陰雨
歛水面忽起高城墉參差雉堞隱隱露中有樓臺千
萬重仰凌太虛俯無極飛窓複道雕玲瓏高下曲折
不可紀千靈百怪棲爲官車馬出沒空明際蜺旌翠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五

旗相映紅壯哉細看看未定靈變倏忽態不同或爲
小樹臨幽澗或爲古剎懸危峰或爲長橋橫波臥或
爲孤塔撐高空天者喬者飛走者縱橫歷亂何憧憧
僧坐將落未落石鬼掣欲收不收虹兩九跳擲魚龍
刺天地黯淡收雷風直從宵冥開圖畫荆浩關仝那
得通環巧不畏造物忌汗流真宰僵鬼工俄傾萬象
隱無跡一洗海天青濛濛我聞客言覺有異耳目森
爽神爲聰菁華恐竭天帝寶何當蹇裳一往從昨宵
檢書滿奇興無端靈幻羅心胸告客層樓不在遠余

已遇之長吉歌詩中

徐文長詩

唐詩奇者首長吉異響峻嶒破空出才寧作鬼不作
僊千載名流惘然失山陰狂士遠能擬不肯一字不
奇詭怪光撲筆筆難馴蛟螭驚吼雷雨起有如穆天
子遊騁騷馬馭霧飛電影東躡蓬島西瑤池指顧八
荒失窈冥又如女媧氏煉石雷伯風姨各弩力煨成
五彩填虛空餘礫猶能化金錫有明詩事已因陳如
此卓爍誰其倫眼光不能匿奇士賞音何必中郎氏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六

我欲手抄三百章呼付雪兒記莫忘夜堂銀燭光搖
席爲歌一章浮一白

寶劍

五色匣中三尺鐵千年壯士幽憐結寒光璀璨鵲
膏腥吹斜凝龍子血夜窓隙月窺秋水風雷不動魑
魅徙珍重寶光莫妄騰薛燭張華近誰是

春日卽事

東風吹夢夢初回坐抱幽獨門未開忽聞剝啄聲如
木應是溪南長者來開門一笑果君至相接歡然快

幽思况值山家酒初熟毋得匆匆遽言去猶記前住
君家時庭前花木方榮滋別來不覺十數日應見碧
桃開幾枝

舟望廬山

幾年幽夢尋匡廬此日扁舟過蠡湖舟子乘風不肯
住遙對五老空嗟吁帆行峰轉望不極况復烟雲爭
滅沒其中應有綠髮仙夜夜臨溪弄明月我來舟中
但一望瞥覺枯腸滿奇狀何况躡屐凌其巔翠嵐紅
影共下上人問塵事苦相侵空對名山情倍親相望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咫尺不得到慚愧香爐峰頂人

送別

高城鼓角催春晚東風送客長安道垂柳未知別恨
深偏惜春光沿路好愛君只欲君嘗往來何草草歸
何遠相思歷亂似輕塵一路隨君馬蹄去

題畫

畫爲秀水朱西長所作

新翁朱子負奇致畫不工似但工意秋江晚景爲誰
寫餉余一片瀟湘趣素練情真懸夕暉水何淡淡山
色微飛鴻低向蘆花急漁父賸踏沙洲歸對此黯然

疑日暮良久乃悟畫之故林壑宵冥移我情豈必携
琴海上去我亦欲乞髯翁筆爲余翻取煙霞窟歸向
故山知幾時且此卧遊快饒展

送楊亂昌南歸

長安晝夕風塵飛風塵饒人如饒衣幽谷此中住不
得愛君故欲君早歸君今言歸君得計歎我歸心何
日遂惆悵相思各一方薊門烟雨江南樹

寄懷管旗山年兄

謹愷

去年三月君書至尺素中函千萬思今年三月春將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八

餘不親南來半行書懷人遠道空搔首有夢到君君
知否年來寂寞長安花待携尊酒過誰家生平知己
無多士淡懷幽意惟吾子一日不見亦已嗔况堪睽
離春復春

王大愚以五言律集見示喜占十韻貽之

大愚覺斯先生難弟也先生以雄才博學
起河洛間其著作之富一時無偶大愚乃能
濟美如此故
篇首及之

少陵異代崆峒風雅只今委榛杞嵩河蒼莽奇氣
多喜君兄弟聯翩起君昨示我五言律居然抗况號

勃敵墨兵突騎紙上飛不用火攻出下策動若風雨
靜如山中權後勁整以閒有時用奇人不識夜半襲
被崑崙關制勝未須青步障劉氏長城知不讓我欲
偏師一仰攻正恐師老用以壯雲梯已繕還置之濟
河焚舟會有期詩來告君君莫笑吳下阿蒙復是誰
尤厚汝宏祚

江陵有客負奇致十年不字門嘗閉從教風雨長蓬
蒿高擁百城行所志前堆楞伽後楚詞上下千年萬
年事不須謝履與米船直收海嶽羅胸次有時灑落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九

成歌詩眼光炯炯神高寄雲山烟水供驅策筆墨不
受造物制名山可藏人可傳我所欲起誰能廢詩能
窮人世所憐惟余賀子爲得計試過襄陽弔耆舊好
起孟六與之語清詩句句盡堪傳此是古人得意處

袁孟巖儼

孟巖老人逾七十鄧下少年嗟不及踏遍好水與好
山行吟坐咏無虛日才鋒恢恢如遊刃出語淵然秀
而潤初日芙蓉信可憐令人想見謝靈運讀君詩未
覺君老知君顏色嘗能好記我他年歸隱時裁詩還

寄蔣山道

劉遜公國任

劉子雅以詩自命詩亦不踐他人徑似得秋氣爲最
多淡然以遠森以靜有如孤月映澄潭幽光素影相
澹涵一任相啜寒與瘦何妨郊島與汝三此間士是
多才致子於其中尤自異若何詩壇索解人何必遠
尋白居易

陳頴仙憲副篆書歌

諱士本

六書初自倉頡氏一傳史籀再李斯大小二篆相繼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十

出規製遂爲千古師漢有中郎唐楊冰趙家松雪揚
其輝近代此體難爲悅我與陳君嘆絕奇昨來爲我
揮數紙使余瞥見生驚疑何物胸次注溟渤下筆颯
颯風雨隨高堂白晝天欲晦電光雷煜搖臺旗快刀
砍斷缺索根海門驅出千蛟螭盤空擎攫勢屈強神
斧鬼戟相撐持須臾一片虛白中黑雲嵯峨光陸離
滿堂觀者色盡變况余書淫與書癡舊過燕臺摩石
鼓昨從岫嶠窺禹碑頗疑格力難爲繼似此猶見三
古遺昔聞筆虎今頴僊稱名雅不與實違自苞陰陽

母奇偶義之陣圖空爾爲居然筆力破餘地一字百
金應相推使余展對終日不覺倦何必遷史文章杜
陵詩

留別方雪岷司李 諱象璜

荆南一載同城住戎事講張少佳晤咫尺猶嗟會面
艱况復平飛千里去蒼茫江水與江雲把袂離亭惜
重分聖代只今虛諫席擬從闕下待夫君

贈張寧阿明府 諱天翼

讀史曾記漢皇語善事上官無失譽天子猶然爲此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十一

言漢家安得有良吏江陵使君人共賢催科撫字術
兩全憂勤但只念民莫骯髒曾不爲世憐當今聖
明見萬里直道事人良足以丈夫得失信由天願言
令節全終始

贈朱曙清

青丘老人洩天秘六丁一夜攝書去天意如此君應
知胡爲饒舌犯所忌人閒得失徒紛紜於我視之如
浮雲但思鼓棹星河裏持得支機歸問君

送劉石潭 諱良王

咄咄真怪事君今竟罷歸送君難爲別不獨惜分携
花意闌珊春欲暮那更風塵滿長路心知世事口難
言君歸且向故山住故山景物勝仙源歸去同啣
明主恩長日科頭塵事少若肯相思寄一言

戲示陶堯生

陶生手把詩一束踏過高齋向余讀展卷未及一尺
餘頓覺清風習習生庭除恍然坐我空山裏泉響松
濤相雜起寒生五月却如秋幽意逼人難入留余起
急謂君且止君詩信工有如此從來詩解使人窮曾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十二

不念今落拓長安中生平坐此成潦倒及今戒之苦
不早願勿携詩重見尋正恐爾我貧病日益深

以詩止詩與陶堯生

詩能窮人非虛語後有郊島前白甫刻露情狀搜窮
冥五臟不樂鬼神怒况余作詩本不工胡然墮此惡
趣中止詩還以詩代誓亦如作文送文窮客謂鄭子
言何謬窮通有命詩何咎况復官閒日月賒除此將
何作生涯余起謂客亦容易悶時縱飲倦時睡亦或
焚香學坐禪安心空際息諸緣有如淪盟君過我罰

余三百酤酒錢客聞大笑辭余去待爾渝盟時還至
閉門一嘯清風生身世從今兩無事

止酒吟

入夏未深疾偶作五內煩蒸如火燭經旬滯下不得
通起卧不寧神氣弱醫來診脉向余言君病無乃酒
爲虐倘能忍斷枯中物應知有喜在勿藥余聞醫言
色遽變呼酒前來大申約憶余束髮識爾時綢繆無
間今猶昨初謂爾頗解人意澆我塊磊釋我縛所以
三十餘年間爾日進余不一却或當月色滿庭除或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十三

值花光映簾幙或從好友奇共賞或築詩壇藝相角
所在必携爾共之佐以清吟與雅謔屢空囊篋邀爾
至亦傾肺腑向爾託山水有時不到眼詩書有時束
在閣算計半生惟有爾曾未一日嘆離索所當感恩
急圖報何得乘間肆其惡吁嗟爾輩真少思念之方
寸起五嶽安得稱聖復稱賢貯爾金鑊銀鑒落按法
常誅不可放姑念舊好罰從薄斥之遠去無少留酒
再稽首拜曰諾願君痊可早賜環敢惜重來聽斟酌

破戒吟

余生詩酒日在御安得兩者一朝屏昨聞詩能使人

窮偶謝篇章習閑靜止詩方藉酒自娛何知麴生未

賢聖因法古人絕交義遣之以詩代律令邇來守戒

似高僧天地鬼神寔鑒證客見余詩大發噱嗟君之

言那可聽以詩止詩已可笑况因酒戒干詩禁言猶

在耳心豈忘三百青銅未可吝余聞客言悄無語數

錢酤酒以示信小槽蒲滴真珠紅不覺勃然動予興

因之兩戒相繼破大呼連舉數觴盡告客更莫嘲且

笑世間萬事豈有定山中之雲江上月或行或止隨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十四

所性止詩豈真爲我窮止酒豈真爲我病我生不有
命在天况復人定天可勝作詩無酒神不王對酒無
詩致不韵安能落拓開曹中斥去尊壘罷吟詠行且
高築詩壇按酒兵直與海內賢豪相角競

曾青藜爲余談靈巖之勝欲往未果 諱燦

數時彳亍虎丘道雲嵐解使枯胸飽曾生曾生何許
來抵掌更說靈巖好靈巖去此廿里餘幽蓊窈窕神
仙都奇觀不隨年代變人間今見真蓬壺北苑營丘
畫不得到來輒欲忘歸屐我聞不覺生貪痴得隴望

蜀嗟何及寒裳欲往殊未能
浹旬風雨爭掀騰遂令
江上羈棲客如殺山中久住僧

得請南歸諸同人祖餞於報國寺卽席口占留

別十一月初二日

風烟蕭瑟燕山路把酒離亭日將暮行人惜別尚踟
躕僕子倚鞍頗遠遠座中半是思歸人媿我先驅驛
路塵此地年年灑別淚只餘今日不需巾

抵家

鄉江曲折鄉山秀水色山光仍似舊愧我離茲已七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五

年蕭蕭容髮不如前稚子迎門笑相語道我歸來何
太暮欲答不答難爲詞爭似猶在天涯時

沂畧中諸友較奕而余以奉先誠不敢與惟卧
而聽之遂得一歌

高齋白晝日光爛無所用心慙飽飯諸君乘暇共手
談鄉子高眠惟耳觀只今國手誰得名各欲坐制中
原盟一枰丁丁子聲落數道分飛兩陣成兵勢乍交
難遽罷大不得王小不霸誰傳鄧艾開山勢一旅乘
虛攻其縛俄然驩呼氣若雲突來一劫雌雄分座客

無言只駭嘆鄭子聞之如不聞四脚碁盤子純黑輸
我獨傳碁老訣着碁檐囊兩不能莫笑乃公善藏拙

舟中卽事

楚江浩渺饒佳景倦客勞勞難記省劉郎浦口月初
沉諸葛臺前風正緊掀天惡浪如雲翻扁舟江上愁
神魂張家仲蔚真可羨滿徑蓬蒿不出門

其二

有客縱談南嶽好雲嵐頓覺生洲島年年遊子走他
鄉到處何曾得幽討靈山七十二芙蓉我家正對石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六

人峰風光如此不肯住望衡九面嗟何從

江行遇暴風舟幾碎援筆得此

黑雲壓江江怒號奔濤撼山山欲搖馮夷擊鼓天吳
出魚龍百怪爭騰逃咫尺頓疑鬼神過驅雷走電相
蕩簸一葉倉皇風浪中檣櫓忽摧帆已破舟師號叫
呼神靈鄭子遽然夢始醒晝被細檢生平咎只有科
頭異管寧

祭風臺

土德欲王當塗高赤龍池中困淺濟南陽名士伏策

至雲雨相得意氣豪相逢公瑾謀傾蓋指畫長風起
光怪阿瞞褫魄江波紅火井重光四十載劉馥曹顒
幾代更高臺此日猶崢嶸王霸戰爭今已矣落日惟
見大江橫

漢陽渡

扁舟晚泊漢陽渡愁思迷離對江樹故園入口信茫
然有夢欲尋向何處男兒四十尚爲郎行役天涯悲
路長便當拂衣自此去挈家種豆南山傍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十七
邵陽王氏爲進士黃淵年兄姊也雅冠難卒以

智全其節聞者莫不奇而壯之以故鉅公名流挽
章雲集余雖不文然義感所形亦不能嘿以
一歌續貂焉

白頭鵬鳥黑頭烏依人閨畔啾啾呼蘭摧玉隕今何
處腸斷斜陽吊小姑塵飛渭南寇氛惡紅顏誤墮將
軍幕智計全身解用奇談笑安知刃與鑊直從股掌
玩豺虎百結貞心運獨苦香艷俄驚伏井波始知智
節兩無比陰風震怒天日昏轆轤夜夜啼鬼神回看
華嶽五千仞大節與之同嶙峋君不見華陽節烈多

女士昔有季兒今王氏應諧遊行附國書千秋合傳
光彤史

黃鶴樓

黃鶴仙人去不還黃鶴遺跡楚江前層城迢遞飛閣
出下臨無極高摩天我來正值朔風勁解纜憑臨發
幽興萬井樓臺烟雨寒一川波浪魚龍靜望古遙憐
鸚鵡洲笛聲何處橫扁舟左司供奉呼不起寂寞無
人獨倚樓

錢倉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十八
仙家何事仍儲積石困臨溪幾百尺山靈扇閉不知
年人云其中藏者錢昔有漁郎泊此處片帆載得千
緡去年年往來江上舟夜夜有人占寶氣此地於今
方苦貧哀鴻百里何悲辛安得破石發其藏大起流
離溝壑人

春感

乳鶯學語庭前樹一片新聲到枕住幽窓寂寞夢難
成爲惜流光暗中逝垂楊嫋嫋花娟娟何處看春不
可憐美人不來消息斷惆悵晚風寒照前

七言古

登仲宣樓

迢遞高城枕大丘昔賢曾此賦登樓只今文采歸何處惟有風烟黯不收平野蕭條千里靜西山烽火幾時休無端更動他鄉志望斷南雲生客愁

龍井

龍不天飛不淵潛胡爲發向井中眠只今龍去井何在名悠悠空復傳江州迷離帶江樹墟里樓臺半荒廢欲尋古跡不可尋沙雁年年自來上

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北行感興

征車乍發已魂銷一雁橫天正寂寥宦況早隨秋共冷鄉心寧與路俱遙好山十里雲歸樹明月一溪人度橋眼底幾交多半在肯將長計負漁樵

過石室詩

莓苔繡壁穿空翠下有幽人棲隱處鴻飛天外已冥真肯向人間留姓字谷口白雲淡宕飛洞中人去何年歸只有風葉聞奇響猶似前人長嘯時

夜雨志感時駐石門壁

爲卽五載官不遷自斷此生只任天惟有故鄉時在念思之終夜不得眠孤燈熒熒照森寂風雨蕭蕭助歎息一聲朔雁報秋來羈客心驚淚沾臆

龜山老樵 按通志補入

信卻千里無此樹此樹何年植此處不同桃李競芳妍獨與蕭蘿結高致老幹參天根蟠石石亦稜稜相與媚蒼皮碎裂漬苔痕黛色離披走雲氣童童一蓋暑後寒不因霜露而榮瘁亦不煙雲不日月幽愛十尋長慕地密葉吹聲鳥不度罕此卷浪篴竿沸武侯詩集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廟栢孔廟檜奇崛豈不與之類尤物從來招鬼妬獨鬼物相呵衛竦直亦中繩壘用匠石不過樵斤避我來支石坐其陰瞥覺枵腸飽奇趣高歌慚乏驚人句數言約畧其大意寂寞空山今遇賞何必巴州光福寺

鄭靜菴先生詩集卷之三

豫章鄭日奎次公 甫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五言絕

紫微觀

一卷黃庭經幾間白雲屋卽不作神仙住此亦爲福

才子

萬卷縱橫破千秋自命孤只今文字賤誰問賦三都

俠客

詩集

卷之三 五言絕 一

慷慨天下事相看無一言有身不易許留付趙平原

壯士

壯士投閒久雄心不覓違夜來猶有夢突戰出重圍

佳人

佳人雖命薄自待不草草世無司馬氏甘向臨邛老

秋風

寥落長安客秋風感授衣鄉思如朔雁一片向南飛

送客

白是我歸遲轉妒君行早驗取客邊春何如故園好

雁歸

三載羈京國還家夢屢違何如南去雁一歲一回歸

詩集

卷之三 五言絕 二

鄭靜菴先生詩集卷之三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七言絕句

讀史二首

王導

武昌釀就逆臣圖
牖戶綢繆半着無義不滅親先負
友茂弘果否似夷吾

殷浩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三

深源聲譽竝東山
若較勲猷有愧顏
假使當時終不起至今惋惜在人間

卽事

噴雲怒雨暗江天
疑有蛟龍起九原
如此風濤那可渡中流猶見片帆懸

九日口號

共道登高節序新
那堪風雨妬芳晨
龍山咫尺無從到空憶當年吹帽人

沈國望中翰以從征至判詩以贈之 諱衛生

王帳雲屯十萬兵
剋平賊壘在茲行
將軍夜召袁宏入露布應知倚馬成

龍山寺與漢上人茗飲走筆戲贈

相逢兀自話無生
何必龍山非化城
蓮社他年如可續囑君儲酒待淵明

與陳靖公中翰 諱寅

余因司檣滯江關
君亦馳驅戎馬間
同是風塵憔悴客相逢猶自話時艱

其二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四

鳴馬蕭蕭劍影寒
回首北斗憶長安
九重早悉征人隱莫賦軍中行路難

其三

羣道星高太白年
此行的擬靜烽烟草成露布應無事好撰饒歌十幾篇

江行

落木蕭蕭野趣殊
晚風吹雁度平蕪
秋來江上多奇畫不用倪迂淡墨圖

題畫

松逕深深別有天道人擁坐小亭前未知蘸筆凝思
際却註南華第幾篇

其二

碧山之下誰家村流水桃花靜遶門極目此中心亦
快況能身到武陵源

其三

半壁雲峰俯水灣空濛無路可追攀尋思何處曾經
見疑是鄉溪夢裏山

其四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五

深山何年一古寺鐘磬無聲塔影寒但怪白雲僧不
管放來江上惹人看

其五

烟樹微茫路不分溪聲應向隔林聞獨憐遊屐無從
到閒却此中多少雲

其六

吹墨爲雲幻幾峰更添幽處兩三松年來頗厭風塵
劇安得移家住此中

射虎圖

秋靜平原好合圍鐵驄逐兔疾如飛獨憐殺氣稜稜
許不向南山射虎歸

墨竹

墨池種出碧琅玕淡淡如從月裏看自是此人難入
俗何妨岳瘦與郊寒

墨蘭

宛筆傳來楚畹春清幽秀鬢晤靈均小山只解歌叢
桂似與先生隔一座

龍山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六

荒丘寂寞枕城隈傳是先賢落帽臺風景河山初不
異只今誰是孟嘉來

有抄得黃鶴樓詩一帙見示者因得口號

黃鶴樓中崔頌篇當時輸服李青蓮如今滿壁留題
遍信是前賢遜後賢

武昌別方孟甲 諱苞

江上逢君又別君那堪離思此紛紛明朝乘興登黃
鶴尊酒同誰看白雲

美人圖冊頁爲翼皇蔡公題

月冷瑤階人靜時閒從綠綺寄幽思文園一自相如
去不識知音今有誰

其二

自是江南春可憐折來豈向隄頭傳笑渠負質清如
許猶覓羅浮夢裏緣

其三

共道蓮花貌似儂一般香艷屬天工盪舟採取歸蘭
閣好問檀郎果否同

其四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七
玉階踏月意如何欲把芳心問素娥一樣清光千里
滿不知偏照阿誰多

其五

綠陰搖曳動人情背理瑤箋詩未成不是愁多思不
屬憶人詞句怕分明

其六

輕如迴雪嬌如鴻素袖翩翩凌曉風安得留仙裙繫
却不教飛去碧雲中

秦始皇本紀

六籍於秦何所讐祖龍一炬鬼神愁笑渠故府渾忘
却猶剩圖書付鄧侯

其二

坑盡諸儒噉一身何如網目漏沉淪商山咫尺長安
地甯得安劉四箇人

其三

十二金人像鑄成民間無復敢藏兵誰知羣盜山東
滿斬木爲戈亦橫行

夢梅 次宋山韻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八
荒齋何處覓寒枝空憶山中雪滿時深感江南舊知
已解從夢裏寄相思

其二

尋到羅浮第幾枝夢回正值月明時美人不見空惆
悵半榻難容萬斛思

郭璞讀書處

逆敦志氣已飛揚明哲知幾盞卷藏不及太真先脫
去當時應誤讀青囊

王壁城

玉壁城荒蔓草長
常侯曾此却高王
泥沙折戟銷應盡
猶識周齊舊戰場

新津渡別意

別後年光容易深
天涯何處覓升沉
漢江東與彭蠡接
恰好託雙魚時寄音

其二

蜀道千山與萬山
更誰解念客孤還
應知此後相思夢
多在秦雲灞樹間

巴東竹枝歌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九

峽中打魚如種田
却恐魚分大小年
明朝布網須風雨
夜半開門起看天

其二

巫峽山高氣竄冥
朝雲暮雨幾曾停
可憐宋玉流傳賦
多少痴人夢未醒

其三

土牆茅屋俯長溪
亂草青青入楚迷
紫燕黃鸝雖不到
春來喜有杜鵑啼

其四

黃陵峽高風浪顛
客船過此須輕便
負龍爭向長年問
若要搬難早數錢

其五

東望黃陵西白帝
計程七伯未爲長
啼猿午夜清堪聽
誰道三聲斷客腸

其六

無數江中來往船
長年估客各悲歡
下帆已過黃牛峽
上纜猶牽白鷺灘

追別貽上於江陵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十

千里江陵驛路同
我來君去太匆匆
朔風一夜吹邊雪
并作離愁滿郢中

山中雪浪石

山中片石踞蒼虬
先哲風流宛可求
塊處幸無時相忌
不隨逐客下儋州

其二

自昔燕雲兵事繁
風雷還此護雲根
平泉片石今何處
空有遺言戒子孫

繡毬花

帝會羣仙阿母家鞠場戲罷泛雲車繡球墮地無人
拾化作江南第一花

金盞花

天產奇花宛類甌朝朝甘露此中浮漢皇何事痴如
許只向銅仙掌上求

玉簪花

仙女遺簪墮碧埃花神竊向小庭埋春來茁茁無瑕
玉妬殺筵前十二釵

幽人居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十一

翠微深處白雲封中有幽人幾畝宮未許漁郎輕借
問桃花歲歲自春風

嵩山寺

十里溪聲五里山數椽古剎萬松間老僧掃地非爲
客待有白雲時往還

亮上人

老僧住此幾多年不講楞嚴不坐禪教我修行無別
說餓來喫飯倦時眠

黃金臺

昭王去後幾千載此地猶傳金作臺今日望中只烟
草不知何處繫龍媒

詩集

卷之三

七言絕

十一

鄭靜菴先生詩集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五言律詩

庚子春三月

上駐蹕南苑大閱甲士奉 召從觀恭紀

蒐典乘春舉鑾輿下紫微桃花明銖鈐楊柳拂旌旗

帳殿千官擁平原七校圍上林安足擬洛水遡音徽

禁中春雨 館課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一

至治流膏速春城雨意深初隨雲影動旋拂禁牆陰

柳濕鶯聲潤風多漏響沉瑤宮三十六到處足商霖

孝陵

龍馭悲何處衣冠藏此中百靈仍護蹕萬壑儼朝宗

鐘簾當年奠河山大地雄小臣瞻拜處佳氣正葱葱

其二

一殿山之曲蒼茫倚翠微 天威猶儼在咫尺敢顏

違萬里風雲聚千年曆數歸感恩慚報稱文子正垂

衣

幽居

溪山欲盡處別有地天奇一幅雲林圖數行摩詰詩
茅齋幽近水蘿徑曲編籬斟酌花飛候恐教漁父知

赤驥

赤驥何年至桃花影尚寒行時千里近望處五雲巔
逸足追奔易雄姿遇識難不知太行道龍種幾摧殘

看舞劍

學得袁公技盤旋氣獨雄亂飛十尺電急轉一團風
天地名爲踏蛟龍勢欲狎惜無顛旭見寫入艸書中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二

山遊

曲徑緣溪入翩然足勝遊隔花窺鳥下倚石聽泉流
巖翠幽疑雨林光淡欲秋相看殊不厭欲共白雲留

雨泊

急雨遲行色孤舟泊斷磯拂牆雲影濕入座篆烟微
亂滴頻驚枕輕寒漸著衣淒清今夜夢猶向故園飛

落花

三月花無賴飄零失故妍亦知空是色安藉雨相憐
檻外鶯聲懶枝頭蝶夢懸春皇無限意領略晚風前

寄贈

士固各有志幽棲君較賢居然塵世外高卧白雲邊
蘿月窺茅屋松風響澗泉慙余多負此相憶輒茫然

金陵

片艇斜陽外黯然客感生長江何浩浩故國若爲情
烟鎖英雄恨潮酣戰伐聲可憐孝陵月寂寞向來明

六月八日舟次儀真同江嗣芳坐月賦得秋字

晚鷗收滄暑高月漾中流無限征途興惟憑濁酒酌
江空如不夜烟白宛宜秋何處鐘初動吹聲滿客舟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三

對菊

兀對黃花坐幽情滿客胸居然千里外獲與故人逢
離落無殊致風霜不改容謾添岑寂感高士幸相從

送姚冰壺年兄之任南陵 諱自弘

仙令分符出翩翩墨綬新晴嵐開古驛涼雨潤輕塵
政簡化能滿風清雉可馴朋陵舊隱地一爲訪沉淪

其二

春穀漢時地元之唐後身相須正非偶獨往許誰倫
風雨何時夢桑麻到處春煩君公暇日一一付雙鱗

贈于明府之任仙遊

天子咨良牧名流宰大都春來七閩地月滿九仙湖
戍靜刀堪賣庭閒鶴自煙宋家香若在貽我荔枝圖

送別

景物蕭蕭曙郊亭話別時霜寒馬蹄怯風勁雁行遲
離況全依酒鄉思半在眉到家春已好早寄隴頭詩

偶成

荒邸成何事俄然又一年愁如老將至病不爲貧痊
客夢從今覺鄉思自古憐故園春縱好花柳對誰妍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四

贈李念白令晉江

楚楚青蓮裔分符帝子庭雙鳬初振羽一鶴自梳翎
越嶠風烟迥閩江龍鱗局昨來應慰藉茂宰得文星

生日口號

三載長安道茲辰感倍多春光非昨易客思奈今何
宦拙甘岑寂官閒足嘯歌所嗟年老大何以慰蹉跎

寄陳以敬

不是嵇康嬾知交少報書心期原密邇音問未妨疎
雁斷秋風外燈孤寒夜初相思頻有夢共坐草玄居

送鍾偉敦權杭闕 諱明世

星使出中台羣欽起部才臘從燕地盡春向虎林回
西子湖邊柳孤山閣上梅好從公暇日載酒一徘徊
贈龔扶萬出守永昌

炎微資才傑專城特寄君三年同待漏萬里惜離羣
月冷瀾滄瘴風閒靈鷲雲滇陽雁不到佳訊幾時聞
贈宋宛君之任宣城 諱之華

南國宣城勝曾傳謝朓詞年來頻入夢君到自應知
桑柘春寒日梧桐秋老時正須北樓上細和古人詩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五

偶成

亦是荆南署何殊舊草堂客心本來澹吏事不相妨
掃石供花影開窗納竹香更餘吟興好時一檢奚囊

護花

名花如艷色當與如相隨既欲資吟賞安能忘護持
鈴懸防野鳥旛立拒風姨待我公之暇相過舉酒卮

調鶴

半公娛客處鶴澤且空名嗟爾從何至儵然無俗情
瘦添松格好淡共月魂清莫厭池亭監縵山擬共行

登明遠樓

韓院新開閣羈人獨倚闌河山百戰後桑柘萬家殘
山積星橋暗雲連雪嶺寒忽驚鳴雁過回首憶長安
稍霽復登明遠樓

鄉國望難及登臨興不盡城頭千嶂出江上幾人歸
遠色連雲棧閒心對夕暉誰憐今夜月烏鵲正南飛
使事既訖王貽上先余發成都賦別

此去荆南路余曾仗節遊近知君欲懷古隨處可銷憂
星月劉郎浦江山王粲樓登臨興不淺舊韵好相酬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五

又

知己非容易天涯况所親經旬常促席此別倍愴神
驛路同看雁關河各問津謾言分手暫嘉晤亦明春

贈陳子野令林縣 諱斌如

半載同王事茲晨惜重分論淇幸未遠仍望太行雲
星斗占郎吏兒童迂使君政成輿頌起尺素願相聞

漢中贈李儒珍太守 諱仲謀 康泉涇水皆出漢中

不謂風塵客衙齋得款關到來人吏靜竟日訟庭閒
地偏兵荒後臣居廉遜間應知漢江上春色自今還

贈別楊胤昌

等酒思無端方知話別難母然念行路且共勸加餐
風正孤帆穩江空旅雁寒誰憐今夜月各向一邊看
別弟後悵然有作

還憶到家後親朋有款扉應蒙相借問少我一人歸
白日易今古青山無是非如何因薄宦忘却舊漁磯
金陵月泊

繫纜石城下江天月正圓關河同一照萬里共淒朕
對景猶今夕離家已六年歸心空託雁南向故園前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六

題郡伯翼皇蔡公來青亭 公諱廷輔

太守耽幽趣亭開官舍中四山青到座一徑綠爲叢
鳥下行琴案花飛入酒甯公餘多樂事更喜與民同
寄嵩山次齋禪師

十載名場內風塵實所憎幾回思解脫頻欲叩宗乘
心雜慙靈運觀空憶慧能嵩山路不滑何日許攀登
別姪肇敏

遠送竟何爲終當一別離竹林人未散塵路我殊悲
已覺名爲累誰云叔不痴愁思無可說爲爾強裁詩

別稚子園慶

忽憶前年別憐渠未解愁此時何所感牽袂淚頻流
汝母慈堪倚我途行且休春深應記取江上候歸舟
別內子

已恨別時多此行復奈何無朕煩屬念久矣慎風波
薄宦那堪戀窮途舊共過萊妻良欲隱深愧我蹉跎
奉酬徐逸菴先生 次原韻得三章

一入臨沂境頻聞章甫歌媿余知己報遜此感恩多
冰署人如舊塵途客奈何歐公期望意軾也敢蹉跎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七

一 其二

官舍如山靜猶聞發浩歌詩情酒後壯鄉思月明多
信有林間興其如天下何黃公終內召更莫嘆蹉跎
其三

一幅清風句居朕白雪歌勝人唯少許所得覺余多
隴右寧慙李揚州不數何猶令倦遊客對此起蹉跎
沔縣

千山環一邑積翠壓城樓薄暮蟬聲急高天雁影流
孤燈還對客迷道易悲秋心逐嶠山水迢迢下鄂州

黃沙驛

漢河流將合，褒斜路漸分。地殘諸葛壘，天老女郎墳。
村店多臨水，秋山半入雲。吟蟬將落葉，愁向客邊聞。

八陣圖

沔上尋奇跡，英雄將略存。烏蛇開陣勢，鬼物護魁門。
江急軍聲怒，雲深殺氣屯。賞奇真不易，今古只桓溫。

過天柱山

天柱山中路，風烟何慘淒。亂泉爭道出，怪鳥作人啼。
林密人難度，峰高日易低。最憐迷誤處，不是武陵溪。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八

峽中卽事

地險黃牛驛，天雄白虎關。人家皆傍水，城郭半依山。
雁帶邊聲過，鴉隨夕照還。孫劉爭戰處，秋色向人間。

聽雨

夜寒燈焰薄，好雨作春聲。入竹響全碎，因風調屢更。
雨城鍾漏隱，幽客酒甕清。明發看庭際，花光一倍明。

披風

百習起蘋末，冷冷吹客襟。似將秋共到，何處暑能侵。
雨雪空山意，梧桐疎月陰。真堪持解慍，能不憶虞琴。

待月

秋色罪良夜，窮人可勝情。行來桂樹下，坐待月華生。
千里雁鴻影，幾家砧杵聲。都將無限意，相助此淒清。

踏雪

愛雪忘寒劇，郊行幽抱開。馬穿飛絮度，衣帶落花回。
望遠還疑月，聞香始識梅。山來傳郢曲，此日共誰裁。

別署

乾坤爲逆旅，況復此官衙。去住曾無意，馳驅只自嗟。
當軒猶有竹，傍砌尚餘花。敬付後來客，仍堪覓作家。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九

觀瀑

懸泉雲杪出，飛灑姿奇情。一道水霜練，四時雷雨聲。
高非藉林壑，寒欲失陰晴。塵事茫茫裏，心寬至此清。

落葉

秋色晚逾濔，潛霜催木葉。飛漸看紅樹，盡不礙白雲。
歸間徑添寒，翠疎簾滿夕。暉只餘籬下菊，幽賞不相違。

寒食

屢負看花約，追思倍愴神。那堪寒食夜，重憶故園春。
千里家山夢，孤燈客舍身。明朝驅瘦馬，依舊踏京塵。

西山寺

一徑曲盤盤山深寺易寒石崖陰欲雨松籟急下湍
塵累何從到羈心此暫寬老僧譚舊事歎怨忽無端

贈張贊山學士 名貞生時建言謫歸

謫去應無憾分攜奈此行平生忠孝事今日友朋情
松菊山中徑烟波江上程知君不忘國有夢尚承明

又

以我百端感當君出國門臣心雖爾盡世事共誰論
直自微躬答寬惟聖主恩他時憶忠諫未許臥丘園

詩集

卷之四 五言律

十

鄭靜菴先生詩集

豫章鄭日金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桷調元重梓

七言律詩

初入翰林讀書

中秘堂開十月初晴光遙接五雲居衣冠幸步夔龍
後圖籍猶傳蝌蚪餘時習讀書渺渺禁煙樓遠樹沉沉宮
漏度前除金門大隱非吾事報國由來藉讀書

奉使同王子貽上典蜀試出都作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一

聖代掄才典自殊西行使者敢踟躕何人一為占星
至有客還同叱馭驅壁府寒芒連井絡岷江秀色帶
荆吳繇來此地饒奇俊願學歐公得大蘇

關中和同考韻

芙蓉秋色滿江城桂子香流鎖院青廿載荆榛開蜀
道兩朝檣檣盛周京風雲有路羣龍闢鼓角無聲萬
馬橫願得英雄齊入轂勞臣藉以荅昇平

中秋和同考王幼輿韻 詩維坤

漏起高城積雨收碧空如洗月當頭劇憐天末逢佳

節却喜樽前對勝流錦水光涵千尺練冰壺寒映一
簾秋飛觴好約嬋娟醉明日陰晴未可謀

其二

西風如舊故宮非皎皎流蟾滿棘園士氣不隨秋共
老文心欲與月爭輝聊隨意開清酌桂子吹香上
客衣却倚井參看東壁中天芒歎正霏霏

榜後諸生公謁于至公堂詩以志之

芙蓉鏡下集群賢四十餘人盡少年此日文章真有
價他時名業許誰全公門敢謂私桃李大厦由來賴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二

梓樵老我不材多忝竊著鞭願讓祖生先

春山居中鑒

幽人築室住幽岑不受人間塵事侵自結樵漁爲快
友或從詩酒寄遐心花光濃淡春多少山色有無雲
淺深待我他年婚嫁畢從君此地閱升沉

鵲湖山

一徑踏來幽意增山嵐迎客快攀登宛逢好友嗟遲
莫似讀奇書得未曾溪浣落花仍片片雲封古寺一
層層去留此際渾常事相較余深愧老僧

贈劉石芝督學兩浙詩元琬

兩浙人文世所稱鑑衡今喜借元城燕山鴻雁隨旌
旆越水魚龍避舫行游氣斗同原博識憐材愛下况
多情公餘倘過嚴灘路應認羊裘垂釣生

許張嫺翁

龍虎山高紫氣新一尊相對幾經春赤松作伴無凡
侶壁魯傳書自異人階下萊衣爭映日眼前滄海幾
楊塵居家本占神仙籍不用南華祝大椿

將卜居葛源託家秀子兄往謀之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葛源聞道似桃花源落花開自一村乞與个中
地噫將去此隱衡門酬知無地傾葵藿卜築非關
子孫但作太平民已足深山高卧亦
君恩

飲弋陽邵衛王家同徐上俞上翰昆仲陳見可

上玉喬梓獎覲表汪會也諸子

快友如君輩者難相逢輒自足奇歡莫將良夜高齋
會只作尋常歲月看酒戶分承早惜醉詞鋒角起欲
登壇幾人英氣雲霄外障住西風不敢寒

遊龜峰次劉惔菴父母韻 謝朓

靈掌何年劈此谿芙蓉秀削覺天低石翻翠浪昔爲
界僧住丹崖雲作梯幾處斷嵐遮古雪半峰飛雨隔
長寬若教杜老當年遇旅食何緣至瀼西

其二

行行疑入武陵谿山翠森沉拂面低偶得句還題石
壁爲尋仙直上丹梯老藤倒曳千年樹遠水橫迤一
線霓獨念追尋難逮盡何當築室向峯西

山居效白傳體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白雲深處是吾廬隔斷紅塵靜有餘以紙作屏石作
枕有梅能瘦竹能疎好尋酒趣和詩趣宜註仙書與
佛書信矣碧山不負我寧需他日悔焚魚

答友

逢戶經時賦索居春風忽枉故人書携來冰雪文一
卷嘗覺烟嵐氣有餘稼圃憐余主事拙肝腸覺爾世
情疎何時悉袖驚八句一棹晴江過敝廬

渡江

大江下里勢橫斜斷中區北與南吳興乍沉龍亦

度秦鞭不斷虎空耽河山無復霸圖在風雨猶餘戰
氣酣指顧中流豪思發爲呼濁酒叩霜鐔

送家信從兄出使鳳陽 諱秀

履聲人到尚書臺簡命皇華借使才雞舌含香南煥
近鴻鳴唱別塞雲開春催梅蕊迎君旆寒削冰花鏤
我懷遙憶各天多悵惘先期屈指鹿車回

中秋無月

風雨蕭蕭入暮寒一秋佳景竟摧殘清光空憶前年
好旅况難成此夜歡雲暗征鴻聲欲斷詩敲短炬淚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四

初乾何當乞得神仙術天柱峰頭一醉看

榮澤

秋風吹客度長河廣武山前感慨多共說戰場遺跡
在猶聞鬼馬夜來過龍爭往事空殘墨鹿死中原久
息戈豎子英雄知孰是憑軒總爲付悲歌

河南道中

風沙蒼莽不知程竟日荒郊客感生廿載兵戈經百
戰幾家烟火聚孤城斷垣雨印狐狸跡中澤霜淒鴻
雁聲待擬繪圖嗟未可軍書昨復報南征 時王師山
勦川寇

署中遣懷

寒暑猶然是故余蕭森何必減蓬居每憐月到簾
捲爲惜秋深草不除吏散自尋詩酒趣客來共校老
莊書人間得失何庸問盡屬邯鄲一枕餘

鄭鴻雪學傳

曾記吾宗有廣文御題三絕世同聞風期自昔難爲
繼江漢于今更晤君官冷無種堪坐客才高有賦可
凌雲年來鶴澤新篇富多少君前視欲焚

鴻雪有鶴澤
紀事詩數卷

春雪次鴻雪韻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五

已見春風渡楚江忽驚朔雪透蓬窗開殘上苑花無
數誤却平林鶯幾雙剡曲扁舟應待發灞橋詩思定
難降總應輸與黨家去高擁紅粧倒玉缸

其二

誰裁淨練出澄江幻作飛囊曉撲窗大庾吹來花萬
點千闌輾出壁千雙寒將春色歸何處詩與愁思開
不降安得山陰乘興客此宵相對倒銀缸

題駐魯次口

江流曲折繞茅齋極目晴光面面開飛鳥高隨雲影

沒征帆遙帶夕陽來烟村位置供詩料草樹蕭疎種
畫胎無那風塵奔走客此間未許久徘徊

贈翟湛持司理饒州

諱世琪

幾年虎觀坐橫經文采風流映帝庭聖王由來
欽淑問詞臣暫借寄祥刑帆開鱉澤魚龍避簾捲芝
山草樹青遥憶政平多暇日携詩還上魯公亭

寄別李浪山先生

幾載登龍注念殷何知咫尺隔清芬王弘空欲識陶
令荀爽無從御李君已向晴江歌白露但從佳句晤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六

卿雲應知後夜相思夢明月嘗來鄧水濱

鶴意

一從鍛翮阻高飛飲啄雖安願已違久與白雲爲伴
侶未堪朱戶作憑依池亭爭似江湖曠梁稻從教鷄
犬肥况與主人無寸補受恩雖重亦應歸

雜興

春光九十幾相關祇覺東風老客顏稽古半生無一
效爲郎五載幸多閒幾頭有酒時尋醉囊裏無錢漸
學憊回首故園雲水隔展圖難對舊中山

其二

東風不斷薊門烟，卽舍年年歸夢懸。
夜倚殘燈猶聽雨，幾驅羸馬復朝天。
官曹無事慙安俸，故國茲時好種田。
欲去未能留，不可遺文久。魏北山篇

題朱建侯塊阜山圖

媧皇煉石不縫天，移入名園地自偏。
一徑乍窮一徑闕，數峰忽斷數峰連。
雲來直與客分座，寒盡唯憑花記年。
安得畫師圖作幃，爲君携上米家舡。
大吳繼岩手兄韵

拜謝文節先生墓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七

元社銷亡歷幾朝，孤臣有塚尚岩峩。
山靈應遣風雷護，楚客還來大小招。
蒼蘚蝕碑猶屹屹，白楊吹雨漫瀟瀟。
不堪頽首崖山下，無數忠魂泣暮潮。

弋署中石我亭

一亭與石共居之，誰謂南宮癖類痴。
已覺風神全似我，不妨袍笏拜爲師。
竹陰歷亂書攤日，花氣迷離茗戰時。
際際幽懷誰得共，從君添取幾行詩。

郡中留別祝震默江嗣芳王炳若翁凱臣葛文

耿時諸子亦將計偕矣

落木蕭蕭秋暮天，離亭把酒漫流連。
幸緣貢子彈冠日，恰是毛生捧檄年。
別路暫分靈嶽雨，孤帆先掛越溪烟。
明年春滿長安道，遲汝疎梅細柳前。

臨安懷古

木落山癯秋已殘，扁舟問古過臨安。
人傳鄂國墳猶在，客哭西臺淚未乾。
潮汐銷沉天子氣，笙歌寂寞舊時觀。
行人莫話趙家事，江上蕭蕭一塔寒。

謁王綏山先生於蛛隱亭賦呈 諱紹隆

先生高致軼人寰，築室幽居靜若山。
花氣入簾風細細，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八

細竹陰繪筆月閒，閉烟霞有物相呵護。
車騎何人此往還，賴是馬融門下士。
得將塵屐躡仙關。

上王鶴山先生

諱益朋

吳山遙對不知寒，人淡如斯到者難。
已向掖垣留諫草，却來湖上狎漁竿。
卧遊信欲追宗炳，別墅難容老謝安。
愧我不才叨引掖，猶從塵路慶彈冠。

過揚州

三年三度古邗溝，風景依然似舊遊。
綠樹萬家春匝地，紅欄十里水明樓。
竹西歌吹人爭美，江上烟波客

獨愁爪在故園鋤未得東陵遙愧邵平侯

贈宗有六郎丞

四海論交孰與同塵途此日昭宗工相傾意氣尊前
滿豈特才名冀北空懷古射書人去後登樓望嶽月
明中君家舊事知能繼破浪終乘萬里風

贈朱方菴司李

諱昇

北風蕭颯凍雲酸遊子天涯可耐寒每嘆逢人唯我
拙方知得友似君難玉壺一片冰相對白墮千巡月
共看自此羈愁應漸減不將短缺夜中彈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九

上朱嵩若先生

陳情一表動高天歸卧微城邁十年風度猶勞冲主
問姓名早向外邦傳平章泉石山中相管領烟霞地
上仙最是人間真樂事彩衣長侍北堂前

送廣信協鎮

元戎十乘壯先聲上將星從斗分明舊向西隅支半
壁今看南國倚長城旌旗色變河陽壘鼓角風清細
柳營從此烽烟知盡炮杯亭尊酒笑談兵

賀羅文載年伯暨夫人榮壽

秣陵佳氣藹江天翹首南辰雙宿懸我輩正當子佩

日夫壬恰合女丁年菊浮醴醪筵初啟露浥芙蓉秋

正妍紫誥金章原旦暮羅家彩鳳已翩翩

贈郁子弁之任永豐

諱褒

青箱家學冠群倫雅欲論民墨綬新製錦正當山水
縣揮絃覽借廟廊珍一天月冷魚依壁百里風清虎
遜人薊澤豐溪原咫尺餘波願得及比隣

柿菴

百尺樓空樹樹封秋風無賴更聞鐘海門夜湧當窗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十

日禹穴雲生對面風松影墓田埋琥珀石華宮雨冷
芙蓉客心不分潮來淮又見潮回幾萬重

其二

烟火東京盛狹斜天中今古帝王家元碑蝌蚪蝸添
篆宋殿金鋪日射沙波底樓臺過雁影風前歌舞自
蘆花一時詞賦鄒枚盡蕭颯長空雪又華

涿鹿道中

輕塵如霧逐征軺驛路晴光積壘遙督亢陂綠秋漲
沒居庸關倚朔雲高天清暑帳開平楚日煖駝羣散

近郊最是酒人零落盡西風無處不蕭蕭

真定道中

恒嶽漳河表裏重昔人此地幾稱雄千年霸氣銷沉
後一代英圖想像中落日牛羊公子墓西風禾黍趙
王宮不須更聽雍門調悲感嘗纏壯士衷

芹泉道中

纔過柏井崎嶇地又踏芹川深淺沙路遶曲河入九
度人棲斷壁兩三家暮蟬自咽愁中雨古戍還開戰
後花觸目卽今饒感慨益州見說尚天涯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自靈石趨趙城

霍山西去接中條千里征途入望遙樹外亂蟬嘶落
日烟中斷碣鎖前朝浮雲已散將軍壘逝水空流國
士橋悲吊不堪重回首白楊無雨亦蕭蕭

立秋

罷酒郵亭感歲華井梧驚見葉飛斜秋皇自布金行
令星使遙懸蓋部榘鄉夢何曾離敗簞砧聲不住亂
悲笳却憐姑射峰頭月仍照薌溪溪上花

驪山

驅馬遙憐驛路長驪山秋色况蒼涼秦皇隧道牛羊
入唐帝離宮艸樹荒往事只今同逝水孤城依舊枕
迴崗興亡漫起行人感繡嶺蟬聲已夕陽

咸陽懷古

岐豐周室舊西邠王氣匆匆今有無四塞關河看雖
馬二陵風雨對啼烏鼎遷勝國人何處縉纈深宮運
輿俱莫向此中負離黍洛京宮闕亦榛蕪

其二

祖龍按劍撫羣雄六國車書向此同北望氣吞榆塞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月東巡勢捲海潮風華陰壁返時無幾輶道車回數
已窮惆悵高原銜夕照猶疑楚火未銷紅

其二

蛇斷崑山鬼母號赤龍此地奏簫韶梯航萬國通重
譯宮殿千門鎖二殺銅質無端成伏莽金莖坐見委
荒郊淒涼十五陵何處細雨斜陽又幾朝

其四

漢水秦雲極目長開皇遺事倍堪傷兵收自謂羣黎
弱儲易誰知再世亡遼海旌旗沉日鳥下隄楊柳接

雷塘可憐仁壽宮中月徒照烏啼度女牆

其五

楊花落盡李花榮汾晉真人帝業成詩賦一朝多俊傑
河山幾代見昇平劒門再度絃猶賴汴水初巡座
已傾王氣蕭蕭從此盡曲江無復客題名

楊妃墓

華清樂事不堪論阿羣真成負汝恩自解錦襦歸朔漠
誰憐碧血浣秦原君王自製鈴頭曲方士難招海外魂
尺土尚遺亡國恨輸他青塚月黃昏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興元

興元自昔號雄都形勝依然入望殊原野戰爭今已矣
英雄事跡半荒蕪秦人自闕五丁峽蜀相空留八陣圖
惟有年年漢江上春風依舊綠蘋蒲

懷蔣虎臣先生次貽上韻

先生時住義甯

寒氣侵衣感歲華懷人愁聽雨中笳雲橫峨嶂千峰隱
路隔巴江幾曲斜丹洞影邊仙子宅紅泉聲裏梵王家
遙知杖屐登探處霞想烟思正未涯

歸夢時西南有警

西風蕭颯錦官城旅次茫茫百感生洗墨池荒秋草長
飛鷺閣廢亂鴉鳴芋田幾處還輸賦樊道于今未罷兵
雷滯笑余綠底事昨宵歸夢正分明

小集

九日金大聲曹節民張澗杜招同王貽上城南晴郊
九日快招携碧草如茵信馬蹄叢菊香生殘雨後霜楓
紅過板橋西人從絕域聯杯杓地喜經年息鼓鼙
好對茱萸英同一醉高城莫問暮鴉啼

登錦官樓志感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四

錦官樓峙錦江前風物蕭條異昔年載酒難尋揚子宅
題詩空憶薛濤箋故祠跡已銷金馬古帝冤猶泣杜鵬
史莫悲高懷往事一城烟雨正凄然

別金大聲曹節民張澗杜

金謂備曹謹禮先張謹舍輝

錦城寒雨濕征袍話別何堪萬里橋野鳥自呼泥滑滑
行人相對馬蕭蕭極憐此日分携速更訂前期會
昭遙明發平羌江上路峨眉天半憶孤標

喜晤王敬菴袁孟蠟川之來劉遜公胡若愚諸

故友

天涯喜接舊朋儔聚散關心十度秋相對江山猶在
眼誰憐霜雪各盈頭清談都欲忘塵事好句差能慰
客愁留戀那堪天已暮數聲角起城樓

雁字

一自人間失典墳鴉塗何處不紛紛洪荒賴爾留奇
字江國于今見古文鳳泊鸞飄誰得似烟霏霧結望
中分山陰道士如相晤不換黃庭鷺一羣

其二

高下因風勢各適數行寫出楚天秋義皇逝矣龍圖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五

隱王仲依然鳥翮留夢筆驛前文爛熳投書渚上影
沉浮縱饒南客工臨做掛角鈴羊無跡求

其三

一行行起布高曼似艸如真帶八分戲海偶然同太
傅書空何事學中軍明霞榻出雙鉤跡錦水題殘五
朶雲嘹唳更驚天外落翻從點畫悟聲聞

其四

作賓南國正秋時遊戲真如翰墨宜似續鳥官箋鳳
史敢將蝸篆涸烏絲風前初出元和脚月下書成碧

落碑手撫五絃徒目送何當載酒問玄奇

其五

稜稜飛翰度遙空蚓走蛇行未許同寒影千江皆做
樣平沙無畫不藏鋒誰家譜曲調琴韻有客題箋寄
筆工鳥跡自來雲外寫人間雞鷺任爭雄

其六

洗開碧落當鴉青幾幅狂臨勢不停漢使書回人未
老張顛草罷酒初醒小酬月露風雲句大註蟲魚草
木經秦火當年空肆虐惟君天外自冥冥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十六

桃花

春風無處不芳菲錦樹嫣然小苑西古幹隱留梅落
在穠華誤與李名齊影勾碧水魚兒醉香盪紅塵燕
子迷竟可此中忘漢魏避人何必武陵谿

芍藥

誰種花王領衆芳風流此日屬維揚雲裁異瓣千般
錦霧捲檀心一樣黃綺閣披時渾是回雕闌倚處并
疑粧將離未許輕持贈不是佳人詎易當

海棠

花品神仙夙所推春光占斷獨推奇玉顏得酒朝生
頰翠袖籠紗紅映肌向日茸茸嬌欲語含烟渺渺恹
難支當年杜老應神醉不是相逢不賦詩

梨花

蟲樹枝高茁朵繁皎如香雪照晴園輕嫌柳絮太無
力艷比梅花不借溫院落月來清入夢軟聽人散悄
傷魂却愁寒食須臾過風雨黃昏深閉門

茶蘼

花事闌珊春欲徂獨憑高架吐芳腹昭陽妃子蘭爲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十七

澤姑射仙人雪瑩膚着刺似將防鳥攫袖條疑欲借
風扶好尋許下飛英會密坐深盃未可孤

蓮花

玉面妖嬌翠袖長凌波嫩嫩試新粧如君自合冰壺
貯於世何須金屋藏日麗迴塘微歛態風過別院細
聞香濺溪去後知音少寂寞誰並楚客芳

石榴花

安石移來自漢年獨將火德應時宜朱房范露香何
細錦辭烘雲艷欲然直與芙蓉爭妍好生憎楊柳太

輕便他時認取珠璣腹可但穠華衆所憐

木芙蓉 一名拒霜紅

開遲曾不怨東風冷艷寒香自作策字以拒霜良不
媿種之臨水若爲容蕭疎雅與幽人稱窮窳惟應靜
女同紅杏碧桃何意緒栽培底事藉春工

桂花

井梧綠影欲全刪秋意偏矜蠟燈間金粟如來呈色
相藥珠仙子謫塵寰聞香客自風前悟招隱人從天
外還我亦冷然霜露際錯疑蟾窟得躋攀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十八

紫薇花

一名百日紅一名怕曬花

先秋吐艷後秋殘占得園林歲月寬照地垂垂紅結
綬臨風嫋嫋氣吹蘭柔膚深怯麻姑爪麗質偏禁青
女寒莫歎山齋相對晚絲綸閣下舊曾看

水仙花

仙子何時現幻身凌波微步皎無塵分將蘭韻香遲
暮借得梅青共早春翠帶低牽瑤佩影檀心細嚙玉
壺津人間凡艷誰堪並待擬思王賦洛神

梅花

自是烟霞物外姿開時曾不與春期寒香合道能傾
國高格非綠淡掃眉月瀉一團鴻漸水冰攢千褶親
姑肌何如唐相清便賦遺却文章映日時

紅梅 有引

紅梅之間多在正二月內而余山園一樹獨
與玉梅同時作花真寒齋中奇玩也幾欲作
詩記之而興會不值蓋紙伸而筆闕者屢矣
家仲秀子忽携得玉色唐魏子明府紅梅詩
八首見示余讀而擊節因次韻和之亦得八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九

首顧梅之時不同而詩之指遂不得不異且
終未免珠玉在前之慙也因并錄寄唐君以
博巡檐一笑

百卉韜芳避朔吹山園殊艷獨遺茲豈緣冰質難諧
俗又染鉛華別示奇破凍幸無桃李妒先春願惹蝶
蜂疑於今略識東風而不遣閒愁入鬢絲

其二

別有纖穠美且都不須雪玉炫肌膚折來已失山茶
麗看去翻憎水竹枯風自無端生暈額月猶有影寫

清麗花光粉本何曾似且做黃筌沒骨圖

其三

何必玉容對玉卮倩粧竟耐曉風吹豈知化蝶人多
夢不道啼鵲血染枝栽錦久虛江上信塗黃欲笑酒
家姬只愁迷得漁郎眼錯認仙源得路時

其四

羅浮幽夢已茫茫異采驚看照屋梁入夜霜酣全斂
色閒簾風動細聞香佳人見客羞無那高士逃名醉
不妨却笑紛紛桃與杏只將艷冶待春芳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十

其五

一枝橫出倍堪憐映日蒸霞愈覺鮮才子夢中朱鳥
集王係江上錦衣旋頗疑野鶴難爲脰不與桃花共
記年和靖但傳疎影句未知綺語落誰邊

其六

脂得朱霜發異姿相看不啻百朋貽光分太乙杖頭
火痕印楊妃口角脂雪虐那能埋艷質月昏翻擬對
朝曦天然點破玄冥色隋苑徒勞剪綠爲

其七

漱澗寒芳照酒盃主人幽抱一時開筵前影與燈爭
酸竹外香隨塵暗來似我丹心堪作伴爲君青眼又
奚猜只看風度驚殊絕不待調羹始見才

其八 子美有江縣紅梅已放春句

羌管吹回黍谷寒遊騎幾爲駐征鞍日雨世外烟霞
骨莫作塵中綺麗看春亦何心爭粉黛客猶有句憂
琅玕謾云江縣雷題後無復人登杜老壇

前題次三弟勿公韵 嶠山有絳雪

竹間璀璨見新枝未許西湖處士知紫府竊將丹換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骨嶸山吹得雪凝脂海棠麗矣香輸却玉藥清些
遜之詩客莫徒矜異采調羹尚有子能奇

前題次大姪肇敏韵 瓊赤玉也

羅浮大庾兩茫茫不謂寒枝逞麗粧素女真如瓊作
佩天孫自愛錦爲裳夢回紙帳驚殊艷影對銀缸吐
暗香從此春光宜洩盡千紅萬紫任呈芳

觀音蓮 花白色多瓣而大一名佛座蓮

補陀老人跌坐處花亦知名自古今不染淤泥成淨
業已從水月印禪心綠房暗結菩提果碧沼遙通簪

荷林色界會歸空界住西來妙義正堪尋

楊妃菊 花色粉紅千瓣枝葉細小嬌媚有態一
名醉楊妃

紅顏已向馬蒐盡姓氏猶存籬下枝豈有貞心持晚
節尚憑妖艷聞寒吹雲烘花萼醺時面雨沐霓裳舞
後飢珍重亭前防野鹿清平擬續謫仙詞

七姊妹花 花粉紅色狀類薔薇

七姬清夢斷黃梁誰返芳魂入艷粧楊氏諸姨爭轂
路趙家雙姊在昭陽駢枝向日分千態並蒂迎風共
一香便擬息心從此老溫柔原勝白雲鄉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竹

王猷逸興未全闌繞徑猶存玉數竿晉魏人應塵外
住瀟湘秋向座中看清惟自信虛而直高亦何妨瘦
與寒寂寞山齋無一事課童分日報平安

過南陽吊江省菴先生 先生字宛
卒于官

寒烟衰艸暗荒闌古驛停驂吊故人鵬息正期離冥
渤鵬飛何事止承塵空將舊政詢遺老孰把高名付
史臣愁絕西州城下路羊曇無那淚霑巾

其二

心傷此地復經過更值秋深感倍多風雅當年人若
在采尊此日興如何可憐舊署還明月太息遺踪等
逝波欲薦束芻吟望久雉衡煙景恨難磨

哭江省菴先生 謝天育同邑人

玉樹摧殘龍劍沉風流何處更追尋高才不入承明
直難志唯留宛署吟

公李宛時有宛吟

兩世通家叨孔李百

年遺勸在人琴鍾期已矣誰同調山自高高水自深

感慨交深爰得三作之一

詩集

卷之五

七言律

三

北風蕭瑟客衣單舊署曾經感百端兵革廿年粗解
散烟花千里尚凋殘天連巫峽雲嘗暗地接瀟湘水
易寒王粲故樓今在否憑高我欲望長安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著

男

蘭慶介繁芳慶聯發

編輯

弟曰 贊幼公 較

姪

宣慶所發肯堂肇敬長慶慕我

同閱

序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四川鄉試錄序

廣信府志序

貴溪縣志序

弋陽縣志序

興安縣志序

文集

目錄

重修族譜序

王報菴詩集序

鄭鴻雲詩序

袁孟巖詩序

劉五草詩序

周以木詩序

陶堯生詩序

魯小秦詩序

朱西長詩序

梅清老詩序

徐一子詩序

袁秀子兄詩序

樞菴詩序

非非草序

尤汝厚詩序

宋山翁詩小序

祝山公詩小序

沈友聖詩小序

周光仲詩小序

文集

目錄

管木子制藝序

江水佩制藝序

汪五幾制藝序

彙征會業序

自刻文集序

自刻制藝序

燕邸草自序

梅墩談贖自序

柳塘靜中業自序

重修玉泉山志序

漢上人語錄小引

贈山人田脩序

贈江陵胡若愚序

王敬哉先生壽序

郭邑侯壽序

應孺人壽序

文集七卷目錄

記

重修貴溪縣儒學碑記

文集

目錄

重建天王寺碑記

遊釣臺記

醉書齋記

一杯亭讌集記

荆關樵事記

鶴夢軒小記

軍陽山記

東山巖記

西山寺記

蓮塘寺小記

舟中系記

水利雜記

文集八卷目錄

傳

姜處士傳

伏靈傳

百益君傳

九英傳

敬元傳

文集

目錄

贊

張處士小傳

贊

觀音像贊

送子觀音贊

折蘆達摩圖贊

呂祖像贊

又

關夫子像贊

范蠡歸湖圖贊

四皓應聘圖贊

東方朔偷桃圖贊

陳搏大睡圖贊

又

米南宮拜石圖贊

赤壁遊

鄭鴻雪像贊

葛老人像贊

撫琴圖贊

羅約齋先生像贊

疏文說

文集

目錄

五

重建龍山觀音堂疏

重修金華山寺疏

重修邑西馬埠疏

告過客文

代徐逸菴先生作

醫說

仙人城說

文集九卷目錄

書啓小札

與撫院董公上漕議書

與韓糧道書

謝撫院道公書

與鄧衛玉書

與陳元公書二通

與嵩山次齋大師書二通

答川湖總督蔡仁菴啓

答袁孟巖

與胡若愚

示三弟

勉子

文集

目錄

六

示弟姪

示諸弟姪

文集十卷目錄

祭文

祭王鶴山先生文

祭于山白先生文

祭侍御居實兄文

祭熊鍾陵先生文

議

潛議

蔡潛別集十一卷

梅墩談牘十二卷

鄭靜菴先生文集目錄終

文集

目錄

七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四川鄉試錄序

壬子秋天下復當論秀於鄉

皇上俞禮臣請 命臣日奎副戶部郎臣王士禎往典

蜀試伏念臣江右鄙士學識迂疎迭蒙

兩朝恩遇起家翰林改官水部入仕已近十年無能効

涓埃之報復承茲 寵命深懼隕越以爲 盛典羞

文集

卷之六 序

俯竭庸愚幸而竣事臣循例得綴言簡末臣聞化之隆也候於遠而治之降也候於近周文王豈弟作人而汝濱江沱之間雖田野武夫皆干城腹心之選逮其季也則溱洧之地密邇王畿而士人佻闖城闕歌矣故詩人本王道之興廢而免置子衿並列於風豈非以遠近爲候與今巴蜀孤懸天末介處蕃隅陸則限以飛棧懸崖水則拒以驚濤急峽其去、畿甸爲最遠矣迺自秦時通中國以來人文蔚起斐然與上國爭衡若揚馬之騷賦陳李之歌詩姑無論至忠直

如張陵范鎮劉光祖若而人功業如陳堯叟張浚虞

允文若而人理學如張栻魏了翁若而人文章節行

如蘇易簡蘇洵父子若而人後先相望焜耀丹青始

不一而足夫今古非異地也所謂候諸遠者其在是

乎鼎革之際慘催兵燹千里榛蕪蜀之人文非舊觀

矣逮 王師底定九郡嚮風其得脫桴鼓之警而修

俎豆之業者且二十餘年我

皇上懋建中和誕敷禮樂蜀士之得與賢書亦于茲四

舉矣則人文之化極于否而受以泰鬱於昨而盛於

文集

卷之六 序

二

今有不然與是以臣自入闈以至撒棘與分校諸臣矢公矢慎始則寬以收之繼則嚴以覈之雖復瑕疵間見未能醇備悉登然寧樸無華寧正無詭蓋風氣已駸駸日上矣豈非

皇上文德之矢有以致之而然與說者謂文王國於岐

豐而江沱汝濱正直其南故詩之以二南冠十五國

也謂王化自北而南也今 京師古幽薊地也當中國

民維而蜀當坤兌維形勢對峙亦直其南攷之漢

初五星聚於井嗣是而大儒迭興出六籍於秦火之

餘而燦然大備寔應其占夫井亦蜀分也又海內名
山三百支山三千其中條與南條者皆以峩眉爲
祖而江長於四瀆橫亘坤軸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
而實發源於岷山夫峨岷又皆蜀地也天地之氣呼
吸相通實與人事爲符應由此觀之其不以蜀之盛
爲天下文明之候而僅係之一方之通塞也可乎今
諸士固不啻免置野人之儔也旣已貢之

王庭矣豈無環瑋特達之英足以當干城腹心之選以
上不負我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皇上而下不負臣等者乎則後世頌作人之化其必以
巴蜀爲二南矣雖然臣亦何能無懼蓋臣之奉 功
令以取士者文也而諸士之挾蓄積而應臣者亦以
文也而 國家之所以期而責之者固不止於此矣
異時者諸士釋褐而出則自公卿庶尹以逮百執事
自左右侍從以及封疆郡縣皆爲諸士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之地將入則黼黻

皇猷而堯舜吾

君出則霖雨蒼赤而堯舜吾民夫豈異人事是其任何

重而道何遠耶 國家以數十年養之而臣以一日
求之 國家以數十年之名業期之而臣以三辰之
文字決之則臣隕越之懼亦何時而可釋也夫

文集

卷之六 序

四

廣信府志序

今天子恭膺景運誕敷禮樂薄海內外莫不享王文教所訖固已陋唐而越漢矣歲在壬子禮臣特奉

綸音下所司徵集十五國郡邑圖籍上之中秘將編緝成書用志

鴻烈甚盛典也

臺檄至信則我郡大夫

易菴高公政成之五年矣公起山左文學之邦擅江都經術之望載佐名郡聲績爛然逮承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簡命以守我信也清修益勵惠澤益弘爲置之古樊黃召杜中不知當在何等乃今觀於公之修吾信志也愈以知公之爲治固非苟然已也何也蓋比者志之修也大約以例矣奉令而舉刻期而成旣以世遠言湮遂復因陋就簡抑知今之志卽古之史乎古者王朝列國之史皆謂之志晉狼臯曰周志有之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註曰若鄭書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故郡史名志從古也自分史與志之名而體遂微異於是史詳大志詳小史取

志取義恕至若備典故覈名實昭已往之蹟以垂將來之鑒道固同也然則志豈易言乎哉公鈴閣清暇

左圖右書未嘗去手其於歷朝之典制寰宇之情形蓋究心非一日矣旣承檄卽下之所部七邑要以自

月程以規條曾幾何時以次報竣乃設館局召名彥訪故耆求遺書旣綱舉而目張復句櫛而字比而公

尤兢兢乎慎言之也本生平之蘊蓄殫夙夜之勤渠復取諸本而一一折衷之所未載者補其訛漏所宜

采者廣其見聞文無可據則闕疑以待事有足述必

文集

卷之六 序

六

徵信以傳自冬徂春凡三閱月而一方信史燦然備焉人但詫公告成之敏也抑知公之留意於是也固非旦夕之故乎昔朱考亭一代大儒也凡蒞官之地先必修志夫豈僅爲是備紀載侈觀美已乎蓋欲使一方事蹟可考而知一披卷而政教得失風化升降百王之運會出其中山川輿絡英哲瑰琦千古之文獻出其中且理學事功文章節義萬物挺直之本原出其中由是古有所稽今有所驗政有所資俗有所考以爲因革損益之地以爲教戒勸懲之機豈於

乎賴顧不重與夫乃知公之不苟於志吾信也亦猶
之不苟於治吾信焉已矣編纂既訖余受而讀之相
其體簡而嚴事詳而核指深而遙詞質而達正而不
詭視之禹貢周官似未多讓用是上之輶軒陳之太
史以對揚

上休以昭示來許猗歟盛矣比者余以使蜀之役未獲
載筆以從而稽公政成游刃適觀厥成仰何幸焉今
而後望靈山之崔巍撫葛流之洋洋凡官于斯產于
斯與夫流寓於斯睹斯志也知罔不鼓舞興起以求

文集

卷之六

七

無負我公著述之意也夫是爲序

貴溪縣志序

攷之周官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此卽後代郡
邑志之所由昉也貴溪之收鎮爲縣也在唐永泰初
前此分隸他郡轉徙不常事蹟殆無可攷然自置縣
以逮今茲垂及千年其間志之修也不知凡幾乃余
觀舊志爲參之唐暨五代宋元正史與有明諸紀錄
及御覽廣記玉海諸碑官未嘗不歎其記載之多疎
也間爲摭摭遺事可得百數十條如落星之石潛龍
之浦當補志山川王德之平王宗石蕭振之辦軍饌

文集

卷之六

八

而辭俘職賞也當補志名宦耿壽之之奕世忠義許
懋禮之讓封庶兄周金趙念八之保孤當補志人物
馬政之更張漕運屯丁之利害損益當補志賦役柳
宗元贈武陵之詩宋昭序亦山之集當補志藝文孫
夫人之行化張玉蘭之產經潘守玄之剪紅英當補
志仙釋鄭天民張嗣德吳霞所之工繪事當補志方
技謝枋得之母佳氏當補志刻女太清肇二儀刀明
堂鬱壘當補志物產凡此之類正難枚舉而皆散佚
不錄何耶吾邑名儒才士蟬聯鵲起代不乏人著述

如林言滿天下乃竟鮮及此者無惑乎宋家坤翁之序昭武志以爲樂子正記寰宇晏元獻著典要亦既舉天下郡國之綱而反不用情州閭發揮宗國之盛爲可怪也然則前聞之散佚固非官府事抑亦鄉士大夫之責矣今

天子混一車書東西朔南咸尊王路唐虞三代茂以加茲旣

俞閣臣請章下所司徵集四方圖籍上之史館將勒成

一書以紀其盛 臺檄下日正我 邑侯用章畢公

文集

卷之六 序

九

蒞政朞月報可之辰也 公起簪纓世家文章經術淵源有自才名久空冀北識者方以館閣期之乃借牛刀就小試固宜恢恢乎游刃有餘今觀 公修志之役而益信 公之治行之速誠不待三載考績時也何也志固史之類也而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昔江文通嘗言之矣故志分野占候天道也志疆域形勝城郭社稷建置沿革地利也志官師學校選舉賦役人物風俗食貨人事也上之軍國之典制下之閭閻之瑣屑莫不畢具所以考古今變遷之變而裁其

相之道出焉顧不重與自 公承檄卽開局分曹徵

文考獻發凡起例按部選詞罔不集之以衆思而裁之於獨斷時未數旬遂煥然得成書焉雖分任其事者未能大副 公意而 公於鳴琴之暇尤手自校定慎以出之一事必覈其始終一言必稽其當否於是志也不綦勤乎故吾於其經營之斂也可以見才於其裁斷之精也可以見識至若寓教戒于扶獎之中寄忠愛於序論之內其備而無失者旣足副

富宁觀風問俗之懷其闕而有待者又足開來哲踵

文集

卷之六 序

十

事增華之美此其用心爲何如者乎以史才之難而公優爲之若此又何有於百里之繁根錯節耶政事文學雅有兼長推斯志也卽以之宰天下可也此者余方以使事留滯楚蜀間未獲一 筆墨之役今乃得樂觀厥成且以覘石渠天祿之望必有所屬焉先生將自此升矣雖然昭垂典訓以與爲風厲者官師之責也網羅舊文以與爲紹述者賢哲之事也邑之士大夫觀斯志也可以興矣

弋陽縣志序

弋古望邑也其山則有圭峰寶峰仙城緒亭諸奇其水則爲葛溪之紆折而秀駛其俗則土物愛而心臧其人物則在宋爲陳魯公之勲德謝疊山之忠節在明爲李中丞父子之按撫豫浙汪文莊兄弟之力爭大禮皆如金鐵星斗焜耀丹青而其間或出或處樹駿流鴻斐然當代者猶指不勝屈邑舊有志譜之詳矣兵燹後風景文物已失舊觀而志亦殘缺零落幾不可考歲在甲辰蔡菴陶侯以浙右名士來宰茲土

文集

卷之六 序

七

勞心補苴加意噢咻生聚教訓十年於茲不第仁聲善政銘在人心卽一切廢墜無不構舉如建學宮築松堤尤爲育民興材之大者於時風清惠浹民和年豐則壤有經人才輩出提封百里如在春臺可謂和樂者乎侯旣以文章經術緣飾吏治治已成矣而猶念邑乘之散佚力謀新之彷彿司馬公著通鑑令諸人先治長編之義凡山川土田官師兵衛人物風俗建置沿革之屬莫不下詢羣議而躬總厥成一言必衷其當一事必稽其全凡敦易稿而後受之梓人殆兢

兢乎慎言之矣書甫成而

兩臺徵誌之檄適至蓋是時

天子緝熙大業惟懷永圖

允大臣請章下各省會博收地方圖籍將倣勝國永樂時一統誌例彙輯成書以紀一道同風之治甚盛典也而侯志之成也適際其會吾於是重有感焉夫誌固史之類也史家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而余謂主之以心心專則考核確心公則是非明而尤須慎以出之始克告無憾於天下後世余昔嘗備員史館而知其難矣今侯之修是誌也其經營之裕且速可以見才其搜據之博且審可以見學其貴羽翼治化而不貴瑰琦絕俗也可以見識若乃勸懲教戒盛衰損益悠然之感時見於楮墨行間則皆侯之心爲之也是侯固卽以治是邑者修邑之誌也綜政教爲一書合文學政事爲一人用以敷

文明之治而成

昭代不刊之典於是乎兆之固不僅爲一邑發山川之奇氣而闡潛德之幽光已也志成日屬余以使事過

文集

卷之六 序

七

里校修六君子馳書告余因爲書其端以復之

文集

卷之六 序

七

興安縣志序

信屬邑凡七而興之建也在明嘉靖中獨爲最後邑
舊有志然記載草草或失之蕪或失之略繁簡失指
無當大觀又代值鼎革經兵火之焚蕩歷風雨虫鼠
之侵蝕而版冊遂無完幅百餘年間事蹟荒略幾同
於三古而莫之可考矣邑侯百一劉公以燕山豪雋
夙負才名承

天子

命以宰是邑起戎蒼赤於兵燹賦劇之餘以長養

之教訓之故下車未幾而風清惠浹上恬民熙語所

文集

卷之六 序

七

謂藉而可置其然乎侯復憫邑乘之殘缺思以纂修
爲已任而徵志之

臺檄適至於是乎經營伊始焉載籍可稽也則徵之
文故老猶存也則考之獻更取舊志之繁者刪之闕
者補之慮其賈也則虛衷審寔以要於當慮其偏也
則據事取義以歸於公曾未逾月而書遂告成於是
乎星野之占風雨露雷之變山川雲物城郭宮室之
勝官師兵衛禮樂賦役之司人文之盛衰風俗之升
降以及詞章之藻麗草木虫魚之情狀與夫仙釋神

鬼靈奇怪幻一切可喜可愕之事莫不部分條注綱
舉日張一邑之觀粲然大備猗與休哉然余嘗聞之
矣政澤一世教澤百年則侯之於是役也豈僅以備
典故已乎夫邑之有志猶

國之有史鑒已往垂將來蓋勸戒之理存而裁成輔相
之道亦由之以出是治典教典合爲一書始不特爲
爲一方一時計而直爲天下後世計也既詳而可考
亦信而有徵於以上誌

昭代一道同風之盛而下開來哲因地制宜之休非甚

文集

卷之六 序

十五

盛舉哉然後知侯之加惠吾興者正深且遠也夫枳
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由此觀之岑山葛
水區區一邑間足以留滯我侯乎志之成也家仲秀
子襄助之力居多然非侯之虛懷集思不及此因併
反之足爲序

重修族譜序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胙土而命之氏此姓氏之所自
來而族譜之所由始也桓君山云太史公三代世表
旁行斜上並號周譜故劉知幾謂譜之各起于周氏
周道尚德而親親重其然乎厥後歐陽氏族譜本年
表蘇氏族譜按禮圖要皆以之紀世系別昭穆使人
知夫支派雖殊而本源出于一也吾族始自姬姓發
源頗遠渡江以迄遷貴獨我松洋本祖爲諸族之大
宗簪級實甲吾里而子姓蕃衍我族較他支尤繁唯

文集

卷之六 序

又十五

繁故散散而思有以聚之非譜曷恃語云三世不修
譜者謂之不孝吾族自亦山公編輯之後譜之不修
者十有餘世則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尚忍言哉奎也
夙心欲舉王事未遑請假歸里因與臨伯叔師暨諸
弟侄慨然傷之以吾先世之崇階高第相望文章政
蹟相繼芝綸鳳綍相承載在郡志薦紳先生皆能言
之而家乘尚闕後嗣何觀是今日之責也乃合族衆
而亟爲修輯序其本支彙集而編次之枝分幹貫綱
舉目張其仕者則勒其爵秩勛猷其處者則銘其儒

素行誼繫別房者雖貴不錄隸吾族者無位必書上
自列祖下逮孫枝按譜而稽之固井井其不紊也王
程告殂未及授梓繕寫成帙題曰周山族譜後有孝
慈踵而修之得以攷焉嗚乎譜立而後睦族之道成
睦族之道成而後孝敬之行著孝敬之行既著仁讓
慈愛之風得不由是而興乎抑猶有望焉方正學曰
爲常人之子孫易爲各人之子孫難凡我族姓當思
祖宗德澤之流傳何以尊仰師墓至今而不忘則後
之欲自樹立者詩書禮樂之風何以彌久而克紹庶
幾無忝各人之子孫爲能繼述以有成也予以之自
驚願與同族交驚之

文集

卷之六 序

連又十五

王報菴詩序 號文南

天下而無詩也則能詩者之過也抑非能詩者之過
能詩而各爲其詩則詩存能詩而共爲一詩則詩亡
也何也詩以道性情者也取性情之業以摹倣衣冠
附和聲氣尚得謂詩乎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世知
仰之至其詩或不與之埒姑此豈知昌黎者哉夫唐
詩至元和間風稍頽矣自長慶之體盛行天下靡然
向風以其輕逸趨於流便幾於千手一律衆口同聲
昌黎有憂焉欲力起振之故其詩嘗以曲詰艱與爭
奇稍與文別夫豈好異哉且夫昌黎所推服無如李
杜而昌黎固不爲李杜之詩也同時爲昌黎所推服
者若郊若島若全若賀又皆不爲昌黎之詩者也亦
可以知其意指所在矣予嘗持此以論詩而今乃得
王子報菴以少年魁勝國庚午楚闈旣因喪亂遂棄
功名不事閉門著述蓋才名三十年乃世鮮有識其
詩者報菴攜以示余余讀而快之意當報菴學詩之
始正濟南竟陵分派爭鳴之時也天下之言不歸齊
則歸楚學者得其幾膏腴馥皆爭勝詞壇而報菴獨

文集

卷之六 序

文

夷然不之屑意致已高人數等矣今相其詩皆避熟就生避寔就虛避膚巧新穎之近而就樸拙幽奧之古即不無偏駁離奇要之冥搜高寄不肯一字猶人其性情皆所自有者豈不成其爲報菴之詩哉且古今人物詩文與其從同而僞何如獨往而真徐偃之王定遜和文之霸琴張諸子之狂獦遠過鄉愿之行亦夫人而辨之矣又何疑於詩昌黎不言乎文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故雖郊寒島瘦賀奇全辭皆得各有其千古今報菴但自爲報菴之詩

文集

卷之六 序

七

而我所欲傳誰能廢者昌黎復起不易吾言矣

鄭鴻雪詩序

韓師濂

歲甲辰西氛未靖環寇之師數十萬皆集於荆更番進攻營屯亘百里而戎馬相屬於道一時輿糧芻茭之費計億萬餘調發丁男徵集舟車水輪陸輓所在騁騷吏斯土者日竭蹶從事猶不遑給嗟夫荆之苦兵久矣彼值水旱歲告室鮮蓋藏民力竭矣可若何余以權關駐斯地閒署也然耳目所及憂來填胸欲如昌黎所云玩而忘之以文辭而無從也今學博鴻雪以是集呈噫不猶夫逃空虛者之聞人足音乎於

文集

卷之六 序

七

時庭寂無人山鳥下窺鄭子展讀之餘或冥然思或瞿然動色或悠然吟諷之不輟或駭然驚叫而遶牀狂走家人之瞰於垣者踵相接竊訝其若此此豈鄭子之好奇哉蓋凡詩文之至者皆作者之性情才詣鬱爲聲光流注紙上森森然熠熠然使讀者遇之而形神膚理爲之一變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矣今鴻雪之詩既多且旨蒼秀好自成一家每一披拂間卽如入名山遇異人覺耳目無主而皆浩乎有得又何抑鬱無端之感不可忘乎昔少陵聞蘇渙新詩以其

詞句動人猶賦詩入韻記異今余於鴻雪傾倒者至矣安可無一言志之雖然余更有進焉今兵事雖殷而寇鋒已挫計盡定尅捷旦晚聞事耳鴻雪尚爲余預擬聖德詩一篇饒歌鼓吹曲十數首如昌黎柳州諸製埃經營告成之日以揚挖武功不更大愉快者乎因書此以報鴻雪鴻雪其必有以慰我

文集

卷之六 序

九

袁孟巖詩集序

余愛竹興不減子猷所居必植嘗謂卉木中有蘭幽人也菊逸士也梅韻客也松柏有守君子也而竹兼之若是則余之愛之也固宜荆署中舊無竹友人呂大呂蒞任日始植之余受代後復增數本閱月蒼翠踰往時每公暇卽移繩牀就之或撫琴相對或理香茗靜與之娛或手南華一篇卧誦其下如是者無虛日一日者僮子忽以袁秀才詩呈予卽爲展向此君讀之彷彿間幽香寒色咄咄逼人噫嘻其竹爲之耶其袁子詩爲之耶始未可辨抑袁子涸荆之幽人也逸士韻客也年七十矣志節風度老而不衰又有守君子也宜其詩條然塵外大有竹意袁子始此君化身耶不則胸中亦有渭川千畝耶余稚事瓜期迫矣每恨輕裝就道時不能挾此君偕行今得袁子詩貯行笈中卽可當文先生墨竹一幅他時旅次或風或雨或烟霜之晨雪月之夕時一展讀當移我情恍兮惚兮今有所謂風致珊珊宛在其前者爲袁子耶此君耶是耶非耶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十

劉五草詩序

今天下競言詩矣顧自有明嘉隆以來濟南一派盛行於時學之者至貌襲古人專工浮響然從風而靡者猶閱數世自袁中郎出始矯然立異力起而排之繼復有鍾伯敬譚友夏亦冥心孤遼自起流派若與之對壘而軍焉夫是數子者皆楚人也自數子之書出而王李流風稍稍不振蓋其才既足以自樹而識與議復有以濟之以故隻立單行無所疑沮天下以是亦翕然一變然矯時之所競而挽其必趨勢不能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無過正之弊故以公安之風趣而或流於佻宕以竟陵之清真而或失之尖薄識者不無遺憾焉然則詩之難言固如是也江陵劉子五草以能詩名予聞之竊謂楚人好立異是又將於公安竟陵外自勦宗風者已而讀其詩乃始廢然服色然喜以爲正始之音猶有存焉爾也何也詩性情之業也以自然爲宗以溫柔敦厚爲指故偏至之弊與浮厲之弊直相等耳△劉子能本乎性情佐以才詣而神明軌度之間復擬議以成其變化初不謂偏至之言也而調高響逸

風發韻流皆粹然一出於正苟如是是亦足矣夫楚風雖不入三百篇然離騷一書實千古詞賦之冠至漢魏以還集詩家之大成者舉以歸少陵一野老由是觀之風雅一道在楚人自有嫡系也世代雖遙音徽未邈劉子以其高明之質發爲有韻之言方且進而登屈氏之堂窺杜陵之室以維大雅以挽頽波所謂正始之音舍是安往又何必子子然立異排同而後爲楚人樹赤幟哉然則讀劉子之詩者亦可以知所正矣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周以木詩序

高臨沂署中得交周子以木歡如舊好於時官舍塵清客無俗事臨風對月惟日與諸子課詩爲娛樂每當分韻聯吟周子詩輒先就相其英姿秀發光氣熊熊直如龍阿出匣以穎射人雖華陰之土未拭已望而知爲利器况磨厲以須可易當其鋒哉既而周子悉傾篋中所作問序於余余謂周子年少負雋才意不僅以詩文見而詩之工已如此余又何以序周子詩竊以周子徐州人也徐州古彭城地憑山阻河引江淮控兗豫扼南北之會爲古經營天下者所必爭西楚以是故都之而陽山大澤又漢祖龍潛處也歌風之臺未圯戲馬之跡尚存周子生居其間俯仰憑弔必喟然想見當日英雄崛起王霸爭戰之槩應恨不獲身與其際一發洩胸中之奇乃僅從千載後壁古邇集託志篇章廣武一歎誰謂阮步兵非有心者然則周子行欲以功名自顯於盛世而余僅從有韻之言賞其神駿不亦陋乎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陶堯生詩序

余之於詩也嗜奇卽不能奇亦必不肯苟爲同而於論人詩也亦然蓋詩性情物也性情我所自有人云亦云我者亡矣竊怪今之言詩者於所習觀則共詡之引爲家派於所創見則羣議之指爲旁門一涉奇鮮不非且笑曰何不經也夫所謂不經者必其背理而逞裂程度而馳是則五行志所云詩妖耳非奇也若古人詩鮮不奇者黃虞時無論卽三百篇其最奇者如小戎七月東山大東皇矣公劉綿九章及商周諸頌其章法句法字法皆不從人間來可謂非經乎詩變而騷奇之奇矣又無論漢魏後詩一盛於唐再盛於明唐詩固多奇者而李長吉稱最鯨呿菴獬牛鬼蛇神杜牧之序之詳矣元和諸君子其能以長慶體黜之乎明詩稱奇者莫徐文長若然當文長時正歷下諸公繼北地而主壇坫之日旗鼓中原勢熾甚天下詞客皆奔走玉帛之不暇而卒不能奪山陰一壘卽微衷中耶傳之寧不得有其千古耶要之才人自命寧異無同不爲王也卽當霸必不肯作泗上小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諸侯仙才難矣鬼語亦可必不爲庸奴輩重儻耳鍾陵陶堯生奇士也文奇於人詩更奇於文其奧異獨造畦徑悉刊嘗不予人以易解既自位於昌谷天池間更不襲其狀貌而指趣要以三百篇離騷爲歸噫是真能奇者而或議其後者何邪雖然今爲堯生之杜牧之袁中郎者多矣又何恤乎衆人之言家兄長公嘗謂詩文若可一見卽識其佳者終非妙手張僧繇畫壁必使閤立本三過而後歎服詩文家當具此品余深以爲然今卽舉似堯生且願讀其詩者共有文集

卷之六

集

味乎斯言也

魯小秦遺集序

名望遠同邑人

嗚呼此亡友魯子小秦詩也猶憶小秦生平懷奇負氣重友誼敦然諾蓋古朱家季布者流少習制舉業屢試有司不得志棄去學兵法見天下亂乃結諸俠少從戎復不遇遂棄家走山西寄寓焉逮甲午果以武試魁晉闈戊戌成進士然小秦雖獲雋素骯髒不諧於俗貧困猶往時往來長安道上意鬱鬱不自得惟蜀人張曲山侍御雅重之因假館其家己亥予既第官京師始得相晤雖同里猶初識也而相得歡甚文集

卷之六

集

爾後遂數數來予寓中顧小秦貌癯而竦雖羈旅落拓而眉宇間嘗有將相氣每爲予談古今治亂之理及海內形勝邊關扼塞兵勢強弱虛寔之數與戰守攻取之略有如披褐翁捫虱抵掌時旁若無人予荒邱倦思輒爲之起喜爲詩詩固多佳者然當其牢騷感慨之際每以潦倒出之予雖服其豪爽而心不之善嘗私以語同年管子旗山曰小秦詩固佳然淒神寒魄意竟促甚昔東野窮長吉天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識者卽以其詩決之小秦將無類耶旗山頗

然予言明年小秦謁選得盱江中軍喜甚盱卽梓里也予笑調之曰昔者司馬持節返臨卽朱買臣持節歸會稽大丈夫不當如是乎小秦旣赴任與兵憲張公共契因益以功名自負二年中特盪寇山澤間功屢上幕府頗體素癯又積勞甚一疾遽不起嗚呼是可哀也已夫以小秦負文武才使天假之年得專制一面寄以千里保障之任其建豎必大可觀而竟止於是命也夫小秦無子嗣以姪一妻孀居貧甚而予以薄宦遠歸無能大賑其急所謂敦友誼重然諾者今何人哉予滋媿矣偶檢書笥得其詩刻一冊甫展卷爲泫然淚下乃歎向者謂旗山之言竟不幸而中也遂書此於其集首以志千古人之感云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朱西長詩序 名震東秀水人

朱子西長以詩名噪都下一時鉅公名流悉爲傾動皆折節下交余亦耳熟之久矣客冬始從友人魯子小秦座上得其北平遊一刻讀之見其沉鬱悲壯一往引人入勝乃蹶然起歎信名下無虛士也閱日小秦偕西長過余余因與燕香淪茗縱論詩文旁及古今人物治亂得失之數乃西長則掀髯劇談英鋒溢座往往得未曾有日暮始別去嗟乎以予觀於西長儒其心俠其行而英雄之氣復時露眉宇間負才若此亦何任不可得志於時而僅以詩名顯西長所志始亦遠矣十數年來惟挾其所學東遊吳會西踰嶠函南走閩粵北抵燕趙舉海內名山大川洞天福地通都鉅邑古塞窮邊幾幾乎足將遍之山川雲物之奇旣足蕩其靈胸而增其豪思以故發爲詩歌殊覺筆峰崢嶸墨汁淋漓莫不有海立山奔風雲吞吐之致昔燕公岳州文杜陵夔門詩才思大進論者謂得盱山之助今西長諸作將無同耶夫江山不改而古將相勲猷今復何在惟是文人才士俯仰憑弔臨風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得意之句嘗得獨有其千秋宜乎西長所志在此不在彼余少亦雅有逸志每欲登高臨流行吟嘯咏一效古作者所爲顧卒有志未逮今又以一官匏繫長安此事便廢回思嚮者山水清興直欲以卧遊了之晤對西長抑何殊玉山照人耶居無何而西長南旋詣余告別且復索余爲其詩序嗟乎子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前者小泰去爲作數日思今西長復欲歸則余寂茲甚余幾無以自慰又何以序西長詩然竊計西長此行也征途所次或臨風擊楫或倚月橫舟文集

文集

卷之六 序

无

梅清老詩序

宣城梅子別十年矣今始來長安中得握手道故歡可知也已而梅子出其詩集相訂余謂梅子固聖俞先生裔也昔歐公之序聖俞詩也曰詩必窮而後工也今欲序梅子詩亦即舉歐公之意廣之可乎余謂梅子詩不以窮始工始必人如梅子而後可以窮詩如梅子而後可以不窮也何也蓋古今來祇有庸福必無奇幅凡席榮處顯之輩天固優之或其人有不可窮者也無巖處奇士之行而一不得意必喪所守見之於行非卑則亢筆之於書非矯則誣若是者天固畏之矣今梅子骨骯髒而氣溫克雖旅遊落拓無怨尤色惟以山水文章自娛故發之爲詩皆風流蘊藉如見其人焉昔聖俞先生窮矣今君復然倘天之有意斯人乎故曰人如梅子而後可以窮雖然豈真天之必欲窮詩人也哉才與名爲天所惜故慧與福必不可兼從來王公貴人多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羈旅貧賤之士嘗得以其奇篇秀句流光楮牘間夫以一時之榮顯與天下後世之聲譽較所得又孰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多乎故窮矣或不能詩能詩矣或不工以爲窮天真窮之矣昔聖俞先生之窮也蜀嬖人得其詩皆繡之於錦直與白香山鷄林故事並傳可謂窮乎今梅子之詩居然宛陵家派海內能言之家爭賞慕之莫不知都官之有孫也如是雖羈遊拓落又何憾焉故曰詩如梅子而後可以不窮也

文集

卷之六 序

徐一子詩序

同邑徐一子於四五年前寄詩來京師問序於予予既讀且快已許爲之序今既歸不可無以報徐子也顧詩亦難言矣吾邑士風樸茂文人講習但務爲經濟有用之學故古文辭及制舉業多妙絕於時至有韻之言鮮攻之者二三十年中得及見者惟江省菴先生先生曉傳數刻金聲玉振颯颯乎大雅之音洵推英絕領袖此外惟叅戎魯小泰諸生畢飛倩張雲若山人張與祺陳松寄數人而已抑且篇章寥寥無

文集

卷之六 序

當大觀近從友人處見張次飛數詩幽搜冥寄思致迥別格信高矣似微與古遠要之次飛棄功名不事遜跡山澤雅志謝臯羽鄭所南一流人詩多借以紓其憤懣者耳由是以觀詩信難言哉今諸子大半淪沒惟次飛獨存又絕跡城市無從晤語而余不量力謬欲以此道自鳴於時德孤矣誰爲鄰者今得徐子相與左提右挈壯旗鼓之勢以戮力中原非厚幸乎顧詩則誠難言矣風雅之道本諸性情取之不竭挹之愈出雖自古絕學殊才往往今日所作明日輒欲

悔之故杜陵聖矣猶賡罷長吟白傳豪矣亦舊句時
改况其他耶今徐子以新穎之姿奮志詞壇鳴劍抵
掌慷慨思圖一當宜其詩英苾秀發乃爾今且爲徐
子援桴鼓立軍門一作其朝氣願徐子益淬厲其鋒
毋稍自限已且從壁上觀徐子持丈八矛橫行百萬
師中拔趙幟立漢幟爲吾邑諸文人作前茅焉不亦
快哉因書此報徐子徐子若曰次公醒亦狂則吾豈
敢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家秀子兄詩序

風雅未淹作者不知凡幾古今至邈傳人實亦無多
甚矣詩道難言抑以詞人多膺故標新領秀非不家
荆壁而戶靈蛇逮按義攷音猶是前糠粃而後瓦礫
王風蔓草大有拊心白雪陽春誰當獨步家仲秀子
兄翁慧種自昔至性過人南雲表秀上之神西江洪
弘通之蘊積學有報分香之樹早攀著書等身懸市
之金不易猶以無方之慧蔚爲有韻之言昔者梳苑
雄師信掃千軍之壘今也墨兵精騎頻摧五字之城
爲經爲史爲騷上下千年才嘗飲而歸法鍊詞鍊意
鍊格縱橫萬里語必出而驚人每當卽事摘文鮮不
閎中肆外言志則唾壺欲碎寄懷則秋水堪從贈貽
則黼黻瓊琚宛充筐實游覽則雲嵐魚鳥盡作詩奴
長篇春容短章簡貴譬遊崑圃所見盡屬奇珍如過
蘭亭相逢無非韻士香山社裏長慶之派自開杜老
集中李白之詩無敵庶幾英絕領袖砥柱波流者矣
余也系本一支幸風教淵源之不遠居分異地媿南
北族望之相當序則弟兄誼兼師友經史之觀摩共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驚琴尊之嘯詠嘗淹若乃嫁在姊先信是苟然豈曰
名高驃騎况復才非若敵詎出下策遽以火攻伯仁
每奉教言祇增歎服池塘春草靈運不資夢於惠連
茅舍繩樞韓泊敢肆譏於韓浦聊寫荒蕪之句以志
所歸庶附琬琰之章獲存不朽云爾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槎菴詩序

凡古今人物詩文之奇未有不生於激者也何也蓋
奇者對乎平而爲言者也不得其平斯奇矣又大易
陰陽之數有奇有偶不偶則奇奇者奇也以其不偶
發其不平於是進則爲孤臣退則爲怪士見之於行
多矯異環介之節筆之於書饒險仄幽渺之文所固
然已以余所聞僧槎菴者行跡隱僻大約如明革除
時雲門寺僧雪菴和尚之流斯亦奇矣已而從學博
鴻雪處得其詩藁而益奇其詩夫詩之奇者難言之

文集

卷之六 序

三

矣其盛於唐而三百年間稱奇者首李賀夫賀詩誠
奇然杜牧序謂是騷之苗裔何哉蓋屈子宗臣含忠
履潔竟以譏放稱不幸矣而賀以諸皇孫早慧毀於
爭名者不獲舉進士且官止太常奉禮不永其年其
不幸一也故賀卽不擬騷而悲憤之極筆墨無端又
安得不吐出心肝與九歌天問爭勝千古哉今槎菴
之詩全乎其爲賀者也其幽情憤思溢出紙上每從
清夜讀之如聞猿啼寒峽鬼嘯秋墳覺四壁森森欲
動至於百煉成字千煉成句蹶然揭然悉刊畦迥卽

所稱瓦棺篆鼎牛鬼蛇神亦何媿焉嗟乎豈得已哉
夫變幻滅沒雲之奇風激之也奔跳怒號水之奇石
激之也而況於人乎況於詩文乎故以其不偶之遇
發爲不平之鳴勢不出於奇不止故人之奇而爲雲
門寺僧雪菴和尚詩文之奇而爲楚詞爲長吉集要
皆有所激也至合二奇而一之若槎菴者夫亦重可
哀也已

文集

卷之六 序

尾

非非草序

非非草凡水李鶴義先生所著詩集也先生精禪理
而不敢謂之禪工詩律而不敢謂之詩因以非非顏
其集噫此非夫子自道也與哉謝靈運有言作佛必
須慧業文人此至論也然靈運之詩誠慧矣而尤以
心雜不爲遠公所許至斥之蓮社之外何哉然則詩
之與禪始不在語言文字間亦止求之於心耳心之
雜不雜固詩與禪離合之數也少陵詩聖也而特精
於禪其詩曰門求七祖禪 又曰余亦師粲可是於

文集

卷之六 序

尾

个中當有獨得者然少陵未嘗襲爲宗門一言而其
發之爲詩也悲歌慷慨激壯淋漓皆墮塵勞門中與
菩提路絕遠是其詩與禪始二之矣顧一時名縉流
如已公贊公文公及曼上人空諦禪師大覺高僧輩
皆引爲知己無所擬托豈非以其忠愛之情悲憫之
念實爲佛氏所深許與然則詩之與禪信當求之於
心而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先生爲西川名士一官拂
意值世變遂賦歸來此其胸無掛礙視靈運之躁競
也何啻雲壤至於因時寄詠遇物遣詞而其忠愛之

情悲憫之念皆拂拂然流注紙上亦復不減少陵世
有宗七祖而師榮可者其不以先生爲知言也哉然
則先生於詩與禪也誠二而一者也先生猶子受之
爲余及門士於其討俗也攜此見示且并乞弁言於
余余因序而歸之且以告天下之談禪於詩者其亦
可以知所就正也夫

文集

卷之六

三

尤厚汝詩小序 名宏祿江陵人

江陵尤子淵靜士也其詩亦甚似之其與雋異蘊藉
深厚有漢魏遺風非近時作者可及甲辰入秋後金
伏垂盡忽復燥熱炎熯逼人較甚於夏偃蹇一室中
汗流濡浹對食難食僮子頻理茗椀從事卒莫能禦
其饑偶檢案頭得尤子詩一帖急取讀之甫數首卽
覺涼生几簟秋思奄然如置身丘壑中而泉幽石靜
竹樹交陰清風徐來冷冷然善而煩燥忽爲之盡也
因思此道中亦有一炎氛毒熱境界則世所習尚肥
濃繁瑣諸文字是也其盡以尤子詩作玄氷光飛雪
散胎之乎乃知昔人忽吟佳句詩消暑遠勝前賢撒
愈風之語良非欺我讀竟快甚因援筆識其簡端

文集

卷之六

早

宋山睂詩小序

金陵宋君山睂以能詩名聞之夙矣過沂始挹其丰采心竊儀焉已而讀其近作十數章乃歎昔人謂文如其人於今思之益信也山睂人淡如菊風致軼塵故其詩雖遊覽贈貽諸什亦有空山雨雪獨立自悟之致以視世之餽飭爲工襞績爲巧者何啻霄壤詩以道性情不當如是耶或謂君歌咏甚富此特其一班耳余謂古今詩文至絕佳處與使人快服其多不若使人歎恨其少者爲能留有餘以據勝地若崔左

文集

卷之六 序

聖

司黃鶴樓一詩能折服青蓮使之閣筆使崔更無他作卽此五十六字便足千古奚以多爲雖然山睂之詩固多多益善者則請俟他日過白門時從君索酒盡讀之

祝山公詩小引 名昌河南固始人

余客吳有日矣旅思蕭森嘗思以山水陶寫之然亦祇虎丘獲再過耳他若靈巖之秀洞庭之奇每一念及輒欲褰裳又輒以雨止豈山靈憎俗客耶坐是寂寂日坐小樓中與繩牀茗椀相周旋而已友人祝山公忽函其近詩示余余喜亟發之閱未半覺一片幽情秀朗之致咄咄近人恍如登奇峰泛清流山川雲物溢胸袞袞爲怡然適曠然遠都忘其身任風雨旅舍中正不知較靈巖與洞庭孰勝耳昔伯牙從成連

文集

卷之六 序

聖

學琴海上見山林宵冥羣鳥悲號乃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不謂今得之山公之詩計旅囊中有此良不寂寞余固可以謝靈巖與洞庭矣

沈友聖詩小序

臨麟華亭人

余以謝病歸就醫者上旅舍蕭然日假寒茶鑪藥竈間寂如也雲間沈友聖別有年矣忽見過寒溫甫畢卽出近詩相質予喜甚爲力疾卒業焉徬恍間江濤風雨與予吟諷聲響豁相應不覺神怡慮澹有霍然欲起勢噫異矣昔有病瘧誦少陵詩而愈以今觀之不信然與况友聖詩抒自性靈妙契古法有清越而無幽胡知其折肱此道者久矣則以之盪邪累祛鬼魔也力固能之予疾非由天非由人藥不可治蓋與

文集

卷之六

序

四

周光仲詩小序 名敏華上饒人
余未知詩也而嗜詩并不知畫也而癖畫竊謂是二者事雖殊理則一也子瞻評摩詰謂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此豈僅於推敲點染處求形似哉周子光仲吾郡高士也雅擅二長顧余曩未得讀其詩也僅從友人處見所作山水數幅相其氣韻飛動神致澹遠始末廸所稱活筆而朱景真所評逸品乎以是益思其詩乃今始得讀之噫何其詩之似乃畫也空濛寂歷其人在焉攬名山大川之奇氣而以靈筆妙墨發之則哀之而上且將舉夙世辭客前身畫師之句爲摩詰所自况者以况君乎邨超聞此必不河漢余也

文集

卷之六

序

四

管木子制藝序

余與管子弗若訂交蓋在己亥計偕時也然前此已讀其文每歎爲沉博絕麗難爲繼矣今入臨汝并晤弗若嗣君木子氏相其英姿秀發頎然玉立竊爲弗若慶有子已而出其文相示則又清古靈奇空諸所有絕不襲爲弗若所爲文噫異矣父子之學以專家相嬗而父子之文又以羸出爲奇不亦勝乎顧木子年未及冠而所造已若此余乃笑謂弗若爲卿者亦難矣而弗若猶謂余當序之余未有以應也已而過

文集

卷之六 序

吳

城東訪右軍墨池遺跡乃爽然有感焉夫右軍書聖也而太令爲之子名竟與埒時人無能軒輊者謝太傅乃問太令曰卿書何如父對曰固當勝太傅曰外人殊不爾曰外人那得知夫較勝否於天性間太傅此問太令此對俱誤然不可謂其言之非也夫右軍書以靈和勝太令弗謂善也乃成其爲右軍太令書以神俊勝右軍弗謂善也乃成其爲太令顧使太令而必爲其父所爲亦斷不能有加於其父天下不以增其身價之高而反以議其家學之淺此豈太令所

敢出也乎則以爲勝之也不亦可乎至宋齊間論書者欲抑右軍於太令下而唐初人又欲詘太令於右軍下則以爲外人那得知信非外人所得知也今木子不襲爲廼父之文何以異此然予亦外人爾那得知卿父子而猶撫此說以復弗若則亦未免爲太傅之失言也已

文集

卷之六 序

吳

江水佩制藝序

名如環同邑人

從來以文章名世之士羣謂起於卑寒者難耳抑知起於世胄者尤難蓋門第卑寒即衆望不屬雖豪傑之士無待而與然其成也固震之不則亦相與安之已矣若世胄之子既以名賢達官爲之前天下見其處於氣勢之地而且淵源可恃也則望之也嘗殷而責之也嘗刻自非卓然有以自見於世幾何不隕厥聲聞乎要之此亦存乎其人而不可以概天下士江子水佩生吾邑世家尊甫省菴先生名下士也今以

文集

卷之六 序

七

壬辰副聞筮仕宛李治聲丕著其品望經濟行即入爲臺省名臣姑無論即以文章言之而先生時莠及古今辭久噪詞壇欲世其業難矣乃水佩甫髫年即饒於庠每試輒冠軍文譽籍甚其貌退然如不勝衣至其爲文也灝氣孤騫淵思百轉大有橫絕四海獨立千仞之概不亦盛乎丙申余入城讀書進謁先生始辱獎借因復與水佩訂交嗣是筆硯聯牀風雨無間每課藝皆先生點定之或余兩人互相評騭往往旌旗壁壘角立相當瑜亮之歎何必古人哉酉之役

余獲售而水佩竟見擯余過慰之水佩曰我輩俱不捷天下事始可憂今君旣爾文章已可憑矣遇之遲早數也蓋余兩人之相信者如此水佩今侍親宛署而余隨例公車幸成進士得讀中秘書計水佩聞之不益堅其自信之心乎已而水佩果從宛署走書賀余且緘其近篇相示噫此猶是兩年前筆墨聯牀之雅也乃余讀其文則風氣駸駸日上矣水佩年少余而所造已如此一第何足論玉堂清署余猶玷之况水佩也哉獨以水佩長自世胄乃能去所藉而護所起以大厭羣情而爲尊甫光卽擬之談之有遷彪之有固唐之蘇之有頤宋之蘇之有軾轍又何媿焉然則士之以文章名世者信存乎其人而時地之難易果不足慨也

文集

卷之六 序

八

汪五璣制藝序

各璣同邑人

丁酉之役余同學諸兄弟於出闈後人人意氣豪上皆自以爲大將也榜發獨余見收而諸子皆被斥噫看人變化能無感耶而汪子五璣爲甚蓋汪子之文幽搜險覓每一落筆皆人百思所不能到其神骨則孤峰峻壑其韻致則古琴寒松殆古孫樵劉蛻者流耶卽擬之近代名手亦在項水心章大力二先輩間人以是勸汪子改業汪子以質之鄭子鄭子曰惡是何言也夫文之奇若平才也遇之遲若早命也何改

文集

卷之六

序

爲卞璧之獻遭別者不屢乎亦終置之章華宮豐城古劍幽閔亦有年矣然光見斗間終必有張雷其人識而拔之者但慮無奇寶耳何慮無波斯胡耶往應之曰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而神志之所至氣必從之謂余不信則有項水心章大力二先達在

彙征會業序

文章有經世者有名世者有應世者至制舉業其體則誠應世者也顧余嘗謂才人命筆何所不可卽以經世名世之文作制舉業又誰曰不然一二十年間不知誰創爲墨體之說羣以庸陋爲高華以板滯模稜爲渾厚典雅以余視之庸陋甚矣彼且自命之曰此應世體而父兄以之教子弟以之學師友以之相切劘亦斤斤然奉之曰此應世體及其應世也失嘗浮於得語之則曰是有命焉嗟乎文章遇合之數使必盡爲其庸陋者始得收今猶不屑况曰有命豈命必使人盡爲庸陋之文始許之得收也哉余丙申春入城讀書與同學諸子爲彙征會則江省菴先生寔主之也余輩聯會後乃力爲復古之學以振之每所課藝皆排去墨體自出新義理則原本聖賢法則神明先輩要必以史漢諸大家之氣行之八比排偶中及文出羣詭異之然兩年中大小各試合郡邑人士鮮有能先於余輩者酉之役余獲售而諸子皆擯落或且擬曰若輩文信佳然非應世體其小戰則勝大

文集

卷之六

序

戰則蹶矣何疑嗟乎是役也鄭子之文卽不能上人
若謂其以庸陋見收也必不敢受今闡牘已出天下
當共見之矣且也以庸陋之文見擯則曰是有命焉
以英奇之文見擯則曰是文之咎也不亦謬哉羅隱
有言唐制進士科三百年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
者亦或非常之人陶翰亦言之才也者命在其中矣
屈也者伸在其中矣由是叅觀益可自信然則故步
必不可失耶鄭必不可學而豐池龍精光茫難掩定
當有望氣識拔者爲張華雷煥其人也夫會業刻成

文集

卷之六 序

至

遂書此弁其首以質之天下之言文者

自刻文集序

余幼習制舉業時卽喜爲古文辭友有見之者哂曰
孺子安用學此此宜成後事也蓋亦專其力于時文
余心感其言自念本非長才詎能兼善且旣從事科
名自當工逢時之技安用此爲遂謝去弗事而專其
力於時文然夙嗜難除每當操觚染翰輒欲以古文
法行之時文中顧旣已專其力於時文矣其於古文
字未免止以涉獵及之揣摩旣疎心手相格於此欲
合兩爲一若花之釀蜜金之就範水乳之交融旣不

文集

卷之六 序

至

旣時又全乎古不其難哉乃每一作出或且賞之謂
此真時文中古文以余自視不惟一無得而且兩失
也已而餽於庠舉於鄉旣且成進士原其所以致此
皆屬天幸固非闢文之時與古也然竊自幸今而後
時文之事已畢夫亦可專其力於古文矣獨是十餘
年來舉少年果銳方盈之朝氣半銷耗於時文中今
驟欲以強弩之末辭膏縞而就兕犀庸有得乎然夙
嗜難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遂稍稍復理舊業雖友
之以文字見屬者輒不辭亦或代捉刀焉乃每一作

出或且賞之謂此真今日古文以余自視則猶是嚮者作時文時之一無所得也蓋學鮮師承法皆臆斷雖當時作者如林嘗以拙性冷踪不能造門請益此何異夜郎王不知漢大而辟支說法祇欲於無佛處稱尊哉而一二知己遽慫恿余授之梓以問世余何敢爾雖然或卽藉是爲請益地不猶愈於封已自是乎如得使當時作者見之倘謂孺子可教肯進而提命之則請得磨厲以須俟之十年數十年之後豈猶是吳下阿蒙若不獲爾便當焚却硯硯飯心空王誓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懺從前妄言之業而舉生平一知半解悉銷歸於無有語言文字中不亦可乎因授之梓而自志以引

自刻制藝序

夫制舉業時文也時文亦貴與時逢耳不然卽字字經字字子字字史漢大家先輩誰稱之者有明推制統大手筆必曰王唐瞿薛然曷能於其未過時相誦說也哉余甫十歲卽攻其業於時遵奉師訓規摹先輩句櫛字比不敢稍違藝癡成屬奉先慈諱又遭時喪亂未獲一試有司固不識其當焉否也已而厭前所爲乃去而學爲子書旋學爲六朝文旋學爲秦漢文旋學爲唐宋大家之文旣皆未成復厭之乃特出已意自爲其文每所作出人或賞之或疑且議之而余皆不爲之動夫業累變而不工又不以友朋之言相損益是文之不善於逢時莫余若也然余自丁亥歲補弟子員後迄今十年惟辛卯甲午兩闈試皆以讀禮未與耳中間所閱衡文者自督學使者與兩臺監司郡邑諸當事所取之文又不皆余若者何余所遇之皆偶耶乃愈以知時文者信貴與時逢也而所謂時則非一世之時而一人之時也然則自是而與省試與禮部試其皆得遇焉要好文之工也則余之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文之時恒得申也其或不遇焉亦非文之不工也則
余文之時偶一訕也則雖爲吾所欲爲之文可也於
是悉搜十年來所作得文八百有奇合集之以自娛
云

文集

卷之六

序

聖

燕邸草自序

鍾伯敬有言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其地喜靜其境取
幽其味宜淡其遊止貴曠此至言也然將無疑旅食
京華逐於風塵車馬中者遂無足與言詩乎而不
知此亦視乎其入耳况今

朝廷無事百度修舉吾儕北處間署優悠隆平以視
彼山中簡棲逕集之士奚啻百之則凡意志之感發
人事之應酬筆墨有緣何能忘惜大故習哉且自香
山嘗有詩曰新篇日已成不是愛聲名舊句時已收

文集

卷之六

又五十五

無妨悅性情夫誠不爲聲名計而祇爲性情適也則
詩之工拙其并可以不論乎此燕邸草之所以有集
也靜菴自題

梅墩談臚自序

鄭子木訥人也拙於談又休沐後屏居梅墩別墅中
酬對闕如安所談乎然性嗜書手不釋卷是日與古
作者評討也亦間作詩文是則心與口與手筆嘗往
復辨難未已也其爲談也不旣多乎若乃風晨月夕
煙迥雨亭鶴戀苔痕鼠窺燈影書淫告倦文債已償
酒意微酣睡魔未接當斯際也或中有所憶或情有
所感援筆伸紙輒得數言散投巾笥久而成帖嗟乎
是亦談也然而臚矣雖然事亦何嘗之有草臚而花
文集
卷之六 序
臚

柳塘靜中業自序

余之於吟詠也始夙生熏習者然然舉昭靈之體日
流轉識緣中墮諸惡趣不能自拔宋景文嘗謂作文
是靜中一業信矣予過矣客有語鄭子以學禪者謂
可不立文字空諸所有予又聞王荊公嘗學禪於蔣
山元大師他日謂元公曰坐禪寔不虧人數年欲作
胡笳十八拍未就昨忽於夜坐時得之元公大笑我
輩學禪其能不爲荊公耶則不如仍作吾文第誓之
曰毋妄言毋綺語稱心而出人亦易足如是卽謂之
文集
卷之六 序
業

業不猶愈於向聲色貨利中作惡者乎釋家每謂人
能舉生平過惡聲訴無隱亦一懺罪法噫是可學也
因合刻柳塘前後諸詩文總顏之曰靜中業爲布告
海內以懺之而自書其指於集首

重修玉泉山志序

玉泉山之顯也蓋在隋開皇中至宋時晏元獻遂推之與堯之靈巖潤之棲霞台之國清共稱四絕非以其爲古德道場所在且先賢題詠所存乎故猶是名勝也向使智者大通二禪師之錫不駐張曲江孟襄陽諸公之履不登世亦安得是山而傳之山舊有志兵燹後散逸久矣今仁運漢上人以臨濟一燈住持斯地提唱宗風法席最盛焉適以授戒來荆得接晤語尋以修復舊志共予商之予乃笑謂師此誠名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山不朽事非師曠則勝任愉快者然竊聞之攝衣敷座宣揚宗乘者禪和之責也稽古立言表章勝蹟者學士之任也師奈何以智者大通之後身欲兼有曲江襄陽之風流乎師亦笑復曰君若肯以弁言見惠大且分半去矣余喜且媿遂不復遜謝爲識其略如此俟他日書成卽以是作巨鰲首一拳石何如

漢上人語錄小引

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故如來至四十九年謂無法可說蓋不欲人於語言章句內討生活也學人眼光不豁脚跟不寔旣不能會之言先又安能悟之言下宜乎得骨得髓者之寥寥乎夫能於不說法時見所說無非是法於說法時見仍是無法可說是謂於个事依稀者讀漢上人是錄應作如是觀

文集

卷之六 序

五

贈江陵胡若愚序

胡子若愚始古有道者流耶而工畫得北苑小米二家法而神明之筆墨多塵外意刻之畫苑當在逸品嘗入城得與欵接爲予談楊武陵勦寇事甚悉與近時野史及諸編紀所載絕殊蓋若愚嘗遊楊公幕故知之詳且信人言必不妄要之楊公頗知兵慷慨喜任事當時天下壞亂已極起復督師皆出懷宗特眷誼不得辭特與東林黨異故羣起力排之又一時諸將帥皆跋扈不受節制以是功無成而身殲焉其志

文集

卷之六 序

卒

有足悲者至野史諸書多屬異已者爲之不足盡信楊公殲攻者益力戚友悉駭散獨若愚爲經紀後事事畢始去楚人至今高其義焉今年七十餘貌癯神疎鬚髯無一蒼者猶能於燈下畫豆人寸馬毛髮悉具神采動人噫謂非古有道之士而寄跡畫苑者耶於其別也書此贈之

贈山人田修序

古法書奇畫之傳也或類爲譜或集爲苑蓋代珍之矣而今之爲甚余旣不之解卽家所藏名蹟數種但偶一展閱過卽已焉無復戀也嘗謂古之開益後人者惟書史文籍耳其精者治已大者經世深者文章之助淺者聞見之資咸有藉焉以是操觚三十年嘗以不得盡讀天下書爲恨至名人書畫非不可愛旣貧不能購矣然卽力能得之而自顧才技必不能殫精慮縻歲月以攻其事若然亦祇供齋頭一清玩耳

文集

卷之六 序

空

豈摩詰輞川圖真可已疾而山谷扇頭書足拯蛟龍覆溺之患哉或曰夫夫也可子孫守之爲世寶噫苟能守之可寶者多矣不然李唐十八葉天子尚不能秘昭陵一玉匣又安問王丞相壁間物與盧尚書借船帖乎江陵田生博雅士也精於鑒古攷辨入微又雅善裝潢蕤妙合古製以故楚之士大夫及宦斯地者爭以所藏來相質或求其藝焉生復念余閑暑寂寥時時持過相示余爲之目飽然竊笑鄭子於此道也好事實鑒二者無一當生意雖殷能無負乎然亦

因是有感焉宋人嘗謂書畫之士多長年以入心者
微也今生里之有胡若愚其微矣生雖不工爲之然
誠者之難功同作者宜生之年已六十而精神色澤
猶英英如少年時乎噫信然矣余將舍所好而從生
矣

文集

卷之六

序

代壽王敬哉先生序 韓崇簡

嘗觀古之大臣其以身繫天下之重者非徒在位之
日也卽至引年以退事外夷猶而高風雅望隱然當
代之上之朝家體要下之後輩典刑咸嘉賴焉以故海
內之士莫不樂以多壽期之非阿所好也尚父昌胤
著英瑞宋蓋元老之與運會是有相關者云則今

宮保大宗伯敬哉王先生是已歲在庚戌十月辛亥
爲先生覽揆之辰先生戚友及諸門下士咸謀所

以壽先生者而徵文於余余不佞卽安得以謏劣辭

文集

卷之六

序

竊惟先生長自華胄早擅令譽以名進士起家讀書
中秘

世祖皇帝旣雅重先生禮遇由是日異遂由侍從典成
均佐銓衡掌邦禮十餘年間大禮大議皆先生手定
之歟歷所至聲績爛然於時中朝物望鮮有踰於先
生者然夫夫也史能書之學士家皆能言之亦何足
爲先生贅余竊以爲先生藏用之爲用其尤有進於
顯用之爲用乎君子之仕也其進以道所以濟時亦
所以明志其退也以道所以明志亦所以濟時特進

則濟時之功顯而退則濟時之意微耳世際休隆士大夫莫不競於功名之會席尊履盛鮮知止者先生未及懸車之年又當

聖天子嚮用方殷之際遽請歸休颺然引退所以厲三公不易之介立天下廉耻之坊而有裨於

盛朝之治者不既多乎易有之矣漸於達之上六不居其位者也而歸則曰其羽可用爲儀固不徒自潔其身而已且先生長嗣君今司空公以公才亮節爲時名公卿

文集

卷之六序

高

一人倚毗百僚具瞻始不啻伊陟之象賢而呂伋之世美也其經綸措施足以補先生所未逮者正未有已况復瑤環瑜珥蘭茁其芽者方英英競秀乎先生既以一身樹風節厲頑懦而俾諸子姓咸淵源其家學以蔚爲

王國之楨是先生之進而當軸固以濟時卽退而高尚亦以濟時也其不用之用固如此不亦盛乎昔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爲二千石然僅以孝謹聞於郡國無他大略也疏氏父子以太子傳通當世榮之亦惟

時治具召故舊賓客食飲盡歡而不多市田宅以益子孫過耳是二人者以爲知足不辱可矣若世賴其用則未也以先生觀之則今人誠有遠過乎古人者先生之享大年昌厥後也非其宜乎

皇上丕惟一德不遺耆舊老臣家食存問有加計必品望如先生乃可當之而無媿然先生善息有年矣賜環曳履無庸警咳於真人之前繼自今惟以五百歲爲春秋領袖後進長爲人宗且以風保乂大臣所以壽國壽民者惟是不用而用之心可幾焉是則先生文集

文集

卷之六序

奎

邑侯郭金苞壽序

蓋外吏之難也。至今日而極矣。而令爲最。何則。海內雖大。定兵革未盡休息也。軍需歲費以千萬計。皆取給於各邑之田賦。大司農持籌而計較。以銖兩程以日月。檄之下也。如雨功令之操人也。如東濕期稍後。數稍不逮。卽吏議及之。乃起視吾民。又當殘剝之餘。此離鳩鵲。又因誅求力竭矣。疇則呼之卽應者。又一邑中積件。徭務紛糾。蠹吏伏於內。而豪民悍族。睨於旁。有一不煩令之慘淡經營者乎。乃上之凡十數

文集

卷之六序

室

人皆儼然寔式臨之者。吏務旣繁。一涉乃公事。卽由兩臺下之。而監司而府而廳。以迫於縣。則更無可爲。遜謝解免之地矣。迨循例報上。又或甲可而乙否。此俞而彼拂。稍不當意。皆得下尺檄詰責之。詰責之而猶不當。則皆得懾以功令。懼以白簡。於是爲令者日慮救過之不暇。謂能於文網之外得盡其展布者。誰乎。嗟乎。爲令于今日。則誠難矣哉。乃獨於吾邑。邑侯伯翁郭老父母而不禁喟然歎服也。自公之蒞吾邑。五載於茲矣。邑故殘疲稱難治也。前乎職斯土者。或

數月。或一再易。赫輒以故謝去。今亦猶是土也。猶是吏與民也。追呼督責之煩。不減於前也。而文法視昔加密矣。乃數年來。士恬民熙。烟火相望。四郊之謳吟。載迫而上。官之薦剡。屢登自非。有大過乎人者。孰能勝任而愉快乎。抑知公之所爲。爲極難耳。地方當大難。初平之後。吏玩民疲。故習是徂。因循叢脞。非一日矣。自公之至。一以明作振之雷厲風行。不稍姑息。幾千靡蕞之謗興。而緒衣之誦作也。而公不之沮。邑之里凡百。有八地大而瘠。民貧而囂。以故訟獄案牘之

文集

卷之六序

室

繁較他方爲劇。公裁斷如流。罰二十以上。皆親決焉。不假手左右。以滋弊端。亦云瘁矣。而公不之憚。邑舊多逋賦。計且累萬。然非盡民之梗頑也。胥役叢奸。寔歸中飽。民亦坐是驕蹇。不前公灼知之。故發好摘隱。夙弊盡釐。其寔在民者。一以至誠諭之。遂莫不踴躍聽命。輸將恐後。不嚴刑而逋自償。不加派而賦自足。曾不以一絲一粒之負貽當事憂。當事以是器公而公歉然不自以爲能。士習日頽矣。緣所在長吏急催科而緩教化甚。且有鞭撻寧越以立威名者。公獨遇

干以禮簿書稍暇節進多士於學官而廸勵之課業
講義豈弟作人蓋數年如一日也而公不以爲煩時
勢亦多扞格難行之處有如所謂必子使臣書而掣
臣肘書惡又輒怒臣者蓋比比然也公謂此正賢者
所當盡力之時苟利於民必委曲調劑以求一當不
激不徐類屈且辱也而公不以爲嫌嗟乎有令如此
而謂天下事猶足以相難乎漢永初時以賈詡爲朝
歌邑長親友莫不難之咸至問慰詡曰不過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宋以張詠知益州益州稱劇地也詠

文集

卷之六

六

濫任未久卽化賊爲民又積穀貯備奏罷糧運帝嘉
歎曰朕有此人何事不可了以視我公復何愧哉雖
然天下難事未止此而公又非僅百里才也前者計
吏之秋當事稔公廉能夙著已以上考註公况逢

天子嘉惠元元首重循吏行將不次擢公寄以銓諫臺
司之任操是道也以往吾知宰天下有如是邑矣是
月也屬公懸弧之辰邑之紳士及父老輩咸謀所以
壽公者爲徵侑斗之言於余余不文且不工爲諛詞
也第爲述爲令之難知此而公處其難卒能奉

朝廷德意以惠我百姓也如此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樂只君子遐矣眉壽壽說益在南山有臺之章
矣

文集

卷之六

六

賀應孺人壽序

某年月日爲吾友朱輝生之母應孺人七袞懸悅之辰朱子諸親故及其門下士咸謀所以壽之以余與輝生交最暱且悉其家世因以祝言謀於余余曰昔稱善祝祝難矣而祝母尤難詩三百篇多祝辭然皆臣子頌禱君父者耳惟燕喜壽母僅一見之閭官之章故曰難也然以子觀於輝生昆季蓋無難爲孺人祝焉以孺人之奉舅姑相夫子各盡其道者誠未易悉數半在母言母則孺人已過人遠矣嘗考書冊賢

文集

卷之六序

七

母不一若和丸畫荻若擲槌中足者至今人艷稱之然由今以觀亦祇於貧賤困約時勉其子以圖富貴耳夫斷其子爲富貴子何如斷其爲才賢子且以富貴子爲其母榮何如以才賢子爲其母榮乎孺人稱其子人者二十年其鞠育輝生昆季者劬勞至矣而子獨難乎其教也延師友勤訓課雜佩可解雙髦可截不以貧瘁辭也逮諸子學既成名籍甚公卿間一時縉紳先生莫不折節下交斯亦可以圖富貴之會矣而孺人卒抑之不令應舉故輝生昆季亦謹奉厥

志不肯違膝下養以事斗筭之役世以是爲諸子賢

疇則深知孺人意者哉夫世之季也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昔之人亦言之矣唐狄梁公之姊嘗謂梁公曰吾祇此子不欲其仕女主宋處士尹焞之母亦謂焞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噫此其志識卽丈夫中猶難言之况巾幗乎彼陵母仗劍嶠母絕裾既不克自全其天癸之樂又子子以千秋不墮之名夫非斷其子以富貴者乎今孺人惟冠其子爲才賢子而不以富貴貴之其志識爲何如哉雖然世固有富貴子而不必才賢者矣未有才賢子而不爲富貴子也且壽者疇也天固以是壽孺人者也以養以恬以永其年固也而不但已也孺人之爲母也旣以殊乎人將天之壽孺人也必特異其數則于門駟馬王氏三槐徵應所極誰能禦之雖孺人之意不欲以彼易此吾知輝生暨子若弟且捉鼻恐不免耳故曰祝母難而爲孺人祝也無難也於時客莫不曰甚矣鄭子之善祝也哉遂次其言以上爲孺人進一觴焉

文集

卷之六序

七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重修貴溪縣儒學碑記

天下事有視之則迂且緩而所繫寔重且大者則今日良吏之於學校是也夫學校者教化之本人材所從出而風俗所由成也長吏爲民之父母則寔民之師表若之何其迂視之抑其時則有難言者矣

國家雖席處太平然兵革未盡息也軍需之費皆取之

文集

卷之七 記

各邑之正供考課之法首重催科其次則盜賊訟獄招流移墾荒萊而已使一邑之舊逋新賦罔不供而他事稍稍就緒以達之大吏亦曰可矣上之計部考功亦曰苟如是是亦足矣用是奉令循職可幸無罪而獲上考又安庸于錢穀簿書之外更從事於迂緩不急之務乎嗟乎是未知學不建則教不明教不明則人不知義而輕於犯法如子與氏所謂上無禮下無學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寧僅區區錢穀簿書足爲長吏累也哉今

天子敦崇文教敬禮宗儒壽考作人遠符文考又歲幸

國學釋奠行禮其所以風示海內爲一道同俗計者意何深哉故當吾世而致人材放失風俗頹靡無以稱上意旨此非特時之爲之或亦良有司責也貴邑之在吾江右舊稱勝地順治乙未山左濟水葉公以興屯同知來視篆始業大成殿及兩廡兩祠特新之士望輿情一時翕聚乃規模粗立而葉公以陞任去繼此者鮮克修舉亦復漸卽頽夷其講堂誦室則居然榛蕪煙露中莫之問也今

文集

卷之七 記

上御極之初年伯翁郭公奉 命來宰是邑甫下車卽

有事學宮顧瞻之餘輒喟然興嘆以修復學宮爲已任學博陶公力贊之議既合相與經營規畫以倡夫邑之急公而樂助者力不勞于農費不加於里無何而殿歸然而堂覺然而兩廡兩祠翼然而門抗然而道坦然而鐘鼓磬管喤喤然鏘鏘然猗與休哉異時者進多士升降揖讓於其中與之講求六藝之文申明先王之道以致其知而力其行且俾國之環橋門而觀聽者曉然知君之尊父之親而衆著於忠孝信

友之道由是化行俗美譽髦蔚興用以上報

聖天子豈弟作人之意則誠一舉而數善備焉寧僅以區區錢穀簿書遂謂循職奉令可幸無罪也哉是故入其邑觀其學而其政可知也青青子矜在城關兮此潯消之俗所以微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伯禽之治所以昌也君子謂公之於政可謂知當務之爲急矣學既成諸君子以記事屬之不佞余既不克辭而又以請告歸里獲躬觀其盛記之不文非所計也是役也經始於康熙癸卯之夏落成於甲辰之春凡費若干銀自道府鎮廳及各紳士捐助外諸多不給俱公自措公諱一鳳字伯猗號金苞甲午科貢監以教習鑲藍旗起家爲江南六安人

文集

卷之七 記

三

重建天王寺碑記

唐貞元大曆間真僧輩出而佛理宗乘於時稱盛其在荆南則天王天皇二禪師其炳炳矣二師生同時住同地而一嗣南嶽一嗣青原其功行亦相等是則當日卓錫之場卽爲後世傳衣之地固當亘累劫而並存乃數百年來天皇猶有寺也而天王遺蹟已付之斷煙殘照其荒落也不知年矣夫天王悟師本渚官人也當謁馬祖時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既受心印便返荆結廬距郭不遠後節度使丘玄素遂於府西荆寺居之卽師他日示寂處也稽之往牒碑志猶存今舊寺既不可考卽荆郡乘亦略不之及亦獨何哉蓋嘗考之昔天皇寺之初成也張僧繇爲繪殿壁乃作先聖及十哲像或訝之張曰他日終常賴是速後佛法屢興屢滅寺塔之毀廢不常獨天皇寺以是得免豈天王寺之廢也以適無護法如張僧繇之繪事也耶獨怪天王之裔數傳而爲雲門法眼二宗宗系號稱最盛兒孫徧天下而祖父發祥之地莫有過而問者不大可悼嘆乎順治庚子有水鑑師

文集

卷之七 記

四

者偶駐錫於荆深念法社之傾頹致衣鉢之迷失而
悲切於心因為蒐之城南得荒基一片於榛莽中尚
餘塔址二廢鐵鐘一且故老亦言此地固舊以天王
堂名者是則當日道場端在是矣遂發大願力共此
都人士經營之無何而殿閣門廡煥然大備舉數百
年久湮勝蹟而一旦勃焉中興非甚盛舉哉越甲辰
余以樵事至荆暇日遊覽及之不勝讚歎寺僧明哲
因以碑記請焉余雖謏劣無文然竊幸天王有靈遺
跡復炳使至止斯地者得從瞻依禮拜之下想見當

文集

卷之七 記

五

日馬祖所謂職取自心本來是佛之指則是天王一
燈嘗明斯世寔維鑑公此舉是賴焉其可無一言誌
之乎若曰名人之文可垂不朽欲以補郡乘所未備
而遠與僧繇之繪事同功則請以奕後之君子可也
遂爲之記

遊釣臺記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
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必
奇甚思得一鱗爲快願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
中耳非遊也然以爲遊則亦遊矣舟發自常山由衢
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
問名領之而已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越日
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峰巘然秀峙覺有異急呼
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

文集

卷之七 記

六

臺是兩峰也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臺東西峙相距
可數百步石鑲色陡起江干數百仞不肯止巉巖傲
倪如高士並立風致岸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
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
遊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峰之下先生祠堂在
焉意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峰求魚之理也故
曰峰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山旣奇秀境復幽
舊欲艤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強因致禮焉
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清風徐來無

名之香四山颺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
良然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遊之頃之帆
行峰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峰巒起止徑
路出沒之態徬恍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如振
衣最高處下瞰羣山趨列武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
大似雲臺諸將相非不傑然卓立覺視先生悉在下
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卧而空濛滴瀝之狀竟
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并以夢遊覺而日之夕矣舟泊
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

文集

卷之七 記

七

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
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并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
遊乎客或笑謂卿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
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卧遊五嶽孫興公遙賦天台
皆未嘗身歷其地也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
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
文之畫興公之文盍處一焉以謝山靈余竊媿未之
逮也遂爲之記

醉書齋記

於堂左潔一室爲書齋明窓素壁泊如也設几二
陳筆墨一置香爐茗椀之屬竹床一坐以之木榻一
卧以之書架書笥各四古今文籍在焉琴磬塵尾諸
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卽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
中研墨及月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帖據坐批
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爲之
隱有時或歌或嘆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
叫痛快或咄咄詫異或卧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瞶見

文集

卷之七 記

八

者悉駭愕罔測所指乃竊相議竊稍定始散去婢子
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濕書冊輒怒而加
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
子時映簾窺余得間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乎余應
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美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
就食仍挾一冊與俱且噉且閱美炙雖寒或且味變
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
筆而內子及婢輩罔不竊笑者夜坐漏嘗午顧僮侍
無一人在側俄而鼾聲震左右起視之皆爛熳睡地

上矣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
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
急家中人啓事不以時卽叱出而事之繁緩不更問
以故倉卒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
頗有序余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他日忽自悔謀
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效劉伶斷飲法
祇賺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耳不
能贊成君謀余恟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
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

文集

卷之七記

九

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爲李白婦太常妻不
易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一杯亭讌集記

一杯亭在郡治溪南居山之半宋趙忠定公守郡時
所建也洊歷兵燹獨巍然如魯靈光異矣丙午夏初
予入郡翁子凱臣招余飲此於時宿雨乍晴風物靜
好林光如沐濕翠欲流拾級而登疑在山陰道中亭
倚山而矚人居左右多古木蒼分綠合影參差而炊
烟復上與山嵐相接樹有隙輒縫之矣靈山遙對峰
歷歷可數乃日光摩盪山色混爲異色混漾萬狀不
能諦視四山環遶奇態各呈覺秀色時時來撲人衣

文集

卷之七記

十

裾下頽城郭廬舍錯峙烟樹中江流繞之隱見出沒
歷落如畫城之西一樓危立故少師夏文愍公舊業
也繁華已矣此蹟僅存輒爲喟然生感而傷相國功
名之不終還顧山阿則疊山先生祠堂在焉堂亦稍
圯矣然先生大節精忠直與河嶽同敝豈藉此爲存
亡哉頃之賓朋悉集列坐亭中穀核既陳觴解斯舉
飛花入座山鳥下窺把酒臨風奇情滿目客有持酒
戒者予笑曰咄嗟老子忍斷杯中物耶且念此亭命
名之意云何因爲歌魏武短歌行一章羣屬和之彷彿

佛四座風生溪山變色而客亦不覺連浮數大白嗟
乎風景不異世態紛紜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趙公却
身後之名與魏武念忘憂之物宜其同出一轍於是
洗盞更酌此獻彼酬興致雲酣談鋒鏑立或探玄旨
於秘笈則玉塵頻麾或抒雄略於壯懷斯唾壺欲碎
奔走海嶽縱橫古今語不襲常見皆各出僮僕亦欣
駭樂聽左右給事靡有倦容客以是竟醉起視四山
暮色羣來分手告別而月滿前溪矣時主人爲翁飢
臣客則王子炳若鄧子衛玉內兄汪吉兆家仲秀子
暨余六人集之明日次公鄭子記之

文集

卷之七 記

十一

荆關樞事記

予之使荆也於昨歲秋中蒞任及今九月十七日滿
視事凡一年零兩月得課銀九千有奇上之大司農
而一歲部使者之事畢今啓行矣猶憶南來時值山
寇披昌秦楚二路官軍皆失利賊乘勝欲窺荆襄游
騎四出郢下大震幸蜀兵殺其後不敢前也

上赫師怒詔發禁旅勦之師尚未出而環楚官吏咸
悉索敝賦待命境上賊聞之懼始歛兵守險驛路得
通先是楚以大旱千里赤地民苦之入秋霖雨復浹

文集

卷之七 記

十三

月水伯肆虐懷襄浩蕩田廬牛畜漂沒無算民之喪
厥居者皆託處荒林敗寺斷岸破舸中又以軍需故
吏呼方急往往驛驛驅車所經頻聞野哭抵荆大水
方環郭江與壕不復辨乘小舟直至城下城門亦以
防水衝蝕其半車馬不得行匍匐步入環視城中景
象蕭索難言受事可半月閤甚不知所權爲何物也
水稍落始出巡諸閘口所至原野蕭條風烟黯淡都
不異前日經過地爲喟然屢嘆而已逮十月王師集
矣戎馬十餘萬軍於城之東南連營數十里旌旄蔽

空刁斗相聞曲巷通衢無非甲馬營舍不足遂以民舍代之於是糗糧芻豆屏廢牲饌之供水運則舟楫陸運則車牛搜括殆盡不足遂調發丁男以人代之由是吏疲於追呼民疲於奔命所在騷動什伯於前矣而大將軍定謀以賊惡險扼我勢難卒下乃決策圍之分軍爲兩一留駐一進攻更番養銳爲久因計蓋江陵一掌地自是無日無兵而軍聲所震如霆如雷尚有行人估客揚帆問津者哉還顧官舍岑寂如僧家荒階花眠老胥鶴立廳事嘗十數日不莅而案

文集

卷之七 記

十四

亦塵封間有一二小舟及木桴竹筏至者要皆仇離子遺勉圖生計本不忍科徵勢不獲已而爲之大約稅至一金卽鉅商矣而又豈可多得哉然予頗不爲意獨念荆南頻年用兵復以凶荒遽此大役卒不可解若吾民何至八月初山中捷音始至時逆黨內變道我師以入遂破其砦馘斬凡四萬餘渠魁授首聞報日荆城老稚歡呼動地子亦欣然起舞信廟堂之靈百姓之福也大軍搜捕餘孽後復還荊州休養一月始北旋蓋大軍凱歌去荆之日卽新使者入荆

受代之日也而予一歲樵事甫與用兵相終始者如此稽予課額缺十之三勉與同事趙君拮据如數噫予則甚矣其憊矣今啓行矣囊篋蕭然卽家人歸程之費亦無所出昔人謂兩袖清風今袖且安在哉然幸此一方民出水火太平之象庶可復覩樵吏雖貧差足自慰矣舟中無事因援筆記之以志一時風雨之感時康熙甲辰九月廿四長湖野泊之夜也

文集

卷之七 記

十五

鶴夢軒小記

歲甲辰予于役還都值臘盡於正陽門東僦孫北海先生別館以居屋僅數楹喜其於市塵遠故靜甚庭有蒲桃一柯大倍常時以寒冱方蟄而未起憶至夏秋間必枝葉葳蕤綠陰滿地虬鬚馬乳碧紐珠懸風月之前景當幽絕以是安之閒日始謁先生先生固舊識也相見歡甚慰勞外惟問近日詩文當益多乎余以近刻呈先生讀且快之坐良久顧見庭前一鶴臨風刷羽顧影徘徊俯仰間若有所思余因之生江湖間想別歸遂作鶴意詩一章是夕竟夢先生過余以此鶴相餉覺甚異之因舉以名是軒記寔耳非敢效坡公遊記中故事也然余江湖歸思自此決矣

文集

卷之七記

其

軍陽山記

渡葛溪而南可三十里許有山卑樛嶄絕秀拔羣阜之表亭亭歷歷與雲爭高異而造之無運也劣得逕焉仄者狹逕稍坦者樵牧逕險矣趾則怖然目得快也以目之快敵趾之怖得平焉更數十步而奇益出攢峰林立各極其氣勢以爲勝有特拔者有競起者崩欲壓者奮欲翦者高如瞰下如仰者銳者禿者迴翔錯峙凡十數山實則此一山之分身爲之也始如神龍行空烟雲擁護成體雖斷固非數龍稍折乃益險則益快力爲登頓間而趾忘其怖矣山中多草少樹樹有之亦疎瘦莽兀失樹理石筍數枝矗矗怒生如旌幢如刀槩顧吟頃如行武庫中而山光漾之隱躍浮動似可奪以麾舉以刺也爲登高了之則奇愈出不可詰意緒皆與烟嵐相歷亂目若眙都自忘矣乃無言久之詢厥名或告曰昔有將兵過此者軍于山之陽山因以軍陽名按李華過弋陽寄趙七侍御詩有君陽青嵯峨之句又李翱來南錄至信州望君陽山謂怪峰直聳似華山云意皆指此山也是當作

文集

卷之七記

其

君陽令昔異傳遂兩仍之山下一溪繞山西流蒼蔚
翳之竟川漾綠則軍陽江也源發於隱士巖十餘里
至是而流漸大從高下瞰聲隱光發益遇沙綺明遇
石珠濺矣更七十折而合於葛溪

文集

卷之七

記

東山巖記

東山巖從峻拔然塊然土也山半有巖乃純石壁上
鍾乳離離五色具亦或作佛手及瓜菓狀狀惟肖也
中可列數十乘天光側入厥形類龕旁有洞徑窅冥
而屈曲倩導者張炬前約數十步漸隘左右壁僅容
肘乃俯而猿行更數十步乃橫而蟹行又更數十步
乃偃而鹿豕行乃蜿蜒而蛇行如是者十數折則卑
者漸高狹者漸廣忽得一石室寬可二畝許仰而瞻
荒荒然怪石倒垂欲落矣不落若或綴之選燥處稍

文集

卷之七

記

十九

休焉乃謀更進導者曰止矣無可進矣燭以炬則一
潭前阻縱可四五丈竟石室所起止橫亘之色沉黑
而深不測或時有巨蛇怪獸出沒其間以故無敢渡
者隔潭仍有洞導者乃取數大炬遙擲其中隨炬光
所至燭之地則平如削其潔也如湍掃有若石几石
鼎石茶竈石鼓之屬或單或複楚楚然類有致者之
位置之其炬光所不至斯荒黑無所覩矣水石氣森
寒炬力不壯但微攝潭光以上於空晃晃漾漾良久
頓疑沉黯荒黑中有奇鬼饒蛟蠢蠢然欲突起攫人

乃怖而返每一歲洞中樂輒數作其作也金石聲鏘然桐竹聲噤然明婉可諧聞數里內然從外聽之聲於山中從中聽之聲又疑外入不可解矣豈是境也果仙靈之與否則或龍怪之窟宅與傍巖舊有寺里人信形家言慮妨居者近乃毀矣

文集

卷之七 記

三

西山寺記

西山在弋之西北山勢龍窺亘十數里土與石間之林壑初無大異其名也以產茶寺居山之麓僧亦以種茶爲業住持老衲聽潮人也臘甚高好談前朝事客至無他供惟以茶啜茶次輒爲客述明時弋之茶害也正德中寧藩勢張其每歲奉輒遣官校督茶芽凌轢官吏民苦之已卯逆藩敗弋患始去邑人汪少宰有與辰春日飲茶詩意蓋指此而今幸矣無他慮矣因爲誦汪公詩客皆色然喜欣然笑也更啜次僧復爲客述明末鉛之茶害也信七邑皆產茶初無絕佳者故不以供上用獨鉛邑有茶戶有茶課課額歲入勛耳不爲民厲何時例忽起每歲清明課茶時除正供外自監司以下逮丞尉皆有餽名曰薦新實則本處所產不能應皆市之他郡以克之民歲費金以數十計已苦之矣何時例又變每歲課茶時除正供仍本色外其他餽贈悉以銀代之於是民歲費金以百數十計茶戶或稱貸償或且鬻妻子償甚有自經溝壑者已而相率逃去則利之令邑之糧里費益不

文集

卷之七 記

三

貲害益深矣邑人盛處士有汭川採茶歌意益指此
而今不知何如也因朗誦盛子歌歌未終客皆慘然
不樂太息起輟飲而別

文集

卷之七 記

三

蓮塘寺小記

蓮塘寺無塘也平楚中突起一孤峰耳高數十丈廣
可百丈許巔有寺不知何代建也登以眺遠莫礙焉
廼僧反不欲以是蕩人思環寺所悉植竹木蔽之於
是老樹翳雲修篁限日而遊展至者眺聽不他給惟
在松濤竹韻中在晨嵐夕靄中在四時花香草色四
時蟲鳥聲中益流連不能去也或曰會心處正不在
遠信然

文集

卷之七 記

三

舟中豕記

蘇常山下錢塘登舟時見舟中豕豕凡二意不憚舟
既小復以是物雜處能免腥聞也哉舟子覺余意進
曰客無恙也是物也解人意呼之食則就食食訖睡
閒處凡大小遺悉就置之江絕不以溷矢浣舟也前
所畜者不能爾故豢未幾輒膏子刀是物也以是故
得久存焉無恙也余未之信試之不爽既心異之已
復惻然至衢州倍價買之寄養某禪寺中留文壁上
識之舟子笑曰是物也幸值客不然食余食終當膏
文集

卷之七 記

三

夫故記之

水利雜記

京東遷安密雲灤薊諸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稍苑
疏決即歸畝嗚呼今聽其漫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
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過焦枯此言水而不知
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爲陂爲塘蓄山泉之水以
備亢陽則岡瘠之場灌溉有資而山澆爲沃野矣如
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爲沼沚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
古受片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曠然平原曾無丈尺之
渠以渚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獲倘淫雨連綿

文集

卷之七 記

廿五

遂苦墊沒此視水爲有害而無利者也若于諸河平
廣之區爲闢爲堰爲溝爲湔俾水遶田間以時蓄洩
即使夏秋漲涉時到之水亦有所遊避寬緩而無決
溢之虞矣至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聚漳沱滹沱瀾
于下流而入海之道僅有一渠宣洩不及故壅塞漫
溢平陸廬舍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
利者也若訪古來舊堰廢渠盡爲開導使水去無所
壅而下濕之地留爲涵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
可以耕入者爲下爲堤使外爲洪溜而內成阡陌倣

東南車汲之法防洩以備旱涉則荏蒨之數皆南畝
矣

文集

卷之七記

廿六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姜處士傳

處士姓姜名辛太公望苗裔也望以佐武功封於齊
子孫遂散居諸郡或居高良或居西蜀惟居蜀者得
稱子牙從其朔也處士祖若父世尚隱德與農圃家
爲伍不樂仕進故無顯者周之季也處士始出時魯
人孔子大聖人也名聞諸侯所從遊者一列國賢士

文集

卷之八傳

而獨深重處士每食必在座後孔子道旣不行聞韶
於齊厄於陳蔡時諸弟子多散逸惟處士嘗侍
左右不去以是名滿天下人爭延致之其所流寓多
在丘園中食烟吸露於世味泊如也根器深靜而風
度則濯秀可愛好衣青羽衣每臨風嘯詠翩然秩然
如神仙中人識者每望而得之然性剛介寡合耻以
甘腴取容悅又口刺刺人是非不少假借人受之輒
口齧或面發頰或涕淚交下汗浹背者亦不之顧旣
而風味浹洽覺有通神明去邪穢力乃歎服然亦坐

是見疎或有太烹之享強邀致者輒恚曰吾奈何桑
厥性而與肉食者狎乎惟攻長桑若術人以疾患來
告則無不往既至爲決嫌疑定可治授以服餌之法
苟得濟雖解衣刺血剔膚割股所不惜也其切於救
人如此與西川椒氏小山桂氏諸子氣味雅相得嘗
謂二子曰世之季矣習爲甘旨媚人寔投以酖毒耳
尤可效乎吾儕其毋爲脂韋易吾素以是晚節皆益
勵人或合解之曰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云處士既卒
其族類蕃衍甚遠徧大江南北間然皆有處士風

文集

卷之八 傳

伏靈傳

靈唄水公子也公多子然皆不甚顧恤聽其萎落
乃得靈鍾愛甚護藏之易姓伏氏志隱也靈外貌
黧朴乏華飾而堅白中存行無枝葉寔具匡危濟弱
才惟依公匿林谷中以塵土自污故世鮮知者軒帝
既靖蚩尤之難會天未厭亂赤城多事三彭諸國乘
間率其屬相攻劫躪及內地六府爲之耗絳宮震動
五官皆衝亂不治帝大懼師岐伯上言謂非急起靈
不可帝乃遣使者跡靈所在拔致之靈既至卽賜沐

文集

卷之八 傳

承筐以將帝前席勞問拜治中大夫兼靈臺都護使
佐岐伯筴兵食經理五內靈感恩遇爲捐軀胸頂以
圖報稱遂平諸亂國以強固帝命伯高第羣臣功靈
居第一載諸冊府將行賞靈固辭曰此師岐伯之謀
二三子調劑之力也臣何功之有得賜骸骨還從赤
松子遊足矣帝益嘉其退讓從之靈自是遂往來人
間人皆重之然莫能竟其用也惟真人任子季獨服
膺靈與之處凡十八年咀茹其道妙遂能辟穀輕身
致玉女下侍從之仙去維靈力也靈千歲始有子名

威喜生有異光貌如蓮花力能辟五兵入火不蕪蓋
神仙者流也然踪跡秘於靈世莫之過漢孝文時有
伏生者靈裔也亦傳靈術故年九十餘聰明不衰猶
口傳古尚書二十九篇於世久之以壽終靈至今猶
存多隱市肆中人嘗見之

太史公曰吾嘗登岨嶠訪木公後裔故老爲言公寔
得長生術故多歷年所歲寒不凋靈蓋克世其家者
云又曰昔僊佗氏嘗從公所棄諸子受服餌法久乃
證仙餘者壽亦數百歲其才不在靈下而法不傳於

文集

卷之八傳

四

今何耶或又曰靈久隱不出輒幻形示異冒姓虎名
珀負黃中通理之質爲世所寶若是靈固多奇矣哉

百益君傳

君木氏子名密燕齊間人也世多以百益君稱之始
祖嘗仕燧皇氏掌夏官火政有功世厥官支傳十數
葉生華華生君益至君而族屬蕃甚矣自以爲一德
一心不欲立異也雖子孫千億而同一名稱屬當茹
毛飲血之代無有頸者逮成周禮樂興公曰徵司饋
食事其職爲饔人屬而幽俗亦以八月致之介眉壽
焉自是累朝不廢代有傳人羊氏子亦君族也貌黧
色而短小特爲聖門高弟曾哲所重每食不忘歷秦

文集

卷之八傳

五

而漢族一盛於五苑一盛於上林居五苑者嘗以丞
相唯薦起任荒政歲賴以不饑居上林者爲武帝所
最暱嘗匿其子弟四十九人於帷中以杖擊殿前檻
呼東方朔曰叱來叱來誰知朕誰侍乎朔應聲占得
之上大悅事詳朔別傳其曰玉文氏房嵒氏鶴珠氏
者皆神仙之流世罕遇之惟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
時玉文氏在座得一茹其風味漢元鼎元年帝起招
仙閣徵集異人房嵒氏以應聘至既見帝淫侈好兵
知非仙才也偕其族玉門生同隱去玉門生者先四

王母遣以侍帝者也而鶴珠氏亦僅以東晉初從閼閼真人一覲元帝而已爾後踪跡皆無聞君族屬雖亦惟家燕齊間者爲海內所稱他若氏樵者氏枳俱氏械棘者皆昌君名非其族也君生而姿貌好中其赤心喜以利濟爲事與之居多所裨益此百益君之稱所由起或曰君好衣緋也又呼爲百益紅君弗忤也嘗曰吾儕處世亦期有濟於物斯已耳以辛苦博名高不已甚乎故與人接不爲苦口言而風旨皆深厚可味咀嚙不厭人有召無問貴賤賢否皆往或文集

卷之八 傳

六

敬老慈幼或療疾患或宴賓客供祭祀指揮惟所命也以是功用滿天下至今農圃家及習岐軒術者猶誦之不衰

太史公曰百益君殆古仁人君子邪不然何利濟之多也世之以甘美悅人者鮮不爲害能無思乎

九英傳

九英名華大庾君族子也其生也月在臘乃合以爲氏然喜服道家冠服與大庾氏稍異或又以黃梅氏之華生而異香滿室及長檀質黃永姿服古淡恥以妍麗爲容悅故邊幅不修然蘊藉深遠吹氣如蘭雖處竹籬茅舍間而清芬遙播聞者醉心其出處一以大庾君爲則惟君亦嘗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地當玄冥柄國時有滕六者輔以申韓術政尙嚴急草莽之士望風摧折唯華與大庾君正色不動力修芳潔大爲羣英吐氣六雅憚之明年春天子布陽和之德萬彙皆欣欣向榮華竟飄然隱去世以是益重之然五代前無有顯者至宋熙寧中學士王平甫一見稱異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流芳百世者必是人也因爲品題延譽由是名大起一時賢俊如蘇子瞻黃魯直陳無已晁無咎諸公皆忘分下交或聯席吟詠或賦詩投贈之其傾慕也如此華爲人言笑指趣多含蓄不欲盡露或戲呼爲磬口生弗忤也客有議華有芳韻而乏麗質者華曰書不云乎明德惟馨不聞

文集

卷之八 傳

七

以色君好色不好德宜其皮相天下士也客大慙同
時出者有露甲生廬山處士也好衣紫一自號蓬萊
紫芳澤纖穠香幾與華埒然性驕伎好侵鏤同類同
類多畏避之惟華意自若與結歲寒盟而不疑也然
論者謂風格皆在大庾君下云

太史公曰自大庾君以高標清韵爲海內羣英冠者
幾歷千年九英露甲固後起之秀也一旦乘時而出
吐艷流芳歲寒同時幾欲參之而三非有大過乎人
者而能若是乎然向使知已不遇亦終老巖壑與草

文集

卷之八

八

木同朽耳嗚呼士之成大名顯當世者豈不以時哉

敬元傳

敬元字皎若西域古里國人也其先本石氏裔皆山
澤癯無知名者元生有奇質中通外朗有鑒物才然
抱璞韜光世莫能識國有良工獵於山一見歎異與
訂交延歸其家煅煉琢磨之遂成令器由是名顯當
時宇氏之初立國也勵精圖治簡明斥幽六府肅清
四大寧謐蘭臺分司御史者五官之長也職專監察
任最重上難其選聞國人靈鑒賢擢任之鑒雅稱職
研幾綜微靡不審覈已而上髦倦法紀漸弛鑒亦荒

文集

卷之八

九

惑衡量事物多爽越不稱旨上召讓之鑒惶恐謝曰
臣以庸材叨承恩遇敢忘報効有規面目然臣自受
事以來仰占俯察旁燭遐稽佐覽章疏檢校文字辨
明而起內夜不息積此勞瘁亦已有年加以五色雜
組輝耀炫爛酬酢絃紃不可謝絕紛華外鏤精慮內
損馴至昏昧罪寔當誅然臣年已髦智力漸衰而憂
責深鉅不克勝任臣伏見西域處士敬元者形神清
辨器識淵朗雖質非元穎而才類紫珍玉莹冰輝力
通幽隱若得微至相助戮力左右以上廣繼離之照

下弘羣倫之鑑非徒塞責裨益良多上納之乃勅虎
膺將軍具安車厚幣往聘元元遂至上喜動眉宇舉
手加額曰朕一見卿雙眸炯然起予多矣昔軒轅四
目六相克和虞帝重瞳百揆時敘卿其輔朕追齊此
烈身雖在外尚益乃心王室殫厥聰睿俾朕見所不
見用副朕意元再拜頓首曰臣敢不竭徑寸之明以
圖報稱拜蘭臺校書郎復勅中書省惟章奏文書諸
重務乃付鑒啓元同檢閱餘事仍專屬鑒毋相關白
以示優異元既受命佐鑒與鑒雅相得每視事鑒必

文集

卷之八傳

十

推元居前元亦自任無所隱雖在肩曉間必窮其思
致遐揆幽討故微者著伏者見莫能遁者累進蘭臺
長史尚書令封益明侯食邑二千戶久之絳宮給事
中通命氏上疏曰臣聞帝王制治必有本圖本之末
靖未於何有本必中蠹而後幹枯人必體危而後疾
作理有固然不可誣也竊者蘭臺監察御史臣鑒以
不職被責乃荐引處士相助爲理雖見微效效止此
矣鑒之昏瞶曾無救藥臣謂國法黜幽鑒可誅也而
原其致此竊以三彭氏尤宜首戮臣謹案彭瑒彭質

彭矯三子者本黎丘小人非我族類魍魎其行鬼蜮
其心過沐恩私託處肺腑操弄國柄威福自擅淆亂
官府凌制五官而瑒好貨質好味矯好聲色一切授
指於鑒俾相蒐采以饜其欲鑒爲親臣職司監察不
行糾正反事迎合廢公營私假權劫衆或睚眦報怨
或盼睐示惠順已者引進逆已者排斥勞擾中外惟
欲是逞以至府藏虛耗蠹賊竊發血氣之屬靡不洶
洶皆緣三彭氏與援於內黨護其惡故宸聰壅蔽無
敢言者時事日壞竊所寒心臣惟陛下今日急務宜

文集

卷之八傳

十一

速正三彭氏之辜肆諸市朝以絕禍本下鑒廷尉付
金匱氏雜治之治其蒙蔽之罪予以自新之條庶國
法以明人心知警然後清心寡慾息事寧神法黃帝
清靜之治守大禹荒亾之誠則主極清明萬物作觀
端本制末道不踰斯否則內患不除外患且至雖百
敬元亦何濟哉臣職司出納爲王喉舌義同存亡情
難緘默謹昧死以聞上覽奏大省悟即日召六甲中
尉與申君入忝以三彭之惡語至夜半悉得寔大怒
坐待旦收三彭氏族誅之并夷其黨鑒思誚闕伏斧

自請下吏簿對上特原之詔論內外凡三彭氏所行
批政悉罷除之由是六府肅然莫不正已率屬務爲
廉潔以供厥職上益修玄德崇尚清淨屏嗜欲之奉
蠲遊畋之役嘉與海內休息未替國大治時鑒以政
事清簡蘭臺諸府務皆自總理之亦無廢而元多就
閑乃歎曰日月出矣燭火不熄可乎遂上章乞罷報
可詔以原官致政絡繹傳歸久之以壽終

太史公曰治矣哉 宇氏之爲國也內荒矣求之外
本撥矣責之末不亦謬乎向非通命氏一言相悟幾

文集

卷之八 傳

十三

何不底於亾也敬元才具雖微薄然輔暗贊明粗亦
有效至其用則行舍則藏殆卓然有古賢者風矣

張處士小傳

張雲鶚字次飛幼而岐嶷長通經史百家言工詩歌
古文詞雅以文章氣節自命既補邑弟子員後有聲
黌序間屢試不第人皆惜之勝國之社旣屋遂棄巾
衫弗事築室隱居於章源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者三
十餘年惟與同里周鳳儀金谿孔大德臨川陳孝逸
爲雲霞交以山水詩酒相娛樂軒冕之士罕得晤焉
所著詩文有腕草晚香諸集皆高古悲壯淋漓滿志
識者謂有謝皋羽楊鐵崖風致云

文集

卷之八 傳

十三

贊

觀音像贊

既云是觀應屬之色既云是音非聽安獲曰觀世音其義安存稽首慈前觀音無言以色聲求以觀聽辨觀音在前爾寔不見

送子觀音贊

云胡觀音顏曰送子佛斷人欲豈宜有此抑大菩薩卽古聖賢長養民物理則有然况彼西域寔生秀草語赤脚仙切勿妄笑西域有七枝秀草爲生聖人之徵載傳燈錄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四

折蘆達摩圖贊

西來設教不立文字矧弄伎倆作傀儡戲長江可渡折葦何意應與佛祖拈花同義

呂祖像贊

余郡城溪南有呂祖像傳是其親臨鏡中所得者與世俗粉本絕異今胡子此圖云是祖師近日屢從演中現形示人因得寫而傳之與前本又異矣

昔亦一圖今亦一圖一純陽子胡彼此殊須知有形

背屬幻妄真純陽子丹青莫狀

又

猶此面目猶此衣冠君胡然而仙余胡然而凡抑思純陽之名道蓋存乎寡欲操標志於清虛行與君今其逐

關夫子像贊

一生猛烈千古精忠是真佛子是大英雄日月嘗明霹靂忽墜對之神悚不敢思議

范蠡歸湖圖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五

君者烏耶安樂不可與俱耶臣者拘耶功成不能無咎耶先生者鴻耶冥冥於江湖之上雖弋人之慕其何從耶

四皓應聘圖

高人之隱非以釣名苟出而有濟乎天下之大又何必其守此經經况事關夫傭皇之廢立其視諸他務又孰重而孰輕此所以于于然其來也而孰曰子房之能用夫先生

東方朔偷桃圖

瑤池之桃鬼神所司君操何術竟三竊之君既仙矣
仙亦行竊宜今之盜名攘利者而羣然稱之曰賢曰
哲

陳搏大睡圖贊

名利中人舉世如寐先生獨醒曰先生睡

又

他人睡時多不肯睡所以先生終日熟寐非適邯鄲
非守槐南蓋栩栩然遊於無何有之鄉

米南宮拜石圖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六

先生有勝夫豈易屈遇石而拜此意誰識惟石則模
惟石則介師平友乎敢不再拜衆人曰顛子瞻唯唯
彼子瞻者亦非知己

赤壁遊

董思白先
生所作

坡公赤壁以賦記遊風流文采輝映千秋宗伯慕之
爰譜作蕭烟月水石一往瀟灑我一披對悠然移情
如遊其地如晤其人其人其地相得益美坡公後
遊者誰子

鄭鴻雪像贊

葛老人像贊

山曰鹿門水曰漢水固宜異人後先蔚起吁嗟鴻雪
於古奚處疑吏而仙疑隱而仕既疑酒民又疑詩史
惟其有之或者曰似舉似鴻雪鴻雪無語請視此中
見鴻雪子有松蒼蒼有石齒齒元坐其間如是而已

撫琴圖贊

文集

卷之八 贊

十七

長松之下撫琴誰子余諦聽之胡然寂爾琴非無絃
絃亦就指聽於無聲誰悟其理

羅約齋先生像贊

望之淵渟嶽峙即之霽月光風爲道之貌爲天之容
至其忠規孝節文經武緯固非丹青毫墨所得想像
而通 天眷 聖主乃誕我公遂應景運屢典名封
流鴻樹駿簡在 宸衷軫西土之荒殘爰命建牙開
闢以其自東琴鶴脩脩裘帶雍雍期月而可聲績攸
隆後則武侯前則文翁並之而三時異道同行作柱

石於明堂用溥霖雨於寰宇未應徇私以辭茲載奉
教言載瞻色笑應在綸扉之左懸閣之中

文集

卷之八

七

重建龍山寺觀音堂募疏

龍山寺荆之古刹也鼎革時殿於兵僧寂開力謀新
之其前殿已落成矣復於殿後將建一堂以奉觀音
大士計費用不貲欲乞諸四方宰官居士共成厥果
也而求余一言爲之疏嗟乎今日荆南亦多故矣寇
震於隣師集於疆吏斯士者日悉索敝賦以從事猶
不遑給夫以水旱之後繼之軍興糧餉飛輓所在繹
騷荆民之弗克安其室者蓋比比而然僧於是乃欲
爲募施計也不亦左乎雖然天下事亦患願力之未

文集

卷之八

九

至耳誰有爲之而無成者哉顧長康一窮措大耳利
注百萬緡緡維摩一軀卒踐其諾可謂今日遂無好
事其人乎况大士以三十二應遍諸國士其靈異之
蹟雖婦人孺子亦能言之使得顧恩慈前乞其鴻慈
慈力佑我下民將化兵氛害氣之鄉爲和風惠日之
地有裕如者誠如是也雖重繭百舍稽手補陀在有
志之士當亦不辭況出其囊篋豆區之餘安坐而襄
勝果又孰不欣然從事者乎且人世之業鮮不起於
怪者怪則在己者斯不與人在人者利爲己有小之

詬許大之訟師漸積爲風俗而氣運亦從而應之故
釋氏教人以施者破其慳也慳除則黑業除而諸佛
可作太平可致若是乎施之時義大矣哉今使以一
施倡衆施而獲休美駢臻歲豐兵偃是卽諸宰官居
士之大有造於吾民也大士有靈寔式惠之矣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三

重修金華山寺募疏

蓋聞金剛不壞十方世界是全身玉鉢有緣七寶樓
臺非幻境惟此處宜建梵刹故在昔荆南道場圓陀
陀祝萬釐福國孤迥迥歷幾朝至今迺值亂離之餘
遂罹頽蕩之厄妙莊嚴國慘澹無光竺四凸花朱青
落彩白雲茅舍恁些兒釋子家風翠竹黃花何處是
西方境象蓋切火洞然只得隨他去也而權教繁矣
可遂任其毀乎雖云離一切相卽一切佛佛固非相
然我有四大心隨四大境境亦是心幸比丘肯發大
願欲修理以復舊觀是報我佛深恩永福盛時純嘏
第并能出木空聞黃蘗之奇而神請助工安得聚慧
之幻功既難徼於帝釋勢則必取之伽藍沙門二禪
勸衆爲下等敢辭下等之勞世尊四梵修寺爲二福
無怯二福之造曾開謝尙捨它竟脫異氣之危又見
圓陀施園卒就布金之果倘能拽石搬土亦勝打鼓
吹毛伏乞生真寔心發歡喜念若善男若信女以逮
宰官自般般發願各求利益福田貳金銀或米穀迺
至木石盡種種布施共成泥絮功德放得下處便是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三

善緣拈將起來看就勝果古稱善捨卽是勢至誰云
道成非由施錢從此象教聿新龍華依舊三十二應
遍國土悉庇慈雲億萬千年奉
皇王嘗明慧日云爾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三

募修邑城西馬埠疏

聖皇御宇良牧專城萬彙如陟春臺四方共遵王路
豈應阻險近在周行茲有邑城西門外馬埠者一郡
要衝兩都劇道乃歲年久而塗軌屢嚙於衝波豈陵
谷遷而高下盡移其舊趾穰而往熙而來蔑不亂流
以濟深則屬淺則揭或虞滅頂爲災此誠吾黨所心
愴幸有比丘爲首事欲資葦渡良藉鉢緣一日天心
百年留惠在昔國倚解朝尚傳遺愛之名亦越公序
編橋卒就大魁之報利濟若此福德何如但使人無
褻裳車不濡軌卽是繩開覺路筏度迷津僉謂如砥
如矢之休孰非吾君吾上之賜敢告長者共襄勝因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三

告過客文 沂署中代逸菴徐先生作

蓋聞顯父解車以贈友名紀周詩鄭莊置驛以延賓
風高漢史稽古於今爲烈有志愧余未能某謬膺
簡命茶館邦符領此都之鴻雁方哀有圖莫繪更比
歲之凶荒屢告無策可援瞻念民艱寔深予疚亦已
流任暮月誓不取民一錢米藥爲食風雨不改雖無
金可却楊伯起行是吾師惟有鶴相隨趙閱道心可
告帝凡屬親故應共知聞領地介衝途上客之車頻
至而官任措大東道之主殊慙四壁蕭然一囊溢甚
笑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三

雅欲班荆而道舊是難乞醯以與鄰雖長者無過督
之心而小子增價越之懼蒞圖空寫筆亦無靈藥紆
欲貽策將安出收陰規以王不留行惟翼仰乎君知
故我伏願俯垂清鑑曲諒愚衷布被脫粟以失賓歡
知不學公孫之許金凍饒塵而甘自苦尙垂憐范子
之貧范軾遇過請置此州於度外投枕望報恐嘆式
微乎路中倘未見原不收辭罪

醫說

余嘗謂醫以藥治病猶之將以兵殺賊夫兵凶器也
能殺賊亦能殃民師出以律否臧凶豈待其覆軍殺
將時乎夫醫亦猶是也人之身譬則國也身之元氣
則民也病則賊也而醫則將也藥物則士馬也炮製
則訓練也黃農氏以米方脉本草諸書則古兵法也
而其問症之淺深數之輕重候之緩急所謂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者殆憂受乎難其人已江陵劉吏工醫
者近四十年其所治無弗起者余偶以家人有疾召
笑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三

至署中與之接談經書滿腹舉古今同異疑似之說
皆能折衷剖晰之遷史謂醫之所病在道少以觀於
更不多乎哉雖然吾懼受之易言之也易言醫必以
醫敗猶之易言兵者必以兵敗趙括多讀父書且致
長平之禍亦其類已意受之收効當不特此爲叩其
所得者則曰凡治病必先扶其元氣內固然後以漸
除其邪氣故雖明知所病在是必不敢投切劑以希
速効故收功雖晚而道可十全嗟乎此則受之所獨
得者與今之醫者鮮克解此持未達之藥嘗不試之

病而爭旦夕之功是猶討賊者不務恤民但窮極兵力惟敵是急耳且使邪氣未去元氣先傷即幸而去之而元氣破壞不可卒復將究成一痠痺不可起之象天下事之如是者比比也可勝嘆哉然則明乎度之說可以治國可以用兵詎獨擅能於一技已乎因書此爲贈正荆國大用兵時也

文集

卷之八

疏文說

三

仙人城說

城非城也山也以城名以形名也曷形乎爾山壁立不可階也且嶙嶸錯峙的的歷歷或樓櫓若或雉堞者也故曰城也系以仙何也以山中舊有異人遺蛻也蛻今以矣名不易則傳之久也且志異也由是弋遊者南望天半見有奇峰縹緲或出或沒於烟雲間者里人輒樂得指之曰此仙人城也

文集

卷之八

說

三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與撫臺董公漕議書 諱衛國

恭惟老祖臺大人臺下昂文孕秀海壖儲精起三韓
簪黻之家望隆燕薊際一代風雲之會才並夔龍

天蓋眷我中原而資之良弼 帝復念茲南服乃授
以雄藩一從節鉞下臨所在雁鴻安集布綱惟肅風
裁與廬嶽爭高敷政以寬愷澤偕蠡湖並潤利興而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一

弊剔一十載萃膏郇侯之雨吏戢而民懷七十城徧
沐召伯之棠簡在一人行作 明堂柱石惠流四國
詎止偏壤金湯斯率土咸戴其休而載筆莫盡其美
者也某等幸托仁宇之下頓沐德風之遺雖就日依
雲羈一官而未逮然祝嵩歌壤合千里而無違祇有
感銘鐫之肝膈更何涓滴贊厥 高深迺茲者不揣
唐突妄有指陳蓋非一人之私言寔爲舉國之公議
則江右今日漕糧以屯丁長運一事是也自衰明之
積害未除致 興朝之流弊滋甚况值亂離之後重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二

以饑疫相仍僅有子遺但存皮骨以卑靡而膺重役
瘡已更無肉補因困苦而肆扳連今且復代挑僱累
軍不已而累民病官不已而病 國害孔弊實百緒
千端逃亡因之日多生靈因之日蹙賈生不勝其痛
鄭俠難盡其圖此固久在洞鑒之中矜憐之下者也
是以仰體德意俯採輿情遠考舊章近參衆議敬具
小揭于冒台嚴旣以老祖臺心存國計志切民艱自
能取爲已任且以老祖臺力可回 天誠能格 主
更欲舍此何求矧以 聖主當陽俊傑在位興利祛
弊爲萬世一時者乎且老祖臺嘉績丕章 宸衷久
注或外而總制或內而三公欲借宏才匪伊朝夕倘
一旦 聖書忽下卽萬姓攀卧無從將失今日可爲
之時而遺他時不盡之憾知老祖臺仁心隱惻亦必
有所未安也故合詞奉懇累牘陳情非特計無復之
抑亦勢難稍緩耳諸所欲言悉詳揭內雖屬芻蕘之
末議或爲賢哲所不遺伏乞特垂采納更廣咨詢謀
及士庶軍民叅之監司府縣縱有小異無碍大同興
利必擇其最多去害必先其最甚賜以 題請見之

施行本亦誠以圖功將何事之不立爲蒼生而顧命
又何言之不從止此舉手之勞便布敷天之澤且不
特斯民數十世無告之困一息而蘇卽 聖朝千萬
年無弊之政亦一朝而立將功名載之竹帛福澤流
於子孫爾公爾侯與 國同慶可操券而收之矣荒
函奉瀆希有不恭某等臨啓悚惶不勝激切待命之
至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三

與韓禮道漕議書 諱庭芭乙未進士由翰林

恭惟老祖臺大人臺下奎宿垂芒岱靈毓粹呈瑞質
而風離丹穴聳高標而鶚翥青天湖忠獻徽音仍繼
兩朝之寵紹昌黎絕學還起八代之衰玉署摘文燃
藜於今未熄 彤庭啓事諫草何處不傳雖覲輟侍
從之班已早著旬宣之績 帝方軫我西江之困
天乃惠以東國之賢任蕭相於關中饒運用資邦計
借寇君於河內撫綏寔慰輿情弟等祖道薊門昨年
已快衮衣之觀關心梓里此日共欣章甫之歌仰藉
有天歡呼無地茲乃不揣唐突更有請者卽敝鄉漕
運一事是也向於星輶榮發時曾具小揭奉覽又復
面懇再四想沐留神計下車以來亦已洞徹其情形
脩詳其利弊而知弟等所言之非誣矣正月中幸蒙
撫臺公祖軫念疲黎酌定良法援江南厥造之例具
疏入告已奉 旨勅下漕臺公祖會議題覆此誠敝
里軍民更生再造之會也弟等誼關故里情難坐視
故敢再致前揭干冒台嚴竊謂官造之說誠爲蘇漕
第一善政弟以官造歸之清江厥卽不若仍就本省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四

地方起厥承造倣近日江寧衛龍江厥之例而以府
佐監督料理良爲便易更推之於官運則亦有蘇浙
白糧諸官押解之例可援也以老祖臺雅望宏才爲
當事所敬信又事繁職掌繁憚手援伏乞垂念民瘼
極力轉詳俾得委曲就緒以不負撫臺公祖題請之
盛心是卽老祖臺之大有造於地方也拯斯民於水
火之中奠國計於磐石之固功在社稷德在蒼
生卽敝里子遺無能圖報出一而仁心快舉在天
地鬼神亦必冥鑒而默佑之富貴榮盛奕世無疆蓋
文傑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五
不待禱祝而收者也肅此奉懇統乞鑒存弟等無任
感激翹望之至

謝董撫臺書 諱衛國

鳳曆更新龍沙增彩緬懷德祉與日俱崇但有瞻依
可勝遙溯恭惟老祖臺大人臺下以當代霖楫之望
寄南國屏翰之資膏雨十年已觀民康物阜甘棠百
世難忘地厚天高何意昨年之季忽陳請退之章雖
元公遜此碩膚將赤子遠其慈母驚惶無地扳卧何
從幸蒙聖天子夙念殘疆久勞弘濟欲觀化成治
決復下溫詔慰留既遂借寇之私豈特係劉之快
方在歡呼踴躍更值雲章冉冉天來捧讀之餘欣慰
文傑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六

交倍及寬大疏情文懇摯且仰見仁人君子留心邦
計垂念民艱不以末議相遺立見嘉謨入告行使衛
屯渡卒共霽浩蕩皇恩凡屬有心皆當飲泣況在
宇下其誣思感祝當復何如敬謝敬謝茲乃不揣庸
突更有懇者以大疏官造一事既下漕臺計以事關
江省例應會稿具題伏惟盛德殊功旣自老祖臺發
之尤欲自老祖臺收之則始終主持務期就緒是又
某等稽首叩額所深期厚望於左右而無盡言也擬
致雁書用申燕賀先此布悃統冀亮存臨啓無任
云云

與鄧衛玉書 諱瑗

閱來論其論次僕文似多假借不敢當至謂僕以京華清暑日與諸名公卿負海內文章望者遊以故風氣日上似有所師承云云僕捧讀之餘不勝悚息以僕文爲佳固未也謂有師承則無之矣夫長安人物所萃鉅公名流多在焉則就正有道是其地又僕前官翰林文學臣也近雖改部郎部務亦甚簡與讀書論文事不妨是其時矣又僕嗜詩文嘗樂得從勝已者遊非專已自是者比是其人以是三者宜乎來論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七

云云乃爾也抑知有大不然者乎僕負性素拙且介足下所知雅不樂遊尊顯者門或當遷除朝參後故例必往謁不獲已問道已經得其狀報甚然不可免也姑造焉則必先賄閹者爲婉詞求其通關者猶不遽達直曰屬方有公事君且去約以他日既不敢強復不改違約如期往或不值值矣則下馬拱立門外閹者將刺入良久始出報曰屬方倦少憩也或曰甫進餐或曰方與某客談未竟君姑俟乃引至別室中几席略不備荷然命坐良久口且燥腹且饑或疲欲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八

就卧當此之時面目不可以告妻子每憤起欲棄去不顧度於理又不可勉俟之良久閹者趨前曰請見矣急從之入相見時尊顯者禮殊簡貴坐定慰勞外寥寥數言都不及文章事然公卿大臣立功勳主是其職也固不當仍話措大生計乃修已治人之方經時濟物之道略不一進教之豈我輩未可與言耶卿尊卑相見之禮自古而然耶恭罷三揖而別如是而已如是者一旦甚其可再乎夫今之負海內文章望者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一旦以閹署郎官驟通其門而曰余以文字求教者也誰則信者且既無以厭閹者欲初至必姑辭之再則且箕踞以對三往鮮不笑且罵之矣此雖主人之意必不然然謁者之難昔人已嘆之况我輩尚未得入其門登其堂奉其色笑又安測主人意指所在哉僕性既拙且介不工爲佞一旦作此舉動足未進口未言面已發赤即使請益有獲所得幾何所喪已大以是離羣索居不能坐進於此道也明矣且夫文章信有師承抑師又何嘗之有乎韓得於左柳得於國廬陵得於西漢眉山

父子得於戰國策固未嘗親炙其人受其提命者也
昔有問善畫馬者以何師答曰廐馬萬匹皆吾師也
是真善得師者今名公卿手筆固所景慕然得其詩
若文讀而私淑之足矣無已更進而求之古亦當有
得即萬無所得亦可無所失也若如昌黎所云我能
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而內以欺於心則豈鄭子
所敢出哉足下深於古者也肯進而整之以匡所不肯
逮亟請得執鞭以從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九

與陳元公書

前月於王君座中足下極稱錢牧齋先生明詩選一
書爲千古定論所在掄揚不已其書僕未之見因不
敢置辨惟唯焉然嘗竊嘆明之亡也以朋黨以議
論而其兆則先於文字中見之當時學士家評論詩
文護同伐異於所是引爲家派於所非若擊仇讐蓋
門戶之立戈矛之爭釁已伏焉既乃中於國家爲可
憾也牧齋賢者乎正恐不免耳昨客某忽以是書相
貽余本不欲觀以足下言故爲開戶讀之凡五晝夜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卒業焉乃竊笑固不出鄭子所料也其序文年月止
載太歲名集則冠以明諸帝王次以元之遺民逸士
而後始入明初諸將相寓意大約可見而於明季黨
論則毅然自任爲鄉願高趙諸公後一人而一篇之
中三致意焉其是非余不敢論至其評論詩篇也必
泛及其人品於所不悅則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
又雜引諸浮浪無稽之言爲之證佐嗟乎是不過以
東林黨盛氣餘憤發洩於筆墨中耳豈論詩文也哉
若如所云正恐陶謝李杜尚復不免况其下乎天地

之大也山不以五嶽廢羣山水不以四瀆廢諸流輒不以芝蘭廢蕭艾木不以松柏廢蒲柳鳥獸昆虫不以麟鳳龜龍廢一切飛走鱗介之屬也文章亦然六經之外且有諸子正史之外且有稗官詩三百篇聖人所手定者變風變雅亦不遺焉以至楊墨佛老之書今猶與經史並存此文章之大也故古人於評論詩文之際於其意所不足者或微言諷之或直辭譏之從未有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直至如彈文如罵座者而有之自明之中葉可以觀世可以觀人矣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十二

然空同嘗詆長沙矣已而空同與信陽復交相詆然長沙之書不廢而何李之書亦並存也旋復有詆何李者矣弇州祖述空同羽翼濟南舉有明二百年來鉅公名流無不詆之雖劉誠意宋文憲高季迪楊文貞王文成李長沙歸熙甫諸君子皆不免焉然諸君子之書不以之廢也旋且有詆弇州者矣公安景陵諸子且詆濟南與弇州矣然濟南弇州之書不廢也旋且有詆公安景陵者矣今收齊則舉王李鍾譚諸子而並詆之吾未敢謂諸子之書遂因之廢也又能

保他時無詆牧齋者乎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振五季之弱其文具存讀其全集大半皆揚掄前人弘獎後學從未有舉古今文字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如彈文如罵座者也况諸子之書初非淫辭邪說有害於世道人心者比而其才情光氣又各自有其可傳者雖瑕疵不無何足深議乎若乃負一代作者之望而近者耄猶以其著述開後學欺凌前輩之風長本流分立門戶之漸使匹國餘習猶見盛世深足惜焉至我輩評論詩文亦如其立身行已要當各有定焉何如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十二

見雖古哲遺言亦有不可相奪者况其他乎足下以

與陳元公第二書

昨奉書足下足下幸無誤認鄒子爲敢於詆前輩也此亦如涪翁所云論文正不當如是耳若乃詩文之傳否良未易言蘇端明方正學二公文集雖以熙豐諸宰執之勢明文皇天子之權亦不能滅沒之而使之不傳况其下乎故使其不可傳雖力爲崇誦亦若何物焉隱爲敗之使其可傳雖力爲排擊亦若有物焉隱爲護之此非作者所得與亦并非後人所得與也而紛紛者何爲乎原牧齋論詩之意只是力爲李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三

唐中晚一派及宋元人詩鼓舞後學耳而牧齋所作詩文余嘗讀而愛之於所持論正有不甚相蒙者要之此書有爲言之明眼人自能識破英雄欺人文士彌甚其不足盡信大約如此足下然之否

與嵩山次齋大師

憶甲午之夏曾過訪寶山但以俗務倥傯僅得一瞻道範更未獲深領教言至今歉然奈塵緣難斷十餘年來流浪于名利婚宦場中遂若嗜苦如怡正不知何日是回頭彼岸時也昨歲以請假歸思擬欲叩方丈前懇求玄言妙義解脫此一切故屢向悟性禪兄言之托其口布此恍以初歸時百冗雜乘未暇及專人脩候也昨忽承前使遠臨頒示大教不勝忻荷想見吾師慈航普度不以疎遠見遺如此捧讀尊錄直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三

如甘露醍醐清涼徹頂且言言斬盡葛藤獨標宗旨更無勦襲雷同之恨至于塵心卽佛心世法卽佛法真覺直切了當是真寔地上做工夫却不徒口頭機鋒徒增後覺疑障也某三十年來日在煩惱諸境界內直是鳥巢禪師所謂心火相攻識性不停者雖嘗究心宗乘探旨禪門如此中疑團終不能破及誦師語乃悟塵心佛心不是二心世法佛法原無兩法不覺豁然擬稍暇卽當躬叩寶刹更商此旨諒師不見拒也法使回肅此附謝臨馳可任瞻注

又

夙起道風殊深饑渴養者脩候寔出素悅已擬早秋
特叩禪關拜聆塵誨奈以塵事紛囂竟成羈絆轉昨
秋杪而王程更矣事不遂願奈何奈何日讀尊錄倍
切神馳雖躑躅名利場中嘗覺眼前電光耳畔師音
相爲震攝若夙因不斷石輩張弓駕箭三十年異日
尚可作半個漢耳已于本月蠲吉戒行旅矣晤教之
期尚期來歲秋冬之際敬此茲復外具四字扁額代
儀一函聊表遠悃惟亮存不悉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前函

答川湖總制蔡仁菴啓 謹統榮

恭惟老先生臺下昂文學秀海壖儲精起三韓甲第
之家望隆燕冀際一代風雲之會才並藝龍玉尺水
壺典銓日共美 山公啓事輕裘緩帶荆益間今瞻
叔子風流清節與衡岷爭高吏戢蠹除者二十五郡
惠澤偕漢江並潤塗詠巷祝者百萬億家伊陟象賢
行復作商廷霖楫伯禽克世詎止是周室屏藩景仰
既深瞻依何已某豫章鄙士冬暑閑曹慙拙性冷踪
姓氏未通於左右幸瞻雲就日班聯舊望乎光儀謬

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十四

膺 簡命以西來得掄才於文翁教育之後時倚并
參而東望每馳神於龍山旌節之間公事之經營告
成私衷之嚮往彌切不謂瑤章先下一紙同十部之
賢兼以鼎貺遠頒兩函儼百朋之重驚聞有命懼蹈
不恭對銀鹿以拜嘉撫錦魚而增媿勞踪萬里擬將
一識韓荆州平世三公行卽快瞻蔡子度荒函先此
報謝鄙悃容至超陳某臨啓可勝悚切瞻馳之至

答袁孟嚴諱儼

讀足下詩殊快服其序言卽無尊論容能已乎今文幸稿脫矣然竊謂此佛菩薩肉髻也祇當以華纓璅珞施若之何以烏雀溷也不虞穢佛頭乎或曰文雖不工以當釋氏所謂心施也可遂附來手上

與胡若愚

別來遂一年矣戎事譁張遂阻佳晤遽使數十里之隔竟如東海南海馬牛風不相及也回憶芝宇塵談祇如雲中阿閼國一見不復再見更如觀海市後追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五

想其妙皆在縹緲有無迷離斷續間不全記憶之矣今山中捷音已至戎馬計日可旋奈僕瓜期已迫約計風高木落雁唳江寒是僕將鼓棹時也可得來江干一執手否

示三弟

前過龍灣時值風波浩洶帆檣遽倒合舟盡無人色幸獲平濟今猶魂驚也弟念之否雖然江湖中之風波可見平陸上之風波難防飲食笑語間而颶風惡浪與蛟龍之患伏焉可不慎與惟能於方寸中不自

起風波斯履險如夷矣

又

人謂治生事最妨讀書事故讀書人不可理家若然則讀書人必皆不喫飯不着衣屏棄妻子而後可不然此中豈復有名士乎余謂讀書只是要心無所累耳理家治生事雖煩瑣猥雜但當隨分因順事至則應事過則已不以一毫留滯胸中又豈與讀書妨邪若此心不能空空洞洞則章句文義亦足爲害其妨讀書事者卽在書之中矣況其他乎昔之人有不離文集

卷之九 書啓小札 六

酒肉妻子而能證僊成佛者是其一証

示弟姪

工織錦者必先多蓄絲以備擇用若無絲矣雖絕世良工亦無所施其巧夫作文織錦也讀書則多蓄絲以備擇用之謂也

又

爲蠶養桑非爲桑也以桑飯蠶非謂蠶也逮蠶吐繭而絲成不特無桑蠶亦亡矣取其精棄其粗取其神去其形所謂羅萬卷於胸中而不留一字者乎

勉稚子聞慶

讀書有漸作文無漸讀書着得力作文着不得力讀書有苦無樂然樂在其中矣作文有樂無苦然苦在其中矣

又

讀書如練兵作文如用兵練兵者必其平時教訓精紀律嚴士知將意將識士心已具心腹手足之用一遇敵則進退攻擊惟所指揮雖在倉卒亦不可敗

與諸弟姪

文鼎

卷之九 書啓小札 七

古大將之才類出天授然其臨敵制勝也要皆先識兵勢虛實而以避寇擊虛爲百戰百勝之法文士家作文亦何獨不然蓋意乘間則巧筆翻空則奇局逆振則險詞旁搜曲引則暢雖古今名作如林亦斷無攻堅撫寔硬鋪直寫而其文得佳者故一題到手必靜相其神理所起止繇寔字勘到虛字更繇有字句處勘到無字句處既入其中復周索之上下四旁點而題無餘蘊矣及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務於他人所數十百言未盡者予以數言了之及其情窮墨止

反覺有數十百言在其筆下又於他人所數言可了者予更以數十百言排蕩搖曳而出之及其情窮墨止反覺紙上不多一字如是又何慮文之不理明辭達神完氣足也哉此則所謂避寔擊虛之法也大將得之以用兵文人得之以作文縱橫天下有餘力矣

卷之九

鄭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祭王鶴山先生文 諱益朋

嗚呼先生而竟逝也耶以先生懿行亮節弘才淵識
邇表見當世者亦僅如是而止耶天乎果不可測耶
仁者亦不必壽耶抑所以壽先生者當自在而不存
是區區問耶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天乎何遽奪吾先
生之速也先生丁酉典試江右披文相質如見其人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一

脫越驪黃鑒衡無爽雖遭擯落者亦廢然相服而無
異詞况小子某等幸受知於先生者乎先生每接待
諸子動以古道相勗聖賢相期提命慤慤言猶在耳
也顧十數年來二三子遠近離合心密跡疎所幸先
生神齒未衰天休正茂奉令受教後期方長而不謂
遽棄不肖等而逝也嗚呼痛哉蘭陵有二弟子通利
則思其師夫通猶思之矧奎等又非僅知遇之感乎
且先生生浙中名族萃湖山江海之奇鍾爲國華天
資忠孝器識過人浚於取榮勇於赴義其素所蓄積

然也及發爲文章一本至性風迅雲駛睥睨古人即
成進士時廷對一篇忠誠炳煥亦略見其生平矣暨
由中秘改司諫垣鳳鳴鷹逐現消辟易聲施固赫然
也然先生所言必持大體其抗疏請劍無所顧忌者
乃在悍帥巨憲數人耳有稍難執義不回卒之
朝廷彰黜罰之威而天下蒙剴勸之澤以視夫糾拾猥
瑣苛舉毛吹者其度越爲何如耶嗚乎使先生得早
秉樞要則芟蕭艾植椒蘭以上佐

聖天子維新之治豈多謬古大臣風烈哉適既緣太翁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一

憂去官棲遯林下者十年矣僅以兩鄉起用不竟厥
才曾幾何時兩楹告夢嗚乎痛哉此奎等既哭其私
又爲邦國勸人之云亾也夫生以憂覺達者等觀况
先生玉樹盈庭莖莖競秀雖神化竊冥俱可無憾獨
是不肖等生無以爲効歟無以爲喪和公之衣未受
而陸氏之庄幾荒兩弟樹膚於何自慰乎意者如周
子西之卒厲鋒鏑使人知爲出任公之問者是卽所
以報任公也嗚乎尚鑒

祭于山白先生文

謝顯翰

嗚乎感莫深於知遇而知過於遇則感益深矣痛莫切於存歿而歿思其存則痛益切矣其不肯出先生門遇不勝於知而哭先生不僅以遇也先生績於官存者著矣哭先生歿其存而益愴於歿也西之役先生以峽令分開遠士得七八其泰竊冠一房先生意未慊也憶先生上余牘必元鄭子而後已爭之力越日又爭之僅得先六人沮之者謂其庸孟執非豎莖失之奇是耳逮不肖謁先生於峽城先生喜過於得

東集

卷之十

祭文

三

讀時曰信矣其履續袍者也當是時同門生俱待先生而南陵令姚子者齒冠一榜或嘲先生先生信之曰是必售也既而余偕姚子斌已亥進士余復還竿館選讀書中秘一如先生言嗟乎以適然之遇惟先生操咸應之先七人者皆魁然名彥也而獨券不肖以所至嗟乎余亦有心能不悲哉自酉秋至今先生授書勸勉者不一尺曉寸簡瑩瑩然照篋笥間每一拱對如聞提命焉嗚乎先生往矣豐池張雷之遭河汾董薛之賞如不肖者所謂遇不勝於知也先生家

本于門輝冕勞床不勝記述憶在峽署日鵲靜花眠蕭然峭壁先生色愈怡峽上連度粵大師畫馳凡屏腹件儻之供不以時取具先生應之無遺客兵不講民不擾斯亦理劇經遠之太略矣逮先生以本齋計去峽之民知先生之不可留也聞於市鎬銘記頌一日而遍嗚乎謂先生於古循良不一二也不肖最得先生於峽觀袁先生之治值祝韓方亟先生方振聲厭冠不數日遂別去何意竟成永訣也爾哉先生為子孝為臣忠感太父也如不欲生然父與父也即見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四

其所欲然獨未肯俯仰太吏以取尊寵率以十乘在民之遺餉用報罷峽之民聚而請於縣將曰我不忍負我良令各勝費以完上先生將見教而先生逝矣余不肖既哭其私又為邦哭人之云公所訓教某存而益愴於歿也先生懿行亮節雖不絕稱惜以義割天下之才固於一邑以蒸餼拜倫之說世傳於七人即長世兄潘湖方繼坎世兄以高第官在堅且夕毗一人則出其弄者若考木文先生俱無可以無憾獨不肖一官輩下生既無以為效或更無以為費惟

得走一介之使代叩素旄前致此哀悃其何以醇先生也嗚呼靈爽不遠先生其詔余哉尚饗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五

祭侍御君實兄文諱名北直寧晉人

嗚呼惟兄之生有關係哭兄之歎語何容易兄誕華胄秀靈所萃孝友恭謹天懷純粹立身制行三古是冀兄負殊才超倫絕類允武允文挾有神契胸如倚珠目如流慧光力所收技能畢會年甫十七令聞孔肆簡侍親藩助高護衛八閩之役王師選銳兄首仁之氣如虹曳橫弓躍馬所當必蹶遂剪鯨鯢以一候尉繼平齊寇芟除凶僞海岱澄清功莫與二載之旂裳聖眷攸注改官柏臺試以吏事口膺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六

簡命風行雷厲啓事頻聞釐奸剔弊爾爾民咸載威惠邦之司直於古無媿帝方嚮用進秩卿寺將竟厥施而稷而契理券大椿八千爲記胡未四十溘然先逝嗚乎福劣於德數短翼斯翼蒼蒼何昧凡屬有心誰不悲涕兄某等系本一支居分異地長安傾蓋誼若同氣情深盪人古道交致以此相扶名業各勵何期吾兄竟我遐棄陳詞與哀風兆雨洒天涯友于情於何既嗚呼尚饗

祭

名作龍上昌人

嗚乎天寶國華人杓道極實喪華銷朽移極圻哀公
負才良不世出大別登奇漢川漾碧秀靈所萃百夫
之特食性淵朗天懷藹吉南金竹箭令聞早溢亦越
明季止學充塞亂文如沸雲蒸波激六朝浮艷五季
怪僻沿及盛時莫之或革天啓文通公曰余責憲章
六經網羅羣籍周情孔思非聖弗述性情悟詣才鋒
學力畢入文中以尊其格臺閣爲體圭璋爲質既弘
而肆亦典以則大雅既作睨消辟易王風蔓草藉公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七

開闢唐韓宋歐功與古匹迺蜚英聲乃翔茂寔名冠
辟雍早歲通籍遂膺一甲多士允式

帝曰咨汝鴻文經國替華待從惟汝是職翰染鳳池麻
宜鸞掖天祿光騰運炬龍錫藻駁太平厥聲有奕衡
文於越視學京邑排沙揀金校讐精晰王荀聯班羽
儀天室惟

國之休惟公之識載典成均直溫寬栗譽髦斯士有焉
有翼菁莪雲漢視今猶昔龍繼

兩朝光榆九域恩眷府加公愈謙抑紳笏雍容德音有

秩雅致高量昭人顏色九齡風度公孫經術我思古
人其儀不忒

帝方嚮用進叅密勿將竟厥施而禹而稷理秀大椿天
壽平格羣望期願云胡不弔玉樓之召無乃慳惚
天子震悼朝野悲悵嗚乎才餘于身福劣于德哭公之
歎豈惟公惜人之云亡邦國之戚况余桑梓夙覲埏
埴一朝千古倍深惻感絮酒陳辭以寫窮擗公賓於
天在帝左右玉帶珠馬雲車倏忽俯鑒微誠永言無
射尚嚮

文集

卷之十

祭文

八

漕議

為

敬陳漕政利弊亟請酌議變通以全國

計以蘇民困事竊惟 與

朝定制首重邦賦而漕運一事尤天下之大命所係焉所宜斟酌古今損益盡善以革累世之積弊而立一代之良法未可苟也

國家受命以來百度維新而漕法獨沿明季秕政以屯

丁長運因襲不改以致流弊日深而貽害日甚公輿

文獻

卷之十 漕揭

九

私交受其累而軍與民同極於疲語曰害不百不去利不百不興今日之害不啻百矣反而更張之其利亦不啻百也窮則變變則通莫有甚於此時者矣愚江西人也請即以江省漕政言之即未周知他省抑凡有漕之地皆可類推也則請得先陳地方之困次議救正之方援據古今詳校利害以仰 當

道仁人君子忠國愛民者特賜省覽焉謹按今之運丁即前朝之軍前朝之軍亦如今日之兵也始以有罪遣戍繼即著籍防守原有月給軍需出自各縣倉

庫非為漕運設也後因承平日久息兵墾田遂每軍

撥給荒田若干合輸籽粒若干因於月糧內扣算籽

粒然每軍猶歲給月糧三石六斗恩甚渥也既不荷

戈未免坐食適擇有力者編為運軍總令轉輸稍寬

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不謂行之既久遂執為定例

竟勒之長運矣并坐之造船矣始於成化年間沿及

明季弊已難言然於時物力全盛戶口殷繁勉強支

吾猶可畢事而亦漸就敝壞矣況今時移世異絕非

曩時之比乎又

文獻

卷之十 漕揭

十

國朝來軍名悉裁月餉盡革止因屯田一款無所歸附因名屯丁寔則田歸有司官收籽粒矣是均之民也而獨名為軍於是完納下糧既當一民差而貪領漕運又當一軍差抑何辜而獨膺此重役乎試為之備陳其苦查明時舊冊凡衛所額船一隻每運丁或二千餘名或三十餘名合力朋造今則兵荒之後或絕或逃雖有丁遺僅存皮骨而額船必如數也或僅數人同造矣或止一家獨造矣一也明時造船料價雖少賠墊無多今則物料工值數倍往時領二百八十

兩剝削之銀造六七百金之艘難得知矣二也造船料價定以數次給發若使早行全給則有備在先百事便益臨期猝辦其費必多必待揭債賒造然後找給及給發時自上而下層次剋減比付運丁十不得三甚且懸扣抵欠分文不獲矣三也每舊船四大小修費數十金大修費數百餘金而三修錢糧止三兩五錢耳又屯田歸官而積租幫貼舊例已廢換蓬換桅費概不費四也明時之運甲乙兩班五年起運五年歇息今既戶絕丁稀無從更替年年在運歲歲比欠

文集

卷之十 漕捐

十一

五也且也萬里往返費必加倍窮年跋涉日不暇給賣產則軍產也誰敢買者鬻妻則軍妻也誰敢娶者親友畏避稱貸無門六也迺此外蠹害又不一而足則有衛弁矣復有衛弁之衛役也有軍廳矣復有軍廳之衙役也有糧道矣復有糧道之衙役也由江而淮則有總漕由河而倉則有監督所歷非一地所制非一人於是起批領造有費給價僱工有費驗船受兌開運出湖有費轉運打關抵渠起米入販會販定糧短欠有費會同運糧千端百緒指不勝屈無不費

書真有大可痛哭流涕者雖有五三副米然京糧二五起耗通糧一七起耗經年之米總晒消折所餘幾何卽月糧四十八兩行糧一十八兩僅足供頭舵水手僱募之資耳運丁無與也尖耗使用雖有恩典亦但了本項而已若黃河僱緯北河剝淺費又安出乎定例每船許帶土宜六十石矣江西地貧瘠無他貴產况在僉造領運追比積欠之餘豈有暇力措辦及此耶夫當三空四盡之時而以至艱極鉅之任責之伶仃無告之窮民既無絲毫之利復有多端之害又

文集

卷之十 漕捐

十二

安得不生其不肖之心而成其無賴之計也哉於是非無

功令也不暇遑矣非無親友也不能顧矣行則盜官糧居則害鄰里或扯幫貼或告變產或以冊註久絕之軍修指一人爲親支或以同姓異宗之人忽板一家爲共籍証訟院司舉撥府縣官府有不辨其冤而讓坐者亦有明知其詐而無可如何者或以丁窮欠多無從監追竟斷之以賄糧矣或以有漕無丁無可食補竟斷之以頂運矣平民值此如遭湯火百計賄求

千方營解名或未除家已立破不堪苦累亦惟有逃
一法無軍漸且無民無民因而無賦長此不返爲
患非輕豈獨誤漕而已哉夫

神京重地歲仰給於東南數百萬之轉輸此其關係爲
何如邇不爲經久良圖仍沿亡國稅政以屯丁長運
流弊至此當是時也猶可不亟亟乎思所以變計也
哉愚謹以千慮之一得條爲萬全之長算則有三策
在因收一一具詳之一曰改民運爲官造夫曰民造
非其自能工匠之事也依然僱募耳其竹木料值灰

文集

卷之十 漕捐

十三

鐵油麻非取諸官中而用之也依然採買耳然使民
爲之卽以厲民料價大半扣除需索復多名色其弊
叢生約略如前所云矣今惟做清江厥制於省會市
鎮之地起立船廠該省責令地方官領之盡去屯丁
之名編歸民籍而成造漕艘一事悉歸之於官蓋官
任造則勒索無所用官領價則扣剋不得行官募匠
作則呼應提官辦物料則羅致易官督工程則不煩
催呼而告成速不誤查驗而制造堅誠如是也將費
省而用博事半而功倍較之民造其難易不大相懸

絕也哉查本年四月內總漕帥 有題明事一疏內
稱江寧衛三十二幫歲應造船一百二十餘隻議歸
江寧龍江廠地方成造責令該省衙門官員管理則
木值油麻採辦更易等因已經工部如議題覆業奉
俞旨豈是法也可行之淮安可行之江寧獨不可行之他

文集

卷之十 漕捐

十四

省乎然准廠雖屬官造仍以運丁領其事害固稍減
弊亦滋多蓋不如盡歸之官之爲善也此變通以濟
漕政之一法也一日改民運爲官運蓋從來漕事之
壞卽由於以屯丁領運也積困疲丁自領造以來百
孔千瘡無肉剝補一登糧艘便欲居奇荷便目前逞
恤後患况內既卮漏於各衛弁外又蠶食於各衙門
侵盜遺欠端由於此夫屯丁則猶是民也操駕舟楫
占候風水非所諳也頭舵水手皆藉官錢召募耳名
以之管運寔以之蠹漕不亦惑乎今既以官造卽仍
當以官運之惟每船一隻特募一船戶擇有家口可
保任者付之使之居則守厥看工行則管船趨路若
募倩舟師若修補漏漏皆官給以錢俾爲之計而一
應漕事不使與焉至於公費銀錢可不更煩區畫查

白糧民船官運而船戶受脚價者也准糧官船民運而水手受身錢者也今糧於二者之間而校其地之遠近時之久暫卽於所裁屯丁名下之行月二糧酌而與之且供應原有正副耗米書役各支本項工食止一轉移間耳且官旣領運則誰不自愛功名克勤職守必將視漕務如家事護漕糧如已物中途可無遲延之弊船口可無夾帶之弊水次經由可無花費之弊倉場交納可無使費之弊較之民運其得失不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五

縣丞押解欠缺遂少此又已效之彰彰者也且誠以官運亦卽可做白糧之例僱募民船給以價值則亦足以佐官造之窮也此又變通以濟漕政之一法也一曰改長運爲轉運攷漕運事始於秦詳於漢然於時轉輸之粟止山東河北而已未嘗遠及江淮也唐都關中以地狹費繁於是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永徽以後漸致增多江淮漕運於斯稱劇顧始終三百年間治漕稱善者前惟裴耀卿後惟劉晏然晏是祖述耀卿而增美者也開元中以耀卿言於河以羣

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於時稱便及代宗朝晏任漕事亦於江汴河渭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滑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石國用以足天子嘉之是唐之漕政以轉運爲便也宋都汴梁有四水以通漕運而當時所最重者惟汴河而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十六

江淮兩浙荆湖六路歲運凡四百萬石於真揚楚泗州各置轉般倉受納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當時便之是亦轉運法也崇寧初始用曾孝廣言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號直達綱行之未久橫費百出公私騷擾漕法由是大壞後譚稹向子諱蕭序辰皆言轉般之法不可不復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云云由此觀之是宋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明之漕運法凡五變始用海運既而海陸兼運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始令各直省秋

糧以民運至淮徐德四倉交收仍令淺河船以軍從各倉支領接運入於京通二倉名爲支運至末年始令民運赴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爲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水脚視遠近爲差成化年中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爲收兌而長運自此始矣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於是軍無餘力糧多缺額沿及嘉隆之際漕事漸敝議者嘗欲復支運之法而卒不及行至啓禎時已不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七

勝其患矣合觀有明二百七十年間而知明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然則旗丁長運適有明衰季執政其不足爲法也明矣

聖代鼎興正宜釐革豈可因襲不改重受其困乎今惟倣唐宋明盛時之法斟酌損益以求至當則無有過於罷長運行轉運之一策者查

本朝漕額計四百萬石除各省本色軍需蠲荒改折等項又山東河南及江南之徐州額運原不過淮竟解抵通外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省過淮糧近三百

萬石所宜亟爲之計者也今惟酌其地方遠近途次適中之處仍於淮安濟寧德州三處分建倉庫轉貯運運盡裁去長運之衛弁衛卒而一歸於官運官交其途次遠者運貯於淮倉其途次近者運貯於濟德二倉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濟濟船不踰德德船直抵於京通如是則其遠者不過千數百里近者祇六七百里程途既短時日便除一運往返兩月可畢是淮以前之船一歲可再運可三運而淮以北之船一歲可三運可四運也而有數便焉程途既近則月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八

月經行在在諸熟運於江者識險阻更無守凍之苦運於河者避淤塞且無欄淺之患其便一旦也程途既近則運行亦疾交兌亦速當其交兌稍有欠缺誰肯接領自貽貽累稽查不事侵盜自無其便二且也程途既近則限期亦迫趨事者必敏告竣者必早略計一年之內尚有數月之閒官得以從容爲修脩船之地卒得以休息謀俯仰之需私累無憂而公事亦畢其便三較之長運其利弊不更大相懸絕也哉又攷宋時轉般倉制其江南之船輸米至倉者卽載官鹽

以歸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者給以官鹽明
初亦倣之爲開中之制募商納粟官給引鹽准作價
邊儲賴之今令無於淮安長蘆地方倣行此例使各
省行鹽商人載鹽而往者卽載米而來仍照僱募民
船之價或優給鹽引或銷算鹽課於商於漕定爲兩
便此又因轉運而類推之可以佐官造官運之所不
及者也是變通以濟漕政之又一法也三策定矣於
是議督造督運之官則府縣佐貳皆可專任而責成
也夫各省衛所守千等弁原爲漕設者也自屯田歸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九

之州縣衛弁無經管錢糧之責其所轄者祇此疲丁
而不肖之徒因加存恤苛索常例恣意剝割甚至侵
蝕屯餉波害平民蓋亦屢經告發屢見彈章矣既毫
無益於漕而復大爲之蠹又何所藉此冗員乎今宜
盡舉而裁之而督造則以同知督運則以通判佐助
料理則或前委縣丞或量添主簿或間用典史以各
縣之官分領各縣之事以各府之官總領各府之事
而統於樞道受成焉是事簡而易理責專而不分以
之監視厥務惟押糧艘裕如矣昔劉晏爲江淮轉運

使凡所委任必用士人卽此意也仍須立考成之法
以示鼓勵歲運全完一週則紀錄再週則加級三週
則優擢其不職者則參究卽賞罰明而事功勸其誰
不踴躍爭奮乎至主領各倉交盤之數每倉須用部
司一員監司一員互相牽制推輓之而淮安二官已
具但使就近兼理爲使者濟寧已有一道而臨清分
司實可移駐同理也惟德州皆須添設耳此官之或
裁或增而皆以有濟漕政爲定者也於是議造廠造
倉之費則漕費本項卽可通融以取給也衛弁既盡

文集

卷之十 漕揭

十

裁卽其所支俸薪與其衙門雜項公費合數省計之
歲所省可十萬積之十年百萬矣且旣行轉運歲可
數省則船之式可改而小船之數可減而少而修造
之費省於前由是而舟師水手之役亦減而僱募之
費亦省於前若合各省計之歲所省可數萬積之十
年數十萬矣裁長補短挹彼注此止一轉移似可足
用何至盡煩司農之仰屋乎無已而漕折輕費銀兩
可寬勸也無已而捐助援納事例可暫開也昔劉晏
嘗言舉大事者不當惜小費宋蘇軾亦稱之以爲天

下大事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人有哉是言也今

聖天子矜恤民艱鴻恩屢沛近年山陝荒糧以督撫題請

特准豁免者皆以數萬計本年內因河工緊急又允河臣疏支用正項錢糧八萬其他特發帑藏賑救災荒者不可勝計以天下財爲天下用

宸衷豁達慮深長原所不惜則更定漕法此萬世一時

也況是舉也一難而百易一勞而永逸費於在官者有限而省於在民者無窮費於一時者有限而省於

文
卷之十 漕捐

三

後日者無窮乎此費之有損有益而要以有濟漕政爲歸者也然此其大略也若夫纖微之偶有未備曲折之偶有未宜在當事者酌量時地措置機宜耳然是議也於順治年中地方大臣及臺省衙門亦屢經條陳矣則前任江西巡撫夏公一鶚有題爲請蘇漕船軍造之苦改爲官造前任御史胡公其相有疏題爲目擊漕欠之多請改官運前任給事中孫公蘭有澄剔漕欠一疏極言廢升當裁而府判縣丞悉可領運又前給事中王公益朋有漕運一疏極言漕糧侵

欠之原由於押運之用衛官止有直去衛官而用府

縣佐貳又前任總漕蔡公士英有漕政弊壞已極一

疏極言長運久困之苦與轉運當行之利及經理轉

運之法夫是豈疏者無不詳明懇切深合時宜運卒

扞格不行者何耶至今日而已亟亟乎不可稍緩矣

故愚既總集衆議復折衷已見更爲援考古今詳校

利害而不憚條分縷析之煩也夫以可行之策又當

急宜行之者亦無不可行矣而或者有疑焉豈議事

者以紛更定例爲嫌乎豈任事者以驟翻成局爲難

文集

卷之十 漕捐

三

平然而

聖主在上聽言如流俊乂盈庭寅恭相濟有何嫌疑而不

爲

國家定一朝之良法而革累世之積弊耶若乃衛所各

升之憚於裁缺候補也府縣佐貳之畏於任重理繁

也內外管糧衙門之慮書京通各倉之積棍凡衣食

於漕運中者懼於官運官交將盡失其金穴銅山而

無以爲漁獵之地也勢必意見各出議論紛騰甚或

播造訛言沮敗成說惟在當事之臣屹立如山不爲

播奪極力贊助決意主持天下事尚可爲又豈有爲之而無其功哉日奎家本民籍位在閭曹既無建言之責又鮮剝膚之痛亦可優悠平世絨熙自安特以耳目所及心神爲惻涕泣而道良非得已敬願

當道仁人君子俯賜採納仰行

題請誠使是策得行將不特軍獲更生無逃亡之憂亦且民得安枕免株連之害通力合作式好無尤鷄犬恬然戶口滋盛在

國既無缺課之累在官亦無考成之愆此誠

文集

卷之十 漕捐

三

聖朝久安長治萬全不易之良規而

文子文孫可世世守之而勿替者也一舉而上定

廟謨下蘇民困功在

社稷福流後昆億萬斯年與

國同慶不待卜筮而決之矣緣係條陳事宜欲求詳盡

遂至繁瑣統祈

留神省覽爲幸謹揭

康熙玖年六月

日具

小引

賀知章見李白烏棲曲曰此詩可泣鬼神矣詩之貴情至也無情何泣李賀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見聞書投囊中暮歸成詩詩之貴聞見真也不真奚傳蓉渚別集實有爲泣而可傳者

楚黃年弟王追騏雪洲氏拜識

別集

引

蓉渚別集引

莫捫朕舌曾誦衛武公之詩不畏於文亦佩畢仲遊
之誠然非時何敢浪語若有道正可危言余也賦質
迂疎抱材謝劣幸通籍於盛世豈感遇以善愁埋輪
而志澄清非其分也載筆以論時事無乃過與然以
若所聞以若所見閱歷亦多矣大足拊心况不自我
後不自我先感慨實係之難免饒舌遂長歌以當哭
如痛飲而讀騷凡得數詩別爲一集知我者罪我者
未敢問世成是厲階爲笑乎爲罵乎聊用遺懷銷其
別集

塊磊云爾康熙陸年浴佛日識於松嚴樵次

蓉渚別集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歲暮志感

山居歲欲盡霜風相淒鳴幽人一撫時百感縱以橫
陰簷散鳥雀古樹走鼯鼯渺然誰得喪往來徒怛怛
又

騎雲覆大塊悲心孔忡忡左顧百川竭右撫千山童
羣萌若蟻蝨湯火禪布中三復下泉詩管雨嗟何從

別集

卷之十一

又

禮樂不妨淫詩書不導愚自然營營者盡爲利欲驅
璠瑜棄作石魚目寶爲珠巧拙竟誰是得失從所如

又

夙不甘鞅繫閱世中已遷噬將決長策高卧滄江烟
所忠丈夫骨終爲衆人憐雲卧不虎嘯誰謂智勇全

又

南山虎何饒長橋蛟亦捷壯夫志四方從誰問津路
手携明月珠掛之珊瑚樹言從漁父遊泛舟武陵去

遺典

娼婦居狎邪機杆會不識羅殺驅輕颺欲擬倚紅飾
長笑東家婦夜夜勤紡織短褐尚不完猶自矜名節

又

漁父釣溪頭日獲魚數尾所獲雖無多歲計有餘矣
一息生侈心決謀竭澤取澤竭魚已盡請君酌江水

又

鸕鶿雖卑汚爲主良亦力得魚不入腹所飽惟餘瀝
天寒河水涸一鱗不可得子婦坐相謀請殺鸕鶿食

別集

卷之十一

二

又

山蛟何擾擾結黨乘暗行大聲似相恐利吻誰敢擾
但知膏血甘詎恤性命輕商賈一夕來於何全汝生

又

修蔓援喬木自謂得所倚枝葉附以榮纏綿不知耻
一朝風雷突木拔根株起仰庇竟何如相抱顛顛死

又

灼灼桃李花深爲遊客憐春光亦有盡能得幾時妍
深山有松柏歲寒保貞堅無人過相問亘古終天年

駕馬行

既中誰家馬碩矣偉軀幹豈是渥洼種負氣何矜岸
主人偶驅策居然一試段屢鞭步不前一蹶轡難按
雖老不識途雖飽猶忘棧任重與致遠倉卒詎能蹤
祇問競芻粟蹄嚙獨何悍豈是駕馭疎或疑痴點半
大哉主人恩曾不加斥竄猶置黃金櫪終年飽芻藜
笑爾多厚福何必血爲汗

猛虎行

南山有白額厥性不必仁帝念山無主敕爲百獸君
寵靈既有藉暴戾遂得申乃恃爪牙利咬食勢震隣
擇肉於羆豹况乃麋與麇日久林藪空攫食來山村
郊牧無牛羊道里絕行人妖狐假其威百獸猶逡巡
騶虞力不制黃公術不神上帝德好生胡俾此物存
哀哉泰山哭冥漠曾未聞

班貓行

主人迎班貓本期鼠患却魚羹日相飯恩待良不薄
何事貓來久鼠患一如昨晝眠汚裯褥夜起翻盤勺
反食鼠所遺安然顏不忤昨復搏鷄雛直如鷹逐鷄

持杖擊不退顧人色猶惡恰鼠而慢鷄所性良可
惟汝具五德信非形師是風昔蒙養恩算成餓鑄銷
欲乞趙州刀一斷此殘虐

青蠅行

炎風煽氛埃青蠅乘時出怪爾種類繁伊誰長養力
貧筵纔告罄紛然爭來集遽側衣冠座竟忘糞土質
或囁盤中羹或啜杯間酒逐羶不知止投險甘自溺
意氣轉飛揚營營聲滿室自非記室獵驅除了無術
不謂天壤內貪愚有此物快意幾何時微軀亦足惜

別集

卷之十一

四

告汝慎行藏轉盼屆秋祥

孤鴻行

青田有孤鶴曜然山澤姿朝從寥廓翔夕向雲水栖
食霞飲沆瀣不受腐鼠貽介立既無黨修潔祗自怡
豈獨鳴鵠笑且爲斥鴳嗤云胡生斯世而不合時宜
世方貴軟美道固尚委蛇一飽苟可營尺枉何足疑
踽踽復京京宜爾長苦饑鶴亦笑相謝君言信非欺
豈予好矯激所性不可違物固各有志何妨負衆譏
長淚九臯間或異蒼蒼知

雜興

村居父老行相對多愁煩問之無他故但道科歛繁
年來屢荒歉生理難具論嗷嗷數口家歲嘗苦饑寒
催科寓撫字所望使君恩何如正供外橫索復多門
一物必盡取鞭朴不覺寬民恩誠易欺誰能測其端
敢惜此骨髓一息爲君乾使君那可忍但怨父若昆
本爲子孫計而多市田園豈知及此時適以取摧殘
富者日以貧貧者安得存一身已多累何況閭室完
人生際此日始云行路難

別集

卷之十一

五

又

十載兵興來生民已顛覆天子軫民艱下詔蠲逋稅
父老扶杖聽相對但感涕王言重綸綍詎曰無實惠
積年逋已償借征復一歲蠲免徒有名不知誰拜賜
誰能叫帝關一爲訴其事歎息歸茅簷催租吏已至
又

官衙鼓三號長吏開高座一民抱牘訴羣視爲奇貨
長吏但一領災醅倏四播威尊民自賤網密誰無過
株引不厭多於法皆當坐繫繫就逮繫豈問強與慝

錄來獄吏貴不計事小大羅織橫索錢有理爾則那
長吏案牘繁奄忽歲時過曲直曾未判數家產已破

又

惟王定律令匪曰殘吾民况復法外法苛細紛如塵
使君誠多才訊決自謂神火烈則民畏此語豈徒陳
生殺制我手何必律是遵矧伊三代下無人不頑嚚
賊豈不犯夜參亦能殺人一醉倘相引百沸那得伸
重罰非枉坐餘波猶及鄰誰謂爾無罪懷璧卽其因
莫持理前訴前訴左右嘆

別集

卷之十一

六

又

鄰家有一子心巧而膽粗既以厭貧賤遂不安庸愚
棄家爲縣吏側身公庭居一自習刀筆公然出有車
衣冠何煒異僕從美且都經行過都市羣小迎風趨
昔猶苦饑寒今忽氣餒殊人云市有虎我知民爲魚
吏胥且若此府君嗟何如

又

官衙日方夕鼓吹何喧闐使君政多暇夜必張家筵
繡幕圍香風華燈吐青烟妻孥紛在坐服飾疑神僊

的燦珠翠光欲奪毬毬妍金樽酌名醞銀盤貯芳鮮
酒行家樂奏歌舞麗以便留連未覺倦何妨夜如年
百里供一令所費民幾錢爲官不如此安得稱豪賢
詎知四郊外餓骨橫荒阡

又

長吏軫民饑張示大施粥造冊報上官銷算官家穀
吁嗟民雖愚豈爲尊者欺一飯德可感破產却爲誰
私家無升斗公家富蠹賊君卽日施粥安得有起色

又

別集

卷之十一

七

長吏軫民愚下令請鄉約社長及道人執事儼有恪
煌煌六訓具易知亦易行遵者必有獎違者必重刑
父老再拜思身家誰不愛無罪尙罹罰安敢自取罪

又

長吏軫民疫開局施醫藥未知活幾人自覺恩施博
我行過村落民病非一門夙饑復久寒不知誰相援
但爲民之醫不爲民之母膏血已盡矣參苓能濟否

又

長吏志覺世大刻感應滿善惡分果報箋註井井然

衆善當行惡慎莫作無謂人不知真報幾曾錯
恭惟使君德惟在勸戒人人善卽我善安用反諸身
又

昨聞縣令去父老無異辭亦或感且歎此行何遲遲
回憶君在官猶令心膽危廿年兵燹後民命皆卑羸
羣方望膏雨君但爲蘭絲所行無鉅細文法多深奇
羅鉗而吉網纖悉曾不遺信知君多才其如民已疲
萬條百里中十戶九逃移幸君註上考叨蒙當事知
徵書遽內召遂得從此辭昨來望行旌赫奕多光儀
別集

卷之十一

八

舟車巨水陸充載何累累安測所載物止益心苦
敬祝後來人慎勿蹈前規

君不見

君不見聖朝命官破資格何官何人不可得誰謂操
吏心術壞積俸循資皆九列嗟爾士亦何愚十年勞
苦空讀書爭似習刀筆公門居食有魚出有車一朝
役滿得榮除拖紫曳黃先驅書不如律吏勝儒吁嗟乎
書不如律吏勝儒

君不見生聖代多世官父結綬子彈冠臣勞曾幾許

聖恩何無已王公侯伯外戚家茅土已分還任子生
不必學詩禮習弓刀亦不必量材藝敘勤勞兒纔墮
他便應貴何况髮燦齒已齟內者省郎外大吏黃金
橫帶皆賢豪吁嗟乎海內士誰才彥馮唐甘老成毛
遂莫自薦汝曹父兄本微賤

君不見東漢初劉盆子歸降百萬衆止待以不次聖
世恩何寬降賊皆得官信知爲賊有厚利爭似爲民
不免饑寒銀章紫誥直與展手捧到官官孰辨文
者卿二武侯伯降秩授銜仍不賤晨入朝夕拜爵猶

卷之十一

九

快快怨賞薄吁嗟乎幾多勞吏君不知十年一遷敢
恨遲

信民語

鉛山紙堪束册厚如錢白如雪尤物勞民民力竭幾
工能得一番成官府一聲千萬頓但願交官官不怒
價值有無誰敢說

靈山茶浪得名一盤鮮芽會幾蒸風味敢與蒙外爭
長官徇名不問實公私食用皆取給羣豪若戰華軒
時山氓痛哭那得知玉山燭灺盈尺膚理光燭雖絕

殊總出民膏與民力官司科索無常例一呼不應施
鞭箠有心同燭燦有淚共燭流檣櫓樹爾之尤
湖山虎文采異官愛虎皮責獵戶不用持錢入市肆
獵戶聞命如聞雷張弓冒險山之隈昔苦虎不去今
苦虎不來雖餒虎口何足哀

汭川鯽味信美誰教汝能實腸能調胃官一票動百
尾數不足撈欲歎我行代汝供刀几

信州穀何太賤解百錢無人問官課不供父老怨且
莫怨還應喜誰家更有買穀錢一歲不登大亂起飽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餐飯耐鞭笞但得室家不分離猶勝成兵與衣餓

予既嗜戰國策一書舟中無事批閱再過因採
其引喻語之最奇快者泐爲長短雜詩凡得
若干首意無所稍言不必文也

穿楊枝

蘇厲謂周君章

穿楊射信神技百發百中不善息一發不中喪前美
人生快意當知機張弓挾矢小者耳

羅羣長

段干越人章

千里馬千里服羣牽長行不速吁嗟今有飛黃無王
良駕馭乖同驕駟

周之璞

應侯曰鄭人章

鄭之璞以玉名周之璞以鼠稱當貴實無循聲名美
玉實腐鼠天下事多如此

狗羣居

天下之士章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狗羣居亦何恂有嬉遊無怒與不啗肝膽交肺腑親
云胡一骨投競起聲猶猶如螳臂如敵愾爭必得成
不悔嗟哉所獲會幾何醜狀惡聲不可耐

君貌美

鄉忘修八尺章

君貌美勝徐公言滿堂無異同妻私我妾畏我客有
求於我我否亦曰否我可亦曰可吁嗟乎君既自知
斷不疑左右可信復是誰

狐欺虎

荆王問羣臣章

嗟汝虎亦何痴狐欺汝曾不知從狐行百獸避豈子
能狐是畏從此叩首受馳驅狐步亦步趨亦趨狐食
以其餘啖我世間愛我莫如狐恣睢暴亂鬼神惡獵
戶張弓來要路狐善疑早聽去虎憑威聚眾傾胸貫毒
矢足陷阱至死不不知爲狐誤

狗有執

江乙惡昭奚恤章

狗有執夜下司狗溺井主不知鄰人逡巡欲告語狗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輒怒之當門拒不得言奈何許

嗟黃鵠

莊辛謂楚王章

嗟嗟爾黃鵠遊江海翔青冥嚼鱗鯉嚼菰蘅自謂無
患與人無爭何緣弋人慕爾繳施其醢朝振雲中翰
夕供俎間肉彼其之子何太毒

馬多力

虞卿謂春申君章

馬多力雖可信勝于鈞非其任不使致遠使任重雖

得驂騮不可用

吳于劍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吳于劍天下奇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匱器雖利當自
愛寧薄柱而折寧擊石而碎無假人自貽害

虎決踏

魏允謂建信君章

虎遭系幾惟禍決踏去一何果云胡營營者戀微而

凶大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三

市有虎

龐葱與太子章

市有虎言非欺彼帶伊絲弁伊騏者復是誰

乘漏卮

或謂公叔章

乘漏卮不塞漏復輕陽侯波往與颶母鬪旁觀悚息
奈汝爲卮中敵國方相持

市中馬

蘇代爲燕說齊章

市中馬誰千里伯樂一顧價頓起請君慎毋信伯樂
伯樂已受市人託

市駿骨

燕昭王收破燕章

愛駿馬市枯骨費千金曾不惜枯骨只今市已多駿
馬不來奈若何

竊裋褐

公輸般爲楚設機章

舍其錦繡竊裋褐舍其文軒竊敝輿豈真有竊疾沉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五

錮不可除胡爲乎茫茫天下皆君徒于於君何誅

父老歎

父老攢眉密相告近日租稅那可道昨費十金納七
金猶道官清免折耗官稅折耗安足云額外橫索猶
紛紛已經廿載兵燹後水旱屢告寧不聞田園生息
止有此數剝至今尚餘幾天不產金點無術何從悉
奉使君指君圖積金裕後昆世間黃金誰久存昨見
負租繫獄者却是昔時墨吏孫

又

城南失盜使君怒疾呼胥役嚴追捕胥役手捧使君
版赫然氣酸流行路尋風問影踏四村橫索酒黍夜
打門鷄犬驚逸兒啼止父老側目不敢言明朝牒報
十擒五却是近鄰殷實戶早知若輩利汝財應悔從
前作息苦公庭沉沉天日黑訴枉號冤誰動色破產
殞身凡幾家一人真賊何曾得

又

一從兵火播虐餘百里大半莽榛蕪惟正不供司農
恩墾田立令真良謨墾多受賞少受罰取盈舊額而
別集

卷之十一

十五

豈徒使君奉檄有奇策煌煌令甲張通衢大檢民田
括戶口敢容纖悉漏版圖東家已報荒作熟西隣亦
註瘠爲腴科升上則額踰舊誰其違者罪及拏任土
作貢自此始只煩按籍嚴追呼荒郊一息盡樂土十
年生聚功何迂公然可佐縣官急奉法如君良所無
佇看談笑膺上賞勸農使者胡爲乎

又

頻年苦水復苦旱高田低田盡失望黽勉至今力已
盡一飽居然無所仰十戶九戶斷炊烟惟恰萍蒿給

禮饌此時使君高衙中美酒肥肉滿尊盤晨鼓三號
羣從出但覺民安歲無恙抱牘哭訴如不聞貴人心
事信難量租吏追呼程愈急公庭日日猶榜掠倉卒
豈得顧兒女一朝鬻盡仍不償道上相逢悉餓殍風
寒日瘦氣悽愴傳聞部檄大發粟那見官倉一粒放
明朝造冊報上官里胥打門責領狀

又

官衙賊起一何隄使君挈印跳身走累年積聚一朝
盡賊亦大訖裁何厚賊去良久使君歸秘匿莫令上

別集

卷之十一

十六

官知上官雖知應見諒平時結納復何爲從此搜求
法愈密意欲償補從前失公庭敲朴不暫停問左流
離那足惜明年適當計吏秋上官按冊親校讐首註
使君上上考益息民安績最優

湯序

醒世格言者鄭次公所作也次公爲太史休沐時屏居梅
墩尚友古人日孳孳而弗倦每於風晨月夕酒酣睡醒或
中有所思或情有所觸輒編爲耦語錄之而成帙顏曰樹
墩談談談牘云者謂斯言之餘緒未足爲著述也有歆然
不自居之意焉其于介繁持是編以索序予讀而喟然曰
美哉茲格言也詳於義利公私之辨燭於盈虛消息之數
明於吉凶進退之幾世俗情態洞若觀火而折中于天道
言雖簡而淋漓暢達舉修己治人之道咸備焉而弗遺蓋

醒世格言序

憫斯民之陷溺亟欲援之故不得已而有言如呼其寐而
使之覺如藥其醉而使之醒其救世之苦矣溢于言表豈
可目爲小說哉請易其名曰醒世格言介繁曰是先大人
之幸也請從而梓之以問世噫是編也鄭氏子孫恒釋思
而勿替則以禮義淑身而不暮乎外凡治家以及治世不
越乎斯矣使舉世之人覽茲而悟焉則知窮通得失皆安
於命而爭名競利之風其亦可稍戢乎然則是編也實斯
世之晨鐘暮鼓也牘談云乎哉 皆

康熙戊午菊月南豐湯來賀譔

僊序

鄭子介繁手寫南次公館文柳墩設臆見聊余撫之作而
嘆曰次公真有道君子也次公與余同省先後同館已亥
次公讀中秘書余方謝病家食未得與次公並轡長安聞
從房稿中得見次公時文皆深心性命之言非剪綴花葉
者可比私心雅慕想見其爲人甲辰余分臬楚省次公推
闕荊州相與游覽黃鶴晴川之勝把酒臨流歎然道故維
時各有官守絕無一語及文事微窺次公風度閒遠落落
穆穆不可得而親疏者余同門劉子山每向余道次公雁
鴈世格言序

二

字詩甚佳余特未之見也壬子余歸田章水次公北上江
省匆匆一別謂此行需次清華展大有爲之業詎意越一
年而次公卒於京邸追念良友輒不勝人琴之感余閱該
牋一編如見衣冠如聆管輅神往者久之其間貫串經史
出入方言一掃訓詁語錄之習初不落人牙後又都是與
前語從未經人拈出者展誦一過展鍾深省次公殆可以
談矣吾鄉鵲湖鹿洞倡明理學爲海內宗仰使天假之年
他日登龍門而分講席將於次公是望豈勝也與哉
康熙戊午孟春鍾陵僊字拭撰

自序

鄭子木訥人也拙於談又休沐後屏居梅墩別墅中
閉封閣如安所談乎然性嗜書手不釋卷是日與古
作者評討也亦間作詩文是則心與口與手筆皆往
復辨難未已也其爲談也不旣多乎若乃風晨月夕
想徑雨亭鶴戀苔痕鼠窺燈影書淫告倦文債已償
酒意微酣睡魔未接當斯際也或中有所憶或情有
所感援筆伸紙輒得數言散投巾笥久而成帙嗟乎
是亦談也然而臆矣雖然事亦何嘗之有草臆而花
醒世格言序

三

木臆而果苗臆而秀而實非其臆也鳥所用之至若
頂臆而髮類臆而鬚指趾臆而爪無所用之是不可
以已矣然無是則體不備今茲之談有用乎無用乎
余不敢知則姑妄言而姑妄聽之矣夫是謂之談臆

梅墩居士鄭日奎次公氏自識

醒世格言

豫章鄭日奎次公甫 著

曾姪孫之梅調元重梓

修己之道非一端清心爲要涉世之道非一端慎言爲先

孝弟立身之本否則文章事業不救骨肉之愆忠厚昌後之基否則田宅貨財適爲子孫之累

治家勤儉者天不能貧立品尊高者天不能賤居心淡泊者天不能病制行精嚴者天不能殃

醒世格言

終身可行者其恕乎畢世無悔者其誠乎

能不爭則隨所往而皆勝能知足則隨所遇而皆安借曰大德不踰閑矣而細行不謹將積情所歸大德亦損借曰大事不糊塗矣而小物不動將流弊所至

大事亦繁

度欲大而心欲小行欲實而心欲虛

道心不可無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有世法不可棄物雖奇而不適於用君子弗寶行雖高而無益於世

君子弗爲

孝衰於妻子悌亦衰於妻子忠亦衰於妻子事果於聰明業亦集於聰明禍亦集於聰明

言煩則損氣何況妄談思多則傷神何況妄想爾德於人所不知是爲陰德陰德之報較陽德而倍多造惡於人所不知是爲陰惡陰惡之報亦較陽惡而加倍

骨肉有間言而欲託肝膽於朋儕誰則信者貧賤多苟得而欲勵清操於宦路我亦疑之

星家談天我自有靈臺之可照數家談地我自有方

醒世格言

對之可求

貧者嘗言貧其意將何所求富者亦嘗言貧其意將何所止

有病皆由口入故君子謹於飲食有難言出口故君子慎於語言

天下有庸福無奇福最易之理不可通天下無庸

福有奇福故行險之事不可作能忍辱自斂無辱故德業以爲波難密學與躬必不

交虧故儒者以爲計便宜

黃帝爭天下先着所以趨事立功老氏爭天下後着所以全身遠害

泛交者必不得友朋之力何也情不專致也濫施者必不收死士之心何也與不當急也

一字不入公門養品也亦以避患及時早完國賦急公也亦以保家

惡不必自我作若有勢可假以害人則親朋僮僕所為無非我罪善亦不必盡我行若有事可借以勸世則稱述言說所感亦是我功

醒世格言

三

居官在一法肅不過吏胥但使可對吏胥便已可對君父居家行一私端不過僮僕但使無愧僮僕便已無愧鄉閭

清只是做官一事耳苟無功德以利物雖有夷齊亦何庸寬只是容眾一節耳若縱恣無以鎮民固已用轉之不若

高位多金而親友不蒙其惠則布履寒寒安用故人富貴為著書立說而名教一無所關則片露風雲止是文人口業耳

作詩文而好譎譽人者吾疑其品作詩文而好識議人者吾疑其心

奉已儉者取物必廉儉而不廉是必為子孫之計耳真是下愚治事勤者圖功必集勤而罔功是必昧事幾之要耳居然大拙

貧賤時妄思富貴多屬惡念之萌不過圖身家奉而快報復之私富貴時回思貧賤即是善機之動或者念福享難而持滿盈之戒

富貴家動持禮法即為求福之基貧賤士愛惜身名定為達到之器

四

相由心生看相不如看心命由心造立心即可立命福澤之相有二曰厚重曰寬和窮夭之相有二曰輕佻曰福急

世界本自缺陷不可到處求全天道實忌滿盈何妨有時不足

日造福日惜福皆所以求福也惟享福者必至折福日忘名日畏名皆所以立名也惟好名者終且敗名無求是富無辱是貴無事是福無病是壽

世間最樂事無如爲善世間最益人無如讀書

居家第一件事在嚴肅閨門居官第一件事在澄清

衙役

剛以去惡必惟無慾乃能剛儉以養廉亦惟無慾乃

能儉

功令森嚴正可造就眞儒之品衙門冷淡足養成廉吏之

操

何官不可做而必思美官美官欲何爲乎何事不可
做而必避難事難事又誰任乎

醒世格言

五

能打破色慾一關便是五分仙佛只做得功名兩字
終非全副英雄

婪財賈禍貪吏以性命徇子孫究竟子孫未能享志

身漁色愚夫以精神博歡笑不知歡笑有幾時

鬼神不可誚必不可褻中人爲善半出於畏鬼神權

貴不可婚必不可驕名士殺身多由於傲權貴

自謂有德卽無德自謂有才卽無才人世誰受爾欺

者疑忌且生言人之私卽已私言人之過卽已過鬼

神從旁實聽之災禍必至

人情難測卽交遊密契誰爲將伯助予之人世網方

張將詩酒陶情恐非遠害全身之局

附權勢以立功功難成而品已壞剥愚賤以求利利

難得而業已多

君子當憐人不當爲人所憐君子當恕人不當爲人

所恕

感恩圖報君不能責之臣父不能責之子兄不能責

之弟何况師生朋友之間重義輕財富不必勝于貧

貴不必勝於賤親不必勝於疎何况利害死生之際

醒世格言

六

人欲易流處順境難於處逆境世情叵測待小人難

於待正人

孝弟之家子孫必昌禮法之士僮僕亦謹

欲富貴欲壽考欲子孫求於神何如求於心識得後

多福由人若過去若現在若未來歸於空必不歸於

實勘破時立地成佛

濟急周貧不可以責富室惟琳官梵宇多沐其餘波

感恩懷舊不可以責貴人惟墨客山人或傳其高誼

飲葛丸以解醉渴何如少飲暖苦茗以消飽騰何似

少食

思林甫七世不免雷誅則威福亦何可作知袁盎十世尚纒冤對則仇怨亦何可脩

五倫之義若臣先於朋友何可以朋友而忘君臣五倫之情兄弟重於夫婦何可以夫婦而忘兄弟

朋友居五倫之一何得以僮僕之言而壞斷金之誼夫婦亦居五倫之一何得以嬖倖之愛而忘結髮之情

人生一夢境也日正日噩日思日寤日喜日懼盡是

醒世格言

七

虛空奈懵懂昏騰誰是欠伸先覺者世界其戲棚乎若生若旦若丑若淨若外若末都非真我任聲施短赫須防鑼鼓歇場時

有理何需問數盡人可以合天

郭景純乃千古奇人而厄不免於雙栢樹下則術數亦何必問陸法和亦千古奇人而史僅列之方技傳中則術數又何必知

氣欲忍而心欲慈體欲勞而心欲逸

人皆巧而我獨拙能拙亦是才人皆雄而我獨雌守

雖亦壯勇

心可使人見而技不可使人窺意可使人通而權不可使人假

不好僻則小人不得嘗之以私不近情則君子不得告之以善

人之倫原止有此數不可以求全故子臣弟友缺其一道不可爲人人之材亦止有此數不可以求脩故詩文書畫一藝精通便可傳世

命當安然命一也而窮通是命善惡不是命天當聽

醒世格言

八

然天一也成敗是天經營不是天

古今真聖賢決不迂腐古今真豪傑決不龜疎

靜庵集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鄭日奎撰日奎字次公貴谿人順治己亥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康熙壬子與新城王
士禎同典四川鄉試士禎詩所謂水部風流似鄭
虔者也是集凡詩五卷又別集詩一卷文五卷中
多留心時事之言又談麈一卷一名醒世格言則
劄記語也

日知堂文集六卷

〔清〕鄭端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日知堂文

集六卷》提要

序

有經濟者可不必有文章而有經濟者自不能無文章蓋其孝弟儉於家庭忠盡篤於朝右豐功偉績被乎當時盛德大業垂諸後世此豈待以文章傳乎然而嘉謨嘉猷則有奏疏善政善教則有文告平反冤抑則有諭語訓於家化於鄉友善天下尚論古人則有書札序引碑誌諸雜著此又豈能不以文章傳乎余自幼始知讀書即開當世有

鄭司直先生者抱大經濟爲時名臣竊心向往之然欲讀其文不可得後二十年

日知堂文集序

先生已作古人余以一鐸遊廣川實

先生珂里得與其諸嗣君朝夕過從而求

先生之遺文尚裒集未成也又十餘年余作吏澄江隸

先生開府舊地得沐其流風而與其嗣君結朱陳之好

更得悉其嘉言懿行久之乃快讀

先生之遺文其奏疏有侃侃大臣之節其文告諭語皆

肫肫仁人之言其諸雜著各寫其事之所可信而達

其心之所誠然無一非性情之流露此亦何啻欲以

文章傳乎然傳其經濟而文章之必傳無疑也世之

讀是文者論世知人宜先求其經濟之大者而已文

章云平哉

康熙五十八年歲在己亥夏五望後

賜進士出身儒林郎寧河南道事江西道監察御史起復

候補年家春姻晚生陶彝頓首拜題

日知堂文集序

二

日知堂文集總目

卷一

湖南奏疏十五首

卷二

江蘇奏疏二十首

卷三

示諭公移策問共二十四首

卷四

序引記共二十三首

卷五

日知堂文集總目

書簡十三首

卷六

墓誌狀祭文共五首
歷履附

日知堂文集卷一

棘津鄭端司直甫

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陞補偏沅

巡撫臣鄭端謹

奏爲微臣久歷外任幸遇

聖駕南巡今蒙

恩陞任仰請

陛見再覲

天顏敬聽

聖誨以啓愚蒙以惠地方事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

日知堂文集卷一

接吏部咨文內開爲請

旨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

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旨鄭端陞補偏沅巡撫應兼職銜爾部議奏欽此欽遵抄

部送司相應行咨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欽遵查照施

行等因到臣隨卽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照例詳請督撫委員署理交代外竊思臣本一介書生

由己亥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陞戶部郎中隨

部院諸臣不時啓奏常見

天顏自康熙十年以後歷任司道去

天漸遠欲瞻

雲就

日以遂臣子之心而奉職在外不得自由幸逢

皇上南巡臣迎

駕至金山寺親承

天語錄臣微長送

駕至燕子磯又蒙頒賜

御書端清二字臣告諸祖父傳之子孫生生世世供爲

至寶既叨非分之榮敢不益効犬馬之力乃忽奉

日知堂文集卷一

簡命陞補偏沅巡撫不由

延推不從開列格外蒙

恩獨出

聖裁感極涕零念臣有何德能受此特達之

知惟有潔清自矢先自治而後治人勸勉屬員共求滌慮

洗心撫綏小民各令安家樂業以慰我

皇上察吏安民之意庶於職掌稍盡萬分之一但臣愚昧

無知雖經執自守而所見褊淺又湖南當兵燹之後

不比腹裏富庶之地其中料理事宜先後緩急之間

實非愚臣之所能曉若不親叩

丹陛面領

聖誨以開茅塞何以知明處當而使

皇恩普遍於湖湘每聞我

皇上於文武重臣

陛辭之日

教訓數言諸臣身到地方遵奉行事無不恰中機宜心說

誠服以爲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况_臣歷外任多時不比侍從諸臣

常蒙

聖訓可以朝聞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三

命而久任事故懇懇懇懇望

光之念爲尤切伏乞

皇上鑒此微誠允_臣赴京

陛見再覲

天顏親受

教誡則地方應行事宜可以周知而犬馬戀

主之心亦得以稍遂矣_臣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_臣鄭端詳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_臣以鄙陋庸才蒙

皇恩特陞偏沅巡撫欽奉

簡命馳赴任所行至湖北武昌府地方恭遇湖廣提塘鄭

遇恩賚到_臣坐名

勅書一道_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捧受前行於九月初三日已抵長沙府駐劄衙門

除入境到任日期另疏

日知堂文集卷一

四

題報外竊思_臣本一介書生遭逢

盛世不棄葑菲歷任中外三十餘年並無一長足錄乃

蒙

皇恩格外優容不但加擢斥反奉

特旨陞_臣偏沅巡撫頒發

勅諭以專職掌跪讀之下如聞

聖訓

天威咫尺凜在目前念_臣有何知能受此重寄即鞠躬盡

瘁亦不足仰答

高厚惟有持廉秉公精白乃心凡有益於

國計民生者知無不行行無不力以報

皇恩於萬一耳臣謹具疏奏

謝伏乞

睿鑒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五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恭報微臣入境到任日期仰祈

睿鑒事臣猥以章句腐儒蒙

皇上格外殊恩特簡偏沅巡撫因思荷此重任必須仰承聖誨方可以開愚昧隨具疏恭請

陛見准吏部咨文奉

旨鄭端不必前來陛見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到臣卽星

夜前赴新任於本年八月二十日至湖北武昌府地

方署巡撫事總督臣丁思孔差長沙府陞任通判王

日知堂文集卷一

六

駿中軍遊擊陳義齋送偏沅巡撫關防一顆

王令旗牌八面副到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仍星夜前進於八月二十五日入湖南岳州

府地方於九月初三日抵長沙府駐劄衙門到任受

事訖除地方一切有關

國計民生事務容臣次第查理舉行外所有入境到任

日期理合

題報至前署撫臣未完案件遵照新例以臣到任日起

扣算完結合併聲明伏乞

睿鑒施行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俸工有額無支徵員苦役飢寒迫切額天請賜全給以甦垂憐事該臣看得湖南各府州屬存留項下官役俸工等款共額編銀一十萬一千七百七十七兩三錢二分零內除荒缺額銀三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兩二錢七分零止實徵銀六萬五千二十五兩五分零經前撫臣興永朝具

題請援閩省之例照額全給部覆以各省亦有照額全給者亦有照除荒見在實數支給者悉照舊刊全書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七

定例支給年久應仍照舊例支給等因檄行布政司遵照去後今據布政司黃性震呈稱祭祀俸工等款有荒州縣每額銀一兩止實給銀五六錢及三四錢不等偏枯特甚仍懇援例照額支給前來臣查官役俸工原照經費額編支給祇緣湖南田有拋荒丁有故絕當日未分起存一槩按款扣除以致缺額如知縣佐雜等官額編俸銀歲支不過四十五兩以及三十餘兩今除荒則止給銀一二十兩不等各役工食額編每名不過六七兩今除荒則止給銀二三兩四兩不等一官而經年所需止得十數兩一役而終歲所

日知堂文集卷一

八

資止得二三兩委係缺乏不能足用蓋初登仕籍者不盡皆溫飽之家與以俸薪則無謀食之憂庶人在官者不復習農夫之業給以工食則有代耕之養倘令枵腹從事必至假公濟私犯法而後治罪亦大負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矣况首著令署二員而其食一俸備兵苦役計程而晝夜走遞除荒之外所有幾何資生無策吏覺困苦再如祭祀一項亦照實徵治辦所支不敷所用牲牯焉能肥腯黍稷焉能豐潔我

皇上敬神重祀憐念微員憫惜苦役諒必爲之惻然動念但既經部覆不允不敢再望全復舊額而事屬難行

又不得不據實入

告且普天率土同爲臣子各省既有照額全給之例湖南亦應邀一視之仁除臣受

恩深重與兩司道府各官不比微員下吏所有俸銀應仍

除荒支熟不敢分外干

請其餘州縣以下多屬遠宦孤踪並各役工食應同祭祀

等項自康熙二十八年起籲請

皇恩一槩照額全給嗣後遇有墾復荒糧及空缺俸工統

歸起運充餉如此而么麼小吏爭思鼓舞奮勵以圖

報効而享祀豐潔事神保民無不昭格仰典禮亦與

有光矣臣謹具

題伏乞

唐鑒勒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九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歸旗違限有因遲留原非無故祈請分別查處以邀

皇恩事臣看得漢軍官員向因卸事之後每多遲延不肯回旗經過地方往往私自容留不行驅逐所以定有處分之例蓋漢軍既卸原任之事自應作速回旗乃規避遲留日久不歸經過地方各官自當上緊督催乃敢徇私縱容潛住不去一體處分誠不爲枉但旗員之中有萬不得已之情而經過遲留亦有不得不然之勢又當分別查議難以一槩而論如旗員之食污暴橫一掛彈章奉

日知堂文集卷一

十

旨審結立驅就道亦復何辭若夫裁缺丁憂降級解任病故人員或遇盛暑或際嚴寒或父母年逼風燭不耐長途或妻子病勢纏綿不能前進或不幸遇水火盜賊勢必求助親友如此而稍緩時日尚可支身倘刻期驅迫難免困苦再查旗員携有家口多由水路湖南限隔洞庭周圍八百餘里水天相際不遇順風勢難飛渡坐候湖濱十朝半月俱不可料此輩人時之無可奈何者旗員至此欲捨舟登陸而家口又多又

無口岸何處僱覓脚力只得停舟久候本身已違定
限地方官同受處分再查旗員經過或眷口死亡或
暴病求醫棺木藥物亦須製備暫留數日此亦人情
乃地方各官迫於定例自愛功名不管他人性命差
役驅逐立刻出境甚至氣憤不平兩不相下交口爭
鬭全無雅道此又人事出自意外而其情更苦者也
臣查當日部議原因回旗人員未定有到京之限恐
在途逗遛規避所以比照赴任違限之例計日降罰
分別治罪並容留地方官一併議處在部臣既比照
赴任違限之例議處而赴任違限有因取有地方官
印結報部者例得免議今回旗人員如果有疾病事
故亦宜照例取具印結報部與經過地方官一體免
議再查定例流徙人犯若遇嚴冬停其發遣此乃有
罪之人尚蒙

日知堂文集卷一

士

皇上寬恩憐憫今回旗人員多係解任之官除資斧有餘
者不議外其中有貧苦無奈時遇嚴寒亦應暫停押
解以免凍餒至於洞庭阻風歲暮封印所當按日扣
算報部開除同邀

寬典如此體恤倘再有強橫恣肆遷延規避者仰許所過
地方官據實申報輕則咨部重則

題參加等治罪經過地方各官如果容西徇庇不行申

報一並查參議處則回旗人員無故不敢停留而事

出有因者亦得邀

皇上浩蕩弘恩矣臣謹具

題伏乞

勒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士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田畝侵隱不清

國計民生交病合亟通行查丈以核稅糧以正經界事

該臣看得前撫臣之

題請丈量也原因湖南民衛田地山塘共二十八萬餘

頃該徵地丁等銀一百二十四萬餘兩今成熟田地

等項僅一十七萬餘頃實徵銀七十二萬餘兩較之

原額不及十分之六尚有五十餘萬畝混之額課未

清以致六十三州邑世守之版圖未正非清丈則不

日知堂文集卷一

圭

能窮豪強欺隱之源而塞良善包庇之竇是以據布

政司黃性震條議具詳繕疏入

告部覆奉

旨遵行在案臣自抵任之後稟遵我

皇上潔已奉公實心任事之

俞旨不許丈量人員私派民間一錢私用民間一物諄諄

告誡節儉嚴催竊謂循行成規不難克期報竣乃據

該司詳請展限前來臣查丈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

用圖正弓算書手大半皆耕農之家所以舉行此法

必在農隙之後方不至妨工廢業湖南氣候不比北

方纔及交春民間已事耕犁若於此時丈量不惟有

妨農務亦且雨水連綿原野泥濘勢所難行況前撫

臣具

題請丈部覆到楚之日已是初夏及至咨部請頒弓式

移問外省參互考較往返行查業已虛費時日及臣

抵任漸至秋末乘時料理飛檄督催又遇冬雪異常

晴明日少是以不能如期報竣仰祈前撫臣具

題疏內已明說繁鉅瑣屑必至逾年完結難拘常限蓋

早計及於此矣查康熙四年江南丈量曾經會議限

文到二年內造冊

日知堂文集卷一

酉

題報後該撫因限內難完又請展限部議再限文到五

個月完結今湖南丈量一案獨限一年計其農隙可

丈之時僅止數月而欲清六十三州縣未清之積弊

亦必不得之數也臣請

皇上廣鑒勅部酌議查照江南行過舊例寬展限期庶小

民得以竭力南畝不因丈量而妨農業仰奉行各官

亦得從容展盡免致迫促草率暗滋奸弊矣再查前

撫臣陞任謝

恩疏又云清丈一案行之善則利

國之事十居其四利民之事十居其六行之不善則利

國之事有司不難抑勒聚歛希承風旨而民實大病矣
苟有弊害後之人必將以開端咎臣臣之所聞中懷
多疚者此也是前撫臣已明知丈量一件關係重大
奉行之人一有疎漏則奸弊叢生物議蜂起故於既
陞將去之際又不能不總總慮也然欲不病民亦
別無他術必擇其害民之事而先去之則
國利而民亦利矣臣推廣前撫臣之意而未及言者約
量數端爲我

皇上陳之

一攢造魚鱗冊籍於詳明之中尤貴簡要查朱儒朱

日知堂文集卷一

五

嘉會條奏經界著有成法倣而行之則紙張筆墨可
以畧省其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
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
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
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
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
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
之別也如此則圖帳之費少減蓋明朝魚鱗舊冊太
繁汗牛充棟難於收拾不如前賢成法繁簡適中而
省費也然猶恐不肖有司勞民傷財莫若先聽民自

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僱工以造正圖正帳存之
公府以備考証草圖草帳仍發還各里以爲左驗則
不至繁費病民矣伏候

聖裁

一有荒有熟州縣恐有欺隱包賠必須丈量卽全熟
州縣有人首告欺隱包賠者亦須履畝清查若全熟
州縣既無缺額又無人首告欺隱包賠除已經奉丈
者不議外其餘未經丈完者似可免其丈量蓋古今
地土只有此數從前代相沿既不缺額又係全熟則
不必更張使奸胥猾吏得以借口需索而前撫臣所
言抑勒聚歛之弊可杜倘百姓情愿自繪田形垂爲
永業者聽其自行丈量據實報官一體彙作魚鱗總
冊亦各隨民便之一道也伏候

日知堂文集卷一

六

聖裁

一丈量之後剩有荒地如係有主無力令其各註願
墾姓名官爲量其丁口以次酌定期限大約至十年
而止不肯自註認墾年限與無人認墾者卽爲無主
荒田按畝入官招人開墾或令弁兵屯種亦可絕借
荒影熱之弊矣伏候

聖裁

一從前安插投誠弁兵原奉部行撥給無主荒地或有無知愚民隱熟作荒爲弁兵所挾於原撥畝數之外多行侵占謬稱自己開墾者今既經清丈許其自首除弁兵應得部定畝數與買之土人立有文契者仍聽執業外其分外多占者應歸原主以杜爭端則兩得其平矣伏候

聖裁

一衛所歸併納糧在此州縣而田土坐落遠在別州縣當日止因州縣徭名目相同卽行歸併而其實相去在百里之外不便輸將小民甚以爲苦卽未裁各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七

衛屯地亦有散坐各州縣甚至有數百里之外者零星爲遠輸將更爲不便再查屯糧糧重賦輕民糧糧輕賦重蓋因前代屯衛原係民所不耕之地令軍屯種另立科則故與民糧利則不同今既歸併州縣軍民各照舊例便無異說乃當時間有失於查算科糧之法仍照軍額科銀之法獨照民例遂致屯田一畝而當民田二畝之稅小民控訴不止眞覺困苦無聊今既清丈著爲永遠章程其屯田坐落州縣本境之內者卽宜歸本州本縣附近納糧其未裁各衛屯地散坐各州縣百里之外有情願歸州縣附納錢糧者

亦宜查明一體歸併而歸縣衛田既有原立科則且衛田多仍舊例何獨於一二處參差不齊當查照軍屯原舊科則一體輸納既於額賦絲毫無損而民情大悅公私兩便矣伏候

聖裁

一州縣告有浮糧累民較隣邑數倍存有舊誌可証者雖查有的據猶恐借口減額然此番丈量正爲清欺隱剔包賠苛地少糧多仍舊包賠未去倘止聽州縣查丈安知不徇庇本邑百姓致虧原額錢糧所當另選賢員逐畝清丈如果包賠查實核減如借口減額並州縣一體叅處則積弊可清伏候

日知堂文集卷一

大

聖裁

以上數件到任之初知之不真不敢遽爲題請今詢諸屬吏訪之士民又親自考古準今斟酌再三題此請展限期之際猶可如法措置乃敢擬實入告總之此番丈量我

皇上念切小民清其欺隱免其包賠令苦樂均沾卽如天之覆物飛潛動植無不各得其所受

恩深重巡撫一方不敢不仰體

天心勉竭愚衷稍效管窺於萬一耳謹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九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微臣詞不達意入

告不明罪當萬死反蒙

天恩寬宥感極涕零再瀝愚衷仰祈

睿鑒事臣於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爲田畝侵隱不

清等事

題請展限內稱有荒有熟州縣恐有欺隱包賠必須丈

量卽全熟州縣有人首告欺隱包賠者亦須展畝清

查若全熟州縣既無缺額又無人首告欺隱包賠除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三

已經奉丈者不議外其餘未經丈完者似可免其丈

量蓋古今地土只有此數從前代相沿旣不缺額又

係全熟則不必更張使奸胥猾吏得以借口需索倘

百姓情願自給田形垂爲永業者聽其自行丈量據

實報官一體彙作魚鱗總冊等語共條六款一並入

告於五月二十六日接戶部咨文爲前事議覆臣疏內有

先據陞任偏撫與永朝因田畝侵隱不清將湖南所

屬各州縣田地具題清丈並未稱全熟州縣免丈之

處且聽百姓自行丈量則豪強霸占地上不由貧懦

管業以致爭告再行丈量或致良善包賠錢糧亦未

可定應將全熟州縣田地仍照前題丈量等因題覆奉

旨湖南田地前撫與永朝以侵隱不清具題請丈已經部覆允行丈量田地必須不畏豪強不徇情面方得荒熟分明田畝無致侵隱小民無致貽累且侵冒地畝皆係熟田荒田隱占何用今鄭端以全熟州縣免其丈量又請展限具題這本內事情著與永朝明晰議奏欽此欽遵咨移到 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懼竊思微 臣條議不明詞不達意宜加重誅乃蒙聖主格外優容感戴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主

天恩繼之以泣 臣生長直隸見直隸地方荒熟分明民間卽有欺隱亦不過欺隱熟地斷不敢捏熟作荒冒請蠲免孰知湖南積弊實起於捏熟田爲荒田因而減熟田之糧爲荒糧又分其名曰老荒新荒何謂老荒乃明季流賊殘破之後人丁故絕或水冲沙壓或荆棘盤錯非大用工本不能開墾此老荒也何謂新荒吳逆變亂之後將熟田捏報荒田其實非真荒也 臣前疏原因請展限期帶陳大畧未及詳悉指陳又因捏熟作荒其來已久欺隱包賠弊實相因目今現在丈量從前多報荒田之數可以立清則今日欺隱熟

田之弊亦何難盡見又恐全熟田地有豪強侵占良善包賠故條議欽內又云全熟州縣有人首告者仍行履畝清查非一槩熟田俱免丈量也至於聽百姓自己丈量蓋因既係全熟並無缺額又無人爭告倘令官丈勢必委用衙胥圖正弓算書手飲食之費紙筆之資固所不免且有奸猾之輩暗買弓算書手於自己田畝少縮一二弓暗加於不知積步算法癡愚之人則田減而糧亦減田增而糧亦增是從前無人爭告各安其所有者今弓口一有不清反啓日後爭告之端矣倘聽其自丈則弓算書手各擇用親信之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主

人奸猾者無隙可乘固不蒙僥倖之心卽癡愚者有親可信亦不至意外之慮此愚 臣一隙之見條議上請部臣議覆將 臣條議中全熟州縣有人首告欺隱包賠者亦須履畝清查之語未會議及竟似微 臣將全熟州縣一槩混請免丈矣乃蒙

皇上聖明無微不照知 臣愚誠憐 臣孤踪不加重誅止令前撫臣明晰議奏 臣感

恩泣下理宜靜聽何敢再瀆

聖聰但 臣言未盡 臣心不明雖

聖主見察不加 臣罪 臣亦無地以自容矣謹將未盡愚衷

再一披瀝仰祈

唐憲鑒此蟻誠至於臣前疏共條六件其餘各件雖俱爲

國計民情起見然與臣心跡無甚關碍已經奉

旨著前撫臣興永朝明晰議奏臣何敢再執管見仰煩

聖聰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庥照施行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科派一日不絕民生一日不安特疏糾察請

旨嚴究以儆官邪以除積弊事竊照湖南地方自恢復之

後蒙

皇上蠲租免賦漸有起色必須加意撫綏以寬民力然後

生聚教訓而成至治臣自到任以來仰體

聖心首嚴加派潔已自矢以身率先又諄諄告誡屬員共

期洗心滌慮以報

皇恩乃不意有恬然不畏明知故犯如湘鄉縣知縣李兆

仁者丈量田地則聽信都總王應世圖正王承銓冊

房實國瓊經承王祖燦等皂頭楊世魁等每石糧科

派銀三分共派銀一千二百二十餘兩里民王應泰

劉美玉証辦解桅杉木則聽信糧書劉震經承王昆

等皂頭沈魁等每石糧科派銀二分共派銀八百一

十餘兩里民王千鏡鐘禮証案查丈量田地原期清

欺隱豁包賠奉有

俞旨不許生事科派臣到任後又屢加申誡乃該縣竟不

遵奉以利民之事而反爲厲民之行辦解木植臣恐

借端苛斂已經具

題請動康熙二十九年地丁銀兩通行知照乃該縣不

動正項而取民間是尚知有

國法乎臣訪聞既真又據布政司黃性震按察司線一

信長沙府知府劉永家揭報前來所當據事直糾請

旨革職與有名竄役一並提問究擬者也臣謹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處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重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為特參承審遲延司府以儆積玩事案於康熙二十

八年十月三十日據衡陽縣民譚廷槐呈告大惡光

棍王仁綱王天猷等內稱昔年因湖南坐墾之害並

逃亡無糧募丁之累行查請蠲棍等乘機插入除捏

舉外矚將成熟錢糧五千一百石零捏以逃荒名色

一槩混呈請蠲

皇恩浩蕩部覆准除棍得此一志交結官長密惑庸眾

貪買武生假公濟私指稱部費串通冊蠹侮弊濫派

日知堂文集卷一

美

將捏墾錢糧七千五百石零每石派銀一兩八分五

千三百餘丁每丁派銀三兩稱名曰賣荒合邑算計

共銀二萬五千兩有奇如豪猾有銀之大戶翁奸遂

慾得荒安然無虞而窮懦疲愚之小民未滿私墾受

府捏比勒即全完其間或有田產者獻棍求救或有

兒僕者獻棍求甦如無田無人稍經慢悞即杖斃於

獄墾者不知凡幾而鬻男賣女者不可勝數惶

國嚼民驟然富貴詎棍更將所獲之田產糧有三百餘

石一旦悉作逃荒吳逆變楚伊又投偽左岡山帳下

劉領副將幸至恢復投誠漏死又貪青矜將子納監

無異王孫蟻以捨死自陳頒行清丈荷蒙各憲准行
棍畏自難逃罪只得巧推掩非幸蒙前院與大老爺
會議

題請執知棍惡逞恃伊呈所請得意又來魚肉懦民譏
誚官長串攝冊竄更結一黨出頭婪棍自立通縣總
都圖正憑報各都姓名扶爲散正衙門百姓是爲壘
斷蚩世弱民任其調度據棍先後擬派圖邑花名暫
備銀三百餘兩以爲打聽調停之川然措銀未必即
有棍稟縣正將四十五都甲總鎖墩局中立此全齊
交棍料理仍利大戶豪強便私飛跳將此都里甲直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三

吞彼都圖內仍蹈田東糧西版圖經界不正逃亡都
甲豈不空懸無田寡丁遺弊仍存虛勞滋費前害如
之若不冒死陳明衛民終陷水火若置此言不足爲
信嚴提四十五都許受八馬得二陳亞一夏興一丘
榮九范祥楊任三湯湧顏十六劉用廖三十五凌相
胡真九何正二羅福九董富劉亞二周華二歐辛三
劉正十三吳江劉子望曾寧表周清易添朝楊得二
蔣貴保倪湯李二十李旻主鄭君慶彭華一屈祥劉
文甫陽受蕭十七劉宗七胡友仁張辛仲吳壯子鍾
玉璽王荀仔譚景先唐階屈源並許受害諸民人等

赴臺懇訊則棍之塗炭蒼生大干

功令水落石出矣並立如虛甘罪結狀具呈到臣等隨批

行布政司嚴查去後節次行催於二十九年三月初

五日據該布政司申稱該本司查得衡陽縣士民王

仁綱等與譚廷槐互控一案因詞內各犯証共計有

五十九名隨將在長各犯暫發長沙縣收管開單飭

行衡州府拘解各犯証去後續於本年正月二十三

日據衡州府詳稱因各犯証俱有應丈田土或充爲

圖正等役目今部限已迫一經解訊往返月餘恐悞

丈務請將原詞併在長人犯賜發卑府就近審理詳

日知堂文集卷一

天

解本司抄詞行令長沙縣將原收管在長之譚廷槐
王仁綱鍾爾昇劉義等選差管押於二十二日起程
解赴衡州府收管審理今奉行催除一面轉催俟該
府審詳解司覆審另詳報外所有此案已經轉發
審理緣由理合聲明等因申文到臣等復節次嚴催
該司至今仍未審明詳報臣查丈量一案起自衡陽
縣民譚廷槐等具呈陞任分守衡永郴道朱士傑該
道議稱從前之弊莫甚於捏熟糧爲荒糧清丈熟田
之難不若查勘荒田之較易無荒田之可勘則欺隱
熟田之罪難逃遂詳請丈荒隨有衡陽縣武生王仁

綱等呈稱錢糧荒熟混雜苦樂不均哀籲荒熟並丈
前撫臣興永朝遂批云湖南田畝荒熟不清

國民交病本都院久有通查之念將來正同舉行呈內
情節剴切詳明實從民生利弊起見衡屬夙稱健訟
本都院下車以來可取者止此一呈而已仰布政司
確查報奪因而繕疏入

告內稱舉弓履畝之際或致勞民未敢輕率乃有衡陽縣
民譚廷槐等又有士民王仁綱等先後具詞環庭呼
籲咸稱一勞方能永逸等語是二人者為閭閻公論
之首仰當行至公無私之事乃敢假公濟私科歛愚

日知堂文集卷一

堯

民真情所不容法所難貸自當早正厥辜以儆豪強
以安良善乃該司府承審數月一任檄催竟不究明
詳報遲延之咎不能為布政使黃性震衡州府知府
崔鳴鶯寬也相應特疏指叅以儆積玩除再檄嚴催
審明另

題外 謹具

題伏祈

唐鑒勅部議覆施行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鄭端詳

題為府縣徇縱劣矜科歛已有實據特疏糾叅以正官
常以懲豪強事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據衡
州府知府崔鳴鶯當德府同知孫調鼎合詳等因呈
詳到 該 臣 看得衡陽縣民譚廷槐將武生王仁綱
等於康熙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具控到 臣 並其互
許各款俱批布政司嚴查速報節次行催於二十九
年三月初五日據該司中稱王仁綱等與譚廷槐互
控一案行衡州府拘解各犯去後續於本年正月二

日知堂文集卷一

手

十三日據衡州府詳稱各犯俱有應丈田土一經解
訊恐悞丈務請發早府就近審理詳解本司抄詞將
譚廷槐王仁綱等押解赴衡州府審理另詳報奪等
因申文到 臣 復節次嚴催至本年六月初十日仍未
審明詳報 臣 隨摘錄譚廷槐所告王仁綱原詞情由
具有特叅承審遲延司府以儆積玩事一疏將布政
司黃性震衡州府知府崔鳴鶯遲延職名開列

題叅六月十二日據該司申稱王仁綱等與譚廷槐互
控一案先據該府詳請就近審理本司已抄詞發密
疊次檄催迄今五閱月餘並無隻字報聞今始詳請

寬限及披閱詳內王仁綱本名下田地山塘復委照磨余素帶同譚廷槐等役協丈因禾苗在田難以施弓等語但查該縣田畝已據報竣是王仁綱田畝係已丈過在先矣今復委官丈量不獨又一番多事且聽奸棍詭計賄囑寬限希圖緩局等因中文到臣臣閱之不勝駭異該府前因各犯俱有田土恐解訊有誤丈務詳請就近審理既經發審自應及時完結乃遷延數月並不審理及至履歷嚴催始借口禾苗在田請寬限期且衡陽縣田畝已經報完則王仁綱之果否欺隱宜有成案可稽乃又稱委員丈量前後情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三

詞互異恐有徇庇情弊隨委在長沙值季常德府同知孫調鼎前赴衡州府與該府會審去後今據該府廳審得廷槐所控仁綱賣荒等事已歷二十餘年無案可稽且無被害人出質難以深求至仁綱欺隱熟糧三百餘石據供本甲原有田糧一百零九石又自首糧一十八石一斗自首之外有無欺隱必俟衡陽縣丈後始成確案惟控仁綱自立總都副正派園邑銀三百餘兩據里戶楊任三卽楊隆坤等供稱衡邑有四十二都每都初次派銀三兩二次派銀二兩共五兩合計銀二百一十兩里戶交與圖正圖正交與

王仁綱并據彭華一等眾口一詞仁綱初猶推委再質之圖正歐達生賀愛明供証皆同仁綱始認爲置弓開局買紙造冊僱人食用等費臣查仁綱既有田糧又爲首事請丈之人自應靜聽查丈乃謀立總都圖正科斂各都銀兩撥制縣令爲之徵比是誠何心且仁綱既有欺隱常請丈之時卽宜豫先首明乃遲之又久恐人攻發方首糧一十八石以爲掩飾耳目之計又自作總圖正一縣丈務俱其料理卽再有欺隱彼散圖正自然互相隱瞞誰敢從公開報今據該府廳會詳亦曰有無欺隱必俟衡陽縣丈後始成確

日知堂文集卷一

三

案不知衡陽縣丈務業已報完可見仁綱田地從前並無印官履畝親丈任其自開弓口自作畝數可知矣湖南文風不振仕宦絕少豪強之輩大約劣矜上棍爲多如仁綱者能令縣官爲之科派爲之追比其黨羽聲勢槩可知矣獨是知縣姚克欽身爲縣令不思抑強扶弱潔已奉公乃私發諭帖請劣矜爲總都圖正又與各里公議科派立局追比兩次苛斂眾証鑿鑿雖丁憂去任而蕩檢收開溺職之罪卽百喙亦難以自解也至於衡州府知府崔鳴鸞始而自行詳請就近審理繼而借口遷延不肯執法嚴究又不將

知縣姚克欽豫先揭報及至委員會審方將科派情
由一同具詳獨庇之情顯然無疑矣除將衡陽縣田
地有無丈完府縣所報互異情由及仁綱所供延槐
有無糧田在崇光一同是否欺隱行布政司一併查
丈明白並將人犯發按察司再按察嚴究招擬詳報
另疏具題外所有該府縣徇庇溺職情由謹據實
題叅至於布政司黃性震雖遷延不行催審轉詳今將
知府崔鳴鶯詳請寬限希圖緩局等情據實申報應
否寬處統聽部議伏乞
睿鑒勅部分別查議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書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薦舉必不可停事案准吏部咨司道府州縣正佐
教職等官照例二年舉劾一次其有舉無劾者將所
薦官員不准等因奉

旨依議通行欽遵在案今康熙二十九年又當按期舉行
竊惟進賢退不肖者

朝廷之大權舉直錯諸枉者聖人之至論舉一人而衆人
皆知向善則舉一可以勸百劾一人而衆人皆知悔
過則劾一可以懲百故不必泛求其多而惟思慎取

其當臣自履任以來仰遵我

日知堂文集卷一

書

皇上澄清吏治之意將大小屬員虛心體察驗其言行相
應輿論相合者觀聽日久始得其真乃敢定其優劣
以爲去取除溺職應劾者另疏

題叅外至於應登薦章者查有常德府知府劉崑昔當
吳逆變亂守志不屈忠節已達于

聖聰今承方面重寄正已率屬廉明復冠於群吏允當皆
舉以備優擢但有接緝謝子文案內叛犯萬人傑未
獲於定例有碍不敢列之正薦其餘間或有志爲善
而初終難保臣亦未敢遽信倘果操持不改著有明

效容當隨時隨事擇其真而可信者另疏奏

聞以鼓良吏至於求諸目前惟有常德府同知孫調鼎

前爲湖南臬司今復蒙

特恩巡撫偏沅調鼎俱爲屬吏歷時最久知之最真年方

少壯恂恂忠實既不輕浮亦不躁妄署篆而士民無

擾值季而訟獄稱平眞府佐中之循良者也今據布

政使黃性震按察使練一信岳常道劉維禎常德府

知府劉崑開報合諸臣所目見耳聞者謹將本官事

實臚列爲我

皇上陳之

日知堂文集卷一

奏

計開

應薦府佐官一員

常德府同知孫調鼎事實

一本官從不擅受民詞發審案件隨到隨結

並無拖累亦無酷刑

一本官審司水利武陵東西二路堤埝每年

督工加修穩固無虞才能稱職

一本官於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內奉委兼攝

龍陽縣事至二十八年四月內卸事止任

內徵收錢糧革除火耗嚴絕私派每月朔

望督率鄉耆宣解

聖諭教化典行

一本官於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內奉調長沙

承審

欽部案件詳慎平允並無濫枉

一本官於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內奉委署理

長沙府篆清廉愛民不受屬官餽送亦不

私派百姓閭閻郡無不感誦

一本官自到任以來日用一切米蔬薪火等

項樂發現錢平買從不賒取行戶虧蝕價

日知堂文集卷一

奏

值

一本官署理府篆時舉行月課考取至公士

子無不悅服

此一官者勤慎素著刑清政理和厚居心士懷民悅

急宜薦舉以備擢用者也

臣謹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再照定例內開如薦舉官員有曾干錢糧

盜案者應不准行等語查同知孫調鼎雖兼攝長沙

糧捕時曾有寧鄉縣城內失盜一案但獲賊已經過

半例得免議故難以纖瑕而掩其全瑜也合併陳明

巡撫偏沉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薦舉必不可停事案准吏部咨司道府州縣正佐
教職等官照例二年舉劾一次其有舉無劾者將所
薦官員不准等因奉

旨依議通行欽遵在案竊惟兩載課吏激濁與揚清並行
按期舉劾勸善與懲惡同施蓋清者旣揚而濁者不
激僅可以勵賢習善者雖勸而惡者不懲亦不足以
儆愚不肖臣自履任以來仰體我

皇上仁恩如天萬物並育之意嚴以克己恕以待人原欲

日知堂文集卷一

革

大小屬員相觀而善以爲省事寧人之本孰知人心
不古利令智昏必須震其如蟬如瞶方可望其革面
革心如科派累民之湘鄉縣知縣李兆仁業已立刻
糾叅不敢寬待與夫再有蕩檢敗閑隨事發覺者不
時另行指叅外茲當舉劾之年再加細心體察分別
澄叙並令司道各就所真知確見者從實開列去後
茲據布政使黃性震按察使練一信長沙府知府劉
承家之揭報與臣所訪聞無異除應薦賢員另疏具
題外今有貪婪昏庸之湘潭縣知縣張天士劣蹟謹廬
列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應劾有司官一員

湘潭縣知縣張天士劣蹟

一本官聽信工房劉三書差頭張瑞楊啓借
解京桅杉木植運費名色科派六七八三
甲現年里長每糧一石派銀三分共糧四
千五百餘石約派銀一百三十餘兩差役
現在欽收怨聲載道里民郭金澤陳又一
等証

日知堂文集卷一

革

一本官聽信蠶書史帝載楊介撥制簽差張
瑞劉達驅逐娼婦各蠶得銀一百二十兩
始稟銷簽仍舊容留娼戶吳鳳彩曹鳳先
等証

一本官昏庸已甚聽斷無能以致百姓有堂
上一木偶是非曲直難分割之語

此一官者不念官箴潰貨無厭藉運費而科派民財
因舉娼而縱蠶索詐物議沸騰穢蹟彰著所當特疏
糾叅請

旨革職與有名蠶役一併提問究擬者也臣謹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美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臣鄭端謹

奏為仰懇

聖恩俯允

陛見親承

天語指授要畧以開愚昧事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

准吏部咨為請

旨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奉

旨鄭端調補江寧巡撫應兼職銜爾部議奏欽此欽此抄

日知堂文集卷一

平

部送司相應行咨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欽遵查照施

行等因到 臣臣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另疏奏

聞外伏念 臣自

皇上南巡駐蹕金陵得瞻

天顏犬馬戀

主之心無時不積於懷止因遠在南服不得與在

廷諸臣効疏附奔走倦倦仰慕之誠日切一日今又蒙

特恩獨出

聖裁調補臣江蘇巡撫竊思江蘇地方乃

皇上翠華臨幸之地其人心風俗物力財用無一不在

磨礱之中至於人心如何正風俗如何變物力如何養財

用如何節以及軍民如何調濟吏治如何澄清臣實

昧昧無所知識我

皇上恩同覆載明並日月容臣親到

丹陛敬聆

聖誨如時行物生萬類昭蘇臣之愚蒙可以頓開卽犬馬

戀

主之心亦得以自慰矣臣謹恭疏

自知堂文集卷一

畢

奏懇伏乞

睿鑒俞允施行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爲請

旨事文選清吏司案呈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奉

旨鄭端調補江寧巡撫應兼職銜爾部議奏欽此欽遵抄

部送司相應行咨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欽遵查照施

行等因准此全日又准吏部咨爲題明兼銜事文選

清吏司案呈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內開

自知堂文集卷一

畢

該臣等議得鄭端係現任偏沅巡撫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今既調補江寧巡撫應仍以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任內

有紀錄三次未滿罰俸五年六個月應仍帶於新任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旨鄭端仍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

撫江寧等處地方爲勅與他其未滿罰俸著免帶於新

任餘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行咨爲此合咨前

去煩爲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咨移到臣欽此臣隨恭

設香案望

閣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本章句腐儒學疎才淺前任安徽布政使惟知硯硯自守不覺事多違例累案叅罰不一而是乃恭遇

皇上南巡不行黜幽之典反弘使過之仁

特陞偏沅巡撫到任將及周年並無一長足錄潔已奉公不過臣子職分之常循規蹈矩亦僅俗吏能爲之事自竊儒教有虧明體適用之學未講更兼政治未嫻隨處應務之累多疎幸而偏沅事簡不及大省之半微臣亦順而無擾與之上下相安所慮者才識短淺不能勝任每思引退以避賢路乃驚聞

日知堂文集卷一

聖

新命調補江蘇竊念江蘇財賦重地繁劇十倍偏沅非精明強固之人不能治理且人心風俗又與北地不同臣乃燕趙鄙人孱弱書生既乏四應之才亦無交遊之助止知自信不肯徇人當此重任能不戒心所恃者

皇上聖明無微不照知臣苦志憐臣微勞既開自新之路復與養廉之資雖祖父之於子孫其體悉亦未必至此臣何人斯受此殊

恩惟有益堅晚節仰答

高厚公而忘私

國而忘家以圖報稱於萬一耳除離任日期另疏

題報外臣謹恭疏奏

謝伏乞

睿鑒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一

署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鄭端謹

題為恭報微 臣 離任日期仰祈

睿鑒事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為請

旨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奉

旨鄭端調補江寧巡撫應兼職銜部議奏欽此欽遵抄

部送司相應行咨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欽遵查照施

行等因准此該 臣 查得定例內開巡撫離任事務送

總督署理今新任撫臣係湖北藩司陞任似乎可以

日知堂文集卷一

聖

不拘舊例徑送交代但經管錢糧衙門造冊查盤尚

須時日應否遵照定例抑或直送新撫臣咨商督臣

去後今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准總督臣丁思孔咨

覆內稱湖北藩司業經報陞偏沅巡撫就近接理與

別省陞任者不同所有一切事務應徑送新院交代

等因咨移到 臣 謹將原領

欽頒巡撫偏沅關防一顆

王令旗牌八面副并文卷等項委令常德府同知孫訓

鼎 標中軍遊擊陳義於七月二十七日賞捧前赴

湖北交新任撫臣接受 隨於是日離任自長沙府

起行查江南太平府距

京師路程較之湖廣武昌為尤近且係上江所屬地方

尚未入 臣 新任撫屬界內計日數程 臣 到太平之日

前懇

陛見一疏可以

命下由江北星馳前進十數日即可直達

帝都早瞻

天顏大馬戀

主之思得自慰矣除 臣 原領

勅書另疏恭繳外所有微 臣 離任日期理合具疏

日知堂文集卷一

吳

題報伏乞

睿鑒勅部查照施行

棘津鄭端司直甫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鄭端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 臣 看得淮揚二屬積淤田地於康熙二十八年
欽差部員勘報仍淤田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一十二
畝零部文令委賢能官員踏勘具題轉行江蘇布政
司遵照 臣 蒞任又經飭催茲據布政使李國亮詳稱
前項淤田應循例於康熙二十九年冬勘詳委淮揚

日知堂文集卷二

道僉事劉殷邦逐一確勘鹽城縣田一萬七千四百
五十五頃九十一畝零又鹽城所屯田一百二十一
頃三十八畝零高郵州田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三頃
四十一畝零泰州田六百二十一頃九十畝零寶應
縣田四百四十八頃三十畝零興化縣田一萬一千
七百二頃二十畝零因歲值天旱又當下河疏濬已
通俱經全涸內鹽城縣并所原有無主承廢田畝案
經勘實詳明前撫臣批令於全涸之日分別詳報節
年冬勘冊內註明在案至於高泰興寶等州縣田地
積淤年久多成荒廢滿目蒿萊開墾不易若一槩勒

令催徵慮滋民困現在復行該道府察勘荒熟確數
定議起徵年分另請核

題又宿遷桃源二縣原報逃溺人丁共六千三百七十
一丁已經招徠復業應於康熙二十九年起徵沐陽
縣逃溺人丁三千九百四十九丁據稱已溺之丁終
成故絕在逃之丁謀生遠去實無歸復等情取具經
勘承查各官不扶印結詳報前來又據高郵州知州
謝廷瑞申詳二十餘年積淤之地風波洗蕩圩埂全
無泥去沙存寸草不萌者有之更且當日水決全家
淹沒逃竄他方遺田竟成版荒今若照額催徵不特

日知堂文集卷二

逃亡戶口不復思歸即現在遺黎將見思逃思竄等
情又據興化縣知縣陳又新申詳興邑地土積淤二
十餘載人民漂溺田畝版荒去歲赤旱雖已盡報全
涸而受業無主招徠無人錢糧一例起徵實難責其
辦納遂查造冊另文中送亟賜委勘具

題等情 臣 思錢糧之起科原按田畝小民之輸納惟賴
收成若田地拋荒則賦稅無出理固然也高興等五
州縣田地從前積淤有年今二十九年冬勘全涸共
有四萬六千餘頃之多其中原主逃亡無人認墾與
沙淤荒廢不堪樹莠者自是不少其丁有田墾見今

播種者自應照例起徵以裕

國課至若丁逃田荒無人開墾者自當招徠復業稍寬

限期以甦民力除飭令該司轉委淮揚道僉事劉殿

邦率同淮揚二府履畝踏勘分別實熟實荒造具冊

結確議詳報至日另疏

題請及沐邑未復人丁應於下年察實另報并將各結

送部查核外相應一并

題明 謹合同總督臣傅臘塔總漕臣董誥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

三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臣 鄭端謹

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 臣 看得淮揚二屬積淤田地康熙二十八年

欽差部員勘報鹽城高郵泰州興化寶應五州縣共仍淤

田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一十二畝零於康熙二

十九年冬 臣 行江蘇布政司肅委淮揚道僉事劉殿

邦履勘因該年天道亢旱兼之下河疏通俱報全涸

隨據該司道并高興等州縣具詳咸稱積淤年久多

成荒廢更有原主逃亡無人認墾萬難一槩徵輸以

日知堂文集卷二

四

滋包賠累民等情 臣 卽飭行布政司復委淮揚道率

同淮揚二府履畝確勘分晰實荒實熟造具冊結詳

奪去後一面於冬勘案內彙疏

題明續准部覆令將涸田丁銀於二十九年一起徵地畝

錢糧於三十年徵解其荒廢無徵情由未經議及時

因康熙二十九年地丁錢糧奏銷屆期前田之荒熟

尚未勘確不便遽請緩徵又經於奏銷冊內登明俟

勘定荒熟分別另報緣由

題達在案今據布政使李國亮詳稱移准淮揚道僉

事劉殿邦勘明各屬原報涸田內可以耕墾者共二

萬二千九百一頃八十畝零應遵部文將丁銀於涸
出之年起徵地畝錢糧於三十年徵解外其無主版
荒田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一頃三十二畝零應徵地
丁本折錢糧請俟招徠開墾另報陞科等情造具區
圖細冊及承勘道府各官印結詳送前來臣查淮揚
地方從前疊罹水患田地淪沉人民逃溺蒙我
皇上視民如傷破格蠲賑

發帑治河俾昏墊災黎獲登衽席莫不感頌

皇仁咸慶更生今幸河道安濶淪田盡涸自當照例起徵
何敢復爲置議惟是錢糧之起科原按地畝小民之

日知堂文集卷二

五

輪納惟賴收成查從前節年涸出田畝因地勢稍高
陸續先涸易於耕種所以復業小民力能輸將茲者
新涸田畝地既窪下積淤又久沙淤泥淖畚插難施
修治墾闢工力匪易若不分別荒熟但據見在涸出
之田卽令按畝起徵在荒廢者旣無籽粒可收錢糧
從何辦納在逃亡者人民尚未復業正賦從何催輸
有司迫於考成勢必令里甲包賠株累牽連不特在
逃之丁觀望不肯卽回現在之丁亦將畏累逃去不
特久荒之田不能墾闢成熟新熟之田亦將棄置復
荒臣等於本年三月內奉

命會勘車路等河路遇小民紛紛呼籲茲復委道府履畝
勘明敢不據實備陳爲民請

命所有勘實荒涸田二萬四千四百餘頃相應仰懇

睿慈俯准暫行停徵容臣等飭令地方各官加意招徠多

方勸墾照墾荒定例按年造冊報部陞科則州縣無

包荒之徵小民免賠糧之累自必聞風來歸爭先趨

墾而荒田日闢額賦自增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除冊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

總督臣傅臘塔總漕臣董訥合詞具

題伏乞

日知堂文集卷二

六

唐鑒勅部議覆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請

旨行取事該臣看得臺垣缺員行取縣令欲得直言敢諫之士必求品行端方之人能處民社而盡職斯立

朝班爲無忝臣抵任之日接准部文卽行布按二司詳慎選擇據實開報又細加體察既不敢妄舉匪人又何敢沮抑賢良惟是部行必無錢糧盜案官員方准咨送而臣屬地方賦重役繁動掛吏議實與他省不同若拘例以求竟無一人合格是參罰徒行而薦舉無

日知堂文集卷二

七

間循吏與庸員總無分別不特無以鼓賢良亦非所以勵不肖臣愚以爲察吏之道與其毛舉細故令人救過不遑不如棄短取長使其感而思奮查得揚州府屬江都縣知縣熊開楚出身科目起家詩書蒞任三載有餘操守始終不改和平中正愷悌慈祥士民悅安總無煩擾前經

大計案內格於成例督臣傅臘塔等已曾於疏內指明今查該令任內盜案並無粘帶惟錢糧尚有尾欠實因江都地衝賦重歷來並未全完實非該令催科不力之故臣查前督臣王新命前撫臣湯斌任內有吳縣

知縣劉滋等二員亦以錢糧未完與例不符會疏

題請蒙

皇上破格擢用今熊開楚身任衝繁才守兼優上下相安人無間言據江蘇布政司布政使李國亮江蘇按察司按察使高承爵淮揚道僉事劉殿邦揚州府知府施世綸交薦前來合之臣等見聞無異用敢冒昧具

題仰懇

睿鑒俯准破格錄用俾循良感而思奮庸愚愧而企及其於吏治所關非淺鮮也臣謹會同總督臣傅臘塔合詞具

日知堂文集卷二

八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縣令被參之後不爲地方所容竊役乘夜哄鬧庫藏恐有疎虞委員嚴查錢糧虧空最多謹據實

題奏請

旨嚴加議處以儆官胥以杜侵那事竊照上海縣知縣董鼎祥居官酷虐乖張臣會同督臣傅臘塔列款糾參候

旨發審於本月二十日據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經政稟稱本月十四日奉布政使司信牌行委卑職赴上海看

申知堂文集卷二

查

守董令時見有上海士民因董知縣居官不好被參恐汙了他上海縣地方挑水到堂上洗堂以示公辱又不許城內士民借房與董知縣住等情遂諭云鼎祥既已被參自有公法問擬爾等百姓豈得無禮卽出示禁諭俱各散去卑職見已相安無事隨親來蘇郡稟覆不意卑職行後聞十六日夜二更時分有人鳴鑼聚集由海關一帶街坊喊罵等情因思上海知縣被參缺員料理現據布政司詳委署官尚未到任恐地方人衆雜亂乘夜生事庫藏關係遂諭令該同知親赴上海縣查明是何倡鬧并行牌布政司督令

申知堂文集卷二

查

該同知盤查上海縣倉庫有無虧空速速申報於二十四日回稟卑職親到上海縣查係本縣總書霍元龍庫夫王侯潘成等因上海士民挑水洗堂本官受辱不過遂申通無根之人沿街叫罵以圖報復已將爲首倡鬧霍元龍王侯潘成拿解到轅乃董知縣衙役鳴鑼喊罵者其餘皆係一時烏合之人恐干連人衆有誤農業又恐霍元龍等挾仇誣扳是以不便多拿其上海縣倉庫已經盤查明白錢糧虧空數目業已申報布政司轉報等語又據江蘇布政使李國亮詳呈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董鼎祥生性酷虐以人命爲草菅比瞞匪人用蠶役爲腹心既積怨於地方不爲士民所容不思自反乃敢聽信舊役思圖報復昏夜聚衆行同鬼蜮沿街叫罵不顧廉恥獨不思署員未到乘隙作鬧倉庫錢糧所關不小及至委官盤查果缺庫銀二千七百九十四兩六錢三分二釐零又應存節年米一萬六百七石八斗五升二合零顆粒無存倘非臨時賄買棍徒用去卽係平日任意侵那除將董鼎祥虧空錢糧批行布政司速催署官星馳到任再加確查有無未清并將前項缺庫無存銀米查明年分款項嚴提官役究審追擬并將總書

霍元龍等乘夜倡眾情由飭發按察司究訊確供另
報外合先據詳

題奏聽部議覆

題伏乞

睿鑒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十

七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臣 鄭端謹

題為肅清循例撥補蠲停荒缺站銀以濟郵傳事該
看得淮揚徐三府州各驛路當孔道應付最繁額編
驛站錢糧項下有缺丁荒地坍塌堤廢新開版荒等
項蠲停缺額銀兩係夫馬計口授食之需難以缺悞
歷年循例撥補今康熙二十九年分共該缺額銀一
萬三千四十五兩九錢零內除邳州沭地逃丁等項
蠲缺銀一千六百二十一兩四錢二分零經 臣 另案
咨部業經戶部查明准於本州裁站銀內動給行令
臣 印知堂文集卷二十
造入奏銷外尚該山清桃宿高寶徐沛等州縣缺額
銀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四兩四錢八分零節據各州
縣印驛等官以衝站差繁夫馬工料一日不能缺少
激切詳額俱經批行布政司查報去後今據布政使
李國亮詳請循照邳州一例俱於本地裁銀內撥給
其宿遷高郵二州縣本地裁銀不敷應於各屬解司
裁站款內補足嗣後照例動支造入奏銷等情並查
明實缺應補細數備造款冊前來 臣 覆核無異除冊
送部外相應據詳具

題聽部按冊核覆再查驛站缺額銀兩每年循例請補

必俟奏銷之後部臣核撥方允動支計期已在次年
六七月間更或戶兵二部核查駁詰歲月益致遷延
夫馬工料經年懸缺豈能久待有司恐誤郵傳勢必
那借應急乃每以未奉部文不准銷算非以虧空報
參即以擅動議處因公獲罪情實堪憫查驛站額編
原有定數荒缺撥補歷有舊章初不因動撥之遲早
以爲盈縮請自康熙三十年爲始准令各州縣照
依衝併定額除動實徵本款外其荒缺不敷銀兩徑
於本地裁站等銀內動支年終分晰除編實徵缺額
撥補各數目與實支扣存款項造冊

知堂文集卷二

七

題報聽候部臣察核與衝併定額相符方准開銷若混
冒多支即嚴加議處是於額編錢糧並無分毫增損
而夫馬工料得以按期支給既不悞衝郵又可免那
借窮官苦役兩有裨益矣 謹據實

題明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臣鄭端謹

題爲賢令因公降調士民愛戴挽甯據實

題明以聽

唐裁事該 臣看得長洲縣知縣梁廷桂因承審嘉定縣命

案不將原告羈禁以致脫逃事屬疎忽 臣不得不照
例

題參部議降調亦拘於成例不得不然但原告在逃事
出意外而奸民假命害人畏罪兇脫實難防閑查長
洲一邑爲蘇郡附郭首縣賦重事繁奸弊叢生最爲

知堂文集卷二

六

難治官斯土者必須強幹精明方能勝任廷桂年富
力強辦事勤敏催科撫字兼擅其長蒞任甫及一載
事事俱有頭緒今忽聞降調閭閻士民環額挽甯情
詞迫切司府各官稱其循良如出一口 臣係同城聞
見最真荷不據實入

告是爲蔽賢蔽賢之罪非臣子之所敢出但查保

題官員之例久奉停止 臣又何敢違例保甯但從地方
民情起見不敢不據實

題明倘蒙

皇上俯鑒廷桂居官人地相宜輿情愛戴過出無心致掛

吏議俾得降級畱任是又

鴻恩出自格外非臣之所敢妄干也臣謹會同總督臣傅

臘塔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

九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事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為屯丁災苦積欠難完仰請

皇仁寬緩分年帶徵以紓軍困事該臣看得六合縣屯衛

額徵銀米撥派漕項居多因連遭荒旱歉收以致節

年拖欠累數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欽奉

上諭江南全省積年民欠正雜錢糧與蠲豁而該縣逋

欠屯糧因係漕項未能邀免自康熙二十四年以至

二十九年六載俱有未完加以三十年新賦同時並

徵屯丁終歲收穫有限奚能兼清數年逋賦以故前

日知堂文集卷二

五

欠未完後欠踵報窮軍臺受血比有司洊羅處分而

于正供究不能全況該縣上年又被重災今春民飢

乏食幸蒙

皇恩發穀賑濟獲慶更生茲欲以六載未清之項取足于

一時不特勢在萬難而追比頻加亦非所以體

皇仁而恤災黎也其上元江寧二縣未完康熙二十五六

等年屯衛銀米亦因歲比不登歷欠累積不能兼辦

情有同然今據江蘇布政使李國亮以群丁呼籲迫

切詳議分年帶徵前來臣查三邑康熙二十四年起

至二十七年止未完漕項銀米一時併追既難取盈

而屯丁顧此失彼更致有悞新賦仰請

勅下部議准以康熙三十一年起一年帶徵一年在額賦

仍無虧缺而軍困卽得稍紓咸沾

聖澤於無涯矣除將該司造報各年未完銀米數冊送部

查核外臣謹會同總督臣傅臘塔總漕臣董誥合詞

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運船飯米價值太昂折解萬難如數酌議變通之

法仰祈

睿鑒事該臣看得蘇松常三府屬白糧項下額編運船水

手飯米歲計一萬七百餘石原供駕船水手飯食之

用自康熙十四年白糧抽選漕船裝運遂將飯米裁

省撥充兵糧嗣因白糧改折准部文將正耗春辦飯

米各項槩令每石折銀一兩五錢刊入山單編徵迨

至康熙二十二年白糧仍徵本色起運前項飯米亦

循康熙十四年之例按年徵收本色候撥兵糧而部

臣行令照白糧每石一兩五錢折銀解部前任撫臣

遵卽促令折解臣蒞任以來又日事嚴催據各屬自

康熙二十二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各案報完折解過

米石計算不及十分之一蓋此項項給水手飯食原

屬糙米與起運之白糧不同則折價自難一例從前

每石槩折一兩五錢乃因用兵之際軍餉浩繁一時

權宜原非永遠定例如兵米一項現今估定時價每

石七錢五分折給卽從前漕米改折每石定價亦止

九錢此項運船飯米本與撥充兵糧之米相同而較

之漕糧米色猶屬不及折價倍重所以不能如數變
解若問之於民米價不敷折價必滋派擾責之於官
折價浮於時價何術補苴矧蘇松等屬賦重事繁節
年經手之官率皆降革死亡叅案錢糧尚多懸欠前
任已徵在倉之米誰肯增價收折現任各官本任新
徵應折之米已苦無計出脫又何肯代人折解是以
年復一年雖有折解之行實無折解之利良由定價
懸殊折色重於本色力不能前並非經管各官敢於
怠玩自甘叅罰恐將來存倉日久勢必腐敗不特不
能如數折解卽本色已漸至折耗官民之因此受累
者日深究於

日知堂文集卷二

七

國課亦無裨益茲據布政使李國亮詳請應否隨漕帶
運或遵舊例准放兵糧等情前來臣思從前搭放兵
糧雖有成例但近准部行不允動用是以不便再請
惟此米原係白糧項下編徵本色支給水手之需今
既節省相應隨正起運以供

天庾請自康熙三十年分爲始照數帶運赴

京交納其二十九年以前節年徵貯尚未折解之米爲
數既多恐難一齊漕帶查京口旗營兵糧每年例係
留漕支給臣請將此項米石就近解給京口兵糧卽

於留漕米內照數扣除逐年量行帶運不過一轉移
間在額賦毫無虧損而米石無腐折之虞官民免賠
累之苦

京庾有充盈之益

國計民生無便於此者矣臣謹條晰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

請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宿遷等十州縣淤涸田地先因康熙二十八年冬部司查勘涸田數多部覆以歷年涸出田地隱匿少報令將從前踏勘官員查參當經行據布政司詳覆田地之淤涸皆由年時之旱澇從前踏勘各官止就當年涸田實數出結原無隱匿少報經臣會疏

題覆部臣以二十八年止據報有水災並無報有旱災

日知堂文集卷十二

五

至查

上諭以後應議處者並未俱免仍令取具從前踏勘官員職名并遲延之處查明題參等因復經備行該司遵照去後今據布政使李國亮詳稱查康熙二十八年水災止有本案內宿遷一邑其餘九州縣並未報有水災且宿邑原報係五月下旬六月上旬陰雨連綿河水泛漲當日

題報原案在部可考迨後自秋交冬天道亢旱水涸田涸

欽差部員查勘之時正值水勢阻絕是以比從前各年涸

出田地較多若以二十八年勘出之涸田而欲責從前踏勘之官以隱匿少報則如二十九年冬勘報涸田有四萬六千五百餘頃較部員二十八年所勘又多涸田二萬二千五百餘頃豈當日部員亦有少報之理總緣田地之淤涸每年原無一定從前承勘各官實無隱匿少報情弊至於此案部覆查參雖在

上諭以後而康熙二十七年以前承勘各官原在

上諭以前況並無隱匿少報自當邀

恩免議等情前來臣查田地之淤涸原因水勢之消長而

水勢之消長則視天時之旱澇故涸多涸少原無定

日知堂文集卷十二

五

數而忽涸忽淤亦無定期在承勘各官惟按各年涸出之實數具報其間多寡不齊乃時勢使然未可同日而語也康熙二十八年冬道亢旱歲之下河疏濬積水漸消所以涸出較多然彼時部員勘明除涸出田二萬三千餘頃尚有淤沒未涸田四萬六千餘頃至二十九年冬臣委淮揚道踏勘方始全涸則是二十九年之涸田更多於二十八年部員查勘之數由此而推可見從前踏勘各官實無隱匿少報之明矣再照此案前撫臣洪之傑准咨行查後因革職解任未經

題覆^臣於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蒞任接理查

催續據藩司詳報復加駁察於康熙三十年正月二

十九日具

題以^臣新任展限并扣除年節封印日期止計違限五

日承查各官例應免參相應一並

題明^臣謹會同總督臣傅臘塔總漕臣董訥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十一

毛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為疲邑連遇災傷窮黎乏食請動捐納米穀給賑以

廣

皇仁事該^臣看得淮安府屬宿遷睢寧二縣夏被旱災經

^臣委官勘明分數取造冊結會疏具

題一面飭令地方各官加意撫綏勸民及時播種秋禾

以冀西成復據該府縣詳報秋禾又遭蝗蝻蝥食兼

之濡雨為殃收成無望民不聊生亟請具

題將本年應徵錢糧破格蠲免漕米麥項分年帶徵并

日知堂文集卷二

天

動捐貯麥粟賑濟等情^臣等隨批行江蘇布政司作

速移委淮揚道親詣勘明確議通詳去後據淮揚道

僉事劉殿邦詳報遵卽單騎前往宿遷二縣逐處踏

勘宿遷縣除山坡高地幸不成災其餘四野村落有

漸次涸出者有尚在滄沒者豆穀秫菰等項既被蟲

傷又遭水浸目擊被災老幼鳩形鵠面嗷嗷待哺唯

寧縣雖附郭地畝漸次涸出被災尚輕至於四野村

落現受水滄豆蔴林穀收成無望茅房草舍傾頽不

堪小民扶老携幼帶水拖泥亟圖覓食若不亟請賑

恤必致流離失所等情并據布政使李國亮呈詳請

動積貯天下等事案內捐輸穀麥計口給賑又據宿
遷縣知縣李遇桂申詳宿民遭災之後生計已絕朝
夕待斃實難緩待請先行發賑前來臣查宿雖二邑
地處河濱民貧土瘠從前雖罹水患民生困苦幸蒙
我

皇上特發帑金大修河道邇年水退田涸民獲安排更蒙
洪恩屢沛蠲賑頻頒殘黎漸有起色不意今歲春夏亢旱
二麥無收繼復蝗蝻肆虐霖霖為害田禾被傷秋成
又復絕望除將被災情形照例另疏

題報其所請清糧分年帶徵緣由現催布政司合同糧

日知堂文集卷十一

奏

道確議一面飭行該地方官加意撫綏勿致流離失
所外惟是一歲兩災小民謀生無計必須速行賑濟
庶免流亡所當仰懇

睿慈允動捐輸米麥容臣等揣委道府等官查明真正飢
民計口給賑務期盡沾實惠以廣

皇仁統俟事竣之日造冊報部核銷再查淮屬地方多不
產米先經咨明戶部將生俊捐納准以大麥照穀數
交納在案則動賑災民亦應將大麥照穀數散給俾
得充腹療飢合並陳明謹會同總督臣傅賑塔總
漕臣董訥合詞具

題伏乞

將鑒勅部迅賜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十一

手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鄭端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 臣 看得淮揚二屬鹽高泰興寶五州縣積淤田地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一十二畝零於康熙二十九年冬勘報全涸當據經勘道府州縣各官以積淤年久地廢丁逃實難一槩起徵情由詳報經 臣 具疏

題明一面當委淮揚道僉事劉殿邦督同淮揚二府再加履畝確勘并於奏銷冊內登明在案續據前任江

日知堂文集卷二

三

蘇布政使李國亮詳稱該道府勘明前項涸田內可以耕墾者共二萬二千九十一頃八十畝零應遵部文將丁銀於本年一起徵地畝錢糧於三十年徵解外無主荒廢田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一頃三十二畝零應徵地丁本折錢糧請俟招徠開墾另報陞科等情造具區圖細冊及承勘道府各官印結詳送到 臣 復經會疏

題請部覆以淤田涸出卽照創起徵錢糧歷年無異今二十九年勘報全涸其丁銀已經起徵奏銷地畝錢糧亦照例徵收仍令作速起徵報部等因轉行遵照

聞復據各府州縣紛紛詳籲咸稱所勘荒田實係積淤廢土人戶逃亡萬難勒令包賠等情 臣 等俱批行江蘇布政司查議去後今據布政使張志棟覆查無異具詳前來 臣 查賦稅出於田畝輸將惟賴收穫必墾闢有人方可計畝起科若田地拋荒則錢糧從何辦納查淮揚淤田每年冬勘一次丁銀於本年一起科地畝錢糧於次年徵解此常格定例施於隨淤隨涸之田未嘗不可但田地不無高低淤沉亦有久暫從前節年涸出田畝實因地勢稍高易於耕種且爲數不多復業之民力能認舉故可勉効輸將今高寶等

日知堂文集卷二

三

五州縣涸田共有四萬六千五百餘頃之多積淤至二十餘年之久至康熙二十九年冬時值亢旱兼之下河疏通始得盡數涸出小民可望復業然屋廬久廢器具無資拮据經營方得佈種籽粒收成尚未可必而應納錢糧業已按限徵比措辦無術日苦迫呼此尚屬有田可耕有人可問不得不遵照定例責令輸將更有沙淤泥淖春插難施以及逃亡未歸拋荒遺棄者共計二萬四千四百餘頃積淤田畝墾闢既費工本流離災民招徠更非容易若一槩勒令起徵承種無人有司迫於考成必勒令呈甲攤派包賠株

累牽連勢所不免不特在逃之戶累足不來久荒之地無人佃種將見現在之丁畏累逃避既墾之田棄置復荒

國賦愈虧民生愈困矣伏思各省荒地皆蒙

皇上浩蕩洪恩一體蠲豁普天率土人慶更生況此淮揚地方曾為

翠華經臨之地民情土俗無一不在

庥照之中臣等身在地方以撫恤民生為職任又恭遇

大聖至仁之訓洞悉閭閻疾苦雖格於部議一請未允敢不據實披陳再疏

日知堂文集卷二

聖

上聞伏乞

特沛恩綸將無主荒廢田畝錢糧暫准停徵容臣等督令

地方各官加意招徠多方勸墾墾隨墾隨報按年造冊

達部墾科不過暫緩目前無徵之虛糧可收將來墾

闢增賦之實效其有裨于

國計民生匪淺鮮也再查康熙二十九年潤田丁銀先

因奏銷之時尚未勘定荒熟故不敢遽造停徵原將

田地既有荒廢丁銀無從辦解現催道府勘明另

題緣由登註在冊報部可考相應一並陳明臣謹會同

總督臣傅爾丹總漕臣董誥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從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

聖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鄭端謹

題爲敬陳撥協站銀改歸本地支給以專責成以資郵傳事該 臣 看得驛站錢糧乃夫馬計口授食之需全賴支給如期庶餉無虧郵傳有濟 臣 屬江蘇淮揚等府各驛俱水陸要衝 臣 蒞任後卽嚴飭各屬悉心調劑將工料銀兩按時徵給毋許短少稽延除以本地編徵卽給本地夫馬者自可不悞惟是有因本處站銀不敷另以別州縣編徵之銀撥協者卽使按期協濟已多往返領解之煩甚且膜視延延以致受協

日知堂文集卷二

奏

驛遞支給愆期據各屬紛紛籲請改動本處錢糧支給 臣 復檄行布政司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李國亮請援康熙七年間遵

諭陳言事一案之例以本處正項錢糧作本處驛站之用他處協濟站銀抵作正項起解將各屬額編撥協銀兩數目造冊詳報前來 臣 查各驛站銀本地額編之款與別處撥協之數俱係地丁項下徵給在應協之州縣起解支給總屬一體而受協之驛遞令其別屬支領未免守候延衝到大馬不能按時接濟查江蘇等八府州屬驛站新訂衙僻處需夫馬工料等項

共該銀一十九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兩六錢內除本處額編銀一十七萬九千四百一十二兩七錢零應照舊支給外其外屬撥協銀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兩八錢零應如該司所請自康熙三十一年爲始改於本處起運地丁款內徑行動給卽以別屬協濟原款改歸起運解司充餉一轉移間正項原無虧絀而郵傳實有裨益矣除冊送部查核外 謹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

奏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為謹報各屬秋災分數仰祈

睿鑒事該臣看得淮屬宿遷睢寧二縣揚屬興化縣秋被

蝗蝻蟲水等災情形先據江蘇布政司詳報經臣會

疏具

題一面批行該司確勘被災輕重分數去後今據署布

政司事江常鎮道叅議楊嘉詳報專委淮揚道僉事

劉殿邦揚州府知府施世給勘明宿睢興三縣共被

秋災田地二萬七千二百二十四頃一十六畝零內

自知堂文集卷二

季

宿睢二邑先被夏災今復被秋災地一萬四千三百

五拾七頃四十三畝零已於夏災案內

題請照例蠲免外仍該田地一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頃

七十二畝零應照定例蠲免分數不等共銀四千四

百六十八兩二錢一分零造具應蠲銀數清冊同各

縣被災分數區圖冊結呈送前來臣覆核無異相應

具

題請蠲再查宿睢二邑本年先被夏災復被秋災地畝

因無一歲兩次蠲免之例當即批行藩司分晰造報

并於原疏內

題明在案茲據該司詳稱宿睢二縣素稱荒疲民生困

苦今一載之內兩被重災若止拘常例蠲免殘黎終

難完納等情臣查宿睢二邑地瘠民貧疊罹災患幸

蒙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頻施蠲賑間稍有起色不意本年

先被夏災二麥無收滿望秋成稍延殘喘詎期又遇

蝗蝻蠶食霖雨為害秋成失望餬口無資災民嗷嗷

經臣另疏

題請賑濟焉有餘力以完賦稅若止照常例蠲免夏災

二三分尚有應完之七八分有司迫于考成敲朴迫

自知堂文集卷二

季

呼勢必逃亡相繼究竟額賦虛懸事關

國計民瘼敢不仰體

皇仁為民請

命除消糶微兌屆期不敢請緩臣仍飭令有司多方勸輸

并清項錢糧照例催徵外其餘起存錢糧仰懇

席慈俯鑒疊災慘苦將夏秋兩被九十分重災田地破格

特賜蠲免其六七八分不等田地

准予夏秋並免俾災黎免追比流離之苦得以各安排整

及時播種來年麥秋有望上輸

國課下遂民生咸戴

浩蕩洪恩於無既矣除冊結分送部科查核外臣謹會同
總督臣傅臘塔總漕臣董誥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

奏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為缺丁不除廢地不豁包賠愈苦荒逃日甚考成民
命萬難保全懇恩通詳停徵候

題同仁邨宿急蘇永困事該臣看得睢寧縣地勢低窪

濱臨黃淮兩河從前疊遭水患以致地畝坍塌戶口

逃亡先於康熙二十八年恭逢

聖駕南巡該縣里民張騰蛟等以糧田永廢等事具本

奏請當蒙

勅部咨行前撫臣洪之傑委官勘明濱河廢地一千七十

日知堂文集卷二

聖

九頃四畝七分小河廢地一千一百六十頃四十一

畝七釐又缺額人丁八千三丁缺銀二千五百五十

九兩三錢八分零具

題請蠲部覆睢寧縣濱河廢地并小河廢地該督撫雖

稱委准徐道常若恩勘明等語但睢寧縣地方歷年

徵收錢糧且缺丁銀兩原任總漕蔡

題准攤入地畝內徵收載入全書奉行年久應將該督

撫所請之處均毋庸議等因咨行遵照在案竊於康

熙三十年六月內據淮徐道僉事劉聰准安府知府

王毅韋睢寧縣知縣劉公裕申詳缺丁廢地額賦虛

歷年歷欠賠累無休地方荒廢口甚復據士民合詞哀籲亟請

題豁以蘇積困等情臣隨批行江蘇布政司查報去後今據署布政司事江常鎮道參議楊嘉詳報專委准徐道督同淮安府親詣該縣覆加察勘逃廢情真取具冊結前來臣查睢寧縣濱河廢地久經前撫臣湯斌趙士麟節次委勘

題明迨後災民具

奏隨蒙

聖恩勅行查勘睢民困苦情由已荷

日知堂文集卷二

畢

唐慈洞鑿災祗因部臣以睢寧地方歷年徵收錢糧且缺

丁攤徵年久未議蠲豁然藉諸往贖康熙二十六年

以前睢邑地丁錢糧歲有遺欠多則盈萬少則數千

從無一年清楚經徵各官屢受參黜終無完補幸於

康熙二十八年欽奉

上諭特免江南積欠始得蠲除而康熙二十八年則有未

完銀一萬一千餘兩經徵知縣盧信鴻部議革職康

熙二十九年則有未完銀一萬二千餘兩經徵署印

宿遷縣知縣李遇桂奏與縣縣丞趙之弼接任知縣

劉公裕部議罰俸降級節年奏銷年限各冊在部可

稽也夫錢糧編有定則催科歲有考成如果有田可

耕有丁可問經徵之官安肯甘心惰慢自罹降革應

輸之民豈敢故意拖欠甘受敲扑總因災患之餘民

貧地瘠現丁熟田之賦尚苦輸納不前廢地缺丁之

糧奚堪包賠重累所以額賦虛懸雖有徵收之名究

無徵收之實官民交困公私並絀非一日矣若非

皇恩蠲恤里民包賠無已懼累逃亡勢所必至將來

國賦愈逋民生愈困臣謬膺撫綏之責不敢不據實直

陳我

皇上如天好生頻年以來蠲租免賦奚啻千萬恤災賑乏

日知堂文集卷二十

畢

恒厘

唐懷且邳州宿遷二邑渰地逃丁已蒙

皇恩蠲豁數十萬災黎無不含哺鼓腹咸慶更生茲睢寧

縣廢地缺丁事同一例倘蒙

唐慈大沛

恩諭將前項無徵地丁本折清項錢糧自康熙三十年為

始槩與蠲除以前舊欠並免追徵則殘邑之積困頓

甦漸次招徠墾闢休養生聚民力既足之後

國賦自可復額在日下不過暫蠲逋欠之虛數異日可

收盈寧之實效

浩蕩洪恩出於

聖裁非臣之所敢妄干也除冊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

總督臣傅臘塔總漕臣董訥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二

聖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為靖邑坍江田畝錢糧包賠累民仰請

睿慈鑒裁以廣

皇仁事該臣看得常州府屬靖江縣地處濱江田土坍漲
靡常先據原任江蘇布政使李國亮詳報該縣坍江
折實平田五千五十八畝零應徵折色銀四百五兩
五錢五分零本色米麥一百二十一石九斗一升零
屢據士民額控賠累情由飭令印官查勘實係坍沒
入江錢糧無從徵辦呈請

日知堂文集卷二

聖

題籌臣查該縣全書內刊註漲則陞科通縣均減坍則
豁賦通縣均加未便遽請豁除取行確查去後今據
署布政司事江常鎮道叅議楊嘉詳覆靖邑田畝向
有平沙灘三則全書刊註均減均加原合各則一例
增減繼因灘田改歸蘆課錢糧各分欸目遂不能照
均減均加之舊例今灘田之陞漲悉歸蘆課五年一
丈較舊額已增六萬有奇而平沙二則康熙五年清
丈以增抵減亦有報陞田四千四百畝零業已計畝
加徵並未通縣均減是遇漲已加額科徵遇坍若仍
舊均加將見田日少而賦日增民累終無底止等情

前來臣查田糧按畝起科增減不容牽混若遇漲均減則有虧於

國課而遇坍均加又有病於民生理應分別坍漲照數陞除庶無混淆隱射之弊靖邑全書刊註均減均加原屬因循舊本茲從前漲增之田既不照舊例均減已經陞科輸賦則歷來坍沒之糧自不便照舊例均加以貽閭邑包賠既據該府縣丈勘確實具有不扶甘罪印結所當據實

題明仰懇

庶慈俯鑒前項坍江田畝小民賠糧實爲苦累特沛

日知堂文集卷二

望

恩綸自康熙三十年爲始准予蠲豁以前舊欠並免追徵嗣後如有坍漲應令該縣隨時查勘申報臣核實咨部增除於以廣

皇仁而蘇民困杜欺隱而免包賠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除冊結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總督臣傅臘塔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淮屬屯田陞科錢糧先因海邵宿桃沐安六州縣以地處荒疲四載併徵小民力難措辦詳請分年帶徵經臣會疏

題請部覆屯田係給本墾熟康熙二十五六兩年已經收過屯租補還借項二十七年應徵起存銀米俱經捐免補徵清項未爲不得二十八九并三十年錢糧自當按年補徵完報并將催徵未完各官照例補參等因隨經轉行遵照去後今據署江蘇布政司事江常鎮道叅議楊嘉署江安督糧道事江南驛傳道食事于準會詳當日屯員冀圖功名領本招集流民開墾迨後停屯給主屯戶畏追前本盡皆四散今日領田之人原非當日領本之戶若以一歲兼數歲之徵萬不能完請仍照前議分年帶徵又贛榆一邑本年被災屯田錢糧併請一例寬恤等情前來臣查屯田累民蒙皇上洞鑒特行停止仍令清查給主失業窮黎復安耕鑿無不感戴

日知堂文集卷二

哭

聖恩家誨戶頌陞科錢糧自行急公完納承蒙從前田賦

混淆清查維艱前撫臣洪之傑具疏

題明專委道員確勘往返駁查屢經奏展臣於康熙二

十九年十一月蒞任復加嚴督始得告竣於康熙三

十年二月內彙冊

題報部覆補徵已在本年四月是奉

旨停屯雖係二十七年而清查給主則非盡係二十七年

也屯田磽瘠收穫無幾數年錢糧責令一時並納民

力實所不能況本年淮屬地方夏秋疊罹災傷民生

困苦幸蒙

日知堂文集卷十一

聖

皇仁蠲租發賑得免流離前項屯糧若遵部文勒限催徵

有司顧畏參罰敲扑頻加必至顛連失所不特陞科

之屯賦究不能完抑且現年之正供併致通缺茲據

司道等官激切籲詳臣敢不據實

上聞為民請

命仰懇

睿慈俯將邳宿等七州縣屯田應徵康熙二十七年分漕

項錢糧准於三十年帶徵其二十八九兩年起存本

折錢糧緩於三十一二年帶徵不過暫寬時日原無

損於

國賦而培養民力自收效於將來億萬災黎咸沐

皇恩於無既矣臣謹會同總督臣傅臘塔總漕臣董誥合

詞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日知堂文集卷十一

果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臣鄭端謹

題為江都第一大害一用兩賦叩恩循例通詳撥解經制額餉除豁浮加借項以普

皇仁以廣仁政急救萬民事該 臣看得江都縣牧馬草場同地於額編正賦之外重徵租米先據藩司以一田兩賦場民苦累具詳請豁經 臣咨部茲准部覆事關禾器錢糧不便據咨違議行令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隨經備行江蘇布政司遵照再加確查去後今據署布政司事江常鎮道叅議楊嘉查明詳請

臣知堂文集卷二

完

題豁前來 臣查江都縣草場同地全書編載止徵租銀其納稻改米之由始於康熙元年間因海氛未靖奉旨遷棄各沙行令洲民安插內地遂於草場同地內抽田一萬三千九百餘畝分給洲民耕種餉口當據該縣士民公捐銀六千四百三十八兩給發場民以償田價按畝計算每畝不滿五錢原非民間舊田之價可比也迨至康熙九年間遷民奉

旨復業所遺場田即應歸還原戶又據合邑士民具呈以場民曾受捐銀議令每得價一兩歲輸租稻四斗共稻二千五百七十餘石以備地方賑濟續於康熙十

五年間因吳逆變亂需餉殷繁准有部文搜查無碍

錢糧以濟軍需前撫臣馬 行據藩司將前項租稻

暫議充餉每石準米五斗共米一千二百八十七石

零就便奏抵狼漕各營兵米俟事平之日仍歸備賑

咨明戶部在案查此項場田租米原非正項仰當日

所得田價亦士民公捐並非勒帑支給場民歷年完

納稻米已償捐銀數倍况當日原議暫時充餉事平

仍歸備賑今蕩平已久若仍令按歲輸將一田兩賦

殊滋民累所當仰請

肅慈勅查原案准予蠲除俾場民之重困獲甦項頌

臣知堂文集卷二

辛

聖恩於無既矣 臣謹會同總督臣傅爾塔納總漕臣董訥合

詞具

題伏乞

肅鑒勅部議覆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興邦致治之道不出用人一事而用人分布內外又不出文武兩途文以振紀綱正風俗為根本而不在簿書期會之末武以明分數知虛實為要務而不盡操戈躍馬之間我

皇上文德聿修武功大定立賢無方知人善任右文左武張弛咸宜已治而益求長治已安而愈固久安因思鞏固金湯須得素練之士折衝萬里尤貴統馭之才

日知堂文集卷二

聖

令臣等各舉所知以備干城之選臣敢不仰體

聖意舉所素知但文武臣僚總以忠孝為本而行師勦衆更以整暇為先古之名將多謹重周諮方可保其初終未聞恃才傲物而能善全功名者故薦人為難而薦武臣為尤難倘非真知術見其行事斷不敢輕以入

告臣查現任貴州大定鎮標左營遊擊雷如山西平陽府蒲州人由行伍出身值吳逆之變先於岳州軍前効用繼委偏沅撫標右哨千總後

題授偏沅撫標左營守備復於康熙二十年六月內進

勦黃明有功

題叙在案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於恭報擊敗賊衆等事案內部覆加一等仍帶軍功紀錄一次康熙二十七年湖廣裁兵告變該弁隨提督徐治都協力進勦奮勇爭先掃滅夏賊克奏捷績係滿陞授貴州大定遊擊現在任事臣撫偏之時見其人才英爽曉暢軍務營伍嚴肅士卒悅服且賦性朴直處事詳明既無驕誦亦不輕躁臣愛之重之教以名將忠義之書彼即能心領大意以身許

日知堂文集卷二

聖

倘蒙

皇上破格擢用授以重鎮將見壁壘一新軍威大振以整以暇戰守兼優即論其人物標表弓馬嫻熟亦可謂才技出衆無愧鷹揚之選矣臣謹特疏保

題伏乞

睿鑒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臣 鄭端謹

題爲災卹商稅無徵久奉

恩綸特免籲請具

題以沛

皇仁以拯殘區事該 臣 看得邳州缺額商稅銀兩歷年懸

欠無徵經 臣 咨部請豁部覆仍速照數徵收補足原

額等因隨行江蘇布政司遵照去後茲據布政使張

志棟詳稱該州商稅原於康熙十三年間

題准部覆儘收支用如地方復舊年歲豐足之日仍照

日知堂文集卷二

書

舊徵輸迨至康熙十七年花山決口二十四年又被

異水冲淹較之從前尤爲殘廢實難按額取盈呈請

題豁前來 臣 查邳州商稅額編銀六百一十一兩二錢

零原出自商賈往來貿易隨貨輸將前因該州疊罹

災患人戶逃亡商賈流散以致缺額過多經前撫臣

馬 於邳邑凋殘等事案内具

題自康熙十三年爲始照楊屬稅銀之例儘收儘解以

充實用部覆邳州稅銀該撫既稱疊罹災傷流亡載

途實係無徵等語應將未完銀兩准其蠲免其每年

額徵銀六百一十一兩零應照揚州之例儘收支用

如地方復舊年歲豐足之日仍照舊徵輸等因覆奉

俞旨欽遵在案迨後十三十四兩年分未完亦經於奏銷

案內覆允銷結惟十五年以及十八年迄今歷奉部

駁照額徵解然稅銀原賴商賈來州零星投納若商

販不來則額稅無徵非若地丁錢糧有欠戶可追者

此是以年年懸欠催徵各官徒受叅處究不能完補

分毫節年奏銷年限冊案在部可稽止有康熙二十

八年分缺額銀五百八十五兩九錢三分零該州知

州孫居浚因年限考成恐干降罰自行賠墊全完亦

於年限冊內註明報部可考其康熙二十六年以前

日知堂文集卷二

書

未完銀兩幸逢

聖駕南巡欽奉

上諭蠲免積欠錢糧始得槩遵

恩豁又蒙特頒

上諭諭戶部朕前巡幸江南凡所經歷於編氓疾苦必詳

加體察如傷念切每沛恩膏朕過邳州親見彼處田地

多爲水淹沒耕種既無所施賦稅於何取辦其見在被

淹田畝應納地丁及清項錢糧俱行蠲免歷年逋欠亦

盡與豁除該督撫卽行出示徧曉窮鄉仍不時廉察倘

有不肖官員仍行私徵者題叅從重治罪以副朕愛恤

民生至意等因欽遵在案是邳地之荒殘民生之疾苦

久在

皇上睿照之中所以

特沛恩綸加意軫恤災邑殘黎無不感頌

皇仁謳歌載道前項缺額商稅銀兩實係無戶可徵無人

可問若必責令照額徵補勢須攤派包賠商賈聞風

懼累益致裹足不前雖有催徵之名究無完補之實

臣身在地方敢不仰體

睿慈據實

上聞倘蒙

日知堂文集卷二

臺

特頒恩諭將該州無徵缺稅准與豁除嗣後儘收儘解歸

入雜稅項下造報奏銷臣飭督司府各官嚴加稽察

如有徵多解少卽以侵隱指參從重治罪俟地方豐

足商賈輻輳之日仍照原額徵輸俾積累盡除則流

亡漸集人民既庶則商貨自充暫獨目前無徵之虛

數以收將來盈寧之實效出自

皇上洪恩非臣所敢擅請也臣謹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巡撫江寧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鄭端謹

題爲請定漢官回籍等事該臣等會看得漢官回籍一

案部文內稱查定例止載革職解任休致官員係漢

人者速令回籍如無故不卽回籍或在別處居住或

中途逗遛不回者送刑部從重議處其容畱地方各

官俱論人數罰俸降級並未定有限期且處分不嚴

以致此等官員不速回籍潛住京師流行別省嗣後

內外文武革職解任休致等官俱照旗員歸旗例勒

限五個月起程回籍逾限與容畱者俱照旗員例議

日知堂文集卷二十

奏

處等語是從前廢員不行回籍原有處分定例今但

比從前加嚴未嘗於定例外多增項款今四司會詳

內開革職解任休致等官外或有本身已故妻子無

家可歸置有田房子孫婚配入學者或有現任官員

籍係別省身在任所家口寄住江南者或有原籍別

省考有職銜尚未出仕暫住江南者或有原籍江南

前在別省出身今又仍歸原籍者或有原係本省寄

居別府州縣者或有原係別省今貿易鹽饒在揚州

辦課者或有俸滿干總在部候推家口仍在原任地

方者此等均非革職解任休致之官或身已物故子

孫久夷平民之列既不慮其串通賁緣自不至於作
弊生事原在部議之外似可聽其隨便安插至於未
定新例以前革職解任休致等官或無力歸家久住
別省入籍當差者父母已經葬埋兒女俱聯姻眷如
此等類若槩行驅逐恐祭掃無人既非所以教孝骨
肉分離亦必至於傷慈且故鄉望絕早已無家可歸
今促之使去不特流離顛沛有疾病死亡之憂亦與
部議止嚴嗣後並未追查從前之意不相符合但事
在創始而部文亦未嘗指明奉行各官不無疑慮我
皇上仁恩如天包容過覆莫非

日知堂文集卷二十一

奏

皇土莫非

皇臣無不矜憐憫恤有何畛域可分臣等仰體

皇上浩蕩鴻慈不忍一物失所之意先遵照部行將現在
革職解任休致官員勒催回籍不許容留外其餘各
項部議未曾言及者仍乞

睿鑒勅部再行定議明白指示庶地方各官不至迫促煩
擾而回籍各官亦得以分別去留不至冒昧從事矣

臣謹會同總督臣傅臘塔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吏部尚書臣李天馥等謹

題為重賦三載全完懇請特

題以鼓能吏事吏科抄出江寧巡撫鄭端題前事康熙

三十年十月初八日題十一月初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謹得江寧巡撫鄭端會同兩江

總督傅臘塔疏稱吳江縣知縣祖允焜催征有法康

熙二十七八九年分地丁本折錢糧三載全完部定

卽陞之例錢糧難完州縣督撫將本省所屬官員內

循良慈愛征糧有法者保題調補三年內果能將經

征及分年帶征錢糧全完據實具題准其卽陞等因

日知堂文集卷二十一

奏

但題請調補之處誠恐人地不克相宜故須調補者
其成效如部選已得其人錢糧全完者實同一轍所
有吳江縣知縣祖允焜將經征本折正雜錢糧既已
三載全完與例相符應否准其卽陞相應題明以聽
部議等因前來查祖允焜尚有未完漕項學租等項
錢糧之案未銷今該撫鄭端會同總督傅臘塔既稱
祖允焜將二十七八九年正雜錢糧全完開寫定例
題請卽陞應將祖允焜准其離任照例卽陞其未銷
之案行令該撫速催完結具題可也

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題本月十四日奉

昔依議

吳江縣賦重事繁宰是邑者率二三載卽掛吏議以去先大人特疏題請鼓勵前此所未有也全疏遺抄謹從部中檢此覆疏以誌梗概男知龍等敬議

日知堂文集卷三

棘津鄭端司直甫

江撫示諭

康熙三十四年

竊照本院起家書生受

國深恩親承

聖訓來撫姑蘇才識淺短難以仰答

高厚而況肩茲重任又何以告無罪然愚柔雖本乎氣質而明強可以借衆力但求宜民宜人何必自用自專

三月以來隨處肅心或於屬員進見問及興革事理或於上下文移得知地方利弊或於投訴狀詞窺見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一

士風民情逐漸詳斟酌損益速效之方實所未能久道化成或可去其太甚所謂不得已而有文告其教淺矣凡我屬員百姓其敬聽毋忽

一下江好訟相習成風擄厥所由害起訟師被訟師者心如蛇蝎奸如鬼蜮以刀筆作生涯以片紙爲壘斷遇民問睚眦小忿輒挑撥起爭就中講明盤費謝儀包寫包告包准命盜棍徒恣意駕誣院司道府任情越誣一經准發百般簸弄危言恐嚇巧賺打點愚民墮其術中必致蕩產破家賣兒鬻女欲罷不能勢不自主且無論貪官污吏乘隙侵漁卽幸遇廉平亦不

過枉尋直尺嗟此小民亦又何辜今欲保良善必首
除訟師欲除訟師必先嚴保甲每甲若有訟師責令
甲長開報該州縣甲長漏報該州縣訪實存案一面
將姓名印鈐申院亦不必豫先提拿致滋繁擾止令
官民上下皆知其姓名倘有事犯到官盡法重處必
不輕饒若從前甲長隱匿不報今事犯審實一體查
處則神奸無所遁形而良善得以安枕矣

一詞訟除勢豪巨惡下屬難制者許據事直控外其餘
一切戶婚田土等件必自下而上先由州縣審理如
果屈抑不伸方可控府務要抄粘本州縣審語方准

山知堂文集卷三

二

審理如無抄粘不許准理凡赴告各上司衙門務要
抄粘本府審語方准批發或親提究審如無本府審
語一槩不准如府州縣有徇私受賄顛倒是非者本
院察實仰據事糾叅以正官常越告禁而詞訟減民
費省矣

一誣告不嚴則奸棍日滋每見問官審明誣告不過責
懲輕擬卹重亦不過加責枷號轉瞬限滿仍然無惡
被誣者幸而昭雪身家已傾皮骨僅存是刁徒生操
勝算而愚民無不受累也以後問刑各官遇有告誣
情事按律重究不許輕擬反坐嚴而民害甦矣

一禁株連以杜掩害凡狀詞不過兩造干証盡之矣而
下江刁俗告一人必並其素所嫌怨之人與夫被告
之親戚朋友一槩牽連甚至有原狀無名而投詞繼
入者又有名大倒置前後不符者又有交結黨羽假
公濟私連名呈告者遂至以一詞而拖累十數人未
審是非早已化有用之金錢爲酒食之浪費以後撫
屬上下各衙門告詞就事直訴止許開列被告二三
人不得蔓延及多人除姦情外並不許牽連婦女倘於
初詞之外濫供他人希圖誣騙者不得准理違者以
生事擾民查叅庶乎政刑清簡四民不致廢業矣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一兩造干証不許賄倩遠棍務要左右鄰的名若兩鄰
不愿作中必爲解息如事情重大不能解釋亦必耳
聞目見據實証明不得徇私偏向若異棍冒充鄰佑
并審出袒僞犯証一體坐罪干証真而夥告息矣
一假命之抄搶宜禁下江惡棍稍有微嫌便栽假命或
借病死之軀或冒他人之屍指稱被毆致命統領打
降光棍交結衙蠹訟師飛門抄搶抬尸橫提抵未到
官家先整粉無法無天莫此爲甚今後真命許報明
地方協同報官如有光棍率領兇徒借屍抄搶無論
真命假命許地方保甲鄰佑一槩協擒解官敢有疎

縱不救保甲地鄰一併究懲蓋此輩所重惟在抄搶抄搶一禁無利可圖則假命惡風於此頓息而小民之是非曲直可以從公聽斷不至遭意外橫禍矣

一命案之羅織宜除查下江命案凡一家之中遇有父子兄弟四五人者一人與一人關涉多聽訟師奸棍指使藉稱一門幾虎字樣以誑官長無分善惡一網打盡今後如果在場同毆者方許列名如不在場或在場勸解者一槩不許牽連敢有羅織多人者除審明結案外仍將誑告情由查係某訟師奸棍指使另摘名提拿重處如此則涇渭分而良善可保梗頑知懼矣

日知堂文集卷三

四

一詞狀必用代書親刻姓名住址圖記本州縣考驗果係讀書無成土居誠實之人方許應當遇有冤抑務令詳問告者實情的據明白謄寫不得擅用無根虛詞如所寫狀詞審誣過三件者即查拿責處以杜訟師歷樓誣陷之害代書嚴而包告息矣

一打降宜禁士農工商各有藝業而打降獨以拳棒為事倚借勢豪橫行鄉曲每遇小民口角相爭輒為挺身助毆勝則需索謝儀負則更引群類排門肆橫往往以小忿而成大獄閭里既畏其兇鋒而不敢聲言

有司因循姑息而僥倖無事以致若輩揚揚得意奇貨自居此風不革民害何除嗣後撫屬各州縣在城市則責成鄉保在鄉鎮則責成里甲凡有此輩盡數開明印鈐存案仍報知院司道府保甲衙底不報者各州縣自行訪實開報仍將保甲責處亦不必遍行搜拿聽其改過自新則已如仍前不改遇有犯到案盡法究治如情罪重大研審得實竟行杖斃如此則棍徒庶乎知悔而柔懦得以安枕矣

日知堂文集卷三

五

一賭博宜禁小民貧富相耀尚且不可若賭博則以貪得為心忘置本分生理捐棄父母妻子日不足而繼以夜浸淫不止富者必至於貧貧者必至於為竊為盜敗家喪命流毒無窮而其禍實起於開場勾引之人蓋開場勾引之人其圈套最深其騙誘最巧未入場則設餌以動其來既入場則威脅以禁其去以致愚民墮其術中不至貧而為盜不止是騙民為盜者此輩竊盜殃民者亦即此輩也若不嚴禁流弊何極嗣後撫屬地方一有賭博開場勾引者各州縣不時查拿遵照律例從重治罪鄰里預知即行開報代為容隱者一體懲處如不肖子弟為光棍引誘墮入賭場者父兄不能約束即據實鳴官按名提拿倘子弟

自知改悔情願出首者所欠賭債盡與勾銷不許光棍恃強取討地鄰肯合力擒拿者即將現獲賭本充賞令人曉然知開賭者有害而無利有賭者有利而無害庶乎父兄之教先而子弟之率謹矣

一捕役之案賊宜懲地方積偷無一不串通捕役竊賊分用方今城市鄉村竊發屢見失主不報官賊爲賊有失主已報官則賊爲捕用若不嚴行比捕之法則盜竊日甚以後無論強竊過三案全無拿獲者即將應捕解院聽審該州縣再嚴行保甲親比捕役鼠竊之輩庶不至縱容爲害矣

日知堂文集卷三

六

一逐包頭以靖民蠹查撫屬地方區圖遠近不同有一等城根積蠹借名歇家構同里包恐嚇甲下花戶攬收攬納一週開徵卽駕船下鄉或銀錢或米麥盡行私收入案及至臨限按查輸納候比者十無二三或恃上役或恃土豪抗頑不前甚有積欠數年不清者上則累官考成下則害民重納深可痛恨嗣後各州縣遇有此等奸棍詐騙鄉愚者立卽拿審所包錢糧如私自侵用累花戶重納者按日追比仍還花戶如刁頑奸滑不肯吐還與上司衙胥狐假虎威者卽解院重處以去民害

一投旗之人多係無籍棍徒不務生業專以詐騙爲心但無勢可倚故投身旗下欲假此以逞其翼虎之威耳或遇謹恪之主每慮此輩生事恐干法紀防閑惟謹乃不敢肆其鬼域之伎倆投喜事之人忻動以利主子不加拘檢任其來去白如此輩遂擇殷儒之家指窩指債恣意橫行更有捏稱盜物以爲罔騙之藉者此等逃人或經州縣拿獲或自行投見輒供曾偷主子某某等物現在某家藏寄而不肯官役借此居奇差人執票起贓遍行搜搜使男女惶惶無措而席捲室中所有盡歸私橐事猶未已受事之家又只得典房鬻產以完官事殊不知捏稱盜竊者皆係串合之謀總有亦逃人自行花銷在民間斷不敢受其奇頓而所在官司未肯確察實情輒據供申報累累無辜爲害何底今據理事廳吳同知詳文痛切指陳合行飭禁嗣後各州縣申解逃人止取旗色主名出逃口供毋得旁求別情以開牽害之門倘不遵行以地方唆逃行詐之例罪之如此則投旗惡棍無所施其伎倆而光棍借旗騙詐之路塞矣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七

一逃人一經發覺州縣查獲到官無有不扳指窩家者所在官吏輒出票拘提而差役遂視爲奇貨串同逃

人挨家逐戶遍行需索輾轉吹求無有不入其圈套者及至心滿欲飽上下打點停當逃入方換口供纔得脫免窩家二字查按定例一凡逃人初扳出窩家捉來審虛者枷號三個月鞭一百續扳之窩家捉來嚴審又虛者將逃人交與刑部正法以此

功令森嚴之日而猶有愍不知畏若此者蓋由鄉僻小民不識妄扳窩家之例以致受盡恐嚇詐騙之害今據理事廳吳同知詳文剖晰最明合行曉諭各屬州縣多抄遍諭令窮鄉僻野咸得知悉

以上各款皆隨時查問隨時登記就事論事罰其

日知堂文集卷三

繁冗補其不及不敢拘泥陳言以應故奎亦不敢務為新奇以駭聽聞然令重如山法在必行明知故犯斷不寬假撫屬官民各宜凜遵續有見聞不憚再示

狀式

為兩發狀式事照得古以金矢聽辭懸式象魏明白顯易共知共聞雖兩造俱陳而天良難昧枉直不謬而是非自明及至人心不古以健訟為能口不能達又惟代書是聽彼代書者止圖利已何惜陷人若不酌定程式勢必蔓引無辜除而論長吳兩縣親查考土著誠實之人給以花押圖記臨期書寫外合再示知閱屬人等一體遵行並將狀式開列於後違式者一槩不准

人命告辜式

不許多報一處不許妄增一分違者看明重究路遠告辜不得過五日

日知堂文集卷三

九

本縣某里某人為毆傷事有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女年若干歲本月某日某時與某人為某事多不過相爭被某執拳磚石金刃他將某父伯叔姪打有某處傷痕紅色長若干潤若干圓若干橫若干有無骨破見今着床某人某人見証為此據實呈報伏乞相看案候保辜責令本犯尋醫調治上告

人命告檢式

本縣某里某人為人命事某月某日有某父伯叔姪兄弟妻子女被某人毆打傷重某醫調治不痊至某日某時身死除傷痕已經報官案候外伏乞檢驗施行上告

告盜情狀式 不許多開一物不許多報
盜違者重究仍不准理

某州某縣人某人為盜情事某月某日某更時分竊盜約有幾名各持兇器刻透牆房暗偷出或打開門去某物某物若干件係甚花樣銀錢若干數整銀散口俱驚散或保甲人等俱來救護或追趕不前伏乞輪姦某婦女保甲人等通不救護或不知去向伏乞案候嚴拏上告

告辦盜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辦冤事某平日作何生理原因某事不遇與現獲賊犯某人有警某人某人知證某日某夜某實在某處何幹某人某人見證今被某賊攀

日知堂文集卷三

十

誣同盜況某見在某鄉約保甲住居人人共知乞傳本鄉甲查訪平日果否非為容其保救庶不苦死黑獄上告

告姦情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姦情事財娶到妻兒某氏或妹某名年若干歲被某人誘姦日久拐帶財物若干到某某處傷痕或強姦已成見扯破何衣奪下何物氏喊叫何人聽証或不堪羞忿某日某時自縊刻頸投井身死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打詐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為打詐事某月日某人某人門指拏

盜將某拿住指何情由用何兇器在於某處拷打見有某傷詐去財物若干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地土狀式 田宅同

某府某縣人某人為地土事某年月同中某人某人買到某人地若干價錢若干未經過割被某人侵占自量得幾十幾畝幾分幾釐鄰佑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婚姻狀式

某府某縣人為婚姻事某年月日同媒某人將第幾男某人用財禮或聘禮若干定某人第幾女某名為妻一向未會行禮至某月日不行知會用某人某人

日知堂文集卷三

本

為媒改定與某人為妻未曾成婚上告

告賭博狀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賭博事某月日某人某人幫某姪子陸續贏去錢若干物若干賣房地若干某人開場見奪攤場某物上告

告陵奪狀式 孤幼被人陵奪同此式

某府某縣某人為陵奪事氏某年月喪夫無子女遺下房若干地若干頭畜若干情願守節被某兄弟上門打幾次罵幾次奪賣某物又將氏暗許某人強來逼取某人某人證上告

告保盜狀式 不在本鄉約保甲者不准保救

某府某縣鄉約保甲鄰佑某人等共 百 十 人

爲冤枉事本鄉幾甲某人平日作何生理本分善良並無非爲等事委因與某有讐或係快壯某人詐財唆咬伏乞審明保在倘有徇情懼惡妄保真賊者事發某等同罪脫逃某等訪拏結狀情願入招粘卷所保是實上告

告貪污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貪污事某年月日爲何緣故被某吏某人詐索銀若干某人過付可審上告

告故勘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故勘事某年月日被某官挾警詐財故將某人拘拏監禁拷打身死某人証上告

告科歛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科歛事某年月日被某官吏某人某人指稱何項名色科派某人某人銀若干某人審證上告

告侵欺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侵欺事某年月日被庫吏收書某人收掌某項物某人侵盜或於內侵欺若干某人某簿審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主

證上告

告詐騙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詐騙事被某人導一簣捏無影事蹟交結衙門人役某年月日挾騙銀若干某人證上告

告勢豪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勢豪事某年月日有某缺食用某借銀若干兩算利過本幾倍伊將某私家拷打逼將妻妾子女妻妾子女准折某人證上告

告財產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財產事某父某故遺下房幾所地本銀若干兩首應該某與某伯叔照枝派均分今某倚恃尊長盡行霸去不分遺約或親隣某人證上告

告錢物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錢物事某人因缺食於某年月日向某借去銀若干兩中人某人并借約証今某人至今幾年分文不還屢討延調不與上告

告欺害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欺害事被某與某素有某隙今某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主

倚恃豪強於某月日將某無故羅毆某人証又至某月日將某田地房舍占去約有幾畝幾間上告

告唆証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唆証事某里某人與某或地土相爭或以此結讐某人証今某或因盜賊事犯被某唆某將某掛告同殿乞准審豁上告

告詭隱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詭隱事被某里某人將自己地土詭寄若干畝扣額糧某人某冊証據上告

告抗糧狀式

日知堂文集卷三

西

某府州縣某人爲抗糧事某人見種地若干糧石至今升合不納致某受比

今升合不納致某受比
今升合不納致某受比
今升合不納致某受比

告重收狀式

某府州縣某人爲重收事庫吏某人徵收某項錢糧收書

不遵部司法馬大等高稱每兩加耗若干某人某人

證上告

以上約畧有此數件類此者倣而行之總以直書

真情不必泛引虛詞

一戶婚田土口角小嫌捏名重大希圖証准者審出定

行重處

一狀詞牽累多人及被証過三名者不准

一不據事直訴分外粘連款單者不准

一初詞之外又行續稟改名換姓者不准

一千証不係鄰佑不書住址者不准

一非奸情牽告婦女者不准

一赴院陳訴必開某年某月日會告某衙門審斷不明

冤抑難伸有審語則抄粘審語無審語則開被某衙

役某勢豪光棍阻攔不許申訴審實摘拏懲處如虛

反坐

一告貪官污吏無贓款實據過付確証年月日期者不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主

准

一告私徵苛派無款項數目年月証據者不准

一人命強盜例由該州縣通申批審未經斷結卽行越

訴者不准

一羅織舊事希圖害人者除不准外仍查拿重處

一告狀人必開某府某州縣人今歇寓某街某巷某人

之家代書某人卽用縣發圖記爲憑並備副狀一存

案一批發違式混寫者不准至於聽信訟師不用代

書圖記私自申同張大虛詞者除不准外仍嚴拿治

罪

右狀式寧陵心吾呂先生實政錄中所載也先人曾
刻於政學錄撫蘇時遂照式頒發先人景仰先代名
臣見之實政者此其一也故附刻文集內男知龍等
敬識

申飭示諭

爲申飭事照得吏治勤惰關乎民生休戚近日州縣
借口省事息爭除人命盜情事關考成者不得不理
外戶婚田產以爲細事槩置不理殊不知戶婚田產
在上司道途遙遠恐有提審牽連可以視爲細事在
州縣就時就地皆可分割瑣屑之務小民顛連困苦
所關豈可視爲細事況山土不清不特一身受累而
且貽害子孫婚姻不正不特男女失耦而實有闢風
化在州縣印官苟簡忽畧以致小民有冤莫伸一控
再控不能遂准勢必捏造大題廣怨越演所以每逢
本院告期盈千累百擁擠呼籲豈盡大冤極枉哉不
過因此戶婚田產起見耳及至批審經年累月不能
了結牽連証佐曠日廢業原被詞窮曲直既分勢必
按律問擬無知愚民自陷誣告之條寬之不可罪之
何忍所以致其如此者皆州縣情悞不肯早爲分割
故奔走上司衙門又恐小事難唯故張大其詞以圖
僥倖訟師光棍得以行其伎倆借詞報復從中詭詐
屢擾海市任其所爲水落石出又復置身局外言及
於此真堪髮指夫州縣乃親民之官事無大小自當
虛公推訊不厭繁碎然後案無留牘民無冤情自此

之後鳴琴卧理無所不可未有粗疎草率而能清心
省事者故爲州縣者苟能體恤百姓隨告隨理百姓
亦有良心豈肯駕虛上控既不肯駕虛上控則訟師
光棍束手靜坐從何誣陷無辜如此則事不期省而
自省爭不必息而自息矣不此之求而彼之務所以
吏治不清民生不安投訴紛紛而不止也爲此合行
申飭所屬官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凡遇尸婚不明
田產不清立刻赴本州縣印官控訴本州縣印官卽
及時審斷清理不得憚煩畏難置之高閣倘審斷不
明徇情受賄確有指實者許赴上司陳訴狀內不必
多開虛詞只書爲某事某月某日告本州縣不行准
理某月某日又告幾次總不准理本院放告接狀之
時將州縣逐次叙明以有無越訴並告詞多寡定州
縣賢愚註上中下考屢控不止全不體察民情者另
疏特叅以爲溺職之戒凡我官民一體凜遵勿得玩
視如有故違必不輕恕特示

江撫再諭

本院承乏江蘇時將及期健訟之習雖僅去一二而
尚留七八自愧學淺德薄不能奉宣

聖化思所以移風易俗者而無由惟有省事一著無大利
亦無大害又恐屬員不察漸就苟簡怠忽之久反致
叢勝除出示通行曉諭外今將九月告期所准狀詞
批註於後較上次未免稍多而細故間亦不遺正以
示教閭屬以見吏治民生原相表裏父母子民義難
膜視耐煩卽省事之本平情乃息爭之道未有安坐
無爲而致上理者故不得已而思變通以求宜民宜
俗之方非好事也凡我官民其共諒之特示
再前日兩縣考取代書仍不據事直錄多屬無根虛
詞再敢如此定行責革斷不姑畱又示

安徽藩司詳文 康熙二十七年

詳爲軍民苦累已極倉務急宜變通事竊照江寧一倉額收南白屯米十二萬石有奇南屯豆三萬餘石例係支放駐防滿洲官兵并協鎮溧浦等營以及織造供應機房人匠食米旗營馬豆額征漕項撫米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六石有奇原係額撥江興二衛領運官丁贈養家口及沿途日食之用向委安徽藩司江安糧道徵給康熙二十四年仍歸西新關兼管在關差一年一換各清各任在州縣徵收屯米例於春秋兩季運解正二三月乃青黃不接之時各屬完解

日知堂文集卷三

支

不前而部司正當初任無米支放不得不借庫項借商本貴價買米按月墊放及至八九月間中禾一登源源輸將在州縣易於得米而部司急於還項意不在本而在折彼之所以欲折者以先因貴買墊放而今賤米不足以償原價故也然屯糧原徵本色載在全書從無折徵之例卽有不通水道寫遠山縣亦聽民自便不得強派折徵此定例也既有定例難以強折止得借口米色不佳刁難不收雨淋日晒耗折過半舟子旗丁食用花費日復一日坐而待盡及至私賣折銀則價高米賤一石不值五斗交倉既不足數

回家必至追補本色既難上納勢必再行變賣前後

計算數石之糧難完一石之價此運交之苦有害於解戶者一也至於漕項撫米原係州縣解貯省倉各幫運丁隨運赴領近因兵米缺額部司先放駐防八旗滿漢官兵以及織造等處匠作口糧運丁應支撫米未免稍緩往往守至漕艘開行無米給發各丁惟恐誤漕百計稱貸撐駕起行甚至糧船歸場前米尚未經年不發所以江淮典武衛運丁任承恩等呈控情願將應支行月撫米盡充駐防旗兵缺額之數其應給運軍撫米卽以原舊折給與兵七錢五分粟米

日知堂文集卷三

支

之價照例支領一轉移間似乎兵民兩便及至糧道會查則又稱漕項撫米原係額撥江興二衛領運官丁贈養家口及沿途日食之用乃題定本折均平今若改易折價給軍不特恐其支領花費不能復辦本色上船勢必蠶食正糧干係非輕抑且起運丁船逐年多寡不一而行月米石每年必候漕院頒發全單按照實運船數派支其減存船隻應減行月撫米定例折價解部行糧每石折銀一兩二錢月糧每石折銀一兩今以七錢五分一石之兵米易換給軍則應減行月折價米石從何補直解部仍循舊例爲便已

經詳明署院批允在案是改折一節又難以輕議矣此撫米守候之苦大不便於運軍者二也況省城歲需兵米除各屬額解本色之外每年尚多缺額其缺額之米在藩庫動銀照部定價值七錢五分折與旗兵自買無奈省會地廣人稠全賴巨商大賈於他省販米發賣價值低昂隨時高下旗兵持部定價銀與民交易不問貴賤惟擇上白之米取糴而定價不足時值商本虧折兵民紛擾前年五門米商曾經罷市控訴憲轅有案可查今夏楚省兵變上流不通米價騰貴一石賣至一兩有餘本司設法代買四刻之米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雲集軍民方保無虞倘執定七錢五分之價豈不悞事此平日不會多蓄臨時然後貴買不便於軍亦不便於民者三也至於部司奉差不過一年轉瞬期滿墊放之米尚未找足業已回部考核州縣折價既不情願百姓追呼勢必難完欲在外久候而不能欲早去不顧而不肯前後相因一差未完一差又欠不止不便於軍民抑且不便於自身此墊放之苦有累於部司者四也然求其所以不便者亦不難知不過無米之時貴糴應急有米之時賤糴取值所以往往虧欠倘於今歲米賤之時即多預備來歲米貴之時即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行支放則部定之價有時而增即有時而減截長補短不至大累則軍民相安市肆不擾所謂盈虛消息在人轉移而人情物理止爭早晚也然此等事止可行於地方官而難行於部司蓋地方官之日月長而部司之日月短地方官賤買貴用得以及變通而部司貴賤用勢不由已如此則江寧一倉不如裁部司而歸地方歸地方則州縣解米至倉不用折銀隨到隨收可免解戶運交之苦一害除矣兵米及時分散撫米隨漕支給何先後何早何遲可免運軍守候之苦二害除矣秋收之時多備兵米而折價可省按月支散總不後時旗兵家居而飽食米商朝出而暮歸彼此不相侵犯兩下全無爭競既便於軍又便於民三害除矣部司以有用之精神何處不可爲朝廷盡力不至因升斗而悞遠大不至因墊放而取折價不至因折價而累窮民四害除矣再查西新關徵收出入省城落地商稅兼管新江關徵收猪羊牛馬等稅銀及田地等租課曾經前憲董 條議歸併龍江關部議從前西新關歸併龍江關以來其溢額三千兩至五千兩不等缺額至三千兩一萬二千兩不等分差西新其溢額一萬二千餘兩並無缺額且龍

江關西新關執掌各有攸分則例雖有重複商人並無重擾應將督臣董題西新歸併龍江之處無庸議等語關稅既不便歸併必須專員料理而愈糧苦累有害軍民又不可不早思變通合無議照陝西西安府例於筆帖式內選擇滿漢兼通者改設理事同知審理旗民詞狀兼管稅務支放滿洲兵糧而撫米改歸糧道隨漕支放至於斟酌盈虛貴賤之間預行採買仍舊歸之安徽藩司而事有分管軍民兩便較之部司一手收放利害懸絕矣是否可行統祈憲臺裁酌再加損益務求至當據詳題明請

日知堂文集卷三

勅部議施行

湖南臬司示諭

康熙二十六年

為嚴禁刁誣以安善良次第訪察以去收類事照得湖南一帶地方初離兵燹民窮財盡安養休息猶恐不及尚忍開告訐之門差提肆出以勞擾吾百姓乎本司自下車以來放告之後一出衙門見執紙環泣者不下百餘有訴貪官污吏者有指弁兵土豪者動輒數十人不特干連無辜曠業廢時抑且事在

赦前有違禁例甚至口角細故戶婚田土各有司存乃一控不已至於數控欲一槩不問則恐吾民有冤日甚一日欲多收准理則恐牽連者衆無了無休已擇

日知堂文集卷三

切實近理者批發數紙其餘按日收存告官者查實揭叅告蠹者摘款嚴拿以至光棍豪惡訪真重處爾等自外府州縣來至星沙應言者業已盡言不聞者我已盡聞爾等盤費有限何不回家靜聽容我於千萬萬真之中懲一儆百而必欲僕僕公庭置身於出生入死之地拖此拽彼損人害己何益之有此背坎家從中取利喚一算十不盡不休奸胥猾盜引告作保造為聲勢恐喝鄉愚此等惡棍犯則必誅噬臍無及幸早散場勿試吾法為此示仰告狀人等知悉各自回家生理不必在此瑣費如違吾言並拿歇家按

法寃處言期必信法在必行慎之慎之毋貽後悔特示

湖南臬司再諭

爲曉諭事照得本司以耿介自持與一二僚友共事
外並不濫交一人卽有年家故舊亦俱以道義相規
並不以勢利相干今見懷刺投謁者動稱年家子姪
到門求見恐地方鄉愚不知真假有等棍徒隨之招
搖詐騙及至情現跡露勢必潛逃無踪而被詐者吞
聲飲恨悔之何及與其查拿於後不如嚴禁於初爲
此示仰本城內外居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有藉稱本
司親識及年家子姪者該歇戶須查問來歷先行稟
報如真者以禮請見隨卽送行亦不許干豫地方事
務假冒者立刻拿究按法重處如不先行開單稟報
連歇家重責三十板枷號一月知情招搖者一體按
律究問必不姑饒慎之慎之勿貽後悔特示

湖南臬司詳文

看得張雲從一案州審強奸廳審和奸審強奸者以爲雲從賊魏翠寰之早起乘空上樓直逼伍氏強捺成奸遠追不及愧憤投水審和奸者以爲奸婦下樓就宿枕簾情濃竟置呱呱之兒於度外以致本夫於積軟之餘忽然振臂大呼雲從因而遠遁至於翠寰夫婦如何雙雙溺水初審再審竟無的據所以前司與署司屢奉憲駁屢行覆審總無定案及至本司以發長糧官確勘仍與長戎官前審相似但擬罪有輕重之不同耳亦終非信獄也及至人犯解司細閱前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後情節以爲強奸者不過據尸親狀詞因伍氏夫婦之死而刑訊取招其跡似近而情實非若果出愧憤必刻難自容立時畢命豈有直追十里之遠而後溺死且婦死而夫可鳴之於官爲何亦輕生投水雖愚夫愚婦斷不至此至於和奸合諸衆証之口似乎近情但據供本夫素知既肯縱容於平日何難隱忍於一時卽曰形跡太露夫妻反目理或有之彼奸夫狎玩已久又何至免脫而去而翠寰夫婦亦若捕逃追亡者然殊不可解也然兩造日久辨實既多欲得行奸實情須察樓上樓下且衆口可改尸傷難移兩人

日知堂文集卷三

三

溺水俱係赤脚雙雙布鞋仍在樓上翠寰左腿脫皮圍圍一寸五分有此傷痕便可推致死根因錢落缸乃同居之人豈不親眼看見但初詞不在証佐之列覆審指名供出自然左袒雲從以爲開釋之地隨將此情先行說破而又以法繩其後不覺盡行吐露不特左腿一傷的係棒擊腦門有傷未報亦街口說出卽質之奇富科明俱以爲然是伍氏之與雲從私通已久翠寰雖怯懦無爲不能制服淫悍任其往來而伍氏雲從兩情眷戀終覺多此蠢物是以窺其睡熟之時用棒毒打不意誤擊左腿警醒喊叫復擊腦門勢必躲閃故腿傷去皮圍圍一寸五分而腦門僅青腫未破亦醒與寐之別也及乎聲聞隣居雲從與伍氏隨倉皇而走翠寰趕去適到河邊推之落水勢所必然奇富科明緊尾其後天時漸明男婦同行耳目難掩貪色之心不勝其畏禍之心而伍氏亦隨付逝波矣不然雲從雖逃不過和奸罪不至死事犯親投本家亦事之常何以翠寰夫婦溺死在十月初九日辰時而本日戌時末卽於唐美字家將雲從拿獲且搜之於仰板之上是明知殺人者死故藏身惟恐不密也所以美字爲親者諱在州僅一拘獲隨即脫逃

屢提不到卽幫工張月寰亦供張雲從母親怕他質
壞了雲從的官事故送他去又豈非賈逃之明証乎
再雲從到唐美宇家衣服俱濕使人來家取乾衣幫
工漏信公差所以被獲此亦天奪其魄使之敗露至
求其所以濕衣此必伍氏下水牽挽同入力大掙脫
蓋溺死兩命亦費周折若非翠寰先負棒傷誠如長
戎官所云豈若孤雛匹鷺一任其挈而置之塘中乎
至於雲從在廳所供只一條路在河裏過身就到家
裏甄科明到司供雲從平日回家往大路去這石灰
河是小路没人走兩下不相照應明屬飾說至所
云在河裏過身更說不去如此是平日來往必須備
兩副衣服更換此理之所必無者不過掩其濕衣以
見翠寰夫婦不知水勢自行溺死之意而不知其難
以欺人也行奸情形既定因奸致命亦在不赦之條
按律科罪張雲從先在甄翠寰家窺其睡熟執棒登
樓擊左腮與腦門後又溺死是處心積慮以成於殺
始焉因私其婦而欲死其夫繼焉因溺其夫而波及
其婦其奸惡兇狠愈出愈毒真不容於誅矣合依因
奸謀死親夫者奸夫處斬律擬斬供明人等先行釋
放伏候憲裁

日知堂文集卷三

竟

湖南臬司詳文

看得傳鑒若之告易雲鼎也緣鑒若族人傅天奇曾
充偽逆營兵而易雲鼎父被殺死兄弟被擄仇不共
天及至逆賊平定查放難民鼎得歸里因天奇住處
人稠無隙可入窺同族傳鑒若庄居孤遠遂同伊兄
易如聖易友貞三人於正月二十夜到鑒若家強拿
其弟傅老和爲質挾要天奇求伊弟易華鼎下落雖
以中紙爲詞其實暗貼東田水口出其不意排闥直
入亦可謂狡猾之尤者矣夫殺擄雲鼎父子兄弟者
天奇也天奇既曾爲逆賊卽同胞兄弟尚不肯顧何
有於疎族止因鑒若之父生時名列貢生候選同知
會周旋偽逆高張二將軍之間此雲鼎所眼見者以
爲鑒若可以制御天奇有求必遂而不知物故人非
今非昔比矣此亦愚夫常情不必深求獨是殺死傅
光宇一節武岡州以爲刺死黔陽縣以爲病死各徇
偏見互相爭執倘不細心詢問則生死真假斷不能
了然明白是非曲直斷不能確然痛快因於臨審之
時逼問前供中有傅光宇被殺時候半夜起來沒有
穿衣兩句此疑竇也遂從此引問而鑒若初供光宇
死後纔把一件短衣裝他因而老和亦供那晚是赤

日知堂文集卷三

手

體到路才把衣穿捨去袍子沒有傳光宇的龍雷袁
供光宇穿短短藍衣腿上棹上並無血痕及至再問
鑒若光宇停尸兩天棺材是現成十月間作的而傳
聖生則又隨口添出鞋襪忘却光身等語至於藍衣
一件則衆口僉同傳天奇又供一個多月沒見傳光
宇殺死病死知得不確夫短衣裝尸則非其本衣可
知棺材既有現成又焉知非病時所作且光宇又非
鑒若血屬卽曰鄉俗備老恐不如是之次第也卽天
奇亦云一月不見可見其爲已死之光宇而非現死
之光宇矣倘以爲當日刺死當日裝衣亦宜有血污
而腿上棹上如此乾淨何爲也卽其衆口一詞俱曰
短短舊藍衣彼光宇自己衣服自然長短適中豈得
如是短短可見本人之衣病死時業已裝去經月之
久雖係嚴冬肉體不壞而衣服未免黧污不可復裝
故以他人舊衣遮其上體而下裳不能遍及止得以
半夜赤身爲詞而不知光宇既屬老成持重斷無露
體到門之事不然光宇之袍又不曾被雲鼎等捨去
何不卽以其人之衣裝其人之身而用此短短舊衣
胡爲乎兼查屍傷二月初四據夢溪司驗報左肚上
鎗眼長一寸闊五分遲至七月該州檢驗猶稱肉身

現存筋骨相連鎗眼如故周圍青色已夫傷有生前死
後之不同生前之傷血氣湧出週圍應係紅色日久
皮肉多腐死後之傷血氣久散週圍故爾青色曾經
殯殮故不發變今光宇之屍遲至許久肉身仍存鎗
眼青色豈非死後所刺之明証乎總之真僞之情辭
色自別虛捏之語辨問則窮多方以辯之則掩護之
術不及卒備無備之言不及會同往復參錯真情自
見故得從而斷之曰光宇確是病死而非刺死不用
嚴刑酷拷而如見其肺肝再查人命不離時刻光宇
既於二十日夜刺死二十一早龍雷袁於水口處堵
上見有申詞是明知爲易雲鼎等所殺乃不立即報
官遲至二十六日始行控州此中明係傳鑒若素爾
無知主意不定遲之又久而後取決於團長傳聖生
之一言故聖生卽爲之出生死甘結律以教唆主謀
亦不爲枉至於傳金捷被傷卽愈傳老六業已回家
與供報多人捨去衣物俱屬捏飾無庸贅叙總之易
雲鼎不宜夜入傳鑒若之家捉無辜之傳老和爲質
傳鑒若不應將病死之人故作刺死圖賴兩情相較
鑒若之誣雲鼎者尤重查律載子孫將已死未葬小
功尊長身屍圖賴人者減大功尊長一等杖六十徒

日知堂文集卷五
五月初三日

赦前應援

赦免罪傳天奇實爲禍階但係逆營所作之事屢

赦以前且審無主使圖賴之情已經當堂責懲姑從寬

免擬蔘溪司巡檢張聯陞扶同相屍武岡州失於詳

查均應查議亦在

赦前應從寬記過傳光宇屍棺仍着傳鑒若領埋餘俱

無干應卽省釋伏候憲裁

湖南臬司詳文

看得傳鑒若詞告易雲鼎一案情形業經備載前招
無容再贅祇緣真情尚未吐明致煩駁訊誠憲臺愛
惜民命必求毫髮無遺憾而後已也隨卽摘提傳鑒
若等到司又加覆鞫委係病死又自願親書悔狀內
載傳光宇病故等語且驗傳金捷右膝疤痕乃係圓
疤而非鎗痕再加詰問亦直認不辨則是傳光宇之
死確是病死而非刺死也無疑矣至於駁批招內所
議鑒若之罪有未盡者蓋查殘毀律內註云謂死屍
在家或在野未殯葬將屍焚燒支解之類若已殯葬
者自依發塚開棺槨見屍律從重論等語今光宇之
屍尚未殯葬則與發塚開棺槨見屍者不同再鑒若
之於光宇雖有緦麻服制其實雇養在家令其種田
亦與尊屬微有差別卽所刺鎗痕亦非設心殘毀不
過愚民無知見伊弟被捉作當事急冒犯情有可原
且不用刑責自吐正詞及至覆審亦無巧辯癡蠢無
知實可矜憐是以前詳止擬杖流援

赦免罪今奉駁訊既明仍照前擬傳金捷等案行省釋
伏候憲裁

康熙己酉科江西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求賢才以自輔者也故堯揚側陋舜闢四門禹懸鞀鐸湯旁求俊乂文王棧棧作人而其時工虞水火兵農禮樂無不各得其理以致時雍風動地平天成九圍式化而四海底定其盛可得而揚扆與三代而下漢舉孝廉唐以詩賦宋以制義其得人爲孰盛歟我皇上設科取人而又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可謂求賢若渴矣乃邇來人心澆漓士風不古往往所應非所求豈當代果無真

白知堂文集卷四

才歟抑

朝廷待士不薄而士之所以自待者薄歟爾多士志切觀光其各抒所見以無負

朝廷求賢之至意

問自古帝王致治未有費用無經而能坐登至理者故理財之說自古記之禹貢周禮皆所不廢厥後管子計然之徒乃爲諸侯王言利及漢之世桑弘羊孔僅諸人亦以言利之說進若唐則以劉晏判度支其中得失之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國家慮財賦之或匱而裁冗兵減冗役汰冗員其於

用可謂節矣而司農不免仰屋其故何歟大學生財之道最爲簡要後世未曾見諸施行豈其說宜于古不宜于今歟爾多士其悉心籌畫以對

問民爲邦本守令爲民所依命在昔漢時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用諫大夫補郡吏有治效則以璽書勉勵加秩賜金尚論者以爲重其權久其任故得以從容經理而無迫促掣肘之慮果盡如斯言耶乃今者在上官則顧指氣使在下吏則曲意趨承其權安在且席不暇暖非因公誅誤以去位卽假借捕逃完欠以速陞久任謂何是以操切煩瑣視爲異蹟而農桑學校目爲緩圖以致民俗日偷士風日壞欲救其失其何所適從歟我皇上念切教養多方鼓勵而循良未出貪殘多有其故何歟多士其直言之

白知堂文集卷五

問致治之道首在安民欲安民者必知民之所以不安而後得遂其安全之術近者蠲賦恤災皇上念切民隱也至矣因而奉宣

德惠以厚黔黎以固根本此其時也籌時者以爲在昔所以病民者墨吏侵漁勢豪武斷郵傳苦累與夫私派豫征包荒納稅田土不均賦役不平諸如

此類屈指可數然耶否耶近日嚴糾劾抑强梁清
驛遞革火耗禁苛歛免攤賠察隱匿省力役數者
之害去則比屋和樂可以豫期乃邑里蕭條盈寧
未奏則又何也爾多士生長間里救時念切其昌
言勿隱無庸泛引虛說也

間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盛世之治也然歸命既衆則
聚散維艱間昔潢池弄兵以一郡守治之可化刀
劍爲牛犢撫綏固自有道歟我

國家聲教所洽無遠弗届梯航至止者不下數千萬
計卽欲聚而散之解肖離伍畢歸原籍效順者盡

日知堂文集卷三

爲版圖之赤子似也然豈無驚濤成性不平於中
一方竊發遂致四境紛動者歟有謂中原尚有曠
土分行諸郡倣古屯田之制使之比廬而居授田
而耕既可墾荒復能足餉似也然樂成則易慮始
則難何道而使不滋土著之擾足安新附之業歟
諸士詳著之爲今時之石璽

日知堂文集卷四

棘津鄭端司直甫

士林鄉約小引

我

皇上薄法禁敦教化以圖久安長治茂登上理特頒

上諭十六條布告中外曉諭軍民此堯舜之心也臣等幸

生堯舜之世爲堯舜之民思効涓埃仰答

高厚而服官與居鄉所處之地不同服官則循分盡職

居鄉則砥行立名總求無愧於士人卽可以對

君父耳顧士爲四民之首求志卽達道之基能善於鄉而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不善於官者有之矣未有善於官而不由於能善其
鄉者也昔之善於其鄉著有成書莫如宋臣朱熹之
增損呂氏鄉約次之則明臣沈鐸之文雅社約較諸
宋儒雖有詳畧精粗之別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臣故
摘取刪訂而附於後以告鄉人而爲之說曰世之治
也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化行天下如一家世之降也
獨親其親獨長其長恩義猶能推族黨世之敝也不
親其親不長其長且視至戚如路人此無他漸染日
久禮教浸衰也禮教之所以衰者由於行禮者先失
其意而無敬讓之實是以俗士曲儒不明制作源流

往往拘牽文貌迂濶而遠於事情踈弛之士激而思變又不勝其怨欲之私敢於自決大開而不顧而不知其背非也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苟蕩開踰矩是形骸先支離魂魄心府將何所附著拘牽文貌是形骸如土木而魂魄心府俱爲之不靈也而可乎倘讀是書而不能以實心行實事其流之弊必至如前二者所譏獲罪於先賢不啻於士林亦大失我

皇上化民成俗之至意矣臣用是慄慄危懼撰爲此說以告同鄉之士互相策勵奉

自知堂文集卷四

上諭爲綱領取先賢作條目而主敬乃存心之法修己卽安人之本由一身以及一家由一家以及一里爲善於鄉卽可爲善於

國人親其親人長其長平天下之道亦於居鄉而得之異日者出而服官任事闡教化黜異端以事堯舜之君佐治堯舜之民裕如矣諸臣勉乎哉

賜進士奉政大夫分巡陝西神木道按察使司僉事服

闕候補臣鄭端叩首敬書

孫子彙徵序

粵稽古軒轅黃帝命風后以制兵因五八而起數紛紜變化渾混莫測太公又繕其法建井畝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戰法備焉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葛武侯乃王佐奇才猶自比管樂衛公李靖亦云張良學太公三略韓信學穰苴孫武卽靖舅韓擒虎每與靖論兵輒嘆曰斯人可語孫吳由數子觀之可見習兵之家皆遇有師承非苟而已也然趙括熟讀父書馬謖親事孔明而易言兵法與泥信兵法遂至於敗不旋踵說者又歸咎其學爲無用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往往不肯明言而寓意於語言文字之外以聽人之自取故同一法也善用者功成名立不善用者喪身悞國是以君子慎之非其人不輕授非其時不輕試也古今談兵之雄者首推孫子蓋孫子能推黃帝太公之意而武侯衛公又皆推孫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孫子爲宗第孫子之微旨不傳而名將臨戎俱經身試故多所論著苟能博及羣書旁通曲喻觸陳悟新合者融之不合者俟之然後澄心靜慮默誦白文以求大義而孫子亦幾幾乎旦暮遇之余本章句腐儒安敢妄言兵政因歲在甲寅逆賊犯順杖策從戎武備爲急故不揣愚陋彙集諸家仍折衷於

自知堂文集卷四

孫子以志願學之意云

刑戒序

刑戒八章呂叔簡先生作也首列不打之目其數五次之則莫輕打勿就打且緩打目如不打之數又次之莫又打憐不打應打不打而以禁打終焉目均而數三窺其命名之義無非刑期無刑之心情法兩盡經權不失恕以行仁物我皆善居官而如此存心行事豈僅奏效一邑一郡而止進之可以希聖賢推之可以致王佐提如袍鼓易於反掌矣若夫盜案林連番役作惡禁莫先打部議森列淺學小子敢曰續貂用告同志云爾

公賀李永齋入泮序

余幼從學於照燕劉先生先生爲吾邑名宿學使者曹秋岳熊次侯俱以第一人處之庚子舉於鄉總裁熊青嶽一見器重以故名益振及門之士日益多然先生教人爲文原原本本出入秦漢唐宋諸大家又合以守溪荆川昆湖方山之體裁有卑鄙庸劣不合法度者輒面叱不少假藉是以多所成就余受知爲最早自丁酉薦賢書已亥提禮闈讀祕書歷中外二十餘年回籍讀禮不幸先生嬰痼疾逝再易歲矣先生長即以此世誼周旋不忍去一日者進門謂余曰吾甥李永齋承通翁玉調公之命從遊先子采芹

日知堂文集卷四

六

泮水親知輩將稱觴往賀乞子一言以爲光寵余應曰唯永齋素有宅相之譽又從先生遊最久凡先生之所以爲文者必稔知之余自愧無文其又奚言然余曾爲學臣又先有主試之役國家取士之典聞之熟矣卽以此告玉翁因勉永齋可乎自鄉舉里選之法變漢唐宋取士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又有孝廉秀才二等六科乃天子自詔以待非常之才孝廉取孝弟廉節者舉之或不專以文學獨所謂秀才者自齊宋以來多舉於州非儒術文章無由進隋唐之代其科最重甚至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故沿及宋世雖進士之科猶以秀才爲號迨明季取士

遂以秀才爲弟子員我朝相仍未改取士多至四十餘名後始照萬曆時定額大學十五中學十二小學七八名不等司國計者又以籌餉寓文教之內復開援納入學例是不欲阻登進者路多方以誘掖之甚盛舉也然說者不察猶謂極大州縣生民不啻數十萬有才幹心思者不下數百人既限於數又厄於貧卽廣開事例舌耕之輩勢將廢書長嘆黥金無術故秀才雖初進實難於制舉彼永齋者攜必售之技以爭於萬不多得之數既不難其所難自能易其所易此後登制科對大廷固無庸再煩過慮然文行相需名實相副後生新進當以古道自期漢有樊孝謙文章第一宋有明僧紹少通經術晉有庾叔褒清口異行皆以秀才起家永齋其何以處三子之間或曰古今秀才名同而實異自明季以來不過入學校應故事而已苟泥名責實豈不甚謬然上以故事求下亦不忍以故事應況上未嘗有薄待士子之意士子寧不以古人自處乎語云行千里者起跬步吾願永齋顧名思義與所言三秀才並駕齊驅異日者後爲美談士林增重方無負從先師之意也夫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七

越孝廉時藝序

歲丁酉余以童子試受知於吾邑侯鞠庵張夫子夫子楚黃名宿也時以捕逃誅吏議詔余於酒然亭舉酒酌余曰勉進一觴適將去子不及親見子成矣然廣吾之志以成子志將於子有厚望焉余感泣而出述以告先大人大人曰士伸於知已小有不稱將貽先生羞余再拜受命是歲秋舉於鄉鄉之人曰張公知人能得士矣大人曰未也已亥提禮闈鄉之人曰張公知人能得士矣大人曰猶未也嗣是荷 先皇帝簡入中秘再歷郎署時時惟夫子之志與大人之命是懼辛丑冬奉使三楚獲登夫子堂夫子執余手曰廣吾志以成子志正未艾也已酉秋 今上

日知堂文集卷四

九

俞禮曹請 命余典試豫章檄棘所獲皆一時知名士復命曰鄉之人曰張公知人得士如燭照數計也如此大人曰可矣未幾承乏黔學使者時以大人春秋高屢疏乞終養不許還報大人曰張先生以得子稱知人子能廣先生之志在此行也余雖耄頗健可毋煩子慮於是星馳就道茹藥飲水期成夫子志以終先大人命及抵黔首較貴陽戒期入院登衡鑑堂矢公矢慎偶拈先立乎其大者一題蓋寓余取士之心有如是也忽閱一卷篇末以誠意持志望義語語探本溯源明理達務因題其首云此子

贊

日知堂文集卷四

九

氣骨不凡必能食苦茹辛守正不阿爲 朝廷養士報絲以之冠軍榜放則越子珙也簡默厚重人與文配因嘆曰酒然亭中衡鑑堂上後先不一轍乎越子勉之爲異日一段佳話也無何先大人訃音遽至五內摧崩莫獲竣事尋踰踰北歸多士祖余龍城余勉之含涕而別壬子秋余所試一郡士薦賢書者十有一人越子與焉癸丑春杪偕李子士英王子殿元紆道訪余越子出其時藝相質余寢苦塊中了不事鉛槧姑述其受知於鞠庵夫子之由以示越子且冀越子以余所以報夫子者報余也若夫文之法本先民理遵傳註則自有越子茲稱與當世之定論在奚余

朱子學歸序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訓詁也詞章也儒者也佛老刑名之說不與焉欲正所學必以其儒爲歸欲歸真儒必以聖賢爲則聖言之載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流布幽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循流昧源泥文忘義甚至象數名物尚有不能盡知者又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貌絕而復續故朱子

日知堂文集卷四

十

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撮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書成直命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備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爲節要而序曰學者欲知前聖後聖符合處此其要也自宋明以來集五先生之書者多矣未有如近思節要之精粹而切實者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闡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目交困時明時昧時作時輟而不得所由入也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槩倣近思而間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繕寫將半天台楊廣文郵

致節要一冊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刺謬至於學業精粗用心疎密則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吾將以茲錄爲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達於四子五經舍朱子其誰與歸

日知堂文集卷四

十

朱子學歸後序

朱子近思錄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無不備載初未嘗取某卷爲某篇而命以名也乃後之學者因其卷數定爲篇目曰道體論學致知存養克治家道出處治體治法居官處事教人之法警戒改過辨別異端總論聖賢未必出朱子意也如果出朱子意則克治卽所以改過居官卽兼於治法教法不越乎論學必不至重複破碎如彼瑣瑣也愚倣近思大意而輯學歸竊謂聖賢學問不外成已成物而成已成物又不外知行兩端德性訓義講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主

學格物讀書天地聖賢異端皆求知之目也存心持敬主靜克治則行於身家道出處政事治道則行於家國天下禮樂刑罰井田荒政學校教化又治法之條件節目詩教則有得於致知力行而反復詠歎以盡其意者也既脫稿適遇建昌孝廉熊武章遠寄從學官署以楷法錄出分爲二十三卷命長兄知寵付剞劂而董其成其點畫句讀余復加校正以合原本雖標題自攻未必有當先賢然窮鄉晚進有未見朱子全書者誠先得此而玩心焉其於脩己治人之道致知力行之功亦未必無小補云

政學錄序

嘗讀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收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又讀朱子語錄曰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細味兩賢之言無非於心術微密之地徹底打透舉斯加彼推已及人此明德新民致知格物所以爲大學添雕開於斯尚有毫髮之疑卽不敢輕仕而況其他乎余未嘗學問卽入通籍操刀使割慄慄危懼念以政學猶愈不學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主

又恨學不知要未免玩物喪志昔在水部集有時務數卷又益以呂叔簡余健吾兩先生治譜政錄退食之暇不時捧閱就正先賢以求寡過但根本既闕徒滋枝蔓正朱子所謂今世人士開口便說利害把筆便述時政終濟得甚事者二十年來碌碌風塵日月蹉跎身世無補可不愧哉可不懼哉書之篇端以誌吾過

台州府志序

韓退之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爲仕進言也吾謂文章亦復如是不有作者孰爲創始不有述者孰爲集成故作者難述者亦不易然有一二人慨然自任其事而行以至當不易之說則不必遲之又久而一代之典章亦可及時而定文章如六經猶天之有日月又爲大聖人述作終古不敝不必言矣其次莫如史傳記小說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史官之流也然華言十七僮言十九隨時磨滅不可勝數而精實可用者獨地志圖經與國史並傳不朽故周禮大司徒掌地圖而職方氏又兼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七

掌其地職圖策士每言窺圖蓋期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地志雖司徒管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得見其重圖籍如此故歷代圖譜局置耶令史又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諸事明高帝命儒士魏俊民等類編天下地理形勢文皇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英宗命儒臣因舊纂脩始得成書名曰一統志揆之周禮大司徒所掌則恰之而所謂建邦之土人民之數猶未備也以天下之全力全才又積以歲月然且如此而況一郡一邑偏僻荒遠耳目心思未必周人材物料未必足若今日而議脩台志不憂憂乎難

哉然而無難也苟任其事矣豈無其時既有其時矣豈無其人以人赴時以時興事若有天幸非偶然也歲在癸丑爲我 皇上嗣統之十有一年崇儒重道究心圖籍特

漢 繪音纂脩通志前郡守高尚孚以禮請鄉先生洪公虞隣開館編次已八閱月遇甲寅寇變中止戊午春今郡守鮑滙亭繼之又共相訂定葺成臨海一志刻未及半則日時不可失事不可待馮公再來台郡大手筆也兩賢濟美以速其成有何不可乃具禮致幣造廬請事於是兩先生欣然意洽無復齟齬而台志告竣適逢 特旨督脩通志僅檄兩集于方巡視台海傳書執筆未遑文事得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七

借手應 命以免厥咎是諸公共爲其難而予獨幸其易也於是而溯其由來台志創始有舊赤城復有新赤城台志集成有賢郡守復有鄉先生前後相望兩美必合雖史氏未必專家而述作如出一手吾因此重有感矣談遷父子也共成史記固昭兄妹也同脩漢書七略可謂極博向撮意指而歆卒先業豈曰時不暇給乃相得而益彰故韓退之爲有唐一代史才當時可與頡頏者惟柳子厚一人其論史官也不憚往復以至援引司馬遷班固崔浩等之遇禍左丘明之盲目皆托言求助而子厚不悟多方辨難其辭雖美未免失退之本意使當時退之曰我一人何

能明子厚卽應曰願與吾子共以所聞孜孜不怠則紀傳必不沉沒著述必不亂雜亦不至後日新舊唐書漫無定論乃退之既不肯明言子厚又不肯同任時宰又不肯並舉是皆有忌才之心不能化人已之見遂致唐之史述卒無可託爲甚可痛以視夫今日郡守之篤信鄉賢與兩賢之同心共濟以成一邦文獻兼爲太史採風之一助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而我朝作人之效史才輩出又豈在退之子厚下哉

洪鼎臣愁城序

歲在癸亥余承乏三台台舊爲文獻地數遭兵燹故老名儒落落如晨星求博物君子爲兒輩師友者余亦質疑而問難焉僅得一洪子鼎臣年近七十鬚髮蒼白貌癯心腴望而知爲耆宿迎入衙齋教學相半暇倦兩忘兒輩每畏其嚴余亦憫其過苦而洪子則樂此不疲相得甚歡甲子仲秋有繪圖之役移駐武林者三閱月兒輩郵寄洪子近作題曰愁城記賦檄各一童子磨墨濡毫以進顧而笑曰先生貌癯心腴非善愁者余方有公事姑持去及旋署兒輩復請曰先生近作幸蚤句讀之見將取法焉閱未終篇復笑曰先生貌癯心腴非善愁者余方有公事姑持去一日退食偶暇洪子罄折而來衣冠甚偉貌古神閒類近道者徐趨而坐曰鄙生老矣皓首一經疏疏窮年遇不遇命也文章一道寧無知己寓言三篇敬進大人其何以幸教鄙生曰先生老矣窮經學古以味乎道味道者愁不能入且筆硯久荒敢謝不敏洪子撫衣而起曰大人卒不幸教鄙生耶趨而出余憫其意真情苦挽手而反之曰坐吾語汝文章一道非可輕言事非無故豈可輕愁遲之異日當暢其說因取所爲三篇者反覆呻吟以求其意指之所歸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既不

能去天下之憂又安能忘一身之愁是惻然矣但以字義解之憂意寬而愁意窄憂境舒以緩愁境迫以促則又不類一日者正襟危坐取洪子愁城讀之復取古人書讀之不覺會心忽焉起舞忽焉泣下曰此真善愁者乎虞卿以魏齊之故棄相印窮愁著書屈原被放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後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憂與愁皆忠臣義友不能自己之至情若夫計無復之事不旋踵視死生如畫夜去富貴如脫屣則又何憂不釋何愁不破彼拘拘於訓詁者烏足以語此急持以示洪子洪子慨然爲問曰悲天憫人至聖不免邇世無悶有志而未逮也今聞此言乃知嘖笑歌哭總歸性情之正以養中和之德受益多矣敢不奉教焉因錄其語以爲序

日知堂文集卷四

楊服章歷試草序

楊子服章余已酉西江所取士也分考吳子有時爲鉛山令余以部郎偕行人萇青蘿主試事相謂曰西江文章素推陳羅章艾而千子先生定待二書更有功傳註今日者幸有其人以增重科名吾輩亦附於知人得士之列顧不偉歟撤閣後金谿楊生來謁甫及弱冠見其辭氣明快能晰經史大義不覺色喜曰金谿去東鄉不百里今日去千子不百年比閭而居比肩相望子真其人者乎及楊生公車北上失意禮闈余亦視學黔陽歷轉外任不相聞問者十有餘年甲子仲春迎至章安公廡與長兒同讀禮經晤對之間見其貌蒼骨瘦已及強仕余則壯志蹉跎漸就衰老慨然曰吾輩十數年來學不加益而歲月駸駸可不畏歟楊子退休就舍功日勤而業日進乙丑春暮客子思歸東裝治行出其歷試草二十篇請爲序余考其年十有四卽出應童子試二十有一爲諸生又八年獲鄉薦彼時吳君含貞石君大品李君丕則爲邑令長李公馥燕王公印周吳公燦叟爲督學使者此楊生歷試草之所以存猶之乎千子歷試卷之所以敘感知已也但千子年十有七始以童子受知於養白李先生楊生於含貞吳先生卽有童子白眉之譽較千子則少三歲千子爲諸生者二十年試

於鄉閭者七次楊生則八年諸生兩入棘闈卽薦賢書較
千子更捷五科而蚤十有二歲若夫楊生受知於當事者
僅六人千子受知於當事者至十有一人其數又倍增焉
千子自敘其諸生爲文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
不忍忘其一口之知至引古昔昌言交拜必述艱難創造
之由以鄭重其事獨於鄉閭則曰七試七挫智盡能索而
不得與空疎庸腐排擯鄙陋者爲伍雖不欲明形主司短
長究竟不能忘情封付其子而使陰誌其姓氏於其所識
拔者則慮淹困既久一二君子忽焉已逝終無以對先師
於地下其思怨爲已甚而其情則不可謂不悲也楊子行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七

矣東鄉文章必有繼起者幸於子有一日之知封誌姓氏
吾知免矣其他二三知己猶有存焉者乎一旦盡先朝露
功成名立而不及見則又安能不爲千子沒世無涯之悲
恨也哉吾於子有一日之知周旋官廡者有日故序文贈
行以千子相期因以相規

張介庵印譜序

天下人果易知乎吾不敢信以爲然也天下技果易精乎
吾亦不敢信以爲然也人不易知而必謂無人技不易精
而必謂無技又何待士薄而處心之不厚耶故天下未嘗
無人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必交口共譽而天下無全人
必交口共毀而天下益無全人君子於此亦惟慎審於毀
譽而不必過掩其瑕瑜以徐觀其後苟人有真品斯品有
精藝合則皆是違則皆非吾以此求士十不失一而於介
庵張子爲尤奇彼張子者吾不知爲何許人偶於同官處
一見而心好之初不知其有精藝與否及聞其善鐵筆也
而心仍好之則又不關其有精藝矣然余固迂儒又抗塵
走俗二十餘年僅爲庶常時鐫石三方用誌姓氏至今刻
微模糊不辨盡路適有客自閩中來贈以品章壽石置之
案頭張子過我而飲之酒抵掌促膝掀髯浮白與酣技癢
難坐起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審視心與手謀手與目謀
胷無停機刀不畱行取盃復飲淋漓滿志當斯時也吾雖
抱殘守缺文史久荒見此精藝不覺移情舉觴引滿極驩
而罷顧世之待介庵者多不理於口或曰張子狂生也使
酒善罵非人情不可近或曰張子木彊人也不能周旋諸
不相合者不欲加禮必陵之信斯言也士生斯世而非之

日知堂文集卷四

七

無舉刺之無刺必將脂韋滑熟仰人鼻息效女兒咕囁耳語然後可苟以此求士則天下無士矣然爲張子者則宜技道兩進化其偏而歸於中苟沾沾自喜不能持重又非克已怨物者所深許然吾與張子相見者屢矣生平二三知己每飯必述其姓氏嘖嘖稱道不置口倘所謂人約不忘者耶吾故曰瑕瑜不掩有真品斯有精藝語不云乎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士生三代而後愛憎日起毀譽失真亦妄有全人哉亦安有全人哉

嶽麓書院志序

五嶽惟衡爲最遠亦惟衡爲最峻上應朱鳥下踞離墟南指蒼梧西毗岷峨旋而東顧如見匡阜前臨湘江九向九背後繞洞庭時出時沒盪滌乾坤之污穢開闢萬古之心胥所以聖賢豪傑往往出於其間亦地氣使然也山有七十二峯爭奇聳秀綿亘蜿蜒以止於嶽麓嶽麓者嶽山之足也嶽之有麓猶陛之有級義取乎漸也而書院卽因其名以傳書院之在字內者有四其二不無異同或曰嵩陽也雖陽也或曰金陵也石鼓也並白鹿嶽麓而爲四今嵩陽雖陽金陵石鼓俱湮沒無聞獨白鹿與嶽麓以朱子故獨存嘗考三代盛時自鄉黨以達於國都皆有學自元子以至於士庶皆受學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故學校之外不聞另有書院之名漢初猶爲近古諸儒以明經教於鄉聚徒講論各守師說迨其後始稍稍有學官弟子限以員數至於制舉之業典法益詳密而人才反不逮於古可見教學相長不由於心知而但拘成法多格格不相入而况設官置吏驅而從事者乎趙宋祥符間拜嶽麓山長周式爲國子主簿晉講王官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肄業如初此有志之士所以不受繩束托足名山自爲師友而行其意於制舉之外也同其時者宋有戚

氏吳有胡氏魯有孫氏石氏各自爲人師不苟合於世但不知曾設教書院與否姓名聞知於上與否史無明文逸事不傳爲可惜爾今學校之設徧天下而書院僅存一二於廢墜之餘勢不能去學校而就書院但其所以爲教與所以爲學不過求言語文字之工以與科取利祿而已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總所未講也賴衡嶽鍾靈篤生周子於道州以上接孔孟又百餘年廣漢張子家於潭新安朱子官於潭相與講習於嶽麓而書院之名遂歷久而彌著至於爲學之要則周子主靜張子求仁朱子居敬入門雖別而歸宿則一今我 皇上崇儒重道親題賜額曰學達

日知堂文集卷四

性天一懸周子祠堂一懸嶽麓書院丁大中丞仰承

上意建舍置田以贍來學負笈從遊者接踵而至趙郡丞復搜輯舊聞彙成新志俾前言往行釐然可考予三復成書而不禁慨然有動於中也曰三代不易民而治彙傑不擇地而興達天德者而後可以行王道爲真儒者而後可以輔 聖君今從學之士有能敬以求仁而靜虛動直者乎若猶未也則請從事於嚴威儆恪動容觀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之數語而下學上達焉三賢在望庶曠乎其若接不然學校書院易地而處不易習而居亦不過勦襲前言粉飾裝綴以爲能而並無躬行心得之益其視彼夫

科取利祿者相去幾何哉

日知堂文集卷四

袁雪航集唐詩序

詩之爲教久矣三百篇而後莫古於漢魏莫備於盛唐自沈宋定著律體愈巧愈密浸淫以至今日細碎卑冗無復蕭散之趣而古體不可復追故有志之士不屑與俗子爲伍而集唐之所以興也然唐音不盡出於正如太白之古風五十首子美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等篇律詩如王維韋應物輩猶爲近古其餘合法者固多而細碎卑冗亦自不少甚至嘲風弄月誦諛戲豫放浪於禮法之外苟樂接於吾之耳目而入吾之心思不特文字鄙俚不合古法其爲導淫長傲有壞於風聲氣俗也不淺不如不集之爲愈也

印知堂文集卷四

也余年友袁子雪航爲侍御 翁家子生於岱麓宦遊滇雲請纓未遂輒賦歸來眷屬半登鬼錄田廬盡屬烏有其遇不可謂不窮而情亦焉得而不悲矣今讀其集唐一編思先人則恐墜家聲憂亂離則有懷良將送友人則勲業相勉以至春日秋月凄風楚雨疾病呻吟無往不寓忠厚徘徊之音而初不覺其有憤懣不平之意卽取三百篇中棄子逐臣思婦勞人之什而熟讀之其抑鬱無聊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情亦不過如此而又何論盛唐而又何論漢魏若夫世之所謂集唐者嘲風弄月焉而已詠諛戲豫焉而已至於放浪禮法之外而導淫長傲更爲名教罪人

不如不集之爲愈也

大恭周方更同年詩文序

己亥之秋再行會試余與周子方更同選庶常讀書中祕時余年視諸君爲最後制舉之外未嘗學問而方更爲三晉名宿博物洽聞時從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及散館又同爲工部分司工部固多閒員而余與方更初授主政更無所事事隨行逐隊執簿盡可出署歸寓並轡聯几風雨晦明殆無虛日然余學問不深習氣未化寡聞淺見尤悔日積筆札詩文實所未遑而方更手執遺編吟咏自適遇有會心奮筆疾書文既古雅字復圓健余從旁擊節稱快攜歸寓所把玩終日不忍釋手既而方更轉職方改吏部會

日知堂文集卷四

集

聚稍希闊詩文筆札亦不暇多及而從前所得於方更者隨爲友人取去蓋方更詩本屈宋陶柳文學太史公而又參之八家以備衆體故能蕭然獨往不染世俗筆勢所至迴環曲折沉鬱頓挫高下疾徐無不如意而世之庸妄勦襲者初不省其爲何等語余雖心知其故而未及終學未幾方更與余俱轉外任黔南粵西不相聞問者久之歲次戊辰方更爲大恭在金陵余亦由星沙分落上江其間之泰之楚與夫踰伏閭左待次金臺出處不相值往來不相遇者十有餘年一旦披襟相對各出懷人之什共寫離索之句舊文倍增新詩日富較諸昔年多所未見然後益知

方更晚歲詩文開闔變化無跡可尋術業精進爲不可量也愧余歲月蹉跎老之將至每爲簿書所困雖心知其妙不復能竟學而又嘆方更抱著作之才出風入雅自成一家言所常薦之郊廟布之臣民顧乃事與願違遲遲未遂而徒出其緒餘以爲吟咏性情之具亦深可慨也

日知堂文集卷四

集

湖南月課序

前撫臣陞任謝 恩帶陳三事月課諸生此其一也奉有

俞旨著接任巡撫實心奉行 恭承 聖諭夙夜

惟虔每月朔集多士試之而因朔月課之義所由名按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自一年以至七年謂之小成九年謂之大成而課士之法備然以年計而不以月計宋元豐二年分置三舍生月一私試歲以公試間歲以舍試月試之名實由於此然月與歲間舉公與私並行亦未嘗專言月課也惟程願看詳學制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

日知堂文集卷四

而教之此月課之所由昉乎明季因之行於國學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詔誥章表一季月試策及判語二月課之名遂相沿至今不廢前撫臣奏疏亦云學臣之三載一舉歲考而黜陟止在歲試一時三載一舉科考而榮辱止在科試一時不若月課之月一舉行雖無黜陟之令而優劣高下之間實可籌策雖其條敘節目疏內亦未及詳陳大約欲其相勵並進去不善以遷善而已然前此月課止行於州縣學官院司道府間一舉行名爲觀風因課藝而驗士風觀文體故曰觀風然爲時甚疎不過取應故事固不如月課之密也又况申之以 俞旨行之以實心

有不震動恪恭感發興起者乎 臣因思天下事誠與偽而

已偽則三德四術五禮六行皆屬空言而况制藝乎誠則辟雍鍾鼓夏楚殲捷皆寓精意而况制藝乎故應以故事則隨行逐隊而真才不出行以實心則敬業樂羣而正學思奮我 皇上誠至明通無微不照早見及此矣故

身居九五而念切茅簷學達性天而不廢制舉因楚風之不競思及時而豫教多士而生當 盛時親沐 聖化豈非厚幸乎楚之先有屈宋唐景與孟子生而同時人非不高文非不佳因未學於中國尚不得與孟子往復辨論以化其悲愁放曠而歸於至中今日者 聖作物覩

日知堂文集卷四

有教無類薄海內外一道同風偏長小技無不錄名士生斯時豈非厚幸乎然 臣於諸生則更有進焉學校所以明倫秉夷好德之良自有生而卽具親師取友既已講習於平日鼓舞作興又復感奮於一時將見理明氣足義精仁熟出而建非常以爲 國家養士報裕如矣不然巧文麗辭以圖詭遇而於脩己治人之道樂置不問豈所謂明體適用之學哉

萬道吉稿序

舉業一道代聖言而應王制與世運相消長然質文損益盛衰循環必得人以維持之而後可以羽翼經傳增重科名不然以空虛無用之學而欲窺聖賢不傳之奧勢必剿襲陳言漸趨庸妄波靡而無所底止明季當成弘之時制舉者彬彬質有其文理學事功皆從此出迨嘉隆以後摘取良知之說而士遂異學矣談經義輒厭薄程朱爲時文輒詆訾先正艾東鄉文定待出而後一稟程朱規摹先正其維且挽之功至於今傳誦不衰 本朝初興遠軼前代丑辰以來人文蔚起未戌而後稍凌夷矣 功令再申補偏救弊呂晚村因而有天蓋樓之選然後濂洛關閩之學與夫王唐瞿薛之文繼東鄉而表彰發明不遺餘力又刻歸震川唐荆川金正希黃陶菴諸大家稿行於世余昔年承乏章安過晚村里門凡所評選求之甚備而嗜之亦獨至及移駐四明知左紀雲孝廉積學好古與仇滄柱太史齊名遂延爲兒輩師席朝夕請益凡東鄉晚村之所纂集以及滄柱諸近刻無不甲乙而次第之時文一道可謂集大成矣自量移姑臧孝廉以兩養太翁不及同行余亦僕僕道路未遑文事迨出楚臬晉秩安藩去四明稍近尺一相邀孝廉不幸又有風木之悲及余恭承 簡命來

撫湖湘奉 特旨舉行月課歲在庚午時將暮春孝廉

大事已畢久約不忘惠然肯來匡我不逮適館之後出萬道吉稿相示則又東鄉晚村之所未及盡見者急授梓人以公同好不特此也孝廉著作甚富而制舉之業尤爲登峰造極公務稍暇當親爲評定壽諸梨棗使天下知東鄉晚村而後楷模先輩維持風會又有紀雲者若夫道吉之人文孝廉公言之詳矣可無庸再述也

左紀雲稿序

余昔承乏章安政務多暇適值甲子鄉試取坊刻間墨闕之惟左子紀雲理本程朱法遵歸胡不肯隨俗俯仰謂兒輩曰小子識之文品猶人品也寧求自信不恤人言惟知好古不顧趨時如此者不必遇亦不必不遇余不識左子爲何許人今讀其文想見其人心聲相應若或遇之矣及裁併兩道移駐四明左子之家在焉因公來見衣冠整肅步趨不苟學行兼優人如其文遂令兒輩敬奉函丈未幾代庖武林糧務多冗量移姑蘇塞外苦寒而先生不能從行矣遂攜兩兒同赴任所崎嶇關山不廢課讀取先生藏

日知堂文集卷四

稿指畫口授往來吳越秦楚每置懷袖間未嘗一刻離也歲在庚午先生顧余星沙偕遊姑蘇雖與先生日相接而簿書爲勞不暇論文如昔時矣然先生學愈精文愈進日新富有無體不備兒童受業之頃隨手敘次得三百首請余評定以付梓人余曰小子其忘之耶甲子之秋余見其文卽知其入今日習其人尚疑其文乎先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既能爲必傳之人自當有必傳之文既先立可知之地自當有傳知之時彼世之隨俗俯仰譏過求合者又烏足以語此

王郡丞壽序

古云治邑若烹小鮮言行所無事也然所謂無事者不作意成之非推而去之也作意成之者喜事而不能持其所往推而去之者畏事而不辨所從來如是而無事遂至有事且漸至多事喜畏交於胷中趨避生於利害巧宦之目成焉而寃之日進紛拏欲辭事而事終不可去然以觀我某翁王公則有迥出於尋常者公郡佐也與太守體統相埒又簡靜無他牽累計日積月坐晉崇階爾若夫今日之爲縣令者雖與士民最親掣肘亦復不少毛舉細故皆足寒心此公所稔知也乃屬縣缺員有推某某可代庖者撫

日知堂文集卷四

軍皆靳不予再請則曰王公可于是南亭高邑先後有治績焉公非不知郡佐尊而縣令卑郡佐易而縣令難也謂屬邑之民皆吾民屬邑之事皆吾事居尊凌卑畏難就易吾不忍出也以視世之利害文戰巧于趨避者其賢不肖爲何等耶某邑與南亭實接壤士子每連社會文皆習公政治嘖嘖稱盛德事茲歲癸丑仲春我某邑父母缺出羣思得公署篆爲快未幾果承撫軍命來視吾邑吾邑較他邑爲繁而又承積廢後錢穀盜案舊牘山積旱魃爲虐田苗就稿識者有隱憂焉公下車不數日而公庭羅雀野沛甘霖與士民相見曰某邑原無事奈何人視爲畏途耶此

言一出真不薄待吾邑矣然棗邑原無事人以棗邑爲事而棗邑之事遂多棗邑漸多事我公不使棗邑多事而棗邑亦竟無事此公之才爲之非公之才爲之乃公之德化之也然公郡佐也非久任吾邑也繼公後者才如公才德如公德是棗邑之福而我公所深願也不然者畏事而棗邑從此多事喜事而棗邑之事益不可爲矣其何以告新尹哉吾于多士之嵩祝吾公也敬進一觴以問之

魁元張太翁榮壽序

嘗讀王制而知三代以前養老之典甚盛恩賜之禮最嚴年至八十九者然後日有秩秩者常也謂人年八十九十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後遂以八十爲八秩故曰樂天詩曰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蓋謂此也及至漢代仲秋之月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飾以鳩鳥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卽三代祝嘏祝噎之意又以天下之爲老者甚衆不能人人而養之故行引戶校年之令示無溢加之恩甚盛事也後世養老之典不行引年之禮遂廢甚至有市廛強仕卽誦岡陵而燕賀之文幾滿天下僅僅往來觥籌交錯緝節繁興不可紀極然禮失而求之野仁人孝子之於其親賢士大夫之於其友雖不無溢美之辭而善善欲長亦未嘗不寓激勸之意於語言文字之外以助王化所不及今我魁元張太翁爲棘津望族廼郎子來子旭子舍子容又與家昆季爲兒女嫻親知輩以翁年登耳順製錦稱賀乞余言爲壽余曰昔之老養於國養於國故七十始杖於國不踰七十者不得與引年之賜今之老禮於鄉禮於鄉故六十亦杖於鄉已及六十者卽得與誦祝之列然祝翁以物又不如祝翁以言遂敬進一觴曰壽不虛徵必有所由致苟得其道則冥靈大椿不爲久而

龜算鶴齡不足多廣成子不云乎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今翁構精舍以避風雨置良田以供飭粥養鷄執黍以畢腴臘種豆燃箕以代薪礪秫浮糟以爲醴被褐當輟繡之華脫粟比兼珍之味擁書連牀不減南面之榮素琴一具可發清商之操應門類四子之賢克家獲其裘之勝有山肴野蔌以燕高賢無恭鞠鞠脆以奉奔走心曠神怡爾遊爾休倘所謂無勞形無搖精者是耶非耶翁請滿飲此觴今 天子留心文教欲復古制久矣異日者安車蒲輪徵書屢下待以國老養之上庠不特日致常膳且持賜杖歸鄉里爲親戚光榮不佞又酌大斗以進翁必頻然而醉慨然而喜融融洩洩侶無懷而遊葛天悟頤生之至理衆賓飲醇飽德無忘斯言離席起立唯唯而退

毛母范氏節壽序

吾棗邑卽古廣川郡亦曰棘津名賢間出載輿誌者尙父董子轍跡猶存漢唐以來指不勝屈獨仕於明季者名位不甚顯著三百年來僅有大中丞毛先生撫軍西寧其爵爲甚尊意其文事倖三策武功類鷹揚必有可彷彿於萬一者而父老零落家乘有缺無從考徵爲甚可惜也聞後有毛生出邑者投筆習武得中甲科授守備卽其苗裔豈真先生以武功建業而厥孫能世其傳故薄章句爲無用耶乃先生固以文事起家不過保郭邊陲兼統武事耳獨奈何廢書用矛以爲通祖口實惜也毛生遂終任所又不及面問家傳其果能讀先生書體先生志與否均未可臆斷也一日者邑人氏公舉節壽請叙於余卽先生裔孫毛有似之妻范氏年已滿百余驚喜特甚進其子壻問其歷履與先生當年所以教家者而後生小子叙述簡畧不特毛氏家法不傳卽先生功名事業亦竟茫無稽考沉思久之乃得夫人所以致壽之由與先生所以教家之故而深有感也陳子大士不云乎節與壽相爲首尾木之節者堅多心斧斤之所難犯而風雨蟲鼠飄搖攻嚼之所難及沉水之木千年枝幹之小堅者依質爲度而爲時遠近最凝固者不磷或取之以爲香芬馨可以告鬼神燕皇天故節

與壽自爲首尾彼先生不數傳而家世凌夷亦時數之常
不足爲恨乃餘澤未泯流風不替一婦人尚能食苦茹辛
千堅萬忍以成其不磨之節以保其松筠之壽非先生文
教優而積德厚恐未易觀此也然毛生僅振武科未獲大
用夫人克享遐齡褒封未及昔年史官未曾載筆今日家
乘湮沒無存徒令弔古者有後人不及前人之嘆可勝慨
哉

黃方伯壽序

予到星沙之次年二月念六日遇靜庵先生之誕辰衆僚
友謀所以爲壽者先生辭之甚力蓋下車之年此禮卽已
舉行不欲諸同寅再損清俸乃先生之謙德宜爾而吾徒
之情實有所不容已卽歲歲舉觴無妨也吾輩當家居之
時與二三兄弟趨庭無間朝夕追隨及至歲時伏臘同室
驪會苟無大故未有不與其事者甚至一味之甘割而同
食一餐既具不忍獨飽一君之臣猶一父之子也若夫吟
域旣分和衷無間徒有操切之能而無融洩之樂是何異
於主伯亞旅終日皇皇惟柴米魚鹽之爲計而方于之道
不講卽嚴父慈母亦必有悽然不釋於中者謂之勤於家
務則得矣以爲能盡孝道則未也且吾輩東西南北之人
也或聚焉或散焉或在朝焉或在野焉皆數之不可必
者况先生起家清漳屢出奇計鯨鯢垂釣海不揚波
特簡僉憲恩威並施大奸巨猾束手聽命廬龍上谷道不
拾遺天子嘉悅召對行在恩旨叮嚀錫予優渥
不數年長外臺而晉名藩行將秉鉞而去而猶幸今之聚
於一堂因思吾輩辭親事君屈指百年如駒過隙中
間聚廬而居聚族而食與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彼同
氣連枝長枕大被已不可復得僅得與二三僚友同事一

方相規相勸分甘共苦卽累歲窮年遊處無厭而奈何計
往來之數哉衆僚友曰嘻子言能感人意此舉誠不可以
已如期致詞先生領之衆賓既集笙歌再奏舉觴引滿極
驪而罷

恭紀 御書後

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

皇上南巡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臣鄭

端迎

駕至鎮江

皇上舟由金山寺至避風館登岸

臣端跪甬路下鴻臚

寺唱名引奏

皇上暫駐龍馭向

臣云朕南巡以來聞你作官甚好你

由何項出身籍系何處逐一奏明隨向將軍督撫

說朕聞布政司作官甚好爾等以爲何如同奏曰

作官甚好果如

聖諭時蓋正月三十日也及

聖駕旋自浙江由丹陽縣登岸二月二十四日至句容

縣太平庄東天陰微雨

臣端

跪迎路旁

皇上面論起來看濕了你的衣裳奏曰不敢又

論云起來不妨二十五日

駕幸江寧與衆官隨到

行宮次日頒賜大綬三疋餐

駕前一日又頒賜

上用珍物數種三月初一日

皇上回鑾各官出太平門跪送鴻臚寺傳

上諭令臣端隨至燕子磯

皇上登舟臣端跪岸邊

皇上手召曰向前來諭云你作官清廉朕寫一扁賜你

命左右曰取來左右以黃袱捧至又問籍貫居址

甚詳隨奏云臣本一介寒儒蒙

世祖先皇帝選授庶吉士我

皇上歷陞臣布政使三遇

覃恩榮及祖父天高地厚萬分難報臣有何才能不過

仰體

日知堂文集卷四

品

皇上愛惜官民之意不敢生事擾害屬員百姓乃蒙

天語獎借錄其微長臣敢不益加勉勵以報

主知三跪九叩頭謝

恩而起啓封展視

御筆親題端清二字

龍章綢爛非復人間所有竊念臣端不過草茅下士自

入通籍三十餘年小心謹慎常恐隕越貽羞乃

天高聽卑不意而遇

主知如此此後未盡之年皆圖報之日倘聲聞過實有

初鮮終欺罔之罪擢髮難贖矣惕息之至敬識巔

末傳示子孫世世無忘

日知堂文集卷五

棘津鄭端司直甫

與四弟書

七弟娶親李弘宇已看過七月十六日最吉但鼓吹不宜入中堂耳餘俱無妨雖係俗忌然鼓吹到門拜堂時省却不用亦自無碍止得隨俗遵行也新舉四姪可名爲知先大凡子弟乘祖宗之遺業如不知先世之艱難則驕奢淫佚不期而自至知先卽尊祖之意也及其成立應物處事在家在國俱有必不容辭之責倘事後多悔物至無覺是亦庸才之碌碌者矣知先又希賢之意也名美而義該能守吾言而充之則外之爲哲人以保身濟世內之爲肖孫以克家耀祖俱於此子有厚望矣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一

與安藩屬員書

目下缺放兵米必須早運本色始克有濟年翁可速將所欠米石星夜飛輓到司倉乃見舟楫慎勿拘從前陋規以折色充數總之生止知爲軍爲民並無一毫自私自利年翁亦當共諒此衷同心共事完欠遲早多寡分數卽可以定官評計典伊邇必不食言勉之勉之上下之間相期有成文移難盡謹以書告餘縷另布不宣

日知堂文集卷五

二

與王總督書

前

盛使回帶有小啟壹通想達

憲覽矣小价到金陵接讀

手諭更感關切但此中精微終是筆札難盡幸遇

貴宗公垂先生赴浙之使凡所欲言無不傾倒諒一
見自能備悉巔末此公學問識見意氣肝胆在吾輩
中可謂有數人物又素爲

宗譜白眉何庸再陳然養而無害遂成遠大此種交
情豈在世情之內在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三

高明自有妙用非區區筆舌所能盡也藩庫一節乃格

天動

帝關頭倘一毫夾雜爲

聖人看破所關於消長者不小此間又當先

君父而後朋友總之措詞用心到精白處兩下都無遺憾

不然回護牽纏彼此通不爽快古來聖賢豪傑亦別

無周旋之法不過衡於輕重之間銖兩分毫適得其

平則千秋萬世亦可共諒而况近在眉睫之下者乎

愚見如此不識有當於

憲裁否也餘縷總托

公垂先生口述不敢多贅

公諱騰字人岳山東福山人順治乙未進士與先大人
同任戶曹以道義相砥礪猶憶康熙戊午先大人
因前任工部監督兩密事自陝西神木道撤回復任
監督公時猶在戶部每過寓邸坐語移晷寬年十三
歲侍側傾聽至今歷歷不忘也先大人任浙江寧台
道公任四川松茂道先大人任陝西涼莊道公任直
隸口北道內陞京堂先大人資表入

都復晤公於天寧僧舍公時任通政叅議奉

旨諭九卿會推湖南臬司公同侍御安陽許公諱三禮首

日知堂文集卷五

四

推先大人先大人自楚臬安藩晉秩中丞公以浙閩
總制入爲大司農先大人壬申捐館公亦以癸酉致
仕歸田備述交情以告後人俾知先輩以人事君相
交以道之誼如此戊戌十二月二十一日男知龍等
敬識

與窗侍御書

李親翁到江寧接

老年兄手教字字出之肺腑真氣直腸當今無雙然宦情太熱古所云能富貴而不能貧賤者終非第一流人物也聖賢固不敢望豪傑亦須待時豈不顧前後一味孟浪卽可以任天下事者

年兄有豪傑之姿而不能忍性耐時往往輕於一擲而不思萬全將來流弊有不可底止者余不直言誰得而言之出處大事也先有定見然後可出而問世乃朝秦暮楚僥倖一時臨渴掘井徒勞人力是以終無

日知堂文集卷五

五

成功豈惟無成功將來有後禍蓋小人得以借口君子望而却步吾之心跡不明人之物議蜂起所關非淺鮮也卽以弟事觀之當道未嘗不通往來不過以忠愛相期許而不急急於富貴幸遇

聖駕南巡八旗之人同聲相應將軍督撫交口贊勳逐熱之徒方媒事左右朝夕不離余則淡焉處之却避退縮愧不敢當而人情所向物望所歸

聖天子停驂溫諭

宸翰褒美反在此而不在彼彼巧於進取者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

老年兄以此看來天下事可以人力爲之乎不可以人

力爲之乎至於請畱解部銀兩以應楚變採買兵米以舒民力在未事之先無人不爲慮禍而小小微勞上達

聖聰反因此而得福誠至格

天豈不信然至於料理夫船豫調能吏逐段責成件件就緒以衆人之心思爲自己之心思以衆人之材力爲自己之材力指揮立辦不動聲色滿漢諸公所以說藩司性似迂緩而其實敏捷

皇上因而有此人平日性情何如才調何如存心行事果

日知堂文集卷五

六

是如何之問制臺一一敷奏竟有國士無雙之譽此種遇合豈管謀鑽刺者所能得於萬一者乎

老年兄千萬守正待時以人事君者出斷不肯相捨不然躁妄之徒羣起非笑卽有心爲朋友恐不敢欺

君父所關於進退良非細事區區之言幸少畱意

御筆一紙呈

覽亦可以占

天心矣小兒病已全愈札末附

聞以慰懸切 青老太夫人祭章容俟卜葬日舉行此老畱心人物克當

天心行宮召對每至夜分魚水之合不讓古人而數奇不
偶讀禮閒居亦似有待者然可見遇合有命不可以
人力強也弟不日疏請

陛見或便道與

年兄相晤亦未可知幸忍之耐之餘不多及

二年兄各年姪想俱安好一一致聲再聲色一件雖
豪傑不免而損智耗神殊爲害事古人所以有養心
寡欲之說此言似迂却爲

高明對病之藥幸畱意防閑勿忽

公諱爾諱字元著廣平府永年人順治丁酉己亥先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七

大人鄉會同年也同選庶吉士散館時公授御史先
大人授工部主事甲寅公因建言下司寇先大人周
旋調護者月餘幸蒙

聖恩免罪削籍丙寅先大人赴任關中道經里第公方丁

太夫人憂先大人相對哭失聲不獨弔公兼悲先祖

母牛太夫人也戊辰公攬勝東南相晤金陵藩署先

大人於壬申卒於吳門丹旌北歸公親臨喪次癸酉

安厝先塋公又冒風雪前來致奠丙子十月寵前往

晉謁晤公於宜園精舍睹公貌粹神減爲之躊躇丁

丑之春公特荷

恩綸復補原官抵任未幾復因建言

嚴旨詰責而公已啟手足於京邸矣公性豪邁議論卓犖

先大人諄諄以守正爲公告者知公之深也嗚乎公

與先大人俱往矣檢點遺牘付之剞劂詳志顛末以

示後人戊戌十二月二十一日男知寵等敬識

日知堂文集卷五

八

復崔鹽道書

賈令爲

老年臺至戚亦弟之鄉親也况承

台諭諄切敢不遵

命但錢糧近奉部議嚴切撫憲親臨盤查此後絲毫不

敢假借非弟之過於硯執實不敢度外行事也再閱

印文真如家常說帖恐不便存卷一併璧上統容

荆請不盡

又復書

再辱

日知堂文集卷五

九

台諭本當如

命庫藏乃公家之物絲毫不敢擅動固弟之硯執如是

卽

老年翁亦未嘗肯度外行事也不然借鹽庫猶之乎借

藩庫不取於彼而取於此一犯那借後來者卽爲口

實自愛愛人

老年臺何忍出此來文一併璧回轉致令親纏繞無益

徒勞往返耳當容面荆此不多贅

示諭江南安慶府懷寧縣生員等

承乏安藩自愧職掌未盡今蒙

恩量移爾士民共存厚道不加責備足矣捐銀刊位不免

損費是前日既不能造福今日又爲余增過也况天

氣炎熱正多士閉戶靜養之時奔走省會余實不忍

見聞薄德之人一言奉告請速回講習詩書使愚民

相觀而化以成禮義之鄉他日進身各以名教自任

則受賜多矣祿位之設又奚爲乎言盡於此幸敬聽

之

日知堂文集卷五

十

與董總漕書

丁卯之春得瞻

憲顏此後天時人事通有變遷

老大人先生復由外入內然

天意雖定而人事消長互相勝負

使相又臨長淮矣幸而以人事

君百年之計早定於中是以人老獨蒙

聖眷晉秩司農此立

朝第一義也至於河漕爲

國家命脉故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主

特命重臣綜理是卽舟楫鹽梅之先聲也在鄙見以爲

主知易結人情難調豪傑如辰星庸奴可斗量平等視一

切度外待非常則胷中常無事舉世皆坦途不特賢

智歸心卽愚不肖亦可以相忘

老大人先生素有知己之言故於托庇量移之際不

敢以世俗誦祝之詞進而直陳胷臆以附芻蕘之義

不日人老到淮上出而視之言雖未合意實相關

亦可以恕其狂瞽矣前榮任之初卽備具小啟而

憲規森嚴原文帶回此後再不敢唐突適遇單年翁

差役之便敬勒小稟遣同去以代

面辭並求

照諒可勝銘感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主

與周給事書

自昔經過里門得晤

大教不覺載歷寒暑企念之懷與日俱積兒女關心

又不必言矣弟半生株守幸遇

翠華南臨錄其寸長世移星沙一心報

國不敢存私老病浸尋鬚髮班白任愈重而身愈苦不

知將來竟作何狀每思

老年兄直聲素著台垣

聖主求賢若渴行將正色立朝豈得久卧東山名臣事業

知必早裕懷抱然居諸不宜虛度經史意味深長成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主

已成物吾輩當就中補足少年工課庶乎出有爲出

處有爲處古人可作或不至相背而馳也乘旋里

敦行肅候餘容另价專啟此不多贅

與傅總督書

過蒙培植得藉玉成每念知已感入刻骨自拜辭江

干星夜舟行至菊月朔三日履任受事丈量一節大

費區處逐日講究以求至當務期合乎人情宜於土

俗方不負

聖天子加惠元元之意亦無負

老先生大人薦拔之恩但才識淺短恐有見不到處南

北往來之人局外觀者必得真情倘有聞見更望遙

爲指示以便遵循若夫開河一事雖不能不用人力

而倡率鼓舞勿使偏枯可以勞而不怨至於月課一

日知堂文集卷五

古

節不過實心考校可無過慮矣總之三者既奉

旨實力舉行卽焦心勞思亦所不辭但從前屬吏大半更

換而地方崎嶇不易調取非若江南人材集聚順流

可達未免費手耳因關切至極故詳陳始末以慰懸

切適遇某之便附函奉候爲人樸誠不欺操守清

介前與共事深知其賢

老先生一見自知更望破格優容彼必盡心報効方信

愚言之不謬也

與佟藩司書

前小价自金陵回備悉

動定稍慰懸切又於郵筒接

大詳爲脚費一節乃原准隨正支銷之欸一向皆通

融支給部中添秤使費與夫一切起解盤纏皆取資

於此金啓瑞劉銘鐘二員所解雖係雜項亦有裁扣

可以登答覆部今行二員追還二員具稟哀懇作何

完結弟念二員寒苦豈能支持想

老年臺自照例登答覆部倘勢必追取卽祈一面覆部

一面寄弟一信卽當設法代完必不肯累及解官亦

日知堂文集卷五

圭

不肯遲懸庫項也弟前在衙門諸凡公用皆以身任

絲毫不曾派取屬員前後共賠六千餘金此人人所

知又豈因此小故而令二員含怨於不平哉

老年臺知我爲我已非一日故披露如此卽

江撫軍已曾寄字通候極蒙垂念或不致有參差也

與安藩屬員書

前承乏安藩時因康熙二十八年地丁各項錢糧奉

旨蠲免江寧駐防滿漢旗營應支本色米石蠲缺甚多將

來勢必動支庫銀照部定價值每石七錢五分折給

兵丁自行採買江寧省城田少人稠米石皆由客販

一旦忽增數十萬兵糧皆計日授食之需入市爭買

必致騰貴七錢五分之價既不敢輕議加增客商又

不肯將米賤賣是坐困之勢也愚早慮及此是以備

悉詳明總督批允具

題一而遵官動支庫銀前往產米之地照時價採買後

日知堂文集卷五

六

奉部覆內開江寧蠲缺米石臣部已於前撥兵餉事

案內撥江蘇二十七年各案存庫銀一十萬兩支給

等因在案今該督既稱二十八年蠲缺之米既行折

給銀兩兵丁不便越境遠出止在省城內外採買一

時爭買必致價貴等語應如所請速委賢能官員於

產米之地採買仍將價值數目報銷等因題覆奉

旨欽遵咨行在案遂將司庫現存銀動用委員乘時購買

除按月支放兵餉無悞外較從前部定七錢五分折

給之價尚節省一萬餘兩已經

題報在案及至陞任之時又將動用銀欸開造交代冊

內送院具

題已奉部議內開一放康熙二十七年江寧省城滿漢官兵俸餉并進剿湖廣官兵俸餉支給採買二十八年蠲缺兵米等項共銀四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兩八錢九分零米一萬五百九石一斗零與欽奉

上諭事各案內查對此銀米數目應聽各案查核歸結是所動銀兩採買米石已奉部議允各案歸結在案今忽奉部文查採買省城兵米協撥江蘇銀十萬兩尚有餘剩何得又將前項銀動用將擅動官員

題參可也等語查得預行採買詳明總督具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七

題奉部覆奉

旨速委員乘時採買交代冊內又行報明蒙部查對有此銀米數目聽各案歸結並非擅動為何

題參且部撥江蘇協餉十萬兩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始解到五萬兩下剩五萬兩陞任後始行解到並未查收兵餉乃計日授食之需採買又先時早辦之事若候至四月初協餉解到始行採買始行支給不知正月至三月如許兵糧顆粒無支兵丁能枵腹坐待乎至於採買失時延至盛夏米粟騰貴又不必言矣以節財省費調劑軍民之舉又事事詳明節奉部覆

奉

旨遵行之案而忽以擅動二字坐之恐不能鉗其口而服其心也今據實達之安院將前後情節詳細覆部所望

高賢主持公道查明前後題報卷案確核任事節財一片爲國爲民苦心而勿施意外非理之罰將來任事之人亦不至灰心矣

日知堂文集卷五

六

與甯侍御書

前家僕自北來接

老年兄手教隨令留舍小价專函賞

候想達

台覽矣茲於五月初六日又接 盛使讀

手教備悉動定兼知 眷口日增薪水日繁大費

清神弟與

老年兄交比管鮑共期古處有無相通自不必言但時

當此地正滿漢報復之日而弟以中立不倚之身處

萬耳萬目之間惟有不樂一座庶可救正一二前在

日知堂文集卷五

九

楚南二三舊交通融那借業將告匱前債未完後費

不繼將來不知竟作何狀新屬諸公實是毫不假借

故得周旋強大之間不至十分狼狽一切都門應酬

往來過客早已謝絕卽地方士紳並不肯觀其而故

得從中維持以存餽羊不然流弊所激何所不至然

此段苦心止可自信而諸公相諒與否總不暇計矣

謹分囊金百二聊爲 從者一餐之費非吝也力不

從心亦

知已之所鑒原也再

老年兄出處一節凡可以留心者無不早爲地步固不

止 青翁先生而 青翁先生之關切又不必再囑

矣但愚見止願水到渠成不肯起爐作竈乃得用舍

行藏之正而

年兄躁心未化又蒙干祿之想殊爲

大賢不取 振翁固爲吾道干城然看其舉動終是混

濫無所收拾且旣以身許

國而子弟左右之間不能檢點恐小人乘隙搆毀自身

且不能保而又能兼顧他人乎總之以正合則堅於

金石以利交則終如搏沙能富貴而不能貧賤乃古

人之所短况乎富貴不得行志不如貧賤徜徉自得

日知堂文集卷五

辛

老年兄又何必急急於此而自取悔恨乎成事不說亦

惟靜以待之耳 使回奉

復餘縷不盡

壬申三月家諭

不知爾等何日到家爾 母親兄弟姊妹並小孫小
外孫想一路俱平安也我已上疏告病不知

聖意如何總是老病侵尋實是不能理繁治劇誠恐上負
天恩下悞蒼赤耳一請不已必至於再再請不已必至於
三庶乎

天心可回而臣節可保必不忍令爾等爲花面撫院子孫
以貽羞

先人也今遣王鳳鳴王厨王國志葛從義將前病故人
五棺一同押送回籍馮可行衣物銀兩一並帶去可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三

與他父親來當面給他再賞麥五斗以酬生前之勞
其餘酌量地方葬埋可也王業建高文李嵩年飽坤
王鳳鳴可酌量給他盤費令其速來再覓一好厨子
同來船上帶去書可逐箱取出卽在大廳上驗看出
去潮氣再收入書櫃畫箱亦取出驗看勿得令日久
壓壞

御筆亦驗看封好收藏 牛老爺家孫子亦用心照管勿
令失所餘寫不盡者你酌量而行總之閉門讀書不
可輕見一人不可開管一事至燭至燭 左先生飲
食要潔美及時日日講習不可招惹閒人來往徒損

無益切記切記你前日途中數次家報俱到一路清
嚴不見地方官極是附知你補考文我自畱心不要
掛念三月十七日午刻寄

先大人告病疏上未蒙

俞允至五月初四日遂以疾卒於撫署所云至再至三歸
田之志竟未得遂嗚呼痛哉

天心可回臣節可保必不爲花面撫院云云 大人之素
志閉門讀書日日講習云云卽 大人之遺囑也敢
不恪遵先訓奉行勿墜哉世世子孫其敬守之男知
寵等敬識

日知堂文集卷五

三

日知堂文集卷六

棘津鄭端司直甫

明進士文林郎戶科都給事中加三級熊公行狀

先生諱維典字約生號方石江西建昌縣平樂里人元至正間始祖彥鼎自安義遷居遂家焉彥鼎生孟誠孟誠爲洪武時歲貢入國學六世而生肖池公肖池公先生父也以子貴封如其官先生爲肖池公季子愛之甚與長子力穡供讀先生孝友性成常攜卷服勞偶耕壠上不輟也時兵垣熊青嶼與弟石炤視先生爲族子見而奇之授制舉業學日進爲童子試歷受知於李忠毅羅心華年二十三

日知堂文集卷六

補弟子員學使者張無始以第一名給廩餼焉又六年歲丁卯舉於鄉主試倪鴻寶薛韓城分考王應斗俱幸得人辛未會試中第十七名爲本房貢修齡首卷主司周宜興何桐城亦器重之成進士釋褐授績溪令績溪故孔道疲於供役歲比不登民饑且爲盜先生至則緩征和糴人安室家行李無虞又善治獄多所平反每躬詣囹圄飲食衣服門壁器具無不省視蹙然曰無罪人豈可令一刻居此逾三年調繁改無錫民號泣請畱得不去日久民益親政刑清簡因得以餘力緝閱經史故丙子分考南閩所取皆一時知名士時先生離家久肖池公念先生不置先生欲

日知堂文集卷六

二

歸養積邑士民悲戀不忍見先生去先生亦不忍捨士民去然終以肖池公故遂請代入計便道定省而續邑如孺子之失慈母矣丁丑計上舉卓異第一戊寅召見問強兵足饒計對稱旨擢補戶科給事中卽抗疏言枚卜重大不當濫及匪人已而邊警告急命協守宣武門言京城外軍紀不肅根本重地蹂躪可憂又言京師方戒嚴而內臣敢夜啓城門擅出入非法當治已卯冊封襄藩時流寇張獻忠在穀城同官多規避不前先生獨曰君命也不可以逃仗節遂行致命而還遇山左時大饑人相食高唐莊平尤甚爲備陳疾苦得瀾賦有差遂命駐德充督餉辛巳差巡視太倉庫收受衡平解期無愆咸稱快焉旋奉召對極言時弊大槩謂按臣不與撫鎮同罪則察核明而無殺良冒功尾賊壑鄰零級報捷之弊撤回禁旅則可以壯根本事責督撫而後行聞不敢有推委卸責之事皆時務也是年轉刑科右旋升禮科左遇會推磨勘獨舉潔已率屬之撫臣力保取士必得之學臣而林一桂侯喇曾願先生言一用爲處撫一得署上考後一柱守封疆峒會狗社稷蓋蚤識之矣於是先生自入計定省後歷諫垣勞王事不遑將父肖池公年愈老愈思先生不置先生遂決計請告當寧執不可疏再入始得請亟束裝歸甫次雄關而肖池公訃

音至先生呼天搶地幾無生理奔至荊州遇賊刦見圖書數卷行篋蕭然怒視曰突遇顯宦欲療吾僕不料仍是窮酸子枉費一番經營語傳都門遂成佳話回籍讀禮值癸未之亂奉新靖安安義益起至萬人先生與青嶼公謀諸地方官用計撫諭盜黨解散不致蔓延時豫帥左良玉奉命援袁州移駐九江所至屠掠先生奉母氏避績溪甲申歸葬肖池公於白槎原仍還績溪三月流寇陷京師警報至先生哀痛悲憤每思枕戈待旦身死國難見明季宗室在列藩者雖託名號實不足與有爲縱欲敗度賄賂公行遂抗言曰輦金入國取官如寄不有倖門誰思躍治又曰女子守身以待求不幸見棄摟人於五都之市而圖其捷國人賤之遂望望然去若將浼者自是掛冠歸養而明事亦不可爲矣乙酉四月抵里適左賊屠潯避家壽安日與樵夫牧豎悲歌於山巔水涯倚杖茫然臨風灑泣鬚髮盡白兩耳失聰年未五十望之若八九十許人蓋事與願違計無復之身雖生而心已死矣是年十月金聲桓遣將拉先生赴省城意匠測入與太夫人訣且拜且泣自分必死蓋不忍老母之失養也過西津一躍入河浮里許挽出得不死抵省城藩司耿青藜一見優禮故聲桓不能逞志於先生丙戌二月還里丁亥遭奇荒瘞廢度日又得不死戊

子聲桓反盜竊名字處處擄掠已而羅織四起多不自保先生奉太夫人於西苑旬伏溪谷間憂患備至又不死已丑結廬西苑著吉人志士一則謂吾幸謚有言賢人君子不嬰於既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又作達士解言士處生死去就之間無所累於神明者爲不攫心於涉險非但等觀於物化也三復斯言先生於死生之來靜俟順受固無容心於其間矣 大清定鼎削平諸盜人文興起故神遺老俱列薦剡先生以誠懇當事請爲盛世老農當事者亦不相強以成素志方邑令捧檄造門時寬先生不可得屏騶從往求於田間見其荷鋤跣足服勞作苦吞嗟太息不圖南陽真野再見於今日是歲辛卯十一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幾殞於死甲午臬司李丹圃雅慕先生請於蔡撫軍魁吾延主白鹿洞師席葺廊廡設阜比先生辭不獲已乃扁舟抵白鹿上匡廬未嘗一到書院兩公愈折節求見夜登廬之九奇峯竚立以俟先生乃具書達意請禮報命然後練服深衣相見一時競傳爲盛事旋一棹返里杜門不出丁酉與友人宋白石訂家祠祭禮辛丑與白石講學識仁堂丁未白石卒先生哭之痛序次遺文爲作傳其篤於友誼又如此已酉第三子遠寄畢於鄉余時爲正考見其彬彬秩秩步趨間皆有尺度愈

敬念先生急於一見爲快乃先生杜門謝客應酬久絕余又迫於程限不及造廬請教至今追慕蔡李遺風折節盛舉匡廬九奇竟成夢想爲深可悔也先生生平無他嗜好惟以尚友爲事聖賢傳多所訂正時執小品亦偶落筆最後嗜吳文正公文集把翫不忍釋手又歷求先世丘壠自始祖以下咸誌其處伏臘拜掃作壠紀示後人教子弟以積學力穡爲根本砥切宗盟則謂不患不肖之違教而患賢者之犯義君子反躬耻過恒欲自撻考德修業如奉嚴師非但恐人反唇成相夷之惡抑與人同善豈可恕內疚而忘反省此皆躬行實踐不爲空言名其堂曰敬戒蓋取左傳公子黑肱生在敬戒之意顏所居曰橡庾蓋拾橡采芝期於皤然不滓自號曰鶩無他蓋庶人贊鶩無他心者也檢括平生著述爲橡庾集而序其大意以爲吾學荒謬不喜著書至不得已而有作亦俱質言無華然筆墨所存足見本趣後世欲知吾爲人者一披閱而性情卽在皆實錄也晚年雖屢遭憂悲氣塞耳聾然目能久視燈下小楷筆墨愈工有爲先生寫真者章甫藻麗望而揮之曰彼憔悴枯槁行吟澤畔者顧應爾乎嗚呼先生文醇道備大節炳如家國事畢快然無憾矣歲在丁巳除夕家筵笑謂孺人曰吾明朝便數八十解組歸來歷經多難以至今

日知堂文集卷六

五

日從此瞋目夫復何恨戊午年朔二日微恙十三日歲爽如常十四日復恙諭家人曰吾可以行矣但再需一兩月較正著述庶不誣人又可爲諸孫指示學問根本然不能待也考妣碑未立立之餘無所及至十九夜月白風清起步庭除復諭曰有某書從某來當壁去某請誌銘曾許之今可口授也又曰後事宜肅孺人監內室次男處前堂三男侍寢次不得雜沓壤吾成規園戶就寢明日遂浩然長逝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七月二十八日巳時沒於大清康熙十七年戊午正月二十日丑時元配羅氏前封孺人生子五長虞牧生員先先生一歲沒次死新生員次遠寄已酉科舉人次履思生員先先生七歲沒俱羅孺人出次菽辨繼先生五月而沒庶孺人湯氏出女一適本邑生員何大鵬孫十二人淑才淑可牧出淑及淑友淑姒新出淑秀淑淑淑淑寄出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出曾孫六人俱幼卜吉於本邑東南朗湖之溫家山壬戌之歲先生之子遠寄上公車見余蕭寺隨至章安公廨出先生文集並行實請爲作狀景行之私不能自己欣然命筆詮次成文而爲言曰當明事敗壞之後先生何日不辦一死身經多難又何事不足以死先生乃義不求生而屢得不死非遇盛朝寬大彼文山於元祖欲爲黃冠備

日知堂文集卷六

六

顧問尚不可必先生願以勝國名臣而求爲昭代逸民也
得乎異日者補修國史因吾言而考其行事想見其爲人
是亦論世之一徵也

先妣牛太宜人墓誌銘

吾母姓牛氏世系清澗外祖牛太翁諱可成外祖母閻氏
幼而女範克謹仁孝性成年十六歸事先嚴外祖卽指館
舅氏孤幼時清澗值兵禍故家凋零十室九空外祖母無
計存活遂迎養寒舍生事死葬盡禮盡哀舅氏亦得再造
室家固先嚴助成之力倘非吾母仁孝篤念手足又焉能
致此耶以成全外家之故每飯不忘誓禱神前曰無以報
德但願天早福善良使鄭門子孫蕃衍蓋彼時不孝尚未
畢先嚴每以子嗣爲憂如持危扶顛惻凶濟急諸陰德事
嚴若力行於外慈親然相於內積有歲年首育不孝遂長

齋不肉食跪拜神前虔敬有加語人曰吾非佞佛恐兒子
福薄預爲之地耳及不孝入小學先嚴每引至膝前指畫
口授母氏復誡之曰爾親老矣孺子勉之早自樹立勿貽
大人憂至成進士選庶常皆諄諄教誡不置口迎養京邸
未周歲聞先嚴病卽歸里不孝歷水部轉民部久在郎署
缺定省者八九載未嘗不疚心淚零乃接家教則曰兒其
勉盡職事無忝所生千里猶在目前不必作兒女態也然
不孝以晨昏疎曠不敢卽安求假回籍常事者格於成議
不獲允遂有黔南學使之命閱數月尋丁先嚴憂歸
來笑笑無依魂魄若失母子相顧失聲不能仰視旣而論

勉曰命也數也孺子以禮自節用勤大事庶報先人於萬一耳逮喪葬已畢窺母意倍增悽惻如有隱憂不孝長跪以請則言與淚下曰汝能葬汝父而外祖與祖母未付合葬汝父曾完我骨肉而先我以逝感念曷昔不能不悲耳不孝泣拜即遵慈命遂卜吉自清淵遷外祖柩與外祖母合葬於本邑大營鎮之東具服成禮哀感路人其追慕之誠愈久愈篤每如此泊不孝服闋未幾又有從軍之

命親爲製裝立遣就道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孝卽仗策前驅不敢回顧返蜀歸秦載歷寒暑承乏五戶遣价報命又諭不孝曰爾父以家務殷繁不及就養官署以沒子

日知堂文集卷六

九

念之心愴且邊地苦寒非老年所宜不如看諸孫遊家園之爲愈勿用迎養爲也不孝捧書涕泣不忍再讀遂以情告撫軍代疏陳請決計歸養不意前任水部大工未竣復差監督而訃音忽至大司空以工務爲重執不請代叩關無門肝腸寸裂墨衰從事淚眼欲枯賴先靈默佑 欽限未半卽報完工得不隕越早奔故里望空長號慈容莫追嗚呼親生君食事之如一不孝一官碌碌既不能稍建尺寸卽欲母子聚首伏處田間以自解免於不忠不孝之尤而亦不可得此所以痛心疾首而愈不能不抱恨於終天也吾母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亥時卒於

皇清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亥時恭遇 聖

恩勅封太孺人再 諡封太宜人子一卽不孝端己亥

進士任按察使司僉事分巡陝西神木道娶邑庠生戴君

貺女封宜人一弟一妹皆早夭異母弟五瑞端端端端例

得並書男孫四長知龍聘國學生鮑人龍女次知貴聘丁

未進士修武縣知縣宋師祁女次知德未聘次知芳聘辛

丑進士李履祥姪邑庠生李璟女女孫四長適己丑進士

鳳陽府推官龍起潛男庠生龍元樸次適庚戌進士臨淮

縣知縣陳宗粹男庠生陳庭珩病亡次適辛丑進士青城

縣知縣周根節男庠生周書一尚幼未聘將以康熙十七

日知堂文集卷六

十

年十二月十九日與先嚴合葬於本邑東強城南四十里

小營村東祖塋之次念先大夫既已自作誌銘今義不敢

譌泣陳大畧以附于末云因爲銘曰敬姜垂範仲鄂和九

嗟哉吾母無愧前賢聿登耆壽安土是遷鬱鬱佳城於萬

斯年

台州祈雨告社稷文 并引

先是台郡祈晴禱雨大抵奔走於二氏與巫蠱之祠幸而應則廢人事不幸而不應則餽鬼謀積漸使然非一日矣余謂非鬼而祭無解於諸人事聿脩神休斯至祀典所不載者無所用吾禱時政有未合者與諸君子共勉之如是雖不求二氏不事巫蠱祈年方社以薦德馨神其吐之乎遂爲文而告之詞曰

維 皇清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台郡三春霖雨二

麥不登入夏乾暵秋成失望浙江按察使司分巡台州巡海道僉事鄭端率屬念咎爲民請命將敬禱於百神念莫

日知堂文集卷六

土

先於社稷蓋社實五土之祗而配以后土勾龍氏稷乃原隰之祗而配以后稷周棄氏風師雨師爲箕畢二宿雷神與兩師同壇共祭傳之歷代垂爲典制 本朝定鼎損益舊章先聖先師而外惟是五者命有司歲舉祀事述相沿既久吏怠於事姑無論昭格之誠有所未至卽壇壝時日牲幣器服登降饋奠品節儀文亦多不能舉其名數者甚至剪伐之餘頽垣敗壁蛇鼠狐狸縱橫竄伏糾結蔓引不可驅除而其所崇飾敬事者反在於老子釋氏之祠與妖妄淫昏之鬼欲以此格明神召和氣以祈年穀此必不得之數矣然罪在吏職之不脩而民無與也今旱旣太甚

粒食必關四境六縣所恃以爲生者蕩析無餘其老弱將轉平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之四方或爲盜賊以爭旦夕之命昔之日民困於吏神賜以年故僅能保其室家今民之困於吏猶昔也乃吝此嘉澤枯此禾稼令其顛沛流離饑餓以死其偶幸不死者又將自相殘賊而不悟彼官於此土者旣難逃其責矣爲明神者亦忍於坐視而不救是尙何望哉今端等不肖以今之吏事自處共棄前非與神爲誓脩身奉法視百姓如赤子國事如家事有徇私廢公貪墨無恥姦險刻薄者是負 君親也是獲罪於

日知堂文集卷六

土

天也明神奉天行事速奪其魄災及其身勿令暴戾之氣上干天和招害殃民至於端者更有激揚之責三令以後奉法從事倘畏強禦侮寡黨惡蔽賢者亦如之伏惟鑒此微誠速賜甘澤四野沾足民天有賴吏得息肩人歌樂土脩廢舉墜勉効將來惟神有靈其許我乎謹告

祭傅太母文

嗚呼天下凡事固不可以僞爲而忠孝大節尤不可以襲取無其實而託其名雖塗飾於目前究畢露於旋踵情現勢屈跬步難行惟有實心者能爲實事進可以光大庭退可以憐幽獨其真氣足以格君親信友朋而一時之升沉顯晦有不能定其生平者吾於太母之教子而不覺重有感也吾友元著爲名侍御太母之令嗣也歲在丁酉同舉於鄉已亥成進士同讀中祕書後吾友轉侍御正色立朝吾碌碌郎署十年不謂吾友不以爲不肖卽太母亦視如已子飲之食之恩勤有加庚戌之秋出視黔陽學政路過平干登堂拜母怡然久之蓋彼時先奉政春秋旣高慈憐止育不肖一人門閭之情較他人爲倍甚而侍御公方效萊舞於膝下同爲人子一依一違太母亦代爲傷心歲未及半先奉政果見背奔喪回里仍過平干再登堂拜母而余母雖稱未亡人家居尚無恙吾友先丁太翁憂讀禮尚未終兩嚴君捐館兩慈母在堂兩子相見且悲且憶恍如隔世甲寅之春吾友以直諫獲嚴譴奉母回籍余仗策從軍又過平干復登堂拜母而余母猶幸無恙然較之太母年漸高氣漸衰迫於功令不得已遠離膝下窺太母意亦甚不忍余有此行然事已莫挽無可奈何抵任甫數月

日知堂文集卷六

三

力請終養已繕疏具題又以舊件畱滯部署此後十有餘年不及再登母堂其得見太母卽止於此日而事余母亦止於此年矣嗚呼痛哉余求友於天下豈止歲行之兩周而侍御之與不肖則數十年如一日風雨晦明交相磨切自謂誼比古人獨其事生則承意養志必誠必敬送死則盡情盡禮不肖當高堂垂白而馳驅四方嚴慈永歸則遠在天末旣畱恨於吾親實有愧於吾友乃尸位素餐碌碌風塵猶且二十餘年若吾友直聲旣動當寧心迹久信朋輩推轂有人安車就道將在大事克勤之後朝廷有臣太母有子真可含笑於九京矣至於孝姑佐夫成家睦族諸內政其得於耳目與聞之吾友者每用以教吾家而閭閻可師宛然如昨猶子之思其曷能已嗚呼哀哉尚饗

日知堂文集卷六

四

祭先姊文

嗚呼吾姊而竟逝耶吾父生吾兄弟六人姊妹四人余於兄弟居長而姊氏於姊妹爲最後兄弟俱無恙長姊于歸不數年卽早夭余不及見所存者惟姊氏三人余生也晚父母愛之甚姊氏亦愛之甚姊長余二十餘歲有一甥與余同年齒姊氏三人俱早寡公姑又俱早喪父母憐之每食養於吾家而四姊尤孤苦在吾家之時爲更多吳甥旣與余同年齒又同筆研蓋未嘗一日離也嗚呼痛哉二姊已先逝韓甥亦先歿余宦遊在外俱不及面訣今四姊於去臘念四日又一病不起余在星沙遲至今歲四

由知堂文集卷六

五

月初六日始聞訃適遇調補江蘇之命僕僕道路及到新任時已仲冬然後親製祭文遣役跪讀柩前以伸余哀嗚呼痛哉生不能一言永訣死不能撫棺長號又不敢繞道以弔孤兒李英公貴爲僕射爲姊煮粥火焚其鬚至今傳爲美談余雖欲爲姊煮粥可復得乎徒有鬚眉實愧古人多矣昨過里門幸得見三姊與周甥甥雖多病而姊尚強飯無恙觀生念死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嗚呼痛哉姊氏享年七十有四已踰古稀余又何悲悲姊氏年未三十而寡一子一女俱各成家皆姊氏辛苦經營而女忽中道病廢先姊氏一月而歿哭之過痛致傷其生苦節數十年而末

路所遭更不幸爲深可悲耳嗚呼哀哉尚饗

日知堂文集卷六

五

履歷

直隸真定府聚強縣人由己亥科進士於順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選授翰林院庶吉士於本年十月十三日到任順治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散館隨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補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於本年十月初六日到任康熙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陞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於本年閏四月初六日到任康熙七年三月十二日陞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十三日到任康熙九年閏二月初四日陞貴州提學道按察司僉事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康熙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在任聞訃丁父憂六月初六日回

日知堂文集卷六

七

籍守制康熙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服滿具文起復康熙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接到部給執照赴四川督撫處候用於十四年二月內奉部議改於陝西補用九月初五日親投執照於陝西總督部院於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補神木道十八日領劄付又蒙總督部院示諭據呈該道以副使職銜入疏題於本月二十八日由西安府赴任於四月二十六日到神木任事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准布政司照會部議仍以僉事補授陝西按察使司分巡榆林東路道將到任日期另擬送司遂擬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隨經布政司移回另擬奉文之後到任又擬於本年七月

二十一日到任十六年六月十五日賁 表事竣回神

木任爲遵 旨具題事撤回工部復差兩審於七月初

五日交代十九日起程赴京十月十八日到部十一月十

四日聞訃丁母憂奉 旨工完方令回籍十七年正月

十五日到兩審任四月二十三日報完五月十四日

命下十五日起行二十日回籍康熙十九年二月十四日

服滿本日具呈本縣起復到部於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簽補河南管河道總河另 題陞祖文明部議扣除另補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簽補浙江分巡台州巡海道二

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到任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陞陝

日知堂文集卷六

八

西分守涼莊道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臨鞏布政司到任初九日涼州到任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陞授湖廣湖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任二十七年二月內陞授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本年五月初五日到任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陞補偏沅巡撫本年九月初三日到任康熙二十九年六

月內調補江寧巡撫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

先大人生於明崇禎己卯年五月初一日未時康熙

壬申年五月初四日辰時卒于江寧撫署享年五十

四歲男知龍等敬識

先大人見背時知芳年十九前此隨任吳楚受業蒙

師 大人政事文章不知畱意其散失遺忘多矣猶

記自安徽藩司陞任偏沅巡撫乘舟西上知芳及仲

兄隨 大人舟中有客言及陞任事 大人曰此滿

洲將軍某公所特薦也歲戊辰湖北兵變

上命將軍某自江寧統兵往討 大人以迎候失將軍意

及晉謁公所將軍與署總督事總漕王公南而坐

大人西而坐臬司及道府等官各以次東西坐將軍

曰奉

命統兵江上如何不備渡船 大人曰此驛傳道之責非

日知堂文集 記後

本司事也將軍曰爾藩司耳見將軍如何不席地坐

大人遂歷引 本朝儀注答之曰禮當椅坐也將

軍語塞不勝忿總漕王公素知 大人氣剛不可勢

屈遂起司道等皆起和言勸解各散去 大人思將

軍怒不解必將以軍機中傷乘夜查舊例將應支餉

銀逐項清封訖方就枕老吏皆謂彼應文提何須預

備 大人叱之曰用兵之際可以常例拘乎果未質

明遽以令箭提餉立刻應之將軍大駭及散餉滿兵

歡呼鼓舞曰自藩司到任銀米以時毫不虧欠也將

軍語所親曰滿兵亦歸心藩司乎然意終不釋統兵

去途中經過府縣有伊親暱卽詢索 大人過失不

可得且同聲稱頌如一口乃大悔曰吾幾失人果爾

吾歸向

皇上力薦之次年己巳

皇上南巡面詢督撫

御書獎諭未幾遂有巡撫偏沅之

命此知芳與仲兄在舟中所共聞也及調補江蘇郭華野

先生以言事得罪發江蘇巡撫撫質審前任吳江縣事

一日午飯後 大人召知芳至室中曰郭某 朝廷

直臣也今得罪伊前任事需銀二千餘兩乃可結伊

日知堂文集 記後

力不能吾欲代彼完納種子以爲何嫌知芳遂力言

其可 大人笑而領之 大人素慎密遊宦數十年

政事概不謀及妻子以此下詢蓋欲觀知芳志趣耳

今年冬編輯 大人遺文追想昔年恍如隔世知芳

既不肯不克副 大人期望卽嘉言懿行亦不能記

錄無遺偶憶二事用識簡末以示子孫吾子孫其世

世守此志也戊戌季冬男知芳敬識

日知堂文集六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鄭端撰端有政學錄已著錄是集凡奏疏二卷
文告一卷記序書啟傳誌三卷其奏章公牘大抵
曲暢事理而不以雕鏤字句爲工第三卷中狀式
七頁乃呂坤實政錄中之全文端爲江蘇巡撫時
刊板以示所屬載其事於誌狀則以前人之作
刻於文集之中則非體例矣

世德堂集四卷

〔清〕王鉞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世德堂集

四卷》提要

世德堂文集序

今日操觚家能為詩古文詞者亦夥矣。然其脩辭立誠，浸文見道，實有當于古立言者之義，則百不得一手。該任菴王先生世德堂集為之容，欽心折也。先生東武著碩超家，名進士，分符西寧，治行著，東粵別秩滿內，繼顧乃著。現野異引，世家居二十餘年。未讀書，味過力脩，敦睦長者之行，是其品地已邈然，迨配古人，控于載以上矣。以爵然不滓之德，履金咀英華，作為文章，其氣溢溢性靈，昭運世俗，所為章率酬應，陸朱傳白，說隨視衆之作，無有也。大桓先生之學以孝友為本，根先生之文以清真為標，的集中以世德錄前後序族譜序，晚

原缺

世德堂文集目次

卷之一

獅子賦

南苑賦

西山賦

經筵賦

瑞雪賦先一日宣岳州捷

增修邑志叙

名臣奏議序

族譜叙

世德錄自序

王氏族譜序

馬氏族譜序

蘭譜叙

卧象山集序

晚寤齋詩集叙

清響集叙

破夢齋詩序

夜雨詩小叙

沈子丹山制菰序

代序寶石卿小令

日餘草叙

丘子泮游叙

代壽邑侯卞父母序

代壽邑侯周君序

代壽張太翁序

卷之二

丘洪區先生集叙

自怡草叙

代壽青郡觀察張公叙

李太尊榮壽序

壽遊府杜公叙

改修文昌橋記

書畱餘堂記後

陳襄伯秀才新堂落成

與孫侍御劉刑曹書

與李渭清太史書

與學臺公祖書

六經論

鼃錯論

秦世系論

西漢世系論

其一 其二

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二氏說

泰伯至德說

擬湖南宣捷露布

擬上命儒臣纂修一統皇輿圖冊書成進

御刊

行羣臣謝表

擬上以國典所在遣官致祭長白山告虔禮成羣

臣謝表

擬策問五道

封君趾仁孫公墓誌銘

代祭洪區丘公文

先慈太淑人行述

先兄方伯公狀畧

亡姪七郎並其妻節烈事狀

破夢齋詩跋

書仲長小隱額後

世德堂詩集目次

卷之三

白怡草

八月二日集夢起齋頭看簾外菊

觀殿公圃

哭雒錫文進士時公夫人張氏以節殉

辭舊宅

移居新宅

美人臨鏡四首

夏景冲澹偶作用唐皮襲美韻二首

夏晝偶作亦用皮襲美韻

世德堂詩集

題馬吉人新構茅齋二首

送馮奠公使車北發

已亥元旦懷家兄官鹵粵二首

老樹登

涿鹿道上

龍標扯公舍過楚村山堂作此寄問

甲辰初夏過白門借居陳卜五將軍新樓時主人歸

黃陂

砥江劉老師訪家兄白下時子亦在署中俚言贈別

白門署中送廷玉母舅北歸

盆蘭

瞻園卽事二首

題蘭雪圖

贈閩中朱山人善醫兼詩二首

聞逆旅兒啼有感

夜行

雪

京邸有懷家兄癡卧白門

除夜

秋柳和阮亭韻四首

客居天寧寺四首

丙午仲夏同方子九臯話亂前舊事不勝汾水秋雁

之悲於其行也詩以贈之

贈地師高薇玉喬梓

次贈劉子羽見寄

詠蝶有所刺二首

人日前一夕雪

世德堂詩集

遣愁

次韻劉子羽除夕遊琅邪之作

聞劉子羽除夕遊琅邪宿山寺間寄贈

聞鴈二首

送洪區丘老丈教諭長清二首

漫成

夜坐二首

劉木齋宦遊歸見過

登北極臺感懷四首

孫卧雲見過送別旋里

歸途二首

送峽江丞之任

夜雨詩

一東原三十首
存十五首

四支

六魚

八齊

十灰

十一真

十二文

十四寒

十五刪

一先

五歌

八庚

十蒸

十四鹽

十五咸

憶雲詩

一東

原三十首
存十四首

三江

世德堂詩集

九佳

主

七虞

九佳

十二文

十四寒

一先

三肴

六麻

七陽

八庚

九青

十三覃

十五咸

雜詠

燕剪

原二十首
存十六首

鶯簧

蜂衙

蟻陣

鴉點

鴈字

葵錦

蒲劍

蓮房

魚梭

蛙鼓

雲嵐

海市

虹橋

香篆

燭花

粵遊日記

舟發淮陰

舟中寫懷

高郵道上

鷗鳥

牛渚采石

天門博望

荻港

銅陵

世德堂詩集

梅堦

四

陵陽

發樅陽港

社日

大孤石

江村

過彭澤

馬當山

登望湖亭

涉皞湖

陰

寒食

夜泊

發峽江

近大庾嶺

經十八灘

過梅關

聞啼鴉

過峽山望飛來寺

過彈子磯

縣任後作

星餘草

舟行

讀杜工部集

文昌蘿月

華表江聲

玉枕松風

龍井疎鐘

寧署雜興十六首

詠葵扇

題山家

流螢

遊龍華寺

羅定道中

贈內

賦得花影

辦事秋闈觀諸生赴試感賦

世德堂詩集

五

聽劉肇元琴賦贈

遊星巖同秦君左星李君善有蘇君我月二首

信宜道上

有懷

旅興

自慰

望雲

卽事

題山家

自歎

早行

有感

感興

向來

偶成

嶺南秋色

寄劉木齋刑曹

無題一首並寄劉木齋

無題二首贈程蒼孚同年

關中上主考

入關值雨次段黼平韻

龍池秋月

丹鼎朝霞

雲窩落梵

松閣飛濤

虹橋烟鎖

錦石波清

辛亥元日

寄孫卧雲劉木齋兩公

寒食

卽事

雨

贈別何行之

夜泊

九日作

題暑二首

賦得燕姬墮馬八首

世德堂詩集

十月菊二首

聞提壺

憶雪霜

達摩

夷齊

豫讓

毛遂

甘羅

馬援

綠珠

李三郎

馮道

王介甫

鹵子三首

卷之四

自怡稿續集

高涼道二首

憂來

倚樓	巡城
春歸	眺遠
九日阻雨	撥悶
秋日思歸	辭署
述懷	穀雨日旅中試筆
答客	有感
贈別黃生士龍	過韶石
頓南道上	鄉思
漳江阻風	
咏古跡	
世德堂詩集 目錄	七
蒼頡臺	湘川
瑤池	褒城
姑蘇臺	五湖
細腰宮	荊山
馬陵	豫讓橋
易水	沙丘
烏江	玉門關
谷口	銅雀臺
臺城	金谷園
武陵溪	彭澤

秋齋述懷四首	齋居漫興六首
中秋看月二首	夜景
排悶	遣興
咏秋	偶作
歸來	遣悶
飲韓王灞上望馬耳積雪	
集李雷田齋中賦得吾亦愛吾廬	
維西小集望廬山懷古二首	
初冬鍊溝園夜聚談詩和韻	
初冬集鍊溝園縱談	清明日飲韓王灞上
世德堂詩集 目錄	八
韓王灞上咏	又絕句二首
韓王灞上咏四首	長至前望廬山懷古
放歌行贈劉二丈子羽	春潮琅邪觀海市
李渭清應文學舉得雋小詩奉賀兼申別意並索和	
章二首	
答李渭清太史見寄四律卽步元韻	
燕遊草	
贈徵君稽叔子四首	
過宿劉木齋齋頭留題四首	
過宿侍御孫卧雲齋留題四首	

過佛慶庵題贈驚龍上人五首

度歲雜感詞十首

題承光堂冊頁後

有序

李義歌

和李雷田過訪留別之作

遺興

歲晚卽事賦贈李雷田

讀李雷田新詩有懷吟寄

過孫卧齋頭看紅梅二首

前所咏紅梅數日再過齋頭已零落矣唯殘紅數點

在耳率爾成咏情見乎詞

喜看白梅新放再咏

天寧寺述懷八首

贈劉木齋學憲

戊午除日

世德堂詩集目錄

九

除夕

己未元日

萬柳堂詩八首

寄李雷田

題張君祖孫合祀錄

紀事

有序

天寶宮詞十首用顧仲瑛原韻

贈別嵇徵君淑子

從客問相

長安雪

咏紅梅

天寧寺度歲詞四首

偶見少司馬祚庭孫公贈人扇頭詩小楷端好婉約

精麗云家姬代作也事與韋郇公相近聊口占及

之

擬應制

元旦早朝

冬狩

咏雪

二十韻

五臺山新貢天花

聖恩手勅分賜日講各官恭述

紀重一章

擬瀛臺較射

擬駕幸南海子

御舟待月

擬春雨

擬御掠鷹臺大獵還宮

擬玉燂觀荷

擬上御太極殿引見薦舉諸員

皇極殿賜宴

世德堂詩集目錄

十

擬上御經筵賜宴日講各官

擬上親試各國獻馬遂幸南海子羣臣扈從

擬駕幸京南大鵬御舟入湖觀漁畢入觀慈寧

宮

閤試畢賜宴文武三品以上官

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

西田耕藉

上元夜侍宴

清明

伏日賜米

和徐若木苦雨詩四首

苦雨詩次韻

秋夜苦雨詩四首和韻

丘龍標五十三歲生子詩以賀之

和丘學山秋懷詩 再和秋懷詩四首

遣懷詩三首

再作遣懷詩三首仍用前韻

節勞 寡思

答子羽劉二兄見懷 秋行長安道上

詩成間一日追憶徘徊欲改定置稿成兩存之

旅况 丙寅元旦三首

壽邑侯卞父母

世德堂詩集 自序

思兒掄元中州賦此相示二首

偶與家子言譚世外事其旨痛切頗有半生虛度之

悔書以志過

用韻和劉木齋守歲詩劉初六句余六句又五矣

丙寅度歲 丙寅入日

夢 幻

泡 影

羊城候發 寓意二首

喜內子相見 夜雨

九日絕句詩四首用趙仲符韻

長安道上口號四首 聞蛙

題澹歸和尚詩卷

過草橋店憶得雋之歲於此店聞提音

戲學何彥明八新體

新煙 新水

新燕 新草

新鶯 新柳

新蝶 新月

詩餘附 浣溪紗

望江南 浣溪紗

世德堂詩集 自序

寧陽四景 客情

南柯子 水龍吟

旅懷 鹵水署中

漁家傲 如夢令

有懷 歲暮

荷葉杯 浣溪紗

歸思 浣溪紗

浣溪紗 初春

元旦 黃金縷

憶王孫 黃金縷

春初

春思

風流子

懷人

反王元美小諾臯

聲聲漫

六州歌頭

居粵咏愁之作

自遣

浪淘沙

風流子

天寧寺懷古

入宮詞爲李雷田作

賀新郎

賀李雷田新入翰林

世德堂詩集

自序

卷一

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懷

禮

古琅邪王

錢任庵氏著男沛

思

懣

校孫

閣

相

獅子賦

於維 皇清聖哲代生 祖功既懋 宗德莫京伊 世

廟之混一軼三五而上升至於 帝皇遂濟美而烝烝文

教優洽武義肅寧訪國美於故牒攷方載乎前踪昔有虞

陟位白環斯應后姬膺錄旅葵待命漢道昌而白麟呈祥

世德堂文集

卷之一

魏德茂而後覩入貢伊奇物之不偶自前代而間出並榮

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表揚國威扶護休靈精曜

既叶神祇咸從暨 休德之初基罄九有而來享或企踵

以望澤亦梯航而販往惟日入之與區伊遼海之西疆職

大泰之別種隔金匱之混漾東風入律海波不動望氣占

風知有仁聖乃檢國版嶮岩是搜爰有獅子奇形莫譬用

輪哉而入貢亦肆險以濟舟爾其爲選也駭浪暴灑驚波

飛薄覆嶺連山乍離乍合地軸騰迴天輪觸搏妖露決帆

戕風起惡當有海童邀路馬銜來臨天吳鬚鬢罔象氛被

羣妖遘迂眇眇紛紜獅子神威與之等倫其或譎變惚惚

縱施凌波法汨汨飛滂相磨則有陽侯現像黃龍負舟
神蛟類嶽海鰲成丘精怪變竄突兀翔游獅子神威與之
比儔若乃十年萍轉寒暑屢更望光投帆廣海是徵天地
於焉融朗三光於焉濶清城郭於焉繁富人民於焉崢嶸
山轉延鷺之嶠江繞射鳥之亭使者原知漢大達人今見
秦城爾乃民無遐邇居靡都鄙長幼駢集士女咸戾黃塵
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容而仰靈長發言而嘆奇逸
於是振躅上林投跡禁苑長麓廣陂離宮別館靈沼神池
往往而見其或睨影長吼弭姿拘牽疑殊方之氣候驚異
域之山川乃與九真之麟分軌同埏黃支之犀並埒接駟
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壯靈囿之巨觀鎮天闕之連翩爾其爲物也得金剛之精
爲毛羣之異兩顧協月雙瞳夾日振威以神伏猛以炁朱
頂火然蒼毛雲起駭虎驚熊往往而似妍變之態既畢靈
怪之氣方屬卽若雲霓之卷舒望若奎章之遐布郁人仰
而朋悅皇心作而怡娛乃有鴻儒碩生或進而稱曰蓋
聞麟之爲瑞也以文獅之爲祥也以武氣以類應靡今靡
古應以文者修其德應以武者整其旅二氣交應教寧可
卜今聖上昧且匪懈夕惕若遺不教而行不怒而威用
有征無戰之師沛止戈爲武之義固虞帝之用心而干羽
之郭治也若乃不腆小醜敢逆顏行王赫斯怒載用武

功屬當底定之日致茲天瑞之膺人謀鬼謀實惟協從宜
其有嘉折首而肆靖來同也敢作頌曰惟德動天天眷爾
今於時靈奇充貢儀今天矯曼絕厥惟獅今神威照灼祖
雲螭今摧堅伏猛無不蕤今載輯載蒙永念茲今

南苑賦

佇中區以延覽思圓嶠與方壺涉滄海而靡際履玄圃而無途徙望崖而思返望神山之邈如伊天家之傑構擬崑崙之帝居彼南苑之離宮恍貝闕與瓊都寶珠山東盧溝水北星辰當箕尾之分風俗是唐虞之國斜控銀墟近臨銅陌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闕之曲直綠嶂斜臨雕欄間出豐隆曉震次複巷而徬徨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爾其爲狀也左龍角右參旗後營室前太微駢羅列以雜沓紛析梧其委蛇上磊落而晃朗下豐敞以塞奇千櫨萬拱乍合乍離精精粲粲森森纓纓五章六世德堂文集卷之四

采或離或達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融洩間朱黃之赫曦若密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若乃碧流日煖西山雪燦春生城闕氣吹川源岩石信美結構鮮妍玉泉注戶而鳴壑錦壁周庭以造天三光貝樹影入山嵐九節菖蒲香搖砌烟爾其林鍾司律大火昏正丹藤綠篠遙映長空山光黯黯嵐氣澄澄吐青靄於瑤戶栖白雲於珠宮亂山水之清陰參差池榭雜峰崖之異勢縈繞階庭其或暮收戒序少昊司晨天高而林野爲竦候肅而江山映人輕蟬夏旅雁乘雲動宵吟於露渚驚晚吹於風圍蒼黃夕樹烟侵橘柚之趾的歷秋荷月照芙蕖之潏既而肅氣

高陰雲已墨霜寒萬里之原冰納千金之水瞻雲雁之孤飛對庭鵬之雙峙璇墀銀砌玉戶金妃曳紅日而垂練舒丹霞而凝睇至若渭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陳水環其宇巖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歇勾芒不能一其律仰之不極目炫炫而喪精觀之不足心遑遑而失度窮山海之瑰寶極人神之丹雘豈止河庭絳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處妃之路而已哉天子乃於宵旰之暇敬勤之餘命掌舍勅金吾設帝幕具戈受樂抱雲和酒載屠蘇翠靄而停輿輦紫氛而竚輦榆緹綺環山朱栢塞途亦詩亦史以佃以漁其或文懸日月思革風塵實附厥世德堂文集卷之五

之多幸愧屠龍之不真長卿消渴賦上林而恨晚子雲壯夫獻河東而賜金若乃輕車飈厲羽騎雷驚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麟雉兔弓不妄發弩不虛舉實好樂而無荒亦從禽而非娛又何煩諍乘船而叩首駭不存之過慮也哉

西山賦

維皇都之懋建，聿華固於金湯。藉神靈之扶護，相向背乎陰陽。在往古其固然，於今日而益彰。伊西山之拓跡，陰尾宿以發祥。冀神京之右臂，開九關以來王。分恒岳之支派，與醫無間。其相望爾乃，啟金光軋紫宸。欽崧鬱律，崔嵬隱嶙。瞻鵲駟疑鬼，疑神雜虬文之蜿蜒。帶壁組之嶙峋，巖巖千霄。峩峩雲拱天闕，而掩映連紫塞。以續紛故其高，廣則分巒列岫。明媚瓊瑋儼乎若白日之昭回也，其奧秘則邃谷幽林。翳蔽摧頽，曖乎若新月之胚胎也。既櫛比以輪囷，又巖巖以豐敞。變化霏霏，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蠅，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神龍而幻屈伸，迫而察之若仰鵬翼。而載垂雲嗟幽杳，以窈窕紛迤邐。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地名龍口峯號鳳鳴。雙泉五萃之岫，夔仰金香之坪。夢感泉生似界道，飛流之瀑布寶珠雲湧。類建標霞起之赤城，遲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其或魔崖之秘戒壇。之陰飭吐飛瀨，上挺修林來青軒。蟲芙蓉殿臨立，泉落落密景沉。沉則有黃石河上味道尋真，榮期綺季止焉。恬心至夫東西轆轤南北，迷離桂棟。今蘭椿繡栢，今雲楷金柱銀楹。出長廊而夜宿珠簾，瑤匣上高閣而中疲窮。山海之瓊寶盡人神之壯偉，若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清和周覽八閭。寶幢珠璣，商

出浮圖梵音法鼓，來自天衢。鳳鸞鳴集，鸞鶴前驅。信養神之福地，而遊豫之奧區也。我皇於是修故實，遺祠官祀。望洪釐精誠，昭宣笙鏞格爾。盼靈明禋，揚柴蒿光風。微扇檢牒中，頂曉露未乾。既而月臨禋道，霧散仙壇。赤霄可通，三呼從天。白雲在下，五色踰躑。樂成而萬谷皆春，慶翔而異音同歎。乃作頌曰：西山之址，近紫微兮。西山之靈，肇帝畿兮。既清且淑，發光輝兮。以冀以歷，益皇禧兮。萬福來同，永念茲兮。

經筵賦

粵若古帝聖哲之興雖曰天授亦由人功帝軒陟位問道
空同后唐膺籙從學廣成重華以好問取善文命以懸輅
擴聽宣聰之主幣聘莘耕執競之后北面明庭斯並聖不
自聖恭而又恭故能近軼世辟追邁前踪攷方載于往牒
信遜敏之有徵迄我 帝皇鍾下武膺上仁體至德字蒼
黔神靈天縱超古軼今陽和宏扇乾象惟欽是以六合充
吉九有康醇然且佇中區以延攬頤情志於典墳心稟稟
以懷霜志眇眇而凌雲謂二帝恭已三代賓臣涓塵補助
海岳崇深於是志存攻玉念切礪金哀多益寡舍已從人

世德堂文集

卷之一

人

游文章之林府肅講筵之彬彬爾乃咨桂宮命蘭省先期
戒事羣官胥警雙旌瞻雲八磚窺景樂命虞懸香分禹鼎
龍輅儲駕虎戟交挺墀聲噓噓影炯炯森奉璋以堦列
望 皇軒而肅屏若衆星之拱北辰萬壑之朝滄溟也
天子於是盛服晨興御玉輦登華蓋鳴和鸞佩祐禱鹵簿
齊列綵紛繁會相者從容區羣別輩濟濟洋洋習習濺濺
戾止乎經帷之堂講殿之會爾乃虛已勤求耽思旁訊情
馳八極心游萬仞衆理瞳矐而彌紹羣言晰瀝而互進采
百代之精微漱六藝之芳潤觀古今之須臾集聖神於方
寸然後緣詞攷理按部選義懷情者畢達微長者咸致書

矣疇範以往易探天人之際雅頌本隱以之顯禮樂由難
而得易謂春秋爲治世之書卽褒貶示危微之秘周禮儀
禮元公已試之蹟爾雅孝經學問精粗之寄唯四子之微
文懸日月而無異卽二傳之純駁亦淺深而並洎經學旣
晰史義爰訂涑水之書純乎史考亭之義兼乎經借書法
之無隱爲傳信之有徵援初命之托始惜名器乎繁縷誠
治法之金鑑亦心學之準繩他若漢代四史博而不精晉
後六朝駁而未宏伊南北之互異欲考信而何憑卽新舊
之唐書亦瑕疵乎互爭五代首逸乎大節遼金煩蕪而不
勝暨宋元之靡曼並克棟而可憎集攷辨之所至用仰贊

世德堂文集

卷之二

九

乎聖功鑑于古者見其情鑑于水者見其形卽治亂之井
井爲法戒之蒸蒸衆情既畢 聖慮方深伊取材之可登
如大爐之鎔金課萬有以歸無斥衆僞而葆真涵羣言之
淆亂用折衷乎寸心驗之事而可守求諸躬而可循雖紛
紜乎殊途終歸極於一人徒觀其禮畢饗讌進昨納鴈
皇恩下降休氣上翔威儀翌翌進止有章六樂迭奏磬管
鏗鏘雖禮教之弘敷會無與乎嘉祥若乃勤屢省懋乾乾
憲往古而齊軼戒無逸以釋愆招隱逸乎側陋求敢諫之
直言名流唐以涼虞治咸五而登三則圖何以不生丘園
書何以不出河源醴何以不湧池圖芝何以不生丘園

瑞雪賦先一日宣岳州捷

歲德已未律中夾鍾凝寒已去而萬彙維新淑氣方回而
三農待命當茲發生之候宜有膏澤之應爾乃三冬未白
借陽偶亢渴麥思哺颺塵如漲穡人徘徊於隴首田峻栖
遲乎河上既而湖南凱奏岳州捷宣人心胥豫天意同歡
抑鬱之氣既釋氤氲之象斯傳和氣已應墨雲漸繁天濤
澹而若寤風習習以澶潒始淅瀝而珠騰繼飛颺以絮翻
微霰先零密雪旋翻鯨鯢與肥鱣並消農祥共海晏同占
爾其爲狀也迷曙色榮朝烟凌冰渡助濟川泓坳連接驤
駟遙連隙罅盡掩高低並填枯泉蒸潤瘁石新鮮鶴婦王
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卷之一

十

立錫人瑤沾若夫什者起勾者育幽滯者舒萌芽者沃呻
吟者協氣交孚華露者涼吹引轂騎與休哉雪之爲義也
輔時均養厚生利俗疇昔有暴庭之譏此日食感召之福
爾乃開南軒厥西苑影入池臺光生帳殿黃竹無歌來思
永歎念東郭有曳履之貧士獨寐寤歌西山有煮石之高
人正襟危冠嗟滄蘭兮無搽繫白駒兮不見其或逖目九
野俯看三市亮稼穡之艱難觀農人之耘耔畚無半菽漫
云素雪之可餐身無寸縷奈此寒風之聞苗慨捐賑而如
谷引怒饑之由已若乃戰士云勞征人荼苦雖鵝聲嘹亂
已成破蔡之功而牛目空迷未馳賜貂之使用輶轉於余

懷豈梁園之遊佚大矣哉 帝德同天無遠不協有幽之
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氣通而動植暢春滿而鳥壤悅
后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
之詠者也爰作歌曰同雲霏霏兮颺遠皋寒溪無聲兮容
縕袍欲往從之兮正蘭橈余心怵怵兮賦弓招又續而爲
歌曰陟高岡兮望遠瀛瀛奕奕兮凝曜奇遐阡通陌兮
煌無遺宿麥連雲兮會有期又從而爲之亂亂曰廟堂石
畫今虞指如股驕籬孤恩兮狡焉負嵎 皇威奮發兮爰
破斧已扼其吭兮述何所試看天意兮方祐篤膏雪應時
今當且普軍民同歡今日中再觀

世德堂文集

卷之一

上

增修邑志叙

自吾家宣尼因魯史春秋作經此外則有晉乘楚檮杌蓋國史所從見端也今乘與檮杌之書行於世者率牘本不足述然亦足以明列國之有史矣此後如吳越春秋越絕等書皆自成一家與正史相表裏再則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等編并卓卓分班馬一席采風紀事可信可徵與夫十洲洞冥拾遺搜神等誕說異矣比而例之郡則有史邑則有乘各著方物上貢天家其皇輿考一統志之分屬乎後世勤政之主若唐宣命學士常與纂州郡風俗物產勒爲一書上之密勿每臨軒除授輒用處分一時有明見萬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里之頃今國家運著休明化隆於變乃者聖天子宵旰之餘采納輔臣讜論傳求海內郡邑等志藏之黃閣以備省覽聖意淵微萬萬非唐宗所敢望而不辭土壤不擇細流儻亦海嶽所由不測也未吏鉞於已酉孟夏綰墨綬來宰寧邑到之日則以彈丸荒城在萬山叢菁中鉞唯是飲冰茹蘗之兢兢也不敢以勝氣用不敢以汰色居不敢以淺衷褊心相滅裂不敢以深文峻法相草菅如是者蓋兩經報政矣鉞幸無所驚擾於其民而民亦深信乎鉞之無事也間於簿書之餘取舊志讀之不嫌鄙樸微嫌簡畧心識之而未敢言會捧修志之檄乃集邑父老而謀

之又以開局分曹張皇其事抑而不居惟是一二同志則有若鄉先輩蕭公九臯庠生何子其遇儒士蕭子士裕等米探考緝共成一大約增舊志十之三改舊志十之一至於十卷之中首尾偕言綴以已意抒長吏之一得也篇舊舊日功因前人則猶曩之志也夫書成而畧著其旨則又有可言者述輿地所以重疆域也述建置所以存土功也叙貢賦所以見王朝之嘉惠也叙禮儀所以示整齊之徵禮也稱官師所以見秩秩者有素絲之雅義也稱選舉所以見濟濟者有思皇之明心也引兵防洽行所以爲將來之鑑也實錄也記人物藝文所以示後人仰藉之師資也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也法成具存米鏡不遠豈謂可以偷轄軒太史之采擇亦聊以當里談巷議之勦說云爾是爲叙

名臣奏議序

言而成章謂之文文者聲之華也文而至於奏疏則華也而之於實矣其上則五穀之華次則桃李之華皆能剝榮就實以迎養乎天氣而滋生乎萬民世豈得以華視之而姚之黃魏之紫猶謂詞以其葩其色耀於人曰富莫如我衆莫如我不知夫洛陽名勝之場會常有麋鹿嘶之去耳烏足當達人一眄哉故曰言非能言之爲工不能不言之爲工不能不言者奏疏之謂也奏疏之文古今擅長者不一人若漢之晁賈唐之馬陸其表表者大約寓意實真遺詞費亮愷切而婉約沉酣而篤摯言之上者也嗚呼難矣

世德堂文集

卷之一

古

語曰言非難聽言爲難余曰聽言之難難矣言而使人可聽言而使人不能不聽此爲尤難孔子曰諫有五吾其從諷諷也者愷切而婉約沉酣而篤摯之謂也豈與夫滑稽之徒仰天而夜飲罷臨軒而陛楯更者同日語哉至若攀欄折檻解衣就鼎之輩尤盛世所不樂見學士大夫所不樂稱者必也言不妄發旨不虛立期於濟時艱當世務是奏疏者所由適於敷庸之路也非若尋常文子彫鏤纂組爲悅人耳目觀也其工此者則必爲一代名儒則必爲一代偉人我 聖朝最重言路而諫官一途必簡其員且又懲昭代議論繁謬之弊令每奏止陳一事彈核不尚風聞

文而近質華而近實彬彬乎唐帝之賡歌夏庭之昌拜也一時應運而起者名臣輩出名章迭奏真有紙不勝書冊不勝紀者向以朝政清簡張弛有體一切治近明作者槩以無庸謝遣一時有心之士聞有彙成無庸一集懸之國門者近竟陵 趙公公瑤乃更遠搜近括纂成名臣奏議一書其所紀名臣輩在趙公已自有說余不具論獨是趙公公瑤以武科名進士來莅僻衛日誦錢穀簿書爲菟菟而公冗之暇留心時事不忘康濟如此此豈尋常錢穀簿書可了趙公一生者憶公家後將軍所圖上金城方畧漢庭諸臣初是者什一後是者什八蓋奏議之落落難合而

世德堂文集

卷之一

主

卒無不合也如是公以壯年營世務籌策海內方多故必有起而庸公者公家後將軍之文章事業將於公乎見之其以此奏議集爲豹文之一斑也可余樂得而書其後以爲他日勲名左券

族譜叙

家之有譜也以國史爲創國有史所以彰往也而其義存乎勸今家有譜所以述先也而其義存乎睦後夫苟祖宗之世德長存子姓之睦姻不替則譜不作可也然而君子有憂焉憂夫風教之凌遲也骨肉而相競同氣而不相恤其極也愈遠而愈疎愈疎而愈乖同根共出之人而道路人焉而秦越人焉而仇讐人焉賢賤也而相凌貧富也而相形強弱也而相爭嗚呼夫苟蕩水而得其源循途而知其脉則夫仇讐者秦越者道路者其初則固同氣也骨肉也一本也古之君子於是淑爲譜以叙之使夫開卷而得其所從來則雖服盡而澤未艾故凌競之思不作而親愛之念油然而生嗚呼此夫古人所以作譜之志也小子猷生於大河以北其土流亡而多亂其民轉徙而不常其俗淳樸而不修文事蓋求所謂族譜者缺焉無有嘗與世父冬曹公言而病之擬創爲一譜以傳後而族之人率起身田野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名者問以行第則茫然疏其事實則闇筆如是者蓋蒐羅數年而不能成書若夫謬制名字以欺人苟援賢顯以增重予小子又耻爲之今年春予讀禮之餘乃始踵成前志詢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上斷自始遷之祖下暨兄弟行而止作爲一譜以垂

世德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後人其間年壽卒葬之詳不可知者不敢妄書以自附於史氏闕文之義書成而述其旨以告族之人曰若知夫族之所以爲族與譜之所以爲譜乎予聞之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也族者聚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會聚之義也若生不相親愛死不相哀痛則無爲貴譜卽無爲貴族矣繼自今請與譜之人期有子而不養其親弟而不遜其兄者乎長老而不恤其孤穉弱而不恭其長者乎族之所不收卽譜之所不載也然則喜也而相慶憂也而相弔役也而相助力也而相借患難也而相扶持疾痛也而相醫藥以至婚嫁死喪也而相恤相塋凡此皆族之人所有事卽皆譜之意所期於族之人所有事也然則族之人而賢賤貧富強弱之不同也披圖而示之賢與賤不同而同爲吾祖之所自出貧與富不同而同爲吾祖之所自出強與弱不同而同爲吾祖之所自出則夫侵暴陵轢之習可以不生凡此皆族之人所有事卽皆譜之意所期於族之人所有事也而謂譜可不作耶而謂族之人可不明於譜所由作耶

世德堂文集

卷之一

七

世德錄自序

世德錄者哀吾王氏三世以來得雋之作而錄之也吾王氏自曾王父東淮公始以治易入太學是爲讀書之始世父東曹公始以山東第二人冠一經是爲乙科之始大兄方伯公始以二甲進士捷南宮是爲甲科之始是後乃有鉞及鉞之子沛思錄之子沛憬踵武而起無廢先業然推原所自來蓋自吾始遷之七世祖始以孝弟力田聞於鄉再傳而爲盛寰公再傳而爲高祖愛軒公世篤忠厚好善無忤當時號爲老實王家東巷之有老實玉其來舊矣夫物莫不始于微而成於巨始於樸而成於華念吾王氏白世德堂文集卷之十

始遷以來產不過中人而今近千陌矣學不過句讀而今競榮悅矣夫物而至於大大而至於可觀將無何而爲致歸則盡之賁無何而爲窮上反下之剥矣此獨非學易君子所日夕乾乾者而況乎今之子若孫繩繩而起者青燈黃卷派不乏人亦曾念守一先生之言而接跡明庭固原本於孝弟力田而世篤忠厚者乎則吾所以哀三世得雋之文而推原世德蓋有由也而或者曰一堂而榜發者五人三世而壽梨棗二十四畧亦可謂一時之盛也將由此而進之爲太倉爲孟津爲吾里之桓臺嘻盛矣余曰固也吾王氏其後哀者也假浸而子若孫世守忠厚無改於向

所謂老實王家也則夫樸者可以力田秀者可以讀書吾王氏之日引而日伸固未可量也彼江左家世所謂歷晉迄唐冠蓋相望者七朝有文集及得傳者九世夫獨非吾王氏故事乎而不然者烏衣燕子有飛入尋常百姓家耳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久有此科第乎然則斯集也用以寄王氏家傳訓勵可也夫豈以是而爲誇多眩靡也哉

王氏族譜序

古今言譜牒者率稱族望而王氏爲最盛言族則有若姬姓之王嬀姓之王子姓之王琅邪太原周靈王太子後北海陳留爲齊王田和後天水九姓爲王子比干後高平京兆爲信陵君後蓋族莫京焉言望則王氏二十一望其他或二望或一望或十一望或五望或四望最大者爲二十五望卒無以大過王氏又王於義大也君也天地人一貫三爲王嗚呼盛矣雖然人亦有言司馬聳聞大遼小范驚動西夏則知姓氏以人而榮子原有玷郇公京下借名端明則知姓氏以人而辱或榮或辱皆由乎人彼區區族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姓地望亦何足云君子貴自樹耳况先王以惇族睦宗聯天下之情而使之相親相恤者至無已也及夫法弛而後情囂情囂而後族散聚則成親睦散則成寇仇吾是以知維世長民之法莫善於惇族睦宗惇族睦宗之法莫善於省徃牒戒來者使無至相凌相棄自同路人也渠丘王氏自前朝居渠丘稱望族焉世代綿渺譜牒失修吾不知其出於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叩城之王耶但據近譜稱其前朝來登科甲者四選明經者三入國學者二旌表孝行及節婦者各一文章節槩卓然可書如此固一門第也而作譜者猶以入本朝來發跡寥寥恐夫亢宗保宗之無

其人而以尊祖敬宗爲合族願思深哉作譜者之雅意也抑有進焉王百谷有言自義農以來其見之譜牒者不必皆金紫也其生而駟馬高蓋者名與白骨俱黃土矣求一書汗青而不可得此何以故哉君子不當陽然有深思乎蓋君子之不可無自樹也由來誌之矣

馬氏族譜序

蓋聞人而賢者多達思賢而材者多寄託其達思也或稱
天以明入其寄託也或言先以槩後歷稽前古往往而是
天者人之始也先者人之本也舉始者所以考乎其終也
稱先者所以悉乎其後也中庸言道之書也其言達孝也
推之郊社推之禘嘗而曰治國其如視諸斯乎其寄託也
其達思也所謂言道之書也後世岐天與人而二之不知
人之即爲天也分先與後而兩之不知孫之即爲祖也人
不知天是兀兀之草木也孫不識祖是狃狃之禽畜也吾
邑有著姓曰馬氏自得姓以來不乏偉人其字吉人者筆
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墨英靈論議創奇晚造平易栖心淡泊近乃體天理之爛
縵念祖德之宏深作爲家譜直書先業末附自己小傳又
義倜儻不軌不路自名自贊暗與古合無昔人竊訾卓玉
之事而有先賢慕蘭題橋之奇蓋奇作也所可異者未喪
而書狀以孫而述祖則吾有可爲言者天者人之所自造
也凡有益於人則盡性無營於己則至命性命交盡則道
立而天定故言天而始於人則善言天矣若譜所述小傳
是也祖者孫之所克繩也凡有志於孝弟則進德有志於
節義則成名孝弟節義交修行至而吉迪故言孫而即追
祖則善言祖矣若譜所述諸先烈是也嗚呼盡之矣至吉

人之二子克續家學必能大昌厥後使譜牒與志狀光修
而大顯之使後之言天者必於人言祖者必於孫與斯言
若左券云

蘭譜叙

蘭之有譜舊矣或記其所出之地與其種植之宜或別其本之不同與幹與脊與色與香之微異是皆能譜蘭矣而蘭之致未盡即蘭之態不出蘭之神與韻亦隱約而不傳無已而求之畫以爲譜譜似矣而僅譜其叢而生與莖而華筆至而意不至意至而神不至即蘭之致與蘭之態與韻終不傳方子九臯從事筆墨有年矣一旦盡棄其一切而專功於墨蘭計強力不懈凡三十餘年於茲乃始以墨蘭名其家而海內之畫墨蘭家者爲之絕筆余與方子遊稍久凡得方子蘭本爲最多今歲來白門再晤方子髮已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鶴矣而法愈精筆愈健意以神行不可方物蓋老而進於技矣昔王子公緒余妹丈也借余晤方子乞蘭譜一冊爲經營慘澹者甫閱月而成若干葉蓋五華三秀閭山文圃之勝盡萃於是也余得而從旁一寓目見有若歌者見有若仰者若凌風而傲者若印日而媚者若孤莖而秀出者若叢蓐而幻發者若穿石而茁若懸壁而峙若怒而磅礴若喜而喁喁若蒼翠而含烟若幽香而端雨澹者遠濃者秀疎者奇密者化觀止矣庶幾乎蘭之致盡於此蘭之態與蘭之神與韻畢現於此矣假令造物者爲之不見其逸而方子之心與手卒瘁爲之不見其勞矣噫觀止矣公緒

故好奇多致吾知其卧遊於若干幅中不禁其目之貽而心之張矣蓋方子意在於譜之先而王子神遊於譜之後也此兩者可得而合稱也余故不揣爲之叙以塵其譜之顛而誌之如此

卧象山集序

古之人於道德事功之外不得已而有言言之於道德事功其淺焉者也古人之言於謨誥典訓之外不得已而有詩詩之於謨誥典訓又其淺焉者也斯論固當雖然余烏得淺深之今夫造化之於萬彙有太極陰陽以爲其德有風雷雨露以爲其功則亦如是之爲亭毒如是之爲旋運已耳乃元化通復之外無故而爲雲漢之昭回無故而爲海嶽之流峙而且爲景星爲卿雲爲山嵐爲海市種種變現以與萬彙之有微情有深致者相感於冥漠變化之中以爲可已而不已是有不可已而不已者非余所得而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知也是故造化之有雲日則不能不有景慶有山海則不能不有嵐市而人之精秀者乃以其微情深致於彼道德事功謨誥典訓之外溢而爲詞賦鬱而爲歌詩可已而不已蓋感通在形氣之先而煥發在思慮之表固上聖大賢之所不能遺而文人才士之所未能自遣者矣同邑李子雷田其人深而靜雅而宜偉而多振奇之骨默而好深湛之思蓋其神明之所蓄微之在性情調伏之間而顯之在禮樂蒸變之際然而大器晚成齟齬未售乃獨以其詩鳴齊魯間東武人士相率而師事之一旦出其卧象山人集而問序於余余謂雷田之可師者不獨以詩也其純氣深

心世習焉而未察其通才實用身蘊焉而莫試乃獨以其可已不已者溶溶落落鬱鬱噴迸而雜出於古今體製樂府歌行之間當其興屬而起瀕洞合沓勃聿璀璨聚時而皇喬如月時而爛熳成文時而出沒如蒼鶴時而變幻若樓臺是真能以微情深致與造物相感發於無何有之鄉者余固不足以知之余故與雷田同學于祿文余造次輒先售而至於諸有韻之文余殊恨以餘力及之無絕識深功以與雷田爭先後足也今天子好古學崇雅士下詔徵辟而余以浮名應詔濫從雷田後顧惟雷田之所以應主知者有其具矣余則內顧而不能無慚也嘻雷田往矣由此而得君由此而致主以其文章溯其事業以其事業溯其道德內外同源淺深一致固不出斯集而得之也是則余之所以知雷田也夫

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序

晚寤齋詩集叙

聞之詩也者志也志必有所之志之所之而聲成焉發乎情止乎義理斯可謂之詩也矣晉魏以還茲道大壞自有識者論之謂三百以後無詩非無詩也朱紫相奪淄澠並泛原諸情則汎濫而無統要諸理則浮艷而難蹤謂之無詩也亦宜晉處士靖節陶公所作超然獨絕質直真至當可達追風雅矣而一時詩家溺於習俗未知篤好雖以鍾記室詩品亦嫌其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然而後世有識之士讀其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等篇頗謂淵明為知道唐以詩取士蓋三百年來知名士不下百家而論者獨推世德堂文集卷之一美

杜拾遺韓吏部兩公謂其忠愛間發理致深蓋其體則唐也其道則古也由是言之詩之必本於道也審矣宋以道學稱而後世詞人顧不滿於其詩然而讀邵康節擊壤集者未嘗不稱其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至於朱子感興二十首有明正學先生獨推之以為可上續三百亦謂其有功於世教民彝爾有明一代詩人輩出有所謂四才子者有所謂七才子者又有所謂後七才子者其既也一舉而矯之以袁徐再舉而矯之以鍾譚而陳白沙莊定山兩公獨以其道學一派遠追新安卓然有發乎情止乎義理之風蓋所謂亘萬古而不忘心會而得之者豈不存

乎其人哉余持此道以論詩久矣蓋落落乎於世未有合也今年秋從吾邑楊子子寬得其宗伯搢珥甫所謂晚寤齋詩集者而讀之其詞敦篤其情朴茂真而古婉而愜浸浸乎可以尚友靖節比肩康節矣暨讀其嗣君綏綏公跋語於其所謂寫物陶情者則尤諄諄以正心術敦人倫為言蓋其父子間之論述如此此何其與余所持者不謀而合也余獨行涼踞議論踈濶意謂天壤間未必有當者而不謂同方合志近出吾郡益以見吾說之非迂也故於其叙晚寤齋詩集也而論著之

清響集叙

天地之氣清爲美而濁爲疵智愚之所知也鍾於物則孤
潔者得其清叢雜者得其濁鍾於人則岸異者得其清卑
下者得其濁其於文也亦然凡文之矜譽者近清其宜於
人也常少文之庸沓者近濁其宜於人也常多故六經之
文清其理淳百家之文濁其理漓醇者本天漓者本人大
抵然也其文章之見於詩也亦然三百篇清而正軼詩則
駁矣離騷之詞清而介宋玉下則放矣漢魏而降如十九
首清而老三百之遺響也餘則荒矣曹劉之詩清而健餘
則靡矣沈宋之詩清而麗餘則綺矣陶謝之詩清而逸餘
則苦矣李杜之詩清而大餘則褊矣以至王孟之詩清而
法餘則稿矣詩家之尚清也王孟其極則乎王無論攻孟
浩然本傳稱浩然動以求貞游不爲利故名不繼於選郡
聚不盈於擔石常與達官約期引謁而以寮友講好爽蓋
其性好隱逸閒退不悔他日過主官舍舉不才明主棄之
句蓋任性而行者明皇稱之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聖
主知臣臣主同量已居平閒遊作會得句云微雲淡河漢
疎雨滴梧桐一時英華閣筆不能爲繼咸歎其清絕別詩
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之句蓋匠心獨運自成機軸
之作也余中表學山丘子讀而有會取清響二字以額其

詩集學山殆舉業才清甚耻以濃艷售好古守貞老而不
厭其爲詩一如其文浸淫高尚不爲物役自三百篇以下
咸探窬焉其卒歸之清響其神存象表意與冥會與浩然
有同調焉鑄詞命意夷然不屑師其意不師其詞蓋善學
浩然莫學山若也此雖文不爲仕千載尚友他時天子下
搜奇之詔當必有擬其集以上者意所謂不求名而名自
歸者乎

破夢齋詩序

破夢吟者大兄粵遊以還詩章也大兄以戊戌歲寒惟入
粵歷洞庭九疑涉灘瀧三百擊檣灘江止於蒼梧越明年
量移豫章甫閱月而再遷古西南羅施鬼國中間首尾凡
三年耳計天末馬跡舟檣幾三萬里而遙至於親炎蒸蒙
霧露青草嵐邊黃茅瘴裏戟髯還張修骨更傲錚錚哉海
外杖屨無慚睂山長公矣乃偶爾無聊有思勝寄之片語
隻字共得若干首皆一時抒寫性情刻畫面目而出之者
初不向詞人較工拙也興至即書擲筆便忘自分如谷鳴
山應雲擁風來至於聲響俱寂一跡不有而奚奴惜字檢
世德堂文集卷之十一
之篋中余得而正襟快讀焉時六詔雲深五溪夢斷對之
聲效彷彿聯牀同夜雨也又二年再徙漳江僅浹歲而作
藩白下時歲在甲辰之午月余至自東武聚言藩暑暇因
出前篇披閱大兄案頭見之悄然曰是曩者墨雲梅雨中
墨語耶何不逐海風嵐影共散而滯痕紙上爲余曰是將
出而公之大兄曰不可言脫於口如涕在壁如唾在泥安
用是芟芟者且夫美言傷綺巧言傷佞緬彼桃李不言成
蹊其又何稱焉余曰然抑聞之樹桃李者春得其華秋得
其實使夫武陵遊人因片紅墮玉而並及累累枝頭則如
錦如綺何必非垂朱結綠之先聲也華與實將無同許焉

煇初退秋爽宜人因檢其篇目而授之梓並絕其始末而
綴以一言如此是爲後

夜雨詩小叙

祝融司令斗柄南指於時六氣互應九暑爭權烘雲烈日逼人焦灼余兀坐小齋隱几指顧忽忽然不知火之流於室也既而震風災羽族雲飛泉朝霞啟而重翳乾星照而不休時則危樓夜卧薄寒生粟一令之中炎冷頓殊支牀靜晤不得其由念時序無常生人若寄遊心冥漠杳無端倪或渺若驚鴻或輕如落葉或浮萍斷梗飄乎不知所止或幽崖大壑凜乎如有所懼茫茫百端一息俱集抑之不能縱之不可謂莫若因而導之使一涉其流也時劉子木齋亦同此想曰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其庶幾乎用是撫景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興懷卽事見意題名夜雨韻限三十謂足窮境會之變乎未足也且詩三百篇大抵皆勞人思士感時撫事之所作也而其意纏綿深厚令讀者流連往復而自得其性情下至楚之騷漢魏六朝之五言唐之近體大都皆祖是意而爲之余之於詩能爾乎其深者不能筆之言其淺者又不足道也何取乎夜雨而韻之且三十韻之也劉子曰不然詩不必工各窮其興會所至而已彼蜩之沸蟬蛩之吟砌未審其爲惡聲也如必離離悄悄而後爲諸音則黃鳥咋舌矣而世亦有雙柑往聽者何人哉余曰然因得從劉子木齋後而卒篇

沈子丹山制藝序

論文家分售世傳世爲兩事其說不然文未有能傳世而不能售世者夫售世小事耳計三歲一收春秋兩榜所得不下數百士其間可傳者百不得一焉于不得一焉蓋亦僅矣若夫修其所難傳其所易以可傳兼可售此則拾芥不足以喻者世人鹵莽計功亦鹵莽獲報而曰吾文不爲世眼所識也逮訖於不售而曰我務爲傳世之文也夫古來可傳而不售者幾人哉卽以制藝論勝國科第三百年其間可傳者率出於可售至若盧次樞徐文長一二輩彼皆以其才自放於繩墨矩矱之外初不屑以制藝求售而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曰世之人不售我也不幾求南轅於北轍也哉乃今觀其詩若古文詞光怪陸離中又未嘗不才與法兼到其可傳而可售者自在乃知古人所謂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者聖主知臣千載如一矣余爲諸生之日稍久自乙酉歲食餼郡庠中又一紀始獲離簾帽去其間所歷科目非一得失之故寸心了了蓋其所爲得者尚非其可以得而其失者則直不容不失是其小而易者之不能盡如此况敢語於大而難者乎沈子丹山粵中奇士也含毫吮墨腐心此道有年一旦於壬子歲發仞秋闈因出其揣摩業示余余間取讀之才高而法老神圓而氣足寧唯售世卽以之間

業百年也可命其集曰可傳而爲之叙以此爲南宮先例
雖然沈子得傳歲余實與於校士之列顧余以間校禮經
而沈子以治詩出程蒼孚諸公模索中又沈子籍水西余
按季校士而沈子以讀書羊城不預余於沈子蓋兩相左
也斗間有龍文而望氣者不之值余愧沈子矣其以茲叙
作旌過之篇也胡不可

代序寶石卿小令

余淹蹇名場墮入股雲霧中四十年無出頭以此敝精索
神不復能游情聲律之林窺見其藩籬況堂與乎然每觀
古今人作者胸中輒浩浩落落若有所會心因憶坡公飲
不能一合而喜人大白引滿其意畧與余合家東武夙稱
才藪而余以介介寡與不能一結納其儔人韻士弱冠從
朋輩耳寶石卿名未及交歲壬辰乃始一把臂間過從其
所居石卿坐我茅齋下斐几淨窓琴書分列文采風流浮
動於研席筆墨間余固已心儀其人矣久與友易直和樂
慷慨敦篤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古節士無以過也余
世德堂文集卷之十一
方幸生平得一良友未三年石卿遽遘疾以沒余於人間
世遂少一鍾期余獨行益踽踽也然每念石卿生平輒不
勝西陵松柏之悲其後家益落其遺胤承庵氏又二十年
乃始蒐葺其遺稿謀一壽之梓余間一讀其稿其所謂拜
月秋閨等折光芒側出儼若一石卿活脫紙上噫石卿不
死矣顧卽而問之聲響猶存精爽何在余獨行仍踽踽也
雖然石卿死矣其可見者此小令數種短詩數篇耳余旣
以無所窺不能品隲其所至而挑燈快讀亦不能不有會
於余心其卽以此刻爲余於石卿未碎之琴也可嗚呼世
有以寸鱗片羽少之者彼楓落吳江冷五字遂堪千古而

何存乎見少耶或曰石卿乃擅長南北曲則索石卿於馬東籬王實甫間石卿亦任之而已顧非余之所以儀石卿也昔人有鑄金閭仙辦香子固者意之所好類不可解余又何從而知之

日餘草叙

余讀錢霞日餘草而輒然悲之曰天之生才何其難而成之之不易也錢霞者余友逸仙丁氏之次子生二十六年矣聰明俊邁稱其家兒學科舉學業有成間歲舉茂才未周期遽遭疾以沒逸仙為檢其遺書中有所謂日餘草在焉讀之惻極欲付一炬而老友鏡菴氏緝而存之父逸仙為立嗣以存錢霞之血胤而老友鏡菴氏為葺稿以存錢霞之性靈嗚呼錢霞不死矣顧不知造物者何為而奪之也豈誠有所為白玉樓成需世間才人為作記乎不然則微之所云好物不堅牢者耶嗚呼詩之一道難言之童而習白首而不能出一語至於護前不讓專已自好之徒愛嫖母享敝帚者比比皆是鍾記室有言獨觀謂為新奇衆視終隣平鈍有味哉其言之也錢霞以少年英雋制舉之暇聊一事此初不必有專功而出語敏妙驚其座人此或近世所謂再來宿慧者借令假之以年所成就豈不卓卓爭七子五子鍾譚主李一席而見其進未見其止徒令百世下覩寸鱗片羽而有奉倩長吉之悲則造物者之可知而不可知也或曰奉倩神傷長吉鬼才彼固非庸庸世界中人且夫長吉之苦吟酷嗜勢不至嘔出心肝不已其母氏固已知之矣然余觀錢霞詩所謂天清鬼火燐燐招

達鐘聲隱隱傳者此豈今世界中肥頭大面容容享後福
人語至其所謂秋聲生蟋蟀寒雨戀梧桐一聯得自寤寐
若有物焉以詔之者今思之此與劉希夷去年花落之句
何殊豈得不爲詩歟矣乎且夫以錢霞之才之齒皆如春
華而乃爲秋士悽斷之語此何祥也然則錢霞之得於天
者固有不同者矣人者命之原吾故願逸仙之以命自解
無爲效詩人盧仝之老而哭愛子也已矣

丘子泮游叙

向者博士之員嘗寬矣率三歲爲考者二每考大縣得四
十人三歲兩考則八十人而民間之俊秀自稍能分句讀
至搦筆能爲數行對比者率得青其衿而一再濫觴至馬
醫夏畦之子庸妄面墻皆得預其選一旦當事知其弊則
從而額之額之誠是也三歲省歲科爲一每一試大縣纔
得十五人而劣等及諸有故黜者嘗浮於所入以故博士
員大減近雖稍復兩考而國家需財允廷臣請茂才一
途州縣科歲考額取四名餘聽民間入賞爲之夫以提封
百里絃誦比屋之地間歲得茂才纔四人則青衿之難較
世德堂文集卷之
之曩時不啻數倍而士之貧窶及耻以貴自見者益復自
濯磨淬礪以求表見於茲四人之中蓋求之隘而其人愈
出得之難而其才愈見有由來然也歲戊午學使者取諸
邑童子試而較之案發正得四名而吾中表姪丘子與其
選丘子爲學山之子吾表叔別駕公之孫表叔別駕公以
間代偉人小試之中州郡倅數奇困躓不酬所學實志以
沒學山繼起其才與學皆足以掇科名拾青紫而造物者
若故爲抑之故爲頓之源蓄者流長久屈者大伸造物者
於此疑將厚其積以盡鍾之丘子也丘子年方弱氣方銳
學方日新識方日廣如在璞之玉如在礦之金如在床之

砂今姑一試焉而人皆見之繼此而出其全焉者以應世人之見之豈徒一再驚詫焉而已耶余兄弟以誼忝中外喜其輟之初發也擬登堂而稱之觴余因出一言爲之佐憶吾家始興公爲徐州別駕刺史呂公贈以佩刀其後世德作求冠蓋爲江左望迄今猶餘蔭焉丘子之泮游而近原祖德別駕公意亦謂虔刀之祥此其託始乎故樂得而叙述之

代壽邑侯下父母序

古之稱有道者曰惟和惟一惟一故和惟和乃其所以爲一也蒙莊之稱至人也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而子列子亦云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害者古今養生家言本莊列而所稱不出和與一如此然則和與一者所以養身所以善世所以合道所以長年端不越此儒者稱德壽又稱仁壽仁與德亦和與一之分名而昧者不察也以和爲誕放之流極而以一爲虛無之宗旨豈壽身壽世之學可盡舉而歸之黃老而洪範五福何以亦獨先壽考耶余不佞嘗持使節行萬里所閱近時吏治不一術大約誠不足以動物氣不足以攝真不得已而遺精用粗爲一時聊且勝任之計至於簪於上官而易其衷迫於民隱而變其守周章於時事東瀾而屢遷其故常者又比比皆是余家膠西距諸邑不百里而近所見邑侯下父母則有異侯本以經術取高科其爲人恂恂惇篤無復城府崖岸而至其爲政則潔已而容人淵衷而惠下未嘗取辦於敲朴鈞撻而被其化者如飲醇醪如坐春風政平訟理有出於猷朴鈞撻所不及而且近局稍迫也吹竅索垢而侯自如物情稍遁也通負頑梗而侯自如文法稍多事也徵發期會取諸晷刻而侯自如古所稱有道之士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外稿而中腴其處隘而心廣者侯之謂與而况其行唯唯其居於於其所被若清風之披物而淡然獨與神明居也蓋和之至一之至矣今菊月之十有八日爲侯攬揆晨東武諸王氏余家羣從也於邑中沐侯知愛爲尤深相從諸士民爲躋堂舉亟徵言於余余故霑侯之河潤爲最切知侯之治狀亦最稔若侯之壽身而壽世所謂有道者非耶益可以壽必不可不壽者侯真是也故不揣而僭一言以爲侯初度祝

代壽邑侯周君序

言吏治於今日非獨民有望於吏也吏亦將有望於民民之有望於吏者賦之不能不急也訟之不能不煩也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賜省一法則民甦一日之生矣吏之有望於民者頑者之爲逋負也狡者之持短長也不情公則吏寬一日之考程不挾詐則吏省一日之文法矣是二者交相需也而亦交相成然而下執是以求其上而嘗不能得之於令長上執是以求其下而嘗不能得之於士俗兩相需矣而未嘗兩相值何相待之殷而相遇之疎也豈今時之俗日以偷而民氣之益漓耶毋亦其爲之長吏者實甚也余不佞筮仕十餘年來身所歷且萬有餘里西南涉濰江抵於嚴關朔雪不及之所再走夜即古鬼方不毛之地所閱人情土物侏僂蛇螭不可思議大約以平易治之無不治以此知人情不大相遠也余家舊瑯琊於邑爲東武其地瀕海阻山土斥鹵而薄人窘促而厚蓋坡公舊治所稱予旣不鄙夷其民而民亦樂余之拙者則其風俗大畧可見而邇來作令是邑者往往以註誤去致使吾邑橫羅澆薄之名而吏之蒞茲土者亦惘疑虛喝而不敢至今春余自黔中量移漳江便道過里門一申定省比就江道而遇吾新邑侯周君於淮之別浦余亟過周君邸中夜

瞻觀其人端而亮明達而信因相與問訊如平生而周君不鄙夷余輒虛懷下問不已余亦微言吾邑中民情利弊語稍深不以時休至夜漏三鼓下乃去余益深幸吾邑之得賢侯而侯亦過信余言謂吾邑可以賢侯之治治也比爲政甫三月而治果大異蓋賦之逋者日以完而民不病催科訟之繁者日以簡而民不擾獄市吏習民安而治亦將署上考余既喜吾前言之不謬而侯亦益信吾言謂吾邑果可以賢侯之治治也昔子路治蒲孔子入其境而曰恭敬以信入其邑而曰忠信以寬至其庭而曰明察以斷未見其政而稱善者三蓋信之於其素也余與邑侯周君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聖

無素旅中傾蓋而稱善者不啻三焉而言卒以不誣余幸矣余幸矣今七月之某日爲周君攬揆晨邑父老愛侯之深而相率爲躋堂之舉余既不獲舉觴從父老後而竊獨喜吾邑得賢侯侯之得吾邑以稱賢也故不揣而僭一言以爲諸父老倡

代壽張太翁序

今天下蓋多故矣獨海岱之間稱無事民以其間敦鄒魯遺風齷齪好禮修養老賓獻之節如承平然亦僅矣穀賤而賦急地瘠鹵無林澤之饒民貧畏罪不學而儉蓋非其素所重重爲之禮今某月之某日爲同里張太翁生辰鄉之人有爲之舉慶賀儀者先是其嗣君瑞庵公覲余於都門爲余具道其太翁意旨以爲方今宇內偶搶攘天子側席大臣重足此豈我庶民家擁尊席厚過自奉養時我老矣汝勉之其以余家貲盡輸縣官爲擊賊費無爲計武功爵也余聞其言太息以爲其意偶有合於漢太初間卜式世德堂文集卷之一

聖

故事卜式者以田畜致家數千金當漢武用兵時一旦上書天子願輸家之半佐大司農邊費天子獨深嘉其意以爲真長者故尊顯之以風示百姓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其後更賜爵爵關內侯今海內故昇平強藩驕將一朝起而乘之三方倣擾天子用軍興法令吏得入穀補官佐軍糈一時豪富人爭匿財自便太翁獨以其意甘輸委不計官程式其旨暗與古合今天子亦乃心獨喜推軍功法官嗣君瑞庵爲五城兵馬使如太初故事余惟太翁故非常人也齊魯俗故寬緩潤達率力田不事商賈業乃太翁所居獨近四達善治奇操計然盈縮之術小試輒屢效

千金一旦遭逢時變不以有用置無用出所贏餘助縣官
用不惜嘻偉矣天下不幸卒有急誠得太翁輩數十人爲
之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即三方不日可底定何軍興之
足云且非獨如此而已也以余觀於世間一切豪富人役
財驕暴或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爲富貴容
聞一旦當助成上官義舉輒踴躍不忍出一錢太翁生間
閭無學術而至性慷慨憂國家憂既已上助 聖天子擊
賊成大功又下佐其子顯名當世可不謂榮焉即嗣君後
或晉爵如卜式或出其侃侃正議裨益朝廷亦如向者卜
式之折彘弘羊孔僅輩名與古爭烈然苟推厥原本則必
自太翁始矣宜鄉人之愛而重重而當時儉物絀之際亟
爲之舉躋堂慶祝禮不輟且不憚千里而徵言於余也余
非能知太翁者聊舉其助邊一節以見太翁之奇偉大節
如此一以爲太翁祝一以示風勵於時故不憚而爲之詞

古琅邪王

鉞任庵氏著男沛

思
懋校孫一明

丘洪區先生集叙

道學之傳阨於溫陵李氏李氏之說新奇而可喜余髫年
讀所謂焚書藏書者往往爲其所中不能自解脫其後年
漸長識漸堅讀程朱書窺見其一二回視溫陵說乃如醉
人墮語 因任意又如秋水時至不辨牛馬因思從道學
先輩游一洗夙障而老成云謝徒數景行既乃聞吾鄉有
洪區丘先生者倡道柴村有春風舞雩之概先生於余爲
前輩余大母丘出也先生於余大母爲宗中小弱弟余未
成進士時讀書於官庄之別墅先生折輩行過余與余訂
所著書一二疑義因得共聯牀夜話益聞所未聞而先生
亦頗怪愕余出意外輒呼余爲談友又二年得讀先生所
著書先生行誼純至胸懷如光風霽月所著述不甚匠意
振筆疾書洋洋纒纒累數十紙不休大都多名理名言詩
真醇精切在元白劉柳間亦非所屑意也早年師齊仙學
柔氣術輒不效去而之瞿曇久之知其學無所有乃復歸

心儒氏讀簡肅公書續其家學間從先輩馬給諫將有所得著漫錄等格言精義多先儒所未發先生僻東海之柴村無師友憑借而毅然自振拔不染流俗其學以治心爲本以知命樂天爲用遭逢世變經歷軼軻而吟咏不輟其所著詩有永顏夫子二篇意以自況而時人亦頗有似聖之目余則以爲安貧樂道無求自足前之靖節後之康節也先生既不用於世老爲長清師席復以病投劾去進退綽綽終其身口吟手揮不倦年八旬餘寢疾數日長吟易簣而沒可不謂道學全人哉先王詩文甚多其嗣君子美公屬余訂定之以少存爲囑余承命訂先生詩文亦寧嚴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而勿恕存先生之真面目也非獨存道學面目也往時先生數過余齋頭縱談亦有誰定吾文之感今日操丹槩而議先生後余懼不足以當先生也噫先生折輩行與余友而止以談見稱余其無以與於斯道之傳也明甚余滋懼矣余滋懼矣

自治草叙

余髫年就塾時父師之教嚴一意令習舉子業其於對偶聲律之學一切與木野狐牧猪戲同禁弱冠後稍稍竊讀古人五七言詩心艷之而未敢學會名場屢蹶間以其餘捉筆效爲古今體出手輒慙都毀棄不存稿恨入股債未了無端功事此不能分作者片席爲讀書一缺陷事卽壯年離席帽始謝去則舉業因得畧取古今人詩讀之篇章浩瀚苦無涯涘又余才力劣計不能兼攻諸體念昔人有以五言專家者有以長句擅場者因且罷去一切樂府歌行端事近體求一章一句之合以自見於後久之出所脫稿諸詩覆閱之率不免赭於面而慚於心則又憤而藏之不以示人既讀昌黎書有所謂小慚則小好大慚則大好者乃始啞然曰夫其慚也乃其所以爲好也歟暨就仕親簿領磨益粗心益放反觀面目不辨妍媸再取向之脫稿而慚者締視之又稍稍自以爲好矣以此問之世當大慚無如余之哀晚而氣亦漸耗也向之所謂求一章一句之合以自見於後者今亦少閒矣聊且自放其病轉爲護前轉爲不讓且欲出其稿以壽之梨雖意中嚙嚙終未敢與世之登壇者競逐馬尾而矜情自好回視少年悒悒時還爲不及雖然余嘗聞之矣鳥之自愛其色者臨水返照目

眩不休獸之自好其聲者踞岸對啼腸斷勿恤夫鵲鳥與
鴟者豈其以聲色徇人哉蓋聊以自娛也且卽以詩論鍾
記室之言詩也曰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近於詩而杜
拾遺亦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然則詩之一道果不
存乎徇人而存乎自娛也審矣余因取先後諸作畧爲去
取彙而集之既成而命曰自怡蓋藉以靜攻其心愚而內
驗其性情儼帝自享宿習未能盡遣爾爾非僭取昔賢不
堪持贈之旨爲傲兀也是爲序

代壽青郡觀察張公序

古之稱至人者曰其神凝曰其天全道德之至調形器而
會於神窮達之盡化物我而返諸天夫然後疵癘不作而
造化可生心也雖然道德之氣散爲事業事業之餘發爲
文章然則文章者天之華事業者神之溢也是故神與天
不可見而可見者道德道德與德不可見而可見者文章事
業故以其文章知其事業以其事業知其道德而總以神
完而天定者爲平格保乂之原自世之握鉛槧者歧文章
與事業爲二因而柄鈞衡者并分事業與道德爲二夫文
章不本之事業是矇瞶之誦詩也事業不本之道德是寺
閭之傳令也遺其本而徇其末忘其源而攬其流神明之
不厚而天事不全則雖藻心而幹跡其所謂事業與文章
者皆一望而可知今天下需事業孔亟矣民之生日以蹙
而軍興且旁午無亦惟是利在民則病在國乎將止爲
功令之是兢而罔恤民窮耶賢者處此將素所事檢括之
陳言與夫訓詁之經術一切無用而一二有心人爲世所
倚賴以生活者則有如吾青郡觀察張公公舊以文名當
世蓋常以其學持衡吳越間變其士習如歐陽文忠公故
事而至其鬱爲政事則更以其文之法爲裁斷而吏無闕
冗以其文之氣爲調停而民無驚擾以其文之紬習調而

自伸其才者爲控縱駕馭而下不病民上不病國蓋其文章與事業相符如此而至其闢性命之微言闡程朱之堂奧淵穆者其容也純粹者其氣也機忘而無所忤於俗也累釋而無所撓其精也德備則天全道通則神守內之卽爲外而外之卽爲內也吾烏乎知之形之凝於神而神之全於天也吾又烏乎知之某月之某日爲公懸弧晨青郡屬諸邑父老沐公之深愛公之切相率而謀所以祝公壽余謂公之壽可無煩祝也神之守全於身天之事謀諸人故曰自求多福又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以公之文章事業與彼道德之氣相爲映發蓋所謂求福者在我矣而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六

又士誦於堂氓歌於野將所謂好德而錫福者又寧必在冥漠杳茫之表耶余故樂得而進一言以爲公萬壽祝

代壽李太尊叙其一

今國家判然分兩途以待士士之自兜鍪起家者爭課決拾以自見卽工藻繪富珠璣作露布而賦三都弗恤也其自章句起家者爭掇菁華以鳴長卽精技擊優拳勇洞重兒而貫懸虱弗用也功令所在人爭赴之故分其途以用亦卽分其途以効而實則通才兼長之難也隋陸無武絳灌無文蓋自古病之向之天下嘗治矣窮海內遐邇荒陬無雞鳴犬吠之警而民間之俊秀者絃誦之聲閭里相聞幾於卧鼓橐弓矣一旦强藩悍將起而乘之不靖者且浹歲粵東爲國家南藩羅陽其西鄙也當隣封警急時一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七

二小醜睚眦伺望時則握兵符者有人司徵巡者有人守令文俗吏唯是寄命閭下東成行間已耳而羅陽守靖翁李君獨以其間率民兵一二百輩出奇而擊賊於境外殲之幾盡其衆以潰其魁卒以授首嗣是而蒼梧有事賊之壁岑容界上者若蜂蟻然咸呬嚅咋舌勿敢越羅陽一步蓋三城以公威爲長城迄於尅復竟保無恙厥唯公力公故與余同梓里相親愛知公家世最稔公早年雄文擅擅藻筆與之語恂恂而好禮久與處雅宜而多風實爲我文士之翹楚邇聞以其餘出而控弦命中怒馬鳴鞭則雖在雍博不讓健兒然而睂間無驕悍之色詞壇無祗熾之氣

至其治羅陽也又一以慈祥雍和爲本而傳之以儒術先之以禮讓蓋數年於茲僚友吏民一不知公之爽心武畧也一旦有故則取諸其懷而用之古所稱通才兼長蓋於公而僅見方今 天子需才孔殷若公者將膺 特簡以資戡定匪遠矣然而公之戰而勝者其末也吏治而循良者其本也以其本課其末如標立而景從也余之爲公賀也爲本優也非直爲必勝也本之優者以廕人則長以植已則厚長且厚壽徵也故余於羅屬吏民之乞言也舉是說以爲公初度祝

代壽李太尊叙其二

養生家本黃老而蒙莊爲最蒙莊之言養生也曰爲善無近名本於老子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之意若是者各固養生家所諱言也及其推而之治術也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無私則無名矣曹參之治齊也術本蓋公蓋公推黃老言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化清淨者無名也夫內以壽身外以壽世古之人不歧視也而獨兢兢以名爲禁厲非謂名之足以害生而所以爲是名者之無益於生也故近名之人以之衛生雖行若曾史猶有所不取以之治世雖勤若堯禹猶有所不事淡淡焉漠漠焉離乎人而葆乎天斯以達乎俗而近乎仙矣今天下需治孔亟 聖天子以不治之治治天下海內吏治皆已蒸蒸又不格奸而頌微一隅越在南服其俗以異特聞非盡其民之過也余曰里靖翁李君履仕籍最久丁年歷政強仕服官其於政之利弊知之已悉民之情僞審之已素吏之僇黜辨之已真其以州刺史來守瀧水也計亦且七八年而吏習也而民安也而治稱淡漠無事也余每從瞻見三水令悉公治狀大約因其俗簡其禮治其事不生一事也馴其民不擾一民也平其政不溢一政也而庇其下者屬吏相安於名分僚友相孚於形跡子民相忘於日用所謂依乎天理批

大卻蕞大窳者庶幾乎於公見之何怪其莅滑民埋瘞俗而休休乎遊刃有餘地也而且治劇無能名而且撫循無惠名而且清畏人知無廉名蓋善用黃老言以治身而治世者莫公若也雖然公之秩滿矣公道在當書日計不足者歲計有餘吾恐公之終不能自閔其名耳子月之元日爲公懸弧晨吏民有不能已於言者祈余述書一言以爲公祝余謂公可無祝也以公之治身而治世者無爲而無名如此吾將求公於藐姑射之山崑崙之野耳矣區區岡陵松栢之說烏足以爲公壽

代壽李太尊序 其三

昔之論治者曰平易近民民必懷之曰當官不見可喜去後每令人思而班定遠言治邊遠郡曰石爨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此數言者古今論治之極軌也至言無文至理無奇亦若是而已矣風而薄也有用鈞棘以治郡者問羊知馬君子以爲權術而不爲也有主火烈以勝任者諸衣半道君子以爲刻深而不事也夫惟和惟一以大仁壽世世之人或言之而不能或能之而不爲此蒼鷹乳虎所以接跡於時而祥麟威鳳曠代不一遇也靖翁李君治瀧且數年大約治之以無事而吏習民安獲上信下問其庭庭可張羅也問其牘牘可封塵也而且四境之內無吠犬而且三城之跡有渡虎而且居簡以馭煩正容以悟下與爲五風與爲十雨與爲陽開與爲陰閉蓋民之游其盛化者若百物之被陽和官之庇其厦宇者若天喬之沐時雨而至問公之所以爲治則不過曰平易也曰不見可喜也曰宕褻簡易也公初仕爲江右之東鄉令茹荼且十年當時無赫赫功去之日民俎豆之於社今公之治瀧無改於其治東鄉也瀧之人無亦飲泉而不知德已矣然公之秩將滿矣行將膺內詔以去吾恐瀧人之敬思公亦將如東鄉之俎豆公於無已爾余與公同桑梓知公行誼最稔壬子

秋奉 上命來典粵東試事竣日獲晤公屬下吏西寧令
余同年友也爲余道公所以治瀧甚詳且以仲冬元日爲
公攬揆晨三屬吏民將有稱觴於堂者祈余一言爲公壽
余不敏何足以壽公因爲具述公之治瀧者如此蓋以此
壽民卽以此壽國以此壽身矣記曰仁者壽又曰必得其
壽以公之不事智數不尚嚴苛惟和惟一若此有不躋穹
爵享大年者與行見公之祿與壽方新未艾也敢以是爲
公祝

壽遊府杜公叙

國家之命將以治兵也而實以衛民民之需兵也如良田
之用鋤耨其需吏也如佳禾之沐灌溉灌溉之不足則生
意薄而鋤耨無力鋤耨之不事則稂莠盛而灌溉無功故
茲二者交相需交相成也今 功令判然分文武爲兩途
無相凌也無相瀆也其意以謂司灌溉者不復分其力於
鋤耨司鋤耨者不復分其力於灌溉蓋各爲治也而灌溉
以資鋤耨鋤耨以資灌溉總以爲此不計者則又分而未
始不合兩而未始不一余以駑鈍待罪瀧江計若而年於
茲未知於所謂灌溉之術何若而內無城府外無崖岸其
世德堂文集 卷之二 七
視暢而靴兜而冠者未嘗敢作分別觀蓋終始如一日以
故先後共事者率忘形結歡以去西陵杜君來儒雅而潛
宕忠信而惠愷蓋其規模已自度越先後諸賢至其家世
儒素丁年投筆借武科出身今以遊擊將軍分閫於瀧其
軍政則安靜緩輯未嘗於什伍之外妄生一事妄擾一民
而又吮癰投醪之餘延接士大夫寬而有禮引見諸父老
和而有容蓋真能以鋤耨助余之灌溉爲功者而且公退
之暇投壺雅歌居然有昔人儒將風流余聞君家鎮南公
之爲將也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至
於耽思經籍集解左氏則又武庫之名赫赫在公卿間

公以絳灌之武兼隨陸之文庶幾乎不替鎮南家風哉特鎮南躬定百年通冠而公值投戈講藝時雍容坐鎮才有試有不試耳然公以將軍翔文章之圃說禮樂而敦詩書公真其人也何患乎不試哉今某月之某日爲公撰撰晨龍之士紳父老謀所以爲公壽者相與乞言於余余謂願在一堂而祝在四境公可以壽矣若夫年之大小在公可以勿計雖然豈有德量如公而得不享大年者浸假而以公爲冥靈亦將與爲冥靈浸假而以公爲大椿亦將與爲大椿此則問之無何有之鄉與夫廣漠之野耳非余之所得而知也余所知者公以文武兼姿而爲大將材也固的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然矣因舉其所可知以爲公壽

改修文昌橋記

余既改李官來令山城於己酉之四月抵任夙夜永矢每以念民依凜天鑒爲兢兢其邑中事毫不敢以已意預也顧可喜者其民淳其士樸其輸糧恐後而且鄉無異產市無長物又無舟車驛騷之擾與夫征發期會之煩蓋土瘠而民貧故一切皆無若此余既幸其地之可以養拙也又一切瘡痍與爲無事越明年庚戌有告余以文昌橋者謂橋之砌石利達始於前賢蘇公顧猶有所未足者貫木往來頻煩補葺近且石缺木壞矣余驗之良然因念前賢之砌石也不易今爲之修補爲之增高爲之架梁而施板焉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五

爲之結檻而覆瓦焉厥功匪難而無墮先賢舊蹟不致病涉後人此亦事之可爲者也而乃因工於橋因租於祀不費民間一手足而浹歲告成計廣十尺長百尺有奇往來之人便焉負者擔者廢且息於其下便焉嬉者遊者登且眺於其下便焉余固無有也又明年壬子寧士得雋者二邑之人用形家言又歸功於此余益不有也而邑之人則速余記之不已余則何紀哉橋因之蘇公余既不敢掩人之功以爲功僞卜之二子余又何敢貪天之力以爲力余則何記哉雖然有說焉橋之成成於蘇公也橋之修修於蘇公之田也若夫清其租而無廢乎其功余不過一綜核

之勞耳憶朱文公之記上清橋也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修之夫苟謹視而時修之則此橋之利賴寧之人與士者且數世而未有已也蘇公之橋與租固在後之人豈難一綜核如余哉則蘇公不替美於前矣因具述文公之旨而爲之記以塞邑人之請而爲後君子勸

書留餘堂記後

吾從弟北門爲堂於別墅之楊家莊者落成而劉君子羽頤之曰留餘已爲之記其名堂之意於屏矣余不敢謂其意之未盡也然而留餘之義深有會於余心夫理之可以興會觸者言之未嘗不人人殊故雖以宣尼之聖而言詩言禮不能不望乎賜商之起予嗚呼商起子耶子起商耶余故感劉君而深有會於留餘之義也今夫天地之間皆餘也人者天之餘今者古之餘子孫者祖宗之餘文章事業者道德性命之餘雖然皆餘矣然則何取於留乎天以其二氣生人而聖人以正德厚生之義留之古以其已往

生今而聖人以醇龐渾噩之氣留之祖宗以世澤生子孫而聖人以敦族睦宗之法留之道德性命以純粹中和之理生文章事業而聖人以讀書養氣明道立功之旨留之皆留也於吾從弟乎何居雖然有說焉吾聞之吾之身餘於天地古今之間固祖宗之所鍾而道德性命之所歸也吾其可以不修身乎哉身之所從出曰言語身之所取資曰飲食言語者所以養德而好盡則無餘吾留之以爲一身惜福力飲食者所以養身而過溢則無餘吾留之以爲造化惜物力推之而氣不欲其有餘以理義留之而循循乎端謹矣智不欲其有餘以學問留之而純純乎木訥矣

巧不欲其有餘以渾厚留之而落落乎古樸矣情好不欲其有餘以嫌疑是非留之而莊莊乎吉士矣如此以爲餘如此以爲留卽內可無慚於道德性命而上可無慚於祖宗與古爲徒與天爲徒矣劉君之意或出於此或不出於此姑不具論而以吾意會之皆可推言之以爲吾弟勉者抑又聞之人足所履不過數武然而方寸之路盈尺之橋必致顛墜者苟無餘地也士君子立身行已而廣留餘地焉於以行九達而通四衢裕如矣此亦古人之說也吾並取之以廣吾劉君留餘之旨

陳襄伯秀才新堂落成文

堂成而落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趙文子堂成張老晉而賀之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再拜稽首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得保腰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蓋古人之祝無溢詞受無飾說如此後世辭章盛而頌諛多故不無繁稱矣唯當之者無愧色則辭盛而不爲煩頌多而不爲諛陳生襄伯父子皆舉茂才籍州郭其人雍容而好禮閒澹而多風而且處已和柔與人謹厚下澤款段居然有馬少游鄉里善人之目一日者新堂慶成州之人羣而致祝詞焉徵言於世德堂文集卷之三

余余唯祝不以佞而以易詞不以諛而以規猶古之道也陳生勉乎哉以余所見宅若第豈無甲一鄉者豈無甲一國者未幾而鬼闖之未幾而人闖之宅則猶是而或再易主焉而或三易主焉秋草秋風詩人所以歎離離也然則肯堂肯構寧唯是丹雘之飾堅茨之工而已惟仁惟義可以長久蓋有不可誣者陳生勉乎哉以陳生之賢明暨其令嗣之精敏儻能不替家聲世守忠厚則戩穀燕貽必以此堂爲之權輿世澤由此而益長家慶由此而益遠卽今鄉人登堂之祝陳生可當之無愧色諸人亦進之非夸旨矣念昔人有以君子名鄉以通德命里者他日瀧水之潛

未必不指陳氏故宅而成故事將名與天壤並而澤與日月永也其以茲落成之役爲進於古也夫余故樂得而述之

與孫侍御劉刑曹書

鉞頓首上卧雲木齋兩公閣下憫兒自京師回接有手教具悉相爲之雅勤勤懇懇蓋兩公之代爲謀不啻鉞之自爲謀也顧其所云云者求之愚心未見其受不敢不爲兩公盡言之鉞素性迂拙原非今時宦料此自同人所知始念取取謂託在先長兄蔭下又緣腐心制科微俸一第於生平意計之分已似過當便欲沒齒投閑終身稱前進士以老而命之不尤長兄見背適會家門多事驅迫就選雖萬里炎荒猶不憚褰裳從之者謂家居不穩謬欲借吏隱自全然已違負初心渭城改唱矣旣而塗澤面目折屣向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人厭情良苦幸而民隱不乖上官見諒豈敢遂改絃易轍更求宦達而意中忽忽思一望見京國便可了宦遊一局或者如昔人所稱前望五十人後望五十人者此時投老足稱平生而局每中乖事成錯迂蓋行取之詔未下而隣封事起剝牀禍近此身岌岌欲殉溝壑旣乃託國家威靈西敵退舍旣存此身又復掛名行取之籍事出意外藩王見留一挫一頓都由前定若迺因病予告萬死生還則猶賴有先人餘慶類造物者有以相之也而人苦不知足乃更於痛定之餘妄希故物輒有營求至以仰煩木齋爲爲一發不效非人謀之不工矣今乃妄思再發旣已

棄恬退之節又甘作衡命之圖鬼物有靈實應憎我且鉞亦嘗思之審矣壬子之秋不嘗有吏部行取之局乎已登取單旋成畫餅至以薄命之軀殃及家海豐公此非其已事乎命之所無求而不已恐干天和未必不另有後殃卽令賦子未艾少留餘地以貽後人亦是一說況我輩稍識道理求異庸流亦須俛仰之間畧無愧色今 朝政清簡別無濫觴其由我銅臭既覺難施面目若賡緣自列明其非辜得則覩覩同朝失亦負慚閭黨進退之間兩無依據鉞新年五十有五矣顧視後來苦無多日大都不過椰子厚所云數十年無此身者而營營苟苟貽蓋棺羞不惑之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幸

與李渭清太史書
年來頗放倦於筆硯雖以相愛如台臺者亦復未能一字修候起居唯時時從思兒家報中備晰佳勝而已祇修無狀得罪神明近乃殃及手足傷痛之餘形神都憊念寒家本支少七旬人卽日氣運桑榆念等冷及大都魂夢近墟墓間恐非久視世上者也弟早習曲謹小心涉世至於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此真鄉曲所共晰若其他奇懷大節則毫無表見而又退不能明其道進無以補於時求如少游所稱鄉里善人之目亦不可得唯應虛生浪死沒世無聞已矣而意中耿耿獨有粵中生還一節立身行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幸

已差謂不愧夙夜向者木齋相慰亦謬謂其潔身不辱間關赴 闕此等名節識量未宜埋沒於銓曹片帑而弟鉞愚意則以爲與其頌言於 朝堂未若乞靈於管蒯今已矣蓋棺論定俟之何人計唯有畧述所懷達之知已之前以爲他日論列之地而已西逆底定濶清如昨然當日開釁始末實在粵藩且亦天佑 國家平南堅守臣節此本朝安危關鍵也弟從驚痛之餘追憶舊聞纂成紀畧一冊皆彼中事實未敢稍有增飾而弟鉞生平亦緣以隱現出沒其間唯台臺史筆量爲點定卽不敢望異日之采入簡編而傳之家乘使知先代有硜硜自好之老迂亦未必

非譜訓小補也思兒近復何似聞其荒廢自恣畧不以精進爲念 聖主勤學好問而侍從小臣玩愒費日如此不知其何以自安也幸爲弟督過之老病廢吟卽不能以五字自達益可知其頽放也北望依依唯有傾曷

與學臺公祖書

茲公啟者休明之運雖關乎時而廣勵之權實操自上故風有所由開創有所必破諸邑者故琅邪舊治也地介齊魯人敦絃誦洋洋大風猶有存者自設邑以來一切供應協濟皆與安丘益都等載在憲網炳如星日卽以文風論其入學食餼之例皆從大縣已非一日卽近者軍興旁午權宜援納而諸邑之急公輸糶者不啻較安丘益都而倍之蓋濶達好禮嫻於文學自其天性舊所謂十萬人家盡讀書者非虛言也顧自壬午甲申以來疊經兵火人文凋喪國初一二科舉數目偶爾從儉非有成例可循也不過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以一時文氣不振量從抑損然則賓興額數職在選才才絀而絀才優而優固其宜也乃自近年來國家養士之厚衡文諸公祖造就之勤以及邑侯推挽陶育之力諸邑文學益彬彬矣卽以成效論如巳午之役列賢書者比年七子丑未以後登春榜者先後十三人亦可謂一時之盛矣况乎比年歲試在優等者未嘗不超益都安丘而上獨至科試案發每致當事者有文不勝收之嘆若限於數而無可如何者不知前此之儉非例也時絀而絀也今人材既已優矣而不能與時俱優致令上下同恨優絀兩違且今取材於鄧野而限以成科采玉於荆岩而拘以常數此工

僣所由痛心下和緣之隕涕者也爲此不憚從父母之後
公言之於老祖臺台下伏冀達查之憲綱學政等書近叅
之士子登進途轍以及邇來文章濃淡氣候並士途急公
入粟人數則諸邑應試人員量增至拾餘名非倖也儻緣
磨勵之餘益復日進彬雅則繼此之兆應三人榜生五色
皆出老祖臺賜也所造寧淺淺耶臨池顒切可勝悚惕待
命之至

六經論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至若江河之流山岳之時日星之
昭回雲漢之燿燦天地不能不以其顯設者昭昭示人無
所矜亦無所秘此天地之不得不然即天地之自然也金
以精而良玉以美而貴珊瑚夜光皆物之尤者然而金之
蒙也以砂玉之潤也以璞重漠之下乃藏珊瑚驪龍之領
乃含夜光此其爲物皆以其殊尤不恒有故往往爲世所
寶而造化者亦若秘之惜之以重成其寶蓋其所需於世
者不急而其所及於人者甚微嶠山曜川以爲是偶然變
現以示異耳非其所正而常者故古人貽譏於玩物有道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不寶夫非常有由然也今夫大道微而百家典異學鳴而
六經出嘗取而論之百家者物之尤者也其精者乃僅僅
與金玉珊瑚夜光等挾而求之櫝而有之其奢取者往往
中造物所忌而與窮阨會故凡以文禍窮者大抵皆擴意
鈞深挾精剔華祈一得以自見者也至於六經則不然家
而取給焉國而取給焉其用則江河也其體則山岳也其
光則日星也其粲則雲漢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
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其創意造言各不相師故
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書也如未嘗有春秋也其
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禮樂也分之而殊途合之而一致

故易之理可通於書也書之理可通於春秋也春秋之理可通於詩禮樂也而且不得乎六經則天地疑晦冥矣不得乎六經則君臣疑凌轢矣不得乎六經則父子疑禽犢矣不得乎六經則夫婦疑淫佚矣不得乎六經則長幼朋友疑羣行而肝睢矣故義最平而意則達情最切而理則辨詞最該而氣則直體最樸而文則工時而爲江河時而爲山岳時而爲日星時而爲雲漢讀之而見其然則以爲然矣故六經之於文則造化也然而詭誑則不如老莊矣奇險則不如屈宋矣深核則不如管商矣誕放則不如荀列矣獨是諸子之所有一皆六經之所不屑有而其精者世德堂文集卷之十一

夫

亦皆不出乎六經特其造意選詞旁見側出而傳之以險怪緯之以奧僻遂令古今才雄識淺者挾而求之積而有之以是爲秘密而不知其比於玩物而喪志也賈寶而失真也鈎深剔華而卒與窮阨會何足與論六經之大哉

龍錯論

國家之事成於深謹老成之人而敗於新進喜事之士者十常八九論者徒見夫老成之人依於忠厚其於天下事常主於潛消而默弭之或薄爲庸碌或目爲迂濶而易世以後享安靜無事之福則未有能原其所自者迨觀夫喜事者之無所於成有所於敗平心而較之而後二者之爲得失蓋燦然矣昔者漢七國之禍發於鼂錯削奪之謀及事起而錯以其族爲殉而漢亦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後之論者皆痛錯忠而被禍以爲漢之誅錯是爲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以今而論錯所謂貪功喜事之尤者世德堂文集卷之十一

夫

烏足以爲忠臣其朝衣而死東市非不幸也錯之言吳過可削也以爲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亟禍小不削則反遲禍大此兩言者當時聽之後世信之嗚乎其亦不察於一時之事變矣七國之謀首事者吳也吳王於特年已六十有二矣前者以博殺吳太子之故怏怏失藩臣禮賴文帝寬厚赦吳使者而賜之几杖於是吳釋其罪而不臣之謀亦以益解假令爲景帝者效孝文之厚而敦同姓之禮白頭老藩臣亦第思三郡五十二城之封傳之子孫與漢無窮耳豈能以老人少子試於不測之淵以冀幸萬一之獲哉且當時膠西濟南輩皆庸才依附觀望其決策兆

謀直前不忌者吳王濞楚王戊也此二人者剛狠戾戾其勢足以爲變若需之數年此輩將老且死其爲之嗣續者皆膏粱統袴無他志願然後施主父之冊推恩分封衆建而少其力則其勢可不煩聲色而自定蓋削則反不削則不反削則反速而禍亟不削則不反而無禍理甚彰彰而錯以其峭刻之性爲牴牾及米之計侵削藩封疏人骨肉此豈有忠謀至計爲漢家宗廟社稷計深遠哉不過爲一時功名之地而快其私衷以圖微倖至於事變亟起則又爲而不能成發而不能收至欲使人主自將而已居守其愚而疎於計至此乃盡見底裏矣嗚乎世皆知錯父母妻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李

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之爲慘也亦曾念棘壁睢陽間數萬人生命無辜而罹刃鋒及海內轉輸男子疾耕女子疾織而不給於供億者其禍安從始乎故凡爲兵禍首者未有不罹其咎者也士人操三十管博人主一知遇不出於深厚老成而少年喜事之是爲其以身受其禍可言也其以人國爲嘗試不可言也

秦世系論

周自威烈而後七雄互爭共主無權馴至赧王之五十九年乙巳而獻地入秦宗周淪亡嗣是列國分王正統不續者凡三十四年秦王政繼孝文莊襄之後十三歲而卽王位又二十五年而滅六國成一統始正皇帝之稱續火德之運然易嬴以呂國祚暗遷陽翟之賈術蚤已代六國而報怨雪耻矣又十二年山鬼言驗祖龍告終輶車載棺鮑魚亂臭無形解神化之効而有屍虫出尸之慘則一人之私智果不足與造物抗也繼嗣不立長子扶蘇以諫坑儒責監蒙恬軍宮車在外權在高斯殺長立少敢爲奸食胡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王

亥越十七兄而卽位鹿馬不辨恣意刻深十二公子以誅死三公子以囚死公子高以震懼請殉死而始皇之十七男一傳俱盡何滅六國如彼其難而自殘如是其易刑法禍烈返中家門刻薄果何益哉迨望夷難作黔首不許而暴秦之滅距六王之亡止十有五年耳趙高一隱宮賤人舉全秦之天下而傾覆之如反覆手是齊楚燕韓之師武臣力曾不及宦寺之片言爲烈也胡亥既殺高以天意不予上殿殿傾奉胡亥兄子子嬰而立之雖能刺高齋宮并夷三族而燒關不守漢兵長軀蓋卽位止六十四日責以救敗扶傾之術難矣獨是繫頸組而降軹道有昧君國死

社稷之義未免貽乃祖羞卒之項羽繼來降王終殺或借
手以報楚懷客死之怨而三戶亡秦南公之先見爲不誣
云

西漢世系論 其一

秦政酷烈四海土崩劉季以泗上亭長提三尺劍繼篝火
鳴孤而起豐沛乙未入關滅秦卽漢王位又五年己亥圍
陵滅楚乃徇諸王侯請卽帝位於汜陽建國都於長安郁
乎盛哉然攷其所出微矣父執嘉兄仲皆起身田野又太
公以上世無顯人而帝氣成龍虎感招雲物四百之業成
於五載天意所屬豈必在王侯世胄哉卽位八年以擊黥
布中流矢遘疾崩走徇盡烹而帝命隨之亦屬有天道也
太子盈幾廢者數賴周昌強諫四皓安劉而幸以無恙然
考其實帝豈眞溺牀第之愛者不過疑太子仁柔大臣不
世德堂文集 卷之二 三
附而故爲是快快追觀於山中之老皆願爲太子歟而後
喜可知也鴻鵠之歌一以慰戚姬子母耳讀增緘安施之
句則已情見乎詞矣孝惠既立權在呂后煬趙王屠戚姬
甘心夙怨而帝以天性傷慘淫樂自廢蹈二子乘舟之節
爲信陵速死之計惠之爲惠可勝痛哉呂氏殺人之子而
還以自殺其子卒之人禍滅人鬼禍滅身蒼犬爲祟太后
病崩人豈可獨殺與孝惠立七年崩高后擁他人子而臨
朝稱制又八年追紀通矯節北單左袒而呂氏無遺種諸
呂既定大臣以少帝恒山淮陽之屬皆非孝惠子乃謀迎
立代王暨朱昌決策東牟清宮而王方讓再讓三以示無

利天下心蓋恭默退遜自其天性然也踐祚之後愈執謙
冲優宗藩而崇賜杖八立太子則博求聖賢庶幾以讓爲
國以德化人之意漢之孝文實成康以上主豈虛語哉在
位二十三年崩遺詔短喪後世譏其廢禮而帝之痛念臣
民虛懷貶損固終始如一矣太子啟即位是爲孝景孝景
自爲太子時即以欽博提殺吳世子刻薄之性已見一斑
卽位之後信任晁錯而激變七國向非亞夫堅壁昌邑梁
王城守睢陽漢之爲漢未可知也至於廢臨江而立膠東
子因母愛后以邑升亦以見帝德之不競云在位十六年
崩孝武卽位享國最久而窮兵之餘濫及骨肉江充以亡
世德堂文集卷之七
毒

虜亂人父子巫蠱難起京師流血門庭之內羌夷頓生雖
千秋訟冤思子宮作會何救於父子相夷之禍哉先儒謂
巫蠱之禍生於堯門亦防微杜漸之本論也帝在位五十
四年崩太子弗陵卽位是爲昭帝

西漢世系論 其二

昭帝以鈞弋趙婕妤子卽位之初年甫八歲燕且不服兩
構叛謀幸雋不疑弭之於前杜延年發之於後而親則燕
旦鄂公主疎則上官桀桑弘羊等並就撲滅大將軍光柄
政天下想聞風采而光亦守成深堅志行純白以故少主
委裘十三年而天下晏如帝崩無嗣諸大臣不能慎擇所
立而絀廣陵迎昌邑其間不能一寸迨王賀受璽二十七
日荒淫迷惑者千一百二十七事豈天意故稔其惡以啟
大石僵柳之祥乎丙吉奏記延年勸成會孫病已繼孝昭
皇帝而奉承宗廟矣原夫巫蠱之難太子父子以無罪歿
世德堂文集卷之七
毒

天下寃之曾孫之立天其或者從民聽也宣帝在位二十
五年崩太子奭卽共哀許后徵時所生癸酉卽位是爲元
帝立八十六年崩太子驚繼立太子驚元后王政君子甲
館書室之祥卽以兆漢祚中哀之漸迨五侯並封權在私
門識者有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之懼而帝方淫
佚於色沉湎於酒洎姊弟入宮並作驕妬而皇孫燕啄儲
嗣終斬禍水滅炎之唾早已先見椒寢矣成帝立二十六
年崩哀帝以定陶共王子成帝猶子也成帝壯年克已建
立爲嗣哀帝立而采用邪說推尊定陶厚所生而薄於所
後已自不爲海內所許乃董賢之寵更欲以天下禪何帝

之爲帝曾不若衛靈之悔餘桃耶哀帝在位六年崩國統中絕王莽借太后之援繼四父而柄國政迎中山王興子而立之是爲平帝年纔九歲莽酖而弑之在位僅六年耳定陶爲元帝次子子欣繼孝成而立中山爲元帝三子子衍繼孝哀而立史稱孝元之後遍有天下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孝平既弑王氏篡盜之勢遂成猶復迎立宣帝玄孫廣戚侯顯之子嬰而奉之莽負扈而稱假皇帝者又三年迨劉寵舉事不成翟義稱兵繼敗而莽乃晏然卽真篡位安定公置四壁中老矣元后身爲人妃姬而賢異同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及長壽置酒孝元廟撤乃區區以饋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美

雉而更劇矣

食爲嫌黑貂漢臘之不忍婦人之仁坐滅劉宗其事較呂

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論曰聖人所以治天下之事者則必自有其本而然矣而世之爲本論者往往置性而言道此則有說也道者與物治者也而性冥於虛故不予虛者以有權而以其與物治者爲足變化於無際凡爲術之該徧莫過於此焉又以其重大久長者而舉於其近小凡爲術之綜核亦莫過於此焉夫茲二說者非不足以明本之爲貴而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事者不徒然矣而特未及乎所以爲本者也夫聖人之所以爲本者必存乎性而後乃形爲道及其至也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而萬物之原以全則先儒所云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者可詳也聖人者萬化所由待理也萬姓所由待命也萬形所由待成也無以理之而萬化有叢脞者矣無以命之而萬姓有饑啼者矣無以成之而萬形有萎爾者矣而聖人又非一一求詳於外而備之也一一求詳於外而備之則天下至大也百昌至繁也其間空洞遼濶之屬甘石不能測隸首不能筭必恃聖人以在宥焉則聖人幾窮夫聖人所以不窮者則不存乎道而存乎性不主於分而主於合是非仁智之一斷斷不爲功顧仁智何以一也今夫天渾然大極而已太極靜而生陰而智之體以立太極動而生陽而仁之體以立原於太初浩浩冥冥賦

而畀之而萬形以成或得其偏以爲人或得其全以爲聖
聖者仁智一之名也不智則無以始而事之體不立不仁
則無以終而事之用不行是故聖人危微以微之存養以
致之折不折方長不伐胎卵以漸摩之不臨高深不邇庖厨
以保護之而又春養長老秋育孤少以覃敷之擴推之如
此則可以爲仁矣詩書以啟之矚矚以薰之盤盂有箴几
杖有銘以惶惕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迎養之而又祛
湯竈之奸設敢言之鼓以神明之光大之如此則可以爲
智矣用仁以濟智而明不傷於察用智以成仁而慈不傷
於惠如此則可以爲仁智一矣然後廣博易良爲該偏之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術而未嘗遺天下於吾性也質直精審爲綜核之術而未
嘗驚天下於吾性也何者彼誠知性之卽爲道而一之可
以該萬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今其儀一今心如結今
此言結於一也夫三千三百豈不誠煩而君子正以爲結
一斯聖人任性不任情從一不從二之說也是以性譬之
江河事譬之溝瀆或大流小或小從大亦互相爲也易曰
知至至之智之事也知終終之仁之事也吾烏知其所從
分此者乎

二氏說

道家之說本於老氏釋家之說原於浮屠其教既尊其施
浸遠不可得而詰已歷世以來羣奉而不衰甘往而不復
者言老則妄冀長生佞佛則心希不滅是二說也愚者信
之智者疑焉疑與信均未嘗試取而論之人秉陰
陽之氣以生而有精有神神者魂之庭也精者魄之舍也
魂主動故善散魄主靜故近愚世有黠者若仙與佛取其
散者使之常聚取其愚者使之常惺故養其魂之清者爲
僊養其魄之清者爲佛魂爲神魄爲鬼神之靈者謂之僊
鬼之靈者謂之佛此其大較也其在人則得之天者有強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弱稟之性者有豐嗇故魂旺者可與學仙魄旺者可與學
佛世之人不悟內求諸已而望蓬萊而訪藥向西竺以求
書亦已惑矣若推原而論則其拂陰陽之性而亂天地之
常與爲異而已今夫天若地其魂則日星也風雷也其魄
則河海也山嶽也生而爲人以其清者與日星風雷應以
其濁者與河海山嶽應泊其變也肅然動者還於大造放
之無垠塊然凝者合於黃壚下付有象復而後通無而爲
有此天地所以長久而人物所以蕃滋也蓄而不行滯而
不流閼之已而黃輿無權焉造物之性或幾乎息矣實則
和者同於物而化爲異類寂者枯於境而幻爲頑石又其

樊也聖人則不然居仁由義以彰身制禮作樂以及物是故以其神章之爲道德以其精著之爲謨訓夫苟億萬世而道德常存是則聖人之魂常存天壤也億萬世而謨訓不朽是則聖人之魄不朽人寰也生而爲正人沒而爲正氣其在大化與其在物我無以異也是之謂大公豈必敝敝焉蔥蔥焉虛其心實其腹合羣迷而爲真指生死以爲妄之爲得耶

恭伯至德說

人倫之有五也天也非人也天以降衷之懿賦於人爲五常而率而由之以分配乎五者之倫而天道以立而人道以行然而人之得是理以生也有輕重焉有厚薄焉非獨凡庸人爲然即賢與聖莫不皆然而聖人者即夫受中之性立爲一定之經曰此則其至焉者苟以期乎民之至於中焉斯已矣至於其自爲之則雖同至之中而各有其獨至之處蓋嘗論之堯之德似於君道爲獨至舜之德似於子道爲獨至非謂其他端之有歎也然而其獨至者不可掩也余於孔子之論泰伯而深有感于君臣之義也曰

此則泰伯之所獨至者乎攷伯之當日一以爲成父志也則其孝也一以爲成父志以予弟也則其友也然而伯之志不盡乎此也以爲成父志已則居于孝父不嫌傷于慈乎以爲成父志以予弟已則居于友弟不嫌傷于恭乎且夫孤竹之君則已有成命者已有成命故夷可憑之以辭而齊猶有所不安于受若泰伯則直揣父志于未形而偕仲以去何以令季歷晏然南面而卽安乎故凡伯之讓爲商也非爲周也爲君臣也非爲父子兄弟也而或有疑之者曰伯以一去存商然而能存于服事之文不能存于燮伐之武烏在其爲讓商也抑伯以一去王周而適以自全

其讓商然而名節全于一已弑逆貽諸後人烏在其爲讓
周以及商也然則三讓之說何居三以天下讓之說又何
居曰泰伯之心蓋義重者也義重則其于君臣之分體之
至于不可解而又審度于時事廢興之故參酌于天人去
留之間真有以見夫邠岐之積德累仁駸駸乎有不能已
之勢即以已之盛德處之亦不能無時至事起之理故斷
然一去以自全其心之所安雖以父子之恩兄弟之誼皆
有所不顧而至千商之亡不亡周之王不王皆非所計又
何心于民之稱不稱乎此夫子于易世之後深見其心而
有以知其德之獨至如此故從而推之曰三讓曰三以天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下讓蓋與大堯之爲君大舜之孝同意而如謂讓周也篤
于父子兄弟之誼也無論其事勢不與夷齊同卽令與夷
齊同也夷齊已可稱同至矣烏所謂獨至者耶抑仲雍與
伯偕行而夫子獨以讓稱伯何也曰伯則其倡之者也且
夫仲雍已爲勾吳長矣而夫子以逸民例之安知其不以
讓德無名同于巢父許由之行乎是又夫子不傳之微旨
也

擬湖南宣捷露布

臣聞拯遺黎於溝瀆非 聖不能掃氛沴以雪霜非 天
不可故逆賊吳三桂者蜂目豺聲野心狼子甘殘骨肉忍
背君親始以虎視而驕敢逆 主命終焉鷹飽則奮遂孤
國恩謬螳臂謂可當車恃蜚白爲堪轉轂妄盜名字濫竊
冠裳黔滇一隅借爲窟巢湖南半壁恣其毒痛伏惟 皇
帝陛下廣大際天高明配日帝舜有苗之格初焉欲俟三
旬軒黃涿鹿之師後則竟煩一戰乃者凝茲睿筭銳焉取
彼凶殘建斗杓以振威出星門而仗鉞掌上必取憑借宗
社英靈穀中難逃驅使風雲雷電亞夫之老謀故在賊計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必窮臨淮之壁壘原精凶奸立屈坎三鼓而江流自却聲
六校而瓦屋皆飛自是棄甲等山靡旂滿谷無舟掬指已
驚紫陌之烏有地僵屍不啖淮山之鶴前軍屢蹙後隊仍
窮日者彭蠡舊疆原是 天朝版籍今茲衡湘土物仍爲
廣輿人民凡在生成孰不懼怵臣等共秉神謨謬膺闡寄
方將長驅獸跡汎掃蟻庭除蔓勿滋神奸鑄在鐘鼎剪棘
須盡窮兇蓄爲汙瀦行當大開明堂再振儒校窮天盡地
皆爲壽域之人赤子靡睂共著止戈之義謹奉捷音露布
以聞

擬

上命儒臣纂修一統皇輿圖冊書成進

御刊行羣臣

謝表 康熙十八年

伏以

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

正氣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

觀星文而攷南北數入幾衡

命大章而步東西聲調律呂溥有形所由歸景大無際

乃以宅心玉帛胥歸車書同慶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雷

頓首上言竊惟躔次星列周官勒之職方區宇上分

禹貢煩其疆索上下四旁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

是乎甄其四隅天地之無功則女媧氏補之於

是乎鍊以五石理窮變化畫卦觀陰陽之文數盡神

明垂衣取乾坤之義定殷周之損益北辰而拱衆星

攷虞夏之質文南面以朝天下蓋道大者無外是用

陳圭置臬建姬后之兩都德隆者有截因之詔蹕鳴

鑾巡漢王之中嶽迨至囊括無術信盧敖之六合窮

觀混一徒勞咲陶侃之八門飛入力小則不能保其

地玉關謝而不屈德薄則不能臣其人乘黃却而第

有斯并義慚漸被功謝享王故令珥筆無光坐見圖

書減色未有道配乾行量同坤載陽動陰靜抗五土

於詞峯地旋天迴吞九溟於筆海如

今日者也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恭已承乾

守文繼統

布寸心於兆庶一德日新

明四目於萬方九功惟叙

淳化與陽和俱扇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望

茂功將大造混成堯舜湯文不違類於咫尺稷契伊呂

共接手乎明庭猶復榮鏡六幽照蘇八表勝殘去殺

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接圖啟千齡之昌運撫茲

金甌鞏固益切苞桑深心謂勢隆位尊易有亢陽之悔

卽地大人衆豈無土滿之憂乃

命儒臣宏開文苑劉向沉研楊雄寂寞之士於茲翰墨

馬融該博傳毅文章之才此焉潛心闡天地之奇情

發江河之俊勢平看日月唐都之物候可知坐望山

川裴秀之輿圖在目刪煩爲簡搖九莖之祥風積小

成多泣四照之寶露瑤編初進義隨一線綴

堯裳寶函新呈字入五絃彈

舜律況凡今政要畧有幾端抑顧茲民靡不遵一逸禮
義興於學校若者五教爰修衣食本於農桑若者三
時聿舉不足乃流亡之路緩征以厚其生無耻卽爭
訟之由平刑以惇其俗至若縣得良宰則萬戶綠之
息肩郡有賢藩則千里於焉解帶逋逃人戶所在輯
安征鎮人家每事優恤盜賊禁止鰥寡撫存姦詭不
生郵驛無弊凡茲國計攸在並爲圖錄所先冀以涓
塵仰裨

高厚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集

天光下燭懸奎室之一星地氣上騰發大雲之五色臣
等道愧夔龍學慚楊馬人間齷齪抱風雲者幾家庶
俗紛紜得英奇者何有况復神州赤縣聖賢不能定
其居泊乎弱水弁山載籍無由記其數捧茲紀

盛之冊祇惕危明之慮伏願

益欽乾象

大濟蒼旰自明而察幽三靈之貺可接由近而視遠九

土之慶維新

安益求安

聖不自聖則

功高五嶽闡邦國之風猷

休崇三辰茂君親之典禮稽合同異傳堯離之異音詳
縷闕遺陋周唐之王會矣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集

擬

上以 國典所在遣官致祭長白山告虔禮成羣臣

謝表

伏以

西瑄協律

鳳詔勤荒作之原

南甍迎神

龍香賁祥發之地上靈無虛出之瑞

至德洞微

帝王有必威之符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東

天鑒匪遠溥有形而歸景大無外以宅心慶告仙壇祥開
聖域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石紀岵嶸帝
靈兆瑞山開柞棧王跡首基因事觀天銀甕成太平
之字威祥祈聖嵩高來萬歲之呼堯雲還舜日往神
華靈鬱爛熳乎穹壤之間湯網開禹穴出金簡玉書
紛紜乎清禁之野喬丘埽路望翠華以來臨上帝儲
恩俟蒼璧之至止迨封禪著頌徒侈美乎乾封迄弘
農作歌竟紀元於天寶石能化麵豎來甃之足方山
可生金何雨粟之可喻斯皆誕以生誕故令頑不成
頑威後懲前居今鑒古未有精意必達墜典咸甄國

泰人殷方傳景祚功成事立敬告山靈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榮鏡六幽

照蘇八表

體膺上睿本大仁而臨赤縣

運鍾下武躬至德以字黔黎

茂功將大造混成六宇弘濟

淳化與陽和俱扇元象惟欽嘉氣內克滂雨外息豈止

搖風紀月之草列蔣於階厨亦復儀蕭御籙之禽互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東

鳴於戶闔近且發頑厚載表幽德之潛通抽貺泉源
顯靈祇之昭報唯茲長白實三韓之名山眷彼奧區
職二遼之靈岳鍾祥海滌襟帶遐長作鎮東偏高巖
鬱起峯橫鶴嶺蓄之則爲屯雲水學龍津泄之則爲
行雨况且顯微形勝驗遼海之鴻圖陰益皇禧知太
乙之靈化是用博詢敦實敬遣祠官和鬯洪釐幣玉
將精誠而格爾衣冠盛典笙鏞儼盼璽以來思曉露
未乾檢玉牒於中頂光風微動揚柴燎於高穹從此
赤霄可通三呼從天而至地因茲白雲在下五色拂
馬以隨人樂成而萬谷皆春慶翔而異音同歎臣等

賦隕班揚學慚馬鄭清珮隨馳道之月載咏霧散
壇絳節應午夜之燎欣看雲行復道背牛文梓悅仙
駕之如聞白鶴貞松儼霓裳之可接伏願

永錫純嘏

益勤懋昭

璿衡考政宅萬國之歡心

金鏡御天朝百神之樂職

祥來而事應靈感無方

德著而休歸神鑒不昧則

功高五嶽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辛

休燦三辰鳥紀龍官焉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未能喻

其久長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策問五道

問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其時以鄉老爲之師以月吉爲
之教家不必知六經俗不必宗孔孟也後世人異師學異
術聖賢之道紛而無所統於是六經爲之指歸孔孟爲之
標榜師儒之權有時上侔君相所以扶人心衍聖緒也
國家以武功定天下戎衣之後首重釋菜至推恩闕里維
新廟貌其於崇儒右文重道尊師之風彬彬乎軼漢踰唐
矣而經術未彰真儒未出無以副 皇上臨雍問道之舉
何賢者之寡乏與夫自漢唐來諸儒之有功六經者靡之
祖豆之班蓋代不乏人也今人以宗聖爲迂俗以講學爲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辛
忌進無以助流政教退無以表章絕學至使 聖朝曠代
不一覩從祀之賢其責將安在若文宣至聖之稱四配十
哲之位七十二賢之名氏無訛王楊諸人之升黜異議其
折衷將安出諸生生近聖居服習聖訓有年矣其詳言之
勿隱

問王者之禮莫大郊社而古今議者僅同聚訟大約不過
分合二說虞書類於上帝望於山川後世據爲合祭之始
周禮冬至祀天圓丘夏至祀地方澤後世據爲分祭之原
夫帝者天之子也故曰父事天母事地而正合祭之誣者
則謂同牢而食有嫌於瀆正分祭之謬者又謂地先天祭

有病於越二者之論孰得而孰失與三代而下漢最近古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紛紛於郊祀何當焉元帝時始爲天地合祀之說至光武而一遵元始率是以降互有同異或先分而後合或始合而卒分其源流本末可得而考鏡與明初始爲分祭而後卒定於合暨世宗議禮一舉而分之我國家戎衣大定之後首以郊祀爲兢兢而南北分祭一遵勝國遺制今之壇圻卽古之圓丘方澤也而議者或猶以合祀爲言豈謂嘉靖議禮率先迎合未可以爲依據與夫義苟至當無取隆古制輿因時何嫌近今彼六天九祭之誣大裘冕璫之異獨不可斟酌時宜以共求至是

與爾多士其各陳所學勿勤勿同以稱折衷之至意

問國以得賢爲本賢以豫養爲先學校者所以造就人材而爲國儲賢之地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爲之士者藏修游息必於是焉故其教易明其學易成也今上自成均下至州縣學非不設也而士氣益囂所學益穢無以副朝廷側席至意者其弊安在宋儒有言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今將克士與儒之名而崇乎其實寧無道以處此與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則尊師重道其非養育人材之先資與夫士必先廉耻而後可望節義學必先

經術而後可望事功節義事功國家之所急需也所以養廉耻明經術者其道何由爾多士將絜齊以應無方之求亦言其所由自立者以卜他日拜獻之資可也

問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濰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爲界古之所謂渤海也其勢汪洋浩瀚溟濶無際外通朝鮮日本諸國內通八閩二浙諸道其形勝可得而言與近以海逆犯順防兵久設比大憝雖漸就解散而一二遺孽游魂未息至煩廟堂過慮遣信臣親查沿海諸汛此則未雨之綢繆也然考前代海防之制蓋嘗大者置衛其次置所又其次置巡檢司調民兵爲戍兵矣今以客兵久駐而星羅碁布不虞兵民之相疑與前代所禁者民船之入海耳兵船固不禁也蓋常有數百料大船八檣哨船風快船等製而又以時出哨回衛休息矣今一切兵船不設但責令循塘距守不虞敵情之不盡與又沿海一帶延袤無虞千里其孰爲危礁暗沙爲船之所必避孰爲平潮落灘爲船之所必趨扼其要而駐之兵其亦有可指陳者與諸生近海上其各抒所見以助勝算之一得

問史職之設所以昭來茲示勸懲也至於事存隔代尤本朝之龜鑑係焉成周監於有商大漢取喻亡秦蓋其懷

也夫苟義取於勸戒則雖細在風謠猶煩載采而況一代之典章百年之善敗可聽其散軼而不舉乎我皇上念德不怠唯懷永圖萬幾之暇慨然悼明史散亡不任觀覽特命儒臣修輯務從實錄夫豈以為勝國之文物所關亦良以為興朝之沿革具是也然而史事既繁史權尤重以一日之褒貶為萬世之是非保無有謬亂者與以數人之聞見舉數世之故實保無有疎漏者與愛憎任情則穢史貽譏無以上繼董南詳畧失裁則穿窬蒙誚未免文慙遷固何道而使直不病許辭不傷陋與或曰古者太史令位在丞相之右權尊也而後其取舍不撓又郡國計吏先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書

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用博也而後其取材不固今亦可做其意而行之與爾多士其明著於篇以為史局之一助

封君趾仁孫公墓誌銘

封君孫公趾仁卒將葬其嗣君茂先乞銘於余余與趾仁公姻家也誼不容以固陋辭因勉而為之銘且言曰嗚呼蓋觀於公而有以知天人感應之理也自太史公善為悲憤之詞其傳伯夷也多舉其善不必酬而惡不必報者以為之說而後世往往惑之余謂善不必酬善之天未定也善不必酬善之隱未晰也自夫人不能與天道爭神明故或見其外不見其內而隱微之淑慝有不得而按者矣自夫人不能與天道爭強壽故或見其偏不見其全而身後之報施有不得而覆者矣吾嘗以驗之封君封君姓孫氏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書

諱玉麟字趾仁少孤以孝義聞於鄉弱弟幼妹為營生產謀婚娶具如法族黨多稱之家故饒貲產鄉里之豪者多憤嫉焉時時以意外事相構擾公負性寬和往往大度置之或醉罵及其間或奪其父祖所遺田業輒笑不與校以酒自娛三雅寄傲足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身籍諸生而疎脫不耐治舉子業顧獨嘗睥睨族間進士坊扁曰吾已矣脫有子顧不能踵武是耶未幾而茂先生生而八歲墮車折腰脊病十餘年不起信宿者方日肆而公獨堅卧不動觀觀然自守已而子茂先病良已年已十八九乃始從村學究學學庸句讀隣里有相與目笑者而公獨心自喜

曰卽吾兒旣已不死何必不掇巍科如某某自後年六十餘得酒病瀕死矣而卒不死明年而茂先舉於鄉又明年而聯捷成進士主司第其文文最高鄉人傳誦之卒以償公宿願不爽且夫舉債而寄之人券與傭保明在也然移時過討有得有不得者矣公直以其寬和容忍之性爲人所蹂藉時時作謾語自遣耳烏有所謂責報於天者而持之在四十年之前應之在四十年之後而卒以不誣何耶王子曰余與公姻婭周旋者三十餘年公頽然塔然胸無城府雖五尺之童子可狎而擾也夷然嶄然面無脂韋雖責育之壯夫未可襲而奪也蓋公之隱晰矣公之天定世德堂文集卷之十

妻

代祭洪區丘公文
嗚呼天之生至人也常有爲而生或用之以爲事則有其功或用之以爲教則有其名爲其事者身則以亨爲其教者遇則或窮爲窮與亨至人所不計而總以聽夫造物者之權與衡嗚呼唯我表叔挺生東海獨鍾間氣英英君子汲汲仁義道學爲宗訓典是從泥滓珠玉擺落醇濃文章肆意老而愈工吹迴虫濫凜爾王風命實在天賢不必登隱居授徒道傳管衛九十詩書伏生云似白頭教授一官如寄嗟予小子實唯後生忝同家仲杖履相從予也落拓不究公志兄也拼飛少展公施一臨國泮三入鳳池手持世德堂文集卷之十

妻

文炳爲儒人師學本乎道道通乎類身隱類從道亦不墜嗚呼兄旣云亡公亦繼逝天地慘傷斯文短氣嗚呼跡我公之生平至一第之維艱要我公之先後期奕世之必傳赫赫其門不如揚揚其聲華袞其躬不若賢聖其名要而論之未知孰窮而孰通此之可論者亦原本公之大意而不必問之冥冥之蒼穹獨是梁木云壤泰山莫攀神理終窮音容杳然相視咨嗟徒勞增歎牲牢載陳永寄哀纏唯英靈之不昧冀須臾其來臨泗終天之別涕理萬恨於深心尚饗

先慈太淑人行述

愍予小子夙罹鞠凶行年十九嚴親見背唯時煢煢孤雛強者未離布素弱者猶在垂髫凶儀未備誌狀闕如不孝鉞等久已拔血痛心刺骨銜恨閱二十年爲世祖皇帝之十有六年先嚴始以學行爲輿論所推上之督學使督學使爲達部入告得以誥贈中憲大夫榮祀孔廟不孝鉞等已追憶生平畧述行狀用告同人矣距今又七年而先慈以誥封太淑人考終於寢踰二年不克葬今將以二月之十有五日啟先嚴之窆而合葬焉痛念先慈氏間範內儀允爲世法不孝鉞等瀝血載筆畧述一二事附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之先嚴行狀之後敬告世之仁人君子有錫以鴻文賜之表揚者俾兩先人死且不朽不孝鉞等屬離之痛通天之辜冀可稍撫萬一也先慈姓周氏膠州人隱君瑞宇公之女也瑞宇公有潛德壯年無子禱於岱麓而先慈與舅氏維華公孿而生瑞宇公有知人鑒鄉里號曰天史舉舅氏公不喜舉先慈氏顧大喜既而歎曰吾世其中衰賴此女以不替耳先慈生穎異端恪而靜好瑞宇公奇之爲口授古今成敗事及內則女史等書一入耳輒不忘瑞宇公益奇之年十七歸先嚴正議公公性方而好禮先慈氏以莊佐之每相敬如賓修冀野饋餉之儀佐正議公事太母

丘淑人甚謹太母治家最號爲修整先慈氏每先意承志職勤不怠太母顧獨喜會歲祲當拆箸而太母指先慈氏謂諸世父曰吾以若婦賢吾當從少子耳諸世父卒如太母指而先慈氏先後事太母十餘年稱新婦如一日未嘗有纖毫失言失色也屬太母病且竟歲先慈氏佐先嚴正議公侍湯藥必嘗必親至於首不近枕衣不解繫蓋終歲無倦色時先嚴尚未隸博士籍會學使者臨先嚴內痛裂不能出應試太母亟強之行謂先嚴曰若新婦賢若可無內顧憂若行矣若苟得小僦吾乃可報若父地下先嚴不得已爲勉強一就試比歸而太母病已劇相對惘然顧獨謂先嚴曰若婦果大賢王氏實後衰振之者其在若兩男乎時已舉先兄及不孝鉞矣暨太母沒含歛殯葬一一如禮先慈實左右之已而繼太母主家政益秩秩也又時時佐先嚴闕鄉里急貧儒故交到門輒不以有無辭或脫簪珥繼之至於訓誨諸子先嚴督章句而外先慈氏每爲指畫古今事蹟或近夜分至得失之際未嘗不流連往復比於耳提鳴呼此又向者晝夜和丸之所無也會歲在龍蛇實爲王氏厄運先嚴竟以辰之歲卽世明年先世父理疆公繼之於時藐爾諸孤越在苦塊人謂王氏世衰矣先慈每于縗麻踴躍之餘課膏火業不輟至或流涕相告以王

氏廢興爲諸兒勤惰所係今言猶在耳念之且三十年如旦暮也是後世變相仍南北播越先慈氏間出奇料情事脫諸孤於厄若燭照數計又不止剪髮剝薦之爲烈矣已丑歲先長兄成進士明年筮仕爲戶曹郎又二年出使白下奉先慈板輿入官舍每事必跪受教而後行爲擘畫官事具有成護且誡之曰汝以寒素博一第汝父母所望不止此因歷數古名臣若韓范輩曰彼獨非人子與吾不能效世俗母需滌澆饅飽之奉爲兒子累也汝勉之矣是後日習見先長兄明達吏事服勤官政乃喜甚曰吾非爲區區甘旨來者汝若此吾復何憂吾可便道北歸矣及再使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本

路河監司江右迎養皆不至然誠勵之言時時不絕於口未幾而粵西黔陽之命相繼下先長兄以萬里之行不能不一過里門修定省及拜別瞻依戀膝下而先慈氏反執手慰之曰汝既已載名簡書勢不得復修子職且避道辭難非人臣誼也窮微絕域莫非王土當勉思班定遠之言卽所以爲父母光寵也嗣是思綸屢錫象服燿耀先慈氏更處之裕如時時課諸婦勤紡織稽筭論曰使男不廢讀女不廢績而後世業可常保也一聞諸子若孫有爲富貴容者必瞿然憂曰而忘先業之艱難乎且驕奢與危亡若枹鼓之響應也持盈善下傷哉乎吾先慈氏之言也不

孝鉞敢不刻骨誌之先慈氏性爽愷有特識至性而善持大體自吾先太母之歿也事各姑一如事吾太母吾姑爲臺氏婦無子而寡歸依諸弟昆每歲時迎請先慈氏必親爨以待捧杯稱觴若唯恐不當意者居恒一味之甘不分獻不入口以此終姑之身不替先慈氏篤于內親諸舅氏子皆爲畢婚娶置田產諸姨母從而受廬者兩家其一爲樊家姨偶以事開罪先姑先慈氏聞而大恨曰吾豈可以吾私親干吾姑女乎立逐樊家姨令去先姑爲屢請而後復之蓋執禮不私類如此今於五年正月初九日以痰病劇甚先慈氏謝醫却藥曰吾年已不少死復何恨言竟寂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本

然長逝若明去來之故者嗚呼先慈氏其竟終耶不孝鉞等寧唯罔極之悲問天無從抑且北堂崩摧靡母何恃不嗟孺赤之悵悵耶嗚呼痛哉先慈生於明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子時卒於清康熙五年五月初九日辰時享年七十二歲子三人長卽先兄錢戊子科舉人已丑科進士由戶曹歷任至江南布政使司左布政先娶同邑孫公獻謀女繼娶高密庠生李公朝彥女次卽不孝鉞丁酉科舉人戊戌科進士已亥科廷試三甲第二名候選娶同邑庠生隋公璧女又大錫園子監貢生娶同邑庠生胡公恂如女女二人長適同邑儒士王初錫早卒次適安

丘庠生王惠宗孫男十人長沛思邑庠生銑出娶高密春
元李公鏣女次沛憫邑庠生銑出娶同邑進士楊公蕃女
次沛源恩廕生銑出定娶同邑封君臧公允德女次沛懿
錫出定娶同邑庠生馮公世懋女次沛懽銑出定娶同邑
貢生劉公楨女次沛恂銑出未定娶次沛慎錫出定娶安
丘庠生孫公穀女次沛惠錫出定娶同邑庠生鄭公福社
女次沛愷銑出定娶湖廣黃陂副戎陳公世昌女次沛保
錫出幼未定娶孫女十人長銑出適安丘庠生孫公玉麟
男庠生起綸次銑出適同邑庠生孫公銓男庠生添次銑
出適同邑庠生李公鼎梅男庠生華之次銑出許字高密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奎

侍讀學士單公若魯男恩廕生務靖次錫出許字同邑庠
生李公廷芝男則舒次銑出未許字又次錫出許字同邑
庠生祝公釁男恒淳又次錫出未許字又次錫出許字同
邑庠生丘公淮遠男勸會孫女二人長沛思出許字高密
春元張公爾翼男珊次沛思出未許字茲卜於本年二月
十五日奉先慈太淑人柩合葬先嚴正議公之墓不孝銑
等謹泣血而誌其畧以請表章於名公巨筆不孝銑假息
餘生神志荒畧敘述不備則有之不敢以浮詞飾說欺世
之仁人孝子也右狀

先兄方伯公行畧

先兄方伯公諱鏐字伯和別號樸齋家世東武相傳為城
西之小店人自六世祖處士公諱庠始徙居於城北之相
州鎮居東巷焉以好善力田聞於鄉號為東巷王家再傳
而為愛軒公諱仁愛軒公生太學公諱績以治易起家入
太學太學公生通議公諱允升通議公生四子其季為正
議公諱恢基正議公生三子方伯公其長也公生而俊邁
異常兒太母丘淑人常撫而奇之曰亢而宗者此子也王
氏世德為不虛矣六歲入鄉塾受書盡成誦十歲學制舉
業能作驚人語嗣是文日益高顧益頓不獲一青其矜會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奎

庚辰歲先正議公病公身侍湯藥浣廁踰滌中裙不解帶
者三閱月正議公竟不起公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明年世
父理疆公病肺公侍疾畧如先正議公會亦不起公再致
庠察因得吐血病又明年始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每試輒
冠軍戊子歲舉於鄉次年春中式禮部 廷試二甲賜進
士出身庚寅秋補戶曹主政次年出使白下管復成倉事
倉在江寧為劇地且國兵新出人情慮不相習公為調劑
盡善兵民兩無慮而餉以不匱癸巳復命明年以資望再
使潞河管坐糧廳事潞河為神京門戶輦下伏奸借叢而
若為倉儲蠹緩之則壓鼠腹急之則挺獸險公至為裁之

於法不期年而吏胥服宿弊盡釐時有益倉儲者公廉得懲之其人稱重臣以自解公懲之不顧曰爲國護儲吾職也遑恤其他既而其人結重臣左右以相劇至被詔旨詰問公從容辨對理明而詞強卒以見原是年晉本部員外郎乙未復命以課最晉本部雲南司郎中九月有詔檢內臣材行優敏可爲司牧者公名在簡中明年以布政司左叅議出守江右饒南九江道饒新被兵苐初靖頗苦戍卒暴悍公至爲鎮之以風力卒不敢橫先是有所底定而軍鋒四出不無芻逮良家子女有在兵間者公既微聞乃張示聽贖會有求贖不得者訟之有司有司稍執

以寬平處之手自編茅誅荆作宇舍與山城民錯處驅童僕上下灘坂食力自給一草若木勿以涸粵民婦子爲也明年歲在己亥以最績加一級七月再轉江西布政司叅政分守饒南九江道饒故習公治公亦樂得饒民而治之明年二月公再至饒方欲有所設施而貴州按察使之命下矣屬戒行而會部民方雷等二十家故浮梁富室也時海波初靜特嚴通逆之禁猾民以是與大弁通多所操持以與諸富民爲市不得則特之以爲威里民皆側目此二十家者亦既爲誰何所中破家矣會有覲若弁者謂此曹將有所論訴弁懼而遽以通逆報督院張君者賢而明以

者願兩臺無從旁而掣其肘羅公許諾公乃按籍而稽若卒幾何需寵幾何馬幾何需棧若剗刀幾何其煥構芻粟稱是總州縣衛所而均其道里酌其勞逸計定而期會之法行無所貸胥吏毫髮無所售其私不浹旬而至者苟午供億卒以不匱督撫兩公奇公材交疏而薦公公之在黔也號爲能執法而顧多所平反身所平反大獄凡數十事所活以千百計劉鼎者大盜也跳而匿諸大弁且得罪懼而根株求之時時有所蔓引公一一爲剗剔昭雪之士司官龍贊者不爲叛謀大弁某貪功而襲執之以爲俘於關也公詢龍氏則執縛子耳訊左右亦無佐關計立爲辨明

世德堂文集

卷之二

奏

破械而出之弁方譁公公曰若貪功而令我枉法殺人乎卒出之不顧部民甲者素富饒其大父有妾既出而生子他家已伶仃爲奴矣甲聞之曰先人孟胤也招而歸之宋稍分所業業之久而蕩盡不能繼浸以成隙一旦以叛謀首若侄指一老馬弊甲爲証公廉問得其狀馬則家畜甲則親故隸兵籍者所寄也爲杖其庶孽而遣之余嘗者舊隸博士籍以衍遊公卿間聲籍甚有女而美愛之爲擇婿得杜氏子家貧入贅余意也余愛之以爲子杜私念其父母不已求歸省余弗聽即軼去余怒遽以奴僕竊貴在逃告詞既堅僻兼恃天刑問者難之杜父子懦弱匪敵久弗

能理困甚公親鞠謂余若擇婿而斷人父子情可乎且杜所以作入贅計者非以無力迎娶乎余諾之復謂余今令杜備金幣納采迎娶若女可乎余又諾之蓋余意杜貧不能舉杜亦自愕貧不能舉也公爲立出聘金一斤采幣四束立案而遣之兩家父子翁婿夫婦之誼咸以得全觀者如堵無不嘆服公在黔且逾歲會病念太夫人老在堂而身居萬里外卽有緩急不相聞奈何病良劇久之稍間會得江西右布政使之命喜甚曰吾可以閒道歸省矣卽日趨就道比歸而拜太夫人膝下憫如也然貌日以癯嗽日以不已顧私心計右藩閒署耳可坐而養疾也明年癸卯

世德堂文集

卷之二

奏

遂抵江右任冬十一月晉江南左布政使公舊病良已而江南故陪京入本朝新設藩署極爲煩劇先後至者盡註誤去去而留白下者趾相錯也仕者戒爲畏途公曰難事不避臣職也任當盤錯而顧瞻不前人其謂我何得代卽行以明年甲辰五月抵署署務無小大皆創起無故牘赤籍可稽胥吏盡新進市井子取款目而滑之以爲已利利作奸益二十年於茲收無款放無項矣猝遇部詰則茫然莫措公曰前後蹶者智愚同揆職是故耳則亟令歸款欵可借可補而必不可滑以爲例吏持牘奏案下公一見卽指其欺弊處予笞予杖無一假借者吏咸噤指咋舌以

退抵三未三月而弊日以更諸吏之猾者日以革藩局駸駸起矣先是諸在事者不浹月而鐫俸之條纍纍下至以上撫軍公一不以假手於吏每奏牘報部輒得當撫軍張公顧謝公曰勞苦君此若而日無微諠者盡君賜也未幾而公以病告矣諸督撫惜公才共挽留公不得告公更卧閣而治若藩務藩務亦不廢因循而至歲之十二月二十一日公病竟不起公未沒之前一日猶督吏作款冊冊成印封而後絕蓋終始不亂云公之沒也得年止四十五先是吾家自曾王父太學公迄通議公以至正議公蓋距於四十有五者三世矣公以是年得病亦自以爲憂

世德堂文集

卷之二

奏

久之慨然曰死生命也吾何懼獨以不得奉太夫人終始爲恨耳公修髯長眉方領偉幹性爽慨不事矯飾而孝友出自天性其治正議公喪以時紉有所不盡終身以爲恨比病亟猶屢言之奉太夫人顏色常若不足愛兩弟無間形骸視羣從如弟視猶子如子其於鉞尤所措意鉞於公屬雁行公之長鉞僅兩歲耳鉞生而弱於才咕吟鉛槧而外予之衣履不任短長授之楮墨不識縱橫公朝提而夕挈之以迄於成立每宦遊歸猶爲經理其家事不較比公之沒也鉞與幼弟錫皆已肯堂構而居之而公宅顧尚未就哀哉公性倜儻好周人急不問橐中有無海內士大夫

識與不識皆思一得當公而公亦自以爲有求於我者愛我者也生得若郭元振范文正公足矣故其在黔中也同門友平原張君自涵以副使備兵安平未幾中瘴癘以沒其室人趙氏亦婉轉牀褥間奴僕之未病者纔三兩人耳絕徼荒疲凶儀不舉公聞之爲痛悼立遣使經理其喪事纖毫無不備畢則並室人而迎致之省會爲延醫藥備使令月餘病愈而後爲之謀歸途出寧金爲壯行李給郵騎爲戒前驅萬里旋旆纖悉皆公力也公之賑窮扶厄肯此類以趙夫人之歸也命其子作戴德錄行於世故及之其他爲德而不見德者公志也敢妄及乎公善爲詩歌而雅不欲以此見長其居平江黔署時時有所吟咏竟則棄之不存稿鉞故從諸僕使構而輯之往歲居白門爲序其顛而梓焉公見而大恨謂吾寧能與雕蟲子爭長短乎是何足以災棗梨秘其本不令傳公故喜談經濟於天下事獨規其大其在戶曹也故高郵相王公方鼎戶軸引與語嘗竟日曰子經濟器也余虛負時名耳會出外歷西南天末周還三萬餘里時時發抒其緒餘以至褰帷爲江南方伯方欲竟厥施而天易奪公速哉公生平不喜私藏挹還之日行李蕭然路祭巷哭至爲罷市禮臣奏聞天子憫惻爲下有司論祭營葬如故事悼公者咸謂公用雖未等

世德堂文集

卷之二

究

然得君終始若此亦可以無憾矣

亡姪七郎並其妻節烈事狀

姪歲貢生七郎者弟貢生錫之次男七郎生於順治十八年辛丑九月之二十七日寅時其父小字之曰爽即名沛懷既成人而仲父改字曰汝晦嗚呼孰知其生於爽而卒於晦也哉七郎生彌月乳姬抱侍先慈氏時庭中偶曬蕎麥兒失聲吐蕎麥二字甚真先慈氏訝而撫之曰汝記生耶兒遂瘖不復言蓋自是二十年不知其記前生事也歲庚申以歲貢當廷試忽慘然謂其妻曰吾前生爲德州人姓李氏生二女以三十二歲中寒病死今來此二十年矣吾意中耿耿憶當厄於茲歲過此或遂爲吾父母子但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不可必得也妻愕其言再問之潛然曰數也我死汝當繼然慎勿言恐傷我父母心耳比自都門歸歸而日悵悵也一夕夜將半忽有大聲作於牖牖若有人長太息者妻驚悸甚七郎領不驚第噴噴曰禍作矣可奈何又間日而疾作自是湯藥多不御蓋預知其不起云然終不以告其父母妻孫氏安丘人生員孫穀之女進士爾令之孫女也年十六適王門性嚴整不妄語笑事舅姑以孝聞歲庚申年且十九夫沛懷感疫症彌留至月餘已而大劇時氏方免身得一女竟不育起侍夫君疾凡七晝夜不飲食至八月之晦日而夫懷不起氏爲一慟即收泣時其母夫人韓氏

適過省氏卽以從死告母不聽爲哭勸不動並呼其兄生員亢宗哭勸之氏毅然曰兄讀書人知大義無爲久留我兄視我儼然氣息寧復有生理與我伏床褥死寧仗節死義烈卽鬼神有知猶應憐我敬我我夫矣兄爲我善慰兩親可也已而其父盡夜苦勸凡百千語皆不動舅若姑亦泣且勸曰我兩人以行負神明天奪我子兩老人肝腸已摧矣若卽欲成若節奈何重苦我不計兩老人腸且寸寸斷乎且若我餘生何抵拜且雨泣曰此非兒事有兩小叔在兒已身諾吾夫矣節與孝固不能兩全也繼而父母姑舅更坐守之氏大慟曰兒已視有生爲苦矣儻父母舅世德堂文集卷之二

姑果憐我者不應久留我苦且兒與亡人約在今三朝相從卽後期猶恨也舅與姑仍痛惜不聽許會夜將半共屬其母守視之氏乃爲微言慰母氏母稍稍信之亦會母相守久困且憊稍伏枕踈於防而氏已不救矣痛哉時康熙之十有九年庚申之閏八月二日也距夫懷之亡正三朝矣伯任菴氏曰姪婦孫氏歸吾王門纔四年耳執婦道最爲婉順矣至其臨死生際凜凜守大義責育不可奪卽烈丈夫猶難之嗚呼古今正氣所鍾不必盡鬚眉也姪止郎能識三生去來至二十年不一洩亦自非苟焉者知死期矣而不忍預言恐傷其父母此類有至性生三百年碌碌

原缺第七十三葉前半葉

讀之以自觀省無爲復外腴而中枯也矣

世德堂文集卷之二終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檀

古琅邪王

鉞任庵氏著男沛

思
懽
校孫
開

自怡草

恂
相

八月二日集夢起齋頭看簾外菊

秋意滿叢菊窺簾影欲翻寒香應在骨冷翠已浮樽白社
人初過陶門徑不誼掇英還有日重與集芳園

觀殿公圃

丈人寧圃處幽渺任情耽不意五槐堂無意三若翁
英有智應信夢能甘抱藥區區者懷諒未諳

哭稚錫文進士時公夫人張氏以節殉

華門秋老日荒荒漬酒人過涕淚湧碎玉山頭聲欲楚沈
珠海畔水疑湘樓中作記驚蝌蚪臺上吹笙友鳳凰不解
膠鹵塘下路漫天木葉為誰黃

辭舊宅

舊巷由來連市廛門庭如水映寒璫一編自護牕間月百
口同炊原上烟奴續有懷仍振振弟兄聯袂各翩翩卜居
唯我暫分里聚首還來荆樹邊

移居新宅

望中故宅影差我剪棘伐茅向此坡乍到兒童驚市井新
來鵝鴨認松蘿纔堪住足營求少差可容身僥倖多便擬
小樓當谷口不聽高卧欲如何

美人臨鏡四首

曉日射蜃牕菱光發艷陽畫眉添黛色貼鈿換花黃已幻
傾城質應羞墮馬妝向來怯獨立對面却成雙

二

幽姿良自喜持照轉分明柳黛青初合梅粧暈未成影疑
洛水出魂似月中生一看一回好柔情去更縈

三

自憐未得見窺鏡卻魂銷暗裏驚如玉望中不隔綳兩邊
睂翠斂一處眼波潮畢竟還從我何郎莫慢招

四

自是捧心侶甘為照磨人雲光香有豔雪態淨無塵柳暗
前溪影花明別院春願郎勿匣取從此喚真真

夏景冲澹偶作用唐皮襲美韻二首

炎景流光轉素紗匡牀無枕便橫斜間披書誤追通史卻
檢身愆負法家醉後苦酣思煮水靜中驅情欲黏花息機
近解狎鷗意擬向蒲團消歲華

又

遊誼無事更尋幽谷口子真今在樓荷靜似逢高士話松
閒如共老僧遊一秤坐隱昏方罷萬卷白癡壯未休近識
功名無是處誰能老拜平津侯

夏晝偶作亦用皮襲美韻

避塵偃仰止間堂風自襲
娉雨自忙已退思魔添道力更
參睡味識仙方火榴依日先呈色
白柰撩人故逗香別有幽懷酬未得
十年欲坐管公牀

題馬吉人新構茅齋二首

知君逸韻達築室城之隈亦在人間世獨與雲去來
弦心深樹靜清夢雪牕回不是尋幽者蓬門未許開

又

此地經過少到來興不窮城烟迷曉綠谿雨足春紅
新壁徵詩力小園隱畫功那更幽戶裏騰有羲皇風

送馮莫公使車北發

四望征雲駐不飛春城黯黯惜離暉角吹朝雨寒猶勁枝
折柳絲青未肥詩胃新從桂海換酒腸窄爲故山違莫驚
去路頻回首時事於君未可歸

已亥元旦懷家兄官齒粵二首

玉曆初頒彩勝新人間又是一年春夜雲蒸處香烟合花
鼓鳴時爆竹頻無家不醉三杯酒有我獨愴萬里神遙憶

樂城旅況苦烟雲望斷有慈親

又

青鬢年華又暗隨春腸過斷嶺梅枝朋儕看我多青眼
昆季於君最白眉廿載連牀同夜雨幾年離况隔遊絲思君
爲罷屠蘇酒二月歸鴻未可期

老樹陰

樹老根無力逢春花未生隣枝翻舞蝶隔葉與啼鶯有恨
警疎雨含情問月明秋來如得廕猶勝滿庭荆

承鹿道上

爲從馬首占雄風十二層城入望中四塞黃雲收帝霧一
航濁水載王功何人感慨留燕筑幾處虛懷有隗宮雙塢
寺前獨弔古野田秋雁正橫空

龍標杜公含過楚村山堂作此寄問

一樽偃蹇對平蕪好事楊雲許共呼楚嶺遙分青嶂落海
天不盡夏雲紆竹牕夜坐疑風雨山案晨開見畫圖爲問
論文乘興處座間還憶子猷無

甲辰初夏過白門借居陳卜五將軍新樓時主人歸

黃陂

朱扉雄據冶城頭天半危欄倚水浮看竹自來誰下榻披
襟此日我登樓百年芳樹尊前出千里晴烟枕上收便欲

憑高還極目大江西去是黃州

砥江劉老師訪家兄白下時予亦在署中俚言贈別

碎耳曾經立雪門一堂文字有淵源從兄此日疑官况問
業當年信道尊幾度移牀消酷暑何人倚杖破黃昏君來
自愛南陵水返棹居然逸興存

白門署中送廷玉毋舅北歸

酌酒酬君暑未平渭陽歌發旅魂驚江天雨過歸帆穩淮
海潮生客渡橫千里烟嵐收拾好一囊文字往來輕北堂
白髮愁牽應憑寄音書到短楹

盆蘭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五

澹香一種自成幽獨許高人相應求瘦葉凌風還似劍疎
花印日祇如鈎遠開吳畫來青榻新試蜀茶泛碧甌不信
庭前仍悵望未成九畹已修修

瞻園卽事二首

長夏幽園逸興多科頭揮扇任婆娑草穿徑字成苔篆鳥
聲新聲譜舊歌本老曾經前度雨塘荒猶剩一池波晚涼
散步高陰後孤月窺人柰此何

其二

亭上晚霞和綠茵三方木侍影隨人何年鞭石留秦洞幾
度吹簫逐漢塵彈壁作公蝸跡在啼橋如帝鳥聲頻客來

未用多惆悵官閣於今已更新

題蘭雪圖

瘦韻孤清未合親意中冥會得天真現無覓處香仍在月
有來時冷自勻靜臥寒雲渾故我與回短棹祇隨人不堪
半壁還幽谷江上於今懷楚臣

贈閩中朱山人善醫兼詩二首

三方遍閱識精神楚水吳山未老身文苑祇今還鑠月杏
林何處不藏春詩從龍後驗工部術到窮時羨越人爭似
八閩朱處士旬無中曉藥君臣

其二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六

一見潭淵去住因雞皮囊結老山人句聯石鼎蠅聲細方
驗上逃鳥授真五字欲成綠我誤千金未效輸君貧可憐
塵世無華髮刀七何當更問津

聞逆旅兒啼有感

冬發白門家兄病中未別就道忽
忽如失魂魄近來衡陽有兒女子

小憂孤館夜坐愁心獨對隔
壁兒啼感而淚進于是平書

永夜獨愁角欲殘遠峯何處落霜天五更寒逗人初倦千
里魂來夢尚牽老大易零兒女涕酸辛況苦別離緣不堪
隔壁聞啼後腸斷吞聲蠟炬前

夜行

霜黃月白人千里夢短天遙雞五更映水斷橋橫曙色隔

林野寺打鐘聲腸迴不省愁何事淚灑獨應憶離情落
行來渾未覺一竿寒日滿荒城

雪

寒雲出壑覆孤村白雪滿山擁華門迴雁有聲哀落木愁
鳥無語破黃昏人從別後憐形影詩到成時灑淚痕此夕
不知何處宿昏燈短榻自銷魂

京邸有懷家兄病卧白門

客裏逢春春可憐鼓吹何處鬧晴天已知老去無佳興偏
是愁來有短篇苦恨微名羈我後空餘別淚墮君前夢魂
憶得白門路五夜茫茫自往還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除夜

爆竹家家送歲除客中椒酒迥愁余獨憐日月如流水猶
自形容似散樗短髮羞看三尺劍壯心還問數行書年來
荏苒成何事坐對蚤春憶故廬

秋柳和阮亭韻四首

官渡營前銷客魂一行秋影繫蕉門纖腰舊舞繁烟色媚
眼曾舒帶雨痕笛裏有聲空落葉堤中無水祇孤村行人
莫上金城望春樹依依誰與論

其二

卽看搖落欲霑霜暗綠微黃橫野塘幾度鳴珂迎葆蓋何

年擲果拂高箱臨風憔悴初如沈印月扶疎舊似王一曲
陽關聽未了章臺知在那家坊

其三

嫩綠曾經染客衣如今寂寞與全非坂塢風高蟬噪少湘
潭露重雁來稀清村獨夜條初結白日長千葉正飛回首
輕陰夾道裏人如張緒望中違

其四

澄澄秋色最堪憐一縷長條化碧烟露冷河干塵漠漠風
回道遠思綿綿似人舊憶三眠後入笛遙聞再弄年誰念
蠻腰春細處兩星添向洛陽邊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客居天寧寺四首

暫住招提寺塵囂靜不聞一簾紅弄影半榻綠成文僧偈
紛微雨佛香霽片雲到來生隱逸不復念離羣

其三

寺老餘僧古時艱信法空柿疑雙樹綠榴似一燈紅此地
尋禪悅吾衰倚靜功浮雲如有意不逐晚來風

其二

入秋蟲響切傍晚夜笳生山遠光迴合城深火滅明雲來
孤樹暗風定一鈴鳴對此幽棲地嗒然遺世情

其四

半生已牢落近况轉蕭疎不遇懶殘芋空知支遁廬死生
秦火後得失楚弓餘坐看求名者相逢開士居

丙午仲夏同方子九臯話亂前舊事不勝汾水秋雁
之悲於其行也詩以贈之

世情幾許逐風塵君眼曾看得役身舊聞公孫誑話漢新
樵漁子久迷秦震中是處驚還在客裏逢人認更親君過
里門須強鉢明年二月望江蘋

贈地師高薇玉喬梓

山川形勝望中新碧眼青囊郭後身可喜會無談士氣祇
緣故是學仙人鑿崖舊解磨秦字卻泗今還問魯津惟得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如喬仍嶽嶽知君奕葉有傳薪

次韻劉子羽見寄

半世寒暄未會勤比來新詠獨相聞多君自愛山陰雪許
我同看嶺上雲字態纖穠隨興換詩懷中晚任情分定知
名士無虛賞開緘淋漓意倍欣

詠蝶有所刺二首

春光宕漾和微塵似幻疑真夢裏身但解有花皆蝶躐可
憐無計不遑巡也知歲晚生涯少且喜林深入望頻贏得
化成看苦藥分明不是姓莊人

又

輕魂相相過山家喜見籬頭滿目花尋豔沾風迷柳絮采
香和雨蹴蘭芽身從傳粉舞何巧形自塗金飛轉餘會見
深秋天露冷疎簾淺影夢繁華

人日前一夕雪

枯坐偎爐火不紅起看飛絮滿簷中入年六日纖纖雨到
戶三更獵獵風不盡寒威侵客夢漫天清興恨途窮明朝
彩勝無顏色思發花前渤海東

遣愁

一春陰雨客中度兩載風光病裏過未解忘情知痛苦不
能棄智奈愁何花如謔我還開落鳥似欺人自笑歌莫向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天涯尋好況傷心到處淚痕多

次韻劉子羽除夕遊琅邪之作

天涯歲暮任狂呼海上行藏類髯蘇半榻維摩堪伴一
灘鷗鳥剩爲拳雪消烟冷山容澹雲散風回島勢孤開盡
好懷還落魄高陽千載是吾徒

聞劉子羽除夕遊琅邪宿山寺間寄贈

浪游曾不受人憐興在山邊與水邊卒歲無錢甘作客改
年多感好遊禪人家兒女供春酒君自風濤伴夜眠莫怪
頻來來不厭祇應世外有深緣

聞鴈二首

城關蕭森畫角催遠天涼雁報秋來淒聲到耳北風冷孤
影橫空明月哀病後畏逢綰繆苦近年愁看羽毛摧故園
烟水蒼茫裏旅夢猶尋舊草萊

其二

天外冥鴻初作聲秋牕秋月聽分明一行中斷聞弦烈千
里孤飛顧影驚望去星河猶舊識南來島嶼最無情可憐
歲歲避霜雪更自銜蘆虞不平

送洪區丘老丈教諭長清二首

久客逢人容易悲送君況在暮秋時蚤年學道曾稱聖老
後爲官好是師難取素儀方註禮不忘晉曆莫吟詩吾廬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東武無多路幸可不煩歸去辭公少從道學先輩游
鄉里有似聖之日

其二

白髮焉能逐隊行一官獨冷稱長清遺民自識康成草博
士家傳伏氏經瘦馬骨高疲遠道古槐根出枕荒城應憐
到日多炫賞松桂風高首蒨羹

漫成

衰柳枯荷只自秋不知容易動歸愁客懷坐耐俗人苦閒
日棋爲道士留霜葉未凋殘雨落湖烟欲澹夕陽收近來
舍者已爭席豈但忘機狎野鷗

夜坐二首

淒風到戶被池涼坐起披衣耐夜長客近經年追似夢髮
從病後看如霜月明孤館思千里蟲響空階天一方可聞道
仲宣猶有賦此都信美是他鄉

其二

晚烟初動夜涼多客裏驚秋感慨過文字劫深詩有債世
緣癡甚病爲魔對燈看酸毒如霧酌酒流漸狂似波我欲
將身詢野衲同龕彌勒是如何

劉木齋宦遊歸見過

秋意已隨黃葉盡客中今見遠人歸宦遊未久交情在羈
旅經年面目非相對渾如尋舊夢論心還似看朝暉華堂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畫錦君家事老病自憐空濕衣

登北極臺感懷四首

久客傷時髮欲華高臺獨上旅懷賒亂山雨後浮秋靄一
葉霜前送晚霞風字硯荒猶有歲椽形筆老詎無花可憐
司馬仍多病故園人悲天一涯

其二

多難年來髯盡枯登高日暮徑荒蕪幾家搗練秋消歇何
處吹笳月有無變海猶憐桑自在移山欲就谷真愚此生
已拚調鷗鳥垂老忘機是故吾

其三

湖頭烟景爲人開又聽角聲薄暮催鷗泛晚風隨水去山
因殘照入城來天空木落孤雲迥秋老霜輕積翠迴愧我
半生長鹿鹿披襟獨立蒼苔

其四

西風催葉到霜林獨客思家望遠岑籬豆已殘知歲暮野
蟲猶在怨秋深蝶因夢錯疑如昨蛇爲添多悔到今且喜
年來雖老大驗看猶是少時心

孫卧雲見過送別旋里

筆硯相尋總角前憶來分手已三年宦情似水猶憐我離
緒如絲祇黯然多難於今纔信命放懷從此不憂天憑君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好向濰陽待歸去王維老朝川

歸途二首

經年作客未歸休到得歸時景物收殘雪翻鴉明遠陌斷
水宿鷺浴湖頭孤村幾少晨烟薄極浦雲荒落木稠行路
不知寒凜冽蚤因騎馬解重裘

其二

今來馬首始朝東歲叙驚心歎不同柳墮萬條終化碧柿
無一葉可留紅滯人殘路斜陽裏催客啼雞曙夢中到日
兒童憐我在挽鬚驚看一衰翁

送夾江丞之任

巴丘故是周郎地醺酒送君聊一吟試吏於今初結綬驅
車從此佐鳴琴楚江水冷鶴爲伴山縣雲深棠作陰到日
政成官事少大羅西畔看披襟

夜雨詩

一東

原三十首
留十五首

小樓晚際雨濛濛夜色蕭森萬象空拂檻欲迷千里夢打
窗旋趁五更風幾多流響鳴天籟剩有幽情問化工對此
襍然生百感可能高卧謁崆峒

四支

夜堂清局譜愁思况是驚風入戶時壁古燈青唯夢覺苦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荒砌老有虫知柔懷不斷迷淒淒別緒能長牽恨絲坐對
一編成獨嘯泥深馬滑欲何之

六魚

幽棲歲月與時疎今雨頻來過故廬已送夜寒生遠寂更
深暝色入簷虛息心觀化成深坐棄知忘名但索居贏得
琴書能靜潤青泥飯煮夢蘧蘧

八齊

樓上黃昏物色迷起看雲影與樓齊無聲已覺涼生簾有
點應疑暈在谿疎竹韻輕妨鶴語平林靄動擾烏棲故園
烟色風前合明日看山擬杖藜

十灰

漠漠陰雲渾不開，千門夜色局樓臺。
驚雷勢逼危簷響，過雨聲隨奔溜來。
虛室燈親疑物觸，閒居木侍有風猜。
詰朝欲著衝泥賦，杜甫于今未易才。

十一真

淮南薊北有逋臣，永夜孤吟耐積薪。
虛壁暗牕生旅况，澹烟淒霧老閒身。
謀餐自苦禾頭耳，去國誰憐木下尊。
道是泥深甘閉戶，由來不數掃門人。

十二文

高樓徙倚數離羣，况復愁霖向夜聞。
半壁陰沉烟斷合，一窗慘澹竹披紛。
隨風石燕留斜影，應氣桐魚起水文。
共道楚臣能賦夢，楚山何處有行雲。

十四寒

芭蕉拖雨葉垂欄，小院沉沉倦眼看。
樹色含滋分榻潤，鐘聲帶濕到窗寒。
丹唇句暗詩如沈，白髮愁添人是潘。
落落古今成涕淚，中庭誰解愛風湍。

十五刪

幾年迥興滿青山，未會浮名好閉關。
半壁桐風和夢冷，一燈蕉雨向人閒。
達生舊識忘鷗理，守樸今成抱甕還。
惆悵空堦天欲曙，不妨老子已癡頑。

一先

沉陰不斷望遙天，六月涼生殺暑權。
白髮高吟還落落，青山聽已年年多。
情仲蔚方辭客好，事楊雲正草玄。
對酒端居成獨坐，碧梧明日有寒烟。

五歌

雲根不斷夜蹉跎，雨足垂垂奈夜何。
海內浮名如意少，天涯遊子客心多。
五更風霧還憂國，八月濤聲欲渡河。
可惜流波容易逝，羊裘未換髮毛皤。

八庚

近秋門閉碧烟橫，又聽寒潭夜雨聲。
花暗香枯憐夢蝶，林深葉濕滯流鶯。
書帷坐久題籤遍，泥濘人稀禮數生。
惆悵孤吟無一事，還將塊壘問踈更。

十蒸

把酒千門朔雨凭，危樓徙倚望凌層。
嶺嶺牛劣誰調鼎，愧我雞竿坐對燈。
學自有源探月畢，水從何處辨淄澠。
莫言寥濶浮雲薄，坐看秋高暑氣澄。

十四鹽

攤書一帙潤牙籤，密雨和風欲列簾。
竹樹細濛迷鳥夢，蓮漪潛漲聽魚唼。
何人短褐長安下，是處青衫白髮添。
唯有草堂吟興好，新詩分韻任情拈。

十五歲

閉門高卧對曉昂聽雨挑燈拂劍函鵲雀自來巢菰葦蛇
龍此夜幻松杉人堪折角誰難黍賦就凌雲無狗監莫向
長天搔首問百年身世一風帆

憶雪詩

一東原三十首
留十四首

風氣南來疑化工故園雪態憶胸中曾經冷處難爲熱想
到白時莫愛紅東郭有懷憐屨在王猷無與恨舟空也知
閒暑饒清況若有飛花更不同

三江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七

地暖經冬無吹雁空吟謝句對寒缸憶如木冷會侵戶止
似月明幾到懸望處猶憐蒼遠岱愁來不復贖長江于今
萬慮從消歇只有灞橋思未降

七虞

霑衣濡足已泥塗得似當時盈尺無尚有邑香留茗碗不
存形跡傲江湖比霜更冷閒庭際與水同清泣路隅可惜
冰心渾是玉美人望斷意踟躕

六佳

幾多清興繞衙齋記得年時放老懷入戶披風驚面目倚
牕看影愧形骸人間塊磊憑銷豁世路坎坷任掩埋何事

近來頗悵望容華消盡滯天涯

十二文

天連平野不曾分一夕萬家寒氣殷茅屋有人還羨石荒
山無地可耕雲冬深牛目迷千里夜靜鵝聲亂一軍老我
欲尋梅畔路與闌渴筆不成文

十四寒

記得當年彈禹冠會隨羸馬出長安同寒似霧微茫裏不
月猶明仔細看自欲作冰成冷易未能爲雨濟時難相聞
空有雲中信何日凌增復大觀

一先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七

朔雲漠漠送寒烟鶴語分明記堯年食不相宜思廣厦貴
能爲瑞到原田因風自欲成冰渡見日猶應助濟川近苦
蒼茫來夢裏幾時重泛剡谿船

三肴

龍山雲度暗空郊浙瀝輕盈到竹梢暖處不來寒處住巖
中猶少壑中饒獻荊有玉逡巡泣彈雀無珠汗漫拋一醉
憑君詢往事人間何計不如泡

六麻

隔籬疎影入簷斜憶似孤山處士家皎潔不會呈顏色更
清無處着繁華人間未夜常疑月樹上非春却是花今日

嶺南開帳望依然舊雨到官衙

七陽

望雲不見意徬徨何處氛氲迷草堂羣動俱亡聲悄悄萬
緣不斷白茫茫自從落後逐陵谷記得來時無色香可惜
故園清況遠尚餘明月似繁霜

八庚

夜半纖纖作雨聲晨開看處煥簷楹好應門外無歧路官
使世間有不平數未成奇憐我拙時當附熱任人爭不堪
寂寞仍幽絕天外何因望玉京

九青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元

慘慘風颺逼野亭千條白練入寒汀濯纓大夫應同潔曳
履先生耐獨冷黃竹題殘雲漫漫素娥飛盡夜冥冥憶來
郢曲高歌後何處一峯尚有青

十三覃

茫茫原野會停驂積素何由到嶺南入幙自憐憑弔二邨
裘常是凍陳三人間炎熱須相避世上塵囂定不堪悔我
近徇官宰路擬從虛白覓優曇

十五咸

蒼茫是處覆松杉不見當時白玉岩豈有霜威欺皂蓋擬
留清影照官衫看會眯目人將老立欲齊腰興未芟從此

江頭頻帳望何年返棹有歸帆

雜詠

燕剪

原二十首
存十六首

曾經留爪識吳宮尚有雙雙剪自五掠水刺裁春繆綠穿
花欲斷雨絲紅何來紫領愁功破製得烏衣澹碧空十二
珠簾閒伴慵拋乃尺海棠東

鶯簧

花林一轉日微曛窈眇參差隔院聞豈有陽春飄上谷祇
疑清樂墮仙雲玉關初度人將老金屋香殘夢未分可惜
落梅聲欲徵人間求友苦離羣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丰

蜂衙

一生強半在花叢幾度衙排花苑東認是霧巢隣國在食
他崖蜜與官同聲迷鼙鼓凌朝露立肅鷗班倚晚風皂帽
野人搔首看也如身在翠華中

蟻陣

密雨堂開廟畧雄槐南新上出師功座間貔虎看誰健堦
下魚龍變未工豈有烟塵迷帝霧也同壁壘靖王風爲劉
爲項須臾事不滿山人一笑中

鴉點

傳自大荒鳥篆餘筆分一點製形踈帝聲遠寄秦川字蕭

樹新呈上苑書林際月來霜重後陌頭風度雪消初
不辨翻飛影星隱河低正起余

鴈字

問奇何處覓楊雲紫塞峯頭湘水濱章句欲成憐斷續瘦
肥無定轉氤氲傳來鳥跡煩三寫盡道龍文幻八分怪得
山陰王逸少也將野鷺換鵝羣

葵錦

一園朱紫爛然陳輝映華堂戶牖新日氣流來隋苑麗雲
光艷處蜀江春羣芳皆謝還成賞孤植獨憐自不貧富貴
於君真可美近來衛足屬何人

世德堂詩集卷之五

蒲劍

秋水芙蓉相映殊紫葦長葉亂昆吾龍津氣躍浮三尺赤
厖雲飛價五都刮露夜寒排隙月吹霜風冷練平湖何當
一破陂塘影公子狹邪愛也無

蓮房

池上秋風澹夕陽紅殘露冷墮方塘芒因拖雨垂垂剪洞
以迷雲采采長認是蜂窠無石蜜作來蘭室饒都梁憐卿
有子深閨裏苦迺雖多次第嘗

魚梭

桃花水面赤鱗游撥刺聲中細浪投海客槎迴機石遠鯨

人珠泣霧綃收穿絲塵月迷蓮徑濯錦乘風戲彩舟隔岸
嘯歌應自得謝鯢原是解風流

蛙鼓

何處池塘沸晚烟歌吹聲徹綠荷殘分明雨後在官地疑
是城頭欲曙天小吏狂撾還落落花奴快擊自田田黃柑
記得鳴春鳥不似此中聽黯然

雲嵐

封中烟靄等飄塵開地旋令眼界新幻出孤峯時掩鶴擁
來碧岫或隨人移山似欲成愚谷鞭石疑將到海濱莫怪
探奇頻悵望馬頭縹緲總難親

世德堂詩集卷之五

海市

拍天駭浪浩無涯帶霧新開瑤島賒幾度揚塵炫井里暫
時變野訖桑麻春風桃李繁華陌夜月琉璃富貴家待得
烟消雲影散不會掉臂也堪嗟

虹橋

石澗秋殘落照明雨餘倒影片雲橫一條似疊凌波勢五
色翻疑架渭成豈有仙人來授履也無司馬舊題名還將
飲水化形處劍倚長歌壯士行

香篆

蝦鬚簾幙影扶疎裊裊鬱金漾碧虛秦火不焚雲鳥跡漢

傳初現象形書鴨頭帶綠歸禪座龍爪分烟到曉廬更憶承恩直畫省晨光浮動惹衣裾

燭花

歌塵不動夜筵賒舞袖會分隱絳紗香散月明吹桂樹屏開烟冷墮蓮華黃排錦帳金爲縷紅到釵頭玉有霞更與箇人傳喜信葦光重暈影微斜

粵遊日記

舟發淮陰

淮上舟初發湖邊草色新計程須盡日爲客不禁春楚水連眸遠齊山入望頻蒼蒼汀霧起幾倍感離人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舟中寫懷

落日秦淮道餘寒向夕殷孤舟來夜雨遠夢逐春雲病後遠詩律愁中任酒醺鄉音聽漸少那不惜離羣

高郵道上

早春乘曉霧解纜涉高沙萬頃連天水一航貫月槎夾河唯種柳隔岸未開花却憶舊遊處凄然感歲華

鷗鳥

洲上眠鷗鳥近人渾未飛天機應自足清趣且無違不解謀梁稻居然忘是非風塵牛馬吏何計得相依

牛渚采石

晨光逼樹綠山色照船開詞客騎鯨去將軍然兒來風流今已矣川陸日悠哉相望唯遺蹟臨江耐一杯

天門博望

兩岸青山在楚江依舊流荒烟迷遠道涼雨灑孤舟客夢頻疑鹿身閒愧似鷗少游曾誠我款段有良謀

荻港

春樹深荻港春雲薄野帆枕山村是塢映水湖爲田鷺宿前灘曉花開別岫妍經過看未足離思重悽然

銅陵

朱甍承翠巘巘碧水接丹山山向吳頭出水從蜀道還人家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春樹靜僧舍曉鐘閒去去梅根冶長歌一霽顏

陵陽

千載陵陽令一官徇白魚還丹無秘術大藥在清虛暫屈飛鳬跡聊同化鶴餘洄溪如可溯把釣莫躊躇

梅埂

守風梅埂渚三日征期違坐閱羣帆過心驚獨鳥飛不知身是客翻以宦爲歸前路詢彭澤先生定是非

社日

江上逢春社濁醪沽也無曉烟迷鴈鶩寒雨長荻蒲花盡東風外人悲岐路隔風心成坐誤何計是良圖

發縱陽港

曉發縱陽港無前風正吹榜人矜險絕遊子重愁思樹遠
疑天盡舟行覺岸移布帆揚幸穩且與醉春巖

江村

江畔濃花發江村入夕暉春深留客思寒退減征衣鳥去
天逾潤雲歸岫欲肥二毛搔漸短回首故園違

大孤石

江流砥柱屹立到於今終未迴狂瀾幸無遂陸沈地靈
存顧貌勢聲絕殺氛氛宿倦遊者經過聊一吟

馬當山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薄遊未盡地奇險不勝論絕壁鑿千尺懸瀉界一眼翻波
如有意送客詎無神拙宦慚漁父微生託枵人

過彭澤

舊唐書彭澤縣志彭澤之鄉三苗故國也

去去三苗地行行五嶺邊天低接遠樹江闊納征帆無計
隨歸馬有人惜墮馬比來唯任運且莫重凄然

涉曙湖

片帆浮水面四望浩無涯孤石橫雲影匡山落日斜草青
湖地遠江碧海天賒爲謝素封子焉知萬里賸

登望湖亭

湖亭登望處極目晚帆稠水到山頭盡雲從日下流

風鼓浪蛟怒雨噴舟萬里長征子憑軒欲白頭

寒食

江上逢寒食凄然感歲華禁烟從乞酒騎火試烹茶日日
雨沾絮朝朝風揀花客懷真落莫興味似僧家

陰

地苦兼天浪春無幾日晴亂雲低遠樹宿霧鎖荒城亥市
嫌泥滑烏亭記水程晨光仍未辨回首暮江平

發峽江

復嶺鬱嶙峋清江界一垠當天窺日月無地着埃塵山鳥
依蠻語巖花學女唇勞勞經過此慙是問津人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夜泊

不寢披衣坐月明萬象開水疑衝漢去山似渡江來鳥宿
陂塘靜猿啼獨樹哀客懷無藉在欲睡更徘徊

經十八灘

舟楫經行處蠻方信海涯山都知姓字木客課官衙十八
灘頭路五千里外家江形行不盡蓬髮漸霜華

近大庾嶺

浮舟將兩月水路已三千穉子調蠻舌從人解刺船墨雲
橫塞嶺梅雨洗南天前路望鄉處登高倍黯然

聞啼鴉

鷓鴣鳥在東西兩洲然開翅必先南者記曰其志懷南不思北徂

格磔聲何苦聞來自不堪有人輕去國嘆爾志懷南陽雨
濯陰洞毒雲蒸瘴巖還將留客意試與子規參

過梅關

此地經行處岩堯感客情千年秦塞嶺萬里越王城山骨
嶺立松毛次第明天南風氣異回首一身輕

過彌子磯

舟發懸崖下仰窺萬仞間石危無鳥道磴古絕猿攀風怒
唯噴浪雲流欲動山我行猶賴此何計鬢毛斑

過峽山望飛來寺

二禺中幾處一派滙江通寺著靈仙跡山開造化工落霞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驚獨鳥過雨飲雙虹我欲扳蘿住擬聽萬壑風

縣任後作

斗大山城在一行作吏初人如枝鹿後政似結繩餘庭草
深藏馬巖花散照車幸容梅福隱此地亦吾廬

星餘草

舟行

日暮放舟行黯雲挾雨過雲光水底明雨腳林邊墮幽致
縈清思奇懷供獨課須臾曠色來夢逐櫓聲破

讀杜工部集

二月扁舟行挑燈細讀杜晚風自南來脈脈吹微雨雨點

正愁人長鑿扣舷柱一鑿一長歎再鑿再起舞前賢與後
生俛仰成今古我亦願景行山高不可取但覺讀終篇吐
我難所吐當時強點者輕薄何足數處有吳龍文終為騷
壇主亦有草竊雄為人臣與擄或開小蹊徑是為旁門戶
或能言數聲是為籠鸚鵡大雅繼者誰此道疑臭腐所幸
遺編存日月當亭午金雞垂琳琅服之起聾瞶莫信太瘦
生厭此經營苦

文昌蘿月

磷磷石梁橫卧波水色天光相映多古寺荒涼佛火寂一
竿斜月窺深蘿欲曙城頭鼓仍作裏墮人向橋邊過驚指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華表江聲

片石差峩砥柱間千年陸賈化鶴還夜深漁火明遠岸灘
聲依舊落前山潮去潮來征帆稔坐閑人關升與沉一聲
驚破曙鷄鳴開微當時覆石錦

玉枕松風

一石橫亘莫山城四郭人家卧不驚欬有大聲來枕際疑
是巨濤怒噲吹夜涼不寐曉鐘急有客挈琴當天立隔林
露下殘月明一彈再彈松風入

龍井疎鐘

岡頭古井石甃成常借龍工護甲丁不知距海剛多少入
夜遙聞蒲牢鳴秋高月上霜風細城市驚聽來枕際劃然
一聲空谷應若向豐山傳妙諦

寧署雜興

存十
六首

莫以荒城遠須知五斗豐吏眠山寺日官趁野人風茗飲
三杯足詩成萬象空坐來渾未覺疑是故園中

又

事少衙頻放民醇政易平榕分公署簷雨潤印牀明村路
原通崗谿山半入城敢言能化俗市獄已無驚

又

世德堂詩集

卷之三

李

身到南箕下日臨北戶長荔枝新雨熟茉莉晚風香鼙鼓
鳴清畫壘歌樂未央官閒依舊隱何必不羲皇

又

樹色衝城綠江聲入座殷薄書容我懶花鳥助官閒卧數
蟾歸戶遠看人在山到來聊自適未覺鬢毛斑

又

遲暮今爲宰一枝聊自棲長廊閒看雨短屐任衝泥出勢
面朝北瀧流源向西我來無幾月鄉望轉淒迷

又

千載陸生石屹然立水濱山花依舊錦江草不勝春新語

酬雄主單詞下越人只今橫海外誰是老夫臣

華表石漢
大車大夫

又

地僻公移少衙清野興長筋頭新菜美屐齒落花香老後
耽禪悅病餘喜藥方高齋唯好卧懶不與官妨

又

署冷還如水官閒敢厭貧夜涼朱槿合春暖白鸚鵡簿領
皆封網吏人但飲醕長安依日望覺道北風親

又

傲吏全如隱荒城不勝村荔枝花風澹蕩榕葉雨黃昏火米

世德堂詩集

卷之三

李

緩初造甘瓜尚滿園問田隨野老官道漫相喧

又

地到南溟盡天從嶺海過求砂人姓郭飛鳥本名喬已任
呼牛馬分明夢鹿蕉但令歸有日不敢怨鶴鵲

又

飽食醫無效獨眠瘴不侵案多訛字卷囊有未絃琴舊事
渾忘卻新詩莫強吟養生吾所樂此外更何心

又

渺渺蒼波遠青青寒草繁兩餘江岸瀾風起海天昏牡蠣
砌墻堵塵灰塗屋門嶺南陰易夕悵望一消魂

又

仰視貼鶯落更無飛鴈還鬢繁霜少地淚墮雨來天荒徑
留雙淚殘陽老一編人生隨所適作意對花前

又

炎荒荒盡處荒度是誰功路自鑿崖得橋緣架木通鳩啼
春樹裏拂笑晚山中竟日無烟火蕭蕭萬壑風
佛佛生西
南山中多
力而好笑今懷鄉深山
中所傳人熊疑卽是

又

得閒仍好事度歲未全空疏種官園地花移野寺中無霜
雲母白不暑日車紅氣候漸相習胡然怯北風

又

爲官非我素守拙無能名露草閒侵帙風花屢到枰村厖
昏不吹犁犢雨還耕更有遺民古經年未入城

詠葵扇

曾經秋月照剛被曉風吹明月今留影清風尚在茲物輕
隨製巧質賤與時宜歎息人生後因緣任所之

題山家

新塘儲宿雨蚤稻着輕花山木千行直谿流百曲斜柴門
當確近草屋距城賒日暮飯牛畢相逢醉晚霞

流螢

既腐轉光明無生幻有生偶隨秋月照便與曙星爭帶雨
熠幽檻因風過短楹夜行真可厭餘火助書聲

遊龍華寺

野雲蒼翠處古寺帶山腰竹引泉歸竈石疊路作橋高崖
猿跡亂遠漢鳥飛遙若對焚香坐應知萬慮消

羅定道中

無風先暈日未雨欲垂虹澗水寒尤毒山花暖更紅似人
原怔石化鬼是丹楓不有薄遊者何緣度此中

贈內

少曾甘別目老不厭齊脗割肉非吾好聽鷄是汝期未能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爲偕隱空自賦歸辭垂白來天末相將屢屢炊

賦得花影

黯黯空階上參差橫野芳風微牽葉動月落引枝長有象
留鶯夢無香惹蝶狂還疑粧鏡裏顛倒舞衣裳

辦事秋闈觀諸生赴試感賦

老懷猶自負峻嶒坐對羣英忘未能愧我已同伏櫪馬看
人還羨入籠鷹秋雲合處文星聚夜色明時劍氣騰莫道

隔塵徒悵望虹橋萬里喜會登

聽劉肇元琴賦贈

海月光生萬籟虛音涵太古挈琴初一絃自逐孫登遠再

弄終憐陶令疎世上誰能聽白雪箇中我亦賞焚餘官曹
興味轉堪厭幕內無君但簿書

遊星巖同秦君左星李君善有蘇君莪月二首

石龕一角掛崔嵬傲吏相從選勝來僧竈暫分煨芋火客
厨借煮爛柯柴數行村酒浮青鏡幾兩官衫點翠苔共道
趁閒來此地不知忙緒幾時迴

又

疑星似斗不爭差奇秀天開萬目譁山近市城來冠蓋洞
無風雨走龍蛇僧閒爲客忙三日晉隱逃秦住幾家我意
欲徇彭澤宰禪林深處蚤迴車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奎

信宜道上

籃輿衝雨出荒城木末崖巔取次行野樹花飛如雪白春
塘水長似雲生人家三五渾山色客路尋常是鳥聲自笑
勞勞緣底事折腰今已輸陶令

有懷

漫將傲骨受人憐如斗山城且卧眠身是沈郎新病後跡
同陶令未歸前林泉興美酬官况魚米價輕省俸錢慚愧
長安多故舊尺書不到墨雲邊

旅興

旅興無端阻嘯歌半生意氣近消磨時方好少臣無望壯

不如人老奈何北向層山青嶂出南來斷鴈白雲多且須
盡醉頻開口莫以秋園感慨過

自慰

四十九年如過隙踉蹌百事一無成有懷欲問長安遠無
罪翻來嶺表行既不適時甘下吏未能傲世敢逃名灑江
水暖魚蝦賤且聽閒衙疎雨聲

望雲

依然魂夢繞緱嶺瀧水南頭望野雲官興徇人真自誤鄉
音隔歲不時聞情知地僻新愁少卻怪身閒舊業蕪貪看
刺桐花幾度烏衣宅畔有離羣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書

卽事

纔得微官意已闌尚存逸興愛風端秋前日向書中過雨
後山從畫裏看禾穗美晚衙吏散荔陰繁不須
上計煩雙鳥一任人彈貢禹冠

題山家

茅屋兩三苔徑封谿雲嵐雨護重重石田有鳥經冬靜野
碓無人盡日春柚熟留金當晚供稻香分玉到朝饔長官
不識厖無吠十畝閒閒屬老農

自歎

裘篋易地總相違鷄鶩爭徇計已微梅雨墨雲人易老吳

山楚水客難歸一官誤後從三失五十餘頭儘都非何事
杜陵猶悵望少年同學羨輕肥

早行

十月西風吹鬢星曉雲蒸雨霧冥冥樹經凍後依然綠山
自冬來不斷青故國魂隨鴻鴈杳天涯夢逐草虫醒好懷
欲放無由放流水涓涓作意聽

有感

百歲光陰已半荒低頭矮屋爲誰忙業身共眼爭青白華
髮與心較短長信我尋蕉終是夢從人覓劍恐成亡不如
因任無愁去樽酒茅堂自主張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幸

感興

病後雙眸已隕花衰遲依舊滯天涯棄匏五石誰能賞
帶千金莫漫誇北望山青無去馬南來雲白有歸鴉丹楓
可喜知人意籃輿前頭弔晚霞

向來

客裏經春春又殘向來懷抱惡相牽宦圖拙似迎風鷁詩
思遲如水上水船荔子欲肥梅雨黯魚兒初種曉風乾可憐
唐舉仍嘲我欲賦離騷天問篇

偶成

小齋枯坐靜焚香茗飲一杯卧晚涼枕上仙遊華胥國詩

中雄霸夜郎王庭花落處榮華過穴蟻行來道路長如地
抱懷如此況青山回首足徜徉

嶺南秋色

秋來不復見黃葉但見野雲漠漠生花氣中人如二月鳥
聲依樹欲三更新禾瘴發微寒起廣莫風輕潦水平若向
山城高處望羈人何事不關情

寄劉木齋刑曹

去馬朝天紫陌頭鶯花二月粲神州漢庭自解憐才子唐
室新傳客馬周草視明光殘漏在香舍別殿曉烟浮獨憐
嶺海人還滯潘鬢河陽霜已稠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幸

無題一首並寄劉木齋

紅甲銀箏背地彈寶釵扶上避春寒蛾眉澹畫初三月桃
臉濃開十二欄小篆香殘閒睡鴨迴文機斷罷題驚最憐
女伴承恩澤博得臨軒一笑看

無題二首贈程蒼手同年

水嬉城南經看春風流杜牧信無塵綺牕青瑣窺隣女
紙烏絲寫洛神何處擲梭妨我嘯有時解佩便相親如今
已覺揚州夢漫憶從前苦未真

又

廿載江湖落拓行六橋花柳盡知名醉中半臂書常滿病

裏閒情賦欲成白獺爲膏憐燕燕青鸞作信寄卿卿而今
祇共秋娘說往事浮雲一夢驚

關中上主考

劍氣凌雲貫赤城五星聚處夜堂明爭先血驥空羣羆轉
樹新鶯出谷聲須信眼青綠愛士應知耳白爲多名美君
管領文章運發策從茲賦太平

入關值雨次段補平韻

溥天宏化浩無涯此日躬逢喜有加劍氣凌雲蒸作彩筆
光着雨散成花恩波舊沐炎天末桃李今歸帝子家透濕
官衫君莫厭正從浪裏好披沙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龍池秋月

此中澄徹龍眠穩何處蒼茫桂氣清望去長天渾一色印
來止水不聞聲通潮有信雲還斂泛斗無波霧又橫欲挹
千華吹錢笛四山猿鳥一時驚

丹鼎朝霞

往事傳疑知有無空餘丹鼎照朝烏一天彩散山雲淨十
里川媚海氣紆日影隨潮通帝座風聲送櫓過蓬壺如今
剩有靈僊跡誰向赤松問藥爐

雲窩落梵

一峯高處獨參天貯得閒雲供老禪清磬有聲空外發寒

燈無焰夜堂懸鵲棲古樹經翻後僧定乳岩花雨邊卻愧
宦情輸野衲烟霞窩裏住年年

松關飛濤

倚松奎閣鬱岩堯陰巖虛吹萬壑颺秦樹枝頭驚夜雨胥
山原上聽春潮出樓百尺聲何壯入夢三公氣欲驕待看
龍鱗還錯落長吟終古影脩脩

虹橋烟鎖

紫嶂丹崖引化虹疎烟暖樹兩融融近江野寺空濛裏出
郭人家澹蕩中是處有花歌夜月長年携酒娛春風山城
盡日多佳氣縹緲還歸碧澗東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錦石波清

山頭錦石逼江橫砥柱狂瀾終古清越吏奏書曾奉朔大
夫新語只留名潛蛟幽壑波同靜晚樹春雲岸共平獨有
遠懷消不盡潮來潮去總關情

辛亥元日

時序催人特地忙更喧櫪馬薦椒漿燈前兒女天涯娛夢
裏弟兄歲暮觴已信官卑緣命薄漫言髮短許心長生年
半百處何事潦倒仍愁滯一鄉

寄孫卧雲劉永齋兩公

憶昔少年竹馬時文章義氣蚤相期兩齋粒糗頻過從蘭

紙烏絲每寄思雨夜對談雙榻冷月明清照兩心知兩令
各宦天涯外漫賦角弓悵別離

寒食

寒食年年嶺外春今年又逐始衰人
子規聲裏驚魂切紅槿籬頭刺眼新
雙鳳碾來還病肺五蛇歌罷獨傷神
杜陵老矣未歸去望斷淮陽淚滿巾

卽事

碧天望斷野雲橫楓葉如花恰有慵
旅髮欲凋冬又薄鄉心漸短夢還成
笑人散木垂垂老得意澤雞故故鳴
萬里一官徇樞馬無聊懷抱向誰平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去

雨

一春九十日陽和猛雨從頭檢點過
花事經心看零亂鶯聲着意聽顛訛
田間日日逐流水石上時時長薜蘿
唯有遠懷消不得頻添淚眼盼江波

贈別何行之

冷暑低頭剛幾春君來爲我洗風塵
多君起我詩中意愧我非君畫裏人
湖海於今誰浪跡山川從此露精神
莫言別後苦相憶一幅圖書現在身

夜泊

何事頻來此地遊箇中官况問行舟
風前落日微聞角雨

後新涼一報秋海氣近村生夜霧月光逼水濶寒流熱心
欲向江干泣牛馬塵鞅不掉頭

九日作

一天雲霧暗西郊坐對菊花漫自嘲
何處風鳶遙斷線此中社燕不辭巢
久經彫鏤三年葉誰惜離奇五石匏
信道流光容易逝又看秋瘴在黃茅

題署二首

日日堂頭衙鼓催黃紬被裏夢初迴
一城如斗煩斟酌片紙爲符費遣排
何處烏衣依舊棟幾年白蜺倚官槐
河陽老吏無顏色坐對菊花酒一杯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早

又

八千里外折腰人五十男兒墨綬身
夢到皆頭渾是幻認來鳥脚不曾真
雨中盤礴從蜎角月下喧闐任忝民
猶有少年情性在看花滿眼愛三春

賦得燕姬墮馬八首

北地佳人競物華輕塵妙逐一鞭差
釵疑下鳳垂垂墜裙似留僊故故斜
驟近有香憐桂發乍迴無跡恨雲遮
傾城絕足兩相嫌不是樓頭報石家

又

千金笑逐五花驄似墮還馳看轉蓬
白玉鞍邊留曉月石

榴裙畔蹴春風困添石黛雙蛾綠暈點胭脂兩靨紅待整
一鞭重乘霧儘教人恨衫雲空

又

金鞭暫下失絲韁芳草坡前引興長柳欲垂時鶯已恨花
將落處燕初忙得來減壓豈無髓覓去還魂定有香拚煞
章台走馬路只持懷抱贈蕭郎

又

玉貌花驄機映紛騎來紫陌忽中分聲嘶楊柳垂金釧色
架桃花隱茜裙似蕩齊舟緣是戲疑闌楚會不成醺倩人
扶上驂騑去何處更行六六雲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聖

又

赭汗青驪出月支愛他神駿也成癡非關女使來三輔總
爲情深許再馳婉轉自憐雲是髣離波卻恨月爲睂風流
此際還無價幽井兒郎知未知

又

馬上扶來別樣羞絲韁挽斷轉成愁路人自愛蜚蜚掌女
伴尤憐玳瑁頭解佩分明非鳳翼凌波或者是龍游若教
洛水橋邊見不數宓妃第一流

又

金鈿委地轉成妍陌上驚看是女娟亂點桃花來臉際錯

催雪片過眉顛偶同皓月雲間遣更是輕身掌上翻愛煞
城南遊冶子相逢肯惜錦頭纏

又

杳如秋鴈俄驚弦釵落辟塵翠落鈿雪腕輕衫真合露啼
粧半面也宜偏受風燕子渾無力帶雨梨花更有妍氣息
媿媿憑看取舍羞不惜向君前

十月菊二首

覆錦山頭瀧水隈北風不到鴈飛迴卻看十月猶黃菊天
遣陶潛未去來

又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

聖

天遣陶潛未去來閒衙十月菊猶開縱然不及吾廬好也
有南山落酒杯

聞提壺

短日寒風下綠蕪隔籬花影叫提壺勸君好向街頭醉莫
學湘江楚大夫

憶雪霜

天涯不盡年年草海國無邊處處山唯有故園霜與雪北
風吹不過嚴關

達摩

擔經飛錫放肩毫葦葉葦花破浪高直是至誠無一事人

間不信有波濤

夷齊

窮餓山間避世翁
偶因叩馬著清風
采薇歌罷人何處
疑在黃農虞夏中

豫讓

驕主何來國士身
國亡猶有報讐人
擊衣莫恨無成事
千古生存不二臣

毛遂

兩言利害決當前
脫穎囊錐未見還
好客平原應不悔
千人贏得一人賢

世德堂詩集

甘羅

拚將富貴賺英雄
秦法由來尚首功
一語黃童為上客
爭教策士不關中

馬援

大器由來看晚成
漫勞從弟說生平
假饒不逐飛鳶去
銅柱何人標大名

綠珠

分將一死報深恩
不逐殘陽鳥雀喧
慚愧息家亡國婦
未能殉主但無言

李三郎

劍閣西來接太行
鐸音猶解說鄭當開
元五十年天子來
及蜀中道路長

馮道

救得生靈劫數頻
忍教身作幾朝臣
定知老手應難死
看盡當時傳舍人

王介甫

漫將文字與時論
勲業從前苦未真
執拗信能成誤國
後來曉事又何人

鹵子三首

國亡不逐兩東上
不逐仍隨范蠡船
少小雄心猶有態
老來歌舞定誰憐

又

一逐賜鑒還越地
語兒亭畔定傷心
當時既解亡吳國
合是君王雙鑄金

又

苧蘿山下貧家女
曾向姑蘇幾捧心
不信繁華經眼過
還隨賈客致千金

世德堂詩集卷之三終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檀

古琅邪王鉞任庵氏著男沛

思
懔校孫
聞

自怡稿續集

恂

相

高涼道上二首

迢遞高涼道冬深烟霧暝山隨雲變白水與樹同青晚日
沉平野曉星橫古亭獨憐行役苦宦海一浮萍

其二

白髮遲官况青

老
生
虛
歲

逐江山客可

世德堂詩集

從人得神應夢我問何緣不解綬猶白途間

憂來

歸計轉成疑憂來強自持時危鄉信少秋老客心知戶小
難爲酒思遲不得詩自憐深坐處正是書空時

倚樓

畫角出城頭黃昏獨倚樓夜虫驚旅夢寒月起邊愁弟妹
何當見兵戈况未休此時聊爾醉伏枕不勝秋

巡城

大星橫遠野夜霧枕荒城何意遂鳴劍生來愧請纓天清
聞鶴唳人舞混雞聲此際還愁絕憂時氣未平

春歸

春歸寂寞裏病臥小樓中髮已垂爲白智將及是翁調高
誰取雪淚下敢因風飄美坐忘者萬緣盡空

眺遠

漫將世事與時論獨上高城眺野原雨地風煙思弟妹一
身憂患任乾坤星辰欲動天仍旦河漢雖傾海不渾愧我
涓埃無以報可能獻策到君門

九日阻雨

滿天風雨潤重陽又阻登高負一簪黃菊未花猶抱藥綠
橙將熟自含香幾開笑口酬佳節頻飲心倉望故鄉野樹

世德堂詩集

卷之四

秋砧還落落况驚鼙鼓苦霜裳

撥悶

悶來無處挈詩囊眺盡城頭極目荒看髮垂垂隨日變問
心落落與江長山頭唳鶴橫孤墅枝上遷鶯隔短堦聞說
蓬萊今又淺未知何地是滄桑

秋日思歸

秋愁蔚起若雲蒸盡日思歸歸未能一劍欲酬仍落落千
山望斷幾層層烽煙滿目情懷惡弟妹關心寢夢增却美
石尤風定處楚帆腹飽粵江澄

辭暑

開衙放後散人如冷署前頭吏事疎山掃遠眉宜淡畫
呈精穢待濃書繁華到眼花開日絃管驚心鳥弄餘今日
別來渾是夢西風直下指吾廬

述懷

欲去仍遲與願違天涯依舊見花飛星星華髮緣愁換日
日滄江待客歸拙計自憐時命薄不才敢道宦情微阮生
莫厭猖狂甚還解臨風一濕衣

穀雨日旅中試筆

三月正當穀雨日擬年春晝婦人長茶杯不解相如湯湯
餅新添荀令香一榻欲穿狗獨坐雙眸未老驗神光晚風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初動夜雲薄龍眼花開滿院涼

答客

宦况索寞家累盡遣有勸
余暖老需玉者口占奉答

冰霜爲骨雪精神猶是山頭避溺人過去風光還旦旦向
來情思已陳陳白公公司馬啼殘淚杜牧揚州覺後身便理
髭絲禪榻畔一生孤負爾青春

有感

相將個個喜逢場笑此形骸底是忙項領裝束成傀儡髭
鬚染就學輕狂窗間已見蜚爲馬山下俄聞石化羊儻遇
方平憑借問幾人狡獪說滄桑

贈別黃生士龍

揮絃六載卧炎天流水知音盡一編豈有遺經煩口授都
無奇字待人傳太平欲獻慚文中吾道將南自鄭玄別後
贈君餘涕淚數行雲樹幾風煙

過韶石

蒲帆處處掛晴暉辦得歸時纔是歸張翰不知何日到陶
潛已覺昨朝非敗峯江上如林立獨鳥灘頭背水飛最是
閒心無繫着聞韶石畔莫沾衣

贛南道上

忙中是處有風埃自乞閒身稱不才五月榕陰探夢破千
重山色隨行來移生不爲冥鴻去陶令聊同倦鳥回歸及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家園應早黍兄酬弟勸且新醅

鄉思

幾年鄉思滿吳船一夕魂銷去住緣到日好尋春草夢歸
時猶及揀花天雲邊帆影斜陽裏雨後灘聲落月前只恐
心情蕭瑟盡弟兄相見轉淒然

漳江阻風

浪湧天昏風色橫帆停雨日滯行程雨中眼倦青山出客
裏愁吟白髮生歸信數來如夢錯江聲聽處似潮傾不堪
三老還蒿惱私語囁囁祈夜晴

咏古跡

蒼頡臺

泣鬼何因文字成古皇端合有深情人人俯首青燈下銷
盡中原萬古兵

湘川

日暮巴陵起白雲酒香亭上弔湘君不知幽怨餘多少叢
竹無情也淚痕

瑤池

天子才雄絕代聞茫茫八駿盡空羣一從身到瑤池後多
少君王愛白雲

褒城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乘時端合有深憂幾個風流會到頭自是君王憐一笑却
嫌烽火誤諸侯

姑蘇臺

九曲臺成枕虎丘吳王曾此泛龍舟不知幾勸西施醉歌
舞未闌麋鹿遊

五湖

五湖煙雨一扁舟更有麗人在上頭不是功成嫌主忌此
生消受也應休

細腰宮

舞女當年醉露桃金蟬怕束最妖嬈只今惟有宮邊柳猶

自風前學楚腰

荆山

夢卜無因到草萊幾人鮪背老荒埃不知片玉值多少也
向西風泣一回

馬陵

日暮馬陵道上行當時璧子此成名只今遊客春風裏倦
聽黃鶯求友聲

豫讓橋

豫讓橋存汾水陰當年報主自恩深只今誰向橋頭過愧
煞人臣懷二心

易水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七首無功壯士亡強秦事業亦西陽可憐唯有東流水似
說燕丹怨恨長

沙丘

盤山填海幾時休更說神丹方外求三十六年如旦暮不
知容易到沙丘

烏江

霸氣由來未肯平到頭終合死東城只今明月陰陵渡鳴
咽還聞是楚聲

玉門關

浮雲歲月等閒間，異國風光易慘顏。
誰遣當時投筆去，無何生望玉門關。

谷口

石門四面絕埃塵，三聘風高不仕身。
自小樓歸歸後月，朝谷口更無人。

銅雀臺

霸業已成塚裏灰，魂來猶自戀高臺。
不知當日分香會，向西陵幾度哀。

臺城

緣命却納叛亡臣，浪把金甌擲於人。
腰帶十圍空減盡，不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會乞得法王身

金谷園

闌盡繁華誤此生，始知富貴是虛聲。
祇應贏得墮樓女，今古啼鶯怨不平。

武陵溪

幾片飛花亂水濱，武陵前此是迷津。
可憐晉魏人情薄，不許溪源獨姓秦。

彭澤

賦詞歸去自從容，千古詩人隱逸宗。
莫漫浪猜題甲子，爲官原不勝爲農。

秋齋述懷四首

秋色去年般，今年更掩關。
兒童憐寂寞，老子愛癡頑。
斜日侵樓直，涼風逼扇閒。
永懷游息地，不盡是雲山。

其二

黃髮欲參參，投簪意自甘。
動心千載事，不忍一朝慙。
閒寂吾方好，逢迎老未諳。
三升清酒後，客過只常談。

其三

孤居違俗好，寂寞耽清歡。
穴鼠軒車入，盆魚天地寬。
已無人我相，莫作是非觀。
此日漫回首，淮陽風露薄。

其四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舊書方讀罷，得意坐西軒。
體倦學禽戲，心精通鳥言。
茫茫千色相，納納一乾坤。
旦夕吾將隱，龐公在鹿門。

齋居漫興六首

隨宜高跼小，熄前不及無。
懷與葛天已，勒四休慙晚。
退漸成十杓，覺衰殘。
讀書剩有陶潛法，涉世如聞柳下賢。
近說蓬萊清淺信，武陵何處覓漁船。

其二

但住淮西第一村，漫尋五柳認陶門。
青天半雪騷人涕，白日閒消志士魂。
手把殘書還自讀，心驚世事與誰論。
年來欲覓樵漁路，剩種桃花春滿原。

其三

地隣巽市看人喧心跡依然面目存四野風埃似曉目一
亭煙月獨消魂無才莫漫吟梁甫有累還應卧鹿門素業
自憐深穩在不將行乞到盤餐

其四

虛堂如水夏陰繁石鼎烹雲漲碧痕草色還應生達夢雨
聲猶自過閒門校書識字方辭客野老忘機亦灌園漸喜
年來名理近焚香靜對五千言

其五

冷雨凄風時節新小詩成處爛天真但尋籬壁寬心事不
寒堂詩集卷之四
較長安得意人知足每懷榮啟樂無求敢厭季思貧振衣
自笑吾何晚商洛山南纔問津

其六

秋淨齋深荷雨香篆煙幽幾晚陰涼漫言世路方多事且
喜吾廬只小康六月風雲還變化一枝天地足徜徉門前
宿昔無車馬寂寞楊雄問字堂

中秋看月二首

一年今夕月團圓無際寒空秋半天海內幾人看好月座
間歸客感流年清罇傾倒銀河畔白髮新鮮玉露前滿院
弟兄相對飲就中纔信是生還

其二

碧天無際展秋空一夕清光萬國同烽火蒼茫長夜裏山
河感慨月明中何年避世鳴蟬子此日逃名角里公回首
庾樓相望地幾多塵土困英雄

夜景

寒更歷歷月西橫四野秋砧枕上生大地有人鑿混沌蒼
天無計滅欃槍數間茅屋眠難穩百畝石田曠未耕欲把
愁心詢織女三星照戶夜蛩鳴

排悶

檻邊秋色儘憑凌排悶分明悶更增自愧無文驅伯強問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誰有語到春陵病來綠蟻浮還健老去青萍看未能莫向
風塵頻悵望如今已是在家僧

遣興

年來散髮解微官心氣調停魂夢安自是老懷迺暑燄不
妨詩語入秋寒收云漢女紅顏誤偶學禪人白骨觀偃卧
不知身外事西林木葉已摧殘

咏秋

一樣時令別樣新黯然風景欲愁人攜來黃葉紛紛下送
去清砧故故頻枕上夜蛩千里夢旅中鴻鴈百年身相逢
個個成感慨不獨悲吟是楚臣

偶作

老後讀書眼尚明先春感慨更愁生青山半壁星河影白
浪滿江風雨聲自欲學在空中有淚未能爲醉苦多情比來
剩有麻姑信似說蓬萊會淺清

歸來

淮陽風月未即當解組歸來世易堂兒子癡頑同栗里故
人踈懶似嵇康花尋漢水遠巡避芝采商山汗漫嘗此後
可能田舍老量晴軟雨也徜徉

遣悶

年來回首望京華夢到車書渾一家見說漁樵驚薄暮愁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看烽火走天涯幾多定遠頭如虎咲是公孫智似娃何日
洗兵長不用卿雲影裏種桑麻

飲韓王灞上望馬耳積雪

春半昏昏客到門相邀灞上一開尊瀧聲誤入天南夢野
色平銷故國魂幾處煙波開釣叟一川風雨弔王孫坐來
無那渾歸去馬耳寒光遠照繁

集李雷田齋中賦得吾亦愛吾廬

乾坤何地不風光况是吾廬吾主張連屋貯書清興遠將
巾漉酒放歌長靜中自得真消息吟處曾無俗肺腸我亦
投簪歸卧者輸君卽事卽羲皇

其二

竹八匡牀夏日長此間與世暫相忘風塵洞洞容吾黨今
古渾渾一草堂酒揖阮劉無後晉詩調王李到中庸通僊
此意還真在宵逐浮雲繞建章

淮西小集望廬山懷古二首

淮陽村畔暗霜華東望秦山遠樹遮博士至今留飲洞祖
龍何事亂魚車不灰木在存餘火障日風高散晚霞咲煞
當時填海者蓬萊並欲屬天家

其二

一螺望處斷烟橫浮世虛存虛教名自古高人元未死于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今脩士學無生荒村夜雪閒評在孤樹寒雲遠夢驚見說
海山丹竈地此身何計離塵纓

初冬鍊溝園夜聚談詩和韻

招得騷思盡楚魂一尊開處儘評論才成三賦人疑杜吟
到八叉捷勝溫莫以風塵簷外是猶憐漢魏此中存明宵
客散燈昏後木落遠臯霜在門

初冬集鍊溝園縱談

十月清霜重寒鳥林外聚曹曹各有偶飛鳴求其趣此時
園主人開尊及日暮地連榆社名人偶竹林數坐久談鋒
張機賴相奔赴豎白非所求爾我自陶鑄不爲古所欺豈

爲今所誤君子有雅談雄辨非馳驚况未及時事諒不逢
世怒夜良旗鼓關念之若有悟

清明日飲韓王灞上

野鳥啼殘春半樹野棠開遍谿橋路相將連臂欲踏歌信
馬隨春看花去携壺灞上弔韓王良弓走狗無尋處荒村
榆火斷輕烟行人猶說囊沙誤自來功賞不相當五蛇歌
發長天暮

韓王灞上詠

天地殺機發英雄窺其微因勢而利導積弱以爲威遂令
千載下歎息此人稀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其

其二

石色殊黯澹瀧聲亦慘悽獨見魚龍氣長令烟雨迷只今
大河畔人猶厭鼓鼙

其三

怒水危石裏千古無停聲有時深澗際悄然獨不鳴誰窮
造化理人間恨應平喬君梓潼住河干爲客言灞上瀧流有時寂爾無聲蓋物理之不可解如

其四

冷風號水急寒月照沙白有客說興亡漁人拾劍戟此際
意無窮陶陶欲永夕

其五

號風復號雨南北兩灞分此日成千古當時誤一軍誰從
空幻裏靜夜悟聲聞所遊卽南灞也又有北灞相距十許里土人爲之語曰南灞風北灞雨候其鳴聲以爲風雨之信

其六

春水搖鏡光春波濺微電當時戰餘血今日無人見唯見
荒崖裏零落桃花片

其七

日暮卧蒼山大聲空外發不知春涉裏幾人待初月馬耳
起白雲望中遠明滅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其

其八

此波怒號聲洶湧學潮汐箇中會心人領畧常不一因知
夜半濤能留海上客灞上瀧聲比海濤則小至矣劉君子羽海上客也顧愛好不置至欲移櫓被住聽彼圓別有會心者未可以形量論也

又絕句二首

韓王灞上雨初輟危石嵌空水鳴咽雲歌薄暮起漁樵客
霞返炤前山雪

其二

柳暗沙明石脉發千古瀧流無停歇疑淺疑深仄徑中想
見居人渡纖月

韓王廟弔古四首

重瞳不識國士隆準亦自孤思何事當時殍餓食飽漫罵饕餐

其二

今日玉齊既假明朝徙楚豈真三尺囊沙多事哭煞商洛閒人

其三

秦帝倏忽鹿走中原尺寸雲屯何苦苦相剪滅田家亦是王孫

其四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自古英雄不偶更憐事業微塵死共點彭作伴生與絳灌為倫

長至前望廬山懷古

門外風埃達尺咫如雲勝友暫徙倚有客舉杯耐廬山暮然懷古蒼山裏千年之上有秦灰千年之下無信史試檢秦紀無教名依稀博士盧生是當時遁去亦何奇可憐坑焚自茲始芒碭山上已黃雲飽魚亂臭祖龍死何事仙人飲酒臺聖燈岩下猶存址我生願食綬山桃有分還餐林慮李劃然笑逐洞中人共溯海山看海市

放歌行贈劉二丈子羽

海上有客氣如虹千詩萬賦且長空半生讀書不得力白頭虛授一師席先生閉戶自長吟先生張目無古今草書若個能穿缺佳句何人不鑄金東武東畔有秦臺秦人奇字蝕蒼苔君來巖壑重生面懸針倒韭為君開我初已習公幹名凋落書讀感更生自愧無能復覆碑七哀詩在敢肩隨相逢汗漫但飲酒夜雨青燈坐對久以舌為筆憑吾腹以筆為舌輸君手人間風月通黃昏醉裏紛拏醒亦喧嶺外我來存傲骨箇中君對得吟魂不知誰少復誰多幾回拍手且放歌幸有人同歸去來浮雲富貴奈吾何

春潮琅邪觀海市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不信人傳海水飛乘春敗海欲忘歸海上鯨濤怒未晞號風駭浪噴人衣底是秦皇欲射潮鞭石見血未成橋祇今琅邪臺畔土看盡春潮恨未消已見殷鑒鼙鼓發更聞萬雷聲怒軋扶桑若齊雨中生瑤島如萍雲外茁須臾風霽奔陽侯六熬十洲次第收黑蜃吐氣為樓閣變現滅沒猝未休人間亦有琉璃海晉魏秦漢倏遷改可憐瀕洞幾千年浮雲白日鎮長在眼看為常與為變不知誰久復誰暫當時填海又鑿山今日山高海仍壑願得長風起天左吹倒崑崙奠海若更有神人定地軸桑田萬年永不墮

李渭清應文學舉得雋小詩奉賀兼申別意並索和

章二首

賦成贏得九重知 人主從容恨見遲
黃閣著書消歲月 青山領畧失便宜
官厨飯軟焚枯後 紫禁燈昏載筆時
還憶故園高卧處 酒瓢吟杖過東籬

其二

已信彈冠非貢禹 卽看學圃擬樊遲
君如傲我千年史 我亦驕君一局棋
才滯不應嫌計拙 身閒還自愛兒癡
便從別後詢司馬 書報故人定幾時

答李渭清太史見寄四律卽步元韻

客裏同君感歲華 別來我亦賦蒹葭
斷雲落雁添雙鬢 斜月疎窗各一涯
入望西陽明遠燒 先秋夕葉下鳴笳
莫呀歸路人千里 幾個能乘泛月槎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七

其二

猶是當年初服心 徵車偶爾轉更深
一官報後真成嬾 五字新來欲廢吟
小院匡牀爐靄景 陽清漏夢沉沉燕
臺自是風雲地 何事高秋怨暮砧

其三

月暈鯨魚失海潮 依然鐘鼓靜雲霄
自緣天意常仁愛 不使扶輿頻動搖
已信胥匡眞聖主 由來多難勛興朝
憑君好上太平策 莫更悲秋賦次寥

其四

歸來未敢恨時窮 無那軸空憐二東
蒼髯野風吹欲白 官衫秋葉照能紅
美君壯歲償詩債 老我衰年愛道豐
便合相從不相見 只應來往夢魂中

燕遊草

贈徵君稽叔子四首

善病情偏劇 歸山興故濃
買肝方有吏 賣菜已無傭
郭泰寧憂厦 梁鴻自相春
陶唐眞愛士 負黍賡遺蹤

其二

弓幣皆殊遇 絃黃自異途
仲長論樂志 王子著潛夫
客覓移舟劍 君操半渡壺
還須勤藥裹 好共蒼生蘇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七

其三

我生亦淹蹇 多難偶身存
宦海嶙峋骨 炎洲斷續魂
點鶯飛下里 酒醴謝王門
近已忘機久 對君聊一言

其四

無盡長淮水 照君臞骨清
承明甘不愛 谷口苦多情
抗志存高潔 詩懷獨老成
聖朝方卜夢 版築豈逃名

過宿劉木齋齋頭留題四首

黃髮相看日 青春憶舊遊
我才如北苑 君器自南州
屈向刑曹隱 生還炎海頭
相逢成夜話 霜月下西樓

其二

未能輕富貴時復感蹉跎世事繁華好吾生滄海過新磨
宣室詔舊夢淮南柯不識劉公幹相看謂若何

其三

感時嗟老至學道足餘年養拙從吾好鑿雕任俗緣心同
黃綺隱才謝小山賢回首南天末殘魂倍黯然

其四

天地逡巡老古今出處難還須留釣艇莫便喜彈冠稟繼
三冬稟羶疑一片肝劉郎如許我不厭菜花繁

過宿侍御孫卧雲齋頭留題四首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大

童稚交情重今來提挈頻嗟君新白簡洗我舊紅塵
疎如故山公啟自真聖朝方愛士慙是獻書人

其二

竹馬雙騎日懸知解身風承恩巡北闕入直宿南宮焚草
爐烟裏飛霜漏點中故人雖落魄有字不書空

其三

寂寞京華道嗟余懶是真後生方爾汝我骨自嶙峋
尊前話點驚夢裏身升沉渾一笑黃閣有絲綸

其四

長安風正急飛雪滿羊裘不作王門客還來帝里遊雲邊

雙鳳關海上一滄洲計較無庸處餘生付野鷗

過佛慶庵題贈驚龍上人五首

茲地經過久重來感慨深廿年多少事一夕短長吟燈影
搖虛壁爐香印宿心夜闌談談息孤磬發清音

其二

萬里煙嵐客今來聽禁鐘自憐如老馬空復愛屠龍
甘肅索禪心戒綺濃相逢清話處斜日下西春

其三

冬來秋又去世局浩茫茫自古皆同盡人生底是忙顛毛
看漸短心計轉更長對此禪栖地高懷賸入荒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手

其四

寄與青山外長吟白雪中有時希北郭無意學南宮世路
滄江遠候門劍閣崇榮名非不愛吾道在鴻濛

其五

飄泊風塵久奇情欲盡刪住還無住處才與不才間周黨
方膺詔已公未在山兩形相晤語棋子落窗閒

度歲雜感詞十首

靜卧長干寺磴磴守賤貧無情錢殘臘有愧得新春道不
宜時俗夢猶見古人螭龍休悵望鷗鷺自相親

其二

不解生成理陽和若有私舊杓初轉處小草已先知衰極
無春分老懷與暖宜婆娑聊顧影因任足栖遲

其三

聞說近今事喜憂半未明風多來海島月暈失長鯨遺衆
尤堪恤流鳥自不爭 廟堂鏡遠畧草野敢閒評時山左歲校開

吳逆已伏冥誅

其四

三冬遂少雪二麥或全枯已見離親子還聞剥老榆民勞
猶有賦土曠恐無輸國計應先此何緣不繪圖

其五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圭

盛世招賢詰德星聚 帝京如聞眠霧豹未見嘯春鶯刻
楮非長技濫竽自小生上才多廊落大道本無名

其六

達人規進取志士薄賞郎豈識菲葑意借茲涓滴將弦向
紆國阨卜式助巖疆愧煞繩樞子赤身糜太倉

其七

天家真少事好向禁門看殿上班聲靜爐中瑞靄闌宣麻
還曳履對仗祇彈冠溫樹無言處蔗漿賜大官

其八

紛紛司鐸者爲國胥持籌八斗藏軍府一丁助老謀何分

耕與祿好用筆爲擾除却寒酸字從茲亦出頭

其九

丁年事墳典我亦振奇人五十無聞後半生徒苦辛才隨
黃髮減心與白雲 奈此憂時興遽巡付後塵

其十

陶唐真上聖巢父二耕人不及蓼龍輩居然鼯鼠身朝堂
方有道瓢笠可無塵洗耳非佳事吾衰嬾是真

題承光堂冊頁後

孝子嚴麟如文祥吳門人九歲失母隨父如都依親
串不遂旅寓窮困冬十月其父感寒病甚劇孝子侍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圭

養勤至夜禱於天願以身代至不得已而割股以進
乞於無救則又電勉盡禮崇勺水不入之節骨立衰
毀幾致滅性 賢王承光堂主聞而聽之收之流離
之中處之猶子之列且親叙其事徵詩褒獎如 賢
王之好善嚴子之獨行並古今獨絕真可榮光史冊
風勵薄俗者矣恭紀於右以俟采風

至性無前古孤懷祇獨將力窮輕體髮道大格穹蒼浮世
行何薄流風被欲長唯餘永錫意章表自 賢王

其二

地天生育理孝爲百行先屬離本同矣髮膚何有焉至誠

豈世問榮譽自人傳千載民藝在賴茲 帝子篇

其三

王室敦懿好天家崇孝經世風還古處人道所由靈至德
同天地聖謨炳日星鮮民生已久何以答蒼冥

孝義歌

效白樂天體

啞啞樹頭烏反哺當春陽春鳥豈有知至性天所將吳門
嚴麟如其字為文祥九歲失慈母哭泣輟水漿伊父憐其
苦撫之增惻惶誓言不再娶悍獨相依傍等以如京邑投
親謀裏糧豈料人情異中道起炎涼殿子年雖少有骨原
激昂奉父歸逆旅救水親供張皇天降鞠凶其父感寒傷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圭

十月長安道風驕雪正狂薪米亦已艱况復藥與湯總髻
垂髻兒一一自趨踰至情動隣里奉養亦未妨所嗟時命
薄老父病郎當露香禱上帝願以身代償上帝如不聞五
內痛傷惶勿習故老言割股格穹蒼萬或有一效敢復計
深創搽刀親從事鬼神為惻愴一割肉狼藉再割血沲湧
三割魂魄動志定氣逾強裹瘡手炮炙婉轉供親嘗意謂
格幽杳至竟命荒唐嚴親終不濟天意故難量可憐奇孺
子苦塊自紀綱舍殮與棺槨事事並精詳勺水不入口七
日杖而行旁人哀立骨孝子自摧腸奇懷動五老至德貫
三光哉哉承光主東平最 賢王聞之深歎詫此事邁尋

常收之窮阨中置之子姪苟死骨與再肉奇情為闡揚童
也如益友不阿亦不亢乃知求忠義必於孝子堂人生有
二親離裏關天良况復凜明訓孝經大義煌如何鮮民輩
終古浩茫茫

和李雷田過訪留別之作

為客長安動涉旬勞勞頽墮此閒身獨尋塔影頻依月共
聽梵音暫避塵老後耽心唯寂寞宦餘傲骨尚嶙峋多君
落日能相訪濁酒還堪作主人

遣興

寂寞誰爭世上名馬蹄秋水足平生有書未與山公絕無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圭

宇不教元子輕雙鬢肯愁仍歲暮一燈訛夢易天明衰年
好遣追遊興塔畔鈴音亦可聽

歲晚卽事賦贈李雷田

祇園歲暮日惜惜門外紅塵一丈深基子閒從窗下落新
詩偶向此中吟隔城呂悌時相過別院違公晚更尋何處
天涯不行樂勸君莫戀舊山林

讀李雷田新詩有懷吟寄

短日寒風冬正深霜清客冷典沉沉隣家竹院曾相過江
上雪天欲遠尋似有軒轅聯石鼎那無賈島鑄黃金嗟余
風痛應全愈吟着君詩遶樹陰

過孫卧雲齋頭看紅梅

出風調只孤芳冶艷無妨翠袖粧幾處暗魂栖夜月何
紅影紅燈光不言自賞安常韻有色還憐骨亦香此夕
一尊同戀戀揚州清况屬何郎

其二

絳紗籠處細香生看占先春第一名望入彩雲猶隱約姤
來紅玉欠分明願從風去還留住不共人言恰有情最是
東君呵護好莫教容易落江城

前所咏紅梅數日再過齋頭已零落矣唯發紅數點
在耳率爾成咏情見乎詞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七

一時草草成開落爲是人天總未諳今不爲歡云歲暮樹
猶如此我何堪尊前自覺香還在笛裏空存逝未甘便索
一枝相對咲半簪白髮亦衰

喜看白梅新放再咏

紅梅已見開還落今日白梅再放初似有新歡憐墮月那
無舊寵泣前魚冷香欲動酒醒後疎影纔橫燈暗餘賴爾
老懷猶健在不然憔悴是何如

天寧寺述懷八首

百劫殘魂烟瘴餘驚聞鳳詔到樵漁敢言文中傳家學未
許楊雲擬子虛意盡競持猶有字交有懶放欲無書年

解識筌蹄喻漫把行藏付卜居

其二

林下新訂稼圃編未堪持獻帝王前青山招後非無隱
白骨觀成不是禪一炷爐香華胥夢半床明月馬蹄篇螭
龍闕下漁叢分烜赫場中冷淡緣

其三

蕭蕭塔寺寄塵寰半牘長安日日殷朔雪移寒歸甲第西
風吹夢落人間一編未了閒中了五字宜刪枕上刪咲煞
窮儒無事事詩成仍是咏南山

其四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五

千載勞心撫字名南天回首夢初驚是非過去憐陶令貧
賤較來德向平倦鳥歸林寧有意蝸牛粘壁故無情衰年
重走京華道人指王郎是老僧

其五

叅盡微茫生死關等閒留得落人間爲探聖域汪洋海不
作王門大小山華萃風塵雙鷗咲冥冥天地一滅還此中
綸笠真吾事慚愧蘭臺筆玉班

其六

故園昆季盡翩翩况復成威膝下聯也有新詩生夢草那
無世業樂青瑣何來浪索長安米慙愧頻霑少府錢自是

故人彈冠意頭顱不似亦徒然

其七

深潭坐看蟄龍影寶鏡如存病鶴姿馮衍窮來還作賦盧仝老去尚吟詩浮沉榮悴曾何有得失妍蚩祇自知莫向相人問身事持梁躍馬詎吾期

其八

少年同學比蘭蓀今看乘車面目存自信董生還健對寧知江令已銷魂鸞膠續筆終貽類獺髓補詩尚有痕贏得人稱陶靖節他時松竹記柴門

贈劉木齋學憲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壬

君家故有授龍術此去遙空繡虎羣一自廬陵名藉藉徒令軋茁句紛紛文章聲價爭銖兩人物權衡較寸分到日定懸新水鏡鳳凰臺畔見卿雲

其二

明光起草舊無塵平反聲高胆鏡真欲借才名矜吉士故憑月旦定人倫三江波瀾由來濶六代風雲此日新回首鯉庭香煖處滿園桃李爛長春

戊午除日

五十七年又歲除北來有道監公車漫稱明主遺才句不作南山種豆書白髮三千還落落青陽一度又蘧蘧夢中

自省樵漁分蓑笠綸竿路未疎

除文

六龍何事苦烝烝是有義和馭未曾望去長天猶倚劍老來繫日已無繩窮途落魄悲狂阮美酒高歌愧薛能贏得壯懷還慰藉一編詩史對殘燈

己未元日

載書待詔盡翩翩元日同瞻尺五天已有新詩迎早歲更憑衰髻記流年黃柑舊供春盤裏賴尾新歌南斗前聞道聖人親策士救荒誰上濟時篇

萬柳堂詩八首

堂兼育嬰放生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天

暖風披拂動朝听一帶晴煙護錦紋野色連天澄遠望高城落日靖寒雲奉誠園裏春光爛太傅庭中和氣殷回首紫微深迥處玉堂松檜共氤氲

其二

帝里東偏風日妍柔條香縷盡新鮮光含八面樓前雨氣入萬年枝上烟何處蛤聲同號佛幾多林木並梵天踏歌莫唱楊花曲別有甘棠紀盛篇

其三

玉山館外影婆娑金水河邊輦路過鴉散黑雲爲幕宇絮飄白雪作高歌百年化育慇黃口一片春原蔭綠蘿今日

試看行樂地津園沁水是如何

其四

紛紛柔翠拂珠宮結構春園自不同
偶向此間存幹濟肯令天下議中庸
藏來密葉鶯千囀護得深陰月萬重
如此抱懷如此況遊人剛道是天工

其五

含煙裊霧自珊珊愛近風端與水湍
栽後渾疑祇樹似種成不作木奴看
應緣魚鳥歸懷樂喜得人天覺路寬
莫把尋常風月過古來唯有好生難

其六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十里煙深芳草前望中平楚色俗眠都緣漢苑隋堤路
悟得光風霽日天物與民胞還我闔須彌芥子納心田
永豐亦是昔賢事慚愧星添柳宿邊

其七

瑞靄平看一色青不是官亭與驛亭
拂地有條嘶去馬漫天無絮化浮萍
渾從色相忘人已愛此蒼黎添赤丁
值倚長林閒悵望太平雲物在郊坰

其八

金碧孤稜望欲昏冷冷清磬拂雲屯
春風葉暗留鶯語暖日林深護鹿蹄
三島有香皆續命十洲何草不還魂
分明

灞水橋頭路此處應無搖落痕

寄李雷田

幾年貧病老書迂還識長安米價無
郭泰寧煩憂大廈徐孺至竟愛生芻
風高燕塞詩才老雪滿梁園客興孤
悵望思君何限意長吟叢桂自踟躕

題張君祖孫合祀錄

祖德孫型並可師承先啟後只今茲
神生降嶽應星在功就濟川歎壑移
憂國謨同蕭傅切等身書待子雲知
朱門舊第公槐影歲歲春風澹蕩吹

紀事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濟寧邵君士梅余同年友也爲人淳厚拙於詞顧能言三生事余遇之侍御孫卧雲署中相與挑燈夜坐爲余言前身卽栖霞村店酒人也姓名周東海初亦不甚省記後緣作教其縣偶出行經涉其地驀然若有省問其家則東海之子已物故唯兩孫在耳年幼亦無所憶有老女子自言東海姪女具言其抱病呼醫垂危屬續時一一皆胸中事因確然自信無疑又言其初化時靈爽直往若有物以吹之竟不得反顧然無目而若有視無耳而若有聽無心思而若有知覺謂謂冷冷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佛氏所言輪迴

幻怪之說則都一無所見獨其將寤時若有以詔之者非夢非真亦噩亦變則彷彿今生事在焉又邵君年已五十尚無子兩娶皆天今獨與一老妻居然忽忽意中若憶其所配今纔七歲生楚中時至當自偶合偕老似續之託皆在焉亦不知其後當有驗否也因畧記其說而爲之詩時康熙之十有七年歲在戊午也

相逢酌酒話三生半有因緣半未明劍入洪爐形已化薪傳舊火指還成六塵幻証浮閭路八識種深爽世情怪得蒙莊垂至教也無將往也無迎

世德堂詩集

卷之四

手

天寶宮詞十首用顧仲瑛原韻

珠樓一帶接連昌處處歌塵落畫梁午日香燒秦吉了多心經教雪衣娘草名蠲忿含春曉殿號長生佇夜涼記得君王歡喜處助情花下換新粧

其二

水新歌唱入西涼又鼓雲和動曙光苑內倚欄看芍藥池邊顧步學鴛鴦如聞金鳳栖朝輅似有靈蛇換晚粧不盡韶華無數笛千年樂事未渠央

其三

海上何須覓赤城香雲一縷苦多情三春舊約催花鼓十

二新絃調錦箏閨闔夜明連璧月轉轉秋轉銀罌最憐一念難忘處牛女河邊誓再生

其四

彤樓花暗警幡幢馳道春晴曳綠江膏雨自應深碧海微塵分不到文聰入間入節朝朝好天上三星歲歲雙欲向蓬萊覓仙藥柔情到底可能降

其五

霞彩暮光相趁移金題繡柱拱青螭南天火鼠鵬頭布北地冰蠶錦上絲間聽鸚哥呼佛號醉教鴉子亂圍棋夜來新劇阿鴻進小帶黃金妝荔支

世德堂詩集

卷之四

手

其六

漢朝臣宰盡伊臯奏對新令着賜袍進御舍人重兩座爲郎坊湖嶽三桃香分金鴨榮華葢酒注黃鵠瀉玉醪待詔姓顏今供奉打球端恐聖躬勞

其七

鳥號嗽金釵辟塵膾分魚服脯分麟色憐再笑元無似愛在一身渾是真當陸花嘗迎翠輦承軒草亦藉文茵年來得寶成桑宇知道金天護善神

其八

朝朝駕自由江歸盡說相從是賢妃五夜雞人傳漏永主

年仗馬立朝稀豪門細婢今呈紫宰相蒼頭並着緋富貴榮華真可羨誰從永巷聞宵衣

其九

紅藥裊裊舞時腰更聽雲璈空外飄轡駕青鸞金絡索鵲施白馬玉逍遙愛簪花帽撾嚴鼓每按鈞天譜洞簫四海一家無一事君王高卧晚臨朝

其十

九重深處是君門刑措何人戴覆盆雨露向來韓號第笙歌頻過弟昆園池綠他日眼波色花帶當時指甲痕海內欲肥天子瘦於今端的憶開元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書

贈別嵇微君淑子

一上徵車原偶爾便辭 朝命亦襟期兩州遺愛雲飛後三徑高懷鳥倦時歸去還多奇字酒北來已見解嘲詩與君邂逅成知我他日情深落月悲

君以述懷詩十律見貽故云

從客問相

六十頭顱足可憐從人來看九重天掠鷹臺下旗如月洗象河邊樹似煙詞賦於今多買馬文章京國盡雲淵自知不是逢時相漫向唐生更問年

長安雪

皇都十月朔氣驕朔雲蒸雪到梅條入夜氤氳開不得曉

來一色亞虹橋一色垂垂十餘里草枯木落路迤邐漣漣奕奕渾無聲百丈颼風大第起陌頭寒鳥凍不號奇絕幽絕更次寥遠水空明遠山碧蓬門之客正溫袍眼看雪花大如手似春非春寫枯柳荒村茅屋蒼白石猶似當時高卧否含情獨立倚闌干遠峯漠漠依約看階上芳蘭行已盡美人不見翠衣單連雲累霧暝雲動明日驚迴長安夢起來無聊步閑除寒光襲衣寒風重無陽之月正坤時造化於物豈有私何不先春長明媚吾與萬物同熙熙

咏紅梅

寒香瘦骨意態奇更添顏色總相宜帟帳深藏無由見分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書

明只有主人知主人自愛苦牕前半枝初發最可憐一點猩紅生微骨天然潮暈吐嬌妍多情却恐護持少空庭夜月零落早猖披莫遣似徐娘縱有風情嗟已老

天寧寺度歲詞四首

自憐不是濟時才也逐徵車得得來樂毅劇辛何處是黃金滿地一荒臺

其二

蕭蕭祇樹亦吾廬爆竹無聲舊歲除坐久不知身在客夜挑短燭讀殘書

其三

一杯藜藿亦充腸，慙愧豪家三萬羊。見說遺民饑欲死，開年獻歲尚征糧。

其四

偶然彌勒欲同龕，無住因緣試一參。門外紅塵深似海，好應不到古瞿曇。

偶見少司馬，祚庭孫公贈人扇頭詩，小楷端好，婉約精麗。云：家姬代作也。事與韋郇公相近，聊口占及之。舊是牙籤萬軸家，明璫鏤管向窗紗。主人口授成文字，五色雲中自剪霞。

其二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畫
爾希烏絲色，色殊綠窗青。瑣紫璫瑜日，長臨得官奴帖還。博東君一笑無。

其三

梨雲桃雨過，瞳瞳小簾臨。書花苑東，帶得欒邪三五字，消魂盡在不言中。

其四

爲識三生舊姓名，閒中添得許柔情。鄭家婢子關何事，幾句毛詩話未成。

擬應制

元旦早朝

履端開獻節，灰律動元辰。彩仗黃金闥，絃旒紫閣賓。百靈培景福，萬土煥維新。佳氣迎雕輦，薰風護玉宸。文章漢魏盛，雨露陶唐勻。法酒乘時上，農祥直夜陳。皇恩同再造，渥澤等鴻鈞。在位多賢詰，誰能愛隱淪。

冬狩二十韻

飛騎出長楊，銅魚啟未央。天風橫輦路，木葉下河梁。駝背縈金索，象身被錦裝。三成陳卒銳，七萃列材良。帳殿寒更肅，壇城夜柝長。地形龍虎踞，陣伍鳥蛇張。月照窮邊白，雲生大漠黃。楚陵圍一合，漢苑獵三方。怖獸林中伏，驚禽物外翔。雪前鷹眼碧，霜後兔毛蒼。羽箭無虛發，珣戈不再創。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畫

割鮮方錫賚，獻馘更傳觴。玉仗聯駟銀，壺貯酪漿晴。川冬晶晶燎，火夜煌煌雨。霽開幽塞天，低接建章祥。烟通日氣清，路暗塵芳饒。吹聲同切凱，歌樂既康四。山關霽策上，漢絕機槍害。馬師軒帝兆，熊學姬昌田。遊豈所樂，攬轡更銜惶。

咏雪二十韻

朔風橫遠野，飛雪遍長天。氣入樓臺肅，光生劍佩妍。玉龍迷禹甸，皓鶴記堯年。不識凝嚴候，且看積素前。拂梅如擷片，綴柳似爲綿。偶自凌冰渡，還知助濟川。貧宜思廣廈，功受到原田。幾處曹風比，何人謝賦聯。摘詞偏誤曲，遇壁偶

成圓有色違時好無聲潤物便即卑猶避污瓢急亦爭先
酒綠醺無力鑪紅火失權歌惟頻細度舞袖漫斜翻罅隙
仍仍掩高低故故填霜林鳥集煖沙苑馬驕寒岸斷泓切
接堞遙睥睨連微茫金闕迥照耀玉京鮮癘疫乘時祛豐
祥此日傳仙謠夔部奏賀表列朝宣別有椒蘭士身依日
月邊映書仍舊習授簡陋曩篇倚待勞晨興吟哦廢夜眠
搜羅窮萬象刻畫盡羣緣贈編真奇遇報瓊或勉旃

五臺山新貢天花

聖恩手勅分賜日講各官恭述

紀事一章

用家瓦亭韻

日麗龍池晝漏闌錦綈

詔下五雲端紫泥緘發從深禁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壬子

青荳香生到冷官肉食叨來徒永矢萊根嚼處喜彈冠北

窗猶憶分黃蘗西掖今慙捧綠盤

擬瀛臺較射

六飛清蹕按行宮較射軍門氣象雄破的珣弓競挽月跑
空寶馬慣迎風千花影裏傳籌曉萬鼓聲中報捷同盡道
君王還右武雲屯七萃已成功

擬駕幸南海子

御舟待月

鑾輿曉仗出龍城鯨海前頭駐鳳旌十里川光連碧落一
天雲物淡空明白鷗飛處瑤波動青雀維時錦纜輕向晚
笳聲催疊鼓前林看月欲更深

擬春雨

春近蓬萊御氣通香煙影裏雨溟溟迎陽已解堅冰腹潤
物還滋土膏功問柳遊人連北陌扶犁野老驗東風盛朝
更沛無涯澤不獨豐隆屬化工

擬御掠鷹臺大獵還宮

十里旌旗照野明掠鷹臺畔列金鉏三驅教戰非從獸一
面施羅爲好生馬健霜蹄秋草碧鶻翻錦翅暮雲平歸來
一路饒歌細瑞應陳倉協聖情

擬玉螭觀荷

太液池西駐鳳旂日華雲影漾連漪弄珠葉葉開香遠擁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壬子

蓋支支看影移紅映芙蓉開曉鏡綠繁楊柳曳晴絲皇
情自愛秋塘好錦綈沙棠寄遠思

擬上御太極殿引見薦舉諸員

春雲爛熳紫宮開風詔求賢到草萊寶璫玉龍騰彩仗
銀刀金犀錯瑤階書陳欽允瞻堯日賦獻長楊應漢才知
道盛朝崇雅士黃金瑤不數燕臺

皇極殿賜宴

承恩自逐龍香遶賜宴還隨鳳舞斜綠蟻黃鸝來酌御蒼
麟翠釜出天家丹含花柳迎朝日綺席雲霓爛午霞願奉
校文成盛事千春長此侍瑤華

擬 上御經筵 賜宴日講各官

玉仗新移御講筵，儒臣環侍紫宸前。
旂開瑞日迎南省，烟引祥雲到木天。
易演三陽成泰卦，書陳二典正堯年。
石渠載筆原承寵，况賦彤弓既醉篇。

擬 上親代各國獻馬送幸南海子羣臣扈從

皇威遠被到窮邊，汗赭來從西海偏。
駿骨奇毛鬣蹀躞，錦轡金勒試連拳。
名同紫燕追風去，色粲黃驃扯電還。
看罷鳴鑾歸別苑，喜無天馬賦詩篇。

擬 駕幸京南大獵御舟入湖觀漁畢入觀 慈寧

宮

世德堂詩集 卷之四

壬

帝德如天原好生，應時網置一怡情。
將軍自射山中虎，聖主親收海上鯨。
自有獸羅煩一解，都無魴留問參橫。
歸來大孝思何極，歌祝聲中奉壽寧。

聞武畢 賜宴文武三品以上官

麟符虎節錫元戎，風滿軍門旌旆雄。
戰士聯鑣騎白馬，將軍三畧事黃公。
鐃吹曉奏千花裏，按陣春行細柳中。
莫道投醪人感激，賜餚今更見恩寵。

南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

璧奠圓壇釐祝繁，帝城佳氣正氛氲。
祠官近上三祥頌，太史新占五色文。
葉玉柯金晴處現，含珠吐翠望中分。
喜看

一線迎陽日道泰年豐屬聖君

西田觀藉

農官導駕出，楓宸鳳輦遙臨省。
欽新又叶地天占，泰象宜收種桂載明禋。
五風十雨清平世，萬庾千箱樂利人。
知道禮成應有頌，却慙珥筆列詞臣。

上元夜侍宴

寶扇初迴萬燭紅，月華開處敞春風。
五門絃管雲霄裏，九陌魚龍塵海中。
殿上傳柑知忝竊，樓前賜醕拜恩崇。
漫言天際陽和轉，聖澤今看是化工。

清明

世德堂詩集 卷之四

辛

龍旂紫蓋列金盞，暖日和風出帝家。
丹禁曉煙迷柳浪，白榆新燧爛桃霞。
宮鶯近轉晴川綺，寶馬平臨輦道沙。
一望重城常五色，太平雲物自光華。

伏日賜米

三金纔伏氣鬱蒸，忽對寒輝熱欲勝。
聖德如天還日躋，臣心似水自冰兢。
分珠箔窺梁燕光，借晶盤避座蠅為威。
恩榮繙賜帖，幾回清夢繞觚棱。

和徐若木苦雨詩四首

溽天渾是淚，匝地總成愁。
城郭隨波變，人民逐浪流。
蛟綃難被體，蜃氣或為樓。
况復焚枯者，謀生類刻舟。

其二

風欺兼雨打寂寂子雲廬豆泣空存釜麥漂僅有書巢溪
憐是鳥浪靜免爲魚彌望還成瑞炊煙見一墟

其三

包陵疑變海關地卽奔泉澤泊龍蛇窟山侵麋鹿眠滔滔
逃廣野汨汨問原田怪是連朝雨何來瓠子篇

其四

地洩川原水山連膚寸雲村逃牛馬逕人耦鷺鷥羣子婦
吞聲泣蒼天竟不聞夜中起長歎絲髻爲紛紛

苦雨詩

世德堂詩集

卷之四

聖

雨淫河漲近緒無聊讀烟兄劉君苦雨感興詩學步
次韻亦以見各言爾情之雅詞之工拙不敢較也

天意誠難料一朝雨煽風譴深綠物變數極失年豐上帝
殷憂甚下民昏墊同滔滔陵谷遍吾道歎終窮

其二

斯人乃露處仰崖美柄鴉萬頃隨波影千箱是鏡花爲生
誠偶爾所望詎能賒願枉君王顧載瞻天一涯

其三

澤國驚風起荒村盲雨來新秋無好况晚景有愁催旋罷
登山展拚休采菊杯殘陽迷返炤爭得老懷開

其四

一望浩無際茫茫難問津已嗟年近暮况是向來貧擬避
留候數漫思張翰尊怪僉啼遠野何處問生人

其五

年丁甲子後月是孟秋辰噓吼生噴浪龍驕侮俗人慚稱
思孟輩不任溺饑身我亦躬耕者行將理釣綸

其六

夢未到陽春又當儉歲新情憐沉竈後身是焚枯人楚國
狂生泣東家彼美盪咲啼俱勿恤敢以易吾真

秋夜苦雨詩四首和韻

世德堂詩集

卷之四

聖

七月滌場分未明日來子婦忽憂生牆傾蝸跡粘枯壁屋
漏書痕浸廢藥門外驚濤如海勢樓頭過溜作龍聲已知

蕩蕩堯天大尚苦荒荒策地平

其二

窮陰積雨近旬餘寂寞無聊但索居種黍自憐陶令錯爲
樓今見子真踈嗟嗟井畝無良稼曠曠山原少舊廬道是
興朝多勝事卧看人上救荒書

其三

舊貧爲累病交加况是襟披肘露斜密雨深堂深岬有園凌
風舸在燕無家彌天黃霧秋來豎一望白華霜後葭世棄

君若棄世斗闕還自識星槎

其四

寥寥落落更蕭蕭庭可汎舟疑夜潮郭擁泥塗艱步步墟
盤潦水影搖搖一條白浪高還下十丈紅塵靜不飄惆悵
仍須管歲事夜來長歎起中宵

丘龍標五十三歲生子詩以賀之

憐君遲暮過商瞿喜却今來掌弄珠萬卷詩書懸一線滿
園松竹引孤雛三朝已辨頭兼角彌歲還諳之與無間里
師今皆慶賀題璋我亦逐胡盧

其二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聖

記得君年五十三向來一索始成男桓家有鳳人人喜荀
氏爲龍個個諳玉產藍田緣晚種珠呈赤海自新探從容
好赴餅湯會儂最無功須飲酣

其三

誰言天道竟無知可喜善人定有兒秋水爲神堪愛處春
蘭入夢始生時滿堂賓客俱回首衰白老翁來賦詩他日
宜家併宜國寧馨那不係人思

和丘學山秋懷詩

老懷無緒夜愁多况復次寥秋若何詩思近隨江令稿道
情今聽楚狂歌名微世棄心仍懶性拙時拋頭亦暗向苦

泥深門巷窄故人車騎不相過

其二

才盡思艱怕唱酬獨憐敝帚傲長楸憶來往事如蓬轉何
處繁華非夢遊耐可窮途霜後葉分明生事雨中裘不堪
濩落無人覺閒背斜陽狎野鷗

其三

賦成誰復似長卿浪有畫行衣錦情道自礪溪全釣餌人
從柱下學埋名史遷非是憐難定棋上輸贏怕未平拚得
無窮林下意一編秋水了微生

其四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聖

地僻幽棲長閉門竭來杖履破苔痕裁詩友至風兼雨問
字客過朝與昏新語偶逢書落葉閒人難得倒清樽日斜
三徑迷松菊五柳先生自有村

再和秋懷詩四首

月白葭深木落多高天響急奈蛩何西風欲下阮生淚南
畝如聞甯戚歌生計計酣形兀兀世情情老髮皤皤可堪
寥廓浮雲裏斜鴈橫空書字過

其二

人事苦憐費酢酬日來心緒寄枰楸十洲浪跡狗僊夢五
嶽閒雲故卧遊高韻自應存逕菊風流却憶着羊裘請看

汀畔蓼花影水冷風寒正睡鷗

其三

已無書札到公卿
汗漫餘疎野情
自學前賢修靜業
不貧後輩驚時名
文章千古留工部
婚嫁百年了向平
搖落正逢秋晚日
獨斟桑落咲浮生

其四

玉露垂垂松菊門
三秋風雨長波痕
燕鴻千里更來去
砧石四隣報曉昏
詩病新嬰難鑄句
酒經未續且開樽
幽閒好自宜情性
敢道德星照一村

遣懷詩三首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聖

隨分隨緣一古狂
不將老景付郎當
閒中棋劫翻新譜
漫興詩思入晚唐
人說求名還早罷
自憐學道未成章
從容料理樽前事
拄杖扶身到草堂

其二

白髮息機遺世榮
就閒誰復愛時名
山妻杖履隨迂澗
釋子襟裾學老成
他日循良無政蹟
今來拙宦少賢聲
何須憂覓安心法
澹澹平平過一生

其三

舊是蓬蒿塞廼人
寧知戶外饒風塵
有兒不了官中事
喜我猶存亂後身
自愛閒眠陶令醉
不關家計董生貧
逡巡

莫厭田家味種菊栽松獨養真

再作遣懷詩三首仍用前韻

疎懶由來耽放狂
杜陵野老漫相當
已知黃綺原辭漢
未省巢由敢傲唐
半畝經營存素業
一編歌嘯亦文章
苟人錯比楊雄宅
好是濰西世易堂

其二

回看五斗是浮榮
淚有人間雁塔名
賢聖自憐原我分
事功未敢傷人成
不貪魏闕晴雲色
且聽空齋夜雨聲
便向閑中博閑趣
逢迎禮數近來生

其三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聖

不妨長是集虛人
愛近幽棲迓世塵
寥落道情空外澹
閒心地向來身溥
天騷興難爲老滿
篋奇書未是貧
賴有古賢嘗晤對
可能冥漠共尋真

節勞

老人惜筋力爲禮亦已疎
况復諸塵務
屢鈍得自如一日
兩眠食行坐須紆舒
豈唯避羈惡
所寮在清虛
賢者重勞勩
達士愛恣睢
調停於其際
吉夢乃蓮蓬

寡思

多思之害生其弊甚於欲
所譬如漏蟻所損在忽
倏莊生戒坐馳
卽與吉祥屬
生死微危
界端木爭絲粟
况臨遲

年尤賔知止足大易惜朋從要歸到何慮事過聊復已無
爲長僕僕

答子羽劉二兄見懷

病起君還健奇情諒未忘秋吟多落葉夜渡有歸航叢桂
山中發孤雲天際長還應尋舊約來吊假齊王

秋行長安道上

莫以茲遊暮元工看未窮禾黍不忘本柿老欲還童葉墮
秋聲裏吟成夕照中壯心猶有在拄劍倚長空

詩成間一日追憶徘徊欲改定暨稿成兩存之

垂老神還旺茲行與不第一鞭揮夕照雙髯傲西風夜色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畢

依明月秋聲託遠鐘驂情良未已清嘯古人同

旅况

遙遙行路裏望暮雲平野水蜩蟬沸人家絡緯鳴秋生
歸客夢月躑躅鐘聲此夕牽離思更深寐未成

丙寅元日三首

一日得新春六句又五人漸與喧熱隔轉覺澹閒親榮啟
爲前輩漢陰是後身脫離煩惱了心地灑微塵

其二

一日得新春兒孫滿眼人紅顏空裏謝白髮鏡中親杖底
稱翁客樽前失歲身百年渾旦暮苦恨累風塵

其三

一日得新春生辰屬大人賓朋憐老至兒女轉情親舟壑
密移處形神相笑身還應無係着萬有等吹塵

壽邑侯卞父母

幾年茂宰卧山城百里人家枕簟清縱是蒲鞭君莫試到
來醇酒吏先迎故饒清興梅天發剩有新詩雪夜明公事
稀疎過客少蘇公閣下獨閑行

思兒掄元中州賦此相示二首

時從侄沛澤亦得同榜第八人

偶因茲日泥金後憶得昔年奪錦時六十頭顱還咲口一
生文字屢攢眉青山著述從吾好黃蘗經綸於汝期自此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吳

便爲弛担計無猜鷗鷺莫相疑

其二

儂是當時落魄人偶然姓字冠羣倫窗傳垂蟻雙雙兆苑
轉遷常樹樹春乍折一枝疑月窟仍搏九萬向風塵此生
難了還多在莫把微名認太真

偶與家子言譚世外事其音痛切頗有半生虛度之
悔書以志過

焚香靜讀馬蹄篇坐久忘機自問天白髮冷頭還種種青
山咲我已年年形骸影跡因循累文字聲名落莫綠便愛
迹虛空外去最憐依舊望崖還

用韻和劉木齋守歲詩劉初六句余六句又五矣

衍者言吾全卦數今年過五亦週句記君喬木同遷日算
我懸崖獨退辰總有榮枯成往事最憐甘苦似前身紅顏
衰髮遙相開明日春風歲又新

丙寅度歲

衰年失歲莫嗟其婪尾杯前心自知四子兩孫慙忝竊六
句五度更頑癡讀書幾卷無成事爲善何時有了期正合
與天相晤對忘人忘我識便宜

丙寅人日

六十四迴人日過今朝人日又重期道衡不作離家句子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吳

美還題行路詩鬢髮垂來梅白白眼光射處柳絲絲關心
更是歲時稔穀日明晨晴倍宜

夢

青燈細雨夜聽遲一種游魂百變奇到處不分山遠近竟
來轉覺路差池流鶯不啞終成醒蝴蝶初飛已自疑莫向
邯鄲尋好況春明光景飯炊時

閭浮世界定誰真西極由來有化人看我已非元面目問
渠那是舊緣因總迷十里呵成霧共閱千年劫後塵到底
須參無上義一燈不滅又傳薪

泡

一行急雨怒長川頃刻旋生萬顆圓形到留時纔現像勢
當聚處恰隨緣升沉隊裏無榮辱起滅光中有後先偶爾
不知天地大逐波又趁夜潮前

影

靜卽爲依動卽隨無猜偶俱又何疑立將顧汝憐唯我行
不愧君更有誰未許春陰成獨黯祇應秋月最相宜虛空
到底苦難着捕捉由來未可期

羊城候發

水碧山青去路春怪風盲雨暮成噴吐輕無力催舟發江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李

上白鷗解笑人

寓意二首

估客前頭返照船玉簫金管鬧晴天鷓鴣自趁銜魚去却
怪沙鷗只浪眠

其二

平得不平事幾般逢歌舞剗開顏忙中自饒忙中趣莫
怪閒人不肯閒

喜內子相見

一旦悲歡見光驚魂前此散河陽而今五月歸來晚南
地無霜髮有霜

夜雨

幾年懊恨失漁樵，一夕驚秋短髮凋。
更是漏長眠不着，起聽深院雨蕭蕭。

九日絕句詩四首用趙伸符韻

滿城風雨又天涯，無數別離燕子家。
記得故園行樂地，弟兄深院把黃花。

其二

人生樂事本無涯，況近長安帝子家。
但使良宵樽酒在，莫教容易負黃花。

其三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壬

蹉跎老大顛毛短，荏苒秋深花事微。
縱是風高羞落帽，也應霜髻戴花歸。

其四

船撐入水詩思溢，戶怯三升酒力微。
賴是登高饒逸興，長吟不醉莫言歸。

長安道上口號四首

盧溝曉月墮遙空，十二門開日又紅。
無數行人多少事，和風和雨艷陽中。

其二

去馬來牛秋復春，長安盡日走風塵。
不知山北山南裏，谷

口何緣卧子真

其三

洗象河邊金羽蓋，掠鷹臺畔紫遊韁。
帝京風物紛如許，怪得無人釣錦江。

其四

一片猪肝已覺醺，冥鴻何更慕鴟鵂。
綸竿不動罾星曉，又向長安買菜還。

聞蛙

蛙聲聒聒夏堂西，午夢初回日又低。
咲問公私歌吹地，何如騎馬聽朝雞。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壬

題澹歸和尚詩卷

幾年熱血灑青藤，爲碧爲丹轉法燈。
他日螺岩尋故事，海雲庵上友詩僧。

過草橋店憶得雋之歲於此店聞捷音

早從鎖院求名字，曾向此間得捷聞。
二十五年渾是夢，不知爲牧與爲君。

戲學何彥明八新體

新煙

盈盈樓畔見漠漠，水邊生疑是珠宮。
裏鮫人織乍成

新水

一朝春雨足十里鏡湖平不見蓮舟女棹歌初發聲

新燕

杏雲猶甲第梨雨自三春賸有吳宮瓜還來覓主人

新草

如聞謝康樂有夢到池塘知道芳欄畔青青近已長

新鶯

三春馳道裏二月上陽宮已有如簧調來從喬木中

新柳

春雨霑初足早鶯啼未諳年年離別意寒食發江潭

新蝶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相相依晨照遽過綺園可憐形化後無處認香魂

新月

一鈎如黛影飛上碧雲端爲有張京兆掃眉別樣看

詩餘附

望江南

寧陽四景

寧陽景春色滿城東攜酒長橋歌夜月采茶僻塢娛薰風

一派鼓聲中

其二

寧陽景夏日最相宜遊女靚粧歸緩緩遺民白首樂垂垂

稻浪清前陂

其三

寧陽景秋色更堪玩和尚灘頭花似錦蘇公祠畔草如烟

漠漠晚陰天

其四

寧陽景冬日興偏饒夜露千畦滋菜竹曉風十里綻紅桃
臘鼓喜招邀

浣溪紗

客情

雨晴無定暖寒天客緒紛紛欲滿船問渠是否似家園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荔子陰繁垂晝永佛桑花發耐春開馬牛人滯跼驚邊

南柯子

旅懷

三水前頭路二禺峽外灘春來無處不縈煙恨是一身漂

泊在南天夢裏尋巢燕愁中斷線鴛家山望盡草芊眠

何日蒲帆腹飽一歸船

水龍吟

鹵水暑中

大劉青田先生韻

幾回掀髯掃頭側身東望惟華表粵江水冷吳山雲斷夢
魂清繞睥睨深沉衙齋閒靜篆煙幽裊歎如流年月暗催

頻促賞心樂事常少 回想當時人物試三場喫着嫌小
蹉跎今日甘同雞鶩爭食不了慚負初懷低徊末路泥聞
雲杪但爲郎頭駢笑人鄧禹長紫昏曉

漁家傲

有懷

鵲起畫簷天欲曙小牕臘月迎春雨卯酒昏昏慵不語食
膳去黃紬被裏放衙鼓 吟盡天涯芳草渡亂雲日日飛
無數鄉信不來年又暮牽情處月明清夢梅關路
如夢令

歲暮

世德堂壽集卷之四

七

記月花開爛熳逼歲山容淺澹風冷草痕青冬抵故園一
半且看且看人在瀧江鹵畔

荷葉杯

歸思

夢裏故鄉音問難信簷鵲忽驚飛午睡未成夢又違歸麼
歸歸麼歸

浣溪紗

元旦

衙鼓三更報歲元起看粧妝佐春盤天涯婦子笑燈前
好飲餘酥婪尾酒更憐杖履始衰年不知身在嶺雲邊

初春

樓上濃陰天四垂日長小雨透簾飛做成花事已霏微
春意漸酣蜂有信家書未到燕先歸倚欄人倦看斜暉
憶王孫

春初

軟風京露趣官船野草紅燒亂曉煙不盡燒痕魂又還遠
山迢一色青青接碧天

黃金縷

春思

門外游絲驚不定無數飛花暗把流年送鴉鵲頭相聚
世德堂壽集卷之四

須殘紅爭得無多剩 芳草天涯勞遠夢夢裏微茫不記
來時徑小雨逗寒人又醒旅魂迸起傷春痛

風流子

懷人

隙光駛如許天涯外轉瞬又春初看池草欲生野梅漸落
娟荷新茁人柳纔舒關情處異鄉花鳥地故國鴈魚書總
角知交誰彈禹冠離披宦跡誰叱王車 靜中頻回首淮
陽畔舊稱張范陳朱祇爲利名羶鎖燕越分途念無間羸
輸竹邊棋子忘形爾汝樹底檣蒲感歎都成往事澹潏愁
余

反王元美小諾皋

混沌始開弦黃初判敢道有無維繫不推求原自明白蟠
天際地虧煞至人料理畢竟三教並立莫強分如星如月
如日炫文五千竺書三藏那更這六經刪述都一般婆心
細非饒舌聊救世 派散九流言成諸子儘是鼓吹元氣
細算來人自不會食糟嚼粕蠹魚似鑽故紙翻恨藏頭露
尾漫打疊爲生爲老爲死隨緣三餐隨分一襲再饒些無
非無是恰勝談空說偈中庸事萬古矣
聲聲漫

居粵咏愁之作

世德堂詩集卷之四
心窩有幾層際無多幾回憑他占據借酒倩花錢送數番
不去雨冷燈昏時節困沉沉作惡情劇冤對也厮趁隨傷
人居停硬住 白髮因緣爲祟伺開隙枕頭無端屯聚尸
景天涯寥落誰何告語子規聲聲凄切又哀猿日暮相附
這次第祇一題自爲斷續

六州歌頭

自遣

功名幻妄水月鏡花如聊大嚼已三四人美渠鬼笑余且
自得其得迷初覺醒初醒無榮辱無非是儘贏餘山木輪
囷不中棟梁用好架吾 况春雲秋水相映老眉鬚人事

浪淘沙

天寧寺懷古

紛拏莫踟躕 當年少日凌雲氣麟可膾龍可屠今往矣
江淹筆張說珠自分無但覓田園樂藝徑菊種籬蔬還饒
些拈險韻搜逸書兒子不食梨棗便自詫清夢華胥謾回
頭京洛賦上苑三都守兔枯株

風流子

千古一斜陽閱盡興亡晚風獨立鬱蒼茫塔上鈴音鳴又
任似說開皇 過去一何長流水湯湯爲名爲利幾登塲
縱使神仙長住世也恨滄桑

世德堂集四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鉞撰鉞有粵遊日記已著錄是集文二卷詩

二卷其文多通暢詳贍不爲詰屈聲牙詩學宋人

而不流於纖靡一邱一壑亦自成結構在

國初作者之中則未能金鼓抗行也

思誠堂集二卷附錄一卷

〔清〕吳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四年太平

趙熟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誠堂集

二卷》提要

吳文端公相業輝煌德惠洋溢自宜璀璨之詩文璵與之表奏彪炳於宇內矣乃數十年來公之詩文竟不獲一見也其季子信臣年伯先生先大夫戊寅同袍在襄垣日以題主兩至其家門閭卑隘僅容旋馬其邑內月嶺祠堂皆瓣香致祭仰慕風光歸語小子典至今記之不敢忘公之崇祀鄉賢名宦諸錄久存儼簡而詩文未梓行是以未獲一觀見也戊子秋始得鈔本余以思誠堂名其集亦寒松帶經名集之意公不以詩文名而詩與文賢宰相之詩文也與寒松思誠堂集序 一

帶經何似高明自知之典固未敢論矣

乾隆己丑年家晚學生趙熟典謹誌卷端



思誠堂集總目

沁州吳 璵銅川著 太平趙熟典藥齋校

卷上

古今詩五十三首

奏疏四首

跋一首

序五首

卷下

思誠堂集總目

序四首

跋一首

記三首

贊一首

書簡十七首

禁示六首

附

祠堂記四首

思誠堂集卷上

題文中子讀書處 在銅鞮山

廢洞依稀石麓陰山靈招我一來尋泥橫殘篆碑猶在門掩蒼崖鳥亂吟獻策緣知非釣主退耕何事已違心浮沉千載誰能識房魏區區尚古今

重題文中子讀書處二首

石室銅山麓祠臺玉水陽清風畱俎豆盛蹟自隋唐房魏勛名遠河汾教澤長登高頻覽眺古道鬱蒼蒼

其二

思誠堂集卷上

環流漳沁接河汾山遠龍門眾派分白玉暮烟常帶雨紫金曉色迥連雲遺踪幾度封蛛網勝地千年任鳥耘惟有舊祠邊豆在春蘭秋菊自殷勤

登銅鞮山 在沁城南四十里一名紫金山

我愛銅鞮山獨立誠矯矯上有紫徑通下有清流遠我來陟絕頂俯瞰眾山小如何山下路一望耿未了

漳水源頭 在沁城北三十五里

漳水源頭何處尋古碑殘壁碧雲深一溪瀑翠清如醴萬里飛聲勢若駉客路無塵朝

帝國鄉山有徑到靈岑携來共羨登臨事誰識當年老

子心

越西感興八首

夜永人不寐蕭瑟動高林披衣起徬徨羅帳秋風侵
候蟲咽幽響賓鴻厲悲吟歎息將何已憂思故難任

其二

騏驥東南征千里一徘徊朝發太行道夕憩吳山隈
雄姿撼驚飈倚嘯烟雲開如何任客輿却顧忘所來
君倘厭龍媒鞿鞢胡爲哉

思誠堂集卷上

二

其三

堂堂頭上釵密密衣邊紐與郎初會時本謂情當久
別離苦未多榮華變忠厚理我紅粉妝出我纖素手
妾貌常自宜郎心復何有

其四

白露濯明月清光常苦盲桂樹不結實誰爲收其榮
置地西山下三載棄不耕一往成大路反爲他人行
游魚思深淵飛鳥矧林鳴物理相因依彼此非無情
飄蓬櫻長松安得不合并

其五

亭亭最高樓乃在江之濱臨江結綺窗窻閒颺浮雲
美人垂朱簾日夕動微醺初秋到如今相望不相聞
願言一流吟來往空殷勤

其六

平生頗遠遊幽州復揚州北顧井陘峙南見黃河流
黃河日夜流長江無時休碧雲橫晚色丹楓傲霜秋
回車駕言邁日暮增離憂

其七

思誠堂集卷上

三

江南有高士結廬鳳凰阿被服雲錦裳容姿澹婆娑
我往從之遊日夕相經過交深但杯酒安用黃金多
娛樂未終極歲月忽蹉跎黃鶴凌風舉翩翩君謂何

其八

步出湧金門遙望六橋水桃柳夾路傍掩映芙蓉津
簫鼓日夷猶士女紛如駛揚舲曉氣清移棹暮山紫
去去勿復道異鄉信云美

吳山覽古

山勢嵯峨石路長我來弔古思茫茫乾坤何代分吳

越城郭經年枕鳳凰樹帶晚煙迷禹穴潮通夜息過
錢塘霸王事業今安在滿目繁華正未央

伍子胥廟 在吳山第一峯

伍廟一峯古巍然鎮海門江濤雷壯怒風雨見英魂
心事春秋約夫子作春秋不及子胥事蓋從復仇常事不書之例非略之也功名吳
楚冤悠悠千載下慎勿世評論

西湖紀遊三首

尊酒西湖路長天望眼空千山收薄霧雙槳動秋風
草漾晴波綠花隨夕照紅坐來明鏡裏遊興渺難窮

思誠堂集卷上

四

其二

聞說孤山勝停杯試一過亭標放鶴遠舟傍採蓮多
處士名猶在坡僊跡未磨何年邀畫舫重此問煙蘿

其三

暮雨泛輕舸秋聲滿汀寥溪頭爭飲馬渡口亂歸樵
清磬迷三竺寒煙鎖六橋不知身是客暫爾任逍遙

汾上有懷 寫太原作

木落驚秋老長空橫雁羣晚風吹不斷隨意涉河汾

題冲虛李先生崇祀錄後 黎城鄉賢

出處有顯晦道存身彌光孰是隨所遇而克盡其常

先生顏閔徒宿昔振芬芳教授鄉里閒學行篤且臧

遺子惟一經不問蓋與藏高節激頑懦鼠雀爲之亡

廣文過忻代青瑣寒自將造士信有術令問騰膠庠

悠悠經險艱形勢各蒼黃公獨掉頭去清白凝冰霜

上黨天下脊盜弄多猖狂向微保障資寧免玉石傷

我聞扞大患祀典則不忘况復濂洛懷覺後滋無疆

里門聚德星畫省更含香春蘭與秋菊俎豆永相望

晉祠行 祠在太原縣

思誠堂集卷上

五

花老鶯啼三月時徐川日日春風吹吹起遊人眠不

得策寒携僧遊晉祠晉祠風物真奇絕溪流千頃瀾

如雪夾岸青青滿稻秧浮陽浴鷺相明滅街頭一水

散輕霞向水人家競浣紗瀟灑疑同巫峽雨迷離不

數錦江花花明柳暗起芳菲繫馬祠前人翠微懸甕

洞中尋羽客曉妝樓上拜仙妃仙妃樓閣西山麓欄

杆圍繞錦雲簇桐葉遺封遍紫苔唐歌宋詠畱碑牘

碑牘依稀字不磨龍蛇鬱律照烟蘿讀罷僕夫催駕

連晚風疎雨渡汾河

小五臺 太原城中東南隅

縱目看形勝城隅小五臺太行山北轉汾晉水南來
帶礪名猶在笙歌去不回空畱荒苑址終古法雲開
送劉九來明府代還晉陽泉幕

春城楊柳夾晴曠折柳河堤送使君千里詩名流漢
沔兩年衣法付河汾山川到處棠陰滿盡省從今曉
漏聞不分巾車還大鹵飛塵遙見五花文

朗山驛樓次孫龍潭行人壁閒韻

登樓莫賦仲宣愁五斗何妨向督郵漸狎兒童騎竹

思誠堂集卷上

六

馬直教羣盜買耕牛春深滿縣花爭發雲隱千山鳥
共遊爲吏心閒何所似玉壺一片近人流

祈雨 癸丑六月

水旱之不常在天應有期而此請命者實爲吏所司
頃來踰三伏甘澍久未施平疇起黃埃良苗將告萎
清晨展齋心徒步禱神祇雖無格天德爲民誠不欺
何當一雨霖霖灑及此時

喜雨 時七月一日也

三旬苦炎蒸一雷徧清沚所向催秋種老穉紛如駛

已欣早稻成漸覺黃梁美小市罷爭糴井稅亦就理
不才愧勸民書此以志喜

去明日圖書數篋而已

莫謾賦空囊圖書尚滿牀看題封卷帙取次入篋箱
遺子期能讀名亭示不忘何年歸老日朝夕此篇章
壽魏環溪先生

黃花滿座綠尊尊陳萬里風光逼小春 國有老成金
作鑑羣推大雅玉爲人齋頭紫氣鴻篇麗臺上霜威
諫草新甲子天邊清晝永常司喉舌應星辰

思誠堂集卷上

七

輓陳督鎮福 十五年六月作

百戰移旌地中宵落大星英雄淚欲滿編簡汗空青
徵外憐蝴蝶天邊感鶻鴂沙場問遺魄風急雨冥冥

壬戌正月十四日 上御乾清宮賜宴賦詩恭

紀

萬方送喜太平年五夜宜人欲曙天鳳闕烟籠霄漢
裏鵷行雲擁旆旌前鑒回次第添宮壽朝罷從容啟
御筵親見梯航來絕域琉球舞蹈繼朝鮮

又

十年 聖主勤宵旰此日微臣預對揚內殿洞開仙
樂迥華筵列坐御羹香九微 詔許觀瞻近三爵
恩教笑語長禮畢更聞傳盛事栢梁雅咏附 天章
擬瀛臺喜雨應 制

惠風盈 輦路時雨通郊田湫澆花霑濕濛濛柳帶
烟樓臺增氣色魚鳥益芳妍 聖主同民樂歌詩邁
五絃

高觀山

昔年坐卧見南山今日登樓是北山山北山南無限

恩誠堂集卷上

八

事生涯常在五雲閒

黃鶴樓

重來漢口見層樓隔岸晴川是舊遊萬里煙波來去

穩客心長似大江流

和贈大司農陳說巖

喉舌絲綸莫與京文章禮樂舊兼聲勲名久仰行山
峻金石還同晉水清塔下芝蘭怡謝傳門前車服重
桓榮漳南茂北秋無限爲愛相看菊有情

丁丑九月再典武闈偶成

一年兩竊鑑衡司正是修文殿武時春霰草芽青映
戶秋風槐葉冷依枝同人釋卷言兵事多士歛弓作
令辭黼黻太平真盛遇干城曾可入新詩
十六夜疊韻再成二律

歷歷更籌聽所司月明風靜夢回時詰朝應識崑山
玉此夜遙瞻桂樹枝禮樂成經原緯武孫吳明法亦
修辭浮雲一點看無處閒步中庭白詠詩

其二

南北糊名屬有司莫驚珠壁暗投時驪黃牝牡難憑

恩誠堂集卷上

九

色鸞鶴鵲鸞豈共枝陰雨與關平治理大風歌擅古

今辭綢繆猛士知誰是壽考欣聞棧樸詩

用前韻簡同考諸公

諸公衮衮限曹司何幸風流聚一時傾倒共呼桑落
酒品題各占桂林枝鐘聲曉色開燕市木葉秋風逼
楚辭清靜鎖閣多韻事公餘覓紙漫成詩

書李約齋祠堂記後兼示渭濱

嘗從長者後聞此積善門力田自累世孝友逮諸昆
哇蔬飢鄰里家塾蘊瓊瑤芝蘭滿庭階玉樹藹深根

寒松老人言山青德自存矧伊北部賢養志悅朝
篤誠以明允含香奉 至尊昔余宦京華相過歷寒
溫及今十年餘猶憶舊楹軒重來弼教地載識名家
孫子門富陰陽車馬承 殊恩瑣闥泊玉堂清華難
具論春秋盛蘭菊俎豆在鄉園

聖德紀實詩 有序

歲在己卯薄海永清邊庭無事

皇上治益求治宵旰勤民不遑暇逸每念東南重地其開

通塞利害關係

思誠堂集卷上

十

國計民生者惟河漕爲大比年疏濬修築未有成規必

賴

聖主躬親閱視指授方略俾河臣奉以從事乃克允底厥

績維時土膏脉動農務方興政在省耕吳越之民望

幸尤切

皇上孝養

宮闈從來晨昏無閒時際昇平春和景明爰於仲月之吉

奉

皇太后鑒輿升舟順邁覽觀民俗豫悅

慈心所至駐蹕屢從肅然肆市不異黃童白叟舞蹈歡迎既

抵河干周咨審度都凡通塞利害疏濬修築之宜一
一詳示河臣瞭如指掌雖堯舜之勞心神禹之隨奠
無以加焉從此水由地中民無昏墊舳舻千里轉運
靡稽皆

聖天子深仁睿慮之所賜也又復雨漕蠲賦以振業災黎

已責積逋以寬紆繁額豁除新稅以休息瘠土免展
徵帶以惠恤歉收停罷羨餘以優裕商課蕩滌瑕垢
以曲宥蠹恩至於賞賚將士勵軍伍也增廣名數作

思誠堂集卷上

十一

人才也

御書頒賜寓訓戒於褒獎之中詿誤察銷見勤惰於宣効
之際凡

鑾輅經行之地一言一動無非政教大端而官府所需不

動民閒絲絮恭奉

聖母問安視膳若存

宮闈古聖帝以孝治天下未有如我

皇上今日者也 臣 猥以樸誠叨參密勿恭撰五言詩十

二章惟用紀實頌揚

聖德於萬一焉

其一

鳳歷函三統雲官紀萬方海隅頻請吏絕域盡來王

帝德同堯舜

皇威越漢唐太平全盛日

聖壽永無疆

其二

端居思禹迹

膺應續神功疏築形當悉源流勢豈同

思誠堂集卷上

主

六飛不自逸萬井欲全豐河濟經行處

安瀾指顧中

其三

臣民切望幸

聖主戀晨昏錦纜承

慈幄牙樞奉

至尊普天遵

孝治率土篤親恩詎止東南域愀然風俗敦

其四

載從齊魯地巡守歷淮徐清濁分強弱高卑辨洩瀦

經營今日始底績萬年初川嶽英靈効時勤太史書

其五

吳越瞻雲日

天王重省耕老人扶杖拜稚子傍船迎草木霑新潤江山

助曉晴平疇臨眺處農事軫

皇情

其六

蠲租方屢下已責又頻聞賑恤

思誠堂集卷上

主

恩無盡農商視靡分和風時浩蕩佳氣日網緼邑里歌謠

滿家家祝

聖君

其七

解澤殷流日斯人得自新國扉真草滿薄俗漸風淳

惠起車鱗潤榮敷槁木春金雞隨

玉輦三宵見堯民

其八

爲愛人才盛增員示至公苛我宜泮水絃誦溢黉宮

士習由南北文風自此東化成時義大

聖憲萬邦通

其九

入疆詢吏治慶賞一無私

御墨飛龍動

宸章天漢垂拜

恩榮盛事奉

訓凜溫辭感激均文武公忠慎勿欺

其十

思誠堂集卷上

古

止輦觀騎射褒譏寓大權旌賢羣志勵黜懦衆心堅

應識雷霆肅非干雨露偏

聖朝詳武備寧忽治平年

其十一

九重長慮遠豫恤小民勞扈從惟書篋公卿但襁舳大官

供

玉食近侍卻香醪往返紆人力千帆靜不驚

其十二

堤樹籠長夏河干蔭綠隄卿雲迎

翠葢甘雨接

皇舟虎拜千官喜兔趨萬姓謳平成思獻頌嵩祝徧神州

皇上南巡河道歌

萬里恩波接鳳城 皇巡指顧禹功成桃花有信春

流穩瓠子無驚潮水平處處傍人欣蹈舞雙雙橋燕

喜和鳴從今盡是安瀾日海宴河清答 聖情

甲申元旦書

歲月常新無盡時民胞物與是男兒等閒識得其中

樂老少安懷不我欺

思誠堂集卷上

圭

請復督撫巡歷地方疏

康熙二十一年

題爲請復督撫巡歷地方以資成察吏安民之實效事竊臣七年縣吏四載銓曹承

恩內升薦歷卿寺茲復蒙

皇上特賜簡拔擢授今職又蒙閣臣傳奉

天語丁寧教戒藹若家庭顧臣何人受

知若此敢不竭盡微誠勉副風紀以圖報

高厚於萬一竊惟國家之大本繫乎民而民生之大

命繫乎吏所謂察吏以安民乃當今第一急務

思誠堂集卷上

六

也然天下之事循名貴乎責實而百聞不如一

見我

皇上明燭四海思周萬務於凡中外諸臣缺出及差

遣任使猶必御門引見親定取舍近因謁

陵告成尚且巡行邊塞詢問疾苦特加軫恤豈好勞

哉凡以期於真知灼見綜核名實而已夫督撫

之在地方受

皇上察吏安民之寄者也每事當體

皇上真知灼見綜核名實之意而後不負厥職乃今

功令督撫於

命下之日卽不許見客而一方之民情土俗鮮有聞

矣到任之後守令不得參謁上官而屬員之年

貌才力無由識矣塞聰閉明深居省會凡有舉

劾不過據道府之揭報憑胥役之訪問耳據道

府之揭報則道府或各任其愛憎憑胥役之訪

聞則胥役亦自行其毀譽故真者未必揭而揭

者未必真實者不盡聞而聞者不盡實革火耗

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雖多由不肖

思誠堂集卷上

七

督撫之縱欲庇貪錮獎成習而其間一二賢者

亦未見有攬轡澄清之實則亦由巡歷久停見

知有所不及而上下相蒙故耳今我

皇上於督撫員缺業已慎簡而委任之矣既託之以

揚清激濁之權宜使盡其廣視遠聽之道況自

軍興以來吏道甚雜民困多端今當海宇蕩定

之時正澄敘官方之日請並

勅令直省各督撫於所屬地方親身巡歷體驗民隱

採訪輿情凡所舉劾務期聞見不爽名實相符

以仰副

皇上察吏安民至意夫如是而猶有大姦漏網巨蠹未除則非該督撫之徇私溺職卽其冥頑不靈也白簡斯在孰敢寬之而或者謂督撫巡歷郡邑地方勞苦不得休息臣竊以爲不然夫地方之苦樂視督撫之賢不肖何如耳使其賢也則必能絕送迎却供應減從星言過而不擾也使其不肖也則雖高卧會城而暮夜之餽遺踵至卽閭閻之雞犬不寧矣尚何休息之有焉臣從

思誠堂集卷上

大

責成察吏安民之實效起見字多逾額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復巡撫道員管兵疏 康熙二十一年

題爲請復巡撫道員管兵之制酌裁提督增設總兵以爲久安長治之規事 竊惟天下之大猶一人之身也必文武合一互相維持然後呼應靈而得臂指之用冠履正而無倒置之虞自文武分而巡撫道員無一旅之衛提督總兵俱各建高牙擁重兵平日剝軍剋餉縱軍虐民人莫誰何及一方有事環視而起爭先助逆者類皆提督總兵也而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陳啓

思誠堂集卷上

尤

泰輦雖懷忠義之心空拳莫施惟有從容殉難自成節烈而已向使各有兵馬之任調度之權則必能奮其閭閻死義之勇而效命疆場矣豈但束手以徒死哉今海宇賴我

皇上神謀乾斷將數十年積重難返之隱憂一旦廓清而底定之 竊謂宜及此時亟復舊制使巡撫道員仍各管兵將不緊要省分提督酌量裁去而卽以所裁之將與兵歸隸巡撫道員標下將各處總兵增設員數而卽以一鎮之兵酌量

分爲數鎮以聽總督巡撫提調節度在平時則力小勢分既不生鷹揚跋扈之心遇有事則順指氣使又絕無尾大不掉之患於以善後銷萌久安長治道在是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思誠堂集卷上

手

題賑濟鄰省饑民事由疏

題爲題明楚北賑濟鄰省流民事由仰慰

睿慈軫念事案據布政司布政使線一信按察司按察使王毓賢會詳奉臣批漢陽府詳爲飭行事內開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本部院票內開照得漢口地方近日多有外來饑民當此嚴寒恐致凍餒傷生總係

朝廷赤子不便異視合就飭行備票仰府即將前項饑民作何安插賑濟之處立速妥議通詳報奪

思誠堂集卷上

主

等因又奉總督丁部院票行同前事奉此該卑府查得漢口地方近有陝西各處饑民携挈子女前來就食雖非本省人民然普天率土莫非赤子且值隆冬沍寒風雪連綿單衣枵腹既不
能傭工鋤口而又人生路疎告乞無門倘不亟
圖捐賑必致凍餒斃路情實堪憐今卑府仰體
各憲一視同仁之意竊議每一大口日給米七
合每一小口日給米四合於漢鎮公所地方委
員散給俟來春和暖諭令回籍除一面督同所

屬見在捐俸查賑外若為數有限自當竭力捐賑倘或源源而來所費不貲恐有未能遍霑之虞相應詳請本部院預賜核奪作何賑濟庶使遠方之民不致凍餒溝壑等因奉批外來饑民值此嚴寒凍餒交迫殊堪憫惻但概行給米恐難查核或致冒領偏枯應否設廠煮賑及後來接踵而至作何共襄賑濟仰布政司會同在城司道一併妥議通詳速報仍候督部院批示繳奉此該兩司會同各司道公同商酌竊以外來

愚誠堂集卷上

三

饑民原非土著可以稽其戶口若使按名給米恐滋冒領偏枯似應在於漢鎮寬大公所設立粥廠日逐煮賑以俾漂泊窮黎不受饑寒之困惟是歲聿云暮雨雪載途外來之眾老弱匪一赴厥食粥不無擁擠似又不若按名給米專委該府驗明散給之為便捷也合無大口每名日給米五合小口每名日給米三合自今起至次年春氣和暖窮民可以儲工之日詳明停止庶流移赤子不致轉於溝壑矣今查所需米石除

奉本部院捐米一百五十石督部院捐米一百五十石外在省司道府廳縣共奏捐米一千零五十石通共捐米一千三百五十石即日捐發漢陽府日逐親臨漢口驗明真正流移饑民按口發給並面諭該府務須實力奉行毋許假手胥役致滋冒破倘此所捐之米將來或不敷用兩司自當會同在省僚屬另議捐輸以滋接濟可也所有各官捐米數目合併造冊呈送伏乞本部院俯賜批示以便轉飭遵行等因到臣當

愚誠堂集卷上

三

卽批令該司將所捐米石專委漢陽府親臨漢口驗明按口給發不得假手胥役致滋冒破等因去後復思各府界連隣省恐亦有流寓饑民總是

朝廷赤子難容異視又經檄行各該道府確查有無外來饑民目今作何安插賑濟具詳通報去後隨據分守下荆南道叅議俞森詳為饑民之流來日多殘黎之顛沛堪憐謹陳鑒奪亟賜拯救事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據襄陽府詳據

襄陽等縣會同申詳前事詳稱竊照秦省歲遇荒歉自入夏以來卽有携帶眷口陸續奔入襄郡境內就食之民秋成以後來者益衆大都禾苗無望粒食維艱已知故土之難留遑念異鄉之流落及到襄以後有親戚朋友先以貿易寄居此地因而依倚爲生者有挾持微本担頭逐末苟且自給者其餘或合力傭作以求斗升或挈其婦女而爲乞丐哀鴻遍野苦况難以圖繪卑職等目擊心傷兼慮奸宄混雜隨稟奉本道

思誠堂集卷上

五

暨本府飭查之檄親詣四隣並委典史巡檢分路查點除沿途乞食隻身無藉及携帶家口暫停一二日隨往他境者悉任自便外其因傭工畱住並饑民之中轉相認識停畱者業經逐戶查問姓名籍貫並取具房地主不致容隱匪類甘結造冊申賁在案卑職等查點之際隨有饑民三五爲羣數十爲隊齊跪向前口稱均繫朝廷赤子本鄉荒歉逃來境內苦不堪言目今殘冬無處傭工無處覓食進退無門溝壑將近仰求

大施惻隱稍救餘生哀號之聲觸處皆是不忍聽聞卑職等隨以好言安慰并以轉詳道府爲辭諸人始歡欣散去卑職等細思流民入境生計無出前者農工未畢禾稼甫登若輩猶有工之可傭食之可乞目今時屆嚴冬冰雪在地土著之民卽稍有擔石之儲誰不自慮家室安能霜濡及人而若輩嗷嗷萬口衣食之計茫然卒歲之謀安在此所以環呼而乞救也查襄屬今歲雖有秋收本地窮黎尚難自給何能惠及流

思誠堂集卷上

五

民羣聚呼號無策以慰况後之接踵而來者盈千累萬正無底止相應備敘情形詳報應否轉請作何賑給聽候鑒奪等情到府該本府知府師若琪看得襄陽一郡北聯豫省西接秦中今歲兩地無收民艱乃粒流來就食累萬盈千既無廬舍以棲身又無糗糧以充腹時值隆冬饑寒交迫溝壑轉死勢所必然職府目繫苦狀而不爲民請命清夜何以自安但救荒無奇惟有賑濟一着若請動常平倉穀而此項又係預儲

本地凶荒之用且奉有加謹收貯之部行似不敢輕爲贖請合無詳請本道轉詳兩院並移明藩司暫將生俊捐穀動支賑濟等情詳道據此該本道查得秦省灾荒流民轉徙盡到襄陽夏間始來入秋而盛至冬而多本道自流民初來之始以及於今時時飭令有司撫恤稽察挨查造册除册報者約萬餘人造册後續來又萬餘人至若每日稽查則有暫住數日另投他所者有暫過止宿明早即行者以是而計則每日不

思誠堂集卷上

五

下數百人矣本道細思此等流民均屬

朝廷赤子原籍無以爲生故投他所必須設法生全但夏秋之時饑民之來猶少襄陽之米價猶賤且農務方殷需人力作傭工覓食猶可分給則其安頓猶易今則來者日衆市上之米各省搬運義切救隣全無過糴出產有限米穀漸空而米價倍增農工已畢歲晚務閑傭工覓食之路又絕如此而安頓之則難將欲開倉無無碍之米穀將欲捐賑襄陽土瘠居鮮富民官於此者

俸悉除荒以本道而計每年止有俸三十兩而府縣各官可知矣此卽盡捐之何足以當流民數日之饑溺耶再四思維唯有積貯在倉可以動給但積儲原爲本地賑濟之需見奉稽查有無虧折汨爛又奉部文有加謹收貯之行正在躊躇而饑民之號呼於各屬者纍纍所可議者亦惟此積儲耳本道細爲籌畫合應遵照陝西賑濟新例每大口米三合若賑穀應給六合凡流民一人每日應給穀六合每萬人每日需穀

思誠堂集卷上

三

六十石十日六百石一月一千八百石計自歲內賑發至來年二月盡農工方興民可傭工覓食之時而止約費穀七千二百石耳卽多至四萬人亦不過二萬八千八百石伏惟本部院念生民之危苦迅賜咨

幸甚

題准其動給倉貯穀石以贍饑民則饑民幸甚地方國計幸甚本道慮恐不能緩待擬卽一面開倉宣揚聖天子仁恩德意照人數給發以慰衆望除應行事

宜尚在細酌再報外合先備敘詳候裁奪等因
詳臣批行布政司確議速詳去後隨據該司詳
覆內稱該道詳開流移饑民原云去來無定事
關賑恤流移本司亦不敢憑臆懸擬卽照道詳
人口每名每日給米三合賑至二月終止爲期
兩月共計需米七千二百石業荷本部院捐發
米八百石又奉督部院捐發米八百石本司暨
臬闕二司糧驛守學各道武漢等府廳共捐助
米五千六百石通共得米七千二百石并各照

恩誠堂集卷上

天

米捐給水脚僱覓船隻差委江夏縣丞董廷
憲押運赴襄移交俞叅議酌計分發見有饑民
之裹光宜棗四縣逐日躬親驗給務俾流民得
霑實惠並於亟廣

皇恩等事案內備悉詳報外所有司道府廳官捐過
米數擬合造冊以及差官運解緣由一併詳覆
伏祈本部院俯鑒另詳批示以便一併移行遵
照者也等因到臣又據該司詳奉臣批據分守
下荆南道俞叅議呈詳爲亟廣

恩誠堂集卷上

无

皇恩以救垂死避荒饑民事內稱今年陝西河北饑
饉楚省年稱大有米麥頗賤以致陝西之民間
風而來者日多一日竊念耶襄爲湖南北之上
游實陝蜀豫之門戶萬山險峻地瘠民貧兵燹
之餘人稀土廣豐年僅可餬口凶歲難保流離
今外來就食饑民甚衆雖本道嚴檄兩郡州縣
令其一一安插力能壅荒者擇地任種貧不能
存立者勸土著之民令其收養皆具保結存案
以便稽察但地方旣窮官民又窮來者無盡救
濟有限除兩屬薄收僅可自給外惟襄棗宜三
邑有收而爲數無幾鄰省駝運車盤晝夜不絕
糧價踴貴今已五倍裹民自食將盡旣無以應
外省之販買尚安有餘粒以濟寄食數萬之流
民耶本道計無他出惟有仰體
皇上賑恤赤子之德意將見儲倉穀暫行給散救垂
死之流民全本土之黎庶謹具末議開列於後
一見在流民急宜救濟也除暫居今去者不計
外并續到未曾冊報者不便懸擬其見住入冊

人口大口米三合每口先給一月計穀一斗八升萬口應共給米九百石一安插流民宜審地勢也鄖襄兩屬惟襄陽光化棗陽宜城四邑可以安插其餘山邑險隘不便安插並宜嚴禁防守不許流民入山一安插流民宜散不宜聚也除本道所轄四邑外其餘別府屬必求本部院裁示某府某州某縣可以安插若以本道未見擬於均光境上出示曉諭委員稽查給票赴襄驗明人數濟以口糧應安插某州某縣者換票

愚誠堂集卷上

三

令其前往到彼安插一面具單報明倘中途或有疾病死亡所在給棺掩埋標記如此施行則流民無失所之虞雖有奸宄逃盜亦無潛踪之所賑過人數亦無所容其浮冒矣一單式宜詳且明也某官爲查驗事本年某月某日查有某省某府某州縣某里人某年若干歲父母兄弟妻子女年各若干歲共幾人於本年某月某日由陸路自某處來歷某府州縣到此驗明合行給票前往某處查驗換給刻板印填沿途大路

於往來必經之處該縣委一勤員查驗給票隨到隨行不得稽阻一饑民之妻子宜嚴禁沿途販賣也流民救死不暇賣妻鬻子愚人以爲兩全之道不知骨肉分散慘動天地富貴之人利其賤值而買之奸徒賤值而貴售嗟乎傷哉爲民父母離者尚欲使之合散者尚欲使之聚今每日車載騾馱不知凡幾幼穉子女動輒數十此皆堯舜之民也應請通飭嚴禁以上數條皆因目擊流移之慘效其一得恭候憲裁等因奉

愚誠堂集卷上

三

批該地方有無外來饑民本部院恐其嚴冬凍餒已經檄行該道府查明作何安插賑濟今據該道詳報所屬外來就食饑民日多一日亟宜賑恤但條議各款是否俱係有濟目前與積儲倉穀可否先行動給之處仰布政司詳加確議卽日通詳速報核奪仍候督部院批示繳奉此該本使司查得救災恤鄰乃古來美政而賑給流亡尤在所當先蓋以疆域雖分彼此黎庶初無異同也秦省本年荒歉前蒙兩院准川陝總

督部院咨會鄰秦州縣不得遏糧阻撓仰荷憲
恩通行道府本司亦經遵檄轉移照常交易不
許生端禁遏在案茲該道以流民日衆救濟爲
急查議賑恤安插諸款條請憲裁荷蒙批司確
議爰敢俯竭芻蕘仰佐憲仁一據該道詳稱見
在安插入冊者每一大口給米三合先給一箇
月米似亦善全之計惟是襄陽所屬山僻窮區
若遇外來饑民人人安插所居屋宇日用米薪
不僅將來無以爲繼切恐目前力不能週本司

思誠堂集卷上

三

竊計不必總給一月但每民每日給米三合賑
至二月終停止勒令回籍以全子遺一安插之
民恐致爲奸凡係山邑及險阻之區自非妥便
至於襄光宜棗四邑據稱稍可安插似無容議
其餘某處可以安插某處不宜居住該道身在
地方平日見聞有素應聽該道斟酌而行期於
萬全一給單查驗不獨賑數難容冒破且可稽
查奸宄但此等饑民原非土著或去或來自難
稽攷茲若給票驗換恐有奉行不善之官反滋

阻滯之累似應見在領支賑米者給以一單以
便驗明賑給餘無容議者也一饑民妻小子女
賣鬻有之該道條請嚴禁以免分離之慘似可
俯如所議本司再查各州縣倉見貯米穀俱係
奉准部文加謹收貯以備本地異日偶荒之用
自難遽請賑給流移今業蒙本部院饒濟爲懷
籌思補救首先捐給濟俸本司暨臬司各道等
官仰體憲仁捐米奏賑共得捐米七千二百石
見在遴委職員押運到襄移交俞參議照該道

思誠堂集卷上

三

所詳酌計饑民多寡分發支賑務俾流移得沾
實惠毋容捏混侵漁可也如或捐米不敷賑數
該道監司兩郡府州縣官同屬臣工均有地方
之任亦應倡率捐輸共勦盛事第不得借端苛
派里民致干咎戾至於賑給之米又當慎委廉
能府縣等官親驗明確期沾實惠毋得假手胥
役以及濫委匪員致滋冒破有負本部院軫恤
流黎之苦衷緣奉批司查議事理故敢冒陳管
見統候鑒裁批示以便移行遵照等因奉批覆

議各款具見周詳內除請禁饑民沿途賣鬻子女一欸該司應通行所屬一體嚴禁餘欸仰卽速移該道分別示諭仍候督部院批示繳奉此又奉督部院批該本司詳同前由奉批每日給米使饑民日逐伺候難以別求赴食著於逢三八日每口共給一升五合各縣同期自無往來重冒之弊餘俱如詳速移行遵照仍候撫部院批示繳奉此隨行據武昌府報稱該職府遵將所捐米七千二百石僱運船隻飭令委官江夏

恩誠堂集卷上

雷

縣縣丞董廷憲管押起解於康熙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押赴分守下荆南道交收外所有委官起程日期合先具文申報等因到司據此本司卽遵奉憲批飛馳備移分守下荆南道酌計轉發賑濟分別示諭并通行各屬嚴禁不許畧買流民役使又經飛飭沿途經過州縣如遇前米到境卽便幫拔前進具報外所有委官董廷憲起程日期合併具文報明等因報明在案又奉本部院牌爲曉諭事照得今冬外處饑民

携眷來楚就食甚多漢鎮地方業經按名給賑稍已得所本部院誠恐郎襄等處亦有外來饑民凍餒堪憫當行該道府查明作何賑濟去後續據守荆道先後詳報所屬外來就食饑民約計四萬名口等因前來本部院同督部院念切此等流移人民總屬

朝廷赤子仰體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仁首倡捐俸各買米八百石暨在城司道府廳等官同心湊捐總共買米七千

恩誠堂集卷上

雷

二百石約足賑濟兩月之需并每石給發水脚紋銀八分僱覓船隻專委江夏縣縣丞董廷憲星飛輓運赴襄交明該道酌計分發支賑務俾真正流移饑民均沾實惠無致失所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委賑各官并外來饑民人等一體知悉卽便遵照按名支賑毋致冒領偏枯爾流移民人等既免目前饑寒候來春二月終亟宜各回原籍務農以爲長久之計不得苟延他鄉致再悞來歲收穫之望倘有不肖官役從中侵漁

及混捏冒破致真正流移饑民反不得沾實惠
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官卽飛章嚴叅役卽立拿
杖斃均不姑貸各宜凜遵毋違等因除頒示曉
諭外備牌行司知照奉此又奉本部院批據襄
陽府詳爲詳明施粥濟饑以廣

皇仁事內稱竊照鄰省饑民歲底新年流來更甚卑
府見在委員於總要路口每日稽查登記或五
六十起或六七十起不等大約日逐經過不下
三二百人其閒亦有資斧少充不致瑣尾顛連

思誠堂集卷上

美

者亦有菜色堪憐勢同餓殍者觸目傷心圖難
盡繪卑府忝司民牧誠不敢以力綿爲倖坐視
其死而不救也今擇於樊城衝要處所設立粥
廠卑府勉力倡捐粟米二百石勸諭僚屬紳衿
共勦厥事於正月十三日起專委稅課司大使
楊宗正襄陽縣典史程士濟董理其事諭令無
食饑民每日赴廠給粥不拘早晚隨到隨施延
茲殘喘期於二月終旬東作肇興或有農工之
可傭或有故鄉之可返勸其別尋活計庶無限

生靈不致終於死徙矣事關地方理合通詳等
因奉批襄屬外來饑民本部院同督部院鑒在
城司道府廳各官捐俸買米委員運襄交明守
荆道分發賑濟矣今該府詳稱設立粥廠勉力
倡捐勸勦厥事殊亦可嘉仰布政司仍移行該
道府將運襄米石酌發支賑設有餘剩卽存襄
郡倉厰造冊具報毋得藉端冒破干咎繳等因
批司又奉本部院批據鄖縣申詳該卑職查得
秦省饑民流寓鄖邑其星列碁置於東西南北

思誠堂集卷上

毫

四百里之山谷者約有二千五百口欲妥議安
全總不外開倉賑濟之一道爲此冒昧詳懇本
部院憫念秦省之民莫非
朝廷赤子曷若以積儲之米穀救此流移之饑民俟
其本處收成各歸故土是所爲以隨地救荒之
良圖爲一時保全之權宜也此卑職體本部院
軫念饑民失所急求救度實濟起見詳候裁奪
等因奉批據詳流寓饑民可否將前項運襄米
石通融撥賑并賑至何時停止之處仰布政司

卽日妥議通詳速報奉此該本司查得秦中荒歉仰荷

聖恩浩蕩先撥發銀二十萬兩賑至二月近又撥運倉糧七萬石在於被災縣衛城市鄉村廣設粥廠賑至四月終止奉有通行部文已經轉行出示曉諭在彼流移之民自必聞風疾返況今時已春和東作將舉孰無故土之思而以飄零爲樂者乎卽或閒有忘情故鄉安心異地者必繫稍堪贍給自能力作經營似又無待賑濟之微

思誠堂集卷上

奏

而轉俟其謀生之道也但今既據該縣詳報前來事關流移饑民本司亦難懸擬惟思前項捐米運襄共計七千二百石今據襄陽師守倡捐勸諭煮粥賑施則所解原捐之米頗有贏餘合無姑照縣詳所開饑民二千五百名每名每日給米三合亦以二月爲止准給一月共約需米二百二十五石移會護守荆道卽於前捐米內照數撥發該縣分賑用垂同視之仁其貯倉米穀仍飭該縣加謹收貯不得妄冀借支致干咎

戾合併聲名等因到臣當批該司遵照移會護守荆道照數撥發該縣分賑在案該臣看得康熙三十年秦省地方偶罹荒歉蒙我

皇上睿慮周詳恩施普洽蠲租發帑

特遣大臣賑濟秦省兵民業已人人得所矣惟是自秋徂冬間開有鄰省之民流寓楚地就食者念俱繫

朝廷赤子無有本省外省之異臣與督臣丁思孔隨檄行各道府確查有無外來流民作何安插賑

思誠堂集卷上

奏

濟無容岐視去後續據漢陽府知府戴夢熊分守下荆南道叅議俞森等先後詳報流民情形并約畧名口數目前來雖其間有依親工作逐末貿易之不同有買賤販貴或去或來而無定然而貧乏不能自振業者往往有之漢口無幾襄鄖頗衆臣與督臣丁思孔暨司道等官仰體皇上視民如傷之仁酌計詳報約畧之數各捐俸先買米共一千三百五十石發漢陽府於漢口賑濟又買米共七千二百石并捐水脚委官星速

赴襄陽交該道分發賑濟約足支流民兩月之需俟二月終農作方興之時諭令還歸故土毋悞耕種是楚北流寓外來鄰省人民亦已不致失所矣仰惟

皇上深仁厚澤無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所有臣等捐賑過流民事由擬合據實奏

聞恭慰

睿慈軫念臣謹會同督臣丁思孔合詞具

題伏乞

恩誠堂集卷上

聖

皇上睿鑒施行

題截留荊州漕米改貯襄陽仍以原紅轉運疏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荊州截留預備米十萬石欽奉

俞旨兵紅裝載運至襄陽仰見我

皇上睿慮精詳聖思周渥保兵民真同赤子籌萬里

如在目前臣接准部咨隨即咨會將軍總督併

行布政司糧儲道去後今據糧儲道參議王道

熙詳稱前奉

上諭截留漕米十萬石積貯荊州遵將已兌之二三

恩誠堂集卷上

聖

幫漕紅一百一十八隻撤回溯流至省因由大

江而上當洞庭之衝波濤巨測且江岸離倉二

十里餘不惟逆流挽櫓多虞兼且駝運交倉匪

易故由漢口以進襄河中途至澤口再進內河

抵荊水勢既平交倉頗近適逢水漲是以取道

內河已於五月二十日紅糧俱進澤口離荊僅

百餘里茲蒙檄欽奉

俞旨將米石兵紅裝載運至襄陽白應靜候將軍撥

紅接運惟是大江與襄河迥隔荊州兵紅俱灣

泊大江必須下至漢口逆流撐擲至澤口之外
接替上行方得抵襄計程二千餘里勢必耽延
旬月竊恐交秋水退層層險盤運愈艱職道
敢不悉心籌畫以仰體

皇上軫念秦省有無秋收作速運襄之至意莫若乘
目前水漲卽以原運漕舡順道赴襄路僅七百
餘里旬餘可到既無儲貯盤剝耗折之慮又省
官兵往返挽運之勞實爲便捷又慮丁舡裝載
日久行糧已盡職道減用捐俸每舡給發食米

思誠堂集卷上

呈

十石飭令各旗丁乘此水長之時飛挽抵襄職
道卽於六月初六日親押起程毋庸另委別員
以滋遲悞等因前來臣查前項米石見泊襄河
尚未交收荆倉今卽以原裝漕舡順道赴襄用
力省而挽運速且該道王道熙又捐俸給食親
押起程足見實心任事可無遲悞之慮除批令
尅日運至襄陽加謹收貯外臣謹會同督臣丁

將軍臣莽 副都統臣阿顏 合詞

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查照施行

思誠堂集卷上

呈

御製臨米芾千文賜大學士吳璵跋

朕臨米芾書千文數卷此卷賜大學士吳璵吳璵
爲人寬厚和平持已清潔先任封疆文武軍民受
其實惠者至今頌之朝中之事面折廷爭必得其
正朕甚重之故書其後以紀其大臣之體

臣璵先後蒙

賜御書者六確璨輝煌

恩施稠疊固已欽爲至寶懸奉珍藏矣康熙癸未夏

五月二十有二日諸臣赴 暢春苑奏事訖尋

恩藏堂集卷上

署

傳

旨召臣玉書臣璵臣廷敬及左諭德臣昇至澹寧居

中使捧

御書千文一卷口宣

諭旨特以賜臣璵并書

御製獎勵之辭於後臣璵同三臣恭閱莊誦至於再

三仰見

宸翰光華象垂雲漢

王言簡重體邁典謨臣璵拜手稽首敬謝

天恩驚喜感愧一時交集又各蒙賜食加以御

膳復

命臣等泛舟至淵鑑齋觀千葉蓮花各賜蓮花

一餅隨叩頭謝

恩畢忭舞而歸臣璵竊伏自念我

皇上知人則哲度越古今更慎於簡拔敷奏明試久

而益信臣璵自通籍以來數歷中外靡有他途

惴惴無華迂疎碌拙惟恃

聖明知遇夙夜冰兢兩莅巖疆常虞覆餗欽惟寬

恩藏堂集卷上

署

仁博大與民休息堯舜致治之盛心也臣璵恪

遵

聖訓奉以周旋幸無隕越嗣膺越擢薦任黃扉祗

期精白一心庶幾對揚

休命乃承

皇衷眷注褒勉逾常揣分捫心彌增悚惕既裝潢成

軸珍襲以示子孫謹勒諸貞珉恭紀末簡用慶

遭逢之盛俾天下後世知樸實如臣璵者亦深

荷

主知屢邀 寵錫而此卷尤爲異數云

思誠堂集卷上

吳

庚午湖廣武鄉試錄序

國家制科取士文武分途而並重巨紱所張俊父
颺舉文學侍從之臣入金門躋玉堂者踵相接
也而推轂分閭自偏裨以至大帥虎牙伏波屈
指亦不乏人猗與盛哉我

皇上聖神御宇文德宏敷武功翔洽河清海晏六合
昇平方

命垂紳珥筆之儒纂修憲章考定禮樂潤色鴻業黼
黻休明而猶不忘詰武三年校士既貢譽髦於

思誠堂集卷上

聖

前復策韜鈴於後今歲庚午又屆賓興臣典樞
樸庸材仰膺

簡命撫茲楚疆方以不克負荷是懼乃身際

昌時躬逢

大典文閣甫竣武試復開用益精白矢心兢業從事

爰集署布政司事按察司按察使臣毓賢分守

武昌道叅議臣世泰俾司提調仍以按察使臣

毓賢暨驛傳鹽法道僉事臣振世綜理監試進

提學副使臣鄭僑所錄全楚武生員三千八

百九十有奇而試之始則校其騎射擇其啓控
咸宜縱送合節者非是則不錄也而雷者皆嫻
熟之選矣次則校其耦發並試技勇擇其力至
巧中兼擅具舉者非是則不登也而雷者皆命
中之技矣末則校以策論授卷糊名局棘命題
遂率同考試官知州臣士驥知縣臣壽穀臣鳳
判臣相與公同披閱如文閣故事逐一品
題擇其文理明通者得中式士五十人稽其騎
射閱其條對論議雖不敢謂文武兼優然濟濟
翼翼亦一方之俊矣按之楚志岑馬圖畫於東
京龐參贊業於西蜀劉巴運籌帷幄向寵曉暢
軍事杜則兄弟膽勇知名孟趙父子戰功並著
雄才偉畧比比而是或者乃謂孔子刪詩十五
國不載楚風而不知江永漢廣蚤已入於二南
風詩之什而騶虞麟趾之化千城腹心之材又
皆出於一發五犯中遠免置之林則今日多士
舉之於鄉而升之於

闕廷夫亦豈偶然之數哉且夫古今人材鍾孕於

地篤生於天而陶成而樂育之其權必由於上
是以菁莪棫樸作人之化必基於周王壽考而
後思皇多士始克生於王國也

朝廷設科取士定爲三場豈故多其程式以待天下
士哉試文儒者先之以經藝次之以表判又次
之以時務期其本末兼舉體用畢該以觀其經
術足以經世否也閱武事者遞歷三場弓馬勇
藝期其兼擅並長以俾投石超距者復能爲敦
詩說禮也扛鼎穿札者復能爲緩帶輕裘也雖
曰試之實以教之雖曰舉之實以勵之然則今
日人材濟濟翼翼夫孰非

聖天子所陶成而樂育者哉爾多士秉材於天毓秀
於地而又沐浴漸摩於

皇上豈弟作人之教化得以振鱗奮翼觀

國之光卷阿之第祿方昌莪樸之薪樗日盛尚益

勵乃所學以仰副

朝廷陶成樂育之至意而克應

聖世股肱心膂之旁求則今日省解棘闈之牘卽異

日太常竹帛之書矣臣謹拜手稽首殿言以爲多士勗

思誠齋集卷上

辛

丁丑會試錄序

國家治化翔洽文運光昌定鼎以來按期試士者十有七科特行會試者二科士子涵濡鼓舞於右文之世內而侍從臺閣參贊密勿分曹佐治黼黻大平外而填撫邦國督理軍務宣猷布化教育人才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各竭力效忠以自靖共者亦情不勝屈矣彬彬郁郁何其盛也欽惟我

皇上聖文神武久道化成光天之下無遠勿届致治

思誠齋集卷上

辛

之功獨邁千古闢門額俊尤重制科之日歲在丁丑又屆大比之期時則聲教四訖重譯來朝遐陬海澨莫不躡屣擔簦跋涉山川翹首以應側席之求加以復廣鄉額之初公車赴選者至三千餘人旣焚膏繼晷於三年得磨雲就日於一旦觀光利用茅茹彙征際景運之隆備器使之任尤將和其聲而鳴盛也適庸功旣奏逆孽就擒殘寇遊魂不日殲滅爰乃

命將出師分路搜勦耆定崇朝永清絕漠復蒙

翠華時邁親臨邊境指授機宜爲軍民去害成一勞

永逸之計業已擇吉啓行矣

特念掄才鉅典內治攸關

命臣賜履臣堯臣董厥事而以臣璣臣璣臣副之是菁莪

樂育之休風樸棫作人之雅化所以敷教振功

而用極雍熙人文之盛者固縉重矣臣璣臣山右

鄙儒早年倖遇一經登第筮仕中州晉銓曹擢

卿貳出總機務入長憲寮皆出

皇上殊恩超踰格外方懼隕越貽羞復荷

思誠堂集卷上

聖

綸音俾襄選造拜

命之下益增悚惶但念臣通籍以來三十九年從事

簿書學殖荒落中閒還家讀禮未遑課藝惟恐

愚昧疎略衡鑑鮮當不能收拔十得五之效顧

思以人事

君誼不敢不矢公慎以稱

上旨况臣進身伊始正滇黔蕩平再舉會試之時茲

膺衡文重寄又當十五國各廣解額之後追維

夙昔感激彌深自合幽獨盟心圖仰報於萬一

而儼

天威臨其上則臣與諸臣所共凜凜也恪遵

功令一堂彙閱分經畫地縷析加嚴爰合三試之

文而甲乙之其或雜學浮詞蹈空襲虛及瑕瑜

相掩短長互見者不爲入彀取其湛深經術宗

法先正練習時務粲然可觀者而登進焉今先

資之言具在類多闡明理道羽翼經傳摛述古

之詞章發匡時之謀略於以仰贊

文治之光華對揚

思誠堂集卷上

聖

武功之赫濯亦多士千載之一遇矣况運會昇平

往往鍾山川之秀氣而光明俊偉之人出乎其

中在多士之家修而廷獻者不過風簷寸晷之

閒臣等之操尺度而採擇者仍審量於明體達

用之內似與虞廷之敷奏以言成周之言揚行

舉亦庶幾行古之道也誠使多士釋褐之後無

忘平昔服膺於六經四子者坐而言起而行一

本聖賢大學之道以期上不負

朝廷下不負所學多士卽各有以表見而臣等亦得

樂觀厥成以仰副

皇上用人輔治之至意此固_臣等之素願也至於人
才之萃聚關於氣數之到隆而文藝之醇深由
於士行之端慤劉勰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韓
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德業文章未可岐
而視之也薛瑄有言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
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
此居官之七要又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
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
思誠堂集卷上

思誠堂集卷上

審

而不戾乎時宜彭汝讓曰學問之道惟虛乃有
益惟實乃有功其毋徒爲紙上之陳言而務有
裨於實用以求合乎易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之學於多士有厚望焉

丁丑武會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六年絕漠蕩平遐陬永靜凡上
世不臣之國莫不稽顙來庭歸誠恐後

文教誕敷

武威赫濯

聖德

神功超邁遠古而又亟亟於咨民隱勅吏治肆菁獨

租日昃不遑外宏開闢未有之勲內修奕禩久

安之策百度惟貞民生樂遂至矣盡矣蔑以加

思誠堂集卷上

聖

矣而猶於歷歲應行典制無不綜覽而益精密

焉歲丁丑樞_臣循例以武會試請

上特命內大臣公_臣順爾_臣都統伯_臣心裕_臣都統_臣

雷繼尊_臣大學士_臣伊桑阿_臣監視騎射技勇而以

臣瑛_臣偕學士_臣九齡_臣暨郎中_臣興會_臣費_臣士

容_臣朝_臣等考試策論_臣以庸材備員中外歷

三十載中閒讀禮家居仰蒙

聖明知遇格外任使

隆恩殊眷踰越尋常歲丙子由楚督蒙

恩擢陞總憲旋奉

命典丁丑文闈會試在任甫九閱月復蒙

天語褒嘉補授今職茲又特膺

寵命再典武闈臣何人斯屢忝重任夙夜感激惟益

精白盟心矢公矢慎以仰副

皇上掄才至意爰進一二場合式之士鎖院以試取

其所收進策論一千三百二十有四卷憑文較

閱而進退之閱文既定復各於其文品之相等

者較其所註騎射技勇之多寡強弱而爲之先

思誠堂集卷上

奏

後焉尺寸較量竭五晝夜之力拔其尤者北南

各半如額得士一百人謹錄文以

獻而臣因得颺言於簡端竊惟文武並用長久之

道前人論之備矣茲不具論宋蘇洵曰文有制

科武有武舉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

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而蘇軾亦曰天下未

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

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

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

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

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

致明邱濬云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

字求也然於無事之時欲求戰陳軍旅之士不

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論文科者謂豪

傑之士由是而出臣於武舉亦云由此觀之則

文科之設蓋綦重矣平居既作育於泮水芹藻

之間而將來遂歷試以專城分闈之任所養卽

所用所用卽所養今多士幸生太平無事之時

思誠堂集卷上

是

而躬逢

聖主闢門籲俊之日各榮一第歸而須次於鄉其必

夏秋詩書冬春騎射以無忘素所肄業勉爲敦

詩說禮之風毋襲武斷囂凌之習他日受

命服官仰報

聖天子作育洪恩和戢兵民効猷宣力爲賢才爲良

將多士既各有以表見而臣今茲之公愼自矢

兢業從事期副以人事

君之誼庶幾無歉於志云敢以是爲多士勗是役也

知武舉則兵部右侍郎臣嚴曾舉監試則御史
臣陳嘉績臣呂玘例得並書

思誠堂集卷上

表

庚辰會試錄序

國家景運昌隆教化翔洽絃誦成風無閒遐邇一時人文蔚起超百代而並唐虞綺歆盛哉欽惟我

皇上立賢無方而於制科一途尤慎且重先是歲丁丑以海宇昇平

詔於已卯庚辰鄉會試增廣額數用光大典庚辰春二月禮臣疏列考官名上

請臣典時以右臂偏枯恐不能終日操筆移部注

思誠堂集卷上

表

明引避

皇上不以臣不肖仍

特命臣偕臣賜履臣博臣九齡往典試事臣自惟通

籍以來洊歷中外日從事於簿書案牘漸致舊學荒蕪前此丁丑文武會試俱濫厠考官無所短長之效已可槩見今復蒙

委任懼不克光副

盛舉然

聖恩深重

簡命維嚴又何敢再以末疾控辭自安暇豫乃印日
趨

朝拜

命往典厥事恪遵成例集直省諸貢士於闕而三試
之各矢精白分卷公閱凡二十四晝夜焚膏繼
晷虛公審慎平奇濃淡不限一格而總以根極
理要醇深爾雅弗事浮辭勸說而真實有所發
明者精選登進如額得士三百人彙書為錄以
獻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進多士而昂之曰

思誠堂集卷上

卒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大矣哉
夫言者心之聲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顧諸士
今日之以文章應制科者言也而他日之由文
章發為經濟者則行也然言與行非有二也孔
子曰言顧行行顧言陸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古之君子釋褐登朝其終身事業光
明俊偉不出平生所學之外文言乾之九三所
謂修辭立其誠者也今諸士之文或溫厚渾雅
或昌明博大或精奇雄健或峻潔清新而悉皆

依融傳註論不詭於聖賢人各抒所得以發
揮夫全體大用學問事功之寶而不襲夫空疎
凌厲者之習亦既闕中肆外彬彬乎質有其文
矣則即是文章用為經濟異日者敬歷內外獻
納論思效猷宣力於以潤色鴻業經國庇民要
以不負所學不背所言以不負

聖天子慎重制科興賢育才至意則臣獲藉手以廣
得人之盛矣諸士其昂之哉維時同考試官則
檢討臣長城臣克勤臣琰臣編修臣澄臣華臣道

思誠堂集卷上

空

新臣謝臣大有臣檢討臣傅臣森臣德臣桂臣給事中臣
說臣唐臣煜臣員外臣士驥臣主事臣炳臣府思臣郎
中臣治臣嵩臣年臣內臣廉監試則御史臣常臣青臣先
復監試則御史臣穆臣和臣倫臣卓琳臣現臣球臣巡
視關外則御史臣舒臣述布臣賴都臣甫生臣峻
趙剛得備書

杜公署黎歸治序

公諱之昂字坦如河南扶溝人廉路府平順縣令實政紀

署于名宦記言
兩見于藝文

今上

御極之二十有八載黎失令而民罷大中丞選賢能而綏來之以青羊杜侯宜其任蒞治之三月黎民飲和而食德變呻成謠士樂其詩書農復其先疇商返其肆廛熙熙然若痿爲起而蒙爲瞻也然方歌叔度之來暮旋虞姚崇之難挽不克以永保我黎民也乃請之太守鳴之撫藩遮道祈留與平民爭爭之不得而涕泣隨之於是縉紳衿秀鮪背黃童齋山陰之錢思誠堂集卷上

奎

酌齊州之水裝綺綉裳躋公堂而致餞屬予爲進爵之辭於戲公何以得此於黎哉昔公家衍之權鳳翔而三邦爭守也閒嘗聞之而心斃焉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公於黎何多讓乎且衍之得鳳猶俟期年而公之得黎則以閱月乾鳳之爭猶私之民口而黎平之爭則公然而上請矣古今人之相越又何如耶於戲而公何以得此於黎哉夫民之不可以色仁貌義虛聲弋取也久矣公甫下車一切以真心誠意流貫綏字閒剛不傷猛明不傷察廉不傷矯中介而外

溫行峻而氣和所謂不近名而近民者非耶迺德敷

於庭戶數日之中而人自德於山陬百里之外有不

介而神以速者至其雪孤愚百年已味之產拯孀孽

勢焰將焚之命捐金贖子革耗蘇遭以及鋤梗扶弱

多勸少懲種種善政難更僕數猶公之吉光片羽耳

況公家學淵源循惠世濟政傳傳公之譜人號韋平

之俊經猷性成故牛刀一割而絃歌遂奏吾聞之習

一邑而天下之事廓如由是口碑脛疾御屏名書入

歷清華之上霖雨天下率土皆在脰臂中又何以不

思誠堂集卷上

奎

留爲一黎感也黎人士得予言以爲然老提幼携焚

頂攀轅送之潞谷漳流閒歌九戩之卒章曰是以有

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聲共山高

而水長矣



思誠堂集卷下

黃靜菴政餘輯畧序



士君子策名服官簿書鞅掌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
心日不暇給矣顧安得所謂政餘者借或稍有餘矣
陶情遣興興幸俄頃無事大率流連光景抒寫情文
矜爲登高作賦之材習爲月露風雲之語非有能裨
贊身心增長神智所謂卮言無當展卷寡益者有識
者弗尚也且夫著書立說必有關乎天人性命之微
經術治理之要吐論則闢發幽新豎義則鍼砭頑懦
庶幾垂於後世

一

而後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立言所以爲三不
朽之一然亦大抵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爲屈於此故
伸於彼所以展其礪落全鬱蹇產勃發專精凝思注
以全力故足傳也若夫從公服政任重責鉅不敢自
暇自逸尚安能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復作老經生持
一編摩挲拂拭以與元首闢下者校勝負哉閩海黃
子靜菴來鄂渚出其所爲政餘輯畧一書示余書凡
二十卷分門判類綱舉目張上下古今出入經史鉅
細畢該言行備載一展卷而歎爲哀然稽古之學卓

然經世之書也余與靜菴傾蓋於燕郊班荆於楚澤
解衣傾倒已非一日抑不知其畱心尚論好學深思
有素若此今且勿問靜菴之才爲何如徒觀其試繁
歷劇自觀察以至承宣位高任重績懋心勞而恢恢
乎游刃有餘若此此亦足以知其才與其所爲政矣
今靜菴且引疾乞歸客有問其宦遊所得者第出此
編示之靜菴亦足以自豪矣哉

思誠堂集卷下

二

文廟禮樂志序

宋歐陽氏謂釋奠釋菜祭之畧者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謂爲謬論蓋以聖人之道師表萬世學者宗之有在乎禮樂之外而不徒以春秋之釋奠爲榮也然太史公云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是知祭也者非第以尊崇先聖亦使後之學者觀其牲酒器幣之數觀其升降俯仰之節肅然莊敬油然而興起則禮樂一志又惡可以不詳乎哉我

思誠堂集卷下

三

皇上聖神御宇薄海昇平治化翔洽禮樂制度炳炳烺烺

美矣備矣而崇儒重道每於文廟尤致意焉歲丁卯

特允廷臣所請文廟禮制樂器勅學臣修

理顧惟楚北自明季兵燹以來郡邑文廟制器殘缺

雖前此黃陂諸縣較定圖冊亦多缺而未備臣於己

巳冬奉命來撫適當災歉之餘勤宣朝廷

德意拊循煦嫗日不暇給者二年田穀漸登民生樂

業矣於是周諮博訪推行文敎之方正飭所司留心

考訂而豫撫閭公適寄示文廟禮樂志一編根據詳確辨晰明備粦然備器數之盛燦然觀聲容之全洵宮牆之掌故師儒之典儀也乃授學使者廣而布之楚北八郡俾以時肄習於以黼黻文明潤色鴻業是編豈小補哉

思誠堂集卷下

四

永州府志序

夫蓋疆分理盛治之常經懷土樂生庶民之恒性所以古來聖君賢相則壤定賦張官置吏設爲禮樂法度以董戒而勸興之凡以爲民也禹貢列其山川鎮澤辨墳壚青赤泥塗之異以制田賦高下之則至於條簞橘柚箇貉菁茅之微亦舉而載于簡策周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太司徒掌邦教職方氏掌輿圖外史小史領邦國四方之志稽民物蓄植之宜而多男沙汝多女少男雖閭里瑣屑之事皆於是乎書班氏

通鑑集卷下

五

諸地里詳古今沿革與民風生業飲食俗尚使觀者有考焉此志之所由昉也我國家治化翔洽聲教四訖含哺鼓腹共樂堯天至於海隅日出之鄉自昔不通朝貢莫不砥屬開爲郡縣並入版圖

皇上至德大功高出三代追駕唐虞之際矣康熙八年

詔天下各修志書復命儒臣編纂大清一統

志斯卽古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之得失而範圍於禮樂法度之中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而車服王會之廣幅幘

戶口之盛經制典章文物之備亦若覽禹貢周官而

燦然在目犁然有當於心固已非尋常採輯之所可

及矣顧一統志藏於內府未易仰觀通志卷帙浩

繁且載各郡邑事蹟或撮要而未詳則府志尤不可

以暫已乃永之有志先成於康熙九年爲知府劉道

著所修旋遭吳逆之變燬於兵燹僅有存者亦殘缺

失次三十九年蓋平姜君來守是邦三年報政之期

爰率其僚屬廣搜博考叅訂會萃爲志凡二十四卷

爲目凡三十於天地形勝賦役風俗官師人物食貨

通鑑集卷下

六

藝文之屬網羅放失舊聞斟酌勸戒其用心可謂勤

矣刻成而乞弁言於余乃序而告之曰太守古之諸

侯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師帥之道在焉姜君其

欲有所施於一方以化民成俗里仁處義斯不負

聖天子建官維賢之至意乎抑徒誇博麗而備稽考遵

功令而歸文治也如以誇博而歸文則斯志亦旣彬

彬其有合矣若有施於民而臻上理無若子周子之

論聖以誠爲本論聖可學以無欲爲要元次山之自

箴以仁讓清介忠直方正爲勗惟本之以誠而守之

以無欲造乎仁讓清介忠直方正之域而弛張隨時
舉措各當於以取法於漢名信臣唐元結陽城薛伯
高柳宗元宋寇準胡安國父子諸公之間以爲
本朝循吏之續則余有厚望焉范忠宣曰吏事近民
精心於此學之要也可不勉哉爰爲之書其端兼以
告後之爲政者云

徐華隱全集序

余質直少文自仕宦以來洊歷中外大率簿書案牘
之日居多方朝夕而行之猶懼不逮故於流連光景
風雲月露之辭恒廢置不講兼負性硜拙平生孤陋
寡交雖當世賢士大夫能文之彥每不獲時時過從
相與揚榘而詞人墨客則又素鮮往還更無怪乎其
記一而不識十也然閒見好學深思博物洽聞之士
輒中心好之而年來所承諸名家投贈自餞詩文各
集旋就披讀偶有會意亦欣然諷詠不能釋歲己未

國家闕門顧俊野無遺賢而構李徐子華隱首
膺斯選余曾於葉初菴先生所獲讀其文一二篇知
其爲能言之士去年之秋余承乏入內閣而華隱爲
學士朝夕同論文甚懼華隱沉涵於經藝飫於史出
入諸子百家矢口而談靡不典核然後嘆向之知華
隱者未深也今華隱 予告旋里出其素著詩文而
以題辭爲請夫余非能專意詩文者然吾聞樵里山
川秀傑其中多稽古自命之士往有錢子爾載者從
余遊其爲人直諒多聞頗有古益友之風以視華隱

雖出處不同而其閒學眞實積厚而發類非其他幽
莽剽竊莫尋統緒者之所敢望矣豈獨詩文得山川
之秀也哉

跋魏環溪先生十九首

巡歷詩十九首讀之數百過或莊言著明或寓言隱
約神交千載之上思周八極之外隨在皆倫理觸目
盡胞與也詩云乎哉想非能詩者心知其然而口不
能言其所以然然試以言先生之詩若先生則可謂
能言其所欲言者矣

唐虞之世使契爲司徒立五品之教以振民育德其
效至於時雍風動比戶可封三代設爲庠序學校以
教之士之鼓篋而藏修息游於其間講明成已成物
之道爲治天下國家之具人才之盛至賢聖相望者
千有餘年而先聖孔子生於春秋之際修明六經
以祖述憲章唐虞三代之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
亘萬古爲昭矣西漢立太學設博士益置弟子員而
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說於時大顯東漢天子臨雍諸
生各尊其師說執經問難橋門觀聽者萬人而兩漢
之士多事功氣節之效唐立先聖先師之位而餘尚
闕如歷宋元明而諸儒輩出六經四子之書闡發精
義幾無遺蘊而學校之設亦數百年不墜我國家
文治熙洽建學徧宇內至於荒陬遐陬莫不傾心向
化遣其陪臣侍子就學受經業成而歸是軌物風施
之盛比隆唐虞三代巍巍煥乎無得而名者也躬
聖神文武聰明天亶崇儒重道以振興文教躬
親視學駕幸闕里命天下郡邑修理文

親視學

駕幸闕里

命天下郡邑修理

文

皇上聖神文武聰明天亶崇儒重道以振興文教躬

思誠堂集卷下

十

思誠堂集卷下

士

廟及禮制樂器莫不畢治亦旣飭令有司恪遵以時舉行矣顧武昌府學爲省會觀瞻之地而歷年滋久不無梁桷圯陟礧圯圻剝門外壅窒行徑迂曲而偪於墻隅慮不足以游居聚處瞻禮對越感發其敬業樂羣之喜心余於康熙二十八年冬承乏楚撫慨然有意於作新值兵荒之後日不暇給旋以內艱歸里仰蒙 聖恩特簡總督湖廣三十三年季冬八日莅任得與司馬中丞年公同心敷政適時和年豐詢謀僉協因各捐俸金以爲之倡而在城司道府諸君皆踴躍襄助爰令同知武昌府何丞董其事鳩工庀材去其腐缺黠黑而增易堅密之木石黝聖丹漆舉以法又拓地以廣面勢氣象宏敞聳然收觀高門邃廡崇碩完好經始於三十四年某月某日告成於某月某日工不淹時民不知役余旣藉遂其初心而喜諸君之能相有成也乃爲志其始末而諭諸師儒曰窮經將以致用也欲學者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加惠於民豈直文辭進取云爾哉乃習矣不察視五經四子之書 朝廷所以設科額俊者一於

估畢帖括爲工而志在榮名聲利不知聖賢教人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細而謹獨謹言謹行大而經綸天下無不載貫通浹洽各有條理惟平日潛心體驗省察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而持守擴充涵養之則世事之來無窮而吾心應之有餘地由其心廣而道積也苟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文中子曰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則經明行修以全爲治之方非學校之責而誰思誠堂集卷下

三

任哉多士其亦知所趨向而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一切榮辱休戚聽之於命而無失其所固有者以復其性相噓相染以成風俗如詩頌文王之化極於江沱汝墳而謂 昭代文治之盛鼓吹郢隆楚之風實然豈不偉歟旣以語之而書以爲記其在事姓氏俱勒石陰

重修漢關侯廟碑記

潮在沁城

漢前將軍關侯以正大剛明之氣充塞天地卓冠古今自漢季及茲千四百年前人述之備矣其絕倫逸羣誠有蕩蕩乎無能名者故不具論惟是廟祠在天下者上自都城旁及郡邑下逮窮鄉僻壤所在有之而沁之有廟考之州志則自宋始或曰侯之神靡所不之而以蒲產故在晉獨豐或曰神虎諸軍征交趾侯實陰佑之故於沁獨顯而愚竊以爲不然蓋侯之明德遠矣忠義之風超邁一時感動千載故瞻像而拜者雖悍夫庸豎婦人孺子無不肅然敬畏亦可見忠義之在人此心此理無不皆同是廟祠之興乃所以裨益名教激勵人倫而非第重桑梓之英靈邀神明之福佑也歲乙丑七月郡守楊公環視侯廟見殿堂門廡因年月滋久寢以頽圯爰謀諸父老捐俸輸貲擇紳耆中之賢而勤力者綜理分任而修葺之越丁卯五月落成廟貌榱桷丹漆藻繪煥然增飾移兩廡武靈武烈像於殿上而殿上舊有南北官亭則改置階下兩廊又於西南缺建廳三間棲樂樓兩旁

思誠堂集卷下

古

角門上巖卽爲鐘鼓樓今創爲八角樓徙設殿前兩
隅其兩廊端南北院稍益治之居道士俾司香火餘
俱仍舊朽者更之腐者易之敝者正之於是州之人
士入侯廟者瞻拜之下無不肅然敬畏祀事愈虔雖
侯之英靈福佑固不以是爲重輕而忠義之風感動
維新其於裨益名教激勵人倫所係豈淺鮮哉侯名
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明修撰焦竑
曰遵侯志也楊公爲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州學又葺
州城於凡廟祠莫不修舉廢壞而兢兢於此蓋今歲

思謨堂集卷下

五

滿陞任兩浙分司諱茂英字子千云至是役之總理
分任諸執事者其姓名則列於碑陰文不悉載懼褻
也

重修當陽縣關夫子陵廟碑記

漢建安巳亥前將軍假節鉞

漢壽亭侯關夫子葬於當陽縣西五里之漳鄉明成
化丁亥始建廟祀迄今我

皇清歷年久遠中開屢經修葺而委任或未得人位
置莊嚴規模面勢莫能克善且傾圯剝蝕氣象黯闇
慮非所以昭虔恪而事神靈也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前總督丁公今巡撫年公各捐俸以新之因當陽去
安陸府二百餘里舟楫不通購運材料爲難乃俾荆

思謨堂集卷下

六

守魏君董其事而省中司道府諸君暨荆安文武皆
爲飲助惟時

禁旅駐荆將軍蟒公都統阿何兩公與其屬各率金
其襄是年余恭膺

簡命承乏來楚與聞盛舉亦捐俸以落其成焉夫祀
典所載生有功德於民以勞定國以死靖難則祀之
而入廟致敬過墟墓而生哀固人之情也況以夫子
之忠義貫金石神威充宇宙駿業豐功著於當時靈
爽赫濯驗於歷代漳鄉爲棲神永藏之地宜更千五

百有餘歲而人之瞻仰歌思愈久而愈不忘也然古之建大功定國靖難者閒不乏人乃其始勲名爛焉及身歿而響徵或事久論定推崇特至而同時不無異論敵國僉壬每生譏謗迨乎世遠年湮草野父老之傳聞其辭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策所載畧而未詳文人評議予奪任意且有出於愛憎之口忌諱之筆多致失實者矣卽君子過化存神之妙亦止能及於所過所存之處若響之應聲焉爾獨夫子之廟遍天下雖窮鄉僻壤海隅日出之域莫不建以祀

思誠堂集卷下

七

之自將相師儒田父牧豎婦人女子卽悍夫狂士一聞其姓氏則悚然加敬如在其上而絕倫逸羣勇而有義之目及端嚴雄秀窮天地亘古今不可磨滅之論表當時而傳後世者絲綸焜耀碑碣嶢嶢論贊頌頌之章竹帛縹緗不可勝載而當日孟德禮之甚厚仲謀爲子求婚雖奸雄僭竊引以爲重如此常深維景仰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夫子之神其亦付之不測不可知而已夫豈管窺擬議之所能得其萬一哉

惟夫子常有言矣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今千秋萬世瞻仰不衰亦由人具秉彜之良故好是懿德若日之中天無不皆見耳考其封諡自侯公眞君而王而帝代有褒崇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四月禮部題准三界伏魔神威遠鎮

天尊

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而稱曰夫子蓋古聖賢傳述之尊稱亦以誌後學私淑之意云抑論者以生平好讀春秋左傳生於解梁其從先主於崎嶇顛沛之

思誠堂集卷下

七

中似介之推威鎮乎敵國似蘭相如馬服君其賈勇死敵又偶與先軫狼臙相類謂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猶局於一方之見而擬非其倫矣夫子之生於晉猶至聖孔子之生於魯又豈得以柳下蒙莊等類而絮量也哉工既竣計用白金一千三百七十六兩有奇費有於前而堅完整齊舉合法式則魏君督理之勤與在事之勞爲可記也荆地素不產木往往取給衡湘涉洞庭之險曠日遲久乃方其經始適有賈人自川江駕大木數百章去當陽

六十餘里水涸膠於洲監工者偕匠氏方相度而購之不一二日水輒漲四五尺溯流而上直抵廟下人力不勞工以速成亦一異也其辭曰扶輿正氣必簡所畀大德顯名享之有自帝庭陟降篤生漢季惟聞夫子雲雷屯始志在春秋行全忠義遠識依歸擇主而事恩若兄弟艱險不避拒操絕權英越無二威鎮華夏炎祚是寄運會方傾還神藏闕坐列麒麟碑崇最屬威靈普天廟祀徧地萬代瞻仰上下一致何以云然不可思議蠡測管窺大小各識千五百年攸屆

應誠齋集卷下

九

攸暨衆謀鼎新堅實完粹歲時告虔福我民吏孟莠務除嘉種是栢和氣洋溢屢豐呈瑞拱翼皇朝允昌允熾億萬斯年國以長治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沁州吳興敬謹

湖廣湖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前江南江寧蘇松常鎮淮揚徐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知鎮江府事刑部清吏司郎中宛平王燕篆額

知湖廣荊州府事加一級前江西建昌府知府刑部

貴州清吏司郎中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拓鄉魏勤書丹

文林郎知當陽縣事加一級祝長庚監勒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孟夏上澣之吉

右當陽縣

開聖帝君陵廟碑今大司寇銅川吳公總督湖廣

時撰校陳壽三國志及司馬溫公通鑑

帝君以建安己亥徇義於臨沮之漳鄉水經注

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又

應誠齋集卷下

十

南逕當陽縣臨沮當陽皆漢置縣也唐武德中省臨沮入當陽故今漳鄉爲當陽縣地蜀志不載葬之地與月日據吳書孫權以諸侯禮葬之則其葬於當陽於理信然可証不妄

帝君俎豆遍天下而精爽式憑之地廟貌不治無以揭虔妥靈是惟守土者之責公倡率僚屬經營以底於成表微闡幽大書深刻本天恩述民彛褒忠而勸義事神治人二者備之矣公天性介直持官持身皆有大節可表見蓋公爲

帝君之鄉人聞風而私淑者也 帝君初守

襄陽及先主定益州拜爲總督荊州事加前將

軍假節鉞公初奉

命撫荆襄旅奉

命總制全楚功名前後相望蓋亦非偶然者讀其文

光明磊落正直之氣鬱於中而發於外非若世

之以夸辭炫飾者比也裕既與公同

朝熟知公之爲人樂其文之可使頑夫廉而懦夫

立也於是乎書

思誠堂集卷下

主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春二月望日 文瑞公卽於是

年七月初一日

補授大 文江弟李振裕拜書 公字醒齋江西吉

學士

部尚書

于清端公像贊

巖巖正性螭螭遐風挺不淫不屈之氣槩貞特立獨

行之心胃豎脊梁於保殘歷險之地勝仔肩於遺大

投艱之中蓋張忠定之不飾玩好魯簡肅之行衍履

忠傳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中無弗容公殆各

兼其燉而古人與同余更欣瞻其貌而如見其衷

思誠堂集卷下

主

答藩司布公書

戊辰八月廿二日

自仲夏以寸函修候日月不居已復有秋緬惟一簾
明月兩袖清風故不敢以野人之芹輒賣庾樓高致
侍在素交想蒙臨諒承諭及敝邑雨雹一事治有薄
田數頃僻在南鄉遙仗覆庇幸獲無恙至所聞三十
餘邨被災處所慘目傷心誠為異苦守土者畱心民
瘼於前此微灾俱經捐俸拯援想當此奇灾士民環
泣自不得不據實申報今承諭以從前餘裕之金為
目下灾黎之救有捐賑之實而無請待之煩是乃仁
惠
恩
德
集
卷
下
書
術也但治家居卧疴局外之人分不敢於鄉里稠人
之事輕贊一辭惟有敬服深仁委曲補救有方盡善
盡美而已病餘草草率復

答藩司布公書

己巳五月二日

五月二日辰刻忽接來教有沁屬增銀一千三百
兩之事不勝駭異夫所謂簡明全書者不過欲刪
繁就簡使明白易曉耳非於原額之外可任意增
減也乃聞從前部曹主此事者不由各省確據或
增或減妄行杜撰仰惟

聖明洞燭

勅令察議更改毋得瞻顧大哉

王言正老公祖得伸其仁惠之機也且近見各省以

惠
德
集
卷
下

書

條項繁夥須詳察確議多具題展限而河南則以
新書不符實額已於限內具題刪改八九款矣是
此書之多謬即各省無不皆然也老公祖畱心民
瘼斷當仍舊使民相安詳請撫臺公祖從而具疏
允合前

旨諒無不仰邀

聖鑒從此三省之民子子孫孫歌咏

堯天舜日安享太平而不苦無藝之征者皆兩公祖
之賜也其為功德豈一時一事所可比倫也哉治

雖硜硜株守人微言輕然維桑與梓痛癢相關且
所爲公公言之分宜昌言於當事前以佐仁惠於
萬一五月二日已刻恩恩率復臨筆依切

思誠堂集卷下

三

與偏撫黃諱安國書 乙亥三月初十日

承示恭請

陛見大疏莊誦一過愛

君及民之誠極其深華嶠聽廣揚惠此南服而三楚
俱邀河潤矣茲有啓者丈量一案原以清欺隱而
豁包賠使立法精詳奉行盡善自無不均之累而
課額民生兩有裨益其如當日限期迫促督責嚴
切湖南地方濶遠承丈之官勢不能履畝徧量因
聽里書開報則豪強之欺隱愚弱之包賠與官吏
徇情舞弊爲累於民者諒難盡無弟久有見聞深
用爲慮卽節鉞榮蒞以來亦必察知其弊矣吾輩
身爲封疆大吏凡有關民隱自當爲之補偏救敝
使輿情帖然民樂輸將官易考成但經前任會
題部覆催徵報完已經二年成事不說調劑實難未
便更張爲民請命今幸奉

俞旨詳加察勘是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業知有累無累之不一其處
矣在弟與老親臺先生俱非當日同事之人不難

思誠堂集卷下

美

虛公改正以上體

聖心下達民隱而就中委曲善處不敢好名市美以立異於前人此衷可表

天日但承行督率全賴楊藩司一人爲之清理而相去遼濶既不得面爲剖示其開曲折又非文告所能詳悉雖已手札切喻之猶恐未能曉然明白洞知大體或致膠執護前上下扶同依樣葫蘆草率詳覆不爲百姓實心清豁則不平之鳴紛紛不已是弟有負我

惠誠堂集卷下

毛

皇上視民如傷之盛心而老親臺先生同在地方誼均一體亦必有大不忍於斯民者矣伏祈高明時加耳提面命諄切戒諭以開導其瞻顧拘執之見得藉鼎力以清欺隱而豁包賠俾百姓永蒙樂利庶幾相與仰報

聖主南顧之一端也蓋此事中外相傳籍籍人口州縣控告案卷昭然該司亦斷不宜任聽有司抑勒朦蔽自悞悞人也事關重大企教良殷肅此布資純希台鑒臨楮虔切

與湖南藩司楊 諱鳳起書 乙亥三月初十日

前者晤聚數日於地方事宜官箴風俗畧爲相詢知老親翁平昔畱心與所聞不遠惟丈量一事則似有膠執護前未能深體民隱之意不佞面見時所以諄諄相囑善爲調劑務期上不虧

國下不病民以仰副我

皇上愛民如子視民如傷之仁者實素有見聞深思長慮知此事必不可因循苟且不爲清欺隱而豁包賠使百姓樂于輸納州縣易于考成也蓋丈量

惠誠堂集卷下

天

一案當日限期迫切湖南地方濶遠又多山田高下水道迂曲窮鄉僻壤離州縣城有至數百里者承丈之官徵比錢糧料理公務分身無術未必履畝徧量亦勢使之然原無足怪但既不能逐細親丈則必以里書報數爲憑而首報之時則豪強者以熟作荒肆行欺隱愚弱者任人裁報以荒作熟以少爲多致有無田之糧吞聲包賠甚或印官徇情吏胥納賄裁貧賣富種種不公是湖南新熟之地尚有未盡報出之數丈量之舉原無累民之處

而民之有累者則在欺隱包賠之不均耳如岳州一屬有以欺隱告者有以包賠告者有以官吏賣熟作荒告者甚至澧州之民揭旗倡逃丁督臺遣官安撫許以清豁始歸復業旋委岳常道赴州督丈所告里分田地而該收抗不引丈延挨未結王撫臺亦委劉臬司張同知等親往勸諭上年復有聚眾呼號不肯完糧之事董撫臺出示曉諭會飭該司道行查委令張同知下鄉取供彌縫轉詳案卷昭然則豈得全謂之無累此外別府州縣亦有

愚誠堂集卷下

堯

以欺隱包賠控告而前部院未經准查者號簿尚存又不知凡幾也但在先猶可誘曰丈量之時開有奉行不善百姓受累之處因督責嚴切限期急迫所政且久經會題部覆納糧當差已經二年成事不說亦付之無可如何耳今幸奉

俞旨詳加察勘是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業知有累無累之不一其處

矣此正上體

聖心下達民隱之時也上體

聖心下達民隱前之過人皆見之今之更人皆仰之是老親翁不但畧無愆尤而於承流宣化布政宜民之實乃倍為光顯而克稱厥職無忝厥任矣若胸中但有一毫護前之意執而未化不畱心據實詳查仍聽該州縣朦朧混覆不將從前疊控偏累之尤彰明較著及別府州縣之吞聲忍累尚未赴訴者為之豁除改正使無不均之處而漫以尋常膜視草率結局倘此番察勘之後再有一人出而稱累者該司不但無以仰答

愚誠堂集卷下

辛

朝廷且亦何以俯對百姓哉丈量關係民生

國計實為重大而察勘欺隱包賠亦自非難其丈報清楚民開樂於輸將帖然無言者既可取結完局卽有具告欺隱包賠者止就其所告里分竟丈現經成熟之地多則某人欺隱少則某戶包賠具告者不過數州縣而數州縣之中查丈亦不過數里使牧令各官真心為百姓謀其身家久遠之計乘此

聖恩下詢虛公清理哀多益寡革弊卽以興利則完

糧之田皆繁實數應納之額自必易辦不獨愚弱
小民急公恐後雖豪強頑戶亦心願情服而不敢
藉口呼籲鼓衆抗違矣況丈量報竣以來兩年之
內必又有開墾未報之田不獨該司是錢糧總漕
以羨補不足爲民除累究於課額無虧卽州縣官
有所損益亦見實心任事不愧民之父母矣
題覆之日自當爲之委曲聲明是此番察勘原無所
庸其瞻顧也此事中外臣民共有見聞斷難以數
人之手掩百姓之口而負

愚誠堂集卷下

三

聖主浩蕩之恩所以諄切詳致惟高明留心嚴督屬
員大破從前成見務清欺隱而豁包賠則不佞所
厚望焉母但護前罔執不思善處之方代不肖有
司受過也切切不宣

復南藩司王 丙子五月初六日

來教以慈靖及辰屬民風狂逞須檄示申禁極知爲
地方留心共期遷改卽欲如議舉行復念先因湖南
聚衆扯旗之事往往見告曾經曉諭頗爲詳切而未
能革面雖亦民頑實有司不善於治所致今風聞出
示慮以知而不寃益增恣肆故爾遲遲至武岡素聞
庸劣且越次護理府篆則無知輕率自所難免如舉
動乖張劣蹟昭著惟操白簡以繩之耳區區檄飭似
與撫臺徑委一番有心相左涉於形跡是以中止已
後凡有見聞幸時爲商酌勿以此疑阻也專此附復
併謝不宣

愚誠堂集卷下

三

復偏撫楊 丙子五月初九日

頃接台教俱已領悉但湖南每多聚眾抗官之事慈
利既見申詳靖州武岡亦有風聞至辰屬峰擁抄搶
辱令圍城弟先訪知確有其事此上年所以出示嚴
禁諄諄勸戒者專為此也前見兩司亦曾面諭令其
潛消默化蓋此等變異極難處置得宜若因民情而
驟去有司則無知之徒以為官之短長下操其柄固
不可也若過加懲治則輿情不服恐激生事端且非
所以仰承

忠誠堂集卷下

五

皇上愛民如赤子之

聖心矣弟每為之徬徨憂嘆深

自愧責屢思再行出示曉諭又慮其以知而不為嚴
究益長刁風故爾中止今清浪衛詳稱辰谿縣民抄
搶屯丁一事雖或詞有偏激須查審明白而辰屬已
前之事則屬無疑雖文武各官其相隱諱亦有密為
陳稟者不自今日始行昭著也但該衛既見之詳文
不得不借此一為查飭耳弟與老年親臺同任封疆
大臣屢荷虛懷下問輒敢布其積忱惟祈高明鑒亮
畱神細察俾吏治民風調劑收觀則慰藉實深矣肅

此馳復併候新禧臨楮瞻切

忠誠堂集卷下

五

復偏撫楊 丙子五月二十三日

星沙遠近知俱得雨此皆老年親臺福澤所被可勝欣荷復者激浦張令少不知事舉動乖違上年因做生日等事苛派民情不服以致聚眾譁譟該縣赴長時有議令休致是亦善處之策而前任當事以情面姑息俾仍回縣莅事而激民迎拒城外辱之數日然後得復進城弟風聞已久所以前於老年親臺華翰內有如清浪衛妄捏不容輕道之語不覺痛切言之想已久登記室今辰府詳內情實老年親臺就近訪

憲轍重集卷下

聖

聞頗易且官與民爲仇是非可知衆憤至千百輿情可知其所以消弭善後之方及委令文武官各一員前往查拿諭散之處悉惟高明主裁酌行況副將以下久屬撫軍節制自無岐視也至飭令營縣協緝已遵照大移檄行司道府協矣但弁丁止可借爲彈壓若竟使往拿恐頑民無知或生意外如昔年黔省黎平文武官弁不能仰體善處致滋事端亦不可不過爲之防慮也仰承台教一體關切輒復縷縷統希涵鑒併候新禧臨楮瞻注

與偏撫楊 丙子五月二十八日

入夏以來到處苦旱憂念殊切前聞星沙已得雨澤稍爲欣慰而衡屬紛紛報災長嶺之湘鄉復見深用焦灼蓋此地爲產米之鄉遠近仰給今已夏至而亢旱如此將來秋成何望不獨爲一方之慮也啓者岳守才具庸劣前經面誨諄切冀其砥礪易行庶可相與有成不意其利令智昏畧無悛改近則機蹟日甚吏民重足傳諸道路殊駭聽聞乃湖南七郡之首劣也卽頃者慈利之事聞亦由渠所致法應列欵姑止

惠誠堂集卷下

奏

從寬至慈令身爲民之父母不能撫字惟請剪除賈之何用若乃武岡州牧恃獎改操仇告誣良天理泯絕前於臬司詳內見其自行翻案庶幾能補過者而不謂忽有該州士民空國號冤地方文武情急呈報之事彰明昭著耳目難掩據實卽行入 告此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且湖南習俗效尤漸難再長彌縫隱忍終成大憂想老年親臺先生高明亦諒有同心也肅此馳布併候台禧統希涵鑒臨楮瞻企

答平江令陳元 丁丑七月初九日

其事以來甫將二稔方期日後借光瓜及而不意客
秋匆匆北上不克觀厥成也年翁以英妙之才當簡
疲之地亦惟廉以律已寬以待人勿厭清貧勿希躁
進歲計有餘積慶自各以其候至斯言固不虛耳遠
眺新秋洞庭葉下朗吟葛覃服之無數矣因風附訊
清吉統惟入照憑穎企溯

思德堂集卷下

毛

答辰沅靖道陳 丁丑十一月十九日

客冬賦別鬱鬱流年不覺又是冬至陽生矣緬惟老
年翁福祉應與日俱長也弟待罪北南前後四載自
愧無一善狀仰賴

聖天子洪福風雨調順年登歲稔官民粗安幸無隕越乃

過承年翁不彼獎藉逾涯益增慚歉矣至其地風俗
刁悍誠有如台翰所云者然愛財惜命民情之常而
錯節盤根乃見利器若多方化導屬員使之仰體年
翁清廉勤慎之意不取民財不殘民命則楚民猶吾

思德堂集卷下

美

民耳何如何如湘雲燕樹樽酒何時沅沚澧蘭相思
實甚冗次草草附候近祉餘悰縷縷不盡伏惟鑒存
憑穎企溯

答貴州藩司王 戊寅七月初三日

忽覩芳翰依依情愔宛如對面頃晤華宗長者相愛之誠始終無間而有容德乃大一言彼此同然亦信如青天白日惟老公祖坦易居心忠信待人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所謂天下本無事也餘衷縷縷不盡盛侔能悉憑穎企溯

蓮陽堂集卷下

亮

答貴州撫院王子喜 戊寅八月十二日

恭惟先生道可相因品能坐鎮矯矯之行簡心久矣今果持節嚴疆庇民綏遠中外輿情莫不允懷蓋為國家得人慶而非僅為同志光寵已也生礪拙之性從不敢以一介輒出春明是以未遑馳候想在台亮今從長者所再接手翰感戢注存別示四稿洞達民隱深悉吏弊真韓昌黎所謂令修於戶庭數日之閒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者也敬羨敬羨至於污妄之輩來者可追立懦廉頑漸靡在我安人安已大體斯在曲成表率匪異人任料高明自有卓識也客歲小春冗未裁復豚犬輩不敢肅函賁候統惟鑒存餘棕縷縷不盡嗣容再佈臨啓企切

蓮陽堂集卷下

平

答范彪西進士

庚辰四月廿五日

久思林下風致梓里未獲經過亦一缺事生數十年
來中外游更簿書鞅掌詩文一道漫置不理即閒有
所作亦屬隨手應酬不堪行遠是以過而不留都無
存藁蓋率性鹵莽而非矯爲不好名也辱教迫冗聊
呼小兒檢得序文二首以應台命但取二序觀之亦
可以知其不名詩文之槩矣 關聖言行錄盧手
敬領兩備考尚未寄到并復不宣

思誠堂集卷下

聖

答范彪西進士

辛巳正月初七日

往歲辱教聊檢序文二首漫寄原期取而觀之以知
其不名詩文之槩耳不意輒登大集中亦可以見大
集之汎愛兼收而擇之不必其精也茲再接手翰兼
惠備考新編雅意勤勤懇懇若必欲得生弁言以爲
重者第愧非皇甫未必能使三都紙貴且日者悼亡
之餘意興蕭索而大集篇帙浩繁生出入戴星一時
未能竟覽荆川云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目前方
命之故諒高明必有以鑒之也迫冗率復不盡欲言

思誠堂集卷下

聖

答王子喜 辛巳三月十二日

勤畊之議遺愛及黔民子孫非一時之惠也大易益
下曰益況未損上乎丈夫身到處不肯放過實心實
意爲地方做實事真可謂不負 朝廷不負所學
其視他人終年擾擾不論情僞但以報增爲功者其
相去豈特倍蓰哉承別教云云具見高致第此意徘徊
同之已久恐蒙 恩未許徒費稼軒沉吟耳因
風順候紆惟鑒存臨筆瞻切

愚誠堂集卷下

呈

答通永道李 辛巳八月十五日

督撫大臣不許來往此 功令也况以承乏重地之
人而公然具銜書屏爲封疆大僚祝壽耶且中外相
距輒拙之性從不以片紙輒出春明故雖素交相敬
如厚翁數年已來彼此並未嘗以一字相寒溫今若
突然代頌卽厚翁亦應且憎前中州紳士亦有祝徐
之請已峻拒之矣方命之嘗想當見亮也序藁完趙
盛儀藉手反璧紆惟鑒原餘衷縷縷嗣容順布臨筆
企溯

愚誠堂集卷下

呈

答舒子紳 辛巳十二月三十日

頃聞東山年來吏治頗靜歲收亦平而兄以恬淡寧
一處之久而不渝真有志之士良足慰也另箋纖悉
過承記憶小兒敬已聆教因其尚在請禮不敢以不
祥姓名溷塵典籤統祈垂亮至於分外之舉近見他
人躁進或致下喬入谷者往往有之此皆不安分之
效此地既善吏民相安幸勤慎永矢慈惠益勵若將
久居焉是所望耳何如何惟照不一

愚誠堂集卷下

璽

答寧羌州牧王渭鼎 甲申十二月廿八日

數載水鄉業能治彼盤根錯節則其餘將迎刃而解
矣豈但以人生五馬貴爲兄幸哉武都風俗剛勁朴
誠靜以安之清以牧之皆盡甘來自然受用無量一
切出位之思不惟勿發口井勿蒙意念是所厚望耳
晉子敞鄉佳士也又承翰注應知取友必端邑志多
篇冗次勉畱詳閱歲杪勿匆率復惟照不宣

愚誠堂集卷下

璽

嚴禁花爆示 康熙二十八年

爲嚴禁花爆以省物力以弭火患事照得節屆新春正官吏軍民同樂之時理宜聽從俗便但楚北當兵燹之餘又遭荒旱目今告賑紛紛豈得仍爲奢靡乃有無知之徒晝夜肆放花爆取快須臾不知博片刻之歡娛卽已費百千之錢鈔且比屋隣次保無有失手延燒干怒回祿者乎合行嚴禁爲此牌仰武昌道城守營卽行通飭軍民人等務各恪遵禁約不許故違取咎如果家計饒裕對景成歡樽酒可也笙歌可

恩職堂集卷下

呈

也簫鼓可也何必冒煙突火動衆驚人過耳不留轉瞬銷滅及至延燒罹罪作有干繫之人爲無裨益之費耶牌到如敢不遵卽刻拿解轅門重究決不輕貸

飭禁酷刑示 康熙三十年

爲飭禁酷刑以重民命事照得民之惜命更重於惜財而法首懲貪卽繼以懲酷蓋長吏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痛癢相關雖鞭撻或加而不忍致之死乃有等不肖有司喜怒任情暴戾成性不論事之大小輒用重刑責打草菅人命甚或酷以濟貪肆行無忌及聞有一二稍知操守畧識官常者又往往自負才氣圖博風力一味嚴猛全無仁心嗟哉小民何以堪此此不肖之員無論名稱酷吏身掛彈章且清夜

恩職堂集卷下

果

自思亦何取爲民父母之意哉本部院痛切民隱時加體察風聞各屬頗有其人甚至么磨末員亦或妄行恣肆除一面訪實參拿外合亟通行飭禁爲此仰司官吏照牌事理一體遵行並轉飭所屬一應正佐大小官員務各凜遵改悔加意平愼如敢仍前恣行酷暴重刑害民者無論曾否致斃卽據實揭報糾叅提問必不以小民之生命供有司之魚肉也慎之切切

嚴禁濫差示

康熙三十年

為嚴禁濫差以安民生事照得衙蠹之害甚於虎狼
係於盜賊不肖有司希圖狼狽為奸往往視為心腹
用為牙爪於是持票執籤縱橫四出而閭閻雞犬為
之不寧矣嘗見上司差到下屬送供給送陋規張跋
樹威聲勢赫奕下屬畏差不啻畏上司州縣差到鄉
村索酒食索錢財咆哮爭奪見者股慄小民畏差不
啻畏州縣甚至借口押保鎖禁私拷者有之假公勾
攝強暴逼斃者有之而捕巡驛所等末員亦往往有
恩威堂集卷下

吳

差役擾民之事民之身家安得不破碎耶本部院深
悉此弊久經嚴禁在案猶恐錮習未除奉行不力合
行申飭為此示仰撫屬官民人等知悉本部院從不
差一人下司道司道亦不許差一人下府廳府廳亦
不許差一人下州縣州縣亦不許差一人下城市鄉
村凡本部院衙門催提號件倘官吏積玩止撥解經
承到轅聽候發落至限滿不完則將本官立叅該司
道府廳亦遵照立法催提至各州縣錢糧詞訟自有
簡易成法使民趨事赴公自非頑梗兇惡屢限屢抗

不可化誨者不得輒差一役拘喚倘仍行濫差及捕
巡驛所等末員違禁滋擾者許爾百姓人等執票呈
首定將官叅蠹處決不姑寬此本部院息事寧人至
意言出法隨各宜凜遵毋忽

恩威堂集卷下

辛

申飭培養學校示 康熙三十年

為申飭培養學校以端士習事照得學校者人才所
由出也而士為四民之首欲正民風先自端士習始
況楚地素稱文獻夙號多材培植長養豈異人任乃
近日守令緣見文武諸生中每有一二躍冶之輩出
入干犯自取輕辱因而不問賢愚概從疾視但逢士
子便起猜嫌縱屬切膚亦云多事或聽刁民之牽捏
或信蠹棍之聳唆動施詬詈輒用申詳輕則戒飭重
則褫革絕不顧念膠庠稍存優恤士氣既已不振士

愚誠堂集卷下

五

習因以日偷本部院加意斯文勤思作養下車之始
首舉觀風親身較閱迨至文武兩闈監臨主考莫不
每事認真多方振育期與此邦人士力圖蔚起即開
遇各屬申詳劣矜不能屈法覆庇亦必執筆遲迴再
三始定無非培植長養之意合行通飭為此示仰撫
屬官吏師生軍民人等知悉為有司者須知優重斯
文待士有體遇有戶婚田土諸事或為豪家勢族所
欺或為強奴悍僕所侮務憐文弱書生為之虛公審
理不得執有成心故行摧抑及偏聽刁民蠹棍一面

之辭動輒申詳請戒請褫為士子者亦各確守規矩
潛修力學無得干預戶外自取輕辱其有人品端方
文行兼優拔出流俗者該學即行舉報府州縣加意
作養徑詳本部院重加獎賞以勵頽風其有不知自
愛甘居下流包抗錢糧興滅詞訟代書攬証武斷把
持進頌德政於前退挾短長於後順之則魚肉小民
拂之則條陳官長清夜全迷士林貽玷此等敗類法
所難容有一於斯自干黜究所謂士本貴而自致其
賤者也各宜凜之毋忽

愚誠堂集卷下

五

嚴禁結黨私鬪示

康熙三十年

為嚴禁結黨私鬪以全民命以省刑獄事照得刑
獄之設

朝廷不得已而用之凡所以保全民命刑期無刑也
本不得已之心制為不可犯之律除叛盜而外人
命剛毆條載獨詳有謀殺故殺有同謀共毆以及
威逼過失起意加功不行勸阻各款備悉分明毫
忽不容假貸者無非重視民命使弱者不致含冤
而强者不得漏網庶羣黎百姓各知惜身命而重

恩職集卷下

五

犯法耳夫民間戶婚田土諸事彼此不能無爭但
是非自有公評曲直須憑官斷豈楚俗刁惡成風
不知法紀每有眇微嫌怨輒致鬪狠傷生甚或呼
朋引類互逞雄鋒一唱百隨蜂爭蟻鬪地方不能
擱阻親友無從解紛以致害命傷人兇慘抵無
辜隣証拖累無窮追悔所由噬臍何及如康熙二
十年前荊州府屬之李天玉等因候貞等取土修
堤起釁各執鎗棍號召同行毆戮溺死李漢公等
七十一人後經審明擬抵者二十有四本部院前

任法司時披閱招情次及此案為荆人浩歎久矣

迫恭膺

簡命來撫楚疆保赤情深移風念切乃檢查舊卷如
德安府屬之萬君之等因挖堤起釁統眾攢毆王
翔恒等一案擬絞者一擬流者一擬杖者四漢陽
府屬之白雲臺等因占湖起釁統眾攢毆熊文玉
等一案擬絞者一減等徒者一杖者三諸如此類
不能悉數畧舉數事以示眾鑑總以見楚俗之易
傷生而輕抵命者自昔已然深堪痛惋今本部院

恩職集卷下

五

自蒞任以來仰體

皇仁一意清靜休養不耗一民錢不取一官物不輕
出一文告不濫准一詞訟惟務日漸月摩期爾四
民共息焉競以樂安身命於

盛世無如兇頑戾性鬪狠成風視事載餘命案不時
見告審招既確法無可生更可異者近又有江夏
民婦張阿趙赴院控魯邦直等活活打死子命情
詞內竟稱有統黨數百餘人等語亦經見在發審
矣嗟爾愚民誰無身家誰無性命誰無父母兄弟

妻子朋友開闔場中羣焉附和此拳彼脚莫知爲誰及打傷斃命定坐首事及先下手之人此爾民所知也奈何踵無法之習蹈必死之地且每每所爭者小所犯者重考嶽山來非秦越人也非不其戴天讐也或內而兄弟叔姪或外而戚姪隣里或講一段婚姻或謀數畝田土或圖片股草場湖蕩或爭一二逃僕嫁婢往往恃眾逞強夥羣鼓勇輒致立斃人命而後止迨至發覺到官身禁犴狴體受敲朴縱然百計支吾到底真情畢現及水落石

思誠堂集卷下

畫

出結果歸根不特所爭者化爲烏有而自己之家性命俱屬全無父母之恩養何在兄弟之歡愛何在妻子之聚處何在朋友之交遊何在卽萬一法外原情不過須臾緩死且恒有刑章未正冥誅已及種種自作雖悔何追本部院叨撫是邦凡爾軍民皆吾赤子竊恨克橫者既羅法網於前何忍恩頑者復干律例於後也故不殫諄切告誡指事曉諭爲此示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覩彼前車各宜猛省寧弱無強寧讓無爭設有不平徐俟經官

申理毋再鬪勇傷生毋再罹法抵命敦淳良之習樂無事之天以仰副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則爾等幸甚本部院亦幸甚倘此後不聽本部院訓飭敢有仍前結黨私鬪者該地方保甲卽便協同擒送到官無論事理曲直先照光棍例問擬治罪如地方人坐視旁觀致傷人命事發一體查究坐以知有謀害不阻當救護之條法在必行毋得泄視

思誠堂集卷下

姜

嚴禁鼓衆黨抗示

康熙三十四年

為嚴禁鼓衆黨抗以申法紀以安民生事照得安分守已謂之良民糾聚生事卽為光棍仰蒙

朝廷視民如傷若保赤子於是

欽頒律例設為科條以整齊之又恐愚民習於非僻欲其潛移默化務歸淳良復蒙頒行

上諭十六條以勸戒之所以為爾軍民身家性命之計至詳且切矣本部院前於楚撫任內見湖北民間往往有因戶婚田土細事啓釁爭鬪輒或號召

愚戢堂集卷下

季

多人呼朋引類羣聚攢毆多傷人命絞流徒杖分別抵擬者不一而足其餘逃死他鄉拖累監繫者又不可勝言本部院憫愚民之無知怪結黨之惡習已經諄諄告誡出示曉諭冀爾軍民人等體我至誠父子兄弟共相勸勉各惜身命而重犯法耳茲復恭膺

特簡總制全楚任大責重夙夜欽冰茹藥罔敢卽安一應日用什物薪水蔬米俱發現銀平買絲毫不得累官民一意清靜休養期與爾軍民共樂

昇平乃察訪民風檢查卷案見北南兩湖有因差棍

人命等事動輒恃衆逞頑執持鎗棍蜂屯蟻聚

焉附和甚至鳴鑼扯旗譟譟搶奪此是第一非常

不法異事乃楚民為奸棍蠱惑視為故常往往見

告初時雖此唱彼和似若衆忿未得指名到底永

落石出首倡之人明有王法幽有鬼神累衆害人

必無倖免之理且敝俗刁風日久不行悛改將來

執法難寬窮究懲創又恐玉石俱燼所傷實多念

此刁愚可勝嘆惋爾等所以聚集衆人奔走謹呼

愚戢堂集卷下

季

者不過輕聽奸徒以為衆口示公易於動上官之聽不知如果有錢糧真正賠累及差徭不均疾苦難堪者合當陳訴有司若有司不理卽據實上控倘一控未清不妨至於再至於三使事屬真情自然為區處清理卽或詞多失實跡涉健訟終是良民若肆然阻抗不納及羣衆囂然拒捕則是天地閒之亂民矣豈有亂民而為法可輕宥者乎是使不肖有司反得以藉口誅鋤而無知之赤子反自陷於大罪而不可追矣至如有人命等情寃抑莫

伸者陳訴有司如有司不公不明處斷未能平允
卽據實上訴一訴未伸至於再至於三是非真偽
自有分曉若或軍或民羣聚譁抗檢抗審甚至
憤辱克犯恃衆報復甚至凌脅問官把持黨誣是
以有理之冤屈苦主被害之無辜良民而反成犯
法之光棍惡徒矣光棍糾聚蜂擁例所最重爲首
立斬爲從俱絞爾等楚地軍民獨不知乎奈何踵
不法之習蹈必死之地耶本部院教有情殷撫綏
念篤其期風移俗美故不惜深切曉諭爲此示仰

思誠堂集卷下

奏

督屬軍民人等知悉各宜守分遵法自愛身家性
命如有賠累冤抑萬不得已之情而有司不爲分
理及處置乖舛者據實赴各該管上司衙門控訴
自然理直得伸免累昭豁若此示後不聽本部院
諄諄訓飭敢有仍前輕信奸徒鼓煽聚集多人結
黨抗脅附和生事者地方官卽據實詳報擒拿解
究無論事理曲直先照光棍例治罪決不姑寬以
長刁風法在必行毋貽後悔特示

文端吳夫子祠堂記

康熙壬辰
張上典

竊嘗考於前世名臣之紀載而知太平之朝保
泰求寧時則必有魁偉宏傑之士上宣主德下
協羣情贊經綸於廊廟沛膏澤於寰區猶天之
降時雨山川出雲龍見而從綱緼合勢然後不
崇朝而潤天下蓋君臣之感遇天人之叅會無
不然者是以名實兼副始終哀榮勒諸國史與
垂之州黨者罔敢有異辭也吾師沁州相國吳
文端公生而穎異垂髫能文踰冠成進士讀書

思誠堂集卷下

下

里門網羅搜討其於古今之事變人物之高下
靡所不記睹誠所云志不在溫飽者歲丁未除
授確山令邑故荒瘠又值流寇蹂躪之餘村無
煙火夫子爲之闢四野完保聚勞來安集治以
最稱旣而入掌銓曹澄敘無私蔚州魏敏果先
生有第一選君之目自是踐歷栢臺海登樞府
十餘年閒致身卿貳所謂除惡若鷹鷂禁庭有
頗牧者乃於夫子見之矣三楚重地界連秦蜀
往者小醜陸梁師生荆榛繼以旱魃爲災鴻磬

中澤夫子之撫楚也捐貲招徠不遺餘力窮黎
安堵如故以至襄陽運粟則疏請川漕艘以便
轉輸江河淤積則疏請豁通賦以緩催科民賴
全活無算會以內艱去楚服未闋旋奉督楚之
命楚之紳士軍民咸額手慶歲星之再臨也夫子節
制全楚興利除弊深仁厚澤倍於襄時丙子
特擢總憲臺省肅然丁丑總裁文武會試並稱得人
未幾晉大司寇執法持平獄市不擾有古大臣
清靜寧壹之風

思誠堂集附

上以是益器重我夫子歲戊寅拜保和殿大學士中
外望風踴躍頌一德者比於涑水之人相焉夫
子立朝八年獻可替否

上心嘉納

御札褒題恩禮寵渥乙酉閏四月十二日以疾卒於
京邸得年六十有九

皇衷震悼全賜祭葬歸其鄉以夫子忠盡自矢持正
不阿

詔禮臣議所以易名者諡曰文端川光國典云蓋夫

子資稟沉毅風度端凝嚴以律己而待人甚恕
所至延見屬員委曲勸諭藹然如家人父子初
不以威望自尊生平留意人才一善一長皆歸
汲引而坦然虛公不為市恩要譽計自居鄉以
建服官遠近之人託夫子為命夫子為之合散
亡業單貧崇廉儉抑浮侈至於排難解紛周急
繼困收卹喪葬仗助嫁婚易菽粟為水火被絃
誦於膠庠肉骨卵翼嘔咻無怠故星隕之日都
人號泣相弔靈輜還里巷哭路祭旬月不能罷

思誠堂集附

奎

非誠和動物以仁心為質者能如是乎壬辰孟
春王典以秩滿奉部檄上京假道沁城登夫子
之堂夫子之嗣子時謙拱謂王典曰子為先公
門下士知先公最真流風善政遺愛在人朗陵
之尸祝情深荆楚之宮牆配食今我沁人思先
公之德不衰既已祀諸賢序矣復相與諏日卜
地作為專祠以致仰止景行之思吾子宜有辭
以示永久王典既弗敢以不文辭爰畧敘次夫
子之行事為當世所共知者拜手而為之記又

系之以祀夫子之歌歌曰

行山千里屹地維銅鞮之城羊舌基我師挺生

應昌期遠紹絕學剖危微影衾不愧誠無欺出

爲名臣絕等獎朗陵保障輕蘭絲鎮撫荆襄再

惠綏一夫溝中已溺飢斟酌元化回瘡痍祥風

甘雨冬日熙年穀豐熟物不疵

帝曰邦禁汝掌之嘉肺平反析楊稀入叅密勿職論

思上佐唐虞治垂衣皐蕤稷契今庶幾山甫柔

嘉有令儀

思誠堂集

奎

天語褒揚錫紫泥民拜公賜祝期頤山頽木壞箕尾

騎喪我元老人疇依萊公之竹峴山碑死而不

亡名則垂春秋享祀無已時明榮嘉粟冰鑒茲

式瞻廟貌獻歌詩公侯復始寧我私

文端吳先生祠堂記

趙三彪
武鄉人原

任橫州知州時
年九十三矣

聖人位大寶八柱擎天四時成歲實維阿衡超

千祀而挺生奮百世而特立者也銅鞮叔向賢

於子產房魏佐命實由沁造自李成公以來文

端先生一人而已伏讀

御賜臨米干文後題吳大學士持已清潔朝中之事

面折廷爭必得其正

聖懷發言與舜之命禹予違汝弼同騶聖所謂格心

思誠堂集

畜

正己之大人也歷試諸艱從容合道故爵品以

貴之章服以榮之坊額以表之易名以重之其

立朝大節督楚徽猷固國史之所詳茲可畧也

於鄉孝友因心子惠濟物凡親而貧疏而賢者

咸分惠焉乙亥丙子連歲大饑斗米千錢道殣

相望先生時在楚聞之傾橐中所貯俸若干金

寄糴賑救全活無算溝中之瘠今得爲太平民

者先生之惠也州小賦繁康熙二十八年造簡

明賦役全書有欲增沁屬糧銀一千三百兩者

先生致書藩司布公俾請題正一州如是天下如是回天之力非公莫可內歲子弟失學率困於供給至連數村亡絃誦聲不仔有鄒魯則肝胆秦越歷十數科鄉試無中式者幸先生勸讀課文或助館穀或授經書或資筆楮於是寡人志士彊學立行羣相告曰公不負

天子不負所學吾儕安忍負公也迄今舉孝廉捷南宮者異於恒授非先生栽培何以及此官居鼎鼐門僅旋馬三捐儉贍大修孔子之宮并訂正

惠誠堂集 附

章

禮樂俾諸生習而俎豆之文中郭子之鄉可以觀矣諸凡郡之橋堞廟社有益於民生者亦多所補葺斯固神明之靈貺後來之聳慕者已愛流爲海情庶爲岳民到於今稱頌先生之德不衰士庶呈請公建專祠二所用崇報祀一在先生故居徐村月嶺之陽一在郡城興文街之北湧祀穹堂遠廡崇樓齋廡庖湑以次落成仰捧御筆思誠堂榜額北斗西銘諸聯懸之簾櫳榮置先生神位於中而尸祝如在重門中閤啓閉以時

過者祇肅郡紳劉子奕昌李子廣生牛子維垣等屬三麒麟文麗牲之石麒麟不敏稍稍以耳目所覩記者書之見斯民之直道諸君子尊賢樂善之美夫經天緯地之謂文中立不倚之謂端先生忠義之氣發而爲文章立德立功立言則爲星爲嶽爲神賴及萬方澤被百世豈僅峴山墮淚汝水流膏也哉爰綴樂歌三章以侑神焉其辭曰

惠誠堂集 附

卷

辟蕙榜兮啓瓊宮撫慧星兮清塵朦欬徐陵兮儼在蹇亂柳兮忡忡望長安兮紅日近佩蒼景兮御清風風飄飄兮吹瑤草神之格兮降穹昊右迎神

吹笙兮欸美合陳兮簞簋翳華芝兮驂赤螭披明月兮佩劍履聲如鐘兮若有聞舞山香兮千林喜援貞客兮恭悔靈連蜷兮容止高唱奏假詩滿斟方諸水

右降神

樂闌兮移情日沉兮思明胃索潤兮紅雨玉箸

調兮青精騰而升兮雲之際檐左右兮依上帝
水有璜兮山有金扇仁風兮消六沴忽而逝兮
接冥茫

御筆懸兮有夜光聖鼓淵淵兮是宜是饗月嶺昭昭

兮彌熾彌昌

右送神

思誠堂集 附

三

吳文端公祠堂記

康熙甲午

秦

駿

司馬文正公碑有曰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
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蓋古之
眞人品眞事業未有不誠一中來者而余於
我沁文端公親目見之矣公既捐館舍之二年
州人士請於官卜地建祠以報公德而問記於
余余惟公正心誠意始終如一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爲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明則
爲人而幽則爲神余何足以窺其萬一哉雖然

思誠堂集 附

尖

公歷官中外作相八年江永漢廣遠近之謳思
者備矣守約思誠

聖主之洞鑒者深矣余不敢漫爲揚厲之詞惟舉公
之德於沁與沁之所以德公者以爲公記而公
之於沁以實心行實事載在鄉賢錄者至詳且
悉固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又述之不
勝述也所極不忘者康熙二十八年

天子命取賦役全書而簡明之乃當時部曹不由各
省確據妄行杜撰則有沁屬增銀一千三百兩

之事藩司布公心覺其謬投書諮公公答書謂
所謂簡明全書者不過欲刪繁就簡使明白易
曉耳非於原額之外可任意增減也因卽宣示
上意俾當事恤民瘼而復以桑梓之痛癢相關者反
覆於篇賴憲臺感動從善事遂以寢語云仁人
之言其利溥信哉然公終其身未嘗以之告人
厥後子若孫於遺藁中得是書乃知吾沁之民
子子孫孫安享太平而不苦無藝之征者皆我
公一人之賜也嗚呼一沁如此三晉可知三晉

思誠堂集

附

案

如此天下更可知然則公之畱意桑梓使人陰
食其德而不知者寧特一時一事已耶則夫公
之血食茲土廟祀千秋者豈不宜哉而余因之
愈有感矣夫人之有德於人而不以告人者萬
萬中不一二也不以告人而並不以之告子若
孫者尤萬萬中不一二也公造萬萬人之福爲
萬萬世所沾恩而不以告人並不以之告子若
孫非其誠一之至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者乎余
敬慕文端公之德而又樂沁人能以昔之祀文

正公者祀文端公也於是乎記

思誠堂集

附

二

徐村月嶺吳文端公祠堂記

東 蘇 軾

徐村人

吾沁相國吳文端公州南徐村人也徐村之西里許有馬迹道又二里有東仁凡春秋祈報必與徐村共厥事村人親炙公德最真且切謂公生於徐村葬於徐村名世大賢曠代一出不立專祠無以昭閭閻之光而公先隸籍鄭連榜里均里甲後則隸桂林文里以故兩里人士感公之德願共斯舉相與請於郡守張公卜地於徐村東山月嶺之陽其地南俯玉河北枕虎嶺

思誠堂集

附

主

東接大夫城羊舌叔向墓也西與對峙者紫金山則文中子讀書處在焉以山形如初月故名月嶺丹壑參差盤結鬱積爲銅鞮勝地公垂髫時嘗與同人遊憩其間把酒臨風賦詩見志每言吾性愛北山安得結廬於此乎及將建祠父老皆曰此我公舊遊地且爽塏無過此用是官民胥悅捐貲助粟區畫而經營之堂寢門廡齋庖臺榭樓閣鐘鼓坊棚階砌之屬以次落成不數年而功已告竣歲以公之諱日崇祀事焉無

問遠近賢愚皆辦香來奠頌公之德不置嗚呼

古所稱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其公之謂與今

年春公之季子時諫語駿曰邵之興文祠吾子

業爲之記矣月嶺當亦不可無子言駿竊自笑

一芥書生爲賢宰相作廟記是直以蚊負山以

蠡測海也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顧伏而思之先

母陳孺人亦徐村人也先母之祖父母卽公之

外祖父母公爲童子以及成進士時事其遠過

乎恒人者先母爲駿言之甚詳又駿爲蒙師於

思誠堂集

附

主

徐村者凡五年舅氏中表以及村之耆老恒指說某山爲公登眺處某樹某水爲公風浴處某寺某廟爲公誦讀講習處駿從旁聽之不禁深入傑地靈之感至若公之於父母則孝於兄弟則友於同姓則睦於異姓則嫻於隣里鄉黨相保相愛則任相周相救則恤夫固駿所親目見之而熟悉於耳者其他葦橋梁治道路修廟社諸類特餘事耳殆更莫可殫述嗚呼公之盛德如此鄉之人若之何其能忘之而不思所以祀

懷麓堂集附

卷

之乎夫公之神在天下其印蘇子所云如水之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者在朗陵則祀之書院
復祀之費宮矣在全楚則祀之湖南北郡縣各
學復祀之以專祠且不一所矣在三晉則祀之
三立閣矣在沁郡則祀之鄉賢復祀之興文祠
矣此其精魄靈爽豈必區區獨在徐村月嶺乎
雖然日之照也先發光於暘谷河之潤也先濫
錫於星源惟公之澤及鄉里者與紫金白玉永
並高深故鄉里之祀公者與叔向文中子同光

奕禩耳斯蓋激於義動於誠莫知其然而然者
不然月嶺向為閒曠地今則燦然神宇宛若天
成是孰使之然哉或謂駿曰公為舟楫霖雨功
業滿寰區其所以報

聖天子下慰四海蒼生者子不一言及之何與駿曰
此固天下所共知矧其載在

國史駿尚何庸贅夫亦為徐村言徐村而已其意
將使後之人知所興起曰若文端公
沁州徐村人也

國朝吳琬撰
懷麓堂集

思誠堂集二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琬撰琬號銅川沁州人順治己亥進士官至
大學士諡文端此集詩僅五十三首餘皆奏疏雜
文並督撫楚中時牌示舊無刊本乾隆己丑其鄉
人趙熟典哀而刻之

古愚心言八卷(一)

〔清〕彭鵬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愚齋刻本

古愚心言

閩中莆田彭鵬無山自序

總目

第一冊

自序一

自序二

卷目

誓

疏

古愚心言

總目第一頁

牒

狀

跋

第二冊

卷目

述

語一

題辭

祝詞

愿之不可爲也惡其似耳古愚甚惡夫文出而似之者謂秦謂漢謂晉魏六朝謂唐謂宋謂元明詩出而似之者謂漢魏謂六朝謂盛唐中唐晚唐謂宋謂元謂明無論未似卽似之亦他人之形他人之心而非吾形與吾心也造物之賦形也耳目皆偶口與鼻皆奇奇

古愚心言

自序二

偶似而萬有萬變未聞造物賦形而某人似某某地似某造物之賦聲也雷爲震水爲波鹿爲呦虎爲嘯龍爲噓長面爲鳴搖尾爲吠成而不可變未聞借彼之聲爲此之聲故凡擬似而雷同皆螺贏優孟類耳心言之不爲螺贏優孟者古愚自知之矣俯仰莫報無一

原缺第一葉

字可存所存惟家常肝膈語自爲序序成先友劉秋水夢語古愚曰曩於鴛唼錄自序於案白白序於二十五度錄代吾序如自序於嚙餘千日記自序於乙丑渡江草遺卷自序於自怡小草自序於彙次甲戌書三房同門錄自序於中藏集自序今於古愚心言又自

古愚心言

自序三

序古今人獨無一序愚翁者乎古愚彭無山夢謝秋水曰有是哉坡仙有云老無佞舌愚有赤心卽用其語謂坡仙序我矣然用坡仙語非藉坡仙名名而願藉也何必地下宋人坡仙哉秋水嘆曰古者民有二疾今者或是之無也我思古愚先師教我矣醒迷夢語續

序後閩中古愚彭

鵬無山呵凍識於河旅

乙亥天正後五日



古愚心言

白序四

古愚心言自序二

爲宰思立言與德與功而參非供人糊壁則
供覆酒甌勢使然也古愚子當未爲宰時見
於壁則憐之聞於甌又憐之今刻心言六卷
後附以宰洵二卷豈恒河沙數中壁與甌待
此而糊待此而覆乎抑將使見者聞者憐之

又序一

似古愚而古愚亦甘受人憐而不媿且悔乎
夫世有未即糊即覆東諸高閣而以飽脉望
魚以視夫糊之覆之者所爭須臾間耳男子
搽三寸管經緯萬象自命一家誰不千古而
壁之甌之閣之烈於秦人而灰之甚哉立言
之難也雖大有力者挾之而走大有聲者噓

之而揚其勢終不能以行遠況么麼如宰平
么麼如宰而至洵乎古愚舊洵宰也人如奴
隸身如馬牛洵宰自嘗言之其爲性也薑與
桂其爲行也石與矢其履之危而掾之凜也
淵與冰霜與雪洵宰亦自嘗言之夫以奴隸
馬牛之人身為薑桂矢石之性行霜雪冰淵

又序二

之掾履凡發諸口而筆諸書自無有不怪其
愚而疑其迂且誕不待登梨而後嘆糊之覆
之束之而予人以具也顧念當日每一言出
而上下交孚上無畸志下無匿情謂此洵宰
之言洵宰之心也即或一時一事骨鯁戇直
偶爾桷鑿反覆辯論不圓不撓久之而無不

諒愚心愚言之無他子輿夫子曰至於心獨
無所同然乎心言存以此自人命盜案以下
有看有詳有覆有議有陳有示必不肯違心
附和以爲同而實未嘗自立異存其一二可
以知吾素矣然當日六年特立孤行岌岌乎
殆哉今有人焉或立於巔或涉於淵將墜將

又序三

溺不意而出於厄也回思曩境口呿神悸弗
能以告人而於仁人君子垂綆手援則未有
忍忘之而不以述者矣而况

天高聽卑翰音之登也為震旦未經聞敢不
敬而識之以見感人格

天素無他長惟有日明日日兢兢焉恐或愧

也恐或忤也而得失成敗所未遑計也則凡
有志者充類舉隅或於愚言不甚河漢云爾
又安知夫恒河沙數中如彼滔滔者之壁耶
詠耶閣耶乃力疾而書曰古愚心言自序二



又序四

古愚心言

閩中莆田彭 鵬無山白編

第一冊目次

自序

古愚心言自序一

古愚心言自序二

誓

無山拒偽召自誓

丙寅

甲子辭墓心誓

古愚心言

第一冊目次一頁

乙丑初入沟心誓

留任率沟自誓

丁卯

庚午 欽取聞報謁聖廟心誓

無山自誓

辛未

無山再誓

壬申

壬申辭墓心誓

初入西長安門心誓

壬申

初入垣心誓

壬申

甲戌禮閣分考閣中誓

書三房諸進士初見公誓 甲戌

書三房進士周振舉初見疏誓 甲戌

臨河心誓 甲戌

疏

上白石師疏 甲寅

丁巳上郡城隍疏

上文昌大司命疏 戊午

苦次誦華嚴經疏 己未

八考恭年誕日誦經疏 庚申

古愚心言

八考初諱誦經疏 庚申

奉先考妣寶樹菴聽經疏 辛酉

臥奉八交劉秋水遺像誦經疏 丙辰

臥薦八友劉秋水五七疏 丙辰

告太平山土地之神疏 壬戌

先考妣墳山種松告土地疏 癸亥

祈雨上典郡城隍尊神疏 庚申

與郡水災漂流者逢五七薦疏 庚申

龍潭祈雨疏 辛酉

蟹井祈雨疏 壬戌

癸亥祈雨疏

甲子祈雨疏

壬申上至聖先師疏

告關聖帝君疏 壬申

告文昌帝君疏 壬申

代內子甲寅齋期千日完滿疏 丁巳

上禮闈五經司命之神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一疏 甲戌

古愚心言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二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三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四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五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六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七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八疏 甲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九疏 甲戌

囉

移沟邑河神造軟橋渡石車牒 戊辰

青龍山祈雨牒 己巳

沟邑城隍謝雨牒 己巳

沟邑城隍祈晴牒 己巳

沟邑城隍訊妖牒 己巳

狀

拒偽第一狀 甲寅

拒偽第二狀 甲寅

拒偽第三狀 乙卯

拒偽第四狀 乙卯

拒偽辭蔭米狀 乙卯

拒偽代父批照圖頂狀 乙卯

拒偽藉舊僕各戶批照狀 乙卯

拒偽額免本身月餉狀 乙卯

拒偽藉廢疾例乞免應工狀 丙辰

奉查不染偽親供狀 丁巳

上福建撫院請拒偽劉孝廉載入通誌狀 戊辰

上蘇郡守查核劉孝廉拒偽狀 甲子

上署莆田縣朱明府繳送偽卷狀 甲子

再上莆田縣莫明府狀 甲子

再上撫部院批府查檢拒偽歷案狀 甲子

軍典上郡守卞公祖辭紳戶蔭米狀 戊午

典郡諸患同時哀告三十三天狀 庚申

興郡水災上興泉道狀 庚申

上興泉道飭禁連名冠簽狀 庚申

冒名欺憲通詳狀 己未

戊午上梓潼狀

代典郡赴粥饑人祝天狀 庚申

獨租代民呈請謝恩狀 丙寅

為曹節婦張氏申請建坊狀 丁卯

乙亥五月上總河請代谷題患病狀

徵臣以馬代身狀 丙子二月

上金龍四大王錢塘謝公狀 丙子七月

再請谷題河渚患疾狀 丙子

上兩師狀 丙子

跋

聖恩初紀恭跋

聖恩再紀恭跋

彙紀跋

古愚心言

第一冊目次六頁

無山拒僞召自誓

甲寅木蘭稿笑錄附刻本

康熙甲寅七月既望閩人彭鵬自誓誓於吾心天地自性三寶曰鵬以入閩鄉薦士而致僞檄之趣也謬爲坐名謬爲舉所知是某之名不幸爲科目之名某之身不幸爲科目之身萬一汚吾身敗吾名使不得行吾志焉則科目負吾也乃誓發四願願蔽吾聰蔽吾明蔽明則不使吾見也蔽聰則不使吾聞也且不見其所不忍見而又不聞其所不忍聞者也誓一又願乞微與雪不食人粟不依人執誓二又願肝膽化爲莫邪浩氣化爲霹

古愚心言

無山拒僞召自誓一

雷飛取附逆之頭直震羣奸之魄春秋無將誓三其不能也則願乞中山酒反獨醒而獨醉埋形于日誓四夫以吾身吾名而必引天地三寶鬼神以自誓吾不能自堅自祗而自信安知不偶觸於一時一念之忿且激久之羞惡漸微見所見而移焉聞所聞而又移焉科目負吾乎吾負科目也故吾之誓也不必引天地三寶鬼神以證吾誓吾聞之師曰吾心小天地也誓天地自誓吾心也又聞之曹溪曰皈依自性三寶如是我聞三世佛是箇有血性男子自誓誓自性也不以墨瀝血披肝見

原缺

甲子辭墓心誓 木蘭稿

兒行有日矣志在計偕謁選豈兒志然自二十四至今
四十八濟與不濟天也濟而老孝廉登進士科也科名
非溫飽之具不濟而老孝廉爲百里宰也宰官有父母
之親濟與不濟隨時隨遇誓不損家聲后土山靈式聞
斯語

古愚心言

甲子辭墓心誓

乙丑初入洵心誓 蕭洵稿

彭鵬拜手稽首無文以舌敢昭告曰鵬奉

天子命爲臨洵牧今者入境三日故事應謁神神曰惻惻
必能鏡鵬之心以默成鵬之志而相鵬牧洵所欲行而
不得行之事心與舌語舌與神語洵殘邑也旗民雜處
驛路衝疲思其不得行而必施諸行厥惟艱哉自謁神
墮以下皆無文非無文也不以文也不以文者鵬之所
以報

古愚心言

乙丑初入洵心誓

天子以父母洵民者也事無巨細聽神日察月考歲核以
質夫心與志有不相應者告諸上帝立犂此舌大明罰
爲司牧者儆

特旨留任宰河誓 丁卯臨河刻本

三河縣爲欽奉 上諭事緣任內監犯脫逃緝限已滿

例應降調爾士民赴各衙門籲留不得請茲者欽奉

特旨從寬降一級留任部各到院行道蒙通承道檄知鵬

齋沐設香案同關九叩後感告有舉出矢言曰鵬聞海

鄙儒洵河勞吏鞠躬盡瘁毫無未見詎意邀 恩一至

此夙夜以興惟有彌勵清勤永思撫字奉行

上諭十六章教民化俗以毋負

聖主破格之恩慰爾士民愛戴之情如前後改絃初終易

古愚心言

特旨留任誓一

轍或錢糧微加火耗或詞訟少擬贖緩或人命吉綱牽

連或查案羅鉗煅鍊或真跡輕信狡辯或賊線悠緩撲

除或奸棍避其橫行或善良不爲呵護或旗惡俯從寬

假或衙役任意姑容或買料市價稍虧或因公科歛私

派或務名而失實或枉己而徇人有一於此鵬聞籍也

累傳清白恪守忠貞自鵬隕墮負

君父而辱祖宗身其遭殃子孫其殄絕天地鬼神實式臨

之若夫見聞未悉學識未真疎漏猶未免所望正人君

子練達老耆不憚相與有成敢不虛公以聽謹誓

誓告抄錄通詳附以申寅閱變自誓於後曰卑職

半生有兩大誓卽此蓋將勉爲完人完行而惟恐

負也是年十二月初七日蒙撫都院于批大學誠

意章言君子慎獨之功至謹至密爲民父母者肯

時時以此警戒何必又立官功過格作門外僕

乎據詳具見毋欺自慊心胸非野狐禪可比本院

秉鑒之好深爲嘉予幸努力修持以報 國恩此

繳同日又蒙守道朱批該縣節介持躬惠愛及民

特蒙留任當益加砥礪仰報 聖恩此繳又蒙巡

古愚心言

特旨留任誓二

道胡批 聖恩高厚臣節自應加勉據詳誓告志

行已悉此繳初二日先蒙通承道孟批盤錯以別

利器誣誤而著賢聲所謂欲揚而先抑也據詳諄

諄戒誓具見實心如果終始不渝匪特於地方有

益卽本道叨領一方藉有餘光矣十二日又蒙通

州牧方批三河才守兼優廉惠素著士民之愛戴

舊矣 聖眷方新臣心彌愼容當據詳轉報繳已

上批語初刻中藏集心言今并存

庚午 欽取開報謁聖廟心誓 臨海稿

今夏之三日夜半京師報者至云朝九卿欽遵

上傳各舉所知堪任科道之選以次薦舉內外一十一人
皇帝特簡四人三河縣第一出示所薦姓名喜且懼肅朝
服向北先行三跪九叩禮起立達旦謁先師廟乃惟曰
學道愛人之訓昔者尊聞事君致身之誠吾斯未信願
聖門家法不敢不勉從今至於後日有一言一念一行
稍與宰洵殊子孫世世絕不得入賢門鵬為此誓自矢
實自礪臨於上者有至聖先師左右有復聖述聖宗聖
古愚心言
庚午謁廟心誓
亞聖有十哲東西廡自檐臺子宓子下有六十二先賢
有歷代從祀諸先儒內有啟聖公有顏氏曾氏孔氏孟
氏有程氏朱氏蔡氏周氏外有縣大夫宦而得名者有
鄉先生沒而稱賢者義學堂上有七十二世為士大夫
之文昌君咸式臨之

無山自誓 有引 辛未木蘭刻本

歲在辛未請假回閩律中糴實指揮歸渡到家不
須十日薄宦將及七年浦過延津去劍分而求劍
全離臨嶺淡下流易而上流難神物天生哲人水
鑒幸邀十次留任之 旨得有今朝敢忘百折不
回之心微渝曰且計中起草十四則字字田衷天
上聞聲二六時言言率性誓而訓子公以示人矢
言發諸難頭違心有如此水披瀝者今黃門司直
彭氏鵬號古愚證明者我同丹孝廉黃君簡字載

士悉書於左永念在茲

一千謁為嫌疑之地肩劬脅而病夏面無汗則成水自
筮仕來耿耿落落久為諸君子所諒幸邀

聖眷益自凜凜今者援例請假羸馬布路一路絕不投刺
前輩有言士大夫寧使人訝其不來勿使人厭其不去
誓此旦旦稍違此誓再世奴顏婢膝轉生花臉油腔

一私書為功令之禁性介猶石筆冷於霜公呈公啓概
弗預數年前已具白矣况忝言路敢以私乎如或相逼
行雲於不經意之手流水於不入耳之人誓不從稍違

此誓令甲先干故犯石頭恨不浮沉

一庠序爲發軔之始儒寒望一泮若登天閭又瘠壤也
硯耕爲田舍此別無生路多一資緣之徒卽少一攻苦
之士子弟眷屬義命由天誓不敢干稍違此誓在家不
得考終在外不得生還

一影藉爲誑詐之害寒門奕世清白嫡派本支咸知愛
鼎同宗外戚罔或混珠况鵬鷖涼涼無可憑藉詐則
誓不容稍違此誓累德者敗名徇人者喪已

一名公一署威之別胥門隸快禮絕上交不知始自何

古愚心言

無山自誓二

時得氣忌分於縉紳則呼某老某老於同袍則呼某人
某人高座抗顏紀綱掃地甚而顛倒紊亂弁髦 國體
有恥子弟誓勿以作緣稍違此誓家廟立削其迹師友
直唾其面

一詞訟爲是非之八無訟所以畏志有詞亦自不寬

國法平平天理昭昭悖與驥誓不關說稍違此誓作札
折吾手開口整吾舌

一徭役爲急公之義事非無名役有常制躲避則不義
偏累則不仁且一躲避而家免矣視民之苦若秦越之

視肥瘠也先是康熙十七年軍興旁午徭役繁興惟加
徵項下請豁免曾以地方困苦已極寒袍不忍偏廢一
體當差呈府在案今誓從同稍違此誓此生佔得便宜
後裔定遭損折

一人命爲生民之禍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意利其災
者投繯服毒動稱宗戚甚至生爲不識面之親死爲最
切膚之痛遂使積奸宿蠹乘機傾噬人亡家破噫慘矣
不幸遇此等事誓洗吾耳稍違此誓輕則橫禍及身重
則尸蟲出戶

古愚心言

無山自誓三

一里閭爲生長之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萬不得已而
有訟人分兩造理無單詞如或藉帖投幕朦混竽行無
論親疎誓必究稍違此誓庇之則造孽由已縱之則明
罰自天

一鄰封爲禮讓之交以鄰爲壑夙昔痛心自忝賢書二
十六年足跡未嘗一入僊邑本身並無糧米附籍亦無
親屬僑寓向年具呈前任僊邑崔父母印批付照近兒
子聖壇又呈明孫父母印批存照混冒者誓不徇稍違
此誓山行遇豺虎溪渡沒風濤

一子弟爲幹蠱之藉杜門耕讀淡素家風勿隨俗勿比
匪勿奔競有一於此誓不以爲人稍違此誓獲宗立報
業緣殄世多生敗類

一僕從爲生事之門仕宦失聲多由此自幸邑至諫垣
從者不過二三人寂然冷然主本來其面目僕無庸其
爪牙吾率吾真一切狡獪誓不收稍違此誓虎狼假其
羽翼子孫譴爲人奴

一淡約爲寡過之助酒散更闌消歸何處曲終漏盡條
忽虛無况口腹匪可累人而俳場尤多觸忌鵬持此戒

古愚心言

無山自誓四

久矣自今遇有專設或過六簋或召優伶誓不敢赴稍
違此誓饑至悔從過飽樂極難免生悲

一屏絕爲澄清之本民間微利涎其蠅頭皆可髮指誓
弗黷至於戲箱掛名動稱某衙某府積習成風誓弗沿
稍違此誓黷貨者天必奪吾紀沿俗者人不食吾餘

右自誓十四則給假入閭時投諸建溪灘頭刻諸
家告諸天而示諸人苟不可以對人者即不可以
對天在在敬畏灘神證明經年來吾兒聖壇視汝
父古愚稍一負誓吾今於回京日將誓則大書

一紙叮嚀吾兒而榜諸門有 天恩恭紀題額懸
諸堂俯仰出入忠孝之心觸目而生又不待斯誓
也吾兒勗哉壬申小春三日無山古愚書後

古愚心言

無山自誓五

無山再誓

上中六月木蘭刻本

功令最嚴請北文衡首慎關防犯則與受同科陽譴陰
譴稟惟迂謹自好天知地知所以給假回閩卽於建溪
黯淡灘頭作無山自誓十四則其第三則曰庠序爲登
輶之始儒寒望一泮若登天閭又瘠壤也硯耕爲田舍
此別無他望多一黃緣之徒卽少一攻苦之士子弟春
屬義命由天誓不敢干稍違此誓在家不得考終在外
不得生還耿耿且且無非仰體

皇上養士育才實心迂我疾我我不追恤自患痔抱疴杜

古愚心言

無山再誓一

門屏跡諫議一席久讓賢路近捧邸報吏部一本爲補
授科員事議得工科員缺照吏科移送考選中書科李
旭升 題補引 見請 旨欽奉

特旨彭鵬着補授工科給事中欽此欽遵不俟銷假不由
具題不待引 見卽於在籍 特授工垣破格

聖恩千古希覲尅期負病趨 朝重中前誓惟茲遠近試
場文武童蒙或托他人鴻鯉陰受陽辭或被親戚葛藤
腸迴意轉使士氣無或伸之脉致文運有曖昧之途鵬
兩子二孫立遭殄覆今生來世咸墮剗輪苟銅臭而錢

神必刀山與劍樹若夫薦賢美事雖公亦私保等婆心
見利思義有一於此無微不彰人問齊唾頭顱地府立
犁吾舌回憶窮時童試猶覺熱腸豈忍今日致身頓忘
推已行將力疾齋心辭夫子之堂萬一食言何顏入聖
人之室念 國家真才問出多在膠庠願吾黨懿乘大
同共扶宇宙自是愛人以德奚知開口觸喉雷電式臨
日月昭鑒遵令甲而顧影惕若履冰指灘頭以欺人有
如此水今諫議閩中古愚彭鵬白

自誓者自矢云爾今世浪爲常談古愚凜爲現業

古愚心言

無山再誓二

昔唐明皇揮劍斬画像叛將之首遂落范陽世間
冥誅安必無顯戮哉如曰誓而疑所謂天地不足
畏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嗟乎誓至再豈古愚
子意哉古愚子又識

壬申辭墓心誓 木蘭廟

甲子辭考妣封塋而誓也凡八年而後歸歸而頌

聖恩遙輿情敘治狀山靈聞之信誓頗且且彼爲民牧耳

今則言官也言官之視牧其責其難當十倍而牧之誓

與言官之誓其責其難又十倍兒何以誓誓曰不負不

欺必能不欺斯爲不負壬申十月發諸心而宣諸口惟

山靈聞之惟考妣聽之旦旦猶昔苟不如誓使人謂杞

棘可信朝陽舉可疑是兒負

君負親并負普天下有志真男子兒何敢兒何忍

古恩心言

壬申辭墓心誓

初入西長安門心誓 壬申燕華稿

晨踰踰濟濟入長安東西門者自宰執九卿以下無不
肅焉曰

君之門也三十年老寒袍其不敢望入

君門也久矣六載下吏其不敢望入

君門也又久矣然而得入者亦四其一則丁卯以洵吏列

名順天同考候 旨而入也其三則乙丑以洵吏舉

盡憑謝 恩而入也憶其時皆自東今則自西故事六

垣步趨出入是門比內陞京堂則從東長安門出六垣

古恩心言

初入西長安門誓

送至金水橋一時爲榮夫方入而計及出瞻顧保持之

心從茲起矣是不可不慎於始以此生所願望而不敢

望者荷

聖主殊知得至此回首三十年老寒袍六載下吏鵬何人

斯而忍負之乎壬申臘月十日朝服始進瞻仰 闕廷

天顏咫尺將入而誓於門誓以心

初入垣心誓 士中燕臺稿

壬申臘八齋戒初十日曉入工垣同官未至俯仰瞻視起而自呼曰彭鵬爾來爾知從下吏中

天子鑒爾拔爾又於爾給假數千里外記爾之名授爾之官使爾今日而坐此也爾何以副爾無以副亦惟循爾之趨抱爾之拙存爾之誠以無忝爾座自呼而自應曰鵬其敢忘從下吏中

天子鑒之拔之其敢忘數千里外

天子記之授之而不循趨抱拙存誠以貽此座羞甫入而

誓諸門坐而再

古愚心言

初入垣心誓

甲戌禮闈分考闕中誓 書三屏同門錄刻本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春二月十一日奉 命會試同考官工科給事中彭鵬福建興化府莆田縣籍庚子科鄉薦士丁丑正月二十一日卯時生謹誓告於皇天后土先師先賢及十方聰明正直大神曰伏以薦賢副闕門之求道先正已取士為報國之本義豈樹恩故納賄與採名均當天譴即幸邀而苟免莫遁冥誅蓋念慮只辨公私而人文遂爭消長忝隨分校明發矢言鵬天末鄙儒闕陬下士限資格九肋惶愧思鑑衡五色迷離

古愚心言

禮闈分考誓一

不圖六十餘員紙尾列名遂得一十八房

御點逐隊惟六日當午大臣述 乾清門

聖諭煌煌至七日平明儒士齋聚奎堂誓章旦旦欽惟

聖天子臨軒誥誡刻入心脾重承賢總裁提命分明凜同

藥石若目成關節之卷不問為佳為醜視遠喪明如耳

受囑托之辭毋論是賄是情司聰立聵至于先期收桃

李納一人則子孫世世非盜即奴抑或暗地授梓桑萌

此念則身首生斷離弗續曾傳緘簡方叔終不成名

每嘆冬烘顏標悞而入格徒勞枉已實自由天威引嫌

疑各遵功令一切幾微嫺影萬劫永淪百凡苟且違心
千刀寸截誠以樹籬插棘掄才甚於防奸易書糊名作
法惟恐滋弊匪今爲烈振古如斯天亦示之昭昭神勿
厭其聒聒還記蒙茸席帽三十年自顧堪憐曾來買勇
丑聞書四房已得而乙科以垂老叨與進賢先是微臣
方繕條陳適值同垣接連他奏因而中止壅於
上聞今者告諸天與告諸

君愚忱不二誠其意必慎其獨衆志從同題首巍巍蕩蕩
上有放勳文登聖聖渾渾直追燦燦念修先率性道之

古愚心言

稽開分考書二

本原出於天想達必成章聖之難言觀於海指歸隱躍
寓托高深科名應卜惟休運會喜際斯盛網羅間氣尚
祈天地玉成彙拔真儒諸賴聖賢陰相辦香一炷告域
中聰明正直之神清水三孟灑關外飽餐暖昧之鬼易
進以正書彰厥常有赫明威式臨昭鑒簾官淨不以墨
草疏仍出於藍鵬臨誓可勝戒懼祇畏之至

書三房諸進士初見公誓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甲戌春三月初三日會試書三房

同考官工科給事中臣彭鵬率甲戌科本房中式舉人
第三名浙江蘭谿縣署教諭事陳霆萬第十九名鑲白
旗漢軍都統高其伸佐領下監生高其倬第二十六名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監生曹辰容第二十七名江南揚
州府儀真縣學生程湜第三十三名山東東昌府臨清
州附學生冀霖第三十五名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學生
鄭晃第四十八名貴州鎮遠府施秉縣學生陳珣第六

古愚心言

書三房初見誓一

十六名山西平陽府襄陵縣學生張纘等敢昭告於皇
天后土先聖先賢先儒文章司命之神曰求賢入彀名
既升於公朝貞吉振茅思非拜諸私室茲循士初見之
禮卽矢交相勗之言爲正爲誠所學寧離兩字錄忠錄
孝操心豈有他辭座上春風晴光疇昔門前臘雪寒色
依然自陸氏視以爲庄將斯道走幾如市傳不付鉢相
沿每嘆非真得魚忘筌倏忽誰知故我人遠近古道挽
由今遲暮者得之維艱毋忘勞瘁少壯者取斯何易勿
事矜張若遇郎君阿婆休將貧相偶逢風色江神莫刺

世情正筭班行齊名局以泥金帖子報信云何從今立
定脚跟有猷有守繼此無岐趨向不二不三臣薦於天
禮閣曾焚十疏僉思報國同舟祇辦一心少負斯言
宜遭重殛一切咸祈啓翼百凡統乞證明鵬等臨疏可
勝戒慎恐懼之至

古愚心言

齊三房初見書一

進士周振舉初見疏摺

齊三房同門錄刻本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春三月十三日會試書三房
同考官工科給事中臣彭鵬率甲戌科中式舉人第二
十一名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增廣生周振舉敢昭告于
皇天后土先聖先賢先儒文章司命之神曰伏以文章
爲發軔之階相逢謹始道義乃盟心之本既見慎初鵬
所薦九人先接八士誓髮膚而報國壯筆上陳披肝
膽以告天辦香齊拜振舉歸而後至前疏未之列名茲
者踵門禮稱初謁念自浮家江左式廣見聞還思世籍
河南仍留渾樸視履毋渝明旦身名永得吉祥稟稟輸
忱赫赫昭鑒鵬臨疏可勝戒慎恐懼之至

古愚心言

周進士初見疏摺

臨河心誓 甲戌河清稿

甲戌六月大暑前七日至於河河水湯湯中流而誓曰
効力河工

君命也聞河上無有一事一役而不於國帑需財者也
今茲來也形单影隻孑然茫然亦惟予手拮据予口卒
瘡遇河兵與歲修河夫之常程胼胝率於後其他興事
料物土方動關國帑絳毫誓弗預上不私謁下不私交
自南北往來貴人顯者不敢面敢告河神既登岸憇於
飯肆具文齋告總河公如誓語今七月四日奉委黃河
運口偕候選茂宰李君世彥督山盱營河兵清河縣額
設歲修民夫結築大墩草壩等處如齋告語次宿壩上
夜闌履黃淮會處重宣前誓所不與臨河齋告時同者
有如此河

古愚心言

臨河心誓

上白石師疏 甲寅季秋二十九日本蘭稿

竊聞水中對月是影是形鏡裏尋花不離不卽化翠有
於無相立證希夷觀大千而逍遙偕遊汗漫細參大意
却從何處得來直邇本心都向此中做起自可念今念
後念念念繫縛儻返無念之初肆前生今生後生生生
葛纏罔識無生之始藉諸天之喚醒驅六賊而烈迷夢
爲覺緣幻爲真緣原來泡幻如夢身與空等吾與汝等
安能壞汝及空譬如二十四祖還珠仍歸法嗣便道十
餘年除糞到底親兒然而面目非真何似雲間瘦鶴歌

古愚心言

上白石師疏一

願如許只宜山內臥龍示圓滿報身爲活現菩薩石上
尋消息大有承當竹間省遺書弘推願力卽彼程夷伯
遇蜀和尚今年當死發心也可延齡有若傳大士見嵩
頭陀往愿度生炤影自知演法撫渠往事證此來因伏
念弟子彭鵬壯不如人貧爲大累儒書月露一經久愧
浮沉仕籍雲仍兩字空貽清白東海臣難遲激水轍駟
泣途有山氏枉向乞糧河魚生釜困矣一枝無藉悲哉
五色頻迷藍縷羊裘內子機前羞作態家茸席帽春官
門下五汗顏漫言近俗大慙每悔從前少作填胷百恨

逢人虛抱不平觸目七哀遇事激懷無奈因此苦淪爲
海膏肓成豎子之名不覺愁築似城腹心萃病魔之藪
傲骨羞從衆早禁聚巫貧家難通神母煩問卜多時伏
枕腸竟日而幾迴六度還山魂終朝而數奪秦穆公七
夕而寤恰似長眠趙簡子五日不知繞了一會胡爲乎
粒飲絕三月驟爾赤松已矣哉斗血噴九秋摧殘玉樹
看恒河皆萬億劫歷數百千乎竟成倏忽蜉蝣想此身
過六七旬今三十八矣能多幾十寒暑生則誰後死則
誰先又曷爭夫須臾終則如歸用則如寄殊無關乎憂

古愚心言

上白石師疏二

樂遠廬逆旅自堪撒手飄然虛舟游行何吝棹頭一轉
乃以高堂垂老涕泣刺膚遂致穉子甫孩呶啞啓手視
有情之眷屬大事倉皇對無上之菩提塵緣未了而況
置身兩大居諸寧等蟪蛄凜志四知存歿原關宇宙非
軟碧池緇魚米長延佇徘徊豈午橋莊松嶺將成流連
難捨恭惟本師妙義叅正諦善哉善哉維摩無文字語
言虛空可思量不也不也世尊曾護念付囑謝康樂拒
入蓮社心雜何辭陶靖節齊過虎溪斜攢弗免自揣情
匪能素志未超凡既不若閉關時賦成杞菊又何知放

下僕直坐蒲團舌本苦尚疎陡來緣覺拳頭看弗識忽
得聲聞問曰何之選官不如選佛白云如是度已還思
度人作平等以齊觀寫幽憂而如話春夢婆已笑學士
仍浪逢場豐干師引見寒山漫爲饒舌機心生機事須
知禍患相仍叅後卽叅前莫爲機鋒所悞念彼觀音力
化此衆生心而今着甚麼遇風使帆誰把櫓內裏摸這
箇入市騎牛不觸人想去口之循環爲吾身之勇退便
當懃懃牧唱洗盡五百年塵土胃腸行且雪竇雲門掃
除數千斛陷路煩惱機非在我迅速無妨過駒時至自

古愚心言

上白石師疏三

行直截不須喫棒法律禪一齊合掌看透五通戒定慧
猛省回頭證明三昧悉如師旨請和尚直指西來割斷
俗根啓弟子同歸正覺然後千株松老身世兩忘庶幾
一塢雲深家風如昨特地乾坤叅破斬新日月頓開伏
願式鑒丹誠垂護白業從地倒者從地起芒鞋休着別
尋是心感者是心通炷香好求解脫望勿藥之有喜母
仲云公眞飲水而來蘇悉除癩眩謹和南拜疏以聞
此中直拒僞時死第五度神遊白石山所上白石
師疏醒時師神附閉古愚目借古愚手一一評閱

筆於粉版護者驚異逐字錄諸紙彙次七度錄中
今刻心言因其幻也評語不復載

古愚心言

上白石師疏四

丁巳上郡城隍疏 木蘭稿

丁巳春王正月元日郡人彭鵬先於除夕三鼓伏枕具
疏遣義男葉在縫諸衣帶五鼓赴廟代叩首密投燄爐
焚告郡城隍尊神曰郡城一降於逆再奪於寇匪民之
罪也今者王師將渡江寇畫江以拒又迫民於郡城
西關太平山浚壕築壘以拒天若降殃于郡城兩拒而
至嬰城以守郡城民命如魚在釜以是逃出城者幾幸
於出釜之萬一鵬老父幼子客歲皆出避於祖家錢塘
所不出者危城伏枕惟鵬耳自度遭亂來飲水剝膚不
死於逆不死於寇必不死於兵然伏聞民情洶洶驚疑
恐怖不忍不為尊神告曰民實無罪且荼毒夫逆與寇
者三載矣神請諸天天若哀於郡民而不降以殃渡江
之後逐北咸劉而無或拒無或守王師入草食壺漿
喜可知也先是郡人孝廉劉渭龍聞王師抵關大喜
又大懼每月朔望密持瓣香先祝郡人家次祝鵬家次
家今渭龍於客冬避寇露眠草食齋志卒矣鵬居危城
密繕此疏先祝老父錢塘家次亦惟祝郡人家次渭龍
家次家

古愚心言

丁巳郡城隍疏一

丙辰九月 王師入榕城未渡江泉漳餘寇乘間踞
興化郡城疏內所謂郡城一降於逆再奪於寇是也
丁巳正月渡江以後逐北咸劉寇棄城夜遁師入秋
毫無犯伏枕具疏時所祝幸已邀當日統師諸大帥
皆能仰體

皇仁好生不殺心言存此感重生也其後松江援勦提督
段公諱應舉以守海澄死難段公先丁巳全活吾郡
諸帥中之一也郡人思之設道場悲薦予時爲文以
哭旅篋稿遺落未及載與安莆田彭鵬識

古愚心言

丁巳郡城隍疏二

憶丙辰元旦未曙此疏密縫奚童衣帶內齎去予候
魂卽死不省神往郡城隍廟廟門遇白面吏曰喜起
旦夕起矣神又往頻死所遊之青石渡見渡和尚叩
之不洩以危城呵護請之三乃出素紙二長尺許方
三寸榮白無字但曰急時焚此閉門魂歸藏諸老人
事佛堂經卷後比醒驚告內子內子翻經果得素紙
二方廣如式數日大師渡江季弟將襁孺歸錢塘弗
從臨行緘付季弟素紙一如渡和尚命不言所授晦
日師至寇敗遁遊特逐寇過錢塘村寒門當路第一

家騎無有叩之者師入城柴門間無恙素紙皆急時
焚異事也心言附識此

古愚心言

丁巳郡城隍疏三

戊午上文昌司命疏 戊午木蘭稿

士之能文章而聽命於司命之神者非士之幸也今并
司命者不得而司之日趨而不知所終此鵬之所大惑
卽所爲大懼者也解之者曰司命者聽其靡而未嘗挽
風靡而隨爾何惑慰之者曰司命者俟其極而爲之防
物極必返爾何懼誠如解與慰者之言司命將何從焉
天官書所載六星一曰文昌四曰司命非有神焉麗其
間後之爲士者專以二星屬帝君遂使 國家取士之
典與人才消長之機一有不當神與人默默汶汶而分

古愚心言

戊午上文昌疏一

過前明東鄉艾南英常疑有竊司命之柄者如世所稱
暗者聾者昧目昏聾錯亂帝君之文衡而使不肖者冒
濫以進鵬竊謂南英之疑過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視
無不明聽無不聰必無有昏之昧之從旁而竊其柄而
况身爲士大夫閱歷一十七世無所不燭必無有聾暗
者得而昏昧錯亂使賢不肖冒濫混淆賢不肖混淆人
爲之也南英隱其意於神彼頑鈍寡廉者亦遂以神爲
旁貸貳則滋惑懼則滋懼矣伏惟帝君勸之威之以公
生明賢者榮征不肖無所資緣而托足不可謂非士之

幸也又孰謂司命者不得而司之哉夫人才 國家所
恃爲楨幹也楨幹無不植而成也樹人如樹木先其小
者顧白童子科始謹疏

此與戊午中和節上某司衡書可以參看心言存
此憂心惴惴言之長也

古愚心言

戊午上文昌疏二

苦次誦華嚴經疏 已未本蘭稿寫笑錄本諱刻本

伏以夢我永感孝思錯過生前梵唄薦以頂禮奉爲過
去在世間文字盡讀無如龍宮知法界提擱分明還資
象教痛念以考彭 窮惟守道晚遂逃禪少趙州作
頌二年心頭未情參西方般若十載舌本還踈雖一意
精勤時恐因成有漏然七情薰染翻疑問墜無明敬涓
五日淒辰華嚴頂禮祇誦大方廣佛六眷心齊窮子無
文茶與花香不二多人焉用僧併麻經成三口勿期期
念歸翼翼夫昊天罔極何敢後喪踰前喪而鮮民無依

古愚心言

苦次誦華嚴疏一

庶幾返本以報本痛念故妣戴惠慈生而食貧茹荼茹
苦殮不成禮傷木傷衾嗟衆比丘莫給倚錢托朱考亭
不作佛事終天飲恨入地傷心今以亡考拔度道場附
供故妣追薦梵牒相距二十四歲矣哀從中來不離三
十九品乎懺原一致聽詮諦於無邊香水流在這心尋
魂魄於四大部洲知歸何處緬思菩薩首超之衆本是
娑婆惠施之人如不孝視履多愆幾於墮落惟雙親生
平樂善應遇津梁伏願繞峰指引覺路弘開十身認作
此身不生不滅三世齊參一世勿怖勿驚從此信門解

門行門證門四門參會一門因而總相別相同相異相
諸相仍歸無相磕頭見血合掌矢音

古愚心言

苦次誦華嚴疏二

亡考暮年誕日誦經疏

庚申本蘭稿美祥原刻本

伏以涼風至而夢風起爲恨悲秋舊穀沒而新穀升感傷復旦鵬不孝生前逮事菽水匪今父明覺覽揆逢辰斑衫在昔曾恐晨昏迅速每當喜懼交縈憶去歲斯日斯時病容髣髴撫今朝如臨如在半影杳茫仗比丘祇誦三經薦伊蒲不須多事阿彌陀名號字字皈依舍利佛梵音聲聲消受普門現身而得遇金剛無相以叅觀惟大般若六百卷斯函先考心持而正法華廿八章是品當年字拜親曰無壽者相多增兩歲何如八十趙州見云證菩提心敢告諸天接引上方覺路謹疏

古愚心言

亡考暮年誕日疏

亡考初諱誦經疏

庚申本蘭稿美祥原刻本

竊聞雙林悲淚曾傳號戀涅槃來歲涕連觀感餘哀罷社盛死生創巨雖迦葉未免猶人而怙恃恩深豈王修獨能哭母伏惟亡親彭法名明覺又名如能一部般若金剛六時莊誦七卷法華妙乘逐字拜持當年叅無始來考終思向上去超然離垢早出化城點矣居廬還依佛國茲值淒涼之月無語令辛恰逢搖落之辰未言欲絕念是月望六失母念五背父淚併雙雙思斯辰去日送終今朝追亡腸枯寸寸夫莫贖者父沒倏忽及暮而自盡在親喪况當初諱莫而陳之不咽啜其泣矣何嗟禮記終身之喪奚忍彼道詩云鮮民之死反勝於生我佛乞得慈悲亡人惟有哀痛謹疏

古愚心言

亡考初諱誦經疏

奉先考妣寶樹菴聽經疏 辛酉本蘭齋
覺天錄本語刻本

伏以慧燈普照亦分東壁之光碧語聲聞時徹重泉之
耳傷清淨土棲息親魂你受持人側聆聖諦痛惟亡考
彭明覺廿七月之服將除故妣戴惠慈念六年遺徽如
昨報而同極陽則靡瞻招父母五百由旬虛無縮地叩
賢聖三千法界指點生天今月在辜是朝維朔逢遠峰
和尚偕智權禪師合誦華嚴應能饒舌齊參大乘定切
婆心三時兼奉血盆十笏結壇寶樹以彼無邊願力垂
手津梁知他向上機緣捨身床座給牒俯承許可入門
古愚心言
奉先考妣聽經疏
仰望皈依

臥奉公友劉秋水遺像誦經疏 丙辰本蘭齋
本語刻本

伏以三生夢破終歸南海神珠一往情深還乞宗門慧
劍嘆故人化去無物何處歸來參遺像如在通神寸心
不昧痛惟公友劉渭龍赤虬應召粉蝶遽飛哭以性命
之交肝腸摧折比諸兄弟之誼友生不如雙手捧遺容
袈裟勘破舉頭臨文佛寶月光明寫於癸巳之時頓認
前身年方二二記得甲寅之紀微參了義秋盡三三
九月魂遊白石山問秋水壽師贈一聯云空山七
度無知已草榻三秋有使君丙辰辛三秋應其數
工意裏添毛難描風慧在弟子幻中饒舌已露往因然
古愚心言
臥奉公友疏一

則廿載先之貌真明明象教三年前之贈句隱隱聲聞
似影炤空如泉答響彼既跣足而坐此亦合掌可參算
半世草鞋錢浪費久矣尋一箇蒲團座放下宜哉謹奉
一軸於堂前即移微軀於榻右濁世無交舍渠誰語浮
生病恨惟佛是依當茲罄折俱忘僂僂不起屢非校而
減趾久息脚根苗未嚼而穿齧尚餘舌本臥誦法華經
七部金剛經百部許多煩惱刻刻開經定剪除兼奉大
悲咒五千準提咒七千無數葛藤時時聽咒應消滅非
能說法聊當止啼升屋奈何招魂則爾誓以五尺破橙

晨昏堅持不須方丈戒壇人天在宥所願悠悠化鶴拈
點來臨庶幾七七過駒圖滿回向謹疏

古愚心言

臥奉公友疏二

臥薦公友劉秋水五七疏

丙辰本蘭稿醫人錄本語
刻本

伏以婆心企切皈依有路卽曇花友道尚終持贈無文
惟貝葉鵬念公友劉渭龍前辛未舉月初七日誕以降
今丙辰季月二十口化而歸於意云何惜無言半龕燈
火其人則邇迫欲肖阿堵鬚眉徐榻側懸牙琴絕響愁
無根而種種恍似幕除落葉掃盡還飄淚匪雨而盈盈
譬諸刀割流波劈開不斷豈是沉淪鬼錄還堪流涕人
文俗之諦五七追公因循佛事身無塵太虛同體縹渺
道場千古金蘭八哀竟日法華七部卽心卽佛無二無
三疏陳秋水喪堂就彼回向經宣維摩丈室乞僧證明
偏自悔夫情多終不覺其癡絕呼之欲出神魂隨須彌
朝雲引而使前顏色落屋梁夜月相逢喚醒說別離生
死而兩忘當下剪除知顛倒夢想之遠離鵬臨疏不勝
涕泣悲哀之至

古愚心言

薦公友五七疏

告太平山土地之神疏 壬戌木蘭稿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壬戌六月二十七日彭鵬敢昭告
於太平山土地之神曰賜兄弟奉先考妣登山而歸於
室也登山則去家遠矣歸於室則天地永隔矣自孩提
而至成立依依在膝自撫棺而至停柩依依在寢在寢
之悲已不堪在膝之感而況離於寢而山而室於壤乎
四山環拱禽鳥之音與風木杙然聞也七八晝夜聞之
如在虛空雖工作雜沓人語足跡終不能溷其靜幽昨
之日潛聞既局越二日後皆下山矣賜兄弟偕賜子猶

古愚心言

太平山土地疏一

子將辭而歸先考妣魂魄入此室處地下深遠不得知
在地上者亦惟有禽鳥風木自爲天籟而溪流無息餘
音悠悠莊周云居虛空者聽人履聲則喜緬惟築場廬
墓古孝子之不忍其親也不孝未能反心內自愧哀痛
悲號而乞諸神陰相厥居若豺虎麋鹿往來經過禁足
不得犯狐兔毋使窟凡山界外前後左右東西南北黃
壚長眠人有堪爲先考族類呼之使出通問不寂去此
二里爲靈鷲山先伯祖憲副佳城在焉憲副先考同懷
伯父也引之使近夜望親愛幽明常無間耳譬諸人世

初卜宅者鄰里茫然必得賢地主爲憑依而況本山土
地所司乎禁之呼之引之如不孝所乞俾先考妣登山
而歸於室也無恐怖無寥落油然而懽然而以爲家也賜
兄弟賜子猶子世世子孫永賴之矣

古愚心言

太平山土地疏二

先考妣墳山種松告土地疏 癸亥木蘭稿

壬戌六月彭鵬偕弟鵬弟鴻負土成先考妣墳塋後未砌未封今癸亥穀日負松苗數千根躋山所栽之培之彭鵬辭香稽首疏告本山土地之神曰山之有木也猶人身之有衣也木之受命於天者松為壽鵬於數千根內先擇五松向天九叩滴淚和泥手自植然後疎密成行次第如位由根至葉由葉至柯由拱把至棟柱由下地至參天凌漢皆自今始夫樹木與樹德一也鵬兄弟受先考妣教誨敢不惟德是務若滋樹然雖然務滋者

古愚心言

種松告土地疏一

人子之心也呵護者山神之力也今之後暄之以藥澗照之以瓊池庇之以封姨鼓之以長子映之以車蓋潤之以天澤湛之以天酒岳岳蒼蒼誘芻牧者之有人性勿剪勿拜其或他山野火跋扈風乞毋害長此條枝為龍鱗為蒼髯為榦登斯山也想見先考妣樹德務滋之訓子孫長世保有斯樹所邀靈於本山土地多矣鵬聞樹木者養其小樹德者務其大養小者圖大務大者敬小於樹木而得樹人之道焉樹之樹之莫敢不圖亦莫敢不敬再拜稽首告諸天而告諸神天地神

明實式臨之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千百世後此物此志也夫

種松於癸亥穀日次年甲子辭墓至辛未假旋相距未十年岳岳蒼蒼皆已出人頭地中庸曰天之生物也栽者培之今樹木則爾樹德云何心言存此敢不敬敢不勉

古愚心言

種松告土地疏二

祈雨上興郡城隍尊神疏

庚申木蘭稿笑錄額語刻本

康熙十九年歲在庚申秋七月甲申朔越二十四日辛亥八閭鄉貢進士彭鵬謹齋心瀝血稽首頓首疏上本郡城隍尊神曰伏以上帝命百神而贊幽水旱災傷宜入穹蒼之告九州資羣力以成世呼籲痛哭偏容草莽之陳今值初秋閔罹旱魃知衆情之若沸寫下惻今如焚蒿目心齋舉頭頂禮維南閩入郡荼苦而興安兩邑彈丸師聚寇環三十年於茲矣髓乾肋縮河沙數同盡乎客夏客秋書大無天災薦至今年今夏賑下逮人事

古愚心言

祈雨上城隍疏一

挽回由茲厲氣漸除面鵠形鳩還俟瘡痍漸起何意若時乖度腰蜂膝鶴重加霜雪餘生五月祈晴場逢饑粥六月不雨地盡蘊隆茲當夏去秋迎正爾秋尖禾稈穉者垂斃尖者半枯若以前日之淋漓致損斯時之露霖一凶極備一凶極無禮祀河嶽壇壝靡神不舉詩云稼宰庶正靡人不周始於十一良辰逮今念四平日三旬已半下土何辜竊痛時艱追惟往牒謂禳宜戒殺然恩及禽獸弘羊人也亦或烹若急欲焚巫每讀至春秋傳公上也維何甚徇匪一致禱豈因循鵬望眼成穿憂心

如擣四十年戴天履地慚愧高深千百身齒齒剝膚伴邀獲載龍種尋湫泊之技奈龍虎頭置石潭向年射虎夫桑林曾書商代雲漢猶記周詩載籍侈譚君臣同德方今

天子乾惕大臣祇承澍澤宜其咸周亢陽何以屢告九

重步禱凜天鑒之在茲百爾從行知帝謂之臨汝潛乎有術上格匪文如鵬者一介么麼半生孤立徒以肝腸冰雪肋骨馬牛以哀額天爲民請命默然聊云自靖冥冥寧敢矯誣顧此封內各司匹夫分無祭告且夫碧落

古愚心言

祈雨上城隍疏二

高遠小臣情隔拜稽時對密雲須臾銷歸何處夜行皎月喘息不堪如俛叩兩邑神祠乞中疾苦請一方神主亟奏顛危備書痛哭之詞三日必雨倘緩斯須之報四郊無禾在富室安必獨存終歸於盡但貧人畢竟先斃不覺相憐伏惟尊神俯垂明聽夫社稷乃祈年祈穀之所而山川操興雲興雨之權山以草木爲民民焦必死川則魚鱉聚族族竭倚所望大澤旁敷是在同時畢請靡瞻靡顧如霆如雷而况尊神職糾祭司爲興安主瞻茲告荒甫賑元氣摧殘更當執役方殷驕陽肆虐若

使甘霖附降日殺弗成匪特犧牲泰盛微諸烏有竊思
趨踰奔走責彼子虛以視安危億兆存亡維繫如樞紐
急一家軀命較輕黑氣渡河頤和泥不事牛背朱門滴
水假入夢斟酌焉繫焉惠其寧云如何里每歎粟米之
值視時高低又覺食癡實繁乘機作活倘天不終旱何
苦繼富而故延若歲得無因迷願周貧而需被刺心搦
管瀝血濡毫鵬臨疎不勝悲哀激切之至

古愚心言

祈雨上城隍疏三

與郡水災漂流者逢五七為疏

庚申不關陽曆庚申
額語到本

伏以劫灰胥溺臨流度作津梁淨上指歸拾身願為床
座聽蓮華七部合掌思維放桂杪小初聞聲喚醒衆不
盡水天一色知何處古渡無人自六者失修以來水於
府居一而與郡被災同日僑與苗閭羅序惟仲商旬當
八夕肆虺蛇之得氣致陵谷以改容畢命波臣人隨畜
沒流屍澤國象似芥漂蛟宜斬而姑容天寬厥辟龍未
制則為毒佛縱其驕唯是勇非潛臺時時惆悵不覺情
深桑梓在在葛藤逢及間秋悼亡慘澹是日當茲五七

古愚心言

與郡水災薦疏一

薦鬼髣髴今朝夫閻浮造惡衆生四九日還歸業海而
娑婆汨沒滯魄三千界活現恒河謂造惡萬億由旬其
苦復倍知汨沒蒼茫墮落求出何時經云東西南北諸
方卽是父母兄弟一體以此滿三天想滿十界思隨想
荷擔因而作度脫心作安立心大心救護剛強豈無善
果暗鈍亦具利根念值粥同滿齋壇懺禮蕭梁水陸曾
經畢施想浮沉寂寞水府諦開妙法懺悔倍覺了然幾
盪殘燈除些暖昧遍溪佛火照破虛空在開癡煩惱恐
怖轉轉回頭無資糧邊際光明問經攝日伏願三車載

喻一草航之視朽宅如化城毋須懷土叱狂濤爲止水
莫墮迷津對此無家祇登彼岸

古愚心言

東野水天舊集二

龍潭祈雨疏 辛酉木蘭寄爲笑錄顧詒刻本

康熙二十年秋八月十一日莆人彭鵬謹告於壺公山
龍潭之神曰今者走羣望而莫之應也相率而祈於爾
嘯氣成雲惟爾之能其竄匿古木及簷楹則爲乖惟爾
不職爾之族有角曰虬無角曰螭皆得請於天爾若聚
族而辭曰秋分入於淵自遠於天而莫得請然吾聞董
仲舒漢儒也繁露載稱秋求雨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
長九尺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其間相去九尺鰥者
九人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夫取其象若葉公之圃也
猶足以興而九人致齋猶可以祈而況至爾之潭呼爾
顧爾不似葉公好爾爾下而却走也又凡貴者賤者賢
者不肖者致齋同日殆不止九人然也惟爾與雲致雨
救此焦枯不爾將登而請諸鰥井井以鰥名潭以龍名
潭大而井小萬一觸石而起鰥尸其能使人謂大澤廣
淵嘗出雲氣其說皆誕而井谷射鮒甕敝漏且得向爾
而騎語矣而爾若又有辭曰雨禁封江湖擅用者無救
能爲孫居士見救則可足爾之能上誘於天下誘於人
交誘而終莫恤也此方之民可奈何

古愚心言

辛酉龍潭祈雨疏

蠲井祈雨疏 正成七月不雨稿書笑錄額請刻本

苗人彭鵬疏上壺公山蠲井之神曰旱既甚登茲山也
稽首玉皇殿羣心肅焉上至巔挹蠲井之水呼籲鼓導
載而歸惟爾井求之而立應然憶客歲九月之望非勿
求至於十月晚不絕矣是爾神之井有應有不應必其
乞諸上帝有得有不得也鵬回首荒年身如驚彈而念
羣有身者之憂默與神語冬禾之苗者半焦晚秧之未
插者過失十日以內猶可及十日以外殆矣使歲再饑
誰爲辦此征徭以應公家而況雲漢之詩靡有子遺公
家終必應故自邦伯師長以下咸皇皇焉肅至神其乞
而得一不得至再再不得則至三必協於應然後止

古愚心言

蠲井祈雨疏

癸亥祈雨疏 癸亥六月不雨稿書笑錄額請刻本

彭鵬薰沐頓首祈於郡城隍尊神曰鵬之生也親罹百
變三四十於茲矣癸亥數之極也物之極者必返知
人心之不終旱也伏惟尊神憫其極而急請焉夫宜緩
而取之急宜急而施之緩奈之何不底於極也起視玉
曆今歲已過神其忍視其極而不爲之返耶

古愚心言

癸亥祈雨疏

甲子祈雨疏

甲子木蘭橋吳其錄語刻本

彭鵬狀上郡城隍尊神曰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凡四歲無歲不旱無歲不祈始自廟繼而梵宮自梅峰自鳳山繼而郊自吳公祠自龍潭自蟹井登壺公之巔其聲疾哀人瘁而神亦瘁矣私念千支六十年與海患相始終遇甲而元遇子而亨必時和而歲阜洪範所云休徵也庶幾觀止今旱又見告禱諸廟雲聚而風散之雷奮而日杲之勢滂沱而涓滴之而俄頃之而一隅之若有意焉中阻而弗與豈造物者之有吝心歟母亦此方之

古愚心言

甲子祈雨疏一

人出險而不思危得食而忘饑虛憍而不務本天故示之以旱使之夙夜祇懼不敢荒寧而不終於隕越云爾神其陰戒之曰曩爾郡而阻饑登播種垂成之岌岌也我惟時其請於天請於山川請於羣龍其不得請也爾惟如憐其得請也爾得有爾麥爾得有爾禾如今歲春夏之賤且甚也而爾反懟粟死夫粟生爾懟粟死又爾懟爲爾天者不亦難乎然吾見爾邑上農多收稻不過二三十石麥不過一二十石中農下農遞減其間爲佃輪租者十去其五佃口者去其四三凡剩稻一石者不

古愚心言

甲子祈雨疏二

過宋錢六十計銀不及貳錢剩麥壹石者錢三十計銀不及壹錢遇征徭藉辦鼠角雀牙則倉皇而顛沛爾懟粟死固然爾忘稻與麥壹石叁兩糴無門爾填溝壑之實繁也爾邑貧者無宿春有粟者緩則求售急則待價盈縮不能以旦夕况爾之中多游民饑即走險見穀食甚易凡可以浮靡逸樂誇誕馳逐又相聚而不知節禁之而不知止逢天怒矣天災流行雖憫者朴者無不與被其殃率惟今爾安耕藝敦孝弟返仁讓黜浮誇其黠者有誠去僞無卽於清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是卽爾之所以祈也僉聞神言敢不明聽神若曰吾理幽者也

不以文則乞默諭里夫公之謹且厚者俾宣神旨以神道設教震發懼心神其仍請諸天請諸山川請諸羣龍晚秧得毋死且必使邊海內在在沾濡蓋典郡彈丸近郊僅二三十里邊海土滿漸次墾荒又雜糧多於穀一望焦枯神爲此方主遠邇皆民邊腹皆地請命宜亟而周設僅使附近郊露霖以塞衆望而遐陬遐海槁死渴死以不見不聞忍之是神狗名失實瞻近而失諸遠也設必待禱吳公走龍潭登蟹井是神之德不勤民權

亦旁落也況以雲龍霖雨之才假諸繇流黃冠之口一
旦既雨不歸功於神實矯且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又曰庶神不舉靡人不周鵬敢不敬而請

古愚心言

甲子祈雨疏三

上至聖先師疏 王中木蘭刻本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溫風平旦工科給事中原平
海衛學弟子員庚子科福建省鄉薦士彭鵬稽首頓首
力疾齋心敢昭告於至聖先師曰庚午五月二日夜半
大雷雨聞 特旨行取天下有司第一正襟達旦恭謁
聖廟口宣三河縣知縣彭鵬生逢

堯舜被此殊知自今一言一行稍與宰洵殊世世子孫不
得入黉門既作矢言示兒聖壇云兒於童子科困甚安
命讀書有時出人頭地世間佳子弟全不憑藉父兄況

古愚心言

上至聖先師疏一

身為諫官抵牾破戒上負

聖明臣罪即當誅以鵬之愚行鵬之志先聖先賢先儒所
共鑒者也又恐兒壇於學使者至義與命違操觚而或
得也占孤寒額決意援粟入太學夫人情莫不愛其子
今讓賢者路茶將拮据自甘以援粟進亦足以見志明
心廉頑立懦去歲假旋渡黟淡灘頭先自誓今夏重誓
畏天憫人與世共白顧念匪人敗類動引天地誣指鬼
神反以誣替一世為能其罪浮於張膽明目而不顧者
天網或疎神通終貸誓亦何可信鵬儒者也儒者莫不

奉法先師口是心違世世不入賢門之報惟先師證明
心膽墮落毛髮悚然鵬可勝戒嚴恐懼之至

壬申六月學使者臨郡時作也是日平旦命兒聖
壇請司禮生伺於大成廟至則袖中出此付宣拜
手稽首畢呼兒壇來前曰今者先聖先賢先儒式
臨之父悖足則天罰及身并及汝兄弟兄悖則天
罰及身并及汝子匪止世世不入賢門報如前誓
比臘月入京次兒三河先於十月痘殤不能測天
矣顧懷抱中物能必類我乎倘其弗類而早化屈
子天問可不作心言識此聊以自廣云爾

古愚心言

上至聖先師疏二

告闕聖帝君疏 壬申年刻本

恭惟聖帝位臨斯文之館 廟在文佈門之左 指示恭嚴俯念下

臣職奉正言之途鑒觀有赫茲當青錢萬選士得觀光
自是明鏡高懸神亦呵護聞者苟投一紙將軍付以千
刀凡百驅除統將四照

此壬申秋疏也將軍之刀後得無繡乎嗟乎不繡
可奈何古愚子鵬疏跋

古愚心言

告闕聖帝君疏

告文昌帝君疏

工中木蘭刻本

恭惟文昌操作人之權魁象擅司命之柄得不得口有
命柄亦游移賢不賢則在人權隨輕重今者必清賢路
庶幾無泰聖門利在興化府學之右若鵬事事無欺至此事隨時
破戒言言自矢於斯言誑世盜名顧影難容捫心先死
立謹眼前殞首毋寬身後斷棺

是時文武童皆入穀夢詢魁象繼此云何魁象投
筆絕然曰行矣行矣毋多言古愚子然而去斷棺
殞首吾守吾誓吾自靖爾吾何敢言古愚子彭鵬

古愚心言

告文昌帝君疏

書後

上禮閣五經司命之神疏

書二易同門錄刻本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春二月十一日奉 命會試
同考官工科給事中彭鵬敢昭告於閣中五經司命之
神曰伏以影正視表所司祇慎自知文如其人舉者庶
幾毋負鵬心血猶矢性老比薑穀中屏偏曲凡付籠內
收辛剛大藥所祝氣求聲應高山流水相逢於調古音
希還期道合志同白雪陽春賞識夫曲高和寡蓋望劍
惟氣探珠惟光人先得其同然而青出於藍水凝於水
物不可以苟合昨者明明 天語謂陸莊所得已多萬

古愚心言

上五經司命疏一

萬 玉音論體面自全爲重夫不責諸報稱歆以已莊
又不充夫隱微悚以人而惟大臣見知有素靖白豈待
耳提願庶官表裏相符傳聞儼若面命

聖心如此真同慈父愛子之情小臣聽之竊附以人事君
之義上須頂天立地至大至剛次亦義路禮門母隨母
詭文乃載道之器奚取夫月露風雲言爲微心之聲已
呈其精神用膽尚虞迷日悞而負天敢告明神俯成愚
惓惓浮夸而逐剽竊大慰生平登清勁而進昌明勿圖
溫飽所望朱衣暗點莫遮青眼朦朧應薦幾名早授大

醇爲幸佳文如額母俾有美難收自我得賢附珠不叅
魚目與人同善鐵網盡入珊瑚今春是季是桃無蹊無
徑他年作楨作幹樹木樹人日暮思投林藉報
君恩萬一風高看破浪應知神聽和平鵬臨疏可勝願望
致切之至

古愚心言

上五經司命疏二

上禮間文章司命第一疏

書三房司門錄刻本

恭惟尊神斯文宗主吾道綱維明日不貪暮夜識金銀
之氣暗而投合山海吐珠玉之輝今甲戌閏奉

天子命聰明必加正直毋作神羞欽慎大振精神洗除風
習鵬忝斯役得與文衡秉心自有天知過服仍邀默助
涇詳前疏不敢瀆陳今十三日重啓明神再披素志鵬
骨不能媚文之有媚骨者勿來鵬相不喜圓文之有圓
相者勿投鵬心不爲競文之有競心者勿前鵬念不敢
紛文之有紛念者勿入鵬跡不相踐文之有踐跡者勿
躋鵬俗不苟沿文之有沿俗者勿溺鵬義不爲襲文之
有襲義者勿違鵬行不使疑文之有疑行者勿遇舍是
教者悉爲并收若使或媚或圓或競或紛失言失人皆
罪萬一有沿有踐有疑有襲受欺受詐何知式異墜臨
咸祈啓翼鵬臨疏可勝懇切之至

甲戌二月十三日子時

古愚心言

禮間司命疏一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二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春華秋實衡文乃信其難水鏡水壺得卷良爲匪易先
於十二三兩日已收南北中若干傑構惟三陳因不鮮
今者伏祈陰相早授佳文以茲憑藉神聰盡羅良士但
虞投而未正對面滔滔何患受之如遺雙眸炯炯行將
彙薦一并封呈是否行不愧文庶幾啓而且翼惟知報
國心真切以翰誠若謂樹人言再三則爲殫鵬臨疏可
勝願望之至

甲戌二月十四日丑時

古愚心言

禮闈司命疏二

上禮闈文章司命第三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竊惟入山剖石見大璞而神怡過冀空羣得神駒則色
喜鵬齋心慈慮定志凝眸所獲南左卷香字七號北左
卷徽字六號南左卷岱字七號南右卷漢字四號中左
卷跡字貳號今於本月十五日告天呈薦爲諸生進身
之階實下臣取人之誼內有香字一卷本經尚書靈秀
得諸山川聰明堪比冰雪七菡卓絕不須遍看數觀止
在斯時後場必佳卽此而知寧氣竭夫三鼓神之懿好
意自大同念同甫開擴心胸願子瞻出一頭地鵬臨疏
可勝懇切企望之至

甲戌二月十五日丑時

古愚心言

禮闈司命疏三

上禮閣文章司命第四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伏惟遇合有神神則操諸司命文章定價價毋失彼匪人本月十五日聚奎堂先薦卷五本焚香具疏訖茲十六日再薦北右曠字壹號南左岫字壹號門字七號寨字九號南右稼字九號計卷五本文惟其是衡鑑所能行必大醇暗索未易肅將五卷如左披陳香案在前有忠君愛國之心純以質勝無明體適用之學焉用文爲終告神祇永垂昭鑒臣不敢以負

上命其請之自天謹疏 甲戌二月十六日丑時

古愚心言

禮閣司命疏四

上禮閣文章司命第五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竊惟窮日閱文稟稟搜羅未盡百年養士惓惓始進其難所有擬薦卷已於十五十六日具疏外今晨再薦南右譽字四號北左野字九號曠字十號合伏字七號滿於字三號節次通計擬薦卷一十五本書三房應中若干鵬所取幾逾其額恭聽總裁吏部尚書熊 兵部尚書杜 兵部侍郎王 工部侍郎徐 鑒定公能造命願朝取暮取而拔其尤誠合以天非言修行修勿與斯選念此一時去取得失祇在功名重惟三俊登庸

古愚心言

禮閣司命疏五

進退實關賢否操心敬慎舍衡文別無他長司命廓清苟失人均非朗鑒乞轉奏於皇天后土兼代陳諸至聖先師爲國求才請自隗始得賢惟實善與人同幸開視聽聰明大作人天眼目鵬可勝願望之至 甲戌二月十七日丑時

上禮閣文章司命第六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竊惟鳥有鳳而魚有鯢相從以類箕好風而畢好雨感
召最微觀物皆然取士豈異今者已薦之卷倍於定額
之程念茲滄海探驪亟取夜光十乘譬彼鄧林操斧必
先老幹千尋恐聽諸天莫能由已查南左杏宇七號昨
薄暮二場未勝視夜九迴瞻星欲曙知 國家惟賢爲
寶不覺惓惓體天地愛才猶珍於斯汲汲叩尊神而呵
護卜吾道之昌明謹疏 甲戌二月十八日丑時

古愚心言

禮閣司命疏六

上禮閣文章司命第七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文章如面敢云見由而知衡鑑同心竊喜此心先得似
今印可振古所難鵬分閱書經第三房擬薦佳篇十五
卷本月十八日聚奎堂節取二場本經房單開七號意
中欣賞既合暗投頭角崢嶸拭看穎露尚有南右譽四
傑構南左門七鵠裁左則高古雅馴居然元始右則清
新雋永力挽頽波若能兩卷兼收庶幾九人不媿其或
拔十盡多矯矯出羣無奈留遺安得篇篇稱善鑒茲下
悃成此良緣遑云自信知言聊曰差堪稱意鵬臨疏可
勝願望之至 甲戌二月十九日子時

古愚心言

禮閣司命疏七

上禮閣文章司命第八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竊惟朱永入格文齊弗若命齊青眼無塵大勝亦能人
勝今以已收已棄之局必爲一彼一此之爭語則涉嫌
右分南北默終何忍口豈叫囂昔丹陽尹推賢弗納弗
止如苟令君舉善不進不休顧從前悉薦於天而此時
寧私諸已肅將南右北右兩號謹膳譽字曠字雙閣加
以筋而覆以旣祝曰文齊者夾而出捧諸手而戴諸頂
卜云天定者再至三局其鑒茲爭惟所使鵬臨疏可勝
激切之至 甲戌二月二十五日子時

古愚心言

禮閣司命疏八

上禮閣文章司命第九疏

書三房同門錄刻本

伏惟榜前潛潛我見亦猶人見坐後暗點神心不似予
心此而滄海珠光常遺照乘自是波斯鐵網時失珊瑚
鵬分校書三房計薦十五卷尚有南左畝字壹號素字
七號香字壹號膳手獨遲佳文落後本經房竊幸得而
無失聚奎堂先云美不勝登夫以有限之名已呈者還
當棄置應知續薦之本後至者莫能并收憐才浪博虛
聲內私諸我失士反貽你憾外謗於人於斯卽屬自欺
臣愚何敢無奈寧爲割愛神鑒云何嗟乎夏屋已成杞
梓弗用行矣蔡籠可貯參朮時需所願天上闕門廣羅
賢雋庶幾人間張毅盡入英雄鵬臨疏可勝懇切企願
之至 二月二十六日子時

古愚心言

禮閣司命疏九

甲戌禮閣內自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空中上
一十一疏告天告先師一告五經之神一告文章
司命九初載書三房同門錄刻本今彙入古愚心
言疏編普天下學人做秀才時肯誦心言者他時
讀書種子當不絕古愚彭鵬書後

洵邑造軟橋渡八輪石車移河神牒戊辰正月
臨洵稿

三河宰彭鵬拜手稽首敢昭告於本縣錯河河神曰神與吏皆凜

天子命莫敢不敬莫敢不慎者也今者恭逢

太皇太后梓宮經由墊道造橋凡境內所司土地神祇皆與有事焉錯河支流也如畫壤分官大小肥瘠之不同其名爲吏一也鵬所以有錯河河神之請本月初九日奉通永道孟准護理守道方關蒙署院巡道胡檄行三河縣將現在所有浮橋速修堅固此外仍於錯

古志心言

洵邑造軟橋牒一

河橋上流造搭堅固大橋一座遵卽一一修理外而再搭大橋專爲運石八輪等車而設伏思陵工需石甚緊車渡不容稽遲急而變通設爲軟橋橋身用大繩四條平鋪浮水東西兩岸各豎大椿木八根下地五尺將大繩兩頭扎木椿上其浮水大繩勻鋪黍稻扎把每把扎寬一尺用三股繩將把子連扎再鋪大繩四條夾住把子上下用中繩扎緊此爲橋身兩岸繩頭仍扎椿木再於錯河橋橋樁繫遊繩八條將軟橋繩繫防急流也所過大石車從軟橋行石車渡水有黍稻把子車輪不

障泥拉車馬驟過錯河橋河東按掛排列一鼓登岸此

軟橋行車之法也隨自東岸至西岸繩量河身八丈七尺有奇又駕一葉以篙度河底淺處二尺深處不過二尺六七寸又自錯河橋至設軟橋處計一十七丈五尺遊繩八條丈尺如其數一一准備伺候車渡已經徑詳撫院工部外仍詳通永道轉詳院部裁奪當茲河水只二三尺不能載舟若以船運石船膠車覆恐不免而況橋船年久勢難支撐墩木歲深朽無一備三邑爲國投殘區小民結茅塹土以居無木商杉客巨室大家可以借材輾轉思惟變通而設軟橋者急也急而必圖其濟也又非敢不恭且慎而苟焉以從事者也伏惟河神尚克陰相以無負共濟斯幸矣須至牒者

古志心言

洵邑造軟橋牒二

以繩爲梁以稻爲木名之以軟橋當日所運巨石合四輛爲一輛是謂八輪車渡而無虞者雖曰人事實有神助焉心言存此思艱也舊洵宰彭鵬謹識後

青龍山祈雨牒 己巳四月臨洺稿

竊惟救旱作霖者人之能與雲致雨者神之力量何人斯而敢言膏澤斯民乎勢不得不請之神然匪敢自爲請也揮汗如雨聚聲成雷十步匍之五步匍之與千人呼與萬人籲神其目茲匍目茲匍神其耳茲呼耳茲籲而能以不見不聞忍乎今必請之奏曰自春徂夏旱既太甚麥已大無梁穀諸豆皆未樹吏與民岌岌矣毋驕陽母終風而雲油然而雨沛然請自洺始膚寸不崇朝普遍三輔三輔之內皆知天心仁愛祇承時若按部隨車神其啓之矣

古愚心言

青龍山祈雨牒

青龍山屬薊州境內俗稱顯山是也記是年四月佛誕日率邑屬親睦禮讓仁義忠信八路十五鄉士民匍匐赴山叩龍潭下額天社復七十里十步一跪一叩一額仰承恤災憂民之聖心宰民牧也不敢不誠次日平明微雨未及貳寸地燥難耕具狀報憲又不敢不實維誠與實心言乃存此舊三河令彭鵬謹識

洺邑城隍謝雨牒 己巳六月臨洺稿

冬無雪春夏閔雨自四月初四日設壇將三月勤矣竭矣廣矣下吏無能作霖惟有不敬寧居飲水喫菜根匍匐請命并禁闔邑人得食肉者不許食肉戒殺也比攷春秋繁露夏求雨取三歲雄雞殺猪燔之於四通神宇又聞桑弘羊人也旱亦可烹安在斷屠爲哉然鵬所信者道耳所守者官耳他非所知亦非所能伏見即抄我呈上敬天愛民特遣大臣清理刑獄又遣致祭於太歲天壇地壇社稷壇五月二十二日伏見禮部一本奉有屢

古愚心言

洺城隍謝雨牒一

次虔禱雨澤雖降尚未沾足朕衷惟勞猶甚這所奏辭語屬過着飭行之旨欽此欽遵小民間之感至垂涕天視天聽未有不民者也茲六月十三十六十九日邑屬境內正東路得雨三十九日東南路得雨十九日正南路得雨十六十九日西南路得雨十六十九日正西路得雨二十二日西北路得雨又十三十九二十一日正北路得雨雨幸大澍蕎麥種每斗至千文皇皇楊腹負耒惟恐後若死而望蘇也查東北路雨大澍在五月二十四日嗣後屢降今邑境未沾

者城北數十庄耳伏念未得雨苦旱既得雨窪地過溢
又恐澇種有未芽者有萌芽者苗身一二寸者爲水淤
爲泥封耕農咸謂二十二立秋爲日無幾娘子聚隴頭
實恐且慄神其奏之上帝自茲以往雨暘時若穉者得
實秀者得苞歲毋俾終荒年不致大無是卽今日祈報
之意云爾蘇子瞻祭常山神曰若完我西成之望歲秋
當與吏民復走廟下伏惟明聽

古愚心言

洵城隍謝雨牒二

移洵邑城隍訊妖牒 已巳臨洵稿

爲牒查妖祟事據本縣西南路讓一鄉七保李家新庄
住民李從禮妻王氏先因染病若有鬼物附之語口稱
能醫從禮鄉民也不肯從碎碗毀案無虛日村落傳聞
遠近踵至禮所以有驅除邪魔急救妻命之請本日本
縣親詣該庄已鎖王氏到案而陰陽分隔無從拘
訊伏惟尊神與本縣理幽治明共司茲土者也方今
聖主當陽普天率土之內其鬼不靈屬在輦轂尤難遁形
爲此合將王氏牒送案下迅行拘質緣何依附治罪申
法本縣治洵五載疾惡鋤奸於人無少貸彼爲草木之
妖應知蕞桂之性如屬狐狸之類當爲豺虎之投井所
嚴飭速去毋容支飾如今日被鎖時自言治病活人未
嘗擾害尚戀戀此方爲也須牒

古愚心言

移洵城隍訊妖牒

拒偽第一狀

甲寅七月本蘭翁醫案錄
附錄到本

爲重病已蒙面驗乞賜看詳以延殘喘事緣奉憲催生
名起送赴省錄用趣卽登程何敢抗違推托委於本年
正月內危病連旬吐血咯血隨而八旬老父負病勦力
疾侍湯藥家貧餐殮弗給勞役過差六月十一日舊症
復發炎火日燦元氣消亡近重侵風邪外寒內熱煩躁
怔忡嘔血不止現在伏牀延醫陳中伯調理此十三日
具患病呈並取隣佑醫生甘結投遞蒙戎衙親驗痰血
如飴氣急神枯委係弱症叩乞出結具詳重病廢人不
堪叙用切狀

古愚心言

拒偽第一狀一

此甲寅七月十三日拒偽召第一狀是時偽布政
奉偽統制偽曹院准偽吏曹照偽樞密所開鄉紳
舉貢姓名速令起文補用行府到縣予作此狀告
諸天地神明恐不得請飲水絕粒堅臥佯狂始此
查驗具看者本縣王公縣佐袁公查覆具結者本
府許公偽牌并看語備載拒偽歷案及驚嘆錄耐
語內識亂也亂之初生之死矢靡他畧見於此此
之謂心言

附錄甲寅七月二十四日王公看詳畧曰事關生

名起送未敢輕易具結隨行本縣袁丞詣宅親驗
果係重病似成弱症卑縣覆看真實并無扶同徇
庇情弊以此詳府得轉詳王公諱德國邑父母也
袁公諱敏文邑二父母也心言謹識

古愚心言

拒偽第一狀二

拒偽第二狀 平廣七月本廟稿驚嘆錄

為憐陳垂死殘軀泣辭薦舉成命事鵬不幸艱疾生靈有限已經哀鳴本縣正在驗詳間復蒙臬憲通行各屬道府廳縣薦舉所知蒙老祖臺鈞諭首為公薦鵬一介庸儒寧敢泉石膏肓故違推轂奈患病呈縣在先的係廢疾難膺仕宦捧讀牌內有徇私濫庸累及舉主若不亟為澄陳恐舉者以篤疾之夫私恩充數受者以垂死之日無耻則名上下交譏關係非細叩乞准照縣詳收同成命鵬伏枕不勝悲號之至切狀

古愚心言

拒偽第二狀一

此甲寅七月二十一日拒偽召第二狀是時偽檄偽牌坐名起送錄用行府星夜飛催外另檄各舉所知偽令下偽統制妄曰資賢才妄曰顯俊旁求妄曰揚側陋妄曰成師濟通行所屬偽道府廳縣曰得人受上賞知而不舉蔽賢有咎郡守謬為推轂視初次坐名催趣尤亟予再具此狀藉別駕劉公恭軍徐公代陳蒙府批候縣詳奪復以書云恐蹈蔽賢未敢擅便候詳曹院批奪原檄原書備載拒偽歷案及驚嘆錄耐語內識亂也亂之初生之

死矢靡他畧見於此此之謂心言

別駕劉公諱國傑恭軍徐公諱昌仁人也追惟往事心言謹識

古愚心言

拒偽第二狀一

拒偽第三狀 乙卯四月不蘭稿管咲錄

耐語刻本

爲篤疾垂死額恩驗詳以免叠催事鵬痼疾伏牀漸成
瘋顛骨瘦形枯咯血不已去年七月內已經驗詳在案
茲蒙憲檄坐名催赴吏曹考授切念選用需才非起死
人而肉白骨鵬病入膏肓自分必死但未絕氣當茲一
絲如縷百念成灰委難逐隊爲此泣血哀呈叩乞老父
臺驗實詳府轉詳免汀微檄庶吏胥不致迫促一息苟
延三生啣結切狀

此乙卯四月二十日拒偽召第三狀是時偽布政

古恩心言

拒偽第三狀一

司爲咨移事案奉偽曹院准偽吏曹咨催立行起
送違卽以規避論司檄到府急於電雷予具此狀
蒙偽縣批送軍廳親驗取結報本月二十五日軍
衙關覆二十七日日本縣看詳備載拒偽歷案及驚
咲錄耐語內識亂也亂之方張之死矢靡他畧見
於此此之謂心言

附錄袁公開覆畧曰先奉召用抱病積成瘋顛吐
血伏牀形枯骨立難以痊愈王公看語畧曰當茲
求賢若渴利見乘時豈有青年才學甘於俯落而

以廢疾辭委係臥牀並無規避以此詳府又得轉
詳二公仁人也心言又識

古恩心言

拒偽第三狀二

拒僞第四狀 乙卯七月木蘭稿鸞嘆錄
耐語刻本

具狀七十五歲耆彭汝栢為男命慘當將死憲檄登催
未完額請註除一字一泣事苦栢男彭鵬於甲寅六月
吐血七月奉催錄用隨蒙奉諭舉薦俱以忠病哀顛轉
詳在案病死而甦七次延至本年正月十五又死一次
三月十五至二十一連死七日五月十七死一次閏五
月十六死一次六月十八死一次本月初八日死一次
呼吸蓋棺斯須就木炮剖股焚臂以身代栢呼天搶地
將時依血淚已枯髓敵無措此則醫生隣里及閭郡所
共聞各衙門所共稔者也緣奉憲檄男鵬名廁檄內雖
皂吏望見病榻自然却走奈上憲槩行嚴檄終屬未完
伏念螻蟻微軀離魂何能旬訴不已禽憤私愛將死代
為哀鳴乞賜俯憐將男鵬名扣出以結前件委為必絕
之綫匪望回生之路切狀

此乙卯七月二十日拒僞第四狀是時本府奉鎮興
偽右軍都督軍令牌嚴限兜底速催赴省不孝堅臥
飲水毀形逾一年手不能書口誦此狀七十四歲老
人勝之淚下如雨扶杖至府府尊為之動容以此印

古愚心言

拒僞第四狀一

批准另詳原詳原檄載拒僞歷案耐語內識亂也亂
靡有定之死矢靡他畧見於此此之謂心言古愚子
彭鵬識

回憶不孝宰洵時蒙

皇上召見 天語詢及閩逆變亂何由得脫臣述三年拒
僞苦節而奏詳在 召問恭紀內距先考卒時九年
矣邀此 異數地下不及見聞終天之恨曷其有極
心言存此識痛也不孝鵬技淚書後

古愚心言

拒僞第四狀二

拒偽辭蔭米狀

乙卯木蘭稿驚嘆錄
附語刻本

為窮袍病廢懸危不敢側陞乞賜印照以杜混冒事鵬
赤貧如洗僅存荒園地米載左廂三畝四冬彭一復戶
下通年正供改折本色照則例早完本戶小催郭起丹
証苦鵬去年患病死歸七度歷二百餘日奄息不起本
年正月十五日復死去自酉至寅醫生鄭正卿救甦現
在水漿絕口伏枕沉昏其於戶外事不聞不知自分廢
疾不敢隨衆蔭米切念身病子幼無從稽察為此具呈
二級叩乞老祖父臺賜批印照一發該房存案遇有冒
蔭及冠簽公呈名姓立行查究涇渭分明切狀

拒偽辭蔭米狀

此乙卯二月初六日狀蒙偽府批准照蓋印一顆
偽縣批彭孝廉不肯側陞不預外事如有冒蔭及
冠簽之人准執批呈究此照糧廳批據呈足見本
宦清慎存案以杜混冒可也此照當是時拒偽之
勢彌危拒偽之情彌感丁巳亂平上永嘉王又典
夫子書曰嗟乎先生視弟子豈真為此芟芟違衆
特立乎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為此韜晦云爾心言
今存此

拒偽代父批照圓頂狀

乙卯木蘭稿驚嘆錄
附語刻本

具狀朱紫舖七十五歲耆彭汝栢為呈明圓頂乞賜印
照事栢長齋削髮居家日少在寺日多龜山慈聖諸禪
林證苦自去歲六月內男彭鵬染患吐血伏牀一載呼
吸絲懸栢家貧孫幼痛念父子愛河不忍遠離近奉本
縣出示申飭包網栢削髮在家僧帽僧衫時常出入恐
有主客兵丁不知來歷藉口盤詰頂圓為此呈明天臺
乞賜印批付照衰老無虞人天均戴切狀

古愚心言

拒偽代父批照狀

此乙卯閏五月初五日狀府縣准照鎮典偽都督
馮批准照當是時拒偽之勢彌危拒偽之情彌感
丁巳亂平上永嘉王又典夫子書曰嗟乎先生視
弟子豈真為七十五歲老人慮乎誠大不得已於
中而為此韜晦云爾且身為臣民陰寓不敢違制
意嗟乎先生視弟子豈真為老人慮乎心言今存
此

拒偽藉舊僕各戶批照狀

乙卯本蘭稿卷之錄
附話本

爲舊僕已離病主舊冊仍隸窮家乞批存照並勅房改正各舖別戶以便當差事僕隨主戶晉天皆然甲寅年本舖舖冊鵬本戶有僕彭捷彭選彭靖三名苦自吐血經年伏牀四百餘日舉家枵腹今年僕捷僕選辭歸惟靖年幼相依奈鵬入夏勢益難支靖亦告去挑柴糊口茲派月餉照甲寅年舖冊仍開三僕幸舖甲王仲集迪知催伊承納外但舊冊在案擬抽丁則曰家奴派月餉仍繫本戶則是羣僕已似離弦之箭而此舊冊尙爲求

古愚心言

拒偽藉舊各戶狀

劍之舟切捷魏姓選林姓靖朱姓今去則不復因仍主姓理合呈明叩乞老父臺垂鑒危病奇窮去僕與主無涉恩批存照並勅戶刑二房註冊改正兩便切狀
此乙卯六月二十六日狀蒙府批存照縣批彭官三僕已經辭役不得復冒官姓准照三僕本姓改正入冊該房毋錯當是時拒偽之勢彌危拒偽之情彌盛丁巳亂平上永嘉王又申天子書曰嗟乎先生視弟子家雖貧豈以是作叩頭蟲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韜晦云爾心言今存此

拒偽額免本身月餉狀

乙卯本蘭稿卷之錄
附話本

爲久病殘喘如絲貧家半文莫措身月餉事竊惟有丁不餉即赤身而輸納難乞餉除其病極貧當垂死則呼籲誰堪比例鵬自去上楚患且劇疾死去不省人事或竟日夜或一二日夜步牀四百餘日門荒羅雀釜冷生魚慘矣倒懸傳言待氣近值月餉本舖窮戶皆完獨鵬輾轉病骨舖甲叫號衙門蓋赤身者或有攸往而垂死者斷無復之也不已泣呈本府蒙批存案存照切念殘喘如絲浮生已同萍梗上文莫措逢人枉說蓮花叩乞老父臺俯垂不報之曲加當厄之與惟免鵬本身月餉五分惠此錫以不禁失聲似丐若憂比例誰甘藉口將此一筆矜一寸心叩結切狀

古愚心言

拒偽免身餉狀

此乙卯七月初六日狀蒙縣批彭春元貧病交侵情詞哀楚似非遮飾希免准與豁除該房存案另查漏丁補報狀內赤身或有攸往垂死斷無復之寓詞隱痛當日之人莫知我衷心言今存此

拒偽藉廢疾例乞免應工狀

丙辰木蘭稿爲嘆錄耐語刻本

爲身病親老兒幼奇窮奇苦籲豁舖內應工事賜赤貧久病足不下牀向無派鵬應工詎近時一二無良勒應挑土舖夫切鵬伏牀喘息與死爲隣父八十兒七歲戶內並無餘丁可替委同廢疾老稚之徒非避廩人住役之義爲此泣籲老祖臺准照廢疾例恩豁鵬本身應工鈞批賜照殘生安枕切狀

此丙辰六月十六日狀蒙本府許批准免應工雜

差計此時飲水伏牀三歲矣形如蟣蝨狀內身病

古愚心言

拒偽藉廢疾例狀

父老子幼委同廢疾老稚之徒非避廩人住役之

義寓詞隱痛當日之人莫知我衷心言今存此

奉查不染偽親供狀

丁巳十月木蘭稿爲嘆錄耐語刻本

彭鵬年叁拾壹歲貫莆田縣左廂參哥民籍由

世祖庚子科福建省中式舉人至

今上庚戌年吏部題揀選知縣身雖草莽久矢葵心地卽寒微常懷竹節緣康熙拾叁年叁月以後及康熙拾伍年拾月以前叛者猖狂奸人竊附效仲連寧負東海以死學墨胎甘赴西山而饑遂於前後叁年絕粒飲水因而顛連千日餓仆伏床叠遭偽樞密偽曹院徵傲坐名偽吏曹偽布政令牌起送節經偽知府偽知縣限期迫

古愚心言

奉查不染偽狀一

趣偽典史偽縣丞齋票嚴查屢差陰陽唐卿許朝曾斌到宅守催曾委經承黃千鄭傳謝勤就床面驗分巡興化偽兵道奉曹事件電雷鎮守典化偽右軍移府軍令斧鉞動云規避加以抗違年月備載原文府縣登有偽案當日歷寒歷暑擁被蒙頭彼時無罪無辜校屢減趾足爪盤曲徑寸腰肢斷續餘絲頰上生塵形骸積成土木人前遺矢洩溺故汚薦床旁置一棺泣言待斃伏穿半枕羞語偷生豁偽時月餉按丁額同廢疾偽縣批奉存謄呈本身糧米免蔭役甘齊民偽府印照執憑妻于

無何饑寒行乞所以官吏咸爲感動郡邑屢代回詳前
後起送卷宗概無彭鵬名姓案據卷據昭然確然至於
海逆踞郡幾時正逢大帥入境指日殘生熾風身將有
待而與一箇觸體賊亦弗殺而去此則不食偽粟不赴
偽徵乃能不考偽術不授偽職卽今天部所核不授之
處藩臺所查得脫之由者也切念忠貞乃臣子之心原
非他異委因嚴切遵部憲之令乃敢上陳披瀝無虛所
供是實

布政司原詳全錄扣偽歷案內

古愚心言

奉查不準偽狀二

上福建撫部院狀 癸亥木蘭稿爲父錄白語刻本

具狀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庠子科舉人候補知縣彭鵬
爲誌書係百代典章節義關 皇朝風化批允補註以
光 聖治以慰貞魂事竊惟頂踵皆君父之遺卽捐軀
亦何足道而死生見朋友之誼在沒世不忍無聞伏見
莆田縣故丙午科舉人揀選知縣劉渭龍操行堅白不
淄不磷與鵬性命相期肝膽如一遭甲寅耿逆變亂時
僞召僞檄坐名催用渭龍伏苦裂裳作字示鵬曰勢迫
甚不孝虛有其表恐不獲脫則惟衰經不祥可免矣如

古愚心言

上福建撫部院狀一

中我者以出嗣摘發不孝禍無日矣人言草莽非食祿
受恩比何自苦然青巖唐布衣耳王蠋處士也七十二
城一書生豈盡人臣乎我等貢於鄉則稱臣授邑銜則
稱臣名義至重有死而已大弟知我者瀝血書此其時
粗服亂頭麻衣徒跣誓不肯赴僞郡邑駁內艱者凡六
駁幾敗族鄰互庇得脫忍辱固窮齊民爲伍蓋臨危而
見節誠矢死之靡他僞卷存據不料光復後大師未渡
江賊復竊踞興郡渭龍竄避入山齋志慕俎彼凜雪霜
之操不見日月之光斯誠舍生入地快恨問天者也昔

者青巖甄濟注紀終書白帽管寧簡亦載今一統通志文獻同入車書而八閩成編人物不傳節義雖爲巴里無光亦屬 聖朝缺典鵬忠難備嘗艱貞與共三年惟有天鑒七載絕不自言恐負幽冥終難含嘿但以特立獨行之身守下愚不移之性轉喉觸忌覲面寡援幸逢節鉞經臨山川動色採風問俗宅里久無樹聲表微聞幽非詩不遺下體當此江山莫麗海宇澄清起烈士而如生誅奸夫於既死消長倚伏知小人之必消否泰循環卜君子之終泰而况蓋棺論定非開標榜鳴高爲此具呈叩乞覆載合弘照臨洞徹恩批勅查渭龍拒僞是實抗辭匪虛善善從長補註下蒐微賤落落有數特書不愧科名庶幾一字增榮頑廉懦立何但九泉吐氣心寫骨鏤切狀

古愚心言

上縣建撫院狀二

「蘇郡守狀

甲子木蘭編驚笑錄白話刻本

具狀舉人彭鵬爲披瀝愚忱剖明死友懇恩核實詳補入誌事緣同邑已故丙午科舉人未仕知縣劉渭龍才名俊偉氣節孤高遭甲寅耿逆狂叛僞檄徵召適丁本生嫡母憂不肯以出嗣降服守制拒僞登經僞布政奉僞樞密僞曹院僞吏曹并移僞右軍嚴催僞府縣勒令起送錄用哀鳴不苟赴延至十五年十月海逆踞郡齎志暴殂計自變亂以來不以未仕而廢忠不以貪生而附亂矢心完節死而後已屬者重修閭誌鵬不忍滅沒爲邑乘羞呈請撫部院蒙批藩憲查報隨蒙送臺確查有無拒僞應否合例補註蒙轉行署縣在案念彼事逾十年人亡八載問諸故紙無有存者獨鵬家藏渭龍乙卯年八月拒僞呈狀詳文備敘甲寅後疊催登辭嶺末一則乙卯八月二十日僞布政司蓋印批查一則九月初六日僞興化府蓋印覆詳本月初十日僞司批允府詳兩紙鈐連司印知照現存蒙署縣吊繳面驗乃知拒僞是實抗辭匪虛與鵬代額之狀及里族約正隣佑甘結無異詳府在案痛哉渭龍拒僞時賺此僞印昭收藏

古愚心言

上縣郡守狀一

於家爲不淄不磷證據忍料絕命此紙檢入鵬手又爲
今日張本切如生者泉下之志不死者身後之名紫陽
夫子綱目載青巖甄濟有操行祿山封亦迫召引首待
刃與知制誥蘇源明併書然非元微之闡幽韓郎中樂
道人善當時注記已闕異代沒焉綱目何據而傳叩乞
俯賜吊驗僞印照察數具看詳司詳院勅批補傳附入
誌書亦以見疾風勁草一介寒袍原自有人其於表彰
節義不遺微賤之例允合書之不愧萬代觀瞻傳者樂
聞九泉嘯結切狀

古愚心言

上蘇郡守狀一

上署莆田縣未明府狀 甲子木蘭稻鶯笑錄白語列本
具狀莆田庚子科舉人彭鵬爲誌書概列科名節義例
蒐微賤現蒙批覈據實代額乞賜確查思詳補註事竊
惟勸懲爲一代鉅典汗簡宜嚴是非係百世公評益棺
自定伏念莆田縣故丙午科舉人揀選未仕知縣劉渭
龍與鵬如蘭交契介石切磨當耿逆踞叛之時肆僞曹
催趣之檄始而徵召風熾牌至坐名隨云規避罪連令
同封刃獨龍孤忠不屈曰生平何忍偷生教鵬砥行靡
他謂吾輩只欠一死龍出嗣宜降服衰絰固辭逆叠催
不少延電雷飛趣其時族隣互庇風木哀鳴出則脫襪
芒鞋齊民混雜入而亂頭粗服短髮凋零逢大雪不干
人指嚴霜而矢操諸艱歷試多難備嘗不料渭龍暴殂
奄歸箕尾適當大師底定甫入榕城鵬伏枕徬徨偃床
昇送殮以舊時衣服旌書丙午孝廉恨至刺臂痛深徹
骨念彼知交無兩骨肉慘傷思夫患難相依肝腸摧折
義從情起行服替年人與地微抗懷千古旣而下游光
復率土澄清真孝廉湮滅夜臺一書生誰表丘墓轉喉
觸忌亦已焉哉屬者七閩通誌文獻畧採見聞一郡彙

古愚心言

上莆田縣狀一

編科名不書節義巨典缺憾潛德無光幸逢撫院節鉞
經臨斗山在望鵬感懷代請具狀以聞蒙矚目批查附
傳並發現奉藩臺察覈又荷廉府轉行拒偽遵查有無
補註應否合例仰惟上憲嘉意激揚重瀝下情苦衷洞
徹回遡甲寅追召拒偽匪虛比及乙卯嚴提抗辭是實
呈府詳文可驗詳司知照收藏偽印鈐連兩紙現據自
甲寅歷至乙卯鍛鍊彌堅由本府控額偽司敲推艱苦
凜乎磨頂幾致亡身夫矢志無回曰忠臨難勿苟曰節
激烈或易忍耐較難列之科名允無慚愧若夫幽微旁
採既不遺於匹婦貞夫則知名義流芳豈獨畧夫寒袍
一介於例昭合成書從同叩乞俯恤幽冥表揚湮沒鑒
出嗣親服無改藉孝成忠驗堅辭歷歲不移捨生取義
恩詳補傳增入有光春秋一字之褒聞風汗下綱目特
著扶正入地目順蓋君臣大義在三沾名何敢而朋友
五倫居一所請匪私謹狀

古愚心言

上莆田縣狀二

再上莆田縣莫明府狀

甲子本蘭稿署嘆錄白語刻本

具狀莆田縣舉人彭鵬為拒偽呈詳確據開函看語分
明乞再核查請補入誌事伏見公友丙午科舉人揀選
知縣劉渭龍生而拒偽卒而無聞大為痛心去臘以誌
書係百代典章節義關本朝風化代額採實批允補
註以光聖治以慰貞魂事附渭龍傳一冊呈請撫部
院蒙批藩憲查報傳並發隨蒙署縣事福寧州二守朱
查案詳慎取鵬所藏渭龍拒偽呈詳印照驗與里族隣
甘結符具看詳府有托詞終制藉孝成忠遇難守經以
身殉道等語蒙署縣糧廳汪遵照府批申繳偽印照在
案蒙本府詳司有三載抗志捺若水霜百折不回心如
金石等語本年二月照詳至今六月十四日始奉司批
據詳故孝廉劉渭龍拒偽守貞懿徽宜揚但誌書已經
達部不便續請添註補入邑乘似覺可行仰府再行確
查取具印結另議妥詳以憑轉詳撫部院批行繳蒙本
府轉行覆核取具里族隣甘結劉君廷駱彥等具結在
案切念渭龍能從幼出繼伊叔劉元烈康熙十三年甲寅
三月丁卯本生嫡母勅封林孺人艱例應降服緣狀

古愚心言

再上莆田縣狀一

逆變亂偽布政奉偽吏曹偽曹院偽樞密通檄坐名受
銜受職渭龍不忍仕偽衰經固辭自甲寅後叠催電雷
死不肯赴備載十四年乙卯八月十八日呈懇知照以
免嚴催等事案內現有偽布司田批府查報偽司蓋印
証九月初六日偽府詳司蓋印又証又偽司批候轉詳
曹院咨曹仍蓋偽司印鈐連呈詳兩紙行府知照証十
五年丙辰九月海寇踞郡渭龍逃竄入山飲恨而死從
前偽檄偽印照鵬向本府胥吏借閱收藏爲據委非棄
置不用藉口孤高及含糊支飾者比方今閱誌登梨雖
古愚心言
再上蒲田縣狀二

方技末流皆得雜入人物而科目端節特書闕焉令人
短氣幸蒙憲批准補邑乘確查妥詳再以所撰渭龍傳
併上狀看語一冊呈覽乞賜覆看不用四六駢辭將鵬
繳府原藏偽印照情節實實出結詳請補誌名不益夫
虛聲事有關於名教切狀
甲寅拒偽召至乙卯七八月迨矣秋八月十八日
亡友劉渭龍具呈偽布政司批仰興化府查報原
呈鈐連偽司印一顆九月初六日偽府詳內蓋
偽府印一顆偽司批仰候轉詳曹院咨曹繳鈐連

偽司印一顆呈並發本府知照鈐連兩紙收而藏
之凡八歲康熙二十三年正月獻上署縣福寧州
二守朱父母核實奉本府蘇公祖批仰覆閱蒙署
縣郡通守汪公祖具文申繳今粘附卷承行者本
府禮房程壁附識於此不敢益虛聲也此跋原載
白語內今刻入古愚心言後之書忠節者於此可
徵信前中彭鵬識

古愚心言

再上蒲田縣狀三

興郡大饑大旱大水虎狼噬人諸患同時哀告三十

三天狀

庚申本蘭稿爲笑錄論刻本

劫塵未掃賊平隨降之災明聽匪高淚竭而顙以血夫
否必返泰寧終困於向隅而窮則必通歷顛連於諸厄
自甲寅乙卯丙辰三歲閩人如病膏肓迨丁巳戊午已
未以來元氣未扶癆瘵比開玉曆紀度庚申瀚海消氛
鯨鯢屏迹皆曰已安已治大雪宜春不虞降禍降殃微
爐扇炭饑而饑者累月早而瘴者累月天怒重重秋大
水者此方冬大無者此方民咨嗟殘喘多般斷送一

古愚心言

興郡諸患狀一

身百色鼓推供億須彌山山深莫避力役河沙數數滿
卽週齒之寒也唇先亡皮不存兮毛安附而況山君出
谷於菟負隅猛獍則白晝連羣乳孫哺子咆哮則黃昏
截衛掉尾舉頭或負翼而能飛七日人化非從風而條
起三更偃行謂噬必無良曾聞投畀弗食云去是偶爾
試看盡渡何時蕭邑二年囚官遠徙太山三世說政不
如念凶荒實運使然罹水旱惟帝所命陽候魃鬼恣意
乘時活虎毒狼隨機逐欲鵬弭災何德同類情深降暴
未能尋僧法制痛衆生吞聲吞淚聞似無聞豈文佛大

慈大悲見如未見六術赴愬諸天證明賈長沙感事心
憂一揮出涕安上門逐日目擊行繪作圖乞唯敘爲咸
和展舒跼踏勅并育而不害解釋貪饕毋仰率獸食人
普天安樂庶幾仁民愛物四隅攸同謹狀

古愚心言

興郡諸患狀一

興郡水災上興泉道狀

庚申八月木蘭稿驚嘆錄
額語刻木

爲水患亘古希聞天災週年五告額停秋冬雜派示勅
客米流通并乞詳 題曰天造命事竊惟恒陽恒雨恒
風反常或有極旱極荒極潦並見何堪興郡地僅彈丸
轄惟兩邑去歲秋災夏颶兩季絕收客冬臘盡雨淋二
麥莫種曾報災傷在案果催饑饉薦臻有殍春初賑饑
夏五時則祈晴旦旦卽當設粥皇皇比及報完復瘼以
旱自六月至七月不雨着地草枯過五日而十日無禾
額天血竭幸者當道步禱用意作霖乞半旬有奇乃沾

古愚心言

水災上興泉道狀一

豐澤詎今月初八忽觀橫流淋漓鈴竟六時洶湧撼搖
一郡或通村滅沒比降汗漫偕亡或閭戶沉淪眷屬豚
脆同夢急流赴海霎時蚤莖魚腸後浪聚沙白晝飽供
豕腹以至樞漂似芥故鬼隨新鬼齊號亦有牆壓如泥
男身與女身莫辨生親計盡七入口結髮勾連行至梯
窮十數人緣樹顛仆思纏既死母抱兒屍禍至俱淹人
連畜類斯則沙中親見割或水畔滯停本是有人忽同
無主若夫稿梁盡掃處處公無渡河村落爲墟在在窩
成平地牛羊驅入水府粟米半輪波臣當土焦禾瘁多

時逢秧插苗蘇幾日聞罹澤水安望有年在今兩邑報

災例須核實唯此十方具現慘豈風聞廬舍漂壞九空
老幼胥溺無數切颶風之後水爲殃去年絕粒荒歲之
餘旱既甚一雨滔天萬劫無不備嘗彼蒼幾乎殄絕鵬
衰經抱疚藜藿隱憂睹中田被傷新苗恐辜場圃聞低
鄉已登早稻其問水濱策急救災所寶惟穀近而上游
至省宜聽肩擔遠則隣封如溫酌行接糴在貧家得食
心安頓消禍亂而比戶齋糧價定孰致低昂必有餘斯
通無不足何閉至於正供正役諒尚急公間或雜派雜

古愚心言

水災上興泉道狀二

輸勢難休息從前一切供辦諸項無處開銷任彼殘喘
竭脂也須措應由他餐風宿露還恐稽違官付無何視
民兩涕吏卽中飽遇事風生殘黎苦已難名舊例牢不
可破方今治橋繕寨民力民財禁堰捍堤人工人役此
事必難停一百凡乞緩用三與其招集流亡化離顛沛
何如從長補救憂患生全幸逢老祖臺爲禹爲稷思溺
思饑賑經臨而推恩低眉既覩災非勘而無捏週目瞭
然示自今秋冬雜派酌停榜各路挑運客米販賣子遺
獨恤災異詳 題念念爲民言言覺世飭修省德可回

大清殄厲功歸造命特銀教僉民間演劇立懲歿降恩
危敗類貢諛卽罪知芻蕘之職越職念卓峇雖賤痛臣
戴履不忘披陳如訴謹狀

是年庚申八月狀上蒙批興化府查詳報心存
此書災也

古愚心言

水災上興泉道狀三

上興泉道飭禁連名寇發狀

庚申本蘭編寫喉野
介語刻本

爲亟陳連名惡風乞禁寇發陋習以端治化以勵廉隅
事屬性不隨波徇恥沿俗去年八月採買某某父子混
簽陰米辦白遂爲皆惡之身今年六月賑饑某某弟兄
奉憲題捐無端而遭遺怒之氣在某某則經本府詳臺
詳司詳部院比側匿名在某某則奉郡尊會廳會縣會
紳袍赴學聲討既而人人代認掩若盜鈴又見面面糊
塗攻無鳴鼓雖請銷呈內僉云孝廉士林欽重清介藉
光惟公會學中陽托羣萃里黨和平模稜徧祖遠則府

古愚心言

上興泉道飭禁一

詳曾蒙批究近而粥廠應已報聞伏念蓋米同情具呈
但白已志賑饑濟衆興訟恐干天和由是彼聽註銷此
惟含默荷二守張至嚴指髮而嘆曰特立獨行衆糧屢
湯逢場屏人而語云察言觀色從此杜門洗耳對影成
三何意遇事連名而矛卽列方今辭惟利口信不由衷
謬謬無聞滔滔皆是切大利害灼見何難自陳如魅
如魍假公不應朦混前呈所稱圖已果腹藉人柱頭郡
守入已燭奸猾夫敢云誅意叩乞老祖臺分犀涇渭批
案日星並請勒禁呈連律嚴簽敘勵廉隅而有恥且格

端治化則華薄還淳雖曰迂疎實關扶正切狀

是年庚申九月三日分守興泉道張公祖批予狀
曰連名子虛久有示禁據稱敘簽藉冒該府前經
通詳已見孤高超然物外此呈准存案心言今載
此不隨波不沿俗匪自今始呈不載姓名何虛空
無我事過即忘也

古愚心言

上興泉道飭禁二

代典郡赴粥饑人祝天狀丁巳木蘭稿書美錄顯語刻本

竊惟人窮則天地號泣物極而父母疾呼然天地大慈
有時付諸末劫雖父母至愛無法起其顛連故當災異
流行舍高厚而控當宁亦或仇離輾轉去恃怙而告他
人推類矧瘵見其生者不忍見其死乘權方便由已溺
今必將由已饑伏念某等爲士調饑爲農調饑爲勞人
役夫調饑屢饑而胥及溺遭亂一死遭荒一死遭虎狼
蠹藹一死九死而無或生幸逢督撫院賑具嗟來何其
久也重荷道鎮憲情非啜爾拜而受之度春度夏度秋

古愚心言

代典郡饑人狀一

如鞠如育爲祖爲父爲母唯喚唯咻專城普洽湛恩副
營齊酒餘澤紳士民隨聲觀感同方別具超羣大總督
觸目有加百聞不如一見待以舉火青衫白屋歡顏計
而授餐吾子大男下咽所以壺漿簞食餉口則衆宰官
諸天同仁鯉水蘭洲督調而郡司馬別駕徧德夫赤子
入井救者非嬰譽而內交在餓吏繫系哀之寧進食而
望報唯是黃裳身細尚感倭花白羽體微不忘飼稻若
使飽卽飢去禽鳥笑人應思生自何來蜉蝣得命况前
此靡家靡室動云饑驅迫今茲若存若亡卽摧身累喘

息還祈善後恩波敢負從頭伏願善降之祥德膺以福
其善薩行周召頗收齊名推瞿曇心卓魯龔黃在望祝
寧無益感已大同謹狀

古愚心言

代興郡侯人張一

蠲租代民呈請謝恩狀
丙寅十月臨河稿
爲蠲免大沛

皇仁謝恩恭陳下悃永祝舜日咸戴堯天事竊惟
順天爲萬國根本三河尤東路衝疲人多投旗地盡撥
補所餘汗萊退墾豐歲尚艱止此鳩鵲凋零儉年最苦
聞下蠲租之詔聽來扶杖以觀憶自二十一年全蠲
瘡痍立起及今二十六年預免膏雨其蘇相距曾幾何
時有加無已未完并寬今歲自再至三總計地丁額銀
三千四百五十五兩有奇加開征銀一百四十五兩細

古愚心言

蠲租代民謝狀一

分里社民欠一百三十七兩五錢未納附社拖欠一千
三百餘金撥補多通零星展限惟此遷安河間一歲沐
兩歲之蠲由茲諸社三屯一分拜十分之賜多少雖異
愛戴從同而況丙寅仲秋先布丁卯汪澤桑麻盡力賦
稅不驚此真千古希聞百王罕觀者也祖憲宣傳

詔旨父母立布綸音冬日人人負暄春明處處沾被某
等矢口頌聖蕩蕩難名舉頭瞻天巍巍惟則身遊
覆載殷勤同日呼嵩世似唐虞髣髴欲調擊壤伏乞代
申葵悃榮四郡以徵心式鑒蠡忱合衆碑而有口庶幾

士農工賈焚頂齊祝上穹因而畿甸都城歡聲不遺下
邑等情據此看得民惟邦本君為民天實上下同體之
休乃臣子加額之喜也恭逢

上諭風行側耳歡聲雷動遠而閩楚黔蜀漸被無疆近則
順永保河涵濡首善均邀覆幬莫不尊親屬閩海編氓
順大屬吏迢遙八千里引領慈雲密邇尺五天瞻依化
日值三邑臣民九叩請下員星夜上陳雖戴履莫報

至尊何從獻曝但勾萌亦能有覺自是向陽不盡輿情統
所憲照彙詳撫院登封人三祝之書敷奏 帝廷集君

古愚心言

為祖代民謝狀二

子萬年之頌謹狀

為曹師婦張氏申請建坊狀

丁卯臨海稿

看得洵自園投後文章節義之標邈不可追矣今師儒
僉曰綱常建樹任在鬚眉節烈流芳不遺巾幗蓋從一
不二天地之常經古今之正則也竊惟本縣興營社已
故儒士曹持裕妻張氏十六嫁十七婦矢操已逾三十
六年結褵未滿一十二月先是捨身誓死姑嫜力牽其
裾後茲續嗣養兒鄉隣莫覩其面迨河邑夫家零落乃
寶坻母室是依堅彼一心式傳兩地今於康熙二十四
年八月初一日卒似此青年寡鵠白首貞魂真足勵俗

古愚心言

曹師婦建坊狀一

起衰允堪廉頑立懦夫不請於生前而請於死後所謂
蓋棺論定是也職即傳興營社老人查明據之卿等
具結據實乃知張氏為前明大司農曹諱頤公冢孫
婦為故麻山尹振煒家婦為前孝廉贈山東東兗道張
諱永禎閩秀檢閱邑乘殘簡內載大司農乃都御史諱
子登公次公子四川方岳晉苑馬正卿諱子朝公同懷
侄廣西潯州府太守諱爾材公同懷第一門富貴盛矣
哉相距幾何時凋零殆盡查本城南街舊有尚書府大
方岳大中丞第坊表巍然故老能言之而不記其字惟

中丞問卿伯仲墳笮南街舊有牌坊書恩榮世濟四字
邑乘猶有載之者今丘墟矣曹氏子姓淪喪仰張氏笑
笑遺孤曹象烈亦餽其口於四方外無故舊之援內無
葛藟之庇諸生耆老具結欣然亦可見士類之重有四
維斯民之不失直道云爾夫當其盛也冠蓋蟬聯噴噴
人耳及其衰也寂然杳然過門過墟誰復知有大司農
中丞問卿諸前輩而一婦人女子聲稱不絕將司農中
丞問卿且不足爲婦人重而婦人女子反足以重司農
中丞問卿并使其夫一布衣姓氏流傳不沒以是嘆富
彰者可勝道哉方今

古愚心言

曹節婦建坊狀二

聖天子在上敦禮義重綱常表微闡幽千載一時老憲臺
保釐旌別此舉必所樂聞查張氏守節之年與旌表之
例符又有學校具呈比閭具結面質僉同合行代爲申
請叩乞核轉具題准照例給蓋牌坊樹立臨洺間臨洺
人見之咸謂曹氏先代坊表崇不復視而此一儒士之

妻獨能上邀

聖旨賜建巾幗鬚眉豈不以人哉此卽風示砥礪之微意
也順天府通州三河縣知縣彭鵬具狀

古愚心言

曹節婦建坊狀三

乙亥五月上總河懇代咨題患病狀

河督陳

為疾病已難支撐瘋痺重苦委賴懇代咨 題推廣

聖恩事職先任工科給事中蒙

聖恩浩蕩奉有解任以原品頂帶効力河工之

上諭遵於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扶病出京六月

初六日到浦報明咨部在案七月初四日為特委儋築

要工事內開運口大墩各工最為緊要秋汛堪虞會同

監理候選同知李梅知縣李世彥等前赴大墩督率力

作等因遵卽赴工除料物各項山肝廳馮同知自行給

古愚心言

懇代咨題患病狀一

發外惟親督清河縣山肝營歲修兵夫在在加幫預堆

土牛遇衝卽築至糧船盡數回空運口等工完訖無悞

再於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為飛催挑挖以利運

行事內開帥家庄爛泥淺等處為運道咽喉去歲黃水

漲溢淤墊速領大墩河兵及清河縣歲修夫嚴督挑濬

等因遵卽會同監理各員相度水勢合力挑濬帥家庄

等處運行無悞奈舊疾怔忡彌甚痔痛難堪加以近日

腰膝手足麻木瘋痺奄奄喘息兩僕一癆顧影孑然伏

思去年閏五月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欽奉

上傳至 左關門宣 旨欽此職將疾病號陳蒙大學士

云患病是實但未便啓奏慎自調理到清江浦再看如

何此則狗馬之疾在滿漢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所共

知共見者也又先給假在籍 特旨補授工垣職赴垣

奏事謝 恩疏內有疾病纏綿血枯氣喘心若怔忡等

語久在

聖明洞鑒中矣且臨行伏聽宣 旨特奉有在外保全之

天語若不具狀瀝陳萬一客死河干豈非辜負

聖恩所望鴻慈推廣或驗實具 題乞骸歸里或據情咨

古愚心言

懇代咨題患病狀二

部暫假回籍病痊再赴工程倘一綫有得延之命寧此

生無思報之心職到浦相距兩年并無絲毫經領河庫

錢糧及未完事件合併申明具冊隨申謹狀

此乙亥五月河清彭鵬告病狀也倘一綫有得延之

命寧此生無思報之心情見乎詞矣其時總河于公

批鵬狀曰原品効力河工

聖恩保全實深未便因病求去速卽延醫勉力調理以圖

報効可也批發鵬不得請比及八月新任總河董

蒞任日親臨運口大墩勘工鵬駕舴舺扶掖候見驗

悉病狀顛連臘月二十日冒懇據實奏 題是時總

河董公疏請 陛見未得 旨而慰暫候丙子二月

十五日狀爲

聖恩如天莫報微臣以馬代身乞鑒惻忱具 題代奏事

內叙病痛輾轉已經半年現任總河部院董 驗實

未容等語蒙督運大臣等叙呈具招啓 奏得達

天聽今委頓日久無從少竭頂踵犬馬喘息於心悚惶心

言存此何以得顧

天云

古題心言

題代古題病狀三

微臣以馬代身狀

丙子河渚稿二月十五日

具狀解任工科給事中原品頂帶効力河工彭鵬爲

聖恩如天莫報微臣以馬代身乞鑒惻忱具 題代奏事

職蒙 恩河渚効力臨行俯聽欽宣 天語在外保全

感至嗚咽近日伏見大學士九卿科道疏奉有不憚勤

勞親蒞邊外滅賊率謚之 旨欽此凡具血氣心知者

誰不思効况么麼如鵬屢叨

聖恩願忠効力正在斯時無奈病痛輾轉已經半年蒙新

任總河部院董驗實未容現在河濱形影子然仰首瞻

古題心言

微臣以馬代身狀一

天晨夕慙愧因思先奉有爲國家公事捐馬卽與爾等本

身出征効力相同之 旨又奉 旨內有雖係筆帖式

亦着本身陳奏欽此職今捐馬二匹毛色開後一介貧

寒心長力短久爲

聖明洞照但解任微臣遠離 天闕無從陳奏叩乞都憲

俯念原屬河工効力垂鑒寸心特爲啓奏臣鵬葵衷向

日緣久病不能隨征隨運以馬當身行遠負重有如手

足之長隨筋力之奔命馬卽臣也匪此則當

君父勤勞之時豈臣子委頓之所職人非木石情愈切而

病益深卽欲調理喘息立於蕩平而反躬假臥未有敢
自安於覆轍中者矣爲此激切呈詳同具書冊隨申伏
乞照詳施行

以馬代身身在河渚無一人可堪送馬適家鄉陳
柱卿至於二月望具狀遣行二十六日行至商家
林間三十日 大師晨發柱卿晝夜兼程二十八
日午中入京投狀二十九日蒙都憲兵部堂督捕
堂據狀 奏聞欽奉知道之 旨三月初十日各
到總河衙門行知柱卿赴海子交馬後回云同日

古愚心言

微臣以馬代身狀二

捐幫馬匹 啓奏槩不收獨收臣鵬馬二匹犬馬
莫報之感恩賦代馬吟心言今并存歲丙子四月
望日臣鵬盥手謹識於河渚旅次

上金龍四大王錢塘謝公狀 丙子河渚稿

維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秋七月乙卯朔越二十一
日乙亥閩人彭鵬謹獻所撰修建 勅封顯佑通濟金
龍四大王錢塘謝公祠墓行宮碑記肅繕二道一於今
月二十日更闢力疾拜手封緘西向莊誦焚化一於今
日平明遣陳柱同僕蔣脩齋呈王廟此今春三月王十
七世孫謝生嵩高以金龍山聖蹟請記於茲始成也暇
前清江浦外河車路口至水溝口河堤百餘丈盪激一
綫淮上居民幾幾乎與魚鰲爭命運土下埽汲汲皇皇
雨中撰碑記文因叙及此夫危而獲安神之力也 國
之福也民之命也旅人飄梗浮萍非敢思已溺云文成
昨焚今獻見者以爲急而求諸神神而待於求乎求而
待此旅人乎再拜稽首而白以狀

古愚心言

上金龍四大王狀

聖恩初紀恭跋

初紀每事每案伏思後繫以言矣紀至此臣鵬百拜稽首曰布衣一言知已沒齒不忘而況受

聖主殊知乎凡人偶一過誤得邀原諒則感且愧而況定例處分議調者十議創者再欽奉 特旨樂從寬免乎內帑之賜顧問之榮千古人臣未多觀而況 召對賜金嘉獎 間及祖父母兄弟又蒙 特遣吏部郎兩日奔馳七百里口傳

天語下詢撫臣乎普天皆臣也臣如宰最么麼重之以留

古愚心言

初紀恭跋一

任以免削職重之以 召見以 賜金又重之以特遣

吏部郎下詢

聖心眷注將三載而登進之時猶必俟夫衆論僉同廷議無異然後出自

府裁以見其難其慎至意若夫九卿列薦十一人獨於大同馬臣李天稷啓奏賜名

上曰朕召見久知之再於一十二人中 欽簡四人臣鵬

第一名得與邵嗣堯陸隴其趙蒼璧同時入京引

見暢春園澹寧居奉 旨特擢臣一人爲黃門給事則

明示異數風厲天下矣先是臨河 召見時問臣祖父

臣歷舉臣祖憲安曾祖文質高祖大治高祖父甫父子祖孫四代官爵科第名字世守清白惟臣故父汝栢布衣齋志以對是時康熙二十七年 聖恩臣以降級之員例不得 贈父母臣心隱痛二十九年九月臣父母以給事中品級授例得 贈自臣父已上六傳仕籍得蟬聯臣父母亡故早拜 絲綸九泉含笑合而思之臣心敢不丹

古愚心言

初紀恭跋二

聖恩再紀恭跋

再紀每事每案伏思繫以言銘心鏤骨悉如前紀臣鵬
特荷 殊恩自一至二十四而未可以數計者也臣鵬
百拜稽首曰 國家大小臣工受祿叨恩者衆矣臣何
人斯先降一十二級留任免調免削職 特簡梧掖非
常之 恩不次之擢也臣前紀所謂凡有血氣心知經
見經聞無不感動況臣身被之乎嗣以需次給假同籍
未經銷假欽奉 特旨補授工科給事中以抱病濡滯
自夏至冬始赴垣次年春二月甫覲

古愚心言

再紀恭跋一

天顏卽有爾幾時到京之 溫語以恩惠狂瞽迂踈寡陋
部議會議處分削職至再至三旁觀股慄謂不免而有
屢奉從寬之 玉音以三河縣知縣離任已經五載而
有新任知縣得跟上彭鵬之 欽詢以科臣解任河工
効力仍 賜原品頂帶有在外保全之 天語
上之待臣知臣憐臣護臣雖天地父母佑之冒之未易擬
似苟可抒臣之心効臣之力臣敢不夙夜匪躬頂踵盡
粹願臣垂老凋竭初於入垣奏事謝 恩疏內稱臣疾
病纏綿血虛氣喘心若怔忡登已惴惴乎陳之矣比赴

左關門俯聽宣 旨附瀝病狀自四月至閏五月病痛

伏牀不能辦事滿漢同官真知灼見請大學士代奏乞
骸承語以前途調理無由得請今於臨河再紀

聖恩時臣病未得痊瞻叩

吳天恩報罔極

古愚心言

再紀恭跋二

葉紀跋 河渚旅稿

恭紀初紀再紀後有保留葉紀獎薦葉紀紀先獎而後
薦編年也獎之先自商丘薦之公自合肥懿好大同者
葉紀皆并書初康熙二十七年秋七月爲請 旨行取
事通永觀察孟公守道叅議董公巡道副使程公合詞
會薦時直隸巡撫都院于先生破格激勸於屬邑合例
內題薦平谷縣強致中等五人外特疏再薦三河縣知
縣彭鵬清苑縣知縣邵嗣堯等三人疏列三河第一部
覆限於例奉 旨依議此紀原疏闕不敢載而當日大

古愚心言

葉紀跋一

臣以人事

君之義前後一心雖卑微循介如鵬亦屢得與焉昔人謂
請自隗始而此無待請者隗若同時感激奮興不言自
喻已葉紀後又附以洵邑祠記洵邑碑記亦猶附保留
諸狀意識民情也恭惟我

皇上於臣去洵五年尚有今知縣得跟上彭鵬之 欽詢
於臣工垣解任効力河工時尚有先在三河縣居官甚
好之 天語

皇上之不忘臣斯臣之不能忘洵也臣於洵人自一語一

言且不忘

天高地厚臣殘喘餘生寧忍斯須忘乎中藏集首
聖恩卽初入垣奏事謝 恩第一疏內稱臣刻成
聖恩恭紀 召問恭紀朝夕頂禮之謂爾今以第一疏爲
四紀并臣鵬百拜稽首書後

古愚心言

葉紀跋二

古愚心言

閩中莆田彭鵬無山自編

第二冊目次

述

先考遺訓述 己未

先考遺命述 己未

先妣戴太君遺命述 丙申

宦譜家述 庚申

先夫子永嘉王儀部公感述 丁卯

語

臨洵寄仲弟季弟語 丁卯

燕臺寄仲季語 癸酉

河渚寄仲季語 甲戌

臨洵寄內子語 丁卯

潞河寄內子語 庚午

河渚寄內子語 甲戌

寄示壇兒語一 丁卯

寄示壇兒語二 丁卯

古愚心言

第二冊目次一頁

寄示壇兒語三 戊辰

寄示壇兒語四 戊辰

寄示壇兒語五 己巳

寄示壇兒語六 己巳

寄示壇兒語七 己巳

寄示壇兒語八 己巳

寄示壇兒語九 己巳

寄示壇兒語十 己巳

寄示壇兒語十一 己巳

寄示壇兒語十二 己巳

寄示壇兒語十三 庚午

寄示壇兒語十四 庚午

寄示壇兒語十五 庚午

寄示壇兒語十六 庚午

寄示壇兒語十七 庚午

寄示壇兒語十八 庚午

寄示壇兒語十九 壬申

寄示壇兒語二十 癸酉

古愚心言

第二冊目次二頁

寄示壇見語二十一 癸酉

寄示壇見語二十二 癸酉

寄示壇見語二十三 癸酉

寄示壇見語二十四 甲戌

寄示壇見語二十五 甲戌

寄示壇見語二十六 乙亥

寄示壇見語二十七 乙亥

寄示壇見語二十八 乙亥

寄示壇見語二十九 丙子

寄示壇見語三十 丙子

寄示壇見語三十一 丙子

寄浣江語 乙亥

題辭

彭氏宗祠肇修春祀題辭 壬申

初增億二公祀典題辭 壬申

初增清德祠三祖祀典題辭 壬申

祀外祖孝壺戴公孝子祠題辭 壬申

祝詞

古愚五十自祝詞 丙寅

宗祠請主祝詞 壬申

宗祠春祀祝詞 壬申

哭詞

河渚寄哭內子黃孺人詞 乙亥

哭內子黃孺人替年六袞詞 丙子

哭內子黃孺人初諱詞 丙子

族哭殤子三河詞 壬申

哭別殤子三河詞 甲戌

送仆僕歐惟捷歸骸祭詞 丙子

哭蟻君詞 戊子

中元哭乳母俞氏詞 壬辰

先考遺訓述

已未 未補稿 錄本語刻本

已未秋先考病劇已而神復爽一夕命炷香正容危坐
召不孝鵬曰兒坐語汝跪而泣先考曰坐而言起而行
泣毋庸也母跪命至再侍立又命坐先考乃訓曰兒知
爾父少而苦長而辛勞老而敬慎若不逮乎爾祖大叅
之子都運之孫督學之曾孫版部之元孫也爲名公子
餽其口於四方爾父年二十四始授室還記幼時青衫
布履肘踵尚及見食於兄嫂間貧也饑寒內忍困而失
學比及爾母檣櫓始學帖括囊螢引錐雖無補然亦粗

古愚心言

先考遺訓述一

知大義及爾祖以英德外翰爲陽山明府爾長伯隨之
官爾父未嘗一日從曾手稟曰昔揭陽大叅之所宰也
廣人道愛父與諸伯父貧如故今父宰陽山不肯甘食
貧報曰而真清白子孫也比而粵東直指出都門爾祖
同懷姪給諫公餞不齒及直指至以老勸罷職抵里不
自存成餘逝言之有餘痛也不孝鵬起而拜曰謹識之
矣又訓曰爾父上有諸兄仲氏叔氏季氏文學齊名咸
無祿爾父事仲踰年侍寢嘗藥割股肉爲糜嘗膳於
闕聖殿大慟殿上冽冽有聲仲歿爾父抱於手蟻虱可

拘殮甫畢腹痛不可忍下斗血如墨事季病又判子殿

季歿一子孩患痘爾父時亦一子請代如所請閱三十
餘年而季後終絕爾從嫂筑焚待爾父舉火兩樵停荒
郊兄爾知否叔氏歿無後爾父以爾三弟嗣緒彼伯父
母無遺一瓦也貧苦行自念又曰爾父諸兄皆病癆旦
夕事之殘漿餘瀝皆以食醫者懼傳染今年七十八風
無疾不孝鵬拜而起曰謹誌之矣父且息有頃又乃訓
曰往者四十時除夕自城歸見浮尸走拉野僧收之袖
罄一金伺至漏四下比歸元旦矣有吳某者適貸將齋

古愚心言

先考遺訓述二

父母木以償亟焚券數月某二白雙徂此事本無足道
以吾輩存心及物多如是願爾曹體之也不孝鵬起而
拜曰謹識之矣又訓曰爾父一布一葛澣之服之將二
十年陶士行竹頭木屑慎而惜又斷肉十餘年蔬食受
持法華金剛一字一拜恥無功於儒逃禪歸淨土生平
淡素朴誠不談人過不喜逢迎不以得失而憂喜性與
禪近非好事浮屠也不孝鵬又拜而起曰謹識之矣又
曰吾生衰晚文章有鬼氣守程朱不肯徇終困爾從伯
父旭夏公每見爾父文大喜每試必命侍童候門持茗

以待待至寓廬口誦誦畢命茶又趣膳殊批淋漓痛飲
酒榜落又痛飲酒吾愧賢賢吾不忌親親也使爾父當
日得售後棄帖括終老尚得名隱逸今署處士不過一
灌園叟雖然身隱矣又焉文何知身後名也不幸鵬起
而拜曰謹識之矣先考喟然嘆有頃乃訓曰昔太守高
公郡試拔才士大夫薦人二十四金給諫公以左司馬
予告爾族叔伯燕與爾父貧賤同學強至柳塘忻園索
薦左司馬曰毋虛擲爾父大惶愧徑去其後高郡守放
榜填號薦者號字小書拔者大書爾父與爾族叔伯燕
俱大書連名前矛嗟乎老大蹉跎一無可恃欲汝曹聞
之教于慎努力不孝鵬起而拜曰謹誌之矣又訓曰凡
思不可忘者也怨可忘戊子山寇蔡某始至吾家屯如
蟻爾外舅祖戴公亦甫之甥丘某被寇拷夜自解縛走
有中爾父以釋縛者寇大掠時爾兄弟單衣戰栗以草
代被既而寇大悔明言中爾者爾家某也爾父絕口不
言其年師至攜爾兄弟入城次年城圍爾母以爾四伯
母及爾從兄絕糧危城減餐伺之終俱斃爾母子四人
與爾伯母兄二人潛出南關將歸錢塘祖居我人自外

古愚心言

先考遺訓述三

虛室無人亟與爾外舅祖亦甫追近東坡遇寇泣走爾
母子遇寇盡驅而殺之有蟻某者救而免某即某姓巨
寇營丁寇嘗以弓影伺殺爾父者而救脫爾母子反出
自寇營生殺非人所能也顧生我者未可歸諸天蟻某
今無後鬼若敖又爾母子歸時巨寇某知以兒幼而慧
必殺爾爾聞寇至跳屋逃於族祖叔母床下兩日夜叔
母飼以餅餌兒幼尚能刺刺今叔母亦無後兩事兒記
與否不孝鵬再拜而起曰謹識之矣又曰當爾母子之
歸也爾父問道走南箕遇寇拘執箕陽族人多厚奔告
爾母乞救於爾從姊夫文學吳某慨然走賊壘請而脫
爾父得逃吉蓼同懷妹婿王某家今文學亦無後爾從
姊守節死其鬼若敖爾記與否不孝鵬起而拜曰謹識
之矣又曰戊子城陷爾父從吉蓼潛至舍巨寇某又仰
知發卒圍室急奔無復之仍走吉蓼爾從而後自尋熟
識偕行十歲兒徒跣八九十里備嘗艱險出死入生憶
其時麥五兩一石爾父自磨麴作糜漿夜寢濕鹵席地
無床蹬斗室如囚爾父爲人作畫畫一袍購大麥一觔
八兩父子減一餐濕鹵不寐與兒談患難窮愁文章節

古愚心言

先考遺訓述四

義事兒記與否寇退吾父子返始學躬耕嘗自割麥日
烈兒持大葵扇隨予匍匐而止不去爾母掃落葉代薪
爾負筐隨憶過祇園人家留飯不下咽持哺爾爾以粗
糲事弗食爾母泣加爾以夏楚兒愠其日爾從江姐丈
龍門課爾父請爾姐丈圍以硃墨兒喜是夕飯訖兒一
飯爾父一淚抑以見一飯之難也不孝鵬起而拜曰永
思艱謹識之矣又曰爾大父雖仕無田不祭爾父大父
從野公歷仕中外贈左司馬清白供筵豆而已爾父曾
大父高大父督學都運二公暨版部慈巷公合祀錢塘
清德祠歲時伏臘不掩豆吾九世祖足翁公爲吾家錢
塘始祖祭亦無田爾父以躬耕櫛沐積薄園薄田若干
畝餽予口今以其半爲吾父母蒸嘗以其半蒸嘗爾父
母以視版部督學都運諸祖則已過矣然願兒蘋藻式
恭水木倍篤也足翁公祠風雨烏鼠爾父經營良苦今
僅垣墉兒念與否不孝鵬起而拜曰謹識之矣又曰爾
十八歲前爾父母尚含哺刻刻在懷嗣後兒志四方動
踰遠惟甲寅乙卯丙辰三歲遭亂兒僵臥不下床父子
依依兒絕粒幾忘爾父母也爾父不忍強爾以生今幸

古愚心言

先考遺訓述五

不死爾具恪遵祖訓世篤忠貞恨爾父不及見也有頃
又嗚咽曰兒爾近前爾上有諸兄皆傷及兒之誕最晚
甫七日有歆器將墜恐兒悸爾父盛以手弗及以足足
外臍擲見血肉疤痕尚可捫兒爾手自捫之語未終大
嗚咽不復續不孝鵬失聲痛哭曰昊天罔極伏地不能
起頃之先考呼之起扶就寢何唯秉燭濡毫含淚而畧
爲述

古愚心言

先考遺訓述六

先考遺命述 已未木蘭稿

嗚呼不孝初聞遺訓時望先考痊可而不忍復請及此稱遺命先考與不孝父子永訣語先考語無上事喟然嘆有志而未逮欲語又嘿不孝泣而請先考又嘆行與兒別矣吾志之而未逮見勉之目視至三不孝請至三曰第言之兒能行忍不行兒不能行忍不勉於行先考首以錢塘宗祠祀事命不孝曰吾兒幼時吾置兒膝上每語此昨言之而未盡也吾家如宋南渡時祭酒特魁文學孝子列祖皆未有祀以足翁公卜居錢塘遂稱錢

古愚心言

先考遺命述一

塘始祖始祖爾父九世祖也無田不祭雨露霜露之感寂然也吾志少得購田爲春秋蒸嘗禮大夫始有家廟始得行春秋祭禮吾志圖始祖以像以仁房贈督學公義房贈郎中公圖像侍配自仁義禮智四房二世祖昭常以主自贈公而下子孫以爵貴以子貴昭穆置主兩序春秋得與饗親親尊尊貴貴賢賢愛以敬將禮以義起也本日祠內先設香案講讀

聖諭子姓聰聽月朔望亦然司講者歲購供膳穀冬石此一事也次以錢塘宗祠命不孝曰足翁公祠漂搖幾墮

吾經營垣墉獨瘁昨言之而未盡也吾志在重新志在式廓中堂以瓦以漆以堊以塹東西廂舊木土牆參差欹側吾志易以扇易以杉與椽外護以磚俾勿壞西廂寄祀木主遷入別祠位置吾志將東廂作室圖吾父吾祖吾曾祖高祖吾太高祖以像簪笏蟬聯每歲春秋吾本支子孫自設祭薄購祀租拾石另載清遺祠祠規此一事也復次以資聖禪林另構一祠命不孝曰錢塘爲吾家科甲發祥之鄉也資聖禪林久護東偏先倡建後殿殿成遭風而圯卜復興吾志於東偏上捨地爲方丈

古愚心言

先考遺命述二

一僧房二庫房一香積一易西偏二間爲一復聽經處吾又志於東偏下捐地庀工構祠三室一祀閭族無嗣者一祀江南粵東及散處始遷之祖父一祀吾外父及爾外父吾外父文學吉甫戴先生孝子也爾外父文學千甫黃君吾心友也三室各置主入龕祠顏曰義薄購租拾石付主僧中元禪林例設道場炤木主給牒齋品楮錢取諸子粒元旦上元燃燈供香燭茶酒其先寄主宗祠悉遷義祠內此一事也復次以義學命不孝曰族之盛也以詩書吾志建義學於錢塘亦購薄租拾石佐

闔族子姓延師此又一事也若寶林青山祇園等處封
塋應修清德祠永思堂祀典弗備吾志之而未逮昨與
兒言盡之矣語畢日視不孝又至三隨語清貽祠蒸嘗
謂此吾父母血食也吾躬耕作苦所積園田僅供蘋藻
兒勉矣吾何憂語畢張口而號有聲淚不出再請不復
言既三日卒卒後百日不孝泣血稽顙向先考半影滴
血而錄諸膚

古愚心言

先考遺命述三

先妣戴太君遺命述 丙申冬蘭鵠

嗚呼遺命爲太君未病時告不孝語未語而淚淚而至
滴滴有聲日兒爾來前聽母語汝吾之父家爾之母家
也爾母猶記吾父字吉甫宗族里黨皆稱吉甫孝子吾
祖母孀節寒微弗彰以吾父孝子動當路者愛敬心乃
得旌今澄冲溪道左所豎石坊內鐫皇明旌表儒士戴
宗仁貞節妻林氏是也當日父負才名每逢鄉閭八月
將放榜人望必售爾母猶記幼時隨衆立橋頭聽報夜
深衆相顧而嘆謂今科孝子又不中矣平明門外長者
大人慰問屢滿後竟以青衿終生爾舅氏及爾母與爾
從母四人兩舅皆補弟子員大者字驥子諱千里與爾
從母庶室出次者字仙子諱千官與爾母同史氏孺人
出爾母歲屬馬同懷第爾舅歲屬鼠屬鼠先逝生二子
日峴日嶧亦無祿而爾大舅老矣獨戴氏之鬼其不
爲若敖也幾希痛吾父孝子也爾母猶記幼時見吾父
事吾祖母母未食不敢食母未寢不敢寢母未命坐不
敢坐母未使行不敢行母色未形也而心通母言未聲
也而意會未暑也而席必扇未寒也而衣必溫慙也多

古愚心言

先妣遺命述一

方而解順病也中夜而十起藥也一七而必嘗喪也三年而閉齒祭也先時而致齋方祖母疾大劇每日視養溺器必手滌比設像總帷晨昏進膳和羹含哺悉如生存日啜啜煦煦一呼一泣爾母幼無知但聽淒絕亦不覺呱呱今以孝子而無後天道難諶吾祖父數代本主皆寄棲湖坡祠吾家片瓦寸椽塊石蕩然無復存遺產絕粒縱湖坡祠族人哀而憐以棲祭不血食久亦自廢使人謂戴孝子至此罔不與傷心而吾父孝子慈孫其爲悲恫更何如吾兒其永念母痛行念爾外祖父母及

古愚心言

先妣遺命述二

爾外曾祖父母使不至若敖也得薄租一二十石請立吾宗一人爲爾次舅嗣嗣嫡不嗣長禮也非私於同懷也戴氏塘東三房爾外祖房列三非立嗣則汝大舅百歲后湖坡支三缺一若立嗣則三房以序宗支續衍此策之上也次則置租拾石送祠附食更於吾家舊址能構三楹另祀吾父以上暨爾兩舅氏額曰孝子祠薄置擔石附兒祖父清遺祠祀規載首春中元塘東孝子祠合祭吾子孫遇清明重九左右登吾父母吾大父母丘墓使人謂戴孝子賴有此又次之上也爾母育爾與爾

第三人爾九歲能文出就試今試冠軍爾父母每向識者喜負兒非常識者不以爾父爲誇吾父母祖父母兒外祖考妣外曾祖考妣下逮渭陽皆於兒跂盼兒慎母忘嗚呼先太君卒於康熙歲丙申九月十六日語在八月二十七日不孝述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君卒後初誕辰也以吾母教兒語忍料今日稱先稱遺稱述而使兒滿壘悲號與母語兒時泣淚齊下一滴血哉嗚呼不孝年二十貧且賤何以述先太君志然以吾母孝思吾外祖考純孝不孝寧長貧賤而不得述先太君志揮淚而畧爲述述所以明不忘也拜手稽首告諸吾母曰念茲在茲擴而克之兒又何忍忘

古愚心言

先妣遺命述三

鵬聞諸先君子曰仕宦而有譜承家而稱述蓋非一二世之積也自吾而上五世皆仕今吾子行且仕吾以不仕不宦之身而多經見經聞之事而不爲吾子述之使前光過佚祖武未繩吾一旦從祖父於地下祖父問之其何辭以對吾將述其大也以告吾子吾子若舉進士若不舉進士不爲中秘爲外翰則爲宰也吾父後從公常宰廣州陽山矣吾王父贈左司馬大叅從野公以進士起家初宰揭陽矣皆粵地其先陽山嘗司訓英德矣

古愚心言

宦譜家述一

揭陽先嘗以孝廉署旌德教諭事矣吾見吾父出宰嘗曰先府君致仕日題句於所居之休園云我祖父世篤忠貞載德載清亭亭高致願兒孫心同矢石如磨如錯振振攸聞吾其奉此以行至則誓諸邑隍告諸先師廟世德作求紹聞祇通邑有耕礦流民奸猾所窟穴也利開採則漏托津要且於常例外陰以重賂賂宰吾父謂事關三省流毒無謝絕又有大水槽洞搖出入徑路多爲民害創大平營設兵防守月親詣散餉兵多用命民乃安先是陽民訟者以賄較曲直正供重耗美糈不法

古愚心言

宦譜家述二

亦行賄吾父嘆曰吾三世清白吏子孫也邑隍先師實式臨之矣揭陽屬粵之潮州王父未抵境倭寇圍急遠邇震動或勸少緩觀變吾王父嘆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由大江亟度庾嶺赴潮請兵至則躬負矢石登陴與士民同死力設方略且拒且守而倭退又海寇突犯舟塞兩河吾王父戒邑人勿馳勿擾出奇制勝而寇遁有惡少年混其胥文曰天地神人主煽惑者乘間將發王父掩捕杖殺之餘黨弗問吾後世有爲司牧者義不言利文能奮武其以吾父吾王父爲法無是則不可以牧方吾父之司英德訓也士有母爲寇獲捐貲成贖講學首正心誠意教士必六行三物悉本王父之署旌德也吾同懷三伯父憲副景從公亦嘗以孝廉署學晉中交城矣前輩呂叔簡建節三晉主晉人盟特徵伯父執牛耳造就多知名士吾後世有爲人師者興行育才其以吾父吾王父伯父爲法無是則不可以師自吾祖父以上高王父曾王公皆以名進士由部署起家高王父忍菴公以版部郎特簡提督廣西學政初試士有司請鞠名公曰是避嫌也吾心與諸士洞見無嫌又何避去取

必自定所至必親歷不辭炎瘴貧者免重繭月朔必告
天後世有奉簡書司文教者其以吾高王父爲法無是
則不可以爲學使者曾王父定軒公登明正德甲戌進
士時有旨選新進士中負文章氣節其人者徑入臺省
兩在選中有以剛直太過尼之或勸往囑大宗伯劉公
春以宗伯素相雅重故也公笑曰若奔競吾寧不中選
後世有進士出身思自堅立者其以吾曾王父爲法無
是則不可以齒進士王父從野公以揭陽宰晉版部主
政歷尚書郎出守桂林桂當省會宗室驕恣至則約以
法亡敢扞者又潔已剔蠹除奸有包孝肅之稱卽拜其
地憲副晉左叅靖藩以堊母妃縱舍人子搜括竹木爲
民忠力戢其縱藩惡之遂拂衣歸其後吾見三伯父景
從公爲雲南府守首著聖諭演言移風易俗時沐鎮估
寵有部內奸民王訓等與民徐朝綱爭田投獻沐鎮株
及段保春等數人將斃於獄訓等又匿不赴質吾伯父
上沐府書曰本鎮席餘蔭都尊位荷寵榮掛將軍印謂
宜勤恤民隱斯乃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先公豈其爲莊
田細故而幽禁平民踰年而不省釋且此數人者又族

古愚心言

宜諸家述三

連無辜之人耳幽無辜之人於必死之地仁者不爲也
計錐刀之末以傷天地之和智者不屑也書上沐鎮立
出段春保等吾後世有不媚藩鎮不畏強禦者當以吾
王父伯父爲法無是則不可以爲二千石不可以爲監
司又滇中洞蠻叛川北騷然定軒公初至奉微單車入
山谷抵其壘開諭禍福順逆犒以牛酒羅拜自解散又
粵西議大征八寨猺幕府請從野公運籌公曰若借以
鍛其鋒止弗剽易耳因以爲功非敢聞幕府矍然稱善
藉公督餉一切聽進止吾後世有折衝樽俎事以吾曾
王父王父爲法無是則不可爲有用書生方忍菴公分
臬湖湘也逆璫劉瑾擅國柄內外趨者如市公賦壺南
招隱明志乞歸疏內有明哲保身知止不辱等語瑾惡
之徑批致仕不由部覆初定軒公之爲版部郎也幸臣
江彬導武宗南征版部司糧餉大司農於五十餘員內
推公一人行經理整暇武宗命兵部侍郎王憲書皇帝
欽獎四字旌賢能是時江彬及先鋒總兵朱某所過陵
轅士大夫男子化爲婦人公風節矯然絕不作緣彬惡
之雖荷主知終不能超常格吾後世有避權奸拒嬖幸

古愚心言

宜諸家述四

者當以吾高王父曾王父爲法無是則不可以爲人不
可以爲臣定軒公之未出守也大冢宰喬公賢者也欲
與以考功某選君欲與以維揚守終行某選君意公絕
弗問維揚有考功入京與公同進士科索絳船民夫百
人與以三十增二十再索執弗與有吏部郎與民爭田
斷還民書至三弗報左都金公遺書索民船往長沙道
遠累民亦弗許揚紳有憲長吾閩者請代造牌坊屢請
弗聽江南巡方按部出郊不遠迎入謁不屈膝長揖而
已吾又見伯兄先爲諫議疏劾逆閹魏忠賢引趙高指

古愚心言

宦諸家述五

鹿爲馬首日憲臣楊漣臚列罪狀深切著明無待臣復
列而彰也現未奉處分人情共忿臣雖碎首玉階所不
辭至今讀之紙背凜然吾後世有不屈不撓不跪不隨
者當以吾王父吾伯兄爲法無是則不可以爲真男子
真諫官攷郡誌列祖清修傳論曰入稱名臣出爲兩吏
必是族也世或議其簡伉孤獨能媿人少容物亦知士
大夫處世洪認濡染惡克有樹哉然督學公逢逆閹伏
法衆正蒙祉公以寡援不復起都運左叅與憲副茂宰
皆捐介朴直與時趨諛而司馬公剛毅敢言若非歷世

清白積慶則亦蚤從忠烈楊大洪忠毅左滄嶼李次見
諸君子地下遊矣不爾以給諫削籍終矣昔我版部贈
督學慈菴公嘗言曰先府君億二公性易直真率人有
失而諍可否無後言見卑幼不遜斥之使還無少容遇
詐譎輒輸誠無隱客有諷以過直府君嘆曰彼當悔不
直吾直何悔耳孫之於鼻祖多類是前輩方岳周翠渠
先生爲億二公誌墓云督學君自爲狀欲使子孫知先
公培植之後不敢自爲不類以戕之此可以激勸後人
矣今爲吾子述亦此意此鵬所聞於先君子者也鵬竊

古愚心言

宦諸家述六

聞祖宗仕學咸以惠安從吾公爲師表從吾公著家規
二十條曰勤曰儉曰恭曰恕并及夫冠婚喪祭積書修
祠旁及雜儀未嘗一言教仕惟第二十四條內有教學
能盡心作吏能方便此爲無窮陰隲三言幼捧文集其
按察於蜀日取朱文公與及門弟子問答時政循覽玩
索以爲此非獨爲門弟子言也又取真西山所著心政
二經及帥湖南守溫陵於僚屬吏民諭教若家人父子
之藹華以爲此非獨其僚屬所可專也合而梓之名曰
政訓序稱以所答爲己之答以所論爲己之論不患無

益矣且云宋李文靖公謂聖人節用愛人一語尚不能
行雖有激而云但非身行之未必真知其難也其維藩
粵東自著政垣備覽序稱事雖糟粕法制具焉言雖淺
近時務關焉益亦莫非至理所存若無誠心愛民與夫
堅忍持久吾懼怠荒之失殆有甚焉豈徒法云乎哉此
書今無存讀兩序則文公西山書可以自得帥矣他如
爲郎署爲大臬爲价人爲撫軍爲大司寇諸疏與日月
爭光悉當奉諸座右朝夕觀省并畧述之以勗吾後并
告夫吾家賢子弟之有志者題曰宦譜家述歲戊午九

古愚心言

宦譜家述七

夏鵬盛手謹識

先夫子永嘉王儀部公感述

戊辰臨海稿

感述爲先夫子永嘉王儀部公作也嗚乎不見夫子十
五年矣今戊辰四月得永嘉家報知丁卯十月五日夫
子逝矣蒲陽弟子彭鵬爲三河宰得家報大慟感而述
曰夫子諱錫琯字玉叔別號又典前大納言龍友太先
生季公子也壬午領薦登壬辰進士榜初李閩清漳庠
子閩閩同考薦六人晉江杜子再瑛本姓許字朗玉長
泰戴子紹琦字亦韓將樂許子文茲字子與福州張子
毅字伯重漳浦李子山澄字源榮得鵬而六人皆貧

古愚心言

先夫子感述一

士夫子撫之如子鵬於六人中齒最末夫子愛之如少
子是科八閩試期展十月發榜聞報十一月八日初謁
夫子於榕城公署單衫茸帽布襪青鞋手不持一錢門
者弗爲通伺夫子出長揖於門夫子急問攜之入曰吾
子聞牘無一襲時人語得牘決必磊落有氣節男子今
見吾子果然鵬遜謝而出夫子回丹霞道經蒲陽間偕
計何後留一日代辦行囊立趣裝比至建寧大溪灘前
舟遇刼傷人歲將暮與同郡同年戒心返棹夫子不以
爲怯次年辛丑秋八月先考一復府君甲辰初迴夫子

不以爲賤遣使者齎帳詞爵幣爲先府君壽次年千寅
謁夫子於丹霞太署館於開元寺僧房寺與署毗每過
中刻必召飲少時飲酒多盡興夫子不以爲狂遲留三
月次年癸卯李官以久病致辭被累去任貽書示鵬曰
不佞五日京兆耳吾子行橐早辦矣藉爾同門友張伯
重手致止勿來書方發而鵬已往相見倍歡夫子不以
爲復九月從上游赴省辭兩臺訂期話別再謁於榕城
問及居行作何况一一再爲計臨行鵬與毅同拜夫子
亦拜起立淚如雨三夜在夫子舟中話至三四鼓師弟

古愚心言

先夫子墓述二

忘疲將別停船復言另有百金寄舊副戎張某家二子
中分不佞囑副戎俟彭子至省登舟乃授願蚤發眷眷
依依解纜皆不忍次年甲辰以庚子閩胥捏報舊案擯
不得試歸至姑蘇夫子補潤州司李之官遇諸許墅道
及前事夫子不以爲蹇曰吾子連不得試春官必忿且
激盍從吾遊快談抒胸臆一第溷子耳豈有吾子而不
芥取之乎強至毘陵固辭不問而知途窮也壯之歸六
月至浦同門張毅隨至同買建溪舟遇同鄉戊子張君
岩煊云出都時見一疏揀選天下舉人請今年八月往

一次此後永停鵬卽與毅舍舟北指一僕病劇遣同依
毅一僕共過嶺遇同年趙孔揭南旋云揀選現在京師
者期八月已經回籍者期十二月歸而復返未晚也毅
止弗行鵬單行赴潤署入署聞前疏留中夫子不以爲
踈留於李署君子齋二年左右置圖書知性落落不以
他事滲耳目知飲酒必盡與每夕極歡知好獨行覽眺
每出署望金焦臨江長嘯勅司閤者毋問雨晴皆不得
阻知食淡嗜甘厨人不下鹽每飯必置碟盛糖齋前皆
竹以其岑寂也置兩鶴爲侶常咲指清癯似吾子嘹歷

古愚心言

先夫子墓述三

振九霄尤似夏月篝燈必以毋爲蚊困自詣滅燭時同
門戴紹琦李山澄客於外鵬每出署留宿入必詢紹琦
山澄赴春闈旅中篝燈讀何書客問以先戒燭故夫子
語以此子天分自高又絕不肯襲毋庸此客咲而退有
以不惜錢告夫子者夫子語以鵬家歷世清白吏彼知
阿堵爲何物每拈一義夫子小快意大快意悉如吾意
不似昌黎云世人小怪大怪也嗟乎感述至此不忍復
署筆又不忍絕筆憶潤州二年冬夫子謂明歲丙午公
車吾子離尊人膝下日久赴此省視凡而往復行案及

而家食吾已早辦之矣立趣裝送至河渚又囑出舟遲
丙午至冬未得出小春鵬姪聖域偕計先渡江以寸函
附夫子開函咲語姪曰君家大阮視金如土今出門其
難至此如望眼何臘月司閩者聞鵬足音開門亟請長
兄彥仁倒屣弗及甫坐未定夫子時在丹陽遣役馳寸
封長兄啓封讀曰彭奮斯至今不來日爲懸注來則兩
封并授立趣裝接快手送到維揚囑勿我顧前途速計
程也讀盡無他語鵬必返謁長兄力止弗聽一見甚喜
夫子不以爲緩問禦寒何具自解裘曰吾予此行舉進
士讀書中秘長安需薪米有不佞在鵬別赴程既而下
第由大江走金陵夫子聞之遣役齎手札札曰一第涸
子耳豈有吾子而不芥取之乎不佞前言之矣雖然出
爲國楨遲速自有時今舍不佞而依他人可乎跂足願
毋留嗟乎感述至此誠何忍署筆又何忍絕筆憶到日
李官裁缺居無何夫子赴白下歷吳門抵武林遇名勝
必遊曰爲吾子解願同遊者同門戴子紹琦也白下吳
門武林多書肆知鵬好書隨所欲其後澹溪分袂問紹
琦行李濟否紹琦實對琦毋慮鵬已垂橐夫子私語琦

古愚心言

先夫子感述四

口早已復辦之矣眷眷依依如癸卯建溪別離狀其年
丁未三月二十一日大兒聖壇生五月得信夫子李署
置酒引滿稱慶隨製童冠如意書尺表裏預賀晬盤與
先府君六十致祝同一家人父子意自此夫子歸永嘉
鵬歸蒲因鴻藉鯉不得頻辛亥夫子改補平陵壬子五
月謁夫子於平陵邑署留於平陵者三月是冬歲除又
至舟泊東門水閣除夕入圍爐元旦共辛盤留半日治
裝次朝赴程隨又下第四月又至入署謁後卽言弟子
鵬有道義之交性命之友丙午孝廉劉渭龍來願見夫
子不以爲異請亟見卽以子弟視之五月七日渭龍攬
柁辰夫子聞之躬上壽置酒平陵文昌閣酒酣舉觴而
慶曰劉子真而友也十日渭龍赴寧國鵬留後者五月
辭行多貽壇兒命二幼弟同媛祖媛出送命之拜曰他
日而兄好視之夫子垂涕鵬嗚咽不能語卽永訣兆初
聞撤藩 旨下夫子逆料閩禍勸勿歸鵬曰有老人在
奈何歸未數月甲寅暮春閩亂果作徵檄封刃鵬守死
拒僞召托疾佯狂飲水絕粒剝膚毀形三歲不覩命垂
絕如縋詳在丁巳上永嘉夫子書中書寄至五皆浮沉

古愚心言

先夫子感述五

嗣致耐道人語夫子謂此少時登利初謁吾已決爲磊落有氣節男子遭亂果然亂平已未以危病不得與春明門壬戌丁先考憂不得與先是吏部截催赴選弗赴俟乙丑後勁取此如芥以信夫子前言乃於書四房已倚而乙之榜後就銓得三河使耳食者謂夫子言大而誇痛哉計數三河郵書僅三先得夫子書自言老病劇而今夫子逝矣先得夫子書道及祖媛塲而今夫子逝矣嗟乎以夫子撫六人貧士如子雖鸞鳳接翅奔李成陰已未足報夫子萬一而况四化異物山澄又以註誤

古愚心言

先夫子感述六

棄乎以六人中愛鵬如少子卽自掇巍科黜名建立亦未足報夫子萬一而况以乙榜終卑棲下邑折腰莖面無足比數者乎幸而邀天而夫子亦與先考同在地下不及見不及聞者矣荏苒二十八年來心已如石髮漸似霜毋論他事卽少時豪飲高談已絕口守戒十餘載感者感也傷莫報也述者述也識罔極也感述爲永嘉夫子王儀部公作也夫子由平陵明府晉典客司主政書官故稱儀部公云

戊辰感述與丁巳上書每爲合讀一週一墮淚此

之謂心言蒲陽弟子彭鵬盟手識後

古愚心言

先夫子感述七

奇仲弟季弟語 丁卯臨洺稿

普天下爭於名利關頭營營戀戀汝寡兄胸中絕無此兩字所以造化老子直置諸無名無利之場處以極難極苦之地以爲非此不足以机我也薄園餬口賢弟云不足以供壇兒若汝寡兄歸來吸露餐風乎貧者士之常清白者吾家祖訓爲儒食貧爲吏清白咬斷菜根萬事做得耐之而已三邑去年水災絕粒今歲又旱三春不雨近詳各憲有民間磨蝗爲漿購糠作糜等語又有採榆錢擷柳葉以充饑而相爭至死者人情洵豺虎搏而餓狼隨之矣汝寡兄督捕快巡緝庄村從昏達旦匪能無懼命自由天耳賢弟以不宜夜行爲愛昔人云身外爲長物汝寡兄下轉語曰身卽長物也何日故園駐馬亭草橋上老兄弟促膝而談諸先在提僕口中不盡

古愚記言

臨洺仲弟季弟語

燕臺寄仲弟季弟語 癸酉燕臺稿

耕而食鑿而飲農圃本色士大夫爲此則近於鄙事爾寡兄以爲天地間最鄙者莫甚於攘剝莫甚於營求彼惟不肯自食其力流於甚而至於不可道不忍道者豈少哉所以宰洵時曾與吾弟書曰薄園力作可以樂饑貧者士之常清白者吾家祖訓爲儒食貧爲吏清白其義一也昨歲以黃門給假將兩年抱病荒村杜門謝客亦惟日課園丁種植餬口助廉匪此則營求之羞與攘剝等特爲賢弟申吾說臨行於青園土地祠題句曰一學爲農再學爲圃治國原從治圃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成林還看成人時附書及此再爲賢弟廣吾意鄙事云乎哉園丁好提命之未盡

古愚記言

燕臺寄二弟語

河渚寄仲弟季弟語

汝嫂之不得與壇兒訣也殯歛之不得從汝寡兄志也
兒與汝寡兄兩抱恨而終天之恨兒壇更何堪今六月
羽便得四月兩信幸賴遣使護兒奔歸計七月在野八
月在宇相距五閱月入門在居廬後矣令其仍就苦塊
盡哀百日一切喪禮虛文樂不行非止爲無財也壇兒
將行河上翁揮涕濡毫作哭內子詞數千言令其歸於
總帷則長跪伏讀取六尺綾楷書貼諸堂側此詞出亦
安用他人奠詞爲哉族戚婚友中有詢及行禮者以尚
未期婉謝之則凡賜祭者自止已囑壇兒特於吾弟
再諄切

古愚心言

河渚寄二弟語

臨河寄內子語

十一月二十三日側室葉氏生女今璋一而瓦五矣丈
夫子何未易也吾半世如冰一官如水男子無志氣種
定不肯赴吾家投胎多得瓦然之子于歸時能盡如因
之牽大乎連歲一二三措辦良苦此尙在十六七年後
也五六年內有四兒在前未知拮据作何狀此時爲四
兒擇婿願潤如玉不願頑如金朱晦翁謂嫁女須勝吾
家非是謂耳聞麥今歲收若干石不食易粟可佐餬口
署內亦以小米作粥南人宦北餐小米與吾鄉食麥不
甚遠古愚甘此此豈膏粱中人性情口腹哉聊述以報
歸來麥糜好與細君共也

古愚心言

臨河寄內子語

寄內子語 庚午歲 金

君恩如天詳在壇兒札中與卿貧困備嘗初登科時家餽未脫粟不及石破衣半篋榜前一夕避亂踉蹌與卿及亾女催兒夫妻母女徒步至侄與達家棲枝枕烟樓下此景如昨甲寅閏爰三年托疾狂狂絕粒飲水命欲絕如縲遭此患難幸不死此景亦如昨卿十八爲婦凡六年吾始博一科前此饑寒交迫麥熟磨麥與麥皮雜作糜又以手代春掃落葉代薪吾每念必及此想卿自記憶也生平落落不能成進士鬱抑受一令又當衝疲

古愚心言

河清寄內子語

歷年處分降級調用華職幾同死灰詎意

聖主眷注擢寬留任一旦奉 特旨行取第一人若非祖宗清白貽休何以至此此時追憶從前在在艱苦惟有夫妻子母相勉爲善而已吾與卿年皆五十四縱有古稀亦不過十六七年耳人生能保其長存乎士大夫田舍能保其長有乎糟糠如卿應知我心行吾志爲孺子勗之男兒須能自樹立耳席膏粱之餘皆不足觀水鑒人鑒於時當身視之而瞭然

河清寄內子語 甲戌清江稿

今夏五月抱病三旬不入垣又五月七日未時本垣吏傳單趣入 朝給以會議至則滿漢中堂九卿詹事科道欽奉

上傳於左闕門宣 旨出赴河工初十日就道道次病劇六月初六日始到清江具狀使人齎告總河曰河工錢糧絲毫不能經手他惟所命隨在黃河運口一切謝絕卽有好事者投刺只以賤名心肅具單繳還絕未嘗一答也八月二十九日朱家使者過浦私懷于云主母病篤

古愚心言

河清寄內子語

症由愁致古愚生平無可喜亦無可愁詎有爲古愚婦而不知者乎此必傳聞多所惶惑今特爲古愚婦告曰臨行宣 旨有在外保全之 天語願古愚婦朝夕頂禮感頌

聖恩凡道路語皆不足信此爲安心定魄劑勝於他藥十倍行人倚馬未盡所云旦夕懷于言旋細書

寄示壇兒語一 丁卯臨海翁

荒署孑然家在天末身與影二矣適逢便羽宦海既不
忍道家園又不必言然恐吾兄疑我莫往悔爾其來耳
因憶吾家樓上有紫陽綱目史記評林請批點快讀坡
公云兒子比抄唐書又借前漢欲抄若丁此二事窮兒
暴富欠古人購書甚難如獲異珍生當明備不煩手腕
有書東高閣甚或以枕良可慨已時文以秦漢之筆寫
程朱之理又能與聖賢心口相似吾見亦鮮矣近體純
作凌駕斷制勦襲多糟粕唯靜思之以雅馴雋永爲上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一
耳今歲京闈先取同考官八月列名空逐隊九月奉文
分督武闈放榜時值吾任內脫獄一案限滿降調題參
旨未下偶過虎房橋火神廟有星相者假以武人試其術
相者云公被服壯貌雖粗豪然文職也此三日內喜出
非常再三迫之云不敢洩隨即奉 特旨破格留任如
相者言吾素不信風鑑術固有奇中乎顧安見么庶爲
聖明所知邀 恩得此伏而思之頂踵矢報願兒每飯慎
毋忘康熙二十六年仲冬日老人白

寄示壇兒語二 丁卯臨海翁

事莫先於立志兒還記初至洵謁廟歸爲兒言學宮平
蕪狀吾志勃然甚於身之靡所處吾祖父之靡所棲也
兒亟趨視歸而嘆曰志之誠急然一手從何處起嗣是
兒別而南歷兩歲祠廡義學有志竟成矣義學在文廟
東偏堂上設牌金書
聖訓百壹拾貳字次設位祀文昌洵宰彭鵬書於堂曰童
蒙好勉旃幼學壯行十六章欽承 聖訓仕宦須如此
秋霜白日 四字出文 昌化書 七三世活現前身署於門曰近聖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二
人之居尊賢容衆守先王之道義路禮門今錄示兒吾
兒慧心當不僅作題句看所需曹節婦碑文俟揭寄凡
長吏者皆以尊道育才表里樹聲爲當務此何足道因
憶兒前嘆并近所需乃道及

寄示壇兒語三

戊辰臘初旬

制舉業非我下吏鄙儒所可道然少小時下筆恥作俗下文字又頗多所見五色未盡述前者科歲試見汝四作甚喜負雖不入殼何恨近見汝試草爽然失矣千古文章供人酒醜甚夥吾爲汝父卽爲汝師且爲汝文字知己汝上不能如老家居時諸作多英華次不能如京邸時簡貴自位置忽變此種豈天奪汝聰使汝不自覺不自辨甘爲海上逐臭夫乎吾一官如苦行僧內省內訟捉筆時眼注腸結舉首問天曰順天府通州三河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三 次一

縣知縣臣彭鵬四載令洵衾影祇懼他無所乞但乞臣鵬子聖壇多讀書壇兒壇兒汝下筆論古事如鏡如屏而自顧悠悠何也今願汝一日下帷以汝天資高邁向上決非若登一舉足間頃刻分途若汝爲豚爲犬而吾責汝爲虎爲獅雖諺云莫知然老夫亦天壤間倔強有知識男子耳當不至此近見汝水鏡新書持論多失平吾聞之察淵魚者不祥但不可不謂胸如鏡眼如箕口吐錦而思湧泉也試草何弗類嗟乎汝若以抱慙猶可追也乃反以疏告諸天帝真君若秦人之詛楚也將誰

欺乎抑或驚愚駭俗藉鬼神以嚇老夫乎老夫雙眸炯炯縱鬼神叱老夫昵老夫拒不受而況慧眼者必無此鬼神也汝若謂老夫九科四試春官皆放歸無徵不信是汝一雙肉眼以得失論人汝年二十尚不能脫童子科老夫亦以塾童待汝能自甘自俯而不於老夫側目乎歲試在卽勉勉作兩篇佳卷以副吾望吾老矣下吏又卑棲偏強弗改久爲鄉人所笑所望汝者豈爲一頭巾汝何忍自暴棄爲我嫉者快我愛者惜吾與汝伯父劉秋水爲死友劉伯父督子遠侯日誦經書時文各一道汝伯父沒後遠侯音絕響汝伯父可奈何所以鑒不汝督而父子天性終難忍置乘吾未死之日以筆代舌汝或入耳以此舌并告遠侯可也獎薦畱任洵人士編爲愛戴集寄回照式登梨吾兒讀易前書云中孚吉卽是謂夫然則見業患不能精行患不能勤如昌黎公所言又安在不公且明之是患哉勉旃勉旃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三 次二

寄示壇兒語四 戊辰陽月稿

初聞告天帝真君一疏若秦人之詛楚也誠不解其何爲嗣張遂修表叔至京會於通潞乃知汝之詛也爲吾友天地間憤毒之氣如泣如訴觸口矢音每流於詛而不自覺夫詛起於求無求又何詛況吾友而可求也長安蕭寺吾自言之矣且無待吾言吾友當先言之矣吾之不求吾友之絕未嘗言吾與吾友之心兩自知也亦兒所共知者也今吾兒皇皇焉漫爲求而吾友又不教以道不拒以實而示以情卽汝嘗汝幾倖而致汝之懟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四

啓汝之疑疑與懟決裂而至於詛世俗者或以汝之求也吾使之也此豈吾立地頂天所爲作此札示汝使吾友與世俗者聞之笑汝豚犬耳又有爲吾言汝家居壁立事急賣一婢湊酬尚苦典貸吾友納而橫之落而退之汝忿且激不復顧惜今并賣婢金垂橐矣果爾則讀詩而至交謫何以處汝婦也吾老拙百凡任天不干人吾兒常懷此志然非定議定力而欲矯語能乎交道之流也匪自今始吾兒速將疏稿焚去毋俾來世以台爲口實

寄示壇兒語五 己巳陽月稿

客歲十一月初二日初七日十二日欽奉

特旨從寬留任至三此邸報中所有吾兒所既見者也十

二月二十五日

聖駕謁陵回京先時大鴻臚傳旨文武官不許迎送

惟洵邑駐防滿尉等於邑東門踴迎

上卽問知縣彭鵬尉述以告此邸報中所無吾兒所未聞

也聞者賀汝父旦夕當殊擢汝父自顧何人得邀

天語一問足矣他非所望也然讀書開卷每至人臣遇主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五

心慕神邇以爲生其時者當何如報稱不意么麼下吏而遽斯遇今春王正月首作此札附邸報馳七千里說與兒知兒盥沐代汝父而告諸祖宗與十月十二日召問賜金恭紀刻成裝訂并焚吾先於邑署叩首吾祖父像前焚而告之夫告於署不若告於家也家廟者祖宗所式歸子姓所觀聽者也兒於此不可不敬亦不可不慎語不旁及

寄示壇兒語六

吾家督學都運左司馬大叅列祖皆吾子孫師表也而
宮保惠安公又吾列祖所師表也吾幼時過東門祠從
吾亭必式必拜近聞從吾亭賜塋左肩被狡獪盜塋吾
兒獨伸義忿此舉自千古惟是螳搏車蛾撲火不戢恐
自焚耳以白衣孺子而輕動孤行或雖不測吾與汝豈
復有面目相見嗟乎汝爲吾兒視汝父何如人乃以借
力乞師請吾其肯作包胥張口向人哭七日乎且使哭
之何處秦庭也壇爲白衣與古愚爲窮令不足齒數也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六 次一

久矣壇乎壇乎果有血性則當下帷引錐管取科名如
芥出人頭地復九世之讐春秋美之撫劍疾視何爲哉
吾每於夢寐在吾家大司馬舊堂中見三人衣冠如督
學都運左叅公像汝祖或侍每曰勉矣燕復舊巢又夢
爾祖曰三祖崇其居吾殊不自解問吳家另卜宅趙璧
趙還有相如其人乎大司馬公與吾父汝祖同祖兄弟
也汝朔望肅衣冠百拜告列祖曰陰相予此舉視汝爲
宮保爭坏土更覺道上嗟乎宮保惠安公名臣也本支
頽落荒墳且不保吾人謂生子不過爲天地間添一蒼

生耳汝父謂天地間少此蒼生乾坤失色卽斯意吾今
年五十以上天假歲月多不過二十年父子形骸原屬
假合何叨叨爲哉吾所以叨叨者目擊先宮保封塋曰
覆曰復卽在吾家汝曹殆不勝區刺云寶勝山九隆山
吾父吾祖丘墓鹿無觸松在巡緝之勸疎生戎心宮保
公爲殷鑒爾父於宮保公非不關切而地遠官卑去天
尺五且無如何壇以孺子忿不顧身亦足落奸人之胆
而消他族之心矣再訟力不逮耳吾力如能肆諸市朝
吾肯降氣從之乎汝曰今弗得請不待稟命而行攘臂
被髮與暴虎馮河同暴徒搏也馮徒涉也豈有徒搏徒
涉而能濟乎且爲呂爲劉軍中不盡左袒如之何弗思
吾有書貽思齋云吾家叔侄兄弟輩皆至親袒分左右
激成冰炭非家門之幸恐惠安公聞諸列祖列祖聽之
必有惘然者矣豈速此札爲吾兒提耳累世科甲坊修
整工料先手授浣江不足吾再補毋煩衆議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六 次二

寄示壇兒語七 己巳臨海稿

澗上向有荒園今購田與僧新換三畝可以眺遠園下
爲資聖禪林結茅於上供奉爾祖鐘聲聽高吾先子志
也吾亦藉此作十笏地顏曰閒閒園梅竹芭蕉間以芳
草老眼取易長也周圍樹青松植綠紗凌雲銷暑待後
耳而汝來書曰閒閒招隱也遲二十年後方許問津誠
如汝言能卜二十年後造物者假我乎吾幼時想於寺
邊鑿小池潛入野水狎鷗浴鵲愛蓮荏苒未酬寺東邊
先有田貳畝稍擴底小橋止沿橋衣帶水舊遶田外護
小堤種柳植芙蓉淺渚垂釣心不在魚特爲兒白吾志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七

寄示壇兒語八 己巳臨海稿

吏之不職被劾夫何言雖然子民者吏之職也累民者
吏之不職也以不忍累民與累無辜之民而以溺職糾
以不忍累民與累無辜之民案久批州詳未到府而以
不審不報突稱溺職糾此吾謹陳被劾之情靜聽處分
之議三狀所由作也抄寄鐵山先生吾兒可取覽并今
所抄命案原詳原批四篇一一細閱稍有過卽臆以告
我前狀所云處卑許尊攻人爲己皆儒者所羞道誠疾
痛夫普天之下吏之勇者吞聲飲血豎髮裂眦搥胸嚙
指吏之怯者性近習遠必將胆落心寒首垂氣喪顏奴
膝婢如蛇如蜺以俛仰逢迎爲幸暮夜搖尾平旦驕人
狙詐虛飾之風由茲而熾某年已五十三何戀何畏而
不大聲疾號爲天下勇者怯者稍一吐發乎重錄此段
使兒知之亦願兒鑒之與其爲齒不如其爲舌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八

寄示壇兒語九 已巳臨洺稿

惟捷回得壇書開函卽喜負曰邇來舉動殊不愧阿翁
特未識汝不愧云何又曰自抵里門觸日感憤譬若絕
羣之驥剔之剝之摧之挫之破檻而出舊春返却本來
步趨亦未識汝返却云何得書未敢信書中得制菰
冊書閱未竟急閱制菰閱未二作函父躍而起曰信哉
奇男子一撥便轉前書所謂汝向上決非若登此語果
符券後數日有葉君至自京師又得壇制菰一冊書一
函內云今年正月二十二日寓寶樹巷非聖之書不讀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九 次一

燕昵之朋樂謝非歲時節序慶弔不登城非急務不抵
家抵家雖薄暮必返不宿非甚疾病雖神疲力竭勉必
達旦豈爲學使者臨乃作苦誠內度外度不使國有蓋
白之臣而家有弗類之子也天地祖宗鑒茲視茲亦如
翁之自誓云爾而翁問至此躍而起曰誠如是乎閱未
竟又急閱制菰纔閱與衣狐貉者立篇躍而起曰信矣
是時而翁爲京兆尹所劾置不入耳不動心以爲使吾
爲顯者巨官而吾子弗類及身而已使吾子進德修業
而吾山林終老仰不愧而俯不作吾又何求隨於通濬

坊中聞卯辰閣墨戊辰房牘有德州孫子未先生一選
購歸示汝因驟背累人留以自怡命惟捷於開門帶回
二部他書購有目汝書云從蕭寺中湛精竭思不欲其
拘墟而止也取諸大士以縱其勢資諸正希以曲其境
參諸長明以淡其神雖然入於時而未進於古也學爲
超脫而讀莊焉學爲浩博而讀唐宋焉學爲縱橫開闢
而讀史記焉學爲典則而讀兩漢焉學爲蒼老爲變體
而讀左與公穀焉誠如吾兄言文章之能事盡矣真可
傳者未有不可售者也若夫遇合則天也汝壇書擬歲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九 次二

試後挾策上長安嗟乎此念離道遠矣曩年吾載鴛笑
錄二百部寂寂知希悔不似山雞之自愛其羽也人生
務實不務名汝壇虛憍之氣猶昔耳懷與安實敗名非
是之謂也勉矣勉矣行且爲汝籌之勿突如耳又汝書
云讀書觀大意信如斯言則三年不窺園不下帷者拙
矣先師學易而韋編三斷豈好勞哉願吾兒涵泳從容
如剝蕉心如抽繭絲前書所以有若登山焉動而益高
之語昔王僧虔誡子書曰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
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便

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
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
又曰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
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終日欺人人亦不受
汝欺也又曰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者體盡數百
卷書耳今悔無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錄此數則與
北齊顏之推家訓勉學篇時時觀省兒前書欲索貳拾
金位置書舫使爾以此爲飲酒聚談處卽有舊築吾將
呼六丁六甲夜半大風雷板去若爲讀書地吾自捺版
築而恐後先付拾貳金亭舫改於中央內外兩池方廣
咫尺今改環繞則無窮神鯉變化惟天所命青山送客
當不久作荔亭主人也池上有曠園栽素梅二三十株
顏曰梅圖於意云何吾恐非莊嶽也保無薰染汝自度
飛絮不沾泥可爲則爲之若思汝父言把持未定寶樹
菴借樓亦可暫憩身爲巢由何必買山而隱哉好將所
寄物半充參朮半充燈火可也努力加餐少飲酒正氣
宜浩客氣宜除養生處世畧盡於此矣吾兒賦質菲薄
夜以繼旦慙矣願見自愛所戒者一暴十寒耳人言兒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九次三

瘦如柴不啻黃花近有貽書汝父者謂薪歲夢蘭否功
名之外此爲重試想此語胡爲哉吾年五十以上眼前
卽懷抱難必見其成立況未胎乎大兒大兒讀至汝蕭
寺定靜能如是乎一不爲少百不爲多矣汝父秉心至
忍又至慈慈過於愛忍近於懟愛與懟爾父何知視汝
而已陳帝文先生庚子副榜汝父同年友也以汝及門
則稱夫子以吾同譜則稱年伯經義治事謹奉教聞於
義學鑒賞兩義拔汝冠軍矯矯真出塵作者難識者亦
不易邑試府試獨無文乎何不以此見餉豈真河伯畏
北海若乎道試售與不售試草必郵寄文佳卽不售亦
貴文庸雖售亦賤汝父性不諧俗者此也汝父能諧俗
則屈蠖四年去秋行取破壁思飛又何至今夏爲京兆
劾子諺云知子莫若父吾爲爾父知爾矣而爾不吾知
前書云吾以不得行取積鬱成疾是真井蛙而測海也
汝爲吾子而不吾知又何况滔滔泛泛者乎嗟夫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文章猶是吾所以嘆識者之不易
也老父言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九次四

寄示壇兒語十 已已臨洺稿

新稿二十登十四又五作割其一汝父於時文少許可而於兒壇二十五篇四登三吾目所見吾意所有者不數數耳汝毋虛憍不乃敢大言曰何不似馬上翁篇篇稱善文有圈點無批評古愚爲汝評不如壇自爲註也且汝手卽予舌老眼不能細書性懶作字鴻便將汝自註謄寄爲快所割七篇各爲蠡語蠡尚德篇曰何不將夫子不答南宮出七字叅出此題神境若銖銖兩兩糾纏禹稷非龍點睛乃蛇生足魯論當於夫子不答四字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十次一

刪去矣蠡暮春篇曰暮春者三字當前境界已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照綴雖工雕蟲小技耳以爲異以爲同二比吾髮未燥卽見此詞今不止牙後矣取無禁而用不竭腐甚庸甚但甚昌黎公憂憂乎陳言之務去此是也蠡誠者物之終始篇曰絕去理障極文章之樂事然一片機神如逢熟識願更出人頭地蠡譬如天地篇曰平而穩此外無他長蠡幼學篇曰開講可傳必可傳後兩股語排而詞誇蓋負與誇神情不同排與整風調各別以此割愛難與外人言也兩小比餘音索然臃腫字

雖出南華映照大木然作文用字擇其雅馴一部史記

單行千古以此佳文如玉璫字如瑕應制人尤宜檢點吾於晏平仲篇禍字一抹於不曰如之何篇英雄二字一抹禍字礙目英雄二字原不入先師口裏四子書制莠雜以漢唐宋心胸作俑自晚明諸君子充類廓清舉一隅爾蠡莊嶽篇曰起股卓絕若招舟子涉江漢一段楚之去齊不知其幾千里一段楚大夫曰否否一段皆今日容兮遂兮之兔園冊塾師陷子弟病入膏肓爲子弟之父兄者夙無慧業童而習之止有此數濫竊科名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十次二

亦自不察相率而至墮落不幸司衡者無能起衰一見此種卽評爲逼真古文相沿而無差惡吾付覆說久矣覆不勝覆汝壇反以此供吾覆何也吾讀汝王之臣篇眼光四射其大如箕假使粉本莊嶽篇吾見之却走矣豈能使吾讀之賞之徹夜達旦又汝壇云學古必神似字句不屑裝大鑿者竊也竊者爲盜盜人財物與盜人文字悉當如律此篇適百里者宿春糧全抄南華經成語仰視北溟則蜩與鷦鷯之謂爾吾向年下第淒涼蕭寺見汝席下有嬌其妻妾篇爲炤入神不覺失笑此篇

舊文也改竄謄入新作欺汝父也大學誠意章必曰毋自欺欺則爲小人毋欺卽爲君子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充類痛收又舉一隅爾蠡者謂何以世俗動云文章一道雖名進士亦難定評吾席帽人也視進士如隔世顧名揣分何敢言言取諸蠡蠡窺管測不白揣度云也然吾謂制義至絕頂其口吻心胸必與聖賢無間然後下筆爲大醇苟能是雖童子亦可高置一座彼耳食者於房書則進之於行牘則置之於名稿則又置之視進士又如三十三天上人進士亦以此自視風久成俗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十次三

此如仕宦中只知有尊官顯者羊質虎皮而於下位賢人司牧則藐之司教司訓則又藐之有志之士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以平者也汝壇自許無俗腸若談文章亦曰雖名進士且難定評俗不可鑒吾兒豈猶俗憶吾家居時聞汝壇孟評至王之臣有托其妻子章評曰王臣則已委贄何事遠遊卽所云昔進今是也且遠遊何至托妻子於友卽下文所云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是也吾嘗謂以此作文字則湯若士王季重嗟乎後矣今見吾兒文真不肯再向黃鶴樓索句但何至自比青蓮

乎夫子曰有周公之才驕不足觀昨書今書囑汝毋虛憍者以此又聞汝臣間郊開之內篇與往年長安慶以地篇皆非書生所見吾自顧何人而妄以北海若自稱乎惟是老馬馱也智亦可師斷輪匠也言亦可採如舜有臣五人一篇奇文至文而閒講後有史臣二字不知汝意何所指今爲汝改六字凡讀書人眼如箕心如髮恐吾子與壇能爲箕未能爲髮少陵評太白詩無敵而必重以細論充類沉潛又舉一隅爾惟捷行二日後無山重自悔曰數年不覩兒壇文字所見試草又大違吾意屢札切責今於十日內外名篇叠至評閱濡滯兒反有辭矣連夜命邑胥另繕一本挑燈細加圈點馳役限三日內追付惟捷貴而南汝兄劉遠族三作既評并發一隅之舉又非獨教吾子劉遠族猶子也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十次四

寄示壇兒語十一 已巳臨清稿

方當被劾部議炤例削職奉有該撫察議之

台想吾兒舉家斷不敢望

聖恩至此也聞六月十一日

上遣吏部郎馳赴保定 欽詢三河縣知縣人品官方治

行中外稱異想吾兒舉家匪惟不敢望并不敢信爾父

亦然比見程使云赫功司是日卯刻出 國門十二日

此刻回 奏與所聞符傳云撫軍立具摺子未嘗行知

亦未敢妄請稿而功司天官雲泥又迥隔茲者昇夫押

結惠心言

寄示壇兒語十一

班遇諸塗有告汝父曰是即奉 旨兩日夜保定往復

詞汝者趨而揖之信然即晚馳回署盥手作此附郵六

千里報汝開函莊誦舉家向北九叩首如撫軍原摺子

稿得知另書再示

寄示壇兒語十二 已巳都門旅邸稿

仲冬奉撫軍檄星赴居庸關以待至則出關行矣撫軍

曰此非本都院使之也

君命之也昨孟觀察差役馳報云

聖駕經臨洵邑 命侍衛詢汝撫臣曾否委汝出門欽此

仰見

聖心為賑饑行而汝詢汝往欽哉勉副

堯舜安民之惠知人之明是時聽之叩首稽首亦竊以

上問誠為此伏惟 內帑發參拾萬金 遣撫臣親賑從

結惠心言

寄示壇兒語十二

行者誰敢不慎視民如子視 國事如家汝父何幸從

而後也自出居庸隨至永寧衛延慶州懷來土木沙城

等處悉遵院憲提命務使匹夫匹婦咸被

大澤歸時有口北賑饑勸示實粘衛城通衢仍登諸果今

夜宿都門外呵凍作十行附郵春明發去為庚午臨洵

第一報勸示嗣發已巳除夕前一日洵河令古思手書

寄兒收

寄示壇兒語十三 庚午臨海稿

嚴歲臺省之員吏部請 旨行取天下有司歷其治狀
自郡守監司而上之督撫咸無異詞而後咨之吏部吏
部又核其合例者而後貢之

天子親策問之爲給諫爲御史爲五部主政蓋自郡守監
司而至督撫由督撫而至吏部稍不合例者雖賢不得
取士之得與是取者不易焉而 御試之日次第其文
爲臺爲省爲部屬士之得與是取而考選幸爲臺諫者
又不易焉今五月朔奉有內外臣工堪任科道者九卿
古愚心言
壇兒語十三 次一
各舉所知之

上諭尅期毋滯二日平旦

上御乾清門大臣以次舉薦奉 旨特擢第一夜半報者
至倉皇不知所出報者出全抄以示乃知九卿公薦凡
一十二人

上特擢者四人也喜且懼朝服北面九叩曰臣鵬自顧何
人被此異數思報 君恩惟有言路臣敢不竭其芻蕘
又回向告諸吾祖父曰累世忠清得以繩武何幸又持
瓣香告諸先夫子先生曰先生庚子典闈試薦闈士五

十三人先生分校上經房薦六人落落皆晨星鵬也當
後勁又以瓣香告諸生平知我者誓不愧作立而待旦
恭謁至聖先師啓聖公四配十哲兩廡先賢先儒拜手
稽首口誓曰自今有渝初心世世子孫不得入此門拜
畢邑中父老子弟絡繹躋堂歡忭同聲皆曰天也
聖天子也清夜盥手作此札附京報內馳六千里示吾兒
與壇汝父所謂喜者以三十年老孝廉六載下吏處分
積案萬萬無合例想所謂懼者言路殊難稱又出自
帝簡奎何以負山哉吾兒覽此恐懼戒慎時思中庸語毋
古愚心言
壇兒語十三 次二
於喜而或溢也

寄示壇兒語十四 庚午臨洺稿

兒還記乙丑七月十二日偕赴洺時乎自通州渡河遇雨覓一破乘爲兒代雨具吾騎七十里水中行抵洺入東門水深三尺至寓與舊明府借一袍換自衫及袴閉門脫卸取髮斗熨稍濕穿出接印兒後至渾身亦淋漓然黍楷爲火烘衣相顧太息不下咽吾於城隍廟齋宿禦蚊無幃通夕刺膚不能寐寓室兒全苦何意六年後苦海登岸卽在是月之十二日也夜闌出南門好月如畫長天無塵回視入洺此日七十里雨淋泥滑熨斗去

古愚心言

壇兒語十四 次一

濕折楷爲烘此景何易得不可不思艱也署篆余同年卽平谷明府六月初八日始來視事諸項未完留滯三旬至今鵲橋渡日始出結撫軍於初九日給咨今十五日赴部驗到矣引兒尚遲暫賃通潞枝棲汝父入長安絕不一謁士大夫卽公薦先生亦未嘗遽踵其門卒笑汝父迂汝父乃言曰先生以不識而薦我也先生薦人爲國非爲私也未引見而先生身是吾負身而且重負先生者也此何足述見駱駝馬腫背少見多怪不得不爲吾兒及之汝父七尺之軀含頂天立地外別無

所倚倘邀祖宗之靈備員臺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惟念言必盟心事必反已今有十不許別緘示汝

聖明在御無隱不照無微不燭無遠不聞吾兒稍一踰閑汝父席藁卽自檢寧負吾子必不忍負吾

君吾兒素指汝父爲鐵石人夫石尚可轉鐵亦可燬汝父蓋不止鐵與石也書至此轉而思曰吾兒夙慧男子吾望兒撞破烟樓如今所緘十不許云者凡俗豚犬耳汝父何多慮然願吾兒慎毋忘汝父自甲寅閏變以死拒僞絕粒飲水伏床三歲其於天道人情物理推勘殆盡

古愚心言

壇兒語十四 次二

宰洺布衣粗糲祁寒暑雨風波霜雪艱苦備嘗與民如家人父子一一推誠臨行城內樂善里四關同善里與夫親睦禮讓仁義忠信八路十五鄉父老子弟日伺板轅吾六載宰洺豈爲一日仲卿留靴地乎更靜單騎帶一僕潛去天明至潞閩邑人未之知也踽踽涼涼吾晚年行徑大畧如此習慣自然并非矯強汝當曲體父心賣樹菴笏地吾父汝祖所憑依也如在如臨汝父可欺汝祖不可欺卽使汝祖汝父皆可欺而道路有口發過見遠將誰欺乎大學誠意章不可不三復汝父以言教

實以身教卽以今春開例援納言收納之際耗稱雀鼠
見者又必以贊古愚謂此備荒也天災流行

聖主愛民權宜補救有司者以爲利是喜災也喜災者
不祥勛量斗鐵木相見投贊屏而去有托貽汝父書贊
幣乞納復之曰不貪所以爲實破戒原不在多藉手返
璧詞旨峻峭汝三叔方至署以交際常情微爲請汝父
嘆曰如此則爾兄猶人也十邀 特旨留任奚爲哉聊
述以誠汝人生處境何常之有汝父雖席祖宗餘庇爲
名家孫子然憶少時赴鄉試草屨重繭良苦今汝爲吾

古愚心言

贈兄書十四次三

子雖貧不至此吾昔遭亂捨生取義幸而不死銓選三
邑日羅處分以登降十二級之縣員叨蒙 特簡爲十
五國長吏冠汝壇亦與有光使鄉人指之曰此彭與壇
之父也古愚爲壇父不忝壇爲古愚子若不待古愚以
文臺累古愚爲景升壇忍乎古愚甘乎吾兒反覆讀此
叮嚀嚴厲亦可知吾志矣如屬私事家報中并不許隻
字讀及吾年五十四有一虛飾有一曲狗語不由衷天
罰立折算折之不已累及汝可不畏哉可不慎哉此札
置之案頭做則當鐘惺則當棒子侄輩并與細說一番

另示汝母札甚簡吾兄將此札一一解說今汝母起聽
汝二叔入城盟手親送一讀癡叔吾無慮處族戚以親
愛待鄉黨以和厚接交遊以嚴謹保體膚以調攝進學
業以沉潛若做若縱若刻若荒敗履可立待也前輩大
家——殷鑒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古愚白

古愚心言

贈兄書十四次四

寄示璵兒語十五

庚午歲河陽

泥途尺蠖條忽騰霄自傾竊幸者人情也合之今春開函得吾兒新稿爲溢喜又聞吾兒於寶樹巷下帷尤爲溢喜汝季叔爲吾言寶樹有隙地壹畝值不過數金吾兄意欲購今從汝意但數椽蔽風雨淨窓明几雅人深致以訝聲出金石爲貴或高處結一茅亭閒時遠眺亦勝樂也此地附西關城下稍擴則爲公廨納固堪憎拒亦多事取容膝而已吾輩以萬物爲一體居天地之廣居又安問此廣狹爲哉兒與汝父浩浩落落隨興設想

古愚心言

璵兒語十五 次一

前書汝請於橫塘荔園內蓋亭舫半間吾札欲於慈聖禪林後結茅顏曰閒閒園地皆吾舊物吾與兒所欲且不果若購蘭若旁想兒與盡亦輟耳閉戶泰四子書儼若先聖先賢臨之在上匪但取科第云也讀史開卷瞭然平心尚論千古單行此與虛度比匪相去何如汝壇從上則汝父他時歸來爲汝掃葉煮茗執帚掃地供汝讀書固所願也向見汝書道及諸侄質學時時悚然今寄題十二汝叔回家卽請與岸與曾至家各授筆墨每犬二題隔口一試試畢稿封寄勿擅臧否少者未肯

降心傷和氣耳處家與涉世大抵如斯旁通則無咎林

鐵山先生爲吾父子文字道義之交問古愚特擢其喜

定出他人千百倍有書寄候貧也附貳金買秫多釀酒

引滿稱快書汝自送去簡畧不備云詳在璵兒札中命

兒齋誦自悉遠戾不及另札附寄貳金供膏火以此札

示之生平大事惟爾祖爾祖母封塋未砌石與劉伯翁

未塋而已汝與遠戾能辦否便羽速復吾兄弟叔侄鄉

試卷全緘於六月初三因交代未了昆季依依汝叔歸

遲回時原札仍各送有新進者補之吾雖貧此禮不可

古愚心言

璵兒語十五 次二

缺母以場後而弗致也若汝未爲弟子員無從觀光亦毋以童子而羞與子裕見也世俗父兄教子弟蚤暮咿唔剽竊八股爲盜取兩科計吾倦倦異是前書所謂文既佳售與不售又何論特索汝應試草寸畧風簷以此驗才力百不失一焉幸郵致新稿有作勿憚因鴻昔人得一嘉言如享太牢吾得兒佳篇雖烏臺青瑣不以易也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寄示壇兒語十六 庚午燕臺稿

遠戾南歸臨行別無可言惟諄囑吾壇將汝父前後諸札敬之敬之涼之涼之汝父宰洵六載恭逢 覃恩以降級之員例不得贈父母瞻天對人撫已淚乾以血幸蒙欽取選用御史臺可以卽補倘遇 恩典邀綸綍爲吾父汝祖地下光此生差無憾今九月十六日欽奉

特旨以科員用舉朝咸稱殊遇然此缺候補尚需歲月未能卽得以是增惶恐今勉措援例封贈榮親報本之心稍盡絲毫以此報吾壇母子應爲汝父喜吾記垂昏讀

古愚心言

壇兒語十六 次一

書汝祖極口稱吾伯考大司馬公初爲諫垣曰真男子此官不可不拜其後伯考以忠諫聞顧名責實吾不知何以副汝壇知之否爲人臣者隨分可盡職獨至諫官惟以言報國文章取其見諸事也迂疎與近名兩者均失夙夜以興不遑寧處汝來書逐條另示細瑣不贅汝父所倦倦者立身行已有大於此者也自揣無狀言不足徵聞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清清冷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又聞鄭中丞昨非巷日錄云舉而

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

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又云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試問供帳應付費從何來饒者既乏贏餘乏者遂虧產業若作宦則竊帑藏剝閭閻居鄉事居問恣漁獵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弗顧豈不大錯特錄數則示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汝祖考妣生前樂善吾爲今不得贈今以科員選會援例贈給事中爲善獲報無疆惟休汝

古愚心言

壇兒語十六 次二

當爲祖父培此善根汝父今年五十四所見所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人無於水鑒當以人鑒紹用忍發前母柩壙而鬻之汝照契以贖似此存心尤當察識擴充但勿沾沾口召問耳笥中有汝新稿數篇殊囁批出鹿胎陳年伯墨圈墨批出饒真家譽戾伯封緘寄還文字至極頂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有目者所共觀忠業之不精不患有司之不明勉之勉之朝珥前寄諸作決其必售今果脫穎又聞林祖厓入泮喜至不寐汝父生平惟緇衣之好最篤汝當悉體親

心與賢者爲觀摩吾鄉教處如泥多釀數斛好友至則或講理義或談經濟或課制舉業旁及詩賦量出佳醞葷一蔬一不過三匪僻罵座者不使入昔人云飲酒須未醉看花須未開最得意趣但恐生無此慧顛倒醉夢未能消受特爲汝喚醒壇自負不可一世操三寸不律應童科舍學使者門焉往乃云不堪再試何也遲速誠有時壇此語可與讀書可與知命兩試凡四作果堪自怡悅遠戾來不持餉我則所大恨耳吾向爲邑令弗肯覲顏依阿搖尾乞憐今則諫官也豈有諫官爲子弟賓

古愚心言

壇兄語十六次

緣甘自墮落乎卽曰甘之非所論於古愚其人也吾見努力攻苦放開眼界世間佳子弟斷不憑藉父兄母於汝父多怨詈吾晚節自持甚嚴毫無輦上態儼數椽客至少而從未嘗先入他門朴素捐介超然塵表遠戾晨夕所目擊者充類舉隅不過謹慎淡約四字盡之矣酬君父之恩凜祖宗之訓母俾隕越則在汝壇之類與不類耳開函時當盥沐肅衣冠告諸汝祖之靈而讀之前札所謂汝父可欺汝祖不可欺是也遠戾自閩入京八千里誰復問故與孝廉子恭觀猛省不得不向上不可不

自立汝書云大丈夫當以有用之身爲天地間幹辦一事業詞甚壯但母若趙氏之子談兵耳天涯父子五六年不見而度汝之不來望汝之來又慮汝之來系腸九迴因吾念汝益思吾父母恩斯勤斯莫由以報張口仰天號泣若孺子嗟夫爲人子而至追憶風木晚矣朋友五倫之一爲性命道義者言非泛泛悠悠尋諛阿意如禮如飴之儔此事最宜慎吾與汝劉伯父狂狷各殊肝膽如一翟公重交情此之謂也遠戾貧不能葬父又擇地甚艱爲汝父言劉家子孫多祔祖山卽其伯考繁昌

古愚心言

壇兄語十六次

公亦卜此地今議祔如地果平穩諷吉卽成吾向許以三十金了此祔尤易辦何日動土卽措如數作兩次付去汝壇親至山協同料理灰勿雜以白土壙必築以堅城砌石則購便石砌磚則範好磚仍壓以石汝獨不記甲寅乙卯兩辰三歲汝父遭患難堅臥時劉伯父日至吾家日摩汝頂乎送殯縞素執紼撫事如予不憂輟停吾生諸事粗了惟有吾父母坏土未砌日夕縈懷又九隆山寶樹祇園青山等處悉欲以御金修整汝小更事未必能任擬假南旋手自經營此吾生根本事俟

皇上御門日恭叩丹墀謝 恩後行且圖之是日遠俟出
國門值汝弟三河週歲取戈取印取圖書小彭將何取
名以三河非但誌地他時視彼賢不肖卜吾李洵人苦
不自知自知以此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老父古
愚言

古愚心言

壇兒語十六 次五

寄示壇兒語十七 庚午燕荃稿

汝曹勿謂此官視洵令卽霄壤耳三公不易介萬鍾於
何有吾年五十四肯不自豎立聽人穿鼻乎先於五月
初二夜京報四人馳至洵但令赴飯肆一飯賞銀三兩
卽遣去九月十六日各衙門報喜緩之三日共賞銀二
兩四錢聒聒置弗聞此輩之欲亦視吾之濃淡何如耳
吾特立獨行而汝動云比例是汝自墮落也以讀書之
身處立錐之地供人追呼等語誰爲爲之孰令令之演
劇請京報人汝以此典不可廢然則初入垣前輩公席
優賜爲數百年相沿之例毅然辭之祇領雅座亦將以
不可廢者赴之重違素心乎大丈夫舉動自我作古卽
小見大充類舉隅不待罄竹書

古愚心言

示壇兒語十七

寄示增兒語十八 庚午燕臺稿

經年閱汝信惟困窮是話今聞報甫閱月來信卽從體面動念左丘明所謂目動而言肆也發不及覺吾爲當食卽噎者六七日乃嘆人如器然器大而所容者亦大斗筲則溢矣觀人又如觀水然溝洫之視陂湖退矣河伯之視北海若又退矣汝曹動云不可已亦思從何來以老夫之心身係汝曹之臉面老夫悻矣汝曹忍哉然汝曹或忍無如老夫之不肯悻也有脫粟飯可無饑有韋布衣可無寒吾生何求如汝所云人生豈區區無饑寒便了馳情溫飽壇乎壇乎吾見士大夫身後不旋踵而子孫枵腹露肘者比比也尚慎旃古愚白

古愚心言

寄示增兒語十八

原缺

寄示增兒語二十 癸酉燕臺稿

秋闈指日人情未有不望其子之倖得也獨汝增之父古愚不作此想亦絕不作此夢以吾京德自顧蚤負若吾兒科名再倖累德更何堪計此札到時闕榜已發得不爲喜失不爲憂此吾一片肝膈非欺人語舊例八月內陞外轉本衙門炤奉 旨補授之日次第開列汝父當在馬樊李諸公之上矣然此次第實爲掌印爭先若且稽察錢局循次可卽至亦名利中小一熱腸也汝父悉澆以冷以到任之日自甘居後嗟乎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吾更不忍流爲市耳惟以未能報 國爲慙愧遲早幾幸皆非汝父意吾鄉聽孺子謔奈此逝者何然幸不盡投濁流耳汝書云不淄不磷匪敢自詡聊以見式遵父訓稍盡子職云爾嗟乎吾爲此誓刀山劍樹斷棺隕首在家不得考終在外不得生還此雖豚犬如景升兒亦知悚慄况汝頗自負乎所稱不自詡者實自詡之甚者也前輩有云士大夫不害鄉里特不爲盜耳不說關節特不爲丐耳若以語于人曰我不爲盜我不爲丐是亦未免有盜心未免有丐心也吾家累世相承

古愚心言

增兒語二十次一

忠貞清白數百年來無科名以外之冠裳不知汝所謂
 酉之役吾猶故我冬杪春初志在四方智慧乘勢竊未
 敢請者云何林姻家故存見古愚代述囁嚅古愚亦弗
 詢大抵由徑由竇他道他途豈頂天立地僕所爲吾兄
 吾兒汝胸有智珠筆無點塵何不舉頭向上如九臯鳴
 鶴而甘與翰音同聲乎汝父今年多病近日飲薄粥不
 及一合氣逆胸壅時寒時熱頭目昏眩外而痔瘡大潰
 疾痛難忍勉強入垣辦事餘惟偃臥而已居鄉慎勿好
 臧否多議論任意氣憎茲多口願爲舌不願爲齒吾於

古愚心言

增見語二十次二

愛汝若夜光照乘而汝今日不能教訓諸弟負爾祖知
 汝之明聽其暴棄汝心忍乎此札偃臥信口授繕手隨
 筆不次皆有神理汝忙不許看默坐凝神令汝友趙伯
 幹張羽長丈朗誦逐條尋繹毋聽之而惟恐臥也康熙
 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老父古愚白

古愚心言

增見語二十次三

寄示壇兒語二十一

季西蘇少編

壇書汝父悉置座右於字之端楷草率卜壇之敬肆於辭之樸實誇張祝壇之誠偽獨於壇之自責自艾料壇之遷善喜壇之不文飾古愚之望壇甚於壇之望古愚也自今杜門習舉業若弗事吟嘯擢髮莫贖此吾兒二月手書也石亦點頭豈屬在毛裏頑不如石臨以天而誓以口此吾兒四月手書也光陰虛擲警諸明鏡塵封今雖拂拭時勤而光明似不如行文處境亦不如昔之樂每一落稿初覺白怡細繹再三疵與病迭見此吾兒

寄示壇兒語

壇兒語二十一

五月手書也恪遵嚴訓杜門守拙錢塘月必到到必住四五日依依毋勝此吾兒今七月手書也憶去冬登舟兒隨與走四五里耳提不一重垂涕泣不肖亦人子也敢不祇佩入春整齊舊籍自砥礪博慈父懽心此吾兒今歲正月二十五日手書也汝父聽言觀行若先師所謂今吾於人是已兒亦知此來書自云前言恐不足信旦夕悔艾悔艾者吾道之所予學者之所不自棄也五月書有光明不如落稿疵病以尋繹而見此皆實實體勘可與知者道難與外人言也汝父喜汝不文飾者此

古愚心言

壇兒語二十一

耳爾累年書上簡則百十字繁則千萬言箇中所存不啻今年之七以汝壇爲他紳子萬萬無可議惟欲類我責善覺多刻奈吾不因時而汝或隨俗則人謂吾矯枉過正先不行於子而欲行於身嬉笑怒罵者聞然而起矣此吾無限苦衷以手代舌語至此無餘蘊矣聞吾郡新守潘公數月治行過化存神忽焉逝湮古愚以不識面之人槩絕通候而痛至徹心累日不能下咽吾爲桑梓痛非止痛太守也吾兒書云與人之不幸與汝父同意太守從弟檢討書源公今春我願爲太守請教吾唯而已還拜之後不復見近日太守公子應順天試吾知之亦不拜淡漠於生前而繾綣於死後閱汝書云太守淑人先三日而殂尤覺慘毒世間安所用循良哉吾兒吾兒可將新任來實心實政逐事確查繕寄一冊以吾所聞前輩張赤菴都掌科家被誣命案僕噬其主叔噬其侄非太守公則天理人情大滅絕矣將爲墮淚碑以當天問使吾儕有心者同立於五達之衢維直道也吾初有門約六條其第三條云骨鯁成性卽下筆爲文亦絕不肯作媚人之語違心之詞一切訶頌假手藉名

祭謝絕今此筆不忍不爲潘公署矣悲夫林鐵山先生
真吾父子文字道義交也客冬八十四叟遠至吾草廬
賦別今夏郵札千餘言惜未有八十五歲老人手言請
細閱之十二字忍料絕筆行將以文寄哭於總帷命吾
兒讀而祭之鐵山有知必能傾耳黃七姻翁高踪逸致
堪習凡俗而愛竹拜石又可爲方外友惜乎其歸之速
也然使早數月則吾給假未旋當作一篇佳文以祭爲
此老開生面又惜乎其歸之遲也有木櫻爐天然木几
石牀朋石主人皆心許我今囑其家暫留俟還以價勿

古愚心言

壇兄語二十一

入他手如價未至斷不可擅移必他售亦勿強爲古愚
無山累德爲朋石古人啞笑兒近報一失賢太守一失
老學者一失真逸人開函至此同時三嘆其二則吾父
子所同也一則兩父所獨也中州庶常寶靜菴先生諱
克勤先以孝廉司鐸已自鍾錚戊辰成進士有道君子
也心識其人未及拜而寶先生先我矣從此過從兩相
叩可無山愧不如近以吾兒所云童試書示之先生再
拜而起噴噴於口曰無山有子矣又有長洲張肅如先
生諱璵先爲登封令以卓異遷南寧郡治中今詣部選

來謁予呈勸民俗語一冊談吐風采似非常子未敢以
言以貌細閱其書訪其人中州士大夫交口心服從此
過從兩相叩可無山亦終愧不如近以吾兒書示之肅
如病中瞿然而起因爲吾言中州湯潛菴先生巡撫江
蘇日鎮江守高紫虹方得學差以他事稽不得行撫軍
力趣之紫虹道過中州謁湯公子一刺并不受其後潛
菴先生卒紫虹致奠百二十金公子執不受士大夫力
勸乃納吾輩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可不書諸紳況子
弟之無忝父兄乎吾先以汝書示諸公以吾每責善不

古愚心言

壇兄語二十一

得不揚善以聳爾行以堅爾志非譽兒僻也有從閩來
者云邵覆常平倉監生淮與本省鄉試撫軍得小抄卽
出示矣數千人角逐吾兒想一戰也方當禮部疏上林
玉巖先生以候旨發抄計程恐後趣吾作札先馳吾應
之曰世間無場外舉子何庸心前札所謂得不爲喜吾
所喜者汝立身行已讀書明道而已儒者無真實學問
無堅忍識力功名驟試小器易盈其不能久遠也明矣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特爲吾兒再提醒康熙三十二年
九月初四日老父古愚白

寄示壇兒語二十二 卷一百五十五

駢驥駕鹽車而登九折阪者以世無伯樂也遇伯樂而弗顧則與凡馬等世之論者謂伯樂相馬以骨以神吾謂駢驥而至於毛色脫落皮膚枯槁即欲以神駿當一顧也難矣文章亦然今科遇孫子未先生而不入彀必其脫落枯槁而大損其神骨慎毋嘆乎命之窮也且汝父安命人也但願兒多讀書耳更願兒多讀書少說話慎交遊吾病甚行即乞歸此札爲兒提耳過此面命之矣不盡十月初十日老父古愚書

古愚書

寄示壇兒語二十二

寄示壇兒語二十三 卷一百五十六

近疏部覆云云想於邸抄中悉見之矣官如龍袍子弟不可依父兄吾每札必及者此耳有啓奏紀畧及會議答問紀畧寄吾兒細閱到日開函胸中無一片忠孝至誠不許驟讀即乍見而忠孝心生無一段戒慎恐懼謹獨念頭身體力行遙相心印亦非汝父數千里惓惓示汝之意汝父影單壁立千仞向於回奏一疏內有臣孤根托命于

古愚書

壇兒語二十三

皇上之一心句繕稿時不覺涕下吾兒將汝父紀畧一冊逐句體會思過半矣此時如古德修行一念少懈百凡即乘間汝父自猛省願吾兒閉戶讀書固窮砥行相與有成人如古愚而不窮爲古愚之子而不窮者未之有也昔人營什一鬼即擲拾貧窮有命吾父子安命而已又汝父遇事多不能忍胸懷真率近日讀易頗自覺所以科場前事絕口不復談今附此冊非示骨鯁實寫心愛什而藏之萬萬不可妄示人也奏對四次荷

聖主齊顏以受恩及此而思愈重而報愈難心愈危而言愈惕矣汝父於七月十九日九月初四日兩札言無

不盡覆而讀之母作紙上紙癸酉十一月二十九日老父古愚白

古愚心言

聖兒語二十二

示壇兒語二十四 甲戌燕臺稿

兒來書云老父獨不見燃犀者乎又云譬諸一家一身特立孤行而諸父伯叔昆仲伯季皆側目雖慈父母知之信之憐之寧保永終乎不意吾兒所見能至此吾衰且病念無以報稱兒幼讀書聞卷獨不見事君致身乎然吾亦慎之至矣自一話一言未嘗與久叅有所言則齋沐焚香閉戶自具稿繕成肅封九師而告諸天舍屋漏中天地神祇無得知繕者非次日旁晚不使去防其洩也今亦無慮老父之有繁言凡發諸口而徵諸登者必耳有所聞而目有所見者也汝父年餘絕不交一人不酬一客客亦望之而却走同視而目無見同聽而耳無聞無聞無見其不敢以迂濶爲狂替也不待吾兒囑之矣病甚旦夕將乞歸兒自顧開關讀書母代老人煎憂

古愚心言

聖兒語二十四

寄示壇兒語二十五

甲戌河清稿

到浦月日已悉汝母書中矣聞兒婦四月育男吾兒年二十八生三子吾年五十八只一子自我不見於今年汝母老耄據也與吾年同昔人云七十來稀縱使得之不過十餘齡耳世間有堂上兩尊偕老八九十所見亦鮮矣河上翁每食薄粥一勺時時怔忡刻刻苦痔精神減前十倍不得不於汝母子思見先師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因以汝父母各五十八及吾病狀告汝即日柱卿丈偕懷于南歸而寥寥未歸者一二老幼皆思屢幾乎虛無人矣密告汝母收拾出門一廝一婢潛踪而出雖親戚勿使知也書未發寸心如擣所望守歲共者老人旅病汝母子應念此景來歲得少痊春夏之交當遣汝母子歸前書已悉言不復贅

古愚心言

寄壇兒語二十五

寄示壇兒語二十六

乙亥河清稿

旅舍對汝母總惟每於燈影明暗時疾痛呻吟披衣輾轉東西隣更籌入耳點點淒絕人來云兒一路斷單朝夕誦金剛持心經聲聲方歇涕泣漣漣今不止黃花瘦也禮孝子居喪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孝經語髮膚自受不敢毀傷兒未學禮乎奈何哀瘠毀傷一至此死者不可追生者長可事兒獨不一念古愚老人乎先是兒臨行請歸諷華嚴大藏此事吾昔在疚於汝祖行之原疏所謂茶與花香不二僧并孝子成三兒所見也做此各自盡然昔遠峰和尚與寶公皆汝祖方外友似未易得耳所以勸止聞兒書專請上生寺德駒禪長每飯一蔬德禪長云此清白供養可薦諸佛何況老僧甚合古愚意古愚非以此爲功德也但或稍消汝六眷從前妄作罪過耳再聞兒書汝母於兩月前茹素今祭無葷此爲汝母夙世善果應事粘諷誦華嚴闔門持齋八字不以客至破戒此爲吾兒胎前善根若東壁請祖考妣聽經讀至疏內摩頂獨別諸孫遠何忍忽作糜依然貧婦近則倍親古愚哭失聲矣若附牒薦古愚塲子三河懷

古愚心言

壇兒語二十六

抱中物不識不知望其地下繞依嫡母膝荒唐何甚顧
哀極而想癡者往往有之疏稿內喚回仰藉法力團聚
如出心求最癡最幻作平實語却最入情縑衣對衰絰
是一是二箇中未能多參杯茗與炷香非色非空諸相
不以具足六句視吾前疏不二成三句倍覺了然宜乎
德禪長之以慧根許汝也閒時聆機緣公案何如勇猛
精進護成白業爲一箇有血性男子自勇猛精進一十
六字皆釋語本體功夫不墮宗門引而證之非敢以禪
亂儒云作此札時不知總惟內人問否問之能爲兒攝
耳否不哀如否病難夜寐此亦無聊之極思也一嘆

古愚心語

遺兒語二十六次

奇示遺兒語二十七 乙亥河清稿

老惟知祖父事未了我躬我後皆非所知然宇宙間原
無可了之事任大而己鄉居謝客讀禮可以讀書鬼亦
愛子成立何況生人自以爲讀書較賢也吾家前明修
譜定軒公以正德壬申從野公以隆慶壬申讓木公以
崇禎壬申三逢始祖誕生之年以爲彭氏之先克當天
心運會適合有如此

今上御極三十一年春壬申曆又會是歲汝父以黃門省
給假臥病杜門肅然而興曰譜六十年待人吾其時也

古愚心語

遺兒語二十七次

增補釐次脫稿重看而生者移徙子姓有無未盡知死
者墳塋坐落方向無由攷名字多闕年月弗書紀者誰
懸死者誰繼諸如此類不能以枚又譜自橫塘始宜稱
家乘未可稱族譜仍舊遵先志也清江譜舊稿二冊涵
口惠安公譜舊稿一冊俱貯橫塘宅內書棚清江源流
最明晰稿全抄涵口稿提要抄箕陽譜序全抄世系亦
提要象峰有譜亦然舊稿三冊仍收貯吾兒於抄本沉
潛詳閱數日存信存疑旁加小註兒一目可當老父十
日兒一日可敵老父十日敏鈍殊而老少亦異夫家之

有謂猶國之有史也修史者必須羣才然後成具三長而不使聞不使參其爲史可知也故不得不汝商先代諸勅誌述舊譜已載惟伯父左司馬贈大司馬制及行述墓誌未入一一覓寄吾諸祖立德立功立言言皆可行著作僅存其目可加意旁求隻字片紙必什襲以報遂清編爲吾伯父司馬公所哀遺集僅得詩若干首自附於後本謝康樂述祖意而名之也序之者前輩黃先生諱鳴喬此編於世未遠縉紳文學家或可覓若黃先生賢子孫或因序而此編尚存百拜而請之得借抄幸

古愚心言

寄兄語二十七

矣兩垣疏草尤近富不至湮沒勸覓諸省中藏書家吾意於古愚心言竣刻再彙彭氏一家語特以此事煩吾兄兄有志遙清新東梨留後以待又拒僞歷案板與惠安公文集板好收置高閣拒僞爲三年苦節鼠肝蟲蠹必不敢飽且蝕在吾兄則當敬慎護之矣老人古愚白

寄示壇兒語二十八 乙亥河清稿

旅中老僕只兩人造物者亦奪其一惟捷於九月十四日逝矣遺囑火化而殮用深衣服中如式上下表裏雖布皆新柩暫停樓下不忍遽焚亦不忍令其荒郊暴露也樓上設矮座飯供百日七日前主人晨夕扶掖登樓念心經咒以資冥途自是主人步履彌艱遇七板上誦金剛經各咒齋期設齋葷設肉臨危前數日屢詢周詳伏枕叩頭云如是客死日瞑矣以壁上所掛佩刀送主人泣云視此若惟捷長隨主人復以五金又語之曰爾

古愚心言

寄兄語二十八

主母遙設靈未嘗破戒作佛事所以於汝未便延僧再緘五金俟汝骸骨歸故鄉付汝子爾泰建一清淨道場兩封暫貯又詢彼婦云塋沈塘收焚同穴許以灰料工價記汝父初爲沟宰魏捷舊人辭去惟捷新人獨留念之悲痛若沟邑奔走艱辛則汝父百凡自牛馬彼賈未嘗當一面彼非不爲乃不能也猶憶赴沟口騎一老馬行見者謂斃可立待不意寒暑陰晴晝日皆恃此歷四載始斃瘞諸沟北關外臨其穴垂淚作沟令瘞乘馬嘆我馬我僕云何吁矣今作河上祭老僕僕同一涕洟字

到卽遣人走傳爾泰知之彼亦人子也十月初六日

古愚心言

壇兄語二十八

寄示壇兄語二十九 乙亥同諸稿

則哲慎於未然若已然則蠢動皆知之矣道義嚴於一
介若干駟則矯語亦能之矣君子所以謹幾而慎微也
杜門村居爲上昔滄臺先賢非公不至吾以爲安得公
卽公亦非孺子所知昔人云今夜只談風月吾以爲風
月清賞亦多此一談特書以廣吾見存誠主敬戒浮去
矜愛身養性讀書窮理量出以弘語攝以默才欲以藏
奚啻幹蠱云哉加餐少飲節慾六字書紳老人書此叩
天不一叩兒書紳再書座右凡坐處皆書常目在之韋
布士之常也至於捉襟露肘藍縷蒙茸自謂落落恐多
口者諛爲矯情無知者則以猥鄙視之矯情之諛毒於
猥鄙君子所以正衣冠尊瞻視也病翁古愚語

古愚心言

寄示壇兄語二十九

寄示壇兒語三十 丙子河清稿

父子天性也子與夫子以爲主恩也每見世人唇吻多有舉兒癖古愚唇吻與人異古愚天性豈與人殊乎念之哉望兒更望兒之子近孺叔到浦得兒手書聞至掖孫聰慧受教一喜又聞至錦孫黃口能喫菜根誘以魚肉不動一喜良孫齒垣舌藩完好一喜喜至於叩天安知非仕宦時培之植之而幸邀然慈後瞻前補救恐不贍恃祖父之澤其敢攘以爲己臨以天而重以祖宗詩曰敬天之威於時保之孝經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諄諄娓娓從前如說如話如呼如贊今去其如之見可矣兒書惟讀書課樹四字括之讀書則面目與聖賢晤對豈但益人神智前札屢及課樹則自葉流根由小至大皆有至理壬申臨出門題句青園土地祠於樹木而及樹人栽者培之思過半矣且不耕而食藉以免素餐可乎園柑至清江皆潰記稱入淮化枳何獨不然孺叔別去老人旅病望信注眼成穿念吾鄉人誰肯向蓬門作冷面書郵吾兒六七月間能踰嶺過江一慰病榻否然家無人往復數千里非易也未得吾書慎勿遽爾

寄示壇兒語三十一 丙子河清稿

今歲自正月至二月下血如注哀哀父母疾痛莫由呼二月十日恭接勅命二軸扶病跪捧謝恩後肅展龍章慶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捧此歸撫焚黃文謂不孝男鵬先在黃門未及請今於解任後得之矣聖恩如天雖草木無知亦思向陽而況含靈乎隨征隨運病不得請五內急如焚所以有微臣以馬代身之狀二月望日煩柱卿丈齋狀入京捐馬二匹二十九日督運諸公叙狀具摺啓奏欽奉知道之旨若非柱卿星夜兼程稍遲時刻則區區葵心何從上達聞同時啓奏捐馬凡三人彼二人者奉旨皆不收獨收兩馬感賦代馬吟恭載古愚心言第四冊又市馬未及價高章之張禹服二子實左右之亦吾友中一道義也適得便鴻特爲吾兒道及旅人久病惟有晨夕力疾焚香百叩祝曰天體行健聲靈赫濯早清沙漠奏凱回鑾臣告天於二月三十日臣祝

聖於三月初一日祝自是日始吾兒戴高履厚亦不可不知初 恩綸榮題奉 旨康熙三十一年仲夏汝母生存書 勅封今鳳閣騰軸用 實康熙三十四年季冬汝母仙逝書 勅贈痛體之不及見也嗟乎不及見者於吾父母最哀痛至妻哀漸微矣筆於四月十八日祭內子初諱詞詞載古愚心言言之根心似此

古愚心言

重刊第二十一次

寄浣江語 乙亥河清稿

存心者必及物學道者必愛人惟子素懷在台深信自無待於聒聒然未免夫惓惓今茲新猷首遵

聖諭城鄉各立約所講讀勿爲具文尚德綏刑化民成俗清必加以慎倦必勵以勤柔必濟以剛仁必斷以義民當愛而務防其玩士當敬而務清其流猾胥謹始而務杜其萌積役先嚴而務寒其胆處不孝不友則開誠感動按月必問其格心化爲竊爲偷則置簿註名點卯必稽其改行定期以寬比較別獎懲以代催科報命案

古愚心言

寄浣江語一

立取口供親相檢休延時刻保甲清而盈虛淑慝如見山阪歷而荒曠有無瞭然遇齋戒莫理刑名逢節氣記饒鞭扑婦女非犯姦勿繫詞訟遇牽連悉勾陋習應去不可仍風獎宜釐不可畧上件雖大莫畱殯民詞若小卽片言省檄催與差提免需索又畱滯母信手標票則弗擾母信口問話則弗奸輕事舍法而原情重案按律而察例孤寒在於扶植貧獨在於矜憐倉庫在於慎防監獄在於清理起解條目查細項積穀多寡視陳因每於忽而謹微常卽小以見大安遇災須枉已盡人便是

告天家傳清白守官箴世篤忠貞思祖訓聊云窺管可
當舉問

古愚心言

寄浣江書二

彭氏宗祠榮修春祀題辭

壬申三月木蘭稿

人情莫不愛其親而敬其長等而上之其先皆一本也
等而上之其先皆同氣也一本同氣而至於途之人此
無他渙而疎際而遠日疎日遠而愛敬日以微愛敬微
而親賢之誼不復講矣肇祀親親也賢賢也親親賢賢
而愛敬油然而家之所以興族之所溘大也歲壬申宗祊
整肅祀事初成十代孫鵬鼎手題句曰有尚親尚賢之
心廟中如在克知愛知敬之念天下可平懸諸堂柱間
有以平天下三字爲侈者夫人人親長而天下平又曰

古愚心言

宗祠春祀題辭一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子與夫子教我矣重
宣此誼以廣衆志祭典購租貳拾石才贍品物惟儉值
十一代孫聖培初還祠內義田拾捌石田以義名九代
孫大司馬公汝楠予告時送一爲闔族延師一助寇婚
喪祭司馬公此舉尚矣壬辰聖培登進士榜之官盡典
義田田子粒咸屬典者歲久弗能贖典易鬻券僅剝原
田租肆石惜哉壬申還以半并剩合貳拾貳石會議克
祭又二房郎中公子出叵在外嗣續有無不可知所遺
祭產非本支者久假瓜分今送五石克祭以郎中贈公

初圖像附配故也祠舊用副清出辦課而已另載諸譜
 初擬仁義兩房輪值禮智兩房附之既思仁房較義房
 子姓衆多且仕宦耕鑿稍殊保無當年督責之累惟序
 年齒不序行次文荷仁房八人義房二人以齒則按年
 馴至多人則衆志竭誠此變通之深意也又吾家子姓
 住城自始祖二世祖億二公暨封贈督學都運列祖佳
 城歲未嘗謁自茲春祀三月定於望兼謁上下寶林暨
 祇園封塋次日謁青山封塋一舉數得鵬所願望者親
 賢愛敬而體之以仁行之以義出之以禮讓恐莫起聽
 謹於祀日恭設香案奉

古愚心言

宗祠春祀題辭二

聖諭十六章牌率族人序立聽講畢送牌至里社然
 後行春祀禮觀鄉而知王道入廟而展孝思雖不能至
 心竊嚮往之矣

新增億二公蒸嘗題辭 五中正月本廟稿

億二公爲封戶部贈督學公之父督學別駕二公之祖
 都運公之曾祖大參贈左司馬公之高祖祭田只四畝
 載租只四石田下下故也除辦課外所餘無幾歲時伏
 臘不成禮誕與諱不能皆享相沿日久亦不自知其非
 存其名而已比年以來督學公同懷弟別駕公本支播
 遷無定處蒸嘗輪值弗赴衆互推卸致弗祀并其名而
 失之八世孫坊耕硯食貧目擊心恫遇億二公誕諱烹
 雞以祭懇切道及鵬聽之悚然乃購田貳畝載租四石
 并前共捌石稍申祀規夫以大參贈左司馬之高祖楊
 州敘州韶州守長蓋都運之曾祖廣西湖廣督學平樂
 別駕之祖封戶部贈督學之父祭不掩豆千占清風至
 大司馬公爲七代孫因仍舊貫則反不如八代孫坊烹
 雞之爲賢也清德祠前後原兩座前祀贈公暨督學都
 運大參四祖祠祀督學公季子屯軒公後座崇祀億二
 公載在譜牒兵燹之後始合祀前座今前後座重建以
 屯軒公并附於後於祀億二公禮弗專雜以七代孫汝
 問承嗣祖父木主於義又不合亟撤去歸諸與達子者

古愚心言

新增蒸嘗題辭一

屯軒公仍舊祠於前禮專義合可與知禮知義者道之而已

古風八言

新清燕喜題辭一

初增清德祠三祖祀典題辭

王中木蘭松

以祀典世及 贈給諫公鵬父也明府公鵬祖也大恭
贈左司馬鵬曾祖也都運公高祖也督學公六世祖也
封比部贈督學公七世祖也億二公八世也兆一公九
世也上邇十世爲始祖足翁公祀事孔昭寧忍一日忌
之而今吾父吾祖菰藻差足供足翁公暨諸祖宗祠春
祀肇修於

古風心言

初增祀典題辭一

今上三十一年壬申與始祖誕降之歲適合傳世十四歷
年三百若有待焉而起者也億二公血食幾廢稍稍擴
充雖其慚愧然不致自今廢隆幸矣封贈公以下三祖
惟大恭祭田尚存磽瘠而祖督學而父都運合祀於坊
巷永思堂若封贈公暨贈宜人陳妣祀於橫塘清德祠
誕日不祭贈公贈宜人諱又同日計歲僅一薦按永思
堂祀規提學公淑配封安人贈宜人陳妣諱日內載橫
塘有正祭城中請主出位設茶酒行四拜禮繼配封宜
人許氏亦然都運公淑配贈安人加贈淑人朱氏繼配
封安人加贈淑人林氏亦然若夫誕日不祭非獨督學
都運諸祖妣然也卽督學都運亦然橫塘清德祠坊巷

永思堂無不然嗟乎誕日不祭則攬揆之思微矣諱日
又曰橫塘有正祭亦知所謂正祭者割肉節陋爲里旦
所羞乎且永思堂曾祖大叅公暨曾祖妣累贈淑人郭
氏封安人累贈淑人顧氏庶祖妣張氏誕祭祝詞皆曰
生既有慶沒寧敢忘而高祖父母以上不及誕何也又
高生祖妣贈安人宋氏誕諱咸饗而高曾祖妣淑配繼
配四淑人皆不饗何也吾家奕世清遺當日定祀典者
一切簡約驟而再議貧者乏財必生懟心則惟祭產稍
增然後可鵬食指噉噉苦告糴爲此尚未遑顧今弗爲
恐後世子孫誰復有知之者乃薄置祭租捌石充清德
祠後之視今富有觀感而油然而喜敢再拜而升以辭
祀規畧定於

古思心言

初祭祀典題辭二

祀外祖孝壺戴公孝子祠題辭 壬申

蓼莪之詩曰父母之恩罔極莫報者也顧自父而上推
本所生無不知有尊祖敬宗之義自母而上推本所生
而少有同夫木本水源之思者何也女子幼從父嫁從
夫泉水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漸遠則漸踈矣
且父母之有丈夫子也母俟於女子之祀其父母祖父
母女子之祀其父母祖父母非父母之幸者也鵬母戴
太君不幸而同懷昆弟皆無嗣母之父母祖父母舍母
誰歸先是吾母在日吾大舅筑獨將父母每念及此丙
申母病泣涕連瀉日旦夕吾就木不及報吾先父母吾
子成立能爲爾仲舅嫡子立嗣禮也不能則吾祖父木
主祔諸吾家湖坡祠祔祠不能悠遠吾家舊宅廢基盡
歸宗人價無幾如可贖則構數椽祀吾祖父薄有蒸嘗
吾子孫世世祀勿替語載先妣戴太君遺命述中是時
鵬年二十敬述母命壘痕盡淚今五十六矣吾母舍而
逝者三十七年矣爲舅氏立嗣尚難僅於湖坡祠祔祀
外祖父母以上諸祖雖具有薄田祭不掩豆而舊宅廢
基贖之未遑先於外叔祖亦甫公東園得笏地擬構於

古思心言

祀孝子祠題辭一

斯然終非太君臨病命見意以是中止必勉復外祖父
母故居曠土內建三楹祀吾外祖文學孝壺公外祖妣
史氏并祀外曾祖華川公外曾祖妣旌表貞節林氏自
外曾祖以上仍附湖坡祠得歲祀夫以外孫而祀外祖
父父母於禮似過今以外祖孝子之心推之非祀華川
公則外祖之心惘然矣以鵬母太君 贈孺人之心推
之非仰體父母并祀祖父母則吾母太君之心惘然矣
願爲孝子祠承外祖志也遵母命也祠未成而先爲題
辭期必成也曰此吾母之所以報父母而推於祖父母
亦卽不孝之所以報吾母者也母遺命以二舅氏祔讀
詩至此爲之輟蓼莪感下泉云

古愚心言

祝孝子祠題辭二

古愚丙寅五十自祝詞 臨海稿

丙辰距丙寅彈指一十一年丙辰爲文自祭者古愚子
四十也丙寅爲文自祝者古愚子五十也四十遭亂之
三年也祭爲絕命之辭五十筮仕之七月也祝爲造命
之語古愚子自祭旣不欲他人之祭古愚也古愚子自
祝當不似他人之祝古愚也古愚子曰絕命者自絕造
命者自造惟命不干常吾烏知夫繼此之日祝耶詛耶
吾烏知夫繼此之事詛耶祝耶祝無益也詛亦有損知
其無益則祝之喜何如夫詛之懼知其有損則詛之懼
倍過夫祝之喜引滿卽自勑引滿行自念甲寅吾死也
生我者天也丁丑吾生也生我者父母也生我者天我
何以事天生我者父母我何以報父母無以事天而曰
天勞我以生也欺天乎無以報父母而曰父母勞我以
生也欺父母乎周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彼一日也遽大夫行年五十知四十九之非寡過未
能此一日也彼日而往此日而來往者怙恃不可追來
者居諸尙堪問吾報父母也乎哉吾事天也乎哉

古愚心言

丙寅自祝詞一

丙寅距丙辰彈指過十年丙辰距丙子彈指過十

年五十仕洵河云十旅河渚生我者天也何以事
天生我者父母也何以報父母黎我之一章云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其四章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憶丙寅正月洵紳士旗民請製幛以祝予曰性不
喜譽亦不喜祝且譽者毀之媒祝者詛之引謹辭
紳士旗民罔請予曰必相強俟持幛至卽焚諸堂
前如拜領請者謂予矯因作五十自祝詞自祝者
不受人祝也亦以自傲也康熙三十五年今丙子
正月二十一日撓揆辰古愚子識於河渚

古愚心言

百寶自祝詞二

宗祠請主祝詞 辛未本蘭稿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冬十月己亥朔越十六日丁酉
十一代孫主祭聖騰偕子姓等謹以十代孫給事中鵬
蕭修齊品清酌剛鬚柔毛敢昭告於顯始祖考妣顯二
世祖考妣某府君某孺人曰宗廟之禮敬所尊而愛所
親子姓之情與斯濟而萃斯厚吾家源出漳水我祖肇
基橫塘分爲四房仁義禮智漸成國族忠孝科名然而
仕者食貧恪遵清訓若夫農則力穡祇服先時奕禩蘋
藻闕如百年俎豆惶惶九代孫汝栢久病歎心十代孫
今鵬仰承父志屬者綰符出宰 召對賜廉吏之金茲
當給諫假旋珍重分

古愚心言

宗祠請主祝詞一

天王之賜祠塋再整坊表重光乃以敦睦深情肇修春秋
祀典惟兆一公四傳至贈督學使實仁房長發其祥而
兆二公三傳至封尚書郎爲義房式開令緒恭請顯三
世祖某官某府君顯四世祖某官某府君圖像侍始祖
左右弓冶爲吾家箕裘自是序分東西次仍昭穆前明
仕籍鵬起以爵以子肅躋與享之堂 皇朝科第蟬聯
應贈應封陰在奉觴之列恭請前明某官某官某府君

本朝某官某府君祔嘗式貢黍稷皆馨又惠安公
爲我先公一代典型在念五公與念三公同懷昆季根
莖一本枯菴忽殊笏起葛藟之思倍增水木之感恭請
某官某府君祔配千秋陟降四代如上惓惓追遠悉由
贈左掖九代孫遺言惟茲井井咸宜則爲新黃門十代
孫述事作求世德齊聲勿負紹聞廣大 聖恩繩繩皆
當思報肅此祝釐伏惟尚契

古愚心言

宗祠壽主祝詞二

宗祠春祭祝詞 歲子申木蘭稿

本天本祖莫報誰無同心知愛知親降衷若有恒性以
時祭爲春祭文生於情聯小宗而大宗禮行以義譬諸
樹木者繁枝蔚幹自葉流根擬之觀水者千派萬流瞻
河至海今茲追遠敬謝未遑惟此奉先恭從本始諏吉
肇修祀事定期長值 三春九秋 是日宣講

聖諭一十六章觀鄉而知王道之易大家聰聽 寶訓百

十二字入廟而識天經之尊必敬必誠一堂燕喜爲昭
爲穆百世鵷行緬懷積善積仁貽休垂裕伏覩立功立

古愚心言

宗祠春秋祝詞

德作則儀型承家敢不思齊詔祝悛然如兄發情同志
將事歲定十人序齒按年報本生逢此日我足翁考妣
胎而茹素饌潔伊蒲今復翁 贈君晚已長齋寡隨蓮
豆若夫肥膈剛鬣同風精禮庶幾潤藻溪毛聊將明信
望列祖而如在思與配之式臨不盡瞻依咸祈尚饗

寄哭內子黃孺人詞

乙亥河清稿

維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秋七月朔日杖期拙夫古
愚彭鵬在河之洲在江之浦扶病看兒聖壇奔喪灑寄
以淚哀絨以詞致聲於

皇清勅封孺人黃細君之靈曰痛哉細君死生契濶之感
最易傷神艱苦患難之思何堪回首自君甲午歸妹與
吾除夕結藕館借愛餘瓶無盈貯元旦甫餐欄板對食
齊眉三朝卽下水厨作糜洗手羞稱新婦嘗乏小姑前
茲淡泊城居還云閨秀嗣是困窮鄉徒涸跡村庄乍看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子詞一

牛衣甘同冰蘂突少烟而竈冷何處折薪釜生魚而滴
涓無由挹水滿園墜葉奚落半肩出戶清泉荷擔十指
人寫憔悴烏讓卒瘡麥熟雙手爲春非杵非足楚成兩
輪自碾千轉萬迴統計經年之中何境不艱春碾特書
其槩看來百役雜作渾身是苦水薪聊括大凡休問陰
晴衝風或兼冒雨可憐姘婉落地不服臥床饑時忍弗
姑知克賜釜瀝病日哀惟自鞠絕口刀圭曾將黃土染
麻裁袴度暑又以蘆花當絮薄被耐寒衣百結而名鴉
藍幾成縷髮非膏而蘸水凍卽凝冰縱世間孤孽愁人

當無再似雖男子餓膚苦志未必或踰屬丙申甫中異

寒雪深三尺如庚癸閭內呼乏糧絕半升惟君拾菜爲

羹上供二老有母破壁當炬下烘諸兒是歲吾母登仙

閨門寡妻爲婢吾家五世作宦先考不仕楚相以後負

薪君時諸姊弗貧予季斯微隱之祖矣無大他何忍道

人亦言愁痛哉細君髮燥靡瞻北堂久暗齒齊啣恤椿

府蚤凋上有庶姬下多悍婢茶以齋受淚并聲吞是在

未歸之年已罹百憂之集幼經城陷各自星分鬢垂推

送寒門襁負感煩蕭叔依姑爲命寄婦如賓值戊子山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子詞二

寇未平季伯母孀嫠艱疾臥起背負板洗無間寒暄飲

啜口嘗屬續不離左右年方十二事堪溯洄比及于歸

首敦百行常撫今共如昨甫動念而推肝母昔沉疴剖

股減算吾少多病割肉焚肌以母五十壽定數莫增誰

知血瀝而吾二十年哮喘疾痊可天鑒心誠昔岳大人與

父作朋故先君子視媳猶女事吾母僅二十一月奉吾

父歷二十三年初忝賢書會逢庚子放榜前一日偕君

徒步入城聞報至中宵視室赤身立壁寒翁呼父貧婦

稱見影裏荆妻懷中女倏相顧以喜旋不語而妻在

再九科朦朧五試慰言迷日過眼夫子昂哉敢道傍夜
到家郎君貧相內歷甲寅變亂中遭閭逆倡狂托病避
人絕粒拒僞先與君約明聽我行日勅綠豆一杯去渣
有汁暮供白水三勺銷肉剝膚君日殆哉我吁已矣其
始症稱咯血牙齦暗雖久後便汗滑腸床質爲廁二十
五回餓魂莫測口謹呼蒼一千餘日殘喘垂危脚怵禮
佛傲金藤而請代割股肉以潛投淨業齋心聚香艾腕
或七日不交睫或連朝不沾牙或下氣柔聲或察言觀
色或豆漿濃而擲鍾碎碗或湯水觸而詬語厲顏笑裏
是啼博得回嗔無喜寒忌爲暑低徊欲睡未眠容所不
容忍其難忍更難懸磬空抱惟疊吾揮疏以乞哀君濡
壘而隕涕間拜仁人之粟變作酒醢之酤自磨自飾木
籠不遺莠秕爲賢爲聖鐵釜常看糟糠竭盡焦思生全
數口即使我之易地萬分何能因嘆君之呼天一毫未
報亂平以後君堅意於長齋語深不聞我上書於繡佛
時當羅綱歲紀甲寅弟子以七月十三絕粒而明必死
室人於九月初六持齋還說祈生一則束斷肚皮吞鴆
喫雪一則咬酸牙齒餐糞擯蔬在餓夫別具肝腸神僧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子詞三

暗度而愚婦磕破頭面淨土皈依此間何可互參在彼
亦能自靖乃歷本年春暮絕粒者苦厄千日十支却從
今歲秋分特齋者圓滿三年旦暮念風塵烟火未脫屏
去猶遲知范甌葷素何常逢着便喫隨緣口吃毋忘茶
麥雪霜及第心空莫作亭梁溫飽仗僧宜疏望佛證明
原刻鴛鴦集中法門直指倏移蝶夢紙上公案兩重痛
哉細君日月梭飛光陰駒隙自甲午至庚子無言不淚
任能箸竹難書由丁巳溯甲寅有患皆罹猶覺涉淵恐
墜若憶已丑歸去喘息懸絲回思戊子送來形骸枯木
寧圖夙締永似前緣嗚呼痛哉乙丑還入棘園九肋浸
戴席帽君爲賈勇我奮先登李廣之相不戾奇定於數
士元之身作宰拙愧其才感君和淚書丹扇我推誠保
赤我撐疲驛勉御衝衢君耐繩樞莫之官舍此別遠將
十載作吏愁對一行荒署無人歸攜葉氏故園極目微
諷藁砧曾藉黃戴士手書緘寄古愚子聰聽凡而札中
所及皆今詞內備陳獨是絕粒之時危綫欲斷堅臥之
日隱意難明水漿潛置米泔羈縻延喘泐溺暗藏便污
勘破毀形始反側而揣摩既周旋而恐洩將進逢怒額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子詞四

天以哀明知不言每日三潸痛哉細君當時伴爲悶覺
斯語至是方聞翻誦原絨殘燈獨泣間思舊痛深夜長
號所以婢子至洵河塞驢帶雪比及行旌赴京國羸
馬挽車從無假以坐幃在途欺影渠自令之司費循分
安心舉頭忽隔十年侍疾無從寸晷葉氏幼撫罔報主
恩喪服女同變通家禮自時太君已逝萬一庶子重生
以妾終喪先兒報嫡痛哉細君嫡庶人情異視兒女世
俗殊觀君聞洵邑生兒喜同出腹僕報殤子害痘痛至
斷腸祇今庶女呱呱附行已五頻煩太君眷眷注念維
均五已九齡六纔幾月竚盼依懷繞膝覓東分梨何辜
夢曰爲炊墜釵破鏡痛哉細君人孰不爲婦而君以婦
長獨勞人孰不爲媛而君以婿貧致賤人孰不爲嫡而
君以同儕切膚人孰不爲妻而君以歷報出險賤者消
長無常賤勞者盈虛無常勞艱險默持鬚眉退舍體膚
愛護巾幘後塵表而出之可以風矣嗚呼昔窮邑令原
老孝廉無可解頤有歷望眼逢戊辰賜金駐蹕臣遇
非常比庚午特擢鸞臺婦心斯慰燕邸莊貽兒語潯
河首報卿書恭敘

古愚心言

河渚哭內子詞五

君思矢敦臣節復予交勗堅我共貞吾聞安不忘危恒小
君之所教利遣汗行樂羊子之自慙惟我知君永肩一
德惟君知我屢勉同心次年給假於春六月息肩小暑
瀟瀟落落沙河容舳舳踴踴涼涼過嶺雙竹許在自誓刻
於心言未嘗私謁侯門絕不少粧宜悲歸當冒雨比隣
且無人知突爾不期入室似覺君訝彼日覩君骨立慮
不承年凌晨攬鏡容憔悴尤非昨暮以吾呻吟患痔避客
杜門覺君漸次銷肌結腰移孔幸當半載大兒連舉二
孫重及是冬貧女新還舊第喜而勿藥微爲開顏壬申
偕君橫塘抱疴永日夏五報臣梧掖簡命自天隨扶
謝恩相將回里煮藥不由別手仍似貧時和羹悉出
親調無殊少日痛哉細君從別薄宦饑飽莫辨晨昏歸
來老妻飲食以時次第頻將報國竚勒加餐又吾惻
惻無華依然寒素藉君優游甘淡弗厭屢空閒來親課
僮所灌園治園緩步時行出隴間稱視苗嘗曰惟儉助
廉詎云不耕而食我心則爾卿言復佳謹謝時賢養病
巴里自笑祖居孤陋抱甕守愚未聞三徑就荒買山而
隱比來雲間廖樾軒過訪備與河渚古愚子閒談樾軒

古愚心言

河渚哭內子詞六

問曩得平泉一莊果否古愚嘆是何載鬼盈車有無多
口憎茲欲言隔世先是援例請 贈及 封庶幾荷

一 恩自親逮汝辛未五月既生魄吏部遵 旨彙題辛未

五月念一辰功司應付執照欽依在案頒給施行兩代

天章貳軸 勅命我父母受茲 綸綍六代承先臣夫

妻邀及 恩波七葉啓後蓬門日近楓陛露湛九秋上

考妣封塋同日謁祖考祠廟臣朝衣行禮卿象服是宜

前沉後揚僉謂皇天眷祐昔否今泰遑推物理循環痛

哉細君君之佐我者四十二年我之報君者僅此一日

古愚心言

河渚哭內子詞十

小春力疾赴 闕嚴寒支病入垣分袂唏噓偏似情長

話短登舟欸乃漸聽人靜更聞君勸我以委蛇太剛慮

折我囑君以調攝垂老且衰滿腔盡是愁懷天奪吾魄

觸目皆成惡况朕兆其幾三山手書述沿途竹簪淋漓

知君牽掛芝城心筆道遍溪布帆自渡請君思惟到

京庶子已殤哭昏青眼仰屋病夫覺甚中入膏肓臣未

竭其芻蕘疾彌填於狗馬所以奏事謝 恩內有血虛

氣喘心若怔忡之辭因而裁書寄郵中多痛巨神疲口

漸凋竭之語但念此身許國久稱之死靡他奈慙而迂

徒思何補屢蒙處分 恩免致煩遠慮震驚去夏假寒

土床連旬弗起聞五捲來襪被常暑臥默宣 旨聽在

外保全真同 覆載臨河誓自今胼胝稍竭涓埃知羣

言之傳訛市幾有虎急矢音以報信弓去無蛇適朱信

道及生孫謂王牙喜過滿月隨言君病牛吐牛吞再問

近座將疑將信迫欲馳人歸去主僕皆單跂吟懷于後

來糧舟行慢白晝衡門剝啄隨響成形清宵孤翮騰空

有聲皆喉嗚呼告病初心已決先數日或免斯行乞骸

今請無從各一方何由得見九秋致札十月爲期請君

古愚心言

河渚哭內子詞八

潛出里門長行兒輔盼君飛來河渚聚首歲寒邇衫解

子銅爐寄汝霜多毋蚤雪下當停低何人比黃花設身

處地髣髴卽猶槁木未見應聞試讀疾痛彌深行止兩

難會心當自不遠再看飲啜一勺衰頽十倍開函寧恕

如遺方將擲管日穿未及臨池神往人卽石也石亦點

頭佛似鐵乎鐵當下淚絨旣封而復發語垂盡而又叨

春夏之交天清氣和思家不汝濡滯歲臘之際旅情病

况懷人似我倍繁兒此來慎勿獨行君同出期須迅至

懷于去後長壽追赴揚州望子未回惟捷飛趕吳郡哀

絃急響電掣星馳無非同病相憐謀面而別尚有寸心
欲吐矢口悉陳痛哉細君四十年夢裏縈懷一銷病魔
半銷客路九萬程閨中屈指聚日恒少別日苦多鴻案
左虛鯉書邈若凡迷虛者聞足音而喜彼去國者見似
人而歎而況子母夫妻人非陌路悲歡離合音自不同
乃惟兒抵武林偏爾僕先激水家書數紙兒未見其言
旋野渡片帆僕相失而過去乍觀兒面隨啓君書幾爲
愛微之音憂危惕厲那識 如天之覆保護矜全將恐
傳疑必釀雜症懷于前行弗遇用臣立遣馳歸或趣於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子詞九

家或迎諸道提耳急矣臨書惘然痛哉細君發諸書而
本諸情紙來汲汲入於耳而出諸口述之悠悠注馳歲
盡無踪惆悵春濃不寐已過撲蝶將度執蘭牒麗始報
病形只傳瘦減縹渺末由推測疑是阻留惟正月廿二
日稟帖分明乃四月廿三日浦城始至豈有斯須呼吸
春信夏傳從無急切惘涼鴻冥纏瀾當我心脾皆病臂
足成痺度兒慈母思深嚴君憂切既分身其無術實兩
顧而躊躇客孤依親年老托命世多爲是吾豈云然無
如一僕瘠危僅有一僕身隻此則兒之號泣猶爲卿所

鑒原痛哉細君往何之兒歸無恃使六眷明識吾意
汝行勿阻吾與君尚能團聚三春若用臣稍體主心渠
往適飛君之兒何至歸遲五月痛哉細君汝沒在四月
十八凶訃於六月廿三序卽經秋忍寬過夏藉他人手
報主母喪不顧浮沉罔思奔護六眷總爲無識用臣却
悔遣回痛哉細君君生女至十三女子有四君生男惟
其一男兒無雙送終四女繞床臨沒一男離膝使人謂
生男不如生女實我惟累已并以累兒聞至長嫂哭無
淚號失聲願言思子并及賢守兩餽藥一賜吊答拜之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子詞十

人仲弟責我何辭征夫反躬自罪屬者懷于既返古愚
首云坡仙議先作棺流俗指爲凶器達人稱室曠者名
居何怯何嫌弗修弗備預勅密辦兩副須材毋過拾金
以昔母喪亦貧木賤而薄則今身後速朽材美奚安限
以工程必於臘月而彼冬杪虛度旁道悠悠度其春仲
甫成四圍草草然計兩月之漆較諸片時之灰妻尚難
忘母何堪憶且夫大斂小斂薄斂每思古人有若前喪
後喪親喪猶議賢者不受其薄慮過於親大事屢囑適
中於心無留餘愧若冠帔爲 朝廷名器而補服亦閨

閤等成銅錫其微莫爲蚤辦綴機非貴久未新裁平時
假諸他人倉卒製難稱已凋枯失色正冠想懶佩環委
頓無庸掩身知和長短仰天三嘆半生遺恨曷追揮淚
千行殘夢抱慚莫贖顧予固陋愛君天真志可比於隨
鴻風將追夫挽鹿掉常一葉從則園丁與祇容身隨惟
家姬絕口弗談命婦逢人莫辨誰家突困豫且原因魚
服客歲含聲忍受悔不唾乾麥秋撒手逍遙幻同霧釋
曉言往事寧怨蕭郎痛哉細君報本誰不從同食貧固
所自盡以君餉口伍拾石待吾歸田六七十人今酌於中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詞十一

參分其壹永克君父母享祀卽送賢弟侄輪收初擬吾
先父母蒸嘗再續吾母父母血食兩以云報願亦匪多
於吾先父母參拾石無田羅粟暫應於吾母父母壹拾
石缺額如數未遑囑取諸宋學會與稍成此二事緣惟
母黨行念妻家出彼懷中完我心曲比諸豺獺思祭蹇
遭狼豕不仁卿詰其家恨飲狂狀我親弗聞丈人何先
痛哉細君汝爲新魂未了必多繫戀吾猶強項有志或
可竟成痛汝先亡留吾後死非先於汝之父母而後吾
之父母非急於吾之妻家而緩吾之母家父今母今鑒

我寬我側問多恨敢請致詞頃緣阿四妹裝不虞學曾
忍負其人心死致君腹疑謂我相忌嗟而交謫痛哉細
君聆君取侮恨彼無良借計附函拮据屢告兒言心憐
父苦母命危急上聞或兌拾金或兌貳拾金疾呼何迫
問回數字問回數百字苛責實多室可罄懸內顧明知
無奈風清袖兩報書未免少思自謂生還覲縷猶能細
話遙傳死別幽冥遠爾長辭母論及他於斯已負痛哉
細君淒音嘈雜隨感隨鳴惡耗辛酸不倫不次忽記書
附朝聲行案卽是君當日晝遊仙覓稿重看孟浪星評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詞十二

必壽無端雜憶何靈卜筮其從將圖見面卿卿翻作招
魂蓬蓬考亭不作佛事吾輩未免鄉人兒聞計卽齋
哀而啓喪堂誦華嚴大乘瞻吧藉密語轉輪鮮民之喪
昔吾爲此茶與花香不二僧并麻經成三當年寶勝禪
師遠峰和尚印心易致促膝無繁能素風則可爲苟多
事不如罷痛哉細君自我今之朔逆旅虛位計時卒哭
屆期須兒一半秋入室翻經問程居廬以外我也方傷
吹竈兒乎惟恐見星入耳悲鳴尋思輾轉嗟從來未跋
涉忍教單行感及此之扶携遙飛奔赴兒跪號而抱足

父臥聽其歸帆出浦轉頭江水淚添滴閉關塞耳巫
峽猿到聲聲航彼晨風久病何無片字葛生蒙楚永決
或有哀言痛哉細君勘透機緣來消息無言固爲忍
然之痛有言反貽惻然之悲悲而痛一切虛空無與有
皆歸影泡鷺分鈔沒醒乎夢乎可奈何天上人間是耶
非耶尋不到然或情癡未斷願護我病軀母隕効力少
答 高深也知慈愛還纏然誘兒家學丕承讀書勉酬
顧復母以子貴立身較重於揚名子以母憐愛兒倍因
於思婦痛哉細君妻仙夫病兒返翁留道遠家遙形單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詞十三

影子風悲節素主苦僕痛雖屢錄顧盼者流仍難排遣
况沉綿疾痛似我作何撐持死兼離并刀愁交病兩斧
夫何從覩卿之像而因以撫卿之棺曰古愚而憐曰古
愚而憫曰而記古愚不曰而知古愚乎念我
聖主殊知屢邀破格若子微臣未死終得歸田我饑誰爲
及時我渴誰爲下咽我急誰爲佩韋我緩誰爲佩絃我
寒暑誰爲葛綿我疾痛誰爲藥餌我積繫誰爲鞠躬而
將事我蓬蒿誰爲偕隱而棲遲痛哉細君孰使我見永
朝髮蓬窺冷釜惡人瞻望弗及孰使我遇掃葉出汲染

麻拾來者泣泗漣而孰使我聞砧砧聲聲聲作惡孰使
我過酒壚處處增悲孰使我舉手憶香奩舉足憶刀
痕嗚咽欲絕孰使我千呼無一應千問無一答想像渺
茫痛哉細君湯蘭抽絲彌引彌出源泉瀉木愈急愈長
思之所窮哀於何底顧代有禰翟而家無舊絃君擅歷
世祖妣伯叔妣所未酬君爲近今佳奴孫侄奴所未逮
闔門老福一身其儀結髮白頭素心久安窮况緋衣青
瑣歷年親見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詞十四

聖恩感佩撫膺淋漓滿志而况大兒夔足更添二瑞梧枝
若或承家行看接武浮生更奚所累萬念應消世諦遞
此已者百年同盡自此君隨先父母得與爲婦何傷他
時我對諸兒孫不見有妻獨戚冥地斷鴈九泉乏魚難
將長簡行行風其吹女獨有前詞縷縷胡寧忍子命兒
聖壇膝跪手書煩黃載士鄉音生誦總惟見而黃子本
同卿家銀海生花兒腕卽是子手言近有遠聲入心通
且以丁卯郵緘出自載士藉今乙亥遙哭煩訴細君追
惟苦海洵河寒負墮落憶昔軍門土屋下吏埋淪不通
永宋先生謁直隸于無院極言廉貧洵最兼道困苦身

單出則介無從鞭鐙爲侶入而三更兀坐燈檠自持
小侍婢入聞孤踪天涯向日二千里維揚策蹇雪裏渡
冰似此南人殊稱怪事嗚呼淒其零落行人聽不忍聞
慰勞激揚先生詞爲曲寫往將此語朱雪翁寄與十行
曾布私衷我大兒報之寸札餘音匪昔殘墨猶存夙無
違心重宣此義嗚呼悼亡惜逝多爲剩粉殘香哭內銷
魂半憶繡簾綺戶佳人難再孫奉倩淒絕房中內子無
年潘安仁悲辛閨思情鍾我輩泣下千秋問他綦綦荆
釵何曾經慣似我糟糠井臼纔是飄零比翼影分倍痛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詞十五

夫雞皮鶴髮連理枝折尤憐在夜雨秋風鼓盆爲太上
之忌并杖乃昔人所誦不禁盈盈淚眼乾還流誰除
種種愁根愁縈無緒兒行甫聽警露我哭初度悲秋地
濶天長脉脉從何處說起生離死別淒淒向此間刺來
我尚有詞君其聞否夢如幻幻如夢夢幻偈說六如情
生文文生情情文重增伉儷難遣者他鄉客旅慘淡兮
思千望夫兒來見爾封緘兒歸爲誰裁答恨莫恨夫客
臘書往人遙悲莫悲於今朝心寫聲寄不料申年握別
永訣如斯誰知戍臘莫來大招止此浸假先當在籍檢

方按症從前還答賢勞抑如姑緩遣兒嘗藥含珠罔極
微看存沒兩莫可得事生事死一無能百何所酬是母
是妻終思報啜其泣矣杯酒不如生前心乎愛之絲綸
總屬身後遲有同穴異於遠廬偕老寒盟他生再訂痛
哉細君嗚呼痛哉

古愚心言

河清哭內詞十六

哭內子黃孺人暮年六哀詞 丙子河清稿

嗚乎細君忍料六哀之時綢為暮年之日幽明各別悲
歡不同嗚乎細君君若少延世諦六十甲曆一週內外
親朋多侑以文古愚介性孤行卽雅不欲他人之以文
侑然不能禁爾子爾孫爾婦爾女子之不爾躋堂也又
君爲古愚精棟妻古愚卽雅不欲人之以文侑亦不能
自禁而不自爲文以代爾兒孫躋堂稱觴而質寫其情
者也古愚生正月君生二月今年皆六十君若少延度
必正月於家率兒女子先爲河上翁古愚祝祝古愚善
古愚心言
委蛇祝古愚無疾病或從兒女子請爲此春酒以介眉
壽卽謝鵲鳴之二章曰與子偕老君不少延觸景增悲
已於客冬書附便羽勅吾兒聖壇云汝父壽日值汝母
喪服在堂汝曹言祝及受祝者卽以不孝論吾河渚愁
與病連不知此日爲何日亦早勅內外絕口勿道嗚乎
細君君何不少延而使古愚自爲文爾君祝君少叙糟
糠偕老之意以爲伉儷重乃遽以五十九去也天乎天
乎物情之不能如意者短長之數盈虧之理也先是庚
午九月 特擢黃門 旨下卽爲考妣授例請 勅贈

邀恩及身逮爾糟糠次年辛未五月葉題荏苒時光至

乙亥十二月二十口膳軸送闕始用 御寶今春丙子

恩綸自天臣河渚向北行九叩三跪禮君不及偕得毋以

死後爲恨嗚乎細君吾父母恩斯勤斯且不能得於生

前矣獨吾糟糠也乎哉以爲暮年逢君六哀肅設香案

恭陳 勅命於上曰

聖恩至此孺人沒有餘榮矣嗚乎細君神無遠不屆無遠

不知江浦距闕三千餘里其屆耶其未屆耶其知耶其

未知耶嗚乎細君神無遠不屆無遠不知闕距江浦三

古愚心言

哭內子六哀詞二

千餘里其未屆耶其屆耶其未知耶其知耶嗚乎細君

有聲有淚有香有茶誓舍爾家遙臨吾族勿嫌明水勉

盡一觴

哭內子黃孺人初諱詞 丙子河渚稿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夏四月癸巳朔越十八日癸卯拙夫彭鵬灑淚爲文致祭於 勅贈孺人黃細君之靈曰嗚乎哀哉去年此日夫與兒墮皆旅河渚夫晨起作書叨叨絮絮緘寄姪孫朝聲行笥不知此日此刻老妻逝矣兒緘囑朝聲唧唧惓惓亦不知此日此刻兒母逝矣母與妻魂方逍遙見與夫語還繾綣母與妻無言永訣兒與夫欲面叮嚀夢耶幻耶已經年矣禮稱忌日爲君子終身之喪况當衰經時乎兒撫母柩追念去年不及知此哀何極而夫檢及前書云吾老病從不服藥近甚吾衰矣汝脾胃虛弱必資藥力雖至窮極困何忍不爲糟糠妻竭力調理星者皆言辰下坎河大運却好素不信命至此不得不信然自二月迄今絕無音耗老人病中增愁如結嗚乎哀哉此書吾細君不及見也檢閱及此奚忍再署筆在江之南在河之渚君其來斯喟喟爾語嗚乎哀哉尚饗

古愚心言

哭內子黃孺人

哭殤子三河詞 壬申燕邸稿

康熙三十年壬申臘月十九日老人古愚入蒲陽義祠後園呼殤子三河而問之曰吾爲三河宰五年而生汝名汝曰三河嘗語商丘宋先生謂人苦不自知宰洵之臧不臧視兒之類與不類今汝殤矣吾類幾說夢又吾於今年七月在家值學使者臨郡吾誓諸至聖先師少違吾誓兩子二孫立殄覆今汝殤矣吾誓幾自惑嗚乎痛哉憶去年四月吾給假回閩以汝幼留汝生母於京邸吾登車而下視汝者三汝時尚未能學語啾啾似別離狀比能語而吾歸兒不能少待而遽去乎汝生母爲吾言吾時未歸先遣一僕至有書三四夾兒時時索讀出門見乘輿騎馬人即問於僕曰父不想仕宦乎兒爾三歲何以入世即知輩上人即知有宦情不似爾父愚也又聞兒臨死惟以不見父而不得授書向爾生母三致嘆又似兒去徘徊殊不能自割捨也天奪汝乎汝歲吾乎吾累汝乎一一呼汝而問之三河三河孰使汝殤有說汝往無說汝再來

古愚心言

哭殤子三河詞一

此壬申入京時向蒲陽義祠園後口問殤子語怨

甚幻甚誠悲痛之極思也殤子能言未學書問時
喁喁皆家常述而記之稍文矣嗟乎情生文文亦
情也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古風心齋

哭殤子三河詞二

甲戌別殤子三河詞 開五月燕邸稿

甲戌閏五古愚將出國門先一夕持棗栗至殤子三河
瘞所揮涕而語曰三河三河壬申臘月爾父三問而兒
無一應也然歲時伏臘視兒呼兒啖兒咫尺不能以已
今明最初十日見父蒙

聖恩南出河干兒生母兒姊皆從爾父行捨兒殊不忍然
又不得不捨今持棗栗啖兒別兒語兒別惟兒語亦惟
兒兒悲如生前必將牽父衣呼兒母兒姊何在幽明兩
隔雖不見形不聞聲以父之心知兒之情嗚乎痛哉兒

古風心齋

別殤子三河詞一

誕於三河殤於京師今不得從兒父母兒姊而南也南
北各天傷如之何見曷不訴諸注生者爲再來人不爾
則形骸假合矣他時收兒骨歸塋兒於吾祖父塋側稍
了餘情嗚乎痛哉今夕何夕別兒啖兒語兒僅此兒父
兒生母兒姊明晨初十日果從而南矣在兒坏土旁者
爾舅之子京兒也好爲兒伴園內塚累累語作鄉音鄉
人也自不驚怖兒兒勿怖勿驚然願兒精魂捨此亦從
而南兒生而慧老人哭之哀兒獨不能爲顧家兒非熊
重生顧家乎嗚乎三河三河爾父斯語兒爾知否

此臨行呼殤子語情深淚短恐非懷抱中物所能
盡知古愚又識

古愚心竹

別殤子三月二

送亡僕歐惟捷歸骸祭詞 丙子河清稿

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念日主人古愚以齋食冥楮呼
亡僕惟捷之魂祭而送之曰嗚乎惟捷爾於病時諄囑
火化俟葉懷于來收爾骨還鄉并爾亡婦俞氏初塋沈
塘不利改焚同穴時以卜地入土許爲爾辦者爾主古
愚也爾聞言伏枕叩再三所以衣七裳三材不過四金
停柩樓下度歲後行旣念爾來時是人去時是鬼已覺
慘慢令身化形銷尺帛包裹鬼如有知骨節筋骸豈不
痛楚叫號且舉火日視爾剖棺積柴烈焰何堪不視則
恐苟且散碎遺落中野又爾臨終囑爾婦亦火塋是因
薪鬼而并焚及舊鬼舊鬼戰慄爾主心何忍必漆爾材
搬至嘉興拓浦煩同鄉王開哥代搭海運主心斯安斷
不以窮困中違心如囑爲吾生餘慙先於客冬十月郵
函托呂家阿姐誦告開哥此信久不報而爾子爾泰到
浦數月察其動履幼稚未有知搬柩斷非所能且爾柩
浮海則爾子必隨風濤歷險爲滋懼又葬地或未卽得
停爾於荒郊日暴雨淋薄材必壞爾主欲求心安而反
貽爾以大不安者矣以故仍從爾囑仗僧舉火適懷于

古愚心言

送亡僕歸骸詞一

原缺

哭蟻君詞

嗚乎蟻君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之命蟻君生之也是年戊子二月在危城中吾母告吾父曰食盡矣稍延俟置吾與兄輩微服爲拾萊人隨衆出城歸吾祖居得生則生坐隕無庸屢告吾父輒呵阻一日父在從兄家避宿母乘間率吾兄弟偕伯母伯兄黎明潛出南關甫至東坡橋遇長髮十餘人裹頭持械列坐旁繫城中短髮三人吾母子度不免幸而弗問過溪山第一橋頭有一叟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告吾母子前行維艱餉以飴糖

古愚心言

哭蟻君詞一

百十枚爰倏不見吾母嘆曰行亦死不行亦死等死耳寧死於行行未數里遇長髮二十餘人汎哨裹頭持械喝而止母子兄弟伯母伯兄戰慄皆伏地君後至而呼曰老者家姑幼者少者吾表弟喝止者各退君無言送至渠頭橋橋斷獨木爲梁吾不敢前君負而渡既渡乃言曰過此可無慮卽返原汛絕不問及吾家姓名里居時吾伯兄年二十餘剃頭短髮吾母泣懇護伯兄至家君毅然無難色挈伯兄先予母伯母予仲季二弟緩步史闌迷失道君與伯兄返而尋遇夜巡伯兄以短髮被

執君亦受縛達旦始釋比送兄歸始知吾家世姓名自是君不復來其後隨營經過勿皇餽米萊等物惟詢吾父出城與否世有救人於難而絕口不市恩如蟻君其人乎嗚乎蟻君微君則二十餘人喝而止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不得生微君則斷橋獨木吾不敢前吾母吾弟吾伯母伯兄進退維谷不得生微君則伯兄短髮沿途峻詰牽累波連不得生吾所謂母子兄弟伯母伯兄君生之者此聞君爲圍隨營某所殺以救吾母子兄弟故也圍隨營某向以私憾欲殺吾父者吾出城南三日

古愚心言

哭蟻君詞二

發兵圍室吾登屋急走逃於吾家叔祖母床下得脫當城破吾父潛返某又發兵圍室吾與父幾死得脫今以遷怒而殺君是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之命君生之而君之命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死之也嗚乎蟻君吾逃難滅影泣不敢聲斗室如囚耳目間見絕少君之被殺於某也其信然耶其未必然耶初君持長矛大呼家姑表弟吾側見君衣甲印膽圍隨營親總某姓親標蟻某心膽墮落何意欲殺吾家者某也生吾家者君卽某之親標也生殺由天不由人嗚乎蟻君其被殺也其信耶

其未必信耶祭文一篇心香一炷童子彭堂含淚而告諸虛空嗚乎蟻君其被殺也其未必信也夫

此戊子六月鵬年十二先考一復先生避亂逃難古夢時作鵬時未有名故稱童子堂堂乳呼也藏於櫃先考檢及閱之揮淚不食者二日其後亂平皆曰蟻君果死矣數年傳有蟻姓一人各榮貨作厚階林宅物色其居忽曰蟻君重生矣延至家與吾父相見追述前事舉家驚喜既而病沒不及聞隨曰蟻君今死矣嗟乎生而悞以爲死哭有文死而尚以爲生哀不弔毋訪墓所無有知之者與鵬乳母俞氏坏土茫然同一負恩心言今存此誌愧也誌痛也古愚子彭鵬識

古愚心言

哭蟻君詞三

中元哭乳母俞氏詞

嗚乎哀哉塵埃中大丈夫而能爲人物色者少矣况孺子乎况乳孺子者乎孺子之有乳母也孺子啼哭皆以母呼以兒稱兒之於俞用猶羣兒耳兒父母舉兒最晚身雖貧以兩乳母自足一爲陳乳母俞母其副也兒四歲後母歲或三四至兒五歲授書母時懷菜卽遠來噉兒卽誇於婦輩曰吾兒他日必非常戊子遭亂兒家不能以餬母爲人募米線囊貯餉兒赴童子試入城城中覓戚見兒父母貧無有留兒者母常在觀橋沈家棲止

古愚心言

中元哭乳母詞一

一領兒宿於沈兒年十二弱小不勝衣每行母必襁也遇試日五鼓母襁至試場前候人始去日午必好俟出襁而叮囑引面白味及帶白帽及毫白經書及制疏白袍襦及襪履皆從盤杆血積以供既而母病思家留不住臨別時涕淚淋漓紙爲合符三十道母子中分曰病中行所當符其人收母家無人惟有姪伯鸞執符來六七次而乳母復安伯鸞隨逝嗚乎哀哉伯鸞沒而兒不知其用挂何地痛矣今於中元夜每歲招乳母神魂「招乳母魂此食品楮錢縱使見他日如所物色報已

乳母僅此聊存此詞後之知者謂此彭孺子堂乳母命
君堂見乳名今名鵬母聞之必曰老婦何以吾見非常
誇婦輩恨不及見嗚乎哀哉

此幼時哭命乳母作也根心之詞至老猶記憶不
知乳母瘞何地心言存此此恨罔極

古愚心言

中元哭乳母詞

古愚心言

閩中莆田彭

鵬

第三冊目次

傳

閩總督忠貞范先生傳 丁巳

甲寅死節閩分巡海道陳公傳 丁巳

甲寅侯邑殉難明府劉金谿傳 甲戌

甲寅殉難溫處觀察陳忠毅傳 乙亥

甲寅死節進士葉貞夫傳 己未

古愚心言

第三冊目次一頁

甲寅拒偽閩孝廉劉秋水傳 丁巳

甲寅死節廖雲山傳

張登封傳 乙亥

誌銘

先考妣合墓墳誌 壬戌

彭無山四十自撰墓誌 丙辰

彭無山庶子三河坏土誌 壬申

鳳凰山劉兄秋水借鄭孺人合墓銘 辛未

祭文

合祭甲寅閏變死節七忠烈公文	丁巳
望祭福建巡海道陳公文	己未
遙祭王又典夫子文	辛未
祭劉增美夫子文	庚午
無山丙辰四十自祭文	丙辰
祭劉秋水誕日文	丙辰
祭張登封文	癸酉
代姚制臺祭平陽鎮朱公文	癸亥
祭于太封翁文	乙亥
祭尹翁文	己巳
遙哭餘姚徐子正菴文	乙亥
荒歲祭蝗文	丁卯
祭卽壘縣三民塚文	己巳
臨洵祭風伯文	己巳
祭張登封太翁文	丙子
序	
鶯笑錄自序	甲子
無山二十五度錄劉序	丁巳

鬻餘千日記自序	丁巳
朱雪厓捫膝偶咏序	丁巳
乙丑渡江草自序	
自怡小題自序	癸酉
橫塘彭氏家譜序	壬申
拒僞歷案白話自序	癸酉
永嘉王又典先生草木心序	戊午
勞薪紀序	癸酉
書三房真墨序	甲戌
學士胡此菴先生文集序	乙亥
陳紫馭新稿序	甲戌
陳紫馭尚書稿序	甲戌
邵青門山人文集序	乙亥
絳州梁氏族譜序	甲戌
千指和尚語錄序	甲子

閩總督忠貞范先生傳 丁巳木蘭稿

忠貞先生諱承謨號觀公遼東瀋陽人開國元老范太傳文程公佳公子也辛卯獲雋壬辰江南桐城程其相先生分校詩二房 附城詩芳朝 忠貞出程門以進士讀

書中秘年甚少忠孝自任宦情淡若引疾解任不一請

後以秘書院學士巡撫兩浙總制八閩皆 特簡公感

知遇又念高祖大司馬公及太傅公爲 國股肱心膂

願忠思報會逆藩叛閩知公必死重公名必欲生致公

勸誘公不肯降拒僞罵賊拘囚幽室守者日夜護視不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一

得死公於幽室懷 御曆晨夕捧對逢

君親吉旦與夫朔望諱辰強起乞守者扶掖荷械稽首視

坐臥不離漢節者此爲過之我師入閩抵劍津逆始歸

命殺公以滅口

天子聞之嘉公節 贈廢易名行見風厲矣閩人祀公於

烏石山敬公之忠抑以懷公之德也公督閩未數月耳

澄清之志過化存神閩人之不終被者天也先撫浙入

境微服間行東甌括蒼西水苕雪諸郡邑真知灼見不

假耳目以是興華旌別皆時宜其請寬海禁聽內港採

捕請 獨浙省荒旱積逋請武林城圍屋免賦年饑聚

生金死發公帑十萬兩遣官糴米豫楚立官市平價全

活者不以數至今東西浙流風遺澤談者輒嘆息流涕

謂公將蒞閩過西湖於孤山七賢祠題一絕云偶對羣

賢意轉迷風流事業豈湖堤欲招處士孤山鴉跨向遠

東華表栖寓意遠矣公遭難筮得蒙其繫幽暗踟躇之

地狀若谷自顏以蒙谷爲文以序之曰承謨蓬頭垢面

犖頸擎手者將三歲乘木灰餘燼志梗槩於壁俾後日

見者知謨遭時不幸云昔我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二

世祖章皇帝親政簡侍衛近臣念太傅公抒忠累朝謨以元

勳子克選獨許在家誦讀凡扈蹕值宿遊獵巡行悉免

從惟慶賀吉期隨班行禮是年辛卯 詔八旗從龍子

弟一體鄉會試春秋兩闈得與聯幸科名叨選庶常告

假奉親辭職無由每遇遷秩反越常次嗚呼

先皇帝之恩臣何以報也辛丑 龍馭上昇兄克總兵官於

外謨以病請解任既 廷議撤援勦諸路兄旋師日偕

侍太傅歡丙午七月望闕族少長集東臯輶射飲酒賦

詩屬對太傅公顧盼怡然命之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

等速當補官爲 國盡瘁母以予老爲念八月二日太
傅公辛戌申服闋補秘書院學士決志遂初伯叔昆仲
皆謂而忘太傅公世受 國恩之教乎肝胆塗地無以
酬甘自廢棄平日所談忠孝謂何謨聞之不敢行意初
太傅公在日

皇帝冲齡未親政一日謨偕同官進 大內用寶

上詢曰爾爲誰氏子臣謨悉舉太傅始末奏

上曰爾爲若子耶如是者三後值 朝賀期太傅公入朝

上曰此某公能稱說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三

祖宗朝事甚詳每指問左右不呼先太傅名謨又以病請解

任補謨缺者

上問久不見范承謨此爲誰問臣奏以病此補其缺者

上曰果病耶劇耶病痊尚起用閣臣奏病痊卽補

上首肯至再恭逢 親政臣以學士得侍從 廷推浙撫

列謨名

上曰浙東南要地爲國計民生承謨可臣受 命悚惶力

微德薄早潦頻仍蟲疫叠降三歲內勘荒拯災請獨請

賑免徵改折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中格奉 旨必

令再議或徑得 旨如所請行久之舊病新疾屢交

攻又以病請奉 旨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兵民商賈

負販之徒擊登聞鼓叩 闕乞留者數月如狂荷恤勞

臣未收 成命其後以輿情從提臣請不准繼告留浙

年餘力疾撫事康熙十二年壬子會推八閩總督故事

降級未開復者例不列 特簡破格是年十月二十五

日邸報至重感氣逆症時減時發力辭未允鼻得親額

病狀請 陛見報可 召對首詢江浙生民疾苦暨一

路閭閻風景條奏無隱次卽殷殷 問病 遣御醫就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四

宅診視方 賜秘府藥 頒尚方希有也值薦舉一案

撫拾者以人材失真具疏自認罪研究無瑕乃寢夫曾

子大賢也其母賢母也三閩殺人之言投杼而走賢非

曾子信者又未必如曾母之信其子實賴遭逢

聖明洞鑒心跡微臣清白忠正屢何左右言之矣 京察

內外三品已上得自陳又以病請察典 命下仍令速

赴新任御醫奏少痊臣感知已之

士遭人言業疑謗而不加斥逐彌隆任用安忍以軀命爲

念偷息祗席避難海疆 陛辭舉撤藩爲問奏曰撤之

甚當不可驟其時部臣已就道

上曰閩中海氛未靖民困已極爲天下繁劇地惟卿廉能
素著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乃 賜御衣 賜內廐良馬
鞍轡 命近侍就大廷宣前 旨且溫語曰此朕時刻
所御之服解之衣卿如見朕也次日 賜宴就道許國
以身不遑將母矣抵山東界宿羊流店相傳折臂三公
處其夜 賜馬廐嘆息良久恐馳驅天末之匪吉踰浙
抵仙霞層巒疊嶂瘴霧迷漫中藏猛獸毒蛇磨牙張舌
擇人而噬至浦險灘怪石奔流急瀉崎嶇甚於蜀道變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五

幻疑於鬼穴周爰咨諏不覺失聲大呼曰閩事之廢弛
者非一日也羣心之不堪問者非一事也大計軍政文
武勸懲之道存焉此方有廉能循吏智勇干城而使之
淪落一官淹蹇功名金錢不聳其室薦牘罕列其名是
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隱么麼乞數而貪酷
方面悍婪巨鎮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握樞者與
敗檢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干情鬻賄而寒窓埋頭
之彥百無一是奇才異能之士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
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獨免之實惠不

及蠹役訟惡之魚肉彌甚其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
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隅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
其死力以爭此土而錢糧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萬餘
兩協餉久不至是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嗟乎
半壁一綫雖智如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措手而況
蕭牆之禍已成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 旨藩下左右
鎮歸并地方官及與撫提會議分防量撥一二營暫住
徐令遣行不致惶惑掌兵者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
遣將渙散之軍心擊之使附密語不聽日越行告以少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六

俟浙餉至補足舊欠預給兩月庶途次戍所無他慮急
之倉卒變生亦不聽越日急兵心洶洶矣方滇逆蠢動
風聞鼎沸而停止撤回之差費 命星至彼得復縮兵
符矣繕甲練兵秣馬稱干比戈反形見矣不幸不得一
同心同力者而罹於難也必矣然終不以時艱勢蹙而
不急急救拾人心以補苴救漏也條奏請速展界者安
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
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有罪安
插本處者清山脈海運也題補城守副將沿海勞弁敘

功苦而遂不次令彼感激報效也報巡歷邊海形勢起行口期者爲欲置身外郡便調禦防範也頒刊示而准採捕活溝瘠也弭盜賊而聯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吳成者一安投誠一散烏衆也天若假以時日獲奉 俞旨諸能就緒滇銳稍挫閩勢漸孤則逆謀不熾自戢天平天乎何竟使承謨五月如寄一事無成乎當逆疾病居喪必親弔慰乘間輒詆訕大義西席嵇子畱山心竊慮之曰昔魏文貞公有言寧爲良臣毋爲忠臣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曰連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談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竊以撫提未可與心語咸應之曰吾非昧此也寄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訛謗之秋惟示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緩彼之疑濟我之事死生禍福誠不自計既委身事主則父母之身卽君之身有死而已夫豈不知徒死無益而事勢至此舉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閉門築壘其能免耶嵇子畱山等嘆息退閩安福省門戶也將帶兵弁數十人往閩形勢督營將佐皆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錢糧不給朽壞未整爲辭逆卽遣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七

官來言週日訛言少息遠出恐復驚疑撫軍卽來力阻咸應之曰行不過一視海口非長往既止卽罷靖藩祖孫父子兄弟叔姪受 恩異常今加 親藩與公久在封疆乃心王室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退而鬱鬱不能釋一士進曰公旣不得閩海援滇事震楚設備隣封出省會扼上流此一策也謨曰計過矣過矣楚閩間隔西江風馬牛不相及無論輕舉貽笑且啓弊端招奇禍子不見閩安未果之行乎約携兵弁尚支吾未備今往據上流誰與爲徒况彼逆節欲發他日反得藉口爲我所迫激變軍心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細苛於後合族無噍類累世忠貞一旦掃地子不見長沙撫軍之棄封疆乎負輕去失守之罪招激變隕滅之殃身名俱喪吾不爲也越數日爲康熙十三年甲寅三月十五日昧爽逆員詣院謂王守制數月未嘗清理軍務今海上乘滇南多故窺伺生心王新奉固守地方 勅命不敢以私情廢公事願與公會商爲護內防外策未釋喪服未便就教乞命駕撫軍卽來邀往是日陰雲慘淡愁霧迷漫冥冥漠漠太陽無光入逆巢廊廡殺氣不可以目已陷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八

虎口挺身而入慷慨仰天厲聲正辭怒趣縛有誤持劉
臂逆帥急叱誤者嗚呼痛哉君親倫理滅絕已盡張口
切齒激速一死而不得則以不食死逆羅列飲食揮之
去舌敝唇裂肌肉俱腐問者瞋目怒視而又恐致死夜
燃庭燎前後設炬環視層層縲紲肢體拘攣凡八日氣
漸微聲漸細一息尚淹罵不絕口聞二日微者漸壯細
者漸宏聞者回輿反以爲異嗚呼痛哉豈臣當死於刀
鋸鼎鑊而不當死於餓哉神魂恍惚常有所見近而

一祖章皇帝式臨先太傅侍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九

太宗又皇帝暨先高祖大司馬公幼穉所未經事者音容笑

貌夢若親承 慈旨殷勤嘉言慰諭豈臣思念結聚而

爲形哉抑天錫 神聖默恤臣之堅貞憔悴計七百

餘日舊時衣冠徂寒徂暑蟻蝨蚊蠅恣其攢噬逆時遭

問狀日迫粥食沾唇不得死守者見讓多方慰解百折

不回因爲謠言罹難時事署中賓客戚友僮僕被執勘

訊桎梏窘辱各以忠義自勵不爲少挫而二三婦女從

容就義相聚投纆嗚呼痛哉閭之享高官擁厚祿者不

爲不多矣仕於時者不爲不盛矣閭門榮諾之婦不爲

不光且耀矣而望風稽顙保妻子活軀命蠅蟻附獨

謨賓客戚友身未拖朱紫之榮口未沾升斗之祿感

一人之意尙能念君父重名節皆以身殉孤臣囚繫三

年如同一日卽健兒奔走之徒巾幘滅獲之鄙亦知寸

心不二見危授命臣雖藉手以報稍維廉恥而勢窮力

竭貽禍波累萬死又吳賔重垣局壁中燒桴存煤蓋宇

牆上前後凡得詩三四十首攻擊太毒左右輒刮去僅

存若干自序以文見者知謨遭時不幸與求死不易云

爾此序傳後又傳有紅螺寺巨辦行者殍贈武義山人

古愚心言

忠貞范先生傳十

賦山人許姓其閩泰寧人卽許校尉相扶於難亦

三歲行者殍先生自謂也卒之日或曰賊弑而沉於江

或曰骨碎而灰之蓋至是乃得死先所愛西席稽留山

名永仁錢塘博士弟子貝世籍錫山感忠義不屈同日

俱被殺留山妻蘇字瑞青年十七江南常熟人取佩帶

面留山自經傳埋因所屋北冬青樹下云聞署親戚婦

女僮僕視死如歸亦得死所姓名恨不傳公罵賊語多

恨不傳傳家谷序志槩也聞有弟同死逸其

古愚子彭鵬曰鵬初讀家谷序訝以哭之繼以傳皆

丁巳木蘭稿其後滇黔悉平追褒封疆死節諸臣

天子特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得謚忠貞前傳改稱

謚重易名也公靖節於閩閩人專祠祀公於道山又

請於專祠春秋永行官祭禮乙亥五月撫軍卞公代

題部覆奉旨如所請八月

御書忠義流芳四字賜額公祠千秋瞻仰彼偷生附逆

者滔滔安在哉

古愚心言

忠貞先生傳十一

甲寅死節閩分巡巡海道陳公傳已未木蘭稿

甲寅三月閩變閩分巡巡海道按察司僉事陳公啓泰

閩門死之閩莆陽鄉薦士彭鵬爲之傳曰公家遼陽蓋

州字與號未詳以丁亥貢士知直隸大名府滑縣事有

聲行取擢侍御陞八閩分巡閩海疆也公駐節漳南日

以弭盜救寧爲急務逆藩叛時諸郡望風納叛所不肯

以城降者公與福寧州總兵遼陽吳諱萬福二人耳公

自度不能守告其夫人劉氏曰義不偷生忠不附逆死

吾事也然身死而妻子爲僇吾何以瞑劉夫人曰忠不

古愚心言

死節巡海道陳公傳一

附逆義不偷生死君事也亦吾事也同死又何憾是日

侍妾婢僕聞公夫人語二十餘人咸願從死乃設巨盆

注酒置藥劉夫人先飲閩門上下老幼次第飲公視之

飲聞一婢子六歲持觴拜而受飲畢公出坐堂上召所

屬而告以大義復令隨入署署內二十人絕命矣告以

故屬僚莫敢仰視公具朝服北面稽首後與諸僚屬訣

僚屬勸止公語之曰吾以遼陽貢士由邑令擢侍御史

今分巡八閩受恩食祿舍一死無以報且吾閩門爭白

飲藥甘死如飴吾豈忍後須臾乎公等自愛毋多言請

屬僚出公引弦自絕事聞逆藩咋舌八閩有志者無不
隕涕公死而福寧吳總兵嬰城固守爲納叛者所弑閩
門皆被殺其後海澄公守漳南不下麾下吳鼎弑之閩
門亦被殺公燭機先死從容就義忠且智

古愚子彭鵬曰此傳閩亂初平時作也後五年而公
以死節 贈謚又十六年而公以死節與浙江溫處

道陳公丹赤同 賜謚公謚 閩人專祠祀公於

丹霞 御書忠節表志四字 賜額於祠與總督范

忠貞先生同日并 賜范先生爲壬辰進士陳真亭

古愚心言

死節延海陳公傳二

爲辛卯鄉薦士公爲丁亥貢士孰謂科目明經中無

人哉

侯邑殉難明府劉金谿傳 甲戌燕臺稿

甲寅閩變同日死節者三人侯官明府金谿劉天嘯先
生其一也先生諱嘉猷字憲明宋釋褐劉堯夫裔世居
金谿玉田里後徙容坊父友山生明府最晚幼時父甚
喜負觀瞿神王氣象嶽立不可狎前明庚午科鄉薦士
本朝署興國教諭補署新建以明道正誼爲學爲教兩
邑士多化之秩滿宰侯官逢大中丞范公攬轡澄清明
府廉能行其所學愜中丞意未數月而撤藩 命下旦
夕隱憂度其必叛先語家人以閩難將作我幸茲土也

古愚心言

明府劉金谿傳一

義不可以汚甲寅三月亂果作逆給文武赴藩府計事
自大中丞以下咸往明府從而後入見鋒刃交戟脅大
中丞降中丞先以大義昌言次陳順逆禍福逆弗聽勒
降大中丞罵不絕口逆黨縛而去明府階下厲聲曰范
中丞國家重臣素負清望豈肯從爾反若輩敢無禮逆
黨叱之聲色益厲聲震階上知福州府事王太守之儀
同知建寧府事喻二守三畏忠義激烈罵賊皆不屈階
上怒喝武士殺此三人衆股慄明府挺然髮指眦裂憤
猛戟手有搏擊勢芒刀亟下王太守喻二守齊殉於難

三忠屍出逆府衆咸低首國人憐之有志者壯之妻子
羈閩三年丙辰九月

和碩康親王收復閩疆閩亂平褒忠節計口授食令其
子扶柩歸金谿合疏題恤先生得 贈福建按察司僉
事廕一子入監讀書至是而同時附偽偷生者愧且悔
康熙二十年 遣官諭祭曰烈士成仁齋志而歿忠臣
報國捐軀以從爾劉嘉猷矢志忠貞服官敬慎值逆賊
之起變勵臣節而彌堅臨難捨生甘心隕命朕用悼焉
特頒祭墓以慰幽魂爾如有知尚克歆饗方庚午同邑

古愚心言

明府劉金谿傳二

同榜有王公士和爲延平守有曾公淳化爲六合令前
朝身殉城社金谿是科得人爲盛明府於四十五年後
慷慨就義殺身成仁雖先後各殊而死於官守一也明
府有子四伯斯大仲斯茂叔斯集淳朴不樂仕奉其母
命讓季斯藩入監讀書初授河南西平尹時吾在京師
絕不與選人接季知之乃以金谿劉公子謁自言無他
但乞先人一傳幸矣傳吾志也吾嘗賦哭三君子行矣
王太守喻二守以弗得家狀未及傳有福州城守千總
廖君有功見逆殺忠義發憤大呼同被殺烈丈夫也後

二十年甲戌山西小石營守戎劉進士職以贖道其事
籍貫未詳先附識

古愚心言

明府劉金谿傳三

甲寅殉難溫處觀察陳忠毅傳 乙亥河清稿

詰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陳公丹赤字獻之別號真亭一號津城 本朝辛卯科八閩鄉薦士也先李蜀之渝州以卓異薦授比部廣東司主政遷陝西司員外郎再遷駕部尚書即以賢能 簡命分巡溫處駐節東甌甲寅逆藩踞閩溫守帥納叛公以奉政大夫分巡浙江溫處地方按察司僉事死之

天子嘉公死節以故得 贈公閩侯官籍閩藩變亂裔從

依附者不勝指震隣及浙公以署浙泉代 覲三月間

忠義心言

殉難陳忠毅傳一

變裂毗髮上指曰東甌爲浙東門戶吾封疆吏也吾不捍封疆誰爲捍者兼程趣行行至維揚聞溫處動搖海上多盜卽乘舴舺三晝夜至嘉禾夜駕一葉逆飛抵武林謁撫軍亟白馳去四月入東甌東甌將帥以僉事閩人也歸必同心甚喜比見練鄉壯修城櫓備糧糧又甚忌或語公家在閩保無他慮公曰封疆之臣守死封疆吾義與此城存亡他何恤也當是時平陽叛弁司定猷以城降寇攻瑞安急公遣吏密告兩臺謂平陽叛矣東甌領兵援瑞安者殊無關志同城將帥之心舉不可問

古憂心言

殉難陳忠毅傳二

大帥不速救丹亦報國惟一死耳五月二十七日援瑞安副將某撤兵歸人情洶洶公獨居城上以忠義激勸父老子弟皆垂涕願爲賣勇六月朔鎮帥陳兵溫城大觀亭露刃交戟請公計事巡捕守備姚某跪勸勿往公從容覽帶慷慨勞軍軍中有言降者佯弗聞勉以大義副將某厲聲兵乏餉匱誰戰誰守不降何待公正色而語曰提軍渡江前鋒已集現合城守援勦可五六千人民樂爲用何云無兵糧餉給至六月今遠近鄉民粟米盡輓入城何患無餉爭辯甚力專闕知不可奪日語左右左右斧公臂臂裂呼君父聲徹九天臣丹赤事畢矣永嘉宰馬璟躍而起曰 國家蒙養若輩一旦弑封疆大吏開門延賊吾耻與若俱生焉不絕口同被殺暴屍三日國人歛之永嘉奈人也亂時道阻國人先設醴膊公歸閩公分巡未數月國人感公以公死封疆故也初文學公期塋生二子長口丹蓋字獻之次卽公同事辛卯公平甚少戊戌閩廣出太史秦克繩房獲而復乙始就銓銓試第一授司李李蜀時蜀地初開川東向爲十三家竊踞三省會勦以李官器重夔二郡策招順除逆

爲比部時議事以制多平反爲天津權關時僅如歲額
無美爲比部駕部郎署時屬以銓政纂修品級考以軍
政纂修中樞政要推舉賢能皆特選以此聲名夙著公
之殉於難也內外聞者無不嘆絕殉難二十一年後甲
戌閏五月
天子追念忠烈同日與故巡海道陳公啓泰特加 賜諡
今稱忠毅公易名

君恩也公有子四人一夔一呂一文一宜皆能讀祖父書
夔以難廢今至二千石世稱八閩陳忠臣後

古愚心言

殉難陳忠毅傳三

古愚子曰生不識真亭面死而傳之其面可生同
日死者又有永嘉令馬仙菴秦武功人 本朝甲
午科副榜拔貢嗟乎孝廉明經如二公閩人秦人
人傑也哉莫謂閩無人也

甲寅死節進士葉貞夫傳 己未本前稿

葉有挺字貞夫別號果菴閩建寧府壽寧人順治丁酉
八閩鄉薦士登康熙庚戌科進士榜貞夫動履多落落
釋褐後徒步南歸亦異人也甲寅耿靖忠以閩叛僞檄
郡邑在籍縉紳與甲乙明經坐名勒限起送又令地方
官各舉所知貞夫耻之竄入南昌界中傳者謂已死其
母使人訪之次年貞夫思母從間道歸寧僞縣令聞之
持檄趣赴召貞夫告其母曰兒登進士科思有以報
君父今以進士致僞檄之趣也是得一進士而反爲從逆

古愚心言

死節葉進士傳一

之資兒死不赴如有母何其母曰見勉之忠孝不能兩
全然吾聞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今正見立身之日老婦
又何憾貞夫乃抱母大號卽與母訣易服潛踪走匿山
寺中寺僧知爲葉進士也拒以意貞夫仰天喟然曰有
挺豈以儒者七尺軀苟延旦夕爲釋氏恐怖又豈以身
死齋寺貽主僧禍患夜起北向九叩頭南向望母再叩
出走山下自經於古木其母聞之曰兒得死所矣亂乎
無有以進士死節聞於 朝褒贈皆不及貞夫治禮經
丁酉庚戌薦之者不知爲誰本房稱得士云貞夫曾祖

秉鄂祖伯昆父喬林三世有隱德子孫爲忠臣其名皆可傳

古愚子曰此一進士也視死如歸可以傳矣若夫苦節縈身而不傳者或有之莫謂閭無人也

古愚心言

死節縈進士傳二

尹寅拒僞閩孝廉劉秋水傳 丁巳自誌刻本

閩人無山彭鵬慨然曰劉孝廉閩人生同里莆籍名淵龍字載公別號秋水少名秉禮字習周其父海寧參軍貞起公元熙多隱德配林太君賢副室以林生二子伯震龍宰江南繁昌首廉秋水仲也後伯氏二十歲而生時父弟元烈尉行唐卒於尉婦取螟爲己子宗老僉請仲嗣父謂能從宗老請則幸不爾骨肉訟起何忍也婦外戚要以路棄螟立仲固謝無何螟殤嗣父弟者乃惟仲子仲爲人後且出自庶能事林太君以孝聞十歲卽

古愚心言

閩孝廉劉傳一

魁梧師同懷兄謹奉教年十七興安郡守胡公允貢季試幕中名士何許人得仲卷板第一晉謁郡守目爲奇男子歲試童子科復第一試五覆覆必唱名入郡守目送至門至坐坐定然後他唱戊子年十八山寇環郡城城陷逃荒遇寇執扇之幽室輸金賊壯其貌不加箠郡守陰使人至賊營謀言幽某室從某道入會寇山海自噬弱者板營遁仲恐爲他寇所得破壁隨而遁郡守乘間請從山寇擊弱者率數十騎搗賊營由某道入室虛無人勅麾下精騎窮追莫得脫所向殺戮百數十人追

及海岸大呼乘禮乘禮賊前船去岸遠仲聞聲不敢正視郡守射殺近岸數十人悉應弦倒前船及烏寇曰此少年者君子人也義滅其輪後放歸胡郡守爲泣言前事七月師至郡守被逮榕城縱騎欲搏送不越境北面長跪哭諸野胡郡守叱曰止止勉矣八月補邑弟子員偕伯兄入閩闈歸語乙卯鄭孝廉震開曰渭龍所見牘多矣無如同懷兄必售榜發果售孝廉貽以書曰吾婿天才敏妙以出匣之芙蓉不爽明鑑善鑑人者必售心喜負之年二十交日廣渾厚不甚峻後與朱雪厓游建

古愚心言

同孝廉劉傳二

士最友善善觀摩溫陵黃褐公琮司教莆陽崇文行最器之御史臺監司以文字知之者輒超等僅識其名謝學使者守令知一揖而已嘗與同學論文先正心心正則言醇又以必讀奇書交奇人爲快又善學易詞寡臨大義則又侃侃敢言無或屈丙午舉於鄉年三十六丁未三十七始與同里無山子彭鵬定交是歲朱雪厓翰春成進士仲下第邂逅偕無山宿無多語仲遽起曰吾今得若矣曩吾里中人見若落落難合多口咄吾望見若且引避吾里中人何知若吾友也吾年以長自是登

堂拜父母各稱子云已酉游建士標領閩薦庚戌年四十羣困於逆旅題復揀選操觚與試者七百四十三人司勲山陰朱君禹錫擊節仲卷以示南宮閣之宋公文運大欣賞拔第五癸丑年四十二復下第永嘉王又典夫子以李官補平陵令偕仲謁一見如舊五月七日仲誕永嘉載酒城上文昌閣上壽因語鵬曰若真而友也自丁未迄癸丑出必偕遇事必與無山畫非所畫必阻阻而仲行必悔悔必自咎每爲無山言此生二大恨生母喪時以嫡降禮渭龍幼不及知胡公臨刑不能白諸

古愚心言

同孝廉劉傳三

母兄伏尸哭極哀言畢輒嗚咽欲絕甲寅春將之粵顧林太君老弗忍行三月太君病旦夕待湯藥不交睫太君殂號泣如孺子設之粵終天又一恨矣禮爲人後者本生則殺服以丁嫡母艱守制避閭閻也四月朔僞檄徵諸孝廉仲伏苦裂裳作字示無山曰不孝虛有其表恐不獲脫則惟衰絰不祥可免矣如中我者以出嗣摘發不孝禍無日矣人言草莽非食祿受恩比也何自苦然青巖唐布衣耳王蠲處士也七十二城一書生豈盡人臣乎我等貢於鄉則稱臣授邑銜則稱臣名義至重

有死而已大弟知我者瀝血書此無山執書大笑曰是嘗與我濟河河水奔沸舟沒而躍者日至三錯愕泣下予了無動容是怯者茲何壯旣而思曰仲嘗言吾十九絃斷誓無續不忍以繼室生子有前母後妻名喪過小祥侍婢鬻服入吾數而責之汝媵也鄭汝主也汝易服負主笞遣去夫達道首君臣又次夫婦深於情者果不苟於義微世亂吾幾失仲矣七月僞檄至郡坐名召薦紳孝廉仲大震怖麻衣徒跣告郡邑吏淚如雨吏感其哀詳曰丁內艱是月無山絕粒矣嗣而駁內艱者窮出

古忠心言

同孝廉劉傳四

嗣與否凡數駁幾敗族人鄰人互爲庇仲旣得脫晨夕惟餓夫與處粗服亂頭混雜市井間游孝廉佯以瘋吏日起進士朱雪屏被趣亟焚右股毒藥攻潰肉腐殆見骨臥危樓厭影避形唯仲至則潛啓南牖對坐默然無山餓且死魂游太虛每死累日夜乃甦仲或哭或默竝立無倦容當是時郡邑吏持牒急聲殷雷仲引而入示之曰獨體也又何求郡邑吏屢謂仲言信歲乙卯秋七月僞檄至以僞令諭下僞曹院曰亟需才召而不前者令無赦僞院移僞吏曹曰趣使前僞曹移僞司曰已行

鎮興江右軍矣召而不前者無赦下至府府帖以軍令牌爲封刃弁與隸矜憐若搏噬然秋水乞前吏如詳吏曰乃公衰經彼非不知而坐名欲乃公之墨經也若如詳吾屬休矣乃公禍不測以告無山計安出無山曰迫矣今郡邑且不得專况吏乎試以狀額藩司惟哀痛果批郡郡守善爲詳詳入乃免狀與詳鈐連僞司印行郡知紹給之曰請歸以示趣者藏諸家十一月無山作乞食文題曰序過陽朔律繁凄辰閨中乞者彭鵬伏枕疏疏示仲仲曰播問東郭蚤起動塵嬉笑怒罵得母甚但以乞乞得粟勸作酤取息易米哀動四隣仲教之也久之林太君除服仲復震怖聞吾軍叩關大喜傳者妄言王與石林仲遇月朔未曙必持瓣香上郡城隍先祝郡人家大祝無山家次家丙辰十月海寇入郡倉皇恐迫擬與同邑辛丑進士程碧洲甲化孝廉游建士間道走福州顧無山偃臥惟肋節弗忍行無山謂仲曰吾蟻蝨也破床擁絮賊見且却走仲狀貌非常人宜早去仲卽扶挈無山老父一復幼子阿永偕逃然後辭去辭而復人者九乃走洋谷露眠草食六七日潛歸曰如無山何

古忠心言

同孝廉劉傳五

去四五日又歸或三四日歸晝伏夜行輒百里許十一月四日潛語無山吾去矣去五日歸視汝及期歸歸則病發十九日劇無山夜令葉童子伺左右聽何語終夕微睇童子無他囑平明童子涕泣沾襟以告晨卒於家年僅四十六議者傷善不獲報疑胡郡守爲仲故多殺戮仲是以不永年先十日無山晝寢見一騎在門仲辭騎去至是卒或曰帝召之矣是長吉之虬也卒之日天地閉塞無山嗒焉自謂曰仲乎仲乎死別亦大矣宜就哭念自甲寅夏五得仲書吾誓不下床屏絕人面今昇

古愚心言

閩孝廉劉傳六

吾往則下床矣人面吾何堪顧吾於仲蓋棺弗別忍也勅家人扶起破柴桑牛板以被蒙首見隣姬昇去入室姬委諸地臥半板哭不成聲仰視仲仲面猶生取舊時衣殮乃瞑既三日成服無山爲仲服替板屏又昇去無冠無履臥蓋齊衰衣哭之輒云三年爲弟淚成冰俄骨未甦何意昇來還送汝十載事兄腸比雪微軀後死不煩遺囑視猶兒客皆出涕問旌旌以閩丙午孝廉秋水劉先生柩後有知者曰此三晉虞鄉馬公淑援以昭武李官分校閩關所薦閩士者也丁巳二月閩亂大定無

山臥三年條起其友朱雪桂慟秋水甚乃輓秋水歌曰浮雲慘澹白日暮寂寂空江無人渡鷓鴣啼急斷斜陽荒草連天迷歸路何人得意騁康莊獨我與君嘗窘步短髮相看祇自憐寸心不欲忘新故東隣少婦盡無眉西隣少婦關腰肢謂爾何爲獨蓬首不如冷容偏如醜君聞此言始驚愕過我柴門數日惡妾心何曾畏風波妾命雖薄行不薄憶君昔向南山歸淋鈴墮幘泥滿衣雙趺已露麻鞵破風雨踰跟來欵扉更憶嚴冬寒水結敝廬曲巷隔深轍君來呵凍坐梅花朔風驅雲滿天雪

古愚心言

閩孝廉劉傳七

同志兄弟誰最豪無山絕粒臥蓬蒿有時蝴蝶夢栩栩與君相對憂心切我昔剝膚斷肋節君至無言只嗚咽強隨緹騎吊無諸攜手河梁成永訣迨我放逐得生還感君幽默視君顏乍見相悲疑夢寐憂予未已憂無山東甌信至羣心營計日計程頻屈指君感流言玉石然杖策入山自此始君來惠我賦同行我獨謂君何爲爾君歸臥病我在旁侍君十日竟不起嗚呼人生生死亦何常達人等之豈異視吾與無山奚所恨恨君死時天地否今日山川霽色開狐鼠潛踪闢草萊知君不負生

前志莫將髮恨恫泉臺世上紛紛徒白首哀顏雖駐骨
已朽殤非爲天鏗非壽我疑間之漆園叟嗟君平生忠
孝姿君親大義確不移報國文章埋荒塚千秋大業付
令兒在天星辰猶未爰自照丹心與白骨我作長詩哭
秋水滌滌宇宙斯人死

林鐵山曰天地間未有之名傳無山獸造之未有
之交情無山獸間之而立於所絕遂爲千古單行
奇人奇事奇文鐵山下升矣

古愚心言

閩孝廉劉傳入

先節福州城守千總廖雲山傳

古愚子彭鵬曰甲寅靖南耿逆以閩叛僞稱制封疆大
臣先節拒僞者總督范忠貞尚矣同日先節文臣止三
人王公之儀以福州府知府先喻公三畏以建寧府同
知先劉公嘉猷以侯官縣知縣先繼此則嬰城死於福
寧鎮者總兵吳公萬福也閩門先於漳州者巡海道陳
公啓泰也繫組死於不赴召者龍溪縣知縣李公塤也
武臣而以千總死者獨廖公廖公名有功別號雲山遼
東廣寧衛籍

古愚心言

先節廖雲山傳一

本朝定鼎從廣寧入關順治三年從 貝勒王平閩遂留
閩凡二十八年僅得一福州城守營千總數奇常鬱鬱
范忠貞總制入閩甫三月甲寅暮春之望逆藩倖召文
武諸僚撫臣躬詣制府請同往公知難已發以城守營
千總素健從仰天而嘆曰往必不免有功以身殉得死
所矣所以愧高爵厚祿而懷二心者是日陰霾黯昏隨
制府後將入門門者呵之公目眦如炬橫視門者門者
辟易公入而甫立砲響賊徒執制府罵賊震天地左右
縛制府去公大呼曰城守千總廖有功以微弁不忍負

君父王世受 國恩加至親藩 國家何負於王而王
恐此左右叱公公拔佩刀手刃叱者一人鋒芒所向倉
卒莫敢攬連殺十數人合圍交戰力竭而死同日死者
三人并公而四賊憚公忠義能為厲不敢暴其屍得益
棺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 康親王南征叩仙霞關下
建州延津勢如釜魚始乞降大師臨榕城前此殉難文
武臣子弟劄請 親王帳下咸加禮十七年丁巳督撫
合疏會題

天子廉廖千總名十九年庚申

古愚心言

死節廖雲山傳二

天子念閩變死節諸臣給公優卹白金百五十廢子一以
衛千總用公有子三人長騰煌次騰燁三騰燦長方弱
冠從征以軍功授建寧鎮左營秩滿赴樞部材技稱窳
授清漳守戎次襲父廢得浙江海寧右衛千總三十五
年丙子下大中丞撫閩表忠勵節請建祠西湖春秋致
祀公與享不愧諸子皆有儒將風能自樹立顯揚家聲
余及門甲戌進士海鹽曹辰容先為立傳遠近士大夫
和之賦詩授贈自此燕趙吳越無不知有死節千總廖
雲山嗟乎人生自古誰無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

山者其在斯人夫

古愚心言

死節廖雲山傳三

張登封傳 乙亥河清稿

張君堦字肅如江南長洲人出宰中州登封五年登封人家祀其位飲食必先祝去之日登封人留其衣冠藏於中嶽歲歲逢春昇出遊尊若神明卒之日登封人請其衣冠葬於嶽旁歲歲春秋以時享親若祖考又先於四鄉各建祠堂東在潁陽潁考叔書院之左西在唐徵君盧鴻乙故里北在唐莊中在嶽廟之左立像惟肖以故中州在在稱登封張公云初君宰登封鄉衰耿太史逸菴介睢陽湯太史潛菴就上蔡進士張仲誠沐

古愚心言

張登封傳一

柘城太史實靜菴克勤方爲孝廉皆以講明孔孟正學程朱正宗相切摩君筮仕甫五月卽修登封學宮與多士討論經義有發明孔門言仁之旨者君進多士而教之曰天地生物之心曰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曰仁天以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無不發生長育吾人惻隱之心擴而充之而萬物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取諸懷而予之矣君宰登封本此登封古嵩陽地嵩陽舊有書院宋時天下四大書院之一歲久廢圯構堂講學自耿太史始君實竟之上蔡張仲誠謂使君歸美于太史

太史讓賢於使君交相讓也說在張上蔡嵩陽書院講

學紀事中君起家由博士弟子員少時彬社劍鋒集召最樂屢試南北闈不售以明經應入旗官學教習分教鑲藍旗從學者多成材官學程滿銓試上卷得邑銜戊午除登封己未三月之官騎驢過宿邯鄲與登封吏同肆吏旅客視之至登三日拜嶽誓諸嶽嶽誓誓不取一錢不枉一人之謂也中州重私派火耗夙矣君衙前墜巨石鐫奉 旨永除私派天監在茲又設檝城隍廟民自封投繯毫不許美折封叩神西向坐折畢封樞三揖

古愚心言

張登封傳二

出著勸民俗語導民以孝弟教以忠信勸以勤儉自窮谷深山婦人童子無不知有張公其治尚德緩刑杖以八爲十記其數月囑告諸天民有祖父列宮墻與執獨無告者非大過不加刑訟者折以片言不罰贖輕生圖賴者取供立案不坐君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邑民申爾瑞王進寶魏光大秦瓚皆能還金君暇則單車巡行隴畝問課農桑諸鄉塾視子弟正其句讀耿太史嘗謂此道自程張二子晉城雲巖後數百年絕響民有問有仁有義有禮兄弟構訟累年君至又訟君問之故曰父母

愛偏問以引罪否皆稱無罪君呼其名顧名使自艾既而悔之曰張公初政而吾儕兄弟閭閻不已吾儕無知張公教我矣兄弟大號泣相率詣庭自謝曰民等知罪矣有婆婦高門孟氏攜子哭夫高舉塚將自經君微行問俗婦不知爲張公也問弗應固問婦告以內戚姑舅迫嫁欲訴張公又不敢以媳許姑舅有死而已君曰我卽張公也至邑免其地戶差徭歲時遣周恤婦得完節有晉民四人客登市綿僱登人田大年張魁升驢之楚年與井道鬪升立斃年遁楚隨州牧收晉客關回登封

古愚心言

張登封傳三

鳩鵲無人形君閱關訊供憮然曰大年殺人在逃此四客何辜立釋遣歸四客臨去望登邑城門回頭百叩號民有郭九合將赴邑完糧夢其父言晨有虎勿赴九合以君麥秋遇荒緩征今義不可後徑行抵金星廟果有虎九合叱之曰噬我我何惜所恨違張公限耳虎垂首出山南自此境內無虎患傳者比諸虎渡河云有妖僧藥迷洛陽董生子或告董生日中嶽廟會五方輻輳登封張公神明也盡往求之董生如言往君伴爲不聞密傳道士遇遊僧留卽報俄而道士報一僧領童子儼舍

賣藥君命掩捕傳董生果其子也童子不認君察童子口瞳舌橋必中魅伴叱去童子隨僧走喚童子反取井水噴面拍額張曰熟視生曰父在此此何地徐泣述述藥狀君命左右杖僧若擊木石裸而視之肌肉似鐵君遙謂觀者此採生折割術炙人心肝腦髓腰腎合藥鍊成罪當死否觀者萬口呼當死杖折其足曳出境未幾報斃已未三月至六月不雨君囚服鎖項自暴呼天時馮家溝民范奇秀景店民宗澤廣等咸見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跳過山境內兩澍鄰境旱如故按南方

古愚心言

張登封傳四

神異經云旱魃長二三尺似人目在頂而身袒行如風所見赤地卽此是歲有蟲如蠶色青首赤食禾稼輒盡君曰蝗可捕蟲獨不可乎爲文祭田祖驅之又懸捕蟲賞格數日盡滅年饑設廠食餓者移粟分賑購麥數百斛給窮民不責償邑南白家村有居民王心江家聞壁中多人語椰子十歲以下見有女羣行長尺餘高髻靚粧衣淡墨色拋石擲瓦移牀發篋壞器無虛夕惟封題完糧銀不敢動民曰此可詣我張公囑之民進狀君遣吏馳傲空中答語吾褚氏移家恨主人無禮破其家卽

行原不敢犯張公吏歸報據狀叙空中語諸中嶽伏奏
書朱檄付江甬至道家人問空中泣語我固知張公難
犯今奏嶽神誅我無咎類速去或免見巨鼠數十銜尾
穿墻走君宰登祝上官壽揭嵩碑陳搏所書福壽并登
志獻啓云邑志全編聊效華封之頌壽圖二字竊擬嵩
高之呼千古佳話舊例有以鷹隼鵬鵬虎豹皮鹿麋鹿
茸蜂蜜木炭蒿草何首烏獻當道者悉取諸民君曰朕
下媚上吾弗爲也嵩產蘭邑宰多採蘭贈人亦勞止
君絕不採贈其他攝篆假師勘災汝陽孤燈草榻恭極

古愚心言

張登封傳五

却金所至冰蘖凜然癸亥六月大中丞舉卓異陞粵西
南寧通守君行詣嶽辭曰知登封縣事江南長洲張壘
受事日信誓旦旦今去或可告無罪耳登封人列君治
行興除之大者凡四十條與者曰勸農曰墾荒曰招民
復業曰修學宮曰明倫堂講學曰書院課士置膳田曰
立義學凡二十一處日月朔望講鄉約置善惡簿示勸
懲曰實行保甲法曰復中嶽廟會逢春自二月初至十
八晝坐廟夜登陴命鄉壯同少林寺僧鎮壓不以兵盜
賊屏息商旅如歸罷一切地鋪牙帖無名稅曰修前明

忠烈邑令閩郡公墓曰建古賢令祠自唐真定應公靖
而下明姑蘇山公錫之嘉定侯公泰那臺傳公梅襄陽
劉公安行永福郡公廷誨中部劉公種 本朝鄉寧成
公躍龍凡八人曰歲科童試三首拔寒素府試道試連
冠軍景日瞻今成進士除者曰首革私派火耗尚矣次
革官署行戶次革邑南產鐵鑄私稅次革盧店機戶
織帕按機徵銀次革大冶里產土陶冶寄稅錢次革山
中煤井歲輸官煤次革里長支月次革排門火夫次革
里役坐催次革歇家擾害建東西關公所里長入城有

古愚心言

張登封傳六

所棲穴革鹽賈年利賂官增價歲省登民錢百二十萬
次革流差馬騾草料次革學使者供應派民逐條勒不
謂吾登民世世食張公德且使後之君子教養有所放
焉復輯軼事三十六書諸冊鏤板以行揭其大者如上
所傳聞有仁等事是也睢州聞君判南寧貽書耿太史
曰卓異之典原以備臺諫銓衡張父母治行起絕循例
僅晉一官何以待平等者惜之也先是睢州嘗云得如
明府十數人參錯天下爲撫軍方岳各出所學衣被海
內萬物吐氣耿太史嘗云內則蔚州外則北溟明府積

累功名豈在蔚州北溟下竇太史謂君富教并舉識力
過人宜上蔡張仲誠以仁知勇稱語載懷嵩堂尺牘中
君入粵望親舍積憂成疾乞歸南寧守趙公連城愛君
賢固留弗從抵舍耿太史致書曰此間孝思縈懷辭職
養親登封人無不懸切書院藏書樓成絃誦徹山谷掃
榻設函席共訂千秋大業趣命駕乙丑十月君得書赴
嵩是冬登封人遮道昇輿爭昇歸以先得供養旦夕爲
幸君感其誼歸築懷嵩草堂於虎丘之麓家居孺慕承
歡凡六年庚午太孺人卒登封人赴弔趾錯足重蘭旣
除服太翁引大義趣之仕壬申耿太史遣公子子京奉
書及邑賢焦錫三欽寵等公牘迎君適太史寶靜菴遇
吳門邀君同子京行臘月至登登封人爭先扳迎如曩
時君始愔然辛酉由登入都補官甲戌之秋中州有治
中缺出輿情引領君以病逝矣中州士大夫在京師者
咸至君所寓蕭寺設位以祭道及遺愛無不泣下沾襟
檢君圖書有手卷寫重遊嵩少圖耿逸菴寶靜菴焦錫
三與新太史冉永光親祖皆在尺幅年陽冉太史跋云
予應逸菴先生命主嵩陽書院知書院襄事張公力爲

多又聆父老話去思張公循良三先生賢者圖中人固
予所樂爲把臂也君爲賢士大夫所推重是時蕭寺主
旅祭者寶靜菴見閩人古愚子彭鵬祭詞數千言至夫
撫絃重整抱器再彈幸霧豹之藏身同神龍之見首感
慨係之矣乃作書示古愚曰君之出也太翁欲其子以
登封之治治天下興趣相引覺天下無地非登封無人
非登封也勃勃不能以已克勤祭章力闢此意舍吾古
愚未盡知稿錄印正聞君易簀時語其友長洲宋聲求
駿業云塹不違親命而出今南北各天末由面訣知我
者謂我爲捧檄之少節不知我者謂我爲絕裾之太真
悠悠蒼天此恨曷極言訖而終計至中州登封人比戶
罷春持香楮走哭於張公四祠匍匐叩地如張太孺人
會塋時君昔重遊嵩少紀畧謂風俗惇龐淳厚果然

先考妣合塋墳誌 壬戌本廟祝

先考諱汝栢字伯梁別號一復行五考父曰後從諱憲
安官廣東陽山令後翁父曰從野諱文質官揭陽令由
戶部出守桂林任廣西左叅贈兵部左侍郎從翁父曰
定軒諱大治官戶部歷揚州叙州韶州守陞長蘆都運
未任定翁父曰忍庵諱甫官戶部廣西督學湖廣觀察
以忤璫致仕父子祖孫進士祀名宦鄉賢忍翁父曰慈
庵諱邦彥封主政贈督學自九世祖足翁公漳江始遷
錢塘至從野公徙郡城刺桐巷足翁公先與官保尚書

古愚心言

先考妣墳誌一

惠安公同自出詳在列祖墓誌考生於萬曆壬寅八月
二十三日子時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九月二十五日
亥時享年七十八生平讀書終隱晚而逃禪將逝自執
云先人聯五代清名剩得一貧咬斷萊根還到老詰朝
與爾曹長別悠然無相飯依蓮座了從頭又作一偈自
和尚開示名之曰明覺蓋再來人也妣戴太君文學孝
子應禱公女前萬曆丙午冬仲二十八戌時生其卒也
皇清順治丙申九月哉生晚已時年五十一妣家塘東大
戴世次不載嗚乎痛哉不孝瞻祀二十七年瞻帖三年

貧無以塋又慎所擇久淹罪甚今春服闕以八閭鄉薦
士應調銓得一邑迴顧先考妣極愴然乃告皇天后十
曰停柩待吉悔不孝愚今隨地時宜堯土成墳然後東
西南北惟所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初卜地寶勝山舊
太平院後負乙揖辛茲以壬戌六月二十六日未時不
孝男鵬率嫡孫聖壇男鵬率孫男聖堦聖封聖堦暨出
嗣男鴻率孫男聖增等奉先考妣靈柩歸於其室此山
距靈鷲山麓里許中憲大夫景從公與四公子伯鄰翁
佳城面焉先考從同懷伯父同祖伯兄咫尺相過夜臺

古愚心言

先考妣墳誌二

不寂痛憶先考臨終呼不孝前曰吾慈庵公以下甲第
美表人謂穀城山得地利然吾祖父世篤忠貞在人
在地吾爲汝父懼遇前人光砥礪爲善汝母爲吾家清
白吏子孫婦有鹿車杵曰九熊封鮮風汝父母徇介無
多求安厝焉足矣吾地上最不喜諛異時地下誌汝自
撰止近誌世系誌名氏誌年月坐向餘悉不許汝誌故
事子不忍名父爾爲吾填諱藉爾友朱雪厓壽諸石不
孝鵬一 祇承嗚乎痛哉不孝九歲學操觚忠肝義膽
父鑄之浩氣丹心母胎之吾父母安厝後不孝行矣當

誓告丘墓恪遵祖訓無忝我所生誌而不銘詳在行狀
內此則不孝守先待後志也不孝男鵬泣血稽顙謹誌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仲夏之吉

古愚心言

先考黃君墓誌三

彭無山四十自撰墓誌 丙辰本稿

閩人彭鵬字九峯一復先生長子也甲寅七八月瀕死
魂歸白石山遇神僧稱本師名以無山無山之生也丁
丑孟陬二十一日六歲授書一復先生晨夕置膝上嘗
於方春晝暝以天時將作兩五字局對即應聲曰地氣
欲爲雷聞者咋舌十一歲得吳青嶽四子書制藝以問
一復先生先生指點破題承講股法畧觀大意卽私命
求爲可知也題成篇不由師傅十二親師後童試屢爲
郡守中州張公彥珩所知二十試冠軍學使者構李孔
文在夫子諱自洙是歲吾母戴太君卒母爲清白吏家
婦家貧愛子讀書及見僅此二十四庚子初應八閩省
試以尚書中試同考永嘉王又典夫子諱錫珩以國士
待之省試十月後期不得赴春官二十八甲辰赴不得
入三十一丁未策論應不售三十四庚戌三十七癸丑
制復八股不售仍再凡歷春闈五入試三不肯作俗下
文字癸丑次年卽甲寅閩人自徵辟謬辱指名堅臥不
下咽飲水苟全今丙辰四十臥聽人風雲變化去滅趾
銷骨度不能生將以某月某日終於家嗚乎死卽死耳

古愚心言

無山四十墓誌一

何可誌耿耿落落性不隨時趨亦何可乞人誌念一復
先生七十四矣吾一子聖壇丁未生甫十齡雖慈尙孩
未知他日莖吾何所吾先自署石曰閩孝廉饒夫彭無
山塚年月日時莖時後書世系科名載在列祖墓誌內
不書

古愚心言

鳳凰山四十墓誌二

鳳凰山劉兄秋水偕鄭瑞人合莖銘 辛未十月
無山之視秋水猶兄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臨其穴予手
經營鳳凰山畔爲爾列祖昆季之佳城千秋忠節爾獨
擅名

誌多用秋水傳及壬戌八閩通誌拒僞閩書闔撫
軍僅以節行存案一段所謂藏之地下與山嶽同
壽足矣特錄此銘山之地上憶昔年辛未給假在
籍幸得爲吾秋水兄營兆回首十六年前柴扉昇
視殯死別如昨封之樹之後死者自今敢不勉此
之謂心言古愚鵬識後

古愚心言

鳳凰山合莖銘

公祭閩變死節七忠烈公文

丁巳木蘭稿費笑錄影
謹刻木

康熙十六年丁巳春王正月二十一日治下莆中舉人
彭鵬引故友丙午舉人鉅儒靖節劉渭龍神魂潛以明
水瓣香遙祭於

上清八閩總督范先生 巡海道陳先生 福寧鎮都督

吳先生 福州太守王先生 建寧郡二守喻先生

侯官明府劉先生 尤溪明府李先生之靈奉請 浙

溫處道三山陳先生 庚戌進士建寧葉先生主位哭

以文曰嗚乎痛哉小子鵬伏讀前紀至宸濠之變也都

古愚心言

公祭七忠烈文一

御史孫公副使許公獨能抗節就刃罵不絕口議者謂
諸臣皆能懷忠如孫與許則平日不阿可折其謀臨事
固死可奪其氣嗚乎痛哉九原可作如我大總督范先
生巡海道陳先生以下諸大君子豈不孫許有光哉初
逆之不卽殺我范先生也將致之也先生罵賊不屈肝
胆忠義三載如一日小子鵬日夜願聞先生一死也浩
氣歸太虛恐幽竊防禁手足拘繫求死而不得一死者
也脫一旦師人未死則苦節以生全差減矣脫奸人侮
禍投戈又從而媒孽之且不自白今於去年九月十六

日聞碎骨於岡又聞揚骨於江戚屬賓客巾幗各頭前
後死者數十人嗚乎痛哉烈矣初逆下漳南聞巡海道
擬固守無援閩署二三十人飲藥自盡先生從容引刃
後死嗚乎痛哉烈矣逆又攻福寧聞都督吳公嬰城固

守不肯降賊身死家裂嗚乎痛哉烈矣初甲寅三月望

逆倅召文武如前明宸濠叛狀王先生以郡守喻先生

以郡二守劉先生以明府慷慨罵賊同日殺死逆第暴

其屍嗚乎痛哉三君子烈矣聞尤溪明府先生拘執不

受官引頸就絞曰吾李塤豈從賊者嗚乎痛哉烈矣小

古愚心言

公祭七忠烈文二

子鵬恥不從其後也然而聞風涕泗剝床以膚三歲不
覿矣茲者大師渡江寇踞郡以戰城下殺戮恐不辯魂
魄耗散乘是日賤辰未死飲水自祭於尉岩陳几請大
總督范先生正中一位大巡海陳先生左一位大都督
吳先生右一位請真郡守王先生一位真二守喻公一
位真明府劉公李公各一位各置一水一香一茶小子
鵬微賤也又僇臥奠而請之不惟不敢亦不能聞我陳
先生爲憲東甌殺身成仁聞葉先生遭僞召急拜母向
北力叩頭逃於僧舍恐累僧從容繼死山下嗚乎痛哉

烈矣易曰方以類聚取諸二先生主位一水一香一茶
各一伏願大總督以下諸人君子太虛俯鑒飲水盡一
觴渭龍執盃奠水奠茶香與有光焉嗚乎痛哉仕於閩
者死節或不止七大君子然以僵臥中雙眼不見日月
側聞凜凜者七大君子最烈云仍左設香几設一大盃
置水置杯有似七君子者從七君子來陳先生葉先生
揖而進之渭龍揖水奠曰是者渭龍覆盃曰主人彭鵬
不使飲又右設香几設一大盃置水置杯祭吾大總督
戚者友者幾何人吾大巡海戚者友者幾何人又設一
几一盃置水置杯祭范門陳門節烈巾幗又下設席祭
羣從羣僕羣婢各飲此水鵬以頭觸床泣而號曰小子
鵬三年飲此水敢以獻祭畢多書祭詞分置諸几案藏
諸笥城下而殺戮也應有收吾骨者收吾書副本流行
與滇黔楚粵忠烈眾君子共之其或不殺獲保首領而
生異時將大合祭諸君子并詳其可信而傳者撫今吊
古如顏平原張南陽許新安如顏書生甄布衣如前明
孫御史許副使馬戶部黃叅議諸公咸列位而祭焉嗚
乎痛哉小子鵬久臥不得下伏誦全明報若一部於意

古忠心言

合祭七忠烈文三

云何剛者金中精堅也剛生金中百鍊而出五金皆謂
金凡止言金謂鐵也經言金剛乃若刀劍之有剛鐵耳
飲水聽金剛六賊不染百鍊彌堅於意云何嗚乎痛哉
尚饗

林鐵山曰奇忠奇烈無奇文奇筆以祭之則幽魂
不慰且古今一大憾事有奇文奇筆而非負奇忠
奇烈者道同志同趨向同爲之文爲之筆以祭之
則幽魂亦不慰古今一大憾事無山三年堅臥飲
水抗節自許幾死於餓而所以不死者天留之以
表彰諸公之奇忠奇烈而祭之者也諸公之奇忠
奇烈得無山之奇文奇筆可以不朽矣嗟乎此世
所以重知已也
鐵山又曰歷落傳筆叅差傳神奇妙痛快將進復
止將去又留是千古來第一篇文字上下界僊佛
讀之唏噓欲絕贊歎欲絕

古忠心言

合祭七忠烈文四

祭福建巡海道陳公文

己未木蘭稿驚笑都彭詩刻

公諱啓泰奉天蓋州人官八閩巡海駐節丹霞甲

寅春耿逆以省會叛僞檄所至望風披靡公持大

義不納叛焚其檄乃置諸投醢命閩署其飲聞一

祥于甫六齡飲藥拜而受公次弟視能畢雷辯北

面九叩首從容自縊死同時凡二十一人

維康熙拾捌年月日莆田舉人彭鵬謹以心香真言出

郡城南關五里望祭福建巡海忠烈陳公祖及閩門飲

藥之靈曰嗚呼公死忠者也君夫人死節者也兒女子

古愚心言

望祭陳公祖文一

死孝者也婢媵滅獲死義者也忠孝節義萃於一彼有

千之百之萬之億之而不得一者何也異時國史特書

曰甲寅三月耿某以閩叛閩巡海道臣陳啓泰率閩門

二十人飲藥死之等死耳死於節死於孝死於義死忠

者風之也聞公子自京師來扶公靈輓同安遇賊執之

於海上嗚呼以公之機山川鬼神不之護使公子罹於

賊震驚忠烈公魂魄閩山川鬼神輕正容邪邪吾將訴諸

上帝矣雖然忠烈公必不驚公子必不苟賊必不害以

成公家忠孝名旦夕伺公觀至伏而吊之伺弗及懷中

出此望而焚諸南郭橋嗚呼痛哉

古愚心言

望祭陳公祖文二

遙祭永嘉王又典夫子文

字未燕 臺稿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春二月日莆田受業彭鵬百拜稽首緘寄營墓之文遙祭之禮俟之重陽昭告於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政前福建漳州府司李庚子科同考又翁王夫子封塋曰嗚呼痛哉平陵憶別滄桑變態既不能絳帳再從綠野歸來閭阨接壤又不能白石一至寢疾時既不能侍側而膏藥易簣日又不能撫棺而淚血祭不及執遯墓不及執紼且并此年月日時先不得知不得聞尚於此日此時冥然飲啄比及林于漢年翁

古愚心言

遙祭王夫子文一

以廷試至荒暑始聞訃比及家表秋謝亦潛世翁以公車至開函始得銘痛哉夫子夢蝶在二十五年丙寅十月初五日于漢尺書則丁卯之四月潛聞在二十八年十月表秋寸札則辛未之二月其先憑鴻藉鯉三去無一報嗚呼親承已矣地下片石舍小子其誰歸乃以南北澗絕卑鄙疎賤墓門之誌出自平陵彭萊洲編修之手終天抱恨悲痛咸莫贖疇昔庚子及門六人無一登進士榜許子再瑛戴子紹琦許子文茲張子毅先後羽化李子山澄老矣又註誤不得與春官試每讀譚友夏

堂祭文云衆賤可以當貴衆不肖可以當賢輒爲掩卷

而今而後獨力負荷不大維艱哉時俗艷稱者動曰美庄遂使性命骨肉之誼比諸力田獲則曰沃不獲則曰荒志士所以羞爲伍也自筮仕至今惟以不負門牆不欺衾影勉而行之漸近自然使天下萬世曰此永嘉王又典先生之徒也猶夫閭閻變拒僞晉肩其難前書數百言終之曰使人指之謂某也某師之弟子也某也某父之子也某也某地之男子也是卽鵬之所以報者也彼世俗所謂庄者非弟子志非先生夙昔之所以期弟子

古愚心言

遙祭王夫子文二

者也表秋亦潛世翁南旋挑燈作此附祭金今年候陽九昆季代設祭祭時代讀一遍洒洒臨風辰下鵬卽援例暫假計季秋回京是日旅次望空瞻拜神之格思無有遠邇而況義則師弟情同父子未有不式臨者也另緘宰洵四紀一冊渡江草一冊內附乙丑遺卷七篇皆先已郵寄今再裝訂陳墓下此遺卷今舊侍史誦之知鵬乙科二十六年四試春官而弗得成進士名者天也天吝以進士名而重以

天子知召見賜金畱任特簡特書大書不一書書諸國史

雖未敢與千佛塔題記較量科名然攷綱目所載實未經見不欺不負夫子之門夫子之牆豈曰庄之云乎鵬丁未生兄家報到在潤州李署夫子歡顏是日舉酒大慶此見今名聖壇制義多別致讀書慧眼慧舌如屢試童子科弗利何近示以札畧云努力攻苦恢廓心胸得與不得曰有命出矢言老來薑桂弗改如此非敢私於子而薄於兄之子也悉在大兄書中幽明遠隔捉筆觀縷心之長矣聊將絮酒重申前誓嗚呼痛哉尚饗

古愚心言

祭王夫子文三

哭祭劉增美夫子文 庚午燕臺稿

嗚乎夫子取士於閩士之得及門者五十三人自庚子迄今在再三十一年落落焉如星之晨夫子逝矣數年絕塵不知弔夫子者泣涕誰沾巾當鵬宰洵末由匍匐而酸辛獨非門牆計之不聞傷哉洵吏之賤與貧昔者自洵赴謫聞夫子從易原入京潛踪一晤晤於旅居無復向年尙書學士之棟薨燈光瞻注貌瘠神疲不勝情鵬長跪而請曰弟子行年四十九一事無成宜乎白髮將莖莖何圖夫子玉山非昨夫子聞之無語涕盈深夜別去兩淚有聲猶記臨別夫子執手而心傾嗚乎夫子取士於閩陸止鐫郵宇水泊鍵輪輪以水土故病於三衢踰嶺渡灘跋涉抱病而瘁於途入關未痊凜凜乎報國掄材辨玉與硃惟恐爲章句儒夙夜懼懼比圓穀水從者聞戒而不虞歷艱出險閩士之庄也若石田人盡凋零鵬也後凋而以洵宰受

古愚心言

祭增美夫子文一

聖主殊知特擇異數出自從寬登降十三級之微員其遇也天自顧蚤負而悚然敬慎掖垣又何敢謂魚之化鯢矢此心也庶不負於夫子之門老矣弟子舉世無相識

終身思舊恩幸入長安舍館未定闌旬而哭諸堵閩士
遭閩亂飲水不死者惟此堅臥十日之純根可對九原
嗚乎夫子心以爲莫采蘋采藻其尚聽閩人弟子彭鵬
之質言

庚子先生以侍講學士奉 命典八閩試甫至浙之
三衢遽危病至閩扶掖入闈抱病從事薦人報 國
爲兢兢本房永嘉王又典先生嘗爲鵬言上經房公
閱初得鵬卷首薦呈而乙之其後取額已定不敢言
增美先生閱王子瑞吉卷首題末股有孝經春秋二

古愚心言

祭增美夫子文二

語直勒兩筆將膳榜趣本房補額執鵬卷復薦先生
力疾閱四子書三莖壘閩淋漓尚書純用本色加評
得旨請副總裁劉孔著先生覆閱同賞乃道瑞吉副
榜第十五名鵬獲闈所聞於永嘉先生甚悉自此三
十餘年五試春官皆不遇若當日非先生力疾賞拔
則以窮措大老矣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祭文用
此詩痛哉閩中古莆弟子彭鵬識後

鵬嘗伏讀先生閩試錄序曰先聖之道非徒知之將
實措諸行也多士誠一心靖獻功名垂史冊閩里詭

稱謂此某科鄉舉士也則名美千秋豈止一時光榮
已哉先生之屬望於五十三人遠矣是科闈闢展期
孟冬至期八日自晨及昏雨滂沱平地水溢數尺比
貢院開門點名天開雲淨月明星明綸意閩士領薦
必有棟樑方正作周之楨乃五十三人中成進士者
不見一人讀中秘書爲閩科數百年所未有若棟選
授官者仕途多連遭闕首曩年星月偶然耳然於先
生薦賢爲 國得毋負乎感而誌歲月日不書

古愚心言

祭增美夫子文二

無山丙辰四十自祭文 木蘭齋稿

維春王正月二十一日歲在丙辰閏中彭鵬以水自祭
日鳴乎彭鵬爾之生也爾父年三十六舉爾丈夫子最
晚今爾父七十五矣鵬爾四十四古者強仕時也鵬
爾何事遂捨爾父去乎匪惟爾不忍爾父老人不忍卽
昔天下如爾如爾老人者皆不忍曰慎毋死爾乃示必
死矣必死而隱忍於或生倏而死也若取懷而奪之老
人痛必慟必死而明言不可生從而死也若逆族而歸
焉老人哀或徵爾若永念爾老人之痛之慟之哀之微
也爾又若不念爾老人之痛之慟之哀之微也老人七
十五爾父也爾鵬四十老人子也凡父母之於子也呻
吟則祝之疾痛又祝之而子之體父母也呻吟則慎之
疾痛又慎之未聞父在而不思事父母沒而不思報母
以猶生之身爲必死之祭鵬爾何遽鵬爾何辭曰遽則
遽矣詞不能明嗚乎死生亦大矣所欲有甚於生者死
賢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生不如死老人學道也老人
之愛吾生也或不盡惡吾死吾丈夫子也丈夫子之畏
吾死也或反以累吾生嗚乎死生亦大矣爲文祭爾者

古愚心言

丙辰自祭文一

鵬爾之谷神也爾爲所祭者鵬爾之具體也谷神不死

又安知夫吾死與吾生也哉飲盡此水毋爲涕洟

嗟乎丙辰鵬而殉諸木丙子發而登諸梨昔者吾

友指劉秋嘗聞吾鵬而出涕今卒二十年矣追念

伊人寸心如結

古愚心言

丙辰自祭文二

祭劉秋水誕日文

丙辰本齋稿堂集錄本諸刻本

康熙十五年丙辰十一月二十日蕭長岡孝廉劉秋水齋志而卒其明年五月七日服莽弟彭鵬瀝血灑酒爲詞以祭之曰嗚呼痛哉今日何日兄初獲揆日也去卒之日指屈百六十五矣嗚乎痛哉吾兄弟定交始丁未終丙辰凡十年得奉兄撓搔之顰者六或放之蕭條或驅饑之跋涉或師友伯仲之忽合忽聚或患難顛連蹈虎尾而涉淵水歷歷如昨而不敢一日忘者庶幾窮則通消而長明我兄弟母相忘而今已矣頓成往事矣

古愚心言

祭秋水誕日文一

還憶之丙辰亂未遑止鵬臥之第三年也是日兄家不爲觴來視弟凡坐無語進半蔬忍不下筯夜深始去又憶之乙卯弟鵬臥之二年也是日內子脩二簋爲祝命兒侍觴小几依臥前酒一斟凄然臥強之不盡觴先是甲寅夏五閩亂將三月兄衰經伏苦談忠孝節義忿不欲生是日哭極哀又憶之癸丑吾兄弟綴羽南歸招兄抵平陵以四月二十八日謁永嘉王又典夫子留數口將之寧國投轄候稱觴是日自洗腆烹鮮置酒於平陵之文昌閣永嘉夫子聞之邑中庖人治庖醴人設饗先

旬諸壘上躬上壽酒酣王夫子登車去弟下閣一揖兄

亦揖八日辭寧國行黯然銷魂又憶之壬子吾兄弟驅轍是日舟下蘭谿幾忘之晚始登岸市村酣觴兄九日遇兄伯氏遂安令際五於嚴州兄偕遂安弟渡江之平陵臨歧語刺刺也又憶之庚戌吾兄弟同被放痛哭文章之難也俯就牛綸天官未示期乃旅居同人戲顏其居曰蓬壺是日兄伯氏際五弟小阮思齋暨方杜菴林浣亭方嶠雪諸君觴醉又憶之丁未吾兄弟邂逅於周退菴館人話深一夜歡定生平其年四月歸同舟五月

古愚心言

祭秋水誕日文二

至臨清關之北橋夕陽阻渡困於漕者六七日日是日顧公招朱黃初及兄大阮旦心氏舟中合觴閱二日困甚舍舟而陸驢背夏烈吾兄弟共之而今已矣皆成往事矣毋論其他卽此野渡村酤夕陽古渡異時起我以倚棹欸乃聲山河仍昔形影無雙豈不可思奈之何勿思嗚呼痛哉與兄同里開何不結於三十年之前如歲暮春如日初晨乃結於三十年後僅十年而止如冬氣暮氣而不可留者則何不並此十年而吝之又何不於此十年內悠悠之忽忽之如今世朋儕而已彼蒼者天偏

客我以三十年而與我以十年既不使爲今世朋儕悠
悠忽忽又使十年內僕僕風塵銷其七其終則甲寅乙
卯丙辰居其三弟伴狂而稱疾兄出嗣宜降服拒僞抗
辭而仍爲勅封林太夫人服各行其志無明無夜無
暑無畏無酷暑嚴寒無露霑陰晴無濟需赤電無歲時
伏臘而不至臥榻與餓夫處喁喁然骨肉相慰云爾然
則十年者千古也十年內之三年則歷人世累百寒暑
百千萬億劫而靡有涯者也天以死者示交道之終以
生者扶交道之始終者已矣始者無邊弟爲文時天地

古愚心言

祭秋水誕日文三

君父朋友兄弟之道實式臨之兄一子廷楷年二十弟
一子聖壇少廷楷十歲兄子猶吾子也平陵文昌閣上
壽酒酣兄執弟子禮下樓揖王夫子登車正容而語曰
若師卽吾師兄能記憶否嗚乎痛哉今日何日鵬拜於
前廷楷聖壇拜於後涕零如雨視階下淋鈴聲未聞聲
下誰妻耳兄如覲止亦何能咽然而一枕無餘三生便
了兄節義在天壤孝友在庭聞慷慨和平在里黨雖死
如生其奚憾焉聞廷楷媳是月將舉孫行稱阿翁矣當
破涕爲歡飽盡一杯其勿似昔年視弟臥時半蔬二簋

忍不下筯強不盈觴也嗚乎痛哉尚饗

古愚心言

祭秋水誕日文四

祭張登封文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九月十八日今諫議閩中莆田古愚彭鵬謹以清酌的心香致奠於原任粵西南寧監郡侯前河南登封縣卓異真明府長洲鵬如張老先生之樞哭以文曰嗚呼鵬如真父母之頌去國彌親奇男子之名蓋棺乃定此有志者惟求自慊而聞聲者每爲嘶哀嗚呼鵬如君庚與鵬同鵬月則君長君居江左鵬處閩南相距三千餘程何知肝膽并生五十七歲未識鬚眉屬鵬給事掖垣值君赴銓別榻衡門如水君來欲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一

見至三蕭寺問僧鵬亦荅還及再比從暮春五日始會芝顏隨於是月良辰側聆塵話根原於正心誠意慷慨夫吏治民生乍見乍聞未敢以言以貌咨諏咨訪不遺眞品眞才夙傳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交稱有道今對寶靜菴再承光兩太史極口循良中州多賢人思存畏壘直道需三代誼重庚桑食謂清論之倅州卽前卓異之明府嗚呼鵬如卓異多成虛盜清論恐似空談惟君端本澄源甫任而誓諸嶽取一文神明立極歷歲圖終如始去任而呈諸陞存兩鏡吏俸非貪方當自豫歸吳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二

義民數十人重繭裹糧請遊中嶽嗣而居廬陟屺舊治千百輩束芻執帛旬赴長洲此則近古所難豈不干今爲烈以是追維作宰愍愧弗如從茲折節親賢相知恨晚逸菴鵬鄉之舊公祖潛菴公邦之前撫軍擅人物第一流操品題無二致一則謂得如登封令參布天下上而爲開府次而爲方岳庶幾咸亨一則謂試看明府公積累功名內可跋蔚州外可跋北溟萬物吐氣誠痛恨夫蒼鷹乳虎搏噬公行遂不覺於慈烏祥麟觀聞溢喜詎曰阿其所好當由彝秉大同七月懷慶治中出缺掣補一時六雄民望注盼重來而未遂瞻依倏罹疾病久持茹苦之性逢肯不甘偶染採薪之憂勿藥有喜忍料漸居心腹遂爾侵入膏肓十二日省疾牀前嗚咽談鄢公墳氣斷復續十四日聞音戶外舍皇報上佐卒腸結九迴反覆前言興懷往事鄢公吾閩前輩卒登此節坏十莫辨忠魂上佐彼邑神君表墓樹聲嵩宮傍畱慈父當年致祭數萬目淚下誰多三月上墳十九日歲修一度且云崇禎辛巳流賊猖狂封城突當寇來鄢公先令民去罵賊不死反以十萬金令益嶽宮逢歲大饑得使

億兆姓勾分白銀嗣而身幾

賦發銀十萬命鄭公建萬宮公盡發民賦則被殺

實爲民殉吾輩若不表微闡幽世間孰爲扶綱植紀君

言及此急噎絕音鵬聽至斯驚心永訣旋以弗預科名

爲恨一似卑棲郡倅含辛嗚呼牖如羊質虎皮科名何

有駒文驥足郡倅矯然鵬不語而徑行君回頭而微笑

廣平公子

謂長洲宋登永先生

友道尚終少室主人

謂栢城賈交靜菴先生

情乃見誦詩朗說如土讀易直擬斷金惟此良朋實敦

古處以斯時之無負信定交之有真嗚呼牖如湖海豪

氣未除熱腸強項河洛淵源不替學道愛人看世路之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三

滔滔想襟期之旦旦嗚呼牖如謂君貧儒而致溫飽廉

亦有家謂君筮仕而近仁賢名亦欺世獨不見懷上剝

下若谿壑之赴江河又不見面命耳提若爰居而享鐘

鼓似此齏鹽區畫溫飽何幾水蘂神明仁賢傾倒兩稱

無憾夫何間然嗚呼牖如鵠白鳥黑黑白甚至混淆鳧

短鶴長長短豈容任意天有顯道闢提未盡舌誅吾乘

忍心貪婪恨不手刃權無賞罰志在激揚所以得一善

言得一善行有如性命肌膚之在我未免見而斯慕見

而斯懷庶幾布帛菽粟而同人蓋縣令最爲親民羣賢

棄進合之則移風易俗而郡佐古稱從事太守濟寬任

之則宣化承流嗚呼牖如半刺浮沉勞生泡影痛君者

謂君齋志愛君者謂君無年望君者謂君騎箕實君者

謂君埋玉必欲展君之學盡君之才行君之仁施君之

義發君之勇見君之剛公府可藉股肱舍人對秉鈞軸

而後頑廉懦立吏肅民安然而嵩陽居洛邑之中治行

爲天下第一有先正人在 朝在野推轂同時有諸君

子置齒置才無書咸薦近則河洛依命怙恃所天遠則

商旅輪忱誦歌載道不能青蒲吹送紫案增輝發聲直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四

壓寒蟬向旭得聞鳴鳥上酬側席下愧濫竽而還僅止

監州秋不過六百筭篁經歷偃蹇邊方山水迢遙呻吟

煙瘴頓使還開三徑竟甘終老一丘此亦吾道之所撫

膺彼都之所扼腕茲者撫絃重整抱器再彈萬一流水

高山無復鍾子好竿鼓瑟盡像齊侯大負遂初何堪請

復則是今茲逝湮幸霧豹之藏身卽爲前此設施同神

龍之見首嗚呼牖如回憶親朋勸駕太翁趣行只知已

試懸魚必謂可行齋馬但身仍別乘勢異九臯墜於上

聞屈而短駟雖開側揚之路恐無自獻之門可當奈何

聊云則爾而況登邑民風渾厚禮俗敦龐佳子弟雅尚
潛修士大夫羞言功利切磨興起自是遭逢篤摯機誠
良未多觀嗚呼牖如聞鵬語令想君心灰嗚呼牖如獻
則大招箕則虛左鄉何知夫汗漫遊已賦於逍遙潘菴
逸菴君所敬事太室少室君所登臨書院君所構之講
堂君所營也思甫申而不作嘆箕穎之單行一旦離垢
憑虛溯洄髮髯或會心了悟或得意忘言又何有於一
切支離大千纏葛嗚呼牖如聞君封邑如斗四鄉立祠
西近穎考叔所居東依盧徵君故里中鄰嶽右北附唐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五

莊祀祝者若神祇歲時伏臘愛敬者同祖父香火晨昏
嗚呼牖如聞君去登之後歸吳以來冠履遺留圖像儼
若逢春三則方來賈客齊請衣冠出遊紀和會則社名
張公登上蘋繁羅拜重過紀歲乙丑小陽再至編年壬
申初臘耿于京手齋父札南請殷勤邑耆舊羣爭公輿
星臨恐後乃當孟陬出境竊聆傾國停車曾幾何時不
出九月東都聞訃應知比戶罷春名宦惟馨何待肅霜
離薦一十五年回首誰忍招魂七十二峰舉頭莫看生
面顧念地當鬼谷鴻鯉猶遲因思人誕淒辰兇旣甫祝

幽明已爲隔別悲歡猶自不同嗚呼牖如聞君僅科不
妨時新絲無恙聞君方物不媚上芳草弗貽聞君祝長
官登邑誌書陳搏福壽登封有陳希夷刻福壽二字聞君巡阡陌朝
餐脫粟夕飯麥菜聞君禱雨披囚衣鎖暴引咎聞君驅
蟲告田祖限畝必除邑屬陳家溝見魁跳去部民郭九
合遇虎叱逃聞君鞠奸僧而童子不迷僧置死法聞君
獻妖鼠而空中泣語鼠亦竄流攝篆偃師齋心茹蕪勘
災臨汝正色却金以如霜如雪之身具至大至剛之氣
疑者指爲怪物晒者比諸狂夫嗚呼牖如非狂爲狂真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六

怪不怪啜其泣矣彼何人斯嗚呼牖如豺狼何壽麟鳳
何凋惡卉何繁香蘭何萎秋孟得兒壇報與人不幸潘
郡守發背暴殂日前示豚子書廉吏難容張登封沉疴
垂殆三秋惡况千古傷懷郡守乃未謀面之人登封亦
初傾蓋之日痛至斷絕知好善之不衰哀從中來覺憫
人之倍切自慙襟鄙未遑珥筆續雲巖有待表章所望
如椽推東觀嗚呼牖如寒舟冬渡旅柩南歸人各有情
誰不隕涕然生非金石而寶在令名鵬將以此解先生
之願拭太翁之淚寄鼓冊貞殉諸佳城天問俯問願循

良之昌後山靈司直見骨鯁之非諛君食不兼羞鵬其
惟一簋敢謂弟今日恪遵明教還期爾後昆母改素風
嗚乎痛哉伏惟尚饗

醒則如鐘參則當獨爲肉食者贈一不死丹續命
縷登封賢明府見之定當破涕爲歡客有嘲古愚
以輕信且謂北溟蔚州比擬不倫嗟乎此中州湯
潛菴耿逸菴兩前輩獎掖願望之詞古愚子述之
善善欲長非古愚子敢以擬也古愚嘗嘆今之牧
者或方去而民送諸郭舉首而祝曰願母來或既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七

去而過其羣小所豎之石頂涕鳴咽而不能言問
之則曰是嘗嚼我膏血使我流離至此極者也其
或碌碌素餐俯仰浮沉則去未久而無復記憶其
姓氏其記憶之也又或刺骨痛膚每飯而詛其身
詛其家詛其身後之子孫者未聞去之後而當日
之民畏懼重繭走數千里而候其舊牧之起居動
履庶幾無疚病者且請其衣冠歸而祀諸祠歲時
伏臘如敬其祖父者又每歲三春大和會奉其衣
冠輿昇山遊如奉其神明者未聞舊牧母喪而常

日之民畏懼重繭走數千里而弔之唁之惟恐後
者又未聞去二十餘年士大夫之賢者雖屬隣封
亦皆稱之道之人如一心言如一口者然則古愚

之信張登封於去後之民走數千里候其起居動
履而信之也於去後之民如敬其祖父奉其神明
而信之也於去後之民因牧而思牧之母走數千
里弔之唁之而信之也於士大夫之賢者二十餘
年後一口一心而信之也則匪獨於潛菴逸菴兩
前輩紙上而徵信且張登封登仙日旅櫬蕭寺中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八

州士大夫在京師者無不往吊弔者無不淚下嘆
遺愛世所見而知之也計傳至封封人涕泣罷春
又走數千里而奠之長洲若自喪其怙恃又請其
衣冠而塋之嵩山之麓既聞登邑詠言縉紳自登
封及洛陽偃師孟津嵩縣縫掖自文暨武民自申
爾端以下列名千餘人同聲一哭世所聞而知之
亦見而知之也此厥不信猶有議張肅如先生狂
而怪者悲夫凡今之議非狂爲狂真怪不怪必率
天下人真狂真怪然後愜於心以是嘆中州縉紳

縫掖閭里細民之淳且厚風幾古處世豈盡無偏
良如張登封其人者而當時則稱去則已焉去後
則思歿則已焉遂使涓涓無志者流謂唐虞三代
之不可以治民也豈獨長民者之過哉不覺於祭
登封文三致慨云古愚于閩中彭鵬書後

古愚心言

祭張登封文九

代姚制臺祭平陽鎮朱公文 奏亥木蘭稿

嗚呼痛哉浮空浴日六月興薄海之師破浪乘風四溟
凜捐軀之氣摧堅鼓勇矢報爲忠自金厦驅除以來蕩
平蛟室迨臺澎踟躕之下還結屋樓帝德旁敷卜扶桑
之漸被皇靈無外詎窮髮而不臣大舉舳艫立提桴鼓
以朱夏十四日騰起開洋於詰朝雞單山雲蒸停舳翼
旦軍中氣撼海上鋒交達翁駕烏船渡虎井先入內灣
不謀馬華裹尸既出重關直取龍泉枕席二十二日血
戰三十六島波騰忍料捷書同隨計報嗚呼痛哉開洋
之出也在十四日天妃宮海之戰也在十六日進取澎
湖之捷也在二十二日賀者復弔痛何可言飛礮之焚
也問幾何人海長鐵鉤之傷也問幾十人身冒矢石之
殞也問幾百人鼓而先登念之如割卽諭公從叔光祖
致唁含辛馳委爾與郡監州須材視殯日其爲我哭公
靈前一行一派慰彼身後千淚千行夫澎湖寇之藩籬
賊倚三窟樓船畢集蛇豕稱雄一旦鬼錄註銷水仙坐
化行將焚巢搗穴追論破竹乘風而橫劒致身枕戈效
命不亦旂常增耀鐘鼎有光者哉憶昔庚午五月率師

古愚心言

代姚制臺祭文一

歸正內附丹霞堦見是年杪冬專闕特榮總鎮蒼玉

國恩至重既與高厚攸同臣節無他果糜頂踵以報澄
清戮力入座久聞雄談策應前驅臨戎今踐寔事此則
撫膺大慟寔惟拊髀增思嗚呼達翁聞男子有五大
者六齡小者兩月邇青年未四十癸亥逃奔丁亥初生
對藐爾諸孤不使涕垂兒女嗟奈何無祿自然愁斷肝
腸兩度薦經超向上機緣英雄終歸正果會題引例知
至尊痛惜恩磨早慰忠魂因而麾部死綏同湛雨露下逮
健兒戰沒依傍龍蛇嗚呼痛哉不負鬚眉還識如生之

古愚心言

代魏制墨祭文二

面低徊楮墨莫寫吊死之心嗚呼痛哉尚饗

此承郡治中湯素公命代浙閩制府憂菴姚先生
作也古愚無文然從不苟受代人之言如心所
欲言朱君閩產也年方壯棄邪歸正臨敵以死報
國所謂兩其首走數百里此面如生傳神敘事可
以言矣古愚心言今存此後之君子應知存此言
其得死所也古愚彭無山識

祭于太封翁文 清諸旅稿

嗚乎太翁惟天福善純嘏以莫不增計日思親百齡猶
苦其短白昔八十四請老迄今九十一登仙衛武誦箴
檢曆較多一歲唐宗賜几逢年正在斯時未遑就養扶
輿忍料迢遙報計臨河灑淚應知孝子斷腸觸緒有懷
重憶太翁生面拊髀顧盼揅鞍每道從前携杖從容汗
馬人稱疇昔家居遠左登識

真主之興少客天中卽爲豫鎮所喜叅戎超擢驅除流寇
功高洛內歸誠首荷 盛朝恩磨征楚而瀟湘副帥署

古愚心言

祭于太封公文一

後輯寧取滇則江沅攻堅登先賈勇生逢

開國大丈夫戮力誓清志在承家真男子曉言濟美水晶
雙眼立嗣惟賢松栢隆冬教子以義賢聲頻聽與誦庭
訓久達

聖明 賜服賜貂

上傳八旗袷式如圭如璧義方薄海興觀當壯志老謀強
而仕治而指珍常而大鑒踰於黃耆力竭心丹惟報
國比家規宦諸邑至州郡至司河副至中丞入則絳駟
耳提面命卽趨庭 賜第殊榮高厚先思戴履都統重

寄思勤近視體膚恍聞其聲諱識斯語每遇超遷破格
惓惓於爲 國爲民時而寵錫頻頒稟稟乎莫測莫報
寢興喜懼告勗周詳是書皆作箴銘何語不加砥礪捧
今行狀悉發所藏追像生平已見其榮昔于門預知高
大令先公嘗慮滿盈率祖攸行慎脩思永學裘由台出
青於藍教孝先教忠忠孝生人根本擬言又擬行言行
君子樞機嚴父兼師剛柔時則授之佩現身說法動靜
必命書諸紳嗚呼太翁受祿四十二年祿養八年五十
年皆

古思心言

祭于太封公文二

君之賜叨 恩二三四世恩光永世億萬世與 國咸休
溯往知來僉謂觀河先海惟德致福行看自葉流根鵬
病入膏肓身當委頓癰堪似鶴雙膝恨不少柔細莫爲
蜂半腰苦無能折形骸俱廢閣下之庭愈無踪拜跪皆
忘孝子之喪匍而弔蘋蘩可薦秋風江上尊呼葵芹藻
堪羞廣澤泥中藕純璞以將以獻明水觴鑒淵源惟淡
惟清真茶建存本色九旬昨慶諫官侑不以文今日卿
哀旅人陳而出涕嗚呼太翁伏惟尚饗

此開顏叠到焚黃應含笑毫無餘憾惟當臨奠不勝情
嗚呼太翁受祿四十二年祿養八年五十年皆

君之賜叨 恩加四世 恩光永世億萬世與 國咸休
溯往知來僉曰觀河先海惟德致福行看自葉流根鵬
病入膏肓身當委頓癰堪似鶴雙膝恨不少柔細莫爲
蜂半腰苦無能折形骸俱廢閣下之庭愈無踪拜跪皆
忘太翁之喪鵬窘步收日半行滴下聲卽是胸無已兩
手掖來扶而伏叩蘋蘩可薦秋風江上尊呼葵芹藻堪
羞廣澤泥中藕純璞以將以獻明水觴鑒至誠惟淡惟

古思心言

祭于太翁文三

清真茶建存本色九旬昨慶諫官侑不以文今日卿哀

祭尹翁文已已歸海稿

嗚呼將父之思誰無同向者不佞以不逮養爲痛令子以不迎養爲憾然以向之苦食吏之貧使先府君生存皤皤黃髮由閩抵燕迢迢數千里就養官舍力亦不能南望白雲潸然出涕而已方相勸勞自微至著從漸而躋射鴨堂前僉指仙尉爲尹翁子顯揚不旣多乎人生貴養志耳彼食肉者奚爲哉而令子安貧耐苦果能行不佞意夫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積聚之糧昔聞其語矣今計日不足風爲近古豈表影使然實惟爾庭訓

古愚心言

祭尹翁文一

之穀也間見東省人來必詢翁起居安否善飯能飲酒否以翁春秋高長得無恙使令子得悉覩不佞所行彌敦古處動手回身吾知免矣俟傳翁訃嗟悼良久世俗謂不佞以忤降調者一十二次若非

聖恩特畱則去此遠矣尉案緝限屆卽去乘讀禮行服闋另補出谷遷喬嗚呼哀哉父老兒壯自首依依一堂三代此樂萬戶侯莫與易况一尉乎甚矣流俗之爲與蜩也禮稱中壽曰耄秋中祝攬揆展翁不少延世間恨事多如此憶先府君永訣之年未及翁兩歲府君亦於八

月誕屆期嗚咽不知淚下誰多耳不佞於先府君誕諱閉閣增悲設位望祭菜與羹不二而以羊豕奠翁破吾儉素戒顧念令子爲尉咬斷菜根翁家居斷屠可知爲此肥膾夢踏菜園翁如式臨毋歎食無肉也聞洵人士哢哀而至莫無詞細民又不知莫詞爲何義翁生在山左洋洋大國得毋滋哂乎濡墨書此告諸總帷匪惟當哭庶幾解嘲令子將東歸矣卜翁佳城若堂若坊潛聞有文且爲翁撰亦以見因子及考長官與尉誼不相忘爾嗚呼哀哉尚饗

古愚心言

祭尹翁文二

因子及考誼不相忘心言存以此

送哭餘姚徐子正菴文 乙亥河濱

組康熙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越十九日丁丑聞
中友人古愚彭鵬謹於河渚病榻含淚爲文通哭

皇清考授文林郎茂宰丙午科浙省解元甲戌科禮闈書
三房擬薦南左佳卷徐子正菴之靈曰痛哉正菴文章
一日之遇僕負子也道義千秋之悲子負僕也甲戌閏
夏國門而策蹇子送僕也乙亥仲冬河渚而登舟僕慟
子也子送僕而與子偕者高徒三喜實心魯也僕慟子
而謝僕去者難弟爾景溥德周也痛哉正菴非心魯則

古愚心言

送哭徐正菴文一

爾客無家也非德周則爾概爲旅也非丙午老解元則
燕邸誰哀也非通舍賢虞部則虛舟誰渡也燕邸而成
喪也座主京江大學士摯情也虛舟而載柩也同年武
林左良友古誼也痛哉正菴甲戌而成進士也子之庶
今署新庶常也甲戌不成進士也子之旌仍署舊空銜
也不成進士死也卽成進士亦死也署舊空銜死也卽
署庶常亦死也未盡進士貴而不成進士賤也未必庶
常尊而仍署空銜卑也得失者天也修短者數也所謂
天者不可問也所謂數者不可知也痛哉正菴述而告

者爾弟德周也聞而慟者爾友古愚也心魯鳴爾弟而

報我者知我也德周向古愚而述爾者似爾也不一念
落世諦也有道也不一語及家事也慧業也謂坐定而
儀仗迎也幻也謂從容而手足啓也信也不詭而不隨
也直方剛大也全受而全歸也原始反終也正誼而明
道也黜利與功也存誠而主敬也無欺與慢也乍見子
而惋惜慨嘆者僕也初對僕而恬淡冲和者子也子之
文在復古也子之行不近今也想子之體也光風霽月
也展子之用也民胞物與也僕負子也失在一日也子
負僕也傷在千秋也子送僕也生離也僕慟子也死別
也一日與千秋此恨孰長也生離較死別此淚誰多也
吾正菴遊仙在今春三月初七也廖樾阡附信在今夏
六月十三也逝者悠悠也思者夢夢也所謂天者誠不
可問也所謂數者誠不可知也艱其嗣而姪繼之也奪
其齡而道消之也繼者之必昌也消者之必長也以人
不以天也以理不以數也不可問而可問也不可知而
可知也痛哉正菴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古愚心言

送哭徐正菴文二

荒歲祭蝗文 一 別錄 齊 郭

吁嗟乎爾族姓著於周也曰螽斯羽旒旒兮薨薨兮揖
揖兮自春秋書爾之生也曰螽曰蝗書無年而詩又曰
爾螟螣蠹賊田祖有神畀爾於炎火今爾之入吾境也
歲荒甚百穀不登了不得食卽有萌株爾之所過亦不
忍茅茨而盡之然爾終不以不入境而使吏有偶然之
幸也吏亦無祈於爾而自欺飾以竊附於古之九江中
牟誣爾散且避夫以境內荒不得食而爾似有仁心螟
未嘗食心螻未嘗食葉蠹未嘗食根賊未嘗食節未盡

古愚心言

荒歲祭蝗文一

及夫茅茨吏又無所祈無所附幾幸爾入而復出皇皇
祭爾何爲哉吏之祭爾也閔爾也吾洵民婦子餓不堪
命草根木皮竭矣日尋爾之族焙之糜之緩須臾毋死
是爾未嘗食心食葉食根食節而洵民已食爾之身爾
之子孫矣爾曷不率而去去而歸於無何有之鄉毋俾
遺種於穀地又慎毋率爾類潛徙而壑諸隣也夫民吾
胞也物吾與也八荒我闔也爾諒予心咸起明聽

是歲螽生不爲災非不爲災也早旣太甚螽亦無
所得食又似閔吏與民而不忍於食民有焙之虞

之以救須臾死者吏恐其種類愈蕃而思報也祭
之使去又恐其以隣爲壑也民吾胞也物吾與也
八荒我闔也心言存此情見乎詞古愚識

古愚心言

荒歲祭蝗文二

祭卽墨縣三民塚文

三河宰彭鵬以酒脯香楮致祭於北關外三人之塚曰
嗚乎爾侑有爾閭成富劉進皆山東卽墨縣民以三河
蔣家庄頭郭一位家益案日久指拿九人內六人爾
侑有張池李春城孫富增張中南呂二是也又三人爾
閭成富劉進與袁大僕名松蘭是也九人皆非盜本縣
心知之失主堅以盜誣審後取保釋放六人出而死於
旅者爾侑有也誣指不得放三人解歸而死於獄死於
縣門者閭成富劉進也先後皆盛爾以木殮爾以衣瘞

古縣心言

祭卽墨三民文一

於北關外而萃處焉送爾而歸於土名之曰三人塚若
袁松蘭身死保定獄中葬於大冢之腹啄於烏鳶之吻
沉魂暴骨同一卽墨縣民同一誣案與爾二人禍共而
死殊何哉先是屢訊後有在京卽墨縣民紀文秀呈稱
表姪袁松蘭祖官御史伯父袁諱肇吉已亥進士父縣
庠而早喪爾雖學而無成康熙二十二年 朝廷選取
大僕赴京後期留滯耻不歸同談顯吾在西華門賣酒
今年七月初旬患便毒難症藉秀家治病八月十五日
扶至藥王廟燒香同回秀家今郭庄頭被盜之時正袁

松蘭病之日豈有跬步晨扶百里夜劫乎幸無私同
明惟見無辜之當矜不知情面之可順已將張池等七
人取保因郭庄頭堅証不容釋復取松蘭收監現在病
危秀情願以身家保結暫發調理本縣從之終恨不能
出保定獄以生將立石叙事叙爾三人并松蘭而四又
恐多口指本縣爲盜豎碑如昔年蔣富山庄衆逐賊遇
山山上遇行人二格鬪斃一心憐其屈死諸士坡向甘
泉寺而面之使死者早暮聞山寺鐘磬聲解冤釋結而
當日交謗謂墓賊擇風水合而比之益毀本縣愚但本

古縣心言

祭卽墨三民文二

縣現被京兆他案所劾且夕罷去爲文呼爾三人而祭
之本縣去此則爾魂不食矣袁松蘭宦裔也爾等先供
名家子匪爾族類然被拿與爾三人同在三河獄中今
死他鄉聽予大招同赴饗松蘭爾何辜爾得毋夙業或
爾之先有冤民不然何死之酷也嗚乎郭庄頭指拿九
人也得生者五人不得生者四人得生而以民死者一
人不得生而以盜死者三人夫民寧甘以盜死哉自本
縣瘞爾三人爾侑有先焉自本縣祭爾四人爾松蘭與
焉明爾九人皆民也皆東省卽墨民也卽墨之民何

民也吾民而忍以盜死之哉爾聞斯言必大甘心飲食
當下咽

祭三人塚而大招袁松蘭同案死也叙紀文秀一
詞可爲松蘭誌下筆時寓意微矣此篇當與蔣家
庄盜案誣指九人詳稿參看周書曰式敬爾由獄
以長我王國獄莫大於盜案人命心言存此行吾
敬也

古愚心言

祭卽豐三民文三

臨洵祭風伯文 巳巳臨洵稿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朔日臨洵宰彭鵬謹爲文而祭諸
風伯曰屬者長子殷雷密雲不雨下土之民咸謂風以
散之是雲雷有閔人之意而風伯操撓物之權吏不能
爲風伯解也夫不姦律不鳴條吾先師比德於君子其
所以體上天仁生義育長養庶類豈功在雲雷下氓之
蚩蚩第見夫油然而陰也疾然而震也倏然而散也遂
以爲撓之散之故至此而目所數見耳所數聞又實有
油然疾然撓之散之而倏然也若雲雷亦得而有辭吏
又不能爲風伯平也早旣太甚亦孔之哀敢以吏之不
能解不能平者祭風伯而告之勿墮勿頽勿颺勿暴息
其噫和其籟吹萬而無聲樹上有少女焚煥如故吏將
率斯民匍匐而呼諸天而後氓之蚩蚩亦知夫風伯之
未嘗撓之未嘗散也凡雷雨風雲之神相須而相濟者
也易曰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
也又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吏將爲文合雲雷雨師而
祭之曰 國家歲有常祀惟雨暘時若是祈吏卽不德
致于大和亦當恤民之顛連饑饉無辜而罹於罰民卽

古愚心言

臨洵祭風伯文一

閔恤亦當昭鑒夫

聖天子爲歲爲穀必誠必敬其可不思所答以作神羞鵬
沟吏也宰沟禱沟若神則無所不宰者也膚寸之雲不
崇朝而天下雨况幾輔爲首善地乎如之何同雲出震
澍雨無聞使下土之民叢怨終風而使吏有不能解不
能平之嘆哉惟風伯知之

古愚心言

臨海祭風伯文二

祭 勅封登封明府張太翁老伯文

丙子河清稿

嗚乎太翁未識翁面因交賢子登封而如見未知翁計
附得便羽尺書而聞變其哀也以附其哭也以因非賢
子實能父母登封之民善歸於親孰使鵬因交而含辛
嗚乎太翁疇昔之日賢孺人與賢子之終也封人重爾
匍匐息肩於虎丘之懷嵩哭赴長洲今之哭也聲淚將
無同登封之不能少延而爲孝子也九泉回首賴有此
顧此河渚吳門一水在邇計之不聞何況於登封之千
里嗚乎太翁世有大父母逝而孫子弗知乎登封人來
斯神而聽之可以無悲與令子交癸酉甫數月耳循良
嘆觀止將告天下爲人子而爲民牧者爲鞠爲育民報
顧復乃于太翁而發吾覆雍愷率祖父行保世滋大其
旦夕拭目鵬旅人也陳以炷香書諸單幅勿嫌祭無肉
奠無軸聊別夫交情之所獨嗚乎太翁情之所獨心乎
愛矣曷維其已

古愚心言

祭張太翁文

此祭吾友張牖如封翁之文牖如爲登封宰治行
第一善則歸親孝經顯揚意耳合張登封傳及祭
登封文可以知心言矣

鸞笑錄自序

甲子小蘭稿鸞笑錄刻本

魚爲鯢鯢爲鳥怒而飛翼垂雲記里三千里擊水也九萬里培風也風與水相遭而成文蜩與鸞鳩笑之彼之笑也怒者又何知一怒一笑吾將問諸逍遙遊且以名斯錄錄成曰耐曰泰曰影曰白曰本曰額曰介爲語七耐語甲寅遭閩亂以死拒僞召作也泰語幸得亂平不死作也影語爲閩亂靖節封疆罵賊睢陽自忠烈范先生以及諸君子作也白語爲友孝廉劉渭龍拒僞齋志而卒滅沒無聞感憤而作也本語爲先父母友作也額語爲閩地疾苦寇虐兵連饑饉水旱毗離以哀額天而作也介語自寫不屈不撓不濫不磷而作也計五萬字凡數千言每語各有小序并不求人序而自序者鸞之所以笑也甲子歲八月古愚子無山彭鵬書

耐語

小序

耐者何松筠耐於寒金耐於治浣布耐於火孤竹耐薇子卿耐雪甄孟成耐刃任承馮信耐盲林復夢耐項詩曰之死矢靡他耐之之謂也始於甲寅暮春訖於丁巳

春上正月錄耐語

泰語

小序

泰者何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也反是則爲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解之六二曰負且乘致寇至自否而泰禦乎避難之難也錄泰語

影語

小序

影者何舉杯邀月對影成三之謂也坡公有言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提於口

古愚心言

鸞笑錄自序二

使吾爲之不已難乎無山懼其難也易之曰影影與形附兩相喻兩相忘也語曰寢不愧衾行不愧影展如其人吾爲之執鞭錄影語

白語

小序

白者何死者不忍白而生者白之一死一生翟公所以見交情也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漆園叟有言烏不浴而日黑鵠不浴而日白是說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錄白語

本語

小序

本者何水無本則洋溢溝澮也木無本則寄生朝菌也
魯論游氏註學而一章大抵皆在務本吾親吾友吾生
事而不逮吾遑他務也夫詩曰嘷其泣矣何嗟及矣錄
本語

額語 小序

額者何額於天也額於天者統而上之之辭也昔安上
門鄭子云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
圖而獻料無以流離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謹以安上
門逐日所見給一圖卽無山額之意云爾錄額語

古愚心言

驚笑錄自序三

介語 小序

介者何易曰介於石木人石心義取諸此雖然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紫陽夫子註詩曰石可轉而心不可轉又
進一解矣吾爲誦邨風云錄介語

無山二十五度錄劉序

丁巳夏五本蘭稿驚笑錄附
刻本

天壤中奇焉而有彭子偶焉而有劉子可以劉子之事
之言彭子序之可以彭子之事之言劉子序之可以彭
子之事之言彭子序之如劉子之代爲序也彭子曰劉
子若曰天平人乎吾序無山二十五度錄而有憾焉二
十五度者積前七度後十八度而名之也前七度記白
石山時語後十八度記青石渡時語忽忽三年病深愁
絕可與語者一片石而已而此一片石從昏蝕萬死中
天地晝暝鬼神夜哭遇一僧而語之又遇一僧而語之

古愚心言

二十五度劉序一

省而錄其語曰某日某度某度某語某語者向所遇僧
某凡三月今無山圖稱白石木師暨其侍者郝頭陀是
也某語者向所遇僧某凡三年今圖稱渡和尚是也圖
之自爲記矣記之益以序不自爲序而使吾死者序嗟
乎若之遇良危若之志良苦若之朴誠可以動天地而
泣鬼神矣以若欲語者會諸虛空本來之僧以若欲序
者付諸抑鬱新徂之鬼侶非僧無足與語非鬼無能爲
序天平人乎吾序二十五度錄而何能無憾焉而又何
能無異焉申寅度七乙卯度九丙辰度七丁巳度二由

甲寅訖丙辰凡二十二度吾所及見者也所不及見者
三度則丙辰之十二月丁巳之正月三月也序其及見
者絕粒數百口不死血傾數斗不死歷數炎火臥破床
尺地蟄冶爇之不死牛衣凍斷之不死困於尿溺徂暑
徂寒不死甲寅九月二十八日死三日不死乙卯元夜
死不死三月望日至二十二日連七日死不死丙辰元
旦元夜昏眩歷一十五日目瞠而啞不死其他詳載二
十五度中或盡日夜盡兩日夜皆不死然其甦也灌以
藥不甦灸以火不甦穿鑿牙關齒牙落滴以湯水不甦

古愚心言

二十五度劉序二

禱之不甦環哭泣之不甦醫師見之面如土條然而甦
也如風雨雷電之不可預期噫異矣序其不及見者則
今丁巳三月十二日三更夢破條然而起也亦如風雨
雷電之不可預期未曙潛行跳趨上生禪林出木蘭悉
符夢中青石上所示十三字意噫異矣此時若惘惘然
將使司命復生爾形爲爾肋骨反爾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乃惘惘深蹟蹙額所不欲爲人間勞者而無山忽值
之是又南華老人之所笑而老子所謂大患在有身者
也二十五度者示大患云爾托始於第五度魂往魂歸

遽作索筆態合眼疾書蛇踪鳥跡不可辨印心會夢
壺千餘字時甲寅九月五日座中林司傳陳宗允曾皇
士鄭賓士鄭正卿彭位斯儀斯岐斯與皇與上與山與
遠見之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能下朱雪厓以右股潰
甚潛踪夜來勉立達旦至第七度則白石師親自點定
亦如第五度攝無山魂閉無山日用無山手結次七度
錄逐字書諸粉版余膽一字拭一字蒼老道勁旁觀
者惜不以紙其後十八度者每度省歸無山不肯明言
渡頭詢之微示意而渡和尚亦不肯親爲結次但爲言

古愚心言

二十五度劉序三

事則如神意者白石師能文而渡和尚能朴文者三月
朴者三年間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噫異矣憶去年人
日子與林爾千訂往麥斜其時無山目瞠且啞余不敢
行無山迎予意以手示予云行矣毋慮病者善俟也告
以出麥斜入九溪爲問休咎於意云何又示二十八字
寄九溪何真人云半床悠忽洞前身浪寄劉郎一問津
合掌不曾參箇話劉郎稽首已傳神予時未甚通曉今
思之爽然失也嗟乎生前不悟死後了然天乎人乎所
以序二十五度錄而有憾焉知予憾者還使予序無山

發吾覆哉以爾筆來以我心往卽用白石師法搨無山
魂藉無山手特不敢閉無山目也序成書字書曰涓龍
載公氏書歲書月書日書口康熙十六年歲丁巳蒲月
竹醉前一日

舊餘千日記自序

丁巳木蘭稿原爲笑錄副語制本

初予偃臥茫乎未有覺也意之所觸目之所治耳之所
洗口之所咄鼻之所不欲聞則盡舉而書之自一疏一
詞必書一狀一札必書一死一生必書一詞一哭必書一
一問一訊必書一嘲一刺必書哀王孫者一餽必書一
周必書歲易必書時過必書疾風甚雨必書地大震水
爲灾必書聞鼓聲必書傳叫呼聲必書述道路涕泣
聲必書以至可驚可愕可憎可慨之類必書若夫疾苦
顛連門羅雀而釜生魚常事皆不書伏而思之疏與詞

書呼天也狀與札書顧人也死生書呼吸也歌哭書恨
也問訊書厚也嘲刺書薄也哀王孫者書恩也歲易時
過書感也疾風甚雨書暴也地震水灾書變也鼓聲書
警也叫呼書困也涕泣書仇離也可驚可愕書愛危也
可憎可慨書慚愧也爲網爲目不一書綱書事目書言
書事顯而微書言傷而怨臥爲書書畢壓以薦席壓以
枕不敢一字示人吾友劉秋水至則從薦席枕下出數
行丙辰十一月秋水卒予堅臥不匍匐昇床以送以神
慟恍惚墮落是冊凡一夜齧盡翼日歸則二百八十四

葉化爲鼠肝矣昔鍾子期死而泰山流水之志亦已焉
哉伯牙所以辨琴也今吾秋水卒是冊誰可讀者齧之
可也惟是吾有文字吾有語言其小者累累貫珠可存
可去其大者光明激烈告之上帝曰之諸人自有香案
吏及慧業生天者收諸圖書府雖齧不沒又疑吾秋水
讀此未悉一夜魂將行乘子離半榻聲淚欲昏潛令穿
墻物啣之而走袖此於十洲三島川昔人讀屈正則離
騷法讀一葉哭一葉投一葉於江不使吾一句一畫流
落人間乎然吾秋水弗忍也意者吾茫乎未有覺也書
之盡而有此齧吾悔吾盡矣吾悔吾書矣吾書呼天則
怨心生焉書齧人則尤心生焉書呼吸則繁心生焉書
恨則福心生焉書厚薄則人我心生焉書恩則伎求心
生焉書感則忿心生焉書暴則厭心生焉書愛則機心
生焉書警書困書仇離書憂危慚愧則煩惱心生焉七
處徵心無有是處吾悔吾書矣吾悔吾盡矣顧念墨濡
吾淚也筆蘸吾血也紙像吾素也若非鼠齧吾亦不自
悔吾所謂悔齧之而始悔耳以吾文字語言不鏤於火
不沉於水而齧於鼠鼠陰類也李斯所云潔則遁於舍

古愚心言

齧餘千日自序二

早不過處於爾其他晝伏夜動敢爲齧者人間糠粃布
帛與夫殘羹滯澀而已安敢張牙肆爪聲嚙嚙嗽羣
出而齧吾文字齧吾語言噫此非鼠齧之造化齧之也
造化不自齧而使羣鼠齧之則曰鼠齧之爾造化巧避
滅沒之名而鼠愚受摧殘之役吾於鼠乎何憾雖然吾
聞之矣語不如嚙造化示吾嚙也鼠憾吾過也示吾嚙
者憾吾過憾吾過者慎吾餘安用此二百八十四葉爲
也記齧之時距甲寅七月計間纔八百八十日合今一
百二十日是之謂千日前者謂齧後者匪齧齧者不補
而匪齧者悉刪名之曰齧餘錄吾慎吾餘也吾守吾嚙
也吾憾吾過也吾終用吾悔也夫知其解者是卽白石
師渡和尚所以覺也

古愚心言

齧餘千日自序三

朱雪厓捫鄰偶咏序

丁巳木蘭稿原野笑錄泰晤
刻本

彭子竊聞之矣恨與愁皆近於詩彭子多恨又重以愁
城甲寅三歲不覿絕未嘗一語及詩何也曰三歲堅臥
也問而不敢問者天也贈而不敢贈者人也卽而不敢
卽者事也話而不敢話者舊也述而不敢述者懷也當
斯時也又安得有詩哉雖然詩三百篇中若蒹葭杞桮
鳴鳩脊令之類當其時者握粟出卜作歌告哀惻惻乎
如谷惻惻乎如水又惻惻乎匪鴉匪鳬匪鮪匪鮪彼何
以敢有詩詩以云寄也莊語而未能則微語之微語而

古愚心言

雪厓捫鄰偶咏序一

未能則比類語之古詩人遭時不偶或賦而比或賦而
興或賦而比而興皆能幻其思慮以自寫其憂危惕厲
之意測其義者若已問天矣若已贈人矣若已卽事話
舊而述懷矣今以多愁多恨之彭子問天不敢贈人不
敢卽事不敢話舊述懷不敢幾使神氣寂寞而不能以
傳甚矣彭子之愚且拙也愚且拙自不能詩其何能以
序詩吾友雪厓命之矣似不知其愚且拙又似知其愚
且拙而命之乃命之評乃命之序則此五言近體九十
一章是已此九十一一章者大抵皆今丁巳前三年當彭

子臥時作也以吾雪厓避人畏影剝床以膺其多愁多
恨不異於彭子其憂危惕厲又不異於古詩人所云淒
其三唱幽憤恐怖亦庶幾夫恭人君子蒹葭杞桮鳴鳩
脊令之類入其題不以天不以人不以事不以話舊不
以述懷而取咏於物以云寄也亦云寓也雨聲燈影中
讀之何所感也但覺心口手目間筆起墨止如自寫焉
而不能中輟蓋以彭子之愁之恨雖無一語及詩而詩
之神理涵焉特未有發之者九十一章七發也風過而
樹鳴泉響而谷答豈有所期而然哉易曰同聲相應又

古愚心言

雪厓捫鄰偶咏序二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蓋言同也詩無同調有同志讀
之如自讀焉則評之如自評焉序之亦如自序焉不待
仰思俯索伸紙直書盡所欲言然後已然而彭子守嘿
者也昏餒萬死時餓魂遇神僧跼踖半牀守吾嘿者三
歲於茲矣茲爲雪厓咏物序忽焉如自序一行未下萬
感倏生懼其易吾嘿者序成遲之三日剖其稿之三又
遲之七日剖其稿之七又遲三日而思之嘿者捫吾舌
也非絕吾情也彼九十一章能移我情吾何以無言吾
讀莊而有言矣寓言十九凡言皆其寓耳寓之則可言

言其寓者月可盈虧而風可仁暴露可草頭霜可樹介
雲可蒼狗而白衣石可拜也而竹可師松可叟也菊可
隱逸也梅可高士蓮可君子柳可先生江蘼薜芷可美
人也琴可友杖可兄鶴可客雁可奴啄木可吏也鸚鵡
可郎杜鵑可帝也墨可侯也筆可黑水郡也蛙可誇東
海也鷄可陣沙場也劍氣可衝斗鼓角可銷魂琵琶可
遺怨皆寓也非其寓也月令天官有書山海有經華有
諸草木有疏索馳有傳考工有記規規而賦之而比興
之致索然吾無取焉爾易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古愚心言

雪厓劉鄒咏序三

其旨遠其詞文其寓之之謂歟方吾臥也有所觸則書
分綱書事分目書言書言怨而傷書事微而顯積而伏
諸枕以吾友劉秋水徂吾臥也昇牀往送墮落是冊一
夜鼠囓盡然當其未囓也悔吾讀莊而不用其寓拙也
乎哉愚也雪厓咏物出而吾拙砭吾愚鑒益不止七發
云爾億昔皆治尚書乃賡載歌爲三百篇韻語之祖元
音鼓吹際其時者抑何幸歟不幸如三百篇中之憂危
惕厲者曠世而同堂也譬困于株木焚于左股摧殘其
肢體而抑鬱其心思日寄托於風雲月露昆蟲草木羽

毛鱗介與夫書劍几杖之屬則作詩者之窮也窮而彌
工雖少陵能無憾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彭子序之不
覺畢然遠望於其時也丁巳仲夏夏至後二日書

丁巳閏亂既平雪厓出其咏物九十一章命無山
序之評之無山性懶且緩又臥三歲初起筆硯久
焚屢索未及應雪厓急登梨矣只載此序其後見
雪厓篋中藏林鐵山與無山兩人原評各裝一冊
私語無山曰此中郎秘也不敢輕易示人回憶斯
語今二十年雪厓久化篋中此冊存不存嗟夫丙

古愚心言

雪厓劉鄒咏序四

子河渚病夫古愚識

乙丑渡江草自序 乙丑燕臺刻本

回首二十六年來錢塘揚子不記幾渡渡江書乙丑紀年也書乙丑而仍渡江傷遲暮也遲暮何以有草人老而壯文老而勁此一渡也如破釜沉船以示必濟驢背霜雪中信手得四十餘篇皆繫以渡江不忘擊楫時爾入閩以簡以質落落自風格未嘗趨步見者指爲先型嘲非時也吾倔強不少屈亦不大悔然竟落矣比閱闢牘先爲書三房太倉編修王醇叔先生所賞夫乃信不屈不悔與自示必濟而不恤夫嘲且笑者亦幾幸矣終行吾志不知吾老之將至云同學者謂自今尚欲逐少年場乎眼過而迷河清難俟諷吾赴銓銓得洵夫洵旗地也又扼大遼肩四衝八達之郵今斯郵者每有官翁奴隸人仰馬牛之嘆此而欲如吾文之落落孤行也勢恐不能渡江草刻未三之二聊存十九首乙丑遺卷附七後之君子知吾二十六年來不屈不悔乃至此挾此而南也揚子錢塘魚龍倚棹而聽或識南音云

古愚心言

乙丑渡江草序

自怡小題自序 癸酉燕臺稿

海神自惡其形秦時與始皇會從官醜之以指私圖其形海水怒飛山雖自愛其羽終日臨流炤影雖至溺而不自覺今吾文擬山雖而不擬海神豈能爲小未能爲大乎抑自惡而逃之乎曰大者我未必自惡而醜我者甚於秦時之從官又安知小者之不同夫大也莊子曰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螳且甘帶鴟鴞嗜鼠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愛惡何常之有故凡人惡之不如自惡之而無憾也猶夫

古愚心言

自怡小草自序

人愛之不如自愛之而無憾也詩曰祇可自怡悅自怡者自愛之謂云爾文雖小而天地萬物之情如或肖之擬以山雞安於小而已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古愚子自爲序

重修橫塘彭氏族譜序 壬申木蘭稿

譜六十年必脩至此而曰謂人待時乎謂時待人乎
待時六十年一週也時待人六十年一瞬也橫塘肇
自足翁公始志於脩譜者自五世孫督學忍菴公始
世而都運定軒公述之七世而大恭贈左司馬從野公
繼之八世九世而憲副景從公大司馬讓木公又繼之
其時述之者前明正德壬申繼之者隆慶壬申又繼之
者崇禎壬申壬申爲始祖足翁公誕生歲也異矣哉雖
大恭公譜例命之曰十年一條大司馬譜序期之曰言
脩舉不必言世數而時與人兩不能無待益有天焉足
翁公生而樂善克當天心乃得此今壬申我

古愚心言

彭氏族譜序一

皇上御極之三十一十年十世孫鵬以

特簡黃門省給事需次在籍適與時會時待人也是鵬之
任也夫緬惟高大父曾大父伯祖伯父四代義例至簡
至嚴皆本吾家官保惠安公上不遠引次不旁及之訓
惠安公自叙由港內徙涵口爲念三公都運公自叙由
港內徙橫塘爲足翁公直夫百福公之子念五公賢之
孫念三公姪孫也司馬公謂均在港內其地同均生元

季其時同其行序又同二公兄弟無疑矣即惠安公亦

云景炎之變彭氏城西故居蕩析子姓散處港內白垵

二三支皆一族兵燹之餘不積文字莫知其分合之詳

司馬公作宗派又云與橫塘近者莫如清江謹按念五

公傳一子直夫公諱百福傳二子長即足翁公諱奉爲

橫塘始祖次即呂忠公泗傳二子曰慶曰積慶公世居

後彭積公一傳子濟公字宏迥徙居清江爲清江始祖

世系列肩若南箕一派譜亦載始遷之祖自港內而吾

列祖脩譜敬慎必始橫塘司馬公亦惟先志是承小子

古愚心言

彭氏族譜序二

鵬曷敢有越厥志當茲杜門謝客於橫塘先人之廬息

影觀心日取舊譜釐次間與伯兄文學坊恭訂命大兒

聖壇較閱時出所見而後知列祖義例指歸一在尚親

一在傳信慎所別而不忍爲牽合此之謂尚親闕所疑

而不敢爲附會此之謂傳信昔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

宰相豆盧革戲以汾陽之裔韜曰遭亂失譜聞先人云

距汾陽纔四世識者恥之宋狄武襄爲樞密使客有持

狄梁公遺像以爲遠祖武襄謝曰一時遭逢安敢自附

梁公識者壯之今世遙遙華胄多崇韜類也如狄武襄

者後人哉吾家自督學公以下父子兄弟祖孫累世科名忠貞骨鯁伯考大司馬公先在諫垣劾閹者魏忠賢忤璫削籍直聲繩武卽修譜一事弓冶箕裘具見梗槩而歷二百四十年間壬申四見與始祖誕降歲符雖由天道實有人事焉後之子孫盡人合天雖千百世可知也鵬又按伯祖憲柱公譜傳內載念五公父諱啓伯王父諱澤曾王父諱應承高王父諱受字爾脩廬墓六年白鵲隨之世稱白鵲孝子據傳則念五公爲孝子五代孫敢告列祖曰宋南渡自祭酒椿年公以下紹興丁丑澤宗公奕休公與公三登特奏名科乾道丙戌澤宗公弟奎又登淳祐丁未龔甫公登第一譜稱特魁是也郡誌有徵先代皆未嘗祀今請特祀孝子祀孝子首百行也且自念五公以上世次不紊其於列祖尚親傳信意久而彌彰夫言孝必友移孝作忠皆自孝子公天經地義之心貽之也又不止足翁公肇基樂善云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十世孫鵬重脩橫塘族譜特序此心則凡同原異派與夫分合未詳者慎毋以途之人視之哉

古愚心言

彭氏族譜序三

拒僞歷案白語自序

癸酉 黎 臺 氏

暇日憶甲寅拒僞三歲痛定思痛取歷案彙次附白語君臣大義不以微賤遺朋友交情不以生死異古愚子彭鵬志也顧當辛酉時戊辰十月侍衛傳

自召見

上問至逆藩閩變何以得脫臣悉舉拒僞歷案以對凡此三歲中作狂堅卧飲水毀形鑿齟咯血微賤臣心無一不上達

天聽矣獨所謂白語者爲先修閩誌故友孝廉劉渭龍以

古愚心言

歷案白語自序一

拒僞齋志蓋棺論定節義闕不書忿而白諸前金撫軍批方岳批郡批邑邑上之郡郡上之方岳各具核實印甘結請補邑乘藉孝成忠拾生取義廉頑立懦有同辭焉前撫軍以通誌已成不肯互異但行郡邑存案俟諸將來嗟乎地遠名微誰復知草莽中有 本朝丙午科八閩劉孝廉拒僞其人者鵬先直黃門省入奏因科場而及科目奏云 本朝以進士出身者八閩故總督范承謨遭逆藩之變百折不回三歲幽囚骨碎爲灰以舉人出身者溫處道陳丹赤罵賊不屈引頸自受刃有真

文章而後有真人品有真人品而後有真節義奏時幾
瀝血

上顧家宰司農問范名家宰熊賜履奏云名承謨問者知
皇上一問廷臣嘉名示千秋爲科目光渭龍一孝廉耳力
拒僞召僅不得以節義二字附入閩誌悲夫猶記甲寅
渭龍伏苦裂裳作書示鵬曰勢迫矣不孝虛有其表惟
衰絰不祥可免如中我者以出嗣降服摘發禍無日矣
人言草莽非食祿受恩者比然青巖唐布衣耳王蠋處
士也七十二城一書生豈盡人臣乎我等貢於鄉則稱

古愚心旨

歷奉白讀自序二

臣授邑衙則稱臣名義至重有死而已每誦及此廢書
三嘆聊於白語存其概爾先是丁巳閩亂初平古愚子
遭變守死有千日大夢記繪以圖渭龍位焉戊辰十月
後謹錄

上問臣對一節爲圖記弁圖中人圖中人萬一他日再逢
皇帝清問行且代渭龍奏之矣嗟乎士各有志潔身砥石
湮沒而弗彰朋友之過也幽冥恐負云如之何

勞薪紀序 癸酉臘月燕臺稿

樵川郡司馬朱簡躬公祖佐郡七載署郡事二攝廳事
再攝歸化建寧長泰邑事三以海隅履畝歷漳之龍溪
詔安海澄以勘災清丈賑饑歷福之閩清長樂又以淑
問平反推重值季動歷歲月又奉董理閩開暨修榕城
垣甯夙夜匪懈勞薪紀所由作也夫北山之大夫膺力
方剛經營四方其首章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若
是乎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獨吞嗟感嘆於賢勞而吾樵
川郡司馬公勞薪自序公餘之暇太夫人每事必問公

古愚心旨

勞薪紀序一

每事必自此則北山勞人所願望而不可幾得者也太
夫人而逮養也公朝夕敬最其所感被獨吾閩云哉然
自吾閩宦跡所經樵川以外如三山興安丹霞臨汀諸
郡邑悉繾綣於縉紳縫掖父老子弟去後之思已足見
太夫人之能賢簡翁公祖之克孝也鵬家興安初宰三
河距閩數千里遙聞耳飮先是同里故友朱雪厓爲山
左高苑令嘗言公博典治狀有三蓮並蒂一穀七岐之
異心焉識之會公以丁太夫人艱歸京師適鵬忝厠黃
門於高侍御家識公之面公隨出此紀及贈別諸什命

一言而弁於簡題環循覽夫乃信雪厓之言爲不誣而
吾聞緒神緹掖父老子第宜乎繼緒而不能以已也紀
內所載署典安郡篆時密掄匪類殲厥巨魁絕不聽其
株連卽此一事深心大力陰行其德豈近今人所能哉
旦夕出爲師帥祇適先太夫人慈訓逸不忘勞紹前徽
而大建其勲名豈予望之矣

書三房真墨序

甲戌同門錄刻本

薦士而告諸天衡文而矢諸神皆非儒者自信意也然
告諸天而賢否所聽所命矢諸神而虛空毫無庸心凜
凜乎天人交儆若影隨形告與矢其詞可并錄又計書
三房滿合南北左右中得十八卷薦而售者九薦而限
於額者六取額既盈膳手後至而并不得薦者三閤者
作者相遇以天相予以神是時總裁四先生有美不勝
枚之嘆售與未售薦與未薦其文可并錄錄曰甲戌會
試天下士閤人直黃門省彭鵬奉

天子命分校時敬畏珍惜有如此其乙之也七藝迄二三
場悉與細論謬相慰勗無敢戲渝益於禮臣列名請
旨疏內敘次六十四人紙尾獨遺 聖明照與斯遠而不
忍稍負云爾闌中疏上司命內有日暮思投林藉報
君恩萬一兩語自傷老病無補涓埃情見乎詞將以致身
望之所薦士者也夫人如其文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况
已薦未薦一十八人乎初見誓疏二示同門諸子公札
一錄於後憶壬申給假家居杜門烈暑聞學使者至古
愚作木蘭誓疏四今錄舊刻以類附此自先聖先賢先

儒及文章司命實式臨之矣不啻上帝之臨汝也先是

二月六日

上臨軒點總裁四臣 命至前

上語之曰體而慎自重又語之曰得士百六七十人足矣
總裁入閣登堂自述 天語對揚休命問者咸奮不知
天下士與試者暨普天讀書種子咸聞 天語與否書
三房錄文凡四十七篇古愚開擬三刻於燕臺未蒙次
而鵬出河干矣板寄舟子八月至自河多散逸臨河力
疾拜手稽首述前聞而弁諸簡

古愚心言

書三房與學序二

學士胡此菴先生文集序 乙亥河清稿

昔有挂名文字中自托於門下士之末爲疇昔之願者
東坡之於范文正公是也然從總角入鄉校得聞慶曆
十一人姓氏既得墓誌想見其爲人非有師承以挂名
自託爲幸而當時遺稿皆得盡取而讀之無抱闕守殘
之憾今胡存人先生緘其先學士此菴公詩文貽彭鵬
以書首述學士文字厄兵燹所存十百之一不忍棄置
沒登梨宜有序次言學士公門下不乏人以鵬序之必
爲學士地下所嗜鵬聞人也先生以庚子房座兩師一
爲滄州劉孔著給諫一爲永嘉王又典主政皆壬辰榜
學士及門道誼淵源本此學士公先爲大司成與博士
弟子日取四子書講習討論其時徽欽刻雍談白門鐫
社講嗣而衆說統會學庸論孟講錄爲五卷成均講錄
原性或問學規爲六七卷萬壽宮講錄爲八卷此菴講
錄書問爲九卷十卷總名四書講錄公諸海內海內學
者莫不知有胡此菴夫子自序有云求有功於孔孟期
學步於程朱確見新建之良知不外中庸之明善而異
同聚訟言下豁然若學士公者可謂真國子先生矣考

古愚心言

胡先生文集序一

亭明道立教上承聖學獨四子書集註與天地同悠久
學士公有志於二帝三王孔孟之傳闢揚微義羽翼考
亭諸弟子於講錄見其志云漢逆破楚黃詩文煨燼此
書先出得以全不可謂非天之幸也而煨燼之餘天又
使學士詩文得遺一二如神龍見首寶劍吐光使人仰
企注目而不能以掩觀河而先海也觀衆山而先泰也
以吾師之師爲名父之父匪云自托而挂名於文字者
比也承存人先生緘致讀恭進洪武寶訓以佐開創之
鴻模疏監夏監殷也讀慎名器以養真才疏重成均也

古愚心言

胡先生文集序二

讀請添設楚省撫按官員以收蜀粵滇黔全勝疏識方
畧廣激揚也讀纂脩明史議謂至聖先師不宜繫例之
傳而與儒臣百官等也有宋諸儒宜立傳於儒林之上
以其紹道統也明薛文清雜念菴陳白沙王陽明孫月
峰諸君子皆能開發周程之蘊取法鄒魯不可不立理
學傳繼往開來也讀與人論文書識欲高而品欲貴脩
詞次之六朝兩晉陋也讀客人問制舉業書靜以鎮其
氣細以繹其機若親見聖賢之旨也讀丙戌壬辰鄉會
試錄序揚天休最多士以身示教也讀金臺會業約

願其爲璞不願其見金也讀賀政輔范見斗公仲子鄉
薦序稱引周公仲尼之道以見斗公脩於家而効於

國者卜仲子他日之非常人也今謚忠貞是也讀上
懷順王書瞻雲思母惓惓於一部皆患難後之故人殿
下馬足前之赤子仁心仁言而發諸桑梓也讀復宋耆
居巡方書南楚形勢利害較若指掌而要歸於馭土司
土司安則洞蠻服洞蠻服則民不擾而長衡積弊最苦
南糧包攬請設小船官押會城卸納解不假於義民舟
不需於解戶恤民艱除蠹弊也讀與辰常崔觀察書謂

古愚心言

胡先生文集序三

武陵僻楚西偏久罹羣盜荆棘甫披願得良二千石承
宣善教四邑之宰生聚而教訓之哀瘡人而恤鰥寡也
克此志也使天假學士以年或內而築沙堤或外而秉
節鉞或正誼而明道或講學而同文或保釐而撫輯其
得竟諸行者豈不垂光竹帛哉學士之不得竟其行者
天也學士之不得竟其行并其著書立言而厄於滇逆
之兵燹者天也兵燹煨燼後而存人先生忽於殘編斷
簡中得其一二者亦天也則此斷簡殘篇誠有天幸而
又未可以守殘抱闕爲憾者也鵬讀至與湖南友人書

愧亡國逃生未死之身感 興朝復讐發喪之義奉

命敦促至京即欲終醫卜於固安不可得也循覽迴環
墮淚何忍讀再誦至端午懷男奉母未至詩云倚閭兒
似母來暮恨徐徐聞母抵河西務詩云近京纔百里來
路已經年嗟乎忠孝有懷而不能自明者於詩文中悲
其志而哀其心矣方當生死流離髡髮行乞感義士李
配環推解護視事後以次子泰徵聘其女爲室讀祭李
配環文學士之心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矣學士言行
大畧多見於國子先生時如勉學訓謀道訓破格示皆

古愚心言

胡先生文集序四

可附於四書講錄後文與詩存其大者當附見今世有
疇昔之願者即此想見學士生平不必如坡公見范文
正墓碑出而後流涕者也若存人先生之命鵬序也與
鵬之序學士公也慎且專誠且敬吾道之重有淵源也
久矣雖然河之視海也衆山之視泰也支流培塿云乎
哉乙亥履長日蒲陽門下晚學彭鵬旅病力疾百拜識

陳紫馭新稿序 甲戌河渚稿

客有嘗一嚮而知其旨窺半豹而識其斑者文章猶是
吾陳子紫馭爲諸生時擅名場丁酉巳酉薦而乙之者
再當日有二酉擬題之刻選一十六年而始售於壬子
自丙辰巳未壬戌乙丑戊辰五試春官薦而乙之者五
制義等身海內操觚家無不習有陳紫馭僕懶人性不
喜習人舉業牙後未嘗且窺會甲戌禮闈得紫馭卷甫
閱首題輒以山川靈秀冰雪聰明許之喜而告諸天其
斑其旨躍然心目間列魁三別後僕有河干之役又不

古愚心言

陳紫馭新稿序一

及索紫馭稿嚮而嘗其一豹而窺其半也知與識言何
易今此臨河抱病捫舌扃戶忽聞足音紫馭使者持尺
函入謂金閭坊人數請稿問世終不能閱旦夕將成帙
請序以行僕惟 國家三歲舉進士幸而入選者其文
出爲房牘莫不人自喜負席自高踞然而傳者不數數
見也吾紫馭臨場新稿果與僕所許靈秀得之山川聰
明比諸冰雪刻成示僕僕之喜也當不減春闈日其或
等身積歲珍錯不一羞烟蔚不一毛供天下之同嗜悅
天下之同美則僕尚未之嘗未之窺也仍以闕中所得

爲旨爲班於僕所喜正味正色而卜其同僕又惟文章
末技也紫馭釋褐後當留心天下事尊聞行知爲科名
重立言立德立功毋徒誦誦曰我文人也則僕所期於
紫馭與紫馭之所以自命豈不視茲什百哉以此報吾
紫馭卽爲紫馭新稿并授使者行捫舌如初

古愚心言

陳紫馭新稿序一

陳紫馭尚書新稿序 甲戌刊清稿

唐虞夏商周之書所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數聖人心
法治法千古同符者也然其文之運會猶四時之氣各
不同今讀書至夏商周不能與唐虞渾而一之也明矣
儒者所以貴論世也自設科取士以來士尚一經日取
典謨訓誥誓命而讀之以研求夫數聖人心法治法之
所存其發之爲文也有體有要口吻氣象皆神似而其
人之黼黻太平經綸萬有於斯槩見矣其後勦襲組織
幾不知四代典謨訓誥誓命爲何體遂使尚書五十八

古愚心言

紫馭尚書稿序一

篇爲應制家影響摸稜書以此語子弟而於制舉業亦
少許可甲戌分校書三房得紫馭經藝四體與題稱大
稱意總裁熊素九杜肇餘王帽谷徐浩軒四先生拔諸
魁三則是甲戌壁經吾紫馭冠天下矣其平日攻苦楷
摩必能出人頭地使海內操觚家一見匠手明體適用
則僕與四先生冠紫馭於壁經庶幾兩不負紫馭 殿
試後歸至吳門從坊人請悉出其稿隨四子書並行遣
使抵河干兩索序僕所知者甲戌闕牘風簷寸碧中以
此驗請力百不失一焉序經亦循序四子書藝意也序

何足爲紫馭重顧念吾道淵源吾學根底而不於紫馭之請稍申吾說則應制者其體日非其義日以晦由此而欲脩明二帝三王之道黼黻經綸不綦難乎使者竚俟力疾書此孔安國序書云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僕於紫馭跋而望之并告海內搢觚而專經者

邵青門山人文集序

乙亥河清稿

僕聞青門山人呼僕爲鐵青門與僕未謀面何以知鐵似僕五金中惟鐵最頑且鈍不可以文又不近於文舉凡天下之至無文者莫鐵若也今青門果以鐵呼僕又命僕爲青門山人文集序是欲於不可以文不近於文者而使之論文僕卽以五金三品論金銀之氣浮矣濁矣夜氣何堪以目鉛錫弱矣銅雖堅而無濟色厲而內存者也至於鐵獨不見其鋒其剛其芒乎及鋒而用之散電其光也耀雪其質也神器其截蛟也文藻其爲龍也五金皆曰金經言金剛乃若刀劍之有剛鐵耳剛生金中百鍊而出于將莫邪皆是也光芒萬丈李杜之文章也舉天下之至文者莫鐵若也惜乎僕之僅得其頑僅成其鈍也惜乎青門之鋒之剛之芒而不遇也雖然豐城三尺鐵冲爲牛斗雷煥拭之以南昌西山土張華拭之以華陰赤土拭之斯遇遇之則知已得一二人足矣商丘宋先生旣爲青門山人序之矣曰海內布衣能文章者得三人一爲同里侯朝宗一爲寧都魏叔子其一則毘陵邵子湘卽所稱青門山人是也且謂唐以來

布衣多以詩名而能文章者少舉見前明三百年風雅
一席布衣與縉紳爭長古文詞獨山陰諸生徐渭耳身
後之名驟起自袁中郎得之殘編如今亦寂然僕見商
丘序翻文長集誠不若青門山人之醇厚沈雄耳商丘
先生知言又知人者也知言則談淫邪遁皆所闢歸於
雅馴知人則浮誇詭隨悉無庸期於方正聞青門落落
不苟俯仰不隨時雅爲商丘所重商丘常屬揆宋氏先
賢祠碑青門以爲代也請署銜先生曰署青門名姓足
矣若先生者可謂交布衣而相天下士矣則亦山人不
遇之遇也朝宗叔子皆以布衣爲先生許可遺集末由
得聞人孤陋寡見聞未能一識天下士因序青門集而
生慙愧如此又生而愚即使似鐵亦不過似其頑成其
鈍而安得如青門之鋒百鍊而出吐爲光芒者也而況
垂老且病并其頑鈍而至於鏽乎今彙次古思心言存
其十一不祈序而自序者鐵自知耳因序青門集而重
增感慨如此青門篋稿旅稿詩文皆有序古思未可與
言詩也題曰青門山人文集序序承命經年臨池而轅
者三冊苟矣莫捫朕舌河上翁大敬畏也青門鑒我

古思心言

邵青門文集序二

矣青門山人毘陵人分俸刻其稿者爲武進明府河朔
王君似軒元烜其名也並書之以爲海內長吏好賢者
矜式乙亥仲冬閩人古思彭鵬書於河渚旅次

古思心言

邵青門文集序三

絳州梁氏族譜序

甲戌小春河廣

適數千里者累擢跋涉而以水木之思葛藟之誼僕僕
乞言述祖德而序宗支其人其事皆可以觀可以興古
愚子感而作札以勗吾子曰近見晉人梁君絳州一布
衣耳自晉至吳越爲其大宗乞祠記碑記及梁氏譜序
於其先君之及門且徵文於當世士大夫聞吾調河渚
謝絕人面度不得請踵門足重爾乃言絳人梁萬象稽
首無他辭有桂林坊梁氏家譜乞一言以弁自始祖以
下皆拜賜徑以譜稿投按譜梁自渭徒絳傳世十四分

古愚心言

梁氏譜序一

東西支四世而東支判簿公榮始之七世而文學錦承
之十一世而西支今文學萬濟又承之梁氏世有賢哲
諸牒罔替梁君皆西支十一世孫也不登仕籍不列庠
序而敦本務實汲汲皇皇此豈在判簿文學下哉聞其
先君別駕公由甲午歲進士教習官學生所稱及門者
不止今總河暨浙中方岳兩先生然以兩先生之不忘
所師并念及夫師之祖若宗大書特書梁君之適吳越
也宜矣又吳越縉紳先生出其片羽亦足爲梁氏重而
梁君必於河上翁踽踽涼涼請弗條豈真有嗜芟嗜羊

東之癖耶或者晉人知古愚子言而質者也時方病臥
槩次吾家乘愛敬之心油然而生梁君起予哉願與吾
子勗之卽以勗吾子札應梁君族譜序請梁君歸絳州
見梁之桂林東西支道及河上翁與觀至此出吾家人
父子之言示之質而已矣吾觀梁氏譜載今建宗昉如
文學體益君叅軍體謙君之議積儲外翰濯秀君之議
肇造心嚴君之議均輸心嚴卽萬濟之數君者或梁君
之從諸父或梁君之從昆仲由祠而漸志夫義田義學
義倉閱其文想見其人絳州之梁後裔何多賢哉

古愚心言

梁氏譜序二

千指和尚語錄序 千子本蘭稿

無山子處平方之內也北郭出函關二十里有上生古刹未嘗一涉步上生有千指和尚亦未嘗觀其面而未嘗涉者一日焉跳而至以未嘗觀者忽而开口吾師也吾師也記其時丁巳之三月也無山子先三年聞亂逃諸枕卧若無足亂平而夢曰起旦明向上生以不解解之以神行下床走二十里許應夢如是止見上刹師與先三年餓魂所遇渡和尚似之矣去國遠者見人而喜去國彌遠者見人而喜不嘗聞諸漆園叟乎丁巳迄

古愚心言

千和尚語錄序一

今甲子每歲與師一面或再面而亦忘言入載中足涉上生不二竹間石上庶幾埃之異時參無字禪所以心口之外問欲臨紙竟日不成一畫客秋行深上人以師語錄將次登梨命無山子序其端上人其以是爲師之教學人之請也似也語錄之似師也師之似渡和尚也又不知其誰似也師同祖侄濤公無山子空門友也濤公參覺和尚勇猛入山雷不住別後訊云行脚出門時居士示病曾以維摩廣說偈及談不二法門否無山子無以應凡四歲是夜秋再中濡毫應語錄序維摩不立

文字又說法布廣長舌是一人語是兩人語舉似而復吾濤公應吾深上人解猶不解也錄與序不大悔多事乎觀面會心誰當首肯

此序當與千日大夢圖記參看師今圓寂矣師之似語錄也師之似渡和尚也翻如上語誠不知其誰似也序語錄者序似乎序非似乎古愚所以悔多事也古愚子書後

古愚心言

千和尚語錄序一

古愚心言

閩中莆田彭 鵬無山自編

第四冊目次

記

千日大夢圖記 丁巳

青石渡頭夢現原普度文記 丁巳

製避人室記 乙卯

八閩總制范忠貞先生道山祠記 壬戌

重修木蘭陂碑記 壬戌

古愚心言

第四冊目次 一頁

三河縣學宮告成前記 庚午

三河縣學宮告成後記 庚午

義學置主祀文昌記 庚午

橫塘彭氏宗祠祀記 辛未

邑署額書宋文康公格言記 丙寅

柘城寶筠峯先生祠記 乙亥

三原房貞靖先生祠白松記 庚午

金龍四大王謝公祠祀記 丙子

唐興鄭節婦記 乙亥

遂園記 未刻

愚齋記 未刻

說

耐巖說 丁巳

古愚愚說 甲戌

無山無說 乙亥

思永堂名說 丙子

朱陽書院進說 乙亥

見病鶴說 乙亥

古愚心言

第四冊目次 二頁

名僮說 乙亥

約

講約 丁申

家約 壬申

家約二 未刻

宗約 壬申

祠約 丁申

祠約二 未刻

喪約 乙亥

祭約	壬申
考妣誕諱約	壬申
清明重陽約	壬申
先考妣墳山禁樵採榜約	癸亥
客約	癸酉
客約二	未刻
客約三	未刻
禮約	癸酉
禮約二	癸酉
門約	壬申
門約二	壬申
門約三	未刻
坐約	壬申
坐約二	未刻
坐約三	未刻
旅約	甲戌
臨場筆約	乙丑
臨場筆約二	乙丑

臨洵筆約	乙丑
燕臺筆約	癸酉
水蘭筆約	辛未
河渚筆約	乙亥
衣約	乙丑
食約	乙丑
宴約	癸酉
酒約	癸酉
履約	癸酉
器約	壬申
醫約	乙亥
僮約	癸酉
吟	
代馬吟	丙子
河渚吟	乙亥
詞	
恭進平閩凱旋詞	庚申
行	

哭家谷序行 丁巳

同日哭三君子行 甲寅

首蓓先生行 丁巳

剖肝行 庚申

感贖子行 辛酉

絕愧遺行 庚申

復界行 庚申

贖仇離行 庚申

撫山海行 庚申

復海澄金厦行 庚申

從征行 庚申

協浦行 庚申

銅草行 庚申

裁塘馬行 庚申

兩止牧馬行 庚申

安插墾田行 庚申

班師行 庚申

魏島行 甲戌

第四冊目次五頁

衣雪行 丁卯

思馬行 癸酉

第四冊目次六頁

千日大夢圖記

丁巳木蘭篇吳興刻

歲闌逢攝提格

今上紀元十有三年也。春三月閏亂作。夏五閏。

跡稱疾。秋七月。症發空中。誓四願。私示其友劉渭龍。其

一願。從中山乞酒一醉。千日掩土覆形。傳者謂吾死云。

是年堅臥絕粒。飲水者百六十日。又一年三百又六旬。

以閏月。又一年三百又六旬。又一年。見今疆圉大荒落。

春初甲寅八月六日。餓初。他魂遊汗漫。指一山曰白石。

遇僧人稱本師。誓放下脚根。謝煙火師。未肯信。九月死。

千日大夢圖記

千日大夢圖記

向本山徵叅師。投以丹丸。歸魂服之。至七度師去矣。臨

去書一偈。如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

頭陀。送及渡。遇青石。指一人曰。渡和尚。值師去之。小春

朔。其後每死必歸。渡頭。今者丁巳正月。心忡忡。若有動

以白石師。偈身當起。二月。亂平。僵臥不復談。越三月初

九死。二日夜。計前凡二十五度。舉前偈。渡和尚。果以是

日去風。濟現一筏。使自渡。及省。髀以下若涉嚴霜。然十

二日。戊子。渡頭入夢。青石亦入夢。風前石上現數十行

千餘字。現半行十三字。曰。赴旦明。向上生。飲則食。今本

蘭行其千餘字。則前所撰普度文也。醒若有神。晃焉忽

起。試坐。能坐。試立。能立。試趨。能趨。意不欲驟。偏以如初

晨鐘動。會心十三字。落戶潛出。見城郭豁山。疑隔世。跳

二十里許。向上生。禪林息諸門。兩足疾痛。不得入坐。逾

時。由門而階。而殿者坐。逾時。又逾時。入殿後。跏坐。跏而

不覆足。十爪甲卷曲。徑二寸。僧徒詢之。惟默環而視之。

身稿於木。謂啞謂顛。謂將死。亦惟默坐。定至申。入法堂

千指和尚出。抱足作禮。惟所從來不以姓對。問終日何

不食。白已三年矣。和尚豎眉謂若非彭居士乎。相視無

古愚心言

千日大夢圖記

言。掖至禪床。假寐。寐覺。薄暮出山門。臨池自照。僧徒不

意其出也。肩不得入。頃之月出如鏡。和尚啓扇引之坐。

漏三下。庚寅足剎。甚將渡木蘭干。和尚送以船。將登見

車前草。心悸。乞拔一根。拜而受。夜泊木蘭深處。畧記歸

魂時所撰普度文。宣一道山鳴水響。百感淒涼。既而追

憶。渡頭。曾拔一莖草。舉似公案。渡和尚笑指會須七莖

。汝七莖。車前草也。草食沫若湧。胃臆勃勃。咽喉內欲

躍。命舟人捧器以待。噎盡皆血。撲響有聲。堅而赤。白石

師所投丹也。舟人取竹葉笠。蓋是器。轉棹至東坡。敲永

慶僧門乞一枝香以血與丹投諸谿山第一橋頭風駛
且逆舟人怠疲拉僧同載去感舟人誠拜詢姓名鄭姓
爾瓊其名涌江人行五深夜宿觀世音堂側辛卯跣歸
錢塘四鄰聚觀者口咄咄怪事一宿慈聖僧房取木蘭
水煮米數粒稽首白諸天初下咽壬辰入城張亞龍韜
遇諸塗不復識同里吳木度告以疑似乃反視問至再
視爲歸魂踵觀所往往劉秋水家見能哭旦日跣叩郡
神隍國人覲面似鬼朱雪厓翰春憇子尊經閣樓高避
人肅暨陳舜五可先徐農士中康送還家人相持大
慟仍臥蒲團完滿千日昔渡和尚梵書號唵字書一死
自觀四字四角書空三年面壁乃以四月初一洗頭面
手足十斛塵勞去足十爪甲始襪始履設几面北心香
焚紙去紀戎自羅提格大荒落十月朔如師偈三春當
其數云紀月春暮今三當其數云紀日千日當其數云
四願之一醉耶醒耶夢耶千日二十五度死何云夢死
生皆夢也夢何以圖南華有言有大覺者而後有大夢
也圖大覺也圖成身心不動臨懸崖而坐白石者圖曰
白石師也執飛錫侍者自言郝姓高唐人圖曰郝頭陀

古愚公言

千日大夢圖記三

也跣跌右坐者青石渡頭和尚也圖曰渡和尚也跣跌
次右坐者生號秋水圖曰秋水也泛汎中流以筏喻者
師名以無山圖曰無山也無山者誰庚子聞薦士莆田
彭鵬別號謫仙此千日中腸如絲腰如縷形如蟻蠱魂
如蝴蝶渺然槁然凜凜然世無復識之者語姚君璿圖
以意圖其渺然槁然凜凜然不飲不食不盥不櫛不衫
不履肯此千日中一無山而已審而視之似人芟荷爲
衣兮芙蓉爲裳屈正則之初服行吾志也夫識與不識
又何論秋水名渭龍字載公康熙五年丙午科閩士也
甲寅適丁太夫人艱不肯以出嗣降服衰經芒屨謝絕
自廢以故得親無山者八百八十日晨夕床頭其於無
山絕粒既見之熟矣故當卒後百二十日無山臥起悲
所遇而合爲圖憶甲寅九月白石師授偈後無他問問
秋水壽師無答頭陀送及渡神同返舍藉手索筆取雲
箋箋至書一聯贈秋水云空山七度無知已草榻三秋
有使君亦越甲寅越乙卯越丙辰年盡三秋應其數云
三春盡而生三秋盡而死一死一生豈非夢哉豈非夢
哉丙辰仲冬之三日死向渡頭下叅夜深聞喝歸視秋

古愚公言

千日大夢圖記四

水恍惚來也似崩離狀遽云吾被召不少延語未終而一騎催去顧云同學一人亦隨逝甫七日而病十日而卒卒之夕已酉拒僞負孝廉游建士標同丁未進士雪厓來視殯涕淚以語之白石山語石引而進之掃而坐之回頭彼岸想應踟躕此則無山合圖之意云爾然而飲水自知問天揮淚兩人幽明形影大畧可覩矣肯康熙丁巳麥秋龍華會日書後三十月建士上公車歸無祿齋志同學一人疑指此還質秋水秋水然否於其卒也歲已未續而書

青石渡頭夢現原普度文記

丁巳本蘭稿笑笑耐
諸刻本

飄飄乎下白石山幾由旬遇有青石渡渡和尚與彭子會處也彭子困牛欄不起神舍形影含影會於渡者十八今丁巳三月乙酉會盡矣越戊子夢回渡頭坐青石石上字痕刻畫拂拭之則丙辰七夕後一夜歸魂所換普度文現焉彭子仰天太息曰儒者不信浮屠教以其幻也彭子學儒者生不佞佛所以三四年來餓魂往復若人語若鬼語若禪語若非人語鬼語禪語彭子如怨如慕祇自答其隱憂積恨之概他未之信知其未信而使信忽以彭子文使自信青石依然渡頭普度文所由現也普度文何爲而作乎承渡和尚命而作也非渡和尚命而作也白石師引而作也甲寅九月十三死歸白石山兩日師命郝頭陀引上山巔者三俯囑下方條而見者有一方焉積屍成焦條而見者有一方焉流血成泥條而見者有一方焉敗衾自淪水漂成芥條而見者有一方焉覆巢匪命火燼成灰條而見者有一方焉白者柔脂肝者肥脂猛者如狼威者如虎尊大者如風沙毒惡者如夜叉羅刹露形授首十字街頭觀者拍掌又

有行者居者全一方焉似凌虛似出塵問之曰久後自知省則筆於書微示同人會幾何時天地斧鑿日月豺虎殺者溺者焚者克鳥鳶而飽螻蟻者問如所見所謂七夕後一夜者彭子計前七度蓋二十一度也魂歸渡頭月朗天清會心不遠條焉陰靈合悲風起渡和尚喝舉頭省否白言省之似郝頭陀三引瞬時之二度皆秋秋之爲氣也殺其視下也若是而已矣時則管城子楮先生松滋侯卽墨侯現前渡和尚云無山慧業請演文字度謹受命以白石山所見成文稿成右膝着地呈命

古愚心言

青石渡頭夢現記

南向宣和尚結密語方畢回首當空水天鏡裏彭子悚然省無一字遺者停午夜筆十逸其四補續而成載諸伏枕紀日中紀日者口日而紀也如是三年得二百八十四葉一夜鼠嚼盡度文十嚙七八不復續今夢中得之青石上逸其七八者又記其三四傳信乎傳疑乎白石師渡和尚使彭子無山信無山敢不信信也碎而微塵分而萬劫殺者誰氏之父兄溺者誰族之子弟焚者誰家之骨肉肌膚克鳥鳶而飽螻蟻者誰育之蒼生誰生之黔首唧唧也誰恨乎啾啾也誰訴乎泯泯也誰

冥頑而同覺乎皆能慘結空濛怨蒸黯黯上于氣化之和及聽彭子文聽渡和尚密語空濛黯黯銷歸何處則以爲恨者平訴者默冥頑者忽自悟焉爾嗟乎彭子臥三年不能度人而能度鬼彭子滋戚矣渡頭文記其三四逸其六七自癸巳歸來捉筆擬續報爾恩塞若有神焉弗許遂閣筆謹錄所記原文僅得三百六十二字附於後若續若斷補子闕者君其問之青石渡

渡頭普度記附 丁巳神歸青石渡稿丙辰夢錄

嗚呼黑灰是劫值氣數之偶然紅塵忽合亦虛空之無

古愚心言

青石渡夢現記

奈故過戰場兮隕淪而哀石壕者沾襟惟師現清淨身三生石上命予布廣長舌四大洲中爾其魂氣歸天衆尸帶革爾其肝膽塗地流血遺腥爾其驅同犬雞過羅水火新鬼煩冤故鬼哭唧唧慘昏瘦男伶俜中男行贊焚斷絕嗚呼同茲日月同茲雨露何枯菀之迥殊誰無父兄誰無妻孥獨存亡之難卜英風不滅厲鬼或恐傷和暴氣未消幽氣終堪作祟而況呼蒼者何罪何辜豈不碎塵乎爲災爲沴嗚呼電光泡影碧血青燐觸處曠觀怨府不摧而自破聞言立解愁城返照以皆空則有

目作匪他回頭便省夙生今受合掌互泰安心者安心
寸心不昧懺罪者懺罪諸罪消除嗚呼千級萬級盡悉
民此方彼方均大地數聲清唳喚回諸道遊魂半點疎
鐘撞破中宵殘夢咸歸一善勿墮羣邪維今日聽偈皈
誠聖慈接引卽他生受社叢穀福慧無邊率領吾三
如師旨


青石樓夢現記四

製避人室記 乙卯本南齋集卷之六
初乞中山醉酒覆形千日傳者謂吾死今尚未獲也乃
於乙卯春製棺以避人室名之嗟乎生寄死歸歸於其
室豈必百歲云哉然以春王正月系爲製又非爲歸計
也將以覆吾形也覆斯避矣後之知予者其或在蓋棺
後也夫古愚子記

古愚子記

製避人室記

閩總制范先生道山祠記 己未本堂稿

甲寅三月閩亂作丙辰九月閩亂平亂之方張裔之不
屈誘之不濡招之不隨百鍊不回三歲不覲守死善道
者八閩總制潘陽范先生一人耳先生 本朝壬辰進
士大司馬  公其高祖大學士憲斗公其父也已未
閩人專祠祀先生於榕城之道山道山古烏石山曾子
固以蓬萊方丈瀛洲擬之得名祀先生卽其地先生之
於閩也總制甫五月凡所以爲閩人謀保釐者無不竭
其誠其罹閩難也幽囚歷三歲凡所以爲閩人維廉耻

古愚心言

范先生道山祠記一

者無不啻其苦愛先生敬先生者惟恐先生之陷於死
嗟乎使先生而終不得死也則此蓬萊方丈瀛洲間豈
能以奉先生先生之得一死者天也天若假手於殺之
者奪彼之聰而使之殺先生也匪然則 王師入閩勢
如破竹丙辰九月十九日既已反正歸誠奈何於是月
十六日殺總制公而不一再計者也嗟乎不殺不足以
成先生不殺不能以祀先生成仁取義若取衣帶中語
代爲汲汲而不留餘憾云耳能殺先生者不可謂非知
先生者也相傳遺囑入至幽囚禁所視先生靖節頌彼

何能殺先生先生之得死所者天也天於稠人而輕之
以生於先生而重之以死死生之命於天也大矣哉一
時苟免百世貽羞惟此忠節凜凜日月爭光唐甄濟引
頸就刃不赴僞召當時使從賊之徒羅拜愧之也自有
此祠登道山者咸思死忠如此不忠如彼以是知

聖朝有不可犯之重臣科目有不可奪之義士名家有不
可污之孫子而後嘆先生之有光於國家者豈不干古
一人哉夫祠有死節而祀於上者有遺愛而祀於下者
明臣高陽郡侯許瑗爲太平守陳友諒入寇被執不屈

古愚心言

范先生道山祠記二

死立祠於太平元臣右丞余闕守安慶被執不屈死立
祠於安慶此死節之祀於上者也樂布相燕而民立樂
公社石慶相齊而民立石相祠此遺愛之祀於下者也
方今閩粵滇黔次第廓清

皇上褒忠廟節祀於上者行見廉頑而立懦而吾閩人敬
之愛之先於蓬萊方丈瀛洲間祀先生愛敬者合死節
遺愛而祀之又不止愧夫人臣不忠而懷二心者惜無
有敢捧筆而直書其事凌雲之臺匠者先登廟之記先
生祠也敢先也以忠立教先所重也閩亂自同時出然

數君子下不脅而附不誘而同不招而靡者頃刻累舉而黔粵煽惑實繁有徒欲於三歲中不屈不淫不隨舍先生吾誰與歸先生化為星辰凝為山嶽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豈吾閩人得而私之哉又豈吾閩一道山所得而居之哉閩人之建先生祠也行吾愛也行吾敬也抑以見吾閩人忠義之性如金在鍊如水必東雖遭變亂而不肯少自泯滅者也曾子固為撫州顏魯公祠堂記曰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係於祠之有無而人之向往之不已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聞其烈足以感人

古愚心言

范先生道山祠記三

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鵬於范先生亦云先生三歲不覲著蒙谷序鵬千日飲水著耐巖語老孝廉彭鵬閩木蘭人也以此筆為吾閩總制范先生祠堂記於范先生或不媿云

此己未木蘭稿是時逆案未處分而先生 贈廕賜謚皆在後道山祠成未有記瞻顧不敢直書人情也鵬以八閩老孝廉奮然搦筆以教忠立說貧也未能壽諸石其後乙卯吾閩人擴祠而大之先立華表鄉宸鄭中允始為記而立之碑登山拜祠誰不隕涕鵬

之弔先生也丁巳有合祭甲寅七忠烈公文有哭蒙谷序行有上永嘉王又典師書畧述先生蒙谷時語先生永嘉師壬辰同門友也景行行止形於筆墨皆未罄甲戌河渚聞吾閩人請春秋官祭禮

天子賜額於道山祠褒忠勵節至此觀止矣有後記續載古愚心言二集內如金百鍊如水必東安得起先生於九泉而告以心言乙亥九月哉生魄為先生靖節日舊治木蘭彭鵬盟手力疾感而識

古愚心言

范先生道山祠記四

重修木蘭陂碑記

丁巳四月木蘭稿

庚申秋八月興安水災橋梁陂堤決而潰木蘭陂合三百六十澗之水與怒濤澎湃甚水涸蹠履北自萬金斗門橋視北堤涉堤視二十八開壞其半開前送水巨石塌者沒者不以枚南視迴瀾橋南北堤皆壞謁惠濟侯李長者廟廟額廡下寄錢妃像里民憮然曰陂始於宋治平間長樂錢女掇金如斗築將軍岩下落成遂決妃蹈水死主簿黎吟往視望洋嘆而死繼於同邑進士林從世築溫泉口無功熙寧八年李長者諱宏應詔修水

古愚心言

不蘭陂碑記

利捐七萬緡自候官之莆先遇異僧馮智日貰酒長者家三年不責酬將別期木蘭山下授方略布石柱三十二使溪與海隔田資以溉陂成塞五塘爲田歲租八百石設陂可以時修治長者之功兼創與守郡誌惠績詳矣自塘田廢而補救者隨宜設法前明天順甲申始驗田出粟弘治壬子陂壞輸田畝所入庀工遂爲例本朝順治八年歲在辛卯康熙六年歲在丁未再修例出舊夫水利粒食之原也壞則修召父杜母之功具在今予會太守蘇公師帥方新以修學校水利農田爲先

務長者裔孫李植先具狀請維時郡司馬張公治中湯公蒲陽明府周公咸曰修之亟集紳士三老議僉云南北得水田計畝全得者例輸銀貳分貳釐半得者減主佃均輸太守謂兵荒後農家良苦令田主輸八佃輸二恤農也又慮毫釐累黍之滋僞也改銀輸錢每兩輸宋錢四百出納咸便按冊炤六年事例惟東埔柳亭蘆浦新溝等十四鄉以同時修杭口堤免輸焉堤距萬金斗門里許初決丈餘居民泄泄遂至三十丈輸錢如陂例凡八千畝已完錢陸萬陸千零未完者缺董事動支修

古愚心言

木蘭陂碑記二

陂錢肆千書之以爲近堤居民涓涓不塞之戒且使後人知堤與陂非全口修則此八千畝皆修陂得木田也辛酉十月旣望太守郡司馬治中明府躬祀李長者附祀錢妃祭陂近鄉約正耆老咸在命之曰收納耆四人監收者二人監匠與工者九人掌物料者二人採辦物料者二人出入登記載筆以從者二人支給具領赴庫官驗實給領先是報幹辦太守批其狀曰本府廉訪有莫姓老人公直可任董事不可無此人批下僉舉七十叟莫露往叟固辭敦請始應命與董事葉君泮周君穀

等自裹糧飲木蘭勺水果如所廉凡百六十日明府時
或視工勞來勸相之壬戌夏四月工竣董事報於官無
巨細必登視其概者石計丈千九百六十二殼灰計數
千三百四十五炭計斤二萬一千六百麻計四百五十
紅土計艘二百二十九荊草計担四十六石匠之工千
九百九十泥匠之工九百八十運土擡石搗灰之工三
千五百九十三統合一切用宋錢三十六萬六千二百
開之傾者支缺者補送水石之塌者沒者就緒南堤計
七十九丈北堤計八十一丈南北橋外實中虛表裏堅

古愚心言

木蘭陂碑記三

凝食以陂流迴旋處疑溜而隙用錢六千零八千購石
四十八丈製大竹圍二十六障水以塞春漲不果圍與
石貯修橫山堤用又以整李廟用宋錢一萬一千五百
以建錢廟用宋錢七萬九千一百匪是則修陂之數止
此後之修者計丈輸錢似不必畝拘貳分貳釐亦斟酌
便民之變例也李廟在宋元明時馮僧與林黎二公配
後撤去其後北堤另立馮祠今將圯修之大費民財議
置主李廟西偏蘋藻可薦憶馮僧貴酒長者家不責酬
相與有成豈客尺寸地若林進士者舉事無功視棄錢

刀如土耳丈夫寧以數萬緡易人廟食哉黎主簿之死
偶激耳備載其事不沒焉足矣是役也南北得水田玖
萬玖千捌拾畝有奇應輸宋錢柒拾叁萬肆千有奇陂
與錢李二廟費錢若干悉載記內陂工及各匠具領凡
五紙馮公堤動支另一紙官批存庫銷算有所攷焉十
四家呈請官給修祠錢萬肆千刺錢已輸者存庫未輸
者計拾捌萬肆千有奇議修橫山堤橫山扼木蘭中流
堤決則南北水田俱竭明府悉其狀初太守召鵬同詣
至再曰陂竣乃舉核實而觀成今茲之功實惟召杜是

古愚心言

木蘭陂碑記四

賴太守襄平蘇公諱昌臣別號次山郡司馬三韓張公
諱四教別號振公治中吳郡湯公諱傳楷別號素公明
府周公諱鼎別號聲遠廣寧人紀功勒石董杭口堤者
前贊尹許諱正禧號雲吉江南徽州人鄉紳陳諱躍
號潛菴董陂堤事者武舉人華君泮姚君濟貢生周君
穀例皆得書鵬承郡邑祖父母命媿無微勞惟所見所
聞樂道人善且於本末頗悉援筆而爲之記

修水利王政也辛酉修木蘭陂時郡守蘇公聞橫

山堤將壞親詣相度命予偕往擬炤修陂得水田

事例行所以陂工告竣有剩錢記貯縣庫嗣後予
計借調遷郡守陞遷未及修今歷十餘年每念此
堤一決南洋田必涸心言存此以見不忘桑梓之
意云爾古愚子彭鵬識後

古愚心言

木蘭陂碑記五

三河縣學宮告成前記 庚午燕臺刻本

八閭彭鵬爲臨洵宰乙丑距庚午歷六年始至三日後
謁先師廟漂搖孤支東西前後盡平蕪詢之則曰已未
地大震也詢廢材曰久化爲薪矣何以無建豎曰衝疲
也令涸鰒不自存退至署頽牆敗葦亦弗敢寧居八月
行丁祭禮鄆大夫啓聖公無坐處無木主自四配十哲
下皆裁紙糊廟壁禮同綿蕞鵬不自揣量拮据卒瘡先
啓聖祠祠址爲前學博所居值陞任去構三楹易之祠
成次東西廡十楹經之營之丙寅丁卯二年兩廡成伏

古愚心言

學宮前記一

讀隆學校以端士習商皇

聖訓宰小臣也敢不勉初洵應童子科不滿二十人惟師
道之弗立黨塾之弗脩脯資之弗辦故至此乃於啓聖
祠東始立義學購田貳頃伍拾陸畝租供脩脯正供宰
自辦延廩生蕭英爲師義學堂上奉

聖諭十六章朔望謁廟道人乘馬前行捧牌徇諸路中祀
文昌教忠孝並子曰正誼明道吏與儒交勗之而大成
門闕焉戊辰十月十二日

聖上駐蹕三邑侍衛傳 旨召問 賜金三百臣鵬九叩

什襲將歸以脩先祠塋世世永戴念垂髫授書誦法孔子聖門根本之地也先分賜金特建戟門三已已三門成彰

君賜也戟門西祀鄉賢邑志一十一人構祠祀如初是年正月京兆許公頒發崇祀圖牌廣狹高下照國學朱地金書赤地墨書遵行如式二月行丁祭禮瞻仰稍寧此舉不出於募不出於贖募者釋子之持鉢也流於乞贖者長吏之飽囊也藉以攘攘與乞何可爲且洵人貧甚募者誰自反治洵又無他能息訟寧人從無罰民一米

古愚心言

學宮前記二

一銖一紙豈以建學出諸贖貽聖賢羞乃次櫺星門次祠儀門次庠門次階次拜道次月臺次泮池護欄磚之石之丹之艘之次第亦自成所未遑者明倫堂進德脩業兩齋竊有志焉向稱漂搖廟貌以歲額脩整文廟拾金歲計積累煥然實我朝尊師重道大典臣鵬奉行而罔敢墮敢曰貪天之功戟門東舊有名宦祠元明僅得茂宰九人司教一人循良方正蓋如斯其難爾祠久廢會逢本朝兩江總督前直隸巡撫清端于公相國前直隸巡撫商丘文康宋公流風餘澤邁乎國僑氏

之遺愛俎豆三輔膠庠洵人士請暫寄主於廟洵宰彭鵬起而言曰非禮也禮又不敢以名宦先啓聖公諸賢儒立祠置主且姑待之時商丘賢公子牧翁先生爲通承觀察其敬屬吏語今日啓聖祠下建鄉賢次第位置矣名宦誼不宜後夫景行者民牧之事也遺愛者與人

之思也倡而和者二十人各致鐫銖嘉其意姓名另勒詩曰好是懿德公無私也祠成文康清端二公請入祀并前直隸三省總督朱公李公直隸巡撫格公亦如他邑皆置主是歲庚午五月二日

古愚心言

學宮前記三

皇上特簡天下有司四人臣鵬第一開命盥沐謁先師廟誓曰異數何以哉由茲一言一行稍與宰洵洵子孫生生不得入賢門七月辭廟出臨洵四顧宮牆牆毀時築土久雨卽壞保無去后慮乃覓西匠計方圓百五丈以磚易土十月宮牆成念蕭英貧士也居無家代營五楹蔽風雨賃地學後詠吉以興此居爲英世有詩曰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榮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矣願蕭子護我廟祠廡拂拭几席祇慎如臨若膳田則以賢傳賢非蕭產又念學博士君質署去學司訓武君子

然聖門空虛鎖鑰啓閉齋夫惕弗顧臨行庀柁櫟長短
柱五十三克構四楹憇王君從者春明住學洵人士謂
用意周矣復謂故事建學必告所司落成必報長吏博
聲稱吾父師建不告成亦不報踽踽涼涼類如此然獨
不可一言爲吾道重乎且三門分 賜金

君以養廉臣以建學風厥有位何可不勒石鵬聞之乃惟
曰六年宰洵以解逃降級者一以越獄降調者一以盜
案降調者九以部民告命案未結京兆尹効參劾職者
一若非 特旨破格時時畱任則越獄一案士民赴巡

古愚心言

學宮前記四

撫赴通政保畱不獲請宰蚤去洵矣又何能爲以是感
聖主高厚之恩久幸處此竭此涓埃後之視今其亦知所
勸勉也夫誠不可以無言質而記之壽諸石昔康熙二
十九年陽月穀旦教諭王澤久訓導武世弘率閩學弟
子員立

三河縣學宮告成後記 庚午燕臺刻本

向邑學宮經始於西貢落成於庚午雖未宏麗然聖域
賢關義路禮門宮牆內外大略可觀矣宰冰雪吏也性
又葺桂不肯乞靈不肯憑藉一手自拮据以是知天下
事無不可成之日勉而行之在人而已若夫戟門肇建
出自

皇上寵賜三百金內敬分襄事而十邀畱任得以有成則
天也前記片石載之矣繼自今凡遇暴風久雨後屋瓦
牆垣飄落浸漏涓涓之塞取諸歲額脩理文廟拾金敬

古愚心言

學宮後記一

慎毋耗度不足則少補之統計一歲朔望及春秋丁祭
及行鄉飲酒禮長吏謁廟凡二十八次司教先生率諸
生之賢者能者審視廟廡三祠義學旁迨周垣及時以
告尅日補葺費省功易雖百世勿壞可也詩曰風雨攸
除鳥鼠攸去是所望於後之君子又義學膳田貳頃伍
拾伍畝伍分坐落正北路忠二鄉二保果各莊東北路
信二鄉一保後芮家營糧附坊市社十甲另立洵宰彭
鵬購置義館膳田一條春秋糧銀合肆兩伍錢玖分玖
釐註冊代納以地租所入僅足供饌粥克膏火給楮墨

而已若令翰課則弗贍宰斯土者後來居上養士作人
當不止此耳夫隆學校重師儒皆我

皇上興行育才至意臣鵬百拜稽首特申前說再勒石於
戟門左普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之吉

古愚心言

學宮後記二

義學置主祀文昌記

庚午臨洺刻本

儒者於學宮崇祀帝君春秋駿奔走皆役役於文章司
命之說夫五色日迷文章何司之有洵宰鵬所謂祀者
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
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如賈章所載及詩所稱孝友
化書所稱忠孝是也洵邑向有文昌祠地震而湮每遇
丁祭設紙設位於大成廟東踞首座主祭與執事者貿
貿然獻爵登降而已鵬心惕焉今義學落成置主於堂
大易像以主祀諸義學他處未經見然以視曩時裁紙
越夫人瀆而神亦僭庶幾免矣祀者從羣儒意乎從洵
宰意乎繼自今默誘陰相屬之迪之洵士就將而不流
於怠且荒仍可使之奔走而樂爲役由是忠孝之旨漸
次而可與語右文興行宰與儒兩意交孚皆可從時有
以斗魁塑像請洵宰戲之曰去其金然後收入洵士會
心默然筆而書

古愚心言

義學祀文昌記

橫塘彭氏宗祠春祀記 辛未十月本蘭稿

橫塘宗祠合祀承先志也先考贈給諫公嘗坐小子於膝而語之曰足翁公至汝父纔九世至汝十世汝而下三四世貴賤或岐視尊卑或不次遠邇或弗屬問名通字而或茫然失也汝父與汝已及見況數十百世後乎吾聞之親親尊尊賢賢貴貴古之道也今宗祠足翁爲九世祖兆一兆二兆三兆四爲二世祖自兆一公四傳至版部主政贈督學公兆二公三傳至內閣中翰贈員外公宜以命服配厥祖圖以像仕者封者贈者與待贈者以爵貴以子貴宜配東西序昭穆各置主春日從而享使族人於此觀禮咸通曉夫親親尊尊而不至於滿貴貴賢賢而不流於野吾志之而未逮也小子勗哉又先考臨終呼不孝而囑曰宗祠久湮汝父經營良苦僅成垣墉清德祠與列祖封塋坐青山祇園金山九陸山諸處皆宜修而足翁寶林歷二百五十六年尤亟累世科甲坊表亦垂圯兒自念及然願念茲在茲也嗣鵬出宰三河之四載戊辰小春

皇上駐蹕邑城傳 旨召對畢

上問祖父稽首祇奏隨 賜金叁百侍衛傳 旨曰獎賞爾廉爾祖父地下有光臣謝 恩回署捧金焚香告諸祖父歸修祠塋世世光榮誠如

聖諭屬者特擢給諫需次假旋謹出 御金悉如先考命祠塋坊表次第告成乃購腴租貳拾石爲春秋合祀蒸嘗兆一兆二公仁義兩房輪值兆三兆四公禮智兩房無多人附於義房祭規另爲記擴而克之行且有待蓋自吾家以橫塘爲大宗於義則臨鵬易祠額曰彭氏宗祠從橫塘始上不敢遠引次不敢旁及先宮保惠安公諸序嘗言之矣惠安公送鐘嶽公上海之任詩有引云彭氏世居漳江家多務農支分橫塘學而仕者姪原岳與其從父朝用同爲南京部郎今鐘嶽又拜上海教諭繼美哉詩與引載諸譜原岳乃督學公別號鐘嶽爲督學公同懷弟惠安公以姪行則當日世次未紊也茲東西序昭穆并祀宮保公暨贈副都憲二公暨孝廉公以親以賢非旁及耳且其本支寒而寒一坏莫保初與嘗闕如而至此又欲吾族人知宮保系自念三公橫塘清江系自念五公漳水同源而不忍陌路視之矣每歲春

古愚心言

橫塘宗祠祀記一

古愚心言

橫塘宗祠祀記二

日支荷者先五日具束請其本支二人後世有議紛史者以偷薄論憶五六歲時從塾師句讀於祠見廂房幼者泆溺腥聞少者或袒褻飲酒醉則慢褻不能狀其有冥然悍然簸穀打麥飛土如霧四壁塵封乃惟曰以祖宗祠宇爲子姓讀書豈不稱快而不知濫觴流弊迄於斯極苟成立祠能重光有以聚塾請者誓與宗人拒之禁之有藉稱肄業者禁勿許若夫寓人於室毀傷薪木勾引受譴佔住不祥禁之戒之尚慎旃祠門鎖鑰付支荷非朔望祭祀母輕啓又恐不學者以無地親師爲口

古愚心言

橫塘宗祠記三

實將擇地諷吉構三楹以處之顏曰橫塘義學是亦先考志也辛未小春初吉列祖像與主入祠族人請而祀先考於東廂固讓未遑僉謂吾家仕籍蟬聯以邑宰受聖主殊知祖考清名上達天聽賜金嘉獎親擢諫垣卽贈父母如其秩非常希有宗黨分榮今以御金修祠塋整坊表置祀田人人觀感則是贈給諫公之志之教也于秋俎豆合贈公其誰祀鵬固讓族人固請旣念如上諸禁吾仁房本支萬一稍渝各房必卷舌若以先考臨之庶幾呵護乃圖像而立於東廂端室命服如

初贈歲時伏臘永祀從族人請他時聯屬大宗先考嘗志之矣不孝祇聽之矣太史公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此程子所修之禮也朱子家禮刪之明嘉靖時夏文愍請天下臣民得如程子議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設兩位於其席則人人得盡報本追遠之誠當時是之愚按今士大夫家所祀始祖遙遙多荒古且疑於僭庶人自祖稱以上

古愚心言

橫塘宗祠記四

則幾忘之矣足翁公爲先考九世祖承先考遺命祠內以公曾孫贈尚書郎元孫贈提督學政二公侍配凡子孫以爵貴以子貴各置主侍春日祭祀得從而與饗祖宗孫子聚於一堂慨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此通融程朱禮意而不悖而遺命祇承其於愛敬之旨或有合乎知禮者宗法族譜亭夫亦可次第講也乙亥三春鵬盟手謹識後

洵署額書文康公格言記 丙寅臨洵稿

丙寅春三月十日通永觀察宋先生以重修懸額勸傍官歲徵畿東所屬通永郡州邑徵後頒以式大書報朝廷某事榮父母某事寬百姓幾分留子孫幾分凡二十字細書右先文康相國於國初開府畿東時訓屬吏格言也迄今四十餘年懸額字漫漶奉簡書觀察茲土言余先澤爰行重修彰諸廳事蓋自勉以期共勉云康熙丙寅仲春商丘宋肇謹識某縣知縣某立式凡七十七字檄文三百零五字舉不外乎七十七字者

古愚心言

洵署額書記一

是也檄至洵如式置額照書懸於邑署升堂入座日觀面洵宰莆田彭鵬退公而思日報者如答榮者無忝寬者勿亟留者積餘今有受人之恩而不思所以答則負恩以已之身而或至於虧則自辱財與力而取之迫也則必竭家與室而謀之過也則惡盈而況所邀者朝廷之爵祿也所遺者父母之體膚也所供者百姓之助血也所培者子孫之元氣也朝廷之爵祿何以報父母之體膚何以榮百姓之助血何以恤子孫之元氣何以培

毋負者報之之謂也遠辱者榮之之謂也弗竭者寬之

之謂也不盈者留之之謂也非報斯負非榮斯辱非寬

斯竭非留斯盈文康之訓日報者某事榮者某事見報者榮者之未易也文康之訓曰寬者幾分留者幾分慮寬者留者之無多也語曰一命之士施及三黨可不思報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可不思榮子與夫子曰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辟用其三而父子離可不思寬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不思留吏不思愛百姓因而欺朝廷玷父母累子孫人惟思遺子孫遂致剝百姓欺朝廷玷父母成我者君也生我者親也百姓者我所受於君也子孫者我所傳於親也思報思榮思寬思留作者文康之訓也述者觀察之心也進而懸之者畿東屬吏也筆而記之者洵宰彭鵬也

古愚心言

洵署額書記二

柘城寶筠峰先生祠記 乙亥河清稿

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昔聞其語矣今朱襄之墟前明有儒者世稱筠峰先生卒後五十年柘邑士大夫子弟三老於邑舊城東郭外舊屏山前立祠而祀焉風遺而澤遠感深而慕誠義起而禮專寧止昔人社祭云哉夫祠者思也有德於閭閻者或生而民思之有功於社稷者或沒而官思之其人皆乘權憑勢卓然樹立所以祀之者有堂有室寫其圖像想其音徽或置主而書其姓氏誌其爵里如臨如在歲時伏臘黍稷惟馨以實致其

古愚心言

寶先生祠記一

崇德報功之意此皆有所爲而爲之也筠峰先生生於明季聖學長夜之時以一布衣揭日月而中天之無待而興而其鄉之士大夫子弟三老思之而愛愛之而敬祠立於五十年後則無所爲而爲之也凡無待而興者豪傑也無所爲而爲者心同理同也於是士大夫子弟三老又必祀筠峰先生於簪宗然後大愜於心士大夫爲之狀曰公舉醇儒以揚潛德青衿子弟爲之狀曰公舉真儒以端士習三老爲之狀曰公舉鄉賢以快輿論而筠峰先生孝友類睦剛大直方與夫正學明道力行

躬修皆得耳目於學博明府郡使君而上之哲學而臬

藩而大中丞咸曰崇祀以德不以位筠峰前明儒者也

鄉賢可無忝以一布衣而鄉賢跡之簪宗祀之儒者爲

榮然未有若祠之專且創也河南兩夫子正公純公祠

在嵩邑有二一在陸渾山陽兩夫子卜居地也歷代官

祠尚矣一在鳴皋鎮太師文潞公所贈地也純公求龍

門菴地舊址避暑著書文潞公復云先生斯文已任來

學者衆龍門菴地雖葺幽豈能容之吾奉伊闕南十頃

爲講學之所無煩賜價惟簡爲憑當日伊川書院是也

古愚心言

寶先生祠記二

南渡後子姓遠處利其田者改爲至聖先師廟聞

本朝嵩邑明府楊君厥美徐君士訥憑弔遺址復祠祀

於側則亦官所建也而今柘邑士大夫青衿子弟三老

專祠以祀筠峰先生於舊屏山前不必如兩夫子卜居

舊業又醵金於縉紳縫掖里巷之手不必龍門菴地之

以書請又不必文潞公伊闕十頃而獨出於一門以是

知我

皇上重道崇儒普天觀感河南爲兩夫子之鄉其感尤易

所以不謀而合不期而成祠而祀之直與祀德祀功者

同其悅惻生逢 盛時不可謂非鈞峰先生之幸也問
祠之前爲朱陽書院前此未有也有之自道康公始道
康公之成此也本誠敬仁孝以爲教與嵩陽耿逸菴前
輩相羽翼曰守先待後吾父鈞峰公志此善則歸親之
義也祠之右爲學箕園前此未有也有之自靜菴太史
始太史公之築此與其弟振起君祭諸公子讀書講學
曰良弓學箕吾先大父鈞峰公教此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之意也河南稱寶氏累世儒者開其先者聲律身度
非先生不爲功祠成甲戌之冬

古愚心言

賁先生祠記三

顯親王賜二程同派四字題額表門儒者之道顧不重
哉何時入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瞻先生之像稽首下
風先辱太史公命聊以此記爲印可屏山之陽心竊嚮
往之矣園中莆田後學古愚彭鵬再拜書

三原房貞靖祠白松記 庚午臨洺稿

白松三原房季子手植也歲庚子房貞靖先生祠成季
子築三楹於祠後顏以讀父書處祠前植松栢四本曰
受命於天惟此獨也歲寒後凋亦吾先考之志云爾未
二十年蒼鬱如百年以上物三原人過而愛之稱爲季
子松其伯兄慎菴公方貳京兆尹徵詩徵文於長安之
士大夫士大夫金玉珠貝迭出乙丑四月鵬以八閩老
孝廉除臨洺宰洺京兆屬也爲公屬吏初贊以鸞咲錄
拒偽諸書及乙丑遺卷公一見不以屬吏畜之且曰願

古愚心言

三原房氏白松記一

子學聖賢不願子爲豪傑臨別出房季子行畧相示命
作白松記授命而去未及應而公擢金部鵬惟洺吏從
不以文字與輩上貴人通若持白松記獻見者不知爲
公命也疑洺吏媚且輩上人眼爲箕口懸河得毋於下
吏語椰榆以是復輟未幾公出京師移家江南卒於維
揚又以不早應命爲恨初貞靖先生當癸未時以司馬
即展墓歸里聞賊李自成隨據秦先生將奔京師季子
請從甫抵黃河賊騎阻渡乃涉洛水躡王屋躋武功太
白諸峯尋過子真谷歷甘泉宮夜行畫伏季子年甫十

五耳撝發重爾充其勁節可與蒼髯叟尚友宜乎手植
之而如有神焉合以正性爲君子儀者也憶閩亂初平
負土爲先考妣墳墳成沿山種松先取五株仰天搶地
十指自爲樹暗識樹處獨挺然四五年稍稍出人頭地
夫乃知未二十年龍鱗蒼鬢若百年者貞靖祠前誠爲
可徵信也已嗟乎房氏白松士大夫揚以詩文者自長
安遍海內矣公一見洵吏卽以記屬記成而公不及見
存諸人間收諸天上後之傳貞靖先生與房季子者其
在斯夫其在斯夫貞靖先生諱建極明壬午孝廉癸未

古愚心言

三原房氏白松記二

進士生三子伯廷植字與公別號慎菴己亥進士歷官
至食都仲廷祚字衍公舉孝廉季子廷祚字發公爲諸
生父子兄弟以忠節孝友傳

此記承慎菴先生命已心許之矣至先生卒後始
署筆不敢負心也心言存以此

皇清勅封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錢塘謝公祠墓行宮修
建碑記 丙子河清稿

自渡江而河而漕莫不知有金龍四大王亦莫不知王
之神顯赫明威而忠烈之性出自布衣未必盡人知之
卽知之亦未必能道其詳鵬少赴公車垂老往復此地
逾三十年見聞所習僅以爲神之明威顯赫知神止此
况他人乎甲戌閏五奉

天子命以黃門給事解任効力河工至則總河委督運口
運口爲黃淮滙處日率歲修兵天胼胝以疾痛蹇步每

古愚心言

金龍山祠墓記一

出從清江買一葦抵舊天禧開扶杖登岸必過神廟未
嘗一拜一謁素不能事人亦不能事神素不能事人而
乞靈於尊貴炎熱之人亦不能事神而邀福於明威顯
赫之神其性然也丙子二月晦日有錢塘文學謝生嵩
高踵門投刺自署金龍四大王十七世裔孫三月又有
其同里明經俞君星留以詩文紹介附謝生書并金龍
山聖蹟請記旅病皆不能見并不能卒讀今秋七月多
雨憂心水患心與神謁覺而檢閱兩生所貽書冊始知
神爲宋南渡時人世居上虞神之祖達字明遠宋時提

舉淮浙見蔡京擅國徙家於安溪下墟灣下墟灣之謝
自主之祖明遠公始攷錢塘邑志謝公墓在縣北七十
里孝女北鄉金龍山陽左四塚其一卽提舉公宋封廣
運侯是也其一則神之考宋進士封司徒十三相公諱
仲武公其二則神之伯考宋封五道十一相公孟英神
之叔考宋封橫充五相公季略是也右一塚神與吳夫
人同穴焉祠在墓前相去二里許神爲人時有儒者斌
雅風又剛決多慷慨激烈度宋室不競自築望雲亭讀
書於金龍山祖塋之巔死塋於此方神之投於下墟灣

古愚心言

金龍山祠墓記二

也是歲宋德祐二年丙子三月綱目書元伯顏入臨安
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五月綱目書
益王卽位於福州八月綱目書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
北去神爲人時賦絕命詩二章其次章曰莫咲狂夫老
更狂推輪怒臂勇螳螂三軍未復國中土萬姓空悲塞
外鄉動地聲名懸宇宙擎天氣槩蕩邊疆忠心自古人
人有莫咲狂夫老更狂背畢投下墟灣死卽今縣北孝
女北鄉誦其詩英雄垂老飲恨齋志以此嘆南宋不用
賢云爾世傳神爲謝太后姪戚晚悲憤故是未知神者

也又傳神幼時與羣兒浴溪獲大寶珠間一摩弄溪雲
滄集咫尺莫辨有龍揚颺雷雨似欲攫珠遂巡不敢迫
又傳神投茗水水洶騰丈餘狀若龍闕神尸逆流而上
經旬不仆面如生謂神猶龍亦未知神者也夫生而爲
人卒而爲神廟食百世其人必剛毅正直有浩然不可
奪之氣而後上帝命之爲山爲河神宋朝一布衣耳與
宋室同終蓋不俟夫崖山之戰如直學士同簽書樞密
院陸公秀夫抱帝赴海如樞密副使越國公張公世傑
登柁樓焚香祝天覆舟忠烈同日語也世徒知覆舟赴

古愚心言

金龍山祠墓記三

海爲有宋忠烈大臣而不知真男子先有錢塘下墟灣
投水布衣謝公學士大夫未嘗論世而欲知人可乎謝
公諱緒行四稱四以行也望雲亭與墓其地皆在金龍
山稱金龍以地也稱王前明洪武初鐵騎行空助徐州
府將傅有德大戰呂梁空中橫槊刺元將韓一於馬下
膺王號以封也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八月河決沛縣溺
漫數百里橫截運道河臣工部尚書朱衡議開新河越
丙寅九月河通漕艘赴京師奉勅建廟魚臺縣新河堤
上隆慶六年壬申六月遣河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天

啓四年漕澗袖手無策漕臣蘇茂相奏請神封號一疏
甫出洪流星渡尋得旨加封護國濟運顯靈黃河福主
金龍四大王

皇朝順治二年楊方典奏曰六月十七日秋水澎湃隄防
貼危亥時河清十餘里波濤南注新築大小二堤奠安
河神效順請議封號及祭告禮疏下禮臣議如所請
制曰可特封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三年春漕臣
欽奉

世祖章皇帝御製文如禮祭告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孟冬十

古愚心言

金龍山祠墓記四

有九日辛亥

皇帝南巡臨河淮遣官致祭詞曰惟神忠心貫日正氣凌
霄奠蒔屋之寧居功襄平土挽銀河之激浪力奏安瀾
三月春流無恙桃花之水千官扈蹕莫愁甄子之宮朕
念蒼赤之艱難歷黃淮而巡省萬艘飛輓咸有藉於神
麻九曲澄波實遠資夫明德凡此平成之效盡邀默運
之靈特遣從官吉燭用享惟神來格尚其鑒歆伏讀祭
詞忠心正氣自我

皇上表微闡幽千古爲昭敬宣此義式詔天下萬世之知

神者神廟在呂梁魚臺宿遷河口直沽口等處凡有漕
郡邑多立廟謝生以十七世神裔兢兢夫夜臺荆榛祠
宇傾頽可謂不怠厥初者矣告諸吳越常道諸君子諸
君子嘉與有成捐俸襄事封其丘壟表厥里居其是謂
夫以不能事人不能事神如騶河洛雨聲中力疾始爲
記豈別有所邀哉亦惟今清江浦外河大車路口至水
溝口舊堤百十丈河流激盪淋雨灌浸晝夜隄防人力
恐不勝淮上廬舍田疇惴惴慄慄乎水族之與遊顧念
盛時清晏自無他虞記成繕寫二道扶掖西向再拜持

古愚心言

金龍山祠墓記五

香楮焚之旦明遣僕將修齋呈王廟踞而獻之附以狀
王必聰聽昔華亭陳繼儒爲王作傳內載天啓元年辛
酉福唐大學士葉向高泊淮陰遇積雨漲淤淺不容舟
捧文以祭突一人躍起爲神言此河屬張將軍我將問
之若護外河者我也隨而一人爲張將軍言詰朝水至
可逆晨起暴溢出運口葉福唐詣神廟禱風由外河至
宿遷瞬息駛馳應若響豈裏河外河各有專司耶繼儒
謂張將軍卽救襄陽張順或涿州之張桓侯是耶非耶
傳又載柳將軍九龍將軍等輔神治河行水部曲有儀

可像名氏不傳今并紀諸碑文刻入古愚心言心言
如可信未授於謝生而獻於王其與勒於石登於梨誌
於祠墓行宮傳於廟祀各都會一也病痛得起色行將
拜之謂之瞻仰謝公忠烈開生而寧止河清間見聞顯
赫云哉謝公子孫在全龍山西南下墟灣聚族兩支在
山北武康縣楊墳亦兩支至浦請記文學嵩高聞其家
在下墟灣云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秋七月念日河渚旅人閩中彭鵬
拜手識

古愚心言

全龍山祠墓記上八

唐嶼節婦記 乙亥稿

唐嶼自榕城烏龍江以南水行八十里卽其地繫節婦
以唐嶼微寓表厥宅里意地以婦傳婦鄭姓父煥食餼
閩邑庠婦歸林書生早歿遺孤今十二孀閨如霜唐嶼
人敬之重之有叔某狂且語微侵鄭曰未亡人耳不受
汚自割其左叔惶恐故以他事嫚罵鄭執耳而鳴官薄
懲叔叔恣又忿且暴大汚耳鄭激復割其右撫閩大中
丞下公聞之提卷索坐轅門親訊兩耳出袖觀者如堵
由是閩中無不知有唐嶼截雙耳節婦縉紳縫掖徵詩

古愚心言

唐嶼節婦記一

紀事有皎皎一心錚錚兩耳當極憤捐生左已輕於一
割迨薄言逢怒右亦不使孤存之啓經年而節婦耳生
大中丞聞之遣福州府學博戴君翼送扁獎節婦家實
廉其狀學博至唐嶼其父煥暨其從叔閩清諸生國基
迎於門會日暮學博語其父煥曰大中丞風厲至意不
遣他員而以命老明經儒官翼慎且重詰朝立扁唐嶼
人瞻仰賢媛必登堂拜扁以謝大中丞煥如教詰朝節
婦中膝步自堂堦拜畢學博戴先生拜手展言曰傳聞
節婦重生耳事奇大中丞未輕信命翼親視戴叔子老

儒官也載籍見節烈異代且嚮往况吾世乎請節婦揭
巾幕見揭巾幕見見悉符聞亟詢其父耳生何時乎曰
今癸酉元夜睡醒條而有癡中血肉髮際輪廓吾女自
錯愕曰自惟其鬢盥而孤子見之大呼母耳重生矣有
神夢授乎曰無夢亦無授學博聽之益奇審視其左左
生全耳色白於面視其右右未全生上短三四分下色
微紅近短處紅似血婦退學博馳八十里歸報曰唐嶼
節婦重生耳信矣大中丞公命其父閩邑廩生鄭坡領
其女節婦赴轅公親臨轅門如初訊時令撤東西轅木
馬與國人共觀悉如老儒官所報狀大中丞公資節婦
緣由是遠近聞者無不知閩中唐嶼有載雙耳耳重生
之鄭女林節婦縉紳縫掖徵文紀事又有天下文章莫
大於是中丞風化爲盛於斯之啓嗟乎耳可重生唯陽
若後死其齒嚼碎不知能還童否造物之於閩獨鍾一
婦人也惜哉然此一婦人也非大中丞公嘉意激揚表
微閩幽則割者如遺生者偶爾反以烈婦爲立異雖造
物者重生之亦無如湮沒何感其事旅病而爲之記聞
烈婦姑病殆剖肝煮糜以饘麻縫血皮姑愈瘡合行核

古愚心言

唐嶼節婦記二

其詳作唐嶼節孝婦傳載古愚心言一編

古愚心言

唐嶼節婦記二

耐巖說 丁巳本蘭稿

巖者險象也又危境也甲寅閏亂拒僞召偃臥室如斗象之日巖名以耐天不并覆地不并載日月不并照雨露不并墜獨留此巖方丈以處耐者耐於不容耐之時耐於無可耐之勢勢與時兩處其迫而耐之心彌苦巖之象彌險巖之境彌危巖中人巖中人可誰與語亂平痛定思痛古愚子自爲說曰由甲寅三月至於乙卯至於丙辰至於丁巳之春月于日於茲矣巖以內有友未及千日而死巖以外有衆孟浪千日而生生者并生死

古愚心言

耐巖說一

者獨丙午孝廉劉秋水一人也秋水耐巖友也晦明寒暑於耐巖者八百八十日使其少待耐之苦與夫巖之險且危必能一一道之造物者忍吾友以死則耐之苦與夫巖之險且危勿復道而古愚子終自爲之說將以語人乎將以自語乎語人則無堪語之人也自語則不必獨語之自也蓼蟲食蓼苦自知自知自耐何多說其後得八閩總制范忠貞公蒙谷序臨難筮得蒙以四幽暗不明之地狀若谷象曰蒙谷凡三年何與耐巖義適合也容曰蒙谷封疆大臣也耐巖一窮孝廉草莽臣耳

斥鷃之於鳳凰也古愚子應之曰客不見鳳凰于仞飛鴻鵠仰而起客嘿而退

古愚心言

耐巖說二

古愚愚說 甲 皮燕臺稿

魯論以上智爲一等下愚爲一等愚與智殊也吾安之
中庸以賢智爲一類愚不肖爲一類是愚與不肖洞也
吾取之取之而不能移吾愚改吾愚竊比諸古古人不
爲詐愚也無詐古人不尚巧愚也無巧古人不好佞愚
也無佞無佞無巧無詐直道也乃自名爲古愚然已名
無山矣此何以稱曰無山者白石師所呼也三年扶我
於餓仍以無山不怠難也曰古愚者耐嚴主白道也此
生不離於直別云古愚大率性也使呼愚而類於不肖

古愚愚說

古愚愚說

與言無而疑於談空皆不可以不辨作愚說

無山無說 乙 河清稿

世有持世者有出世者有忘世者持世之學有體有用
而出世忘世空寂清虛則淪於無者也吾先師持世也
釋氏出世也老氏忘世也持世不可淪於無出世忘世
不必滯於有鵬所謂無者凡人世紛華嗜欲攻取之見
未嘗稍有於心而非出世忘世之謂耳但亦不欺於有
道君子之前無山非能自爲無也甲寅遭閭變飲水毀
形托疾堅臥餓魂死去二十五度前七度所見白石山
遇一僧后十八度所見青石渡遇一僧歷試死法前度

古愚心言

無山無說一

每至身心不動坐山誦如夢如電如露幻泡影偈臨別
本山倏不見因悟箇無字白石師呼以無山神歸因自
呼空視一切然於道也踐履篤實皇皇乎恐無有也今
愛我者屢以卽物窮理下詢因語及陽明楊陸氏之波
其徒王龍谿輩遵信師說未稍歸一無字而流爲禪機
昔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誤之也似爲無山無字提耳夫
濂洛關閩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也
童而知之白首而未能行之古愚其敢以禪爲三昧乎
不惟不敢亦不甘少咎來旨明我非禪聊相印證多聞

爲晉人崇有論矣作無山無說

古愚心言

無山無說二

思永堂名說 丙子河港稿

名堂說古愚子鵬爲三韓佟惠翁作也名堂而曰思永爲惠翁思其兩尊人徽音懿德而欲使其億世子孫顧名思義祇適紹聞而自觀省者也古愚甲戌臨河旅數月聞戶弗納履惠翁踵之者數矣家僮以疾痛辭一下馬直入旅室曰吾三韓佟某也將有所請卽臥榻必強見見時又云有所請而未敢遽也間見必云閱歲乃言曰吉牛所以踵門重繭者爲先君先太君故也再拜出其懷中手卷一軸簡以兩尊人行實約而質不過二百字或贊或銘命視此又命顏其家居之堂名名之義取不敢忘親意鵬下榻亦拜受卷與簡伏惟 贈太君先生諱養度別號量菴性高曠恬靜絕無宦情當

古愚心言

思永堂名說一

世祖章皇帝定鼎三授佐領甫六十日解組歸田與 贈母梁太君偕隱太君事姑至孝性喜紡織機聲達旦處典盛日兩尊人視富貴淡若也課惠翁讀書見與遊者端人佳士投輅留歡匪是則客去恐不速惠翁癸卯薦京闈卽教以學而仕報 國紫已愛民初除武進太先生不及見太君出入必命曰民猶子也爲民父母亦猶汝

母汝父之愛汝也甫八月太君逝至今武進人思慈母云其後補官徐之豐邑遷淮上宿桃歸仁分府以治行調山安累仕本庭訓以是行實兩尊人所謂約而質者此凡仕者以宦爲家以閭閻雲霄如太先生獨能恬退課子立身成名又得賢配如 贈太君豈不於鹿車椎髻和九封鮮今昔齊稱哉將贊之歟抑銘之也銘者自名也君子之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必美其所爲記稱與有銘是也惠翁命取堂名惓惓於善則本親垂裕後昆名之曰思永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名堂而贊與銘

古愚心言

思永堂名說二

具焉惠翁由山安晉黔中水西二千石以治河留茲賦遂初退而樂志倘亦太先生教耶臨別病不得送翁登舟復返詩命至三又命仲氏太學生祝年月一再請仲敬伯命踵門又數矣力疾作此經兩歲而始報古愚族人息影戒不敢書名至是破戒重孝思也誰無父母而欲其傳欲其傳而子孫紹聞衣德言又言其所有不言其所無伯仲踵請不以請諸他人而以請諸旅人旅人經經不下筆則亦不知所以爲子者矣惠翁每述 贈君好善愛賢津津娓娓至於 贈太君織布事如道家

常起聽弗敢倦昔公父文伯之母織教文伯以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怠怠則惡心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今書諸軸而登諸額佟氏世世子孫開卷登斯堂也觀感之心油然而興矣翁長郎慧孫尚幼翁於甲戌秋仲二十八日河渚誕次郎嘗一摩頂保世祝滋大書曰慎厥身修思永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即古愚子敬慎名堂之意云爾丙子立秋閩莆中古愚彭鵬書於清江浦族次

古愚心言

思永堂名說三

朱陽書院進說 乙亥河清稿

德之修也學之講也先師垂訓矣講則日新不講則日晦盛時黨塾所由設也惟黨塾廢而講學之名始立自標榜者河圖洛書之說朱陸異同之議噴噴繁言紛紛聚訟言而連行者鮮矣昔人願士大夫傳其實不願士大夫唱其名程正公謂尊所聞行所知旨哉斯言乎今聞寶太史朱陽書院講習討論以仁孝爲本此卽欽承今上敦孝弟以重人倫之首諭也孝弟爲爲仁之本心和氣順豈不太和在宇宙間哉嵩陽耿逸菴前輩序太史公尋樂堂家規云從古聖賢未有舍孝弟而別求性道之傳者明此則百行之本立矣存誠存此也主敬主此也窮理格物格此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問之者曰今上之教教孝也教弟也臣衍之而已敢不敬而講

古愚心言

朱陽書院進說

見病鶴詩 乙亥旅稿

病鶴棲者豈無屬日然瘦至無糧其色不緇其音不雜其神不馳其飲啄不擇屬目者亦無庸心以是嘆由已不由人也鴻鵠高飛鶴鶴下處仰而視之不若網繆之自牖戶也不若予口之自卒瘞也又不若予音之無曉曉也雖之露也以少末劍之折也以寸鋒戎之興也以出口席而重也不如蓬蒿而息諸壤也杞人之憂也又不如詩人之畏也老子曰與其爲繭也不如其爲舌也鶴乎鶴乎爾起予

古愚心言

見病鶴詩

名僮說 乙亥河清稿

河上翁病間子然有鄉鄰人張惟分來白山左曰分家第四男年十三願習爲僮身價五金可則立券鑽而送諸宅隨傳召古愚子初改其名曰勤既曰依取飛鳥依人之義云人未有依而不勤者也古愚子病矣老矣起居需人卽較字檢書目力腕力亦需人無身契而不飽者皆思嚴漠不相關買此富杖當日當脫書曰依於仁肅僕之有仁心者百不得一焉名曰依者望之之詞也乙亥河清感而爲之說

古愚心言

名僮說

講約 壬寅冬蘭窗

聖訓一十六章我

皇上所以化民而成俗者也今郡邑或月講或季講或講於觀或講於廟觀者泄泄聽者寥寥又講註口繁不入方言凡民未必深解卽解矣未必久立而不漸以意管思教化先自士大夫而後被諸庶人士大夫之家各有宗祠朔望春秋祀皆謁拜其祖宗卽於是日未拜之先行講讀禮附近之民亦得至階下而聽焉夫士大夫有身範而後小民有風俗則已不啻家喻而戶曉矣吾家

古愚心言

講約一

請一有行誼者司講歲供膳穀參石月之朔月之望本宗祠值年者鳴鼓三通子姓咸集令一人赴顯應宮請聖諭牌兩人前導設香案以待至則已仕未仕者頂帶行九叩三跪禮禮畢司講者卽席聽講者就位聽耳肅容無敢不敬里人階下而聽者率其必至春秋祀亦然子姓有違悖

聖訓初犯祠內勸戒司講執簡直書書某犯某事初犯犯記過他事再犯戒傍記過如前三犯民告諸邑士告諸學自是而窮鄉單戶擇耆而德者壯而學者每鄉立司講

一人悉照講讀事例謹衍講章義取易簡易則聞者通
曉簡則聽者不倦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能易簡而天
地之理得矣大哉

聖訓與天地同體故講約首思易簡

宗約 王中未舊稿

宗者漸遠而漸疎者也。有禮可以維之。見長者而不敢
先見尊者而不敢慢。此不敢先不敢慢之心。即禮也。今
告以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宗一本之經。而未必動
聽斥以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不如過死之詩。則未有不
羞惡者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宗約首言禮。

廟約 五 申 木 廟 約

吾家清德祠遇鄉會試年子孫有登科登第者先期祠
內鼓自鳴惟崇祿年間鼓鳴非時衆以爲異隨而伯父
讓木公以左司馬考滿贈祖父如其官以是知祠守祖
宗神靈所憑依者也昨歲重修宗祠肇稱春祀作記額
於堂云鵬憶幼時日擊祠內延塾師子姓羣萃慢褻不
忍狀又有簞穀打麥飛土如灰不敢言當年卽私祝列
祖曰能成祠得重光祠門非朔望祭祀常鍵鑰有以
設帳及藉口在內讀書必謝絕之自今而往苟借住者

古愚心言

廟約

明有人非幽有神責特錄題額語再爲吾族人提耳中

庸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祠約首言敬

喪約 五 亥 河 諸 氏

喪稱家之有無先師教也不作佛事考亭夫子訓也古
愚二十喪母貧也須材只貳金製與漆匆卒未六時衣
七裳三過半以布七七四十九日發墓苦塊誦心經延
僧禮懺至再不過三不會吊無則真無不能非不作耳
至喪父時登科二十三載矣貧賤猶昔後喪踰前喪隨
時稍自盡顧思母柔腸寸寸斷就木之禮已矣終天之
恨無期所以家常每語古愚夫妻百歲後材與漆不得
過拾金衣不得過七裳不得過三上衣下裳必間以布

古愚心言

喪約一

他日從吾母於地下見吾衣吾裳相顧稍安不延僧不
禮懺遵訓也不宰牲不會吊行古愚子志也此吾預勅
兒女久聞知吾兒頗曠達又深知乃父意必能不落世
諦今夏內子卒於家古愚與兒壇同旅河渚初秋南來
人始聞凶信詢及殯殮喪祭悉出吾女任意一切違命
痛悔何追因垂涕語兒曰四十二年老禮懺辛苦非凡
爲婦者所能雖此何足云報但地下何心以見吾母也
此不足爲吾婦重惟增吾過耳與兒號泣者累日見哭
兒母古愚自哭母嗟乎古愚之不得行志也生前且然

況身後乎兒尚以歸誦華嚴大藏請不亦見女子之見
與情乎然度兒所行必超俗書報果云誦華嚴請一老
僧供佛一茶一香供僧一蔬一粥結期闔門一素簡易
清淨此亦諸天所樂聞也古愚以壇爲子身後仰承何
慮而習俗相沿以厚殮爲報以禮佛爲度以博碩肥脂
爲饗以續紛會吊爲榮士大夫家雖賢不免吾爲此懼
重申前約材不過拾金衣不過七裳不過三實遵考亭
夫子教不作佛事兒必不得已四十九日誦華嚴亦不
得過一僧一香一蔬祭不用葷夫材不過拾金此所得

古愚心言

卷約二

自主者也衣不過七裳不過三誦華嚴不過一僧一香
一蔬結期茹素不用葷此非所得主者也孝子在順親
承志苟或聽兒女語不順不承昭父以不孝卽以不孝
論兒女中有以習俗責兒者兒得以古愚子約禁之矣
古愚生平落落弔無雜賓最合所願又性不愛人與最
惡人諫堂前壁間不掛人與章軸幅已於荆妻喪禮先
示法矣兒勿訝老人預發此不祥語夫自祭自誌墓昔
賢行之矣古愚當四十時苦遭閭變飲水毀形製棺自
待奠文墓誌皆於是年攬揆口自撰見者恐怖咋舌今

將六十命賦示白天并爲吾兒解感

古愚心言

卷約三

祭約 士中木齋稿

射獵知祭而況於人乎祭義曰祭之日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愼然必有聞乎嘆息之聲人之所以異於射獵者以其儼然肅然愼然而如在者也故祭莫重於敬祭義曰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又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曰忌日不樂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休惕悽愴而喪若終身者也故祭莫重於哀哀敬者仁孝之所由生也先生知凡人之性皆可爲

古愚心言

祭約一

仁人可爲孝子使之反本復始而祭其祖父使之思敬使之思哀誕則思存諱則思亡節序思薦時春秋思合天母爲射獵而徒知有祭焉斯可矣至於射獵之不如其性與人殊也古愚子處有宗祭有家祭出有旅祭旅祭自始祖考妣以下至吾考妣九世歲時誕諱皆設位自七世祖比部贈督學公至吾父贈給諫公六代瞻依又合圖旅者如宗旅者如家建於外曾祖父母外祖父母暨舅氏爲吾母也又逮於吾外父母爲吾婦也又自吾師永嘉王又典夫子宛平劉增美夫子滄州劉孔著

夫子設位如家祭則思無不盡之義云爾古愚子行之以詔我後作祭約

古愚心言

祭約二

考妣誕諱約 士申木蘭稿

鮮民之恨莫痛於終天之一日自益棺後父母聲音笑貌豈能復覩復聞逢此日而不流涕沾襟者不可以爲子昔王修祔日喪母次年悲慟鄰里爲之罷社禮記所謂忌日者君子終身之喪也永冠必絕素處則不移步不會食仕則不視事不見賓茹齋獨宿嗟乎此諱日也誕而追憶承歡以酬以視是日不移步不言介不視事不見賓茹齋獨宿衣冠則吉事死如事生事如事存其是謂夫作考妣誕諱約自傷也并以傷世之無怙無恃者

古愚心言

考妣誕諱約

清明重陽約 士申木蘭稿

墓祭者春以清明秋以重九此卽祭義雨露既濡霜露既降履之而休惕履之而悽愴者也自父母而歸於墓也則離於家矣一歲三自又六旬家室聚處見父母之墓者惟此兩日祖宗亦然夫以兩日而爲敬爲誠爲哀其敬其誠其哀也微矣而況不敬不誠不哀乎又其甚者并此兩日而亦不一至焉是一歲絕無見父母祖宗之一日也反身自顧忍乎不忍乎爲之約曰望墓思敬至墓思誠辭墓思哀無故不至與至而無徘徊眷戀之心者陌錢甫化醉飽隨之不敬不誠不哀皆不孝不仁之甚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古愚心言

清明重陽約

先考妣墳山禁樵採榜約 癸亥本蘭稻駕笑錄本

鵬喪母二十七年喪父三年貧未葬前歲降火夜蒼黃抱棺哭聲徹天不能反風俟俱焚幸而火滅誓曰再淹親柩罪無赦始營葬於寶勝里舊太平院後此山買自林家上至山頂下至路左右各至分水因其右之側王山賣諸陳不忍貽先靈憂又券買陳山山主王君見券東西南北各炤券鐫石界鵬叩頭榜之曰壬戌之夏負土成墳六月自負版雜作烈暑無樹影胼胝焚如傭工賜者兩手更番齋飲進七口墳成貧也封之樹之未能磚與石今歲穀日植小松先取五株仰天捨地告先父母滴淚和泥手自植乃教傭者疎密次第植訖天雨松無槁色自是每雨趨視青青向榮六月六日東梓榕十八株異樹滋庇蔭今則薄宦將行回首聞雷誰曰兒在此恐牧豎樵夫之或傷與夫野火焚山及盜葬之不測也顧念誰無父母風木同情反是必不孝不孝者天人所共棄也伏惟各動天性勿生禍心雖孝烏廬慕愧不如人而野鹿觸松行應念我不孝感且不朽眇瞻人彭鵬稽首白

客約 癸酉本蘭稻

主人避客客厭主人非主人之敬避客也客熱而主人冷冷宜避熱客捷而主人鈍鈍宜避捷客肥而主人瘠瘠宜避肥客動而主人靜靜宜避動客文而主人朴朴宜避文客壯健而主人疲憊疲宜避健客細密而主人粗疎疎宜避密客慷慨而主人木訥訥宜避諸客好竿客運規而主人執矩矩宜避規主人之不能為客者猶客之不屑為主人也若執若捷若肥若動若文若健若密若諸若好竿若愛駿若運規者客也為冷為鈍為瘠為靜為朴為疲為疎為訥為鼓瑟為策蹇為執矩者主人也避亦厭不避亦厭客張口主人屏息昔有十二客牡丹貴客也芍藥近客也芙蓉靜客也蘭幽客也桂仙客也梅清客也菊壽客也醪醴雅客也瑞香佳客也薔薇野客也茉莉遠客也丁香素客也客何厭主人之有主人亦何避客之有然主人聞人也闔地不產牡丹芍藥貴與近皆不得而客而主去其二

禮約 癸酉燕臺稿

鵬秉心甘淡垂老彌耐冰霜作吏固窮六年弗移葢桂
登邀 特恩殊遇何忍昨是今非伏念罔終必先慎始
自茲公分公席顧影難隨卽如盛飭盛薦婉辭縶謝賀
則肅誠一拜盡抹虛文會惟真率數巡聊存實意多儀
原不以物載在周書二簋可用享親本諸周易蓋禮奢
寧儉聖訓昭垂但情上於文賢者未免詎下愚而任性
敢於孤行亦緇力不從心未由四應大方若嫌周陋鄙
人尚望鑒原一切粗疎百凡惶恐

古愚心言

禮約

禮約二 癸酉燕臺稿

老者不以筋骨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禮教也自今
古禮惟爲父母壽者登堂而祝凶禮則弔死哀有喪人
情也祝不過登堂弔不過掛楮貧也然兩者非素識而
則爲無因而祝無因而弔傳單至不預以他事至者可
不問

古愚心言

禮約二

門約

千中木蘭稿

心如木而門如市者水即市也市者古愚之所深惡如
或非義而請非道而陳蛇營狗苟辭勿入如或狹策而
前緩頰而主當同影響謝勿入如或巧言欲簧厚顏欲
甲子弟陷而不知習俗移而不免拒勿入如或毒能爲
蛇鬼能爲蜮巨蠹而怙終奸猾而憑藉叱勿入勿入則
門不爲市不爲市則水即心也去其如之見可矣

古愚心言

門約

千中木蘭稿

歲科兩試爲國育才藻鑑賴有司衡廊清必須共濟
陽爲辭而陰爲受煩首斷棺刀山劍樹許在再誓中茲
當進京入垣辦事思報國恩惟有丹心敢以請托
來者必舉其古愚諸宮牆再將此誓榜吾門并榜燕邸
之門

古愚心言

門約二

坐約 王中木蘭稿

入吾坐者惟有清風明月今縱未能離人而處於獨而
匪人累德促膝汗耳雅坐可惜夫善善長而惡惡短者
短長之說也客有毀人之長談人之短坐而言之主人
離席進思忠而退思過者進退之義也客有誘人於進
諛人於退者坐而言之主人離席非道義而一介不取
一介不與者取與之防也客有勸人能與教人能取者
坐而言之主人離席淡泊明志而寧靜致遠者志遠之
常也客有談紛華靡麗則沾沾語奔競漁獵則喋喋者
坐而言之主人離席方不可以爲圓枘不可以爲鑿方
圓枘鑿之各殊也客有喜圓惡方使鑿而枘者坐而言
之主人離席客曰客何負於主人哉主人慙也客從此
辭主人唯唯

古思心言

坐約

旅約 莊小稿

羈旅之身若轉蓬焉不知其爲宿宿也爲信信也臥其
不必營有肱可枕床座不必備是地可席釜甑不必隨
接漸可行此旅道也昔賢云天地一逆旅也而況於人
乎

古思心言

旅約

臨場筆約 乙丑燕臺稿

操爾以從我爾聽我命我而售也爾不任功我之不售也爾不任過我而俗不自慙逐逐乎時之趨也爾嗤我我而老不如壯靡靡乎氣之暮也爾嘲我我而益壯我而不肯作俗下也今此不售我將與爾分過焉爾其爲鋒爲穎實賈餘勇勉圖後勁以從事於乙丑之僕

古愚心言

臨場筆約

臨場筆約二 乙丑燕臺稿

乙丑二月花朝夜夢有客持刺謁刺書尖頭甫通謁而客入揖而言曰愚公何責僕之深也僕輩從貴人遊大可書椽架以珊瑚從富人遊則可懸槌以鐵管從騷人遊則寓物寫懷卽景賦志從豪人遊則落紙烟雲一揮驚座從山林人遊則吟風弄月興至興盡從吏人遊則高下出入利能爲刀從能書人遊則字裏行間金生玉潤從通神人遊則應手春生點晴壁破卽從應制人遊而纖鋒細毫曲折如意未聞僕輩之不中書也獨僕

古愚心言

臨場筆約二

從愚公遊自愚公九歲逮今四十九歲不貴不富不騷不豪不山林不吏不能書不通神由庚子至甲子困於應制者二十五年僕皆周旋於不貴不富不騷不豪不山林不吏不能書不通神隨而困於應制科者亦二十五年鼠鬚已禿鐵頭難瑩僕尚曰愚公必有以用我矣爲愚公俟諸他日書有用文章而不肯假借他手雖蟲小技僕知愚公愚公不知僕愚公何責僕之深也僕聞科名有神神能子亦能奪座後朱衣首肯與否雖過眼者不得而司僕何過之有愚公其率公之性行公之學

頁勇後勁以從事乎乙丑之役語畢揚袂太息而去古
愚子曰是筆公也愚與筆公約而今筆公乃以約古愚
也夢醒記筆語爲臨場筆約之二

古愚心言

臨場筆約二

臨場筆約 乙丑 夢醒記

吾爲洵宰硃墨爾所得而專之也爾一硃而民之膏血
視之爾一墨而吏之刀鋒隨之毋曰宰卑硃而不甚惜
也毋曰宰小墨而無甚重也宰親民者也思民之膏血
而可不惜此一硃乎慮吏之刀鋒而可不重此一墨乎
硃墨爾所得而專之也又非爾所得任意而專之也吾
與爾約臨池審顧損人者勿下欺人者勿下利已而害
人者勿下克類至盡乃濡毫

古愚心言

臨場筆約

燕臺筆約 癸酉燕臺筆

今者

上命耳目之官也耳司聽目司視司則發而爲詞盡而爲
字非爾不行自吾而性敬惟爾不敢於未發未盡而洩
於人也而私於汝吾甚慮愚而不敢於宜迂疎而不
適於用汝其隨手幹旋以求所謂時宜而適用庶幾藉
汝以寡過汝勗哉

古愚心言

燕臺筆約

木蘭筆約 辛未木蘭稿

削牘與人慎之再誓之三鄙人骨鯁成性下筆爲文絕
不作媚世語違心詞卽持使面請者亦以不能書謝苟
或獻諛獻頌與夫不辨種類扇頭綾幅詞丈親翁充類
皆可恥假手者君以吾誓拒之君如曰愚公何甚且歸
而謀諸客卿卽墨侯東楮國公卽以吾言并爲三君約

古愚心言

木蘭筆約

河渚筆約 乙亥河渚稿

焚汝也何忍聽汝也何敢汝其納諸管而不必問夫中
書與不中書也昔昌黎毛穎傳傳爾以所能今吾與爾
約約爾以所不能鼠鬚爲鼠兔穎脫兔蒼頡之製書也
鬼夜哭甚患爾不律也吾不能詩而爾無詩患吾不能
賦而爾無賦患吾無格而爾無格患吾無墨而爾無墨
患納爾於管而不問爾中書不中書也爾藏爾鬚爾韜
爾穎客有責爾者汝謹謝之曰禿矣不堪爲未弗信其
問諸田

古愚心言

河渚筆約

衣約 乙丑燕臺稿

先宮保惠安公家規嘗曰爲秀才時布護領壞求換不
可得後忝食祿志不在輕肥一二服色備禮而已先惠
安敷歷中外官爲喉舌而不求備若此以能不忘破護
領時也護領壞而布不得換者貧豈獨公哉今當塗仕
長存此心卽不必垢弊如王半山之矯情而惜福助廉
必自衣食始世有賈人而擬顯者之綺富室而披公族
之裘服之不秉身之災也甚而與隸厮僕楚楚翩翩忘
分僭侈而莫知其非夫與隸而僭者大吏小吏之過也

古愚心言

衣約

厮僕而僭者主人之失也君子所以先正身

食約 乙丑燕臺稿

先惠安公家規嘗曰食時旅寓友人翁時恭家翁或他
出枵腹終日嘗與友人陳邦仰嘆曰吾輩如是他日得
志當思人之艱難與鵬少時舌耕於姪與達家間出晚
歸僕問以膳未作以已食應僕謂如此厨人免候無怨
訾此原適相似公家規思及人鵬自約在反已反而憶
之望一後時之餐其難至此爾口腹猶是也退食自公
如外如孽艱苦何可忘

古愚心言

食約

宴約 乙丑燕臺稿

侈靡之無度也飲食其一也飲食生人之大欲存焉宴
會其一也宴會歡所合也禮所生也欲稱其情禮裁以
義其不在夫飾聲色窮珍錯也可知矣約以此今有一
公會而費至數十金一私會而費至數金數十金中人
一世之產也數金貧家一歲之餐也以中人一世之產
而博適時可以已之歡以貧家一歲之餐而修一日無
其實之禮此匪獨其財難繼也亦恐累德焉伏讀

聖訓曰崇節儉以省財用大哉

古愚心言

宴約

王言臣將申

人十命以令諸侯矣

酒約 卷一百一十五

清者爲聖濁者爲賢麴蘖中有聖賢乎且聖清而賢何以濁也抑濁者而皆可爲賢乎徐景山之修慎偶醉言耳然放酒諸色清味重者其色爲聖如金而醇苦者其色爲賢黑味而酸醲者其色爲愚酒亦微分聖賢凡愚焉均一家醲也醉人以糯釀者爲君子醉人以黍釀者爲中人里巷麥釀而醉者爲小人醉人以酒者亦微分君子中人小人焉將糯乎黍乎麥乎將爲君子乎爲中乎爲小人乎曾論曰惟酒無量不及亂周書曰德將

古愚心言

酒約

無醉醉乎醒乎主乎客乎尚慎旃

履約 卷一百一十六

一舉足而不忘親者孝子之道也履乎履乎亦趨亦步爲疏爲奔履孰安古愚子與履約曰門以內其來也古愚慎而納門以外其往也古愚慎而出履乎履乎弗納也莫來弗出也莫往莫往莫來足斯逸逸則蕩蕩平平遵人路兮君子所履履乎履乎毋失足

古愚心言

履約

器約 寸中木蘭齋

先惠安公家規嘗曰吾賦性儉朴安習家常造作器皿
古玩法物絕不入心然亦坐不識貨故耳今吾一切無
所嗜好凡取其憑坐取其安席取其正視取其磨爐取其
其燃燈取其照盞盍取其用杯盤取其酌甯錦取其烹
猶夫馬取其乘而不必其驕馴也車取其行而不必其
華輶也船取其載而不必其沙棠也宮室取其蔽風雨
而不必其美輪而美奐也器之古者莫若湯盤盤以銘
傳銘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傳商彝周鼎徒恃器者
安知其不厭也况下此者乎

古愚心言

器約

醫約 乙亥河清齋

肺腑若能語僕無用醫矣肺腑不能語僕慎用醫矣夫
洗腸胃而炤臟腑者神也以目爲耳審色會意者次之
按切不爽者又次之滯方書而醫活病者庸矣語曰庸
庸多厚福亦曾云庸者之能殺人乎僕心病怔忡胸膈
病隔手足病麻木又久病難治本治標無難施治緩治
急無兼用若能語若不能語敢示從者可則治之不可
且去慎毋庸

古愚心言

醫約

儻約二 齊西燕事稿

日見爾輩色不豫愁苦嘆息若不勝長安離家鄉七千里豈可無端憔悴致病作孽今以安命守分四字告爾此爾主用以自耐用以自寬習之既久自覺恬然怡然而無稍芥帶於心何謂安命人生貧富巧拙天所賦也賦之貧賦之拙則所遇主人必不得其富而巧即舍之而他去其貧其拙遇自若也且汝輩自少而壯今皆五十冉冉乎老將至矣試問汝家剩何長物置何薄產少壯且不能而欲於五十外妄想邀天不大愚乎今與汝

古愚心言

儻約二 次

約布無寒蔬無饑無饑無寒工食歲數隨時得度豈無與爾同輩才力十倍於爾營營逐逐辛苦而食不能充腹衣不能蔽體視汝不若乎語云立志不可不向上此人不可不譬下此安命之說也循分云何自士農工商以至僮僕與隸各有定分豈容僭越即如爾等只宜雨縷涼帽獺皮暖帽布袍布套布靴夏日或侈至北屯絹爲極尺絲寸緞卽爲倖妄之甚汝看新進士殿試後謁孔聖人廟名爲釋褐可見從前未中進士時皆衣褐也讀書人纔稱爲布衣今下人足入宮門鄙薄

布素誠屬何心古人云咬齟菜根萬事做得此語爲讀書人勸勉僧家常住以豆腐爲上齋今下人口至宮門怨誹鹹酸又屬何心凡此皆由主人服飾違制飲食無度日惟肥甘輕煖是講是求喪志敗檢窮奢極欲所以餘瀝習染恬不知怪一旦失位罷官不旋踵而華衣美食之僕盡爲啼饑號寒之傭此皆爾等所常見也吾家不過三四人遵我家風老者回頭少者聰聽母嗟母怨此所謂安分也醒爾勸爾而卽爲爾約

古愚心言

儻約二 次

代馬吟 小序 丙子河洛詩

丙子二月

皇帝親帥滿漢大師掃除厄魯特噶爾旦一切機宜悉出
乾斷奉有不憚勤勞寧謐中外之 旨凡馬臣工頂踵思
効臣鵬身在河洛以馬代身二月望日臣齋心具狀曰
解任工科給事中原品頂帶効力河工臣彭鵬疾病日
久不能奮飛少竭犬馬馬即臣也瀝情在原狀內二月
二十九日奏聞奉 旨特收二匹咨到總河欽遵行知
臣扶病北面稽首心隨之馳感賦代馬吟

古愚心言

代馬吟一

代馬吟代馬吟馬代臣行努馬力臣爲馬語寫臣心臣
心無舌常如結馬語長鳴不自啞伏云

皇帝文武之聖神凡有血氣識尊親虞代有苗猶逆命

皇帝自將掃邊塵壯士請纓思敵愾敢云馬獸弗如人高

家購我張家覓

時托庶常高章之中
前張禹服二子代購

我問誰購舊垣臣

二家告我意憤旃主者寸心達 楓宸我聞主者疾病

連巾履所餘獨一身我聞主者丹心赤努力前行遑踴

蹄此時長安多且騰騰霧奔霄奮翻浮雲連影不爲

羣寂寂我馬稱孤客一封多少奏同日 一明旨特收臣

兩匹從此馬羣赴驅馳行遠任重志惟一道上號號
如組後者加鞭前啞叱主人頂踵根於心使我感動衷
懷懷吁嗟乎主人伏櫪志千里不似駑駘戀棧已况復
至尊屬橐籥寧能晏息於戴履赤心欲往病連連心急病
增自茲始竊願爲主驅沙漠踴躍戎行憑所指庶幾滅
此而朝食

磨算如神征必克今我負重駕糧車腸轉車輪無羽翼隨
地隨時惟所使莫非王事少太息但聽風前一聲嘶逐
電追風行不得我歸主者問云何不負四蹄皆報國代

古愚心言

代馬吟二

馬吟代馬吟馬力臣心兩如此何以登天似翰音

河渚吟 旅中稿

河北多客旅河南多宦遊河北爲傳舍河南亦虛舟我
來到河北此身一泛鷗抱膝如棲渚病對水悠悠不久
河南來覓室拙比鳩行藏天未定動靜我何求蟪蛄已
無角漆園任呼牛 甲戌七月

河北堤踐踏河南水迴流河北鴻鵠路河南鳬鴈洲鴻
鵠日以逐鳬鴈日以涸莫將鴻鵠翅來驚鳬鴈倚萬物
各取類大小不相謀祇今知語小遊洛自啾啾聊寫衡
門意寄言謝貴遊 甲戌十月

古愚心言

河渚吟一

河北人如織河南影似鷗河北汗成雨河南冷於秋河
南見河北相隔只一舟食罷舉棹前登岸看歲修河南
非迎謁向北自叩頭客從日邊來向日但疑眸起來見
客面臣心水東流薄暮客上馬伺候星槎浮孤影暗落
後莫辯塵與漚扶持三十里老僕淚未收 乙亥九月

河北河聲嘶河南水流河北雨如注河南雨弗休積
雨無朝暮隄防用意周水激成奔湃不聞此伏秋負薪
隨手築呼吸迎咽喉淮陰如一望廬舍及田疇鵬也病
顛連伏床寫我憂心向謝公語緘封遣人投羣策兼羣

力或亦神之床昨夜河北火幾家苦不留中有避水人
灰燼等泡漚此事偶然爾念之疾未瘳 丙子七月

河渚吟畧存四章是之謂心言

古愚心言

河渚吟二

恭進凱旋謠 小序 本蘭驚笑錄泰諸刻本

國家大一統臣民沐浴太平久矣康熙十二年癸丑吳
三桂首禍踞滇國已郡叛及羅施鬼國襲湖南窺百粵
十三年甲寅閩服煽惑不道踞閩叛總督臣范永謨罵
賊幽繫三年死之福州郡守臣王之儀建寧武守臣喻
三畏侯官宰臣劉嘉猷同日死之巡海道臣陳啓泰閩
門二十一人飲藥同死之尤溪宰臣李塤不投偽職死
之福寧州總兵臣吳萬福固守孤城裨將殺之以城降
閩門死之建寧進士臣葉有挺拒偽召死之浙東震驚

古愚心言

恭進凱旋謠一

平陽首納叛東隣開門迎之同城溫處道臣陳丹赤永
嘉宰臣馬珥同日罵賊死之台州團急黃巖以城降駐
防臣薩克蘇巷戰死之仙居太平陷縉括於越三衢諸
屬邑若東陽武義若青田若諸暨新昌若嵊若江山常
山開化非陷卽降滋蔓及江西廣信及江南徽州東及
南越惠潮納叛諸方波靡僞士蟻附奸民烏合所在蜂
起臣鵬念且恥飲水鍊形伏枕托疾不覲面是年十月
和碩康親王殿下奉

天子命暨將軍固山貝子南征師臨縉州十一月首復台

之仙居十四年乙卯三月自寧波大發樓船救台敗賊
於海門七月潛師從仙居出黃巖斷賊歸路八月台州
圍解田賊於東甌賊屢戰屢敗十五年丙辰八月師至
衢是時駐衢扼賊喉吭者將軍臣賴哈督臣李之芳也
殿下統率滿漢三路進兵至百陵衛上大溪灘斬將追
奔克復江山常山等處楓嶺僞霞嶺窮猿獻關 王師
入閩九月貝子等自松溪縣由福寧州山路進發接應
會於建州復建州劍津二郡十月東甌歸命初五日
王師入榕城民室家相慶先是叛者勾連海寇寇至奪

古愚心言

恭進凱旋謠二

泉漳惠潮自大又奪汀郡師未渡江寇乘虛踞興安凡
六郡十六年春王正月 命將軍提臣恢復下游寇盡
江而守我師擊渡破賊數萬長驅抵壺蘭寇高壘深溝
踞形勢出戰二十九日自寅至巳鷹揚虎奮天反風烽
烟冲賊陣大敗奔至西關門者數鍊不敢開緣城爭攀
自蹂追者射殺積屍是夜棄城遁二月朔父老出城迎
師十日復泉州一郡又十日復漳郡惠潮歸命詩稱一
月三捷何以加焉十七年寇收餘燼圍海澄提督臣段
應舉等固守死之寇復圍我泉州蹂躪我邊海會師夾

擊圍解盤踞金廈門出沒丹霞諸處

殿下集文武大臣謀掃其穴三歲治樓船十九年庚申

二月復我海澄揭金廈誕告膚功夏五奉詔回朝

臣民繪平定圖以獻繫以頌自浙入閩前後凡一百三

十七戰降則開其便又宣

天子德意不殺百姓一人馬牛其風臣妾通逃乃祇復被

之者如出塗泥如離水火如起枯朽而肉白骨如雲行

雨施庶彙咸亨而莫能名臣鵬遭亂三年以死拒僞召

滅趾伏床飲水干日命不絕如縷及此乃敢以生高厚

古愚心言

恭進凱旋詩三

尤莫報今從臣民後歡忭載筆備異時太史氏之採云

入閩庚子舉人揀選知縣臣彭鵬稽首頓首謹撰

皇帝十有三年春建藩不道稱甲寅蒼黃嘯聚勾海島風

鶴虛聲震浙隣平陽納叛先弒帥東甌袖手忍稱臣并

力合閩台州急太平仙居守無人黃嶽巷戰薩克蘇死

是駐防一赤身寶婺於越三衢屬降多於陷盜賊屯覆

載之中嗟踟躕浙東呼搶況入閩恭逢

殿下統大師救焚拯溺布

皇仁閩粵引領曰奚後王旅嘽嘽決所捨諸路盜賊比

蚩毛克復仙居此為首海門酣戰海水飛迎敵砲擊敵

獲醜斷後台州始解圍航海晦息曉江走我師木堽尾

至既屢戰殺賊填淵藪孤城孤鼠暫憑依釜上逍遙同

在留機宜相畫扼三衢將軍元老戰且守

王曰有衆勛之哉直入霞關如摧朽焦頭爛額起瘡痍

逆胆野心膏枕莠從來忠孝天所與君臣分義自不苟

憶昔閩南肆狂氛豺狼自畫互為羣犬雞畢命罹湯火

蛇虺妄意附風雲自言近水先得月誰識成雷是聚蚊

可憐偽檄誇徵辟臣鵬羞惡不忍聞佯狂托病臥蓬蒿

古愚心言

恭進凱旋詩四

畏影逃形內自焚歲歲日日趣所司檄如封刃又縱騎

剝膚絕粒慙忠節三歲伏床身不移聞道霞關消息好

臥聽羣言信且疑黃花白鶴果無恙南劍三谿脫此離

其年十月入榕城貔貅十萬靜無聲獨有下游長江隔

未死水仙尚縱橫烏龍江上雲慘淡殺氣怒濤日夜鳴

春王丁巳春正月渡江萬矢射鯨鯨逐北深溝還出戰

天意反風伺甲兵戰者為泥守者遁二月父老壺漿迎

稽首若崩歡且哭臣妾通逃母越逐將帥交宣

殿下意父老側聆惟俯伏連下漳泉勢風雷不見一人

安殺戮義安閩南界接壤徒鳳棲訓頓感崇化新羅
古隣封石埭嵩螺歸并育好生天地之大德長頌

皇仁莫能視戊午賊踪出厦門去年走死今遊魂殺人草
草惟剽掠大縣被圍小縣奔方畧如神圖聚米解圍破
賊拯清源海澄四而三距海虎臣死守不自存玉洲石
碼多盤踞丹霞城野戍晨昏

王曰

帝德至光天島滌何容舒鼻眠滅北望庭方朝食經營出
海治樓船樓船二月師大舉歲在庚中於水仙上軍中

古愚心言

恭進凱旋詞五

軍親指顧破浪乘風齊擊渡屋樓化去鯨人雷保抱攜
持走如驚開誠成與說維新舊染脅從原無數內海外
海亟設防棄地招來堪供賦乃者蒼生如集木誰實胎
之苞系固凱旋作頌不勝速節制之師征以律平漸平
閩又平粵某年某月書某日策勲燁耀銘旂常特書凡
百三十七臣聞文教繼武功大法小康期寧謐億昔

陛辭賦南征星飛森騰尅計程羣策羣力咸翁受保大
定功告厥成諸臣靖節應含笑始知一死重於生試看
西北禍誰首百粵西川已蕩平將荆六詔終待覽漢

南楚息機槍最惜閩藩歸命晚負恩招厭太無名東南
民力久已竭皮之無膚敵及骨

皇帝哀矜問下民

王言如綽隨渙發八閩困苦吞聲泣與泉比成人食蘇
安上門前給不及覲罹百憂空咄咄微臣瀝胆獻一言
葵心隨日向 天闕

古愚心言

恭進凱旋詞六

哭蒙谷序行

已未蘭荷笑錄影語

入閩總制范觀公先生罵賊不屈樂聞三歲蒙谷序所由作也蒙者何樂而筮其兆為蒙以止幽暗之地象若谷故名燒梓如煤畫字於牆詩多割去序獨存後有傳之者閩士彭鵬讀而哭之曰

蒙谷傳來放聲哭痛心往事車過腹范公臨難筮得蒙跼踖地天名幽谷序云昔我太傅子侍衛近臣喜誦讀辛卯掾觚出京闕嘉賓少小聽鳴鹿明年春收桃李門從龍子弟登科目東閣芸臺觀秘書玉皇案吏叨天祿

古愚心言

哭蒙谷序行一

五磚日影直過十頻說病軀假休沐太傅治命顧臣語

列聖相承倚心替

先皇

今上眷顧同報國文章茲惟汝臣謨聽之感涕零夙夜以

與母寧處憶昔請假解任時補者

上問彼為誰驚坡久不見臣謨僉奏謨病

上勞之病耶劇耶瘡當補朕今知為太傅兒太傅問此呼

謨前矢諸幽獨鬼神知當年開府浙東西報我

君親並保遺督圖 特簡臣奮負力疾陳情乞 陛辭一

封甫泰

帝曰可召對尚方趣調醫髮膚頂踵皆

君賜鞠躬盡瘁內各致天閑錫馬羊流死此地一公傳折

臂闔山嵐瘴風迷漫中有毒蛇封豕恣猛獸奇鬼森搏

人深入重關稟攬轡建山過盡建水驕羣心如面無一

備撤藩計日限其程呼喚呼齊裂背何以策之緩須

史郵檄星馳浙徇至剛復疎庸迫即行渙散軍心聖而

比 廷議旋復停所撤假以兵符逐虎視一朝決潰盡

下流甲寅三月閩疆垂昧爽之晨日十五計日聞變書

古愚心言

哭蒙谷序行二

跋扈叛人先遭逆徒來伴道喪服未出戶泫然觸感到

鮫屋請公枉教以禦侮欲行且止逆者再並轡勿疑彼

為主仰天白日黑無光陰雲慘淡蒙逆府四圍殺氣條

忽騰壯哉諸君先刀斧生平報 國已焉哉罵賊引頸

恨無補八口絕業息漸微九日十日聲復候設炮環立

勒生降燬罵叛人激使怒瞋目塞耳不堪聞舌徹唇焦

覬肉腐重垣幽室死何遲鐵鍊層層甚繫糜蚊蚋蠅

噴筋節可憐不得遂捐糜孤臣三歲逢

萬壽想像向陽心似焚

君親昭格燭肺腑恍惚音容若或親

文皇遠而真武臨陪首瞻依我

世祖司馬太傅侍諸前一代明良形神聚守者見予志不移

側聽旁觀多嘆咻爲言闔署皆忠義轟轟肉視彼豺虎

八閩中載斗量人抱頭稽顙何足數嗟乎我哭棠谷序

良苦內而巾幗盡投繯外而男子羞爲伍感公氣節死

如歸繼述其名入千古鯁生事過誇老謀恨不帥貞蹠

上游公序入閩纔五月危城誰與賦同仇況當未形出

爲防藉口激成勢難收訖傳羅織疑投杆累世忠貞入

古愚心言

哭棠谷序行三

地嗟嗟乎我哭棠谷序良苦不許鯁生說借籌

同日哭三君子行

甲寅本南稿寫文錄影語刻本

三君子者誰王公之儀八閩邦伯長也喻公三畏

建州郡司馬也劉公嘉猷五十七城一人也甲寅

三月望日逆藩許傳閩省文武入府議事至則脅

以叛同日三君子死之鄰郡蘭水彭鵬聞而哭之

三月望後之七日

嗟乎天地黯淡白日黯爲鴟爲鼠何反覆二月有客過

自言月望榕城人集木出者仰天皆屏息入者和摩保

走肉傳聞男子得三人伏屍流血恥臣僕泣曰三人者

古愚心言

同日哭三君子一

爲誰客云以耳不以目將疑將信聽客云遲之七日果

來復督臣不撓被幽囚生死存亡握粟卜屈指三山王

邦伯罵賊雕陽身爲戮碧血丹山司馬公含笑就刀無

頻蹙五十七城幸依劉節義文章剖出腹忠烈同時知

誰先剛鋒交下血噴澆上有猛獸之負隅下有豺狼心

難畜張牙開齒符人前耽耽視之欲逐逐堂堂儘見七

尺軀下風稽顙惟俯伏懸河談天舌槁然肝胆冰寒形

神鍊三公浩氣歸山河殺身成仁彼所獨如是我聞聞

紫桑虛空掩口吞聲哭吁嗟乎此仇彼有屋款款方有

叔哀今之人誰非食君祿

古恩心言

同日天三君子二

首翁先生行 有引 丁巳木蘭瑞雲笑翁奉命刻本

爲同年三山李公恢先作公諱鍾廣以庚子鄉貢
進士司教鏞州闕逆趣繳印公守節不肯繳夜半
焚學舍報曰燬矣懷而歸托旨三歲大師至詣軍
門還印如舊吾闔自清溪李翰林外以氣節薦者
恢先一人而已恢先得墨綬

首翁先生係肯與肉食齒世亂識其真我友真君子豈
不愛肥甘所羞在褴褛豈不畏饑寒所重在廉恥闕亂
之初生見幾內礪砥半夜焚吾廬先生佯而起漫云圖

古恩心言

首翁先生行一

書化印篆亦如彼刻印趣銷印纍纍如斗以次第問先
生言在煨燼裏引疾便歸與托盲不忍視埋茲盡三年
大意不終否官冷寒無種超秩于百里昔者謝銓曹傳
書非我理若曰待雷封寧必從今始丈夫貴尚志區區
寧爲爾君不見深林芳草中無人自蘭芷

剖肝行

庚申小蘭齋吳氏錄影部刻本

剖肝爲市北死孝馮仲子作也剖股不以孝稱以毀傷也剖肝而死又非但毀傷也稱以死孝哀其慈也稱仲子以有伯季在雖死不絕後也仲子居市北市人也能如是乎亦可以愧夫世之知有身而忘親者

我生不及屋上烏少小呬瞻苦茹荼喪父去年已老大鮮民無事報勞劬市北古棠馮仲子剖肝療母自隕軀我伏聞之痛所生生身似我我何殊仲子魚鹽不學書

古愚心言

剖肝行一

經義天地歷大儒從容引刃當胃割斜入三分血已漬拔刃懸槌鑿見肝一仆鋒刃穿貫臂低頭側視無嗚咽呼啞輕呼伯與季阿母近前慎莫悲彭殤到底皆如寄兒歸黃土何所恨恨取片肝母莫試父兮母今自展昏大馮小馮長須記須臾氣盡還微聯欲語無聲齊下淚是時九月歲庚申珍重紀年二十二爾母漸瘥爾身代從前請禱事終秘憶昔吾母病革時割肉爲糜充藥餌其年少汝僅數齡寸七未施神先憐奈何母逝我獨存自咎精神格未至奄奄市井遇斯人壯夫見之莫敢見

我欲問諸今孝子殺身有取恐好異嗟乎忠孝付微塵

扶教樹聲休充類古來碎首與刺心其人已朽青史識

爲臣爲子義從同愚孝愚忠情各致君不見李昇愛父

常剖腹淳化賜帛兼賜穀又不見永樂之朝有張信誓

天開脇詔表暴香山阮子割一嚮孝行坊前留餘馥爾

誠爲母爾何覲不學良能惟質樸質樸死矣滅無聞悠

悠世路盡賤日哀哉馮仲子仲子字露母氏許長願採

風登諸牘

古愚心言

剖肝行二

感贖子行

辛酉水蘭翁驚笑錄本語刻本

爲郡太守蘇公作余同年陳氏子寓於閩安塘岡
君將行以身券請包益印間黃口悲號急而求諸
公委曲致辭乃得贖感作贖子行公諱昌臣號次
山遼陽籍同年子不忍書其名

我有同年友三世科名人炎涼忽變態孺子嗟不辰眷
令無顧念忍使醫其身廝役貪微命孰似一負薪自言
故鄉苦况復萬里征潛歸持母泣雙淚各盈盈黃泉父
不見何處向人鳴邦內逢賢守千秋意氣傾鵬也走上

古愚心言

感贖子行

謁包胥哭秦行太守惻然動作札夕已除主人未全肯
獻歲報徐徐道遇守使者手持一封書開函多指教長
跪讀欷噓詰朝主人去太守造其居征馬悉在門頃刻
費躊躇主人感公意贖金肯還陳生全荷雪恥涕泗定
沾襟勉矣陳孺子勿復忘苦辛

絕餽遺行

小序庚申木蘭刻本

前題僉曰禁絕餽遺瓜菓酒脯作誓勸廉鵬伏思
之指天畫地瓜菓酒脯悉謝絕痛哭流涕示與文
武砥礪觀者引領澄清賦絕餽遺行

自此以下舊刻述頌詞行十九首今存十二前題
僉曰云云閩人爲總制憂菴姚公頌也予節二字
四字題曰述頌述匪敢作各繫小序後之閱者閱
事閱景如觀是時吾兒聖壇甫垂髫用前題集葩
二十三篇叶韻選詞多切中頗知乃父意今採十

古愚心言

絕餽遺行一

章附見

南有斗兮北有箕酒漿簋揚下所司所司煩苦不自辦
督責貧民雜以私民隱上聞常隱忍祁寒暑雨但怨咨
伏觀宸翰頌三字慎勤首清以撫綏乃者大聲振若
響指畫地天至涕洟小曰

天子命予來驅除閭寇藥瘡痍督軍丹霞三歲矣經年親
駕樓船時窮簷疾苦常在耳飲食餽送竭其脂木瓜桃
李風人有聚與瓊瑤絕所遺我心匪石不可轉祇是痛
瘼在仇離千家萬家皆零落悉索家家無生資口腹累

人吾不忍匍匐同心勸爾思恩則爾彰否則瘴皇天后
土示鑒茲十字街頭看若堵父老扶杖步恐遲彼日觀
乎此既且相逢果爾條展眉大法小廉遵宸翰古人
有言德樹滋從今莫愁廉吏苦酌水懸魚彼為誰

絕者痛哭流涕示之矣頌者痛哭流涕言之矣大

法小廉當官銘座古愚彭鵬又識

禁餽遺瓜果酒醴作誓勸廉前題聖壇集肥壯

天子命我出四方為綱卷大夫君子載萬民所望彼信誓

旦旦之人尚乎由行口

古愚心言

紀德遵行二

謂天蓋高正寧莫我聽漢式相酬矣前俾民不寧南莫

往莫來風無庶子子憎方

或以其酒大必有與也荒維荀及蒲舊必有以也荒旻

天上帝漢亦可畏也仲

亂匪降自天聘貪人敗類卷大夫君子載靖共爾位小

尚不愧於屋漏抑或黃或白家小人所視大

右集葩經凡四章章六句

復界行庚申木蘭刻本

前題金曰請復界外土田凡四疏鵬伏思之復我
邦族子遺見丘墓感至泣下獨言土田者靡室靡
家傷之也往者外游設防使寇不得犯民乃安作

復界行

九州以內隸土土昇平海外人安堵少年垂老無別離
飲食耕桑風俗古自從鯨鯨破浪遊澤國震驚先斥鹵
來如風雨退如潮歲歲蒸民罹此苦漫云失所厭餘生
更議奏之截爾宇憶昔總總又林林倏忽喪家家無主

古愚心言

復界行一

外地田疇萃汗萊歲或大無絕二謫已焉哉二十年來
存者少流離顛沛何足數蕭蕭漠漠斷煙塵惟有孤狸
雜豺虎皮毛同穴長子孫咆哮無畏自為伍繫繫荒塚
是耶非明滅一坏誰氏祖方叔用兵過海隅焚香拜疏
體冒怙欽哉惟時命乃復極日平蕪不忍觀日歸曰歸
還如夢荆棘成園闔藍縷四郊零落剩何人野獸見人
豎毛怒但聽田間布穀聲春來聲聲起宜稼殺草焚糜
獨盡瘁又恐徵夫書插羽小麥未青大麥黃得毋軍楮
服旁午荒郊竟以六載科民實頌之受天祐乃省機

船將出海珍重綢繆在屬尸然後爾十年教養十年生

聚
題請復界 前題聖壇集附

爾土宇吸章 卷同稼穡惟寶 降此蠱賊 系 倬彼甫田 田

陶爲茂草 弁小

誰爲女無家 行 中田有廬 而 降此蠱賊 系 徹我墻屋 月

于嗟乎不承權輿 與

言復思歸 自天子所 曾孫來止 七月 于時語語 分編

爲爾德 天 以穀我士女 田

古思心言

復界行一

右集葩經凡三章二章五句一章六句

贖此離行 小序 庚申木蘭刻本

前題僉曰贖此離子女閩浙及粵鵬伏思之低離

傷亂也瑣今尾今贖以金骨肉生還浙人粵人閩

人不以數又下所司流落不歸者造名彙冊給錢

資言旋作贖此離行

南征授錢臣稽首 臨軒戒曰惟執醜母俾婦子似參

商太息逝梁與發笱七閩三越間秋噓謂天蓋高地蓋

厚乃惟元老克欽承怙冒此離意不苟閩人何地未被

兵天復降瘡弗肯平相逢嗚咽誰最慘踉蹌老婦雙淚

古思心言

贖此離行一

盈自言草木故鄉死不願浮萍逐梗生唧唧未休風吹

斷暗收雙淚急吞聲吁嗟乎老婦踉蹌何足數奈何蛾

眉翳敝日夜鳴一朝形影太倉卒兒心妾心兩忤忤母

及黃泉不相看隔地絕天摧心肝以我閩人心如此浙

人粵人想同嘆浙閩百粵各一方中有諸兒口尚黃可

憐嬌穉勝無力鞭笞之下獲與賊僕射向前金以贖主

者仁人九迴腸問或蛾眉無贖處復我邦族阻且長黃

金委曲前致語軍中有婦氣不揚此時長者大躊躇寧

人 天語自煌煌得金何似放歸好况復作善天降祥

賸此離子文閭浙及粵前題聖壇集苑

亂離瘼矣有女此離達父母兄弟泉瘼口不思水

不能旋反女心傷悲

流離之子並其臣僕親閱既多莫我肯殺

能奮飛復我邦族

父兮母兮恩斯勤斯既生既育逢此百罹

言思子怒如調饑

于嗟閨兮靡所與同如可賸兮杆柚其空

叔元老聽言顧之自西自東

古愚心言

賸此離行二

言旋言歸治比其鄰方叔元老其人美且仁

欲報之德宜爾子孫振振兮

右集苑經凡五章四章六句一章七句

撫山海行小序 庚申末蘭刻本

前題僉曰設脩來館懸賞格招撫歸誠賜伏思之

內開外謀猜疑使解體老詞未易測耳家散萬金

酬死士世所知者止此賦撫山海行

東南底定憤厥初過絕根株在孽餘鯨宮歷氣侯溟渤

虎穴羊腸踞崎嶇吁嗟乎惟有威劉與驅除成劉之下

火誰燒千級萬級皆悉民驅除縱使次於殺逋逃淵藪

獨非閩令公懸賞使歸誠舊染膏從與維新念此潢池

弄兵者耶耶鷹眼非其真蟻聚勢成因烏合或緣賦稅

古愚心言

撫山海行一

迫諸貧樵莽風濤亦日殆彼為盜賊終苦辛徘徊欲集

似窮翻輾轉煦濡比潤麟中有揚髻能販屨更有張牙

猛若虎眼見窮涸不約同自顧形骸獨踽踽修來絡繹

至如歸華心降氣齊就撫設飽授餐公置腹酬庸爵賞

次第取匹夫感激一言死况復推誠自天祐蔡人反正

即吾人用敵攻敵客為主

天子神武大臣賢漢室陳平何足數

懸賞格設修冰館招撫歸誠前題聖壇集苑

誰生厲階靡所底止從其羣醜集于苞杞或

尋或友古在水之溪漢

寧丁我躬漢惛惛不歸東豈不懷歸車畏子不敢中奚

其適歸四

久矣君子攻示我周行鳴不我遐棄女我心則降草路

車乘馬韓受言藏之形會且歸矣東莫敢不來王殷

既往既來大適子之館兮編適我願兮草無我惡兮道

我心匪石每自昔何為四悔予不將兮子

右集葩經凡四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

一章七句

古思心言

卷山海行一

復海澄金厦行小序庚申木蘭刻木

前題僉曰克復十九寨海澄縣金厦兩島師至戢

毋掠鵬伏思之金厦掃穴久矣叛者誘寇入踞舊

窟出沒寇敗復收餘燼突犯海澄守者援勦松江

提督段公應舉借滿師死於城玉洲石碼等十九

寨咸寇踞既克復與諸士約曰凡誘寇者罪不在

民毋殺毋掠書克復武功也書戢文德也賦復海

澄金厦行

排空濁浪聲若吼通逃自古歸淵數金門厦門島嶼懸

古思心言

復海澄金厦行一

太平無事需人守海澄三面海水灼玉洲石碼相犄犄

諸寨羅布不一名聯絡指顧在掌握當年小隄踞金厦

出沒風濤何其數又見海澄曩時失十萬雄師頻哨叱

投降此邑卽爾公往事聞之心惕怵乃者罪人恣猖狂

吳淠盧循連爲一島嶼無人彼復有盤踞巢穴始四出

罪人斯得迄依巢奪我海澄勢展騰遊魂跳躍自鳴張

我師鎮靜惟以律伐謀縱間多運籌勞苦經營寸心悉

交款賈勇賦同仇金厦主海慶家室下令軍中無殺戮

誓滅朝夕歸并育擊楫揚鞭聽無辭屋戶鯨人何以祝

繼自今內海外海慎設防大汛小汛軍容肅但似古星
羅碁布子遺安枕歸邦族

復十九寨及海澄金廈戡母掠

莫高甲山亦集爰止

爲亂階方叔蒞止

維彼不順亂之又生

訊獲醜會朝清明

烈烈征師原隰旣平

安斯寢誰秉國成

右集葩經凡三章章六句

從征行 小序 庚申木蘭刻本

前題金曰民力竭矣示定用夫非奉軍務者不得
用鵬伏思之閩民之力如東野子之馬也策之不
已馬必斃賦從征行

大東小東空杆抽征徭不辨其盈縮自從排戶應兵與
官差打門暮與風少婦露面鳴咽陳妾家良人無伯叔
昨夜行役點數千良人在內尚枵腹計程此去十二時
隻身何能兩馳逐婦陳官差亦咆哮西隣老嫗聞之哭
我翁六十昨同去兒家重派翁必顧東西兩婦聲慘惻

老者氣乏少者伏兩婦幾幾欲斷絕官差暫舍過北屋
中有跛者不能行繫之維之大頻蹙跛者含淚向婦泣
莫怨官差苦自鞠磨疾似我出僱錢誰云跛受手足福
婦見跛者微欬吁太平盍日向天祝今茲一一重申餘
不奉羽書母給副匪不念彼征夫苦祈寒暑兩赴殺戮
奈此役夫無休息遺黎久難支鞭扑誰將此示懷好音
赴起漸次尋邦族百爾君子慎所司努力奉行體並育
但願清宴無煩苦職思其居車脫輻

協浦行 小引 庚申木蘭稿

前題僉曰八旗班師兼建逆藩眷養入京發鑑辦夫船禁戢延邵汀濫派協浦賜伏思之協浦書延邵汀何上游也上游不書建州何浦建屬也協浦必自建始賦協浦行

吳興茲爾城如斗入閩出浙似戶牖陸盡需與水需鷁亂離鞭撻晨夕有此邑幅員隸建州建州七邑協奔走協浦名色無停息十室丁男去八九臨汀延邵皆上游同時徵召齊露肘此役苦辛起何時八旗汗馬誅羣醜

古思心言

協浦行一

羣醜執獲亂既平人似祥羊惟續首嘽嘽駑馬凱曰歸水路艤舟陸載負又有同時被建行催辦殷雷仍獅吼憶從王旅市入閩此地壺漿惟恐後念我凱旋天之祐役車雖苦自輻輳獨憶二十年前人由粵進閩百應副今日建從此道歸應悔負思如猛獸噬哉兩役至此極一半悲憤一半祝元老細齊自發鑑慘惻叮嚀慰瘡痍上游滴瀝膏血下游聞之子遺復

八旗班師兼建藩眷入京發鑑辦夫船飭延邵汀濫派協浦 前題聖增集卷附

四方既平 帝武 載橐弓矢 時蒐 無縱詭隨 民勞 禁之維

之 白駒 以燕天子 吉日

四方既平 帝武 征夫歸止 校仕 日歸日歸 未獲 周道如砥 小車

召彼僕夫 出車 汎彼柏舟 柏舟 何錫予之 未獲 汔可小

休 民勞

豈弟君子 卷阿 以為民速 民勞 征夫歸止 校仕 役車其

休 聽時

右集葩經凡四章一章五句三章四句

古思心言

協浦行二

銅草行 小序

前題金曰特疏禁銅草鵬伏思之銅草伺馬也勞
人草草亦孔之哀賦銅草行

王旅嘽嘽下周原千騎萬騎似雲屯時乃勞莠勤督辦
喫空青野絕株根石苗頽墜一時荇蕨藜藿莽爾何蕃
惟有潤毛間得脫水濱洗馬問溪蓀我馬馳矣我僕痛
放青無處到殘村自言不忍傷禾稼鋤刀藉手代晨昏
朝呼秣馬暮秣駒是役因循遂排門細民朝暮供銅草
馬逸人勞不自存誰家最巧出僱錢口口放歸偏取憐

古思心言

銅草行一

道遇斯人問放歸拙者無言巧者傳脫身盡瘁營生理
買却銅刀纔安眠獨有笑笑生意絕馬腹揮刀貧病連
元黃草色長在手鋤刀雖利命逆適不怨彼巧貽我苦
但怨叛徒致涕零一朝此苦悉除去笑笑漸次盼生全
僱者見聞齊稽首蒸黎何以報所天

特疏禁銅草 前題聖壇集附

網繆束芻 網繆 言秣其駒 香 是刈是獲 單 予手拮据 鵲 寄

以富人 正 聊可與娛 東

馴駒牡馬 馴 有駒有皇 馴 飲之食之 黃 何草不黃 草 哀

我瘴人 小 亦孔之將 疾

憺憺日瘁 雨 莫知其尤 柔 有嚴 天子 武 我心則休

伊誰云從 爾公爾侯

右集葩經凡三章章六句

古思心言

銅草行之二

裁塘馬行 小序 庚申本蘭刻本

前題僉曰 題請減設安塘裁塘馬鵬伏思之安

塘非古也設自兵興始減塘裁馬亂靖矣與民休

息賦裁塘馬行

振古以來道如砥太平驛路行且止何時七建始設塘

海上烽烟朝夕起盡行夜行皆弗息馬力莫堪既竭矣

奈何驅馳盡揮羽牧夫恐後策不已安得行人能讀莊

與爾說却東野氏此馬買來出官帑馬斃上聞官再市

官帑尋常馬價高墊價賠補民應爾不愁墊補愁馬瘦

古思心言

裁塘馬行一

真揀壯麗稱駮駟塘上馬腕能食穀簸揚未許雜秀批

人飽馬腹亦不饑驅出汗流生和死道遇鹽車九折坂

反云我瘡甚於彼昔者華州刺史市健馬三歲一易惟

所使此時寫道白迢迢長亭短亭資行李今我非無華

州公舊環如織燎繼晷芻茭弗暇命隨休嗟乎馬獸尚

如此公聞制但陳封事裁馬減塘自茲始從今乘傳漸

置郵誰實請之我君子

題請減設安塘裁塘馬特疏 首題聖覽集卷四

遵大路兮 道 其直如矢 大 王事靡盬 四 載飛載止 四 庚

方之日兮 東 東方之月兮 東 易維其已 錄

老馬反為駒 角 抹之摧之 驚 不夙則莫 東 自公令之 東

民今方始 正 逢此百罹 有

我馬虺隤 卷 不顧其後 角 宛其死矣 山 自我人究究 蓋

終善且有 田

何辜今之人 雲 不可救藥 帝 顯允方叔 采 肆言靖之 天

天子是若 蒸

右集葩經凡四章一章七句一章六句二章五句

古思心言

裁塘馬行一

兩止牧馬行 小序 庚申木蘭刻木

前題愈曰八旗兩擬駐莆以郡彈丸歲屢不登力止乃免鴈伏思之書兩止成之者誰一也聞頌八閩公之此則木蘭人私之木蘭彈丸耳牧馬非其地公實何私感則其私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賦兩止牧馬行

制府恩波最沾濡兩止八旗牧於蒲下游駐兵均王土奚獨木蘭雨露殊民貧地衝城如斗雲屯何處與求芻况復天行致粟死四方子口不自餉去年絕粒今年稿

古愚心言

兩止牧馬行

旱潦頻仍書大無遠近眾山皆失色行行十里絕塘站人家糠食爭雞鷄馬遇饑人飼必瘡分岸洞照哀民隱謂蒲粟死草亦枯草枯粟死兩無取欲往從之耐茹茶巷僻居人難容馬于誰之屋止瞻鳥八旗聞此長太息低徊審處自躊躇蒲人被澤一至再以茲草木復其蘇乃知顧復大無私危者持之顛者扶

安插墾田行 小序 庚申木蘭刻木

前題愈曰安插投誠官弁捐倡農具牛種墾荒海墾鴈伏思之佩可犂帶可牛而南山必不可蕪穢資之以代耕如茨如梁既富方殺恒產恒心之漸也賦安插墾田行

周原應廩有閒田越陌人稀又度阡不稼不穡胡取苗立表無人已經年古制十二畝為畹百畝為頃又為壓視其秩銜次第給安插歸誠盡木仙彼雖有佩不易犂彼雖有帶不買牧帶佩長官之威儀豈其解脫而播殺

古愚心言

安插墾田行

令公委曲細入情倡捐為彼資櫛沐從來恒產得恒心式訓子孫在耕讀回首重溟波濤病鯨鯢魚鱉爭微命不知何似田家好安步騰頭室家慶人生富貴須行樂蚤邀溫飽久反正況當聖恩大如天六載起科嶺王政操蹄長願倉廩實脩明禮義真天性系麻雞犬漸樹畜次第從容成堂構歲時伏臘迭過從主賓僚友與婚媾太平盡在談梁中海隅無事慎片埃

安插投誠官弁倡給農具牛種墾荒 前題墾田行

十之湯兮 宛不能執稍梁 附 既日歸止 南不稼不穡 坎

易其有常

瞻彼阪田正言抽其棘載戢干戈時我執黍稷

畝之間兮有踐家室

侯彊侯以亦又何求倡予和女式相酬矣

芟載作誰謂爾無牛

弗厭豐草日止日時何蓂何筮龜免求之

則効勞雁式穀似之

右集葩經凡四章一章五句三章六句

古思心言

安梓聖田行二

車師行小序 庚申年歲次

前題金日八旗征闕久戌 題請撤回賜伏思之

征不自闕始漸如東曉如括答如四明三衢歷甲

寅乙卯丙辰皆征也入闕汗馬又四年亂平撤回

兵民皆慶賦車師行

七建叛人動

天子命征幸藉聲靈赫禍亂兩既平燕犀向日照冀馬

凌晨鳴東山河零雨淒絕不一聲半夜西風瑟起呼主

人名我有父兮母子季嗟行役望季眠成穿常在日之

古思心言

車師行一

夕亦有結髮妻或恐化為石來時子在福今應想交謫

同屬覆載中何以天地隔此此亦有屋胡為居爾宅想

爾之苦兵當如我作客主人前致詞東南巖反側魑魅

白晝行我家陷於賊長官來驅除兆民始允殖但恨當

此離每飯曷飲食歲歲手卒屠聊以報爾德頂踵皆所

賜枵腹竭吾力吾何愛吾廬游行敢自得長官聞之喜

主人情何厚條忽涕交淚謂我從軍久括蒼常血戰東

甌破羣醜四明又三衢何但闕戰守同儕僅生存念彼

常疾首亂平身未歸

君恩豈我後主人自歛歔天明酬以酒與民心則爾僕射

得其情封事亟入告 詔曰歸 帝京長官主人別舉

頭領 聖明

八旗征闕久戍 題詩撤回 前題聖旨手記附

王事適我 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 不遑朝矣 漸彼

雷子嘆 嗟其泣矣

死生契濶 我心傷悲 戎車既駕 行道遲遲 采山

川悠悠 載渴載饑

我師我旅 執訊獲醜 不以我歸 疾如疾首 旌

古思心言

宜師行

室靡家 邦人諸友

仇仇彼有屋 自我人居 如食宜飫 哀今之人

正 今也每食無餘

顯允方叔 明明 天子 謂我劬勞 夙夜無已 時

言告言歸 猶來 止 凡今之人 式燕且喜 聞

右集範經凡五章三章六句一章一句一章八句

古思心言

閩中莆田彭 鵬無山自編

第五冊目次

書

上永嘉夫子書 丁巳

已未上永嘉夫子書

臨洵上永嘉夫子書 丙寅

河渚除夕夢復永嘉先夫子書 乙亥

復劉秋水書 甲寅

古思心言

第五冊目次一頁

代秋水乞守制書 乙卯

遺叵友劉秋水書 丁巳

中元遺叵友劉秋水書 丁巳

與林鐵山書 戊午

報林鐵山書 乙丑

再報林鐵山書 乙丑

寄復林鐵山書 丁卯

寄林鐵山書 戊辰

復林鐵山書一 戊辰

復林鐵山書二 己巳

冬夜夢復山友林鐵山書 乙亥

上某司衡書 戊午

上太守下公祖書 戊午

復郡太守下公祖書 己未

上郡治中湯公祖書 戊午

復郡太守張公祖書 癸亥

歲試上郡太守蘇公祖書 庚申

上周明府書 庚申

古愚心言

第五冊目次二頁

上福建金撫都院書 甲子

寄上太守蘇公祖書 甲子

上通永道辯明掠馬庄盜案書 乙丑

謝直隸守道歲臘給項書 丙寅

上通永道宋先生書 丁卯

上直隸守道朱先生書 丁卯

上直隸撫都院于先生書 戊辰

恭修南北路橋梁竣工報通永道書 戊辰

復商丘先生書 戊辰

上通永道孟公書 戊辰

上通永觀察孟公書 戊辰

荅守道董公書 己巳

賑饑報直隸撫都院書 己巳

寄傅育菴書 癸酉

再復商丘先生書 庚午

寄上商丘先生書 辛未

復查王望都掌科先生書 辛未

報商丘先生書 癸酉

古愚心言

第五冊目次三頁

復武陵胡先生書 癸酉

銘誌復與達姪書 癸酉

與魏卓人書 丁卯

再寄魏卓人書

寄張羽長書 癸酉

臨洵寄林司傳書 丙寅

寄劉遠侯姪書 戊辰

寄林司傳書 己巳

燕邸寄林司傳書 甲戌

河渚寄林司傳書 丙子

復陳宗允書 乙亥

河渚寄陳宗允書

寄宋爾夏書 癸酉

寄林志可書 癸酉

寄林子祖眉書 甲戌

與三河明經序友書 辛未

與王翼臣書 癸酉

寄文學蕭子于書 癸酉

古愚心言

第五書月次四頁

復永嘉王彥仁世兄書 丁卯

寄王彥漑世弟書 丁卯

復王彥仁世兄書 辛未

復王彥益世弟書 辛未

甲戌復王彥仁世兄書

永嘉王夫子書 丁巳 木蘭稿寄笑錄泰詒刻本

先生諱錫琯別號又典浙東甌人登壬辰進士初

授閩清漳司李庚子閩闈同考嗣補南徐司李裁

缺補溧陽宰遷禮部典客司主政未任回籍閩闈

薦六士鵬其一也

甲寅三月閩亂作先生宦平陵距東甌家三千里距弟

子家閩三千里迴顧及門諸子咸在閩得毋疑懼甚弟

子鵬誓此旦也曰今而後有以報先生矣憶庚子閩

試錄成總裁學士劉鍾宛先生嚴言於簡曰先聖之道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夫子書一

匪徒見諸言也將以施諸行也多士誠一心靖獻名垂

千秋謂此某科鄉薦士臣庶幾藉以告無罪爾總裁給

諫劉孔著先生曰異日之行一如今日之文表正影隨

臣之願也臣心喜矣異日之行或不如今日之文敗絮

匪實刻格徒工臣心滋懼矣夫人如其文乃臣以人事

君之職人如其文職分隕越臣罪不勝贖是臣心之喜

不如臣心之懼之深也然則今之報先生者敢不慎哉

所以三月遭變四月徵辟六月脅從伴稱疾七月十日

偽散坐名趣赴召同日偽令諭再下郡邑薦舉度不免

乃顧天自誓屏飲食鍊形以疾辭王明府遣吏按實袁
二尹驗狀不食甫數日呻吟惟肖袁顧乃得詳時則敝
郡劉治中諱國傑徐參軍諱昌明舊好藉致郡守附以
札吏卽報書畧曰日者奉令論求賢凡正途出身坐名
起送外另勅司道郡邑各舉所知以副旁求知而不舉
舉而不當者同罪屈指典郡文章經濟定當推轂第一
乃以偶恙堅辭朦混代報必蹈蔽賢之辜但承來翰激
切未敢遽強起候詳曹院批奪鵬捧書戰慄曰殆矣哉
復作札號徐參軍畧曰今者若緊系候吏生靈有限耳
辱荷敷陳昨接郡尊札准以偶恙詳矣惟是重症爲輕
則真病疑假恐滋嚴駁伏惟曲致削去偶字呼籲之情
盡於此又號劉治中畧曰昨托徐參軍代奏蓋窮則呼
天疾痛呼父母之意郡守不以鵬爲不肖推轂初心尚
未能忘聞公祖在座極口垂憐參軍述之必確鵬自五
六月來起居勉強而神理銷亡所謂脉病者人必死也
迫而使行必發狂疾重貽舉主羞乞一言始終卵翼得
死首丘足矣治中以告八月四日乃詳弟子鍊形屏飲
食如初八月初六死不省神遊遇一僧高坐白石山旁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夫子書二

立一頭陀饒舌八日又遇嘗以死法自丑及未醫者灌
以藥口三緘剖以刃九日死又遇十四日又遇乞解脫
授以意又嘗以死法先有黃子翰侯偕家小阮與達至
以所奉乩仙乩命來護忍從之徐而乩至示十二字云
志勿短氣勿餒心須空身須靜比甦弟子以志氣身心
傷戲之曰堪經百折志無回正氣如何得餒哉身似剛
金心似鏡靜爲雨露動爲雷醫者望聞以風邪療忍嘗
其劑戚友請禱又忍從之九月初五先一日召弟姪語
之曰昨死上白石山師以錫杖畫潛龍遇虎四字九月
在虎明日寅此刻血咯如注防暴死令人扎髮守臍束
階設小几水一盂坐者面孟誦準提十字咒逢酉近陰
取五味子七粒熟水灌戌初視背中左右墨點三處各
艾七壯未甦六脊放聲哭視腰脊墨艾七壯不艾不哭
不甦依法奉行是夕漏四下守者疲就寢友人劉秋水
坐寐乘其熟睡血傾盆至斗秋水驚覺守者蒼黃入陡
然昏眩卽屏氣次日守者及戌視背中左右艾七壯凡
二十一壯視脊墨艾七壯目環耳屬痛至徹心屏氣似
不息牙關緊閉初酉鑿齒灌五味水忍其鑿夜闌真死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夫子書三

不省再上白石山神遇白石師跌坐不移幻幻夢夢神
起索筆守者因手知舌授之筆鈞畫龍蛇合眼筆諸板
守者審意詳在五度問答錄十三日未曙空中喝推下
神攀床而上緣其顛自墮口耳鼻舌皆血血灑地真死
不省醫者望聞艾以火焚頂及胸灌藥口三絨剖一隙
門牙立碎神皈依白石師兩日師連呼鐵僕命頭陀引
上山巔至三十方畢現一一回向投以丹粒堅且赤渴
而吞之初絕粒五內如焚輾轉幾欲絕吞後覺漸安二
十八日疏上虛空攝神閉氣陡然死去尋舊山山上毫
光閃爍現前本師但聞禽鳥悲號落葉四下山中悟箇
無字師名之曰無山二十九日三更師神附結次七度
錄授一偈去頭陀以師命送別青石渡一僧儼船待渡
而歸月朔死而甦復脫肛師先授以湯方君臣以天地
歸耆佐以茯神遠志使以蓮子苦心次年乙卯賦役弗
堪命二月八日具狀郡邑爲病廢懸危不敢例蔭等事
畧曰伏枕沉昏廢棄不齒一切隨糧當差恐族戚附會
冒蔭父老子幼屢不入公室無從稽察乞賜照蓋印收
據郡邑信之郡蓋偽印准照邑批准照郡治中批據呈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夫子書四

備見清慎准存照以杜混冒嗟乎先生視弟子豈真爲
此爰爰違衆特立乎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韜晦云
爾三月僞檄叠趣四月二十日呈請驗狀曰今檄將用
之也非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二尹行驗王明府又信之
辦文照驗閏五月僞右軍申飭寇蒙不忍聞五日爲狀
授老父上僞鎮興馮都督曰汝相僧帽圓頂住寺日多
緣男病危父子愛河時時屋裏走馬見冠裳濟濟恐主
客兵廝盤結削髮髻訥未便已經呈明府廳縣在案乞
賜昭出入無虞僞都督信之准照嗟乎先生視弟子豈
真爲七十四歲老人慮乎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韜
晦云爾且身爲臣民陰寓不敢違制蓄髮意先生視弟
子豈真爲七十四老人慮乎七月六日狀爲殘喘如絲
半文莫措泣免本身月餉事畧曰有身有餉卽赤貧而
輸納難乞蠲除極病極窮當垂死則呼籲無堪比例鵬
家舊有僕提僕選僕靖寢患痼疾後提充役選告歸靖
日擊無奈去近丁餉仍照舊冊六月呈批三僕已去不
得復冒主姓准改正隨現住輸納存案哀此羈僕皆去
之時正是一身恨多之日身餉窮戶此完獨鵬委頓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夫子書五

甲叫號柴門蓋赤貧者或有攸往而垂死者斷無復之也伏念殘喘如絳浮生已同萍梗半文莫措逢人枉說蓮花乞免本身月餉五分惠此蠲除不禁失聲似丐若疑比例誰甘藉口將亡狀投王明府信之批云彭某貧病交侵情詞哀楚似非遮飾希免准與豁除另查漏丁補額嗟乎先生視弟子家雖貧豈以是作叩頭蟲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藉端云爾僞樞密僞曹院僞曹僞司僞右軍果微如爾七月二十日弟子具狀授老父號邵守曰男命慘當將死憲檄叠催未完額請註除一字

古愚心言

上承嘉夫子書六

一泣事柏男彭鵬於甲寅六月吐血七月奉催錄用隨蒙奉諭舉薦俱以患病哀辭在案病死而甦者凡七本年正月十五又死一日三月十五至二十一死七日五月十七死一日閏五月十六死一日夜六月十八死一日夜本月初八死一日呼吸蓋棺斯須就木媳封股焚臂以身代柏呼天搶地將儻係百藥浪費諸方畢試今貧人拷髓無措而衰老淚血已枯此則醫生隣里及閭郡所共聞各衙門所共稔者也茲奉檄催男鵬名厠檄內雖胥皂望見病榻自然却走奈上憲槩行嚴徵終屬

未完伏念螻蟻微軀離魂何能耐訢不已翕憤私愛將死代爲哀鳴乞詳院咨曹將男鵬名扣出以結憲件委爲必絕之緣匪望回生之路狀投郡守信之得詳然終恐怖中秋餓殍死重九小陽又死後作乞食文文成家小阮聖植不察微諷乃示以札畧曰凡吾所以乞者有大不得已者也如任所云則東郭墻間之謂耳蓋甚愧夫豆羹簞食而不能死者嗟乎吾豈真不能死者乎昔浣花叟遇蚕熟率妻子而乞曰如或相恤惠我一絲兩絲我思古人聊以解嘲疏載耐語中先生視弟子身死

古愚心言

上承嘉夫子書七

而不爲肯爲妻子爲之乎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爲此藉端云爾然而一飯必報不報誰施當日惠仁人之粟者亦寡矣惟貳守寧公諱完福惠僞大錢三十三山致手翰曰一身惟病衆口啼饑脫粟蒸藷無堪多減聊贈須微以誌遠念非敢伴夫范叔之緜袍止可同于淮陰之一飯云云其翰尚什襲又惟徐參軍除夕遣役餽粟貳自勛又惟同年黃仲白司鐸候官窶甚遠寄僞分錢三十南靖張同年授夫五十又惟三山陳子天聞以何同公車訊致一百當錄三錢五錢一兩云又有貧民吳愈

其人素無交見疏餽分錢六十且寄一跋若曰公殆以
文鳴者跋雖俚幾泄所匿一異人也別有饒者落落琴
星此亦一貴一賤一死一生之極致者矣郡守隨聲問
訊亦告以札曰鵬咯血噎逆形銷骨立未絕氣而已身
何有但曰死則覆以單布火化勿棺昨有僧勸眷屬誦
大悲咒救苦度厄鵬素不佞佛未必虛受家人以生死
大事咸發信心竟無善本聞署中印刻莊嚴乞施兩部
嗟乎二豎居膏肓連諸枯魚復甦已矣札上郡守信之
合乙卯餓死九度惟正月十五一度人熱我冷人關我
聞人飽我餓青石渡示一死自觀正牆面又命書空四
角上書唵字他度或會或否無有文字當是時弟子床
頭置錫瓶客至省疾覲面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
含津液祥示血咯凡十餘月齒血凋竭牙齦崩露今無
齒當是時也弟子寧知有今爲先生道之哉丙辰元旦
死竟日悲歡各不同自是至元夕凡一十四日目瞠如
啞變咯血法作滑腸症伺人睡深膝行就溺器取人矢
盛以磁瓶滲以水密置床頭與人語語酣被裹取瓶水
灑於臂曰滑矣滑矣歷春徂夏徂秋洩溺自汗醫者望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夫子書八

聞矣投藥餌不敢不嘗有望聞者辭弗治問免所苦當
是時撲蝶日一死禁烟日一死地臘先一日死大暑兩
永日夜死惟七夕後一夕神遊渡頭和尚命撰度文
書諸青石上其文十記三四載在耐語中先六月修城
壕排門賤者挑土總甲勸應工日三十錢弗繼乃呈於
郡曰身務親老兒幼奇窮奇苦額豁挑夫事鵬父八十
兒七歲戶內別無餘丁在鵬往役應工挑土非敢別庶
人也然赤貧久病廢疾亦在所矜郡守批免此又一貴
一賤一死一生之極致者矣厥十一月哉生明和尚攝
神至青石示秋水將逝狀越十九日果逝秋水同志者
也先生宦平陵庚戌偕謁卽丙午孝廉劉渭龍其人也
仰天而噓嗒焉喪其耦矣當是時也弟子寧知有今爲
先生一一道之哉自是冬十月至丁巳正月凡四月海
寇踞郡城城內廬舍寇屯外浚壕大築壘傳者謂卽至
必屠郡人大恐青石以私問和尚不洩弟子讀崑岡火
炎木皆不懼俱焚也又聞所聞裂眦洗耳謀避地避人
於鄉作札致家小阮與達曰棄人咄咄書空屢校滅趾
一枕幽谷忽而冰霜忽而炮烙視床前似懸崖危壁足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夫子書九

不得下者三年與世絕緣欲乞一僻處令妻孥裁去餓死便埋荒郊不須尸出城郭而千樹無枝可勝惻然道姪錢塘舊第有裏堂破屋數間乞我僦飯金按月恐愆期不若典之無後言也道侄聞此必謂憫體也何從得金請以道侄所見宋比玉手卷張太倉歷代奏議四大國益以鑄發估金纔敢啓口棄人蟻虱形骸妻子行乞衣賸絮兒而羞慙惟宜湫隘典後另開圭竇從屋後行不侵隱事半武其兩旁護衛塞以堵雖依大國終不名附庸伏惟書與字均非熟物鑄爐能熱灰冷亦不燃

古愚心言
上承嘉夫子書十

所望哀王孫者勿作冷熱觀字與書與爐去徒亦不果除夕先命小奚元日疏藏衣帶焚上郡城隍餓死神往謁見白面吏曰喜起旦夕起矣回向叩渡和尚不洩請之三乃出白紙二方三寸長尺許曰急時焚閉門以此及師渡江郡人逃者夜絕城去季弟來將襪之逃於家錢塘弗從老父幼兒先時而出臨行以白紙授晦日師至寇敗遊騎逐寇過錢塘寒門當路無有叩之者師入城門間無恙如渡和尚急時焚一異事也數日有師扶傷自城西移住剝啄聲震虛室噪響破而入排闥叱曰

若病鬼也敢局戶幾觸其鋒脫襪鶴膝示以十足爪卷曲叱者惻然數日有北騎三十人黑夜過宿突無烟幾觸其鋒然竹示以鶴膝十足爪卷曲問故惻然夫當大師臨城下既不肯昇赴將軍營驗狀白臣心又不即劈爪甲落落游行明我匪病嗟乎先生視弟子隱忍瞻顧誠大不得已於中而終為韜晦云爾乃以此脫兵鋒至再又若有待焉不可謂非天也與渡和尚生死別春三月初九日事后三日五鼓潛出北郭上生禪林南涉水蘭挹水濯塵跣而行爪甲有聲遇弟子者似墮餓鬼道

古愚心言
上承嘉夫子十一

哉生魄踴歸詳在千日大夢圖記沫血飲泣終不忍明言蓋始於甲終於丁絕粒不食日煮綠豆不許過一杯渣肉盡淘微沾湯水餓死而甦者二十五度遇師凡幾度以死法嘗之不回不撓夫乃陰相之默持之殫死而不至死也世傳貫日飛霜吞壺喫雪誠能昭格饑亦生還其始疑誕今竊有省耳臥起書其節略曰無山耐語之死矢靡他耐為其難誠不敢負先生不敢負二劉先生不敢負天地父母朋友不敢負古昔壯夫烈士曰某也某師之弟子也某也某父之子也某也某地某時之

男子也近得八閩死節大總督范公祖先生蒙谷序白
云難中筮得蒙卦其象險而止幽邃難明之地有類於
谷顏之曰蒙谷爲文以序之曰某蓬頭垢面擊頸擊手
逢 萬壽節經三度丙辰三月十八日肅誠向 闕拜
舞嵩呼乘未灰燼餘志述梗槩於壁俾後日見者知某
遭時不幸且得死未易也終之曰守子者爲子言罹難
時署中賓客戚友一時被執凌逼勘訊桎梏窘辱各以
忠義自勵視死如歸無或少挫而二三婦女婢僕亦能
從容就義相聚投縶世之食厚祿者不爲不多矣科名
仕於時者不爲不盛矣閨門禁誥之婦不爲不光且耀
矣獨子賓客戚友身未被朱紫之禁口未沾升斗之祿
感于區區尚能重名節以身殉難孤臣囚繫三年如同
一日卽健兒奔走之徒巾幗滅獲之鄙皆知寸心不二
見危授命嗟乎弟子身卽賤名卽卑以視巾幗滅獲則
異甚彼能死而我偷生亦何足道雖然三歲不覩飲水
拒偽命不死者天也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先生與總督范公祖
先生登千辰進士榜同出桐城程其相太夫子之門桐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大子十二

城得之以爲弟東甌得之以爲同門友豈不千古有光
哉蒙谷序浩浩數千言不及繕致另有祭范忠烈以下
諸公文哭范先生蒙谷序行登梨後并寄想宇宙間節
義文章傳流或不沒耳臨啓三嘆長言木盡

古愚心言

上永嘉大子十二

已未上永嘉夫子書 木蘭稿

入春夫子書至知不肖丁巳戊午肅函三惟戊午後函
短言不浮沉以是甲寅困於幽谷三歲不覩夫子多得
諸傳者之口傳者謂不肖病垂死死而甦者千日二十
五回此一說也夫子必曰豈有天賦吾子而肯奪吾子
以死乎勿藥之喜固也傳者又謂不肖千日二十五度
死遇神僧若所稱白石山師若所稱青石渡和尚虛空
變幻不可思議此一說也夫子因曰吾子再來人也嗟
乎由前之說則不肖一疾病不死之身耳由後之說則

古愚心言

已未上夫子書一

不肖一釋子未了之緣耳夫吾儒之所以異於釋以吾
儒之道君父師友之道也此道雖流離顛沛而不可斯
須離今以守死善道卽謂從佞佛來使天下後世指不
肖爲遊乎方以外豈不肖讀聖賢書所肯承受者乎然
自甲寅自誓誓於吾心天地自性三寶瀝血披肝見膽
濡諸毫不以墨誓後飲水絕粒日勅家人煮綠豆一鍾
去渣存汁苟延旦夕若非魂遊白石山第五度授以丹
丸則此千日中餓至無膚亦未有能生者矣白石師與
渡和尚皆死時所遇白石三月青石三年具載千日大

夢圖記丹吞於甲寅九秋吐於丁巳三春不可謂非幻

也幻則出口入耳宜乎夫子以再來人視之矣儒者動
聞釋教不肖以爲佛豈真欲天下人盡去其君臣父子
兄弟師友之道耳苟見夫吾道之知有君父師友者未
嘗不樂與吾儒遊就其寂稿屏棄一切則亦學釋者之
誤也此事未暇明言未便盡言今再錄丁巳上夫子書
凡數百言益以甲寅拒僞自誓拒僞諸狀製遊人室記
序丁巳祭七忠烈文闕拒僞孝廉劉秋水傳哭蒙谷序
行哭三君子行首霜行凡十九篇詞雖不同其本於道
則斷斷如也世且以爲文似南華彼所謂南華者亦猶
傳者前後二說而以告夫子者也是耶非耶夫子云何
藉鯉恐浮沉言不敢長臨風瞻注

古愚心言

已未上夫子書二

臨河上永嘉夫子書 丙寅五月稿

不肖向謂踏踏進士科以一榜授官慙矣負矣顧一行作吏或可於循良子惠稍抒生平取昔賢所謂存心及物視民如傷者實實體勘發通見遠何意墮落斯地茫無津涯客冬肅函一一如訴矣今當吳逆眷口遣發接踵而至每撥百十輛計需二三千輛既無溝驛額設之車又無庫帑現發之價出於催而困於墊押車與坐車者上下交索錢車夫鞭箠不堪命孔道埋輪以是逐日逐撥自洵親護至薊擗命與爭日夜往復百四十里衝炎帶露雖小民撝索幸免然吏視馬牛倍苦不肖先為窮袍遭閔逆之迫飲水絕粒餓至剝膚今為邑吏遭閔逆之累需車墊價則無膚可剝矣憶自旗懸蕩平四五年後始行發遣適當其極是天之抗不肖猶未肯息焉不肖顛連固其所也所無可如何者項無可那債無可貸張空拳於交戟之下不大戰慄哉而况極衙四應八面支費以通邑歲額只三千金撥補遷安河間三分居一多轉售於旗人有力之家縱用力催科亦未能及時濟急今但勸以天良絕不比較知其無濟而姑待之非

古愚心言

臨河上夫子書一

粵言撫字云爾又隸為邑民者惟此載冊鳩鵲窮丁千人而已其他或土著或流寓貨旗屋種旗地比比皆是久倚淵翼華心殊未易腰狀乞歸承通永道宋先生慰留不准行先生商丘文康公佳公子也不肖以冰雪置桂當其意新撫軍奉特簡入境釐剔激揚凡通飭檄行不肖多於任內經年洗滌磨鍊圖維區畫思欲一効而未得愜此時耳目清明手足展布志氣亦奮發而不自顧必不肯以苟且粉飾慙愧為民父母四字然不肖下吏耳各案處分例不旋踵為此久道化成之計何迂且慙則亦惟幼承庭訓稍長受國士之知曰篤不忘若科名無成作吏又無一出人頭地滔滔碌碌祖父何樂有此兒孫師亦何樂有此弟子哉昨歲乙丑秋初入洵禮得謝神心與舌語舌與神語為心誓聽神日察月考歲核違誓即明罰夫子存此他時不肖有一事與此書違麾諸門墻絕弗齒不肖自對敢不凜丙寅天中節不肖鵬頓首頓首

古愚心言

臨河上夫子書二

此書寄於丙寅夏五足年十月五日夫子逝矣不聞計臘月尚修十行情詞繾綣今不忍存

河渚除夕夢復永嘉先夫子書

乙亥族稿

乙亥歲除荆妻服未週孺子家在疾舊僕新死旅人久病聞爆竹聲悄然以悲既睡夢傳永嘉信至啓戶視之得古愚家報開函得寸丹有通家生王■拜七字札中字明滅不可辨惟有戊閏當得佳士久未見示十字手筆劇然隔三行又有年來不知河干作何狀九字隔兩行餘又有病近痊可未五字又隔行半有賢郎到浦否五字傳者坐於門延至三弗肯入索報急夢中知此札從幽冥中來拜而復曰鵬除夕夢裏接夫子札封題

古愚心言

河渚夢復夫子書一

延客行間多無畫所見者此斷續二十九字首及人文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此不肖之願也人與文鐫在甲戌書三房同門錄客冬十一月緘十冊藉手附永嘉去其一冊請焚而告諸墓來札以爲未見豈藉手者盡掩而有之乎必守墓者關之矣然焚一而存九不問諸家而索諸旅何也自抵河干來感荷

聖恩有在外保全之

天語小心翼翼不接河幹一錢惟躬膺歲修兵夫胼胝而已與河神誓至再河上諸君子式鑒此心願影避人又

未嘗私與一人面皆前書所悉誓此旦旦也今承下詢

書與冊必盡浮沉病久未得痊兒子聖壇甲戌十月到浦乙亥七月以母喪奔歸今在浦者惟幼女二呼五呼六妾葉氏所生老來一累也兒壇得丈夫子三皆在閩荷注念倦倦并述以報敢問夫子於三十三天上居何天此傳書者爲何人夢中覓夢傳者能類至否至則囑其入勿似此來坐於門嘿嘿無一言也受業弟子彭鵬頓首頓首書畢再拜授使者使者倏不見夢破雞既鳴矣取筆札覆牋并緘同門錄稽首虛空揮淚焚之天曙

古愚心言

河渚夢復夫子書二

爲丙子元旦

復劉秋水書

甲寅四月木蘭稿驚笑錄副刻本

昨得裂裳不滿百十字挾冰霜名義至重若無至愚至狷如吾黨則綱常不知為何物勇決行之亟乘造冊時乞族隣具結報聞將來起我者即可以不祥之身號泣而請然謀之余影含雪屋建土勿語易曰幾事不審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三復斯旨此札付秦灰千萬千萬

秋水裂裳原札

附

勢迫甚不孝虛有其表恐不獲脫則惟衰絰不祥可

古愚心言

復劉秋水書

免耳如中我者以出嗣降服不孝禍無日矣人言草

莽匪食祿受恩比何自苦然青巖唐布衣耳王蠲處士也七十二城一書生豈盡人臣我等貢於鄉則稱

臣受邑銜則稱臣名義至重有死而已大弟知我者

瀝血書此

代秋水乞守制書

乙卯七月木蘭稿驚笑錄副刻本

檄書登至承台諭勸以墨綬夫墨衰絰親師晉公丁之所以報泰也不孝豈何名而奉行者甚若捉人嗟乎普天之下親喪皆得盡獨不孝有母而喪不得三年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不孝鮮民也敢不死聞之禮曰三年之喪不遭涕泣見人今使應召而出與祠人處動卽流涕則不祥言笑宴宴則忘哀與其忘哀毋寧不祥昔有被召解纓哭泣固辭徒跣而被髮者彼各爲其親而布衣下士亦能廬墓嗟乎鞠我腹我誰非人子而忍不爲服乎方今隨檄輩出草野非乏人奈何令衰絰之徒廁名不已昨呈鳴藩司哀乞守制蒙批送查報哀從中來世聞爲父母喪者不必皆曾閭屬毛離裏內不自安夫子曰汝安則爲之尚忍言哉臨紙嗚咽

古愚心言

代秋水乞守制書

遇凶友劉秋水書

己未南橋營笑翁木刻本

自五月七日哭兄誕也累日失聲哭始此乎目前此者
矣前此十一月兄終弟鵬昇床哭之奚童抱依殯所伏
尸哭之成服則蓋替服替冠被柴門昇主藉兩人掖掖
就兄弟喪位哭之以因無庸應門惟三尺童繼莫予昇
也臥奉兄像祀諸弟鵬耐若正中朝夕設位哭之今二
月寇平三月臥起跪而出跪而歸入東關至兄家跪哭
之四月朔始出門替服替冠跪拜始如禮撫棺哭之越
十五日冒雨哭之五月朔最齒哭之登兄之堂惟七尺

古愚心言

遇凶友秋水書一

之旌在有閩丙午孝廉秋水劉先生柩十一字入總維
惟一尺之身在七尺之棺在疇昔甲寅後弟鵬恥不欲
生製秘器題曰避人室立諸臥側候藏吾形焉而今乃
以此藏兄也嗚呼痛哉昇而哭之抱依殯所而哭之掖
就兄弟喪位而哭之跪而哭之甫出門而哭之冒雨而
哭之履齒而哭之有七尺之旌在七尺之棺在一尺之
身在哭不應耐若上設位而哭之朝夕而哭之想像於
半影寂寞間又不應嗚乎痛哉計冥途去此何止五百
山川縱哭能壞墻莫聞莫聽今有客者渺渺天末亦惟

孤鴻尺鯉得通情慄未見數千里外可大聲而疾呼我
思古人如兄家禹錫之哭柳州含酸執筆輒伸復止然
而我有言君其問否不敢信柳州之必問也今月十
五日弟鵬齋一日設花香脩書如寄遠者焚去登樓俟
入夢昔宋王招魂升屋而號鬼神皆泣弟大號曰秋水
秋水兄其來思兄如不來弟且絕哭安用兒女子淋鈴
態乎又恐幽冥虛空道之云遠弟樓屋直俟三夜三夜
不來至五夜兄其來思相持大哭餘言悉諸面

古愚心言

遇凶友秋水書二

今中元十三日吾鄉人家設瓜果酒脯拱立俟諸堂接其先亡父母兄弟則曰迎迎者若自遠而歸也十六日設瓜果酒脯又曰送送者若自歸而去也其新殯者哭泣悲號迎之送之不一慟兄不幸在新殯之列兄之子廷模與兄二小嫂迎爾于家弟鵬迎爾於耐岩丈室是爾一身迎之者兩地爾其先爾家而後弟家抑先弟家而後爾家也爾之歸也必偕爾祖父母爾父母爾嗣父母爾生母爾兄其先爾家也宜矣弟之家迎爾爾子廷

古愚心言

中元遺公友書一

模未之拜廷模家迎爾弟往拜哭聲大慟撫爾棺嚔注爾半影喃喃細語曰六月十五弟鵬焚書寄虛空樓居伺夢用升屋招魂意與兄約曰三夜不來至五夜五夜不來又伺三夜凡七杳然下樓自嘆曰凡涉遠者兼程日行不過百里適千里者期十日適萬里者期百日冥途至此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書至又不知其幾百十口也焚諸太虛誰送去卽曰遊行使者乞爲書郵又安知此使者不爲殷洪喬又安知冥途中無石頭城浮者自浮沉者自沉乎今兄歸矣出口入耳夜伺夢是夜杳然

古愚心言

中元遺公友書二

昨弟晨來口號不一詞伺入夢夜又杳然兄其初抵家見爾子爾二小嫂兩夜刺刺不休兄其見諸伯叔昆仲夢裏話長更殘滿盞兄其見城郭山川化鶴流連未及抵家而莫我顧也嗟乎今之日十五果如吾鄉人有所謂迎者送者明日兄去矣未嘗夢見兄之而攬執兄之子而欲扳兄之轅投兄之轡不旣難乎或曰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間或曰其寢無夢其覺無夢兄知弟心不忍以形間貽弟伊感故爲隔絕然知有夢之憂而不知無夢之憂且哭也或曰渴者多夢飲饑者多夢食窮者夢富貴達者夢神僊果爾則積想成因卽非真夢亦或遽遽然栩栩然蝶也周也或曰彼實恨夫拘墟如汝者夢亦汝絕汝獨不見夫出者乎身溫家無恙休儒飽死臣餓死彼妻子不自存則汝使之也果爾則弟之臥之饑之瀕死孰教之又孰使之或曰石曼卿之芙蓉城也曹子建之遮須國也碧落侍郎之白玉簡也安知有人世事果爾則生天者盡絕緣慧業者皆大忍也或曰天上尊嚴與人間顯貴大抵不甚差雲泥勢隔車笠分殊不屑見果爾則兄若未死異時爲瀛洲客爲御史大夫

爲兩司見席帽折腰人定不復記憶也今世之交誓不相負者背面茫然若勢隔分殊情態尤異是說也弟或信之然生平心期不過師友四五人厚自待而薄待兄維弟何忍謹奉書於兄座右此日爲孟蘭盆會勿往他所聽經晚至樓居敘契濶抒憤懣爲問天上近況何似或者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則不如勿道兄其果至耶其未必至耶果其未至則慧業生天者自不同夫吾鄉人之送者迎者弟鵬卽以此書附爾父母爾嗣父母爾生母爾尊夫人子嫂百拜木主寄而去當不似遊行使者

古愚心言

中元遺公友書三

浮沉若石頭城也距千里者書至與兄約曰以十日來距萬里者書至與兄約曰以百日來然問呼吸憑依升屋一呼而鬼神集未聞招魂而計程也仍歸而伺諸夢

與林鐵山書

戊午五月木蘭稿蜀其錄介諸刻本

域之中有木焉其體直過之者曰爾曷不抑鬱其幹倚雖其枝變爾之直從凡爲木者之曲乎域之中有器焉其形方過之者曰爾曷不枯樸其能輾轉其用變爾之方從凡爲器者之圓乎而木則有辭曰自吾之受質於天也造化者因之使直吾體而吾之性遂一成而不變而器則有辭曰自吾之受材於人也工師者矩之使方吾形而吾之習亦一成而不變直方子聞而嘆曰彼其直也匠石者顧之而喜而斧斤枉之彼其方也斲輪者顧之而怒而繩墨改之吾直吾方浩浩乎塞天地而莫吾遏也今使枉已徇人以倪仰於喜與怒之間其不爲木與器所笑者寡矣日者郡學公會先生附耳立談甫一二言而散執手有後命也期以竟日敢不往鵬退而思曰凡吾所以忍饑茹苦杜門裹足者匪敢矯也吾守吾直直則近於愚吾守吾方方則隣於固兩者交譏先生之教將以廣之也然聞先生一二言非有匠石者枉之以斧斤斲輪者改之以繩墨而吾性吾習已不能以終日使盡所聞則吾將恐怖而不取勢必盪變吾性吾

古愚心言

與林鐵山書一

習其幹抑鬱其枝荷讎其能枯槁而其用輒遽殆甚於
木與器以是逡巡而不敢往既而思曰天圓而河曲曲
與圓者藉口焉名之失於思也事之疾於固也比比然
矣雖然人各有能有不能人之項畏刃而夢復之項可
磨人之齒畏折而睢陽之齒可嚼人之膝善柔而賈景
與喻汝礪之膝捫不可屈由是推之逡而哭也徑而不
由也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棄千金之鼎者而失聲於破
釜顧不惜哉且吾聞柳州之惡曲几也道州之惡圓器
也若變直與方求所謂圓者曲者又安知其不終惡也

古愚心言

與林鐵山書二

吾惟守道焉而已易曰直方大遇不遇天也孔子曰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願先生終教之以事天敢不往

報林鐵山書 乙丑冬

是役也遂隊登程羅隱謂在貢籍一十二年看人變化
鵬計年何曾倍二十六年老寒袍浩浩落落人亦抑掄
惟知我者送我郵亭殷勤握手霜蹄嘶風行矣努力誠
不甘伏檻負伯樂先生今闢牘無一字俗下語書附郵
報馳七千里印可宜售與否勿待榜放時耳雖然售則
天也不售非人也爲文求自慊售與否不能決諸已而
以印可問吾鐵山先生先生得毋曰自慊矣又何問爲
乙丑二月第鵬白

古愚心言

報林鐵山書

今科開牘出書四房已錄而乙之同考爲太令編修王
醇叔先生居與蕭寺連自除授後有過其門憤悶欲絕
將之海關其出也投遺卷並拙集黎明編修過訪日夜
來挑燈讀至三鼓薄緣恨事然一第入中秘無所見長
不爾需次又十年天殆欲以蠶錯別利器幸無我尤感
其意始自稱弟子先生固讓鵬作而言曰俗吏非敢附
然制舉業之知止此矣先生知我者也敢不拜先生亦
拜卽遂敘座客惟及門新庶常其一爲德州孫公勤一

古愚心言

再報林鐵山書一

爲孝感李公殿邦一爲婁縣馮公瑞王先生曰承不鄙
同門以齒既而給假南歸向當事者游揚不使知此一
知我者也侍御魏離喈先生諱雙鳳得所刻爲笑錄及
渡江草昏夜閱至旦未曙過蕭寺曰僕拜異人非拜鄰
封父母也傾蓋如舊拙稿盡能口背一字一句皆繫節
立汲引於副京兆房公公諱廷楨已亥制科嗣陞副都
憲是也京兆係本轄上官躬詣蕭寺書真西山句以贈
恨見之晚此又知我者也先是編修閻寶詒先生過其
同鄉見拙集二部展讀不釋手枉訪相左數日未遑答

先生又至感其意劇是亦自稱弟子憶弟赴海可以游
揚者陰爲致亦不使知曾以扇頭寫 御製竹賦題於
後云讀無山爲笑錄勁節可風忠孝兼至知將來建樹
必大也謹述 御製竹賦贈之魏離喈先生贈詩亦題
於後云秋夜讀諸刻有感弟落落寡合都中半載弗以
布衣謁侯門臨行得此三四公可見宇宙之大不少聲
應向趣拙稿與拒僞歷案登梨以爲豐城劍氣必有識
之者獨笑羊裘之嗜何曾夫子之多也近因黃載士書
來有天上公許不似人間清濁泥之語錄此數則代人

古愚心言

再報林鐵山書二

解嘲

寄復林鐵山書 丁卯

天不言也來致剖而二之曰有貪邪之天有正直之天
以此測天天問何能已但恐小儒見之必咋舌咎作吏
如苦行僧運水搬柴雜作口不給每嘆世間碌碌人被
裏放衙除喫飯穿衣坐堂比較收火耗外十指如懸槌
兩足麻木此何獨苦然此苦瘡彼苦肥柔聲屏氣在在
守雌則溫飽累之耳第寧爲苦俯仰自由不願爲甘聽
人穿鼻生平安命絕無覬望意正直之天聽之而已洵
邑愛戴集呈覽道遠不能多寄原本寄回登梨印刷分

古愚心言

寄復林鐵山書

送以此見北方民情之直三輔吏道之公不合時宜不
自貶損如鵬者雖亦見末他可知也另有 特旨留任
誓告文通詳院道院批引大學誠意章毋欺自慊等語
繼之以努力修持上報 國恩吾鐵山先生見之必曰
正直之天果如所云敬述附聞諸不盡

寄林鐵山書 戊辰除晦

千年老龍鱗堅貞多而潤澤少莊子所云受命於天惟
此獨也誠如來教舉杯奉祝當不以菲薄見棄九月二
十三日弟以公事赴通潞城中遇馬羣人遺其竿筆指
臂竿痕若鱗疊自嘆人盡牧也洵牧何至此偃臥至二
十九日回邑即欲引病去比及天明有從京師來者傳
云二十四年十月旗人宋科失盜一案限緝已滿部議
降調奉

古愚心言

寄林鐵山書一

旨從寬留任側聞伏至地又嘆人盡臣也而微臣何以得
此引去又不忍馬羣一案已經通詳院部曰卑職布衣
羸馬出入不過三四人遇諸塗者不辨爲官通路城中
譙樓前有赶馬人東來喝令下馬卑職躲避道旁長杆
照面劈下一劈而纓帽落再劈而右手指節幾斷墮馬
跟踉鞭筆交下等語弟於此時豈不欲隱忍無奈譙樓
通衢也國人矚目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現蒙具題欽奉
嚴審之 旨以一介么麼逆 恩至此足矣部文現委
通永道查驗轉行東路廳詣縣驗報想部訊即日取供
生平充無欲害人之心詳內有不辨爲官四字早爲聞

釋地但未知訊供日彼作何抵對耳開函見此知下吏
非吐氣也勢不得已也然於不得已之中存不放盡之
意又匪獨此案云爾不知者日弟以剛剛豈下吏所敢
言哉屢教心識之矣諸容另悉

古愚心言

寄林鐵山書二

復林鐵山書一 戊辰臨海歸

正直之天每札必及且若執符節而必信其合讀之耻
失笑今十月十二日得覲 天顏恭紀 天語暨臣鵬
奏對繕寫一帙朱雪崖馳使取去問已另抄郵寄想雪
崖家報蚤至而見之矣吾鐵山先生喜可知也承各憲
趣登梨盃手付剞劂氏刻成以一冊先告天地告諸先
祖父傳諸子孫奉爲世寶視仕宦歸橐所得不已多乎
且先遭閭閻後鄉人見從前三歲飲水堅臥鑿齒毀形
或指爲愚或嘆爲迂若聞所聞見所見必相驚告曰是

古愚心言

復林鐵山書一

事也是人也

聖天子今知之矣天高聽卑久而彌彰皆將講明夫廉恥
節義而不敢菲薄苟且輕量天心則亦吾鄉人之幸者
也一冊肅上此自告天告祖父外以次封緘其餘繁不
遠致命兒壇炤原本刊刻分諸親友而吾鐵山先生亟
稱正直之天於此始信

復林鐵山書二 已巳 臨洺稿

今四月與薊豐兩牧同被劾疏邱報想自見洵吏一人耳爲諸君子獎薦爲聖明特知爲許京兆劾洵吏一人耳聞薦無喜心聞劾無戚心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但知畏天而已然宰洵起自二十四年孟秋迄今二十八年孟夏所見京兆尹有若前任三韓張先生陞任山東巡撫明亭錢先生侍郎金沙徐先生湖廣撫軍關西楊先生左副都平陽衛先生河南撫軍閻梅公先生陞任通政今左副都李奉春先生歷七先生於張先生則乙丑初授臨洺臨行而謁者也於徐先生則丁卯以檄取簾官入都臨去而謁者也楊先生從奉天過洵城初謁詢及閭閻拒僞僞爲起敬親臨邑署報謁者也李先生則巡查塾道亦自至洵而始謁者也謁只一刺不以屬吏呼如錢先生衛先生閻先生皆未嘗一謁亦未嘗見一差一牌下縣勾攝蓋京師爲萬國之尊而京兆冠岳牧之首未可以錢穀驛站輕煩爲理此七先生者或一二年或五六月從不褻越外侵中二千石與外二千石體統自不同今新京兆百理學名一口存減

古愚心言

林鐵山書二 次一

主敬滿紙河圖洛書竊以七先生後媲美有光乃自正月十六日到任相距三四月通行十七件除取憲綱誌書全書觀風外電雷風火惟驛站地丁經承批領下逮書皂快捕門役花名冊非責經承親賞則駁年貌少舛伏思數年見七先生未嘗有此亦惟中送書冊空文屢抵此則得罪自取劾之由也內有正月爲嚴催吏攢援納事二月三月行同前事查年滿攢典劉芳聲因窮逃竄先已申報政府差孫標守提適雨壇孫標戟手詬辱謂汝倔強也須俟轉生作上官聽之不能忍喝褫其衣左右莫敢動將起自箠之標悻悻去稟府立添差此又得罪自取劾之由也又於四月朔日順天府檄爲禁飭計典藉稱打點科派招搖事府差至邑豺虎咆哮不知意所出鵬朴拙竹簍人也謂吏果賢也平日錚錚豈肯藉科派爲打點吏果不肖也此時慄慄豈敢以打點而科派況去冬計典已定值撫部院隨駕南巡計冊暫停寧有自春徂夏尚費推敵乎乃具遵依畧曰私派打點影射招搖兩者皆國法所不貸憲斧如霜臣心似水大計今澄敘之時也表正影直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矣

古愚心言

林鐵山書二 次二

申覆在案微詞也此又得罪自取効之由也其罪皆不可以入不可以効藉部民尹尚仁先控男命一案洩發而溺職之糾弗顧網鉗矣嗟乎尹尚仁之控也今正月新京兆視事日也批縣審報一解審一羈候弗訊移送糧廳一現批通州收未詳未結計閏將五閱月矣突於今四月十八日以隱匿人命不報不審糾叅異矣詳在謹陳被効之由三狀內另抄奉覽天性骨鯁不能隱忍於人乎何尤先生屢叙古愚于以含忍委蛇未嘗聰聽甚自悔乃嘆寡尤悔之難也滔滔下吏尚慎旃吾鐵山

古愚心言

林鐵山書二卷三

尚母不屑之教誨而於我退心諸客另復

骨鯁人不能隱忍於人乎何尤讀至此無山進於

道矣不知者以爲倔強猶昔此故友鐵山手復古

愚書今存其畧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再復林鐵山書

丁卯臨洺稿

每嘆下吏不可爲而不知至於此極白墮兒而南也舊僕魏良挾刃勒去幕友林玉斯黃斗垣接踵而行回憶去秋之洵署者僮僕幕友五人半載去其三仰先隨吾鐵山先生歐惟捷亦日以病乞歸所不得去者洵吏馬牛與一黃口葉在耳先是兒壇日聽咆哮詬辱聲泣言此地豈有志者所可居諄諄以禮義廉恥勸乃父辭官乃父豈真老悖而不卽辭無奈一行作吏去與畱非吏所得自由而况洵吏有去而不得去者如前令冉君公

古愚心言

再復林鐵山書一

讓丁艱將經年尚借本城孫庄頭家枝棲又如冉君之前余君霞翥丁艱將兩年尚在博野幕中餬口二君一滇籍一粵籍豈忍不奔喪誠以債主墊項被迫其債此遲其給輾轉越趨而莫以告然終思兒壇禮義廉恥語弗違他恤具辭一而再再而三曰若不得請命盡今日債債來生矣而衝疲藉才勿萌去志上批屢下掛冠徒虛願時過冉君旅寓見其兄弟主僕四人雜菜羹爲糜又見同城司訓武君夫妻子母坐臥一土炕天寒無烟其子弗耐絕裾去世間茶苦豈獨古愚哉然冉君爲債

主所羈今將放有第青雷代也此司訓尚有白頭人
相依也獨至古愚子然矣去臘一婢子從閩來通永觀
察宋收仲先生聞之獻歲詣保定備言苦吏洵爲最因
言荒署主僕影單每夜兀坐至三鼓自持燈檠向土樓
上宿出則獨行一侍妾當霜雪時維揚策蹇二千里南
人似此咄咄怪事此所傳觀察語曲寫零落不忍聞亦
不忍述下吏而不可爲也誠不知其至此極雖然子輿
夫子所謂死於安樂生於憂患又安知天之苦我勞我
乏我拂亂我而非以生我者乎吾鐵山先生訊及近况
走筆率復鵬頓首頓首

古愚心言

再復林鐵山書二

內載牧翁先生語不忍聞不忍述今思之此語自
先生出不忍述又何忍不述彭鵬謹識

冬夜夢復友林鐵山書 乙亥河清稿

長夜無夢久矣今夢得吾友鐵山書書未發度吾鐵山
必江河其氣霜雪其義日月星辰共詞浩而大嚴而厲
明白而炳煥比發則行行句句沉深和柔幽與而不能
以卒讀循環流覽只得前札皆肝膈五字計自壬申十
月十日辭家後無往復語癸酉壇兒書報鐵山卒此前
札得毋是壬申九月二十一日鐵山出城詣寒村話別
越三月有書千餘字終註八十五歲老人鐵山真筆者
乎夢中敲石火燃燈光取所什襲前札讀之近是啓篋
并得數年簡札翻閱互參終夢不能答一字以古愚未
嘗一奉鐵山教也未嘗奉教卽不必云鐵山教古愚如
何古愚負鐵山教如何但有此夢有夢說夢卽曰乙亥
冬夜夢復友林鐵山書

古愚心言

冬夜夢復鐵山書

上某司衡書

戊午年南陽吳縣介壽堂上

康熙十七年戊午中和節後莆田庚子科舉人彭鵬謹
獻書於大宗師閣下方今否泰循環消長倚伏慎自主
持名教始風靡下士無由上達於

天子之廷剖心瀝膽日見奉簡書者皆欲告之以斯文之
必泰吾道之不可終消苟非其人則聽之惟恐卧矣闕
下分闈冀北典試江南彙征拔尤人材之所仰望者也
闕處天末雖不得與上國抗衡然入關過浦西山真夫
子之鄉存焉溫嶺嘉禾朱考亭之居且遊也理學氣節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衡書一

多閩產也卽以敝邑科名論按閩省賢書起洪武庚戌
終崇禎壬午舉鄉試九十科 本朝舉鄉試戊子至壬
子十科莆田一邑領鄉薦第一者凡三十一人前明永
樂癸未陳用戊子楊慈黃壽生庚子吳觀宣德元年丙
午林時望四年巳酉李蒲七年壬子林同宋雍正統六
年辛酉方玳九年甲子黃譽十二年丁卯陳俊景泰癸
酉許評天順四年巳卯楊琅六年壬午黃初成化甲午
黃乾亨十六年庚子吳稜十九年癸卯陳仁弘治乙卯
宋元翰十七年甲子黃如金正德二年丁卯林文俊五

年庚午黃廷宣丙子朱漸嘉靖元年壬午丘愈四年乙

酉林東海二十二年癸卯黃繼周二十八年乙酉黃士

觀三十一年壬子黃星耀三十四年乙卯黃懋冲甲子

王大道乙酉周迪 本朝順治丁酉吳孟所以科名盛

事錄解元書盛自十人始臨桂盛至十四人長洲盛至

十人惟莆田一邑盛爲天下最內有解元兩科京省四

發者永樂戊子閩榜楊慈應天榜黃壽生宣德壬子閩

榜林同順天榜宋雍是也又有一科連振五魁者黃繼

周第一黃謙第三林仰成第四江從春第五林文賓出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衡書二

廣西榜第二前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是也又有景泰癸
酉一科莆田中式四十三人是時閩省解額九十名遂
有一邑半榜之盛又嘉靖元年壬午莆田中式四十人
他如每科一邑中式三十人以上指不勝屈前雖編小
乎讀書種子今昔不絕然則閣下督學八閩其憐惜培
植之心當不異於薊北江南時也比按臨興安國中交
口某也祔青某也芹紫方聞而哂繼而疑蓋數百至而
始杼投也密上郡邑提調白以狀曰具狀福建興化府
莆田縣舉人彭鵬爲奉裁額數甚嚴進取傳聞可駭事

竊惟歲科兩試之日實係儒童進身之初

皇上以有定之額收其才培養士類以無定之額拔俊秀兼濟軍需若額內每名必二百金方能表表則額外每名納一百兩自是寥寥蓋貧富只有此數歸於私則詘於公而功令不善奉行坑在儒并蠹在國此亦利害之較著不爲傳聞之適然也茲者士論如沸衆心成灰傳有某某等豈隨處招搖道路咸視以目抑暗中摸索鬼神忽洩其機即使十同二三已失關防之密萬一十同八九寧爲億中之神而况一網無遺幾乎半絲不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衙書三

漏憶自康熙十年以後歷七八載而歲試甫臨完克與郡四庠之中集千餘人而真進烏有則今茲考校儒童胡爲乎恐將來讀書種子俱絕矣鵬浩氣不回丹心難染杜門伏枕千日絕粒飲水三年餓至無膚窮真徹骨指嚴霜以矢操逢大雪不干人惟是血性氣節攸關殺身何恨至於公論清議之際緘口奚甘竊聞所聞信手先報大畧恐見所見到頭未盡云然爲此指名預爲左券委因國家文運起見別無私心兼體朝廷兵餉權宜庶幾不倍恭惟老祖臺夙秉鑑衡實司提調存貧寒

幾希之脉委曲敷陳貽庠序無疆之休歡呼靡艾切呈

此正月二十九日事聞二月二日文童歲案發則某某其人其人也聞二月十二日科案發則某某其人也其人文多可觀然所傳聞蚤矣所幸者郡守案首八人科歲并進矣郡司馬案首一人進矣邑案首一人進矣歲試諸童中臨發拔一全曰駒拔一方言矣科試拔一陳陵矣鵬投牒上提調時始願不及此萬選中一亦足以嘉惠來學籠絡時髦且府額衛額悉炤府衛試榜并無僑人攬竄此則網領之最大者也至於武學則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衙書四

僑童撥入府十名入衛六名入莆二名武舉人等呈爲一籍兩冒部額叠纂事隸籍自分各屬進額原有部規與郡轄前僑兩邑文武進學每邑各一十五名奉功令遵部頒也順治十年學道陳按臨莆武童丘英取入僑學僑人據籍攻訐卽革黜前案炳據今莆邑武案突撥入僑童鄭士儀余其仁二名是僑忽得一十七名之額而莆只存一十三名之額冒一篡一又平海衛設學先以作養軍旗隨而收羅衛士觀風者題曰海濱鄉魯此與僑山邑何涉前朝歷科歲數百案本朝歷閱宋孔

陳學道歷案繁無僞童撥入前案炳據自截界後衛人入莆地有遷地無遷民所以朝廷裁衛地而不裁衛學額取十五名每試海防廳送府府送道無敢混冒緣近科陳士等貢入衛庠不由廳送府送康熙十年閩郡神袍等卽有減旨減憲纂籍纂額之控蒙前任撫院劉學道王疊取海防廳主署防廳劉前任本府許前任平海衛儒學趙印結結得衛學歷來成例繁無僞童攙入等情結狀密案登據今衛武案突撥入僞童林殿錦吳堯賢郭紹陽黃來章莊敬吳堯章黃弘勳等是衛僅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衛書五

保八名之額而僞忽侵七名之額冒一纂一况僞邑文童從無撥府之例以僞最爾乏才又以莆人糧米在僞者寄庄得預僞試古道虛公盡羅莆士僞人倡計冒籍明崇禎時學道樊審訊寄庄勸罷府學歸莆兩平定案皇朝歷經科歲童子試繁無僞童撥入康熙九年僞庠徐纘雍纘師爲徐紳稱佳之子紅案改膳府學閩郡紳袍控院控道徐紳呈請撥回前案炳據前後固有生心文武自應一體今府學武案內撥僞童林文燦鄭士顯陳先覺莊玉章高標劉龍標王立敏陳震李正崐楊應琳

等十名復纂衛額七名纂莆額二名一邑而進武童額三十三名問之功令則異問按之部額則創見奪此子彼爲人滿乎爲才多乎人滿視戶口才多視科甲莆濱海經截界後丁口現玖萬八千餘仙山邑無恙只壹萬三千餘則戶口較莆十分之一賦役全書可考也明洪武庚戌至今癸丑莆鄉科貳千餘人甲科五百四十五人仙邑科甲除莆寄庄外鄉科只肆拾伍人甲科只壹拾貳人則科甲較莆數十分之一閩省賢書可考也查本朝中式武榜莆歷科多人仙邑亦寥寥一旦仙童恃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衛書六

貨貢緣撥府不已重以纂衛纂衛不已重以纂莆至纂莆而莆人烏有雖衛籍子虛矣如謂仙人卽莆人則令甲各縣定額之嚴悉憑欲與必曰衛籍卽仙籍則前科北開冒籍之弊儘可不參爲此僉投幸逢老祖臺提調如天覆幬時雨栽培叩乞恩詳學憲斷自至公至平額還本縣本衛以重功令以合部頒等情此呈想塵聰矣再捧閣下學政條約禁冒籍則云外州縣多進一人本州縣卽少進一人還證此條能無自倍昨隨縉紳後公謁承論文童無撥夫乃知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隨具

府衛文童斷案一冊呈覽閣下能以含弘之度聽無忌諱之語鄭士儀余其仁傳擬華黜遵功令紹部頒云爾近聞以此兩名令文武舉人另覓補頂不信果否果爾則分千樹一葉之影減四海數滴之泉役役然投以狗骨不差爲伍則閣下之過也躬任名教不能敦氣節勸清修徒使市道成風廉恥滅絕甚爲閣下不取也且旣稱冒籍補之可也黜之可也所不可者暗中潛移不憑一丁不發一矢萬一有口者議其後閣下將爲他人受之乎則亦人之所不忍者也世路孔艱直者先禍鵬言出而禍隨之矣顧性所不能落落難合安必曲迎人情哉憶自甲寅三月閉關杜門胸填毗裂至七月迫甚匪鴉匪鳬匪鯁匪鮐稽首白諸天絕粒飲水但勸家人曰死便埋我歷甲寅歷乙卯歷丙辰邀諸天默持得不死丁巳春臥起詳在耐道人語中近呈二冊承閣下手札與貴門孫林甲春云昨者諸兄賜顧未得詳領教益嗣讀彭君千日大夢圖記摛詞異越命意隱深當與楚屈原之離騷唐李賀之詩詞并傳不朽不佞挑燈讀之不忍釋手語云諱莫如深刺莫如深其斯之謂歟另有佳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衡書七

刻煩代轉致幸卽惠教竚竚跂鵬執書大笑卽春起報急乃語之曰昨同在文館外關夫子廟公謁學憲告鵬以夙慕清名膏火無資可奈何鵬立起而揖諸神曰卽日連場科試培植孤寒盡在高天厚地中若有他請欺人欺已敢告聖帝將鵬此頸立付麾下一刀懸諸十字街頭爲口是心非者示戒昨誓在耳善爲我辭無他言甲春旣述以報當鑒赤心嗟乎言心之聲也知已爲難所呈耐道人語至此諸靈修昌谷夫靈修湘纍也太史公稱其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猶離憂也昌谷生當諸鎮悖逆羣盜交訐負氣沉鬱矢音險奧世遂疑爲鬼才云此何可當然閣下則已知之矣昔韓吏部與盧郎中論侯喜身在貧賤爲天下不知獨見知於大賢乃可貴耳士誦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所謂伸者行其志與採其言一也伏念敝邑鄉薦其在前明勿復道在本朝戊子初科時則一邑有若二十二人在辛卯時則有若十三人在甲午丁酉時則有若一十一人嗣是額裁時則每科有若四五人八九人今合府縣衛三庠童子額只十三人則是童子科視鄉科較難也亟於部頒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衡書八

額內專取寒素則膏粱者不能矣有覬覦援例捐納相率恐後此實育才裕國并行而不悖者也前呈所云奉行不善蠹國坑儒發於中而激於外議者不察譏以矜氣則餒矣鵬竊見科考儒童酉交卷而辰發榜相距未六時卷箱昇府堂千餘人相顧黯然自謂離瘼矣我等自分無生條而蕩平間

天子遣學使者來翹首以觀昨者寸晷鏤心人人康了已焉哉操術不精無義無命天實爲之言畢皆掩袂潸潸又低徊而不肯卽去刺耳刺目若過巫峽聽楚猿三聲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衡書九

柔腸齊斷明發文旌范溫陵丹霞進諸童而校之閣下十行俱下亦須少畱一二日稍揀義理超凡者呼至前雖例無紀錄賞以溫言勞以紙筆庶幾畧慰其心使之鼓舞而不知倦坡公有言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鼓舞者慮其自棄而示以不終棄爾無其實而欺以名無其名而欺以意其上者磊落瑰異此可以感其下者朴魯顛蒙此可以愚獨非作人之一術乎夫人生幸而爲斗山爲鳳凰學者爭視之爲快雖云慧業亦由往因則今閣下是已閣下三受

天子命操作人柄陸氏之庄狄公之門誠非末學所敢議而鵬芻蕘狂瞽曉曉有請則惟閩省變亂以來人文困厄士氣摧殘武功盛而文教寢衰非大振勵之補救之將見賢知肥遯不肖者見異而遷其流極可勝道哉伏惟閣下畱意若曰么麼席帽爾何知行以老孝廉旬赴春官幸而獲雋一殿試傳臚日得觀

天顏懷中出一疏俯伏丹墀揮淚長號爲士類吐氣斧鉞死何避不幸終被放亦必潛入國學呼籲於至聖先師之前長安日近聲聞於天伏惟閣下畱意封面上下神

古愚心言

上某司衡書十

祇實式臨之所索另刻豈可苟呈知其不苟而垂聽焉悉在此書惶恐惶恐

此戊午年古愚爲窮孝廉上某司衡書也甲子刻爲笑錄於木蘭編入介語削其三分之二畏盡言耳自戊午迄壬申閱十五年適以給諫假旋值學使者按郡親友以窮何堪耐微示勸古愚不復對篋中搜此稿示之曰是年戊午閩亂甫平室如懸磬饑寒交迫身死而不受剖心瀝膽噫盡之矣隨作上至聖先師諸誓疏今載古愚心言內再投此稿

自誦一字一淚珠全錄其削之三老而冥頑不復
悔其盡愚哉愚哉吾如愚心何古愚子書後

古愚心言

上太守公祖書十一

上太守下公祖書 戊午本蘭稿書笑錄本語刻本

鵬少時應進士科三上春官不售荏苒二十餘年伏歷
不自甘若以老孝廉折腰五斗又何足道惟是亂離疾
苦久抱隱痛願藉借計入長安售則以新進士上書不
售則以布衣上書置疏懷中旦夕伏長安門得一言席
藁爲快乃今老父病矣勢同風燭父子相抱嗚咽淒絕
自遭亂三年餓至骨銷不忍以草莽臣上負

古愚心言

上太守下公祖書

聖明詎生身之親恩斯勤斯呼吸支床而忍絕裾去乎夫
君親大義一也教忠教孝必不使斯世有無父之子查例
無可援但以患病未痊呈明與部文註冊之例相符鵬
亦人子也旦夕膏藥而不斷腸者非人也今者寢不安
食不咽方寸亂矣解帶移孔日就凋竭亦殊非托疾云
爾伏惟鑒詳臨懇激切

復郡太守下公祖書

已未木蘭橋驚笑錄介語附本

先考一布衣耳辱賜吊賜奠至再不孝無德何以哉苦
塊中慙不知其所報日者貴役傳前詳陳某事示以衆
紳僉呈并啓禮衰經不敢有言承諭又不敢無言口授
幼兒聖壇緒諸稟曰不孝匪違衆也耳目口鼻原無異
人而觸之多不忍去年八月以地方困苦已極絲毫
忍偏蔭事具呈區區內自靖爾蒙批尚義急公今日之
讀書明道卽異日之民社循良而並及軍興旁午民困
云云又及夫坐享膏腴心安云云懸諸郡儀門者三日

古愚心言

復郡太守書一

自愧又自懼既而大兵駐惠糧料分派各邑獨加徵項
下免派寒袍忝廁諸內經承不肯扣出不孝白辦納票
填本名痛念是年正月至七月暑冬派夫壹拾次助力
竭竭其時泉郡團急每民米二石五斗派隨征夫一名
僱至五兩有奇加以前後派米派穀及派往來差徭諸
色照米取給恒河沙數不孝所不忍者此也曾於納穀
後以照米當差乞杜混冒事呈明前任石令尹批照在
案自今以後謝絕一切料無有以賤名汚諸狀者不意
八月寅賓館內突見署縣梁公署席未煖卽辦詳稿爲

加徵優免什差事原呈首不孝名亟詢呈內某紳謝不
知又詢某紳某紳謝不知乃敢以冒名欺憲乞電歷批
事具呈亦惟曰加徵優免此舉雖屬至公自願均差匹
大各行其志請批縣查明將呈首削去某名而已而憲
批以介性不易真足砥礪仰縣查明冠簽之人報是時
面叩署邑湯公祖呈詞批發亦惟曰改正而已中有人
焉許稿陰持不改而鞠戶房經承田敬始云前後守催
辦稿者陳某也乃敢以違憲確查姓名乞賜庭質事具
呈始有某某其人者查彼南廂三畝六冬米一十石零

古愚心言

復郡太守書二

若一體當差浮於加徵三十倍彼亦大累獨怪其圖已
果腹藉人粧頭而絕不相聞者也然使當日縉紳先生
肯明言此呈雖非經手實出衆心不孝又何刺刺卽匿
名暗遞之詳在祖臺亦必中止乃至再與三謝不知如
初今於詳道詳司詳院後奉院批究擬又奉司批盜竊
姓名律之以不法牌至旬月始代具呈息銷僉云舉人
彭鵬清介不渝士林欽重故特藉光呈首又云彭鵬隨
衆均差素守清高自全高誼聽其改正不孝讀此顏汗
而背芒以鄉人皆惡之身守下愚不移之性難乎免矣

承諭金請姑據轉而不孝與民均差辱以操尚不同詳
憲不孝無德又何哉所望勅及該房卷案收好異時有
以他事擠之者執此而往或不至衆鑒耳幼兄壇耳聽
于書多草率不孝人也捫淚開口口校多不次死罪
死罪

古愚心言

復郡太守書二

上郡治中湯公祖書
戊午三月木蘭稿寄笑錄額語

啓者地方廣狹視屬轄稻穀盈虛視土田閩省八郡一
州福轄九縣泉七縣延七縣建與汀八縣漳十縣邵武
亦四縣其轄兩縣者惟興郡與福寧州同狹而瘠不能
比數七建也久矣附郭北關至江口四十里南關至瀨
溪二十里東則平海莆禧等處濱海盡截所存僅一二
十里西則廣業常太二鄉半屬荒山可耕亦僅一二十
里一墜彈丸少遇凶荒糧食仰給於福州民以草根充
食者比比也自閩省遭變如福如延如邵如建如汀惟
遭逆禍如泉如漳惟遭寇禍汀遭寇不甚烈獨興郡既
遭逆又遭寇始於十三年九月海寇踞泉攻興僞師失
利興民運夫死者無算嗣而僞將軍屯興兩載餉苦一
郡十五年十月王師未渡江寇又奪郡城蠶食不貲
敲榨產米掘塚鑿山開塚築壘耕牛宰爲行糶農具銷
爲兵器及烏龍江敗歸搶掠燬糧粟米泥沙蓋亘古最
烈之禍而七建未有之遭者也所以十六年正月大師
臨城下殺賊數萬泉郡望風而下則是賊蹂躪在興荼
毒在興我滿漢所共見者也是年四月殺每百勛價騰

古愚心言

上郡治中書一

一兩六月洪水爲殃九月海潮衝決俱報災傷在案又
我各憲所共悉者也重以海寇出沒在在剽掠救死不
贍今三月十六日鄰封請興協濟五萬石夫協濟者粟
多則可地廣則可人滿則可神輸鬼運則可此邦無事
而四境無虞則可數者與郡無一可焉今自興至泉長
運百八十里每夫僅運七八斗應用夫八九萬興當下
游孔道滿漢官兵及各衙門差使絡繹累肩重爾無晦
無明而不能數卽以本年計之甫三閱月已派民夫二
萬有奇既苦答應兵馬之夫復加長運協濟之夫沿村
排門瘦男嫠婦且騷然而疲于路田荒人逃靡所底極
一不可也又以五萬石計每夫量計腳銀七八錢計銀
六七萬兩浮於正供民一歲而有正供者倍二不可也
興兩邑也有水師三營之兵有城守營之兵近又有撫
標駐防之兵不下五六千人雖給糧給餉不同大抵月
需米一千四五百石暨供億糧糧與夫塘馬料穀歲計
不下數萬其他雜派兩邑倍苦貴以協濟三不可也且
自 本朝用兵以來凡八旗駐莆時粟米未聞請協最
甚者耿兵守莆海寇踞莆雲屯蟻聚拷隨竭脂未聞僞

古愚心言

上郡治中書二

時請協福清寇時請協溫陵蓋以興郡陸路非若延建
協濟會城水路可通者比自前月十三後司倣催解開
者股慄至十八日又奉督院令牌急派協漳米一千石
穀三千石漳之數四千追呼疾苦泉之數五萬十倍於
漳有死而已四不可也而況由楓亭至惠安至洛陽白
晝伏莽所乏者糧萬一疎虞保無以糧資盜迫人於險
之慮運夫聞之畏死不前將來僱脚必至一二兩以上
一倍三倍五不可也夫粟行三百里石攷三十鍾千古
殷鑒案查去年正月間興郡未復則福省米運至興
泉郡未復則興郡米運至泉此一時隨師權宜之策既
而泉郡光復福興運米立罷豈不以彼都多一石之運
卽兩地考無限之膏乎罷而止之全活實多今當凋瘵
之餘浸假而大役至八九萬人浸假而大費至六七萬
金東野子之馬力竭矣策之不已望其緩須臾死者勢
必不能鵬家徒壁立憂在瓶罄賦役非所患也豈不愛
其絳而憂宗國左丘明恥之然痛有穀者利在粟生以
此搜括至泉則穀價益騰所苦輸納者一所利湧騰者
十袖而旁觀貧者心知其禍泄泄若處堂之雀詩曰其

古愚心言

上郡治中書三

何能淑載胥及溺所以太息流涕而不自已也蓋地方
罹禍數年元氣消亡水益深而火益熱昌黎有言奈之
何不窮且盜也誠為國家惜此一方民匪僅桑梓云爾
序承我下祖臺見召談協濟事倍切痾瘵刻卽看詳矣
惟是地方疾苦更欲上聞想於賢撫軍及藩憲前罄所
欲言不待請而後發也古者上佐與二千石同宣教化
別駕所以誨海沂也惟下祖臺為民請命情見乎詞同
寅協恭誼敦古處未有不和與有成者而况言足聽聞
比諸九臯鳴鶴非若晚鴈蹕隔翰音望其登天也難矣

古愚心言

上郡治中書

臨啓跋切

復郡二守張公祖書 癸亥

雙熊將發還記寒袍捧讀十行道真古處鴈遭甲寅閏
幾飲水千日不食偽粟不赴偽召不應偽試不考偽銜
不受偽職命垂絕如縵表微聞幽白丁巳十二月老祖
臺以郡司馬視郡事奉部憲嚴查案內始由是以死拒
偽始知有孝廉彭鵬其人而忌者遂以五不予鞠之比
戊午夏五道試童子科具狀存案詞多惡直怒狂替而
採菊蕙始得上達之二事者激揚微意今乃以節義肝
膽推許又屬望於乙丑之役情詞真摯重滋愧矣晚鴈

古愚心言

復郡二守書

敢不勉伏念鴈年二十四領鄉貢進士俟十年而就銓
得邑衙又俟十五年截催銓選薄此不甘尚欲以二十
五年老寒袍席帽蒙茸與羣少年角逐何愚且憊然或
者老孃抱嬰兒不至倒縲收之系楡則所不自量者也
遣僕候登舟肅函附復臨穎注馳

歲試上郡太守蘇公祖書

庚申木蘭簡

恭惟開府名家樂城仙品高橋實梓參天樾蔭南閩王友金昆同日符分三郡讀新師帥教條一道推本老泉進衆童蒙培植四門拭看秋樹啟者與郡僅轄兩邑莆中地瘦人貧惟事詞讀科名較著仙則寥寥寂寂兩邑人才懸絕今昔同軌突雖然府學進額仙邑不得入選斷案抵寄庄又非僅較人才而已茲當府童莆童仙童榮照成規分爲三案由府送道保結綦嚴無敢或紊矣惟是今歲復額保無乘間譸張生心問鼎者乎老祖臺

古愚心言

歲試上郡守書一

洩政方新此案未悉恐臨場率爾溫陵隔遠不及查例以進縱學憲至公且明而雌黃多口驟聽生疑此則諸童所鯁鯁慮也杞人分憂敢爲祖臺一一陳之昔莆人土田在仙籍買卽在仙每科歲考得以與試仙邑名曰寄庄按福州府附郭閩侯二縣糧米在下七縣者得進七縣學籍買視土田普天通例也故明莆童進仙庠指不勝屈其寄庄出身者洪武丁丑科至崇禎甲戌科甲榜則有林榮周瑩楊璣高昂高江林橋李多見俞誨朱顯文朱大綬其人者乙榜則有陳禮林越鄭純鄭瑤

陳行楊輟阮韜黃濂林文幹吳紳陳維孝劉大化吳執

御姚文煒陳承芳陳紳吳日謹陳傑林鳴皋其人者明經則有林震鄭澄葉茂端李蘆方植林枏李薦黃泰林府林偁陳文汴林賢張欽訓陳應箕曾夢奎曾懋亮周霖馬顯忠鄭風國王明隆黃起龍李馮飛陳楠康天陞蕭鏞其人者當日人文半藉莆才至今得列中學則寄庄之有光於仙也多矣乃惟古道虛公盡羅莆士土人弗堪忍侶而攻之莆仙互訐崇禎戊辰年經前文宗樊鈞批莆陽人文獨盛往例莆人寄庄得以附考仙邑仙

古愚心言

歲試上郡守書二

邑新進不得撥入府庠彰其盛也今寄庄不容附考府庠不容撥入永爲定規是仙之不得入府庠也以莆之不得與寄庄也斷案至明且悉矣然猶可謂日前代例耳乃自本朝設科以來寄庄未嘗還莆仙童絕無望蜀由是府案盡收莆才歷歷炳據閱今三十餘年矣此非監夏監殷之遺意耶康熙八年田文宗與仙紳徐雅佳同譜同門徐公子續雍續師已進仙庠紅案收入府庠入疑引類漸恐滋蔓莆紳袍卽控前任督撫院禁戢杜漸防微誠慎之也蒙批王文宗審報徐紳悔禍呈懇

照舊例歸仙學詳院批允在案則是府學舊例仙紳自言之矣院憲批定之矣其後取結取勘仙邑之人亦嘗講張爲幻日前明府學均撥莆僉揭之曰明季科歲考每案九十名計三年內府學進百八十名若果均撥仙邑應得數千人查洪武開科後府學中式七百九十餘名仙人絕無經見府庠可詐科第難誣而均撥之說窮又慮彼說府庠此取寄庄則曰仙亦有寄米在莆莆僉揭之曰莆米在仙連江里另名莆冬由莆冬寄庄起家別載如前若仙邑在莆升合絕無矣賦役全書可証而

古愚心言

歲試上郡守書三

寄米之說窮又曰成均不私於輩較郡學豈擅之郡城例應量撥莆僉揭之曰通例縣童撥府視縣分之大小人才之多寡由來舊矣卽以閩論上而福州府屬下而泉州府屬僻縣並無撥府他可推已嘗歷覽府志及八閩科第錄竊謂科甲者人才所自出也查前明仙邑舉於鄉考四十六人其外十人寄庄則莆產也登進士科者十人其外六人寄庄則又莆產也莆一邑登解元者三十二人登賢書者一千九百六十七人登進士榜者五百二十餘人明景太癸酉一榜同登者一邑四十六

人永樂宣德時戊子壬子京闈闕兩科同登解元者一邑四人嘉靖壬午癸卯閩粵榜同登元魁者一邑十人登巍科鼎甲者八九人任舉莆中一二姓科名匹敵仙邑數百年人物卽以本朝甲乙科論莆田鄉科中式一百六人甲科二十人仙邑連脫五科寥寥數人甲科止一人客歲庚申閩省再補鄉試仙邑又脫質諸通例撥府既非所宜按以成規寄庄又已相抵而量撥之說又窮所以此案炳如蒙前任府尊今江南撫憲幕及署府事今潮州守林查勘詳晰矣嶺蒙前府許勘詳矣

古愚心言

歲試上郡守書四

蒙前任督撫院檄取印結節經莆田縣王及前署縣糧廳劉及前縣儒學今禮部司務黃前府儒學今國子助教張各具印結矣又前府許出具印結勘詳至四矣先是王文宗批募府尊詳曰據詳府學歷試仙邑不得撥入今查紅案天啟七年有陳志高一名順治五年有嚴大捷陳思任二名十五年有鄭登第一名皆仙人卽府確查有無定例報時則募府尊勅學確查陳志高卽入府學次年崇禎改元莆紳袍公揭經前文宗樊中飭禁嚴在案嚴大捷陳思任當順治五年山海寇亂郡城被

爾初復乘機冒入府學順治八年莆紳袍公揭經前文
宗宋申飭在案本年內科歲兩考及順治十一年十三
年文宗孔科歲兩案順治十四年文宗陳歲考歷今五
試府庠從無仙童撥入在案查鄭登第係傳姓冒頂府
童與前嚴昌構冒購倪姓同十五年莆士譚然時登第
黜退後於倒案暗復申飭嚴載在案十七十八年文宗
宋科歲兩考康熙四年文宗陸七年文宗田科歲並考
從無仙童撥入在案勘詳至悉至前府許出勘且曰若
仙人例有撥府則徐纘雍纘師不必于紅案改入且當

古愚心言

歲試上郡守書五

莆人控院控憲時兩造對質豈不能出一詞分訴雍師
兄弟爲徐紳佳公子肯俯首自認舊例呈回原學乎事
之曲直例之有無亦大彰明較著者也府勘至此仙人
無詞矣其年惟許必昌一名冒入係莆紳楊諱夢鯉之
婿也衆攻稍息嗣是閩變試停至十八年孫文宗科歲
兩考仙童并無撥入在案去冬楊學憲歲考進取悉照
府案仙童現無撥入此則近例之可稽者也幸逢老祖
臺爲國育材嘉意提調以學憲如鑑如衡當不聞浮言
涸左右但自吏胥以下未有不和仙人入府庠彼薦人

者亦然所謂操廢逐末比諸地瘦人貧愛憎固不同耳
若非逐條縷析司衡者萬一面商不詳不備祖臺其何
以爲對故不得不陳者此也向於王孫二文宗披瀝憤
痛不爲勢屈不爲利誘惟欲體功令遵部文勿使人才
頽落以貽文教差附錄前奏孫文宗書稿呈上台覽耿
耿寸衷畧見於此夫當波靡之時尚且嘵嘵不已況今
學憲一代大賢又得老祖臺樂育起衰相與有成不孝
何忍誦金人銘三鍼其口童子案發通國皆修函薦子
弟親屬不孝一無所薦蓋子弟賢自入冰鑑子弟不賢

古愚心言

歲試上郡守書六

占多士府額何益耳肅牘而請獨於此事娓娓必有笑
其方而譏其類者方且慙不孝所以居心而立命也再
查莆田縣學科考優等原額九十名大收錄遺七十名
平海衛學科考優等原額三十名大收錄遺亦三十名
兩學科舉額通計二百二十餘名自客歲衛學奉裁歸
併莆田縣學兩學弟子員將四百人優等錄遺衛額悉
裁去數限人滿向隅必多敢請科舉額照原兩學人數
兩學額數合而擴增觀國之光鼓舞作興必由此伏惟
老祖臺實心大力問之必請請之必行特無有以是說

獻鵬從學校起見不揣竭蕘蕘詩曰採葑採菲母遺下
體其是謂夫附呈歷案一冊并賜覽觀

此與戊午上某司衡書同一婆心古愚爲窮孝廉
時已見梗槩若夫罷寄庄抵撥府數百年成例合
兩書觀之自悉查歷案多士勒石在郡學明倫堂
右古愚彭鵬識後

古愚心言

歲貢上郡守書七

上莆邑周明府書

庚申四月木蘭鵬吟錄額

大兵之後繼以凶年不虞蕘爾破之也二月穀每百斤
價騰至一兩三錢今騰至一兩六七錢計米一石四兩
以上告糴門絕大麥百斤一兩八九錢吸吸皇皇其勢
不能旦夕奉憲檄發銀到邑購穀萬石設站運至泉以
供凱旋顧念鳩鵲饑人苦無宿春月得粟二斗便可喘
延以萬石計之淋踢鼠雀諸耗十加其三可充五萬六
千人一月之食昔洪司錄邀留緇米日願以一身易十
萬人命號稱佛子良可念也況今購買供應經過大師
莆邑穀一千五百石零米八百八十五石零徵書交困
尚難猝辦又十七八兩年協泉消折數百石迫補未完
若復益以萬石諸項並征垂死者日蹙其死爲民父母
其何以生全之也伏乞迅賜詳文請停在泉未發三千
兩以安衆心弔回到興將發二千兩以甦民命如或必
需額寬六月以內稍登場圃此於暫緩購運之中熟寓
通融賑濟之意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仕宦而有仁政桑梓而有仁言其爲不忍之心一
也心言上郡邑祖父母書存以此

古愚心言

上莆邑周明府書

伏聞近修八閩通志因甲寅閩變一案將 本朝科目
姓氏多闕而不書義例嚴矣嘗讀綱目每有削其官而
仍書其名者萬世猶將見之似不必闕而況秉筆去留
者未盡奉三無也以 本朝丙午科舉人劉渭龍閩變
拒偽三載齋志入地而通志未聞立傳則凡是非不明
無華衮又安有斧鉞盡信書不如無書古今同慨所以
不揣卑賤輒敢以渭龍傳具狀上瀋明聽先奉批藩司
查報繳既報又奉批誌書達部不便互異仰府存案以
俟將來繳死者已矣今當循計截選各取具親供印甘
結所慎核者不染偽三字而已若賜者遭亂一介不死
之身也所以不揣卑賤又輒敢以拒偽歷案鑒前慮後
再瀋明聽案在康熙十六年十月奉部憲嚴查不受偽
職偽銜與郡列屬首名本府廳縣具結冊報十七年八
月起文借計蒙前縣詳府則曰庚子科舉人彭鵬遭亂
三年飲水一千日餓死而甦者二十五回不食偽粟不
赴偽召不應偽試不考偽銜屢迫守死益堅忠義真確
輿論允協此實不受偽職之處詳在石知縣看語中續

奉司牌取具郡邑印結保認則曰舉人彭鵬絕粒飲水
知有節而不知有身允堪表異詳在覆看語中隨蒙前
府詳司則曰舉人彭鵬抗辭拒偽詳在陞任郡守下看
語中蒙驛鹽道署藩司王前撫院吳給咨則曰覆勘舉
人彭鵬稟不受偽詳在咨文中是年染病人文在籍次
年以存案呈明郡邑蒙前署縣全知縣則曰一片丹心
三年苦節今正烈士利見斷非朦混稱疾者比又蒙郡
守下轉詳藩司則曰舉人彭鵬三年堅臥不肯染偽詳
在十八年二月看語中已上會試歷案因病濡滯禮部
未之見也是年五月奉吏部截選值父病篤父子不忍
割離援部文內載截催官員患病及患病未痊准與註
冊例蒙署縣則曰閩變三年偽檄逼催冰霜之操凜不
可奪詳在署縣湯糧廳看語中蒙前府則曰閩省兩經
變亂舉人彭鵬始而托病伏床繼而絕粒飲水其前後
不考偽銜不受偽職之處最為彰明真卓然特立之操
詳在郡守下看語中本年十月呈報丁憂蒙署縣則曰
為父致病不忍絕祀與夫三載堅臥不肯染偽守臣節
而盡子情皆未易觀蒙前府則曰堅貞抗節詳在糧廳

湯都守下看詳中二十一年正月服闋起服蒙前縣周知縣郡守蘇則曰舉人彭鵬苦守臣節堅臥三年集不苟受偽職偽銜出具印結已上惟起服一案達部而丁憂申報不料爲司蠹翁成翁清故匿一切看詳吏部未之見也二十一年六月奉部以丁憂失報咨院行查業郡守蘇察案逐塘挨訊由甬陽塘至三山總舖司舖遞掛號年月不爽蒙前任臬司張兼署藩篆夾鞠翁成兄弟供出原匿郡邑詳文及親供甘結各副核詳前撫部院董則又有日本官矢志抗節屢折不回等語咨部在

古愚心言

福建撫部院書三

案而盡兄弟援赦免罪矣不大創亦不大懼乘今謁選文內年歲錯寫一字行牌查換卽云供結冗繁着盡刪削若非郡邑力爲主持藩司心已洞照則寒袍貧士安能禁其鬼蜮而不終逞乎此屬所謂鑒於前者也由茲出門萬一復行通查蠹又取前案而匿之涇渭混淆奉查者無從而徵信此屬所謂慮於後者也謹附拒偽歷案壹冊實粘狀內自康熙拾陸年十一月訖貳拾叁年十月郡邑吏禮兩房計共貳拾卷列之以某年某月某日晰之以某詳某看某結繫之以某房某吏凡稿內

用印幾顆詳文稽印簿載蓋印幾顆鈐印幾顆一一細註冊內乞勅查對與冊所註符照詳立案庶自下而上容難磨滅所尤於不死之身多矣至夫死者不負科名不愧節義如舉人劉渭龍雖未及誌或表里或題廬樹之風聲其於勵廉隅式波靡亦稍庶幾云爾此今日八閩當務之最急者附呈近刻爲咲錄二部并賜覽觀臨稟主臣

古愚心言

福建撫部院書四

是年上書具呈爲拒偽歷案分明奸胥匿卷可鑒乞勅檢案防弊照詳事蒙前撫院全批誓不從逆三載堅貞歷查有據殊可嘉尚其刻稿博雅精深紛披古藻可稱有行有文仰興化府查照存案徵文留覽今存此書此之謂心言

寄上太守蘇公祖書 甲子榕城稿

世之言別者非勢分之同則貧賤之交與親暱之情也
今以寒袍視二千石勢與分隔既不同夫貧賤之交而
拘墟硯介含讀法公謁外差爲陽鱗又疎遠而不能親
也久矣自顧強仕時奉吏部截催歷七載未甘謁選至
此尚稱乙丑偕計見聞者不以爲癡卽以爲怪何行而
柳榆之我賢師帥儼然責也日餞日別下交忌分感獨
以情云乎然鵬所以感者實不自此始先是閩變以死
拒僞召悉在嚴查行查各案內方其亂也形骸俱廢疑

古愚心言

寄上蘇公祖書一

者欲致之死及其平也蟻蝨尚存忌者又恨其生忌者
之心更毒於疑者已未丁憂一案遂爲藩司官科吏翁
成翁清兄弟鬼蜮所匿比至起服始奉部查若非老祖
臺細閱陞任下公祖稽印號簿逐塘取結與臬憲署方
岳張公祖嚴查供吐則失報處分誰白之者感始此抵
省以前事呈院并呈歷案一冊刻稿二冊奉批孝廉誓
不從逆三載堅貞歷查有據殊可嘉尚其刻稿博雅精
深紛披古藻可稱有行有文興化府查昭存案繳文留
覽卽日郵筒至府卽日解纜行舟回首家鄉寧欲存此

爲己之心損人之事試鑒夫僉謀區測而匪但於忌不
得不鯁鯁慮耳敢請行縣查昭并勅本府吏禮二房昭
卷磨對票與冊符報院存案雖有神猾亦不能滅此而
逞其技卽前狀所稱懲前毖後意也知已感恩終莫知
其所報甲子季冬朔日洪塘舟次

古愚心言

寄上蘇公祖書二

上通永道辯明掠馬庄盜案書

乙丑臨海稿
八月十二

日者幢益行部茅屋僧房藉爲館驛雖下邑凋殘則爾
然擁篲有餘慙矣辱荷慈慈破格優禮從者仰承德意
各飲水去旦夕揚鑣東旋負弩前迎舉頭瞻仰本月初
四日未刻有大掠馬庄正白旗庄頭宋之翰爲報明查
劫事卑職查邑屬無此庄村因事關盜案會同駐防尉
三河營守備齊詣親勘移牒薊州未見牒覆不得不申
明憲臺比准薊牒云據捕衙呈稱地與民皆屬三河卑
職仍會駐防尉三河營筆帖式再詣大掠馬庄先至本

古愚心言

掠馬庄盜案書一

庄觀音堂卽傳薊州牒內有名陳思敬許庄頭等面詢
各與薊州原供迥異又據陳思敬弟陳思化供稱地屬
薊州現業燒缸上薊州稅又據油磨王五供稱係薊州
上安和頭甲民向來磨油生理薊州油磨不上稅四隣
口供鑿鑿又公勘之翰住房前後左右皆屬薊翰居中
央非疆界相連可混卸者比且本庄觀音堂豎樑現寫
薊州城掠馬庄建堂壁又寫住僧募化薊州掠馬庄人
等墨痕猶新據稱撥補圈佔在順治三四年而鑄鐘年
寫庚寅又是順治七年薊州南掠馬庄鑄而寺樑題寫

薊州又是康熙十四年四月卑職恐其塗壁毀鐘搥樑
臨行喚薊州許庄頭及庄衆一二指示夫以思化之缸
稅現在薊州王五之油磨不屬三河已自分明而況寺
與鐘題寫薊州掠馬庄大書特書不一書卑職雖欲於
三河境內另添一掠馬庄何敢也緣附隣封仰倚提挈
未便一一徑詳幸逢憲駕經臨薊州星夜肅稟叩乞面
勅尅日會勘申報清盜案全隣誼公私均便

古愚心言

掠馬庄盜案書二

此宰河甫一月事也客謂曲認則緝限尚兩年堅
執則創職不旋踵所以權於利害緩急者審矣然
此疆彼界各自割然違心承之必發狂疾以此應
客客咋舌退其後公勘繪圖抄卷盈篋載在辯明
盜案檢獲順治初年薊州撥補三河地畝村庄印
冊中繳詳稿內是時通永道商丘宋先生秉持至
公奉委會勘者通潞州牧三韓傅君育菴大無私
也心言附識

謝直隸守道歲臘給項書 丙寅臘月稿

驛吏歲寒驕語不凋也難矣昨之日奉天俸餉銀需車
八十七輛折價與僱價交趣道苦埋輪金難點鐵站幾
倒押車披甲每輛復索車夫大錢三百爲民力爭拔其
字箭貯縣匍匐護至薊將呼籲 行營席蒙請命戶部
郎力勸隱忍吞聲歸漏四下衝寒呵凍徹骨痛心坐
而待曙想封印不過二十日仰天仰屋嗟乎漆園叟之
說酒酣也升斗可活卑職若巨魚失水蟲蚋烏鳶八面
噴啄非乞命西江不得蘇初借本道庫項四百兩叠奉
古愚心言
謝直隸守道書
鐵催其餘債主聞保定領項至不辨多寡口之叢也利
於啄惜於噴列爐冶於庭點水何救先於通潞獻賦時
蕭寺修稟雪與淚齊下者此也忽捧憲檄憲批存留缺
額趣領尚慮領役之後期當稅又准抵以示索債者環
困少緩此如垂綆而施之千仞也墜落舉頭又不忍自
引決夫感恩者必曰圖報下吏何以報但願異日謁龍
門坐而語曰若不負所知飲水茹藥良苦聞此則卑職
心甘矣

上通永道宋先生書 丁卯臘月稿

牢洵無狀屢以盜案累清俸不加督責已幸忽聞獎薦
破格憲臺不於署中示稿職鵬亦不於吏手覓稿憲臺
如衡職鵬如矢兩相遇而兩相忘今檄知到縣伏讀薦
牘燮下焦尾登諸絲桐得毋媿乎然勢處其極萬難苟
全卽車馬工料行追一項已痛哭言之矣又駐防採買
米石一項部文到日與閩邑士民商酌大忤同城意奈
何

古愚心言

上通永道書

上直隸守道朱先生書

丁卯臨洺稿

洺河苦海也使普天之吏盡如洺也則讀書種子人人自頹矣然見今世下吏屏氣吞聲偃蹇踟躇皇皇鵬俯仰自寬使普天之吏盡如洺也則人人自奮矣所以三載來沃以雪霜砥以矢石惟恐一事一念稍蒙不潔以塵水鑑緣去夏脫逃監犯一名限緝已滿例降一級調用查本犯係庄衆越逐擒獲未送縣羣毆無完膚不忍以垂斃之人定未取供之案收監調理俟其甦而訊之值雨災壞墻逃去僉以不速斃之獄爲恨嗟乎鬼

古愚心言

上守道朱先生書一

神可畏乘其將斃而遽斃之忍乎乃竟以此降調屬者洺邑士民連呈具本齋糧匍匐止之弗休足至重爾蒙憲批獎借過情雖去無憾矣武聞外簾遵府牌召入坡事將行謁令徑比部公自乙丑季夏迄丁卯季秋始一謁不俟持掃閤者納焉承破格有加爲無厭瀆請自惟此身墮落毋論他事卽僱車輻墊揭銀二千五百餘兩四六給發利不勝償不幸又爲裁撤馬車十輛追回兩年撥給工料銀一千三百餘兩將前項僱價抵水益深而火益熱救焚救溺兩無術以致借給五百兩尚

未補庫一旦降調襍被蕭然未解之項積逋之債如兩

斧向顛木而交伐也所望署員接代稍具仁心不至溝

壑而加石先是知縣卅德丁憂有武清丞何桂署篆其

人爲三晉明經嘗語鵬以寒當此地新舊母相苦憶當

日仁人之言想此承君子之行委署俯仰所請又出署

後城內無民舍廟宇可賃間有庄頭家枝棲羞借內止

一婢子當將產之月百凡苦況鵬自胼胝非可令他人

見也縣署西偏有土樓壹間係自築暫以容膝門從馬

廄行傷哉吏也避債無臺託身無所宇宙之大也無從

古愚心言

上守道朱先生書二

爲兒女覓落地處依棲廐後尚恐不得與言及此可奈

何

上直隸撫都院于先生書

今茲畿內羣吏欣欣然皆思自濯磨風幾近古何意東
西京百一十二縣行取合例薦五人外破格特薦一如
藍如桂如茶如水如雪如石如矢素不見面之員爲京
東西冠通永道行知還疑似夢客謂宜詣轅門百拜謝
所知竊以爲不可夫薦人爲國果如其人也異時龜
勉建白上不負

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則真無負所知者矣若僣倖感
恩此流俗之情非憲臺虛公無我澄清風厲意亦非三

古愚心言

上直隸撫都院書一

河縣知縣彭鵬之所能行所肯行者也四月憲臺恭送
八皇太后梓宮駐河邑二日以未哭梓宮不敢私謁越三
日渡河微臣隨班行禮畢以未便易服不敢謁必俟東
旋重始進也憲差三河營張把總傳召不許爲疎乃嘆
敬慎拘方實惟憲鑒難與外人言也近聞部覆有承緝
接緝一十六案行取例不合嗟乎一案不合足矣天地
間誰非臣子雖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一不可盡職烏
臺青瑣奚爲哉然緣盜案例處分去此不遠耳謹呈
笑錄一卷卷釐七語各有小序七語頗關風教二十四

年逐隊公車入京師不肯獻書供人覆讒侍御魏公雙

鳳春坊閭公世繩與故僉憲房公廷禎服部主政趙公

廷錫心知之識之侍御得鸞笑錄挑燈閱徹夜贈以詩

春坊得之僧舍擊節枉顧書御製竹賦以贈主政聞

赴洵馬前壯以酒曰行矣吾輩勉爲之時僉憲任副京

兆親至蕭寺不以屬禮畜之臨行拈之曰願子學聖賢

不願子爲豪傑是年乙丑禮闈卷出編修王公詰生房

已錄而乙之既見七語嘆曰若公文行兼收矣先

亦嘗獻書閩省大中丞金公批於牘曰誓不從逆三載

古愚心言

上直隸撫都院書二

堅貞歷查確據殊可嘉尚其刻稿博雅精深紛披古藻
可稱有行有文檄興化府存案文畱覽又嘗以閩誌告
成不列故八閩丙午孝廉劉渭龍節義名乃書渭龍傳
獻狀狀批藩司傳并發查覆得實既而大中丞以通誌
達部不便互異檄府將劉孝廉節義存案俟後來闢發
繳夫以大中丞保釐一方而得一生士亦僅托諸空言
形諸贊嘆得一死士亦不能發其幽光僅以節行二字
存案待諸後人太史公曰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初康熙十六年十月部文院檄嚴核閩省舉人進士有

無從逆受僞分別造冊比及計偕嚴核起送郡邑潘臬撫軍屢有舉人彭鵬遭閩亂伴狂拒僞飲水絕粒三載堅臥真忠真節等語在案終無以蕪蘆草莽托疾堅臥千餘日不食僞粟不考僞銜不受僞職不應僞試不赴僞召特爲

皇上陳之者原刻拒僞歷案稍志本末謹以一冊上呈見所履之危所耐之苦履與耐內自靖而已康熙十七年截催赴選尚志不赴居家事父父沒負土爲墳服闋又三年卽乙丑仍以席帽應春官已得而失將南歸圖鼓

古愚心言

上直隸撫院書三

徐勇同學力勸就銓不自堅持聽人穿鼻掣籤得三河淪入苦海矣屢狀乞罷去年以監犯越獄承緝滿限部議炤例降級調用欽奉

特旨從寬畱任謹齋沐設香案向北九叩自誓而告諸民具詳報憲詳內附甲寅拒僞自誓蒙憲批大學誠意一章言君子慎獨之功至謹至密爲民父母者肯時時以此警戒何必又立當官功過格自作門外漢乎據詳且見毋欺自慊心胷非野狐禪可比本院秉鑒之好深爲嘉予幸努力修持以報國恩可也鵬捧讀賦愧儼若

義銘不止書諸紳慨自閩省光復後以苦節知鵬者群邑潘臬撫軍多以言爲笑錄與拒僞歷案出冀北燕臺知之者惟侍御春坊僉憲編修版部以不得薦人爲恨天壤間何寂寂也今度洵吏冰雪亦何至如飲水絕粒時度洵吏馬牛亦何至如滅趾毀形天地踟躕時度洵吏困苦艱難亦何至如剝床以膚家人吃糠粃時度洵吏強項亦何至如引頸就刃以死拒僞時而前後獎薦不一詞逢人每語必首循良則是三載愚忠反不及一行作吏遭逢真知至此也伏惟畱任幸沐

古愚心言

上直隸撫院書四

君恩臣已莫報吏惟勉旃蓋所勉者表與裏母或二袁與影母或慙耳若夫功名外物也得與不得曰有命先師教之矣時當絃粟一天明月懸照此心鵬也又何言

恭修南北路橋梁竣工報通永道書

戊辰閏九月

自二月望日奉工部堂牌墊道搭橋隨蒙本部左堂傳到縣查勘卽蒙本部正堂蘇親臨指示三邑境內修墊南路一條搭橋二座恭候

大行太皇太后梓宮經由修墊北路一條搭橋四座恭候

皇太后經臨所用民夫照八路十五鄉保甲冊除老幼疾病不派外餘悉均差就近分地凡住旗庄賃旗房者樂不得混免民情允協先已報明在案今四月初七日伊邇屢屢慮差員行查謹以南北路道里橋梁廣長及

古愚心言

恭修竣工報書一

自通至三至蒯 享殿里數營盤處所與夫守路細工恭昇班牌候用磚井一一爲憲臺陳之南路西界自通州潞丘河東起至正東錯河西止計地五十一里三百六十弓正東自錯河西起至蒯州東界楊園子庄北止計地十里零九十弓路廣三丈二尺凡六十一里零九十弓此則自西至東南路道里廣長之大槩也由西界至南洲頭庄東搭橋一座橋身如路左右欄杆包席盡龍高以橫席爲度橋長三丈五尺東西馬頭各長一丈五尺山南洲頭東至錯河搭大橋一座橋身廣如南洲

頭長八丈五尺左右欄杆包席盡龍欄杆外各剩一尺

東西馬頭各長一丈五尺需用扒頭木四十五根長一丈四尺頂一尺椿木一百八十根長一丈二尺頂六寸弓椿木一百三十五根長一丈二尺頂六寸順水木卽鋪木三百二十根長一丈三尺頂七寸欄杆中檔不計此則自西至東南路橋梁廣長之大槩也自通州八里橋恭設 享殿距潞丘河二十八里自三河雙相庄西南恭設 享殿距潞丘河一十四里通計而 享殿相距四十二里自雙相至錯河三十六里恭設 享殿在

古愚心言

恭修竣工報書一

新屯庄西南距錯河東半里至東界楊園子九里零二百七十弓至蒯州孫各庄 享殿三十二里通計四十一里二百七十弓此則自西至東 享殿里數之大槩也 享殿外工部各置大水缸六口今另添十口盛水以飄方圓五里內通示旗民各謹火燭仍令保甲長日夜傳呼以戒不虞北路正西自蠻子營通州交界起至正東河西止計地三十三里零一百四十四弓正東自河東起至段家嶺蒯州交界止計地一十一里零一百二十六弓通計境內墊道四十四里零一百七十弓路

廣一丈四尺自通州蠻子營而西五里至趙新庄二里至王各庄二里至張各庄一里至北蔡各庄皆通州地方蔡各庄而西只有樊村數家屬三河遵本道命代通州再墊三里親執鋤耒率先民亦終事此則自西至東北路里數之大槩也南路 駐蹕恭隨 享殿北路

皇太后駐蹕營盤在安家庄東小密庄東南曹家庄正南長四十丈廣二十丈距樊村二十八里至河東一十六里至段家嶺東界一十一里零一百二十六弓每營盤遵備小桌十張大缸六口瓦盆十個通示附近五里內

古愚心言

恭修竣工報告三

旗民各謹火燭并禁男婦出庄窺探先於二百戶庄南燕兒口庄西設營盤一處又於十百戶庄南石碑庄北設營盤一處聽候酌用此則自西至東北路營盤之大槩也由西界至潘各庄距樊村二十一里離蠻子營八里至定府庄十六里搭橋一座橋身長八丈廣如路一丈四尺東連道西馬頭一丈五尺由潘各庄至小定府庄北橋一座橋身長五尺廣如潘各庄橋東西馬頭各一丈五尺包席畫龍距潘各庄東一十六里至河東大橋九里由小定府庄至河搭大橋一座在東套東北上

流橋身長十丈廣如路欄杆包席畫龍左右剩一尺東西馬頭各一丈需用扒頭木三十二根長一丈四尺頂一尺椿木一百二十八根長一丈二尺頂六寸弔椿木九十六根長一丈二尺頂六寸鋪木一百九十七根長一丈三尺頂七寸欄杆申檔不計數距定府庄小橋九里至段家嶺東界一十一里零一百二十六弓又燕兒口另設一橋計長一十一丈廣八尺離大橋一百三十八丈此則自西至東北路橋梁之大槩也南北路於水遠處道傍量穿土井令各夫自帶水桶以便灑地中壓

古愚心言

恭修竣工報告四

以牛碾兩旁聚土作領高濶不過一尺均勻直如繩又竣工後酌量每一里內撥夫五名守路防夜行騎馬者踐踏又每里另搭席篷一處為守路者蔽風雨此則修墊細工及體恤民力之大槩也自洛丘河接連起至西享殿止豎有恭昇

太皇太后梓宮班牌一十枝自西 享殿至東 享殿止豎有班牌三十枝自東 享殿至薊州東界止豎有班牌九枝接連薊州此則恭昇 梓宮班牌之大槩也又查西 享殿六里內各庄磚石井計一十九圓東北雙秀

庄二里磚井七圓齊家屯六里磚井二圓正北柳河屯
六里磚井四圓西南岡子屯五里磚井四圓石各新庄
二里磚井一圓小石各庄磚井一圓東 享殿五里內
磚石井計五圓東南閑家庄六里薊州地方磚井一圓
北燕村四里磚井一圓東北新屯庄一里半磚井三圓
此則自西至東聽候 黃封磚井之大槩也又錯河上
流另駕軟橋渡運巨石八輪車先已報明在案今運行
無恙自二月至三月部差大人暨筆帖式悉知窮吏苦
心并無另索供應亦無遷怒里民吏民皆安大異曩時

古愚心言

恭修竣工報告五

本部尚書蘇先生每至優禮獎揚嘗前驅抵邑境夏店
行厨未至職饋蒸蹄厄酒召入命坐而語曰食爾饋我
心卽痛謝不受命左右取水梳引滿自沾唇并與侍坐
諸司語曰三河酒清且苦不可不共嘗諸司以下各飲
一口自是橋梁告竣於鮑丘小河錯河并錯河上流各
具羊豕祭橋祭畢致送於督理蓋 享殿修路搭橋諸
公凡數處益以酒固辭謝不受乃置十鍋於路飪而熟
之如陳孺子之宰也召鄉長保甲長庄長率應工民夫
飲酒食肉宣諸公之廉廣諸公之惠諸公聞之咸喜小

憲臺惓惓下詢觀縷備悉目前惟需用水塊最急邑人
向不食冰其地亦向不可藏冰去歲開土成窖衆謂無
用昨急鑿隙視之堅白挺然邀天之幸然實由憲臺餘
庇所及又未敢專歸諸天數日內諸務倍加恪謹自盡
臣職并慰憲心毋煩差役之煩臨附呈南北路畫圖一
冊指掌列眉伏惟察照

古愚心言

恭修竣工報告六

復商丘先生書

此原附錄

屬者封疆重寄簡在帝心中外胥慶讀至擊楫返百九之風隨車下沛然之雨天且不違而況於人子楚兵狂亂震隣杞憂豫官果有選端之形殲厥渠魁餘黨不問處置得宜安危所以恃大臣也憶白潞河送別承授商丘家乘命與少公子相見情緒謫摯嗣而天泉行部价人維藩脩候閑如而賜書郵致慰勉有加比及節鉞西臨又得使者捧札至前此潞牧爲言自江南來者方岳手書諄囑以觀察方岳撫軍不忘屬吏屬吏何以戡若

古愚心言

復商丘先生書一

曰是可備藥籠充夾袋者也然而秋門陸莊又何有於焦尾石田哉夫公忠體國以人事

君不以鵬爲衆人裁之培之嘘之煦之又從而面命之耳提之而鵬內自省矣當撫憲特薦行取第一部覆格於例人人惋惜鵬獨以男子豈必臺垣始可爲哉一命之微存心及物皆可對天地而答

聖明自省益自勵十月十二日

聖駕駐蹕河邑 召見賜金方遭馬羣筆捷後右下指節

幾斷漬至手背人詞

天顏咫尺何不以此奏鵬撫然曰幸得親

天子所欲奏者吏治民生耳一身非所論況一節乎謹錄天語並臣對馳報院道蒙院憲賜札曰三河實心實政噴噴人口原從身體力行上用功非世俗從事聲音笑貌可比僕服膺久矣頃接來牘知蒙 召問異數優渥

聖主謂心吏治獎勵廉能至此讀未終卷不覺淚數行下也廉吏不可爲而可爲於此益信 召問紀畧刻成可寄數十本廣布同人至直屬上下條案俱須馳致一冊以當發藥此仰善與人同之意疏稿一部附覽欣復不

古愚心言

復商丘先生書二

宣鵬得札伏讀自省自勵又自愧紀畧刻成齋盥稟復曰恭蒙憲札有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一語誰甘暴棄而不廉乎然有不得廉者有不敢廉者難之肋鷲鷲之股股與肋且索肉則不得廉獨之日嶺南之雪雪與日以爲怪則不敢廉今畿甸得廉敢廉之際也吏實何能之有同時適梓江右撫軍賜札至伏念撫軍自臬藩至是賜札四鵬經年間歲無寸稟矢諸心不失諸口絕不以形迹爲疎是真知鵬者也獨先開行取特薦卽以毋自非薄貽笑千古是稟是戒豈卑棲可信而朝陽舉可疑

乎鵬閩南一男子耳戴天履地丹赤耿耿可窮可通可
貴可賤而不可奪升沉何所願但願道可行耳此鵬所
以復院憲附錄以報鵬聞事君者忠個性成非待感恩
而後矢報者也客冬邸報畱任一案書問以爲希有茲
已至五念及此而思報捐糜所性又加感焉誠不知其
所云謹寄紀畧四十冊恭呈示之西江諸邑西江諸邑
聞鵬先爲獎薦士今荷

皇上特知別無他能止此不敢欺不敢懈之心則凡卓絕
異等者聞風思奮皆自隗始豫章接壤閩粵間建威銷

古愚心言

復商丘先生書三

· 萌詩歌網繆良有以也萬惟畱意另呈曹節婦碑記二
紙坊表採白石樹之大達碑文不再撰節錄詳稿後之
知有曹氏者其在斯乎河邑地震城郭丘墟大成廟草
第三楹飄搖欲墮啓聖祠東西廡基址蕩然牌位無一
存春秋祀裁紙糊諸廟東西壁所以先丞相文康公祀
名宦鵬不敢先啓聖公先賢先儒而有祠者禮也今廟
廡合尖矣名宦祠旦夕落成與鄉賢峙春明請主入祖
巨馨香吏雖不文尚有石刻垂諸後容再附寄

上通永道孟公書

戊辰臨海稿

卑職以一身行東西界南北路之役東呼東應西呼西
應道南呼南道北呼北南北俱呼則形影分應漆園叟
所云應牛應馬殆有甚焉本月初七日未時蒙憲檄差
督備辦堅固好車三百輛逐日伺候運送席料等項捧
檄戰慄星即奔命所與不即阻越者以本州僱覓車夫
可以重僱補救不逮耳昨隨大司空蘇公至夏店又蒙
憲差傳空車回州即晨車盡西歸間有思東者家在東
非投其轄也陵差浩繁既不准援康熙十一年十九

古愚心言

通永道孟公書一

年建陵添設三河領車一十輛改牛車爲馬十六輛
而通融僱覓又不可得重以車價借墊炊無米點無金
勢處萬難是垂絕之綫爲必斃之命也所望本州救苦
弘慈憲臺恤屬破格開一准僱之門稍緩須臾死耳又
梓宮經由道路橋梁蒙憲鑒隻身四應特委武清典史李
清寶抵典史宣壯等初九日卯時於州界遇李捕入境
西時宜捕會見李捕云遵奉憲諭查至百孚途止宜捕
云百孚途查至薊州交界止初十日宜捕在羊園子地
方蒙大司空蘇公面諭何用二捕爲立刻使去昨已口

授憲役外合另具稟飛報又北路墊道洵邑畫界而止
若以樊村數家令邑民代州民往役六里則西北道南
蔡各庄半隸通州迤西張西營又隸通州何以縣界反
過張各庄底於降丘河東路道北自九百戶十百戶皆
隸薊州何以縣界過九百戶十百戶底於段家嶺又東
路道南閭各庄隸薊州何以縣界過數里底於羊園子
蓋犬牙相錯振古如茲不能驅民以從者勢也語云聞
不如見敢請憲駕便道經臨一一親勘勸諭邑民民情
允服下吏負鋤耜白率先莫非王土莫非王臣豈敢以
古愚心言
通永道孟公書二

疆界致辭伏惟裁示

此書上而僱覓之車仍苦追押而墊道之役仍苦
獨勞所幸東西路車夫以道無拷索咸樂爲用又
幸邑屬八路十五鄉赤子以身爲率先咸肯赴工
心言存此識民情也舊洵宰古愚書後

上通永觀察孟公書

庚辰臨洵稿

日者西人楊可用捏報盜案至六百餘金遇賊馬多至
五匹又有附城孔道隨而改口此厥不愆禍也適止然
卑職任內自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一案處分疊
至不以此案爲去留伸紙而輟者三既而思曰真盜尙
與緝拿假案何處提捕自悞以悞後人偏始作矣所以
報憲者仰藉憲威懲創炳示通衢毋生戎心何忍逆億
及此比見總捕廳審訊與楊可用當堂口供而質疑捕
役王德勝竊店之目見耳聞始知爲營弁某指使雖甚

古愚心言

上通永道孟公書一

咤異終願網開四面不獨三也今聞天津衛有放印子
錢人宋某與弁交好力勸可用活供兩全甚幸但卑職
昨在州城聞可用奄奄喘息如縲查可用之妻宋某之
姊也彼宋某者不忍於友而忍於親姊之婿人命朝露
摧枯振落呼吸間事耳一倖局外一死獄中恐鬼昧無
知不慰宋某反恨三河令解彼腐訴閭君而媚嫉者又
喜爲異說必交口下吏戕人之命絕人之嗣婦人之妻
下吏雖不恤彼言惟是惴惴者天也知而卷舌死者啼
冤獨不畏彼蒼之譴於後乎伏乞俯採芻言迅着宋某

代爲調治毋致戾戾又丁藍泰今稱姚士秀爲楊回子
命案而來俱在前後各供內備叙通報聞其有母終鮮
兄弟益不勝憫痛云爾嗟乎卑職民牧也而忍言殺人
乎殺人者國之法也國法且欽恤而况牧者民之父母
乎與言至此奈何奈何

此案畢竟楊可用戾戾矣營弁某今諱其名善善
長而惡惡短春秋之義也古愚識

古愚心言

上觀卷五公書二

答守道董公書 已巳臨河稿

平山尉葉錦手授憲札頒發一十二金賜給邑屬樊各
庄耆民縱步爲其子娶婦此舉近古希見隨查此庄無
其人再查西南路讓二鄉第八保有樊村於十家甲冊
中檢得姓名寅請赴縣麗眉皓髮詢其年已七十八先
列勸序其子長者鰥夫年四十四次與三亦古者男子
宜娶時也咸未有室備宣德意步謹對曰荒庄僻壤從
不見貴人顯者得母是去臘二十七日騎從過村間及
老民平乃語之曰是卽原奉天京兆董公今守道同懷
兄也步父子相顧驚喜捧金謝去伏惟京兆公旌旆經
臨未嘗信宿而留意窮簷亟以相告憲臺聞之推情下
逮君陳之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施及有政其是謂歟自
當速彼婚媾力襄其成至於保護扶持司牧者分內事
也觀感之心倍覺油然而

存此爲千秋佳話留意窮簷推情孝友願普天下
仕者擴而克之舊泂令彭鵬謹識

古愚心言

答守道董公書

賑儀報直隸撫都院書

已臨河稿

大澤民命兩惟此賑每賑一人發一粟一米儼若

聖明之咫尺天地之鑒臨又若家人婦子嗷嗷有聲喁喁相告不忍遺亦不敢徇然以不敢與不忍之心較則不忍之心較長也二月部堂親詣查核適在霖雨普遍後一入人家雜糧種有少許久旱逢雨人雖饑未有不貸種而耕爲秋收計也以是數見幾獲罪隨命取出印結急而號曰日中必取印甘結印在懷中卽繳愚意無知語多在督部堂惻然隨至各村庄民舍愚民倉皇不知所對皆云姓名本縣報我者也轉喉氣逆不復置喙一路淚湧如泉聲徹於天越三日冒雨隨至薊州長跪致辭曰今者奉

古愚心言

賑儀報撫院書一

天子命察查情形如三日內所查幾無可賑矣然以連日所歷庄村每庄斷火垂絕者親筆圈出極饑三四家二三家闔邑計六百庄每家少以一名口計亦有極饑應賑三千餘人以三千餘人仰命於天不敢不爲請不忍不爲請部堂惻然曰慎毋溢隨而繕稟上通永道畧云日者雨後查核民憫憫然前後異詞矣比見發粟時民

出望然前後又異詞矣豈惟民哉士也固極昨縣試首

題知我者其天乎次題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靜言思之躬自悼也聞薊州賑過止二百名口簡而易了若以其數計之尚多十餘倍肱折而不知醫背芒而不知刺輒覆而不知鑒顛何甚今與劉州同核而又核大名口僅二千四百六十六人小名口八十人視部查不遠矣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子與夫子度其思以爲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夫致君堯舜致身必如稷契此則大臣之用心鵬么麼也又何知稟上隨賑隨增量加三百二十餘人所謂不忍之心視不敢之心較長者此耳其他悉在詳文內統希慈照痔疾大潰步履不能自由臨稟伏書未盡欲言

古愚心言

賑儀報撫院書二

愚慙狂瞽每爲諸君子包容兩叙部堂惻然識感也三千人仰命於天不敢不爲請不忍不爲請請者邑吏爲民之心也請之而無不行者部堂布上之德也感豈以私哉舊河宰彭鵬書後

寄傳育菴書 癸酉八月燕寧稿

憶昔親承提命相期千古然以弟愚而介殊不似老先生清而和也近見維揚二千石簡自宸衷與弟前後拔擢皆異數先是特旨授琴溪分秋潞河惟以清白矢報話別當時引爲同志數年來言行果不渝軍荷聖天子特達之知蓋高蓋厚吾兩人所以永矢者更不知何如京邸自律如戒僧無可將意有家機二端附致封函值秋中想一天明月拭看光被度非二十四橋所得私耳不盡

古愚心言

寄傳育菴書

再復商丘先生書 庚午十一月燕寧稿

前年六月今年九月捧賜札至再六月在安陽劾參未結案之先九月在特旨行取未引見之日感荷惓惓一至此葵心能向而不能言扶桑鑒之矣回首歷案處分均蒙從寬是之謂赦過若安陽一參再劾部議削職得邀寬免是之謂宥罪過與罪不同人臣而敢自陷於罪乎況當

古愚心言

再復商丘書一

聖恩浩蕩之日反有隱匿人命之糾被此以往負痛含冤查此案控告在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批審在二月初八日審報在二月二十六日覆審在三月二十九日解審在閏三月十四日改批糧廳在二十二日再批通州牧在二十八日李牧覆訊在四月初九日無招無據未結未詳突於四月十二日劾疏網鉗謂究審不力宜參遲至數月則何緩若批州未結先參率爾憑空又何急緩急兩無名此中情態不忍言不敢言然亦不甘不言所以有謹陳被劾之由等詳一日三上院批在案誠恐事迹不白上累

堯舜知人之哲爲天下萬世所疑耳更悲憤夫京疏獎獎

慈貪四字而悚慄夫再劾民尹驕恣四字雙眸欲裂斧
鎖在前而不知所避今成往事矣

聖心如鑑皇恩如天又何言而安陽且以告病回籍安陽
口講道學自謂無愧作舊屬不識諱尊事後尚口則交
失之矣念承慰問久未披瀝故不覺略道之世間下吏
賢不肖雖黃何常然後嘆知我者之生我也鵬自六月
初七日離任七月十二日出沟賃棲通潞閉門屏跡入
都不敢懷刺投謁必待重陽 暢春園引 見回始謁
大司馬合肥先生次謁令侄喜起兄是日兄面授綿津

古愚心言

再復商丘書二

山人詩集一函豫章祀紀一冊書一道鵬恭置几案拜
而受回寓盥手開函展卷讀至祀紀統序首曰祀典所
以爲報亦以爲教也威斯奮奮斯典誠大臣羽翼道統
扶植人紀之先務幸小臣也臨沟積月積歲學宮義學
次第成一手自拮据一銖一錢一無取所處有崇卑所
就有大小身體力行庶幾少印合云爾建學記四本恭
呈座右碑文凍不及摹尚容另寄另有宰洵紀略以繫
紀每紀存一二略見大意已付繕手觸目忌諱災梨猶
躊躇甚矣竇桂之非宜如率性何百折不回賜書辱示

此豈衆人畜之哉伏惟屢被

聖恩以來有邸報所及悉者有邸報所未悉者二十七年

十月十二日 召問 賜金二十九元九月初二日

上諭九卿舉所知本 旨首着行取九月重九引 見於

暢春園 特旨以和員用與夫歷年降級免調被免

削職此則邸報所及悉者也若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吏部郎赫申口傳

上諭馳至保定 欽詢三河知縣彭鵬爲人何如居官何

如其居官好處是何如好欽此撫臣立具摺子吏部郎

古愚心言

再復商丘書三

回 奏以及是年

上謁

陵駐蹕河邑從邑西門進臣偕駐防尉迎 駕西關外

重墮屢盼十一月回京經臨邑東關臣又偕駐防尉迎

駕東關外侍衛口傳 天語問巡撫曾否委爾出門臣趨

進跪稱撫臣先委臣東省曾訊盜案臣將出門恭逢

皇后梓宮修道墊橋臣不敢遠去近委臣口北賑饑恭逢

皇上謁

陵未回臣晨夕祇候亦辭不敢遠去是時通憲探聞星夜報

撫軍撫軍以欽奉

上問乃飛檄遂有口北五十日之行又九卿薦舉次第奏

大司馬合肥李先生，奏至臣名

上曰朕久知之矣

上詢九卿九卿同辭以對 天顏有喜近臣知此邸報所

未及悉者也宰小臣也得留任免調免削職異矣畱任

而自一至於十異矣又異而 召見而 賜金而 欽

差吏部郎兩日夜赴保往復七百里垂問又異而

重瞳屢盼侍衛傳 入語下詢又異而特奉

古愚心言

再復商丘書四

聖諭九卿公薦 臨軒首詢又異而 暢春園引 見自

擢科員今述所及悉并述所未悉凡以期毋負

堯舜知人之明庶幾問心對影可以告知已而不愧碩哉

國家有任事之臣有議事之臣有言事之臣言者與任

者議者參同無異然後可匪是則洪範三人占必從二

人甚哉言者之未易耳人各有志每以不得置身言路

披肝瀝膽爲恨及得而退食懷私欲言之心敢言之氣

消阻轉退者比比也昌黎之於陽城也歐陽之於高司

諫也旁觀激切讀其書想其人此亦言路之昭鑒者也

夫以言名官言其職也不言曠職也而迂疎孤陋者滋

懼焉如鵬翮且愚不當迂疎云爾又獨行對影與人寡

緣耳目少聞見則孤陋之甚者以至愚且憊之人守孤

陋寡緣之性一思夫未易由言再思夫不言時晝夜

眠食自不能以寢以咽而况屢被

聖恩重蒙 特簡思報舍芻蕘無以見何以發諸言者可

以見諸事何以矢諸獨者能以歸於同亦惟恐上負

堯舜知人之明爲天下萬世所疑耳初查二十七年行取

應補尚三人鵬需次第四近口吏垣請終養尚三人皆

古愚心言

再復商丘書五

未至炤現應補以垣例挨次固辭念去家歲久先考妣

坏土未砌春明給假南旋封之樹之往復不過十數月

稍報所生且歸而閉戶沉思審處變化氣質其於愚憊

或少瘳云鵬家世篤忠貞弓冶箕裘自先農部生督學

督學生都運都運生左叅贈左司馬左叅生陽山令陽

山生先考獨以布衣老臨終遺囑鵬曰若仕努力清名

及瓜得贈而翁嗣續仕籍幸矣曩者宰洵會逢 聖恩

降級不得與淚乾以血今九月十六日欽奉

聖旨以科員用援例捐封典得 贈先考給事中展孝思

先生聞之必喜丙寅臘月婢子至自閩風雪策蹇二千
里先生嘆爲怪事今舉一兒兩歲呼之曰三河宰沟之
臧不臧苦不自知視兒之類與不類耳大兒頗有夙慧
年過二十尚困童子科乃以克勤下黃口豈不癡絕哉
先生顧復深情聊述添丁再寄一喜還記潞河臨別五
公子出揖時未垂髫神采已非常今則錦心繡口常與
諸伯仲頡頏孔李晤何日念之馳注

喜得彭無山黃門報書

雪集刻本

彭侯磊落襟懷孤歐陽四門堪爲徒孝廉鄉舉自蚤歲

古愚心言

再復商丘書六

英名直與烏石俱昔當閩亂託疾臥三年身上無完膚

時平簪仕得洵才踴躍何異岐下駒勸農講學比家事

按治豪右矜無辜時余持節向通潞薦揚會上大府書

強項之號卑且且且意且相於我官於南灑淚別

轉燭不覺五載且江建牙愧濫寄臨事迂疎手口瘡

十三郡人少信息且後自劾歸田廬問君畿東多閱歷

萬古爲甘終如初議鑄議罷考功法 賜金乃復侍

鑒輿盤錯屢試望愈峻大臣推轂

帝曰俞黃門給事荷 寵命聲價不啻璠與璣風 短 札

訊雜以規誦伸區區不圖作答二十字委曲盡將肝膈
舒嘉猷誓矢告我 后焚草敢將虛聲沾紙尾數語頗
瑣細添丁笑作三河呼似此交情足千古方之金石良
非殊回環難誦口流沫中夜起舞傾杯壺再拜擬作王
褒誦挖揚鳳鳥鳴高梧

右長調宋牧翁先生稿先生書云續刻綿津山人
詩第二十一卷雪集中八閩古愚彭鵬盥手錄

古愚心言

再復商丘書七

寄上商丘宋先生書 辛未本蘭稿

客歲仲冬望日薰沐詣 閣謝 恩後回寓再盥手脩
詞存誠一一肅諸簡今三月假旋四月十七日出都門
主僕三人策蹇兼程歷燕齊吳越數千里未嘗一謁六
月二日抵家痔疾劇固頓至今藉此息影謝絕人面入
月應補腔乎後矣雖給假 例限爲期尚遙然夫馬戀
戀倘稍痊可霜蹄風翮或在一陽初復時耳家居杜門
無一事可解願伏讀邸抄至民生凋瘵已極國賦逋欠
日多具題分年帶徵以甦民困事一疏欽奉 特旨盡
免大臣撫綏至意仰答

古愚心言

上商丘先生書一

聖慈此一快也又邸抄中七月初一日大學士奉有兩江
總督江西巡撫真不要錢之

上諭大臣清介素心獨結

主知此又一快也鵬嘗謂

皇上卽天天卽理理卽心天高聽卑吾信吾理吾盡吾心
而已南旋初擬渡鄱陽入豫章少紓積忱既而思曰豫
章今督糧蘇公前敝郡郡守也驛鹽張公前郡司馬也
皆有夙雅又今觀察蔣公卽前臬郡郡守曾撫興泉道

篆於稠人中獨賞識贈額題拭觀風采四字時置齒牙
念此數公同在省會不謁則近於固謁之恐以敬業學
道之志分爲越境訪舊之情則萬萬不敢是以不果示
入閩至建溪第一灘頭書自誓一十四則匪敢矯也期
毋負耳其第三則內載庠序爲發軔之始多一齋緣之
徒卽少一攻苦之士痛切言之矣先是郵札示兒壇曰
曩爲邑令兒困童子科不肯覲顏依阿降節行賄今則
諫官也豈有諫官爲子弟齋緣甘白墜落卽曰甘之亦
非所論於古愚其人也行將援例太學杜絕他念向承

古愚心言

上商丘先生書二

先生手教惟恐改操貽笑千古敢述梗槩以爲先生信
前明天啓甲子科江西鄉薦士艾諱南英以斯道爲己
任志在崇正學拒邪說放淫詞每曰中庸言性不言心
孟子言心必言性舍聖賢不事而專爲禪說將焉用之
特發其意於四子書制藝文定待選刻中流砥柱后世
稱東鄉先生鵬十歲操觚風雲月露與時俯仰至十五
歲大愧悔日取東鄉選靜觀自得微識指歸學之久而
變化氣質心術亦由是而正東鄉之教微矣匪獨以文
也稍長得交豫章人知東鄉靖節倍嚮往之所恨足跡

未及文獻未微力綿言羽無從表彰萬一今者先生豫章祀紀理學忠節俎豆千秋反覆夫張國維振人心崇正學扶名教之旨不禁有請素心別無繫戀惟於師友道誼纏綿固結而不能自解若以私淑誠服之人與學統教統實有關係默而不請則大負惟先生留意姪行及門孝廉黃簡爲蘇糧道守郡時首拔士今來西江藉手齋候并令泥首崇塔抒其願見附龍眼膏蜜荔枝各壹瓶本草稱其能健脾益神智周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政以陳若謂野人之芹則愧矣九月初二日鵬頓首

古愚心言

上商丘先生書三

頓首

復查王望都掌科先生書 辛未燕臺稿

二十年濶絕鵬修候者一先生於九江惠書問者一母論函丈不得親卽鴻鯉之使其難且前近得晤世兄並捧手教寔然而喜何止足音鵬六載治河毫無善狀蒙君恩則 賜金召問 特簡超擢感民情則請 闕餘留予先恐後遇知已則不以眾人畜之鵬冀同心由是見聖天子被格非常三輔激揚獨異北方直道古處以薑桂冰雪不溜不凝不隨不屈不撓如鵬者已得此許哉幸洵四紀中恭呈二冊鵬立雪則爲弟子步塵則爲

古愚心言

復查先生書一

後輩顧念先生與永嘉夫子同出程門襲時一胎卽實鑒蔡中郎之於焦尾匠石之於蟠木九方皇之於伏犧不是過耳執經北面所以敢稱先生非若今世滔滔依傍桃李云也海寧陳實翁老掌科疏請作各後前輩在外無一至僉謂具呈請補卽免守候笑而弗應今者授例暫假回籍粗了先祖父諸大事從此百無繫累稍芻涓埃則鵬所自矢者世兄恂恂莊莊星臨是福倘百花洲間得親慈父如清海之有寶安甘棠玉樹後先輝映此方之民喜可知也辰下出 都門弗及少待然孔李

之情倦倦何敢忘肅復未盡臨穎注馳

古愚心言

復春先生書二

報前丘先生書 外西燕臺稿

兩年炎暑祁寒往復道路萬二三十里屏息家居數百
口絕不謁人留此本來面目相見差無忤愧比聽先生
指天自誓曰爾我同此敢不凜入都五日即得先承郵
札二道前後諄摯以認真守拙爲不負又曰果能不欺
定垂不朽若是乎不欺本易言亦未易信鵬今日關頭
只在欺不欺上檢點朽與不朽又何論元旦屬事自題
云尋孔顏之樂非堯舜不陳十字括之矣授衣遺炭無
德何以哉然非廉賂則熱不因人縕袍自耐磴磴如也
喘雪集內載長詩已於黃子適回時先得之鵬不能詩
而深情朴心與詩之神理道似易易亦易人但未遑和
耳江左繁劇十倍西江萬惟加餐爲 國珍重

古愚心言

復前丘先生書

復武陵胡先生書

卷四 燕臺稿

辛未壬申舟過錫山一則歸棹潛踪恐人物色一則兼程夜渡難泊容刁兩迴不及見對影惘然先承不可惜於事者不可見於言之教今又有不以世俗富貴相望之教拜手讀之見之於言何以措之於事惺然悚然若鵬寧獨無富貴想亦非無功名想但念此身天賦之矣耳司聽目司視口司言而實本諸心矢此心而已必如來教所云建樹匪曰能之令坦涂年翁南旋附家織夏機四藏之在笥來歲避暑啣盃可當締綵秋深致此亦不合時宜之大凡也近刻淮上已致今專致倘負斯言泄水湯湯不復渡

古愚心言

復胡先生書

銘誌復與遠姓書

卷四 燕臺稿

北堂十笏地今爲別業牛龕燈火音容如昨想賢姪誦詩必廢蓼莪也塏誌久未署筆適林子行矣九月初四夜出沐挑燈信手拈來誌曰婦人誌塏希有者也吾從嫂陳太君爲前孝廉陳亦少公愛女爲大司馬伯父讓木公家婦爲伯兄恩蔭燦公淑配自伯兄之無祿也御服不以鉛華而以樸素飲膳不以庖廚而以香積居處不以閨闥而以清淨十笏地耳目不以米鹽簿書而以曇花貝葉晨昏不以子婦婢媵而以優婆夷皈依於西

古愚心言

復與遠姓書一

方聖人者將四十年一旦離塵歛不以閨服以偏衫不以女冠以戒帽材不以桐梓明器以龕塋不以石槨漆城以塏塏非閨闥宜室提筆誌之乃曰希有嗚乎以孝廉愛女大司馬家婦名公子淑配使非滄桑變態憂患中來未必心空如是然幼聞從嫂對伯兄篝燈問字於書無不親記從儒逃禪比諸大丈夫奇男子掉頭便轉泡影一切亦其夙根然也初禮紫霄老人落髮披緇所居十笏地卽前孝廉亦少公讀書別業憶丙寅六十初度伏虎巖八十八初月川和尚贈文舉似木山妙總諸

聖尼族黨里閭中久稱之曰明淨師會予給假在籍小
阮一時拜而言曰明年母躋七袞京邸乞寄一言爲壽
適未及行而明淨師化去矣臨其喪香煙繚紗碧韻鏗
長一時方當衰絰急以誌塋請塋從母命誌之則孝子
慈孫志也若明淨師日泰大乘不著文字語言焉用誌
爲故繫以彭母繫以陳太君不繫以孺人仍如疇昔里
黨稱之曰明淨師先卜地於某山茲以某月日時奉龕
而入於塋坐某向某一時以副室某氏長齋繡佛生前
寺明淨師左右附於側銘曰款則異室死則同穴今斯

古愚心言

復與楚佐書二

塋也與伯兄別彼已離世而出塵又何有於片石之碣
維銘與誌從孫子志謹緘稿付郵致純以質母以不文
增刪而失其真

李田滄海之感不堪覆閱近聞遠姪逝矣未及哭
以文在此誌痛乙亥九月古愚識

與魏卓人書

丁卯歲暮病

別後注馳想吾卓人不似曩時黃花瘦也然平復之後
正須調攝奴旋薄致一片情長力短知我者鑒之爾之
外祖母劣之從兄嫂也撫爾成立今雖各居時時聞問
當自無間吾卓人下筆超凡文人慧業愛之至弗覺詞
之切病臥不能多作子

古愚心言

與魏卓人書

再寄魏卓人書

客歲得來書知吾卓人以病故貧貧故益奇奇無所用
以干貴人金貴洛陽紙惟餘貧病兩斧一樹念及此而
人比黃花瘦奈何然如吾卓人聰明冰雪未有韓夫子
而長貧者也豚犬爾渭陽好相切磨劣薄宦苦海分波
僅涓滴耳如何

卓人故石首令魏宜仲兄爲古愚外甥孫幼時聰
慧不日作俗下文字與衆共處嬌如雛羣之鶴齋
志早天官仲有道君子也天奪賢嗣悲夫

寄張羽長書 琴百燕墨稿

節次得壇兒報正月云羽長時過六圖四月云羽長病
閱月小愈五月云病症如縷病也亦貧也七月云伏牀
將兩月念此貧病兩斧旦晝交伐其何以堪劣心長力
短遠致二金聊充藥餌願吾羽長慎白愛秋色已深此
持較炎暑調攝爲易耳稍見平復卽令壇兒報聞以慰
馳注近示壇兒數千言令其送覽但恐目力煩也從容
勿急臨楮未盡

羽長讀書雖不售人淡如菊交淡如水吾愛其淡

古愚心言

寄張羽長書

也此書未至而羽長逝矣聞吾兒與壇以此焚諸

總惟痛哉

臨洺寄林司傳書 丙寅稿

世間食苦者未必盡茹茶惟有夢蟲無夜無明不在
夢中此苦惟夢蟲嘗之亦惟夢蟲知之弟今頭是從何
處說起然孰使我爲蟲哉筆未下而涕垂非自悲耳自
悔也問家鄉翠閣窗案降調弟渠此如飄梗柰案緝有
限天未假便何彼紛紛者惜耶幸耶則猶未免鄉人也
一緘寄姪阿長來栗勿嫌夢苦臨楮惓惓

是年傳翁報書附以詩詩曰頭上許多雪年深日

益饒春風吹萬丈不見一莖銷我生無媚骨衙門

古愚心言

臨洺寄林司傳書

恥折腰道寒宇窮巷獨坐至中宵破屋雜茅茨雨
聲伴無聊故人萬里遠信息久寥寥欲寄情難寫
欲覓路迢迢俗交人所喜素交室易通舍弟客京
邸傳君意獨超戀戀情不盡念深見久要萬里遺
尺素令家捧瓊瑤老夫引癡子夜夜看斗杓癡子
迎天折令我心益焦樹老風不輟日長雨漸瀟瀟愁
情或可寫愁心不可描君雖勞北方我實困南條
已矣復何道此身久飄颻心言載此懷貧交也

寄劉遠侯姪書

戊辰臨海稿

賢姪惜墨何甚自愚叔之出也絕不見一字豈人事憤憤抑董帷不窺閤也抑以寒灰難燃而不置置齒乎尊先人與愚叔異姓骨肉愛姪猶子也豈有叔書至再至三而不一報乎藥石太過未免憎厭不能得諸子而欲以責賢姪得毋憊然恐愚叔不言常無有爲賢姪言之者新文宗按臨博一青衿纔列諸士匪此與齊民等耳可畏哉二孫大者必能熟背經書大者不止覓梨棗一注懷貧宦無以將聊致一緘供膏火令生母令庶母

古愚心言

寄劉遠侯姪書

又書

貧家讀書外別無他圖今所問多未逮何也愚叔苦海愁城易日得耳家鄉消息知賢姪肄業處得日佳文知賢姪精進處兩不可得惟有憤悶一緘供筆墨需令生母庶母另致尊翁卜地好爲圖之使羽卽相聞定當了此一大事也不盡

遠侯吾友故孝廉劉秋水之子也諄諄藐藐吾如聽言何存此二札聊當提耳

寄林司傳書

己巳臨海稿

四十八而試一令與六十一而舉一子皆後時也兩後之中生子後時者倍喜晨夕爲兄祝天以此三月知小嫂昨歲百男皆以時同合各曰淵海中仙果劉夢得贈白樂天可以移贈遠致二金爲賀此金客冬十月皇上召見時賜詢令臣職也臣年五十二受天子知不落人後矣他日語賢郎

君臣朋友之誼於此槩見憶十七八歲時與兄締交兄年雖長尙未三十今耳根稱順彈指間事耳以前計後賢

古愚心言

寄林司傳書

郎成立吾兄弟老眼可拭盼晨夕祝兄自祝又以此

燕邸寄林司傳書 甲戌稿

少時出門無友動即君家庚子登科聞報時尚在君斗室坐談竟日此由素性寡合以君爲性命道義交自此跋涉山河奔走衣食促膝之樂間不可常然當家居弟未嘗不時時往也而兄肯來惟甲寅閏亂三歲於餓夫病人伏牀數數夫乃知兄之性之情必貧窮患難而盡露平日安閒則一舉足間若唐趨虞步而不能少借者也幸未給假一見後側聽足音幾同空谷其後抱病荒村承顧莫肯留臨別似以狷介不合時宜爲教誨夫狷介天所賦也出處雖殊而性情則似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者此是也燕邸若戒行僧僧苦多病非醫藥所療即療殊未易辦行將具狀乞還山不出今歲外也春明得歸息影荒園兄至則咏蓬門今始爲君開摘蔬煮茗話少時如昨必投君轄丁丑爲弟初生之年即兄七泰之日回憶兄丁巳六旬弟幸臨徇遙視愧無文定於此日贖弟之媿識兄之喜近事屢傳想必悉行人倚馬語不贅及甲戌夏四月鵬頓首

復陳宗允書 乙亥河濱稿

客秋知六月青麟日在朔時建子經年開口而笑者惟此今姪兒週四學語學步在在可人讀書問字摩頂可立盼老人久當誌喜藉手未便諸惟後長承教誨諄諄委蛇匪一語顧子與夫子官守言責岐而二之前日之不敢誦金人銘當其責耳今何庸心効力卽心也務事父母之力爲事

君之身敢不黽勉勤懼而與詩咏清人者同乎蓋自疾病以來日復一日扶而後行掖而後履外苦痔劇內患恒

古愚心言

復陳宗允書

忤歷今數月而未忍乞骸去誠念 殊知異數雖肝膽塗地而無由報以是喘息勉支若夫不支則天也行且披瀝想保全憐惜久歷 天心或得還鄉調理殘喘餘年不卽朝露幸矣寒荆苗同今年五十九忽焉逝湮一子在外言之隱痛悉在河渚哭內詞來書慰及聊述以報不盡

河渚寄陳宗允書 丙子

十八歲同師同學一見定交至今皆六十當時林君司傳與吾宗允中表昆仲晨夕過從遂稱知己明年傳兄七十吾三人白首如昨也如賢姊婿鄭君賓士亦同師丁酉從榕城落魄歸訪愚於錢塘先母戴太君在堂以子弟撫之數月由此敦交情賓士姻友宋君爾夏亦同師年長學成在吾前其後吾大兒聖壇出就外傳先府君重君學行延館吾家遂親密愚生平落落少時取友不過數人而已賓士補弟子員早赴修文而傳兄與宋

古愚心言

河渚寄宗允書一

君久困童子科吾宗允亦久困場屋丙子六十始滿尚捺觚爭雄閭闔青雲志不墜以愚所聞今春科試宋君尚與童蒙孺子相角逐則吾宗允自當益壯憶丙申歲吾三人同祈夢於九仙何真人三夜無夢愚語九仙不夢不休至第四夜愚夢過一廣廈門額書天宮第三字內有參天荔樹十數林間童子吟云風吹荔樹香傳兄夢赴觀風試閱卷者愚也吾宗允夢偕行共傘皆穿藍布衣至黃石分手愚換青醒時各述其後分守駐節與邵爲金沙于念劬先生觀風生童并試命特拔諸生分

閱童卷愚得傳兄卷置前茅夢遇僅此彼日愚與吾宗允戲云換青分途吾爲青雲上人矣庚子愚忝科名至今悔失言方省試徒步歸岐路過一村見舊閭閻額書天官第是科應夢何真人殊奇中今愚薄宦病且衰決志遂初吾宗允能似公孫弘六十後爲博士則愚稅駕而吾宗允發軔惟天所命所以奉祝初度未敢於夏月作書時仿以文望之也若明年丁丑首夏爲傳兄七十脫揆辰逢蒿老人扶杖登堂引滿盡歡先於甲戌四月郵函一一道之矣

古愚心言

河渚寄宗允書二

寄宋爾夏書

癸酉二月 蔡夢麟

同學執牛耳四十年矣角逐童子科而弗遇豈非天哉
昨歲弟給假家居吾郡歲試榜殊覺澄清里中貧兒南
捧三寸不律卽能脫穎去兄老筆如椽反不中書可以
投矣科試尙望楚軍入趙沉船破釜不爾則擁書百城
萬戶虞弗與易何知一青青子衿哉弟屢囑壇兄執弟
子禮勿衰近得見報書知小孫女受書問字憶先授吾
兒吾女今授吾女孫四十年同學老友困厄至此豈非
天哉然吾輩樂天安命毋以貧苦自鬱鬱也

古愚心言

寄宋爾夏書

寄林志可書

癸酉臘月 蔡夢麟

同年邑試童子科得門下文字甚快僕意自此不見門
下文字十四五年所得見者郵寄素書而已客歲假旋
門下以僕謝客不再至亦絕不以文字見僕僕此歸殊
自愧今秋望祖眉與門下必售兩失吾望比閱閩壘矯
矯出塵不知門下與祖眉閩牘何似自僕思之君兩人
冰菴雪藕桂實芝房定爲火食人所棄使青城丹丘翁
不得而餐也何時原本與素書并見僕嘗語大兄聖壇
云文佳卽不售亦貴文庸雖售亦賤古愚性不諧俗者
此耳便羽匆匆欲言未盡

古愚心言

寄林志可書

奇林子祖眉書

甲辰河清稿

僕率性不隨時趨門下爲文不顧時目一也酉聞以德
州孫子未典試拭目盼闕錄未見門下姓名悶悶累日
嗣聞是秋不得入試嗟乎五六千人隊裏少一吾祖眉
司衡者不欲多一聰明冰雪人乎憶給似村居杜門謝
客門下亦自居所謝中經年未見臨行投詩箋敘事述
懷七十韻內有曰予吝耳目惟爾鐵肝腸二語如門下
者真知

聖心真知臣心矣兩歲邸報屢見必悉無待僕多言閏夏

古愚心言

林子祖眉書一

奉旨出河干大暑到江南境今河上數月適當運口
黃濁淮清衣帶中隔而不能一致也觀水豁然自庚午
癸酉兩科墨氣文心皆不負九閩山水門下取闕墨錄
其尤者爲章程間有郊寒島瘦太露筋節與夫橄欖餘
甘入口韻先澁俗目與口不甚殊未盡知味也其以僕
言爲然否秋深色寒寄藕色布一端可製爲袍明我注
懷非敢賦緇衣云門下寫竹大能寫此君神骨客邸舉
目無入眼物冒霜停雪不可少此君幸爲我寫寄一幅
宜紙不宜絹同門錄刻古愚聞擬三篇報黃子載士謂

此視乙丑遺卷何如老當益壯孰與雁行門下開卷首
闕之前詩云弟子侯芭老門下自負不虛僕退避三舍
矣但度門下見此或不以覆瓿耳比來道履自泰方對
黃花不勝伊人之想珍重珍重臥病口授奚童繕寫未
盡甲戌重九日古愚鵬頓首

古愚心言

林子祖眉書二

與三河明經庠友書 辛未燕臺稿

馬齒徒增雌辰虛度荷注念之誠往復二百四十里匆
匆別去至今耿耿又邑中父老商民暨三衛歸并之民
先後重繭踵至民情良厚然何德以哉每念并不忘也
望雨望歲今年得有秋枯槁起色回顧臨洵旦夕禱祝
舊宰寸心此其大凡耳學宮石碑三面客臘地凍不得
豎今土脉已開有札煩新令就近傳喚百人羣力半日
可了仍寄銀一封肆兩藉手犒衆其繩索架木煩新令
轉借爲易臨豎之日諸君子責臨指示立基方正得體
想事關聖門毋待諄囑但六載以來經營拮据載之碑
文豎必如法而後愜統惟留意

結題心言

三河明經庠友書

與王翼臣書 癸酉燕臺稿

回首宰洵時弟愧學道愛人之君子年翁真非公不至
之高賢比及別後屢承注念不遺惠賁以是知天下至
情人未有不從狷介中出也弟頗自信而今以信年翁
身忝掖垣心如冰雪家居逢蒿聲出金石吾兩人道義
相期者此耳春夏正好拈題作臨場新稿秋高奮羽趾
予望之母曰穉堂在通置此弗講大負素望臨穎惓惓

結題心言

與王翼臣書

寄文學蕭子千書

吳西燕臺稿

昨黎明入朝日午而退文旌已發矣何行之急也今致新涿州收札曰舊洵宰捐買義館贍田貳頃伍拾伍畝伍分係墾荒科則載在坊市社春秋糧肆兩五錢玖分零自行捐納筆諸徵糧官簿所收籽粒克義師蕭生饑粥膏火之需近聞連歲糧銀亦出捐俸茲誦有加皆明賜也茲當陞擢交代時懇將官簿內殊筆特書義學贍田錢糧捐俸代納十字蓋印於上以俟後之君子緇衣雅好富有同心札如此附述以報

古愚心言

寄文學蕭子千書

復永嘉王彥仁世兄書

丁卯臨洵稿

捧世兄來札五內崩裂以三十年老門人一旦聞此與先考見背時同一悲痛此身未死定當匍匐夫子墓下痛哭洒血而去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每誦此語泣涕沾襟況承訣乎謹附一奠告總帷臨風嗚咽慙負如何辱承林漢老貴臨目擊荒殘投轄莫肯啜羹致從者媿汗及趾徹邑土不毛芹也斷絕聊附寸絨二弟三弟各一絨一札肅候孝履心與俱馳

古愚心言

復永嘉王世兄書

寄王彥溉世弟書 丁卯臨洺稿

潤州別時賢弟未垂髫愚兄鬢尚蒼今漸見白賢弟年
日青此正讀書定志時也夫子仙逝得昆友爲師勉
虛受漸至成立著花萼集愚兄視師如父聞計腸斷詳
在大兄札中另附一緘恭候尊堂陳師母萬福愚兄書
此汗淚交垂語不能盡心服愚兄鵬稽首

古愚心言

寄王彥溉世弟書

復王彥仁世兄書 辛未燕臺稿

吾兄之子與吾子一也城北公徐先在閩而絕不作
緣與東里公諸鄭先入浙而絕不一語其待吾子與兄
之子一也使爲吾子而甘自枉已於兄子而誑不士人
縱兄卽受誑恐先夫子神靈鑒觀直誅吾心不待扳吾
舌然世間似此則爲陸氏者起視一莊此田荒矣嗟乎
田可荒心不可蕪今日者告諸夫子復諸兄鑒察幸勿
罪鵬頓首頓首

古愚心言

復王彥仁世兄書

復王彥益世弟書

辛未燕臺稿

表秋世翁計偕至捧讀手翰殊慰注馳辰下黃門需次
將暫假回籍浙間雖接壤而往復程途計期甚迫不能
匍謁先夫子丘墓放聲痛哭伏讀銘志知斧屋已封敢
以謦慕之文附去俟重陽拜掃日出所寄金致祭臨風
洒洒知庚子閏閏六子中尚有前陽門人彭鵬其人也
一爵鐫名奉供引滿還憶舊遊浮白如昨此景何時再

古愚心言

復王彥益世弟書

甲戌復王彥仁世兄書

三月燕臺稿

接來書與京邸仲兒痘瘍同一酸辛然形骸假合也內
省無大疚用是自遣又自慰願以我法爲世兄力破愁
城可乎禮闈蒙

聖恩欽點同考分校書三房薦士九人見時卽首述淵源
輒至出涕老矣上報

君父次報師友別無他長惟有自律爲凜凜知我如世兄
必能心諒季弟彥漑杜門力學如所期實惟先夫子之
幸也人如古愚豈忍登枝忘本哉誠以受 恩如天立

古愚心言

甲戌復彥仁兄書

身行已不得不離衆而處於獨處於獨則一切割愛矣
詳在季弟報書內彥益二弟另函諸郎新禧附此均候
俟同門錄刻成覓便專寄再布惓惓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

閩中蕭田彭 鵬無山自編

書

上合肥先生書 甲戌

寄上合肥先生書 丙子

再寄上合肥先生書 丙子

上王醇叔先生書 甲戌

復閻寶詒先生書 癸酉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一頁

與侍御平湖陸稼翁書 辛未

復平陽邵子昆書 甲戌

與平陽邵子昆書 甲戌

再復平陽邵子昆書 甲戌

遣亾友邵平陽書 乙亥

銘誌復胡先生書 乙亥

復太史寶靜菴書 乙亥

寄德州孫峩山書 丙子

與劉碧菴書 乙亥

寄宋維德書 丙子

復管繼赤書 癸酉

寄衛南林書 甲戌

寄陳九臯書 甲戌

復朱簡躬公祖書 丙子

歲除復丘季貞宮洗書 甲戌

與丘季貞宮洗書 乙亥

乙亥復丘宮洗書 除夕

夏五復丘季貞宮洗書 丙子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二頁

復張雍愷書 乙亥

復陳潛菴書 丁卯

報朱雪厓書 丙辰

寄賀朱雪厓宰高苑書 戊午

己未復朱雪厓書

復朱雪厓書 戊辰

再復朱雪厓書 戊辰

臨河復朱雪厓書 庚午

夢與亡是公書 壬申

擬與烏有公子書 甲戌

賀陳鹿胎書 戊辰

復陳鹿胎書

與黃載士書 甲戌

復黃載士書 乙亥

再復黃載士書 乙亥

寄書倉林次公書 甲戌

與書三房諸子書 甲戌

寄陳紫馭書 甲戌

河渚復陳紫馭書 甲戌

復陳紫馭書 乙亥

復曹石苓書 甲戌

寄曹石苓書 乙亥

復高章之書 乙亥

寄高章之書 乙亥

復高章之書二 乙亥

復高章之書三 丙子

復黃但唯書 乙亥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三頁

寄鄭子偉書 甲戌

寄廖樾阡書 甲戌

寄黃但唯書 乙亥

復張禹服書 乙亥

復張禹服書二 丙子

寄諸葛煥如書 甲戌

復諸葛煥如書 乙亥

復程瀾子書 乙亥

寄冀雨蒼書 丙子

寄徐文亦書 乙亥

寄王昀田書 甲戌

寄趙行贍書 甲戌

寄吳偕燹書 甲戌

寄復王昀田書 乙亥

復鄭子偉書 乙亥

寄薄聿修書 甲戌

再復王昀田書 丙子

寄行濤禪師書 戊辰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四頁

復上生干和尚書 庚午

冬夜夢與上生干和尚書 甲戌

與開蓮和尚書 戊辰

又與開蓮和尚書

復開蓮和尚書 癸酉

啓

上劉鍾宛夫子啓 丙寅

上商丘宋先生啓 丁卯

上浙閩姚總制述頌集經啓 庚申

古愚心言

上某宗師試竣啓 癸亥

與臨洺前任余霞翁啓 乙丑

與博野羅毅亭啓 乙丑

復余霞翁啓 乙丑

謝方伯胡先生啓 戊辰

寄林鐵山啓 丁卯

請廩生蕭英義學設教啓 戊辰

上吳西川啓 庚午四月

赴垣叙病上李方伯公祖啓 癸酉

別通守李公祖啓 壬申

復西寧道劉公啓 庚午

復三河高明府啓 甲戌

上高唐先生啓 癸酉

送鄒逸菴赴新羅啓 甲戌

謝周衡山啓 甲戌

復胡子樹啓 乙亥

謝通潞武分府啓 丁卯

札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五頁

寄洺邑商民祁執中等札 癸酉

寄論洺邑各鄉保長庄長札 癸酉

寄洺邑各社老人札 癸酉

與直隸經管秦銷從事札 丙寅

與直隸經管錫冊從事札 丁巳

洺邑倡施木局公札 辛未

榜

普度水災漂流榜 庚申

帖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六頁

無山代家人乞食帖 乙卯

粥廠募儼并度水災漂流帖 庚申

下元慧頂上人請重建普度水災帖 庚申

無山勸賑帖 庚申

祈雨勸賑帖 庚申

古愚心言

第六冊目次七五

上合肥李先生書 甲戌燕臺稿

鵬頓首今歲三月晤癸酉江南貢士林弘宗拜詢孝履
方知結廬於太夫人塋側不入城闔弘宗之言聞所未
聞在昔甘露靈芝之祥上格穹蒼帝天下士且然而况
榮理陰陽者乎鵬迂疎愚憊不能少自委蛇與世寡合
獨邀公忠之薦上副 特達之知刻刻內省已圖報稱
而無從惟矢此悃忱日與幽獨自酬對不遑他恤前疏
謂臣孤根托命於

古愚心言

上合肥先生書一

皇上之一心是也向承提命敢不書諸紳奈職當言路不
敢躁亦不敢默盡其在已而在人者聽之矣春闈同考
官列名紙尾蒙 欽點入闈忝與分校得陳霆萬高其
俦周振舉曹辰容程湜冀霖鄭晃陳珣張繼等九人逆
卷得黃紹曾諸葛琪廖鳳徵徐景范趙申季王旬吳連
戴蘇王溥等九人鐫其闈牘計四書文五十篇附疏及
札疏告上帝質諸鬼神札則與霆萬諸子勗之矣刻成
肅裝四冊寄呈函丈霆萬等詣宅公謁時焚香明燭作
初見誓疏瞻仰宣讀朝服同叩首含立身報 國四字
別無他語隨率而遙拜登枝知本觀水知源諱告亦此

意益薦人爲 國非爲私也臨紙惓惓伏望永言孝思
少節哀痛以慰中外之望甲戌五月念日鵬再拜頓首

古愚心言

上合肥先生書

寄上合肥先生書 兩子族稿

鵬甚愧且負相距三年未敢奉書函丈然鵬實非以愧
而自踈遠也以河渚孑然無一僕可遣又不敢潛踪獨
行慎之至也自一步一趨一言一語審顧含默匪自今
始不知者以爲政府無書耳每念愚慙迂踈獨蒙汲引
獎下而登之絲桐九折坂而拔之上駟不自珍惜急絃
而窘步此鵬所謂負也當日同被公薦有邵嗣堯一人
皆世所共指爲愚者顧嗣堯從獎下九折坂來

聖明幸用所能爲斯文砥柱雖未竟厥施而孤寒有志愛

古愚心言

寄上合肥先生書

嗣堯思嗣堯者咸頌

堯舜知人官人之哲因交口稱九方臯蔡中郎卽此亦足
報萬一耳若鵬一事無成自反自艾終不知其所報但
抱此愚忱仰荅

聖明不以後死之身爲嗣堯所惜雖負不愧耳鵬每事必
言心心一也虞廷之聖人曰道曰人而危微臯鄒嶧之
亞聖曰存曰去而人物分先刻古愚心言序曰云云此
鵬所謂每事必言心者也心言非家常肝膈語不敢錄
又慎之至也書未成成日另緘呈教此間杜門屏息三

年來面壁而不面人凡有關河帑毋論多寡誓不干預

飲水茹藥若苦行僧歲歲運口大墩借汛防領歲修額

設兵夫率先胼胝疏通運道而已痔患與怔忡諸症劇

發新部院驗實未容委頓河濱近聞不憚勤勞視蒞邊

外賊賊寧謐之 旨內外思報者莫不隨征隨運而鵬

久病末由奮飛稍報涓埃此非二豎之困鵬乎度非二

豎之困也司命者困之矣心彌急而病彌增將以馬代

身如頂踵筋骨之自竭呼馬即臣也適有從家鄉至纔

得拮据遣行捐馬二匹肅附寸緘藉手不敢親投慎之

古愚心言

寄上合肥先生書二

又慎此鵬所謂匪自今始也在外保全之

溫語臨行跪聽宣

旨聲淚俱下感被

君恩輒爲出涕今當久病暫欲具狀乞歸調理病痊赴工

伏惟

聖明知臣鑒臣憐臣必邀 俞允奈翰音無從登耳言不

敢盡臨啓慎餘

再寄上合肥先生書 丙子旅滬

鵬頓首頓首三年而上寸言上而不敢投以一介所言

又不敢旁溢前楮所云慎之至也前既不敢自投而投

諸及門之手今亦不敢自謝而藉諸前人之詞昔東坡

謝呂龍圖云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反辱荅教款

密莫知所措藏之於家爲子孫觀美此卽今不肖之心

也又王臨川云文辭反復意指殷勤然後知大君子溥

博含弘小人無狀妄自悔愧而莫知所裁每一展卷何

以異茲然見當時謝者啓曰陳根再華尚以暖然如春

古愚心言

再上合肥書一

望於煦育成就若不肖則呼吸委頓神理銷亡絕無此

念矣所以二月二十九日有徵臣以馬代身之狀附陳

艱疾心於此見感賦代馬吟馬代臣行知馬力臣爲馬

語寫臣心今載古愚心言集內自二月三十日力疾齋

沐繕疏朝服告諸穹蒼以三月朔日始每日寅酉二時

奚童扶掖焚香明燭恭向瞿曇一炷百叩祝語惟

天體健行聲靈赫濯早清沙漠奏凱回 鑒十六字其他

囑囑懇懇不盡述夫祝者心也心豈可以筆述而不肖

特爲筆之以見葵藿雖微而向陽之心誠潤溪雖細而

朝東之心誠大馬雖無知而戀主之心誠非實有無可如何之病必不肯以戴高履厚乞骸終老甘與草木同朽也明矣不肖之必乞骸者以不肖病而實至於無可如何也病胃病脾病臂病足病腰痛血病痔無所不病但未病心耳恐不亟引去浸假客死填溝壑負在外保全之

聖恩回首公薦汲引日又安用此頑鈍下流爲說伏惟進退者出處之大節也今一綫垂危步履維艱縱哀王孫者真知灼見未嘗有所督責而問心顧影實負且耻前

古愚心言

再上合憲書二

栢畧陳而未盡也適得便人敢布腹心不肖作此啓於夏五望日寅刻焚香叩祝後拜手封緘疾痛呼父母之謂耳萬惟垂照若東坡所云褒揚有加非不肖所敢聞亦非先生所以終始成不肖者也不肖臨啓曷勝跋切瞻依之至

上王醇叔先生書

甲辰燕慕稿

乙丑七月初十日甫登先生之堂卽承先生之教次日別赴泖先生以是歲假旋距今甲戌夏五將十年計此十年中洵吏墮落六年請假回籍二年往苒京華餘一年洵苦海也南來人絕無一至而形影相依亦絕無一人南歸比請假往復潛踪不見一人而旣入長安抱拙守愚識人絕少鴻鯉無緣去秋孫子未典試九闕道經江左歸途必立雪可以藉手而遠避嫌疑臨行亦絕不一見已上真實語并無文飾以自追其疎遠然尊聞行

古愚心言

上王醇叔先生書

知雖數千里同堂也以鴈所聞於先生之教窮理主敬至今氣質未變化亦將何辭以報我先生戊戌開分校合雋與逸得文五十篇類之曰甲戌書一房真墨回首丑聞躬自卑也且以見售與不售惟天所使而憐惜扼腕不能自己此心大同先生先得耳識在與及門諸子公札中尚望先生之終教之

今上方重文學侍從之臣旦夕趨裝太夫人喜必加餐敢藉貽翁叔爲勸駕自乙丑至今始附候卽欲自這何敢也臨書惶愧憑瀾瞻依

復同寶詒先生書 癸酉三月燕臺稿

乙丑燕市以席帽人自負鶯笑錄一集少有知之者先生見之若羊棗之嗜也武臨蕭寺忘分傾心又重之以勸勉臨行扇頭題

御竹賦以贈又署於後云讀爲笑錄勁節可風今筮仕伊始凌宵千尋於斯行卜之鵬拜而受曰先生知我者也柵弟子從茲始昌霜傲雪凜對竹賦其不甘爲爛桃熟李也久矣庚午之冬寸函附使者去舉杯在手邀月成三願毋忘數載來長抱貞心以酬知己接翰教倦倦并悉道履及得詢玉樹梧枝爲喜京邸自律如戒僧祇此戒慎恐懼謹獨六字時時內省先生知我者也必以鵬言爲信

古愚心言

復同寶詒先生書

與侍御平湖陸稼翁書 辛未燕臺稿

昨歲以特簡附驥十載心交得諸一旦大君子不我遐棄每見惟以思報砥礪促膝披肝無近今語問所樂問弟鵬元旦自題桂性歲增惟老辣葵心晨發卽朝陽一四字老道長年兄見之從容語鵬曰心已朝陽今吏垣虛左如之何固讓側聽悚然頓報國之心雖急而踰進之習宜恬聞故事掖垣前後輩循次先考選未補尚三人首滇中徐諱達乾泰中劉諱蔭樞次之粵中龔諱應霖又次之乘其未至而居上至則何以對且聞三君先回籍時皆未嘗赴垣赴部呈假萬一吹求黨不自我啓平吾黨權衡於始進寧爲其難勿趨其易又先父母尚在淺土瞻吧瞻帖無淚可揮得藉此言旋祖了大事此後便以身許國矣此一去也於誼於心兩無媿問泰中王少司空後言本衙門從無攙越不知鵬推讓本懷蚤已去此矣無跡無競敢以布諸執事經思拙不盡所云

古愚心言

與陸侍御書

辛未首春掌科徐易齋未至劉喬南掌科方從晉來乃補史垣是年三月朔鵬以需次具狀請假回籍

得請祇候

皇上萬壽節乃行與平湖陸侍御燕邸手言只此寸書臨
發平湖無他語但曰速歸亦惟報 國爲提命嗟乎
平湖此別永訣矣甲戌歲句江左東西漸遠迢請
上顧閣臣九卿曰必如陸隴其邵嗣堯其人斯可學士奏
云隴其已故

上爲動容臣鵬時在左掖傳聞 天語感入心脾不覺淚
霑衣矣次日嗣堯得江左嗟乎平湖九原可作真御
史再來人也又何以報蒲田彭鵬謹識前書後

古愚心言

與陸侍御書一

復平陽邵子昆書

甲戌歲暮稿

捧讀來札元日午坐看孟子章句想普天下此日更無
第二人但不知七篇中二百六十一章從何處看起耳
鵬與世寡緣於君心寫此亦夙生並蒂妹非同官同譜
聲氣所可名言屬者荆關轉運軫救秦餓佐大臣行者
聖天子特簡守臣鵬喜至不寐以此行必能欽承先是起
草惓惓正爲此耳細繹日前手教督運中神聽和平四
字以直方剛大似君且云爾鵬敢不受教顧念一介么
麼登邀

古愚心言

復邵子昆書一

聖主非常之知自頂至踵莫識所報夙夜以興而失於鰥
云如之何憶客歲逢人必詢道履皆稱棲止古廟跋涉
河干行李困乏曷以狀但無時無地無不實爲轉運圖
維卽此足以報 國矣若辰而入盡已而出旅進旅退
退而食粟不大惶愧乎
聖旨停運旦夕南旋臘底始得信又慮復請遂初特遣僕
口布區區第鵬自知無補奄奄多病於初入 告時卽
有疾痛纏綿血虛氣喘心若怔忡等語此病非不委頓
之歸非不勇決而覆載以內知臣惟

上每一署筆泐交垂仲紙而輟者三四顧與老年臺先生
生劫之隨聞十六日回署十九日告病第所慮果然捧
札讀至斯時斷無有敢懷金而問黃門者夫豈不敢或
不屑耳知臣惟

上知我惟友乃今而知獲上信友之非虛語也以知我而
念我居無處代謀僦屋三月分俸以贈完壁而還非所
以體知我者之意惟是轉運經年如上所問河干困乏
臘至甫旋坐席未暖度歲盡在冰雪中惠此僦屋我入
自外戴履不自寧謹謝使者若來札所云不宜以汚清
白伏讀失笑於陵子仲見伯夷之粟而不食則蚓矣所
認真者來札有無相通斯時君與弟同大無故不敢拜
尊刻一一什襲心乎愛矣人日第鵬白

古愚心言

復鄂子昆書二

與牛陽邵子昆書

甲戌燕臺稿

十五國司衡簡書次第下第於諸君子絕不漫投一刺
卽諸君子先我者槩不敢拜答第聞人也於聞司衡亦
然誠非敢以菲薄待諸君子謝絕一面獨於先生而致
辭實惟我二人肝胆如一是以嫌疑兩無避若諸君子
素昧生平別嫌明疑勢使然也不知者諷弟以矯拂夏
蟲之不可以語冰也漆園語我矣南國風俗華靡質朴
久離道在有以齊之若夫春華秋實薈海蘇廟奇才異
等千俊萬傑則未可以齊物論也至於士之於民也良
士之視莠民也差等強懦自不齊妍媸輕重隨形因物
則奸猾消阻而陵侮不生扶善類以培士氣千秋瞻仰
又名宦鄉賢往者來之望也頌德誦功譽者毀之媒也
而宮牆匪類顛倒逢迎身爲頡波不亟障之則江河日
下將日起焉而易知所終區區一得畧布於茲武彙近
今無真品第聞人也惟恐以僞進致毀茶論邵先生聞
此若在雷臺何啻開堂

庚午夏五九卿欽遵

上傳各舉所知堪任科道之選者畿輔舉二人順天洵宰

古愚心言

與邵子昆書一

閩人彭鵬古愚氏保定清苑宰晉人邵嗣堯子昆氏

真定靈壽宰浙人陸隴其稼書氏舉鵬嗣堯者大司

馬合肥容齋李先生舉陸隴其又舉嗣堯者都憲澤

州說巖陳先生是時九卿列薦凡一十一人

上臨軒問鵬及嗣堯隴其三人同辭稱善次日奉

旨彭鵬邵嗣堯陸隴其趙蒼璧俱著行取至時引

見鵬得給諫嗣堯隴其蒼璧得侍御趙侍御由黃州麻城

宰也以天下之大爲邑千壹百九十

上特簡四人鵬與嗣堯隴其三人皆畿輔邑吏以三人同

古愚心言

與邵子昆書二

官又同志而薦舉者同出大司馬都憲兩舉主當日

同被 臨軒特詢豈非千載一時乎屬需次讓賢者

路假旋比奉 特旨補授時則聞稼書以試考弗稱

去未幾又聞稼書逝矣子昆以待御 擢直隸守道

隨 擢提督江南學政未數月而子昆逝矣偶檢及

此書病榻孤燈輾轉追憶遂不勝存沒之感云古愚

子輝淚挑燈濡毫識於河渚旅次

再訪平陽邵子昆書

甲戌河渚稿

僕與人交最嚴最寡及茲尤加甚焉獨先生以尺函來

僕亦敢以尺函往先生視僕爲本來人僕視先生則不

知爲江南學使者也顧自當暑入江南境噴噴入耳先

生豈以此家喻戶說哉又豈能使江南學人一一盡人

先生穀乎而道路之口不必皆士也無不知江南學使

者爲邵公豈有僕而尚云不知乎僕嘗謂一邑得一賢

宰則民心安一城得一賢帥則兵心安一方得一賢學

使者則士心安此三心者 國家所恃以爲治者也江

古愚心言

再訪平陽書一

南多士所生之地也大岳之後踵以東陵如躋百尺樓

而齊焉仰其下者心與口一夫羣天下之心寧獨江南

之士之心然哉四書易知解退思堂佳刻謹受教另貽

翼經二集倦倦於反奇歸正返雅還淳端風俗而正人

心此邇本之論也然僕竊聞文章之不同也猶造物之

賦形也賦其尤者爲清而勁爲美而麗爲俊而逸爲高

嚴而凝遠爲奇偉而魁梧終不能使之一一同也其同

也則猶日月星辰之麗天山川河漢之行地常新常異

常流而終不可以思議前書畧言之矣既思河渚旅人

與江南學使者裁答往復非禮從此先生話及僕亦不敢復僕各心具

此三心者 國家所恃以長治久安常欲繕疏而未遑今僅見於復平陽書中存其意而木暢其義
閩人彭鵬識後

古愚心言

再復平陽書二

遺公友邵平陽書 乙亥河清錄

嗟乎平陽海內人材衆矣或一二年或二三年而得薦於朝布列中外者亦衆矣惟庚午五月

上御極之二十九年

特諭大臣各舉所知大臣舉而薦之

天子御乾清門特簡四人畿輔得其三鵬與先生與陸稼書先生同官同年同薦同被 特簡海內莫不以畿輔爲盛當時先生與陸稼書趙園菴兩先生同日拜侍御鵬以 特簡黃門給事需次海內又莫不以畿輔爲榮

古愚心言

遺公友平陽書一

無何而稼書往矣今先生又往不五年而畿輔三人奪其二嗟乎平陽海內人材衆矣或一二年或二三年而薦於朝布列中外相與有成者亦衆矣而吾三人獨以畿輔吏同受

天子特達之知末由承肩一心上報

聖明念此如結稼書之往也不聞計傳而知之也先生之往也不報計聽而知之也傳而知之者昨在京華聽而知之者今在河渚京華去平湖遠矣河渚哭江南學使者一水可從而旅人顧影生不再通問死不一唁弔忍

料同薦時京華握手遂成永訣毋論及他卽此幽明離別之感亦大可痛也已嗟乎平陽

聖明在上俾爾有才爲斯文持運而爾忍以天上修文赴乎乙亥冬至夜半起筆諸書封緘如式焚付遊行使者送去倘兄稼書先生以是代問訊古愚老且病又不知後死之誰訊云古愚彭鵬頓首頓首

古愚心言

遺公友手書卷一

銘誌復胡先生書

（亥河清稿）

河渚絕不敢以筆札及人况爲誌爲銘此何事也而敢爲之所以承命日久未敢署筆趣至三以不命他人而獨以命鵬又重以先太夫子淵源固辭又何敢寒夜呵凍臂腕痺不能書口授繕手謹復而誌曰高少君故學士武陵此巷胡先生貳夫人也江蘇方伯存人公生母也母以子貴得贈少君年十五丙戌京邸歸學士丁亥誕方伯於京戊子太夫人嫡夫人至自楚壬辰學士卒於官少君事學士米七年方伯甫六歲甲午學士喪至廣陵以武陵亂廣陵城東旅爲家太夫人與嫡夫人相繼逝諸公子歸楚少君與方伯留焉卒年四十二葬於廣陵閏二十四年後方伯公以所述狀緘書於旅人彭鵬書曰不孝獻徵六齡失恃先生母半生苦節雖堊未誌蓋有待也今必得誌與銘地下壽諸石嗟乎撫孤而成立卑寒傳而仕宦之家不傳以卑寒難而仕宦易也矢操而守貞仕宦之家傳而卑寒不傳以仕宦有藉而卑寒無力也讀狀至胡母高少君仕宦之家反爲其難其不傳者且與卑寒等此方伯公爲母行述字裏行

古愚心言

復胡先生書一

間無一不帶聲淚而出者也少君高姓順天籍父應登世襲錦衣衛千戶無子生二女長卽少君幼時容止靜氣暗合內則父異之必擇仕宦可匹偶者會湖南朱歸版圖學士家在楚謀置副必擇舊姓稱賢淑者兩擇適遇至則少君見學士晨夕跪額天且祝且泣問故學士含淚告之曰吾母春秋高母子乞蚤相見少君聞之悲咽不自勝目從而額以是太夫人一見卽歡嫡夫人食飲同席臥起同室愛方伯如腹比學士病母衣不解帶者三月刲股進粥殆將身殉嫡夫人鞠之曰如爾六歲藐孤何且房中殉死損夫子名少君知大義忍死喪將歸父母二老有難色少君正告父曰吾父母勿以都城習俗陷兒也南歸與死孰安歸則生不歸則以死謝學士惟父母命二老知不可奪隨而南廣陵旅居也言不出閫足不至屏女巫不親師尼不入與于姪語不面日夕課方伯讀書問字以是太夫人嫡夫人益敬重之兩夫人先後寢疾侍藥餌竭誠盡瘁卒後學士三喪并停長公子觀徵次公子泰徵扶輓返武陵向少君言先君令圖書外蕭然無有也惟典房一區價貳百伍拾金分

與庶母季弟吾伯仲送吾父母王父母柩行矣當是時高公老病母性純孝刲股以療者再既而二老與學士伯兄嫂先後病沒自醫藥逮棺衾不以貧故苟且嘗至哺未舉火解一夾衣質錢易米爲葷糜舉家飲遍乃嘗淚與糜雜又日治縫紉以餬衆口霜夜刀尺聲達旦十指針見血先學士爲檢討丙戌同考得薦三十二人爲大司成樂育多英才壬辰總裁得天下孝廉四百一十九人學士素負冰鑑好品騰見及門當意者退而自喜曰某學道者也某至性而深情者也某他日有猷有爲有守者也母一一識之至是謂方伯曰貧甚母子不能自存爾其餉其口於四方爾先君及門爲吾耳熟者今多仕於吳越楚豫齊魯秦晉問爾往謁之或者念爾先君而因以飲食教誨爾也先君之願也寡婦子之幸也乃出所分屋契質四十金以其半爲方伯治裝方伯甫十三少君呼老僕於庭命之曰吾兒自免母懷出就外傳未嘗一日離左右今行付汝朝夕而誦之箴母縱母違母怠母荒母逐輕肥母藝酒母貪養母憚正士而樂此匪常思我未亡人送兒牽衣惟所土先君及門之賢

是則是依違歲惟汝怨吾死且慙爾於爾主語畢母子相抱痛哭母斷章自兒出門始其年方伯之楚次年之吳越渡淮入豫踰年之齊魯又踰年反楚會葬學士三喪跋涉五六歲歲或一歸省間歲或一歸不遑將母母食苦如茶老婢尚十餘口一手自卒將指指眼穿誠有單寒所不堪者兩從姪及兩從姪女婚嫁悉出學士及門所贈遺經營如子女已亥方伯年十九娶學士癸未同榜梁公飲光姪女以方伯貴 誥封方伯授室之次年母曰見遊學所見所聞於先君及門之賢者必多今

古愚心言

復胡先生書四

歸楚無家廣陵童子試冒籍攻甚峻不若走京師乞爾先君之及門爲爾援例入成均時學士同懷弟新虞初歿新虞恩廕卽順治八年恭逢

世祖章皇帝覃恩學士推以與同懷者也歿而未仕例得改補方伯乃入成均爲恩廕生次年辛亥七月高少君胡母逝矣所及見者成均有子也其後方伯爲郎署爲直隸刑名驛傳監司及 特擢江蘇薇省今稱方伯悉本母訓爲經濟惜乎母未及見也方伯之不逮養也戊辰援例得 誥贈晉夫人 綸綍寵賁方伯始以病辭官

初方伯在郎署日爲母行畧乞言以爲此吾母生平艱辛所隱忍而不發諸口者此吾母之行而非他人之行此吾述吾母之行而肝腸寸裂以出之非述他人之母之行而齒牙借譽以爲之也夫肖像者必寫其真而脩詞者必取其誠方伯公必以命鵬其是意也夫誌例一切應書方伯自載筆其未傳者彭鵬誌之而又爲銘曰旅而不得歸於楚也塋乎廣陵之峙去楚實遠貞心則邇二十寡而四十二逝矣苦節未及旌重泉 綸綍褒且美大方伯爲之子銘與誌若有俟俟二十四年

古愚心言

復胡先生書五

門下晚學閩人彭鵬而作此

復太史寶靜菴書 乙亥河清稿

七月書至知去年十月長公正子赴白玉樓召矣嗟未數行不忍讀數日後讀之不忍竟讀後數日收淚抑情盡發所寄書冊而讀之曰若是乎正子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已於太極圖說寓之矣圖說真正子絕筆太史彭方洲於正子遺詩二章嘆爲永訣語念昔曾氏子悲痛斷肝腸真有啓手啓足之意袁杜少太史知之矣旅人悲秋感作正子傳正子年甫二十四不宜有傳竊見世之頹而長者壽而康者嚙嚙而不死者未見一人如

古愚心言

復寶靜菴書一

吾正子雖鄙人所見不廣然專以正子論正子又不宜無傳憶鵬得與先生締交在癸酉之夏而長公正子偕其弟出見在癸酉之冬是時先生病甚長公始見卽在先生榻前一見心寫決爲佳子弟郵札示兒聖瓊曰老拙無交先云得中州寶靜菴先生可當心期今其似君見我周規折矩動容辭氣令我神移若以陶吾子躁可平矜可釋其後每至正子必待愛之敬之畏之初未締交先生先我因得識先生之面得讀先生之書先生之書泌陽學規之書也尋樂堂家規之書也所裒理學正

古愚心言

復寶靜菴書二

宗融會關濂洛之書也此亦何人不知何人不著而遽以書見先生之心豈書能過化存神若此哉則以先生之書先生之心先生之行也先生之教諸公子之行也諸公子之行長公之行也養諸內者形諸外靜者必仁仁者必壽嘗於河渚疾病中語兒以此且謂重遠之器必如正子乃可不幸而正子赴白玉樓召使吾言先不信於吾子并使人有天不可知之疑甚可嘆也昔司馬公作史記列傳首伯夷致慨夫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子爲好學糟糠不厭而卒蚤歿盜跖終日殺不辜竟以壽終遂有操行不軌而終身逸樂富厚或行不由徑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若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則夷齊非所謂善人耶積德累仁而餓死是耶非耶千古疑城夫爲善而必期其壽考者與爲學而必期其科第世俗之常道而脩士之所不屑齒者也昔者南宮一問先師不答亦恐開後世如傳孤竹君者反覆夫善不獲報而作善者或轉嘆夫不可知竊以先生哭不必以詩詒公哀亦不必詩楚黃張石虹太史跋曰不幸有此二章何不如却家兒善止乃翁之淚也正子聞之必悔少作

雖然可無詩可無言而正子二十四年視履可對天親
必表而出之此古愚作傳意也聞先生病日正子額天
請以身代帝命所請果爾則有弟容爾請代正子而弗
俞何也豈子可代父而弟不可代兄乎所謂天者誠難
測而獨於君家孝友天性卜寶氏之必大也長洲韓慕
廬學士賦送太史假歸云猶慰獨立時玉芝羅階下先
得我心矣先生嘗以聖賢爲必可學者也必能超出西
河加餐自愛爲

聖明保護侍從之身爲道康尊人養志之身爲吾道千秋

古愚心言

復實靜菴書三

仔肩之身敬身事天盡其在我者而已昔程正公夫子
有子曰邵公端慤其名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
卒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正公砂書於碑而納諸墓曰
端慤生有異質其始言也或授以詩未三四遍卽成誦
坐立莊謹孝友信讓之性出於自然何與先生之爲正
子行述似也正公感嘆夫賦生之數難操者衆而精一
者間一值焉則其數或不能長也宜矣正子豈其前身
耶夫端慤甫五齡正公尚曰吾之慤也不特以父子之
親也而况長公年二十四見進而未見止乎然鵬所以

引此者欲使吾儒言道不言命非以勸爲性之情而謂
先生可以慤矣寄呈令祖祠記附長公容端傳另有無
山無說古愚愚說及朱陽書院進說凡三篇頗發明先
生前後論意而未盡乙亥復後十五日鵬頓首頓首

古愚心言

復實靜菴書四

寄德州孫義山書 丙子旅稿

病久不作尺書南北注思想同然也弟一子聖壇懶不肯學性又最不肯下癸酉鋌羽時七千里書寄其父古愚曰方當夏五聞德州先生典試吾聞心竊喜負比閨闈廣偶刊毋論手持鉛刀難與干將莫邪爭卽首題洗發師字千古慧眼豈兩睛如豆者所得夢見哉聞撤棘後聞生童持文字請謁聞人側履不須羔雉無不誘掖裁成吾鄉暢山有姚準年將三十尚困童子科旬赴榕城以愈稿獻先生先生大欣賞給其貧也贈二金行囊

古愚心言

寄孫義山書一

冰雪中愛士至斯士無不聞風感奮不必盡及門耳書至日吾德州方入京過我甫坐卽出兒書同覽未知德州尚記憶否近日書三千里又告其父古愚曰人行倚馬纔聽木蘭孺子謠惟知首名黃甲八名林殿陞本姓姚一箭雙鴈姚卽哭西榕城獻書爲德州先生所賞士也以古愚緬懷木蘭童子二千人角逐於郡邑進額內而能自幾得者或鮮矣姚子赤貧搯三寸管兩場迭進取此如芥則凡應童子科者亦如國子先生所云患業之不精行之不勤他何患焉兒前後兩書不雜他語可

謂能知父心者矣弟先不致書今亦不雜他語庶幾知德州心者矣而吾兒性不肯下獨於德州誠服不以口行將以德州之教教之翻然力學感奮如吾鄉人當不至終懶耳聞函得此德州視旅人久病奄奄胸中筆下豈復有他累哉心具不敢名丙子五月二十三日

古愚心言

寄孫義山書二

僕嘗欲於歷代忠臣烈士取其明白昭著絕無欺飾者其朝某朝得幾人毋論爵秩之高卑出處之升沉死生之常變一一謹嚴作傳垂諸簡冊每歲春秋天氣澄清日挾冊序朝序位分日而拜使有志行子弟一人齋肅立於階上取當時藝逆悖叛與夫儉邪奸佞傾軋善類戕害忠良之徒各呼其名暴其罪以示勸懲使羣子弟墮下傾耳聰聽嗟乎聞藝逆悖叛儉邪奸佞傾軋善類害忠良者欲殺欲割聞忠臣烈士者起敬起愛雖曠世異代

古愚心言

與劉碧菴書一

且然而況同時乎僕之必傳尊公賢父母不待足下之請也然作傳必叙本末非若作史據事直書某年某月某叛某亂某官某死之如綱目所載云云也所以僕於甲寅三月十五日耿逆以閩叛同日死難最烈者如尊公侯官明府與夫福州太守王公邵武二守喻公皆不能卽爲之傳以生平本末未悉故也比至長安訪王太守家未遇其子弟聞喻邵武家住山海關廕子喻大力亦未見其人而於西江金谿僅夢寐之矣癸酉足下以恩廕初授中州西平持刺詣寓自稱劉公子爲之倒屣

古愚心言

與劉碧菴書二

僕於長安選人未嘗作緣足下知僕不以西平尹見而以公子見見時無他語卽以尊公賢父母傳請海內人車斗載量矣其文章勢力可以傳尊公者何多獨於迂憊無文如僕請之專而願之切豈以僕爲閩人知尊公鄰封父母至確又豈以僕爲閩人拒僞守死此筆不忝尊公父母僕聽之喜然於生平本末終未甚悉也其後足下以尊公行畧寄乃敢署筆敬存旅笥今彙入古愚心言集中與閩總制范忠貞先生巡海道陳先生并垂天壤後有作者於此徵信可乎心言集中所存閩人陳忠毅葉果菴劉秋水傳三篇皆僕所謂忠臣烈士明白昭著者也先有哭三君子行尊公與太守王公二守喻公其人也二公生平本末行狀未得見又未得見其子弟面詢手授三傳闕二每懷爲憾然則僕之得見足下與足下之得爲尊公請者蓋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報足下書無緣藉便今亦乘入心言他時便羽傳并書俱致足下爲忠臣子思尊公之所以盡忠思皇上之所以褒忠勉爲循良爲忠爲孝再拜期而囑

寄宋維德書 丙子河清稿

甲戌燕邸命書格言一幅曰將之官朝夕永觀省鵬以不能書謝臨別再命曰必得書慎勿假他手別時唯唯未及報而匆匆去只留寸函於令弟處距茲三年每念世兄索書以言乎以人乎不以言以人則無取乎憇者之人也不以人以言則無取乎憇者之言也然既再命矣又心許之矣適有便鴻不敢不報因取臨刑邑署額書文康公格言記一篇盥手肅筆曰此鵬遵奉夫子祇適觀省內自醒者也老世兄見此率祖攸行矣夫子聞之必喜族人子然清江去姑蘇五百里相隔數月未嘗得候卽孟陬攬揆辰亦惟遙祝况三千里外乎心以爲期勿嫌遲耳不盡

古愚心言

寄宋維德書一

別吾維德距三年此書始應命見古愚一字心許終不敢忘也春暮人往投書時始知客冬玉魚符下嗟乎維德一別千古同在天壤間自冬徂春古愚竟不得聞乎音問久疎幽明永隔痛何忍言人歸原書原字封緘如昨嗟乎維德吾書誰爲發吾字誰爲藏字當空焚去當哭當弔書載心言內嗟

乎維德音問久疎幽明永隔痛何忍言丙子麥秋古愚彭鵬河渚旅次識感

古愚心言

寄宋維德書二

復管蘊赤書 癸酉燕臺稿

弟孤陋迂疎絕未敢與海內賢人君子締交然聞一賢君子治行軼羣則懿好油然而竊寐饑渴而不能自己日者汴州師帥一席 簡命甫膺汴人如所願得大仕者能令人去後而喜其來此其治行不言可知所以金水橋邂逅承先生一揖初識斗山卽以與情愛戴以永終譽爲賀慙直無文自覺言驟入而先生不鄙蕘蕘傾蓋如舊以是仰天下才也今辱書問弟亦不能於初見之辭再溢一語但願他日良晤曰吾兩人金水橋覲面時肝膽相示已如此而弟生平懿好於先生實實傾寫又如此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天下雨喜可知也臨風祇復惟有注馳

古愚心言

復管蘊赤書

寄衛南林書 甲戌旅稿

吾輩生同時以不得見爲惜以得見爲喜至於離合聚散喜而惜惜而喜則聽諸循環而無庸心者也回憶先生見僕於蕭寺僕見先生於旅舍一見如舊兩相傾吐不知膝之前吾兩人所謂喜者如此甫數月而先生秉燭贈別僕策蹇不敢賦辭吾兩人所謂惜者如此然安知今之所惜不爲後之所喜乎吾兩人所謂喜而惜惜而喜者或又如此此有天焉則僕循環之說也今置勿道惟僕與先生兩相傾吐別後兩相思問訊何能以已先生道履自佳僕在高厚戴履中天地之恩也小人命蹇褊薄疾病自煎可奈何因鴻附報心通恕呼名甲戌履長後三日

古愚心言

寄衛南林書

寄陳九皋書 平茂燕臺稿

平原廖越阡佳士也春間佳卷以贈手後至額腹不得
薦惋惜之情悉在閨中評語內廖君別而南念平原與
黃浦密邇歸過其親戚里居邑有賢明府爲風雅宗工
而不引之一謁賢明府聞之得辨笑吾舌橋然乎所刻
擬薦卷三篇先寄奉覽俟同門錄彙成另寄此君十載
客京華品行古處當破格加禮爲士大夫欽式弟迂踈
成癖從不漫作曹丘此則縮衣之好未免油然勿疑破
戒云尊翁史緯告成祈致一部向見詩草新清超絕想
宗匠手眼此種畢竟單行授而讀之又勿笑秉燭夜遊
云

古愚心言

寄陳九皋書

復朱簡躬公祖書 丙子河洛稿

臨河自胼胝外絕不敢領水衡一錢絕不敢賂貴人顯
者一面亦絕不敢與人通問迂踈無一敢人事都絕久
矣天之所賦下愚不移也承郵函及此而三情詞真摯
若冥頑如故世間少此木石耳伏惟久困呻吟中今歲
彌劇血竭氣喘神瘁手痛足痺重以痔劇坐臥兩難自
顧曠職行將乞歸矣王君到浦備知委頓將尊翰托楊
君轉投讀至及時自試老公祖報國之情溢於楮背但
鄙見以暫耐候補一出爲蒼生慶河上乎逍遙恐非所
以展也此復慎餘亦不敢盡

古愚心言

復朱簡躬公祖書

歲除復丘季貞宮洗書

甲戌河清稿

相望一衣帶水一葦可通以病藥不會客未敢臥波致
人椰榆承脫木瓜酒香稻米先生賦車牽弟賦伐檀矣
車牽之三章曰式飲庶幾或食庶幾伐檀之首章曰彼
君子兮不素餐兮先生情殊厚弟心殊惡飲之食之如
此清澁何

古愚心言

歲除復丘季貞宮洗書

與丘季貞宮洗書

乙亥河清稿

寓中有殘書幾種濕則供魚露又飽鼠乞借櫥一但得
收藏龕與敝皆可用不必問堪否中藏集同門錄呈教
範經元房錄刻成敢請一冊以燕石易國寶得毋軒渠
二月承惠賁不能倒屣定諒病人勿罪

古愚心言

與丘季貞宮洗書

乙亥復丘宮洗書 除夕河渚稿

抱膝閉門中木人石心何知臘之盡耳天地間皆旅也
誠如來教卽命小奚開甕頭春雖未能飲聞之通體覺
怡然食品之貺也曰不啻手自爲之詩云君子有酒多
且旨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詩此以謝可乎

古愚心言

乙亥復丘宮洗書

夏五復丘季貞宮洗書 丙子河渚稿

旅人病臂病腰病膝病脾病血病痔無一不病但未至
病心耳健平知何日也午睡接手書及佳刻二種花萼
之集一口并賜枕上細讀與浣花叟命誦夜閑秉燭句
定爲過之又開卷見義山一序靜者從天動者從人此
中偶叅先得清涼散矣綠華碧粉清人之樹君子之貽
服此翼日午中不須望雨向竹節中覓水也藉手附謝
可勝注馳

古愚心言

夏五復丘宮洗書

復張雍性書 乙亥河清稿

聞尊公祖載不及縞素執紼僕媿巨卿尊公得毋似元
伯乎人事既畢賢姪勉讀青以酬未竟之志令祖起
卒後展想善飯不減廉將軍也惟有私祝近彙次舊編
願曰古思心言當作登封循良傳以備 國史之採云
登梨另寄諸不盡言

古思心言

復張雍性書

寄陳潛菴書 己巳臨河稿

太丘洛社素交忘年間過書倉促膝永日每出次孫和
郎課莼相示穉子能文閱之愛之擇婿以此郵書初報
和郎言採其芹今畢姻字子宜隨寄近稿三十篇具見
日新而季女于歸來函極口賢孝吾兩人素心從無飾
語彼此臨書想同然也洵邑盜案限滿客冬十一月十
日內吏部照例處分疏三上三奉從寬免調用之

有僉謂十月 召見賜金後早知必邀 恩然么麼下吏
先蒙從寬留任已再矣并此而五自顧何以戢旁人爲

喜臣心滋懼不盡

古思心言

寄陳潛菴書

報朱雪厓書

丙辰十月 木蘭稿 吳美錄本 語刻本

昨昇歸神思殊忽忽一朝千古痛同然也翌日當成服
勸弟勿再昇不忍弟垂死耳嗟乎秋水兄十日而死弟
鵬七八百日不死死何易又何難耶鵬已告主喪者另
辦期服期冠冠之服之再以柴門半板昇去藉衆手掖
就兄弟喪位痛哭伏而答禮昔裴佶死其友鄭餘慶爲
之行服太自上裴長史書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
遊楚指南死洞庭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此則是白
存交重義也我思古人畧舉一二客有議鵬者少見多

古思心言

報朱雪厓書

怪請出此示之不宣

此與秋水交之終也與雪厓交之始也心言有此
志慨也夫

寄賀朱雪厓宰高苑書

戊午 木蘭稿 吳美錄本 語刻本

報至知山左苑墻得慈父母斯民何幸客有言曰進士
闕人也風節矯然百里匪所棲鵬應之曰張曲江有言
士不爲縣令不得爲御史臺輦上諸君子循此意也行
古之道夫記得六年前深巷潛來夜分促膝別去兩相
喻川瞻符券兄以火剝膚鵬飲水鍊形凡三載幸矣天
地廓清水火既濟初心不及此絕口不復談比及兄補
報起復奉部咨查進士闕人也何以脫必取不授僞之
處確據始註冊由是郡邑加謹弟請文借計亦不許畧
而質質緝緝疾不已一郡城斗大無地自容如坐針氈
東盼五雲俯仰何寬顧我出谷矧日乎仰冀清名伏惟
珍重

古思心言

寄賀朱雪厓書

己未復朱雪厓書

本蘭稿驚嘆錄奉語刻不

七月得手書云令郎至署述弟病中語兄且聽且泣有頃述弟病愈且聽且泣弟鵬不復記憶何語能致述之泣之此語定爲兄從前所未聞昔在患難中兄自焚肌體股肉藥腐成跛久知痛苦以爲引頸就刃彼或似之獨弟鵬臥半牀火坑冰窟三歲備嘗其間飲水自知對妻子弗洩也兄以意逆志終不明言丁巳四月寄敝師永嘉王又典夫子書頗悉其稿亦不令兄見也客冬計偕將出暴病臨危恐一旦填溝壑沒世已矣使千載上

古愚心言

己未復雪厓書一

契雪吞毡引頸耐盲諸公單行千古所以令郎省疾嗚咽灑之兄聽而泣者必此也然其時耳屬於垣者遂謂天道冥冥矣嗟乎使鵬不死於飲水之年而死於食粟之日天之玉汝已非無意藉曰天高縱不聽卑亦何致死彼耳屬者測之以蠡不亦隘乎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兄引此兩語趣弟走候永嘉夫子弟捧此語且讀且泣顧念令郎述弟語能致兄泣兄引詩人語又能使弟泣丈夫亦有淚乎來書云吾輩以直心厚道行天地間每不爲流俗所喜卽愛我者亦隨俗而轉此則耳根

與兄同之矣若碌碌寒袍與兄并談孤忠反增慙愧則萬萬所不敢同者也今司牧急在養民養之殊未易耳兄云酌水明志藉苑牆十笏地作清淨道場卽此一念可對

聖明可保蒼生弟異時叨竊微祿則又所萬萬不敢異者也所不如兄教者有如白日開函至此兄當開口而笑遠承筠杯白紵附謝棘人窮困率復不以侑

古愚心言

己未復雪厓書二

復朱雪厓書 戊辰臨河稿

病中接手教如面如話恍乎琳之檄也久困無計逐蒼
龜承惠布帳其佳惟是此中穩睡清夢相宜歸結碎荔
庶幾羲皇一枕書二板來使急囊去未及搜茂先之車
發中郎之枕使乎使乎將以馬上得乎道泥濘勸乘廐
馬執弗從遣一長面送至潞真笑欲騎驢也開函當食
定噴鉢不宣

再復朱雪厓書 戊辰臨河稿

同學不賤五陵輕肥回首家園經年未見鴻便貧窮內
自訟先生以 召問紀畧稿郵寄豚犬豚犬伏讀應知
吏貧乃得此吏安用不貧爲哉令兄二不前輩夜臺未
卜見林牧菴柯必仲二奚誰無同情恨力綿耳令姪與
可目觀荒殘定爲堅諒崔年翁至一宿卽辭去力投其
轄苦茗夜話後衰衰也天寒不足脂其車主臣主臣

臨洵復朱雪崖書 庚子稿

西蜀距京師數千里從者行李其難至此先接許子書
非不繫念苦當其極無可如何今令姪捧書到荒署書
所已盡重宣於口以近領站銀坐爲請從則卽舉拂則
忽然輾轉反側終不能以慈旣授令姪又必拉老僕護
去悉如命矣但望期發如書與口也啓行慎勿求備別
負重債用一償二爲他日廉吏累手昔諸葛武侯威信
所加南中心服卽此地大丈夫出爲師帥入爲公卿萬
里之遙近如几席慎勿美腹裏熊軾人尋常按部家鄉
密邇爲快耳昨附報西川啓呈覽得毋咲吾癡乎然自
前後左右皆先世故居先伯父并而爲一拱歸他族祖
考有恫心焉經年來頻頻入夢原啓有大叅之子八人
竭廬聚處進士之家四世閭閻不分傷哉斯言萬一舊
巢可復舍泥何容易左提右挈仰藉羣力濟與不濟天
也知已念及乃敢再布區區

與朱雪崖書今存止此此後郵書往而不報心言
不忍存

賀陳鹿胎書 庚辰臨洵稿

日引領入都傾聽朝陽公與諸君子來何遲輦轂貴人
先着鞭矣

聖明在上當蚤思建白爲言路鬚糾雲泥雖隔車笠或不
忘耳鵬前後景况皆不足道而四六駢辭寒溫習語又
川屬中所無經年於雪老處手候甚稀以此

古愚心言

賀陳鹿胎書

復陳鹿胎書

捧書如話青川飲水京華茹蘘砥柱正須此彼溫飽者
何足道哉荒署茅房夜月均照秋中雲漢無塵尚望俯
臨畧披肝膈調羹鑄字破戒受之然此字豈非鹽者所
敢用檢篋得豚犬聖壇近作一帙呈覽孺子如可教乞
爲斧政不爾則供誦上紙耳

鹿胎皆閭閻亂時拒僞同志者心言存以此

與黃載士書

甲戌河渚稿

酉歲尊公弗少延南宮少一佳士討服閣則銓次逾矣
豈甲子繩武前夢是踐乎終望丁丑後勁也人定勝天
吾意則爾河干對影相對也已而相忘最苦痔劇耳南
華有言人之有痔也而不可以過河善註莊者未免增
痛甲戌同門錄內刻諸疏視壬申給假家居時學使者
按蒲疏上先聖先賢先儒暨文昌司命似更道上又聞
中戲擬三作視乙丑閣牘亦似道上老當益壯白首不
墜聞此試問孰是雁行者另緘告諸尊公德惟絮酒復
雞勿嫌其輶

古愚心言

與黃載士書

復黃載士書

乙亥河渚稿

寸牘甫去而素書先我我之思君嗟乎後矣伐檀三章
父子唱和然夙疾弗瘳比又重之以怔忡奈何問荆妻
症尤劇正月家報寄芝城過夏二十餘日始至先回一
僕亦未肯來想老荆病當少痊耳星者皆言歲運無恙
素不信命及此似不得不信倘天假偕老得免別離恨
少酬為婦時千苦萬辛耳兒子聞母病寸心如焚又不
忍舍河上病翁去瞻顧兩難口雖不言知其衷良苦煩
為我細詢趙伯幹近日老荆何狀的示音耗以便遣兒
去并喚頑奴急提耳奴不來孰與兒偕行寥落一至此
母怪乎仕宦者之熱也雖然古愚從未嘗熱亦不自知
其冷奴輩維何甚臨書三嘆

古愚心言

復黃載士書

再復黃載士書 乙亥河渚稿

來書趣兒日行見星大誼摯情前豈老悖而不卽遣白
留餘憾無奈一僕歸而莫肯來一僕勞而無能去以兒
子從未跋涉聽其三十里孤踪不獨父心弗寧卽彼母
心亦惶恐且首春家信至夏始至世豈有委頓思子泛
泛僭聽其浮沉以是遲疑而河干影子更有不忍言
者矣若非七月兒賴遣使護歸又非九月惟捷勞故則
前書兩僕一勞旅虛無人之語必有識小人爲文者矣
河渚古愚哭內詞以古愚之心藉載士之古告諸總惟

古愚心言

復黃載士書

亡荆葛藟也古愚金蘭也乃敢相煩已囑兒於東向設
席請吾載士坐而誦之從容如話病甚思乞歸吾載士
春明謁選毋論遇諸塗候諸旅良晤非遙欲言未盡

寄書舍林次公書

甲戌河渚寄

文章道義之交古愚與尊先人兩相知餘人不足道也
顧念古愚給假時尊先人每勸以方圓并用又曰冰霜
何太苦似未盡知古愚今尊人遊仙或爲玉皇香案吏
或爲慧業神仙放眼下囑應知古愚子心不大悔前勸
乎六月抵河渚若使尊先人在必以無此不足見

聖恩且不可以爲古愚矣河渚心空與水同流所不忍忘
者臨行言 旨有在外保全之 天語力疾竭蹶臣心
則爾非起尊先人而生之誰復我知附寄同門錄一冊

古愚心言

寄書舍林次公書

陳諸靈几三日夜尊先人如能讀首尾微觀必爲我收
諸天上圖書府使司命者各勝一冊因記壬申九月尊
先人出自東門赴錢塘往復四十里別古愚於草堂情
深話簡後五日貽書數千字藏諸行箚忍料此書爲尊
先人絕筆出京藏諸懷南望書倉垂涕如雨小价葉懷
下南歸封緘代絮酒遙申一奠問下酒何物曰有古愚
同門錄中小序及壬申木蘭舊刻可下多浮一大白諸
俟杖屨上尊先人丘墓爲文以告請先以致賢表侄札
爲古愚朗讀一遍知尊先人雙耳傾也

與書三房諸子書

明 戊同門 錄刻本

木有本水有源丘陵之有大地也與夫百工技藝方外
雜流之必有所自一也諸君自初相見至今未嘗一問
吾所自爲何人以是嘆撮土行潦弱植之不足以比數
於水木丘陵也久矣而拙工小乘又無當於授受之門
也久矣唐世士大夫不由進士科引爲己羞良有以也
然吾聞百工技藝方外雜流終不以拙工小乘而畧其
所自出吾道豈甘出其下者諸君獨不見今導者之謁
乎仰而伺命而進隨而入僂僂而拜且跪屏息踧踖而

古愚心言

書三房諸子書一

後出導之者曰吾受業也爲所導者曰吾業所自也恭
且敬何甚然吾聞羣而趨者無寒跡矣其所謂謁大率
皆當斯世儼然而稱顯者也而吾授業者幻泡既往若
遽虛焉遂不及諸君之一問使其顯者而儼然也諸君
將仰之命之隨之僂僂踧踖之不暇抑使生厠進士科
而不似撮土行潦弱植之無足比數則亦不至於本於
源於大地悠悠忽忽而至此兩無足觀諸君之不及問
也勢使然也今諸君旦夕行矣亦終不問不得不爲諸
君告曰鵬庚子八閩鄉薦士也主試者二劉先生一諱

芳燭號增美乙未進士籍順天宛平一諱大謨號孔著

壬辰進士籍直隸滄州本房爲浙江溫州永嘉王又典

先生諱錫琯與孔著劉先生進士同諧官與爵既往幻

泡可不論後有問之者或能舉姓氏以應之不爾則無

山爲空桑中人矣念此事於吾道淵源頗有關係母曰

棄如土耳又乙丑開卷出書四篇爲太倉王醇叔先生

所賞雖不獲薦感其知文先生事之吾紫馭卽爲我告

諸君可乎昔閩亂初平曾上永嘉先生書曰三年拒僞

詳在耐語中不敢負先生不敢負二劉先生不敢負天

古愚心言

書三房諸子書二

地父母朋友但使人謂某也某先生弟子也先生之所
得不已多乎附述一二諸君其悉生志其他行已立身
先於初見誓疏畧示大意生科名一不如人然於言或
不甚悖耳諸君以爲何如端午後一日古愚無山彭鵬
頓首白

寄陳紫駁書 戊辰歲稿

門下出京一月僕接踵矣門下初夏僕烈暑行路自不
同年同門錄先有諸子公札門下約章之同止勿發不
知僕非爲公等說法益習兄夫登枝忘本者滔滔皆是
藉此當晨鐘今仍附後未免過執然不愧不足以成古
愚昭諸葛煥如道意得此佳文得此佳士而不能力薦
與門下相伯仲吾恨吾愧又吾慚然未有文似煥如而
弗售者也寒窓夜月乃生懇心另札慰之矣不盡

古愚心言

寄陳紫駁書

河渚復陳紫駁書 甲戌歲稿

仙舟遠訪柴門始開解纜何太急詩人所以思石尤也
仔來聞刺啄聲啓戶視之對仔如面并悉門下近履爲
慰四子書尚書藉吳門刻成播諸海內索古愚爲門下
序信手兩付去顧念吾黨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言與德與功偶立而參制舉業不得而與焉由宋元
明以來以制舉業得傳幾人哉門下自此當先立其大
者於四子書而修明孔孟之學於尚書而力追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之治日新富有修詞存誠此之謂三不朽
願與門下最之兩序本此意

古愚心言

河渚復陳紫駁書

復陳紫馭書 乙亥河清稿

河上翁承顧問至三此情已足起衰況及門新明府之
官附書至寒舍問及荆妻平海鹽曹石苓至性人自深
於情聞其貧病慎自調攝勿輕易出門又吾紫馭賢聞
呻吟日久兒郎幼穉不宜爲僕遠行貽內顧憂吾道中
如石苓紫馭豈以靚面卜心期哉再三爲僕止石苓並
告從者佳刻齋到適聞寶貽先生郵札寄訊報之曰肅
復甫去王君舟未解纜而浙中陳子蓮萬以四子書尚
書稿見貽因記陳子已未閩中曾經物色先生先得我
心也代致稿二種明我同嗜蘭江諸葛煥如端人至滿
古道炤顏今見新稿內載受業姓氏煥如列及門第一
以是知吾紫馭之門傳學傳心卽煥如而卜新明府之
必賢也僕於部內祖父母從不作札兒回未嘗修賀今
以淵源示僕若僕無書則爲絕情人矣子與夫子言性
必言情本諸中庸僕亦何敢自絕承訪此間形影子然
惟病與愁愁可解病不可除可言者此忤來節爾家食
佐我素餐感深且愧不盡 八月初八日

復曹石苓書 甲戌河清稿

忤來已見古誼伴歸備寫素心宇宙所恃以維者此心
此誼而已憶長安別時門下屏從者兩涕交垂惟僕特
立獨行是懼嗚咽弗能語袖與襟拭淚濕如雨乃嘆讀
書真種子未有不深於情者也薰子松茗甚荷雅意紫
微山紬不宜受以出自家機欲老荆裁之爲服知婦織
也不敢不受審杯勸邀月月如可邀對影成三定爲勉
盡一觴病後放眼開懷慎勿憂貧損人神智附寄龍眼
膏一瓶隔歲火氣盡除最宜病後健脾補虛晨取二三
匙投百滾清木杯中服之頗效臨楮注馳

古愚心言

復陳紫馭書

古愚心言

復曹石苓書

寄曹石苓書

乙亥河清稿

僕苦境與石苓似每一自念即念吾石苓也紫馭書至知石苓貧病不少減貧何足憂最苦者病耳僕患怔忡患眩患痔患瘋痺腰膝皆不仁近有瘦堪比鶴膝弗肯柔細莫非蜂腰無能折之嘆非寓言也吾生戴天履地隨在隨境皆安身立命之處造化者知其坦然復以病痛苦之使之呻吟而至於輾轉旅中自兒七月奔歸臥與古人語胸無雜念五十九歲老翁得苟延者此耳紫馭又爲僕言賢郎炊臼入夢貧家罹恤杭我何堪所恃勞苦空乏拂亂皆將降時天心願門下自信自解以自慰母使貧病與愁鼎足而三此卽制境之一法也中藏集奉覽莊而誦之大易所謂思過半矣附一冊代致查世兄病中不能另札并煩中意紫馭書又云石苓久注懷如病少痊買棹卽來訪已囑紫馭力勸止病後調攝家居飲食相宜慎勿遽行自愛卽愛僕也不盡

八月初一日

古愚心言

寄曹石苓書

復高章之書

乙亥河清稿

河下畏影無事卽閉門近知旅寓比隣爲令姑丈衙舍抱膝從未晤則於他人無交不言自喻矣聞春朝燕爾以學士之金蓮爲才郎之花燭僕所心喜願門下日念聖恩勗旦視星讀中秘書不僅作東萊博議傳也寒律當厄所煩書籍感荷傳寄前札戲云思吞紙耳書不以供清覽而以他售門下諒我窮也售盡望便致

古愚心言

復高章之書

寄高章之書 乙亥河清稿

病况愁腸越阡陌時想能言僕一子遠來省視惟畏人知托稱外甥得相依爲幸何意天之机我近報荆妻逝溘四十二年老糟糠貧苦患難靡有不共未嘗稍稍食報無語永訣又旅人致其子在外不能見面兩大慙恨此豈係于荆哭內潘安仁悼亡所可擬一子南歸老人旅病自顧自憐不得不思乞骸也然自顧自憐而無由自達前書備悉其何以籌之乎知門下道義之孚乃不覺其覩縷

古愚心言

寄高章之書

復高章之書三 丙子河清稿

葵藿之心至誠至慊僕前札無不盡白二月十五日遣役行後隨聞

皇上擇三十日

去龍親征僕計去役必後期卽星夜兼程而購馬迅速恐未必副念此心無由稍報病榻自輾轉比接來書知馬價甚騰門下臣所不逮去役亦幸於二十八日到京投狀二十九日蒙督運諸公共招啓 奏奉

旨准收馬二匹此雖朝陽普照下鑒葵衷乃能適逢其會

古愚心言

復高章之書三

然非門下與張子禹服道義摯情稍稍濡滯則無及矣便鴻心寫不盡注馳

復黃但唯書 乙亥河洛稿

客夏扶病登車絕無一人一刺天下傷心處勞勞迎送
亭此語不知爲誰傷也獨門下念僕病且孤必請相從
因辭至門下云後一日行三日外追及道次持扶
比至新城痔發不能支委頓茅店四日僕止而門下前
追愈前愈遠比臨河則聞門下渡河矣日惟知已爲念
今遇賢師帥又泰同諸舊交必能以子弟視之文章品
行若門下自當相得益彰也何時謁貴房師黃慎菴先
生使道惠貲毋我遐心貴鄉楊誠齋易傳代覓一部弟
已囑師帥公恐其忘耳附寄中藏集一冊同門錄二冊
奉覽適得家報有炊日之變心如割今不能多作字并
服生名心肅

古愚心言

復黃但唯書

寄鄭子偉書 甲戌河洛稿

五月禹服何於 國門凝眸薄暮六月門下訪諸江浦
促膝連朝又浙中徐文亦爲是科遺卷所愛士須殷見
疎獨於僕去時偕其學徒詣送黯然皆僕所心期而心
寫者也門下爲守部進士惟有耐貧樂道閉戶多讀書
眼界心胸他時自與俗吏迥別僕老矣千秋大業敢以
望諸同志者鼓切鼓切

古愚心言

寄鄭子偉書

寄廖樾阡書

甲戌河渚稿

僕愁人而無恨事惟於戊閏分校時佳卷未盡薦至今餘憾無此而作誑語者有如此河近復春中浦君札云承來翰知華亭孝廉廖樾阡半載尚未謁車騎式廬以是見明府之賢益信樾阡之介也今秋值其兩尊人雙壽一爵一書藉手使者到晴煩遣受役送雲間今錄此札壽日代僕引滿爲二尊人祝賢郎先貽小品七篇字字解頤僕出京時一切文字投諸水火畱此自怡悅家書入長安紙尾道注意其文如珍其人如玉如其人如

古愚心言

寄廖樾阡書

其文僕心寫賢橋梓以此

寄黃但唯書

乙亥河渚稿

今日普天中寒袍最苦僕久嘗風味時時爲但唯繫念龍懿男年翁假旋語及再致師帥公口黃子但唯窮而立志有廬陵真面目願年兄以子弟視之門下問之應知僕倦倦也僕誓戒不作札恃公同諸同官又同心也未知念及吾但唯否同念則殊悔破戒矣便利可相聞古水宋賢揚誠齋易傳前乞公覓一部久未見寄想忘之矣每聞載紀韓侂胄築南園屬誠齋先生爲記許以掖垣先生曰官可棄記不可作夫掖垣不以一記易吾輩案頭何可無先生集况易傳自序所言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又何可無此書書只四本師帥公倘不忌便人順道行李中可挾持也如門下先得詢公有北來人藉手送河渚跋之望之比口惡况惟有扶病上樓艘哭徐文亦旅櫬痛心斷腸吾道中喪我良友書到聞此不知淚下誰多耳

古愚心言

寄黃但唯書

復張禹服書 乙亥河清稿

舍姪南旋過浦來翰已得之矣春氣發而百草生區區
葵心何時何地而不朝陽聞門下新入紫微省卽以暇
得讀書報國爲賀想前札門下尚未見耳近聞邸抄知
貴鄉平陽地震欽奉現任在京官員准回寧家不必開
缺之 旨緬惟

聖恩顧復知父母不啻如天也凡爲臣子感激宜何如貴
宅闔門惠迪必吉同京遇便鴻一一相聞以慰僕惓惓
關切廖樾阡古道摯情親至河渚僕喜愧交集若詢旅
况病苦必能道及臨楮不贊

古愚心言

復張禹服書

復張禹服書二 丙子河清稿

僕今歲若非疾痛顛連則此行請纓効力豈甘少出人
下以僕而至於馬代身者病也以馬代身而僅僅兩匹
者貧也然於二月人從家鄉來望日始得遣行以所聞
大師三月十日方發比去役道聽始知爲二月三十日
幸而短僱過飛一十四日到京投狀次日得啓 奏不
致後期貧病蟻忱上達

宸聰者天也馬價騰貴承門下玉成與章之同一至誼又
交馬時煩從者往復守候三日朝秣暮敬謹不懈主
賢使必佳言之心識

古愚心言

復張禹服書二

寄諸葛煥如書

甲戌河渚稿

僕二十五年困春官文章時命之感結習未除每披吾
煥如薦卷讀之嘆之輒作數日惡然僕所感者煥如爲
吾道中人匪但以文耳卽黃但唯徐文亦廖樾阡越行
瞻數君一見皆可信其有道海上珊瑚數尺自有結鐵
網者羅之雖躍出吾網何憾此時正當靜觀自得明體
適用若制舉業則煥如丹成矣僕嘗云以煥如之文闢
中呬喘不力薦卽此已爲庸懦而世於古愚目側太剛
未知所謂柔者繞指當何似前札寄蘭谿西關應七五

古愚心言

寄諸葛煥如書

家想不浮沉

復諸葛煥如書

乙亥河渚稿

使者至首詢兩尊人起居履綏乃展來函閱至門下與
枕爲緣髮髯僕所聞急詢使云已平復頓使懸結釋然
憂喜倏忽耳拙不受憐句先獲我心此真本面目門
下以爲自憎何哉河渚謝客與門下杜扉墮影不入城
市同但僕撫衷恬淡飲水安若素也荷惠薰盞棗葷道
遠何以裁近彙次中藏集自筮仕迄今遭逢

堯舜恭紀大略登烈甫竣以黃絹裝一冊告諸天適使者
旋封緘一冊暇日敬慎覽觀亦可知頂踵不忘

古愚心言

復諸葛煥如書

君父之志爾後凋先睹誠如來翰均未敢承受所望門下
家中承歡養志努力科名道與時行特爲再布惓惓新
稿得紫馭鴻便可以解願母曰硯生塵岡念竚注

日四

復程瀾子書 乙亥河渚稿

僕自顧衰老對影愧形又困之以旅病何知我辰耳在
門下注存良厚念此百感生也客秋門下至河渚吾道
殊不孤憶吳楞香大司成亟稱尊公績學好賢今昆友
聯翩食報果厚所以燕臺寄門下語惟立身行已爲諄
諄臨河語亦然使旋裁荅至此三致意

古
書
心
言

復程瀾子書

寄冀雨蒼書 丙子河渚稿

門下涉河渡江歷吳越赴弔嶗谷先生并得河渚晤僕
少抒開闊一死一生交情兼盡歸棹道及顏先生病不
得面人於同年孰無情乎具此斬釘截鐵手纔了頂天
立地僕僕云下拜欠願門下當於人鑑也初釋褐後以
賢者爲觀摩將來立身不患不遠大耳使人附候臨楮
注馳

古
書
心
言

寄冀雨蒼書

寄徐文亦書 乙亥河清稿

臨行 左闕門宜 旨伏聽至在外保全之

天語獲載以內白覺寬然比不見有賦別者始大惶惑然生平顧影孤子至此何足異足下摯誼獨有不忍分袂之情知已得一二人足矣惜乎成闕告諸天之不獲薦也高徒鄂心魯年少弗鄙老拙匆匆同我顧每懷靡及僕殘軀久病經年弗瘳自肸風外一切謝絕無從藉手通問適廖樾肝惠賁附致區區并及高徒綬履明我注存向曾爲諄諄蚤望如夫人果採僕言育麟有兆跂相聞僕近況何足道行年五十九老矣慙負臨楮惘然

古愚心言

寄徐文亦書

寄王昀田書 甲戌河清稿

僕一鈍根僕也無他嗜好惟有寸心好賢雖老不肯衰今春奉

天子命忝廁分校每夜焚香願得佳士用勸和我 國家此薦必先盥手執卷出聚奎堂下階九叩而告諸天其難其慎總裁諸公知鈍根朴拙肝膽咸炤至門下卷皆欣賞嗣以額限乙之惋惜載原評登皋甫竣方當自怡悅僕出長安矣檢出二冊信手作此札遣長班送王酌公先生宅轉致以先閭縉紳諸知先生考城籍門下同里或同宗也三年一瞬讀書成名僕知名之喜倍於識面勉旃勉旃

古愚心言

寄王昀田書

寄趙行瞻書 平度河清稿

春閨南左佳卷足下暨廖樾阡徐文亦三君以後至不得爲其已薦而限於額者諸葛煥如王君名甸皆南左黃但唯吳偕葵南右王昀田北左後至與額限同談諸天今同門錄彙次不以天而以人矣天能選諸君以遇而不能遇諸君以傳一寄清覽一奉令兄先生長安絕少交遊甫得古道似二難如觀雙壁未轉瞬而彼此分別遙情想同然

古愚心言

寄趙行瞻書

寄吳偕葵書 平度河清稿

僕與足下同閩籍也聞波斯國鐵網取珊瑚滄海之遺付諸無奈若網而入之又躍出則不勝望洋耳書三房墨選一十八卷半爲出網如此珊網何僕與足下同閩籍同未識面而因文懷人恣如調餽贈鄭子偉云今岳住芝城今寄同門錄二冊並刷漢字遺卷三十冊從芝城寄寧洋去特布惓惓

古愚心言

寄吳偕葵書

寄復王昀田書 乙亥河洛稿

知不能薦君家摩詰所以羞巖納也然竊聞之矣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僕與門下相期千古而已惜未面耳書問至江浦亦既觀止素餐素食臣則何敢無奈委頓顛連涓埃未能竭殊負

聖恩報 國惟身稍稍支撐敢不如來教中藏集同門錄各附一冊承寄丁卯佳墨謝教病痛中書不盡言十月朔日

古愚心言

寄復王昀田書

復鄭子傳書 乙亥河洛稿

當年書問屢致三千里外道之云遠悠悠我思九秋家報語及內子之喪門下赴弔往復五百里青蠅中似多一素心縞衣人也紫馭石苓僕私其從者力止之矣豚兒奔歸已在居廬後歸見總帷中一尺之身七尺之軀必不忍不守此苦塊計期想今詣謝矣嗟乎悼亡惜逝仇讎恒情獨至僕而精糠之感百倍河洛古愚哭內詞一冊本覽行述以詞不以狀他日地下銘與誌古愚自述之自誌之而不以乞諸人也性不喜乞人以文尤不喜乞達人顯者之文而况患難貧窮艱苦又非他人之文所能言門下覽及以爲誠非他人所能文言僕序而誌墓可乎然卜地入石殊未易耳江南爲寇蓋行李之數浦又通衢家報邈若天外客尋鴻便亦邈若乃知門以外雀盡可羅今令弟作貢使回船附書寄豚兒到日遣從者送至寒舍見面授手勿憚勿稽諸侯兒晤時以口不盡

古愚心言

復鄭子傳書

寄薄幸修書 甲戌燕臺長清店稿

傍晚出國門宿長清店因思今日趣行傾書篋見足下
先貽佳墨評閱淋漓忍付一炬於心終忍几生背記前
評首篇大聖大賢大利大害開無爲而啓有爲自虞延
及忠質文數聖人無所不該卽於利與害除聖作賢襄
見成功文章無所不有萬古同一天造語無所不關大
篇說理雪亮前評不能盡記憶三篇本題章句此言聖
道獨拈道字徹上徹下見顯見微無所不見因目而遷
四字觀字聖諦微妙不可思議僕於三作開講評作古

古愚心言

寄薄幸修書一

文讀而首尾回環機杼別出口授小奚錄諸札他語慎
餘佳卷出書四房當日王誨存苦心搜羅亟示書三房
古愚同嗜同美總裁以後至不得收出開誨存先生私
語足下承虛懷乃作前評見誨存之賞鑒此時潛出未
嘗與一人面藉此別誨存見古愚負病旅次區區寸心
尚能爲此小奚謄就偶憶中州孝廉孟安道春暮袖綾
求作字久懶於應今去矣恐謂以爲穢也乘餘輿拈七
言絕云襄陽下第造吾廬袖出縑緗強索書自笑懸槌
閒十指編從此夜寫粗疎附錄一嘆炎暑蒸人窓隙望

太虛使我不能寐今漏過四鼓驟夫趣行急封函并付
長班王顯訖扶掖登程與足下書別而南

宿長清店挑燈作札歲甲戌閏五初十心言存此
聊以誌南行年月日

古愚心言

寄薄幸修書二

再復王昀田書 丙子河清稿

僕行年六十無好骨相逆旅中自憎亦自忘今千里外
書問惠賁乃未嘗覩面之吾友也僕憎之而吾友愛之
僕忘之而吾友藏之僕何以得此於吾友吾友亦何所
取於僕哉詩曰心乎愛矣曷飲食之又曰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吾友與僕之謂也聞將應中翰試紅葉當皆丑
闢以鳳閣舍人赴南宮郎君及第春風苑柳咲起舞慶
彈冠誦吾友佳句卽爲詩識若兩人邂逅相逢各通姓
名曰閩人某也豫人某也吾道之合者天也近日彙次
古愚心言
再復王昀田書
古愚心言
次取去集中所載惟家常肝膈語別無文字撓入乃可
授臨復慎餘

寄行濤禪師書 戊辰臨河稿

客從鼓山來者莫不稱濤公苦行苦行皆儒釋本色此
何可稱聞濤公結茅山巔心空一切叅透微義爲人天
眼目僕所讚嘆以此僕不叅禪而具禪心不講道而有
道意然儒者之學各師其師似不必強而同也大見幼
具夙慧今年二十餘機鋒稍露倘與濤公晤必喜談空
願以真實平等導之古德云堂上有兩尊活佛此語無
盡藏普天莫如洵令苦既云木色可不污清淨耳勿勿
走筆拈短心長

古愚心言

寄行濤禪師書

復上生千和尚書

庚午無量集

茫茫苦海彼岸忽登瞻卬昊天莫知所報老和尚問之
應爲說法今坐席未煖當家深上人數千里來長安道
及法堂重修請作募疏并請紙上多捐作倡長安何地
諫議何官而敢爲此乎且僥舌與誑語皆非我骨鯁人
所能隨緣隨分各盡願力謹致十金藉手深上人去嗣
當再竭稍佐聚沙若必書銜書名高踞標上佛頭着糞
多一重罪過耳別空懸注臨發皈依

古愚心言

復上生千和尚書

冬夜夢與上生千和尚書

乙亥河清稿

寒色侵肌遽然而寐也作書與上生寺千和尚書曰師
逝矣未嘗掃師之塋禮師之座塋與座皆師住皆非師
住師無所住無所不住此夢境也夢之所之可以窮寥
廓極逍遙圓首甲寅與白石山師青石渡和尚千日大
夢今作此書夢裏附問訊有言夢復無言夢破此書去
後有言耶無言耶

古愚心言

夢與千和尚書

與開蓮和尚書

戊辰臨海稿

今春僕僕道路坐卧馬背三閱月煩惱恐怖幸脫遼大
慈悲呵護乃得此今以二金供龕燈幸惟察收天中節
貯木翼日煩師召蔣富山居人及時汲甘泉一三石運
送至邑並囑南北庄各牌頭採艾大約足三四十斤又
挑葉桃枝桑葉桑枝每種各一二十斤剪拔惟時俟其
送來賞以錢草木雖微亦不忍累民硜硜之性不以小
而忽也稍暇會當步月入山領畧清涼不盡

又書

古愚心言

與開蓮和尚書

泉甘畱不住飛錫天中我塵埃之人乎沾泥何爲思全
此忤忤動矣昨商牛車與乘船孰安鬧市騎牛不如林
渡愧無舟楫手聊具三金代折蘆千江一明月何遠何
近此行莫道洛陽花似錦天雨亂墜將十方世界舊日
家風盡付度外所索鶯笑錄及豚子新書一一呈送作
文字緣結習未除坐此耳友雪上人藉問訊

復開蓮和尚書

癸酉燕臺稿

山寺多芳草百二十里捆載入京曰大地無不是屬採
者爲天中節時也果爾則他時拈起一莖於意云何六
月初暑官道塵撲面着汗沾泥會須藉此作浴湯時時
洗濯顧一塵也爲拂拭莫惹相爲無物何處惹相今或
在有相無相間耳前夜半枕雨聲接蓮君書知三河普
澍矣拭盼有年爲吾赤子喜想師卓錫此方對雨懼忤
老婆同心名心肅不具

古愚心言

復開蓮和尚書

上劉鍾宛夫子啓

西貢誌詞據

多年荏苒函丈聯違百里浮沉門牆慙負同年陳師孔
每運夫子注存好友朱翰春頻云先生齒及竊以戴天
履地吾古尚有寧知苦海洵河一身墮落此間淚以洗
而何處愁築非城客冬將瀝悃忱傳遊安德今歲遙詢
道履未返易原似窮人之呼昊天瞻叩易極嗟癡子之
望慈母輾轉瞻依忽承自德垂蒙之諭行路艱難正值
衝驛露肘多時有懷如結身非巧婦趣無米以爲炊形
類涸魚望西江而弗活無門告貸末由點鐵成金諸路

古愚心言

上劉夫子啓一

追呼幾乎以人代馬現今旗僕索債凜凜刺胸估客逼
債吮吮逆耳每食三嘆屈指頻嘆奈何方寸九迴折腰
但思欲罷所以倒懸交代則云一日甚於一日後人復
哀後人至於上訴乞歸又曰衝驛拷隨難支下吏無肉
可剝願賜骸骨保全髮膚承本道慰留衝疲正資料理
而未員戰慄拮据無任旁皇蒙批去志勿萌支撐努力
不覺憂心如搗憔悴傷神夫以廣平雨露栽培寧甘自
棄重荷夫子珠璣咳唾何遽遂初誠計無復之而情非
得已者也恭逢新院諮詢謹獻勞瘁如左凡十八事計

若干篇監門無圖長沙有淚茲者登響出戶翰音登天

茹納鑒狂替寸心確議候守巡兩憲持燭火而依烏兔

奚補重輪竭涓滴以赴江河不遺行潦頓安得千仞之

綆而施及百丈之泉出此卮危弘開汲引回首甲寅閏

亂絕粒堅臥三歲矢不覲之貞痛心乙丑計偕入穀復

遺終身惟舊恩之感驚笑錄畧書梗槩錄形忍死大節

不負秋門渡江橋寓意偏強過眼問天小草貽羞玉筍

各呈一部祇奏三台自當載石還山茹荼終老何可虛

舟逐浪駕葉隨波適聞師至京華恰爾鵬來通路遡拒

古愚心言

上劉夫子啓二

僞而逮光復歷艱出險得見應喜更生由困苦而道殘

疲忍辱含辛上聞奚從起色緬惟五十三人如昨落落

彗星慙愧二十七載無成茫茫水月今茲髮種昔也髫

垂功名何所期溫飽匪素志十行未下百感交榮

上商丘宋先生啓 丁卯臨洺稿

恭惟姑射仙姿洛陽才子陽春白雪唱和時見西山

先生

曾貽西山 秋水長天清新盡歸開府廣平作賦石心人

寫梅花秘室藏書徵省風生栢樹昔德裕幼從鳳閣入
相同年我文康先領外臺中丞繼美此爲

帝心特簡行看名世昌期鵬學術迂踈性情愚蕙出處動

日有命毫無庸心饑寒絕不干人任其困我乃以地當

繁劇身兼馬牛倍覺形甚卑微命同草芥焦桐已在爨

下斷木委諸溝中詎意殊知不以衆畜蒙許實心實政

古愚心言

上商丘啓一

何德滋哉叨獎作父作師撫衷彌惕間嘗侍請末座憐

比癡兒頻煩示以一隅教如孺子生我鞠我恩斯勤斯

逢人必嘆真貧遇事不嫌固執曾有宋南宮之喻面爭

期期嘗誤盜執法先生語前通牧云昔在刑部又比海

剛峰之流風稜耿耿問者疑忌聽之慄惶憶從臬憲之

束手授商丘譜乘仍命公子出揖面云孔李通家聞吾

乘則兩地知名兄樺兒而異姓古處嗣是觀音亭屬吏

咸在獨顧此洵令苦雨涕交垂比及高碑店諸生偕從

取稱汝父母賢一心慨嘆薄暮還留蕭寺平明何何國

門攬轡徘徊臨岐嗚咽勸之返洵河毋退志諭以赴清
苑靡不言續承遽使者寄聲行委李將應諭意其後王
田遣役方伯賜書忽手札之并頒命移令爲轉致首念
窮員疲困未嘗去懷重言

聖旨寬畱奚啻喜色且謂今茲洵吏勉答生成因思

特簡江藩互相砥礪昔有倉場蕪總督今任虞部滿尚書

稱本部久已傾心由觀察揚不絕口河東無賦噓送展

天黍谷弗毛遍借之律士是以感知已物所由貴先容

也惟是四衢五達蚤負何堪重以刻骨剝膚窮已極

古愚心言

上商丘啓二

計二十三年九月後工料應付二千一百兩追賠致二

十四年七月來車價揭墊二千五百兩莫給生生無息

滾滾相因更值 陵工弗得援添車十乘之例急忙牛

歲支吾墊僱價三千有奇涸鮒枯魚立驅索釜索肆餐

風飲露還須求牧求芻斯誠志士顏顏未免壯夫氣短

仰看日月何當近水向陽同在乾坤不覺臨風顧影蕭

幽再叩伸紙三薰

上浙閩姚總制述頌集經啓

庚申小陽月

伏以廓清者定鼎鐘公國史之書跋亂保釐金石紫與
人之誦蓋凡情至不能已儘可成碑斯素心推所同然
無慙於筆恭惟大總制閣下科名第一國士無雙胸中
具有六六久藏武庫席上謀歸樽俎允堪長城讀易見
推於京房救時繩武夫陝石屬者長蛇封豕吳淞投戈
蜃戶蛟人盧循橫槩天顧南服帝賚異人謂方岳職在
旬宣惟總制任倚心膂詩詞宗子簡白楓宸人重梁
公擢由薇座由雄藩之重鎮遂秉鉞以建牙撫布

古愚心言

上浙閩姚總制啓一

國恩勛承 廟算金厦早傳掃穴臺灣隨報犁庭初則
解溫陵之圍嗣而見海澄之復咸劉厥敵誕告膚功所
以編諸七閩輿詞數部由茲繪自漳郡平海一圖彰明
開卷列眉某題其事祇慎書名指掌某咏某人下逮小
民善祝咸曰吾儕擬諸君子作詞亦稱我觀播之薄海
垂於千秋知大臣不事近名而三代尚行直道鵬半生
磊落一介孤寒回首跼踖時猶存此舌舉頭優游今
日直寫寸丹惟斯比事屬詞必欲溯源竟委題成述頌
兒附集經述頌則闕劇題連痛定思痛集經而風人比

與言所欲言周易修在存誠龍門擇惟尤雅敢曰特書
其大蠶測管窺庶幾畧見一斑筆酣墨舞伏願綢繆慎
永清晏思艱自葉流根看殘疆作雲沛雨庠頂放踵頌
今上知人安民行載旂常元帥應推臺閣矜登竹帛幼婦
自有杼機臨池三薰絨啓再拜

此上浙閩總制姚公述頌啓閩頌閩人爲總制公
作也述頌者述而不作因題敘事如絕饋遣行復
界行賧此離行撫山海行復海澄金厦行從征行
協浦行剿草行裁塘馬行兩止牧馬行安插墾田
行班師行情形如繪或以備採風之一二云爾惟吾
兒聖壇知之集葩附見今并存心言內

古愚心言

上浙閩姚總制啓二

上某宗師試竣啓

癸亥八月水蘭菊泉笑錄介語
刻本

恭惟松筠入夢劍氣騰光水天讀禁中之書金蓮燦爛
棘院貢天下之選王荀班行龍門峻自豐城雞舌香含
粉署屬者八閩視學盛代崇文知公家世稱大儒伊洛
倡道由版部弘敷文治韓柳齊名見山斗而具瞻聞鳳
凰則爭覩附龍門者噓吸生其羽翼依託圖者詞翰增
其風華連茹拔茅彙征咸吉獨蔡藿以抱拙老薑桂而
弗移仰大賢之門惟喜得士被君子之澤但願育材不
敢染墨塵聰隨風汗耳以司衡奉

古愚心言

上某宗師啓一

天子寵命咸召雲龍若貧士拜先生下風心期冰雪茲則
棘云已撒仰見宮牆榜盡放開無嫌瓜李三千里近依
河伯非乞餘波萬戶侯何似荊州但須識面伏念甲寅
之後姑洗之時讀史至七十二城一書生二十四郡無
義士淚乾以血齒嚼吞聲稽首白諸天絕粒飲水撫膺
誑六眷減趾伴狂而地處卑微身難特達始以鶴長鳬
短同截選而咨弗先隨而木萎風悲遂在疚而身獨後
自服闋已經兩歲謁補尚未一行雖云貧子維艱多時
濡滯實則壯心不已尚志棲遲昔韓退之上襄陽人依

前輩而太史公傳孤竹士附青雲蓋衆岱羣仰泰山猶
三都必藉皇甫以今閣下斯文師表吾道綱維謹呈耐
語一編額語一部三年肝膽聊托耐之云云滿目痼疾
畧寫額則爾爾惟生平不屈不撓情見乎詞卽夙昔不
恨不求表如其裏篇中豈口摘藻快後見諸集葩已度
雷門浪鳴布鼓譟聲

古愚心言

上某宗師啓二

與臨洺前任余霞翥啓 乙丑五月燕臺稿

恭唯三嶺魁名三河儀表方當四衝之地游刃恢如聞
道丁艱之時出鞭遮擁蓋自漁陽上谷百雉承風行卜
華轂黃門一佛出世鵬十六年附驥遙步芳塵八千里
追風仰看六翮乃者部唱咸集評此缺苦海之淪及
朝掣甫行煩旁人愁城之策雖臣心冰雪驅饑不爲而
材分天淵若涉祇懼想未識面之徑駕馬就車紙上虛
談聆不入耳之詞錯節盤根口頭浪說幸得密雲茂宰
偕在都門因知臨洺明公還畱博野惟前事可師後事

古愚心言

與余霞翥啓一

成彼使君豈同譜又忝同官忘予小子夫發雲霧而得
杲日敢後傾葵若蒙鑒鑒而遇明蟾寧徒炤乘乃以兩
程將千里弗及一夜話十年瞻望上台敬修下走伏念
地惟葭爾則無土丁不盈千則無人撫圖而夾兩州之
間問道則通八達之路

陽陵駐蹕荒城每歲樂聞馳驛傳旗下邑崇朝預備非曰
能也竊願學之來言者謂案莫大於緝逃告誡者以政
必先於彈盜然緝逃則旗地與民襟處窩在此何以查
而彈盜若旗廝與盜爲奸窩在彼何以詰况逃甚於盜

告假冒認之寔繁抑首少於窩狂噬居奇之不免此爲
衝邑大患方切焚如必有治法可傳母俾墜落豪強土
棍誰最指名包蠹訟師孰經立案某胥爲某房之猾某
役爲某班之梟某練達而老成某精勤而敬慎某庄頭
某也肆某庄頭某也良某也文庠某也武學某桃李而
宜樹某莠秕而宜鋤某監最能把持某家最慣出入某
都朴而淳某社刁而詐某關最稱混襍某地最多竊攘
某捕役最長某總甲最謹某事宜恩賞賞何以行某事
宜明罰罰何以當邑有驛騷擾何以清驛無丞獨勞何

古愚心言

與余霞翥啓二

以應草料作何預買收交作何無虧飼牧作何監察馳
驅作何均平越站者何以嚴多索者何以拒或差多而
馬少隣封何以通融或此乏而彼空同時何以措辦早
荒何以備分給何以公往來何以供等殺何以辦最難
處者經年幾事應折節者閱歲幾差夏稅秋糧徵收孰
善丁徭力役除弊必先城崩可踰庫獄何以志民窮堪
恤耕系何以興保甲行之庄旗應否編次村落敦其守
望應否戒嚴再查各項撥補之銀急於實徵存留之額
從前應付誰爲稽遲領銀或宜家丁齎批或用衙役司

錢糧者史有經管掌刑名者胥其承行吏胥何人有無
識面解逃何以防其逸註冊何以悉不遺謹奉成規守
之無斁且夫田有受補戶甚簡係遷安隸屬永平河間
邑附瀛海催科隔遠負累恐多至於欺隱何田遽有查
出之日開荒何法乃成勸墾之慈聞此茅心示公匠手
若夫州非直隸名屬通州府爲順天尊臨京兆遠而守
巡都院禮嚴上泰近而通永外臺分當往見以我半生
困苦何有茹荼惟茲各憲澄清式安飲水吾黨千秋之
志布諸同人匹夫一命之微思以及物端役尚多口稟
臨池可任心馳

古愚心言

與余霞翁啓三

與博野羅毅亭啓

乙丑五月燕臺稿

鵬不習爲吏弗宜於時問心祇覺茅荒迂踈如塞受職
反求芻牧惶愧未能屬以冀北空羣苦淪臨洵下宰地
當疲困盤根微利器余寅翁得游刃於前才分短長下
乘策多岐肆小子雖奔轅於後遙聞慈父還留貴署之
中瞻拜二公肅修十行以上濡毫心往搦管神馳惟冀
老示我周行旣爲南車之指在年臺照子蓬華時分鄰
燭之光如暗向明似扶得翼昔年聯譜今日一方雖吾
黨金蘭應聲實夙生蓮座并蒂所望左提右挈事事發
蒙敢不循步蹈趨時時奉教

古愚心言

與羅毅亭啓

此初授洵宰時也存心及物虛懷承教因余霞翁
而及羅毅亭他可知也世傳古愚師心自用立意
孤行豈知古愚哉不知何病不知而因以誤後之
爲宰者古愚滋懼矣心言今存此

復余霞翁啓

乙丑蘇臺稿

手教既示現身口宣還提予耳猥承君後祇覺仰之彌高慙愧吾愚何以趨而亦步尚珍完璧感倍瓊瑤良訊兼金情饒肺腑適值賤軀劇病率爾臨池相逢貴幕辱臨歡殊投轄兩惟踈節統與鑒原另呈小刻全函附致遺卷一冊過雷門面抱鼓祇似蛙聲拜鄧苑以呈材求容匠手

古愚心言

復余霞翁啓

謝方伯胡先生啓
戊辰臨海稿

賜閱海介儒子聞陳士迴淵源則永嘉夫子先耘陸氏一庄稱孔李而小阮當年忝備狄公半樹管如西河授業必本孔尼庶幾北海通家高推老子雖車笠勢分非下吏所敢言在衣鉢淵源賴私淑爲不棄屬者

太皇太后梓宮經由庶尹庶司押班扈從當滿漢朝人隊裏手錫之金曰予嘉賚汝廉於州縣侍坐道旁言規以砥曰汝明聽予訓伏受內方外圓之教勉措時宜側聆惟柔濟剛之箴常憂過折此恩有如吹萬大義直比在三

古愚心言

謝胡先生啓一

憶昔華衰什珍獎借增千里之價祇今耳提面命顙蒙啓一隙之明聞者皆爲感興被之彌生祇懼丕莫名其爲報但毋負於所知拜手封緘齋心祇謝

是年直隸巡道胡存人先生 特擢江蘇方伯未行以扈送

太皇太后梓宮經由三河各屬吏士坡列坐先生召予至命坐語於衆曰卽日與畿輔諸君別矣念三河貧苦有志撫今捐薄俸少資薪米諸君應知予心乃出五十金手授予囑讓謂世有屬吏而受金乎先生顧予曰

若真男子雖百鎰可投何況此予不敢辭向前長揖
納諸懷衆訝不行拜跪禮先生又命予坐正容而語
曰向治何經對曰習尚書先生舉洪範六三德問剛
克柔克予何克予無以應先生又舉吾未見剛者又
舉至大至剛充塞天地又曰太剛必折次舉大易互
方大又舉漢世有賢良方正科又曰方圓并用亦剛
柔不偏意也予起跪謝曰先生贈賜以金此膝不敢
柔今贈賜以言此膝敢不屈謹識之矣然恐賦質自
天一成而不可變奈何先生曰任天尚矣亦不可不
任人予起再拜每憶明訓報慙負偶檢舊稿不覺三
嘆心言存此聊以識知我者之感云爾舊洵宰彭鵬
書後

古愚心言

謝胡先生啓二

寄林鐵山啓

丁卯臨洵稿

志心洵河下吏稽首鐵山先生人面冷然回頭如水我
身墮落諸念自灰客歲勞病乞歸呼天弗應今秋年限
應去計日匪遙荷諸憲獎勵同辭爲末員沉淪吐氣以
茲破格懸棧豈出本懷邀此遂初抱甕差堪行志勉成
白業共慰素心而況八千里思家穀賤如泥空四壁何
愁半飽縱使三十年假我日糜六合百五石便度餘生
與世何求隨時各得安能循環糞壤自甘久作蜣螂掘
管注馳歸風不盡

古愚心言

寄林鐵山啓

請原生蕭英義學設教啓

戊辰臨洺刻本

蒙期養正作聖以釋利貞士在親師來學未聞往教雖
來脩何嘗無誨莫非吾徒而有口不能自餉孰爲夫子
適館還子授粲素餐誦彼伐檀義在人行學由官建洵
屬京東諸邑冠沐浴近光地當王畿百里中薰陶觀化
引此道爲己任舍吾黨其曷歸僕十載事儒舌可耕而
田可硯一行作吏王爲骨而水爲神回首當年蕙鹽如
昨關情此日冰雪贈誰屬者負郭購田沃瘠不盈叁頃
循牆築舍雨風僅蔽數椽序值芳辰賓迎文旆自升堂

蕭英義

請蕭英義一

至入室居近聖人由敬業爲樂羣教擇賢者豈以錐無
一卓子弟聽其浮沉還須壁立千尋父兄勉而向上讀
書何事首明惟孝與忠開卷授經必曰正心誠意知吾
友匪圖溫飽弗厭食貧願我士勿道單寒爭先賈勇昔
范純仁聽政之後學舍頻來若王偉元步擔之時路岐
磬折僕勞人未暇此邑諸生不盡然指口切磨聞風交
勗從此鄉曰選士國曰進士同人於門不待小成七年
大成九年小子有造八口寅爲誦吉如期祇候儼臨

上吳西川啓

庚子四川臨洺刻

憶昔典安秉鉞桑梓是依至今蜀國建牙雲泥迥隔雖
幾千里馳注舉頭各天而七八載睽違問心向日每思
先司馬舊舍今屬老都護錦堂司馬爲先叅政之孫叅
政爲先都運之子都運父任督學督學父官司徒先輩
題贈寒門金紫奕世前明御賜翰墨清白傳家伯祖贈
侍郎與先祖陽山令同懷昆季墳笈迭奏先考老處士
與伯考尚書公同祖弟兄棣萼連根大叅之子八人螭
廬共處進士之家四世閭閻不分自尚書堂構弘開羅

古愚心言

吳西川啓一

歸夏屋而鴈行柴桑各別凜護舊巢滄海之變何常戊
子城陷劫灰閭閻無妄家督身殉臨難之時一門不能
顧影垂危之日此屋幾於沒官道署排衙屈指將及半
歲汎營繫馬傷心亦至經年而先祖考時爲現形使史
道憲悚然親面倬驂蹂躪咄咄迫人入室逗畱明作
崇白晝傳爲至怪清宵疑其不祥幸而經畧公力相扶
持實憐同譜始得秉釣者免株籍沒保有故家乃嘆容
駟之崇高侈自誇大何如太祝之湫隘儉而可師屬者
天道難誑嗣孫罔念忠難而還舊物昇平反失厥居供

奉華軒附庸壁側聆閨閱以內崇亦如初蚤聽錦堂
之前心已他屬大度街康衢如市再卜巍我提督府新
第連雲欣看爽塏縱板屋肯還舊主知阿堵莫識寒員
曠觀蓬廬如影如泡近鑒前轍何有無曾奈先代式
臨頻撕夢寐不揣元侯在上遙布肝腸爰以寸兩仰邀
一諾乃藉同心君子集毛成裘還乞當路大賢左提右
挈丈夫志在四海寧云一室而掃除達人視若浮萍豈
必此間以萃處楚弓楚得去其楚而無編衷趙璧趙還
歸諸趙而戴大國披閱邸報題請莆籍奉俞行重念家
園長願芳隣爲式好此時丹心映照帶礪山河他日白
髮相從粉榆里社咏少陵歡顏之句摩頂至踵永矢弗
諼感子雲幃幪之詞高祖元孫循環無盡指三台而邑
喜頌令弟爲口陳

古愚心言

吳西川啓二

先司馬岸圖未十年而寇至一炬世進士第未四
十年而拱手歸吳嗟乎岸圖適志耳世第則二百
年子姓家室祖宗祠宇所毗連者誰滋他族實逼
處此此爲洵宰時所寄吳魏能先生啓亦悽涼悲
壯之極思也心言存此以示我後

赴垣叙病上李方伯公祖啓

壬申木蘭稿

經年委頓閉關不離呻吟一路旬宣御李未遑趨謁雖
天寬地闊大賢何所不容而舟刻柱膠微生難免疾固
茲者沉痾痼困伏枕弗遯梧掖召自 九霄草茅遇殊
千載瞻仰 皇路馳注 君門方當抱病計程心虞濡
滯若使沿途具狀跡涉嫌疑治第踴躍涼涼行踪只堪
對影區區耿耿載道絕不下人披瀝隱情呈明本籍荷
本府縣稔知出結星遣資投懇老祖臺核實轉詳電爲
賜發察例匪求 題疏據詳得以叙容臨穎三薰封緘

古愚心言

上李方伯公祖啓

九頓

別通守李公祖啓 壬申木蘭稿

閨閣登龍屏星展驥紗籠神護相才早卜新羅花萼集
傳文藻風推仙李遙看長史之相如登夫子之堂鵬材
似焦桐忽作琴而離樊身如賴尾得噬氣以乘雲毋念
北海通家必推函谷應知坡仙弟子宜拜樂城屬當地
近洛陽彌塵懸注更值假旋蘭水倍切淵淵乃以六月
息肩纏綿病痔由茲多時戒趾寂寞明心擬越境而未
遑雖遵功令將修函而屢輟實蹈迂踈今於暢月之初
卽爲征衫之始兩年未面惟有神馳一介齋書聊云話

古愚心言

別通守李公祖啓

別望秋門兮日近山斗具瞻懷別榻兮風清海沂側聽

復西寧道劉公啓 庚午燕臺稿

清肅家風雲霄門閭燕山上谷想萬姓之依劉翠壁丹
崖藉上公以分陝箕裘永濟帶礪貞休鵬一介么麼半
生拓落憶當家居閩海制府棠陰比及仕筮洵河維城
繼蔭南北雖分兩地橋梓均庇二天自台旌下邑經臨
得瞻芝宇迨屏翰西寧 特簡祇向葵衷屬者

聖主開不次之門小臣叨第一之選自顧何人而被此未
知報 國以奚從遠承瑤函重荷品貺開函色喜喜天
牧谷注不忘對規顏慙慙屬吏荒蕪實甚念昔溪毛沼

古愚心言

復西寧道劉公啓

壯燕賀絕無豈今幣帛酒羔鴻來敢受且職鵬六年持
戒在京華此日不渝藉手什珍封緘九叩夫完璧則方
命而拜爵又違心與其違心毋寧方命惟一紙賢於十
部對尺書可富百朋所望匡扶青泥時賜教誨彌加砥
礪丹心不負生成對使神馳臨池心寫

復三河高明府啓

甲戌燕臺稿

鸞坡視草新砌池上鳳毛鱗邑種花乍報殿前鳬舄惟
臨洵爲舊遊之地喜親神君而南宮厠分校之班欣逢
國器予小臣矢公矢慎願俊掄才

聖天子四目四聰爲民擇吏顧念珠玉在後舊令何以告
新惟茲杞梓居前老眼庶幾不負十行未啓一紙稱賢
竚看竹馬前迎行肅魚書尚賀

古愚心言

復三河高明府啓

上高唐先生啓

癸酉燕臺稿

簡命自天開越瞻依仰府家居濱海粉榆得近考亭作
霖雨行拭看旣處爲封疆慶非敢以私自從辛未南轅
夏日挾背比及壬申北轍臘雪半肩仍前守已固窮一
切逢人謝絕述近狀則拂塵去垢凜若戒僧披愚忱而
茹苦食茶甘同寒素聞首當年疲邑苦海慈航舉頭斯
日九闕貫珠福耀榮知何而不知近鑒在朝陽桂能辛
而不能移恩均化雨辰下竹林言別一念皈依大南鎮
鑰避嫌十行不再

古愚心言

上高唐朱先生啓

送鄒逸菴赴新羅啓 甲戌蘇臺稿

若耶溪畔南臯地近柴桑綠水湖頭靈洞人飛仙舄松筠托節武邑同絃廿年前老孝廉忠貞猶昨百里內賢明府清平自今回憶計偕蕭寺談心握手新看結綬黃門喜色彈冠慈父似君下民如子顧剛柔皆三德之用而仁義盡七篇之施率爾贈言聊當賦別

逸菴家在信州宜豐以孝廉拒闕適爲召君輩中同志者也其人渾樸如太古向爲良友今宰降封臨別書此此之謂心言

古愚心言

送鄒逸菴赴任啓

謝周衡山啓 甲戌旅稿

憶自六月臨河遠煩書問祇今千里命駕先辱貴臨歡若生平道真古處昨叨地黃之贈良藥扶衰重承稻米之貽素餐愧負碩以深情摯誼一見如蘭敢云曲謹小廉還充夫蚼心乎愛矣拜而受之從前自夏盡秋蓬門非公不出及此迷形畏影彩鷁未便重登千古寫懷數行代面餘愼餘愼主臣主臣

古愚心言

謝周衡山啓

復胡子樹啓 乙亥歲臘稿

雨雪霏微大塊勞人是客乾坤闔闔他鄉何處非家寒
耐侵肌漫道後凋松栢香來撲鼻還餘清夢梅花君言
愁僕不知是愁老景安心寒烏僕久臥君未許高臥少
年努力青陽日窮月窮黍谷有必回之天地歲肇春肇
屏篋無不護之紗籠佳句勿嘆蹉跎病夫久甘寂寞頒
來雅覲啓寓深情橋稱叟曰懷永南思萬里蘋呼婆謂
如雪北望寸心茗飲報春蘭燠成蕙似欲顧名思義頓
忘破戒傷廉百感交繁數行布謝

古愚心言

復胡子樹啓

乙亥歲臘胡子樹賦詩慰病兼貽南橘蘋菓啓云
蘋婆如雪表北望之寸心橘叟懷永慰南思於萬
里書此奉荅

謝通潞武分府啓 丁卯臨海

蒲柳弱姿樗櫟下質久凜負山之懼力比於蚊幸逢庇
厦之時人依似燕自旌旆四臨下邑勤置齒牙肆末員
頻仰上台永鏤肝膈茲承華翰記及雌辰揚君子之風
拜命祇聞詩筵壁大人之賜飲醇不待樽羹一受一辭
百朋百拜值貴役哺到荒署適下吏晨走烟郊半夜本
州趣行遵會審則乘月六十里而後亮傍晚勞人方返
隨部堂則戴星二三鼓而載馳倚馬蒼黃泥首尚容另
謝捧函感愧挑燈不盡所云

古愚心言

謝通潞武分府啓

寄洵邑商民祈執中等札 癸酉燕臺稿

官民分隔轉盼卽不記憶今去四載矣爾等時時踵至
客臘新春相率乃至再厚意拳情此風近古念無以報
惟以孝友和睦勤儉忠信爲勸勉此卽報德之寸心生
遭逢

聖明受此 殊恩報稱未能亦惟念念修持稍酬萬一京
邸甘淡茹苦不異宰洵口也知我愛我望我一體關切
悉披肝膈告爾

古愚心言

寄洵邑商民等札

寄諭洵邑各鄉保庄長札 癸酉燕臺稿

與吾民別將四年不能去懷以吾從前與汝皆有家人
父子之情而汝亦皆以父母視我也自給假回閩至去
臘入京今春汝等遠來相見甚喜初夏未得雨

聖上憂民念切命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擇本月十七日設
壇甘霖立降想三河處處霑足矣

聖心格天吾父老子弟當勉爲善以迓天休年豐歲熟大
慰汝父母惓惓近日於內府發抄到部見本縣楊家橋
民楊忠窩藏逃人張二等窩主一家流徙不勝慘惻幸

古愚心言

寄諭洵邑鄉保札

保長蕭其善鄰佑楊景華免議查楊家橋係本縣先編
正北路忠二鄉六保地方披閱舊保甲冊內正保長係
楊九華副長間守安今係新縣主另換汝等當以楊忠
爲戒蕭其善爲鑒嚴查保甲肅將 聖諭第十三章內
誠窩逃以免株連互相提耳常如我爲汝父母時也試
思覺發流徙一家顛沛此何等事而肯自犯乎但失察
耳特諭鄉長劉連芳以此意并札說與八路十五鄉各
鄉保長庄長各牌頭明聽并致我時時眷念之意不盡

寄洵邑各社老人札

癸酉燕臺稿

老人李光祖年已八十五往來二百四十里至再至三不知何德於彼每見流涕嗚咽不能言以後爾等力爲勸止慎勿遠行爲我掛慮有話其子自赴京可也三衛歸并後殊無嘉惠而先後踵門足幾重繭向謂衛民多教門人未易革心吾不信耳舊尹告新屢以此願事新尹如我毋虛予言千萬千萬

古愚心言

洵邑各社老人札

與直隸經管奏銷從事札

丙寅廣潤稿

春日載和萬象熙熙獨我洵吏苦寒侵肌想足下必知之也地丁冊規向例出自民憐官苦也今出自官官痛民苦也民與官同一苦然使民苦毋寧使官苦所以不忍循例者此耳忍而循之大負

今上蠲租之恩重達各憲恤民之意臣罪當誅官方大玷矣其或此項仍出自民藉手乞哀粉飾欺人墮落阿鼻矣謹自具二緘一奉足下一奉徐君咸如此數徐君一緘已叱存敝邑經承皆出足下桑梓哀其腕力冊內點

古愚心言

與經管奏銷札一

畫間有錯字乞爲改正勿致數駁感且百倍

又札

敝邑歲荒吏實不德無能補救內自訟而已地丁奏銷冊規相沿出自民至不佞下車悉自剝膚非敢矯也子遺一綫誠不忍其出此不佞夙生今受墮落苦海猛省回頭與此方結一良緣所望足下呵護之裏成白業萬惟勿棄

奏銷冊規每歲派諸里民舊例也此派者爲公平爲私乎派諸官而奉諸吏則公也出自民而派自

官則私也官任私派之名吏受坐享之實普天以內迫於吏而循於例者歲豈獨此哉雖然行在存誠事在正已而已兩札中瞻言不忍悉出自捐又曰忍而循之臣罪常誅官方大玷是時經管奏冊吏惻然懷然子與夫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心言存此爲凡司牧者昭鑒舊洵令彭鵬書後

古愚心言

與經管奏銷札二

與直隸經管蠲冊從事札 丁巳臨洵展

今尊雅誼素所心儀想梓如橋其儀一兮敝邑民窮徹骨吏瘦似柴一二有地之家又若秦人之視越也百凡苦累難肋驚股奈何蠲免冊結遵照二十五年前憲核正原本及新頒樣式照造嗣以窮丁奉駁隨駁隨換冊送至三矣磨對之間心力日力窮吏不敢不竭然銀根魯魚間或有之所望足下推情於黠畫問稍一舉筆爲幸何意未完地丁二項忽并爲一原冊盡數塗抹毋論紙張艱苦卽計日計限萬不能給且此冊造送自三至四安能保其不五六也謹用空印冊結四本套星夜飛馳齎貨就近僱繕手或免稽悞此問苦况難向人言謹馳一緘出自鄙忱并無絲毫派之里下先是足下疑之峻拒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再肅附致幸惟察收

蠲租 聖恩也守憲頒行冊式昭造仁之至義之

盡也一經吏手塗駁至四而風昔冊規必不敢私

派里下札中出自鄙忱皇天后土實式臨之心言

有此志感也舊洵令古愚書後

古愚心言

直隸經管蠲冊札

洵邑倡施木局公札 辛未燕臺稿

澤枯掩骼王政也況以生民血肉之身忍視蓆蔡而不
動念乎自宰洵時願弘力薄但隨所見間給以材今每
念及此特措貳拾金作倡設施木局非敢云施惟既厥
心耳同心同善大力者布金居上預會者按月百文作
何營息垂爲可久昨與王貢士蕭文學孫庄頭畧道之
矣札到望共襄所不盡及者藉廣長舌代請襄事如腹
所欲言切切

古愚心言

洵邑倡施木局札

普薦水災漂流榜文 庚申木蘭稿 覺笑錄 額語刻本

盜聞慼自滅愆四十品皈依慈父誓未畢願億萬身覆
護衆生惟波羅現聖女形向空廣說而術場感世尊夢
依事題名知水底羅僕樂聞請船子和尚開示佛力法
力聖賢力一力救淪慈心悲心平等心大心拔苦追恨
黑風駕海正逢白帝徂秋發於僂而浸於莆如鞭如馭
漂及民而延及物爲虺爲蛇二百里頃刻森茫數千家
片時烏有天作之孽郡被其災死者不可復生疑云載
鬼去矣銷歸何處浪說招魂憶從泮水廟旁設供附薦

古愚心言

薦水災漂流榜一

隨於木蘭舟次施法迫亡附薦則邨嶧因緣十軸四旦
追亡而蓮華妙乘七部三辰其爲此經轉輪應邀離垢
竊虞前業有漏還墮沾泥老居士援手如髡望洋灑淚
大宰官一思似禹特地布金因而童子聚沙遊戲三昧
遍及浮提造福清淨六塵往者梅峰結壇餓夫超劫今
茲西湖勝會滯魄生天恍惚已饑已溺之由卽爲人立
人達之譬令當局水赴乘赦罪凄辰律屆司寒演彼度
沉正諦雖救者小人之幸君子所羞而度爲羣類指迷
我佛必喜泫於既生魄拜禮蕭梁先自十四朝捧持本

願經云遇水難念萬遍菩薩名號悔不受持戒丁巳月
 航度一時生死岸頭慎莫退轉夫百年終歸磨礪而警
 念由是無常既謝形骸烏焉與螻蟻同盡休裂肝膽魚
 腸視孤寡奚殊而況樂少苦多十方是累更當役繁歲
 儉現業難消如水益深何須澤國載胥及溺不待陽侯
 逝者如斯夫火宅脫離勉哉向上去淨土匪遙虛空休
 着貪癡滯生瀦滅男女聽參了徹不怖不驚惟是錯認
 邪山此間非岸遂至白淪紫海無數恒河逐魑魅以喪
 身矯誣河伯甘鯨鯢而畢命謬賀水仙善惡每嘆混同

古愚心言
 萬水災漂流榜二

強弱無端迥異四千八萬一念便開塵勞彼界此方二
 輪未曾暫輟捨邪歸正風濤中貝葉挽回破暗唯明燭
 影裏波光上下遍溪燈火送者自崖而還四部神洲幾
 處生天而去顯果報聞佛所說懺悔惟誠出地獄謂或
 非真人天豈妄現前不留綺語真實利他如上悉翻經
 文諄勤爲汝莫謂汝無讀誦性徇子有佛性灌頂不忘
 也知他是菩提心蟒后具禪心轉身倏忽已度當度未
 度老婆心切惻惻忤忤已成當成未成癡子舌饒叨叨
 絮絮在同業皆有罪分猛省皈依倘舊鬼從未證明齊

來諦聽其自今剩得利根善果須勿勿合箇掌來率惟
 此從前暗鈍剛強莫泛泛磕了頭去須榜

無山代家人乞食帖

乙卯木蘭稿笑錄附語刻本

蓋聞貧乞於富賤乞於貴河沙盡行乞之場饑食得廉
飽食得貪林總皆飲食之藪城經舍衛世尊一鉢游行
轍視鮒魚莊子西江借喻所以比來乏粥顏魯公帖傳
於今晨起絕烟梅堯臣詩援近古哀王孫兮失路漂母
情深遇餓吏於繫系大夫感切斯爲當厄之與擬諸不
報之施乃有達戶蕭條原憲艱疾更當茂陵委頓長卿
飄零同氣而起之子之悲矢言如訴聆聲而下行人之
淚隔面還愁僕本窶人生多恨事每臨岐以痛哭亦絕

古愚心言

代家人乞食帖一

處而逢生乃自甲寅維夏墮落沉疴忽已乙卯徂冬釀
成癆症嘔出心肝惟化血非開敵詩燒殘肺腑已無膚
不聞能語幾番蛟起參箇是僧一線蜂腰本來無物臥
牛衣而燦我榻久成穿賣盡籍而呼誰紙聊當食然而
經年勿藥有時割股堪羞兩載飲米到此克腸莫問雖
日饑不啄粟莫集同羣卽云瘦亦無糧最難黃口人浮
乎蒼頭久去釜冷爾赤脚徑行悲夫瞻箕不可揚寧餐
霞而吸露畫地不可啖孰煮石而吞芝覓東皆癡我看
無奈有炊非巧婦對伊何尚猷茲詢乎八十歲寒翁斐

絕未必盡了也六七齡稚子哀如自維宗門投齋之勞

兼做工部乞絲之苦如或相恤髣髴子美聲容不落虛
空依稀沙彌唇吻顧托鉢下比養濟納尚可憎若伐檀
責以素餐儒尤無賴則見塔間東郭細君蚤起動塵宋
野衛郊公子出以拜塊吊古則無端痛哭撫今而萬感
歎噓彭蠡湖頭飛鳥倚依而乞飯華山林外鳴蟲誰話
而號寒聞似不聞啼深莫動僧定見如所見叫破能令
人愁緬彼前賢瞻言古誼或方憂絕祀子思拜饋二車
或邂逅定交公瑾受遺一廩或傾百斛沈郎却却宗人

古愚心言

代家人乞食帖二

或拒滿船陶令何如仁祖遐不謂矣亦已焉哉自嘆斗
升可活宛宵波臣屬當乘稔滯遺母須麥隴辭非時爾
委蛇也受人憐藉謂嗟來忠難敢忘天賜蓋臨危伺稍
嘶恩幻現書生垂死食花懷報翩然童子至於分一朝
之享費僅幾何投中山之殮威同千古偃竹床今萬縷
幅布被今九迴但於世無求怎得棲皇疑似絲桐膠柱
且如子不咽爲誰飽喫終歸柳絮沾泥謹白龍天倘自
今某甲蓮花枉生口輔行參馬祖率惟茲三條竹篋齊
束肚皮大雪卽不干人浮雲任其喪我聊云爾爾對之

悠悠是日也序過陽朔月繁淩辰八閭乞者彭鵬無山
了無

古愚心言

不家人乞食帖三

粥廠募戲并度水災漂流帖

庚申木蘭稿
寫其真蹟語刻本

念此八九十待哺歷今五六七三時生沽死歸恍似栽
培傾覆夏來秋去疑乎饑至飽颺藉懺悔為轉輪乞慈
悲而消受以茲圓滿廠曾傍於大成廟旁遂爾通融壇
藉結於文昌殿內維先師立達人饒舌示現婆心在梓
潼七二世化身誓立弘願證分明因果度鬼度人參不
二法門近仁近聖際此歲凶以後如棧如焚更罹水患
之餘經聞經見兩重公案災傷慎莫怨天行十部寶函
厲沴自然歸霧釋羣邪威格百志從同諸宰官大慈大
悲能令人喜眾善信隨施隨捨須破君怪但同患而推
恩似倡予以和汝臨池真切走筆主臣

古愚心言

粥廠圓滿募建帖

下元慧頂上人請重建普度水災帖

庚申木蘭稿
韻語刻本

儒家曰博施濟衆斯立斯行釋氏云接濟出幽無邊無
量願陽侯肆虐指大竟付莫何而秋水蒼茫羅僕亦沉
無奈尋因証果惟上方能拯淪亡改往修來赴下元誕
登陞落懷茲變絕此華幾爲斷腸人憶彼飄然漂流終
歸餓鬼道謂是月逢赦也豈無會赦不赦休說回頭將
一意超淪乎亦有既淪永淪曷勝感額黃稼翁布廣長
爲盼復重請予言慧禪長率唱和而問津強索手序拈
觚無味持鉢生憎稽首白諸天勿像臣饑難開口舉頭
看大衆慎無我相卽開顏憶賑荒附薦道場由前已再
聆懺悔慈悲正諦并此成三但知恤死救溺從同同淚
云作塔聚沙聊爾爾

古愚心言

下元普度水災帖

無山勸賑帖

庚申五月木蘭稿
韻語刻本

猛省回頭際饑饉顛連多山夙孽相逢覩面發慈悲覆
護好結來因莫謂休戚無關成已成物須知痼瘵一體
并育并生伏念變亂以來 內帑費盡金錢爲此河山
大地追思用兵之後四郊竭餘膏血不堪皮骨殘膚夫
有土須有人忍看餓殺而苦征兼苦役重觀災傷去夏
天降颶風早禾一掃客秋浸成洪水冬稻不登鳳杪告
糴卽無門終朝莫保春明流離已載衙徂暑恭難幸寬
界外掘薯之恩延茲呼吸又革省會挑米之禁救我倒

古愚心言

無山勸賑帖一

懸今則根株靡遺依然岌岌亦惟負戴有限曷遍嗷嗷
當四月大麥熟場十中或可活一奈前歲隆冬苦雨百
分種不及三遂使草木雜糝各咽牛羊之食可憐糠粃
莫購難分難糞之糧附郭見有人形窮餒奚啻鵠面誰
不惜命忽盡室而投繯豈願借以遽闔門而服毒蓋父
不忍子死妻不忍夫斃黃泉團聚骨肉之鬼相依而健
不能爲兵辱不能爲傭白日黯然血氣之徒何訴亟須
人事補救起彼瘡痍寧是天災流行委諸溝壑時各憲
倦倦軫念爲國爲民而同城歷歷關情設廠設廠凡人

七日不食則死范堯夫發廩便宜乃自出米爲糜勸先
陳堯佐以身表率居高而倡仰體何辭然吾邑盡是屢
空若同儕少見履厚彼此互勸有無參觀無則減餐減
半餐延人半日之生儂何求飽有則施粟施貴粟補君
貴價之美公亦奚傷惜茲紳袍明經迨及國學庠序瞭
然在目罔或匿情夫勸賑無富與窮而施捨由上逮下
或居奇而逐利僅剩餘財或食租而自肥原遺宿穀動
云爾亂離家破苦口絕無亦悉我木蘭地貧聊稱彼善
涓滴珍如大海錙銖等諸寶山募其樂捐不勝羞澁試
看中元勝會佞佛誰計錢刀復見太上衍場邀福何爭
銖兩寃之佛無可佞從來福亦難邀吾間設梁書大侵
鬼神禱而弗祀世尊發弘願體膚割以療饑挹彼注茲
毋思且吝況乎膏粱醉夢今生未必來生紅朽因陳現
世原無再世廣開德水蚤活枯魚若夫阿堵久屬儻來
太倉起自一粒因心克類勿以小善弗爲信手隨緣還
憂惟日不足斯則人人可勉在在得行者也每閱郵報
賑饑皆言江蘇特甚彼處米一石騰至一兩九錢有奇
此方粟百觔湧及貳兩壹錢已上合粟二百五十觔爲

石計米五兩三四錢足銀賑未施夫此方價三浮於彼
處在天之末羣呼無罪無辜向隅何堪半死不聞不見
家道憲恩概計及婦閭宦後另報周詳撫卹人寸心竊
慮深谷遐鄉終歸輟轉蒼蒼近者男女勉可襁負對影隨
形遠者老幼甚苦趑趄抱頭裹足彼既無跋涉之力又
曷忍獨餐以存萬慘縈迴五內崩裂將以處之城郭術
窮增竈匪徒熱氣薰蒸之虞必欲散於鄉村技拙量沙
難免怨聲洶騰之病所望議蠲題恤兩院疏上 楓宸
不勝同患已憂一介愁深系梓粥賑米賑奚自均沾極
貧次貧云何自別爾其終食稍減能無腹枵曾思二鬴
皆空孰不腸斷凡昆虫鳥獸尚哀其死而垂憐矧隣里
比閭立視阨危而弗顧萬一民窮盜起雖有粟得而食
諸藉使賦逋役逃其爲憂且方大也讀周禮薄征弛役
庶餼上義傳長孺矯詔開倉望梅画餅毋迂談夫法古
幸急着而救時憶昔監門繪圖鄭俠上疏惟曰苟容於
當世孰與得罪於彼蒼佩服斯言流連承嘆蒲陽歷萬
億萬劫還遇凶荒草莽叩三十三天乞垂啓冀願大家
堅鑒撞破天怒必回謂不孝綺語沾名劫戾速報鮮民

彭鵬無山稽首敬書

古愚心言

無山勸賑帖四

祈雨勸糴帖

庚申木蘭稿吳興鍾鼎刻本

旱既太甚有無亟宜相通天之降災彼此應知白靖禱
惟以質勸則敷文嗟客歲夏冬告凶重罹饑饉值斯時
禾稼甫割罄竭公私所幸價減從前不致設稱烏有條
然騰湧各歸蘊隆族黨北隣誰是叩門而與釜鍾升斗
何堪入市全無有粟藉云防饑乏糧遂怨閉糴蓋閉爲
遏絕之象人慳莫怪天慳而防乃豫患之名天算寧輸
人算塵間涓滴乘危仰自深藏碧落漠漠當厄奚由咸
召試看千燈紫府隨處魚釜爲問一塢白雲何方花雨
必欲黃冠緇服恃以咒水驅雷渴比望梅名猶画餅今
者別無他法勸宜修省從同聊贈尺符勅令老慳未減
人情允協天怒可平夏五勸賑多言憂心如醉秋初乞
糴再告饒舌何愚但念無食無民其將誰賦誰役楮墨
代鳴筆硯未焚此帖若遍梓桑不雨願移斧鉞聿消戾
氣爲質仁心而况盈虛循環彼蒼當無久旱亦或幹旋
補救用汝時稱作霖壅積取憎聞藏終悔率惟茲披肝
瀝血與衆證罪加有待造命回天匪予敢請

古愚心言

祈雨勸糴帖